法分析學

[illegibl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六册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論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一)（卷一五～二〇）……清　胡　賓撰　四明　一
卷一五……一　卷一八……一五九　後序……二五九
卷一六……六六　卷一九……二〇五　跋……二五九
卷一七……一〇三　卷二〇……二三六　識……二六一
論語注二十卷……清　戴　望著　南菁書院　二六三
何休注訓論語述一卷……清　劉恭冕撰　鄦齋　三二一
論語異文考證十卷……清　馮登府纂　芋園　三三一
論孟疑義一卷……清　呂調陽撰　觀象廬　四二五
天文本單經論語校勘記一卷……民　葉德輝撰　郋園　四三七
論語會箋二十卷首一卷……日　竹添光鴻箋　崇文　四五三
論語徵廢疾三卷……日　片山世璠著　崇文　七六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清定海胡賓伯寅撰

衛靈公第十五

釋文凡四十九章翟氏攷異云以孟子趙注言論語四百八十六章統全經計之釋文九字當是三字之誤蓋注疏分明日遂行以下爲一章鄭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二句在知及章後故爲四十三章朱注刪并爲四十一章其實爲一章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列之法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注孔曰俎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軍旅末事本末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明日遂行

釋文陳作陣直刃反本今作陳俎側呂反史記世家引作問兵陳筆解對曰上無孔子二字明日遂行四字注疏本皆連下章惟朱注截此句爲一章是也

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臨河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案隱云此魯哀公二年也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夫子前後答衛之君臣語意皆同豈眞有文事而無武備哉然子言爲政先足兵嘗曰好謀而成我戰則克史記世家季康子謂冉有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仲尼故夾谷之會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三都之墮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而費人北至於及門諸子子路以禦侮之材固善於治軍旅冉有以用矛退師樊遲以三刻踰溝曾致勝於清之一役而公良孺賢而有勇嘗以家車五乘從游子藉其力以過蒲蓋三代士合兵農六藝教通射御聖門未嘗不嫺軍旅也惟是爲國

以禮佳兵不祥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大戴禮三朝記用兵篇夫子對哀公曰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是以聖人未嘗不言兵而亦未敢輕言兵故子之所慎其一在戰也衛靈以鄟澤之盟受挾手之辱結連齊魯與晉爲難子以務外不如治內事大所以保邦晉霸雖衰衛非所敵故不答而去之卒

之靈公卽世內難頻仍雖有王孫賈之善治軍旅無所用之而夫子策衛政必以正名爲先務保衛庶仍以富教爲要圖俎豆之對其旨遠矣黃先生云禮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曾子言邊豆則有司存者事之數也夫子以俎豆對衛靈公者欲因事以知其義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軍陳爲行列者陳借字正字作陳說文陳列也顏氏家訓書證篇謂王義小學章隋書經籍志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獨阜旁作車是釋文本陣字乃晉以後俗體也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周禮車僕注孫子八陳有莘車之陳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皆如振旅之陳左傳鄭爲魚麗鶉鵝之陳魯爲支離之陳楚武王荊尸而舉晉魏舒毀車而徒笠澤之戰越爲左右句卒黃池之會吳爲徹行方陳此軍陳之見於經傳者陳法莫詳於通典首載黃帝制陣法風后握奇經天地風雲

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奇制勝作爲陣圖蓋太公之四衝陣孫武子之常山蛇陣諸葛武侯之八陣李衛公之六花陣皆不出風后之遺意黃氏謂黃帝有五陣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要之五陣亦卽八陣也云俎豆禮器者凡祭器鼎俎奇而籩豆偶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夏后氏以嶡中足爲橫距之象殷以椇如枳椇之曲撓周以房俎足下有跗如堂房其長皆二尺二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豆見曾子答孟敬子章

鄭注云云疏曰周禮夏官敘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

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又小司徒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皆鄭注所本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釋文糧音粮鄭本作粻音張云糧也皇本作粻

正義曰史記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歸女樂孔子遂行適衛主於顏濁鄒家衛靈公奉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

匡人止之及圍解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有見南子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於是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有桓魋之難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陳湣公使問仲尼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注以絕糧在此時魯哀公元年陳湣公八年也孔子有歸與之歎於是去陳過蒲蒲人止

孔子賴公良孺以勇力鬬而免遂適衛靈公聞其來喜而郊迎然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於是有期月三年之歎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子路不說有堅白匏瓜之喻時又擊磬而遇荷蕢鼓琴而學師襄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仰視蜚雁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云此魯哀公二年也立孫輒六月趙鞅納蒯聵於戚冬蔡遷于周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

夏孔子在陳聞桓魋廄災秋季桓子卒遺命康子召孔子乃使召冉求孔子又有歸乎之歎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大夫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有對葉公問政及語子路憤樂忘憂之說去葉反於蔡連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遷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六年也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合謀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

不衰有對子路君子固窮子貢一以貫之及顏子道大其容之說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封孔子以子西之沮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遇楚狂於是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蒙案據史記孔子世家及陳杞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攷之謂絕糧當在陳湣公十三年魯哀公之六年也據孔注當在陳湣公八年魯哀公之元年也朱子以論語述記問陳絕糧事謂絕糧當在去衛復如陳時

則魯哀公之二年也然問陳絕糧本非一時事繫明曰遂行於下章乃注疏本之誤汪武曹以陳蔡追隨之弟子考之哀公二年游夏年皆未踰十五恐未能以文學顯名而從師跋涉則絕糧當在哀六年史記得之但謂陳蔡大夫以兵圍孔子是時陳蔡臣服於楚楚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況楚方救陳而乃圍其所聘之人尤無此理以傳考之此時蔡即吳陳事楚兩國大夫趨向各別蔡又遷於州來與陳遠乃越國相謀共圍一無怨無德之過客尤不可解也然

則孔注謂因陳人被兵而絕糧此於情事為近但繫之去宋適陳時則以哀元年吳亦伐陳而誤不若史記之年為可據也毛大可賸言曰孔注據莊子謂孔子之曹不容之宋遭匡人之難於是之陳而吳適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又誤注者夫子之宋遇桓魋之難不是匡人且據年表定公十三年夫子適衛十四年適陳是時並無吳師伐陳又且在陳絕糧與阨於陳蔡是一時事夫子是時尚未適蔡至哀三年夫子去衛適陳又久之適蔡至六年而始有吳伐陳楚子救

陳之事見於春秋絕糧之阨當在此時孔氏誤也若在陳歸與之歎亦一時事而史記誤分論語孟子為二以定公年在陳作孟子歎時哀公年在陳作論語歎時大抵夫子五適衛三適陳一適蔡而然後歸魯歸與之歎則在第三次適衛第二次適陳之際絕糧之阨則在第四次適衛第三次適陳之際他無與也故舊較夫子轍迹與論孟合者自去司寇後即適衛是時衛將奉粟六萬為夫子祿而仍不能用孟子所謂主顏讎由所謂於衛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

適衛第一次也及去衛將適陳過蒲蒲人止之仍反乎衛是時南子請見且置夫子於廄車而夫子去衛論語所謂子適衛與子見南子皆在此時雖史記云有吳楚之寇而春秋無有要是史記誤者此適衛第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後至陳論語兩所云子畏於匡與孟子所謂微服過宋所謂主司城貞子皆在此時此適陳第一次也既而去陳復反衛又將之晉渡河不果又反衛因靈公問陳而又去衛適陳論語所謂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在陳

孟子所謂子在陳皆在此時此哀之三年為適衛之第三四次適陳之第二次也乃自陳遷蔡吳始伐陳而楚來救之聞孔子在陳蔡聞使聘孔子而陳蔡大夫懼而見沮因之有絕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絕糧孟子所謂阨於陳蔡之間皆在此時此哀之六年為適陳之第三次適蔡之第一次也嗣此復反衛與出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夫子為衛君衛君待子吾自衛反魯孟子所謂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皆在此時此哀之七年後為適衛之第五次而夫子之轍跡終焉此以經注經庶乎稍可據者臧在東拜經日記曰史記孔子世家因孔子居衛居陳時久事多遂覆敘三次第一次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去衛過曹過宋過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第二覆敘過蒲遂適衛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擊磬有荷蕢過門第三覆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

子臨河而歎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見飛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自陳遷蔡細繹其脈秩然不紊第二番敘過蒲曾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遂適衛靈公郊迎即第一番去衛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願見是也第三番敘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問兵陳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即第二番孔子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問蒲可伐乎孔子曰可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是也且即第一番月餘

反乎衛主遽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去衛是也第一番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欲往孔子擊磬於衛卽第三番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主遽伯玉家是也案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曰晉無信不可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孔子過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衛在此時矣又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史公嚮往至

聖故博采衆說以申宗仰之旨且彼此互見正明其爲一事也蓋孔子去魯卽適衛去衛卽欲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趙簡子伐中牟佛肸召將西見趙簡子仍反衛居衛月餘乃去衛過曹過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史公於居十月去衛下大書曰將適陳又於過匡過蒲反衛去衛過曹過宋過鄭下大書曰孔子遂至陳明自過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復如陳亦對將適陳立文明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至是乃復如陳也詎禮記正義檀弓篇用世家文刪去將字改適爲之云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下又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云反於衛復行如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朱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文更誤云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還衛主遽伯玉家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遂成三適陳四適衛矣蓋由不知史記將字之意而輕刪之又不知史記復字之意而誤解之遂至斯誤又孔子去

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宋鄭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今世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也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衛復反乃主遽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敘主者如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過蒲月餘反乎衛主遽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入主遽伯玉家兩言主遽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蒲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亦主遽蒙上可知也又孔子以哀元年至陳居陳

三歲年六十一後自陳遷於蔡三歲年六十三爲魯哀公六年時昭於陳蔡之閒楚興師來迎遂自楚遷蔡自蔡遷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卽歸老於魯安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毛氏以經證經臧氏以史正史皆從史記說以絕糧事當在魯哀公之六年是也江愼修謂在哀公四年自陳遷蔡時道途資用乏絕不必有陳蔡大夫兵圍之事然太史公博極羣書必有所本再爲詳攷可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從者弟子者先進篇從我於陳蔡者是也云興起也者說文同皇疏病飢困也以絕糧爲乏食者說文糧穀食也俗作粮釋文引鄭君本作粮注云粮糧也爾雅釋言文周禮廩人治其糧與其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左僖四年傳其其資糧疏謂米粟行道之食也故莊子云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

釋文慍紆問反見賢遍反濫力暫反說文引濫作𥨊考文足利本高麗本無有字

正義曰朱注本與何解同又引程叔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語錄云固字答上亦字文勢乃相應或問云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不待如程子之說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蒙案史記世家云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子貢顏回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旣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荀子宥座篇韓詩外傳皆記絕糧事孔子告子路曰

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夫驥罷鹽車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說苑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子曰昔日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思不廣庸知吾不得之於桑落之下與明

日免於阨謂子貢曰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閒某之幸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荀子亦同莊子讓王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語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某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

潁陽而其伯得乎共首諸書皆可與此經相發明莊子是篇言亦精粹又見呂覽愼人篇風俗通窮通篇何注云云疏曰云濫溢也者說文濫氾也氾濫卽淫溢故字从水左哀五年傳不僭不濫注溢也此濫之本義也說文引此經作嚂嚂過差也樂記狄成滌濫之音作注僭差也左昭八年傳民聽濫也注失也周書程典解不濫其度注過也賈子道術篇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濫溢則過差此濫之引申也釋文引鄭君注濫竊也樂記姦聲以濫注濫濫竊也禮器

君子以爲濫矣注濫亦盜竊也坊記云小人貧斯約約斯盜注約窮也此鄭君所本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注孔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者非與注孔曰問釋文與音餘皇本女作汝史記世家連上章云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云云非也

正義曰朱注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以知之也釋文貫古亂反

正義曰朱注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黃先生曰貫之貫所學之多也一者總詞謂總以貫所學之多也聖人好古敏求觸處融貫雖多如未嘗多不彊識而無不識由其一以貫也學者博考遐稽識之每易於忘卽能不忘而彌苦意緒之繁者以其多也然參伍錯綜之候或分類析之或比類合之以條目之詳而統之以綱領以綱領之統而得先後次第之序則學之實得於心者同條共貫自無博聞彊識之苦夫子蓋以此示子貢也毛大可賸言曰論語兩一貫曾子是忠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單是恕字不欲無加是子貢行恕實功卽博施濟衆亦以仁聖爲子貢强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之不欲勿施仁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强恕萬物皆備其揆一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爲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己成物爲一貫而提忠恕違道不遠以綜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以平天下育萬物非恕不爲功大學以藏恕喻人爲絜矩而中庸以求人先施爲庸德蓋聖賢無獨善其身之事博施備物與曲成各正在下學者均有之是明德新民成己成物內聖外王天道人道並無有二蒙案朱注謂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故黃先生專疏致知之學毛氏以子貢終身行恕之一言疏多學而識之一貫是兼知行言之然知行本不可分爲二事所謂多學一貫者學以致知而將力行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善有元事有會者里仁篇皇疏引

王弼曰夫事有歸理有會得其歸事雖殷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翦何解與王氏意同黃先生謂易繫辭傳言咸之四爻所感未大必分往來之界故夫子言同歸一致之道與此經無當也何氏轉其辭以相援證離多學以言貫遂啓異端元妙之說焦理堂補疏曰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說同易傳言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情莊子引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卽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貫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爲執一而賊道執一出於不忠恕楊子惟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楊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

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曰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

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似恃乎多學而識之乃多學而識仍自致其功而未嘗通於人孔子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知至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我之知天下之能皆我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釋文鮮仙善反考文補遺古本矣作乎

正義曰朱注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外注自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蒙案知德者鮮矣與尚德哉若人兩德字相同史記世家引子貢多識章弟子傳引子張問行章皆以爲陳蔡難中之言王肅朱子皆從之韓李筆解曰此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得趙鹿泉淵故錄引焦氏曰慍非私慍爲孔子而慍天生聖人不用則亦已矣何困阨至此似非理之所有故以爲問然即此便不能與聖心合一不能與天心合一便是德不足處故曰知德者鮮矣饒雙峯曰不曰知道而曰知德蓋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窮何必慍哉

王注云疏曰以鮮爲少者鮮本尠之借潛夫論德化篇云孔子稱知德者尠尠即尠之俗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也

釋文治直吏反夫音符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引治作制晉書劉寔傳引作化隸釋孟郁修堯廟碑而治作如治禮部韻略詩卷阿箋引恭作共或又作拱

正義曰朱注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精義謝氏引揚子云襲堯之迹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備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也黃先生曰治天下者既治之必有

人以爲之然必人主自爲之則賢者無以施其材不肖者亦易諉其責無爲者謂不親勞於任事也恭己正南面者朝羣賢而涖之己祇仰成也詩卷阿泮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箋引此經而申之曰言任賢故逸也何解本鄭注歟荀子王霸篇曰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聖王之道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漢書董子策曰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功臣侯表引杜業之說曰昔唐以萬國致

時雍之治虞夏以之多羣后享拱已之治顏注引此經又新序雜事四曰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三國吳志樓元傳引此經而申之曰所任得其人也王通中說問易篇曰舜有總章之訪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此皆以得人爲說與何解同也皇疏云舜上受堯禪於己己又下禪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舜無爲而能治也蔡謨曰昔聞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爲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爲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爲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接二聖之閒惟舜而已故特稱之惡蒙案何解專以得人言皇疏兼以紹堯言而朱子推本於德盛而民化易大傳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中庸言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篤恭而天下平此德盛民化之說也然德盛民化聖人所同紹堯得人舜之所獨惟其有紹帝之德而能協帝之休以知人之明而際得人之盛此其所以爲德遇兼隆無爲而治者其舜乎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千古一人也要之爲政以德譬如北辰非眞不動也居不離所而動於人之所不覺則動而無動也無爲而治恭己南面非眞無爲也逸於任人而爲於人之所不見則爲而無爲也恭己正南面乃形容無爲之象非推原無爲之本邢疏謂帝王之道清靜無爲此老莊之說也董子繁露楚昭王篇言春秋善復古譏易常引無爲而治者其舜乎爲訓改作義似確而較狹何注云云疏曰左傳舜舉八元八愷書舜典命禹宅

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是任官得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

釋文行篤下孟反下行不篤敬同貊亡白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史記弟子傳引邦作國矣作也漢書袁安傳引矣作焉史記謂子張從行陳蔡間困問行云云翟晴江謂子張時年十五歲史文未可信也

正義曰朱注問行猶問達之意也子張意在得行於

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張敬夫曰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黃先生曰行有不得必反求諸己己有忠信篤敬之實而可以行矣蒙案說苑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此說與本經相同而以之勉子張尤爲切要大學云必忠信以得之中庸云篤恭而天下平是則忠信篤敬乃言行出入之樞機人己交關之輗軏也

鄭注云云疏曰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是二千五百家故朱注更之鄭云萬二千五百家或誤衍萬字也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者遂人職文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注包曰衡軏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衡軏也

釋文參所金反輿音餘倚於綺反夫音符皇本高麗本參下有然字行下有也字史記弟子傳引衡下無也字漢書律歷志引輿作車

正義曰皇疏云參猶森也言若敬德之道行己立在世間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亙於己前也倚猶憑依也又若在車輿之中亦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羅列憑依滿於衡軏之上也若能存想不忘事事如前則此人身無往而不行矣朱注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矣又或問文集云本文之意不過若曰坐則見蕘於牆食則見蕘於羹爾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學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猝而冀其效也然則夫子所云行矣行乎哉夫然後行抑揚反覆重難其辭以深著行必存誠之意

正爲務外人鞭辟近裏著己也黃先生謂立與在輿通行止而言呂伯恭曰此所謂誠則形也忠信篤敬誠也立與在輿有所見則形也夫子言行之道曰夫然後行見其所以行者由功無間斷積久有效非可驟致也徐偉長中論修本篇曰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是以身辱名殘而不免爲人役也

包注云云疏曰以參爲參然者讀參如森也故釋文所金反說文森木多皃字林森多木長皃又通作槮長笛賦森槮柞樸皆森列衆多之引申也書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注參字累在上蓋說文參上从晶或省作厽累上亦从厽故云累在上言糾罪衆多森列在天也包云參然者亦謂森列在前自筆解云參古驂字朱子因之讀七南反如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之參非也云衡軛也者周禮封人設其楅衡杜子椿謂楅衡所以持牛角與詩毛傳同故說文衡字从角後鄭注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義雖小異要

皆與車軛無涉說文軛轅前也蓋大車直轅二轅端著橫木長六尺名曰鬲鬲又縛一曲木以駕牛頸名曰軛小車曲轅一曰輈輈端著橫木長六尺六寸名曰衡衡又縛兩軛以駕二服馬是衡與軛顯非同物惟小爾雅訓衡爲軛蓋以其橫於車前而通稱之故釋名云衡橫也橫馬頸上也皇疏以倚爲憑依者說文倚依也曲禮主佩倚注謂附於身禮器有司跛倚以臨祭注依物爲倚是皆憑依之義也案衡本橫之借與旁爲同部凡物偏有所近曰倚又曰徬故車之

兩倚人可倚處謂之輢兵車殳矛戈戟皆植焉似參
前倚衡猶所謂臨上質參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
子張書諸紳注孔曰紳大帶也
釋文紳音申
正義曰朱注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蒙案
廣雅釋詁紳束也禮內則端韠紳注大帶所以自紳
約也白虎通衣裳所以必有紳帶者示敬謹自約整
也是帶本以約束昭敬德而子張即書師訓於紳大
戴禮武王踐阼記於帶爲銘焉曰火滅修容戒慎必

恭恭則壽此物此志也書者必以筆說文序曰依類
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箸於竹帛謂之書書
者如也又聿部云書著也从聿者聲聿即筆也易繫
辭傳易之以書契蓋以刀栔於竹木者爲契以筆著
於竹帛者爲書書於竹則用漆蝌蚪古文是也書於
帛則用墨篆籀隸艸是也賈子道德說著德之理於
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然則古未有不
用筆者也故詩言彤管禮言載筆爾雅不律謂之筆
魯語里革言奮筆晉語董安于士茀言秉筆管子言
削方墨筆晏子言擁札操筆莊子言舐筆和墨是皆

古人有筆之證後人疑鋒始於秦蒙恬遂以書紳爲
刺文豈知禮服帶無箴功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紳大帶者說文帶紳也紳大帶也
蓋大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曰紳詳見公冶篇束帶
下
子曰直哉史魚注孔曰衛大夫史鰌也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注孔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也
正義曰朱注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

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
其直事見家語蒙案大戴禮保傅篇衛靈公之時蘧
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
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
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
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公曰吾失矣
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
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
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注引論語直

哉史魚以證此言其事君之忠直本出賈子胎教篇韓詩外傳七新序雜事一亦載之家語引入困誓篇王肅襲戴記也又左定十三年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十四年靈公逐公孫成是又史魚待友之信直也說苑引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祝而敬鬼直

能曲於人此即蘧伯玉之行所謂直己而不直人也然史官以直爲難而直於無道之世則尤難故二疏云有道無道恆直如箭不隨世變而曲何嘗曲於人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通志氏族略史氏周太史史佚之後以官爲氏謹案周有史佚史興晉有史蘇史黯史趙史龜史墨楚有史獆史皇衛有史鰌史狗史朝齊有史嚚凡此之類並以史爲氏而未得世系者今考史鰌本史朝之子朱子以史爲官名謂其以官爲氏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

釋文卷卷免反唐石經之作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引同文選閒居賦注引無可字西征賦注引無則字

正義曰朱注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左襄十四年傳衛獻公戒孫文子林父甯惠子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文子子

人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

敗公徒於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棄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二十六年傳獻公使與甯喜惠子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衛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

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喜也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時命者納君孫文子在戚孫喜聘於齊孫襄居守二人文子子二月庚寅衛喜右宰穀伐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剽也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淮南子泰族訓據伯玉以其仁衛衛而天下莫能危說苑奉使篇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今遽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此伯玉處有道之事也禮器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韓詩外傳二曰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遽伯玉之行也此說又見於大戴禮將軍文子篇是伯玉處無道之行也至左傳所記再出近關事近儒全謝山顧震滄等不無疑議黃先生論之曰左

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遽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無此事而左氏爲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夫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爲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搆禍伯玉尚在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衎奔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

無道之時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懷不仕故甯喜疑其不忘舊君欲與之謀弒剽亦惟其卷懷不仕故甯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側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懍懍矣其答甯喜則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顧氏大事表以三大義責伯玉上者正色直辭以折之次者乞師大國以討之其又次者逃之深山終身不仕此三策也豈容責不與時政之伯玉哉而上全氏曰伯玉之力不足

以詠孫甯即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即可入告故凡責伯玉以討賊不死節者皆屬不知世務之言全氏此說既以伯玉聞謀而去爲無傷於義矣而又謂既去而返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責伯玉以再仕之非不知其何所據而斷爲再仕也夫二子之論一以左氏爲非實錄一以近關之出爲別有一人而左氏爲誤此因伯玉之賢見稱於聖人不敢不以左氏爲疑然則伯玉之賢使不有聖人之定論而後儒如顧氏者將據左氏之文而貶伯玉於人表之下等論古之士其愼之哉蒙案讀律當須比例讀書亦宜連類史記弟子傳序謂孔子所嚴事者於齊則晏平仲於衛則蘧伯玉觀平仲當崔慶之時即可知伯玉處孫甯之難左襄二十五年傳崔杼之弒齊君也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晏子春秋內篇雜上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大抵君臣之義或關於職守或感於知己齊君之死爲已死故平仲之生死得自由衛君之亡爲已亡故伯玉之進退有餘裕伯玉不妨再出猶平仲不必輕生二人同心其揆一也況乎衛獻公之出當襄公之十四年又八年而孔子

始生又歷十八年爲襄公卽世之三十一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一十五年至哀公之二年孔子再至衛主於伯玉之家則上距襄公十四年其六十有七載而伯玉已與聞孫甯之事想其年齒不過十五六生性早慧如後世孫策周瑜輩出類超羣故或慕其英才或倚爲重望然當時雖欽名德而年少未聞國政也乃或以爲年逾三十早登仕版則下逮衛靈之時年當九十七八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南子尙聞車聲而識之望百老翁龍鍾戀棧不自覺

其無謂哉

包注云云疏曰易坤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明夷曰內文明而外柔順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亦順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注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不與下無之字高麗本唐石經後漢書安帝紀引並同

正義曰賈氏勉齋云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因勉錄引湯霍林云言者當因人而施失人亦是失言處此皆重知言說然論人與言之失不失惟慎其言之與不與而欲慎言之與不與當先知人之可不可惟知者能知人斯不失人亦不失言故邢疏又重知人說蒙案欲不失與人之言當先知與言之人而不失與言之人又當知與言之人之言蓋知人之哲難於安民而知言之功同於養氣故夫子常患不知人而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朱傳謂知言知人之本尤在居敬窮理此積石導源之論也

何注云云疏曰邢本無此注皇本有之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唐石經害仁作害人文選舊植贈徐幹詩注御覽仁德類引同列女傳節義篇晉書忠義傳序引上四字作君子郭象莊子注引作士志於仁者

正義曰朱注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外注程叔子曰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

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死生是大關節學者須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死生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然則所謂無求生有殺身斷然信其不爽者正以平日立心制行信之也蒙案列子說符篇昔有昆弟三人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中說事若篇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

不迨中者也是文中子意以殺身成仁者爲激烈過中故焦理堂補疏遂謂成仁不必殺身殺身不必盡甘刀鋸鼎鑊管仲不死民到於今受其賜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黃先生謂孟子充餓死不爲穿窬之心曾子當臨終必欲易簀之意皆可參悟抑知此章論成仁之變境似當歷重志士二字皇疏引繆播曰仁居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變則理窮窮則任分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干剖心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皇邢二疏皆引比干夷齊以證殺身將以明有志之士始克爲成仁之人也夫舜死於野冥死於水雖不惜其身而要不可以言殺曾子易簀黔婁正衾雖得正以斃而又不可以言殺所謂殺身者必不得已之勢實人情所難堪而所謂成仁者萬無可解之忱又天良所難昧生與殺無中立身與仁不兩全非殺身以成仁卽求生以害仁不足以言有志之士卽不足以爲成仁之人蓋有殺身以成仁好仁者無以尙之也無求生以害仁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也而其意

總在於求仁尤貴乎立志志一於仁之成不成而不憚陷於殺自忘乎身之生不生而不屑出於求且求之云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使求而無益心徒壞而身未必生卽求而有功身雖存而心已先死是以成仁人之仁端賴有志士之志苟志於仁矣斷斷乎無求生惟恐其害仁也卽斷斷乎有殺身惟恐其不成仁也古人往往有重疊之詞以見決然之意既曰志士又曰仁人有與無相反求生與殺身反害仁與成仁反無者決然無有者決然有天下有殺身而不

必成仁者亦有成仁而不必殺身者惟無求生以害仁斯有殺身以成仁此有志之士所以爲成仁之人也此章歸結在成仁而責重在立志漢書蘇武傳贊中論天壽篇後漢書杜林傳注列女傳節義篇晉書忠義傳序郭象南華經注秦淮海集臧洪論皆引此二句上下倒易是未知生死對勘歸結成仁之意也宋儒以志士爲利仁慷慨就死以仁人爲安仁從容就死是未知反覆一貫壓重志士之意也至孟子舍生取義章云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

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本可爲此經之疏證然舍生取義激於羞惡之天良殺身成仁發於惻隱之本性生死立意本若相同而仁義措詞各有所當程子則又以是非之心立論四德自可互證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以無字統貫二句總是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以明夫子反覆重疊意本一貫之恉黃先生以注無字爲衍似非孔意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也

皇本高麗本末有也字漢書梅福傳引利作厲

正義曰朱注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外注引程叔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蒙案漢書梅福傳引經利作厲廣雅釋詁厲磨也左傳云磨厲以須文七年傳

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荀子性惡篇鈍金必將礱厲然後利利其器非器之利也故皇疏云工巧師也器斧斤之屬也言巧師雖巧藝若榆殷而作器不利則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其器也必欲行成當事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大夫言賢士云仁左言之也案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趙注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趙氏以賢人統承仁賢二字本可通用大夫之賢士之仁器之利也事大夫

之賢友士之仁利其器也利與事友對非與賢仁對
大夫士以喻器賢仁以喻器之利而所以利之者在
乎我之事之友之尤在乎我之先之欲之也盡爲仁
由己而他山之助不能不借資於人以友輔仁而麗
澤之求不可不專心於己善與人同而與人爲善無
非樂取諸人以爲善蓋始終一我欲仁而舍己從人
先難後獲仁斯至矣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
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
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

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
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
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
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處者焉此朱注悅不若己之所
本家語雖僞造然內多秦漢古書語皆精鑿人欲爲
仁可不愼所處而擇其交乎
孔注云云疏曰注以利器對賢友是器之利非利其
器矣不若邢疏云修利所用之器爲合

顏淵問爲邦

正義曰皇疏爲猶治也顏淵魯人是時魯家禮亂問
治魯國之法也邢疏問治國之禮法於孔子也朱注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蒙
案治國平天下理本一貫家語襲大戴禮衛將軍文
子篇稱顏回之行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
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韓詩外傳九記戎山
之遊顏淵之言志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陰陽
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又

卷七記景山之遊顏淵之言志曰願得小國而相之
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天下咸獲
永甯蝡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
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
孔子曰聖士哉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
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趨有同也知德所慕
默識所追同一實也是則顏子實具王佐之才故問
爲仁告以天德問爲邦告以王道有天德然後可言
王道也

子曰行夏之時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後漢書輿服志引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

正義曰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君注謂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今夏小正在大戴禮其傳或云子夏所作文法與儀禮喪服傳春秋公羊穀梁傳如出一手以是一家之學也行夏時朱子謂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蓋行其四時所頒之政令非專指一朝所建之正朔乃後漢輿服志引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

之正故何解謂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是專以夏正建寅言夏時意謂舉正朔則四時皆見矣白虎通義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三微者十一月之時陽氣始萌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後漢書陳龍傳元和二年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

宋書禮志高堂隆曰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蓋三正迭建循環不窮而天道人事之序惟建寅爲得其正故夫子損益百王而首重夏時也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

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夫家語孔叢子皆出王肅等依託肅謂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說與鄭君違異而其意多本於逸周書周月解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聽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以古者天子受命凡改元頒律朝覲會同

諸大政皆以所改正朔行之至於分至啓閉民事早晚所關者未嘗不遵夏小正之書蓋三正通於民俗而夏數獨得天時故六經中三正錯見而用夏正居多夫子告顏子以爲邦不必待其得志行道改革天命而始可行夏之時也蔡氏德晉曰昔先王創制顓庸既立爲一代之法而於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廢其焦薪英六祝陳杞宋之封皆所以使其子孫各修先代之禮物至於朝野所奉行則祭祀備六代之舞養老具三代之禮上喪兼三代之祝魯用四代之服器官蓋聖人以德化民惟欲納之於至善初不必廢棄禁絕前代之典章以自伸也故三代之時自伏羲甲律以至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律具存而可考觀於秦政坑焚操懿兵燹而杜預所見十律自黃帝顓頊以及夏商周魯之律猶在則其前可知也夫黃帝調律建子伏羲顓頊之律建寅若神農少昊諸律今雖不可攷當必有建丑者鄭康成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其言必有所受況三正既爲累代所迭用亦復爲一朝所兼存故誥誓臣民並言之而不

以爲雜秉筆之史臣臨文之學士隨意書之而亦不以爲倍今攷三正之錯見於六經者周易臨之象曰至于八月有凶用周正也說卦傳曰兌正秋也則用夏正也夏書甘誓言怠棄三正是夏並用三正也盤庚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兼用夏正也金縢秋大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是周亦兼用夏正也豳風言民俗在夏商之交乃有一之日至四之日及十月改歲之語是亦兼用周正也左傳敘事用周正而僖五年晉卜偃以童謠推虢之亡謂在九月十月之

交是亦用夏正也禮記月令用夏正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曰亦用周正也蓋周制近者於十二月須朔遠者於十一月須之也雜記引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亦用周正也論語用夏正暮春者春服既成是也孟子用周正七八月旱則苗槁及徒杠輿梁成於十一月十二月是也至於春秋純用周正以史官紀事當用王朝正朔也周禮純用夏正以夏數得天百王所同逸周書所云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者是三正並行

之明徵也戴氏東原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據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周禮凌人斬冰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是用夏正也然六官所云正月之吉則用周正也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則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是周禮亦兼用夏周正也陳氏定宇曰春秋則獨用周正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周改月之證也隱公九年三月震電夏正月電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夏八月雪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夏十一二月無冰也成十年六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夏之四月也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正月爲冬至夏之十一月也僖五年十二月晉滅虢先是卜偃謂夏九月十月之交也又經但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以八九月爲冬不應雪而雪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以十一二月爲春應有冰而無冰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獄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定十三年夏

大蒐于比蒲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春田曰蒐周之夏夏之春也此以見春秋之用周正也蒙案爲邦行夏時百王所同也春秋用周正一代所尚也夫子特書曰春王正月而左傳加一周字明其爲周天子之正月而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亦繫以王字見丑月爲周之二月寅月爲周之三月而非復殷之正月夏之正月也乃或泥此經行夏時之說胡康侯謂周改月不改時蔡仲默又謂時月俱不改是夫子將以春秋明王禁而乃自背王朝

之正朔擅改本國之史書其何以治後世之亂賊也哉至於斗柄建寅之說本出周書時訓篇以每月所建隨斗柄而轉而閏月斗指兩辰之間劉宋祖沖之已覺其非蓋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至今日又三四千年不知其所指為何辰梅定九謂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所指也戴東原據周髀算經謂天有黃赤二道因有黃赤二極正北極周髀

謂之北極樞黃道極周髀謂之北極璇機黃極每晝夜環繞赤極一周而又過一度一日一歲皆有四游所極古人十二月建當因黃極之一歲而周四游定名說詳五禮通考本朝大儒多精天算戴東原讀周髀謂黃道有繞極之樞然後知建除非關於斗柄錢竹汀考漢歷謂太歲有超辰之法然後知甲子不可以紀年

何注云云疏曰十一月一陽初復十二月二陽來臨十三月三陽開泰萬物皆出於地所謂三微成著也故注云據見

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釋文輅音路本亦作路後漢書輿服志引同

正義曰皇疏殷輅木輅也殷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唯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公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

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注云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蒙案周禮春官巾車云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此皇疏所據周之五路也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皇疏所據殷之三路也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鄭君以七為字之誤禮器又云禮有以素為貴

者大路素而越席特牲又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文與周禮所言玉路以郊祀不合與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以祀帝相合其說四代之制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謂大路木路殷祭天之車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也蓋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之禮樂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殷之大路以郊天而作禮者又推魯禮以說天子故鄭君以特牲爲殷制皇氏以此經爲魯禮也然攷特牲上文明以周貫下何

緣此處忽入殷禮陸氏佃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大常郊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大常者卽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卽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汎祭之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雖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大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木路建大麾者卽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常同意乘戎路建大常者卽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郊特牲言乘素車在被衮之後則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卽壇明矣凡此皆周制也陳氏祥道禮書云王之祀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而冕也乃或謂使周已乘素車

孔子告顏淵不必曰乘殷之輅矣抑知竹書獨用夏正豳風猶沿夏俗則周未嘗無夏時季札觀韶於魯夫子聞韶於齊則周未嘗無韶舞況乎祭天乘素車不過陶匏稾秸之意故特牲曰卷冕路車可乘也而不可好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是周未嘗無素車或用之郊天以明質而未廣行於天下至於尋常所乘彌加文飾考工記云周人上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則其車之華美可知也

故朱子云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殷車曰大輅者與禮記鄭注同輅釋文本作路說文輅車軨前橫木也是輅爲借字路爲正字也白虎通車旂篇路大也正也道也周禮典路注路王所乘車引書顧命大路贊路先路次路爲證巾車五路注王在焉曰路賈疏路者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爲名諸侯亦然釋名釋車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若然

門寢之等豈亦行於道路乎荀子哀公篇綏而乘路注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蓋始以大車稱路車繼而通省曰路又假借爲輅史記殷本紀贊引孔子曰殷路車爲善太史公不取成文者意必以路車連稱而義始足也引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者桓公二年臧哀伯所言服虔注云大路木路也與馬鄭意合杜注謂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孔疏云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爲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傳謂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偏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也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爲金路以周禮金路以封同姓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蟜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爲賜車之總名也以大路越席爲玉路者謂結蒲爲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猶以茅飾屋加於清廟之上以覆蓋示其儉也孔疏

杜意蓋援周禮以言周制也

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取其藍纊塞耳不任視聽也

正義曰邢疏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止言元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

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一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君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斿斿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斿毳冕前後七斿希冕前後五斿元冕前後三斿斿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斿斿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斿斿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斿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以上邢疏皆本左傳桓公二年衮冕

黻珽孔疏說冕制與聶氏三禮圖大約相同而於冕服章數尚未詳攷今案周禮夏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鄭君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斿不聯數也每就間一寸衮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侯當爲公字之誤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又春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君注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

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蒙案鄭君以周禮司服有六冕而弁師止言五冕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袞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袞冕之上遂創爲大裘有元衣而無章有冕而無

旂周天子冕服祇九章而以特牲所言爲魯禮反有日月星辰以象天抑知三代禮文至周大備豈有虞夏十二章至周反用九章之理乎又豈有周天子用九章而魯反用十二章之理乎夫有冕而無旂是元冕也祭羣小祀服元冕而祀昊天上帝亦服元冕助祭者服袞冕而主祭之天子反服元冕揆之禮意必不其然試即司服之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子男之服自五章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七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袞冕可知公之服自九章之袞冕而下如王則上不服日月星辰之十二章可知經文謂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袞服以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公之袞冕九章則天子之服非十二章而何先王制禮必本天理人情之正故仰則天數路十二就第十二旂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旒而冕服十二章所以則天之數也章有日月星辰所以則天之明也大裘之服特爲圜邱祭天冬至天寒而製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郊時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龍卷以祭所謂祭者兼昊天先王也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章而止耳至於郊祀不必廢古之十二章也禮文雖缺合周禮戴記而觀之周天子郊祀服袞冕已可概見衣之舉袞猶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星辰於上無嫌以袞目之大裘不言袞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玉藻疏引劉氏曰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然則王之祀天內服羔裘外被

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十二章之衮服可知也漢明帝用歐陽書說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沿周制自鄭君斷用九章徒見左傳有三辰旂旗司常有日月爲常之說遂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不施於冕服豈知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山龍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虎蜼何獨日月爲常而去冕服之日月星辰乎宋陸氏佃楊氏復鄭氏鍔陳氏

祥道等皆辨注疏之誤詳見五禮通攷近儒戴東原校正鄭說則謂冕服十有二章繅十有二斿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繅九斿謂之衮冕冕服七章繅七斿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繅五斿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繅三斿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元冕無斿是繅采就玉之數止於五故服六而冕惟五也節服氏有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是裘冕與衮冕不同大裘而冕者謂大裘而服衮衣十二章與衮冕而服衮衣九章者不嫌同謂之衮冕故冕五而服實有六也蓋服飾於下陰也故司服之服六冕飾於上陽也故弁師之冕五猶王后之服六而追師之首飾副編次三而已則大裘衮衣同一冕猶三翟同一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麻冕易純于從其儉朱注謂其爲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或問又曰加之首則體殿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夫子取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包注云云疏曰韍繢當作韍紘說文韍鮮明黃也紘

冕冠縣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衡紘紘綖杜注紘冠之垂者孔疏紘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元紘則紘必織綠爲之若今之絛繩鄭君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紘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毛傳謂充耳以素爲士之服青爲卿大夫之服黃爲人君之服故此云韍紘也紘或誤作紘廣雅紘絛也乃紘之誤也紘繢之或字一誤爲紘再又誤爲繢東京賦注以黃綿大如丸縣冠兩邊當耳是直以綿絮之繢解之也抑知以綿充耳喪禮爲

然喪大記屬纊士喪禮瑱用白纊是也包注旣云覘聽而不引垂旒蔽明者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鄭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是以冕爲前後有旒然攷大戴禮子張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蔽聰也禮緯云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是則前旒義取蔽明後旒似無所用記言十二旒未嘗言前後皆有也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冕板之前後出於武

者皆深邃耳前後據延言非據旒之垂於延者言也則旒有前而無後乃漢明帝詔有司制冕乘輿服從歐陽說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冕皆有前無後二說並行包氏蓋亦無所適從難以定斷故寗闕而不言歟

樂則韶舞注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

正義曰黃先生云此言爲邦者當以韶樂爲教周制學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又兼用六代之樂而夫子以韶爲盡善董子賢良策一曰王者未作樂之先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然則爲邦者當教以韶樂之盡善也韶言舞者歌詠其聲詠之不足則舞動其容言舞則歌可知也左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旣有九歌乃有九成之舞矣舞必兼文武尚書舞干羽于兩階干者武舞羽者文舞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箾即格苗之干舞尚書言簫韶九成簫即箾之借字箾正字說文箾以干擊人也虞樂曰箾韶是韶亦有武舞也經傳言舞多先

武而後文故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左傳言象箾南籥觀韶以箾舞周人重武舞也蒙案周禮保氏六藝中之六樂即大司樂教國子之六舞雲門大卷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大磬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明堂位魯以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禮樂故季札請觀樂於魯歷見大武韶濩韶夏至韶箾而歎觀止焉韶舞用干羽兼文武故謂之簫韶亦謂之韶箾乃虞夏商之舞而皆稱以韶豈以韶舞可賅三

代歟而其始見者先有象箾南籥象箾武舞也南籥文舞也杜注以爲文王樂禮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鄭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蓋勺卽周頌之酌象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樂記干戚羽旄謂之樂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翿羽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仲尼燕居子曰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注云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

用羽籥也公羊宣八年傳夏六月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然則內則之舞象舞勺卽季札所觀之象箾南籥歟大夏之樂爲大舞故文武備象勺之樂爲小舞故文武分也樂記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是象其武事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是又象其文事大韶之樂兼文武故用干羽大武之樂亦兼文武似不應專用干戚也禮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又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蓋大樂各兼文武經傳每多互詞不必謂此兩經或有一誤也韶必言舞者言歌則容有不舞言舞則未有不歌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阮氏芸臺謂詩分風雅頌頌卽古容皃字說文頌皃也籀文作額漢書儒林傳制氏善爲聲徐氏善爲頌頌卽容也詩之風雅止可歌而三頌可歌亦可舞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

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至於發揚蹈厲而人聲樂器無不動作以應其天機斯樂之盛也夫子聞韶於在齊學之久而如忘三月正樂於反魯歎盡善而莫贊一辭茲論三代之禮而及樂早縣一韶舞於心目之間以爲德盛化神古今觀止若有舍此別無擬議至此無以復加者不覺決然而斷之曰樂則韶舞夏小正傳曰則盡其辭也或謂則如維堯則之之則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必當倣法九成之歌舞以鼓吹一代之休明是以則字與上

行乘服爲一例而與下放遠字相反對義亦可通

何注云云疏曰盡善盡美互詳八佾篇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注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

釋文遠于萬反佞乃定反

正義曰此經與虞書舜典相表裏舜命伯夷典三禮伯讓於夔龍遂卽命夔典樂教胄子敕之以寬栗直溫剛簡無虐傲虐和聲依永克諧無相奪倫而又聖謨說殄行震驚朕師遂命龍作納言戒之以夙夜出

納惟允蓋治天下之具禮樂其大端也化天下之人聲言其始感也感則聲與言通之最速感則聲與言入之最深故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張好古曰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爲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朱注以鄭聲爲鄭國之音者樂記正義引五經異義曰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蹢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故鄭聲淫也鄭君無駁從許義又初學記樂部引異義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中聲以降五降以後不容彈矣此卽左氏說昭公二十年傳所謂五降之後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公羊莊十七年傳何解引放鄭聲徐彥疏云何氏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聲淫過非

鄭國之鄭也是則服虔解左傳何休解公羊皆與許鄭義異今攷廣雅釋詁鄭與仍皆訓重二字雙聲通借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顏注鄭重猶言頻煩也淫本水多浸淫不止之貌左昭元年傳淫生六疾注淫過也襄公二十九年傳遷而不淫注過蕩也楊氏慎丹鉛錄謂水過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過於樂曰淫聲是淫之訓爲過猶邪之訓爲餘聲之過者爲淫聲猶思之過者爲邪思或曰凡樂非雅皆謂之鄭聲謂其聲之鄭重而淫過

也然攷樂記子夏論溺音之所從出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四國皆有淫聲而獨斥鄭音爲淫志蓋舉其甚者言之春秋時列國皆好鄭音至以歌伎爲賂遺之物襄公十一年鄭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襄公十五年鄭賂宋以師茷師慧魏文侯好聽鄭衛之音趙烈侯獨愛鄭之歌者則鄭聲之能惑人可知矣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樂尚雅何雅者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

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聲邪僻皆淫色之聲也是以鄭國而適爲鄭重淫過之聲故遂以雅鄭爲正淫之目而或又多以鄭衛連言之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蓋衛本殷紂舊都猶有沬邦之遺響鄭處東周畿內易亂王室之雅音要之舉衛卽可以賅鄭而舉鄭亦可以賅衛論其土地皆濱大河之側所謂澤國多淫也攷其風俗俱近帝王之都所謂沃土易淫也朱子謂放者禁絕之如周禮建國大司樂之禁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必井其行於民閒者而禁之非但絕之於朝廷而已也虞書曰巧言令色孔壬孔壬者甚佞也爾雅釋詁壬佞也佞从仁从女所謂婦人之仁似仁而非仁反足以害仁故雍也仁而不佞巧言令色鮮矣仁中庸之去讒遠色所以爲貴德尊賢之本也鹽鐵論謂以邪導人謂之佞人而佞也既令其色而善於獻媚又巧其言而工於施讒故說文以佞爲巧謂苟材朱子以佞人爲卑諂辯給公

羊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晉語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誠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猶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至許叔重謂鄭詩多說婦人朱子本之遂以鄭詩爲鄭聲抑知詩三百五篇太史公謂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荀子以爲詩者中聲之所止攷之古序鄭風初無淫奔之詩季札請觀於魯鄭衛均無所譏及鄭伯有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蟜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蹇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

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者當時皆見譜焉而不聞被斥於晉卿則鄭聲與鄭風不可混而爲一馬貴與論之詳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淫亂者孟子富貴不能淫注亂其心也男女相感當作姪云危殆者說文殆危也廣雅釋詁殆壞也賈子道術篇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殆似當作詒說文相欺詒也方言三膠譎詐也注汝南人呼欺爲譎詒亦曰詒蓋鄭聲本淫蕩故能使人縱欲敗度而不恤亂亡佞人善欺詒故能使人破

國亡家而不知危害孔注云使人淫殆猶未抉其禍根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咸彖傳文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也

皇本高麗本人下有而字

正義曰朱注引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精義程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程子以事言則時地皆兼矣張南軒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卽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慮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黃先生引陳用之曰先事而慮之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陳說甚憭人之不知防患者慮未至而以爲遠耳孰知無此豫遠之慮而憂患迫近莫可解也漢申屠巨卿曰未至豫言固常爲慮及其已至又無所及韓詩外傳二曰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

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蒙案外傳卷九曰脩身不可不愼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可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又曰君子患難除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又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

戰戰惟恐不能乂諸侯曰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曰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曰旦思其事戰戰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禮中庸夫子之對哀公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家語顏子之對孟懿子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觀夫子對哀公及顏曾之緒論皆足以發明此章之旨然其要不外反身而誠克己修省好謀而懼處事精詳

王注云云疏曰思患預防易既濟象傳文王弼注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皇本患字誤作慮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釋文好並呼報反皇本無乎字又見子罕篇無上三字

正義曰朱注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皇疏此語亦是重出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注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

釋文者與音餘文選報孫會宗書注引無也字

正義曰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君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皇疏竊盜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以共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所以是素餐盜位也朱注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蔡案臧文仲立言不朽柳下惠為聖之和二子在當時均非碌碌無聞者故識海鳥之致災人莫不知惠之智譏逆祀之犯順人莫不知惠之仁犒齊師而受命有辭人莫不知惠之有禮也嫗奔女而坐懷不亂人莫不知惠之有義也納岑鼎而眞與不欺人莫不知惠之有信也家語襲大戴記將軍文子篇孔子謂子貢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然則惠之賢文仲豈有不知者仲之智豈不足以知惠者況文仲與惠同為魯之公族自僖公十六年季友卒至文公十年共計二十七年中皆係文仲執政迨仲死而

襄仲繼之則文仲之當國不可謂不專且久且其子宣叔孫武仲相繼爲司寇則司寇乃臧氏之世職而惠爲士師又屬秋官之下僚乃何以若不知其賢者而竟令其三仕三黜焉豈以病犒師而一辭莫贊因而嫉惠之才歟抑豈諫爰居而三筴徒書因而忌惠之直歟意者夏父弗忌之逆祀仲實縱之將以希寵而固位而惠直發之謂其犯順而不祥是彊察而不肯屈柔從容雖誠信而不能與人無害則亦何怪仲之知之而故黜之耶厥後夫子譏文仲以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爲三不智而以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爲三不仁誠以仲之黜惠罪在不仁而非不智也此經既援一竊字以定其罪案復揭一知字以誅其隱衷於公叔文子之升僎而褒以爲文於臧文仲之蔽賢而貶以爲竊朱子以爲辭嚴義正即聖人作春秋之意也文仲能立言庶幾三不朽乃欲揜其不仁而不得欲佯爲不智而又不能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其又何說之辭

孔注云云疏曰云柳下惠展禽者左傳孔疏曰據魯

語展禽曰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莊子云柳下季者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案淮南子注云展禽家有柳樹身行德惠故號柳下惠莊子注亦云居柳下蓋因地有柳樹而遂以爲邑名歟展禽爲魯公族無駭之後應居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閻氏釋地據國策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遂謂古人多葬於食邑以柳下當在齊南魯北接壤處昔屬魯而後屬齊也然秦禁樵采安知非軍行所過之地耶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注孔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

釋文遠于萬反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人作外

正義曰朱注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謂求遠怨而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黃先生曰過未

能無諸己而以非諸人德未能有諸己而以求諸人取怨之由也不以己之所知者愧人不以己之所能者强人遠怨之道也荀仲豫申鑒曰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韓子言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又言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揜以媒怨以及於難皆同此意金仁山考證曰呂成公少年性嚴急自誦此章之後德量寬宏然則善讀此者非徒遠怨抑能懲忿或曰經言遠怨言心自寡怨憾也蒙案躬身也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章之恉盡之於己則爲忠施之於人卽爲恕故大學以藏恕喻人爲絜矩中庸以求人先施爲庸德此忠恕一貫邦家無怨之道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蔡謨之難孔云厚者謂厚其德也人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其意以爲躬之自厚不可稱責無涉於人何以言怨抑知說文責訓求善求其成惡求其改人己本可兼說經以厚薄對勘人己互闡中一而字爲轉關子爲專責人而不責己者示以忠恕一貫之道則怨字均有著落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柰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正義曰朱注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蒙案朱子以上兩如之何連讀爲心口商度之詞孔注以不曰如之何絕句如之何者略讀作先後反正之解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是朱子所本也陸賈新語愼微篇曰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是孔氏所本也然繹此章之恉乃聖人欲人思患預防與上遠慮近憂互相闡發不曰如之何人無遠慮也如之何者必有近憂也故皇疏云不曰猶不謂也如之何謂事猝至非己力勢可柰何者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欻起是不

曰如之何事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皇疏申孔注頗憭試更證之大學之卒章所云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不曰如之何也所云菑害並至如之何者也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也注疏之說正與大學相表裏又讀史記項羽本紀身經七十二戰欲以力征經營天下竟不思人心已去天命將亡迫勢窮力竭之時一則曰雖不逝兮可奈何再則曰虞兮虞兮奈若何事至頻嘆奈何而已無可

商量不能救藥蓋奈何則那本屬無聊之極思萬難之聲口一之已甚其可至再至三乎武虛谷以已訓止已矣二字別爲一句與本經通例不合

孔注云云疏曰如何猶奈何難詞也長言之曰如之何曰奈之何奈何之合聲曰鄉曰儺與難一聲轉故以如何爲難詞不曰如之何不謂其難也黃先生欲合孔意於朱注謂疏本尊一末字當作末如之何者禍難已成蓋曲爲之通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智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釋文慧音惠魯讀慧爲惠今從古皇本作惠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御覽人事部引同

正義曰皇疏三人以上爲羣居黃先生曰言不及義者不審是非可否之實而顛倒言之也好行小慧者徒矜自私自智之謀而剛愎行之也行小慧正由義不明也蒙案義卽智者所務之民義乃天理人情之至當民彝物則之常經學者平居所講貫日用所行習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慧有才智之稱小慧卽小有才如詩賦歌詞之類精小技而壯夫不爲陰陽術數之流窮小道而多言必失下至皇疏所云安陵調謔顏氏家訓所云彈琵琶解鮮卑語皆屬才智之小者均無益於身心性命之功修齊治平之學而卒歸於無用難望其有成故飽食終日子爲柔弱者言之恐其心之不用安於愚而自棄也羣居終日子爲剛愎者言之恐其心之誤用矜予智而自暴也夫人性非不貴於慧而患在慧之小小慧似無傷於義而患在好之專惟其不成大智所以不明大義惟其言無大義因而行好小慧事以因循而不覺害以積習而彌

深孰知夫今日之小智乃異日之大愚人不小智不大愚淮南說山訓云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此之謂也孔子三朝記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故大智若愚亦大愚若智人可不端所好而務民義哉朱子以小慧爲私智故云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是直好行不義而非言不及義矣似求之太深

鄭注云云疏曰釋文謂鄭本慧作惠攷說文惠从心叀聲叀或从彗作轉是慧與惠本通韓詩外傳五云慧也列子云逢氏有子少而惠韓非子說林惠子作慧子皆其證也以慧爲才智者說文慧儇也齊語聰慧質仁注慧解瞭也方言三知或謂之慧注慧憭皆意精明賈子道術篇亟見窺察謂之慧案小慧猶俗所云小聰明故云小小才智也云終無成功者猶致遠恐泥大事不成也故皇疏云以此處世難爲成人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主名者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注心不慧也列子云逢氏有子少而惠韓非子說林惠子作慧子皆其證也以慧爲才智者說文慧儇也齊語聰慧質仁注慧解瞭也方言三知或謂之慧注慧憭皆意精明賈子道術篇亟見窺察謂之慧案小慧猶俗所云小聰明故云小小才智也云終無成功者猶致遠恐泥大事不成也故皇疏云以此處世難爲成人也

子哉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也釋文本無上君子字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孫音遜皇本作遜正字當作愻孝經三才章疏引亦無上君子二字下有君子哉不必先有君子也

正義曰皇疏義宜也質本也朱注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孫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黃先生曰事得其宜之謂義即易所謂推行盡利中庸所謂時措之宜也然義以度事必依先王之制度衡之始中節而不偏倚宜於今必稽於古也義主決斷而必以孫順濟之斷於心必協於衆也義以循條理之自然與天下以可信而不能堅持之失其信即失其義信所以成義也此經言義禮信之互相成也蒙案四以字非用力之詞故不在義禮孫信之上君子哉乃極贊已成之君子蓋其學問已深涵養已足先事有精義之識臨事有比襲之功日積月累優游饜飫方能始終表裏衆美畢臻資深逢源淵泉時出四德交相爲用如十二律旋相爲宮也質猶射者之質的周禮司裘注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質乃射侯之正中

故淮南原道訓云質的射者之準執也廣雅釋詁質主也定也法言脩身篇云脩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君子仁以存心義以制事程子謂敬直則義方子謂仁至乃義盡義以爲質者博愛之謂仁必行而宜之之謂義也禮以行之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仁義禮所生也孫以出之者禮之用和爲貴利物足以和義所以致中而致和也信以成之者不誠無物信配冬藏貞固足以幹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仁統四德信貫初終故爾雅釋詁質訓成小爾雅質又訓信惟智以士德分運於四時義禮實與智相表裏則此經明言義禮信而仁智亦在其中矣

鄭注云云疏曰足利本高麗本均無此注朱子語錄以出辭氣解孫以出意與鄭注合繹注意似以上二句指行下二句指言危行言孫人言爲信是其所本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

正義曰皇疏病猶患也精義范氏曰人之病在於不修己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蒙案前爲學者之戒不患不知而特患不能此原君子之心常病無能而不病不知詞有先後卽意有輕重也

包注云云疏曰足利本高麗本均無此注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疾猶病也

正義曰皇疏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爲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江熙曰匠終年運斤不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爲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朱注引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張敬夫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或申之曰君子之疾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蒙案史記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太史公以此章爲孔子作春秋時語故自以史記比春秋欲傳名於後世此經之正解也諸儒

意欲會通上下章分名與實而二之似有輕視乎名之意至王陽明遂讀稱爲去聲謂此經即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說抑知實之與名猶形之與影譬楷論定虛實難逃沒世後斷無不稱之名且恥名之浮於行而欲行之浮於名何必要諸沒世耶法言問神篇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重黎篇曰名者謂令名也是不稱謂無名非謂名之無實也夫古者名實必相副未有無其實而有名者也古者所稱皆令名未有無大德而得名者也說文名自命也釋文名明也名實

使分明也周書謚法解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楚辭曰善不從外來名不可虛作中論考僞篇曰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韓詩外傳一曰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乎世與日月並而不息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是故令名必徵諸沒世沒世而名長垂斯與天壤相敝沒世而名磨滅遂與草木同腐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何其悲也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立德立功立言名之所以不朽者此耳顏氏家訓名實篇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慨自世風不古處士沽名釣譽純盜虛聲異端避世逃名知希我貴甚有以匿名而邀名隱思借徑山林實則榮情巧宦又或以不得名而汚名不能流芳百世反欲遺臭萬年由是名之所稱不足貴而因有

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則名之爲名均不得其解矣乃或者謂太史公作伯夷列傳謂顏淵好學屢空而卒蚤夭盜跖日殺不辜竟以壽終不解天之報施其何如卒引此經而歸結於名名果何益於身哉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當與天地參其壽人生大限不過百年而令名可以千萬世釋氏捌輪迴之說來生之果報怪誕而不經儒生貴積善之功沒世之聲名確鑿而可據故名也者乃聖賢積德之應亦天地所以報聖賢之具也夫子之行

道在萬世而食報在千秋天之報施聖人何如哉夫名者載德之輿也亦護身之符也人情莫不欲富貴以顯其親禮哀公問何爲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中庸謂有大德者名與祿位隨之富有四海尊爲天子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舜所以稱大孝武周所以稱達孝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名顧無益於身哉且人又莫不愛子孫以昌厥後聖賢之後裔非

公則侯下亦不失爲博士萬一有不肖之子孫罪不至於叛逆作亂或亦曰此某人之子也此某人之孫也姑曲宥其三死焉然後知祖功宗德之庇蔭長也顏氏之推曰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亦衆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名顧無益於身後哉

何注云云疏曰疾猶病本說文史記法言皆引作病中論攷僞篇引作惡惡猶患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

正義曰朱注引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趙氏佑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小人反是此章所包者廣與古之學者二句事論學不同彼言爲此言求又不同朱子外注引楊氏說合上二章爲一意戒求名者須求己莫求人或問疑其太巧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責求也責諸己上章明自厚病

無能下章矜而不爭皆是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

釋文不爭爭訟之爭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云君子不使其身僥焉不可終日自敬而已不與人爭勝也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爲羣羣則似黨羣居所以切磋成德非爲私也朱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仇滄柱云矜是守正爭是遏

氣羣是公心黨是私意其實本不相同須認得君之眞則剛直之操和平之養自與爭黨迥別或於矜羣內看出爭黨吾獨於矜羣內看出不爭不黨也蒙案以事迹言之則矜易於爭羣易於黨而以心術求之則矜自不爭羣自不黨而字可分輕重讀而正意則矜羣自矜羣爭黨自爭黨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顧太初謂立意爲矜勢必至爭爭不勝必合衆以相攻則爭又黨之媒立意爲羣勢必至黨黨既立則意見益紛出則黨又爭之端是又以二句交互說也

包注云云疏曰禮表記不矜而莊呂覽重言篇矜者兵革之色也注嚴也漢人避諱皆以嚴爲莊莊與嚴一也隸釋載漢石經子張篇矜作矜正字也說文矜矛柄也从矛令聲古音在眞部段注云經傳用爲矜恤者憐之借用爲矜寡者鰥之通也攷工記盧人注凡矜八觚言矜持矜式者從矛柄之義引申之言矜矜張者從矛柄最長引申之此經矜爭連言後篇矜廉忿戾連言從八觚之義引申之也孟子皆有所矜式趙注矜敬也故江氏云自敬黃先生曰矜者持己以方正也爭辨是非而與人競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黨助也者廣雅釋詁黨比也洪範鄭注以黨爲朋黨朋比則相助故吾聞君子不黨孔注云相助匿非曰黨依說文朋黨字作攜以羣爲衆者周語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呂覽召類篇羣者衆也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言廢人注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正義曰皇疏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舉之又不可以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用故李充

曰詢于芻蕘不恥下問也邢疏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黃先生曰覈人品開言路政之大而急者也宋元祐時選舉士吏設立十科下詔求賢徧及士庶司馬氏其知此意乎蒙案此經或以舉人串說或以聽言串說然總以兩平爲是宋儒謂兩不以字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也皇疏以舉爲薦舉者蓋以虞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國家取士行舉不廢言揚所謂不以言舉者謂不專以言非竟絕不以言也元史劉秉忠疏云君子

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則又專就廢說斯一偏之論也

王注云云疏曰皇本高麗本皆無此注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也皇本高麗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引無有字東征賦注引無可以二字

正義曰朱注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也外注尹氏曰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朱子語錄謂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此一貫之道也馮氏厚齋曰曾子兼言體用故曰忠恕子貢問行而不及體故曰恕而已矣蒙案子貢問一言一言者一字也故夫子告以恕之一字家語仲孫何忌問於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韓詩外傳三曰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此即爲仁近取之方大學絜矩之道也夫人之終身有己即有人曾子曰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故人己之性感以仁即人己之情通以欲人欲之大端好惡是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好亦好人之所好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惡亦惡人之所惡也好惡通而性情無不得其平孟子所謂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其極而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位育中和天地可參其德董子俞序篇引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人之德莫美於恕行之終身其能盡此一言乎故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姑勉之而未敢遽許也何注云云疏曰以施爲加者呂覽孝行篇光耀加於百姓注加施也曲禮不同椸枷廣雅釋器簰謂之楪蓋加與施同在歌戈部也皇本高麗本皆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矣

釋文譽音餘皇本無也字後漢書韋彪傳注引同所譽皇本所作可漢書藝文志谷永傳薛宣傳三國志胡質傳杜夔傳注引俱無者矣二字其或作必

正義曰邢疏毀謂譖害譽謂稱揚朱注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本虛作空試以事謂試以德又一通謂所譽者民人自相稱譽皆非包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漢書景帝紀引民下無也字所下無以字後漢書韋彪傳注引無民也二字論衡率性非韓二篇引三代下無之字

正義曰皇疏引郭象云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也故直道而行者毀譽不出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也朱注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李安溪云時至春秋人皆謂民心不古直道難行抑知世有古今而民無古今民有古今而民性之理無古今此五帝三王所以不易民而化也三代盛時上有以直道主治之君下有以直道輔治之臣而且俗尚純龐人敦禮義一切士君子公是公非無所毀譽夫子遐思其盛故渾而言之曰三代上有三代之君相所以順其性而賞之罰之下有三代之士君子所以公其情而好之惡之皆行直道於斯民者也然直道而行屬三代其所以直道而行者卻主斯民人之生也直惟民自本直故三代以直道行於民今之民即古之民也陸稼書云此章聖人自明其直道毀譽正與直道相反天下有毀譽天下無直道矣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眞此毀譽也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疾惡太嚴而故爲矯激者便是毀有崇奬情殷而謬爲許可者便是譽毀譽一行不但失其是非之本心而天下從此生長浮薄而趨奔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關係世道之盛衰也然又曰如有所譽者此則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蘇子

贈所謂仁可過而義不可過也究竟譽必有所試則譽仍無譽矣此即夫子之直道而行也此道本乎天率乎性人人之所共有即昏愚邪妄之徒未嘗不在感觸之即興拂逆之即覺故三代聖王皆不敢不以直道行之今安得而易視斯民哉此夫子不敢以生知安行自處而託於三代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平生待人接物莫不皆然而一部春秋尤可見直道之所發拳拳言之欲與天下同遊於直道中其意亦深切矣

馬注云云疏曰注言用民如此本或作用人後漢永平間詔郡國貢舉云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毛大可謂磨即試也劉昭注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勵選鍊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後漢谷永薦辟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三國志杜夔傳注傅元序扶風馬鈞曰雖聖人之明如有所用必有所試又胡質傳引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三國志杜夔傳注傅元序扶風馬鈞曰雖聖人之明如有所用必有所試又胡質傳引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皆主用人立論然非正恉也足利本高麗本均無此注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注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之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釋文借子夜反夫音符皇本高麗本今下有則字唐石經史下無之字五經文字序引無夫字集注本矣作已

正義曰皇疏此孔子歎世澆流迅速時異一時也史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爲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懸而

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馬難調御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亡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則恥云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故云今亡矣夫蒙案皇疏申包注以末句統承上兩事皆歎末世之私智穿鑿蓋同文同輪本王天下之三重學書學御乃教國子之六科是兩事本爲一類皆古人游藝之學也文者字也史謂掌書之官者黃帝史官倉頡沮誦初造書契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及周宣王太史籀

書大篆秦始皇太史令胡毋敬與李斯趙高作小篆程邈作隸書出爲御史漢興有艸書或云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卽艸書之始也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女史職皆掌書又各官屬皆有史掌官書以贊治鄭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漢書藝文志小學家云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

逌字之本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許君說文敘曰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又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出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

孔氏古文謬於史籀其迷誤不論豈不悖哉其末云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說文全書中書闕字者凡十有四皆許君之闕文不敢穿鑿猶春秋夏五郭公之例也班氏許君引此經說與包注義合借人乘馬者借叚也此文說文所無卽藉字之引申小爾雅藉借也詩抑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正作藉風俗通義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左僖二十八年傳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釋文藉借也杜注報借齊秦使爲宋請宣公十二年傳楚子告唐惠侯曰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杜注藉猶假借也是借人謂借助於人非借貸於人也若以馬借人何必贅言乘之耶蓋古人乘馬初無單騎之方以馬駕車最要戰陣之事國家既寓兵於農學士卽以文兼武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四曰五馭鄭注鳴和鸞逐水曲遏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御車而中規中繩必先御馬而如組如舞也大戴禮盛德篇曰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策不用而馬爲行也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泰豆氏告之御曰齊輯

乎銜轡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是則御馬有法不可私智穿鑿以取傾覆也邢疏不得其說以借人調馬爲史闕文之喻詞說本韓李筆解而近儒申朱注者謂史闕文是不挾己所見以自是馬借人是不挾己所有以自私則以此二句爲分戒人之驕且吝抑知舊館脫驂情深故友車裘共敝義切同袍聖賢之高風不可尙已而渭陽贈舅路車乘黃浚野求賢素絲良馬朋友有通財之義鄰里有周急之情乃謂春秋時竟無以馬借人之事似太輕視斯民也其可乎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俗多穿鑿者予嘗謂述而不作好古敏求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包氏彼注云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正與此章意合孟子

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趙注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是聖賢皆惡無知妄作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注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高麗本足利本無則字攷異謀下有之也二字

正義曰朱注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蒙案邢疏云山藪藏疾國君含垢小事不忍則亂大謀是專以容忍言皇疏前一說謂無含宏之度後一說謂無果斷之才朱子兼言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二者雖若不同而其不能忍耐則一也故漢書韓信傳云項王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蓋謀貴能斷項王有勇無謀臨時寡斷故不能成大事也說文忍能也从心从刃謂心堅而能決絕也堅於容受爲柔忍堅於裁斷爲剛忍能卽廣雅之耐荀子儒效篇志忍私

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脩注忍謂矯其性也賈子道術篇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呂覽去私篇忍所私以行大義晉語以忍去過注以義斷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血氣之私婦人之仁不能忍其姑息之愛二者皆爲小不忍然謀必決之以義而大事乃成則剛忍爲尤要能剛忍未有不能柔忍也漢書外戚傳曰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不能決絕於恩愛而眴眴爲仁孑孑爲義則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不忍人之心仁也小不忍則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以行不忍人之政不能以義裁仁也聖人重剛德剛毅木訥斯近仁巧言者口之柔與木訥相反而賊德小不忍者心之柔與剛毅相反而敗謀聖門言仁必兼義是故惡夫利口與鄉愿爲其陰柔而禍仁義也

孔注云云疏曰巧言者鮮矣仁而云亂德義無仁故無義也小不忍者似乎仁而無義以裁之則亂大謀無義亦無仁也然後知仁義之相合而成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衆阿黨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釋文惡烏路反好呼報反潛夫論曆數篇葛洪涉史隨筆司馬溫公集王陳川集王氏論語辨惑引俱好惡對易風俗通正失篇羅隱兩同書引好作善之與焉對易之又作者梁書劉孝綽傳引察作監避家諱也

正義曰皇疏引衛瓘云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人與時同好則亦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行高志遠與俗違忤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朱注引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

或蔽於私矣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焉蒙案必察者非敢漫以徇衆亦非敢好自違衆也蓋人至於衆好之衆惡之則其人乃始可定故孟子必待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不可而然後察之始見也然人何以至於衆好之衆惡之則其人又正可疑故子謂子貢以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而猶曰未可必信也故不必謂衆人之好惡或蔽於私即衆人之好惡盡出於公而尤必推驗夫所以致好致惡之由有以眞知

其可好可惡之實然後於人無疑於己有益此聖賢論世知人之學問即吾儒格物窮理之實功有必然而不可不然者

王注云疏曰據注疏及衛氏說似古本先言好而後言惡則好惡文始順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皇本高麗本末有也字漢書董仲舒傳引同

正義曰皇疏引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宏道道不適人故曰非道宏人也

朱注宏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蒙案道猶路也陰陽五行氣化流行之路天道也倫常日用事物當行之路人道也易繫辭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道之實體也道既訓爲路則路有遠近有大小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遠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乃老子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黃老之言虛而誕則以道高天地而宏人吾儒之學實而精則以人參天地而宏道說文引老子刪其道大字蓋以道之大也存乎人而人之大也仍視乎人之行道故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惟大人斯能從大體行大道惟從大體行大道斯得稱之爲大人所謂人能宏道而道不能宏人也弘宏之借說文宏屋深響也屋之深大者有應響攷工記梓人云其聲大而宏先鄭注謂聲音大也宏又與興爲疊韻而與行爲雙聲所謂宏道者謂興舉之修行之因而張大之也

漢書禮樂志言河間獻王有雅才謂治道非禮樂不成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即引此經以證董子對策亦引此經而申之曰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而有時或偏而不起道之失人失之也易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禮言人存政舉爲政在人故先王有治人始有治法人能宏道則人當知自勉矣非道宏人則人益當加勉矣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稱荀文若公達

之一死一生相與宏道黃先生據此解宏爲維持之義然亦謂維持而興行之張大之又以宏爲紘之借似不若興行之通爲得也

王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本及攷文高麗本皆不作王曰注云才大才小者皇本作材說文材艸木之初也引申之人之秉彝才榦畢具猶艸木之初枝葉畢具也易以天地人爲三才中庸謂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鄭注謂其質性也孟子謂陷溺其心非天之降才爾殊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朱子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楊遵道云才者爲善之資譬作器械有才方可爲也善之本爲性能行善者爲才戴東原云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然則天之生人才有大小性無不善皆有可以宏道之才能人可不自勉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正義曰皇疏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仰之所以非過引江熙曰一過容忽又文則成罪也朱注過

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蒙案穀梁僖公二十二年傳曰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宋襄公之謂也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皆與此章相表裏綜核全經之恉知聖人不求人之無過而惟欲人之改過一則曰勿憚改再則曰勿憚改其所深愛者不貳過之顏子也其所最親者喜聞過之子路也而又指示之以日月之更鼓勵之以風雷之益誠以人非聖賢不能無過性無善惡皆予自新故不必問其過之有無而第論其改之能否也予也涉歷風塵奔走衣食父師之訓悔不三思筆舌之端保無一失迨自四十以至五十天命雖未聞知人事略已看破由是退修初服痛改前非生平嘗慕周孝侯之爲人因撰聯句以自勉曰此生不復爲馮婦當世誰知有孝侯近已年周花甲未敢云過之必無也亦惟知改之爲貴而已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正義曰朱注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引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

特垂語以教人爾蒙案書洪範五事五曰思思曰睿
睿作聖管子內業篇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
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誠者
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不思而得惟聖者能之下學
豈能廢思哉然學者不可以徒學而不思尤不可以
徒思而不學學之爲言效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學于
古訓乃有獲蓋今人之所學卽是古人之所思大而
地義天經惟一惟精之道小而人情物理至纖至悉
之端古人無不熟慮其始終而備載於經傳故思則

課諸虛而學則徵諸實思則深以遠而學則精以詳
此夫子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賈子新書脩政
語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
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去日之明
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荀子勸學篇曰吾嘗終日
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
博見也孔叢子雜訓篇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
得也於學則寤焉學者何以高語良知自矜心得不
敏以求好古之學徒默而爲深湛之思果何益哉皇

疏謂日夕以思天下之理惟學益人餘事皆不如學
是猶潛夫論今下爲一章然而思則懸而無薄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餓此勸人學也
釋文餒奴罪反高麗本貧下有也字御覽引食下有也字力士移山經音義引餒作餧潛夫論引無謀道句連上爲一章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云董仲舒曰遑遑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

小人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慮匱乏故
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餓學亦未必得祿祿
在其中恆有之勢是未可必君子但當存大而遺細
故憂道不憂於貧也朱注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
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
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外注尹氏曰
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黃
先生曰貧富不以所謀而分則學者可以專心於道
此淺言以示人鄭注之意也潛夫論續學篇引此經

而申之曰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此深言以勉人朱注之意也蒙案深言之而疑於虛不如淺言之以徵其實蓋三代以上士無不得祿故自可以不憂貧三代以還祿不及於士則又不能不謀食元儒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爲急蔡虛齋謂今世之士上既未得有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欲安少欲懷安得不爲一家數口計久遠黃先生嘗舉許蔡二氏之言以相告謂士生三代下上之人不甚照管

自有不能不謀食不得不憂貧之處如程子所云失飾事大餓死事小豈能概之人人耶過庭之時先考又嘗告戒曰凡爲人自守須約容人須寬必先自堅其守然後能寬其量予奉父師之訓自守兢兢不敢放縱迄於今日幸丁向平之願不至范丹之貧但未知而今而後果何如也要之王道不外乎人情聖言豈徒爲迂闊細思此經之恉所謂君子者其求道之專固無暇於謀食而見道之確又自有不必憂貧者乎豈舉實理以指明而非託虛辭以鼓舞也夫士特患不求道耳兩大既妙於生成四民又各有分職陶冶不爲厲農夫農夫不爲厲陶冶務本務末皆爲得食之源野人所以養君子君子所以治野人勞力勞心均是謀生之具況人爲萬物之靈士爲萬民之秀志苟不墜業無不精本忠孝以植其基敦詩書以華其氣實之所至名之所歸苟一旦而上達焉君相樂得以爲臣豪傑信從以爲友鐘鳴鼎食紆紫拖青此固士之意中事也即使窮而在下爲人之譜理財之方古人到處詳言後人皆可倣法大學有生財之道

不外生衆食寡爲疾用舒王制爲國用之通無非耕九餘三量入爲出祖宗稍有遺業不可恃爲長城筆墨偶有生涯當思預留後步專刻苦於守己毋貽怨於同人奉顏子之一言曰恕曰豫稟禹謨之四字克儉克勤爲人如此雖不能冀大富貴然亦不至久困窮道固所以立身道即所以謀食也故嘗謂君子之謀道即以爲君子之謀食可也君子之憂道即以爲君子之憂貧可也然而食自有可謀不可謀貧自有當憂不必憂者夫子嘗稱顏子爲好學而以賜爲不

受命蓋以顏子之天年卽使多財豈能久享以子貢之才幹雖非貨殖奚至長貧一則命多否塞一則命極亨通顏子自有不得不受子貢又有不必不受者夫子五十後當心知之而特以命之理微不敢顯言以告人也然則君子當自盡其爲君子亦惟專於謀道而已矣亦惟壹於憂道而已矣

鄭注云云疏曰云餒餓也者左傳桓六年襄廿年杜注皆同廣雅釋詁餒飢也說文有餒而無餒云餒飢也三蒼餒餓也力士移山經音義引鄭注餒亦餓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下同後漢書班固傳論引仁作而劉梁傳引失之下有也字

正義曰皇邢二疏云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得位由知守位在仁祿位雖由知而得而無仁以持守之必失祿位也李安溪謂此章專爲治民者發趙鹿泉謂十一之字皆以民言而點睛只一民字黃先生謂此章言治民之道包注治官當改作治民因引司馬溫公稽古錄秦論以知及仁不能守指斥秦之所以失天下是得之失之謂得民失民也蒙案二疏皆言得位失位者以莅涖字从位古又與位相通用穀梁莊七年傳莅位也廣雅釋言位莅祿也是也曲禮云涖官行法故包注云治官其實守莅得失等字皆以位言爲親切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大戴禮武王踐阼記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孟子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皆與此經知及仁守之意相發明而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夫所謂守位者亦守此治民之位耳大要此章總爲有天下國家者守位臨民之道朱子於涖之動之始言民而首節混言此理非經意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

釋文涖音利又音類皇本涖作莅

正義曰朱注涖臨也謂臨民也本經臨之以莊則敬中庸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包注云云疏曰以莊爲嚴者避漢明帝諱也左傳楚莊王國莊子本經下莊子漢書人表皆作嚴嚴助嚴光嚴遵萬石嚴嫗本皆爲莊氏或曰儼者飾之貌敬者所以飾之心故引申爲嚴敬之訓荀悅漢紀孝文帝紀論引孔子曰不嚴以涖之則民不禁也或謂變敬言禁與嚴相應治民豈尚嚴也哉以涖爲臨者說文無涖莅而有隸隸臨也爾雅釋詁涖視也視亦臨

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正義曰朱注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皇疏引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莅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顏特進曰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去其慢禮以閑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黃先生曰動不以禮失先王之品節制度未見其能中正也以漢文帝之知之仁之莊而賈子治安策極言其禮教未興之弊則禮之不可以已也朱子重言仁輕言禮故注有小疵小節之說抑知仁以慈愛言知及莊涖與動以禮皆相輔而行朱子有仁包四德之說於此章不能通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也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正義曰皇疏引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爲小善也故宜推誠開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朱注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或問云可不可皆主於觀者而言爲稱量斟酌之語可不可非能不能也精義尹氏曰君子務其大故不可以小知小人局於小故不可以大受張敬夫曰君子而小知則不盡乎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爲任賢

使能之異與困勉錄引李九我曰一以見君子小人各適於用取材貴廣一以見君子小人不可乖於用掄選貴精觀之正所以用之也蒙案戚氏偶談據易傳知主也謂知如子產其將知政秦始知河東之政後世知州知縣知樞密院參知政事之知與受爲一例皆就本人說是也蓋知謂具臣之才智故言小而不言大斥斥小明之察也受謂大臣之德量故言大而不言小休休有容之度也大易之道貴陽而賤陰是以抑陰而扶陽陽爲大君子也陰爲小小人也然

而陰陽不可以偏廢而君子小人不可以倒置用之貴得其當耳泰交之世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陽爲主則羣陰感化而從命天下遂太平否塞之世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陰爲主則衆陽失職而無權天下遂大亂夫政莫大於官賢知莫大於知人人有君子小人卽才有可大可小得其當則大小皆可用失其當則小大無所施懍懍乎予特先言其不可者誠懼夫倒行而逆施而有關於天下安危治亂也繫辭上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下傳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此謂小人之不可大受也三國蜀志龐統傳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後說先主取益州終定大業此謂君子之不可小知也聊舉一經一史以證君子小

人之不可倒置知其所不可則其所可者推而知之矣

王注云云疏曰此注皇本高麗本皆不作王曰云小了知者了當作憭知从口从矢憭於心故疾於口莊子外物篇心徹爲知周禮大司徒注知明於事明徹皆憭也荀子脩身篇是是非非謂之知是非明則憭徹矣皇疏云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淺近則易爲物所見意同朱注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釋文云集解無此章鄭本行云古皆無此章皇邢二疏本俱無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

釋文蹈徒報反御覽引無仁下也字者下矣字謝道蘊論語贊引者也作者矣

正義曰朱注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

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黃先生曰此承前言治民者當守仁以爲教也蒙案皇疏引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是以兩死字一爲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死一爲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死趙鹿泉惜其首句多添一遠字予謂蹈本白刃可蹈之蹈首句不曰仁之於民而曰民之於仁後又以吾見未見作抑揚語氣合下章觀之是歎民之不肯當仁也論仁道之切要當曰仁之於民也驗民意之從違故曰民之於仁也似不必再添遠字而其意已見況乎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何嘗無蹈而死者耶列女傳貞順篇楚昭王夫人貞姜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水大至臺崩而死宋恭公夫人伯姬寡居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是又

蹈水火而死於仁者也惜乎今之死水火者衆而未有死於仁者也誰其勇於當仁哉

馬注云云疏曰孟子以水火菽粟相較以言仁人所共知也今謂仁之生人甚於水火可爲知者道耳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

正義曰朱注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皇疏引張憑曰先人後己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爲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蒙

案當乃承當擔當之當舊語非德不當雖注當猶任也讓乃退讓推讓之讓說文讓作攘云推也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伯玉之恥獨爲君子也善與人同舍已從人大舜之樂與人爲善也況乎仁从二人必人與人相偶而後親愛之情見仁从干心必心與心相感而後施濟之量宏此章孔注以一急字明之蓋所謂仁者必極其重大而所謂當仁者必極其艱難非殺身以成仁即任重而道遠而又值顛沛流離之際造次急遽之時故或謂讓則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見師且不讓何況他人曰不讓正申說一當字曰於師乃極言其不讓此加倍策勵欲人之勇於爲仁也輔仁有求於友當仁不讓於師言固各有所當董子繁露竹林篇言楚子反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引當仁不讓讓禮讓以爲失其仁安著以禮救其質奚恤其文深得注中急字之旨不引於師二字自是斷章取義或訓師爲衆則以辭害志矣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當田相值也孔意用本義以當訓值則仁上須添行字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注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也

正義曰皇疏君子權變無常若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爲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朱注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黃先生曰此章言君子之危行孫言也貞信也諒者言之信也君子行事必守道之正而言之信有時不拘守也昭公七年左傳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杜注云傳言子產貞而不諒邢疏引之謂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爲證也漢書王貢龔鮑傳贊曰貞而不諒辟方近之顏注辟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是皆以不諒爲言不必信之意也夫子之訓曰言忠信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曰友諒此云不諒非斥諒也時可言而言之諒亦貞也時不可言而不言不諒亦不失爲貞也易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四德者在天爲木火金水在人爲仁禮義信不及智者四德以智爲用猶土之在中央分運於四時貞而不諒者欲人守信而運之以智審度其事之大小輕重時之否泰窮

通守信在身心而不必其在言也故夫子又以言必信爲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爲大人也或曰易之四德以貞屬智先儒之論甚詳何爲以貞屬信乎曰在易屯言小貞吉大貞凶无妄言可貞節言不可貞恆言婦人貞吉夫子制義其言貞凶貞厲貞吝者皆有固守之義必以貞爲信易義始通中庸鄭君注云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易文言傳孔疏亦依鄭君說且云行此四事並資於智文中子中說問易篇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荀悅申鑒雜言下或謂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

孔注云云疏曰云貞正也者說文貞卜問也此貞之本義易文言貞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子夏傳廣雅釋詁皆訓貞爲正同韻假借也謚法解清白守節曰貞賈子道術篇言行抱一謂之貞思元賦慕古人之貞節注誠也太元交齋不以其貞注精誠也正節誠一義皆與信近說文諒信也方言一衆信曰諒爾雅釋詁亮信也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趙注訓信亮亦諒之借皇本小信作有信筆解云諒當作讓其意以貞爲當廣雅貞當也然附會上章亦太鑿矣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注孔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

正義曰皇疏國家之事知無不爲是敬其事也必有勳績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江熙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朱注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食祿者周禮醫師以制其食注食祿也宮正均其稍食注祿廩也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也漢書地理志引無作亡

正義曰皇疏人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朱注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或中之曰人性本善君子體天地大公之心則有類視如無

類而卒盡其因材施教之道則有類亦同歸於無類故人之有類爲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黃先生曰君師父兄皆教也不教與不受教皆無教也不肖者名爲人而別爲一類也必有教乃無別爲一類之人化於善也此經重言教而朱注重言性然性與教不可判也董子曰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爲之立王以善之又曰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言善端在性而成善在教也朱子以性爲本善而以明善爲復初戴東原正之曰人之形體資於飲食之養始於幼小終於長大非復其初人之德性資乎學問之養始乎蒙昧終乎聖賢亦非復其初是以孟子貴擴充不言復性蒙案新論曰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尙書大傳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驥梏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此皆言夫子廣施教術而不以類拒也說文云種類相似惟犬爲甚故類字从犬廣雅釋詁類

象也荀子禮論先祖者類之本也注類種也周語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故不肖謂之不類不率教謂之敗類易繫辭傳人以類聚物以羣分乾文言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孟子引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又告子上篇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惟聖人與我同類故得我心之所同然也惟聖人出乎其類故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是以人與人本同類而同類之中有不類而大要不害爲同類此性相近之說也樂記云人有血氣心知之性有嗜欲者血氣之性性之粗者也知好善者心知之性性之精者也荀子據血氣謂性惡而以義禮强制之孟子本心知謂性善而以義禮順導之二

者皆不外乎教教所以化其類而歸無類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修者增損之名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焉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焉智愚賢不肖之不同同類而有不類也損其太過增其不及教之而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焉不類而仍歸於同類也此有教無類之說也至於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若終不能同類者皇疏引繆播云生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也若生而聞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養之以德與道終始乃爲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張敬夫以爲自暴自棄則五教之術亦窮矣

馬注云云疏曰皇本無所字云種類者說文種正字作穜廣雅釋詁穜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釋文爲于僞反鹽鐵論憂邊章引孔子曰不通于論者難與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正義曰皇疏人之爲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而與共謀則方圓鑿枘事不成也朱注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柏鄉魏相國云欲定萬世相傳之道統當絕異端相似之議論世之所以綱維者道道之所以權衡者謀道之大原出於天傳於聖本無所謂不同其有不同則謀之者爲之也謀不同而道似乎有異然而道之所以同者自在不可因所謀而紛紛也甘心於隱怪馳念於高深於是乎謀與道歧謀歧之中又相歧君子於此有拒之而已辨之而已若與之謀其不爲道之害幾何哉雖然謀之爲言商榷未定之詞是非未明也得失未判也而不知天下無二道勿論叛道者不應與謀即此調停於道與非道之間而欲混不同以爲同是又與於叛道之甚者也他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鄉愿德之賊也其說愈明而子輿氏闡發不遺餘力其旨本此魏氏之論發明朱注頗透乃趙鹿泉訓爲爲代以爲子臣弟友之分出處語默之閒道有不同不得徇人失己代爲之謀或又援周召不說以爲證蒙案此承上章而類記之意謂聖人設教雖無類隔則以其人本屬同類教無非同道也即或有資稟之不

同時地之不同有時意見之不同議論之不同而究之終歸於大同故大舜文王先後一揆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若夫異端小人自以爲是絕有無可相商之處尚可與之言入堯舜之道哉此之謂不同道此之謂不同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注孔曰凡事莫過於質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

正義曰朱注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錢氏大昕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黃先生云辭句達句達者窮其源而不塞通其流而不滯也已足也止也修辭者能達已足而無猶憾取辭者得達已足而無他求也辭莫貴乎達亦莫難乎達枯澀者不達豔麗者亦未必達矣蒙案修辭者理直則氣壯氣盛則言宜故導之川流頓之山立淵渟嶽峙水到渠成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亦

約園刊本　明明叢書

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已矣正是鞭辟達字見達之難也顏氏家訓文章篇引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文且貴易辭而能達更何他求哉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足利本高麗本不作孔曰邢本無足也二字云文豔者方言二豔美也說文好而長也詩毛傳美色曰豔穀梁傳序云左氏豔而富疏云文辭可美之稱引申意也有對偶音韻謂之文文體與辭命本不相同云足矣者而已矣詞之止足也以已訓止與通例不合

師冕見注孔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孔曰歷告以坐中師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

釋文見賢遍反道與音餘相息亮反考文本告作謂高麗本作及席也必有衍文

正義曰釋文引鄭君注相扶也禮器樂有相步鄭注相扶工也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皆盲者也又有眡瞭三百人凡樂事

約園刊本　明明叢書

相瞽是樂師本自有相而子於及席及階節節詳告之者體不成人之意也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鄭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下卽引此經以證禮云道瞽卽此經之相師是相師本古禮所當然故皇疏云道猶禮也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

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席制詳鄉黨篇是賓主入門升堂自有一定儀節此與瞽師燕閒相見不得以禮經拘也又儀禮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鄉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樂師坐席本在階上及階及席各有相者此經乃尋常燕見而夫子又特相之者禮本當然亦聖人矜不成人之意也仲尼

燕居篇曰醫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甚言瞽之不可無相也有相之者則無目而有目不見而如見故書之曰師冕見朱注引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馬注云云疏曰爾雅釋詁相道也風俗通義相助也導則引其前扶則翼其左右要之皆助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清定海胡賓伯寅撰

季氏第十六 釋文凡十四章朱注同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注孔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也 釋文顓音專臾音瑜附庸國也見賢遍反

正義曰朱注案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

復之衛也蘇氏曰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皆見於春秋伐顓臾當在季康子之世皇疏云此章明季氏專征濫伐之惡也蒙案魯論記伐而出於季氏是以陪臣而擅天子之征伐也以伐而加於顓臾是以大夫而奪國君之附庸也直書季氏罪有主名也先敘冉有惡其同謀也當來告而曰將伐謂其尚未伐而猶可諫止也諱言伐而曰有事知其不宜伐而未敢聲張也記事書法一字不苟厥後春秋經傳不見有顓臾之役安知非因夫子之反覆開陳而中止邪

孔注云云疏曰云顓臾風姓之國者左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又二十二年經公伐邾取須句杜注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杜氏皆本孔注江氏地理攷實引彙纂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八十里有顓臾城案費縣今屬沂

州府云本魯之附庸者孟子王制皆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詩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魯有附庸顓臾本臣屬於魯也云冉有季路爲季氏臣者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子路從之是子路臣於季桓子在定公之世也又云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冬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

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也又云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案卽左傳戰于艾陵事哀公十一年春齊伐我及淸時冉有爲季氏宰用矛入齊軍而夏又有艾陵之役是冉有臣於季康子在哀公之世也前後相去數年似非同時然攷左傳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在衞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可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是哀公十四年以前子路固嘗在魯矣至十五年秋齊陳瓘如

楚過衞仲由見之此時又在衞是年冬遂遇孔悝之難然則子路當於哀公十一年冬從孔子自衞反魯再仕季氏與冉有同爲其宰至十四年冬或十五年春乃又適衞故孔注以爲同時臣於季氏也欲伐顓臾當是季康子蓋在哀公十二三年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注孔子獨疑求祭蒙山也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也

釋文與音餘夫音符下今夫疾夫夫如是並同邦或作封皇本末句作何以爲伐也高麗本同御覽引夫上有今字周禮大司徒注引無矣字也字

正義曰朱注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求爲季

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孔注云云疏曰云爲聚斂者見先進篇及孟子史記世家康子以父遺命將召仲尼先召冉求後卒用其言而召孔子至如敵齊師訪田賦弔景曹皆使冉求故朱子謂其尤用事與謀則有之孔注謂夫子獨疑求教教則造謀起意未必至此也云主祭蒙山者邢疏蒙山在東故曰東蒙書禹貢徐州蒙羽其藝詩魯頌奄有龜蒙蒙卽東蒙也左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盟于蒙杜注故蒙陰城漢書地理志泰山都蒙陰縣

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是主其祭者也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南有蒙陰故城胡朏明禹貢錐指曰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論語邢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郡縣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于欽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

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鄭論曰蒙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亦非卽龜蒙峯也參之以邢疏東蒙卽蒙山非有二山明矣云魯七百里之封者據孟子王制周初沿殷制封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周禮鄭仲師注以爲半皆附庸而後鄭則以爲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地官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

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申之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然則顓臾爲魯所屬附庸卽在七百里封域之內孔注與鄭君意正符合也云屬魯爲社稷臣者詩閟宮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鄭箋云策命伯禽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不得專統也鄭君意謂魯得專統附庸非常異數故特言錫之是顓臾臣魯由先王之命孔鄭意亦相合詩孔疏謂顓臾猶非專臣故季氏得伐本經邢疏謂顓臾本不爲魯臣春秋之世陵弱暴寡屬魯爲臣均非注意也趙鹿泉云魯屬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莒入宿彼宋遷邾以進爵爲子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邾取鄟取鄫取卞皆附

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於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於季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包曰言輔相人者當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也釋文任音壬焉於虔反相息亮反下同考文補遺古本矣作也後漢書陳球傳引作邪漢書王嘉傳抱朴子引焉皆作安

正義曰朱注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黃先生曰止去位也對就言之力不能則不就位也持危扶顛言諫諍也苟悅申鑒曰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然則陳力就列者先防後救不能救則力盡而去也蒙案相卽下相夫子之相朱子謂瞽者之相以扶持生忌也相字从目从木說文引易說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本取審視之義輔相相瞽一義之引申

也不能者止與不可則止同一則力不及而去責在己一則道不合而去咎在君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周任古良史者左隱六年傳周任有言曰有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昭公五年傳又引其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家語引其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杜預云周大夫邢疏本之謂與史佚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書盤庚引遲任有言曰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或遂以周任爲

商太史路史云商有周任畢竟是一是二未可定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注馬曰柙檻也櫝櫃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者之過邪

釋文兕徐履反柙作匣戶甲反櫝音獨皇本無兩於字高麗本無毀下於字漢書文三王傳引柙作匣櫝作匱與作也三國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字同又無中字二句易置

正義曰朱注兕野牛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不得不任其責也皇疏引欒肇曰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檻也伐顓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

中也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櫝中喻仁義廢於內也黃先生以虎兕喻季氏龜玉喻顓臾蒙案大意總喻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不必拘泥分貼春秋定公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子或因時事而取以爲喻然亦不可以爲典要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柙檻也者說文柙檻也以藏虎兕又匣匱也是柙爲正字匣爲借字列子湯問篇柙而藏之漢書平帝紀義陵寢神衣在柙中注匱也是借柙爲匣也管子小匡篇遂束縛而柙以予齊注檻也是柙之本義也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捕虎生獻之天子命爲押養之東虞是又借押爲柙也云櫝櫃也者說文櫝匱也俗又作匱論語韞匱釋文本作櫝古今字也儀禮聘禮賈人西向坐啓櫝圭函也少儀劍則啓櫝盥襲之劍函也魯語使未得之金櫝矢函也鄭語櫝而藏之龍漦函也左昭七年傳賂以瑤

瑤玉櫝斝耳杜注匱也與匣同故皆訓匱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釋文費悲位反必爲子孫憂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後漢書臧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費作季孫之邑四字以訓詁代之也水經沂水注引作固而便近於費也

正義曰皇疏子孫季氏之子孫也朱注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蒙案求因夫子責其不能相而此遂自認未嘗不爲季氏謀夫既與季氏同其謀卽不能不與季氏同其憂不得與季氏

同其欲季氏自爲子孫謀固欲取其利而弭其憂冉有代爲季氏謀則欲盡其力以安其位是其所欲雖不同而因所欲以伐顓臾則無不同也謀人家國事憂人之憂者亦欲人之欲而何以云夫子欲之吾二臣皆不欲耶

馬注云云疏曰云費季氏邑者詳見前篇閻氏釋地曰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爲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總收於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顓臾城又有子游所宰之

武城水經注沂水條云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案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注孔曰疾如汝之言也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釋文舍音捨皇本高麗本必下有更字御覽引無而字

正義曰皇疏孔子聞冉求言故更呼而語之也夫夫冉求之言也朱注欲之謂貪其利蒙案欲即上夫子欲之二臣皆不欲之欲冉有既爲季氏謀而謂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是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也患其固而憂子孫因欲取其地而利子孫無非欲安子孫也自是當時實意故子先責其前辭之推諉而下乃正言安子孫之道

孔注云云疏曰孔氏以疾夫爲句夫猶彼也故經傳言若夫且夫者夫皆即彼乃以此即彼之詞荀子不以夫一害此一夫一猶彼一彼與此對也皇疏申孔注謂子聞求言知其虛妄不言季氏貪利欲伐而假云顓臾近費恐爲子孫憂是以欲爲貪利朱子本之

然與上文不貫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注孔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甯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漢書食貨志引無皆作亡孟子章指引以來之作懷之攷文作來也

正義曰朱注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

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翼注謂和卽寓於均安故井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蒙案均者和之本安者和之效能均而安而和自在其中矣貧由於不均寡由於不和惟均而和自無貧與寡則相安矣安則不傾矣然有國家者貧寡不必患而惟傾大可患傾卽不安也不安因於不和而實

始於不均故此經與大學均平絜矩之道孟子後利先仁義之恉相爲表裏黃先生以有國有家至旣來之則安之皆爲古語予謂上三句乃古語蓋字以下皆爲夫子申說之詞細玩之自有錯綜變化之妙故皇疏以爲相互爲義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氏以安貼民說不如包氏混言小大安寧爲得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注孔曰干盾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

釋文析星歷反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高麗本同隸釋漢石經殘碑作而在於蕭牆之內云盍毛包周無於

正義曰朱注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蒙案朱注以顓臾爲遠人

或問又載蘇氏云考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黃東發謂當以或問爲正蓋顓臾在邦域之中難指其爲遠人而夫子此語正因季氏將伐顓臾而概及當時之國事謂他有當理者尚多所謂遠人非正指將伐之顓臾也閻氏百詩曰攷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

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即謂邾是閻氏亦用或問之說也蓋上文明曰近於費曰在邦域之中曰社稷之臣下又曰謀動干戈於邦內則不得以顓臾爲遠人也故趙氏鹿泉曰此與上遠人皆推闡說遠人不服尙只有修文德無黷武之理何況近在邦域之中故因賈其外不能來遠內不能守邦末用而字方轉到謀伐顓臾作結也又鄭君以蕭牆爲屏所謂邦君樹塞門也禮緯說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皇

疏謂蕭牆季氏僭爲之憂在蕭牆之內謂季氏之臣必作亂故鄭注引陽虎果囚季桓子是以蕭牆爲季氏之屏也乃朱子又引哀公將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則以蕭牆爲魯君之屏然其事在春秋之後夫子自是例推以既往非必逆億其將來況權奸之罔上往往不憚君而反受制於其臣而禍變之忽生又往往不自外而偏發作於其內蓋總由不均而不和因而不安遂至顛危傾覆民心離析國勢分崩同舟之人皆爲仇敵患在肘腋之地而不在遠人憂在旦夕之閒而遑言後世季氏不自憂而憂其子孫相者不謀近而謀及顓臾謀之不藏其咎安在魯攷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昏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小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欲去三桓冬十月入於讙陽關以叛十年叔孫武叔使侯犯殺公若弗能侯犯遂以郈叛是家臣之屢叛也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

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遂如越是君臣之內變也聖人之言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三桓之子孫微矣憂豈在顓臾哉方氏觀旭必以蕭牆指哀公謂季氏所憂者乃在蕭牆內之哀公而非爲邦域中之顓臾是夫子直揭其隱衷吾恐聖人未必若是之深刻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干盾也者周禮司兵掌五盾注干櫓之屬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云

戈戟也者說文戈平頭戟也考工記冶人注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戟三峯戟也是戈戟同爲句兵而惟戟有直援三峯爲異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蕭牆爲屏蕭之言肅者禮緯含文嘉云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屏而起肅敬釋名云屏自障屏也蕭牆在門內蕭蕭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羅願爾雅翼附會取蕭祭脂之說指爲廟屏謂孔子授神怒以怵季孫其說鑿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虎三世而出奔齊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釋文陪蒲回反

正義曰皇疏大者難傾故至十十極數也小者易危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然未有過此而不失者也陪臣但云執國命不云禮樂征伐出者其勢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者難傾小者易滅近本罪輕遠彌罪重輕故禍遲重則敗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朱注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張敬夫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自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諸侯可

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竊之於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馮山公曰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强奴抗孱主第相鬬於門之內而已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春秋之法叛以地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南蒯陽虎公山不狃之

叛不書第書國費盜竊而已略家臣也略之者絕之也不狃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趙鹿泉曰此通論天下得失乃約略之辭本不足鑿定實數更不當專拘魯事舊注以魯隱公至昭公十世死於乾侯季文子至桓子五世爲陽虎所囚者當之猶云就其易見而言可也至謂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則虎之執國命未聞自其祖父虎乃及身而失之不足計世何有三也蒙案總核

春秋天下之大勢凡三變以諸侯主會盟之政者自莊十三年北杏之會始其後五霸迭興而天子守府甚至河陽之狩以臣召君是禮樂自諸侯出矣無王命而擅興伐國之師者自隱二年鄭人伐衛始其後兩大交爭小侯弃命甚至諸姬之盡以夷并夏是征伐自諸侯出矣春秋一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書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一魯國而天下諸侯意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大國者可知矣禮樂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至於莊十九年公子結之盟齊宋文二年公孫敖之會晉侯文八年仲遂與趙盾盟于衡雍文十一年彭生與卻缺會于承筐甚者襄八年則大夫專會于邢邱襄十六年則大夫獨盟于溴梁禮樂不自大夫出乎隱四年公子翬會伐鄭莊二年公子慶父伐餘邱僖十七年季孫滅項僖二十七年仲遂入杞成二年四國戰鞌而皆由列卿之意襄十四年十三國伐秦而悉出大夫之手征伐不自大夫出乎以上皆本集證讀左危言曰春秋之初

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析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之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元年鞌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益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矣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定八年傳宋樂祁有陳寅哀九

年傳鄭罕達有許瑕哀十四年傳齊陳恆有陳豹哀十五年傳衛孔悝有渾良夫定十三年傳晉趙鞅有董安于定五年傳魯仲孫有公敏處父而莫狡且强於季孫氏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孫於鄭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於國人夫子於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要之總核春秋之天下其大勢凡三變愈變而愈趨於下陳止齋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春秋以前時勢自諸侯出隱桓莊閔僖文之春秋也自大夫

出宣成襄昭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定哀之春秋也是以夫子本魯史作春秋皆以天子之法治天下之諸侯大夫陪臣而豈僅爲魯一國哉此經之意猶是也

孔注云云疏曰周禮序疏引鄭君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詩黍離節南山疏引鄭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孔鄭意同也云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者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漢書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於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謂之王國風是政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者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昭公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

武是僭禮樂也會盟侵伐不由王命是專征伐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云云者邢疏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春秋託始於是年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稠立是爲十世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三十二年卒于乾侯是十世而失政也云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陽虎所囚者左傳昭公二十

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云文子武子平子又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然則魯君失政始宣公而季氏專政始文子由文子行父而武子宿悼子紇平子意如桓子斯爲五世定公五年傳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定公八年傳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是桓子制於家臣陽虎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陪重也者說文陪重土也大夫已爲臣家臣爲臣之臣故云陪臣也云陽虎三世出奔齊者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弗勝取寶玉大弓入於讙陽關以叛定公九年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摩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陽氏三世未詳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注孔曰制之由君也

正義曰朱注言不得專政蒙案春秋之大患總在大夫之專政苟使政不在大夫必先諸侯無以啓其端則陪臣亦無自踵其弊論語一書子故專責三桓季氏而思有道天下不置也乃勢不能挽而三卿分晉田氏篡齊春秋遂流而爲戰國大夫專政之天下一變而爲處士橫議之天下矣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孔曰無所非議也

正義曰朱注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蒙案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言也謀也荀子王制篇法而不議注謂講論也蓋議本論事之宜庶人不議者謂不與謀國政非非謗時政也有道之世俊傑在位野無遺賢王公論道經邦卿士承流宣化自不必下資庶人之微左傳衛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子貢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於以見庶人不得越分而參議故曹劌論戰陳鄙肉食之無謀重人告伯宗笑不學之無術陽虎有言而魯亂鄙人論政而曹亡甚矣庶人

與議亦猶處士橫議皆非天下之幸也若夫庶人傳語乃先王之制藉以考見時政之得失周知民俗之艱難是以子產不禁鄉校之遊召公深慮防川之害豈有道之天下而患庶人之非議哉參方氏觀旭說孔注云云疏曰云非議者皇疏非猶鄙也謂鄙議政之不是也蓋議本論事之宜因而論說非宜遂謂之非議引申義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魯襄仲殺之初也魯之東門襄仲殺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者謂仲孫叔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釋文逮音代一音弟故夫音符漢書劉向傳注引世皆作君

正義曰朱注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外注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蘇氏論田常三晉何以不失其說如何曰不然也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況田常三晉傳世亦不過五六而以後世篡奪之迹攷之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惟晉祚爲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

鄭注云云疏曰云此言在定公初者朱注亦同云魯自東門襄仲殺子赤而立宣公云云者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子卒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鄭君從公羊作子赤赤與惡古音同在模部也左傳宣公十八年公

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逐東門氏歸父奔齊於是政在季氏矣以四世爲文武悼平者邢疏及筆解皆以此句爲孔注朱注則去文子而加桓子毛大可曰祿去公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其然也春秋昭公二十三年魯將逐季平子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皆春秋當年指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二人所言在昭公時故云四世夫子所言在定公時則多一世也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

襄昭定也何以知其然也春秋昭公二十三年魯將逐季平子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皆春秋當年指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二人所言在昭公時故云四世夫子所言在定公時則多一世也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

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强董子玉杯篇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而漢書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於此祿去政逮十字蓋定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故鄭君朱子承其說而經典稽疑謂以文宣成襄昭五公爲斷則於樂祁史墨所定不合矣其四世者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知其然也樂祁云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史墨云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鄭注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注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又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昭二十五年左傳杜注云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正義曰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語極明晰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子卒而平子於是年即代武立悼子未嘗爲卿則政不逮矣孔注上章五世謂自文至桓連悼在內宜也鄭注此章四世謂文武悼平獨去桓子

則於微矣不切朱子改爲武悼平桓又獨去文子則武子仕不及宣又與公室五世不合盧東元荷亭辨論又欲解此四世皆爲公之四世爲成襄昭定則欲去宣公以應四數而不知祿去政逮不分兩時且於上章自諸侯出十世必失自大夫出五世必失就諸侯大夫而分較其世數者相矛盾矣或曰漢五行志云季氏萌於釐公而大於成公則成襄昭定恰是四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江慎修閻百詩趙鹿泉馮山公方觀旭皆同毛氏此說

孔注云云疏曰魯三家始末詳見左傳及史記魯世家三家皆出於桓公故曰三桓桓公薨子同立是爲莊公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使人卜之曰其名曰友閒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厥後慶父叔牙皆得罪惟季友有大功於公室故慶父後爲仲孫氏叔牙後爲叔孫氏季友後爲季孫氏而以季氏爲大宗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得與諸侯次故又改仲孫氏爲孟孫氏經曰三桓之子孫而孔鄭二注皆專數季氏者何也方氏觀旭曰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所謂三桓者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貜貜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並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考季友莊公母弟慶父叔牙長而庶禮庶長稱孟故慶父之後曰孟氏不曰伯氏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二家宗於季氏是以傳言季氏爲家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鬷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均見宗子之家爲重然則二家視季孫爲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注馬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友善柔注馬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注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

釋文便婢緣反辟婢亦反佞乃定反考文高麗本辟作辯後漢書爰延傳注御覽交友部引皆同說文引便佞作諞佞公羊定四年傳疏釋文引作辯佞御覽引友便佞友善柔二句互易

正義曰皇疏諒信也朱注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困勉錄引張彥陵曰三友之友乃我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生於所狎全在自己慎其所擇朱子云劉定公有言予弟甯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

一曰近小人蒙案中論貴驗篇引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荀子引孔子曰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便辟體柔卽足恭也善柔而柔卽令色也便佞口柔卽巧言也詳見公冶篇

馬注云云疏曰云便辟巧避人所忌者是讀辟爲避也公冶篇孔氏注足恭爲便辟貌邢疏以爲前卻俯仰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便辟音讀如般避蓋盤旋退避善承人意一於卑遜卽爾雅之夸毗體柔孔馬意同也公羊定公四年傳注引此經徐彥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案今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是謂鄭君讀辟爲譬與馬注異也漢書佞幸傳贊云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孫奕示兒編云前漢佞幸傳正引此語辟字从女與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同是班固讀辟爲嬖與馬注亦異也又釋文辟音婢亦反後漢書爰延傳注御覽交友部皆引辟作僻家語入官篇云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王肅注僻宜爲辟是以辟作僻雖與馬注異然攷說文僻避也一曰從旁

牽也馬氏注師也辟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文過亦是掩飾規避之意則僻與避義得引申也以善柔爲面柔者謂和顏悅色以誘人卽爾雅之戚施面柔也便佞卽爾雅之籧篨口柔三句分屬最明憭乃公羊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此或鄭君之說非馬意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便辯也者爾雅釋言便便辯也鄉黨篇便便言鄭注言辯貌是便與辯音通皇疏便佞辯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注謂言辭敏捷

也性惡篇齊給便敏注輕巧也老子辯者不善注謂巧言也賈子道術篇論物明辨謂之辯是巧言可通作便辯而正字當作諞說文諞便巧言也引論語友諞佞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孔疏諞猶辯也蓋三字古音同在眞部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注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注孔曰恃尊樂貴以自恣也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注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釋文樂五教反下不出者同禮樂音岳驕樂音洛下宴樂同佚本亦作逸同考文古本道作導

正義曰朱注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趙鹿泉曰禮節樂和並言節者和不可無節也有節有文獨言節者節所以成文也故君子體禮樂之意事必應乎禮樂之節無使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爲謹其有餘道人善多賢友所以勉其不足也黃先生曰樂節禮樂謂心之失中和者節以禮之中樂之和也漢書貢禹傳引此經云放古以自節是也樂驕樂驕肆之樂孔注是也樂宴樂漢書成帝紀引作樂燕樂言燕私之樂所謂燕安鴆毒也蒙案書益稷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傲虐即驕樂也惟傲虐是作則縱恣無度乖戾不和故與節禮樂相反慢遊即佚遊也惟慢遊是好則不可導以之善而亦不樂與人爲善故與道人善相反宴樂即朋淫也惟朋淫於家則耽酒色比頑童親小人遠君子故與多賢友相反又孟子樂惠王篇引曼子曰方命虐民流連荒亡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僞伊訓陳三風十愆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雖詞有詳略意有錯綜要無不與此經相表裏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驕樂爲尊貴自恣者孝經在上不驕鄭注無禮爲驕史記司馬相如傳低卬夭蟜以驕驁兮索隱縱恣也以宴樂爲沈荒淫瀆者書微子云沈酗于酒言人耽酒若沈沒于水也荒者廢也書云

酒荒于厥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言以所好而廢職事也淫過也瀆當作嬇言耽酒色過差媟慢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佚遊出入不知節者書無逸云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漢書谷永傳引作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熹平石經逸作勑勑佚逸皆佚之借倉頡篇佚蕩也方言佚姪也廣雅釋詁勑姪也戲也皆當作佚書多士誕淫厥佚酒誥淫佚于匪彝左隱三年傳驕奢淫佚漢書王莽傳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所謂慢游是好卽出入無節也似宴樂爲色荒佚遊

爲禽荒陸稼書以佚遊爲尋山問水跳脫於聲色之外未必然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道先意語者猶瞽者也

釋文愆起虔反躁早報反魯讀躁爲傲今從古瞽音古荀子勸學篇鑒鐵論孝養章引躁皆作傲皇本高麗本不言上無而字御覽引愆作僭

正義曰朱注君子有德位之通稱瞽無目者不能察言觀色外注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邢疏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蒙案說文侍承也段注凡言侍者皆恭敬奉承之義廣雅釋詁侍近也蒼頡篇侍從也孝經曾子侍鄭注卑在尊者之側爲侍也釋名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也者也然則侍乃卑幼承事君父師長之旁此經爲侍從應對之節出禮毋嗷應毋傲言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遺先生於道與之言則對見父之執不問不敢

對此經所言實與禮記相表裏故言未及言及之之言皆就尊長說卽所謂問也荀子勸學篇則推廣言之云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所謂可與言未可與言與下三言字一例皆指侍者之言然躁隱瞽三者之失皆屬無心之過故謂之愆近儒謂三愆之失亦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朱子或問亦云此

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非有不忠餂人之意也善乎金正希謂此言人不可以不親君子惟侍於君子而後見其愆之不可揜今與宵小常人處則終日無愆矣則是無心之過當以小心治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愆過也者說文同籀文作愆或字作愆爾雅釋言愆過也周書謚法解愆過也廣韻又作愆御覽引本經作三僭愆之誤也云隱匿者說文隱蔽也廣雅釋詁翳也爾雅釋詁微也與匿意略同

訓匿者乃匿之借說文匿也象迟幽隱蔽形讀若隱隱匿而不言所謂口將言而囁嚅拘束滯鈍者也孔謂不盡情實或引文王官人篇慮誠不足佯爲不善問則不對佯爲不窮以證但彼是有心之惡非愆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躁不安靜者說文作趮疾也管子心術篇趮者不靜禮月令處必掩身毋躁注動也釋名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躁爲不安靜也荀子勸學篇鹽鐵論孝養章皆引作傲荀子又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贊楊注傲喧噪也或曰讀爲嗷口嗷嗷然也字又通作謷謷楚辭怨上篇令尹兮謷謷注不聽話言而妄語也玉篇引廣雅謷不入人語也易曰躁人之辭多是躁亦無心之愆非倨傲之以賢智先人也

周注云云疏曰云逆先意語當爲逆意先語誤倒也廣雅釋言瞽盲也莊子逍遙遊注瞽盲者無目如鼓皮也韓詩外傳四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是總

謂其不能察言觀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孔曰得貪得也

釋文少詩照反鬬丁豆反得或作德非御覽人事部引戒作誡

正義曰朱注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外注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

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

賈先生曰樂記云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性之善心知之正也血氣之麤駮者君子不敢藉口於性而必戒之也血氣中有嗜欲好色好鬭好得因之以生然汚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凡人猶明於此君子亦以學問擴充其心知之正而已或曰血氣之駮至好色好鬭好得將謂斯人血氣之軀與物無異歟曰非也好色好鬭好得血氣之軀之駮氣足以動

志者也洪範云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血氣之軀之正也曰思睿則心知之正也於人心未爲習俗所累之時而觀肅乂哲謀聖之本然可見有物有則而人與物迥異矣或曰信如是人之血氣有偏正其性兼善惡之謂乎曰孟子道性善而云味色聲臭安佚性也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又云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董子繁露深察名號篇云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謂性

已善奈其情何揚子法言脩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論衡本性篇周世子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惡申鑒雜言篇下引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宋程朱二子遵孟子而言性善又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云孟子論理不論氣論性不備然則合一身血氣之麤駮者以言性諸書之言固可擇取互證以通其說也翟氏晴江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强暴老則好利本於此章今釋氏所謂戒者曰貪嗔癡曰淫盜殺

蓋色由於癡極於淫鬭由於嗔極於殺得由於貪極於盜亦本此經而敷衍之也蒙案吾儒之所謂戒使約之而歸於中和異端之所謂戒乃絕之而至於淨盡雖若本此經而敷衍之而其實指歸則大異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貪得也者說文得古文作㝵取也从見寸會意小篆加彳作得云行有所得也二字義同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云而復戒之在得注得貪嗇也義本孔注皇疏少年象春夏春夏爲陽陽法主施故少壯多慾年老象秋冬秋冬爲陰陰體斂藏故

老耆多貪少謂三十以前壯謂三十以上此據曲禮三十曰壯有室也又云老謂五十以上此與曲禮七十曰老之文不合攷之王制云五十始衰五十而爵內則曰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不得謂之既衰孔沖遠禮疏云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豈六十尚未全老而五十可云既衰乎孟子梁惠王篇七十者衣帛食肉又云老耆衣帛食肉是必至七十古稀之年而後可謂之老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注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人之言注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

正義曰皇疏心服曰畏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大人聖人也見其含容而曰大人見其作敎正物而曰聖人今云畏大人謂居位爲君者也聖人在上含容覆燾雖不察察而君子畏之也聖人之言謂五經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朱注畏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蒙案說文畏訓惡廣雅釋詁畏敬也懼也恐也曲禮畏而愛之注心服曰畏是皇疏所本則畏非畏惡畏難之意也天命注疏皆以數命言朱子則以性命言然而氣數之命與義理之命要皆命之於天不得截分爲二事召誥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天命之愚哲卽賦以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義理之命也君子不敢不盡性以至命天命之歷年卽限以修短窮通之數所謂氣數之命也君子不敢不樂天以安命天命之吉凶卽示以福善禍淫之道此又性命數命合一之原也君子不敢不敬天以祈命天命猶天令也天之所令有不可轉移者又有無不可轉移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僭夫論正列篇曰凡人吉凶以人爲主以命爲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己者固可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此命之不可轉移者所謂天定勝人也董子對策曰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

應法言五百篇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中說立命篇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又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此言命之無不可轉移者所謂人定勝天也然必自盡其義理之命而後可挽回氣數之命書盤庚曰予迓續乃命于天金縢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召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甫刑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詩大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左傳劉康公曰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其所謂續命配命定命祈永命作元命無墜命者皆畏天而敬厥德者也書盤庚又曰罔知天之斷命西伯戡黎曰天既訖我殷命召誥又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其所謂訖命斷命墜命者皆不畏天而不修德者也李厚庵曰命賦於生初以秉彝言命申於生後以明威言降於初無不善應於後無不公即有氣質之不同氣數之未定而聖賢於此盡其理成其能天地亦於斯通其變神其化此正天人感應之妙也故左傳曰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可不畏哉大人即聖人之得位乘時者故皇疏云居位爲君儀禮士相見禮疏引鄭君注云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此則皇疏所本也蓋易乾之六爻皆君象九二之大人見龍在田內卦之君諸侯象也九五之大人飛龍在天外卦之君天子象也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蓋大人爲天心眷顧之人即爲羣生託命之主可不

畏哉聖人之言皇疏以爲五經典籍者是也禮經解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史記自序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漢書藝文志以五經爲五常之道相須而備猶五行之更用事而易爲之原言與天地爲終始也匡衡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

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利法言吾子篇云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董子繁露郊語篇引此經而申之曰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眞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聖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而其言之所昭垂修之爲天德發之卽爲王道此天命之所寄而大人之所本以出治者也可不畏哉

何注云云疏曰云順吉逆凶者書僞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傳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邢疏引以證何注然攷御覽八十一卷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是僞尚書所襲也云大人卽聖人似與下句複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賈疏引狎大人鄭注云天子諸侯爲政教者左昭十八年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人在位者是大人當以位言凡居南面之尊者皆得稱大人何注謂卽聖人亦謂聖人之在位者也云與天地合德者易乾文言傳文云深遠不可易者皇疏云理皆深遠不可改易也易讀入聲是也邢本作深遠不可易知釋文出易知讀易以豉反去聲然聖言深遠不可及實切近而易知未有不可測者也若聖不可知之神非指言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注恢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注直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注不可小知故侮之也釋文狎戶甲反侮亡甫反漢書外戚中山衞姬傳引侮作侮注古侮字

正義曰朱注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外注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蒙案尹氏歸咎於修己之不誠朱子則以爲義理之不識然小人之見地何足與言義理之本原而小人之心情實未能知天人之感應太史公常疑天道之報施而謂伯夷餓死顏子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而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乃史

公憤激之言而索隱遂以爲天道元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正義又謂天道人道不同任其運遇是卽何解恢疏之說也小人於此見定遂以爲天數不可憑天變不足恤肆無忌憚倒行逆施遂并奉天出治之大人代天宣教之聖言而一概狎而侮之所以敢於如此者實由於識見之未明亦何論其身之誠與不誠耶抑知天道之報施有遠近由於人事之積累有淺深爲善特患不積耳天未有不報者也漢書枚乘傳曰泰

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磨礱辰屬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黃元同曰人有行善而慶不至者善未積而大也大則有慶矣人有行惡而殃不至者惡未積而滿也滿則有殃矣此報效之必然千古之炯鑒也陸桴亭曰善惡皆有報或疑好善之報每爽於惡報無他祇是爲善之心未必如爲惡之誠耳中論修本篇曰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且夫嵇叔夜之論養生也曰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此言養生之貴積亦猶爲善之無速效耳然而其理未嘗或爽也漢書枚乘傳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韓詩外傳三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卽福不臻潛夫論夢列篇曰凡人道見瑞

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
嬌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過轉爲福晉語叔向
謂欒桓子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
子可以免於難而離桓子之罪以亡於楚此即大易
餘慶餘殃之說也夫天地之生物物物一太極敦厚
者悠久刻薄者易銷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造物亦因
物付物耳以天地爲有心何以若是之不憚煩以天
地爲無心又何以歷驗之無或爽法言重黎篇曰天
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淮南繆稱訓曰人之爲天成

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此天
命之所以可畏也黃先生謂世有行道而凶違道而
吉者此數之變而不可爲常而自予今日思之則直
以爲天之報人者未有少失其常而人之言天者往
往不盡其意蓋論報施無異推歷算天之高也星辰
之遠也必積之千萬年而歲差乃可知必極之千萬
里而里差始可見故自來治歷者惟有順天以求合
不能爲合以驗天而要其七政之進退盈縮六合之
高深廣遠遲之久而又久執一矩而毫髮無稍差命
數與歷數理本一致也抑又論之中庸之言大舜也
曰有大德者必得其祿位名壽夫天之報大德也祿
位與壽三者祇享於一時而名則垂榮於萬代三者
祇及於身世而名則施及於子孫天之報施善人莫
厚於此矣且先言名而後言壽其所云壽者似合身
之壽於生前名之壽於死後并而一之者也故太史
公論伯夷顏子卒歸結於沒世之稱名以慓正意夫
子作春秋以懼亂賊誅奸雄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亦無非以名之一字爲襃貶名也者帝王彰癉之大權

即天地報施之要具也是以孝子忠臣雖不幸遇禍
災而流芳百世元兇巨猾雖有時逃顯戮而遺臭萬
年知名之貴於祿位壽則天命之說以全大人之位
以尊聖人之言亦不至游移而失據乃自異端輕言
禮而世之人皆流蕩無所歸自異端輕言名而世之
人又放肆無忌憚甚矣邪說之貽害人心是即不畏
天命之小人故敢於狎大人而侮聖人之言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恢疏不知畏者老子道德經天網
恢恢疏而不失小人惟見天網之恢疏而不知其刑

質之不失故不畏之也云直而不肆者謂質直而不矜肆皇疏云見大人含容故褻狎慢而不敬江熙曰小人不懼德故媟慢也書禹謨泰誓疏引鄭君注曰狎慣忽也言慣見而忽也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犬可習也方言媟狎也廣雅釋詁狎輕也因習慣而輕媟一義之引申也云不可小知者皇疏經緯深妙非小人所知故輕侮之也江熙曰以典籍爲妄作也說文侮傷也廣雅釋詁侮輕也曲禮不侵侮釋文輕慢也因輕傷而媟慢亦一義之引申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詩恩齋疏引首句作天生知之晉書石勒載紀顏氏家訓勉學篇引上二句皆無也字書證篇以爲河北本也

正義曰朱注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外注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蒙案生知學知特下兩者字聖賢不可及也下此惟困然後能學亦惟學然後知困不困不成學不學不能知故不問其知不知不患其困不困而惟論其學不學此君子小人之分界也禮學記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學記分教學中庸分知行皆以困與勉强互言蓋惟困而能勉强而及其成功則一耳董子對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故中人不患其困特患其不學朱子困學恐聞編序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困而不學自暴自棄之人未可專咎氣質也

孔注云云疏曰廣雅釋詁困極也窮也釋言悴也荀子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皆窮盡極至之義故孔注云有所不通也皇疏困而學之謂中賢以下本不好學特以己有所用於理困憤而不通故憤而學之邢疏謂於事不能通達引左昭七年傳公如楚孟僖子

爲介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類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釋文忿芳吻反難乃旦反汲古閣本思作恩恩本从囚从心也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靜容謂之色柔暢謂之溫動容謂之貌謙接謂之恭江熙云思義義然後取也朱注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著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外注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或問許平仲心中思慮多奈何答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蒙案逸周書武順解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洪範以一思殿五事而此則分一思爲九思蓋以一心主萬事而還卽萬事以檢一心也夫人心動物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出乎此則出乎彼不入乎正則入乎邪聖人知其然也

必以此心爲事物之主宰而無使或曠其官存養於未發之先而思得其中省察於既發之後而思得其和夫然後百體從令庶績咸熙此卽天地位育之休君相明良之會也乃異端高言淸靜絕聖棄智收視反聽必使其心如死灰形如槁木豈知欲冥心而心先無主欲絕思而思益亂馳絲無緒而必紛火燎原而莫撲此大亂之道也夫人爲天地之心天行無一時而或息卽人心無一刻而不思特不可有邪思與妄念耳而如曰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無心無情倘得謂之人也哉王氏困學紀聞曰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吳鈞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今攷天地間光到氣卽到者惟日爲然其餘如雷電如銃礮必先見其光然後聞其聲而氣質始到焉故諸書皆以色爲先而以目爲最捷韓詩外傳二曰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

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意亦相同然而儒者貴正心而發之以中節異端講絕欲而杜之於見聞此其指歸大異也此經之九思上五者發於中而括之以聲色下四者接於外而概之以事情貌言視聽洪範之四事也視聽言動顏子之四勿也而貌色言則又君子所貴之道三故分別言之事以統萬理即敬以主一心而忿與欲則又七情之最難治者也總而言之好色惑於視鬬很起於忿貪慾極於得由始以及終則又君子之三戒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注孔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釋文探吐南反大戴禮注後漢書黨錮傳引不善皆作惡古史柳下惠傳引下二句互易

正義曰皇疏見有善者當慕而齊之恆恐己不能相及袁氏曰恆恐失之故馳而及之也若見彼不善則己急宜畏避不相染入譬如人使己以手探於沸湯為也顏特進曰好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其人又聞其語也朱注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語蓋古語也黃先生曰漢書劉向傳注云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杜周傳注云言重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二說雖異其以為惡惡則一也張子韶絕句云試問何如是探湯喻其漸入久無傷顧於不善乃如斯深恐斯人志不剛則以如探湯為漸入惡矣蒙案爾雅釋言探試也說文遠取之也爾雅郭注云刺探繫辭孔疏云闚探探者漸近自然也湯有溫湯有沸湯孟子冬日則飲湯楚辭浴蘭湯兮沐芳湯可飲可浴湯之溫者也列子湯問篇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探湯如日中則不甚熱也荀子

云以指撓沸淮南精神訓以湯止沸則湯之沸者也沸湯若觀火不可嚮爾其猶可探乎觀與滾同母故探湯與詩之執熱異見善如不及與見賢思齊異思齊者見不及而汲汲思及也自云如不及則安於不及而已矣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思欲及而惟恐不及也惟云如不及則終於不及而已矣僞書伊訓曰檢身若不及謙遜未遑也茲曰見善如不及委靡不振也如不及則弼退而弼卻如探湯則漸入而漸深蓋必如張子韶之意與下齊景公始切非好翻前人之說

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喻去惡疾者皇疏去猶避也疾速也邢疏云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朱子感興詩云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意與注疏合謂探熱湯也後漢書范滂對王甫引此經注云探湯喻去疾也本孔注而偶脫惡字毛大可據此引史記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遂以湯爲湯藥疾爲疾病大道以多歧亡羊所謂歧而又歧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正義曰皇疏隱居云云者志遭昏亂故願隱遁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順道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位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也蒙案皇疏謂昔有夷齊能然是也蓋其讓國而逃也一以父命爲尊一以天倫爲重各求其所求之志以得其所求之仁故不恤隱居而終餓其扣馬而諫也一守君臣大節一通救世微權各行其當行之義以達其當行之道又何嘗降志而辱身惟以此語屬夷齊故不以隱居對用世而所行曰義不曰道其道曰達不曰行吾以爲行義也達道也皆行其達其所求之志也統於隱居焉可也斯天民而逸者與又案吾見其人齊景公也未見其人伯夷叔齊也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語之當戒者也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語之足貴者也人既古今不相及語亦高下不相同故一則先提人而後

及其語一則先稱語而後歎其人於以知論語之措詞先後用字重輕一筆不苟也如此不然人即有見有不見而語則皆所聞胡不相提並論哉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四千匹也皇本無無而字德作得高麗本文選注三引皆同史通雜說篇引上加子曰二字朱注以爲闕文皆非也四書湖南講曰上無子曰字分明與前合爲一章也

正義曰皇疏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無所稱譽也黃先生曰而猶以也見王氏釋詞此言景公不德民無以德稱也蒙案說文駟馬一乘也

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古者兵賦四馬爲一乘千駟卽千乘也

孟子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春秋哀公五年齊侯杵臼卒八年左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有馬千駟謂爲諸侯有千乘之賦也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晏子春秋雖言景公好馬然未聞國君以多馬爲榮也本經陳文子有馬十乘左哀二年傳畢萬有馬百乘亦謂其采地所出耳

孔注云云疏曰詩清人箋駟四馬也孟子繫馬千駟趙注千駟四千匹也與孔注同孟子云繫故以馬匹計此第云有似以賦乘計算也然古人又有眞計馬數者國語衛人出盧於曹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詩咏衛文公有騋牝三千左襄二十二年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穆天子傳乃獻良馬十駟家語子路初見及文馬四十駟漢書五行志宋公子地有白馬駟是皆以馬匹計算者閻氏釋地云千駟指公馬之蓄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閒者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至於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閒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不止此數也陳氏禮書謂景公之千駟過於天子十二閑之數僭侈而違禮亦以爲官馬是皆從孔注直以馬匹計算者也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民到于今稱之

阮氏校勘記云論語例作於惟此章作于文選東京賦注引稱或爲祠烏有先生論注引民作人無之字

正義曰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霸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使叔旦盟膠鬲於次四內使保召公盟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夷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以

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此論與莊子讓王篇韓詩外傳略同莊子又曰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太史公雜取傳記以爲伯夷列傳

傳聞不一汲冢周書云武王十三年卒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于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允子在邶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爲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皇疏云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于首陽之山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諫曰爲臣君豈得忠乎橫尸不葬豈得孝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太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義不可殺是賢人卽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祐家白張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卽遂不食七日餓死古史考謂有婦謂之而餓死列士傳謂王摩子難之而餓死傳聞異辭均難徵信韓文公作頌曰武王聖人也夷齊非聖人而敢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其逃墨胎之封也權衡於父子軍國之閒而軍國爲輕其諫伐紂也權衡於君臣世事之閒而君臣爲重若曰商之民猶受虐於商夷齊以爲事之無如何也博施濟衆聖人所病以所病者付之無如何之數亦全其君臣之義而已此夷齊之心也韓子之頌實與本經求志得仁行義達道之恉大有發明而王介甫謂伯夷與太公就養同有夷紂之心近來俞長城遂謂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避紂非避武何其敢於誣聖耶惟是本經祇言餓而並不言死

程子謂不食周粟祇是不食周祿非竟餓而不食也漢書王貢龔鮑傳序云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顏注云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吳斗南刊誤據山谷夷齊廟記以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爲疑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而近人又以孔子國讓國遠去終於餓死之注謂此經言其失國而餓不得據史記及餓且死之文夾入諫伐一事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夷齊諫伐餓死事自黃山谷始疑其說至王氏直夷齊十辨而大暢焉近之宗其說者謂惟只主讓國故舉以與齊景相形不當夾入諫伐一事抑知諫伐而餓與讓國而逃雖是兩事而與齊景相形仍是一事蓋夷齊儻肯宗周何患不富貴乃義不食周粟甘心窮餓是猶之可以得國而辭國也又何嘗不與齊景對乎夫史記所傳雖未可盡信然莊子及呂氏春秋並載有夷齊事皆在史公之前數千載之下何從懸斷其必無耶

馬注云云疏曰馬氏所說即書禹貢之雷首山胡朏明錐指曰雷首山在今蒲州南一名首陽山詩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顛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注曰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之中寰宇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也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坂有首山祠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即此亦稱獨頭山闞駰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又名襄山穆天子傳云東巡自河首襄山又名薄山穆天子傳云登薄山寘軨之隥史記封禪書云薄山者襄山也又名堯山漢地理志蒲坂有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又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寰宇記云中條山在芮城縣北十五里亦曰薄山也又曰陌山寰宇記云堯山在河東縣南二十八里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陌山湯伐桀升自陌注在河曲之南即此也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坺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今河東縣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棠山中

條山渠猪山獨頭山也蒲州新志首陽山在州南四十五里又中條山在州東南十五里山狹而長西起雷首迤邐而東直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解州安邑夏縣閒喜垣曲諸境凡數百里中條之北有數峯攢立拱對州城在州城十五里中高旁下俗名爲筆架山又南五里爲八盤山又南十里爲麻谷山又南爲鳳凰山去州七十里與潼關相對爲中條南麓盡處也蒙案史記伯夷列傳正義謂首陽山有五所云在北海之濱者據孟子也云在遼西者許君

說文也云在隴西者曹大家注幽通賦也云在偃師西北者戴延之西征記阮瑀弔伯夷阮籍詠懷詩皆同也云在河東蒲阪者馬氏注論語賈逵注左傳師古注漢書皆同也然欲知首陽之所在必先攷當日夷齊之所在孟子祇言北海之濱未及首陽山毛大可謂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此伯夷避紂之所而初非從此逃隱也孤竹國漢志云在遼西令支縣故許君因謂首陽在遼西然此乃夷齊之本國而更非從此逃隱也莊子讓王篇云夷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北至於首陽之山飢餓而死其歌有云登彼西山故班昭謂在岐陽西北即隴西清源縣之首陽山然岐陽乃夷齊就養之所而亦非從此逃隱也水經注兩存其說既云河北縣雷首山有夷齊廟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俗謂之夷齊墓是以爲在蒲州也又云平縣故城北有首陽山夷齊之歌所上有夷齊廟是又以爲在偃師矣抑知偃師之首陽乃春秋之首戴莊子明言北至於首陽之山偃師在河南何以云北至惟蒲州正在大河之北值孟津之西史記云武

王戰木主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是當日夷齊已隨武王而東矣必不復至岐陽隴西也汲冢書云武王率虎賁三千人渡河夷齊叩馬而諫是夷齊又隨武王渡河而北矣更不必在河南偃師也由是極諫而不能聽北至西山而隱山在河曲之蒲阪則於西字北字均有著落王伯厚據曾子制言篇云夷齊死於濟澮之閒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閒是首陽在蒲阪之確證也石曼卿詩云恥生湯武干戈日甯死唐虞揖讓區意謂蒲阪舜都也則馬注爲

可信矣

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

釋文與音餘

正義曰皇疏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一死卽消雖餓而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發氏論語集說曰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求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

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也求之於古則夷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善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倖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變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德之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卽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卽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蒙案斯指其人其語也謂亦語也其斯之謂卽下章之所謂以證上章之所謂也上章所謂之人卽下章所謂之景公夷齊也上章所謂之語卽下章所謂之無德有德也總結於斯意本一貫朱子以上章之所語爲古人之傳言予以下章之所謂亦當時之成說何則論語一書例用於而惟此章兩于字作于不作於蓋必夫子所轉引而非其所自言爲政篇引書云孝乎惟孝本作于友于兄弟獨作于是其例也子貢引詩辭以證所謂之可也未若夫子引時說以證

所謂之其語其人皆曰其斯之謂與是又本經之通例也古人凡言此之謂也其此之謂者大抵皆引彼以證此而通其所謂攷之孟荀諸子秦漢以上諸經傳無不皆然由是益知前後兩章當合爲一章則斯與謂各有指歸語與人均有著落若畫分爲二不但體例不合抑且語氣不完不知其所云斯者斯何事而所謂者果何謂也哉皇邢二疏申王注皆分爲兩章朱子答江德功謂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而集注據程子胡氏說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叁拾陸册 105版

於此句之上亦分爲兩章今得蔡氏說不惟與上章文勢聯絡下章章首無孔子曰亦不必致疑眞翟氏所謂洞徹千古有功聖經之格論也

王注云云疏曰王注以斯指德謂指稱漢書楊王孫傳注謂者名稱也稱謂原屬可通然如其說兩章不相聯貫矣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

釋文亢音剛又苦浪反說文作伉云人名論語有陳亢

正義曰朱注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蒙案亢非敢以私意疑聖人也以爲父子之親近不比師弟之疏遠其爲時密而所聞多必有異於常聞之外者及聞伯魚之所言則父子晤對不過一二次問答不過一二語乃又相隔不知幾何日而適逢其獨立適會其過庭所告教者又不出詩禮一二端是不特所聞無異於雅言之數而所處亦無異於師弟之間且玩二乎字若不知其學焉否也者故曰遠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注孔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釋文鯉音里伯魚名也考文古本學詩乎下有也字作之皇本高麗本不學詩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

正義曰皇疏詩有比興答對酬酢人若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朱注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輔氏廣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爲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無昏塞之患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高麗本立下有也字者作矣皇本作二者矣風俗通引學作爲隋書何妥傳引作讀

正義曰荀子勸學篇引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皇疏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身也朱注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輔氏廣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紊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爲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慝故學之者德性堅定義精而莫之

惑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釋文遠于萬反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蒙案以父子之親而兼師生之義有私焉非公道也無私焉亦非人情也且不曰不異其子不私其子而曰遠其子遠者不褻狎暱近之謂也內則命士以上父子必異宮孟子古者易子而

教父子之間不責善皇疏范甯引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父子相夷則惡也顏氏家訓教子篇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或問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爾邢疏曰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

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問一得三所以喜也

然則子禽所得之三乃實數而非虛語聞詩聞禮向日所習聞也不過連言之以誌喜君子之遠其子乃眞今日之異聞也合之常聞者二異聞者一非若臧三耳之兩實一虛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皇本高麗本末有也字考文古本君稱之無君字白虎通引同邦諱作國唐石經諸作謂

正義曰朱注寡寡德謙辭翟晴江考異曰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雜記訃於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氏禮記注云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時也據坊記自陽侯竊繆侯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既廢其文未盡刪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因既貶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此

論語所以有此章文而與禮記不符合歟章首當有子曰字今闕文黃先生曰禮大傳云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名不可不正蒙案詩以修言辭禮以定名分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凡事不成其猶正牆面而立而無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予常詔伯魚以爲周南召南記者類序此節於學詩學禮之後似非無意也將欲通合爲一章是以不加子曰字歟首揭邦君之妻四字提綱白虎通義妻者齊也與君敵體君尚尊之爲夫人夫人雖曰謙曰小童而邦人必尊之爲君夫人

稱諸異邦雖從謙曰寡小君而異邦人亦必尊之爲君夫人蓋二南化起房中五禮最嚴稱號夫婦爲人倫之始嫡庶乃大統所關正家而天下定名正始言順本立而道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得以邦君之例推之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小君君夫人之稱者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云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者白虎通嫁娶篇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小如童蒙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曲禮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孔疏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聘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從君謙也此或記禮者之誤而孔疏隨文釋義也云此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春秋書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又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皆妾母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七

清定海胡賓伯寅撰

陽貨第十七釋文凡二十四章漢石經凡廿六章朱注與石經同注疏本誤并子曰唯上知章子謂伯魚章皆連合於上故少二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注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往歸孔子豚注孔曰欲使往謝也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注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釋文歸如字鄭本作饋魯讀作歸今從古豚徒門反塗字當作途音徒儀禮士虞禮疏孟子章句俱引歸作饋論衡知實篇引塗作途筆解時作待

正義曰皇疏陽貨欲使孔子仕己故使人召孔子欲與相見歸猶餉也孔子不與相見又遣人餉孔子豚所以召不來而餉豚者禮得敵己以下餉但於己家拜餉而已勝己以上見餉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往餉者之室也亡無也謂虎不在家時也孔子曉虎見餉之意若往謝必與相見相見於家事或盤桓故伺虎不在家時而往拜拜竟而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者若竟不相見則求召不已但不欲久與相對故造次在塗路也一通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往謝之孟子滕文篇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瞰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瞰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毛大可賸言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注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謝山云攷禮玉藻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瞰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

此苦心曲意也周氏柄中曰既拜受而又拜於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輕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闕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趙氏鹿泉曰陽貨援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闕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闕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於不見不幸而遇諸塗不得謂之往見

也孟子曰陽貨先豈得不見爲反言以申之非以貨之饋爲先而夫子之往拜爲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陽貨陽虎也者孟子疏引下有名虎字貨句虎與貨同母字也云欲見孔子使仕也者孟子疏作將使之仕也陳眉公曰季平子逐昭公桓子世濟其惡一旦爲貨所囚貨必謂此人心所大快孔子欲張公室當際此時而出仕此欲見孔子意也以歸爲遺者廣雅釋詁文鄭從古文借作饋孟子疏引下有豚豕之小者句方言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豨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其子或謂之豚故孟子

趙注云豚非大牲用熟饋也云塗道也者字又作途說文正字作涂周禮司險云五涂遂人云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涂與道路析言有別混言則通也以遇爲逢者爾雅釋詁文皇疏以時爲伺者廣雅釋言文又通作司荀子王霸篇曰欲司聞注伺其閒隙富國篇有掎絜伺詐注伺候其罪也方言伺視也字林伺候也察也故筆解本作待埤蒼作覗亦作覘皆一聲之轉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好從事而亟失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也曰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曰以順辭免害也

釋文好呼報反亟去冀反知音智皇本作智寶與邦雙聲事與時疊韻二句蓋成語也

正義曰朱注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

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喻其意者外注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遜免之理亦在其中也毛氏稽求編曰懷寶迷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孔子爲主客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著孔子曰三字明儒郝京山有云前兩

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漢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且貨求親夫子詞語絮絮而夫子以不絕絕之祇作五字答並不別綴一字覺當日情事尤爲可念蒙案論衡謂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雖屬形容之過然聖人明哲保身危行言孫其不欲與凶人多言可知矣

孔注云云疏曰以亟爲數者禮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爾雅釋言婁亟也漢書刑法志注亟屢也皆與數通順辭卽孫言朱子謂據理直答郭象謂直道而應皆不如孔注之確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孔曰君子慎所習也後漢書班彪上言三都賦劉逵注引俱無上句也字晉書應詹傳五代史李彥珣論引并無二也字

正義曰皇疏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生後常所行習之事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爲君子習申商之術爲小人斯相遠也蒙案商書戡黎言虞性周書召誥言節性大雅卷阿言彌性此六經言性之始夫子於此章惟欲人之慎其習而推本於性之相近相近者就人論人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也故孟子道性善謂聖人與我同類者凡同類者舉相似相似者相近也同是人故相近惟相近故曰善若人性有善惡不惟相遠而且大相反何謂相近哉善惡者相反之名也當時論性多異說周人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公都子引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厥後荀子言性惡揚雄言性善惡混班氏人表分九等韓子原性分三品大約不離乎三說者宋儒以夫子所言爲氣質之性孟

子所言爲義理之性意謂夫子言相近論氣不論理不明孟子道性善論理不論氣不備是直王充之問孔刺孟矣抑知孟子之書論語之注疏也夫子言性莫詳於贊易乾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夫曰利貞曰中正曰太和曰純粹則性之爲善可知矣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曰仁知曰仁義曰道義曰道德則性之爲善更可知矣且言成性而先曰繼善故人性無不善言正性而又曰通情故情可以爲善夫子何嘗不言理義哉孟子嘗以口之於味有同嗜耳之於聲有同聽目之於色有同美徵心之同然悅理義而曰如使其性與人殊又謂口目耳鼻四肢之於味色聲臭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

性也仁義禮知聖人之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謂不藉口於性非不以爲性也是其所謂性即血氣心知之性故又曰動心忍性曰形色天性而不遽以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爲非是孟子何嘗不言氣質哉夫子以蒸民之詩爲知道而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即引以證性善之說孔孟之言如合符契也蓋言人之性必本於天道而人性之善必歸於心知陰陽五行天道之實體也血氣心知人性之

實體也禮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本命篇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董子對策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五性本於五行鄭君注中庸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而揚子太元經班固白虎通又以智屬水信屬土故乾鑿度謂水土二行兼智兼信成始成終之道也六情本於六氣左傳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注云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

樂生於明而翼奉奏議以爲北方之情好也南方之情惡也西方之情喜也東方之情怒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六情亦謂之六欲禮運則以喜怒哀懼愛惡欲爲七情大戴官人篇又以喜怒哀懼憂爲五性性者血氣心知之總名也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孔氏正義云人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然血氣統一身而言而心知則血氣之最精者何則血氣之性性之有欲者也耳目口鼻之隱以有覺而爲靈心知之性性

之本善者也惟心主思魂以有知而爲神神靈者品物之本也人之生也含血氣無以爲性含心知無以爲性之善欲感於物而生情情生於欲而動性性本於善具於心而知有以節其欲平其情故以心知爲性之正而性之字即以心會其意以生諧其聲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白虎通云性爲陽之施情爲陰之化論衡本性篇董仲舒曰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天地之道獨陰不生獨陽不長大易抑陰而扶陽非必尊陽而

滅陰故欲可節不可絕情可閑不可遏陽爲主而陰順承者治陰爲主而陽蒙闇者亂心之所以爲君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之矣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大體者心知之陽也小體者耳目口鼻之陰也洪範以五事應五行貌以恭作肅言以從作乂視以明作哲聽以聰作謀而心以思之審作聖貌言視聽血氣之性陰之靈者也思則心知之性陽之神者也心以有知能

思而爲血氣主斯性善而情欲無不善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者性之靜也中節者情之動也情動而不失其性斯天地位而萬物育孟子謂情可以爲善則性善而情亦善也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大學絜矩之道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斯不拂乎人之性而家齊國治天下平樂記以欲爲性之欲則性善而欲非遽爲不善也且夫人受天地之中稟陰陽五行之氣食味別

聲被色而生者也內而耳目口鼻四體之資求不能不有欲以己之欲譬人之欲而各遂其生焉仁是也外而子臣弟友五倫之聯屬不得不有情以己之情達人之情而各得其宜焉義是也仁義非他不過即心知之性以主持血氣之性而使欲不失之縱情不失之偏而已矣所謂虞性者度情以知其性也所謂節性者寡欲以養其性也所謂彌性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使已無是欲不知人之所欲爲何心使已無是情不知人之有情爲何事不必盡已性而轉思盡人性盡物性天下斷無是理也故異端之術泯情絕欲以明心聖賢之功節欲平情以治性惟是心知之性恆虛其不足非擴充則危微而幾希血氣之性每失之有餘不節宣則泛濫而無制是以不可不施教而勉學焉韓詩外傳五曰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則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董子繁露實性篇曰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爲之立王以

善之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故曰性有善質而米能爲善也此言性本善而必待教學以成其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教而曰率曰脩亦惟擴充其心知之性裁節其血氣之性以順導夫性之本善而已矣苟不教而使學焉則心君無權反以血氣之麤駁者爲之主而縱欲敗度肆情滅理則天性之

本善者習而漸至於不善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天理而窮人欲物至而人化物於是有悖逆詐譎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害其義孟子所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牿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皆本夫子習相遠之

說也荀子見其然也據血氣之性斷之以爲惡而使人挽於後孟子則本心知之性指之以爲善而使人認其初二子之意皆重學一以爲本無而必出於矯揉一以爲固有而惟待於擴充矯揉之勢逆擴充之機順荀子之說固不如孟子爲自然然荀子亦非不知人性之善也性惡篇謂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此其性惡之說也又云塗之人可以爲禹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塗之人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此又合於孟子性善之說矣然而孟子亦非強以人性之不善爲善也孩提皆知愛其親稍長皆知敬其兄此驗之初生而可見者也孺子入井不忍見簞食豆羹不屑受此推之細故而可見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我固有之卽使本心失而血氣橫行而好色好鬬好貨利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要其

始終而可見者也若夫爲不善不能盡其才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不殊卽性相近也統而言之謂性善者據心知之性而溯其原本也謂性惡者就血氣之性而窮其流弊也謂性無善無不善謂性有善有不善謂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合血氣心知之性而觀其會通也夫子相近之說皆足以賅之而惟告子之意外理義咎形體而貴神識則涉於佛老之元虛要之人既謂之人性乃人之性心知固人之心知也卽血氣亦人之血氣也鳳凰之於飛鳥麒麟之於走

獸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凡同類者舉相似此其所以相近也此其所以爲善也

孔注云云疏曰君子慎習者曾子制言上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疾病篇曰與君子游惑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貨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今夫蘭本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荀子曰夫人雖有性質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身日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賈子保傅篇曰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習與正人居不能

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韓詩外傳四曰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此皆慎習之說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彊賢也皇本唯作惟知作智二疏并上爲一章朱子引或說以子曰二字爲衍文

正義曰朱注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皇疏夫人有生之始便稟天地陰陽之氣氣有清濁若稟得純清者爲聖人稟得純濁者爲愚人愚人純濁澄之不清聖人純清攪之不濁故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二者中間或多清少濁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如此之徒隨世變改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蒙案漢書古今人表引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

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爲中人此蓋古論語之傳說也韓文公作原性謂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若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班氏詳列爲九等韓子約舉爲三品皇邢二疏聯合兩章爲一而分別人性爲三黃先

生亦同其說曰此與上節合言之則性有上知之不移於惡有相近之中人善可移於惡有下愚之不能移於善則下愚之與物同蠢者固在性相近之外矣孟子言性皆善者水性陰而有溫泉火性陽而有涼飈人性善而有下愚天生中人其常也生上智下愚其變也孟子道其常孔子通其變顧亭林謂人亦有生而不善者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言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概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黃先生本朱子以下愚爲不可移戴氏東原本程子以下愚爲可移而不移孟子字義疏證曰論語言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有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

乃流爲惡愚非惡也人無有不善明矣生而下愚者其人難與言理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其心而憬然覺寤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程氏瑤田論學小記曰孟子以情驗性總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之也孔子專論習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

習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智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智者也蓋稟氣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即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智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差等其上焉者智也等而漸下則不智而愚矣愚非無其智也鬱其智而不達則愚智雖分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既有智愚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移而智者性遂而性之善見移而愚

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見其善而已矣然則相遠者因習而移其智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智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也惟夫生而上智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智而移而至於上智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智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忽有加於人忽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智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戴氏程氏之論若是是以下愚之非不可移不得別於相近之性之外蓋夫子言性之相近謂其善之相近也言習之相遠謂其善不善之相遠也是概以善端歸之性而兼以善惡歸之習而於上智下愚之不移不言善而言智不言惡而言愚可見智愚之不移非謂善惡之相反也如竟以上智

為善之上上下愚為惡之下下而別出於相近之性之外是使上聖永絕攀躋之路下愚甘為暴棄之人殊非夫子善誘之苦心勉學之至意且本經之言上下也例可互證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為智為愚本於稟氣之清濁而可上可下半由學力之淺深習者能學焉而益智愚者不學焉而益愚而性生知之上智與困而不學之下

愚子乃定之爲上下而斷之以不移然則不移者非不可移而不移也班氏以夏桀商紂爲下愚此質美而自絕者也韓子以子魚越椒爲下愚此形惡而失教者也惟晉語胥臣曰邊餘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邊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趙邪卿舉僮昏以證下愚之不移此眞不可移者也夫戚施僂鏄邊餘蒙瞍矇瞍修聲聾聵司火

形骸雖病而心主無傷猶爲官司之所材以彌大造之缺憾雖僮昏被疾癡騃無知即司刺常赦之蠢愚周子有兄之無慧既不知有善并無所謂惡雖曰不成人實吾兄弟之疲癃殘疾而無告者也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謂之人焉不可也茲藐焉而混然中處亦既人其形矣不謂之人不可也此相近之大限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孔曰子游爲武城宰也

皇本弦作絃考文古本子下有游字文選古詩注謝朓卧病詩注引子之武城作子游爲武城宰藝文類聚引章首加此五字然蒙雜也篇省文不必加也

正義曰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朱注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皇疏之往也於時子游爲武城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弦歌之聲也一云子聞邑中人家家有弦歌之響由子游政化和樂故也繆播云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所弦歌以樂也一云聞子游身自弦歌以教民也故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先王之道也蒙案邑宰身先唱率而後化及閭閻事本一貫但夫子驟臨其邑未必即聞其歌詠故下節君子小人並舉而孔注惟言樂以和人人和易使則以所聞者乃邑人之弦歌也戚氏續談謂器而被之以音音而叶之以器氣不靜則手不調志不和則音不雅蓋此弦歌之聲具有平日陶淑之功必其聲中正和平有異於尋常者即下節所謂道也

孔注云云疏曰武城詳見雍也篇

夫子莞爾而笑注莞爾小笑貌也　曰割雞焉用牛刀注孔曰言治小何須

用大道也

說文莞作莧云華版反本今作莞焉於虔反御覽州部部引無爾字

正義曰皇疏引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牛刀割雞非其宜也蒙案朱子用古注謂夫子蓋善之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此正意也皇疏謂惜其才大而用小皆言外意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莞爾小笑貌者說文莞本艸名莞爾乃形容之詞疑宛爾之借詩小宛宛彼鳴鳩毛傳宛小貌故以宛爾爲小笑之貌也廣雅釋詁莞笑也文選東京賦薛注莞然舒張面目之貌釋文莞作莧云舊貌易夬卦莧陸夬夬虞注莧說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古本莞作莧也集韻莞或作莧作莞唐貞觀孔子廟碑云唲爾微笑蓋莞莧皆借字莞唲哲俗字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釋文易以豉反高麗本使下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皇疏言子游對所以弦歌化民者欲使邑中君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黃氏勉齋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蒙案三代以上舍禮樂別無所謂治道也師長所教者必以禮樂爲本而佐之以詩書君相所治者必以禮樂爲先而輔之以刑政禮則綿蕞以肄業樂則琴瑟不離身太史公謂詩皆夫子所弦歌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此太學所以稱成均而司教者乃係大小樂正也秦火以後禮經雖殘猶有士禮十七篇以之上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藉以辨名分而定等威而樂則宮譜不存詩辭皆啞雅歌四閭俗工徒記其鏗鏘文始五行古舞歷更其名目上之人無以調和風化下之人無以陶淑性情遂使賢智者多激烈而孤高愚不肖者亦恣

雖而乖戾此禮樂之教不興所以治天下者失其道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又一通云子游既學道於孔子今日之化政是小人易使也蓋謂孔意以君子指邑宰故專釋易使句而不釋愛人以子所聞者乃邑人之弦歌也

子曰二三子注孔曰二三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正義曰朱注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外

注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注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釋文擾而小反費悲位反皇本高麗本弗作不漢書人表作不狃史記索隱引鄒氏云狃一作蹂擾說文从夔皆同在幽部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左傳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八年季桓公鉏

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弗克虎竊寶玉大弓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六月弄齊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二子復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

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蒙棨史記云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翟晴江誤以季氏二字連下讀遂以此經之召爲季氏所召否則兩處爭召論語史記各記其一黃先生謂當以畔季氏爲句是也孔注謂弗擾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朱注又謂據邑以畔其說皆本史記確鑿可據毛大可謂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此時無公山共事據邑以畔在定十二年此時墮三都夫子爲魯司寇親定其亂焉得召之然攷左傳定公五年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其謀皆出於不狃安得謂無公山共事惟史記於五年言囚桓子於八年言

執桓子而左傳初未言執觀於蒲圃之享也陽虎前驅陽越爲殿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前後左右皆虎私人其勢與執之何異則是桓子之執與夫子之召實一時先後事也不狃爲費宰而使陽虎囚桓子逐仲梁懷以邑宰而肇啓逆謀非畔而何後與季寤叔孫輒等五人皆緣不得意而因陽虎以作亂迨虎敗而入讙陽關以畔季寤辨舍爵於季氏之廟以出惟不狃與叔孫輒盤踞費邑季氏無奈他何延至定十二年不得已始聽夫子以墮費而不狃叔孫

輒猶敢率費人以襲魯兵及公側不有夫子禍其可言哉故史記一則曰因陽虎爲亂再則曰以費畔季氏蓋據其前後情事而正名定罪無可逃遯者也又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弗克入於讙陽關以叛事在定公八年冬十月而於九年夏六月復奔齊史記謂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蓋一事首尾經兩年而召孔子實在九年也金吉父考證曰以左傳觀之不狃蓋陽虎之徒孔子不見陽虎而欲從不狃之召但不狃前後猶有善意必

其資亦尚可與語若陽虎則剛惡之人無一善意疑不狃之意足以感聖人而陽虎不足以動聖人也又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蓋當時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眞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明其不可也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釋文說音悅皇本作悅考文之之也古本無一之字高麗本同論衡問孔篇引無不說二字末之作末如正義曰朱注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孔注云云疏曰云之適也者爾雅釋詁適之皆訓往皇疏已止也中之語助下之亦適也武虛谷謂當以也字爲句已字又作一句讀然已本語詞之止此經凡言也已也已矣而已矣本有止意不必以已一字爲句反與通例不合至翟氏以夫子爲應季氏之召以下之字指季氏公山上脫一因字此更不可從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釋文夫音符皇本用我上有復字史記世家引無而有者吾四字論衡引無有者二字

正義曰皇疏曾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故云吾其爲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故曰東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室道也朱注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外注程叔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

改故也黃先生曰公山弗擾前止陽虎之逐仲梁懷後斥叔孫輒之勸吳伐魯則非決不能改過之人且弗擾之畔季氏以張公室爲名其召夫子也必以爲三桓歸政已亦歸邑以此來召其詞爲順當時陽虎作亂三桓之子孫已微弗擾之畔亦在虎弃失援之候夫子望其各有悔過之心故乘機而欲往使往而謀果得行一歸政一歸邑去大都耦國之强挽政逮大夫之失綱紀整肅盛治可次第舉行夫子仕魯以墮都出甲爲先亦此意也惜乎此事在三桓固不易行而弗擾亦究未能行故卒不往也於此不往而後禍未絕迨其仕魯墮都出甲爲之極難矣左傳錄墮都之事不得以卒未墮成疑都之不必墮也此經記墮都之兆不得以卒不赴召疑欲往之無其事也而崔東壁考信錄以定公十二年弗擾襲魯與此經初畔而召之事誤合爲一反疑聖經爲僞欲攷信而先不信經何其妄耶蒙案鄭君此經注不全略見於詩黍離序疏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孔疏中之曰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孔氏中鄭意極分明蓋周室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武王定鼎郟鄏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周公營洛邑爲下都以處殷頑民是爲成周成周漢爲河南郡所治洛陽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王城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

里二城相去四十里平王東遷都王城於是以豐鎬爲西周東都爲東周自王子朝之亂敬王由王城遷成周又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戰國以後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王城是爲桓公歷威公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於是又以河南爲西周鞏爲東周夫子設言之時在敬王遷成周以後則以成周爲東周此時周已衰矣吾其爲東周乎乃反言之言其不爲東周也故筆解云能復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意本鄭君程子張敬夫亦主是說杜氏春

秋序云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下引此經以明黜周王魯之非而孔氏疏云如其能用我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是用何解之說以申杜序與詩疏義相乖違不知何解乃公羊黜周王魯之謬論非杜氏所取也又說苑至公篇云孔子德積而不肆道周而不伸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近儒謂下二句另用如有字者字推闡泛論夫子自言素志特借公山以起興不必黏定公山說非無本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注孔曰下見侮慢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考文古本作孔子對曰一本焉作矣高麗本亦有對字

正義曰皇疏人君行己能恭則人不敢輕侮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所行寬宏則衆歸附故得衆也立言必信則爲人物所委任一云人恩任其事也行事不懈而能敏疾則事以成而多功恩惠加民則民不憚勞役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黃先生曰恭而不肆仁之慎也寬而不隘仁之宏也信而不僞仁之誠也敏而不緩仁之勤也惠而不刻仁之厚也論仁者或謂以恭爲本或謂以惠爲貫然欲行仁於天下必以五者旋相爲宮不得偏主一端也蒙案此章乃極言爲仁之功效子張才高意廣子特推廣言之使之知所難而自勉故課其功曰能行極其效於天下上五字行仁之具也下五事能行之應也專重在能行天下句皇疏以人君言之是也蓋仁者愛人與人相人偶士庶人之仁在一家諸侯卿大夫之仁在一國天子之仁在天下然必盡其功於己而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乃可收其效於人而邦家無怨天下歸仁極言之即夫子之立導綏動蕘舜之博施濟衆也豈易行哉豈易能哉又豈易爲哉

孔注云云疏曰訓侮爲慢者曲禮不侵侮釋文侮輕慢也訓敏爲疾者說文同公羊僖四年傳注云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焦理堂據此又引左僖二十三年傳注敏猶審

也三十三年傳注敏辭當於事周禮師氏二曰敏德注敏德仁義順時者也順時亦辭事之意中庸人道敏政注敏猶勉也字亦作謀謀謀謀而辭當所以有功也趙鹿泉所據康誥惠不惠以惠爲順此皆好求異解惟洪範之聰作謀謀當作敏此經之敏當訓勉義皆精確蓋敏與謀爲同韻與黽勉爲雙聲敏勉未有不疾速本一意之引申也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注孔曰不入其國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釋文佛音弼肸許密反皇本作拂肸漢書人表作弗肸論衡引此章於公山章前子路下有不說二字、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云云事在過蒲適衛靈公老怠不用將行後翟晴江據此云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黃先生曰舊說以佛肸爲趙氏宰不如翟說之確左傳哀公五年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是趙氏討中牟之助范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是中牟非趙氏邑終

不服趙氏畔晉入齊也弗擾畔季氏佛肸畔趙氏皆以張公室爲名夫子之往皆欲平其亂以安公室因而徐施治道也攷之左傳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爲難宋齊魯衛鄭皆助范中行周亦直范氏佛肸拒趙而助范中行以中牟求援於鄭國此翟氏所謂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者也蒙案欲知佛肸爲誰氏之臣當先論中牟爲誰家之邑嘗攷中牟有二漢志所云中牟春秋時惟稱圃田漢初始置縣其地在河南此鄭之中牟也左傳所云中牟即佛肸所據以畔趙

史記趙世家所謂獻侯卽位治中牟其地在河北此晉之中牟也史記集解引臣瓚曰中牟當在漯水之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中牟邑在此山側也今攷左傳趙鞅與范中行相難哀公三年十月趙鞅圍朝歌范中行奔邯鄲四年七月齊衛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十一月荀寅奔鮮虞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五年春圍柏人范中行奔齊夏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中牟與朝歌五鹿邯鄲柏人當相近韓

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則中牟又與邯鄲相脣齒故後日獻侯自耿遷中牟敬侯又自中牟徙邯鄲是二邑本相聯屬也又攷左傳定公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褚師圃曰齊師克城而驕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大事表曰五氏晉大夫邯鄲午之私邑在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縣西南三十里有故邯鄲城衛遷帝邱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三十里中牟在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衛自開州至邯鄲則湯陰乃必由之道湯陰至邯鄲一百六十餘里傳言中牟人伐齊師者路亦不甚遠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是亦從張守節正義之說全氏祖望曰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邯鄲至於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管子云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是要地也三卿分晉

魏得鄴全有漳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予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予趙中牟之復歸於趙不待言矣全氏從朱注以中牟爲趙氏之邑卽本孔注以佛肸爲趙氏之臣而翟晴江顧震滄皆以爲范中行之邑子謂全是而翟顧皆非也攷左傳云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史記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意皆謂佛肸之

助范中行未嘗明言爲范中行之宰也惟以趙氏之臣而助范中行故經史書其畔子路斥其爲不善若以范中行之宰據范中行之邑而報范中行之仇以救范中行之難是忠臣義士也亦何以謂之畔謂之親爲不善哉試列六說以證之大事表引國語晉侯謂趙武曰中牟邯鄲之肩髀吾欲其令良誰可武曰邢伯可惟中牟既賜趙氏故晉侯使其自擇邑宰此其證一也左傳定公十三年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惟邯鄲爲趙邑故

任其予取予求中牟爲邯鄲之肩髀邯鄲屬趙中牟可知此其證二也杜注云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趙鞅屈殺午其子趙稷與涉賓以邯鄲畔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故入于邯鄲佛肸以中牟應范中行涉賓之類也此其證三也新序義勇篇云佛肸以中牟叛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遂南之楚惟以趙氏之邑叛趙氏故邑人皆懷恥此其證四也說苑作田基列女傳云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其母曰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妾無罪也既曰趙之法又曰君之臣則佛肸乃趙氏之宰無疑此其證五也韓詩外傳六新序雜事四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曰吾聞

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中牟聞其義而請降襄子時又有王登爲中牟人見韓非子蓋中牟本趙氏邑故雖屢畔而終屬於趙至獻侯乃由耿而遷都焉此其證六也蓋是時晉霸已衰諸侯離叛國君孤立羣臣交爭鞅也無君而殺邯鄲午寅也吉射也爲午而伐鞅躒也不信也曼多也爲鞅而伐范中行據邑稱兵專殺專伐罪維均也晉國有令始禍者死乃趙鞅之罪實先而趙氏之黨獨盛故得畔而歸歸而盟知魏韓朋比爲奸范中行不能抗鞅且

借晉陽之甲託除惡君側之名於是晉國之政專歸趙氏今年伐朝歌明年伐邯鄲復納陽虎以仇魯與挾朔瓚以亂衞討萇宏以偪天王伐鮮虞以治餘黨擅作威福愛憎自由故佛肸之畔實非畔晉而畔鞅雖趙氏之畔臣亦當時之公憤也夫子往欲應召動必相幾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意欲假霸圖之餘烈興王道於衰周自必有一番作用者乃佛肸之召不果往而他日欲見趙簡子猶公山之召不果往而他日復歸季康子蓋賢守節聖達節仕止久速皆合時中

常變經權豈容執一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實有聖人獨知而非尋常所能意計者老子其猶龍乎夫子蓋自費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入其國者國从或與域通不必諸侯始稱國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也釋文磨末多反磷力刃反涅方結反緇側其反皇本也下有曰字史記引無然字論衡引無然字言字緇皆作淄肇解本新語道基篇文選座右銘注引俱同漢州輔碑作厚而不鄰涅而不緇費鳳碑作遷而不滓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君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亂人之邦聖人逝遠慮微應變神化濁亂不能汚其潔凶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朱注言人之不善不能涣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

不磷緇也者幾希外注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金吉父攷證曰春秋之初諸侯尋恣習以爲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爲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爲大罪夫聖人在上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爲之哉此公山

佛肸之畔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爲則聖人自必爲之有道使不可與有爲則行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浼之哉凡此皆聖人可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蒙案皇疏引江熙謂欲往之意泛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乘桴浮海欲居九夷非實欲之公山佛肸者是不知聖人隨時之妙用體道之大權不得其說而爲之辭者也又凌仲遠謂四語正是申明不善不入之旨不磷不緇方是不入非受磨受涅便是入於不善兩不曰承上直下非自案自翻也此意

似伸楊氏說而過深者

孔注云云疏曰云磷薄也者說文有粼而無磷粼水生厓石閒粼粼也詩揚之水白石粼粼毛傳清徹也蓋以疊字形容清淺之意清淺則薄矣字亦作甐考工記鮑人雖敝不甐鄭司農讀如磨而不磷之磷輪人不甐于鑿注甐亦敝也通訓以爲零之借訓落似非也云涅可以染皁者淮南子齊俗訓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眞訓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注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注卽礬石也楚名爲涅石秦名爲羽涅本草經亦名曰碧石也攷本草礬石一名羽碧廣雅釋器涅黑也是皆孔所謂染皁卽皁礬也然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此經之意非謂白不可以染黑謂堅白之不受泥污也故說文云涅黑土在水中者也从土从水日聲廣雅釋詁涅泥也隸釋載費鳳碑作塗而不滓綏民校尉熊君碑史記屈賈傳後漢書隗囂傳皆引作泥而不滓是猶周子愛蓮說所云出污泥而不染濯秋水以彌鮮非染之以礬石也又方言涅化也廣雅釋詁涅化也沒也是

又引申義與磨一例同爲用力字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釋文匏薄交反瓜古花反焉於虔反史記引吾作我論衡引末有也字御覽菜茹部事文類聚後集皆引作瓠瓜

正義曰皇疏言人非匏瓜瓠瓜繫滯一處不須飲食而自然生長乃得不用何求通乎而我自須食之人自應東西求覓豈得如匏瓜繫而不食耶朱注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蒙案皇氏朱

子皆申何解意以人爲萬物之靈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口體須飲食手足能行動不能不資養於人不得不見用於世故世途雖有涅磨之險而本性自具堅白之操權變之方決之在我窮通之數聽之於天若徒畏不善而不入執滯不化苦節自貞必如匏瓜常繫不食而後可聖人豈其然哉文選登樓賦云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李善引此經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以食爲得祿即王充嘗夫子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爲濁以

繫而不食之言爲鄙者然以食爲需食則一也故朱子文集云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今俗猶言無口匏也乃毛大可必以不食謂不可食非不能食因引陸佃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匏之爲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注不材不可食也而衞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井以匏小不能供濟爲言蓋植物以可食爲有用俗譏無用往往以匏瓜目之爲其不可食也毛氏以夫子之意爲自明有用於世非若匏瓜之苦而不中食即不中用若無不磷不緇之具徒懷不善不入之心是猶匏瓜長繫在樹而無所用也然攷古人匏瓠無分別說文廣雅匏瓠互訓詩毛傳匏謂之瓠瓠通作壺詩八月斷壺是也又通作華郊特牲天子樹瓜華是也瓠之切音曰瓠盧或作壺盧亦作瓠甗古今注云壺盧瓠之無柄者有柄爲懸瓠可以爲笙是匏瓠不分甘苦皆可通稱惟陸農師始分別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瓠甘匏苦云瓠甘者據詩甘瓠纍之也云匏苦者據詩匏有苦葉也

然攷陸元恪詩疏云匏瓠也葉小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至八月葉即苦本草經有苦瓠陶隱居謂瓠或有一種苦者味如膽不可食唐本注謂之苦瓠蠡是匏瓠皆有甘苦不可獨以匏爲不可食況乎酌之用匏堪爲飲器判之則爲蠡爲瓢爲蠡特牲貴陶匏之質皆禮有合蠡之文過船失於中流匏值千金之價取笙材於山沃匏諧六律之音匏之爲用亦大矣要之匏瓜非蠡不可食亦非竟不可用乃或以繫爲繫於腰能繫不食相對勘謂匏瓜僅供濟渡之用初

非可食之材聖人之通方非若匏瓜之拘滯皇疏又一通云匏瓜是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黃氏東發取之謂正與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義夫一匏瓜也始則繫於樹繼則繫於腰終則繫於天愈說愈奇抑何支離不可究詰耶

何注云云疏曰筆解引末二句作孔曰云匏瓠也者古書皆匏瓠不分白虎通匏之爲言施也牙也說文匏从包夸聲據二書二字同部聲同故義亦同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注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知信直勇剛也釋文蔽必世反皇本女作汝由下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蔽遮掩也蒙案廣雅釋詁蔽訓障訓隱淮南修務訓訓擁主術訓訓闇老子王弼注史記索隱訓覆蓋皆與朱注相引申荀子解蔽篇曰蔽者言不能通明潛於一隅如有物壅閉之也皇疏本鄭注謂每言有蔽壅之事引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荀悅漢高后紀扁鵲引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弊說文本作獘獘爾雅釋言訓蹌或借爲敝訓敗義雖可通不若蔽壅之訓爲當也古以一句爲一言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有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是也有以一字爲一言者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易繫伏羲作十言之教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也不曰六德而曰六言者徒慕其言之美而未究其德之實也周禮之知仁聖義中和純粹以精者也故謂之六德此經之仁知信直勇剛偏倚或過者也故謂之六言

對曰未也居吾語女注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注孔曰仁者愛物不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注孔曰蕩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注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好直無所適守也

釋文語魚據反好呼報反絞交卯反知音智皇本作智居上有曰字

正義曰皇疏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引江熙曰好者謂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原乎其道知其一而未識其二所以蔽也自非聖人必有所偏偏才

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知變則見所過也朱注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外注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黃先生曰六言皆性之美者而非學不足以全其用董子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故率性者必順導其善而以學擴充之節制之也因此知召誥言節性非徒言嗜慾之當節也嗜慾以節爲主善以擴充爲主而亦貴有以節制之也後儒

以明心見性爲宗旨而無學以擴充節制之則六蔽因之以起賢智之過道所以不明不行焉耳蒙案皋謨之九德法陰陽以理情性無非相反而相成洪範之三德本正直以化剛柔不外相克而相濟漢書匡衡疏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韓詩外傳二曰夫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强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强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慎一好蓋仁禮義信迭用以配四時而智位中央分運以成五德中庸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仁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信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禮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義足以有別也至聖必兼全夫五德而至道乃凝焉此經仁知一類也信直一類也勇剛一類也以勇兼信即爲三

達德以信賅勇又合之以禮義即爲五懿德禮運云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勇去其怒合觀此經則是仁智信勇皆有太過不及之偏而惟義爲天理之宜禮爲天秩之敘乃大中至正而無弊者也凌氏次仲曰恭愼勇直患無禮而獨不言學而無禮之患仁知信直勇剛偏所好而獨不言好禮不好學之偏然則聖人所謂學也者無非格物窮理以明義禮也故匡疏曰齊之以義而韓詩曰莫徑由禮義以爲質禮以行之聖學端在乎是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起對者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是也以居爲坐者樂記鄭注同居乃尻之借詳見述而篇燕居章云仁者愛物者墨子經篇仁體愛也韓詩外傳愛由情出謂之仁周語仁文之愛也又博愛於人爲仁韓非子解老篇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周禮大司徒注仁愛人以及物也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不可無差等也皇疏仁者博施周急不學而施必失所與愚人同朱注以爲從井救人可陷可罔之類也云蕩無所適守者

正字當作惕說文惕放也或借宕宕過也荀子儒效篇遒過三代謂之蕩莊子大宗師篇遙蕩恣睢王注縱散也朱注以爲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蓋流蕩罔返縱肆無歸如莊列之徒也云賊如父子不相爲隱者是直躬之類乃好直之過而非好信之蔽也攷之說文賊敗也左僖九年傳注傷害也文十八年傳毀則爲賊孟子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皇疏信者不欺爲用不學而信不合宜則賊害其身也江熙曰尾生與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於泓不度信之害也蓋信不合仁義之則適足以敗事傷生

朱注謂傷害於物推廣言之也云狂妄抵觸人者說文狂訓猘犬故孔以爲抵觸人後引申以言人俗字作怪廣雅釋詁狂癡也洪範鄭注倨慢也左昭二十三年傳注無常也皆與好剛之蔽不合孔注蓋以狂爲妄之借字管子山至數篇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賈子道術篇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剛與勇有別左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是也朱子謂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强之意蓋勇以氣

言剛以志言勇者氣好勝往往逞勢以凌人剛者志好高往往輕舉而妄動故朱注以爲躁率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注孔曰興引譬連類也可以觀注鄭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可以羣注孔曰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注孔曰怨刺上政也釋文夫音符興許應反觀如字

正義曰朱注小子弟子也興感發志意考見得失羣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蒙案興如興道諷誦言語之興觀如相觀而善謂摩之觀羣如物以羣分或羣或

友之羣怨如大舜怨慕小弁親親之怨

孔注云云疏曰云興引譬連類者興於詩包注興起也考工記弓人注興猶動也發也謂感於物而興起發動已之性情也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注興者以善物喻善事太師教六詩曰賦比興先鄭注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也賈疏云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興謂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後鄭注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

以喻勸之義皆與孔注合然不可以興比分美刺也毛傳標興凡百十六篇鄭箋皆以喻言之後人疑其混於比然興隱而賦顯興曲而比直比義明則興自見矣善乎焦理堂之言比也謂比當如春秋決事比之比比猶例也歌詩必類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列國賦詩舉以相貺比之謂也賦詩者有此義作詩者亦有此義夫婦可例以君臣田野可通之都邑陳古即以刺今寫好反以見惡庶幾其用神而義廣也如焦說則比明而興自見興非絕不關意也家語孔子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此其興自顯焉者也云羣居相切磋者周語人三爲衆獸三爲羣詩吉日或羣或友傳獸三曰羣二曰友羣與友皆親偶之詞也易傳人以類聚物以羣分物與物相羣猶人與人相偶曾子曰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人爲萬物之靈乾父坤母予茲藐焉中處不可以離羣而索居也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必深於溫柔敦厚之教而後

可與同位相人偶羣即莊子所謂人羣也孔謂相切磋者本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猶求友聲言之爾雅釋詁丁丁嚶嚶相切直也焦理堂謂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然切磋似屬觀而非屬羣也云怨刺上政者詩擊鼓疏引鄭注同說文怨訓恚假借爲蘊爲鬱謂鬱積於心而不能解也君子求仁得仁又何怨然而人倫之變莫可告訴而蘊至痛於深情正自有不得不怨者孟子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怨慕也公明高以孝子

之心爲不若是恕又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小
而怨是不可磯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怨固
情之所不能無然必深於詩教則爲怨慕而非怨怒
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管子曰止怒莫如詩以詩
無邪思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以詩善言情
也孔注之怨刺卽史記之怨誹皇疏本詩序以申之
古者怨刺諷諫之法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蓋本直也而出之以曲本質也而飾之以

文以忠臣孝子之眞誠而託於鳥獸草木之微物則
情以和平而相感意以淺近而可通此屈宋之辭馬
班之賦所以詳載於國史而東方朔之滑稽詼諧實
爲千古諷諫之絕技也此又怨之一術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觀風俗盛衰者漢書食貨志每歲
孟春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
律以聞于天子王制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
目周南召南譜序曰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
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此在上之觀民風也至學

詩者隨時有得如鹽鐵論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
至也家語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詳見孔
叢子此皆以觀得之也然觀詩人之美刺外以周知
風俗之盛衰必內以攷見一己之得失始有裨於學
術有益於身心學記所謂相觀而善謂之摩注摩相
切磋也尤最要者古人觀物以賦詩後人當讀詩以
觀物故邵康節皇極經世有觀物內外篇程明道詩
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此天地之大
觀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注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釋文邇音爾御覽學部引作近
正義曰皇疏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又有雅頌君
臣之法江熙曰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關雎鵲
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蘩葛覃是有草
也甘棠棫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
之也朱注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其緒
餘又足以資多識陸稼書困勉錄引李殷侯謂玩其
文法上說四可以而卽接以邇之遠之云者則知事

父事君領上四可以來正是興觀羣怨之實際處此說甚妙愚意羣怨又當爲興觀之實際處蒙案李氏以事父事君爲興觀羣怨之實際而予則以鳥獸草木爲興觀羣怨之所資夫聖人之作易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至於詩何獨不然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注博依廣譬喻也易明天道詩備人倫不言理而言情先詠事而詠物對小園之枯樹物猶如此人何以堪聽邱隅之鳴禽可以人乎而不如鳥罕譬而曲喻之觸類而引

伸之咏歌出於不自知舞蹈生於烏可已詩所以爲溫柔敦厚之教也夫詩以道性情惻隱羞惡之端興於物則性以旁通而觸發喜怒哀樂之感觀於物則情以由暢而和平或羣居而獻壽稱觴假物以陳之則雅而多文不嫌於諛媚或怨刺而繩愆糾謬比物以諷之則婉而易入不涉於嚚淩發乎情以止禮義即託諸物以道性情讀詩所以能言者此也此章即遠邇以統家邦舉君父以賅倫類欲求興觀羣怨之益必識鳥獸草木之名是以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九能可使大夫之才伯益之山經非是炫奇志怪元公之爾雅豈爲愛博誇多朱子以多識爲緒餘予則以爲忠孝之大用也乃自後漢尚氣節宋明講道學天理不本乎人情人事不參以物理執意見以自是逞血氣以爲公言之不情聽者生厭至於黨同伐異激濁揚清標榜成羣分爭樹怨偶遇日食水旱之變動輒千萬言指斥闕而直陳每挾建儲議禮之名遝引百十人撼宮門而大哭自鳴忠孝罔顧尊親地無可容君父難堪而切齒疾之已甚胥小欲殺以甘心卒

之罪及身家禍延宗社九死未悔亡族何辜投清流而誰憐列羣讒而永禁讀史至漢唐宋明之季未嘗不歎詩學之失傳而溫柔敦厚之教無聞焉小子何莫學夫詩蓋學之而如未學者多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邇近也者說文同或以爾爲之爾雅近正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周叔女以肥君子三綱之首曰

釋文召賈照反與音餘皇本女作汝召作邵本與上章分爲二邢本合爲一章高麗本亦作邵

正義曰皇疏爲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召南鵲巢以下詩也牆面面向牆也言周南召南旣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可事君親若不學詩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無所瞻見也邢疏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

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故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朱注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精義程伊川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耳人欲治天下國家先須從脩身齊家來不然則是猶正牆面而立也蒙案皇疏連引上章多識鳥獸草木可事君親故邢疏合上爲一章而詳疏馬注之三綱三綱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上章旣重言事父事君故記者類敘此章

以備三綱之夫婦夫婦乃人倫之始二南者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皆言后妃夫人之德門內之行所以本齊家以治國平天下之要子問伯魚爲二南程叔子謂恐其未盡治家之道者是也牆蕭牆也古者當門樹屏曰蕭牆故言門以內曰蕭牆之內正牆面而立者謂限於門牆之內程明道謂出門便錯所謂不能齊家焉能治國而何論乎平天下耶鄭邑前輩郭氏彥博有邇言二卷內有一條云說二南者須從正心脩身以齊其家說起便非文王刑于寡妻雖有賢妃不爲白華之申后即爲綠衣之莊姜矣孔子以爲周南召南訓伯魚意亦如此蓋伯魚晚年始生子思則其先必因遲暮無嗣多置姬妾而嫡庶不和者故孔子以此訓飭之此論似若新奇而創發於程子非盡出於附會不然詩多至三百何必以父子之閒而首及房中之化哉抑攷禮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又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

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泣於他室
鄭注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姓
庶氏夫子思之母伯魚之妻也不知何以死即嫁於
衛周南召南之訓誠有若程子郭氏所疑者前季氏
篇末邦君之妻章邢疏謂當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孔子正言其禮也而記者類敘於過庭之訓學詩學
禮之後不加子曰字亦豈無意耶檀弓又記子思之
哭嫂也爲位則是子思先有兄伯魚早有子而死矣
馬注云云疏曰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
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
皆馬氏所據也毛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
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謂
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二南所以先正夫婦也鄭君二
南詩譜序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
右扶風美陽縣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
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
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
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
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命岐邦
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
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
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
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
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

行於南國也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
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
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
焉此皆鄭君述其師說也以正牆面爲向牆者廣雅
釋詁面嚮也正貞也貞當也正牆面謂面當牆也周
禮撢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謂面嚮當王也孟子
東面而征趙注面向也考工記匠人面朝後市注面
猶鄉也向鄉嚮之借字也凡混言面者必向南面向
南則背向北故背字从北別有所面者必加東西北

字以明之狐死正首邱以首北當邱邱字从北也此云正牆面以面南當牆牆在南也黃先生謂當牆而向之立不得其門不闚其室是宮牆而非門牆非此經之取義蓋宮牆謂其不得入門牆謂其不能出二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門內不治南面當牆其將何以出而行之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圭璋之屬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此玉帛而已所貴者

正義曰御覽五百六十四引鄭君注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鄭本師馬注皇疏引王弼曰禮以敬爲主玉帛者禮之飾也樂主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於時所謂禮樂者厚贄幣而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苟能禮正則無恃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矣朱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蒙案孝經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言禮樂之用馬鄭注所本也董子繁露玉杯篇云志敬而節具君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君子之知樂此言禮樂之體王弼朱子所本也禮閒居篇詳論無體之禮無聲之樂燕居篇子張問政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皆言學者當深知禮樂之本意董子謂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亦猶此經之恉也若繆氏所云可遺可忘者是得魚兎而忘筌蹄之說也則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將於何行而於何興也哉

鄭注云云疏曰云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者書舜典五玉三帛五玉者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也三帛者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也周禮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考工記玉人天子鎮圭尺有二寸桓圭九寸信圭躬圭皆七寸穀璧蒲璧皆五寸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春官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五等命圭璧之外又有瑑圭璋璧之類玉帛非一故云之屬以概之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也窬窬牆也

釋文窬作踰音瑜本又作窬音同說文作窬穿太戶郭璞云門邊小竇音臾一音豆荏而審反與音餘後漢書陳忠傳引也與作乎

正義曰皇疏厲矜正也荏柔佞也小人爲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形欲進取物而心恆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爲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之密也外爲矜厲而實柔荏佞之密也峻其牆宇謂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厲者入焉古聖難於任人今夫子又苦爲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華門珪竇窬竇也朱注屬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窬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蒙案今律盜重於賊古則賊重於盜說文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穀梁定八年傳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賊之字擅用干戈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剛惡也盜之字垂次器皿取非其所有惟恐人知柔惡也夫子贊易重剛德乃性本柔而外假剛強之色內懷怯弱之情畏首畏尾則直謂之盜而已矣表記子曰君子不以

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是言其待人之不誠而此經則直誅其心術之不正劉劭人物志曰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厲而不剛者慾奪之也江熙謂古聖難於任人夫子苦爲之喻伊可畏也實可恥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荏柔也者說文桂荏蘇也荏乃柔之借詩巧言柔荏染柔木毛傳柔意也說文柔弱貌廣雅釋詁柔釋訓柔柔皆云弱也漢書翟方進傳內荏注屈撓也書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壬壬皆柔

之借與佞相通轉故孔注以爲柔佞也云矜厲者說文厲作䂓旱石也糙者曰䂓䂓廣雅釋詁厲方也高也荀子宥坐篇威厲而不試注抗也厲石有稜角引申之爲方正高抗義近莊嚴故皇疏以爲矜正也以窾爲窾牆者窾本作踰說文踰越也漢書胡建傳穿窾不繇路孟子鑽穴隙相窺穿也踰越相從踰也本爲二事皇疏以同部讀爲華門圭竇之竇說文竇空也禮運注孔穴也穿窾者謂穿牆壁孔穴而入竊也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窾門旁穿木戶也

三蒼云門邊小竇也門旁穿壁以木衮直居之此窾之木義所謂圭窾也音七朱反今左傳借竇爲之故又音豆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釋文鄉如字又許亮反考文補遺古本無也字中論攷僞篇引原作愿筆解云鄉古文作向乃內柔之誤臆說也

正義曰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朱注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

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論衡累害篇曰耦俗全身則鄉原也呂伯恭曰鄉原之心欲盡合天下人也人非庸人即君子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黃先生曰古今士術未有爲君子而能同乎小人者也夫世有其著之是非不待君子詳辨之力持之者鄉原方且自矜其能辨能持以沽忠信廉潔之名而季世之好惡祇與利害相衡季世之利害多與是非相反鄉原能

伸其是非之不忤於世者而怵然於忤世之是非隨衆依違模棱兩可鄉之人以其合於君子而善之則其合於小人者或諒之或惑之矣一己無立志而復使鄉人迷於正道故賊德蒙案聖人尚剛德色厲而內荏外剛而內柔者也鄉原則外柔而內剛者也同流合汙闇然媚世外柔也居似忠信行似廉潔內似剛而實非剛也而無如其無舉無刺居之不疑似是而非者竟敢自以爲是也故不曰盜而曰賊盜猶竊取而賊則儼然刦奪也荀子修身篇害良曰賊解蔽

篇曰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趙氏孟子章指曰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能弗惡哉

周注云云疏曰孟子一鄉皆稱原人焉卽此經之注其詳論鄉原卽此經之疏故朱子鄉讀如字原讀如荀子之原愨是也說文愿訓謹廣雅釋言愿訓愨而釋詁又訓善倜而不愿釋文引鄭注愿善也故孟子趙注直以原人爲善人原善同部也乃周注以原爲推本何氏引一曰以鄉爲趣向豈皆未讀孟子耶皇疏引張憑又以鄉原爲原壤謂孔子鄉人故曰鄉原是更附會可笑老而不死呼之爲賊一之已甚其可再乎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

考文補遺古本無也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荀子勸學篇云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楊注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塗說也朱注本之曰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外注引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此以所

聽爲善言旋入旋出不能默識也皇疏申馬注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當溫故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爲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仍卽爲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爲有德者所棄亦自棄其德也江熙曰今之學者不爲己者也況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棄德彌深也黃先生謂道路傳聞之言未必盡善乃不察是非之實而遽傳說於路人唐德宗所謂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卽辭窮全無心得者也蒙案道塗皆路也於路聽之卽於路說之隨入隨出旋得

旋失不過形容其棄之速未必眞爲道路傳聞之言也德之賊賊德也德之棄棄德也既得之而旋失之故曰德之棄非爲德所棄乃自棄其德也若道路傳聞之言棄何足惜哉

馬注云云疏曰則傳而說之釋文傳直專反說音悅

非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注孔曰言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爲也

釋文與哉音餘本或作無哉考文一本無也與二字高麗本其未得之下無也字苟患失下無之字後漢書李法傳引與哉作乎哉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潛夫論愛日篇引患得之皆作患不得之

正義曰朱注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外注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蒙案荀子子道篇孔子謂子路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觀荀子所言大概以爲鄙夫者志在富貴其人可鄙而已後見蘇氏上宋神宗書曰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敵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張敬夫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簒弒之心惟患失也蹉跎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

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弒父與君之原也讀蘇張二氏之論令人毛骨悚然然後知朱注充類至義之盡不爲過當蓋其無所不至之惡即伏於患得患失之心而天下大奸大惡之人每即此可鄙可卑之屬夫子以一苟字推言其極欲天下後世之與人共事者早具知人之識預防援引之階則察之不可不精慎之不可不密也若寇萊公之於丁謂張魏公之於秦檜不知而誤引於前受害而悔恨無及至於龜山受蔡京之薦終爲白璧之瑕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戒之也抑危之也

何注云云疏曰古人文法有緩急詩不顯顯也無念念也此語詞之緩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此語詞之急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此注之楚俗言猶彼注之齊人語也荀子說苑潛夫論引皆有不字是又所據之本不同也乃皇疏推其例於患失并以下患失之爲患不失之謂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已不遺失天下豈有此人情耶

鄭注云云疏曰後漢書李法傳注引邪媚上有諂佞二字其云無所不爲者即莊子列禦寇篇所云舐痔漢書鄧通傳吮癰之類也而朱注則更有進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

正義曰皇疏古謂純時也今謂澆時也亡無也江熙曰今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朱注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 亦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黃先生曰是是古民也古之教化純賢者少疾凡民多疾猶本於質之自然後世民之疾醫家所謂症與脈不對者習俗傳染之猶惡者也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注孔曰蕩無所據也古之愚也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注孔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釋文廉魯讀爲貶今從古戾力計反皇本忿戾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隅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則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

矣或問云大抵肆廉直皆具美惡二意蒙案肆廉直本非惡名狂矜愚亦非大病疾乃過中之失狂即狂狷之狂銳於進取意廣才高而其偏或涉於肆志曾皙琴張之類也矜與狷雙聲似即狂狷之狷有所不爲節堅守固而其偏或峻於廉隅原憲季次之類也至於愚若柴之愚參之魯秉性遲鈍不甚流通而其偏或失於徑直若衛武子之忠孝則又愚而不可及者也此皆以今世之人而染古人之疾質雖稍偏疾非不起倘偶施以藥石不難進於中行若犯今之時

症者其狂也不爲肆而失之放蕩其矜也不爲廉而失之忿戾尤可怪者以秉性之本愚偏無知而妄作乃不安於直而任詐則竟大相反矣故陸氏困勉錄云肆之爲蕩廉之爲忿戾是已甚意直之爲詐是相反意然則而已矣三字雖總承上文而屬於末句之下夫子固有今昔之感而無如其症與脈太不相應也

包注云云疏曰以肆爲極意敢言者說文狂訓獃犬每多狂吠故包氏以言屬之廣雅訓狂爲癡詩狂且

傳則以爲狂人漢書昌邑王髆傳注凡狂者陰陽脈盡濁後漢書陳忠傳狂易注謂狂而易性也易性則亂言故孔注其蔽也狂云妄抵觸人也肆說文作肆云極陳也廣雅訓陳小爾雅訓極極陳則敢言故妄抵觸人包孔義相因也至禮表記安肆日偷注放恣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輕世肆志索隱放縱也混言之則與蕩無別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蕩無所據也者說文蕩本水名正字當作愓愓放也孔注其蔽也蕩云無所適守也與無所據同莊子大宗師篇王注蕩縱散也左莊四年傳注蕩動散也放縱動散則無所據矣黃先生曰狂而肆者行不掩言志大言大也蕩則所言者荒渺不可尋究於道大謬或以爲如晉人託老莊而清談元之又元不可究詰也以忿戾爲惡理多怒者說文戾曲也从犬出戶下身曲戾也字林戾乖背也淮南覽冥訓注戾反也字又借作盭廣雅釋詁盭俏也曲也蓋矜本矛柄有八觚雖有棱廉其理則直而忿以氣勝較枉過正則反背於理而不自知其曲矣故曰惡

理多怒也皇疏引李充曰矜善上人物所以不與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與忿激也黃先生曰忿戾者妒人之異已不顧是非而以剛愎持之故忿怒說文忿悁也廣雅釋詁忿戾怒也荀子脩身篇勇猛戾注戾忿惡也蓋混言之忿與戾相因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有廉隅也者說文廉仄也廣雅釋言廉棱也儀禮鄉飲酒禮注側邊曰廉故堂之側邊曰堂廉九章算術邊謂之廉角謂之隅開平方有一隅兩廉開立方有一隅三平廉三長廉凡言廉隅者

謂有棱角也皇疏引李充曰矜厲其行向廉潔也是訓廉爲潔清爲嚴厲或以爲溓磏之借溓薄水也磏厲石也然廉本於矜矜說文作矜矛柄也凡矜有八觚故引申爲矜廉之義訓矜夸矜張者則以矛柄之長引申之訓矜持矜式者則以矛柄之執持引申之有棱角有執守則矜莊矜嚴矣矜與廉疾固相因也而廉訓潔清訓儉薄則與矜不相屬矣魯讀廉爲貶釋名廉自檢斂與貶自減損義雖可通而與矜相遠故鄭君從古論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皇本高麗本考文云古本足利本皆無此章惟邢本有之唐石經添注於旁

正義曰皇疏無此章而引王注於學而篇疏內則其原本當有也邢疏云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洪氏頤煊曰唐石經此章先無而後添注蔡邕石經陽貨篇末題云凡廿六章今集解本此章在內共廿四章似蔡邕石經僅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章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後人刪之非也蒙案經典乃聖賢之訓誥而論語尤經史之權衡倘或重出於其間必有深意存於內因思下章惡紫惡鄭聲皆用也字而惡利口獨用者字蓋以上二項引起而歸重於末句也紫與令色皆色也鄭聲巧言皆聲也利口之覆邦家者即書所謂巧言令色孔壬也堯舜二帝皆畏之左太史亦恥之宜乎聖人之所深惡者莫甚於此矣記者重敘此章於前以指聖言之所歸重亦猶過則勿憚改重敘於改之

爲貴之後耳

王注云云疏曰貴質古同韻二句蓋成語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注孔曰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注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

釋文惡烏路反覆芳服反皇本者作也高麗本無二也字者字尹文子引同周禮司市疏左哀十七年傳疏漢書杜欽傳引俱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外注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

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蒙案孟子末篇引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以六似平列而歸重於鄉原此經以二惡引起而歸重於利口利口與佞對言則有別混言則相通蓋佞非專在於口而利口則未有不佞也故趙注以佞人爲詐飾利口爲辯辭而朱子以佞人爲

辯給利口爲捷給謂其顛倒是非强辭奪理掉三寸不爛之舌於片言立談之頃使人說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則利口又甚於佞而要之皆即巧言令色孔壬也法言吾子篇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衞之似曰聰聽故辨朱紫在於目之明辨雅鄭在於耳之聰而辨利口則當專責於心君之正思睿乃所以作聖知言始可以知人皇疏云爲時多以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意亦歸重利口也紫之可惡爲其克奪本朝之正色鄭之可惡爲其混亂中夏之正聲而利口之可惡乃能傾覆天下人君之家國漢書張釋之傳云豈效此輩夫喋喋利口捷給哉班固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故子臺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攜郤而晉厲弒豎牛弒仲叔季卒郈伯毀季昭公逐孔子所謂利口覆邦家者與危言之曰覆邦家切指之曰覆邦家者即公羊傳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之旨惡之實畏之也韓詩外傳七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

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孔注云云疏曰云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說文朱赤心木朱與赤混言則通其字又作絑楚辭招魂大招朱顏注皆云朱赤也考工記畫繢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故朱爲正色詳見鄉黨紅紫節釋名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孔以紫爲閒色之邪好故能惑人而其實所惡不止此蓋周尚赤紅與紫皆相克而不相得故君子皆不用而紫以黑閒赤即以水克火是克當王之色也故不僅

曰亂而曰奪云利口多言少實者即上章王注所云巧言無實也故孟子謂恐其亂信僞書周官篇曰亂厥官茲不曰亂而曰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巧於媚說必使是非顛倒賢否混淆而國家因之而傾覆覆訓反訓敗翻手作雲覆作雨巧令之長技也

包注云云疏曰以鄭聲爲淫聲之哀者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包氏以爲淫聲之哀者似指桑

間濮上亡國之音非鄭衛之鄭蓋以靡靡之樂鄭重其手而淫過過則淫而極則哀自然之勢也詩序爾雅皆以雅爲正正疑正之誤正與夏通中州華夏之音和平之則中聲之所止也鄭衛之音和之淫而比於慢桑間濮上之音和之淫而極於哀鄭本東周畿內衛乃殷紂舊都地在中華易與雅混故不曰奪而曰亂詳見反魯正樂放鄭聲二章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注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釋文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今從古翟氏謂上一句從魯論爲勝蓋以二句相呼應不犯複也左傳祭仲妻謂女曰人盡夫也亦似作夫爲勝晉書張忠傳御覽引百皆作萬

正義曰朱注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陸氏稼書曰注謂此章與無隱

之義相發一言理是至顯不必求之高深一言理是至實不必求之言語總是道無不在充塞天地之意非以六經爲聖人糟粕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吾人所述者天而已天固不待言也善述天者何必待言而後可哉堯舜禹湯述之以爲君皋夔稷契述之以爲臣易述之而爲卦爻象象書述之而爲典謨訓誥詩述之而爲國風雅頌豈以天之無言而遂無可述哉夫子此言蓋欲子貢於動靜語默之間隨處體認如曾子之隨處精察而力行不

沾沾在言語上尋求子貢所以終聞性與天道而一以貫之者其得力於此也歟一篇鄉黨所以於聖人之衣服飲食威儀容貌之閒無處不留心體察盡知四時百物之皆天理動靜語默之皆聖道非與聞一貫之傳者不能細心切實如此此章聖人因學者徒求之言語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以儆之非謂道本虛無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妙也時行物生不過指點實理不是禪家木犀香指點此心愼毋錯解入禪機異端去蒙案四時行氣化之流行也百物生

生機之發見也無非陰陽五行之妙用朱注言天理當易以天道戴氏東原曰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稱舉陰陽則賅五行陰陽各具五行也舉五行卽賅陰陽五行各有陰陽也大戴禮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陰陽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於所分以成其性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血氣心知性之實體也戴氏以陰陽五行言天道最爲精實予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而善言人者必有驗於天人身一小天地也道之大原出於天王者本天以出治聖人法天以垂教中庸所謂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也不善觀天者求天道於陰陽五行之上不善學聖者求聖功於語言文字之閒豈知太高則入於空虛太低則涉於膚淺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陰陽生殺之機無非葆合太和之具聖神功化之極卽在日用行習之閒聖道無殊天道言教何如身教耶董子繁露實性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正

嫌疑者視聖人目擊道存存乎其人矣何注云云疏曰皇疏謂忿世不用其言爲益之少故欲無所復言決非聖人之意又引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蓋何王本清談家數其所云立言通性修本廢言者或指老莊元虛之道而以言爲筌蹄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

釋文孺而樹反字亦作孺俗字也皇本高麗本以上有之字考文補遺一本疾作病文選思舊賦注三國名臣序贊注引皆無戶字

正義曰文選思舊賦注引鄭注將命傳辭者皇疏引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則非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顯物短使無自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矜鄙之心頹而思善之路長也蒙案李氏以夫子欲崇教未悉當時之實事朱子以孺悲爲得罪未聞所犯之主名夫孺悲之欲見也使其人苟可以見歟潔己以進歸斯受之夫子何必絕之已甚使其人不可以見歟辭之以疾斯亦已矣而又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以易直坦白之聖人而爲此忽隱忽現委曲詭祕之情形殊屬令人不解考禮雜記下篇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然則當時之情事在

孺悲蓋以君命爲重欲孔子之來見己而問禮與陽貨欲見孔子書法正是一例二章同在一篇之中前後豈容互異將命者孺悲之使來將君命召孔子者也在夫子則以師道爲尊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士苟齒德俱尊人君欲有問焉則就之故箕子陳洪範必待訪求太公授丹書不肯北面雖以天子之極貴猶不敢屈師道之尊所以夫子不欲往見而辭之以疾聞以絃歌使將命者轉達其意欲其來見己而教之也厥後孺悲果能領會親來受業士喪禮於是乎書

朱竹垞經義考云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聖門自子夏兼通六藝之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貢之問樂子輿之述孝經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以一無表見之邽鄔燕秋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而親受禮於孔子之儒不獲附斯則祀典之闕矣朱氏之議若此是孺悲者乃傳經之大儒亦聖門之高弟也自邢疏以將命者爲孔子家傳命之人

儀禮士相見禮賈疏謂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辭之以疾是皆不合全經書法不知當時實事而朱子又見史記家語弟子傳中不列孺悲遂疑是時必有得罪於夫子而爲不屑教誨之人徒使有功禮學之大儒不得與於從祀弟子之列可慨也夫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相見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孺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畢而出孔子之戶以去也孺悲使者去裁出戶而孔子取瑟以

歌欲使孺悲使者聞之也所以然者若辭唯有疾而不往恐孺悲聞疾差又召已不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以還白孺悲令悲知故不來耳皇疏申注極其精細惟以孔子辭疾又歌欲令悲知故不來是未知當時悲奉君命來召夫子欲其親來受業之故也夫子辭以疾必燕居在室內故使者入戶以將命辭畢而出戶在堂室之間取瑟而歌使者去尚未遠或在堂上或在堂下故能使之聞之也曲禮士無故不徹琴瑟喪大記疾病士去琴瑟取瑟而且歌無疾可知也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客有爲王留行者坐而言孟子隱几而卧古者燕坐多在室故使者將命例得升堂入室也若以將命者爲孔子家傳命之人是時夫子絃歌在室內孺悲親候在門外夫子大夫家有二門中隔兩庭一堂相去甚遠門外之客焉得聞室內之絃歌耶文選注兩引均無戶字此字亦不可少蓋以使者所出在門外必不能聞室內之音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釋文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鑽子官反燧音遂期可居宜反世說新語引作朞史記弟子傳引作不已久乎封禪書引禮必廢樂必壞

正義曰朱注期周年也禮樂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皇疏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禮是形化

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故云崩崩是墜失之稱也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用已以明道也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孔子自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宏多也蒙案太平御覽路史注皆引衡波傳曰宰我謂三年

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朞可矣顏淵曰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免父母之懷子雖美辨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道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不亦難哉蓋短喪之說本於墨翟自謂宗師大禹當時靡然從之宰我聞而惑之先與顏子相辨論而折衷於夫子其實唐虞三代何嘗不行三年之喪哉汪氏容甫述學云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麤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禹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士喪禮自小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則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據汪氏之說是唐虞三代皆行三年之喪不知何以至春秋戰國湮焉無存左襄十七年傳晏平仲善爲衰斬之喪家老以爲大夫非其禮孟子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制父兄以爲先君莫之行自是以後漢文

帝概用短喪晉武帝始復古制其實始作俑者皆自墨氏貴儉節葬之說啓之而老莊之一死生齊彭殤尤其蕩檢踰閑者也考之後漢書王符傳注宋書禮志引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淮南子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節財薄葬閒服生焉墨子公孟

篇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云云又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是則短喪之說本之墨家者流託爲夏禹之制而三年與三月大相徑庭淮南子齊俗訓云三年之喪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喪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兼斥儒墨正同宰我欲去加隆之數斷之以期意亦以爲立中制節也而豈知非人心之所安三代聖王之所通行哉大抵諸子九流各有所本其持之有要言之有理小道非無可觀而立說不本於人情生心遂足以害政故樊遲請學稼惑於農家之流之說也而其後有爲神農之許行宰我欲短喪惑於墨家之流之說也而其後有爲墨者之夷之使非孔子孟子辭而闢之吾恐似是而非之見傷仁害義之言其禍天下後世人心不淺矣

馬注云云疏曰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注變猶易也鄭司農引鄉子說正與馬注同邢疏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賈疏謂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也馬注引周書月令者漢書藝文志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即今所傳逸周書內有月令解其辭今亡隋唐志以爲晉時得之汲冢者誤也周氏柄中云古人取火於木有四時五行之變管子幼官篇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獸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攷之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與管子不合惠氏因謂春取榆柳之火於南方朱鳥羽獸火煙赤夏取棗杏之火於西方白虎毛獸火煙白秋取柞楢之火於北方元武介蟲火煙黑冬取槐檀之火於東方蒼龍鱗獸火煙青中央取桑柘之火於坤方黃龍倮蟲火煙黃然攷董子繁露淮南子其說不然也董子云冬日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

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今以六甲推之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相距各七十二日淮南子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其次序則誤而以氣爲火煙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猶是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爨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推之四序莫不皆然豈惠氏春取南方之說哉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揭子宣璇璣遺述一條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桑取心方尺爲盤中鑿

眼鑽頭大旁開闊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竇薄煤成火矣此即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也續漢禮儀志云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古者水火竝改而改火之制獨詳路史燧人改火論曰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顧氏亭林謂火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食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蒙案天有陰陽火太陽之火陽火也光到火即到雷電之火陰火也聲到火乃到今西人有專書備論火之性情力量而用之以發機器代工作火之時用大矣哉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注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

釋文食音嗣夫音符衣於既反不樂音洛皇本曰安下有曰字女作汝稻錦下皆有也字高麗本世說規箴篇同

正義曰朱注禮父母之喪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蒙案禮閒傳斬衰三日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

月而禫禫而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絰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天下之通

喪也曾子所述似本此經

孔注云云疏曰云旨美也者說文旨美也从甘古文从舌含一與甘同意故朱子訓甘

宰我出予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注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漢石經無乎字

正義曰皇疏仁猶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仁也朱注宰我既出夫子懼其鎮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蒙案禮三年問篇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

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思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

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

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此篇發明夫子仁字愛字之恉最爲精切夫至親以期斷而三年以加隆先王之制無非欲求仁心天性之所安以節夫恩愛人羣之至意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既稱情而立文復立中以制節斯仁之至而義之盡也其可易也哉

馬注云云疏曰云懷抱者蒼頡編懷抱也說文通訓以爲褱之借褱夾也義稍別

孔注云云疏曰云自天子達於庶人者禮記通喪作達喪鄭注謂自天子至於庶人也欲報之德二句詩蓼莪文愛皇疏云恩愛指仁也一云悋惜者非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釋文弈音亦皇本作奕法言孝見篇引乎已作於己

正義曰皇疏賢猶勝也已止也言飽食無事則必思爲非法若曾是無業而能有棊弈以消終日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也朱注引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蒙案人靈物也心動機也不入於善則入於惡不歸於正則歸於邪一刻不暫停兩端無中立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故聖人教人納之於詩書範之以禮樂必使其心有所主不至因逸而生淫乃曰甘暴棄者既冥頑而不靈高言清靜者復懸空而無薄豈知心本當用而不用遂以不善用而至於亂用放辟邪侈無所不爲矣

聖人大懼人心之無用譬諸博弈之猶賢不知其言者一若聖人教人以博弈而誤用其心者反將以博弈精口於聖言也故朱子引李氏說以正之蓋本經之用已例訓語詞之止以語助之詞解之則到處皆通以實義之止解之則意多拙滯爾雅釋言猶若也呂覽慎行篇注猶如也本經聽訟吾猶人文莫吾猶人猶人者若人如人謂及人也賢之字从貝本訓爲多財引申爲多才之稱莊子徐无鬼篇以財分人之謂賢小爾雅賢多也鄉射禮右賢于左注賢猶勝也

大射儀取賢獲注勝黨之算也是賢爲勝負之勝即輸贏之贏贏與賢雙聲廣雅贏益也餘也過也義本相通也然則所謂猶賢乎已者謂人之博弈尚知用心以求及人獲勝而後已而已者語詞之止也謂其用心以求勝非謂其勝於不用心者也乃自皇疏不善體會經恉以爲飽食終日不如博弈之猶賢而邢疏直謂聖人教之以博弈遂使好此者反借聖言以自恕害可勝言哉攷之說文博作簙局戲也六簙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簙簙簙棊也局簙所以行棊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匴璇或謂之棊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廣雅皆用其說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爲博箭故棊字从木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故簙字从竹荀子大略篇云六貳之博楊注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鮑宏博經云博局之戲各設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白六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一畫者謂之塞二畫者謂之白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閒謂之五塞蓋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梟幺也六博得幺最勝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即樗蒱也秦策蔡澤謂范睢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魏策孫臣謂魏王曰王獨不見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楚策唐睢見春申君曰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

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卽豎之名爲驍棊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此古局戲之大略或謂卽今之雙陸古謂之六博亦謂之格五又謂之樗蒱惟類編云六博與雙陸不同六博自古有之或云紂臣烏曹所作或云殷紂所作雙陸始於西竺曹

魏時傳入中國說文段注云古戲今不得其實也弈亦布局行棊惟不投瓊爲異說文弈圍棊也字从廾言竦兩手而執之也所行之局謂之枰枰平也所執之子或用木或用石故棊字俗作碁左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曰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孔疏圍棊稱弈者取其落弈之義也班固論曰北方之人謂棊爲弈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文也方言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博物志云堯造圍棊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文選博弈論枯棊三百注引邯鄲純藝經云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然則今棊局十九道合枰爲子三百六十一與漢制不同也今又有象棊楚辭招魂篇菎蔽象棊有六簙些齊策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則鬬象棊似戰國時已有之世稱周武帝製後周天初四年帝製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隋書經籍志有周武帝造象經一卷蓋衍說象棊之譜也而太平御覽謂象戲周武帝

造行棊有日月星辰之目則與今法又不同也古有圍棊有行棊有彈棊所戲之式本不一而惟博與弈皆有局有棊故說文專以棊爲簙棊孟子趙注弈博也或曰圍棊卽引此經以證焦氏理堂正義云博弈皆用棊弈爲圍棊博爲局戲蓋卽今之雙陸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劉徽九章算術句股冪用諸色棊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鎚尙可考

見其狀故有箭簪之名班固弈旨云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應時用仲此分別博弈甚明蓋弈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文選韋昭博弈論云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

名稱之不建也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雖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觀韋氏所論合之於今雖小異而大同實有損而無益翫時愒日無殊野狐之禪累德敗名何事牧猪之戲樗蒱一擲百萬計劉毅到底無成長日惟消一局棊李遠終身見棄前事之師後車之鑑也夫棊以劫殺爲心何自祈天永命余友何劍臺酷嗜手談因思腦漏每以此事相戒故予至今不能圍棊至於賭博一端生平最恨家語五儀解夫子對哀公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也所見破家蕩產隕命殺身者不可勝計當其消魂落魄甚有質子典妻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倘或家門不幸竟有此等不肖子孫禁之不能勸之不

可甯使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祖宗猶得瞑目於地下而乃謂夫子以爲猶賢乎哉

馬注云云疏曰據據德也樂樂道也魯語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衢善勞也此馬注所本也此注高麗本足利本不作馬曰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史記弟子傳以作之有作好爲作則漢書地理志引義作誼

正義曰朱注尙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尙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蒙案史記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以誘之家語子路初見子問其好樂對曰好長劍又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衞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衞又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孫以爲勇又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臻此皆尹氏胡氏所本也皇疏引李充曰旣稱君子又謂職爲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思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是陷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此又似就子路之死難而論其終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曰好稱人之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注孔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注馬曰窒窒塞也）

釋文惡烏路反除稱人之惡注爲惡三字餘同音訕古皇本高麗本所諫反窒珍栗反魯讀窒爲室今從古皇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君子下無亦字子曰有下無惡字居下無流字漢書朱云傳鹽鐵論四輩經音義比邱尼經音義引皆無流字據皇邢二疏亦應無此字惠氏謂今本因子張篇惡居下流訕彼而誤也

正義曰皇疏惡憎疾也舊說子貢問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乎江熙曰君子卽夫子也朱注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或問云稱人之惡在己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萌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語錄云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呂伯恭曰聖人之待人渾然太和之氣人以乖戾干之自取其惡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

包注云云疏曰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故樂道人之善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乃聞人惡而好稱揚之其居心之惡誠可惡也故注兩惡字釋文皆讀入聲孔注云云疏曰云訕謗毀者說文訕謗也蒼頡篇訕毀也廣雅釋詁訕謾也禮少儀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訕

馬注云云疏曰云窒塞者說文窒竅也易有孚窒虞注窒止也呂覽盡數解處鼻則爲鼽爲窒注不通也說文通訓以爲座之借座凝止也義亦通魯讀借作

窒漢書功臣表清簡侯窒中同史記索隱引風俗通水經河水注皆以爲姓窒中漢韓勑碑廧域庫窒或作牆域庫窒二字同音通用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注孔曰徼鈔也惡鈔人之意以爲己有也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注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

釋文徼古堯反鄭本作絞古卯反知音智孫音遜訐居謁反說文云面相斥字林紀列反皇本高麗本乎作也知作智孫作遜考文古本同又徼作撽文選西征賦注引作子貢曰

正義曰皇疏子貢問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也故江熙曰已亦有所賤惡也惡徼以下此子貢說己所憎惡之事皇本乎字作也故以此節四句皆爲子貢語文選西征賦注引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正與皇疏合朱注徼伺察也外注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人能惡人也精義謝氏曰徼似知不孫似勇訐者幾於直皆足以欺世亂俗故皆惡之或問論之曰謝氏似是而非之說得之然謂特惡其欺世亂俗則未察乎其取名之善而用意之不臧耳盡其心術之可惡在三以爲字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徼鈔也者說文鈔叉取也俗字作

抄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方言十二鈔强也廣雅釋言鈔掠也是即今人所謂掠美者韓文公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剽賊掠美之謂也邢疏引曲禮毋勦說以證之鄭注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廣雅勦取也義與孔注同勦即鈔之借也徼鈔勦同在肴部字當以鈔爲正說文徼訓循漢書東方朔傳注徼循遮繞也趙敬肅王彭祖傳注行徼巡察也故朱子訓伺察遮掠而先之以伺察曲盡巧偷豪奪之情狀矣鄭君本作絞中論覈辨篇引孔子

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誤以此節爲孔子語而以微爲絞據鄭君本也然直而無禮爲絞鄭訓急切馬訓絞刺皆與智不相關陳仲魚據皇疏謂刺爲刺之誤謂譏刺他人之非與不孫訐爲一例非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訐攻發陰私者說文訐面相斥辠相告訐也漢書賈誼傳所上者告訐也趙廣漢傳吏民相告訐黃先生謂訐者發人細失誣人陰過也唐太宗以上書者多訐人細事立禁以讒人罪之此惡

發人細失者也宋蔣之奇誣奏歐陽永叔陰事當時惡之者以陰事莫須有無可證據而言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釋文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皇本高麗本孫作遜漢石經作孫皇本怨上有自字後漢書爰延傳楊震傳注世說新語注引唯作惟均無也字

正義曰皇疏女子小人並稟陰閉氣多其意淺促所以爲難養也朱注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莅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蒙案左僖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怨怨無已後漢書楊震傳疏曰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皆與此經相發明易遯之九三曰係遯畜臣妾吉程子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或疑程子之言專在慈以畜之抑知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剛健中正莊以莅之不言可知也夫女子小人不曰待不曰用而曰養養者畜也其爲地也親密其爲時也常久久且密則固已近之矣乃以本近之勢而又加之以褻近之心稍有不近

焉即以爲遠則可近而不可遠矣故遠之名本由近而生焉者也而怨之機即於近而伏焉者矣所以朱子必先曰莊以莅之而後曰慈以畜之明乎已近而不可褻近也黃陶庵曰聖王知其然也嚴未然之禁太宰得以制宮中燕游得以親正士故有樊噲周昌則籍儒戚夫人不足患也有申屠嘉則鄧通鄭夫人不足患也此皆莊以莅之之道也而一已之正心脩身不待言矣聖人言難養者欲人思所以善養之道非謂其難而委之無可如何亦非謂近之不可遠

之不能而游移無主不近不遠之間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是終無善行也

釋文惡烏故反漢行經無而字四十作卌釋文引鄭注孝經卌彊而仕漢孔龢碑選年卌以上孔羣碑年卌九雍勸闕碑年卌五皆以四十並作卌讀先立切

正義曰朱注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精義楊氏曰四十而無聞已不足畏又況見惡乎其終也已可知矣趙氏鹿泉曰惡字如字讀包得去聲意重省己不在徇人也蒙

案惡字解作善惡之惡見亦當爲識見之見見惡者不但惑於善不善之間而反甘心定見於爲不善也夫人之爲學積累須時而人之歸仁轉移有漸如周孝侯之斬蛟殺虎文信國之徹妓屏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揭開塵障睡時見天古來曾有幾人耶故人之所見每自中年以後血氣就衰識趨斯定禍淫福善人事之閱歷已深否極泰來天運之循環將復悔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然後改行率德棄舊圖新欲摩玷而修瑕譬暮行而秉燭百年未半及時正可有爲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失之東隅者安在不可收之桑榆耶至於挺生大老不限天年學日進而心日虛年彌高而德彌劭衛武公九旬悔過賦賓筵抑戒之篇蘧大夫五十知非切寡過未能之想既與年而俱進亦有志而竟成而況乎人生百年三萬六千日四十正未有艾也乃何以天性沈淪人欲錮蔽年登不惑見解仍非始也無所聞而不復可畏繼也誤所見而無以善終罔念作狂何自回心轉意死期將至幾時立德修名品日趨於下流學無望其上

達原壤不死乃古今賊德之人盜跖壽終亦天地乖戾之氣年四十而所見惟惡焉是其不惑也不惑於爲惡而已矣終而已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清定海胡賓伯頁撰

微子第十八

釋文凡十四章注疏本與朱注皆十一章未知陸氏所多何處三章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史記宋世家贊後漢書劉陶傳注梁書王亮傳論御覽人事部引皆以此節爲孔子言在下節後

正義曰法言吾子篇云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此經序三仁事迹各不同而以一諫字統承之蓋三人之事皆出於諫而三人之心同歸於

仁至於或去或囚或死皆非當時意計所預定所謂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也至三人或去或囚或死之先後亦當以此經爲斷尚書微子篇序云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父師若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皇疏引書鄭君注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少師不答志在必死是微子與箕子比干商論去就既定即先決計長往書有明文故馬注謂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然而微子未嘗不諫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阮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殷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云云太師若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

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

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殷本紀云周武王東伐至盟津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云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

既克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閎天封比干之墓蒙案太史公兼通尚書今古文博極羣書好載異說故史記前後往往自相矛盾其宋世家先言微子次言箕子末言比干次序與論語合此本三仁正傳也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剖視其心也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十里二百五十步是亦以比干之死最後也乃殷周本紀又以比干死在前箕子囚在後云箕子懼乃佯狂箕子豈畏死者哉且宋世家先序微子欲死及去未能自決與太師少師謀而遂亡後又云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一篇之中前後參異徒以當時有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奔周之事與論語本篇太師摯少師陽字音相近遂附會尚書父師少師而一之豈知樂官不得稱父師而微子必不可以適周耶抑君臣義屬之言豈王室之元子所可出耶詩柏舟疏引鄭君注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此亦本宋世家之說也夫微子所以不得不早去者時亦有故書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父師箕子也孔傳云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也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啓帝乙元子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帝

乙懵賢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也云言也刻書也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所言適以書子若不早去徒取殺戮而絕宗祀故詔王子出迪獨有父師之言而少師不答非爲比干志在必死也特是微子之去亦去位而退守封邑耳身係宗嗣職司卿士既不忍效適周之賤伶又不能爲遜荒之家髦故皇疏以爲去殷歸周者非蔡傳以爲去位逃於外者亦未必是也夫紂之所惡者持惡其諫耳既不敢諫而遠去則亦任其去焉而已矣或

謂去而之國仍恐爲紂所忌而不能免於難邦圻千里天下一家又將逃往何所耶迨武王既克殷微子忍辱於須臾蔓延宗祀於一綫破巢之下安有完卵紂子祿父之封此又微子所夢想不到者也左傳史記並言武王克殷微子來見武王使復其位全謝山謂復其位者即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然禮樂記韓詩外傳俱言武王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呂氏春秋言武王下車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或武王先復其微國後乃由微而徙封於宋至成王誅武庚又申以微子之命也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陳鴻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既陳鴻範乃封朝鮮也而周本紀又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尚書大傳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是又以爲先封朝鮮後陳鴻範也而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至朝鮮後漢書東夷傳論云箕子遭衰殷之運避地朝鮮諸書說皆互異周氏柄中曰紂囚箕子武王克殷而後釋之箕子焉得先去漢書所云固非事實大傳謂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觀書序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則箕子並無逃去之事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十三祀者武王克殷之年也此年四月歸鎬京訪于箕子孔鄭之說並同其封朝鮮自在陳洪範之後當以宋世家爲據大傳謂十三祀來朝問洪範周本紀謂克殷後二年訪箕子者皆非也或者謂箕子陳九疇爲帝

王之大法也微子備三恪爲祖宗之命祀也乃宋世家記其來見也微子乃持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抑何言之太甚歟然此言實本於左傳僖公六年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其言確鑿有據意者此或古來國破家亡軍門受降之常例歟蓋封建之世民所歸往即爲王歸之成羣即爲君人心所向即天命所歸若夫

不畏天威不恤民命之獨夫是自絕於天也有奉命之天吏出而伐暴救民順民心而安之奉天命而代之爲人臣子者不能挽回君德於先欲思保全宗祀於後是祈再造之深恩而不屑一時之暫屈恐其勢不兩全也厥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此詩宋世家屬之箕子書大傳又屬之微子而微子來見頌歌有客白馬之篇蓋感傷故國者人情也承服新朝者天命也若徒挾舊君之私憤而不知天命之攸歸父既受誅子思報怨是直梗化之頑民也是懲奉命之天吏也惡乎可哉

馬注云云疏曰云微箕二國名者書微子篇孔疏引鄭注微與箕俱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王西莊後案云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府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爲微子箕子所封地紂都朝

歌在衛輝府淇縣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於河北地形西北贏東南縮未必爲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爲圻外非也周氏柄中云微地有二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此微子初封之地其後紂徙微子於圻內在今山東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爲魯地莊公廿八年冬築郿公穀俱作微郿微古字通用左傳杜注郿即紂都朝歌時微子所食邑此微子徙封之地水經注載壽張

有微子冢蓋反葬於此不忘本也十道志謂微在聊城九域志謂博州有微子城路史又謂徐沛東南有微山微子冢其實非微子封地也孫淵如尚書微子疏證云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此在今山東東平州境疑采地亦在是郡國志薄故屬山陽湯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

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元和郡縣志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去縣六十有五里蒙縣西薄城湯冢當在今山東曹縣南沛今江南縣古宋地魯宋相鄰皆在殷千里圻內未知孰是又洪範疏證云水經汳水注云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所云景亳爲北亳矣闞駰曰湯都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案蒙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城北湯都在偃師是圻內地也呂新吾箕子論云今河南西華唐名箕城山西遼州唐名箕州然則微箕之

封豈皆有兩地歟云子爵也者王制鄭注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彼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之意與馬注同王肅以爲畿外之侯入爲卿士非也云微子紂之庶兄者皇疏引鄭君書注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案呂覽仲冬紀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

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此說在史記前鄭君所本也宋世家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索隱云尚書亦以爲殷王元子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殷本紀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案

史記第曰啓母賤辛母正后安知非謂其母爲妾時
尙賤而生啓因謂之庶子後爲后時始正而生紂因
謂之嫡子而案隱必以史記所云爲異母或遂以馬
注與鄭異其實可通也趙鹿泉以書稱元子謂微子
乃紂之母兄而非庶兄明明以帝乙廢長立少箕子
爭之不得故不爲後此意卻好後世秦隋皆以易嗣
而亡惜無佐證也云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皇疏云
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也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古人或稱父母爲親戚

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左昭二
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
報也是以父母爲親戚也箕子比干皆爲紂之親戚
故馬注謂爲諸父也而潞史誤以親戚爲外親謂舜
商箕伯之後殊爲舛謬史記索隱司馬彪曰箕子名
胥餘本莊子大宗師注也說見尸子又云馬融王肅
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諸兄易明
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虞注云箕子
紂諸父故稱內難服杜以爲紂庶兄因微子奉合致
誤也尙書左傳疏引鄭君書注皆云箕子紂諸父而
不言比干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比干於紂親則諸父
唐李翰比干碑亦云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孟子告子
篇云以紂爲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是比干爲紂諸
父甚明故馬注連箕子並云諸父也然有以孟子連
言微子而致疑於比干非諸父者金吉甫妄欲改兄
之子爲乙之子謂均是帝乙之子也殊爲穿鑿顧亭
林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
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於文有所不便

故舉彼以該此此眞通人之論也云箕子佯狂爲奴
者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稾
夏書云予則奴戮汝殷承夏制也古者奴戮必囚禁
因呼囚犯謂之奴箕子之囚紂囚之也紂之囚爲箕
子之狂也故曰爲之奴若箕子之自爲也者箕子何
以狂冀其君之感悟也箕子漆身爲厲被髮佯狂屈
原形容枯槁顏色憔悴意欲其君之哀憐而感悟於
萬一然而家國至此則亦有不能不狂者無論爲佯
狂爲眞狂而箕子之心苦矣或謂先囚而後狂或謂

見比干之死而狂箕子豈畏死者哉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注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甯民也

筆解殷作商

正義曰朱注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朱子文集與門人論書微子篇云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二子箕子爲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蓋將諫紂紂不聽

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者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豈不以吾三人皆宗國之臣當與社稷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爲元子但當遯逃以全宗祀我與比干則死生以之畢吾事紂之分而已所謂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也朱氏彬經傳攷證云此章正敘比干之諫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徵之史記宋世家而知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蒙案諸儒之論各有精

義惟朱子以箕子之奴在後比干之死在先蔡虛齋趙鹿泉等皆以爲先後當從論語是也三人事迹各不同當時必有謂死難於奴奴難於去者故夫子原其心而論定之皆許以爲仁蓋聖門之言仁祇求心之安不安不論身之死不死身死而無益於國不死而無害於心則死不如生身死而有得於心不死而有害於國則生不如死故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而仁人不必盡在於死節三人之求仁得仁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言盡之矣鹽鐵論非鞅篇曰比干剖心非

輕犯君以危身强諫以干名也惜怛忠誠之心動於內忘禍患之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此論比干之諫已得其心矣吾讀史記而知箕子微子之心無異於比干也箕子諫而紂不聽不能諫而至於狂不自覺其心之疾痛也不可諫而出於佯狂萬一冀其君之感悟也蓋比干之性一於剛故率爾而犯顏諫諍逆耳批鱗不避其身之慘戮箕子之性內剛而外柔故無聊而被髮佯狂漆身爲厲猶思其君之鑒憐易明夷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文王之囚玉門也夫子謂其爲臣止於敬服事德之至屈原之投汨羅也朱子謂其忠乃忠而過過乃過於忠然則爲人臣子之道當以文王箕子爲極則而非必盡以殺身爲仁也厥後彖卜明夷囚於紂而釋於武疇衍洪範屈於人而伸於天然而箕子初不及料也箕子之心既無異於比干矣而微子之心亦無異於箕子比干也吾讀史而知微子之未嘗不諫吾讀書而知微子之不能不去吾讀詩而知微子之去更難於奴尤苦於死也凡人有血氣者性必剛强有志節者情易感觸大雅文王篇一則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再則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在周公制作此詩無非爲天命之靡常留子孫以炯戒而自微子聽之聲聲墮淚字字點心人孰無情誰能遣此睹新朝之振作念故國之悲涼有抑鬱憤懣而痛不聊生者眞欲拔劍斫地擊碎吐壺故麥秀黍離不過偶逢於墟落把茅銜璧亦祇暫辱於軍門而此後之痛心則有天長地久而至死方休者然而微子無可奈

何也吾故曰微子之去難於奴而苦於死而要之其仁則一也乃或因此竟以爲死不如奴奴不如去則又不可中論智行篇曰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抑知此章夫子論仁也非論智也惟三人求仁不求智故易地則皆然若論智不論仁即其心不可問而況乎三人在當日亦惟求仁得仁初不自知其仁也遑論其智哉善乎馬氏之注曰

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甯民也斯眞得三仁之初心而知夫子稱仁之旨矣記者序此章於篇首意以三仁之心例夫子之心朱子語錄云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辟世之士一齊割斷高舉遠引卻是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此篇歷敘隱士而折中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三人之憂亂在一朝而夫子之憂亂在萬世仁何如哉至黃先生謂此篇記序隱遯之流而先之以此見殷之亡由於不用賢此亦本章之餘意韓詩外傳十曰昔

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繹史引晉書傳異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牧野故此篇首記殷有三仁而殷亡終記周有八士而周興以其用不用者異也

馬注云云疏曰筆解引作孔曰憂亂甯民四字一篇之綱也

柳下惠為士師注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黜勑律反焉於虔反枉紆往反孟子疏引首有孔子云三字漢石經邦作國荀子新序引黜作絀後漢書崔駰傳引子未可以去乎作可以去矣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孫綽云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朱注黜退也

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心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或問云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怳然若無所持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黃先生曰柳下惠是魯惠公之後同姓之臣戀戀於父母之國

宜也而云焉往不黜則不恭矣又觀降志辱身之語非聖人之所慊於心也故以此章與下二章類記之則不辨而自明矣蒙案此章論柳下惠當知其和當知其和而介當知其和而介而又有不恭此其所以異於聖人處直以孟子作注疏可也孟子謂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疏其爲士師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疏其被三黜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疏其三黜而不枉道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疏其三黜而不屑去也又曰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大寬薄夫敦謂其聖之和者也直斷之曰柳下惠不恭謂其聖之和而非聖之時者也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也朱子外注引胡氏謂必有孔子斷之之言風俗通義云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翟晴江疑此即孔子之斷語然此二字乃孟子所斷下章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乃眞孔子之斷語也孔注云云疏曰云士師典獄之官者此注孟子疏引

爲鄭注書舜典命皋陶曰女作士馬注云獄官之長蓋唐虞作士即司寇也周禮秋官士師下大夫四人其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之屬皆謂之士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五戒以左右先後刑罰又掌士之八成左僖二十八年傳士榮爲大士注大士治獄官也皆與孔注合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注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注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

史記世家引待作止

正義曰皇疏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處待孔子共爲政化而末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上卿總知魯政專任一國孟氏下卿不被任用景公言當以有事無事之閒處之而末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孔子孔子閒不能用已故行去也江熙曰麟不能爲豺步鳳不能爲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去聖人無常者也朱注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黃先

生曰待孔子之待據史記作止止對行言謂留之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穆天子傳乃命邢侯待攻玉者注待留之也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古待止同音相通用季孟之閒孔注就用事不用事兼位與權言也景公於夫子自言留之而已老不能用則季孟之閒當從朱注專以位次之高下言之爲是何注云聖道難成者本史記世家晏子之說也蒙案止與待本可通史記上一字作止下一字仍作待而所言非一時語故中加曰字以閒

之待與用自是兩時兩意莫殫莫究之說斷不可信蓋當時列國賢大夫夫子所心契者於鄭則子產而時已不相及於楚則葉公於吳則季札而地又隔於遠惟有齊之晏平仲衛之蘧伯玉相與締交最稱莫逆而爲夫子所嚴事故常主於伯玉家而歎平仲之善交久敬聖人之取友必端矣平仲豈阻夫子者哉夫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齊景公實庸主也當晉霸之既衰得賢臣之輔佐乃僅至於顯而不思圖霸尚望其能興王乎觀於吾老一言則其志氣昏惰不能振作有爲已可概見乃或據皇疏之說謂景公始欲用夫子而見阻於臣下夫果有意用聖人欲用則竟用之矣何必較量座位哉且始言明明曰待之而已而猶謂其實欲用之也其誰信之耶他日晏子至晉與叔向私語竊歎齊國之衰將歸陳氏之勢則亦無如其君何也故書社之止時或出於子西而泥溪之封必不阻於平仲史記世家謂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以秦穆公之霸而孔子對之以王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

齊其後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以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

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此事詳於墨子非儒下篇又見晏子春秋外篇尼溪作爾稽末有積財不能贍其樂句晏子書內又有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之梁邱據對曰仲尼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說之晏子以儒者之禮樂爲煩人留日費財留工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詳其命意專在節用貴儉薄葬短喪而皆毀儒教之禮樂蓋係墨氏之徒深知晏子生平性好節儉故將此等邪說羼入晏子書中藉以非儒謗聖太史公不察而采入世家以致善與人交之賢大夫反得罪於聖友貽議於後世也豈不惜哉善乎孔叢子之詰墨子也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又詰墨子謂孔晏之交相毀也孔子謂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晏子亦謂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是孔晏交相譽而不見交相毀觀此二說可知尼溪之阻乃墨氏之謗言而非晏子之實事矣

孔注云云疏曰禮王制大國三卿魯於春秋爲大國故有三卿也全謝山云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閒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但攷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

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公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

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爲亂叔孫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攜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軍孟氏將右軍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羈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周氏柄中曰此論似極圓通卻非當時事實攷之春秋揭昭五年卜楚邱語叔孫得臣爲亞卿位本在孟氏

之上宣五年得臣卒僑如尚幼至成二年始見於經而孟獻子久已爲卿僑如不得以後來居上故暫爲孟氏屈國語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韋昭注季孟上卿叔孫下卿是也及僑如出奔叔孫豹爲司馬仍居孟氏之上叔孫婼受三命則又在孟氏之上昭四年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也自後春秋所書如定十年哀二年三年率以叔先孟則三桓位次季爲上叔次之孟爲下昭昭然矣之閒二字亦各處不同成十六年傳僑如立於高國之閒此猶云伯仲之閒耳不必定居其中故杜注云位比二卿此言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則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未爲不可也

何注云云疏曰此注筆解本作孔曰云聖道難成者誤本史記也云老矣不能用者閻百詩曰孔子在齊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相去二十五年柰何輒自稱老耶必其年當六十歲禮六十曰老故云耳景公爲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宣伯奔齊時納女於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成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二十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三十三年則正當六十吾老之言此眞有據乎毛大可以爲不然也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十一年爲昭公奔齊而孔子世家謂昭公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爲景公之三十三年也且叔孫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於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還納女於靈公而嬖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是則

六十非六十也或謂禮五十曰艾注艾老也景公即二十而立時年已五十以外安見六十曰老而五十外之不可稱老耶然此皆無關緊要之論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女樂並如字朝直遙反漢書禮樂志注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歸作饋

正義曰皇疏歸猶餉也女樂女伎也時孔子在魯齊畏魯强故餉以女樂欲使孔子去也江熙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朱注引尹氏曰受女

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史記世家定公十年會夾谷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月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加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

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哀公三年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月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以公之魚沮而召冉求江氏愼修曰史記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何以爲夫子攷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

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滕之如魯衛靈三十八年當魯定十三年蓋女樂事正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常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築蚩淵囿大蒐比蒲諸秕政即作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裨也黃先生曰史記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此明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而孔子於是年實未去魯侯十三年春郊膰不至而

後行是遲遲吾行之證也此經不言致膰事者夫子之行實以女樂故史記所謂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也蒙案楊誠齋謂齊人之設謀因會夾谷沈無囿謂桓子之心忌在墮三都金吉甫攷證則又謂內外合謀以閒夫子故記者不曰魯定公受之而曰季桓子受之也抑知魯政下逮已非一日自昭公客死以來禮樂征伐無一不出於季氏卒之上竊國政者下困於家臣桓子受制陽虎四五年蒲圃之享幾乎性命莫保是以三都之墮雖由孔子之謀實本桓子之積憤斯得乘其機而爲之則自宰中都爲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中間如會夾谷誅少正卯以及種種諸善政子雖稟命於定公要無一不商議於桓子而桓子亦無一不聽憑於夫子大而溝合先君之墓細而并得土缶之羊凡事皆咨詢而信從焉則其於國政可知故公斂處父能戢懿子使不墮成而公山弗擾不能阻桓子使不墮費公羊傳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孟子所謂於季桓子有行可之仕也然而桓子本屬駑材初無作用脫離虎口便啓驕淫齊人見幾而

施謀君臣相率而行樂而忽明忽昧如醉如狂甚至荒廢三日之朝何暇計及三都之墮惟是齊人之來歸也不敢直陳於魯廷而桓子之往觀也不敢公行於魯國當時所畏懼者惟有夫子一人耳故韓非子內儲篇謂黎且逆料仲尼之必諫夫子諫之不聽而後去繹史引琴操亦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作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龜山何諫之不可遲遲吾行此正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道夫子既去而桓子始醒問師已以夫子罪我而臨卒時又歎

獲罪於孔子顧謂康子必召之然則桓子固已自知其罪矣書曰季桓子受之罪在桓子也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夫不用者不用其諫而受女樂也夫子不欲以受女樂之罪行而以不致膰之微罪罪固在桓子卽微罪亦在桓子以當時政在桓子也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意欲爲桓子告無罪也夫子指桓子也師已聞歌反以告而桓子則曰夫子

罪我以羣婢故也夫然後始知罪在受女樂而不在不致膰夫子指孔子也前後罪字本一貫桓子明明曰罪我非孔子之欲自認微罪也乃閻百詩謂欲認出行不稅冕之微罪趙鹿泉謂自認助祭不致膰之微罪夫去魯父母之國也不俟終日似太恝自認微罪亦太迂

孔注云云疏曰云桓子季孫斯者杜氏世族譜平子意如之子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注孔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注孔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注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注孔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注孔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釋文輿音餘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考文古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高麗本同皇本衰下諫下追下皆有也字漢石經同唐石經惟衰下有也字史記世家諫下作兮字追下有也字漢石經何下有而字而與如通莊子人間世正作如廣川書跋云漢石經德作得與隸釋所載異

正義曰皇疏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爲楚狂也時

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皇疏說本高士傳朱注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詞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黃先生謂楚狂歌鳳尊敬聖人復爲聖人防患歎惜時事情詞悲切非常人也蒙案史記世家敘沮溺丈人於自集反蔡之時敘楚狂於昭王既卒之後則楚已無可望矣莊子人

閒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又應帝王篇接輿謂肩吾曰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鑿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熏鑿之

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列女傳載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持金百鎰車二駟請治淮南妻從市來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財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乃夫負釜甑妻載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其所之觀諸書所說大抵輕世肆志避禍全身之士莊子所云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與此經不同因覽引周書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尉繚子治本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其意蓋以往世來世夾出今世而今之從政者甚屬危殆曰方今之世僅免刑焉曰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厥後子西子期均死於白公之難抑亦有先見之明矣然知尊聖人而歎其衰知愛聖人而憂其殆而要不知聖人仁智之大權也衰追在古韻微部已殆在咍部二兮字三而字皇本三也字皆助詞韻不韻皆可不必拘

孔注云云疏曰云接輿楚人也者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左僖四年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郡國志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是接輿楚人也漢

書人表列儀封人長沮桀溺丈人何蕢楚狂接輿於第四等大抵皆隱士而逸其姓名者守門者曰晨門掌封疆者曰封人近津渡者曰沮溺以杖荷器者曰荷蓧荷蕢接夫子乘輿者曰接輿似即以當時之事而號之其實記者止稱楚狂謂楚之狂士而已逆接夫子之輿歌而且過故夫子下欲與之言不復再書輿字自皇甫謐高士傳云姓陸名通字接輿而論語孟子疏皆引之後世乃以接輿爲字而隱士遂顯名姓矣云佯狂者秦策箕子接輿漆身爲癘被髮爲狂

無益於殷楚楚辭涉江篇接輿髡首兮高士傳云好
蠲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
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云鳳鳥待聖君乃見者賈子
服鳥賦云鳳凰翱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
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韓詩外傳所謂游必擇所
飢不妄下也云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者黃先生
謂衰次也衰之本義爲艸雨衣以其衣次第爲之引
申爲等衰之義左桓二年傳皆有等殺杜注殺衰也
考工記參分其幅之長而殺其一鄭注殺衰小之也

此皆借殺爲衰而義當爲次淮南子道應訓將衰楚
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說山訓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說
林訓大小之衰然皆用衰爲次義鳳待聖君而出周
流亂世則爲次亦猶麟出非時歎不遇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注包曰下車也
皇本末有也字辟作避高麗本同史記世家作趨而
去弗得與之言
正義曰皇疏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己
故下車欲與之其語也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
欲與己言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若接輿與夫子對
其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識者修其狂迹故疾行
而去也朱注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
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黃先生云據莊子所
載楚狂歌兢兢於潔身避難之意而已夫子有不忍
忘天下之心不敢廢君臣之義而又有堅不磷白不
緇之聖德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欲與言者如此或
疑狷介之士與言何益抑知天下大事惟恬淡者能
任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夫子所以不忍

絕之也韓詩外傳五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
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爲名者避污名勵清操
也其品足嘉矣又曰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
有常聖也然則聖狂之異亦可知矣蒙案顧涇陽曰
天下有一毫不可爲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尚
可爲聖賢不肯放手此乃聖狂之異趣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下下車也者皇疏朱注皆謂孔子
將適楚而史記世家云於是自楚反乎衛要之正在
道上故下爲下車楚狂從前面逆接夫子之輿行歌

而過車旁夫子聞之即轉從後面下車欲與之言正可對面相會故楚狂須疾走而辟乃過去不得與言未過即下聖意方殷忽接又趨狂態不測情景宛然如繪經不言下車者上文已言接輿不必再贅車字此記事省文之妙也乃或因前篇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本或於此章亦衍之門二字而莊子等書皆以接輿爲名字故改歌而過爲遊其門釋文引鄭注遂以下爲下堂出門也抑知此時夫子周流在外居停旅館家有重門高堂子欲與言但須言出而不必

言下況子方下堂未曾出門何以知其人之趨而避之耶荷蕢過門外聞磬聲而歎夫子在門內即聞歎辭而答可知旅館過仄門外門內言語咫尺可通不必出門而始可與言也若楚狂須下堂出門而與言則荷蕢何以不爾耶且門內屬一家故彼稱孔氏車上指一人故此言孔子吾是以歎包注之精而決接輿之非其字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耦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也

釋文沮七餘反溺乃歷反耦吾口反漢婁壽碑沮作且文選逸民傳論注引無之字

正義曰朱注二人隱者耦並耕也蔡案史記世家敘此章於葉公問政問孔子於子路之後云去葉反於蔡朱注謂自楚反乎蔡蓋葉楚之邊邑也孔子未嘗至楚都蔡亦非蔡之國都乃故蔡也周氏柄中曰蔡於魯哀公六年遷于州來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葉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相去遠矣故蔡在今河南汝甯府上蔡新蔡二縣與葉相近孔子自蔡如葉去葉反蔡皆故蔡非州來也水經注言淝水方

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據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是欲合接輿沮溺二事爲一要之三子皆楚人故上章見楚字而此章從略也問津亦偶然事自史記云孔子以爲隱者皇疏引范升云欲顯之故使問也而後儒遂謂子欲挽二人相與濟世聖人何嘗有是心耶

鄭注云云疏曰云沮溺隱者者高士傳頌曰悠悠沮溺並耕荒墟敬詢濟渡暫駐浮車飄然無答齊口致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是相傳以爲隱者也金吉甫攷證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蓧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不得姓名之眞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姓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答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高

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蓧丈人之云爾或又以沮爲止而不出溺爲沈而不返要之皆意想之說也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溢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者考工記匠人爲溝鄭君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甽畎也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疏云耜謂耒頭金金廣五寸耒而謂之庇庇亦當廣五寸云二耜爲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人耕爲耦其一尺此二人雖其發

一尺之地未必並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其發不應別問桀溺則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畎自得一尺不假耛並也賈氏欲通周禮論語殊費苦心然古時無牛耕實二人各執一耜併頭並發一尺之土詩噫嘻十千維耦吳語農夫作耦荀子大略篇禹見耕者耦立而式此耦耕之始也而此經之耦乃耦耕之引申義當爲偶謂相人偶也故方言耦敵也廣雅釋詁耦諧也釋名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左僖九年傳耦俱無猜耦

耕者謂二人相伴躬耕不必並頭其發蓋耦乃人偶之通訓耕亦治田之大名故可沮溺二人各異處下文又言耰而不言耕也云津濟渡處者說文作津云水渡也古文作𣶒禹貢又東至于孟津水經河水注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江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釋文夫音符輿音餘渠石經與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乎字曰是也上有對字高麗本同史記世家夫作彼曰是也作曰然藝文類聚引子路曰下無爲字

正義曰朱注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是知津者言若是魯之孔某此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無俟我今復告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孔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上從辟人之法也己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者也

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

釋文無是魯二字云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丘之徒與滔滔吐刀反鄭本作悠悠辟音避耰音憂輟張劣反史記世家引作子孔丘之徒與滔作悠且而句無而字也字皇本高麗本辟作避漢石經同耰而不輟作櫌不輟說文引亦作櫌五經文字曰櫌音憂見論語

正義曰朱注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皇疏且而云云者桀溺又微以此招子路使從己隱也故謂孔子為辟人之士其自謂己為辟世之士言汝今從於辟人之士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是知津者言若是魯之孔某此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無俟我今復告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孔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上從辟人之法也己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者也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

釋文無是魯二字云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丘之徒與滔滔吐刀反鄭本作悠悠辟音避耰音憂輟張劣反史記世家引作子孔丘之徒與滔作悠且而句無而字也字皇本高麗本辟作避漢石經同耰而不輟作櫌不輟說文引亦作櫌五經文字曰櫌音憂見論語

正義曰朱注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皇疏且而云云者桀溺又微以此招子路使從己隱也故謂孔子為辟人之士其自謂己為辟世之士言汝今從於辟人之士則豈如從於辟世之士乎戚氏偶談云向解滔滔句止言天下之亂忘卻問津滔滔與是字皆無著子路問津處在今裕州葉縣閒農作之時春雨過多黃城山水東流而下田水歸之舊津已斷恐改渡別處故遣子路問之是知津矣非不告以渡處謂出遊已久豈不知此時津路情狀乎及問桀溺則言茫茫徧是大水往來阻絕津渡無人故設無可去處且不特此今之時勢大概如是所謂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也顯諷夫子答問津意亦在其內蒙案此解雖創卻與問津意關會而滔滔亦須用本義說文滔水漫漫大貌書堯典浩浩滔天傳滔漫也詩載驅汶水滔滔傳流貌四月滔滔江漢傳大水貌是滔滔不必借作慆悠之義而孔注或當作水流之貌則正喻雙關意思較為深長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滔滔周流貌者洪氏頤煊云滔滔魯論作慆慆文選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葩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注

慆慆亂貌漢書敘傳小顏注引論語慆慆者天下皆是也釋文鄭本作悠悠史記世家亦作悠悠集解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孔鄭皆從古論作悠悠也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李注引論語爲證字當作悠悠今本經注皆作滔滔後人改也案晉紀總敘悠悠風塵注亦引孔注作悠悠淇氏定從慆慆者詩蕩天降慆德周語無即慆淫傳注皆訓慢慢與亂意近採下注意言之也云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者皇疏天下皆是謂一切皆惡捨此適彼誰可易之者乎是以改適爲易不如朱子以更化爲易也

何注云云疏曰邢疏云丈人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沮溺自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詞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是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邢疏曲申何解不若皇氏易注爲安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耰覆種也者說文作櫌云摩田器也五經文字櫌覆種也音憂見論語今經典及釋文皆作耰漢書賈誼傳借父耰鉏陳勝項籍傳賀鉏耰棘矜注推塊椎也淮南子氾論訓耒耜耰鉏注椓塊椎也三輔謂之儌所以覆種引申之以櫌摩田即曰櫌許君以器言鄭君以人用器言其實許云摩田則兼已布種未布種二事言之管子小匡篇深耕均種疾耰蓋耰有二法齊民要術云耕荒畢以鐵齒鎺鍭再徧杷之漫擲黍穄勞亦再徧莊子則陽篇云深其耕而熟耰之齊語云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注耰摩平也是未布種也擲黍穄後又再徧杷之即鄭

注所云覆種皇疏謂植穀之法先散後覆徐氏說文繫傳云布種後以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之孟子云播種而耰之是已布種也齊民要術又云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古曰耰今曰勞勞郎到切集韻作撈焦氏理堂謂即今之抄土初耕先杷令細既布種又杷之孟子承播種言是覆種論語承耦耕言是摩平其粗塊非覆種也蒙案論語耦耕乃混言未必方耕之時鄭注不可非也抄用杷耰用椎摩平當在抄後似亦不同也云輟止也者爾雅釋詁輟已

也曲禮輟朝而顧注猶止也云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皇疏謂二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子路問二人二人皆不告是以此句總承二節鄭意或當然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注爲其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注孔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者某皆不與易下有道者某皆不與易也注言凡天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釋文憮音呼又音武徒與誰與並如字又並音餘漢石經無行字夫字史記世家亦無行字皇本高麗本

羣下有也字考文一本誰與下有之字三國志管寧傳引有哉字史記引獨無此句廣韻引憮或作儡

正義曰朱注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外注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精義楊氏曰孔子之仕事義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故去之非有辟也桀溺以孔子爲辟人之士則非知孔子者矣蒙案上二句破其辟人辟世之說也下二句破其滔滔誰易之說也張子西銘曰乾爲父坤爲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然則聖人之視天下猶一家之父兄子弟雖甚無道猶將設法以救之而不忍恝置於度外此聖人之仁也曾子曰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甚矣人生天地間不能不與斯人相人偶而與鳥獸同羣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憮然猶驚愕也邢疏失意貌攷爾雅釋言憮撫也廣雅釋詁憮思也三蒼憮怪愕之詞憮然失意貌也孟子夷子憮然注猶悵然也是二疏朱注所本皆言其貌而何注云不達便非則探其意也云已大而人小者皇疏引沈居士云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宏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棲遲亦以道喪天下人自各有道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

倫不得已者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譏召忽也疏申何解殊失經恉此注邢本及史記集解皆屬何氏而皇本高麗本誤爲孔注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注包曰丈人老者也蓧竹器名也釋文從才用反荷何可反又音何蓧徒弔反本又作條又作莜說文玉篇引作莜皇本誤作條

正義曰朱注丈人亦隱者皇疏云遇者不期而會之也丈人者長德之稱也荷擔揭也邢疏引說文蓧作莜芸田器也今本說文云艸田器从艸條省聲引論語以證蓋莜爲正字釋文本作條爲借字今作蓧俗

語以證蓋莜爲正字釋文本作條爲借字今作蓧俗或不省也韻會亦云蓧芸草器也下言植杖而芸當是芸田之器也史記世家承前草而敘之云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云云高士傳頌曰丈人絕軌崇接洙賢天涯日暮雞黍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轅先幾掃迹廬舍依然

包注云云疏曰云丈人老者者大戴禮本命篇丈者長也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淮南子道應訓狐邱丈人注老而杖於人者是又以杖字取義鄉黨杖者出孔注老夫也云蓧竹器名者皇本作條疏云

丈人以杖擔一器蘿蔞之屬邢疏亦云竹器而經文則从艸未辨从竹从艸之異惟史記集解引包氏注云艸器名也與說文合蓋包注本作艸器而二疏誤之也說文又有匜云田器也廣雅釋器匜畚也朱氏說文通訓以爲即論語之蓧字崔氏應榴吾亦廬稿引王氏農桑圖云蓧即今之盛穀種器與蕢同類差小而可以杖荷然芸田之時穀種已播此器似無所用且杖雖老者所倚仗而是翁毀鑠尚能勤四體分五穀不憚勞力於耕耘則何事於杖若用以擔器又

非其宜杖果何所用之哉惟陳氏古訓引丁小雅云說文蓧以足蹋夷艸从艸从殳春秋傳曰蓧夷蘊崇之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案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艸入泥中名曰脚蹬是可爲論語以杖荷莜植杖而芸及說文莜字蓧字之證丁說雖若新奇妙能疏證芸字則杖蓧均非虛器矣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孔注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

釋文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植音植又市力反芸音云多作耘字芸香草也漢石經作薅其杖而耘文選歸去來辭注應休璉與從弟書注御覽七百十皆引作耘

正義曰釋文引鄭君注分猶理皇疏四體足手也勤勤勞也五穀黍稷之屬分播種也孰誰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爲汝之夫子而向我索之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耶植豎也芸除草也丈人答子路竟至草田而豎其所荷蓧之杖當挂蓧於杖頭而植豎之竟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蒙案包注謂分殖皇疏謂播種鄭君分理意皆足以賅之袁氏謂其人已識孔子故譏之夫萍水相逢識他鄉之客馬牛無涉空譏失路之人似亦不近情理二句對偶叶韻蓋古之傳言丈人述之以自道其田家之作苦農事之匪皇意謂四體偶不勤勞即五穀不能分治誰爲管道旁之閒事識過路之行人而知爾夫子耶呂本中紫微雜說以二句爲丈人自謂可謂先得我心矣漢石經植作置芸

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蒙案包注謂分殖皇疏謂播種鄭君分理意皆足以賅之袁氏謂其人已識孔子故譏之夫萍水相逢識他鄉之客馬牛無涉空譏失路之人似亦不近情理二句對偶叶韻蓋古之傳言丈人述之以自道其田家之作苦農事之匪皇意謂四體偶不勤勞即五穀不能分治誰爲管道旁之閒事識過路之行人而知爾夫子耶呂本中紫微雜說以二句爲丈人自謂可謂先得我心矣漢石經植作置芸作耘說文芸本作耨除苗閒穢也或字爲耘又省作耘借字作芸芸香草也朱氏通訓謂耘用耨刃廣六寸與枱廣五寸不同所謂立苗欲疏也耘有二法播種後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壅其土以附苗根比成隴盡而根深耐風與旱詩甫田所謂或耘或耔也苗既成後陳草復生其閒又耨之論語所謂植杖而芸也知者以丈人荷蓧故是卽代田之說用蓧以盛土而杖則植之無用也植與置古通借詩商頌置我鼗鼓鄭箋置讀曰植孔疏引金縢云植璧秉圭鄭

注植古置字說文植或作樴植其杖段注謂置於地朱子謂立於田中然均之無用則立於田與置於地一也惟皇疏又一通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陳仲魚據丁氏說倚杖爲力以足除草江慎修亦云今人耘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杖非虛器而植亦非閒文所謂勤其四體者此也五穀之訓當以程氏瑤田九穀考爲精確詳述之古人百稱百穀者易離彙傳百穀草木麗乎土書洪範百穀用成詩噫嘻播厥百穀皆舉成數而言其多也自稱九穀者周禮太

宰九職三農生九穀先鄭云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謂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與苽蓋移食醫月令之文而定之也有稱六穀者膳夫職食用六穀先鄭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亦據食醫會膳食之宜而言之也其稱五穀者或以色配五行月令春食麥夏食菽中央食稷秋食麻冬食黍鄭注麥秀有孚甲屬木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麻實有文理屬金黍實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疾醫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又據月令爲說至職方五

種注云稻黍稷麥菽不從月令者賈疏謂諸州所宜鄭以目驗而知也素問金匱眞言論東方青色其穀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正與職方注合而孟子五穀注月令出五種注史記藝五種皆用此說易麻以稻今核程氏九穀考又當易菽以粱而以稷黍粱稻麥爲五穀之定名蓋麻與菽種類形狀既稍別而又非民食所重也一曰稷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重文爲禾爾雅釋草衆秫程氏曰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通謂之秫秫或謂之高粱或謂之荻粱又謂之蘆粱又謂之蘆穄又謂之蘆粟以其大於黍穄粱粟而形如蘆荻也月令首種不入鄭注首種爲稷攷之四方風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故以稷爲五穀之長而配社以祭也一曰黍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矩臣秬黑黍一秠二米以釀也秠一秠二米引詩維秬維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糜穄也穄糜也程氏曰說文以禾況黍謂

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蓋禾爲團粟黍爲散粟禾穗下垂而和合黍穗揚起而舒散禾與黍顯非一種北人無稻南人無黍故南方不宜散粟也黍之黏者專名黍用以釀酒及爲餌餈酏粥之類宗廟之鬯酒特用秬秠黑黍天降嘉異之種也黍之不黏者名曰糜可以爲飯用之祭祀者又特異其名曰穄穄與稷北方音相近故唐以後又誤以穄爲稷也一

曰粱說文粱米名也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蘇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和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程氏曰此一穀也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粱大名曰嘉穀其後諸名皆假借以爲五穀之通稱而觀禾之爲字从木而上垂其首管子淮南子皆稱禾有君子之德謂禾穗垂而下俛向根不忘本是惟今之團粟爲然與散粟之黍高粱之稷迥然不同

者也今北人呼黍爲黃米子粱爲小米子因爲民間所常食秦漢人遂誤粱於稷唐宋人又誤稷於黍而惟說文及鄭注分黍稷粱三事憭如指掌洵治經之津筏也一曰稻爾雅稌稻說文稻稌也稌稻也周禮曰牛宜稌稄沛國謂稻曰稄稄稻不黏者讀若風廉之廉穤稻紫莖不黏也讀若靡秔稻屬重文作粳秔稻屬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秔秔稻今年落來年自生謂之秔程氏曰稻稌大名也稄稄也其黏者也稄之言硬也不黏者也南方謂之秈南人多稻皆能詳之矣一曰麥說文麥芒穀秋種厚種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東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麰來麰麥也秫薺謂麥麰也廣雅大麥麰也小麥麰也程氏曰大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謂之猶麥地暖處春種夏收謂之春麥又謂之旋麥旋之言疾也月令鄭注麥者接絕續之之穀尤重之思文之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之詩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來牟之於民食重矣哉太宰九

穀先鄭並列大小麥後鄭逸大麥而收大小豆未知其故崔寔言大小麥之外復有穬麥此五穀之定名也而加以麻苽大小豆爲九穀此程氏本許鄭二君之說而定之郝氏疏爾雅王氏疏廣雅段氏注說文皆不能易其說勤分芸三字叶韻古音諄文部包注云云疏曰云分殖者蒼頡篇殖種也鄭語周棄能播殖百穀注殖長也義與皇疏播種同邢本作植借字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植倚也者方言植立也易說卦倚

數度注倚立也是立植倚三字互訓也漢書韓安國傳上方倚欲以爲相注謂仗任之也是杖可倚仗也

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以答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釋文拱居勇反食音嗣見賢遍反

正義曰朱注子路知其賢者敬之也皇疏拱沓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沓手而倚立以觀丈人之芸也子路住倚當久已至日暮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宿已家殺雞爲臛作黍飯而食子路也丈人知子路是賢故又以二兒見於子路也精義楊氏曰子路問夫子於丈人其言不讐而猶若待命者敬之至也記曰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先生問則對不問則趨而退禮也豈子路有得丈人於眉睫之間而敬之若斯耶故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所以親厚之也蓋二人者相得於諸默之間故其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孔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矣故使子路反見之蓋將語之以此也然孔子獨於荷蓧謂之隱者蓋知其隱居求志非素隱故也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

正義曰朱注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亦接輿之流也焦氏補疏曰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雲卿呂徽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耶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爲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偶出不在耳陳天祥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迹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黃先生曰夫子獨稱丈人爲隱者必因子路之告知其有利濟天下之具而隱藏不出者蓋其人高出於接輿沮溺之流焦氏又有非隱篇譏其自知不能益人家國託迹山林以匿其拙此未折衷於夫子之稱許矣蒙案此章點出隱者也三字而前後可以類推此

記事點睛之妙筆也史記世家引沮溺章即云孔子以爲隱者似非獨稱丈人也

孔注云云疏曰注云出行不在是非有心避匿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注鄭曰留言以語長幼之節不可廢丈人之二子也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注孔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也

釋文長丁丈反已知音紀一音以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也不行下有也字漢唐石經九經字樣潔作絜後漢書齊武王傳注文選運命論注皆引此節語作孔子之言子路本述子言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五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甚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江氏愼修曰人性有五分開則一是仁一是義人倫有五分開則一是親親一是尊賢父子兄弟夫婦皆以恩合故屬之親屬之仁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屬之賢屬之義子謂夫妻胖合胖半也合仁與義也李氏安溪曰行義以達道者固君子欲及時之心而存義以存道者尤君子不忘時之志蓋道之消長在一時而義之興廢在千古道雖不行矣而大義明焉庸詎知其不行於他時而若之何廢之是故丈人亦非不謂愛其道而夫子自愛其義知道之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五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而行義者固道也黃先生曰義者事之宜也古人度天理之宜而立爲君臣之義世無君臣豈復得天理之宜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言丈人之廢義而不顧君臣大倫也道謂先王禮樂政教設爲萬世常行之道也已知其不行者世不見用運已否也知道不行而行其義者君臣之義本天性中之所自具盡其性以事天不敢遽諉爲天運之窮聖人事天如事親知道之不行而周流不已正如孝子不得乎親而號泣怨慕必求親心之底豫而後已求之而仍不能底豫

焉此限於氣數之無如何而求其底豫之心終未有已也若丈人者親心不能底豫而聽之者也故夫子曰亂大倫即廢君臣之義也孟子云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與此章意相合後儒於此章道義之說矛盾膠葛多不可從蒙案莊子人間世篇仲尼對葉公子高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

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此言甚精必出於夫子或由子夏田子方所傳歟張子西銘謂聖人之事天猶孝子之事親予謂聖人之於天下猶父母之於子親苟未底豫而孝子之心不忍恝然置之者聖人之事天猶是也子或不率教而父母之心不忍漠然已焉者聖人之於天下猶是也此眞無解於心者也而君臣可以例推矣此章專爲君臣之義而前章不啻父子之恩夫人倫莫親於父子莫大於君臣長幼之節其次焉者也夫子欲以君臣之義勸丈人不說父子之恩而先言長幼之節意欲即小以推大故不第曰亂倫而曰亂大倫且立言必有所因子即從其見二子而順勢說入想其命子出見之時必有兄先弟後齒序秩然壎篪和鳴雁行不失見天倫之樂事洵古道之可風子路必一一備告於夫子記者例不詳載意想可知故夫子即從此生情由小推大以責其君臣之大義或謂夫子與子路自相議論何不說父子之恩而言長幼之節耶

鄭注云云疏曰陳氏古訓云朱注謂福州有國初寫本子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節爲子路反而夫子自言之據鄭君此注則福州本爲後人妄增可知翟氏考異云或以子路述向何人之說謂上文見其二子焉當在至則行矣之下斯案伯之談也既已有二子遥伏於前此自可以意會古人行文之妙正在此若移易緊接卻將長幼之節要義失其根由矣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父子相養立說似亦從見二子

生發然未悟出見時必有長幼之節秩然異於尋常者故夫子從此說入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倫道也理也者說文倫輩也一曰道也詩正月有倫有脊傳道也書舜典無相奪倫傳理也孟子察於人倫注序也禮祭統夫祭有十倫焉注猶義也蓋有倫理者必有次序所謂長幼有序也程叔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陳安卿曰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所以處此理是則義與理相因也所謂大倫者卽君臣之義也戴氏東原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天下事情條分縷析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君注理分也許君說文解字敘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發於已而

施於人以己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心之所同然者始可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是而宜名曰義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孟子言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未嘗輕以許人是聖人始能得理今雖至愚之人其處斷一事詰責一人莫不輒曰理者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也蒙案論語無理字故於此注詳疏之說文理治玉也廣雅釋詁理順也道也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荀子儒效篇井井兮其有理也注有條理也正名篇形體色理以目異注文理也解蔽篇則足以見

鬚眉而察理矣注肌膚之文理也蓋理之本義爲玉之文理順玉之文而剖析之亦謂之理故字从玉而又訓治凡言分理文理條理腠理倫理皆治玉之引伸義也後儒謂理得於天而具於心豈眞聖人不傳之祕而不見於此經哉云自己知之者釋文己音紀字作己又一音以字作己二字篆文迥別似作已者意較長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

釋文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少詩照反金史隱逸傳序引無虞仲二字

正義曰朱注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蒙案說文逸失也从辵兔兔謾訑善逃者也故廣雅釋詁訓去左桓八年傳注訓逃說文又有佚云佚民也漢石經下節夷逸作夷佚漢書梅福傳佚民不舉孟子遺佚而不怨是當以佚爲正字佚从人佚民者有德而遺逸自樂其身之民也引申之廣雅釋詁佚訓樂淮南修務訓注佚訓安假借之吳語韋注逸訓樂呂覽重己篇注逸訓安是佚與逸通也而尙書無逸漢石經作劮劮乃安樂義之本字也何解訓超逸者乃軼字之借意似不如朱注也戚氏續談曰逸民七人中夫子獨稱虞仲夷逸爲隱居則逸民非盡隱士也蓋諸人皆有濟世之才其逸也天逸之人逸之等於齊民故民之也朱子謂虞仲卽仲雍攷史記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吳太伯世家云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

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夫本紀言太伯弟曰虞仲世家言太伯弟曰仲雍是以虞仲仲雍爲一人也而本紀言虞仲爲太伯之弟世家言虞仲爲周章之弟是又以虞仲爲有兩人也史公之自相矛盾往往如此漢書人表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旣克商後有虞仲

明載兩人而於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蠻下則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顔注以爲虞仲卽仲雍是承史公之誤也然而其因實出於左傳哀公七年子貢對太宰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嬴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是以太伯之弟爲仲雍不稱虞仲也而僖公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記索隱據之謂仲雍稱虞仲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祖後代亦稱虞仲所

以祖與孫同號也黃氏東發日鈔曰仲雍嘗治吳爲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爲反次序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據耳吳氏斗南曰虞仲惟未嘗有國也故與夷齊並稱逸民使其繼太伯君何吳則安得謂之隱而以逸民名之也哉顧亭林日知錄曰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謂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編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梁氏曜北曰泰伯之弟爲吳仲周章之弟爲虞仲二人皆已爲君不得在逸民之列虞仲乃逸民之不可考者也李氏惇羣經識小曰泰伯仲雍之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顚倒次序仲雍爲吳之君不當稱之

爲民亦不得爲逸民既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也統核諸說則虞仲非泰伯之弟亦非仲雍之孫而其人不可攷矣至於夷逸朱張更無可考故朱子謂不見經傳廣博物志四十七引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諸之後也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世肆志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也衛服梔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是夷逸尙可攷見而顔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以虞仲

即仲雍竄於蠻夷而逸逸不以夷逸爲人姓名其說
蓋本於鄭君鄭注作者七人獨不舉夷逸朱張此章
釋文引鄭本作侏張侏音陟留反是讀朱張爲侜張
蓋朱與舟周皆雙聲舟周與壽又疊韻後漢書孝仁
董后紀汝今輒張注猶彊梁也文選劉琨答盧諶書
自頃輒張注驚懼之貌也吳都賦周章夷猶注謂章
皇周流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侏張太元
云物咸倜倡住張也朱張周章夷猶夷逸似皆雙聲
疊韻形容之詞故鄭不以爲人姓名也郝氏敬曰朱
張朱當作壽書壽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
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臧
庸堂拜經日記曰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書曰無
或侜張爲幻侜輒壽同字侏則聲近假借也誑可讀
爲狂猶楚狂接輿也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
一人虞仲也侜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
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夷齊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
逸蠻夷故曰夷逸若以夷逸朱張爲人名則聖人何

但舉五人乎蒙案聖人所舉實六人非不及夷逸惟
因不及朱張一人而遂連類及夷逸此顯與經背者
也釋文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皇疏引王弼
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
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今攷荀子非相儒效非十二
子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楊注子弓蓋仲弓也言子
者著其爲師也是荀子所稱子弓爲仲弓猶季路之
稱子路並非謂朱張況夫子於逸民明言我則異於
是而曰取舍與己同是又顯與經背者也然則夫子
何以獨不及朱張曰天行四時十二月而有閏月閏
日之差樂律五聲十二管而有變徵變宮之別天地
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季札
觀周樂徧歌雅頌十五國而自檜以下無論焉凡整
齊之中每間以錯落況乎品評人物非比攷核功能
或於此而偶遺焉斯亦人情論事之常抑且變化行
文之妙也若以朱張爲陽狂柳下惠乃聖之和三公
不以易其介不恭則有之陽狂則非也禮雜記引孔
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謂子貢聞諸晏子稱其達於禮天下安有言中倫行中慮謹守禮法之人而猶謂陽狂不羈者乎故逸民之目總以包注七人爲斷何注云云疏曰云節行超逸者此借逸爲軼也說文軼車相出也廣雅釋軼過也三蒼從後出前也是軼有超逸義莊子徐无鬼篇超軼絕塵田子方篇又有奔逸絕塵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蓋錄其絕塵不反是以逸民爲民之奔逸絕塵者意與何解同然三國志諸葛武侯與關壯穆書云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則超逸似非所以論逸民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

釋文與音餘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後漢書黃瓊傳引孔子曰伯夷叔齊云云前後易置

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云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萬章篇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蒙案孟子論伯夷則叔齊可知是即此經不降志不辱身之注疏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皇疏以隱居餓死爲不降不仕亂朝爲不辱似可不必分其謂心迹俱逸者是也孟子贊其聖之清是立心制行之極高者也故夫子先懸其品以想其人然其人已往其品難追又似有過高失中之處故孟子謂其隘而夫子以一與字想望擬議之終謂其主不可異於己此其所以爲民之逸聖之清而非聖之時者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直己之心者直伸也家語子謂史鰌有君子之道曰直己而曲於人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子論蘧伯玉之行直己而不直於人孟子滕文公篇云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枉己猶言降志辱身而不獲伸也皇疏以直己之心爲不降志以不入庸君之朝爲不辱身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釋文中丁仲反下同漢石經作其斯以乎校勘記云已以古字通古史引降志下有而字韓詩外傳五引慮作理

正義曰朱注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皇疏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張憑曰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惟言不廢大倫行不犯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攖其心哉所以爲逸民也蒙案倫前章包注訓道理是也慮韓詩外傳五引作理理

猶倫也似較直截此節文法係倒裝而已矣三字似從上節生根蓋七人本皆是逸民而孟子又以夷惠爲聖人伯夷叔齊心迹俱逸一於介者也柳下惠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不以三公易其介其立心非不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能枉道以事人其制行非不潔但其心雖逸而迹又參之以和以爲人生斯世言行不失於道理而已矣故不羞汚君不卑小官志有似乎降矣袒裼裸裎而與偕三仕三黜而不去身有似乎辱矣然而屢黜而猶仕而終不肯枉道則其行未嘗不中理也辭氣雍容如彼而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則其言未嘗不中倫也然以視夷齊之介則一爲清而隘一爲和而不恭也故曰如斯而已矣斯也者斯其中倫中慮非斯其降志辱身惠之意謂言行惟中倫慮而已矣而身志不免降辱也非謂身志不過降辱而已矣而言行尚中倫慮也斯其所以爲聖之和而不失爲和之聖蓋本不可以爲可者也若一於和而絕無倫慮甘於降辱爲是同流合汚賊德之鄉愿也聖人惡之且不暇而尚堪掛

諸齒頰哉少連可以例推矣

孔注云云疏曰以倫訓理者書無相奪倫傳倫理也倫又與侖論通說文侖思也王制必即天論注論理也釋名論倫也有倫理也以慮訓思者說文慮謀思也荀子禮論篇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案侖可訓思即慮可訓理理與慮雙聲也此經作理爲較勝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釋文廢方肺反馬云棄也鄭作發動親漢石經邁作佚史記世家引身作行

正義曰朱注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左傳二十四年傳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以申古注朱氏彬經傳攷證云身中清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中清謂行則潔清廢乃通變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也與是也蒙案二人既是逸民又曰隱居則廢而已矣何復有行朱氏以行與廢對者非也惟釋文引鄭君本廢作發云動貌皇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

以遠害發動中權也正申鄭義予謂發即放言也說文發訓射發發矢亦云放矢管子小問篇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注春物放發故曰放春且廢亦訓放周禮太宰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蓋放發廢三字雙聲通轉也後漢書陳寔傳論放言爲高李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引此經以證邢疏以權爲反常合道不拘節制者反常以合道者也鄒氏嶧山曰道雖以制用爲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能特立於汙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爲常然經不可守亦有辭若詭正要不失乎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予謂虞仲夷逸隱居以避亂而其身不失於潔清此即夷齊之不降辱也詭言以順時而所發能通乎權變此即惠連之中倫慮也故記者序二人於四子之閒而夫子退論二人於四子之後蓋夷齊有不可者也惠連有所可者也仲與逸有可有不可而夫子則無可無不可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放道也者廣雅釋詁同曲禮毋放飯注道已取之飯於器中也不言世務者猶云絕口不談國事也案放當如後漢書注訓放肆如倡于髡之滑稽東方朔之談諧所謂小隱隱山林大隱隱朝市依隱玩世後時不逢者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清純潔也者書微子篇自靖馬本作清注謂絜也絜即潔東京賦京室密清注潔也云自廢棄者莊子讓王篇李注廢棄也楚辭廢周邵於遐夷注不用曰廢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

正義曰朱注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黃先生曰夷齊之讓國夫子之所許也固讓不受而卒即位焉何不可也惡聲惡色之不視聽夫子之所許也諸侯善其辭命以至而受之何不可也韓詩外傳一曰仁道有四謙仁爲下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是謙仁也又曰出處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謙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之行也謙仁最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韓太

傅之論夷齊足見夷齊之賢與聖人之所不爲者柳下惠降志辱身與聖人既異其三黜不去遂謂焉往而不黜此孟子之所謂不恭蓋玩世之心堅矣聖人亦無是心也以此推之聖人與逸民異者可見蒙棠揚子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注引此經及鄭君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是鄭君意以夷齊爲主於不可惠連爲主於可張敬甫亦有是說所以夫子論虞仲夷逸於夷齊惠連之後蓋以夷齊之清爲有不可惠連之和爲有可仲與逸隱居之中清爲有不可放言之中權爲有可而夫子則無可無不可猶孟子論楊朱之爲我墨翟之兼愛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執中無權猶執一而聖人之時中異是矣近解以無可無不可謂聖人無是非之心固大謬黃先生謂可不可指逸而言無必可逸之心亦無必不可逸之心然章首統貫以逸民而柳下惠和而且介似乎兼有可不可故孟子論孔子之謂集大成又以

伊尹爲有可伯夷爲有不可柳下惠有可有不可夫子無可無不可故斷之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則異處較顯矣然而此章與孟子指歸又似不同孟子係論品彙萃羣聖之絕詣而孔子大集其成所重在時字此章係論心歷序隱士之高蹤而夫子自明其異所重在仁字故篇首開宗明義先提殷有三仁焉意謂夫子之於天下無異三仁之於父母之邦也楚狂沮溺丈人三章見夫子不忍忘天下不當有父子

之恩不敢廢君臣之義其仁心之惻怛不但有異於隱士而且并異於逸民我則異於是是者是逸民也則異者異其爲民而逸也彼七人者既皆民之而逸之其逸也雖爲天所逸人所逸而其心要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自遺逸之意即有可不可之心無論不可者爲逸即可者亦未始非逸也故夷齊之不可逸而忘世者也惠連之有可逸而玩世者也虞仲夷逸本不可有時或轉而爲可其可爲玩世而不可爲忘世要之不離乎逸者近是則因而逸之而從而民之

矣然則夫子之無可不忍玩世如惠連也夫子之無不可不忍忘世如夷齊也夫子之無可無不可不忍因忘世而玩世即以玩世而忘世如仲與逸之恝置天下蒼生也故七子各成其爲逸而夫子獨全其爲仁是其所以爲異也歟

馬注云云疏曰馬氏以進退解可不可朱子以仕止久速解無可無不可黃先生謂可不可指逸而言意皆同蓋謂夫子以斯人之徒告沮溺君臣之義告丈人是無必可逸之心也接淅而行於齊不脫冕而行於魯是無必不可逸之心也如是是以逸民皆作不可論如鄭君說則以逸民有可有不可而惟夫子無可無不可似較馬注爲勝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注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其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釋文大音泰摯音至亞於嫁反飯扶晚反繚音了缺窺悅反廣韻三字下云三飯奈之後有三飯氏

正義曰朱注大師魯樂官之長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大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

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古今人表列八人於紂時石林云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今案漢書禮樂志云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注謂書序云云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又引論語全章以證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序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謂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公時

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又人表敘太師摯八人於殷紂時顏注云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地名齊楚秦蔡雖商時固已有之然摯干繚缺等實非商人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攷之此八人者蓋魯樂師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者也故稱師摯之始又語魯大師樂此大師摯也學琴於師襄此摯磬襄也商本紀紂世有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者非摯與陽盛太

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也蒙案史記周本紀載今文泰誓云今殷王紂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云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此皆班氏所本蓋紂嬖妲己好酒淫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當時賢伶自有奔走逃亡之事故史記殷本紀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周本紀云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然則紂時二樂師乃適周而名爲疵彊徒以疵與摯彊與陽字首相近遂欲以論語之摯陽合紂時之疵彊乃又不敢決定而於人表分列疵彊二人於武王時第二等又列摯干八人於紂時第三等此眞騎牆之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亞次也者爾雅釋言文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云次飯樂師也者周禮春官膳夫云王日一舉以樂侑食鄭注侑勸也賈疏引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

飯鄭注皆舉食之樂也又春官大司樂云王大食三宿皆令奏鐘鼓鄭注大食謂朔日月半王蒸進禨進羞工乃升歌升歌琴瑟在堂上鐘鼓在堂下是惟朔望侑食始用堂下之鐘鼓每日常食惟用堂上之琴瑟也白虎通義禮樂篇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引論語而申之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暮食復禮士也庶人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

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然則魯爲侯國禮應三飯故自亞飯以下或曰魯自有四飯故有四飯之名其不記初飯者大師少師兼職之或留不去也或曰初飯不侑食無其官也如大司樂王大食三侑則天子四食而平旦亦無樂也姚氏秋農引曲禮三飯延客食胾玉藻飯飧者三飯也公食大夫禮三飯以清醬是以亞飯三飯四飯爲一食中之儀節天子諸侯日舉以樂其大食則有三侑初食不得有侑亞飯則一侑三飯四飯則二三侑故此經不記初飯也

黃先生曰儀禮特牲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注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禮之以多爲貴者而禮器云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一食再食以少爲貴鄭君注指爲告飽之數則以禮攷之一飧告飽特勸之乃更飧天子禮也此魯侯禮而再飯有侑豈用天子禮歟其名乃其名之訛邢本作皆名

包注云云疏曰云樂章名也者說文樂竟爲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曲禮讀樂章孔疏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案一章猶今之歌一闋也豈即以每飯爲曲名耶

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漢注孔曰播猶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注孔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釋文播彼佐反鼗徒刀反亦作鞉少詩照反皇本高麗本鼗作鞉三於字作于唐石經同漢石經入於海作于漢書人表鼗作鞉說文正作鞉或作鞉鼗俗又變作鼗

正義曰朱注少師樂官之佐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金吉父攷證云此

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樂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清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尚能如此況識先王之正樂乎諸子既識正樂決不肯舞八佾於季氏歌雍徹於三家爲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蒙案虞書以后夔教胄子周官以司樂掌成均先王之政教不外禮樂兩大端故古之神瞽能執同律以聽軍聲省協風以占氣運藝通於道往往有聖賢之儔況平夫子嘗學鳴琴於師襄商正樂於師摯史記禮書又以爲仲尼受業之徒則是數人者皆夫子之

師友弟子而豈後世之俗樂賤工比哉張子以賤工之去見聖人正樂之功吾以爲賢伶之逃實桓子受女樂之故紂作新聲而三仁盡故疵疆二子抱器他歸魯受女樂而孔子行故摯干八人分途各竄若謂夫子自衛反魯之後正可相與商訂得所依歸其肯舍聖人而遠去哉此核本經之記載而想當然者也史記世家孔子在衛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已習其曲習其數習其志矣猶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閒而曰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

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據此則師襄乃衛臣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孔子學鼓琴於師襄高注云魯太師豈魯衛各有一師襄歟抑本魯人仕於魯而又仕於衛歟家語辨樂篇掇拾史記世家韓詩外傳之語而增竄之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此王肅之僞撰而意欲聯絡之也考之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作小師上士四人鼓人在夏官中士六人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學記云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也關雎詩琴瑟友之則師襄之擊磬而又能琴不待言也惟播鼗似無專職而小師職云掌教鼓鼗瞽矇三百人掌播鼗眡瞭三百人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賓射皆奏其鐘鼓然則司鼗鼓與磬者非盡爲無目之瞽矣孔注云云疏曰云播猶搖者廣雅釋言播搖也周禮瞽矇注播謂發揚其音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爾雅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包注云云疏曰云入居其河內者邢疏又以漢爲漢

中海爲海內周氏柄中曰夫適某國者實有其地也入則不知其所之但逾河而去者則以爲入於漢邢疏正善體入字意閻百詩誤以於河於漢爲居處之地謂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也因欲以河濱易河內如其說則漢中獨不混於秦之漢中郡乎海島豈眞在海中四面水繞如倭韓類乎則眞認殺一入字矣案近解又以適爲避地入爲避世亦不必然

周公謂魯公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注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注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釋文施作弛云舊音絁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勑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漢石經作施筆解云當爲弛高麗本謂作語三國志杜恕傳引作戒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故舊作朋友唐石經棄作弃檀弓疏引則不相遺棄漢書宣六王傳引作則不可弃也毋求備於一人書君陳一人作一夫

正義曰皇疏施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已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以用也爲君之道當委用大

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故舊朋友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不得相遺棄也人無具足不得責必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又引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辭也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勳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也朱注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弛遺棄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外注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爲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爲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爲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也筆解以親爲親近

之賢人孔注以施爲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爲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慍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賅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之歌爲弗聞也而過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原壤者孔子之故舊也不使有怨所以敬大臣也無求其備所以體羣臣也司馬君實曰人之材性各有所能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衆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然則無求備者亦仁厚之意也史記魯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與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克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

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蚤終成王少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呂覽載報政語又改魯曰親親上恩齊曰尊賢上功夫周家之八百開基魯國之一變至道大要不外仁厚二字周公懿訓雖多當以此經四事爲綱領不施其親親所以上恩也信用大臣尊賢所以上功也不以小過棄故舊親親之推上恩而不私恩也不以全才求一人尊賢之推上功而不急功也於以知親親未嘗不尊賢上恩未嘗不上功特太

公之治術先義而後仁而周公之貽謀先仁而後義此四者仁厚之至即魯公之所本以治魯也厥後夫子對哀公所謂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其本身出治者爲政之九經不外貽謀之四事惟敘尊賢於親親之上而下又連言敬大臣體羣臣似乎先賢而後親先義而後仁意將以救魯之積弱歟

孔注云云疏曰云魯公伯禽封於魯也者詩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左定四年傳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於前伯禽拜於後是皆魯公封魯之事也云施易也者史記衞綰傳劍人之所施易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莊子人間世哀樂不易施乎前詩是矣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孔意以爲移易也故釋文易音亦云

以用也者說文以作吕小爾雅以用也云大故謂惡逆之事者檀弓疏引鄭君注亦云大故謂惡逆之事與孔注同猶今律所謂叛逆謀反十惡大罪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夏叔夜季隨季騧注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

釋文适古活反騧古花反漢書人表有中突中留宣仲博古圖有周叔液鼎瑯嬛記季字下云皆有祁邑大夫李瓜忽案有季隨逢世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騧之後則仲作中忽作留夜作液騧作瓜也

正義曰釋文邢疏皆云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詩思齊孔疏引鄭君云周公相成王時所生陶淵明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鄭康成以爲成王時攷晉語胥臣對晉文公曰文王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注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即引論語十六字以證漢書古今人表周八士在中上列文王之下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是班固亦以爲文王時也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孔晁注云尹氏八士武王賢臣也至克殷解武王命尹逸作狄告神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史記忽作括百與伯古通尚書君奭篇五臣馬注泰伯篇十亂皆有南宮适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後儒據之遂以論語八士爲南宮氏矣然周書三篇前後接連一以八士爲尹氏一以達忽爲南宮氏且晉語詢八虞下又云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則南宮未必即八士而達适亦未必爲虞官然以爲武王時人差爲有據也直子繁蕃郊祭篇引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

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董子引傳即包注一母四乳之說所依據謂天以八士興周國大約不離文武開創之世鄭君謂當周公相成王時猶與文武相接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人豈以是時尹氏方盛因周書尹氏八士之文而附會之歟究未悉其所本也盧抱經校定白虎通義姓名篇曰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家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

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南季載班氏舊文多舛誤意本公羊傳何休言文家字積於叔質家字積於仲疏舉太姒十子伯邑考外皆稱叔惟末有聃季而已爲字積於叔之證今攷左文十八年傳史克言高陽氏之八愷曰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高辛氏之八元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在殷周之前無論矣如周有八士文家應積於叔惟其四乳雙生故以

兩兩爲字亦以兩兩諧音達與适祭泰部也突與忽脂微部也夏與夜魚模部也隨與騶歌戈部也既同氣之相求亦同聲之相應據其兩兩爲字知其雙雙孿生此正一母四乳之確解也夫天地之大生物不測往往有異於尋常者北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議談郯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較八士更多三乳故四乳八子不足爲奇所奇者皆爲顯士耳雖八士事迹不可考見大約所顯在才德故董子以爲君子

俊雄既叨一命之榮並列四民之首後世或仍達适以爲字或即突忽以爲名至廣韻季字下云宋有季隨逢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世本謂即周八士季隨季騧之後是又託其字以爲姓則當時之顯榮尊貴可知而謂非周家開國之祥哉是以三仁盡而殷滅八士生而周興八士生而周昌此周之所以王也八士生而周興八伶去而魯弱此又周之所以衰也夫天下事固非一人所能獨任也春秋一孔子每惓惓於斯人之徒始也不用於齊已無尊賢上功之餘烈繼也不終於魯

徒慕親親上恩之貽謀而所遇接輿荷蓧沮溺之流皆非知己惟較量於可不可之同異以自明其不忍忘天下之心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抑亦感慨係之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皆爲顯士者士卽經文之士董子云國子多賢蕃殖又皆君子俊雄故注云顯士皇疏云八士並賢故記錄之是也邢疏本作顯仕不惟與經文相背爲字亦不詞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清定海胡賓伯寅撰

子張第十九

釋文凡二十五章朱注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注孔曰致命不愛其身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後漢書獨行傳注文選殷仲文解尚書表注引致皆作授

正義曰朱注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蒙案邢疏云士者有德之稱曰卿大夫以下皆是皇疏專指升朝之士非也又引江熙曰但言若是自可也是以可爲僅可之詞已語助詞非止也朱子或問謂可之爲可同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然又不可太快大約當兼責備之意猶云必如此乃成其爲士耳呂氏伯恭曰可者僅足之詞言能盡行此數者庶可爲士非曰可以止也三句皆言思而首句獨言致者蓋以四言三言作偶不可云見危思致命且互文可推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愛其身者學而篇事君能致其

身致命猶致身也易澤无木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所謂志士有殺身以成仁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注孔曰言無所輕重也釋文焉於虔反亡如字無也朱注讀作無

正義曰朱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無猶言不足爲輕重語錄謂兩句似若相反蓋宏而不篤則容受太廣反不能守正理篤而不宏則確信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

須著下兩句宏篤猶言宏毅相似黃先生申之謂皇疏篤訓厚朱子引申之訓固言人自守一得而量不大既信此道而志不固也精義楊氏曰執德不宏則大不足以有容信道不篤則毅不足以致果其於任重致遠也難矣故曰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言有無不足爲損益也尹氏曰執德不宏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不堅其爲學也一出焉一入焉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是尹楊之說又以有無貼道德言陸氏困勉錄曰既云有所執有所信矣其於學問儘有得力處

然而不宏之病即乘於所執不篤之病即中於所信道德外之情識易祛道德中之偏見難融也此種未宏未篤之人偏欲以主張一世自任故以有無二語急提以掃其習是欲破固執之見而歸咎於執信也蒙案此說較爽然執可罪而信不可罪似不若二疏以二句爲遞申皇疏宏大也篤厚也亡無也人執德能至宏大信道必便篤厚此人於世乃爲可重江熙曰有德不能宏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然不能爲損益也邢疏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宏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是以二句串說謂由執德不宏所以信道不篤而道德終歸烏有蓋以子張才高意廣欲矯子夏之謹守與無爲小人儒章恰有關會夫當行之路謂之道行道有得謂之德子曰志於道據於德德固不先於道也今道與德既倒置而執與宏又相反所謂執德者謂固執其偏見遂自矜爲心得資之不深取之易竭所見未定所得皆虛始也執中而無權繼也執一而賊道則德以執而不宏者道雖信而不篤矣篤者實也信之未實而所執無多不足爲

有無之數爲其局於小德而不能通之大道也夫善道必要於篤信而篤信尤本於好學執德不宏者所學可知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無所輕重者此經亡字例訓無皇疏世無此人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不足爲重是以亡爲無也邢疏云雖存於世雖沒於世既言有無又云存亡自相矛盾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釋文矜居陵反與音餘距具呂反雞爪也本今作拒下同皇本高麗本唐石經皆作距考文補遺古本閩本有也字二我下並無之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皇疏引鄭君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大意並與包注同明二子各一是也蒙案聞謂聞於夫子韓詩外傳九子貢謂堂衣若舉君

子尊賢二語是即夫子親仁汎愛之恉蓋子張與子貢平日皆聞於夫子故子張先述所聞而下五句乃自申其已意親仁者友交之道也泛愛衆者汎交之道也夫子之言固已無所不賅子夏所云亦即夫子毋友不如己嚴辨益友損友之恉而其意實本於周公詳見學而篇蔡伯喈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是以包氏云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黃先生云將欲親友以輔仁而以己交人當專擇其可毋友不如己而人之納交於己者雖非賢非善亦容受之以遂來交請益之心毋激濁揚清之過所以廣教育亦所以免黨禍也子張恐其拒之太峻欲以所聞之異補子夏之所未備然則二說皆有師承不可偏廢也皇疏引蘇肇云聖人懷備賢者或偏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衆而過濫偏則寡合而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未能兼宏夫子之度也蘇氏於二子交譏遂啓宋儒好議先賢之弊

包注云云疏曰楚辭湘君篇交不忠兮怨長王注交

友也此渾言也對言則交與友大有分別故有友交汎交之異若劉孝標廣絕交論所云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之五交此有激之言汎交之不若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注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爲也

樺文泥乃細反考文補遺古本爲作學漢書藝文志引不作弗又東平王思傳注皆以此章爲孔子語後漢書蔡邕上封事隋書經籍志引同

正義曰後漢書蔡邕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注引論語子夏云云鄭君注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漢書藝文志歷敘諸子九流而於小說家引此經以爲孔子之言似專以小說爲小道其總敘云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

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衷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詳見攻乎異端章皇疏云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引江熙云百家競說非無其理意亦與班鄭相同朱注小道如農圃醫卜之書意以班志中有道墨名法縱橫諸家爲異端也又引楊氏說本於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淮南子繆稱訓謂鵲巢知風獺穴知水暉目知晏陰諧知雨故通於一技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大意皆不甚相遠小道者謂其道以有所偏而小者也而惟何解以小道爲異端黃氏勉齋云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頃刻而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聖人之道自脩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參天

地贊化育無適而不通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淺近不爲無益然求其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蒙案小與異既不同道與端又迥別且言端必有兩兩端有本末異於末其害猶小也若異在大本爲害不可勝言陸賈新語懷慮篇云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非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近

或以子夏長於文學謹小愼微意謂小道必有可觀而窮高極遠流蕩罔返恐其陷入於異端是以君子不爲也然於泥字不可通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泥難不通者泥从尼聲爾雅釋詁尼止也又借爲昵釋邱水潦所止泥邱易震遂泥李奇曰泥溺于水不能自拔鄭君謂滯陷不通皆難之意也等韻字母端透定泥舌頭音泥讀如你我之你與難爲雙聲故釋文泥乃細反難乃旦反釋名釋宮室泥邇也邇近也止於近斯難於遠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注孔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作孔子語曰上有君子二字舊唐書張元素傳引亡作不足御覽引忘作亡

正義曰朱注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舊唐書張元素上書曰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曰未聞曰不足要皆已之所未有非既有而亡之也朱子外注引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皇疏云此即是溫故而知新日知所亡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溫故也彼以溫故而又知新

此以知新而益溫故雖功夫順逆微有不同而以而字則字中間串說更見好學精神故朱子語錄以知其所亡無忘所能總爲學者檢校之意夫十五志學一生之檢校也三冬足用一年之檢校也魯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一日之檢校也而此經則一月之檢校也切指之曰其所歷計之以日月說命云惟學遜志務時敏表記云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黃氏勉齋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

加於此矣黃先生以學爲讀書亡所未知也能所已知也戴氏東原曰凡異說重行不先重知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則重知不先重行求仁必先求智故此經多以學爲讀書明理近儒有以知能分知行者蔡虛齋謂此非是知能之別知字與無忘對所亡與所能對日知所亡汲汲以求其所未能也月無忘所能拳拳以保其所已知也日月二字須活看總形容其日加精彩日不昏沈亦朱子檢校之意致知力行不可畫分二事也蒙案日知所亡門下章之博學無忘所能即下章之篤志此好學所以近乎智而仁在其中矣

孔注云云疏曰以所亡爲未聞者古以學爲求知故皇疏云亡謂從來未經所識者也所能謂已識在心者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注孔曰廣學而厚識之也切問而近思注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仁在其中矣

後漢書章帝紀引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趙鹿泉謂篤志志於行也此即中庸之擇善固執而以志擬行學之已明者篤志行之未明者切問近思之未見不及乎力行也然而志字古實與識同皇疏志識也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經注云志記也則是四者皆學問思辨之功以之謂好學近智則可矣而何以解乎力行近仁哉黃先生曰世有好仁而反有蔽者必博學以求仁術也既學仁術矣而必堅以記之以俟行之也而又慮求之廣遠也施濟之量而眞誠惻怛之念實已操存乎一己矣故曰仁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事未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蒙案人本天地生生之心以爲心即當全天地生生之德以爲德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各有相親相愛之眞誠以與之聯屬爲之維繫而賴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此孔門之所以重言仁也然而天地生人人即本天地生生

之心以與人相人偶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各有生生自然之條理故士庶人之仁及一家諸侯卿大夫之仁及一國天子之仁及天下苟不得其條理而仁無義以裁之則兼愛無差等勢必至於無父無君仁無禮以將之則徑直無儀文不自知其愚忠愚孝故爲仁或至於過好仁每失於愚此孟子所以急言義而荀子所以重言禮也夫仁者生生之心也義禮者生生之條理也不得其條理則失在義失在禮而實足以害仁故求仁必先以求智而好仁尤貴乎好學

是以詩書之所載至纖至悉無非男女飲食之情禮樂之所施教中教和即是天地生成之德於此而博學焉以求仁之方篤志焉以待仁之用而於義禮不失者即於仁無差孔子之集大成也不外智與聖始終條理而已矣如是而好學近智者庶幾力行近仁乎而猶未也中庸之言學也博學之後即繼以問思問不可汎也克伐怨欲以治內視聽言動以防外切於身而審問焉則復禮必本於克己此即主敬之功也思不可遠也前後左右以驗惡飢寒立達以譬欲近於情而慎思焉則絜矩不外乎反躬此即行恕之方也如是而好學近智者力行焉斯近於仁矣此智以全仁之道也故夫子嘗曰未智焉得仁

孔注云云疏曰訓博爲廣者說文博大通也从十从尃尃布也引申之布指以爲廣攷工記冶氏倍句外博磬氏其博爲一車人其博三寸士冠禮純博寸鄉射禮記楅長如笴博三寸皆以博爲廣也荀子脩身篇云多聞曰博訓篤爲厚者爾雅釋詁文其實篤乃竺簹之借說文竺簹皆訓厚又借作毒毒亦厚也篤

又訓固訓實爾雅釋詁篤固也釋名篤築也堅實稱也以志爲識者志字說文所無大徐補入十九文之一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志古文識記也禮運而有志焉注志爲識古文哀公問子志之心也注讀爲識是鄭君以志爲識之古文許君偶脫也易大傳劉本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諸家本作識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義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漢石經作志廣雅釋詁志識也左昭四年十三年傳注皆曰志識也荀子哀公篇志古之道注志

記識也此皆志識本同之證也

何注云云疏曰謂切問問己所未悟近思思己所能及者似承上章所亡所能而分解之也皇疏訓切爲急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也

易說卦巽爲工虞注引無百字

正義曰朱注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

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皇疏工巧師也言百舉全數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事也江熙曰工非生而巧也居肆則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邢疏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蒙案順文解義於經未爲不可通但繹聖賢罕譬曲喻之意則問仁重在利其器而論學重在居其肆君子之入學猶百工之居肆也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禁於未然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是以齊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

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工之子恆爲工合之學記之所言然後知士必就學校猶工之必居於肆也故趙鹿泉卽以學爲學校之學而以不言居字爲省文予謂士居學校必勤學以致其道百工居肆亦必由學以成其事各有所居而命意若一卽各有所學而用力相同故於工言居肆於士點學字蓋互文以見義不言而可知者也若必拘泥經文不相融貫則士不言居猶可責學以成道而百工不言學豈但羣居終日無所用心而遂可以集事哉則尹氏特爲君子勉當先爲百工勵矣

包注云云疏曰以致其道皇本作以立其道立乃至之譌致从至說文致送詣也詣候至也廣雅釋詁致至也朱子訓極引申義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考文古本必上有則字皇本則字在必下誤倒也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注引作孔子語正義曰皇疏引繆播云君子過由不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僞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朱注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蒙蔡小人之過四字當連讀君子之過本出於無心不自知其過也故人得見之而仰之小人之過早由於有意特自以爲過也冀人或見之而諒之蓋借過失之名以爲文飾之地遂挾其文過之巧以肆其作惡之謀始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猶欲文之以無過繼也不能揜不善而以爲誤於不善轉欲文之以有過故大學顯揭之曰爲不善此經直抉之曰必文過而古本又作則必文則者蓋其辭也必者決然之辭也

必文焉豈僅謂之過也哉故特著之曰小人之過也夫人之有過亦常耳雖聖賢不能無過其實如聖賢之偶失而必改方可謂之過顏子不貳過子路喜聞過過不憚改過於何有卽或偶有過焉而激於一時羞惡之良暫爲頃刻彌縫之計此猶出於情理之常而可惡者爲其必文也既有昧良之心術又佐以作僞之口才史記殷本紀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家語孔子謂子貢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

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予因論小人之文過而縱觀及此甚矣小人之可惡抑亦可畏也故君子必先誠意而毋自欺

孔注云云疏曰云文飾者廣雅釋詁文飾也文乃爻之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注鄭曰厲嚴正也

釋文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厲加字皇本儼作嚴

正義曰皇疏變者有三其事但在一時也袁氏曰溫和潤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見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朱注儼然者貌之莊溫然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外注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羅氏近溪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辭氣之常皆自心體流行自觀者見其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黃先生曰此言人之接君子如是其不同也儼然矜莊貌即就也就與之親炙非徒遙望之也溫和照也凡人遙望君子之道貌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必以君子爲未必溫和也及就與之交接則心氣純粹情意和平以君子爲和厚可親幾忘乎其可畏矣然與之講論道義商榷事情則有持之必正守之甚嚴而不可稍干以非者交情以和厚爲主而義理則不

可寬假也望之即之與聽言其變如此蒙案當參溫而厲溫良恭儉讓等章

鄭注云云疏曰說文厲本作厲旱石也字亦作礪引申爲嚴正之意子溫而厲皇疏厲嚴也左定十二年傳與其素厲注猛也荀子宥坐篇威厲而不試注抗也猛亦威嚴之意抗亦正直之謂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注王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釋文厲如字鄭讀爲賴恃賴也已居止反謗布浪反考文補遺上也字作矣高麗本下也字作矣武虛谷

云首句宜以勞字讀斷其民二字連下句後漢書李雲傳注引作事君信而後諫其君則其民宜連上句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云君克厲德民素信之故服勞役知非爲私信不素立民動以爲病己而奉其私也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貴乎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也朱注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乎而後可以有爲黃先生曰朱子言誠意惻怛者見己以信施於人始誠意交乎也勞與諫必俟其信者顏氏家訓序致篇所謂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

所服也程伯子不容於時自謂己學未至誠意不能動人程叔子曰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注意如此然而君子必積其誠又當兼觀其時信與未信已與人分受其責也蒙案後漢書李雲傳注引經作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己故二疏皆以爲使下事上之法經文不言諫君或以所當諫者不止君然以諫君概之也信謂平時積誠交乎非爲欲勞與諫之故亦非避厲已與謗之名故人之信亦信其平日之誠耳非信其勞之非厲諫之非謗也觀其時而誠已乎焉即爲湯武之使民伊傅之諫君苟其時而勢未可焉必不可爲刑名之督責亦不忍爲阿諛之曲從可否之閒自有權變而君子亦惟再加克責自盡其誠以與上下相乎感則天下終無不可化之人亦無必不可爲之事特視己之誠積與不積耳中論貴驗篇引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子思曰同言

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

王注云云疏曰訓厲爲病者厲乃癘之借說文癘惡疾也左昭七年傳疏厲者陰陽之氣相乖不和之名故檀弓斬祀殺厲注以爲疫病也釋文引鄭注讀爲賴恃賴也厲賴古同音爾雅釋詁賴恃也然不如王注爲憭

子曰大德不踰閑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注孔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春秋繁露玉英篇引不作無

正義曰皇疏大德上賢以上也上德之人常不踰越於法則也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恒全有時暫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蒙案皇氏截可也二字作一句謂大德之人常不越法則小德之人有出而旋入其人亦足可嘉可者可小德之人非謂小德之可以出入也荀子王制篇引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皇疏正本其意惟荀子以大德小德爲大節小節大小總屬一人可也統承兩句謂人於大節既不踰閑小節雖有出入其人亦爲可取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詞所謂中君者即中等之人也其意更屬圓穩無弊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晏子對孔子曰兩楹之閒君臣有位君之來遊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韓詩外傳二說苑八載孔子遭程木子於剡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繹其意蓋以士之中道相見不由介紹是爲小節而可以出入孔注承之遂以可也二字連上小德出入作一句讀意謂大德不可踰閑小節無妨出入而吳氏乃疑子夏之言爲有弊矣豈知子夏所述乃夫子相傳之古語而其語意本不若是哉書曰不謹細行終累大德律己不可不嚴也此經先覈大端略其小節取人不得不寬也董子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以出謂用權入謂奉經然用權出於不得已反經仍所以合道初不論事之大小亦非所云德之出入也孔注云云疏曰云閑猶法者廣雅釋詁閑正也灋也左昭六年傳閑之以義注防也此皆閑之引申義也說文閑闌也从門中有木會意朱子本之謂所以止物之出入則與經踰字出入字更爲關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

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釋文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掃素報反本今作埽應抑證反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末非也漢石經游作斿說文灑洒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唐石經掃作埽大戴禮將軍文子篇注引無小子字進退下有出入二字周禮隸僕注引亦無小子字武虛谷謂當以子夏之門人爲句與問交章一例小子二字連下句讀

正義曰皇疏本謂先王之道也朱注子游議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閒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蒙案經書門人而又加小子二字者明當教以小學不得遽教以大學之道也二字一章眼目

包注云云疏曰云對賓客修威儀禮節者應對進退對賓客之禮節也洒掃禮節中之一事也禮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漢儒以六書訓詁音韻爲小學爾雅說文方言急就章廣雅釋名玉篇廣韻等書所言是也所謂學小藝也宋儒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小學小戴記之曲禮內則少儀管子之弟子職賈子之容經保傅篇所言是也所謂履小節也子夏以之教門人小子亦猶行古之道耳況威儀乃定命之符禮節爲修性之具雖曰小學之末事而其實即大學之所本也

子夏聞之曰噫注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包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注孔曰始終如一惟聖人耳

釋文噫於其反傳直專反倦其眷反區羌子反別彼列反焉於虔反誣音無卒子恤反漢石經卒作牢惟作唯考文古本卒作終惟作唯皇本亦作唯牟子理惑論引別下有之字漢書薛宣傳引誣作撫董仲舒傳引平作庠注以爲孔子之言

正義曰朱注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外注程伯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

以遠大也蒙案皇疏引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譬諸草木或春花而夙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惟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階纔入妙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二說均未憭徹惟朱子以先後緊黏本末與上文針鋒相對而於孰先孰後兩句落下譬諸草木中間轉折略須加添乃毛大可引考工記輈人左不券鄭注券卷通券不通券券从刀故訓契券从力故通倦說文倦罷也廣雅釋詁券止也傳與倦古音桓寒部二句韻語行止正相反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注云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則君子之道本宜先而末宜後此正子游之意也然而亦視其人何如耳孰先與後孰傳與止譬諸草木各有區類之不同予末小子安可以強同而驟加也耶誣說

即今倦字以爲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如教學之兩相授受則二字同義可以直接下文今攷說文倦罷也廣雅釋詁券止也傳與倦古音桓寒部二句韻語行止正相反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注云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則君子之道本宜先而末宜後此正子游之意也然而亦視其人何如耳孰先與後孰傳與止譬諸草木各有區類之不同予末小子安可以強同而驟加也耶誣說文訓加美惡本可兼施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加言因而引申訓欺罔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出處語默亦相反別異之詞也又辟宣傳宣令辟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雖聖爲能體備之然攷憮字之義說文訓愛詩巧言傳訓大爾雅訓傲並無訓同與兼者黃先生謂憮字之借幠又訓覆不如仍以誣之訓加引申之義與同兼相近然則漢書乃借憮爲誣也蘇子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曰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也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

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此起此子夏所謂誣乎子由之論確中當世情弊然以誣字爲欺罔於此經似嫌太重不如說文之本訓加者爲妄洽謂其不可躐等妄加也有始有卒兩有字緊對上節無字有始而遂有卒即有末而又有本此惟聖人爲能然也若小子當始傳以末而卒傳以本焉可也乃謂本之則無如之何其以聖人之道而欲加諸小子邪

孔注云云疏曰云噫心不平之聲者斗筲之人鄭注同

馬注云云疏曰云異類區別者區从品謂品類也凡言區分區畫者引申爲區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　學而優則仕

釋文優音憂玉篇引兩句互易

正義曰皇疏此章勸學也朱注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或問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或有是言學優而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說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者爲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此意也文集程允夫問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蒙案說文仕訓學學與仕渾言相通而對言有別賈子道術篇修道者謂之士荀子非十二子篇古之所謂士仕者注謂士之入仕者漢書食貨志學以居位曰士記曰官先事士先志蓋三代封建之世官者世祿故有仕者不必學而學者不必仕程允夫以爲爲時而發各有所指是也不然則當如玉篇所引之二句互易矣

馬注云疏曰以優爲有餘力者說文優饒也廣雅釋言渥也小爾雅多也通訓以爲漫之借漫澤多也廣雅饒也是優與漫通謂已饒足也邢疏訓優閒是憂之借憂和之行也借憂和爲息愁因而借優倡爲憂閒然非有餘力之意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也

正義曰朱注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樂子鍾曰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也是故慟悼哀之發於心者也羸黑擗踊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苫凷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黃先生引之謂禮檀弓致喪三年義正同崔氏說是也蒙案致至也止如止於至善之止夫禮中制也先王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其所以爲至痛極而爲至痛飾者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而釋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既緣哀而制禮即行禮以飾哀至乎禮斯至乎哀哀所止亦禮所止故此經之哀似不

可離禮而二之記言哀不足而禮有餘哀之不及者也禮不足而哀有餘亦哀之太過者也二者皆非至善之中制朱注戒不及孔注戒太過兩說必兼義始賅備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至哀而止止於至善之中制也

子游娴習禮文講貫喪制見於小戴記者不一而足豈猶有簡略過高之弊而朱子云然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毀不滅性者見孝經喪親章云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性猶生也注言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孔引以解止字之義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夫子謂其哀而難爲繼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以爲甚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弗除此皆哀之過者也至如騶大夫芽亶死於孝則滅性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也然而未仁

正義曰皇疏張子張也袁氏曰子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朱注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黃

氏勉齋曰此與下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爲仁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以見夫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修其在內者爲足以體之今也尙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味疏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爲仁之方也已黃先生曰爲難能也謂其爲所難爲也以一介儒生欲行非常之仁失近取之方而賛澤未必能周也蒙案原思志潔行廉近於狷故有所不爲能祛克伐怨欲之累然而可謂難矣而爲仁未必如是艱苦也子

張才高意廣近於狂故樂於進取妄希博施濟衆之名然而爲難能也而爲仁不必如是廣遠也蓋爲仁由己近取諸身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夫子答其問仁也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課其全功曰五者責其實力曰能行而推廣其量極言之曰於天下勉之乎抑難之也其亦知爲仁之方能者不必難而難者未必能也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容儀者採下章堂堂言之然而本章究無此意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正義曰朱注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外注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衛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張敬夫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黃先生曰禮衛將軍文子篇云業功不伐

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佞可佞不教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敝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據禮經之言顓孫氏之仁夫子許之然則上章言未仁者爲所難爲卒未免有所疏耳此章亦言其仁之大而難與並爲之也蒙案皇疏引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據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頗與禮經之言相符合蓋孔門諸弟子無一不有志於仁仁者人也人

與人相偶而仁始可見亦人與人相並而仁乃可爲然而仁之心雖惻隱之皆具而仁之量有大小之不同子張才高意廣狂者進取人皆求諸近而獨求諸遠人皆爲其易而獨爲其難將以一介之儒生行五者於天下是欲彌縫堯舜之缺憾而參贊化育之功能其志可謂大矣狂士之嘐嘐志之高而發於言辭者也張也之堂堂志之大而形於容貌者也卒之其志雖大者其事實難於己難能者於人難並故夫子以爲大而子游曾子皆以爲難難即難其大而大亦

大其難似夫子所謂大者非探竿二子所謂難者亦非輕貶也管仲之爲仁也可大而不大而爲諸子所羞稱子張之爲仁也可小而不小而爲諸子所難並甚矣仁豈難能哉豈難與人並爲哉亦好爲其難則難耳

鄭注云云疏曰以堂堂爲容儀之盛者廣雅釋訓堂堂容也劇秦美新堂堂有新注盛也釋名堂猶堂堂高顯貌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注蘇林曰漢舊儀有二即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諸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子張善爲容故云師也辟辟即盤辟也此即子張盛爲容儀之說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或其後儒之流弊然堂堂所賅者廣容貌特其發見也毛大可曰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不親切故難並爲仁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陳越絕書去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書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要之誠於中未有不形於外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漢石經無夫字者也作也者後漢書荀爽傳引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以不能自已者外注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蒙案曾子云將死之言善親喪之自致此驗仁於顛沛之時也孟子云不忍見牛之觳觫惻隱孺子之入井此驗仁於造次之頃也苟人於良心

發現時擴而充之則仁不可勝用矣仁遠乎哉

馬注云云疏曰以致爲盡者皇疏致極也廣雅釋詁致至也大學先致其知中庸其次致曲皆有盡義檀弓致喪三年謂自盡其情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馬注意合下章爲一故皇疏云所聞於孔子其事在下似未必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皇本高麗本雖下無能字

正義曰朱注孟莊子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或問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得爲孝哉戚氏續談曰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疏云孟氏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命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布之餘即此一事見其能承先德用舊臣矣黃先生曰孟獻子之臣與政如作三軍而臣其子弟之半如用秦堇父爲右見春秋傳又晉語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闕臣五人皆是春秋宣公九年孟獻子始見於經越五十七年至襄公十九年卒越四年莊子亦卒襄公十六年傳言莊子徵齊侯而去之十八年傳言莊子伐齊斬樹以爲公琴是時或獻子年老致仕莊子代父爲卿曾子稱其不改是父在父歿俱不改也春秋經傳載莊子父喪未練赴會師師然則事有所不得已者歟

馬注云云疏曰云孟莊子仲孫速者杜氏世族譜獻子之子也云在諒闇之中者本經兩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馬合上章親喪自致爲一事然此與三年無改經指不同彼謂不忍忘親此謂善於承先美其能以盡孝之心盡忠即以愛君之心愛父也且三年

無改乃父之道合於道則治命而非亂命也馬氏謂不善亦不忍改遂煩朱子斡旋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注包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釋文府方于反鹽鐵論後刑章舊唐書懿宗紀俱引則作郎漢石經矜作矜論衡雷虛篇引作憐

正義曰朱注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蒙

案書呂刑哀敬折獄今文敬作矜同音借也伏生大傳引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書曰義刑義殺勿用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今之世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韓詩外傳三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故型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二書所引大略相同似卽曾子之所聞也漢書路溫舒上書云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探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四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班氏刑法志云書曰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淩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狂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甯失有罪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讀史至此令人悲楚實與此經之意相發明然則治獄之吏固當以明爲貴以刻爲明而自喜其能得情者陸象山引易噬嗑離在上曰利用獄豐卦離在下曰折

獄制刑以證之然而夫子不尙聽訟者以非理民之本也故舜命皋陶爲作士典五刑曰惟明克允必先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卽哀矜之謂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陽膚曾子弟子者一統志謂陽膚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之一未必然也云士師典獄官者見柳下惠三黜章周禮士師屬於司寇禮記孔疏引崔氏說諸侯大國三卿下有五大夫司空下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曾臧氏世爲司寇後夫子亦爲之豈皆統於司空歟孟氏世爲司空故得命士師柳下惠蓋亦屬於司寇臧氏之屬官也檀弓孔疏引鄭論語注云屢父抗輒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丁小疋謂卽此章之注顧氏春秋大事表謂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疑陽與孟同族故虎逐而膚用其說非無意也

馬注云云疏曰民之離散云云者非散而之四方也謂情不相屬卽書所云百姓不親五品不孫也朱子或問曰所謂民散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

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疏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非政散民流之謂也黃先生曰非民之過也當作非徒民之過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注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釋文惡居烏路反皇本高麗本善下有也字漢石經貢作贛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史通疑古篇引作桀紂之惡不至是論衡語增篇引作孔子語

正義曰皇疏下流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偏爲衆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爲故君子立

身惡爲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如蔡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爲惡故失天下耳邢疏下流者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衆流所歸也朱注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污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蒙案天下之惡皆并歸桀紂之身子孫之賢不能改幽厲之謚總爲一念偶差不慎於聖狂之界因而百身莫贖不啻有胥壞之懸人可不常自警省哉蔡氏說以紂爲衆惡之倡凶邪助之以亡天下即書武成所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也特意味較短非爲紂寬分責也孔注云云疏曰孔以憎字詁惡字天下之惡惡即不善之實戚氏云水亦有言惡者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昌黎池記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是又正喻雙

關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注孔曰更改也皇本高麗本食焉作蝕也文子上義篇晉書潘尼傳劉頌傳北史蕭大圜傳御覽皆引作蝕

正義曰皇疏食作蝕說文作蝕从虫飤聲敗創也史記天官書云日月薄蝕集解虧毀爲蝕呂覽明理篇注日月激會相掩名曰薄蝕續漢五行志云蝕者陽不克也漢時推步未精以薄蝕爲災異其實日月之蝕皆無虧毀亦非災異蓋因南北同道東西同度月

常食於望爲地影所射影帖於月故有東西早晚差而無南北高下差日常食於朔爲月體所掩月遠於日故有東西南北高下差春秋書日有食之公羊傳曰有者不宜有者也日食月食之故說文有字从月詩十月之交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謂陽不宜爲陰掩故古惟日食伐鼓用牲而救之然而旋食旋更則亦無傷其明也皇疏云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爲君子之過非君子故云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君子

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更也人皆仰之者日月蝕罷改闇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爲累也陸宣公曰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蓋日月自具常體行有常度但因兩圍所過之交點不能不相掩食而隨食隨更不遠而復所謂更者亦改闇爲明而初非更改其常體更改其常度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更改也者說文作㒸改也又借爲賡古文以賡爲續字音語姓利相更注續也方言三更代也是更又有繼續代明之意

衛公孫朝注馬曰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釋文朝直遥反焉於虔反下焉不學同史記弟子傳作陳子禽問子貢

正義曰皇疏公孫問意政嫌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焉學也翟晴江曰孝經疏云劉瓛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謚曰仲尼又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章連次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今人籍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攷蒙案孝經仲尼居疏曰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邱蓋以孔子生而圩頂象尼邱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邱爲聚以尼爲和今並不取

蒙案子向有孔聖名字說略云孔聖名丘字仲尼丘字从邱从一一地也二人相背爲邱邱猶別也人能辨別之謂義中天下而立嶽明而治行義以達道聖人之志也尼從後近之也尸臥人也二人相親爲邱尺亦人也二人相近即二人相親猶仁从二人之意古文仁作𡰥見說文尼字下尼與𡰥字若相通尼與仁音又相轉尼女夷反仁如鄰反今音語巾反安土敦乎仁聖人之德也合而言之尼以二人相近仁之親也正以二人相背義之別也仲則人處天地之中中之正也聖人之揆度

錫名蓋定之以仁義中正而非圩頂之形中和之說所能盡其命意也名取相背字取相近者意以相反而相成韓子名愈字退之亦猶是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朝衛大夫者翟氏攷異云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公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公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此言衛以別之猶之稱衛公子荊以別於魯哀公庶子公子荊耳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故而亦何常師之有注孔曰無無常師也

釋文墜直類反漢石經墜作隊識作志漢書劉歆傳孟子尹士章章指皆引作志孫子杜牧序引大者小者下又有遠者近者字白虎通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或問云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宏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其所謂道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閒空虛恍惚而無所據耶文集云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嘗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謂聖人目見耳聞無適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然非當日答問之本意黃先生曰大者小之綱小者大之散參合大小學之所以一貫聖之所以集成也文武之道朱子以爲謨訓功烈禮樂文章

道之實而可徵者也功烈所以行道謨訓所以傳道禮樂文章皆聖性之所發盡倫盡制者夫子聞而知之推一而合十明數而知義則道於以得焉宋季說是書者謂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朱子斥其厭薄事實貪騖高遠也

孔注云云疏曰訓墜爲落者爾雅釋詁文廣雅墮也失也說文隊從高隕也又作隊陊也並無墜字故漢石經惟作隊荀子儒效篇至其頭而出隊楚辭九歌矢交隊兮士爭先漢書王莽傳不隊如髮漢西狹頌

數有顛覆實隊之患皆作隊不作墜墜俗字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謚也曰子貢賢於仲尼

釋文語魚據反朝直遙反

正義曰精義范氏云賢人地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也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拒吳之强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也蒙案

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而乃免十一年戰於艾陵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而不盟又吳徵會於衛衛侯會吳於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請而得舍十五年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陳成子館客子貢與之言乃歸公孫宿叛入之成邑至二

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文子叔孫武叔子也是子貢在當日固叔孫氏父子所心說而誠服者也故以爲賢於仲尼左傳載子貢事止此而史記家語本國策有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直戰國縱橫家數矣既以爲貨殖又以爲策士大賢豈若是哉

馬注云云疏曰邢疏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

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謚法解剛彊直理曰武蒙案州仇成子不敢之子文子舒之父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注包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包曰夫子謂武叔也

釋文窺作闚棄規反好如字舊呼報反數色主反仞一作刃音同漢石經作辟諸宮牆宋石經窺作闚皇本皆同惟不多夫字牆下有也也字同補遺一本譬之之作諸窺作闚好下多一夫字入下有者字云上無之字高麗本古同考文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足利本也字同補遺一本宮牆下有也字

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與室渾言無別此言宮牆者猶云宮室之牆非以宮室分大小而專指夫子之牆也又釋山云大山宮小山霍注宮謂圍繞之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君爲廬宮之注宮謂圍障之儒行儒有一畝之宮注謂牆垣也左傳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社非亡國不屋是亦稱牆爲宮也周禮小胥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宮亦四

面周圍之意則所云宮牆者猶言圍牆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室家之好猶言家人婦子之樂而牆外得以窺見則其中所有可知通肖小戶人家淺陋狹仄一目了然景況曾子制言篇云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牆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一謂卑之無甚高一謂誠之不可揜皆善於形容者也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即富也美且富不足以盡大而化之之聖也宗廟之美言廟也百官之富言朝也子貢蓋以天子諸侯之制比孔子據周禮小宗伯注宗廟在雉門外庫門內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故先言宗廟之美後言百官之富而六寢六宮皆在燕朝之內則是見廟朝尚未見室家聖道固無窮盡也古之門制天子皋應路諸侯庫雉路皆三朝故皆有三門戴氏東原說也然則仰高鑽堅雖有難窺之奧而博文約禮非無從入之途武叔果能知子貢則於夫子之門牆當煩引路以入門冀得升堂而入室不至永爲門外漢矣皇疏引袁氏曰武叔凡人應不達聖是則武叔

非特不知夫子亦非眞知子貢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七尺曰仞者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也說與包氏不同段注云諸家之說仞也王肅趙岐王逸曹操李筌顏師古房元齡鮑彪諸人並曰八尺而鄭氏注周禮儀禮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陸德明莊子釋文則皆謂七尺程氏瑤田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必八尺仞必七尺者

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程氏之說極精是以考工記匠人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不用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而皆曰二尋者知其廣深不同故尋仞異文包氏此注亦云七尺者度高與度深等也至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仞五尺六寸是以八尺而七折之孤說別無所證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僞書更不足據矣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注宮隅角浮思也雉高一丈賈疏云不言宮牆宮牆亦高五丈是王宮四面有牆牆高五丈以仞計之七七四十九爲高七仞零一尺四角浮思高七丈爲十仞則其牆之高極可知矣云夫子謂武叔者夫子本丈夫之通稱而後以爲尊稱上指孔子下指武叔不嫌相混猶史記世家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師已送

之曰夫子則無罪意以夫子指桓子而桓子又稱孔子爲夫子非皆指孔子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釋文量音亮皇本高麗本日月也上有如字絕下有也字後漢書孔融傳引日月上有如字無也字列女選賢下無者字文選傳注引邱陵上有猶字風俗通引賢者臨淵侯箋注引踰爲作也運命論注引人雖自絕也

正義曰皇疏猶是前之武叔又譖毀孔子也合上爲一章邢疏分作二章朱注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大小不同言武叔不自知其量之小而毀聖人之大蒙案毀當作嬖說文嬖惡也段注毀物爲毀謗人爲嬖廣雅作諆以用也爲語助無以爲猶奚以爲也不知量緊接自絕何傷來當從朱注以蠡測海以管窺天此不知量之說也仰天而

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揚塵不至彼還坌己身此自絕何傷之說也徒欲自絕不知己之量小也於聖何傷不知聖人之量大也皇疏單言不知聖人之度量殊覺味短家語顏回篇叔孫武叔見顏回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武叔固不自知分量而好評月旦者也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某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夫既稱爲聖人而又以爲廢心而用形則其毀聖亦甚矣蓋以聖人之不易知也論衡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甚矣聖人之不易知也韓詩外傳八齊景公謂子貢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

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譬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譬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臣不譬仲尼譬猶兩手挹泰山無損亦明矣說苑太宰嚭問子貢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泰山不益其高且爲不

知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說苑又有對齊景公趙簡子大意與韓詩傳同皆足與本經相發明故錄之

何注云云疏曰訓多爲適足者邢疏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王伯申釋詞云詩我行其野亦祇以異毛傳祇適也字或作多襄十四年左傳荀偃曰多遺秦禽多讀爲祇適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子家駒曰君無多辱焉多亦

讀爲祇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昭十三年傳祇取辱焉二十六年傳祇取誣焉定四年傳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祇取死焉文義正相合也王氏疏證服解較杜注訓益爲確然古音祇从氏適从啻皆在支佳部多在歌戈部雖義相近而音爲通轉邢氏以爲同音非也適又通作啻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不啻多也亦音轉而義隨之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

正義曰朱注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不可不愼

貢子禽不謹言蒙案皇疏謂此子禽必非陳亢爲其言與前若不合或以其稱子貢爲子謂爲子貢之弟子要皆意想之說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注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注孔

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

釋文道音導綏音妥皇本道作導考文補遺古本上及字下無也得上無之字又無者字高麗本同漢書董仲舒傳引來作徠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及下升下均無也字

正義曰來注階梯也大可爲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得而升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也言其感應之幾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謂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外注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
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發動捷於
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
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
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精義張子曰立斯立道
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自然皆從欲風動神而化也楊
氏曰誠於此動於彼其神矣夫范氏曰孟子曰君子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堯之治於變
時雍舜之治四方風動文王之化百姓徧爲爾德其

生也天下歌頌其死也如喪考妣夫子之教也黃氏
勉齋曰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
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應之速或曰子貢智足以
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者何哉
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
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
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
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
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

不曉然而易見哉黃先生曰掌階爲階步梯亦爲階
有級可循者也夫子之不可階而升惟據其德之發
見者以徵之鹽鐵論備胡篇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
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
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
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强臣變節
而思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
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爲政以德所欲不求而自得此
論據事實以爲言蓋聖人化人以德德盛則化神學

者欲求聖人之神化仍當於實事徵之蒙案升登之
借字周髀算經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
子貢蓋述古之成語下六事稱所謂亦古傳言也下
接堯曰篇故皇疏云邦謂作諸侯家謂作卿大夫言
孔子若爲時所用得爲諸侯卿大夫之日其風化與
堯舜無殊舉邦家則天下可知也孟子引放勳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蓋匡直即此經之立也輔翼即此經之道也所謂
欲立立之欲達達之也勞來即此經之綏也振德即

此經之動也來亦作徠爾雅釋詁勞來皆訓勤引申之慰其勤勞亦曰來讀去聲綏廣雅釋言撫也司馬法注卻也齊語以勸綏謗言注止也撫安慰止亦勞來之意綏之斯來者慰其勞而不覺忘其勞所謂使自得之也振廣雅釋詁動也周禮太祝九拜四曰振動動之斯和者鼓之舞之以盡神而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大戴禮五儀篇論聖人之德所謂大配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穆穆純純莫之能循順天之司莫之能識百姓淡然不知其善孟子所謂民

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綏來動和之妙也來直翼得與德皆同韻立與來行與和道與動皆同母蓋相傳之古語無疑孟子欲見聖念之憂勤故以勞來爲始此經惟徵聖功之神速故以立道爲先而要之皆言其教化也生與榮死與哀亦同韻皇疏謂孔子生時物皆賴之得性尊榮於孔子孔子之死四海遏密如喪考妣是其死皆哀也或謂孔子之生死關天下之榮哀義亦相融貫故袁氏曰生則時物皆榮死則時物咸哀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與宰我論黃帝云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今觀天下後世尊孔子之道者與且治背孔子之教者亂且亡是則古帝王之生死關數百年而夫子之榮哀在千萬世也嗚呼盛哉孔注云云疏曰云綏安也者爾雅釋詁文以綏爲安之借說文妥安也爾雅釋詁妥止也又妥坐也皇疏云遠人不服修文德以安之遠者莫不繦負而來也動謂勞役之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案此章言聖人教化之神效皇氏謂立教無不

立是也又云薄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行讀去聲似與上下不符本言化民而以綏爲來遠動爲勞役亦欠精細和穆邢本作和睦

清定海胡貢伯寅撰

堯曰第二十釋文凡三章朱注同陸氏又云魯論無不知命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列次也注歷數謂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潛夫論五行志引咨作格

正義曰皇邢二疏云此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咨咨嗟也爾汝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謚云堯也舜姓姚名重華謚云舜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聖明曰舜也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命之者欲使重其事也歷數謂天位列次也躬身也言天位之列次當在汝身故我今命授於汝也允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言天位運次既在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道也四海謂四方蠻夷戎狄之國也困極也窮盡也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極盡也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

則天祚祿位長卒竟汝身也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朱注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焦理堂補疏曰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謂四海困窮不得如漢注作好天祿永終亦不得作不好蓋允執厥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書王命論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嘉傳亂國亡軀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敘位過厥任鮮終其祿不困窮是儆詞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包說稍異而其旨則同蓋天祿永終無作永絕解者閻氏嘗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典午以後始解永絕此正古今升降之辨如金縢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彖辭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二字原非惡詞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

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儒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靈帝立王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凡用此語者無不以永長爲辭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皆用堯曰文作禪位之册而策書引經而後頓異此攷之列史而昭然者漢獻禪位於魏册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沖奉册於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漢武立子齊王閎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皆作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於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型前典以副昊天之望於是皆以其中爲厥中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卻位絕天之辭而於是策書改卽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也趙鹿泉溫故錄云言當常念四海之困窮以保天祿於永終皆執中中事也上

句卽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下句卽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終之言有終也詩以永終譽是也黃先生曰數之在躬德足以順天也祿之永終不德所以逆天也朱注義如此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又明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又曰帝堯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是朱子所本也包注以困窮爲極窮以永終爲綿延之辭段氏說文注申包說以困訓極盡凡經中言困勉困苦皆極盡之義則此困窮爲君德充塞宇宙橫被四表之意也說苑辨物篇引經少天祿永終句是以困窮爲充塞之義也史記三王世家漢書武五子傳班叔皮王命論又不引四海困窮句是以永終爲綿延之義也蒙案此經總以閻氏意爲長蓋困窮究不能說好而永終不能說不好也但於四海困窮之上須加念字恤字天祿永終之上須加承字保字似費斡旋蓋四字大意古本相通廣雅困終皆訓窮秦策注窮困也詩考槃箋窮猶終也易彖傳虞注

坤爲永終是永終又互訓古人往往以聲字成文而輕重異讀者如大學之老老長長是也又有同訓連文而虛實並用者如此經之困窮永終是也兩句一戒一勉意謂四海以困而斯窮天祿以永而斯終則不煩添字而辭氣順從矣抑又攷之說文窮極也廣雅困終極也古鐘鼎瓦器文每有永永無極是四字又皆訓極書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傳曰皇太極中也孔疏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是

則執中即建極固窮者頓連之極一極無者也永終者綿延之極一極備者也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惟皇作極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然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下民不罹六極之凶斯上天申錫五福之命矣躬中窮終古皆在

冬中部

何注云云疏曰云歷數謂列次者說文歷過也本从止而無从日之字數計也廣雅釋詁歷行也釋言數

術也本謂數術推算天行之列次也歷數二字又互訓爾雅釋詁歷數也洪範五行傳歷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文選辨亡論歷命應化而微注歷數天命也邢疏孔注尚書云謂天道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爲天道皇疏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是即所謂終始五德之運也朱子或問謂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以其人之德知之是也董子繁露郊祭篇引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以在訓察本爾雅釋詁謂歷數之修短察爾躬之信執中否義較精實若書禹謨疏引鄭君論語注云歷數在汝身謂有國錄之名是後漢讖緯之學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允信也者爾雅釋詁允信也誠也說文亦訓信也从儿㠯聲㠯用也故王伯申以爲詞之用㠯允用皆雙聲也云困極也者廣雅釋詁困極也窮也越語曰困而還月盈而匡衛子脩身篇橫行天下雖困四夷此皆窮盡極至之義然說文困訓故廬从木在口中古文作㞢木木皆株守不通之意故

易雜卦傳井通而困相遇也遇逆也廣雅釋言困悴也尚書大傳行而無資謂之困荀子思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是困乃局促危苦之意而極盡又其引申也至窮之爲窘从躬在穴中更非吉祥善語矣云永長也者說文永水長也象水巠理之長爾雅釋詁遠也遐也長之引申也故方言云施於眾長謂之永終說文紲絲也絲理最長與永同意故爾雅訓就訓爾廣雅訓竟訓極周語注訓畢訓成士喪禮注訓充鄉飲酒義注訓充備皆善語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民國刊本

舜亦以命禹注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

正義曰皇邢二疏云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老而讓於禹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亦用堯命己之辭以命於禹所以不別爲辭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當云舜曰者爾禹天之歷數以下之言也朱注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加詳案尚書今文無大禹謨眞孔壁古文已亡東晉晚出僞禹謨采集論語之文閒以各書之語云帝曰來禹云云天之

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程朱二子據此遂以危微精一闡發執中之旨王西莊尚書後案云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乃檃括爲四字復演以論語元執其中成十六字其蒐輯補

綴雖出後人而實古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見荀子正名篇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見周語內史過引夏書皆非禹謨元文此王氏平心之論也今文尚書不見舜典禹謨僞古文制堯典平以爲舜典內有堯禪舜之辭云帝曰格汝舜詢事考績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而論語所紀堯不知在古文何篇也觀於孔注皇疏則非如今之禹謨所

卷拾陸 103版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皇皇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注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注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

釋文牡茂后反蔽必袂反漢石經無作毋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也下不重罪字皇本高麗本考文補遺足利本皆同古文疊字每作𠀠也大戴禮注引履字屬下句白虎通義三正篇引作皇天后帝三年篇引作皇王上帝

正義曰皇疏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故不因前揖讓之辭也馬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子孫至末孫桀無道爲天下患苦湯有聖德應天從民告天而伐之此以下墨子之書所言是其辭也朱注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元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黃先生曰帝臣猶言天民也墨

子引作有善不敢蔽以訓詁代經也簡潛夫論引作柬簡在檢察也言天心之福善禍淫昭然不爽而有罪不赦帝臣不蔽檢察夫天心之必然所謂天命天討也以與也以萬方之罪爲在朕者萬方之事已不敢辭其責此王者之實心王者之大量也蒙案此與古文湯誓伐桀告天之辭散見於墨子等書今文尚書無湯誓東晉僞古文引入湯誥之中其辭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割裂雜湊以爲湯克夏歸亳誕告萬方之辭然攷墨子兼愛下篇云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此文正與論語脗合又尚賢中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二篇所引今皆采入爲湯誥

中乃一曰湯誓一曰湯說者墨子又以爲旱禱文也今攷周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白虎通義三軍篇引予小子履云云亦以爲伐桀告天是即兼愛下篇所引與論語同若確係湯誓逸文無疑又攷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桀爲無道湯憂天下之不甯與伊尹盟示必威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剪其髮鄰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是大旱正在伐桀之時故大旱告天即伐桀告天而同此一篇之文也乃作僞者以湯誓爲湯誥則大不可信王西莊尚書後案云孔安國親得壁中古文且爲作傳如今本果眞則何以明明克夏歸亳誥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且明明在尚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爲據安國論語

注何晏集解采之確然可信不比東晉突出之孔傳也晏所采可信則今本尚書之不可信百口奚辨哉至書湯誥孔疏引鄭君論語注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朱注本之又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詩閟宮疏引鄭注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之五方謂五帝禮郊特牲疏引鄭注云帝謂太微五帝用元牡者彼謂告祭也是鄭君誤以此節曰字連上舜亦以命禹仍爲舜命夏禹之辭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爲證亦沿鄭注之誤故朱注必於曰上補湯字抑知下文既有予小子履履既稱爲湯名則曰上無湯字似無不可

孔注云云疏曰云履殷湯名者大戴禮商履代興竹書紀年稱天乙履此皆以履爲名也皇疏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湯本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故改履名乙以爲殷家法也邢疏世本湯名天乙孔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

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故二名也皇甫謐巧欲傅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也而於祖乙又以爲名斯其妄矣史記集解張晏曰禹湯皆宇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易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索隱曰湯名履又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黃先生謂張譙之說近是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是張氏所本也梁曜北史記志疑據路史發揮注成湯猶云成周以地爲號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質也曰履者別製嘉名文也告天曰履此名非有大典禮不用也此別一說云殷家尚白云云者禮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元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火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今湯用元牲是仍夏禮也云皇大后君也者說文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爾雅釋詁皇王后辟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左文二年傳皇皇后帝注后帝天也訓以爲與者詩

江有汜不我以箋以猶與也書金縢天大雷電以風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以皆訓與釋文與音預皇本作預以與雙聲與預同韻也

何注云云疏曰以帝臣謂桀者皇疏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帝臣然墨子引作有善不敢蔽與有罪不敢赦相對成文似非指桀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注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

釋文賚力代反

正義曰皇疏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周伐紂誓民之辭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故是富也朱注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或問云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也蒙案今書武成係僞古文云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說服孔傳雖引周有大賚而云救乏賙無以賑貧民所富者乃混言四海之百姓而非專屬善人故朱子又引詩序以錫予善人爲分封賞功不指散財發粟言也詩序云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以善人指功臣始與上言帝臣下言仁人相承一氣其曰善人是富者洪範既富方穀周禮祿以馭其富傳曰善人富謂之賞是也王伯厚云五福言富不言貴先王之世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然王者者

定爾功首在得人而凝承大命尤在得天故堯曰歷數在躬早膺天眷湯曰帝臣不蔽簡在天心則似周之大賚當如集解所謂受天大賜富於善人如予有十亂之意然後與章旨相對且與下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亦聯絡貫串蓋周之得天下爲能大賚錫予善人而周之所以得天下端賴天之大賚錫予以善人也自作僞武成者取大賚二字屬於散財發粟之下而作詩小序者又以錫予善人解以賚命篇之意此或古人斷章取義而此經之大賚似當以集解爲長賚富古音之台部

何注云云疏曰云賚賜也者爾雅釋詁賚予賜也說文同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易觀卦王弼注引過作罪予作於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云自此以上至大賚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無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

其體不錄修也侃案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故知是誓人也以上尚書第六泰誓中文蒙案今書泰誓三篇係僞古文其辭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僞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孔疏云明多惡不如少善蓋承上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而言朱子引書孔傳改少字爲多反覺味短然孔於

書傳言商之才不如周而於此經注又似言周之才不如商其意大相懸絕邢疏謂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記周家政治之法是欲爲兩處作調人而孰知泰誓孔傳之皆係晉人僞撰哉攷之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說苑貴德篇云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柰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與說苑同尙書大傳惟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二句少異諸子傳記皆爲周既代商有天下後事而此經孔注則直謂管蔡既誅乃成王周公之時大約傳聞異辭無從深考而墨子稱之爲傳則非在泰誓三篇斷可悉矣親仁人古韻眞臻部

孔注云云疏曰以仁人爲箕子微子皆據前篇夫子稱微箕爲三仁也武王克殷釋箕子之囚封於朝鮮解微子之縛封之於宋是殷之仁人皆爲武王所有不舉周之仁人而及殷之仁人者對上周親而言以周爲周家也周家之親不忠不賢者惟有管蔡故孔特以管蔡爲周家之至親舉例若皇邢二疏以此經爲武王告天誓民之文則斷不可及管蔡以後事矣子一人猶諸侯之稱孤及寡人也白虎通義號篇云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包曰權秤也量斗斛也

釋文量音亮皇本焉作矣公羊昭二十三年傳注漢書歷律志引皆以爲孔子語

正義曰皇疏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之政同也謹猶愼也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典制也治故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也朱注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黃先生曰五度爲度引申之凡制之有限節者皆謂之法度天生人而有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此分短長大小而制之爲法度法度者禮儀之總名也邢疏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戚鶴泉偶談云法是規矩諸項一例審正則輕

重大小方圓長短無一差忒行政之始先以便民用齊民俗爲要若禮樂政刑此時制作尚未能及且不止審定而已或說法即律以起數以定音古亦上下通用書同律度量衡以律爲法猶變衡言權從時稱由此推廢官亦近在民間先有而後無或雖有而如無其職小所以致廢民間實不可無急須修復未說到朝廷建官緣是有天下初政也蒙案王者之興也必有一番振作整頓以新朝野之耳目如改正朔易服色行之於朝廷謹權量審法度行之於天下故不

第曰政而曰四方之政行未遑制禮作樂也漢書歷律志曰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周衰官失孔子陳殷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師古注此論語載孔子述古帝王之政以示後世權謂斤兩也量斗斛也度丈尺也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畢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是爲五則規者所

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詳繹班氏之志因思戚氏以法爲規矩意可取而其說未盡也周髀算經曰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者一平一直句股是也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準繩合而規矩從此出猶權衡合而輕重由此分予以爲法者準繩規矩也所以爲平直方圓也故法與準字皆从水考工記匠人水地以縣天

下與平於水故製平物之器謂之準即今工匠所謂平水尺也管子水地篇準也者五量之宗也七法篇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是又渾言而概施之舜典曰律度此云法度者律掌於司樂法行於民間也古帝王之於權量法度也其於天下則十有二歲而一正之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二歲同度量同數器修法則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月令春秋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而正權槩是也而況乎武

王初定天下反商政其欲正一代之規模而昭萬民之法守者當何如謹審哉戚氏謂修廢官亦係近在民間者攷之說文官从𠂤在宀下自衆也與師同意樂記云天地官矣注官猶事也管子言官山府海又云處工於官府後世有鹽官鐵官墨子尚賢中云賢者之長官也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財不散萬民富蓋官府本天地財用之所出工師造作之所處所以厚民生而利民用者故金木水火土穀五官加穀為六府似與權量法度相聯屬再求確證可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權秤也者秤稱之俗謂銓之借字子云稱錘是也包但言秤者意欲以賅衡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公羊宣十七年傳注漢書外戚侯表注文穎而賦序逸民傳論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注皆作孔子語正義曰朱注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蒙案禮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廢士倍祿是朱子所本也黃先生曰據五經異義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食世祿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正義引異義據商書世選爾勞詩不顯亦世孟子仕者世祿與此經繼絕世為世祿之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疏云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

世者謂此也疏以國世分言與異義合班固功臣侯表引杜業說云內怨之君樂繼絕世隱名之主安立亡國絕世亡國分言疑亦同許君之說尚書大傳二韓詩外傳八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據韓傳之文當以繼絕世爲受采興滅國爲受封國矣或曰上言大賚即大封此又言興滅國然則封

建國聖人之意乎曰此聖人之公心也馬氏文獻通考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行封建是也天子出以公心其始封也選賢與能其既封也無忌疏畏偪之弊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否則其過可勝言哉

所重民食喪祭注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漢書藝文志引作凡子語

正義曰朱注引書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蒙案今武成僞書也僞孔傳云所重在民及五帝之教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孔疏云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是書傳疏亦以民食爲二故此經注疏平分四事書曰民惟邦本孟子曰民爲貴漢書酈食其傳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是以王者重民必重食而王者重食正惟其重民則民固王者所首重大學所謂有人此有土後儒申朱注以食喪祭爲民所重并四爲三精義楊氏曰

夫民爲重以食爲天重民食所以厚其生重喪祭所以厚其死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王道之始也是又將并三爲兩矣

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樣文說書說皆出皇本高麗本作公則民悅無信則人任馬漢石經本無此句翟氏謂古論語有兩子張篇疑前子張問仁章本在此處合下問政章爲一篇而脫其大半惟存此四句然何以又去惠而加公則說耶

正義曰朱注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外注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

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精義程明道曰自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所常言故弟子序而記之夫子之得邦家者亦猶是也張敬夫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篇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

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柳子厚曰論語之道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武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爾此聖人之大志也蒙案公羊昭二十三年傳注漢書歷律志注引謹權量節公羊宣十七年傳注漢書外戚侯表注文選兩都賦序逸民傳論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各注引興滅國節漢書藝文志引所重民食喪祭皆以爲孔子之言陳後王之法故孔解朱注均以此節爲通論二帝三王之道而柳子厚以爲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也黃先生謂此經所言帝王之道百世莫能易者不過專罪己務用賢順民心而已則以爲總在畏天命執中寬信敏公猶其條目也翟晴江攷異曰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是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故覺其難通也周易序卦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於策尾今詩書序分題於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

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敘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文心雕龍序志篇皆屬斯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爲序其後更有自記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啓後章爲序其後更有補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爲序次列孟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非十二子篇爲序今次第

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移倞自序言其篇第頗有移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章暨孟子由堯舜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耶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編而又居後序之後翟氏此說足以發明外注楊氏之意而蘇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顚倒失次不可復攷者不知古書凡例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注孔曰屏除也

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政字

正義曰朱注尊崇重也蒙案隸釋載漢平都相蔣君碑云遵五逝四後漢書祭遵傳云遵美屏惡而朱子或問亦云漢石刻辭有遵五逝四之文是尊又當作遵循解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屏除也者說文屏除也詩皇矣作之屏之禮王制屏之遠方注猶放去也屏皆屏字之借漢碑又作逝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釋文費芳味反

正義曰張敬夫云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黃先生曰觀中庸哀公問政及此經答爲邦答問政各章夫子之論治大綱條目可以見矣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易益卦王注周禮旅師疏文選洞簫賦注引皆無民下之字

正義曰皇疏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蛤山居者利於果實材木明君爲政卽而安之不使水者居山澤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也蒙案說文因就也詩常武傳因仍也大學云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生財有大道不外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孟子對齊梁之君所以惠民之政不外制田里薄賦斂此其大綱也而漢書地理食貨志又詳言之蓋利在民而所以利之者在規畫之政人主欲惠其民往往慮於費而仍就民之所利而利之則上因於天時

下因於地利中因於人力而於人君所費者勞心規畫而已矣他何費耶易文言傳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大矣哉

王注云云疏曰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爲政王注所本也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皇本擇下有其字

正義曰皇疏子張未曉五事先諮第一孔子知其並疑故并歷答也儲同人曰擇必擇其事如溝塗封洫

靡日不脩城郭津梁浹歲一治之類是也必擇其時如宮功入執必俟履霜其同載纘霈之歲暮之類是也必擇其人如庠序學校以敎秀民饗射讀法集我父老之類是也又曰勞之重不如勞之輕君子非擇輕也可則不憚重矣勞之急不如勞之緩君子非擇緩也可則不嫌急矣如此則可必得宜擇必精審黃先生曰觀周官役法擇事擇人與校考年之豐凶時之緩急皆擇也且擇可勞而勞者其所勞之事大半利歸於民者耳又誰怨蒙案禮緇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惟曰怨君子所以必信而後勞其民者惟恐其怨也乃不得已而出於擇不自便而審其可是以佚道使民也何怨之有韓非子引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精義謝氏曰惟喜康其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皇疏本作擇其可其可者民之可而非君之自以爲可也因所利而利之擇其可而可之君何與哉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正義曰皇疏欲有多途欲仁義者爲廉欲財色者爲貪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蒙案欲兼善惡可節不可絕宜公不宜私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欲根於性發於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仁者之所欲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亦仁者爲政之所欲也苟奪天下人之欲以事恣一己之欲欲即所以爲貪能就一己之欲以推驗天下人之欲欲乃所以行仁王者民胞物與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雖不能博施濟衆

之量而以欲通欲求仁得仁民咸得仁以生罔不從欲以治蓋其所欲皆仁心發爲仁政斯其所得者仁術自有仁聞也若孟子謂齊宣王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汲黯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是其所謂欲即貪也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釋文慢武諫反

正義曰皇疏能衆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蒙案說此經者多側重寡小以闡無敢之心然何以不曰無衆寡無大小而乃以衆寡小大顛倒其詞者何耶或又讀作一氣以發無驕之恉然何以不曰無衆寡小大之敢慢而乃以三無字重沓其詞者又何耶予友曾爾昌謂此三句當讀作兩截然後釋然無疑蓋無衆寡無小大者泰也無敢慢者不驕也此章本歷代相傳之聖學以推奉天出治之王道古帝王含宏廣大一

視同仁其氣象足以振攝羣生其度量足以包涵萬類人無衆寡也事無小大也斯其所謂泰也而擴之以大度尤必操之以小心程子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者斯無敢慢也斯乃所謂泰而不驕也而泰字之眞際乃見而字之精神乃出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釋文儼魚檢反

正義曰皇疏正其衣冠衣無撥冠無免也尊其瞻視無回邪也儼然者若思以爲容也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望而畏之是其威也即之也溫是不猛也黃先生曰無威可畏者見侮於人而必以猛加之君子則威而已也徐偉長中論法象篇引此經而申之曰詩云敬爾威儀維民之則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於人患已之卑而不知所以然哀哉又曰君子曰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

檢故雖嬖妾不可得而顯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於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祗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蒙案辭文清要語云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飾其內後人服一切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爲

輕佻浮薄者此正切中當世之弊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注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注孔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釋文出尺遂反又如字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吝力刃反舊力愼反皇本高麗本唐石經納皆作內說文內入也納絲溼皃是內爲正字漢書董仲舒傳引殺作誅筆解曰猶之當爲猶上

正義曰皇疏爲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從然後乃殺若不先行教而即用殺是酷虐之君也見民不善當宿戒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勖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爲暴猝之君也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不申勅丁寧期若不至而行誅罰此賊害之君也袁氏曰令之不明而急期之也吝難惜之也猶會應與人而吝惜於出入之際故云出內之吝也有司謂主典物者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也朱注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也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蒙案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韓詩外傳三卷亦記此事孔子謂子路曰不戒責成

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又韓詩外傳三記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各書所載閒有不同大約上三句均爲嚴酷者言繹史引新序記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虐暴賊皆過刻之弊也而下一句則從來無深知而切言之者朱子集注謂忍弗能予如項羽語錄謂猜嫌疑慮如唐德宗又謂如李絳

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卻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者有司出納之閒吝惜而不敢自專卻是本職當然若人君爲政大體凡事不可如此大意以上三句爲嚴厲急迫過於剛下一句爲遲疑悠緩過於柔人君不當如有司之吝嗇則吝嗇乃有司之本職矣然夫子何以同列於虐暴賊而謂之四惡哉予以爲孔注所云有司之任任字當改爲弊字有司之弊即今之吏弊也觀於孟子對鄒穆公曰凶年饑歲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則有司之罪已不可勝誅且猶之與人也職分所司謹慎焉可也而何以言吝於出出之吝猶爲與也而又何以并吝於入蓋其藉端作弊借勢淩人據要路以擅權登壟斷而綱利出不厭其縮納又不厭其盈出既靳於予納又反靳於取萬方留難百計磨勘物雖足而故責其羨耗期將屆而駁詰致延誤必使人不勝其守候煩苦力竭勢窮而後惟吾所欲爲以求吾所大欲雖當國事之危急不忍民命之顛連而有

司置若罔聞也試觀今之天下弊之多且大而牢結不破者孰有如吏弊者哉爲政之四惡虐者寬之反暴者信之反賊者敏之反有司似奉公而假公以濟私乃更大爲公之反夫子以此殿四惡之終爲爲政之戒大哉聖人不特明見萬里直明見萬世也

馬注云云疏曰韓詩外傳卷三說苑說叢篇荀子宥坐篇皆引視成作責成故馬以責目前成爲視成視乃指之借謂指責其成功此句以作事言上句以立教言也爾雅釋天日出而風爲暴引申爲作事猝遽

之意而可惡其不復戒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慢爲無信者慢爲嫚之借說文嫚侮傷也以致期爲虛刻期者刻期即致期以虛中無信虛致期則遷延而無信矣朱注即以慢令爲緩令刻期爲急期慢乃趨之借說文趨行遲也廣雅釋詁慢緩也近儒以四惡爲寬信敏公之反孔注以無信對信則人任不如朱注以遲緩對敏則有功則於四者先後相合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也

釋文孔子曰云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皇本高麗本唐宋石經皆有孔字惟邢本無筆解漢書董仲舒傳韓詩外傳六後漢書馬衍傳注文選王命論注引均無也字

正義曰皇疏命謂壽通天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君不知而强求則不成爲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爲君子也朱注引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蒙案注疏集注皆以命爲數命惟韓李筆解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蓋召誥所云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出於天大戴禮本命篇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命不可分義理之命氣數之命爲二命猶性不可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性也韓詩外傳卷六云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

得爲君子乎漢書董子對策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制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

叁合叁册 15版 15A

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是韓董二子皆以性命說此經而數命卽賅其中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董子竹林篇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

而已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韓詩外傳二曰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黃先生曰人不安於窮達之數者必枉其仁義之性知性之命於天者不敢違道以逆天心自不行險以徼幸性命數命非截然二事也焦理堂補疏曰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云死生有命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至於命之爲命則孟子詳言之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

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爲不知命昧色聲臭安佚聰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知天道必得位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天下之命造於君子孔子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者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百姓之飢寒固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自固於命君子

造命則使之不愚不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已飢已溺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故一己之命聽諸天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是知命也君子爲有德有位者之通稱君一邑則宜造一邑之命君一國則宜造一國之命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衽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開其顓蒙徒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也不知命故無以爲君子知同何敢死之故乃知死生有命之命知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之故乃知道行道廢之命第以守命任運爲知命非孔子所云知命也此章之恉有韓董二子之言則知命之理精有熊氏引孟子之言則知命之說詳

不知禮無以立也

正義曰皇疏禮主恭儉莊敬爲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朱注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蒙案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知禮所以立命也坊記云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又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是知禮所以立政也禮運曰禮義也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樂記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表記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是知禮所以立身也蓋君子之學思知人思知天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脩身則道立舍禮何以哉竣次仲復禮論下

篇曰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者也孔子所罕言者也仁不能舍禮而求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即具於詩書執

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乎恍忽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然則君子之學舍禮何以哉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曰不知言猶短綆不可測於深井故無以知人也朱注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也不知也不知今人誤交之誤用

黃先生曰宣於口筆於書皆言也不知言之善惡言之純駁言之淺深皆不知也不知今人誤交之誤用之爲於可交可用者轉失之也不知古人誤承其言誤師其法爲於宜承宜師者反棄之也以辭危而知使平以辭易而知使傾以詖枝多游而知其叛疑躁誣孔子之知言也以詖注邪遁而知其蔽陷離窮知其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孟子之知言也不知言以孔子爲佞以孟子爲好辯矣此不知言之尤者也聚案論語一書無非言學學也者學爲君子也學而篇言爲學之始以爲君子要其歸時習而說學不厭智也明來而樂不知不慍教不倦仁也既仁且智聖之所以集大成也堯曰篇結爲學之終以爲君子端其本知命以樂天知禮以立身成己之智也知言以知人成物之仁也以智全仁聖之所以參天地也君子終身惟學而已矣窮而在下無非本學以施教達而在上即當出身以加民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任也則知人其要焉皋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惟帝其難之知人之法莫詳於禮文王官人篇

大要不離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而人不能廋然而詢事必繼以考言而言揚斯可以行舉故孟子雖能觀眸子亦必先之曰聽其言也而自謂知言之善與養氣同功宋氏羽皇曰知人以言審幾於聲氣之微此學問最精微處也易繫辭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夫子之知言也孟子公孫丑上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此孟子之知言也夫言心之聲也不知言何以知其心哉然必讀書窮理以致知又必盡心知性以知天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聖學之極功也亦爲君子之要道也許氏宗彥鑑止水齋集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知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於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於下學必且虛無惝怳而無所歸攻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而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豈若是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後序

先師黃薇香先生自撰論語後案屬予爲義疏少年識見未定不敢妄作迨五十而兩目皆花曰晝不能書正楷目悲潦倒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一無成就將與草木同腐矣五十四歲二月間忽染風火目疾有鎭邑眼醫王氏祖銘者避亂居大沙延請調治一月餘不但風火盡祛而目亦重明遂於五十五歲三月間矢志於天日乞靈於父師決意草創論語疏迄今下幃四年矣去年三月甫脫稾蓋其中有天焉予於是益凜凜於畏天命

而不敢輕疏聖人之言也夫論語一書聖人奉天命而代宣其教於天下萬世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也苟於此而稍有發明焉功未必在禹下若於此而或有舛謬焉罪實將浮於桀紂予深幸天下後世有能糾正其失而匡所不逮焉使予不得罪於天命聖言是參吾父吾師而三之矣感激當何如耶庚午小春月定

海胡賓識

海內經學大家浙人後勁爲俞曲園孫仲容暨定海黃氏父子三家鄉前輩胡止三先生實出黃氏之門志載晚年瞽目重明因曰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明其所著明堂考射侯考論語集解義疏切音啓蒙大衍集各若干卷留以待梓者久矣予從事修志局時會湯君濬編纂藝文志書目竊歎曰前輩著作類多湮沒果何日出而公世乎前年春余客滬過訪析君紹如適張詠霓同年亦來有刻四明叢書之志竊欣慕之返里後擬搜求胡氏之著作入焉越日其後裔寄生

茂才來乃告之寄生欣然曰是大好機會也航海賫稾請鑒定詠公曰義疏一種若大部帙刻資殊鉅割愛則不忍獨任則奚以告繼請者請分任之可乎寄生慨然諾爰集其昆季而商之謂我祖遺書不刊則不孝刊則無資今張公能爲我家出資而我家不名一錢其可乎於是一堂咸韙雖羅雀掘鼠筋疲力盡不惜也資既措乃問序於余余因是歎曰著書難刊書難而刊叢書則尤難乎其難一介寒儒殫心著述嘔一生之心血窮年累月而成帙非必自矜其必傳也而區區問世之心不

能自已不及其身而刻之於是乎以遺稾望後人而爲之子若孫者能珍護之鈔錄之已爲賢子孫否或供蠹蝕甚或求售市上論斤爭價可奈何嗚呼此若書雖刻書亦難也若夫綱羅羣稾刊爲叢書效鮑廷博之所爲此淸乾隆所謂知不足齋奚不足富於書籍是賢乎流風遺韻及於張公分政事之餘閒旁搜求乎文獻公故淸白御史子而心鄉邦掌故固其所也殆所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歟昔人謂刊人遺稾功等於哺路上棄孩嗟夫嗟夫何言之沈痛乃爾詠公可以風矣而安定後裔能保持其祖之遺稾以求刊并能集合其刻苦之資以助刊得不爲賢子孫乎哉余故樂爲之跋若夫全書之內容余於訓詁之學涉獵而不專此書一出海內經學家必有評衡之者盍游夏不敢贊一辭云定海孫爾瓚跋

攷定海藝文志胡先生貢字伯寅號止三從黃式三學得其傳晚年嘗曰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明以歲貢生終書目表載有明堂考一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皆先生撰也先生之仲子中正復有約仙遺稾爲解經之作稾並藏於家歷久保守弗失甲戌冬其孫友善友雲先後示余並合同祖兄弟集刊資千元余既景仰先生湛深經術不偏漢亦不偏宋卓然有以顯於世諸所著述皆足爲後學津逮而其諸孫復克以一身節縮之貲爲遺書剞劂之用尤爲難能可貴余慨念世祿之家鮮克有禮故兢兢取漢疏廣與凡民齊之語以戒子孫胡氏自明軒先生忠孝自勵奮跡於戎行官至參將伯寅先生懍懍於畏天命子若孫篤守家學勤儉持身視先人遺著珍若珙球積數十年之願謂能達於一旦友善友雲每見余一再拜謝余益增愧慚蓋余矢志在網羅放失儻海內珍藏家皆如胡氏余亦得省搜索之力則余宜感謝友善友雲諸昆季矣丙子重九日張壽鏞識

先祖受業於黃薇香先生因論語後案而著論語集解義疏都二十卷書成於庚午歲蓋距今六十有七年矣稾藏於家友善友雲等愛護備至常置隨身行篋中得無散失適約園先生刊刻四明叢書凡例第十條徵及海內藏家先人遺書鄉賢祕冊足以傳後者友雲因先錄副本一卷與切音啓蒙大衍集寄勘旋謁見約園先生以全稾攜送慨然允爲刊布友善友雲等大喜過望顧以卷帙浩繁估計刻費在三千六百圓左右歸而集吾同祖昆弟合議量力分認吾同祖昆弟十人今存者

五人而已長友義次友善次友雲友笙友謙於是友雲出貲五百圓友善二百圓友義友笙友謙三百圓都一千圓然未及刻貲三分之一也約園先生闡發隱幽網羅放失吾祖一生精力所粹者得以顯諸今日固感且不朽而吾昆弟以節縮衣食之資聊盡棉薄以竟殺青之願亦差堪慰先人論語集解義疏今已刻竣明堂考附射侯考切音啓蒙大衍集附約仙遺稾並續刊約仙遺稾爲友義友雲友笙友謙之父之作也丙子秋胡友義友善友雲友笙友謙謹誌

論語注

論語注卷一

德清戴望子高著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謂學六藝保傅傳曰古者年八歲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焉時謂春夏順陽氣秋冬順陰氣以時調節得天中和故說習調節也春夏順陽氣秋冬順陰氣以時調節得天中和故說也周衰學廢孔子明王道故首陳著宗上庠教士之法 友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友朋弟子也弟子於師尊可同父師於弟子視若友朋世家言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怨也下學上達君子之事春秋傳曰末莫不受業焉 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有子曰弟子有氏名若魯人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犯將傳曰兵作於內爲亂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此兩

言道孔子語也君子君國子民者道謂仁義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王者欲致太平成仁道由孝弟始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不有尊尊親親是以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皆所以重本木不立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故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豪釐繆以千里春秋之義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亂國始元終麟仁道備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言辯言令色象恭務以言色親人情疏而親親仁者愛由情出也

曾子曰弟子曾氏名參字子輿魯人 吾日三省吾身 省察 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咨難爲謀愛利出中爲忠期果言當爲信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傳不習乎 明傳藝與人當調節之禮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

子曰道千乘之國 道治也千乘之國公侯封方百里之國也古者田方里而井十井八十家賦一乘百里之國爲萬井適千乘也伯七十里出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出二百五十乘此三代之通法春秋所因周自厲始革典平桓以降政在諸侯始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而畢賦之數亦以侈大有王者作宜在所損也 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 敬謹行事肅謹也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信信於令節用若瓜式之斂弛均節用之以禮也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士則四十始仕七十致事農則三十受田六十歸田耕人爲出在是矣人謂士也春秋微者略稱人是也使民起徒役也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依類象形謂之文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子夏曰弟子卜氏名商衛人 賢賢易色 貴其能奉姆教備婦德不在於色夫王道之始先正夫婦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忠君臣忠則化行王道之興無不以德衰無不以色 事父母能竭其力 竭盡思慈愛恪勞爲事君能致其身 致致死也孔子曰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 威畏禮樂設於身則人望而畏之 學則不固 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明君臣之義上下之位固陋 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先君以正終後君以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別子爲祖孝治之本也積禮爲厚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 子禽弟子陳氏名亢齊人太史公傳有原亢字籍原陳同氏與籍即子禽與子貢弟子增木氏名賜衛人與及也及以政事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德容溫澤謂之溫安柔不苛謂之良接遇慎容謂之恭廣較自斂謂之儉推賢尚善謂之讓明夫子有尊行而人自與之如亢言求者以甚其不知春秋穀梁傳曰求之爲言得又得未可知之辭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諸侯父在稱世子無所與於政事可觀者志爾父沒繼體爲政然後觀其行者何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禮諸侯世子三年喪畢服士服上受國命於天子春秋繫閔公於莊公篇末以明三年不忍當也諸侯未終喪者稱子傳曰緣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 和調也合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萬物禮本於天亦宜上下合和以

陶化萬民春秋說曰王者行禮得天中和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斯此禮也所猶時也小臣事大君事但循禮不用和則有時不行若雅之鹿鳴天保君能下下臣能報上皆和以成禮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以禮制和故亦不行若夷王下堂而見諸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反信必反身踐其言故近於義義謂宜在我者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以白造緇曰辱恥猶醜也恭則可避恥辱故近於禮禮者敬人人恆敬之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右文姻字男曰昏女曰姻宗謂內宗外宗也姻非九族之親然猶不失其親者以其亦可稱宗故也保傅傳曰謹爲子孫娶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文王懷保小民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敏於事而慎於言言以作令敏審也過言民作辭過動民作則就有道而正焉就猶從也正謂審問國中失之事王者不臣師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叟食之於辟雍有乞言合語之禮者秋於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諸侯有土地人民鄉大夫有采地皆曰富古者非貴不富樂道則忘人之勢好禮則忘其勢視塵無驕諂者爲進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貢意樂道好禮必有賢者與爲切瑳琢磨故引淇奧之詩以質夫子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美其於樂道好禮知所自來故然之玉待琢而後成器人須友而後成德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患不知別人仁知與否子貢曰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

德清戴望子高著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政者天地四時人之政德者五行之德木神則仁火神則禮金神則義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北辰北極旋機也北辰居天之中正四時而衆星共之王者居明堂之中順四時播五德而天下歸之春秋以正天王王次春明王者爲政當法天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斷曰思無邪詩者中聲之所止故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教政謂法制齊正免猶避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故老子云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以善政禮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董子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格當言恪恪敬也謂敬聽上命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十五者入大學之年也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古人以周歲行年則十五歲當昭公五年矣三十而立立於禮四十而不惑能別似五十而知天命性與天道故知天命命者天所教令人所稟受度命信也殷繼夏周繼殷孔子爲素王作法五經以繼周治百世天所命也六十而耳順見禮則知政聞樂則知德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其德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順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順事恕施無非法者矩以喻法也周髀曰數之法出於員方員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矩之爲用可以裁制萬物孔子年七十適當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九月而經立春秋之作稱天受命假魯以寓王法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略遠近親疏人事浹王道備撥亂反正功成於麟見純太平皆不踰矩之教與

孟懿子問孝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春秋曰仲孫忌以譏二名懿謚子曰毋違樊遲御弟子樊氏名須齊人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恐懿子不曉毋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不言仲孫言孟孫者慶父抗輒而死魯人諱之謂之孟氏春秋言齊仲孫來聚齊於上明其弒君罪重當貶諸齊絕其族屬不當世也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辟僭效也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養繼孝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孟武伯問孝武伯懿子子名彘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孝子於父母有疾則致其憂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傳曰樂正子春視疾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

子游問孝弟子言氏名偃吳人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父子之道具有君臣之義故雖主恩亦當尚敬養供養也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養人者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根於心見於色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問內豎安否安文王色喜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有事弟子服其勞禮尊者不親小事服任也有酒食先生先生饌長者食餘曰饌有燕飲酒則食長者所餘爲恭也曾是以爲孝乎

子曰吾與回言弟子顏氏名回字子淵魯人終日不違如愚不違者言其聽而弗問若幼者也如愚容貌如愚然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退還也歸也私謂三子羣居時也顏子明四代之禮樂故足以發子言發明也亦者兩相須之意

子曰視其所以視猶考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觀其所由審其所從來之仕路或由諸大夫國人乎或由左右察其所安行善而安之則善日積行過而安之則惡日積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匿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當春秋時世卿專國閉賢者路故孔子陳文王官人之道以爲大法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猶畜也故古昔之事新新王之法以其知類通達故可以爲師語曰不知來視諸往是故詩往志也書往語也春秋往事也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施物而窮容物有限君子得位道備文武兼容并包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下之於上不從其所言從其所行同言而民信

備在詩傳也問余而民化誠在令外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讀如易周流六虛之周周之言至也徧也周者往而還反終而復始若日月行度然比近也周者君子事大比者小人事小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罔猶罔罔無知貌少儀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思而不學則殆反誠為殆徒思不習大義之事則不誠無物故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執也異端謂小道也雖有可觀而不能致遠執其一則為害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弟子仲氏名由字子路魯人知猶志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言不可穿鑿以為智春秋書日有食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智也

子張學干祿弟子顓孫氏名師字子張陳公子顓孫之後顓孫奔魯為魯人干求也食祿為祿祿之言福也詩曰干祿豈弟子張學詩求干祿之義若南容三復白圭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聞謂所傳聞世所聞世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列國史文如陳侯鮑卒以己巳日夏五無月郭公蘩曹下皆是也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問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憫桓之際遠矣夏五傳疑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多見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於所見世凡有君大夫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遠危害如定無正月戊辰公即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立乎人之朝不失春秋之義雖不求福得福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哀公定公子名將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為直措投也王者繼亂世以黜陟為本故春秋設七等之文以差之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康謚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莊正君子之臨民奉天道以行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孝慈則忠孝謂養老者孝焉幼者慈焉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不才者待化於善傳曰古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此之謂舉善勸勉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昭公孫齊孔子適齊定公元年返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孝于惟孝美孝之辭言惟著異也友于兄弟愛于兄弟尚書語在亾篇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也施陳也為居位者陳說孝友之道雖不為政與為政同春秋定無正月明昭非正終定非正始而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若善其得變禮實微辭以著其義引書友于兄弟為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其服皆斬衰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隱如君喪未殯而行吉禮以臨諸臣失政本矣故於其即位以去就明之言是亦為政奚其為政者蜿其辭著其事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大車牛車小車兵車大車轅端持鬲者名輗小車輈端持軛者名軏人待信而成猶車行不能無輗軏故春秋重信其錄盟大信特小信月不信日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若何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明通三統之義故舉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於三正皆書王是也所因若者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所損益若正朔三而改質文再而變董子曰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作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三正以黑統初正黑統者歷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剡冠于阼階禮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上祭牲黑牡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朝正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郊牲白犧牲角薦冠于堂階禮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閒祭牲白牡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雞鳴晨朝正正赤統者歷正日月朔于牽牛斗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牷角栗冠于房階禮逆于戶喪禮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戴以養微

是月不殺聽朔廢州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曰分夜半夜半朝正王者改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伏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冠昏之禮字子以父別妙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賤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儛儛溢員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饑多諱封禪於尙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飾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冠昏之禮字子以母別妙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亨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汗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繼施儛儛溢方先亨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禪於下位據時篇目皆在以校夏殷故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王之道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成春秋繼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兼三王之禮以治百世有王者起取法春秋撥亂致治不於是見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親盡之鬼非所當祭而祭之諂佞也昭公之出季氏禱于楊公後因立煬宮故春秋書不備日而復於此譏之見義不爲無勇也行充其宜爲義持節不恐爲勇譏定公失討季氏忿臣子之義故於隱如日卒以明其爲定之大夫猶暈之於桓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季氏以別子爲魯宗卿而立桓公之廟因舞八佾於其庭春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佾以八人爲列故其文從八用八八六十四人用六六八四十八人用四四八三十二人目言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魯祭周公廟得用王者禮樂其後僭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三家者以雍徹雍詩周頌樂章篇名天子祫六祖奏雍而徹饋周以后稷爲大祖魯以文王爲大祖祭文王故亦以雍徹其後三家僭於桓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相助祭天子天子推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此周公既成雒邑作明堂始舉祫祀之事今三家陪臣何取此義而作於桓廟之堂邪也辟公百辟諸侯也穆穆和也諸侯助祭天子天子推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此周公既成雒邑作明堂始舉祫祀之事今三家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此以歎魯君臣也魯自文公始壞禮制經書公子遂如齊納幣以喪娶四不視朔廢臣禮作僖公主夫禮於鬼神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亂昭穆之序無祖無天而行以起季氏之僭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無所施用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弟子林氏名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知禮之本則能通文質之變以救世運故大其此皆以救文家之服禮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謂摯幣也奢勝也聘禮記曰多貨則傷德幣美則沒禮易猶延也戚謂戚容稱其服也欲服喪三十六月又不能久禮三年之喪再期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又不能久而以三年之內圖婚春秋貶必於其重者故書納幣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諸夏中國亡無也夷狄無禮義雖有君不及中國之無君明不當棄夏即夷也春秋之法諸侯爲夷狄行則以州舉夷爲暴中國則貶絕不稱人戎伐凡伯于楚丘則大天子之使而不言執鄭伯髡原欲與晉爲其大夫所弒則書如會以致其意隱弒書卒以痛其禍黃池之會吳主中國則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若蔣伯然昔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不與無禮義者制

季氏旅於泰山旅禮如旅上帝之旅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非常祭也季氏欲依王者因名山升中於天之旅上帝之禮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弟子冉氏名求字子有魯人爲季氏宰孔子以旅泰山合之八佾雍徹尤非常之事知冉子之弗能救而不能已故迫切其辭也對曰不能子曰烏乎曾猶乃也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乎曾猶乃也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禮之有本而順季氏奢僭之意爲外中於天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必於射見君子之無爭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下降飲射爵時亦揖讓而升降謂禮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爵上之觶勝者不恥不勝者不怨勝者其爭也爭爲君子而已足以射可觀德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蒼白色盼黑色文成章曰絢此蓋佚詩上兩言見篇風碩人篇者文同爾子曰繪事後素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言禮所以後美質乎繪之事成於素仁義之性成於禮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啟孔子未言禮而子夏言之故歎其起子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徵成也吾能言夏殷禮顧之杞宋之國不足與成其事坤乾之義夏時之等觀之而已傳曰王者之後稱公而春秋言杞子者春秋王魯而存殷周既絀夏則降杞於三恪故貶稱子矣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獻猶賢吾不能以禮成之者以其不足於文章賢才足則吾能成之如使子夏等適周求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也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爲徐莒所脅而變於夷宋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又無賢者爲之講求典禮故孔子傷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禘謂禘於大廟也禘天於圜丘禘地於方丘爲郊祭大禘於明堂之大廟時禘於昭穆之大祖廟爲廟祭也天子三年喪畢行大禘禮毀廟未毀廟郊宗石室皆合食焉既禘而行大祫在大祖廟自此而後入昭穆之次三年祫五年禘矣灌者以圭瓚酌鬱鬯灌地以降神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既灌

然後獻牲既獻然後肆舉肆獻所以求諸陽灌所以求諸陰周人貴陰故先求諸陰也諸侯有祫無禘而魯以周公故得賜禘祭其後遂僭於羣公廟既灌而往自迎牲以後皆用天子之禮樂行之孔子傷其不合乎周公之典禮故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蓋傷魯違成王周公之典禮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示讀曰寘寘置也知禘之說者其於天下若置之掌上言易爲知力也昔者周公舉禘祀壇墠之上以天爲主必德如嚳后稷文王而後配天配上帝宗廟之中以祖爲主必功如十人而後從於大享唯周公能制禘爲能知禘禘者諦也審諦功德差其優劣非臣子所得私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祭先祖祭神祭五祀如在謂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然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裘夏不葛春秋於成十年不書冬十月爲公如晉缺一時之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仕衛爲大夫禮祀竈設席廟門外西室之奧室制以奧爲尊故人子居不主奧古者諸侯之士不貢於王不見徵於天子則不可仕於王室天子之大夫可以適諸侯不可以仕於諸侯之國賈自周出仕衛故詭辭以自解於孔子明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以喻王董子說此義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故春秋於不郊而望則書以譏之

子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二世夏殷也郁郁礒礒然衆多貌王者必通三統昔周公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制禮視夏殷而損益之使去質就文夫子因文王周公之法度而作春秋亦兼取夏殷損益其禮使改文從質故曰吾從周從周者即監二世之義謂將因周禮損益之也

子入大廟大廟路寢大廟也路寢前堂爲大廟中央爲大室亦曰世室春秋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鄹魯下邑治邑大夫稱人謂孔子父叔梁紇也魯祭多非禮乎故每事必問以諷之而或人不喻反有歟謂知禮之譏乎故曰是禮邪明非成王周公之舊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此當言禮射射請以禮樂射不主皮者不待中爲雋也周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今曰和二曰容者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復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矢而已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是爲第三次射周道衰禮射廢五物之存主皮而已故爲力不同科爲力力役之事不同科若司徒別土中下地均人分年之豐凶以任民力科條也古之道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牲生曰餼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于廟先受朔政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自是而後朝廟視朔於大廟徹之至也周室既微正朔不行於諸侯魯自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有司每月供羊牲而君不以祭子貢非爲人欲去是禮故如其意以質孔子春秋不書不告朔比不視朔爲惡尤大故諱愈深傳曰公曷爲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子曰賜也女愛其羊我愛其禮孔子思行王政故重告朔欲使魯君以文公不臣爲戒而盡臣禮以事天子我愛其禮謂告朔之禮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孔子事君盡禮人不能然反與諂刺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定公昭公弟名宋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以爲問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國風之首篇周公所作淫猶貪哀猶愛也傷損也詩篇義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大師奉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階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此之謂不淫其色及康王時佩玉晏鳴應門失朝則畢公陳關雎以爲刺

哀公問主於宰我弟子宰氏名予魯人主宗廟主孝經說云主厥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孝子以主繫心用松者義取想像其容貌松猶容也殷人以柏義取使民之道常自迫促柏猶迫也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戰栗恐懼

栗日慎一日戰栗謹敬貌古者天子諸侯皆於竟內治民而廟中者竟內之象故子我以諷哀公春秋文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譏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魯失禮宗廟始於文公無祖無天而行以歐纂逐之禍至哀公時民不爲所使久矣說之諫之咎之何益乎遂猶久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器小言易盈也管仲相桓公但成霸業而已未致太平夔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故孔子雖大其功而又惜其器小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歸讀曰饋三饋三牲饋祭也禮大夫士再祭再薦牲以羊豕曰少牢諸侯則兼用牛曰大牢管仲大夫以桓公賜故得備牲攝兼也事祭祀之事官助祭之官禮大夫不得其官故當祭時職兼數事今管仲不然失於奉侈非爲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故或疑不儉爲知禮曰邦君樹塞門管之以禮故或疑不儉爲知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此亦桓公所以賜仲樹屏也塞當也屏之制如牆當門中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反坫反爵之坫也禮人君尊兩楹間土獻賓賓酢主人飲畢皆反之於坫太夫奠爵於篚而已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管仲賢者不爲之諱因其功足以覆惡衆見爲善莫知其非故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董子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此類是與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始作謂金奏頌時周官鍾師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翕如變動貌從之純如也從當言縱縱緩也謂奠酬食畢緩而後升歌純如言其聲純皦如也升歌之後繼以笙入三終其聲皦如分別皦明也繹如也笙人之後繼以間歌三終人聲笙奏間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繹如也繹尋也上三節皆用雅以成成者合樂三終堂上歌關雎歌卷耳則笙鹿鳴歌葛覃則笙南有嘉魚歌樛木則笙關雎巢歌葛覃則笙采蘋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矣

儀封人請見儀衛下邑封人司徒之屬官職典封疆者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孔子失魯司寇將適齊大夫去國天下之無道也久矣無道謂上無禮下以喪禮處之故仕失位曰喪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春秋說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類天心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爲天駕說號令百世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韶舜樂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曰韶韶紹也德至於純太平鳳皇來儀故盡美又盡善矣充實之謂美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文王樂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武伐也德足醇致太平而當殷之末世教化未洽故盡美未盡善也武王未受命及乎周公制禮作樂成康刑措大化乃成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寬能容衆董子曰仁治人義治我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臨喪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臨喪不哀喪喪次也以尊適卑曰臨禮君弔臣升自阼階西向哭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里居也仁者親親仁民備百行者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處止知者利仁故擇術不止仁非爲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約猶窮也明上當有禮以坊之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者視仁若安宅然利者以仁爲美利利天下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唯君子能好其匹其惡有方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人苟志於仁君子不忍加惡宋宣公兄弟相讓雖不居正而春秋存其善志故於與夷之弒移之宋督而不言馮以此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親親仁民之道得之不去也

得之則不處不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以欲害道也不者衍字以其道得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成猶立傳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若夷齊未仁而得仁是之爲君子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行卒頓沛僵仆雖倉卒僵仆猶不違仁伯夷伊尹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故春秋大末褒以爲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於敗之戰行言朔是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仁天下以爲己任視極貴嫌於富無以尚仁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嫌於不足伊尹是也爲仁故曰其爲仁矣加陵也謂以非禮相陵犯也伯夷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一日者急辭也仁爲道遠極其量堯舜猶病如其分衆皆可爲故未見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力不足者川力於仁既無不足則世當未之見耳謙不敢質言故爲疑辭也有好仁惡不仁其人矣特我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黨類受黨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荅昭公知禮子路有姊喪期而勿除君是矣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爲中國諱人雖加以過君子不辭不忍言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疾時君不能聞道以惑闇終其身死共王能知堯蘇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知有貴於己然後可與議道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敵也無莫也言君子之好惡不設以成心敵讀如敵惠敵怨之敵敵猶對也莫讀曰慕慕習也謂狎習義之與比比比次也門外之治義斷恩奉義而不與亦以此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懷歸也天以厚生爲德地以利用爲德人以正德爲德土居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上務隆刑峻法則下惟惠己者是歸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逐也怨怨刺上政禮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何言若無有也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如猶奈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爲首故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而賢季子使吳得有君有大夫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知猶用求爲可用若子路可使有勇冉子可使足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讀如一貫三爲王之貫貫中也通也一謂仁也仁爲德元義禮智樂皆由此出故變文言一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董子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必法天以大仁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仁天志也人之受命於天取仁於天也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唯膺辭以仁治人忠恕之至忠者設中於心恕者如心所欲以施於人春秋之辭主賢用忠主文用恕故書歸賵求賻求全求車觀魚觀社取郜取防成亂納郜丹楹刻桷乞師取穀告月朝廟此數者皆無所用文無所用文以著其忠獻六羽言初易許田言假築館云外救紀書次公薨不地逆祀稱躋卒仲遂則志猶釋齊歸父則錄至櫻如晉不見晉侯伐秦先言京師大雩去辰從祀不日此數者皆不徒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恕故忠恕文質春秋所以著尊親之道垂賢齒之教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狩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天王殺其弟年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恕之極至於蔡衞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三世異辭以見恩有深淺義有隆殺然而於所尊致其嚴於所親致其愛於所哀致其戚於所痛致其重於所善致其喜於所賢致其美於所危致其憂於所賤致其鄙於所惡致其尤於所誅致其法於所矜致其疑質質而文文忠忠而恕恕其辭有常變焉其義有經權焉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非聖心其孰能與於此是故欲求人倫之至達王道之大於忠恕欲觀忠恕之道之盡於春秋

子曰君子諭於義小人諭於利諭譬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事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齊列也高列所以廣德列賢則自進列不賢則自退是以春秋衰儀父而賤穀梁

子曰事父母幾諫幾微也微諫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諤諤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致敬以冀其人不違者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勞而不怨勞憂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憂之至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不可以憂父母也王操記曰親老出不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恆若父存春秋書武氏子來求賻義繫乎父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禮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故昏禮不賀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之君子以言教民不如以身教民故夏道不尚辭而春秋用夏之忠以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省也無益於治有益於煩聖人弗爲無益於用有益於費知者勿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猶吶吶然舒小貌君子先審於行然後發言則言彌貴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報已以德往接人亦以德來報敬義相與故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數其失以諫事君欲諫不欲陳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其從諷諫乎陳靈公淫泆冶直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弟子公冶氏名長字子長齊人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縲拘也紲係也昏禮所以合二姓之好故慎其事不稱女者遠別也禮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子謂南容弟子南宮氏名韜字南容魯人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廢猶黜也禮諸侯罪黜世國大夫罪黜不世官法陽無絕陰有絕也孔子之兄孟皮南容之妻孟皮之子與

子謂子賤弟子虙氏名不齊魯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若人此人也子賤治單父民有賢者五人教子賤所以治使子賤非君子焉能取此君子而友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胡連也喻其材可王佐也不當大用夏曰連殷曰胡皆宗廟薦黍稷之器近舍蜀蠶遠稱二代者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興廢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弟子冉氏名雍字仲弓魯人孫卿謂之子弓以並孔子或人意仁者不可無佞佞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數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禦當也給疾也佞人口辭疾給使人不得盡其辭故數見憎惡仁道至大不足為或言但曉以佞無所用耳

子使漆雕開仕弟子漆雕氏名啟字子開魯人於時孔子為魯司寇故使其仕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承命往仕而辭於夫子之言吾當為啟古文啟字之誤之往也言啟此往未能自信子說善其能求諸已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此蓋孔子失魯司之辭也魯與齊接壤盡青州海其東為九夷朝鮮之地箕子之國故設言浮海欲以去之九夷因其有箕子遺教可以行道也桴附也庶人乘附孔子失位故以庶人自處矣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取於桴材以寓終不忍適海外隔遠魯也魯備四代之禮樂可以一變至道春秋據魯為治地故不欲遠魯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不足為武伯言又問子曰由也賦者井里所出以給軍用司馬法云井里有稅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治其賦合地與民以制賦也求也何如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之邑卿備百邑十室一邑百邑適千室矣百乘之家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其宰如縣正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弟子公西氏名赤字子華魯人與賓客言擯相兩君之事孔子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愈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於文一與一為二具四方中央為十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引而信觸類而長則易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要之將來

宰我晝寢寢臥也日出為晝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杇木腐朽之木彫飾也糞土歲土杇槾也二者以喻世亂不可為治於予與何誅宰我傷道不行故假晝寢以自將其明夫子意謂天下雖亂吾心自治君子樂天知命雖毀棄何傷乎誅傷也春秋至定哀世魯益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俞亂而春秋之文益治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改是者始未得宰我時聽言信行今既得宰我乃更察言觀行尸子述仲尼以六子自厲曰辭不辯宰我侍

子曰吾未見剛者剛謂強志不屈撓或對曰申棖弟子申氏名棖魯人太史公傳有申黨字周郎棖與子曰棖也欲焉得剛欲生於陰剛者陽德陽主善陰主惡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加陵也人以非義陵己所不欲吾則欲使其人無陵於人自彼視己己亦他人子貢蓋欲以恕道喻之使自化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欲化人使不加非義於己其道則難故曰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禮樂傳曰詩書禮樂之府禮樂德之則孔子之教人始於詩書終於禮樂故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性者人所分於陰陽五行有仁義禮知之等天道天所行盈虛消息之道與猶合也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於易春秋然不以設教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故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聞讀如聞斯行諸之聞行讀如聞斯行諸之行子路聞人之善常若不逮孔子以爲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故嘗戒其兼人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孔氏名圉文謚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古者葬而後舉謚天子崩稱天以謚之諸侯受謚於天子卿大夫受謚於君周人以諱事神名故終稱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言其勤學好問應謚法也下問問於下臣自子路孔文子以下倫比古今人士亦春秋之善善從長惡惡從短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鄭大夫公孫僑謚曰成子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恭者不懈于位惠者心省卑人僑嬰諸賢不見春秋者所舉皆大法非爲一事一人設故

子曰晏平仲晏平仲齊大夫晏氏名嬰平謚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謂他人久敬平仲也平仲敬於他人善者平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蔡者元龜出蔡山因以名名焉長尺二寸天子之寶也諸侯龜長尺大夫山節藻梲梲梁上楹狀其形故名爲梲梲之言侏儒也節梲梲者欂櫨在梲上所以負屋入寸士六寸之重刻梲爲水藻文刻節爲山形皆天子之廟飾左氏所謂作虛器者是何如其知也言不知則不仁可知魯文公逆祀先禰後祖而躋僖公事由文仲執政不舉之者諱國惡故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子文楚大夫鬬氏名穀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非知不能成仁故夫子言仁必及知子文爲楚上卿未能變夷狄行而數道堯侵中國又

舉得臣爲城濮之戰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齊君齊莊公光也大夫稱子崔子齊世卿崔杼也陳文子名須無亦齊大夫崔杼作亂文子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事在襄公二十五年其後杼名不見於經者將逢王事誅亂賊故絕正之使不復見此春秋之常辭唯趙盾免則以其非親弒故赦之爾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也此崔子當從魯讀爲高子高子齊大夫高止也於時諸侯委政大夫聞齊亂故爲陳儀之會欲誅崔杼而不能與止爲世卿不討賊同罪故文子徧刺諸侯之大夫以爲猶高子矣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文子不知齊之將亂難至而去之不可謂知絜身而不濟世不可謂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文謚必三子聞之思者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曰再思可矣文子忠而有實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春秋於其代公爲晉執特言舍之於招丘仁之也

子曰甯武子衛大夫甯氏名俞武謚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善其佯愚得以明哲保身春秋襄二十六年經書衛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衛殺其大夫甯喜者武子曾孫從其父確亂命弒剽納衎亡其卿族故美武子之能愚以悼喜之不知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哀公三年孔子在陳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孔子思歸與歎之辭也禮大夫去國君賜之環然後反魯不召凡子終身旅人而已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小子弟子狂者進取於古其志嘐嘐然簡者識大有所不爲斐文貌畫繪之事五采備謂之成章譬其學以成德裁制也言雖己亦不能加之裁制美大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言夷齊所行合乎忠恕曾子曰朝有過夕改則與之能變則稱伯使有大夫爲大善辭亦以此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氏高名魯人醯酢也曲而有直名孔子惡似而非者故舉微見大巧言令色足恭足恭盤辟貌巧言口柔令色面柔足恭體柔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色容莊口容止足容重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氏丘明名魯太史不諱丘者君子不奪人名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隱內藏

其怨外詐相親此兩者行異微生而同爲鄉原故孟軻之疾作僞者甚爾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盲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敝壞子路志願交友人己若一己不以共敝爲德亦使友諒己誠不以生感　顏淵曰願無伐善伐美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故無伐善無施勞施舍勞勤也君子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故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安安其身心禮先王老臣不名七十雖庶人主字而禮之懷和也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懷少餘可推焉故曰志在春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決絕之辭昔者孔子去魯爲彼婦之歌季桓子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此其知過而中不能自訟卒不復召孔子故發此歎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叁拾陸册 105版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明堂位也仲弓有舜禹之德而時無天子薦之者故明其可使南面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簡大也略也疎大略於禮文質勝故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明堂之法禮達於下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故曰居敬順時布德和令不言而治故曰行簡文質道備合於南面之術故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曰大簡若道家之獨任清虛以爲至治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不遷怒者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不貳過貳益也知不善而復行是益之過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未聞好學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華仕魯爲魯使齊冉子時宰季氏掌賦粟君言不宿於家故冉子代爲其母請粟謂其數於夫子祿穀曰粟子曰與之釜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上農百鍾制度以是爲倍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庾當言籔聲相近聘禮記曰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此不秉之數合乎聘禮者殆古者出使君待之優加於常祿外如禮他國使臣然與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周救也古者十月納禾稼獻裘頒馬皆於其時明赤適齊已在祿入之後則母不闕粟仕有祿曰富君子行權以救急不急則與爲繼富也原思爲之宰弟子原氏名憲字子思魯人孔子爲司寇時思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九百九百解以多祿故辭子曰毋毋者止其辭讓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教以用多之道五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牛牛不純色騂赤色周尚赤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因其父賤其子故欲勿用用瀆如春秋傳用然後郊之用用者卜中也古者郊祭必卜二牲帝牲養在滌三月慢性唯貝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於禮郊廟望祀南方山川皆用騂牲郊廟大祀山川大祀犂牛之犢而中騂角繭不用諸天祀山川大祀豈得舍之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此蓋微言與許南函同情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乘乾元元者天氣也顏子性與天道故三月不違仁言三月則終身可知易曰體仁足以長人然則顏子亦全乎君道者與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之至有消息盈虛異乎乾元之不可拔犂弟子之於仁亦然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問可使執國政否也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果勇決達通達藝猶材也果能主兵可爲司馬達能主教可爲司徒藝能主土可爲司空此天子三公官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弟子閔氏名損字子騫魯人費季氏邑今沂州費縣是其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辭當言辭謝也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復反也孔子爲魯司寇閔子以孔子道之行廢爲已之出處

伯牛有疾弟子冉氏名耕字伯牛魯人子問之自牖執其手牖南窗也君子寢處恆在牖下牛有惡疾嫌近長者故孔子不入室但從牖執其手爲切嗟也曰亡之命矣夫既切嗟知疾不可治故曰亡之命矣夫亡喪也孝經說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諭暴有隨命以督行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傷伯牛危言疾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致天病所謂遭命也正行而得惡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笥也瓢瓠也顏子樂先王之道處貧而忘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冉子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廢喻力極竭頓不能復行則止也畫界也夫子之道卓爾冉子誠心說之而又自歎其力不足耳夫子恐其畫於不

足故言力不足者若中道廢者則可否則不知老之將至何不足之自明乎自明不足殆於倦學而止故曰女畫以進之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子游爲武城宰武城泰山南武城縣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問女得賢人於此邑乎古者鄉大夫以時獻賢能之書於王諸侯又歲貢士於天子是以古之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澹臺氏滅明名字子羽後爲孔子弟子徑田間道也屑潔禁徑隘者公事在官之事非公事不至宰室言無私謁

子曰孟之反不伐魯大夫孟之側字子反自功曰伐哀十一年與齊戰于鄎孟武伯帥右師先奔之反爲殿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策馬棰也軍前曰殿後曰殿魯出師當先命殿及奔殿者越行而先之反乃更爲之殿以距齊師於時皆貴勇力賤禮讓故孔子舉其言以諷世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鮀衛大夫失大祝子魚鮀有口才治神之盟將長蔡於衛以鮀盲乃先衛侯宋朝宋公子朝也朝有美色通乎靈夫人靈公召之使仕於衛故言爲國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美難免於今之世言必喪也靈公寵朝而兼任鮀故得免於喪此假衛事以傷魯之受女樂與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衰世之君莫能由是道者明當示顯德行使民不迷

子曰質勝文則野質質性文儀貌質由中出文自外作野人多直情徑行不爲儀貌文勝質則史史祝史也唯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貴文質得中彬彬雜半貌禮所以有質家文家者爲王者起有所改制順天地之道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三王之道若循環非有所聚有所遺也夏教尚忠而文文家尊尊尊尊之過流而爲史殷救之以質質家親親親親之過流而爲野周復救之以文然而原其始制王質者有文王文者有質三代之初皆彬彬君子也春秋救周之敝將變周文以從

殷質而馳致乎君子之道乘殷之路尚質也服周之冕貴文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人之生與世相接以直道子曰三代直道而行直道者不能曲橈罔之生也幸而免罔讀曰枉枉衰曲也任者雖生猶死幸而免爾列子曰由生而生常也由死而生幸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知有其故好之則能約身以禮矣樂之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在然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性與天道語上之事中人以下其知不遠故不可以語上春秋有據魯新周故宋黜杞之文應天制作以治百世而不知者疑於倍上故夫子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知者務民富教之宜不黷鬼神季梁曰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仁者先勤衆事後乃定貢賦得民之奉若堯禹治水成湯救旱皆仁及天下也

子曰知者樂水水性知知周萬物故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性仁仁長萬物故仁者樂山知者動知象天天主施故動仁者靜仁效地地主受故靜靜審也知者樂動以行施說萬物得其樂已亦樂樂仁者壽靜以合化成萬物物被其仁而壽已亦壽故壽者死而不亡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文武周公之道幽厲傷之列國壞法亂紀周禮盡在魯矣其次莫如齊管仲修舉之未盡合也故齊一變乃可使如周道之盛孔子刪詩以王者之風繫之周公曰周南以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以魯繼王迹爲諸夏張治本故曰吾舍魯何適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竹器也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以喻爲政而至純太平非一日之積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井讀曰穽穽者穿地爲塹所以陷禽獸仁者愛人宰我憂世無道而夫子猶以仁天下爲已任故設言人陷穽中仁者亦將自下從而援之邪爲恐仁者從人入於窘穽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去也君子見微加仁之道窮

答不善斯去矣不可得而陷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亦避陷與罔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罔誣罔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春秋有刺譏褒諱挹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文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禮者太平之正經行脩言道禮之質故約身以禮亦可弗畔畔猶反也反禮卽入刑春秋所譏貶絕是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定公十四年孔子自陳返乎衞靈公夫人南子使請見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不得已而見之古者謂其君曰君謂其夫人曰小君國君有宗廟之事君親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薦盛命婦從之將助祭宗廟正君臣之位則仕者自當見小君是時孔子於衞爲際可之仕故以禮見南子也子路疑衞君無道夫人無德夫子不足復仕其朝故不說矢猶誓也否鄙也厭絕也夫子直曉之言吾所鄙棄不仕者皆見絕於天者百衞君尚未也稱天以言至再者聖人性與天道畏天命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中和也庸用也常也用中和之德爲常道也命乎天率乎性故曰至至者言世可則效也先王以禮樂教民於中和世衰禮樂不行故民寡此德久矣易以二五爲中和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變化終既濟定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春秋設素王法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元以統春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明王者當行中和之政以奉元順天道詩書禮樂皆尚中和可以隅反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設言充仁之量濟定也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讀當至必也絕之猶能如是也雖聖如堯舜猶以爲憂病猶憂也憂其不能徧物言若何從事於仁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仁者以己之欲通天下之生謂制田里廬宅以富之欲通人之欲立定達通也欲定人之皆近取諸身而喻之於人行仁之道務此而已方猶道也春秋有張三世之法於所傳聞世治起衰亂錄內略外於所聞世治升平內諸夏外夷狄於所見世治太平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皆由能近取譬橫而充之故傳曰末不亦遠乎堯舜之道與堯舜之知君子也

德清戴望子高著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循其故事樂記曰謂明孔子序易刪詩書正禮樂皆述者也至於脩春秋義實兼作者之謂聖述者之作亦謙言述者有變道之名無易道之實老老聃彭彭祖彭祖爲殷守藏史後老聃於周亦繼爲此官竊比猶言竊取也昔者孔子西觀書如周室問禮於老聃殷之舊典於是乎在春秋改制質文多循用殷禮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何有於我言不足爲難也人以是三者多孔子孔子不以自足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講習也不習操縵不能安弦不習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徙取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退朝而處曰燕居申申整敕夭夭和舒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志欲如周公之治周公思兼三王以施於春秋冬夏孔子爲邦亦取四代之制春秋辟制作之名籍魯以託王義思周公也

子曰士志於道 言士當志爲孝友睦婣任卹之行道六行也 據於德 德六德知仁聖義忠和據定也 依於仁 人與仁合相依不舍德道乃純 游於藝 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游讀如孝子游之之游游樂也六藝所以成其德行而綜之以禮故曰文之以禮樂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 束脩童子之摯束脩者取其能自束帶脩飾 吾未嘗無誨焉 誨之以舞象學射御之事使盡弟子之職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必待其氣憤啓情悲傷然後爲之分別而發明之啓別也悱古之誹字發明也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以數喻隅讀如周髀徑隅五之隅隅角也邊爲廉角爲隅復猶報也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事若可類以類異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詳也董子曰不能察寂若無探察之無物不在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助孝子哀戚之心禮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飲焉則壹不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是日赴弔之日天之情哀樂不同日故禮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而況於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舍猶置行王政致太平是謂行作新王之事以俟後聖是謂藏有是夫謂有是可行可藏之具禮樂刑政是與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禮大國三軍子路夫子行軍誰可共者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楫渡河曰馮河王者行師以全取勝不以輕敵爲上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亾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故必先之以懼乃能用謀謀多則事不集故又貴能定成定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爲之矣 執鞭君之御士條狼氏所掌也其時可仕

不恥賤職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所好者古人之道此言當陽虎專季氏時

子之所愼齊戰疾 愼齊敬祖考愼戰重民命愼疾愛性命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戰勝以喪禮處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齊桓公時東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於齊聞韶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美其不但自正又以正人韶者歌九功之德樂成而鳳皇來儀春秋治定致麟皆純太平之瑞應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爲猶與也衛君出公輒也衛靈公世子蒯聵出奔宋逮公薨石曼姑受命立其孫輒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齊景公使國夏與曼姑圍戚距之時夫子於衛爲公養之仕周法無適子者有適孫冉有疑衛人立輒以王父命辭父命當得正故問夫子與之乎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子貢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爲喻而問之 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仁者親親爲大伯夷援父命以讓其弟叔齊援立長之義以與其兄父子兄弟之道備正以求爲仁人卒成仁道何怨之有 出曰夫子不爲

也不與輒明當更立長君使衛人距聵申尊尊之義使輒退位得親親之恩春秋絕蔽聵之出奔不與其入衛而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伯討辭傳曰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爲不可距故雖於法當立而去之以其不能辟位亦不與也夫子曰飯疏食疏麤也麤食稷食庶人無祿者以稷爲主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古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是謂義無事而居位食祿君子恥之爲其陷於不義也在上曰浮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加當言假假之言假時子尚周流四方故言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爲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爲十月卦陽伏陰中上下皆陰故雜卦曰大過顛也顛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井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

論語注七

三

可不過大過之世也

子所雅言詩書雅言正言孔子誦詩讀書執禮皆雅言也執禮謂時禮書詔相禮事也周官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詔王於此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必皆雅言也詩書或誦讀或教授弟子禮則執文行事而已故別言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楚賢大夫沈諸梁字子高爲葉縣尹楚之制縣尹稱公故曰葉公不對者恐知不足以知聖人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謂若庖羲畫八卦定人道黃帝作井已設禮樂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勉孔子刪書始自堯舜皆冠之以曰若稽古三科五家取法不遠故當信好勉力以求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誨言也怪如曰食星變山崩之屬春秋志異而說不著故不以爲語力如羿善射奡蕩舟亂如孔文子問軍旅白公問微言神如杜伯射王伯有爲厲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春秋外離會不書言不足別善惡以此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宋向戌之孫司馬魋也德之言得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天生夫子受命制作魋何能爲此言當學定公卒之年夫子去曹過宋時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二三子謂諸弟子孔子之教有可得聞者有不可得聞者弟子疑之以爲有所深隱故解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是祝也言無不與二三子者視我所行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足以至隱者不書也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博深切明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六藝也行六行也忠信六德也此古者三物之教大學之始事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智仁合爲聖人若庖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善人以王教化民若咎繇箕子太公是有恆者上下一心以周旋逸書尹告曰自周有終相亦維終言恆也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亡謂貧有謂富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約約於禮於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發此歎也

論語注七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釣者釣也綱者爲大網橫流以繳屬鉤弋繳射也宿宿鳥射飛不射宿春秋之制不以夏田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皆聖人恩及禽獸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惡其妄作乖先王之法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言作春秋也於所傳聞世所聞世兼采列國史文取足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子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張法以加王心於所見世識其行事而已博聞世兼采列國史文取足所聞世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董子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子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聞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

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文雪微其辭也子赤弒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弒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信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言知之次者聖人謙言知之未深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互鄉鄉名以其是非錯互乖悖正道故曰爲互鄉惑疑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獨何於童子疾之已甚邪春秋列國進予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潔子離欲內附稱其爵列諸盟會許其慕諸夏也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去惡就善曰進所以與其進者因人既絜身以進則與其絜焉可矣不能保其既往若何也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以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極仁之量堯舜猶病故人疑其遠莫能致也立人達人取譬於己好仁而仁斯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陳氏司敗名齊大夫昭公襄公子名稠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弟子巫馬氏名施字子旗魯人期當爲旗孔子旗益侯於門也此蓋孔子往見司敗命旗爲典謁者當問對時旗益侯於門外禮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旗爲典謁者當問對時旗益侯於門外禮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孔子不欲聞君過故遽退退時旗宿既行而司敗言未畢欲由旗達故揖而進之也鄭比黨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而昭公爲取吳女故諱去姬稱吳孟子孟長也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敖春秋於昭公十年取吳孟子之誠爲內大惡諱不書逆女而唯去冬以見天能奉承宗廟之義於卒也不稱夫人不言氏氏繫姓者也不言葬葬必稱諡諡配姓者也皆盈諱文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春秋之義爲尊者諱恥諱莫如深故受以爲過若司敗問昭公取同姓爲知禮乎則不答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聲比於琴瑟謂之歌歌者歌詩孔子於詩三百皆歌之以合韶武之音善謂止於中聲也善則宜和恐掩人善故不遽和見夫子善與人同子曰文莫吾猶人也文文字也夫子書六經皆以古文文不依史籀所作故不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躬行或不能不隨時如獸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故曰未之有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云有也孔子謙不敢當仁聖之名猶后稷自謂便人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正當從魯讀爲誠誠信也唯猶爲也言不厭不倦仁聖之德備信爲弟子所不能學與冉子歎力不足同子疾子路請禱禱者告事求福子曰有諸問有弟子爲師禱之禮否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誄禱篇名誄者累功德以求福也古者君父有疾則臣子爲禱祈于天地鬼神子曰丘之禱也久矣孔子信天之知我制作未備不使已死故止子路之子路意弟子事師亦當同也禱而曰禱久矣者明已素行合於神明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固陋也當時行禮過奢失恭讓之道故言無寧過儉以矯文家之敝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君子利及天下故坦蕩蕩小人利切身家故長戚戚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使民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純太平之世也君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謂正顏色猛怒也安猶晏也寬容覆載曰晏道君子坦蕩蕩之容有如此者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元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季歷生文王有聖人表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欲使大王得遂傳國季歷以及文王因大王病偕仲雍入吳采藥大王沒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不立仲雍之子爲後令周嗣在文王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詭道合權隱而不著至德若不足故民無德而稱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畏懼貌絞急也恭以遠恥慎以辟禍勇以成義直以正人然而不中禮則有四者之失唯禮可以已之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親親敬故禮之大者偷薄也春秋於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見親親之義於穀鄧失地之君來朝稱侯見敬故之義周道尊尊諸侯弟兄不得以屬通故其制服絕旁期殷

論語注八　一

道不然上下各以其親質文異教而春秋從殷故先親親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啟讀曰啟啟視也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詩小旻之辭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淵恐隊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乃今日後吾自知免於患難矣深以亂世能終爲幸也小子弟子也禮有不弔者三畏死厭死溺死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思以明哲保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敬子名捷伯子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辭氣謂政教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人於耳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存省葷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春上豆實夏上籩實豆實韭籩實雞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信無媿辭故有司所省祭器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校猶亢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友謂顏淵子貢語曾子之行於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滿貴如虛過之如不及然則曾子顏淵其道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託寄也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上可以寄百里之命命國命君幼寄於大臣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禮義之大制奪猶易也當公子喜時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君子人與君子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毅果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天下以爲己任重莫重焉不知老之將至遠莫遠焉仁舉莫勝行莫致唯弘毅者能之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王者欲起政教先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然後制禮禮以養欲給求爲本民遂欲而樂生然後作樂以告成功治升平之事也

論語注八　二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言冥其見人道遠由從也王者設教皆於經隱權故可使民從不可使民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之謂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好勇之人而疾失其業則亂矣春秋所書盜皆是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爲亂行春秋於叛逆則誅之於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爲已甚以此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周公告武王曰不驕不吝時乃無敵夫子益反其言以戒爲人臣者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則不能致士吝則不能養賢其餘行雖有小善亦不足觀已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以喻善五穀種之美者穀一年而成學則三年不至於穀以善本不易得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藝故曰三年

子曰篤信好學篤固守死善道善讀爲繕性之繕繕脩也謂脩仁義之道守死守死弗去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以仁義之道脩身則出處隱見不可

苟焉而已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焉邦有道貧賤之所已無富貴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義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已無富貴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春秋善之以爲盛魯宣公襲子赤而立公弟叔肸不仕德之士故於其卒也書而字之以諷厲失俗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之言必當其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而謀其政雖得正猶有悔焉故君子不爲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殷大師向摯也見紂亂抱其樂器奔周始四始也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皆周公歌詠文王之德孔子列爲四始爲後王法亂謂合樂時也鄉飲酒禮曰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以一篇爲一終詩者歌也所以宋蘇采蘋古者作樂三篇同奏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矣洋洋衆多貌謂合金石絲竹而歌之也此孔子思周公禮樂識摯遺聲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愿人宜謹愨**悾悾而不信**悾悾愨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言皆與常度反故不知之矣

論語注八　三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巍巍高貌舜禹有天下則與天下共之爲天下得人治天下而不以己意與焉孔子曰舜左禹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法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歲功成堯法天爲而不有故其仁如天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蕩蕩無厓際貌名謚名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堯崩無謚是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文章五服五章也謂山龍青黃作繪黑宗彝白璉火赤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上服一若天之垂象焉昔者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繆公定可爲世法者百篇皆據周而錄二王運周時堯典固夏書也尚書說孔子曰使帝王受命用之三代以見春秋通三統之義至於上法唐虞加稽古之文以吾道遇堯治世不制禮樂放唐之文此始堯之徵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有臣五人謂五官也唐虞夏殷皆五官以法五行舜之五官禹司空也棄稷也契司徒也皋陶司寇也伯夷秩宗也**武王曰予有亂十人**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治外有九人治內有文母予我也我周也周道之興本平衽席故詩首關雎以爲風始此古尚書大誓之辭今亡**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際猶降降也言人才唐虞以降於周斯時爲盛**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文王當紂惡未盈三分有二猶服事殷初無受命改正之志明武王之伐非得已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間猶加也言禹成堯舜之功而開三王之道三科五家升降絕續咸繫於禹吾無以加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致盡也鬼五廟之鬼神謂天也子產曰天者神王者父天爲天之子故以孝言之夏時先言初歲祭後言圓有見韭先郊而後禘明忠敬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者袞衣冕大裘之冕朝祭所服致美者若志黻禪**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卑庳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盡力溝洫以急民事若先歲祭言農緯厥耒是與**禹吾無間然矣**言禹之者深歎禹之德當爲來者法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烏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論語注八　四

德清戴望子高著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寡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道也仁者人之性也備著於易春秋不以設教故見爲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者巷黨名無所成名言其聖無不通不可以一藝名之所謂大道不器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欲使專一於其藝執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射御可以習禮樂而士之子職在能御故曰吾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也用十五升布爲之純色緇也朝服麻衣也朝服麻衣而冕其絲也古者祭服用絲朝服用麻當孔子時朝服亦用絲孔子從之以爲儉質不失禮玉藻曰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君待以賓禮下拜稽首君待以賓禮下

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禮之變也時臣決侈行禮皆從其變孔子欲正臣禮故違衆從下以抑文家之敝

子絕四 絕出於人四絕事絕言卓絕毋意不妄億措春秋書伯于陽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毋必無專必孔子聽於文辭有可與人共者無弗共也 毋固無固行如魯人獵較子亦獵較毋我無有於我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畏於匡 畏猶拘也孔子以定公十五年自衛適陳過匡弟子顏刻爲御刻往與陽虎俱至匡陽虎嘗暴匡人匡人見刻以爲陽虎復來遂拘孔子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文禮樂也文王始受命制法度春秋建五始假文王以爲王法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春秋天子之事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與於斯文謂己之制作皆據周禮而損益之亦文王之法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如予何猶言奈我何有聖智而無位知天將命己爲百世師故言未喪斯文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宰吳大宰嚭疑多能未足以爲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生也言是固天生之將主也聖不皆多能唯孔子爲聖主又多能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少時嘗爲委吏爲乘田故言賤也鄙事小技能之事文王世子所謂曲藝是也賤之不曰後遂曰鄙人故君子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弟子琴氏名牢字子開衛人稱名唯務上達不貴多能者是爲牢所次與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知別也謂別其類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鄙夫鄙野之夫空空誠也鄙夫雖賤苟以誠心來問我則舉其事之兩端而盡語之無所殊別叩舉也兩端輕重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孔子傷世無明王也明王出致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天無此瑞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制作必當革命之際不欲顯言故以鳳鳥河圖見意爲

子見齊衰者 齊衰母服舉齊以該斬也有喪者不恆見人故以見諸他處爲言 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 此見之謂來見也冕猶冠也瞽盲樂官也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作起也趨大夫之祭服瞽瞽矇樂官也雖貴者在所尊待瞽者如喪年少必起敬趨疾行也喪者在所鄰貴者盡仁如貴者以盡禮禮凡瞽矇之有道德者則使之教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此顏子歎聖人微言弟子不易知也彌終也仰之終高不可及鑽之終堅莫能入言其道廣大配天地也不及則瞻之在前而過之斯忽焉在後矣言其能用中爲常道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循循順行貌誘道也約要也禮非所以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聖人類臣庶不學不成故曰欲罷不能既如及也立立言也卓爾高遠貌言既盡力文禮及夫子有所立則又卓然高絕若序易作春秋是矣顏子鑽仰既久則知詩書禮樂皆歸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濟定然唯聖人能知之非弟子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未無也此聞一知十之所至也

子疾病 病疾加也桓公子疾病曰仲父之疾病 子路使門人爲臣 設臣各司所事所以行禮也無臣則禮不

備古之貴爲大夫皆然 病閒閒猶瘳 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久矣言病久也詐疑也言子路行是以爲備禮者使人疑也君子行禮使人信不使人疑天使我無臣而疑爲有臣是欺天也孔子去魯以微罪行不能用大夫之禮故言無臣而爲有臣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無寧寧也如其死於臣之手當死於二三子之手益臣卽二三子也又何必使之爲臣邪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大葬大夫禮葬也古者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故言縱不得大葬亦豈死於道路知天必命己反魯制作也子疾子路請禱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皆放禮文行事禮士喪設有司夏祝商祝御者徹者償者奠者宗人甸人圉人之屬以備禮況大夫邪孔子自傷道廢不欲飾終故言此以距子路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韞裹也匵匱也善賈良賈沽當言爲爲售也美玉求良賈然後售君子待明王然後仕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沽之哉不售也重言決不售也雖遇良賈必待其來賈也無自求售者也謂若伊尹處畎畝之中湯三聘乃仕

子欲居九夷九夷嵎夷之地今朝鮮國也昔武王克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所釋走之朝鮮武王因而封之後爲武王陳洪範九疇以明天道孔子閔不得用於魯自以殷人思箕子之風故欲居其國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陋者無禮義也禮義由賢者出有君子居而化之夷變於夏矣何爲陋乎君子箕子

子曰吾自衞反魯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之音得所則樂正矣所三所也周景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謂之二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五位而合之七列張翼軫角亢氐房謂之七列以七同其數以律和聲謂之七律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殷以前五音而已至周加文武二變謂之

七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周受命之初因七列制七律變殷之質從周之文爲如析木之次用應鍾之均一所也鶉火之次用林鍾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用夷則之均三所也魯備四代之樂虞夏殷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其後樂官失職雅頌之升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孔子正樂之音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之制故言各得其所矣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往也舍止也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物類相招致數相生消長之故如循環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古者天子諸侯無再娶之義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取而已在禮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男女喪德亂亡興焉是以春秋危莊公蹤陳佗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簣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其止者吾止而不與以其功無可就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其進者吾往而與之以其功可終成喻君子惰學至於聖人循治至於純太平皆由一簣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故弟子不解則師亦有惰語之時回於子言無所不說故子語之而不惰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視顏淵疾不可爲而痛惜之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亦所以悼顏子也穀生曰苗長曰秀秀禾也言穀有生而不長成者喻人亦然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後生後我而生後生力學有日進無日退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法語先王之法言述之以譏君過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故不能不從也此謂諷諫 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巽順也順與之言則能勸其善心故說繹抽也解也此謂降諫 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君定公季

桓子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卒以文樂去魯故發此言

子曰主忠信 主所主也曾子門弟子子曰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孔子於衛主顏讎由於陳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毋友不如己者 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拒我者也 過則勿憚改 不可循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

子曰衣敝緼袍 緼絮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此衛風雄雉之詩忮害臧善也不貪求言遠利也子路終身誦之 子路志在乎是故樂誦是言 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言不忮不求之行何足以爲善哉欲進之以樂道好禮所謂見其一冀其二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凋半傷也大寒之後松柏形凋而不易其心積惡之世君子道消而不改其操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雜無以見君子 論語注九

子曰知者不惑 能立事 仁者不憂 能推思 勇者不懼 能正衆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立謂立德立功立言 可與立未可與權 權者因時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醜反善合於宜適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唐棣 棣也其華先開後合偏與常華反賦此詩者以言思行權而不得行其道遠也易曰反復其道復則不遠復震爲行冥陰從震故曰冥以行權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言此未思反經之道權進於立矣循是思之何遠之有董子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鄭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中國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又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

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遜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便便以言閒雅師說云天子諸侯皆二朝大夫朝君在路門外之治朝亦爲外朝大夫朝君於此君視大夫朝亦於此其聽朝在路門內之內朝亦爲燕朝宗人圖嘉事於此諸臣復逆亦於此其堂曰路寢中爲大廟始封君之主在焉宗廟在路寢之左五廟並列爲前廟後寢之制大祖居中二昭二穆在左右言三朝及廟在組門內皆非也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凡朝卑者先至與言者議所當行將白於君也卿以下爲下大夫侃侃當言術術聲之誤術術和樂誾誾謹敬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在君曰出視朝時也踧踖行步敬而舒緩也與與徐行有威儀與與然君召使擯出接賓曰擯卿爲上擯大夫爲次擯士爲紹擯孔子大夫魯人重其知禮召使以承擯攝上擯事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色貌勃如變色貌躩

如疾行貌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揖所與立謂爲承擯時人聘用束擯皆傳辭出揖左人左其手人揖右人右其手至入廟門乃攝上擯矣襜如衣張貌春秋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再先君以相接謂拱時與趨進翼如也趨進從中廷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翼如者狀其端行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顧還視也賓出公送于大門內擯者以賓不顧反告乃還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以下皆行聘事公門路門也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鞠躬逢敬貌立不中門行不履閾皆不敬也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故不當門閾門中后閾所以承閾者履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過位謂人廟門右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齊也衣下曰齊屏蔽也衆足發階齊易發揚以敏爲敬聘禮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一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農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階等亦如之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出降門以俟命降下也逞解也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沒階趨進翼如也沒階謂降西階盡等下至地也趨前就位復其位踧踖如也復其位復廟門外接西塾之位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圭璋也諸侯朝天子執命圭及會諸侯使大夫聘則降君瑞一等雜記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藻三采六等如不勝者狀其重慎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如當言而聲之誤也聘禮賓入門三揖謂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當揖時上其手故上而揖既而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三退負序進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當授玉時下其手故下而授戰色色動如恐足蹜蹜審行步貌禮所謂將授志趨也如有循如有所殺還回辟而逡巡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禮禮賓也既聘而享用璧琮有庭賓既享而禮賓主君授醴侑幣賓執左馬以出私覿愉愉如也私覿私以己禮覿主君用束帛乘馬者也以非公事故對聘言私若於卿大夫謂之私面愉愉顏色和敬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紺者纁入於黑五入爲緅則紺又入黑者紺緅本染紅紫草服染紅赤白色紫青赤色飾純緣也褻服私居服謂深衣也朝祭之服皆無飾唯深衣有之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故不以紺緅飾色白爲正故不用紅紫也禮大夫士燕居皆服深衣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絺綌葛也絺細單也居家可單衣絺綌出往他所必表上服古者裘葛皆覆以繒衣然後加以朝服會之時袒而見覆示美謂之裼其不見覆充美謂之襲大裘不覆反本取其質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緇衣羔裘皆以衣配裘也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三者皆士之禮服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當爲縞字縞衣素衣也紲衣長短右袂紲衣襌衣也取其柔堅而朝故謂之紲衣紲者堅也作之用六尺裁足覆冒匈背若今汗衫矣右當言又又手也短手袂者蓋無反紬之尺二寸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寢衣臥時所著自領至郊長屢得身之半制如短襦狐貉之厚以居貉皮毛厚爲私居服宜也狐皮不獨私居其狐皮之厚者以私居也去喪無所不佩喪謂喪服也古者喪服以時遷變故小祥練冠緇緣大祥素縞麻衣此言去喪則服將除而未即吉謂大祥之後明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是與非帷裳必殺之帷裳謂祭服元端之屬衿三幅皆正若帷也非帷裳謂朝服深衣也皆殺其旁狂縫齊倍要朝服連衣裳與深衣同但羔裘元冠不以弔元冠委貌冠其服緇布衣也弔喪之禮主人未變則朝服裼裘有辭爲異耳吉時既小斂如吉時既小斂則改弁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吉當爲告字之誤春秋經曰告月猶朝于廟傳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傳曰

上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禮諸侯每月朔朝廟使有司先奉天子古朔退而與其臣皮弁視朔朝服以聽朝若天子則用元冕可皮弁聽朝矣當時皆不告朔羣臣失其禮服皮弁服而朝借於天子故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明爲人不視朔亦皮弁者之非正已必朝服也舊告月者亦愛其禮 **齊必有明衣布** 齊者所以交於神明故謂其衣曰明衣作之用布制如景加於禮服外與襲尸異 **齊必變食** 變食改常饌禮天子朔月大牢諸侯以特牛卿以少牢大夫以特牲士食魚炙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餕諸侯朝服而食夕祭牢肉齊則每食一大牢不餕餘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亦假天產以作陰德 **居必遷坐** 居神坐也謂當祭祀爲尸將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遷去也去坐依夏禮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肉腥細者曰膾不厭精細者殺畜所以養生遂味得則可調和藏氣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 飯黍傷溼撙壹致令人噎者曰饐水竭傷噦驟令人渴者日餲魚腹疾內爛曰餒肉壞不勝刀匕曰敗 **色惡不食** 色惡謂如烏犧色 **臭惡不食** 臭惡謂如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蜀人作羊腊以臭爲美鄙遠之俗則然 **失飪不食** 以木爨火以器孰物曰飪失飪謂鼎鑊失水火之齊 **不時不食** 食各尚其時味謂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割不正不食** 割謂割牲制體也體名肉物及午割法不正則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 醬謂醯醢也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醬爲饌本豆實所重不得則禮不備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食謂食饗也氣古之餼字餼者牲牢也言肉雖多不得過食餼之數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是其禮 **唯酒無量不及亂** 亂謂失威儀也齊酒有量事酒則無量第千職曰周旋而貳雖噦之視飯簋折俎豆實皆有數獨酌無數 **酤酒市脯不食** 酤酒賣酒也乾肉帶骨曰脯太平之世酒酤在官飲食不粥于市孔子當周衰亂欲明先王之禁故不食 **不撤薑食** 撤去也薑食物中置薦者蓋與葱蒜韭薤皆以調和食物殺肉腥臭者 **不多食** 重夕爲多不多食謂夕不重食也禮天子四食諸侯三食卿大夫士再食庶人食力無數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君所得膾肉不過宿而食宿則出日也祭之明日爲繹繹之明日又不可以諸父兄弟與婦庖饌閒同時頒賜故必得日方稱也 **食不語** 語讀如合語之語語誨言也當食不辭言所以尊道 **寢不言** 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書曰高宗三年不言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齊如嚴敬貌禮唯水漿不祭其餘皆祭故雖疏食菜羹及瓜亦必祭每祭必敬君子有事不忘本也 **席不正不坐**

正正之也必正席然後坐禮介胄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飲酒蓋黨正蜡祭時飲酒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禮六十杖於鄉子出後長者則時爲立侍之眾賓 **鄉人難朝服而立於阼** 難者索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難猶御也明堂月令季春爲國難仲秋爲天子難唯季冬大難則下及上庶人皆得難矣恐驚五祀故朝服立於寢之阼階神依人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問遺也禮聘弓鍛矢不出竟易東脩之問不行竟中入春秋時大夫多邦交始有越竟相問遺者孔子不違亦在可以然之域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通行曰饋禮有饋食無饋藥故曰未達若未學其禮然遜辭也饋食必嘗以拜藥物恆多毒故不敢嘗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廄家廄也退朝自公朝至火所不請曰否既問人後及馬賤畜重人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賜食餕也既嘗之乃以頒賜 **君賜腥必孰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賜腥牲之未亨者也賜生謂致餼也牲非特殺不可以祭故止薦之畜之畜以爲牲以待祭祀之用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侍食謂非正禮食也先飯者先食君所祭食若代宰夫嘗膳然非客禮也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禮疾病居室中戶西南牖下君入室則在奧屋漏之閒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拖之言引臥著朝服故引大帶於體不敢以褻服見君皆不忘敬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駕[illegible]也[illegible]召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 **入大廟每事問** 入廟助祭有所職守其職守當行之事必問之主祭者而後行不自尊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無所歸無親屬主之者也以大斂而從棺曰殯禮朋友之交財貨相通憂患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敬祭故也士相見之禮摯用腒雖受而不距而交荅焉唯祭飯然後拜之 **寢不尸** 尸神象也內寢不如尸坐爲莊 **居不容** 燕居告溫溫不爲容儀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狎相習知者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褻謂私親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凶服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傾凡與人相見見其面則式不然則否負版者雖當車前亦爲之式所以重喪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盛饌謂禮食大具變色者敬主人之親饋 **迅雷風烈必變** 雷風交作疾且烈天之變也聖人後天而奉天

叁拾叁册
17A

昭故升車必有所履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升車必正立執綏升車必立執綏今謂上車所登之石正立中立也綏車必綏中把也立車防奔覆故執綏把立以為內顧謂迴安也少儀曰僕於君子升下則授綏車中不內顧視也仰則觀天府則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不疾言不急暴言當指意僕夫若前有行潦險仄之涂故不親指語為驚眾不親指者授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佚詩也色斯猶歛然驚駭貌言曰山梁鳥歛然高舉仿佯遠視而後下止山梁山之穹隆似梁者共猶給雌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也子路見雌雉為給其食雉三嗅其氣不食而起故孔子引詩言歛其知時以喻君子遠害亦當歛舉翔集如斯雉矣此與當篇文不類蓋錯簡爾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謂夏殷上士後進謂周士也夏殷之士文不勝質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矯枉以曲然後直救時以偏然後正以時周之士質不勝文文敝而巧將爲之立質家之法故欲反野從先進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公門言及門者以喻仕路孔子弟子出仕他國無爲陳蔡臣者是以孔子當厄必使子貢如楚興師來迎然後免故孟子曰無上下之交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德行者居仁由義以道事君可爲大臣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言語者善爲辭命可使於四方者也政事食貨賓師之事任有司者也文學者通六藝備九能可爲大夫者也此舉七十子絕異能之士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言回豈非助我者邪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於吾言無所不說達於其情則能說其言春秋之作筆則筆削則削賢如游夏不能贊一辭說之深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道者故無可非閒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以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貢說詩宮縣之行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閒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妻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子之死爲獲麟之歲夫子年七十一矣顏路顏子之父

無財孔子弟子春秋傳曰喪事無求求車非禮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顏子卒二年禮士有棺而無椁從臣也夫子嘗爲司寇故謙言從大夫之後大夫有車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也以其不合禮故抑之爾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嗟嘆貌天生顏淵爲夫子輔相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徵也春秋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子路死子曰噫天就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顏淵死子哭之動動變動容貌禮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

從者曰子動矣曰有動乎非夫人之爲動而誰爲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魯黔婁先生死曾子弔之見先生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生時貧空不厭死而厚葬非所以安顏子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孔子自名不能止其厚葬故言二三子其非我夫二三子謂門人之在他邦者自告者哀之深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子路所問蓋舉殷法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夏道則近人而忠焉夫子欲以忠教故不荅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又因殷人先鬼故欲知死夫死者先王之所難言故亦不荅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樂者樂多賢友行行當爲衎衎壞字也此文倒錯當爲子路侃侃如也冉子子貢衎衎如也侃侃剛直衎衎和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道直時邪故言不得其死然左氏春秋記衛孔悝之難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知其所欲有甚於生也

竹人爲長府長府魯君外府在氏言昭公居此伐季氏然則又雩聚衆於是地與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厚也舊貫猶言常居也此蓋季氏意主改作故微言以諷魯人若謂事不可必者正多爾其後家臣陽虎果因季桓子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中猶得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爲於丘之門言此以抑子路因其鼓瑟不合雅頌欲和之以文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同門之人疑失子言門爲外子路衰其禮敬故又以堂室之外內喻其所至問六藝之教能通古今辯然不是升堂者達於禮樂之原而智足知聖是入室者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言師之賢在過商之賢在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愈賢子貢疑師過爲賢於商也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季氏富於周公周公天子三公富謂采地所人多也盡其勞者貶絕以見罪惡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此鳴鼓攻之之辭也聚謂如大叔完聚之聚聚斂取也物有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以具富聚而罪之攻責也責讓之也孔子傷已無權不能責季康責吾徒而已蓋子說春秋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或請焉或攻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雖大甚非禮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曰食亦然自卑犯上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季氏爲魯世卿自四分公室民有其二而采地多於天子三公是亦卑勝尊賤爲貴不義之至故鳴鼓而攻者疾冉有爲季氏之惡其諸大害去辰之義與

柴也愚柴弟子高氏名柴字子羔人愚不智見也

參也魯魯鈍勝文師也辟辟法嘐嘐強武獲

也由也諺諺猶俗諺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庶幾謂神助也易曰知幾其神唯顏子冀近於知幾禱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命謂如通雖數空乏亦不厭也如一命再命之命傳曰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則稱曰貨殖之業意則屢中謂如其所而爲貨殖之業不受祿命而爲貨殖之業意則屢中謂如其所

意度而得贏餘也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物二者形則四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皆數中之法故能爲貨殖之事與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張問善人故所行政教也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循也善人之行可從迹不循其迹則亦不能入於其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篤信也論篤言足信者君子貌足畏者色莊色足憚者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子路問聞斯行諸振窮救之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舊說云朋友之道親在不得行者二不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不待白於父兄爲有所權緩急輕重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冉有當仁或退讓故進之子路邮人之急常若不逮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兼人之事爲之者也故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微服而去顏淵遲出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信其不徒死說望之辭曰子在回何敢死言子以畏故在已何敢以畏故死也曾點使曾參過期不至人曰無乃畏邪點曰我存夫安敢畏於禮畏死不弔爲其不能有以說之而死則忘身及親故周官家人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曾子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卯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顏子之行中禮者以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季子然季氏之族蓋孔子弟子季冀也子然以季路冉有皆政事才而屈於季氏故問可謂大臣否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猶問他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坐而論道謂之大臣不可則止謂若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才足備用曰具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然疑具臣爲備使令令則無不從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甚之所以深警子從季氏也明當絜身若公弟叔肸然

子路使子羔爲郈宰郈魯叔孫氏邑地理志云東平國無鹽縣有郈鄉今山東東平州東竟也子路以墮
郈後不可無長宰故欲任子羔治之子曰賊夫人之子賊害也以子羔學未優不可仕而郈數叛難治故言
害夫人之子所子羔有親在焉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人謂士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子路深疾當世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故反言若此待夫子明之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佞才也不學而才足理劇者惡其不純乎道也
子路曾皙弟子曾氏名點字皙曾參父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已也誘以盡言已止女毋以吾長故止不言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問其何以爲治古之君子可終身不遇明王不可使已無用世之具故以爲問子路率爾
而對先三人對率爾輕舉貌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攝引持也增故曰加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旅五百人五旅爲一師因就也二穀不升曰饑三
穀不升曰饉師之所加則沴氣應之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比近也方法也軍陳行列之法古者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士不齊不能獨行教不素無以禦敵故征
不義尤貴有勇子路所志司馬之事也夫子哂之哂笑見齒求爾何如次當及皙時鼓瑟故問求赤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如猶與也對師言宜謙故欲得伯與子男之國治之求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足猶饒也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國本在農則民無幸生者冉有所志司徒
之事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父自謙不能教民禮樂故言以俟君子下公西華言禮曾皙言樂也赤
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
小相焉宗廟之事謂朝聘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朝聘在廟會同則爲壇於國外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章甫元
冠也諸侯相朝賓主皆皮弁服擯者入廟相禮當降服服元端矣其與朝服別者在非素裳耳公西華所志宗伯之事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思所以對故音希希微也禮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鼓瑟殆由夫子使之鏗爾
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僎鏗讀曰擊擊爾審固貌僎讀曰詮詮善也子曰何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此言雩禮也雩者吁嗟求雨之祭雩之言遠爲百穀遠求膏雨
也莫春夏之三月周之五月春服既成謂單袷之服成也於時倉龍見可以雩矣古者雩必時服春行爲木木色青則服青與
禮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冠者童子樂舞人也魯用諸侯正數天子則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浴浴土龍也古者雩
祭用土龍以龍見則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致之也沂水出東海費縣沂山經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風誦也舞
雩舞雩之樂章也詠歌也饋饋祭也所祭蓋靈星之尸所歌詩蓋絲衣篇也曾皙所志家宰三公之事也夫子喟然
數曰吾與點也善點之志欲以雩祭謂和陰陽故與之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
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軍屬五禮故曰爲國以禮明非哂其治軍徒哂其言
不讓爾唯求則爲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爲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
能爲之大明求赤皆爲國與子路同唯言謙則異矣小相諸侯大相相天子赤謙言相諸侯然舍赤孰能相天子
鄉四子皆志於爲國與天下由求志在撥亂赤點志在致太平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責也復反也能責己反禮然後仁及天下春秋詳內而略外王者先自治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反禮以正身不能正身雖有善政教民不以仁名歸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暫於己顏淵曰請問其目欲知其要顏淵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動動容貌此四者皆取正於禮禮者先王所立中以爲仁義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敏達也顏淵仲弓皆具君德故以天子諸侯之仁告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爲仁之道莫先於敬門路門也賓祭禮也大賓朝覲大祭郊禘也承受也禮天子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左之受事焉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董子曰內治反禮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禮者人與己所同欲者也出門使民如賓如祭以己所欲施於人也無眾寡小大無敢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仁者與人相人偶所貴禮以行之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自反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有禮故人無怨之者

司馬牛問仁弟子向氏名魋字子牛宋人向魋弟稱司馬者以魋之官氏與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頓也訥於言者其辭必頓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仁者爲仁重難之不欲輕其辭說孫卿曰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妄稱其心一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牛兄向魋將爲亂牛自宋本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疚也內省不窮於道適弗逢世亦無憂懼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春秋不恥明在我無過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奔衛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未幾適吳後又如魯亡喪也言我獨爲喪人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迫所聞於夫子之言失謂天言命失其容止之節也牛以魋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門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孔子曰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子張問明問王者鄉明而治之義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膚受受人之愬辭皮膚之不浹知其情核也加誣曰譖如其事曰愬王者賢侯分別官人有序則譖愬不行合於鄉明之義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遠謂遠絕之若舜誅四凶春秋斥鄭瞻是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政之本要在此三者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若因荒禍戎軍旅之事政不及備者去兵去力役之征若起徒役倚車乘牛馬兵器之常數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去粟米之征若貢助什一之正賦民也自古皆有死去食去粟米也自古皆有死中明必不得已之故民無信不立言民之所恃其上者信也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同力有王者起當興之以褒忠信無信不立若喪亡沈潰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成衛大夫子成欲在位者若去文存質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革也言鞟革則虎豹猶犬羊也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之虎豹喻君子大羊喻小人也春秋揉周之文從殷之質三王之道相循環非廢文也子成欲獨有質意過於野而無君子故子貢非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春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冬十二月螽十三年秋九月螽冬十二月螽螽凡

見故以年饑用不足問有若與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稽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束米十六斗用田賦者無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用田賦者無軍旅而亦賦之如是其孰民校宣公稅畝爲甚矣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有無大夫不言得喪士不移貨財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用田賦以後也冉語語

子張問崇德辨惑崇重也辨別也此蓋感昭公事而問當孔子適齊後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外主也徙義闕義則遷也昭公將伐季氏子家駒曰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以至孫齊往來齊晉不得所主卒竟見辱皆其不能崇德所致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以其賢惡以其不肖始隱如執於晉昭公如晉爲請愛之欲其生也其後更欲逐季氏適歷之役隱如負篋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隱誠如不欲人惡之欲其死也愛惡無定乍賢乍不肖惑闇之至誠

論語注十二

三

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也祇適明其愛惡如此誠不以其富亦適以其異於己耳引詩斷章以非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莊公弟景公之三十年至齊當景公之三十年孔公孫齊之年爲政之要當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君臣父子禮之宜也時公曰善哉信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陳僖子乞專齊厚施於民景公弗能禁又寵少子舍而逐公子陽生上下無等宗嫡無別故以此對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焉得而食諸言將危也後陽生四乞弒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子夏曰春秋所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凡春秋罪專殺大夫惡君不君絕君復歸及入惡臣不臣殺世子直稱君惡父不父譏父老子代從政絕商臣殷惡子不子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單辭折斷也子路忠信聞於天下得其單辭即可據以斷獄唯子路爾明斷獄不可偏信單辭也子路無宿諾宿猶豫也不豫諾者重信惡故也與其有諾已當有已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嘗以禮導之也禮絕惡於未萌故能使無訟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居位也無倦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檜君溜榕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羔裘之詩所以刺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以小瑕春秋之義善從長惡惡從短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執政者正則外內莫敢不正春秋先正京師後正諸夏乃正夷狄自近者始以漸治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子言取於民廉雖賞之使盜將恥而不竊以盜之起起於事育不給故無恆心此言蓋在用田賦後與

論語注十二

四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偃仰也草向上迎風則仰猶小人待化於君子春秋譏刺不及庶人於治亂賞疑從重於平世罰疑從輕貴以仁道化之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學以居位曰士言達通也世衰道微士有非道德而達名者故夫子審之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上言世亂是非不明君少正卯之徒皆爲聞人故夫子亟辯之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質直言可望而知好義白治以義察言語觀顏色以其所能也天道在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以義察言語觀顏色以爲進退非義則不合矣慮以下人慮廣也下人不陳人以虛盈而盡謙衣成則欲衽宮成則欲閤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得諸身者得諸人故所在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而行用實違僻久假而不歸則遂居其美名而不自疑所謂服讒隱慝以誣成

程也其工之放少正卯之誅皆以此故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佞人篇多放所在必聞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游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脩猶除也慝惡也子曰善哉問善其不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駒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感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亦感昭公之禍而問仁知也知人當能官人當春秋時世卿專國君雖知人無由官之故遲疑專知不足以盡智也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舉正直而廢邪枉邪枉皆化為正直如魯用孔子而會頓谷墮三都是也然以季孟故卒去魯故遲又疑其難子夏曰富哉言乎富盛也子夏知孔子意必堯舜禹湯為君乃盡用人之法故歎其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咎繇湯舉伊尹皆不以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言舞舉咎繇湯舉伊尹皆不以大法又言不仁者遠中舉直世而以賢故春秋譏世卿以明措枉之義遠者蔽於不覺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忠告告以中心善道以道誘掖之其人不可則止而不言俟其自悔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文禮文也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德清戴望子高著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先道也勞勤也先之者謂若天子親耕玉后親蠶勞之者謂若不耕者祭無盛不豐者不帛請益曰毋倦請益者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此弟子事師之恆禮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掌吏有事者禮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春秋穀梁傳曰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當春秋時卿大夫世廢黜舉之務仲弓慮賢才無由進故質其疑以求信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若舜舉咎繇湯舉伊尹皆舉其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魯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自楚返衛是時出公立四年矣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正百物以明民共財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發號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時至春秋王政不行多好析辭擅作以亂名實孔子思脩王道故必先正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于往也時諸侯皆去其籍禮樂廢缺子雖往名何自得正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言質野正名乃文事也君子於其所不知則從蓋闕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作事郤缺曰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與諸改作悉章不中所行不得中正禮以養欲樂以樂生非養不遂則刑罰失中矣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肯人之世多冤酷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側名以指實故名之必可言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有其言無其事若由迂平齊秦襲堅白同異之辯類然堂子曰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為言眞也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謝已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豪之末故名實石言無所苟而已五所六鷄之辭是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哀公時魯數年饑樊遲請教稼圃以集流民種穀曰稼種果蓏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以其舍本事末故言其所請乃小人之事小人農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情實也上好禮必正其經界好義必取民有制好信必不違農時明民之流亡上行虐政所致捄之者當於本不於末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襁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古者有子上無分民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苟能脩德則四方之民歸往之可以王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專擅也聘禮使者受命不受辭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雖多亦奚以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從言而行也春秋以仁治人以義正我天子不自正則去天稱王諸侯不自正則去國稱人大夫不自正則去族稱名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於時魯衛皆役於吳鄙之會至微而牢孔子傷其以周公康叔之後而從夷狄故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公子荊衛大夫字南楚廬公之子居室如善居積之居居猶宁也居室謂宁則有也假荊言以諷時之奢僭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誠也合猶給也始有之時或時匱乏未能給足富有備物

子適衛冉子僕且適衛當哀公元年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不富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八口之家足以給衣食中人之產可以成禮故君子之為政必先令民知有君親之義而後可教也

宅百畝田所以富之立大學設庠序所以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已過也謂施四時之教命過一期之後可以易俗三年有成三年者考績之期背周公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孔子習周公故云然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殘者傷其支體殺謂死罪大辟也言善人治國百年可幾刑措孟子曰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誠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故加亦亦者難辭也誠哉是言也謂以文王之事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繼世而後化道成周自文王改元武王踐紂至周公攝政乃致太平故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春秋於所傳聞世著治始起於所聞世治麤麤進升平於所見世治太平見新王反正之漸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身常正人以正人君子弗子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故於楚虔之執蔡般殺齊慶

封皆奪之義辭矣

冉子退朝從季氏自魯君之朝來歸子曰何晏也朝無晏退晏則議人且多故問之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大曰政小曰事政者有所改更故言如有大政匡正事曰行常事也孔子恐魯君臣變古易常故言如有大政雖不用吾言其使吾與聞之冀冉子來告庶可匡正也其後用田賦使顓臾冉子皆以告孔子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言一言之微不能正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興國乃謂其近於興國也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知爲君之難則必求盡君道故近於一言而興國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此舉魯平公言以告定公平公與羣臣欲飲酣然歎曰莫樂爲人君唯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若幽王君臣其自謂聖以底於亾春秋定哀時凡滅國例皆書曰定公承幽君之後有彊臣之偪不務脩德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

葉公問政魯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如葉今南陽葉縣有其故城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告以說近而來遠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也

子夏爲莒父宰莒父魯下邑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背今沂州府莒州地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事或禮義爲小速猶促數也曾子曰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大事謂民事秦不假道於晉晉先軫敗諸殽大結怨構禍於秦殺秦數世春秋因其貪小利而忘大罪故於其戰詭例書曰惡不仁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人躬其名謂之直躬者以善加名上也攘盜也楚人之人賢躬葉公不然之正於孔子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道天性也故雖過惡得相容隱春秋傳曰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執事謂相禮事孔子曰事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言以此行之夷狄亦不可棄明君子不從物化春秋卒鄭伯髡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有恥謂抑臧否在禮君不使無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命謂圖事時所受命也使者則俱辱國之榮辱縣於一人故春秋書行人挈國之辭也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上順下爲人之中行故爲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果成也硜硜然婞直貌必信必果一節之士而不能行權故曰爲小人抑較之同流合汙之從亦可爲士之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意今之從政者不必皆棄材故問有可用

否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噫心不平之聲筲飯器也受五升斗筲之人喻小也算選也小人作利不足選爲士孟子曰今之所爲長臣古之所爲民賊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者不剛不柔言可與狂共學適道者有此三等狂者進取就趨於大道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故能進取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故能有所不爲以時多聞人僞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進取狷也狂狷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南人殷掌卜之人其書有之人其書有託中行適以亂德故必取狂狷也

南龜作猶治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醫亦巫也無恆之人神所弗福巫醫不能治其疾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九三象辭三體乾德又體巽故不常其德互兌毀折三之初成歸妹故或承之羞

子曰不卜而已矣以其違義從赤故易所不占少儀曰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謂可否相濟同同欲也陰陽不同氣故能合甘苦不同味故能調五色不同宋故能齊五聲不同均故能會史伯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之謂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亂世之民以是爲非以僞亂眞故不如以己行觀鄉人之善惡使善善明而惡惡著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見一善忘百非故易事明於事達於數故難說禮不妄說人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因才而使之若文王官人所稱九用七屬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求備謂每事徵求皆令備足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故以此爲惡德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泰者志意廣大言已之光美參於天地擬於舜禹大至矣小人驕而不泰驕者矯誣爲高謂若同流合汙技爲賢人居之不疑者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愨貌訥吶於言四者行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切切偲偲勸勉貌怡怡和順貌禮服爲昆弟不杖期爲從父昆弟大功爲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麻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有服之親雖輕不絕朋友之義不可則止故其處之亦異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戎謂兵事文王受命七年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時魯用田賦師旅亟動百姓罷敝故思古之文王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棄謂棄其師也戰鬬不可空習必因四時田獵以教之故禮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所以譏早也

憲問第十四

德尚載望子高著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邦無道穀恥也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可恥柳下惠妻曰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此句之上必有奪文蓋原思舉賢大夫若子產管仲者問之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不行不行於其中國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仁者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故不行是四者可以爲難未可以爲仁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懷居思安其居也禮男子生而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危正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春秋之義直而不顯諱而不盈以著慎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者廣大悉備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不以人廢言有言者其言可取則取之不必定有德也仁者必有勇仁者愛人湯武救民而以武定天下仁而有勇者也勇者不必有仁取其能果毅克敵而已不必定有仁也君子與人不求備故無棄材

南宮适弟子南宮氏名适字子容亦名說謚曰敬叔孟僖子之子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弒之因其室以生奡奡伐斟鄩覆其舟滅之後爲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盡力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後世皆王也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疾時君好力敢不脩民事而問神禹稷其意已明故夫子不答而於适出稱美之言若此人宜在高位爲君子知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反言以見君子在位者之宜仁若小人則力富而已假小人以諷不仁而在高位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勤也言愛之能勿勤思之忠焉能勿教誨之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子曰爲命命國書使者載以行者卑諶草創之卑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世叔子大叔游吉也討治也卑諶既造謀世叔復討治倫敘之行人掌使之官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子羽公孫揮也脩飾加以文飾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鄭國爲命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惠愛也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故曰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令尹公子申有定楚功故或以爲問再言彼哉切遽意言不可久於彼國也孔子至楚昭王思用孔子子西所沮故問管仲曰人也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也人人偶者言可尊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伯氏齊之世族駢邑其采地也古者臣有大罪則奪其邑三百蓋三百社爲七十五百家齒年也管仲制伯氏邑罰當其罪故使其沒身無怨言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貧不足仰事俯育而使無怨也難富則教之好禮使無驕人也易明在位者當知所急也

子曰孟公卓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孟公卓魯大夫老家臣室老也禮雜大夫之貴臣爲室老優饒也滕薛於春秋最爲微國趙魏晉之強家微國政煩而彊家事簡公卓性寡欲若爲宋地之臣則饒有餘裕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魯大夫臧孫紇武謚公綽之不欲不欲非其有卞莊子之勇卞魯邑今兗州府泗水縣地莊子卞邑大夫好勇者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文之猶言經緯之經以禮緯以樂人受性於天不可變易才以性殊則德殊聖人制禮樂使人各盡其才就其德以善其性故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成者德就不可易也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移時復言故加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授命致君命禮大夫受命

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要舊約也平生謂少時予與人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不可以爲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其如子之言然豈其如告者之言然乎許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防武仲邑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地爲後立後也臣約束君曰要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畏自邾畏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春秋於內大夫奔例月罪不明者乃曰而紇之奔書乙亥日穀梁傳曰其正紇之出也遽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譎權也正經也晉文能行權不能守經春秋於踐土之盟書癸丑日又言天王狩于河陽皆明其以權道致君臣

齊桓公正而不譎齊桓能守經不能行權春秋於桓盟不日而於侵蔡書月以善義兵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公子糾齊襄公弟桓公兄也齊無知弒襄公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于塹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魯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小白立是爲桓公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鮑叔牙薦管仲以相齊國人皆曰管仲有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言而未仁故舉以問九合者數之究也春秋于桓之盟不曰其會不致信之也要盟同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治功曰力如其仁如管仲之仁而止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霸之言伯也長也謂幽之盟諸侯同欲其長桓公爲伯及陽穀之會天下皆從桓公曰無障谷無宁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霸業於是成矣一匡天下匡正也桓公南伐楚北伐山戎皆止天下之事春秋傳曰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纓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是爲王者之事也

民到于今受其賜賜猶惠也書桓既設會文繼作脩桓之緒卒使中國不移周室不敗管仲之仁所及者遠故民到于今受其賜也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猶非也被髮也左衽衣前從右鄉左似死者服也非管仲則當定哀時中國早爲夷狄欲不被髮左衽不可得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子說爲列宿不見象諸侯微衆星隕墜民失其所夜中者象中國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務一己之名不顧天下君子志在行仁不以小者易其大者孔子告子路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爲三軍之虜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左諸侯之相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臣大夫鄉大夫陪子貳之稱僎其名也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明其錫民爵位應諡法也諡者行之迹據德定諡貴當其實故如公叔乃可以爲文矣於時世卿專國賢才不進故舉此事以諷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無道言失德也春秋君死有三不葬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而月葬靈公者惡藏曠故

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舉衛三臣以諷康子也康子爲魯上卿所任非才以啟蠻夷之侮致吳伐我幾喪其國其視三臣猶不若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怍慙也將叛者其辭慙故觀其言無慙恧則其爲事必愼重不忽易也曾子曰君子出言以鄙鄙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簡公齊君壬也將告君必先齊齊必沐浴齊敬也哀公無乃失之賜請討之者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公曰告夫三子三子三卿哀公不能自專其義故使就三子而告之左氏春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明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往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此亦退而告人也明承君命往告不敢不然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欺誑也而猶與也不諫則危君陷諫則危身事君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去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作君作師上通天道故曰君子小人務工作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入乎耳者著乎心古之學者為人者為己也入乎耳者出乎口今之學者為人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衛大夫蘧氏名瑗字伯玉蘧莊子無咎之子謚曰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孔子稱伯玉之行外寬內直正己而不正人汲汲於仁故寡過如未能子曰使乎使乎再言使乎者美使得其人也春秋於使不得其人則譏之若公子遂如齊至貆乃復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卑易艮象以釋子言君子謂三也艮三體震又體坎震為出坎為蹟狀為思故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行不高於言言不高於行言行相應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謂君子之道皆夫子身備有之道特自謙無能爾頻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齊侯大懼曲節從教此仁者必兼知勇也

子貢方人方正也以道正人行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賢勞也君子以義正我不暇正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患己無有可能之具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者可以為大夫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詐謂以詐逆度人也億疑也不逆億而亦先覺者是賢乎人也

為賢乎賢者貴能化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日在西方則鳥棲棲棲非一辭也孔子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故以鳥況人佞謂也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痛也痛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馬之才良者也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施行得理為德反德為怨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直者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晉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毓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刑僇之民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之仁以怨報德則刑僇之民以怨報怨者傳久失其本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道窮故歎世主無知我者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不怨天者知天之命己制作為後王法不尤人者人事之尼亦天命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謂述先王之道以作春秋起衰亂治升平以極太平人事治王道備精粗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公伯氏寮名魯人孔子為司寇使子路師師墮費寮蓋以子路欲弱疆臣愬於季氏子服景伯以告弟子子服氏名何魯大夫子服昭伯之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固故惑疑也言夫子故有疑意非特因寮之愬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言於寮吾力猶能誅之季孫之惑則不能解也陳尸曰肆大夫於朝士於市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天地閉賢人隱其次辟地不履危地其次辟人遠惡人世子曰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其次辟言長議言子曰作者七人矣作謂見幾而作七石門晨人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石門郭城外南郭門也晨門主門者為人晨人事晨夜開閉者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與不可道不可行此蕢可雖危起居不忘百姓之病故曰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多故見為不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磬樂石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

已而已矣鄙遠也硜硜古之磬字石聲磬以其聲名其器重言之則為磬磬矣磬磬言堅緻也世莫己知斯絜己而已何憂深則厲淺則揭厲履石渡水也揭揭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喻君子量而後入世為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時靈公老怠於政事不能用孔子故有動於荷蕢之言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諒陰當言梁闇梁闇謂因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古者偃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高宗殷王武丁也小乙

崩武丁立三年居梁闇不言政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已己百官也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夏殷此蓋尚書說命之辭篇名

皆然春秋之義歸君踰年即位與於朝會聘享不在譏貶若夫喪祭蒐獮之事必待三年然後行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聽子也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若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使從也禮以定民志故易從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敬其身也孔子告哀公曰君子言不過節動不過則如是則能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人謂臣也擇德而任官度材而定次百像稱職大工不曠是謂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百姓眾族姓也親百姓之身猶吾身百姓之人也之子猶吾妻子不以天下吾所養是謂安百姓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其難則必求所以安之春秋樂道堯舜之道故於病民之政雖小必書再本也

原壤夷俟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叩擊也脛下曰脛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

闕黨童子將命闕黨孔子所居黨名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夫子將猶奉命有所傳耶也或問之曰益者與疑其進於禮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位賓位先生年二十以上成人是也禮童子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為賓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言此童子違禮非求益之道乃其父兄欲速之為成人

論語注卷十五

德清戴望子高著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定公十五年孔子再至衛陳兵陳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俎豆禮食之器俎數奇豆數偶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武以止亂而已遂奔塡服仁者弗爲春秋之法善戰者服上刑故於取邑人國皆惡而月之明日遂行恐其有師命不可以請故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哀公元年孔子如陳居陳三歲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閒孔子在陳聘之將往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孔子弦歌講誦不衰乃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路惡孔子之聖至於困窮故慍見固故也子德爲濫濫過差也言君子進退中禮雖爲君子故有窮也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是多非與傳文者必約禮故又疑學而識也故對以爲然非多學不足以盡聖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約禮爲仁人道之本親親而齒齒尊尊而賢賢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也董子曰能說鳥獸之類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貫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貫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擬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德謂賢者人君知德者寡故能好德者亦寡以解子路之慍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董子曰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篤厚也晏子曰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州二千五百家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直也立則見其直於前謂若體不攝肘倚據也衡軛也據於軛謂若入里必式宗廟必式言無時忘忠敬然後道行

子張書諸紳大帶束要垂其餘爲飾謂之紳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

子曰直哉史魚史魚謂大夫公子鰌字子魚史其官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如矢其直如矢也史魚病且死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遷之從喪於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故言直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君子哉言伯玉之行成名爲君子也卷猶收也懷歸也善廢而不悔悔故有道則出仕無道則卷收而歸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躁知者知言知人故無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成仁成其仁道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於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天子無適非君諸侯出竟非君國滅君死之正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良工必假利器君子爲仁必假賢士大夫曾子曰人之相與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顏淵問爲邦爲後王法子曰行夏之時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故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明四時而闕三正變也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於魯史舊文特冠春王於正月上箸王道之端於鄙河陽冬言狩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萬物成可以狩也於鄙春言狩狩而特箸正月明夏之仲冬不宜狩以義微陽此春秋改周官仲冬大閱也獲麟春言狩而不箸月譏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正狩於冬也夏時今在禮記文約而指無窮春秋法其等用其忠也乘殷之路路車路之言正也殷有三路大路以祀先路以賓次路以朝皆木路在周爲五路始飾以金玉象孔子善殷質其質也古者封爵無諸侯車服以別之殷以先路封公侯以次路封伯子男唯大路爲王正車不以封春秋制爵從殷公一位侯一位伯子男同一位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遷人之義故合三從伯矣服周之冕冕禮冠形制晚故謂之冕晚也五采組十二旒

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冕黑白赤紺旒殷冕黑黃青紺旒孔子從周美其文也春秋於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恭讓之禮焉樂則韶舞功成作樂則法也異公子札聘魯見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無不幬如地無不載也夏時得天之正殷路行地之宜周冕人文之備至於韶舞告成功於天下者已韶者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爲治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躁之聲淫過也佞人巧讒高材之人殆危也鄭聲佞人皆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內大惡諱故不書齊人饋女樂而錄鄭詹自齊逃來以明遠之之義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遠慮猶知微也春秋之志絕亂塞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竊私也司馬季主曰才不賢而託官位稱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柳下惠魯士師展獲字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春秋於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爲國不以禮自後歷閔僖文三公四十餘年而錄其卒餘事皆所不著惡其竊位而削之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己厚責人薄則遠於怨咎春秋詳內小惡略外小惡以此

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人而不先事豫患曰如之何言其無遠慮以於安樂若齊景公如之何者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者奈何之事也事至奈何雖聖人不見用則亦末奈之何悠悠者天下皆然而無以易之故發歎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爲小辯慧也難矣哉言終無遠大也哀公徵學小辯以觀於政

孔子曰不可祖稷之主愛日

子曰義以爲質質根質也義謂之宜禮以行之禮緣義起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孫以出之敬讓以出禮若世子尊卑上下之宜

篤於學則三善皆得信以成之喜怒哀樂各以其類若天之四時以成信君子哉具此數者德可爲君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病猶患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責也董子曰春秋爲仁義法仁在愛人不在愛我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我無之求諸人與我有之非諸人皆人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名爲義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矜大也曾子曰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羣而不黨不黨不平均無比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奏言者必試以功不以人廢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者以身爲度可施於彼然後行之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以事其下所欲於下事其上不遠求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生於造惡譽生於造善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史篇也保氏教國子六藝四曰五御五曰六書車必同軌書必同文史之闕文所以善其書借人乘馬所以善其御周衰教士之法廢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言今亡矣夫以歎之

子曰巧言亂德巧言似德言故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若子般之於聲姬樂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言以道世則衆或好之正行不苟合則衆或惡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言先王之道待其人然後行董子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餓也學以謀道耕以謀食食雖防餒而凶或害之故餒在其中學則懷德行道藝以待取雖不謀食亦自無餒矣又恐人之爲貧而仕非行道也故復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而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足以及之而不能守其位不仁故也

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作民敬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猶行也禮者所以辯等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原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知猶用也大器不可小用小才不可大任凡春秋於蔡季紀季季友叔肸皆書字貴之明有王者當起爲天子上大夫可大任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所以養人而不仁則有粟不得食故民之仰仁政甚於水火也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蹈水火有時死蹈仁無或死者救仁最爲甚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急於行仁不暇復顧禮讓若救患周急之事楚司馬宋反擅君命與宋人平董子著此義云夫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諒信也君子居正而已言不必信若吳楚之君孔子稱之爲王而春秋書之則曰子唯義所在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事謂民事古者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子曰有教無類教人不以族類唯其賢古者王公之子孫不能正身行則加諸上位於禮義則歸諸庶人庶人之子孫能積文學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道不同如或遠或迎或去或不法是與不同而助爲謀是不忠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謂六辭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誓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達通也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周公告史佚曰達而勿多也

師冕見師樂師瞽者名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沙儀曰其末有師冕者名冕見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

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道謂禮也禮弟子相工則瞽者有相其徒爲之而言相師之道者謙辭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顓臾宿之後風姓魯之附庸國伐顓臾不見於春秋者封內兵不錄或以夫子言而止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有仕季氏久似可諫止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故夫子疑其不諫爲過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蒙山名地理志云泰山郡蒙陰西南有蒙山顓臾國在其下以界魯東故謂之東蒙矣主爲之神主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且在封域之中矣是社稷之山川之靈爲諸侯皆屬於王者附庸之君與公侯鄭大夫齒是有臣道禮所稱臣也何以伐爲諸公是矣董子述附庸之制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里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明欲伐在季氏已不能止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古之良史列次也審已才力只就官次不能則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言輔相人者貴能扶危扶顛明季氏欲之二臣不得聽之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匣檻也櫝櫝也喻季氏兵擅出於外仁義毀棄於內皆二子不能輔相之過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必爲子孫憂固謂險固顓臾在費西北登蒙山則下臨費邑故言固且近也此明季氏欲之已難救止之故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舍止也疾冉有先止言夫子欲之而必申明其故爲之辭說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爲政有緩有急則不均矣均者均平如一不患寡而患不安在位與民異心不比則不安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地邑民居參相得曰和周書曰山林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夫如是故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來謂勞來遠人鄰國徐苦之屬在封域外者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視遠若近無鄙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封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在門內蕭之言肅牆屏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禮唯天子諸侯得設之季氏大夫不得有屏蓋亦僭禮此欲伐顓臾事在桓子時其後果爲家臣陽虎所執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希少也十世謂天子道微缺政柄漸移至幽王爲犬戎所弒平王東遷諸侯始僭禮樂更相征伐不朝事天子天子之有唯祭與號而已自昭王至平王適十世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五世謂諸侯如魯三家專政齊陳氏得政約略計之亦不過五世春秋書沙鹿梁山崩以著下不能承上之應自後大夫交政篡弒接踵徧於天下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世謂大夫陪重也大夫之臣於諸侯故曰陪臣自僖公時夷伯爲季氏所僭立大夫廟天降大災不爲覺悟後三世至平子陽虎用事始代季氏執國之政令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議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也如晉季孫宿遂入運新城之盟信在趙盾吳梁之盟信在大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疾其末故正其本據其亂之志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言此者在定公之初年魯自文公失道威福下移至昭公出奔爲五世春秋待公命然後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凡四世故夫卒大夫以君君也三桓之子孫微矣時三桓之子孫有降爲微者也魯之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言此者冀將正本復始有王者作歸地而更新之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當言嬖便嬖左右給使令之小臣友善柔友諂佞損矣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諂佞辯以爲巧也同心

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君子慎取友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節止也禮以節外樂以制內知其所止則不僭不溢樂道人之善君子樂人有善若詳錄宋伯姬是傳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樂多賢友矣樂驕樂驕樂恃高位以自恣若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樂佚遊佚遊出入不知節若荊公如齊觀社是樂燕樂損矣燕樂宴私之樂若閔公與宋萬博婦人皆在側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君子謂人君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當躁從魯讀爲傲傲妄也孫卿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隱謂不疏其指孫卿曰可與言而不與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見之於無目者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敢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三戒者皆以防邪禁佚

調和心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人之於天以道受命不若於道則天絕之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當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凡春秋所書災異以人事占天道無慮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畏大人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春秋終始治桓之無王而絕衛侯朔吳梁之會惡大夫盟皆以著其無畏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謂三王之政教布在方策者當法而行之不敢變古易常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淺見不知天戒之所在故不畏狎大人狎媟狎也媟狎其君求爲容說而已侮聖人之言侮傷也輕也好變古易常以聖人爲不足法若魯宣公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上知之人性與天道若庖羲學而知之者次也次者困謂明有所擯困而學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之次於生知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下謂下愚斯離也次可漸上而知之此中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皆所以長天命也陽推五福以類降凡貌言視聽思心五者或失則逆及人心人心逆則五氣爲沴諸見於天故鴻範別災異之應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及猶逮也書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探試也知湯之熱而嘗試之若以指撓沸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終也隱居獨善以終其志仕則行義以通其道語者古語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千駟千乘也兵車稱乘乘有四馬公侯之封千乘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首陽山雷首之陽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有夷齊墓在焉其斯之謂與舉上事以證所聞語也景公始由崔杼得立後信陳乞之讒託舍見弒嘗善夫子之言而不能用故無德可稱合於探湯之喻伯夷叔齊讓國而逃非其君不事故民稱至今合於求志達道之喻魯定公亦景公之類也受國於隱如而不知討相夫子不能終其業不識定公言景公者所謂義不論上智不危身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陳亢汲汲於道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言未學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古者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至揖讓之際必稱詩以諭其志故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禮者所以立仁義之中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皆見晨省進見皆有常數及其長也易子而教皆所以遠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年十五曰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然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稱謂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寡小君適小君也以其爲公配故可以言小君當時諸侯妃匹不正稱號不齊故孔子正言其禮春秋之義法天之道陽尊而陰卑卑不得敵尊妾不得體君爲信公妻齊滕女而尊母成風爲婦以卑莊公故聖姜之至特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而不稱姜氏以著其禘破風之義含賵會葬王弗稱天以不正其爲小君其於秦人來歸襚亦然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南菁書院叢書

德清戴望子高著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陽貨季氏家臣陽虎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涂時何也禮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貨蓋以大夫之禮自處欲使孔子拜賜其門而見之孔子心不欲見而伺其亾拜之既還在涂中乃不期而相遇耳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寶猶道也迷行迷也兩舉不可皆貨自為問荅語耳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以貨意欲勸己仕故孫辭言將仕矣後定公九年貨出奔齊孔子始仕為中都宰為司空為司寇當貨執國命時不仕者所謂邦無道則隱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性者生之質也民舍五德以生其形才萬有不齊而皆可為善是相近也至於善不善相去倍蓰而無算者則習為之而非性也故君子以學為急學則能成性矣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上知生而知之下愚困而不學降才各殊不相移易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以絲播詩曰弦曲合雅曰歌時子游為武城宰弦歌以教民也夫子莞爾而笑莞爾舒張面目之貌曰割雞焉用牛刀惜其不得道干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小人庶民也古者鄉遂皆有學其俊秀者升諸司徒而為士使從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謂從行者與之而不為正言故云戲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臣背其君曰畔事在定公九年陽貨欲召子欲往貨弑齊時召者季氏使人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往也子路不說之往也子路不說季氏之專故曰無所往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畔而往也疾季氏畏畔者眾始謀用孔子故沮不往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敬王去王城入成周始號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如有用我者當繼文武之治豈獨為東周乎明天命已訖也春秋宜公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仁之為道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故必以於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於人侮慢天下言之乃極仁之量也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信者以恩相親信任保也民保之言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人君之道以益下為德曹羈曰寄於信不以城故春秋凡書城皆譏也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非施聚必有闕

佛肸召子欲往哀公二年孔子在衛佛肸為中牟宰晉趙鞅帥師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為范中行守使人召孔子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身為不善如范中行是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如佛肸是不入不入其黨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中牟晉范氏邑地近衛今河南湯陰縣西有其故城也言畔從趙氏辭子路問子之往將正趙鞅取中行君之罪邪抑助范中行合齊魯宋衛逐趙氏以弭晉亂邪如之何欲審處而後往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磨而不淄磨乃見其堅涅不淄乃見其白喻佛肸雖負畔名而不背所事較之比鞅挾韓魏以脅君者不曰堅乎白乎此明所以欲往之故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星名在河鼓東匏瓜繫天徒有瓜名而不可食吾非若是比也要當有用於世猶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矣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蔽障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居猶安坐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所學者先王之道詩書禮樂是也仁以親賢為務好仁而愛無差等則愚若墨者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蕩猶蕩蕩無津涯孫卿曰道過三代謂之蕩若鄒衍許行矣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信不度義必思復言則害道若尾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絞急也繩也急切繩人之過令難容受若齊國佐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 狂者闕行發若陽處父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 興者興起於物周公曰微言入心風喻動眾 可以觀 觀風俗之盛衰 可以羣 羣居相切磋 可以怨 怨刺上政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如風白華相戒以養及雅頌君臣之法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名散名也以其大別推而小別則物各有名名各有義不知其義則比興之意乖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周南首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六篇歌以合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本其德之初以宣王化使學者歌之習其聲可以知其德故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當牆鄉之而立也正當也面鄉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貴言而履之樂貴行而樂之樂章德禮達備董子曰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為質物為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

子曰色厲而內荏 厲嚴正荏柔撓外貌假嚴正而內心實柔撓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小人各以類別色厲內荏者譬諸眾小人則唯穿窬之盜可相比也窬門邊小竇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以其善原人意鄉里之人皆好之故謂之鄉原鄉原不直於己求媚於世甚於穿窬故曰德之賊謂足以亂德若少正卯者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入乎耳出乎口無著於心是棄德言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無哉 鄙小也鄙夫者猶言小丈夫矣與其也無哉言無鄙夫可共事君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 患無以保其位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無所不至言其諂佞邪媚無所不為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以其違於中道故謂之疾亡喪也古以為疾今則并古所疾者而喪之 古之狂也肆 肆遂也輕世遂志如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 今之狂也蕩 蕩猶放謂蕩放於禮法 古之矜也廉 矜讀曰堅堅謂自堅持也廉嚴利也 今之矜也忿戾 忿怒也反調為戾戾假也 古之愚也直 直謂徑行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詐者好以謀蓋人喪其所謂直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朱南方正色紫北方閒色北主幽南主明聖人背幽而鄉明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讒夫陰謀百姓暴骸

子曰予欲無言 希言若無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人易具四時震春兌秋坎冬离夏於十二辟卦見陰陽消息春秋以時月日施詳略之文不書者勝於書甚幽而明無傳而著故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務欲令人尋省自寤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 孺悲魯人禮士無介紹不相見孺悲欲見孔子不由其道故辭以疾 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將請也出戶出室之戶也取瑟而歌使其聞而自寤以禮來見也其後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言為至親執三年之喪為期已久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春秋閔公元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曰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言始不三年則自是魯先君無行三年之喪者宰我心非之故發問以明義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壞毀升成也改火四時變火也明堂月令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改火之故四時而五物焉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土生金秋行為金柞楢色白以象金金生水冬行為水槐檀色之以象水土位在中宮而為土王四時季夏者土之出位也五行各七十二日古者喪期無數後世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之恩加

隆故再期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於時喪制漸衰孝道彌薄魯以宗國莫之能正反循其失流極所至致有不能盡哀於期者雖引之三年俞失其本宰我閔其若此故反言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稻穀也五穀之中最貴者食稻衣錦天子諸侯之制言期後即盛饌美服於心有不安也宰我言安者亦隱其辭而反言之決是非於夫子曰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人君居至親之喪食不嚼妻不御者為不甘不樂不安故不為禮樂也今女以為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本自父母責予不仁以動人君之仁也舊說云人元氣起於子男從子右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立於巳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為夫婦其男自巳左行十得申故十月而生男女自巳右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男女寅為陽正中為陰正也又三年復歸於巳巳為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之故聖人制禮父母喪以三年夫三年之喪夫下之達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達謂自天子通於庶人愛吝也言予也何忽吝惜三年於其父母決其不然以明其所謂乃詭辭也

春秋傳曰三年之恩疾矣非虐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葬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賢勞猶勞於止不用心者傳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若邵缺納接菑于郪婁義弗克納引師而去之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亂謂以已力奪人之是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不當暴揚人惡春秋之義譏其重者而已惡居下而訕上者訕毀禮為人臣下者有謙而無訕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窒窒塞也不通知道窒塞於事曰賜也亦有惡也子貢明已亦有所惡惡

絞以為知者絞刺人過以為明知孔子曰惡不孫以為勇者不孫小人毀訾為辯絞急為知訐闇議是非君不循禮若下賤上賤犯貴惡訐以為直者訐闇議是非君子貴士文而謙謙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以形事人小人以力事人皆志不在義故為難養養使也禮君疾顧命不在側其營衛疾者皆臣子婦寺不得與以防亂也魯僖公薨于小寢絕於婦人之手則春秋非之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年在始仕而見惡行是終自絕於善春秋之義人道莫重於終始故輩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平生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

德清戴望子高著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殷畿內國名微子紂也賢家制爵三等公侯伯異畿內則謂之子比干紂諸父紂之非紂殺之微子去之其國箕子佯狂爲奴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救民也

柳下惠爲士師 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黜退也聘同姓之臣無去國之義惠爲展氏出自惠公故不欲違宗國也

齊景公待孔子 待止 **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 魯季孟皆上卿而季氏執政尤貴故欲待以二者之閒也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感景公君不君臣不臣國尤危故遂行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桓子季孫斯也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不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閒之桓子語定公爲周道游三日不聽政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不欲爲亟去待郊膰肉不至乃行春秋不書饋女樂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故唯去冬以見聖功之不成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接氏輿名楚之狂士孔子在楚歌過孔子之門 **曰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 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非時不見傷孔子生不遇明王見遂於魯長爲旅人故曰德衰矣 **往者不可諫兮** 往往世也諫猶正也言禍亂相尋已久不可以禮義正之 **來者猶可追也** 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乎明不可追莊周書引此歌云往世不可追來世不可待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已止見不可則當止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下下堂出門

長沮桀溺耦而耕 長沮桀溺亦楚之隱士耦合也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津渡處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譏孔子勞於道路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是孔子之徒與對曰然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悠悠行貌言今諸侯無足與有且而與爲者周行天下誰與易其俗邪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孔子以子西之沮去楚故目爲辟人之士惜其道大莫容故諷以從己辟世也 **耰而不輟** 耰覆也輟已也不以津告 **子路以告夫子憮然** 憮失意貌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世亂無父無君鳥獸其行者多矣故不可與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斯人之徒指沮溺言我非斯人之徒邪而誰邪以其不改常度故深許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假令天下有道則某何爲求易之明沮溺亦隱無道耳有道則見與己同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丈人長老之稱蓧芸田器以杖負荷之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古者謂大夫曰夫子夫猶傅也子者貴稱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分別也言四體不勤動五穀不分別不知誰爲夫子其意以譏切當世大夫也 **植其杖而芸** 植猶置芸治田也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丈人出行不在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 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 言其迷謬於大倫大倫謂君臣孔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君子之仕不合則去皆行其義也獨決於不仕則廢義君子雖知已道不行終不廢義故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 逸佚也以其世所遺佚故品其目爲王舉之封之於虞故曰虞仲其佚未聞豈亦讓國而逃者與春秋賢喜時欲通鄒以爲國猶武王志也尸子曰夷逸者夷說諸

20 A 叁合叁冊 155 板

之裔或勸其仕曰有賢則牛冕服冕以耕於野不忍被縛入廟而爲犧或說虞仲夷逸爲仲雍餌於蠻夷而遁逃非也 侏張柳下惠少連 侏張猶狙張言陽狂也以其佞隱玩世故品其目爲侏張矣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不降志辱身矣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非其斯而已矣 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故曰降志辱身中倫中乎倫類無數言中慮中乎法度無數行慮度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放言放肆其言不拘節制若莊周比矣廢動也隱居以求其志身中清也放言以免害動中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大師摯適齊 大師兼掌上堂下三樂者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三飯四飯侑食樂章名皆堂上樂各異師禮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天子日食無樂晝食晡食莫食有樂 鼓方叔入于河播鞉武入于漢 論語注十八 三

鼓鞉以倡笙管奏於堂下王大食三飯皆合奏鐘鼓播揚也發揚其音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師小師也擊磬與堂上堂下歌聲相應其職蓋眡瞭

周公謂魯公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周公在豐將沒顧命伯禽而作是言 曰君子不施其親 施猶弛也古者公族有罪則適甸師氏所謂門內之治恩掩義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明有功者不問賢愚皆當世祿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故舊謂君爲世子時入學舊所知者大故惡逆之事毋求備於一人 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故春秋於水旱螟螽一災不書傷二穀乃書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八士尹氏八士爲文武賢臣董子曰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質家親親積字於仲文家尊尊積字於叔八士學生故伯仲叔季兩兩相麗法四時不積字於仲叔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致猶授君制命臣受而行之不以危易所授若晉解揚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執操也操德不大不能橫而充之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亾亾死亾也不能爲有不能爲亾言其生不足尚死不足稱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可謂合於道距關也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子張以子夏之言爲過故以所聞於孔子之言正之汎愛衆而親仁故曰尊賢而容衆與其進不與其退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不保其往故曰嘉善而矜不能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然而其原皆出先王故必有可觀致遠恐泥執定於一而不相通故致遠恐泥泥謂泥溺於水不能自拔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亾月無忘其所能言日知其所失心操則存舍則失忘棄忘也孫卿曰積微月不勝日日不勝時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廣學而固識之切問而近思切勤也不知則勤問有道不能則近思諸身傳曰君子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行仁在其中矣仁道在遠求之則近故雖未及行仁而仁在其中矣

子貢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古者百工各有肆肆陳也陳其器物以便民用也百工居肆相觀而善故能造作成其事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學所以學士之宮也致盡也學以盡其道亦相觀而善如百工然古者四民勿使雜處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故其事治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猶飾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嚴然變謂若四時變化然嚴然矜莊貌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明於教令使民信之然後勞之厲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言爲君所信近乃可以諫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陷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陷諫非聖人所貴故曰吾從於諷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閑法也正也出謂用權人謂奉經小德雖有出入要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歸於正故曰可也董子曰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亾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削取平邑以之爲嗣君目曰莒人滅郳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謂也何歸之以奉鉅經耳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游言子夏弟子當禮之末節則可勝任若其大本則無足當之者本謂大禮如承大祭見大賓之類對洒掃應對進退爲末言也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傳符傳也倦字當爲券券誤爲倦券復轉作倦耳券契也古者門關出入用傳要約則用契傳以網帛爲之券以贖析之分持其一合以爲信言君子之授教先後有次序信若符契然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區品類也譬諸草弱木強品類各別喻教者授業隨人少長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誣當言憮憮同也兼也君子之道教不躐等不可兼而同之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言聖人於始卒皆得其序非今教者不然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言仕而優異則教此學謂教學而優異則仕禮三十而也禮七十致仕然後爲人師學而優則仕有室博學無力四十始仕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盡哀而止不以死傷生孔子曰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言吾友子張用力於仁爲人所難能然而未成於仁人之名孔子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言仁之難成久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高貌言子張行每爲人難與並數其不可及子貢稱子張之行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快可快不敖無告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致讀如致致致極也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故曰外除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孟莊子魯大夫孟獻子之子名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孝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忍亦重見先人之非魯宣公薨而遣歸父之家君子非之以爲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

論語注十九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陽膚曾子弟子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失其道失富之教之之道散放也情獄情也矜憐也禮司寇行戮告爲之不舉樂自責失道而致於刑春秋所責世子母弟直稱君是惡之者坐失教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不可以一罪言故曰甚下流地形卑下衆濁流之所歸喻上有汙賤之行乃衆惡人之所歸武王數紂之罪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是與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變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公孫朝衛大夫朝以夫子生知大聖疑無所學而然故問之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人誦法之故未墜於地墜隕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

不學大者詩書禮樂小者曲藝畜材皆文武之道之所散聚賢不賢各以其所見而志之夫子無所不從其學舉文武則禹湯從可知春秋憲章文王託始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故次王於春正者正三統之稱也而亦何常師之有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此制作之本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武叔魯大夫叔孫氏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宮之言穹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古者宮室貴賤通稱之闚猶伺也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室亦宮也辰內謂之家夫子之牆數仞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周官之法度廣曰尋度長曰仞尋人尺則仞亦人尺與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此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喻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門路門也路門內之東爲五廟其外爲九室九卿朝焉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

論語注十九

四

者丘陵也猶可喻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日月所照光及四表聖人之道亦然絕猶言棄也多猶大也量所以稱輕重大見其不知已與聖人之等量故自棄於日月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設問以究其實春秋傳曰易之則其言假之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何爲恭也

不慎也明當慮其所終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嫌言王天下故以得邦家言之春秋有臨天下之言有臨一國之言有臨一家之言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無所不統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已欲立而立人故立之斯立道通也通達之以德斯行矣綏安也德禮不易能安人則莫不懷來動之以禮使民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則莫不和順榮樂也生則歌樂死則哀痛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昔者孔子投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鄉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聖人德可配天爲民父母民失聖人若無天然故君如之何其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歷日月星辰所經歷也山歷以倚數故曰歷數在察也言歷數之倚短當察女身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允用也用極也永長也言爲政能用中和則德教極盡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此堯禪舜位之辭也傳曰大命之至其大事大史大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百以祭永年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舜亦以命禹舜亦以堯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履湯名也殷尚白未變夏禮故性用玄皇大后君也大君帝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靈子引湯說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帝臣謂賢良也蔽隱也簡猶存也有罪不敢擅赦有賢良不可隱蔽

當存察天心而予奪之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無以萬方萬方非所及也萬方有罪在朕躬察責化不至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予也謂周家所以賜予善人者甚富有謂誅紂之後大封功臣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武今周頌有賚篇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克殷時語也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以下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權稱也量斗斛也法五官之法度貴賤等級之度權量法度政之具官者行政之人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絕姓其公侯賢者子孫不當滅則興起在位卿大夫賢者子孫不當絕則繼其采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也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從而舉之加諸上位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治國家之本在尊賢使能封建廢天下無國世祿廢天下無家賓興廢賢能莫別所重民食喪祭重民國之本重食民之命重喪爲國之大經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說公正董子曰考之大事重祭爲禮之大經寬者謂之公孔子以春秋繼周之治譏權繼陟計事除費有益者謂之敏用田賦之屬薄法度如改制質文脩廢官如辨爵等王國百二十官之屬興滅國謂凡諸滅者當興也繼絕世如孫以王父字爲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封紀季封民如嘉言時叔脩季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惡書重食如水旱螟蝗大饑告糴有年之屬他穀不書雖麥禾獨書況重也詳脩飭疏卒葬奔喪會葬歸脤名隧重喪也詳禘祫烝嘗譏亡武宮世室厚壞重祭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尊猶曰遵遵循也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此辨治之似是而非者誠是則美王者由之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審問若是詳盡將爲後世法也下問從略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謂若制其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可勞凡以爲民也用之以禮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欲爲仁政而得仁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仁覆天下何言貪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衆賤者寡貴者小人謂爲民上及羣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衣無掇冠無免嚴若思以爲容威儀可則何猛之有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殘害也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教化當先施刑罰當後暴令致期謂之賊暴令疾也不寤戒而責加夫一民咨嗟王道爲虧況虐殺人乎不戒視成謂之暴曰前成爲視成王者爲政法天之氣有餘徐來不可卒疾慢令致期謂之賊不勤於令而使民急其事不覺盡期是有意陷民於刑故謂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猶當言遒遒聚也有以與人而吝嗇於出入情難之此有司事耳非君人之道也孔子曰加姓者重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董子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禮所以定人道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人之賢否以言類見不得其言明無以知君子若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止是非故長於治人能極其長則可達聖心得制作之

本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之謂也論語為仲弓子游子夏等其譏微言故往往具見制作之義君子撥亂世反諸正以興學為首故首以學而習春秋之始元正本以理萬事也古者大學明堂同處明堂天法禮度德法學以為政明堂之政也故次以為政治起衰亂莫先於正僭竊之誅明禮教之本故次以八佾為禮當帥天下以仁故次以里仁仁道不立則刑獄繁興雖有賢者猶不免罔圄因諸之辱故次以公冶長仁者宜在高位南面以興明堂之治則賢者進不肖者退故次以雍也明堂之法三代所同述古昔稱先王要皆歸乎六位時成終既濟定易與詩書禮樂春秋皆太平之正經也故次以述而行王政致太平以禮讓為本古之人有祿以天下不以易讓泰伯是也故次以泰伯先王崇四術孔子以設教性與天道知其人不待告故次以子罕德博而化積漸至於近升平之世則在朝在鄉皆能文以禮樂而成仁故次以鄉黨而居弟子數始於一成於十也因時做行禮樂當以質救文故次以先進能識禮樂之文德可王天下顏淵仲弓是也故次以顏淵有文事必有武備行三軍之任則子路可故次以子路文武道備上有賢君下不恥受祿故次以憲問積聚師旅以禁暴除亂非以玩武夫佳兵不祥物或惡之故次以衛靈公諸侯盜天子禮樂征伐之柄大夫亦盜諸侯禮樂征伐之柄災及戒社京師于吳楚頌聲不復作矣故次以季氏竊柄者大夫效尤者陪臣震夷伯之廟天豫戒之故次以陽貨天下無道亂臣賊子交政於中國賢者辟世亦固其職故次以微子仲尼賢於堯舜七十子皆公侯卿相之材可佐佑天子然而皆不當時故次以子張悲閔孔子身為素王欲使得如堯舜湯武為天下君致純太平故以堯曰終篇猶春秋文成致麟之指也明仲尼之道祖述堯舜也其書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蓋明託王之事三代改制質文之故以中堯曰之指顧其篇佚無得而紀焉

何休注訓

論語述

江雲龍

鄭齋叢書

مكتبة جامعة الملك سعود

敘曰後漢書儒林傳言何休注訓論語而何晏等集解兼采各家不及何氏惟北堂書鈔九十六劉氏逢祿論語述何引書鈔誤作六十六引何休文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云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二語今見集解爲孔安國義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自指何晏則書鈔所引亦是何晏傳寫誤作何休耳且小人儒即不賢識其小者而以矜名譏之亦似失實恭晃往讀春秋公羊傳注引論語文甚夥乃知何君深嘗此經或竟欲作注未及成書蔚宗作史據傳聞載之有此篇題爾愚因刺取公羊注並何君嘗盲廢疾所引論語諸文皆次錄之略加引伸以存梗概其何君所未言不敢補入一語者蓋其慎也武進臧氏庸拜經日記謂何君止通今學宜爲魯論案古論哀公問社魯論作問主解爲廟主何君公羊文二年解詁釋練主用栗即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說之則爲廟主無疑是尤爲魯論之確證云同治癸酉季春寶應劉恭冕識於經心講舍

公羊僖十年王正月公如齊注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

公羊閔二年注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案宋翔鳳論語發微云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

公羊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明雖事人皆當合禮

公羊宣八年傳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注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

公羊文十二年惟一介斷斷爲無他技注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案鄭注大學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與何同

公羊隱三年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注云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案何意謂經書日有食之是闕疑不言月食是慎言其餘

公羊宣六年注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公羊襄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陳侯逃歸注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

案陳侯事楚背晉故何引論語說之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明其實以夷狄之彊會諸侯尚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生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是何意夷狄兼指吳楚劉逢祿論語述何云夷狄之者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狄之偏劫大子之使則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朝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言朝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若子之所與也書滅亡國之善辭言當興也案劉說夷狄諸夏以有禮義無禮義別之不必以夷狄爲四荒所在也亦就何義引申之

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豕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

案論語言吾不與祭是有攝祭可知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元注全同包注今鄭注輯本犯采人愚非就賈此疏所引論語注繹之明謂孔子仕爲大夫得使人攝祭也今劭公引以證士禮劉逢祿述何義）

何休注訓論語述　三

望論語注皆用之　非論語之旨

公羊文二年云練主用栗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案此引文是論語作問主松柏栗皆宗廟練主所用不謂社主也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左文二年疏引論語家張包周等並爲廟主與白虎通何休公羊注同則皆魯論說也古論作問社見許慎五經異義鄭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與魯論說異　松容柏迫之義與白虎通松爲悚動柏爲迫促略同疑亦魯論家所傳之義然究不免附會五經異義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灃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許鄭解論語此文皆以爲地所宜木其說塾允

殺梁廢疾云孔子曰若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

公羊昭二十年傳惡惡止其身注不遷怒也

公羊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此已取穀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僖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强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何休注訓論語述　四

公羊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注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齋戰疾

公羊哀三年傳刖瞶爲無道靈公逐刖瞶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注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案此引論語以正公羊之誤

左氏膏肓云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

公羊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何休注訓論語述　五

公羊隱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

公羊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

公羊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柰何蓋以築防也注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公羊昭十二年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案此引毋意謂意度之也意與億同義

公羊襄二十九年云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

案鄭注論語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是古論作瓜屬上疏食菜羹爲句祭爲句魯論必祭爲句臧庸拜經日記謂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馬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排今本改之

穀梁廢疾云廄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

何休注訓論語述　六

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

案此知何讀不問如字

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

案如何義不可則止謂去位不仕也顓臾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義同

公羊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吳日昧久

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難孝子之情也

案包慎言論語溫故錄依何氏意似訒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云訒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半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半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卜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訒而言之蓋訒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如包君所測爲之猶言處之也

何休注訓論語述　七

公羊文三年爲諼也注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公羊宣十年冬饑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庫贍振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公羊成十五年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左氏哀肩云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

公羊襄五年云吳何以稱人吳僭人云則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

公羊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公羊隱元年注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　成十五年云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

何休注訓論語述　八

公羊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案此言近者說遠者乃來也劉逢祿述何云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此其義也

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

案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

公羊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黨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

者惡之

案述何云言行本於鄉里春秋書鄉黨之法不以微者略也本此注

公羊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司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此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案述何用此注

公羊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何休論語述

公羊文九年以天子三年然後聘三年然後娶於共封內三年稱子之宗孝子之心也三年不忍言也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謂也十日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

案漢書五行志劉向以[illegible]家敵而起盡宗陰之哀天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何謂伏生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何為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喪[illegible]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鄭注書無逸云高宗闇轉作梁闇相謂之梁闇謂廬也又注論語云諒闇諒闇因廬也如鄭此說伏生傳作梁用本字[illegible]皆段借今無逸作亮陰亮陰亦段借文選閒居賦今天子亮闇之際李善注解為寒涼幽闇此望文為訓

公羊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書甚侵也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非未成者伯當壹之而已

案白虎通誅伐篇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元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illegible]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與同義合

公羊隱二年公會戎於潛注所傳聞之世外離[illegible]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　又記[illegible]輸來逆女注內逆女當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書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　僖二十七年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

何休論語述

曰者杞屬修禮[illegible]者陳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illegible]之

公羊昭二十九年冬十月葬濮邪之地是為[illegible]之[illegible]焉爾注不諱書貴臣[illegible]而納之殺恥不[illegible]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illegible]而患不安其本乃[illegible]子圍成失大得小而不能[illegible]

公羊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墮費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

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注君臣言朋友者陽尊本以

朋友之道爲子肖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案此謂人君以臣爲友也後漢書爰延傳故王者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悅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亦以三友者君臣言

公羊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荀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復反覆淫者失道人之善也孔子曰益者二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何休注訓論語述　十二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樂宴樂　桓二年云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重逼戮彰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　僖二年城楚丘注復張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　成九年晉人來歸鍾伯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

案戴望注云傳曰春秋繁露而不殺者正也

公羊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於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案此解天命主禍福言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蹊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遇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祭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亦是主禍福與何義同

公羊莊三十二年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

何休注訓論語述　十三

注再言夫何敢者反覆思維且欲以安病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公羊僖四年注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

案徐彥疏云敏審也

公羊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未三年也注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公羊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閒之定公聽孕桓子

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

案劉逢祿述何云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焉從何前說　史記孔子世家敘此事在定公十四年何此注亦同也江永鄉黨圖考獨以世家為非云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為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蘇之

何休注訓論語述　三

魯定公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若之為云魚貫在十三年春書郊當在春故經不書當以為世家為是

公羊文十二年云秦伯來聘注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公羊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為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公羊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禮聖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為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公羊桓二年云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公羊隱元年傳隱長又賢當大夫扳隱而立之注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但治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何休注訓論語述　四

何休注訓論語述終

論語異文攷證

論語異文攷證總目

卷之一　學而　爲政
卷之二　八佾　里仁
卷之三　公冶長　雍也
卷之四　述而　泰伯

總目　一

卷之五　子罕　鄉黨
卷之六　先進　顏淵
卷之七　子路　憲問
卷之八　衛靈公　季氏
卷之九　陽貨　微子
卷之十　子張　堯曰

總目　二

嘉興馮登府養

不亦說乎皇侃本作悅後竝仿此攷文據古本同作悅案說文說說釋也一曰談說於懌字曰說也蓋喜悅字多假說字悅字許氏不收當从說爲古皇本于先進篇又作說

有朋自虎通辟雍引作朋友鄭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似有友字釋文有或作友非案有友古通荀子大略友者所以相有也注友与有同義鹽鐵論引

春秋傳季友作季有是也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云呂春秋貴直論有人自南方來句法相似作有字爲正案漢婁壽碑云下學上達有朋自遠竝用論語文盧氏之說可信

其爲人也孝弟釋文弟本或作悌下同皇侃本高麗本作悌案說文悌下徐氏曰今經典通用弟悌是新坿字當作弟詩大疋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孝悌而犯上者鮮矣邱光庭兼明書亦作悌日本正平本亦作悌攷文據古本同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建本引爲孔子語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後漢延篤傳北史孝行傳序隋書孝義傳序竝引作孝悌孝經序疏北史引與作歟七經攷文曰足利本作其仁之本與陳暘樂書引作孔子語

其爲仁之本與漢書延篤傳及初學記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竝作爲人案古仁人通論語中如不知其仁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皆作人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引作人漢韓勑碑四方士

仁卽士人則又以人爲仁此經上言爲人下言爲人之本義本相貫作人字爲長攷文引足利本無爲字

鮮矣仁皇本作鮮矣有仁攷文據古本同案包注及疏亦云鮮矣有仁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皇本正平本交下有言字攷文據古本同

傳不習乎釋文引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案說文傳从人專聲傳本有專義又攷後漢書鄭元傳

注傳曾讀爲專鄭注傳古文作傳攷儀禮覲禮四傳擯注傳故書爲傳杜子春云傳當爲傳書亦或𠂤爲傳禮檀弓注何傳乎釋文傳一本𠂤傳知傳專古今文通耳

道千乘之國釋文道本或𠂤導注及下同皇侃本高麗本同𠂤導攷文據古本同案古道導通易繫辭道濟天下鄭注作導石鼓文銘數導字皆讀爲道此道字本讀如導乘漢石經𠂤案案說文本𠂤案敬事而信宋石經敬𠂤欽下放此此避諱作也

使民以時唐石經民𠂤巳後放此亦避諱也

出則弟釋文弟本亦作悌皇疏本𠂤悌攷文据古本同司馬光荅孔文仲書王然勸學文引並同然悌字說文所無𠂤弟爲正

汎愛衆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𠂤氾案說文泛浮也汎浮貌汎濫也三字義殊王逸楚詞注云氾氾普悉衆也左傳正義𠂤氾爲正今𠂤汎假字也

則以學文荀悅漢紀孝元帝論引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

無友不如己者釋文毋友本亦𠂤無下同宋刻九經本同𠂤毋案古毋無通用然毋者禁止之詞𠂤毋爲正

子禽問於子貢曰釋文貢本亦𠂤贛音同案說文贛賜也貢獻功也尒正貢賜也釋文云本亦𠂤贛太平御覽五百十三引𠂤贛古人名氏相配端木氏名賜則字當𠂤贛左傳樂記漢書論衡漢石經並𠂤子贛

抑與之與漢石經抑與𠂤意予案意与抑通說文徐鍇通論意猶抑也含其言欲出而抑之也韓詩十月之交篇抑此皇父云抑意也鄭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噫亦即意周頌噫嘻定本𠂤意嘻外傳周語抑人故也新序禮容語篇𠂤意人故也是也與予亦古同用周禮凡賜與之與與奪之與並𠂤予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宋石經避諱讓作遜下放此

夫子之求之也足利本作夫子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足利本已其諸異乎人求之與皇疏本與下有也字史記弟子傳與已也皇疏本又已人之求之也與七經攷文曰一本已求之也與

知和而和三句公羊傳宣九年何休注引此已孔子語漢石經已亦不行也無可字

恭近於禮二句說苑修文引已孔子語

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傳及張說碑已姻案左傳襄公四年伯因史記夏本紀正義引世紀已伯姻

白虎通嫁娶姻猶親也廣疋釋詁因親也我行其野詩不思舊姻白虎通嫁娶已不惟舊因蓋二字古通說文繫傳亦已姻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孔安國本及皇本宗下有敬字孔注本云亦可宗敬蓋古本如是

君子食無求飽儀禮公食大夫禮賈疏君子已學者無佗不案鄭注學者之志有所不暇疏引經文仍已君子不字較無字更切直

可謂好學也已漢石經也已已矣皇本已可謂好學也已矣筆解已可謂好學也矣

子貢曰皇本曰上有問字皇疏云子貢問言云云邢疏子貢以爲善故問夫子則古本當有問字也

貧而無諂二句史記弟子傳二句互易諂說文讇諛也或省佗諂

未若貧而樂皇本高麗本足利本樂下竝有道字唐石經初刻脫道字後亦旁增案集解引孔注云能貧而樂道孔傳古論者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後漢東平王論竝言貧而樂道文選幽憤詩樂道

閒居注引論語貧而樂道是皆与皇侃諸本合其爲古論可知然攷前漢書引此句無道字鄭注樂謂志於道亦無道字此从魯論故與孔異也

子貢曰詩云七經攷文云古本云佗曰

如琢如磨釋文摩一本已磨案摩是磨本字易繫辭剛柔相摩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左昭公十二年傳摩厲以須前漢董仲舒傳摩民以誼梅福傳厲世摩鈍漢州俌碑所謂摩而不磷張公神碑刊鑿涿摩卽琢磨華山廟碑文字摩滅竝以摩爲磨之

證

其斯之謂與皇本與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告諸往而知來者正平本者下有也字皇疏本攷文

據古本足利本竝同

不患人之不己知中論攷僞引知下有者字皇本知

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患不知人也釋文巳患不知也云本或巳患己不知

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案正平本巳

患己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皇本引王肅注曰但

患己之無能知也此注各本竝脫疑古本巳患己

臧氏琳云患不知与不我知也如或知爾不患莫

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皆有人

字亦淺人所加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釋文共鄭巳拱俱勇反案攷文

補遺据古本巳拱孟子盡心篇注呂春秋有始注

俱巳拱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二注俱巳拱太平

御覽天部治道部同巳拱案古恭敬之恭供具之

供拱手之拱竝假借巳共拱字說文所無巳拱非

古也鄭蓋从魯稱文反切皆陸氏羼入非原引文漢時未有反切也

一言以蔽之攷文據古本蔽巳弊疏云此章言爲政之道在去邪歸正

合上章爲一

道之以政文選二十八將傳論及蓮華經維摩詰所

說經音義史記漢書酷吏傳序後漢杜林傳穀梁

莊八年注引道字竝巳導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

本竝同案道假字然漢石經亦巳道巳導非古也

又後漢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傳論引亦巳導下節同

有恥且格祝睦碑巳且恪洪氏适云与魯論不同殆

亦借用案西漢書巳有恥且敬敬卽恪義費鳳碑

有恥且洛隸辯云尒正格至也玉篇方言洛亦訓

至古蓋通用

而志于學漢石經于伦乎高麗本巳乎論衡寔知引

巳乎義疏本白虎通辟雍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御

覽學部俱巳於翟氏灝攷異曰此經自引詩書外

例用於字今獨爲于疑乎字之誤

三十而立漢石經巳卅案石經於二十三十四十字

多巳廿卅冊唐石經亦然高麗本亦巳卅

六十而耳順筆解云耳當巳尒猶云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義疏云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讀從爲縱案正平本巳縱注同翟灝攷異引柳宗元集王安石進戒疏及東觀餘論蘇轍古史孔子傳樓鑰攻媿集引竝巳縱心案云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從字讀去聲以縱心爲聖境之神妙僅一見于斯說六朝人喜談莊列皇氏染焉又云釋文從字無釋唐宋人乃紛紛若此集注所以持正其音而曰從如字

我對曰無違無漢石經巳毋案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竝巳毋攷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毋巳無此巳毋者禁止詞于義較切急

樊遲曰漢石經遲作遲案說文遲从辵从犀籀文从犀巳遲隸變从籀文也費鳳碑栖遲歷稔与石經同

祭之以禮論衡問孔禮運正義孟子公孫丑葬魯章指引竝無此句

孟毋伯問孝章藝文類聚人部四孝類引巳子游問孝子曰父毋唯其疾之憂唯集編纂疏本及宋張氏栻論語說本巳惟案唯惟通

不敬何以別乎漢石經以作叫無乎字案以隸變巳叫諸本皆有乎字疑石經脫去也

先生饌釋文饌鄭作餕音俊食餘曰餕案說文簋食具也重文巳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簋即簋皆巳餕是簋爲饌之本字餕爲饌之古文說文不入餕字馬注巳饌古論也巳餕者魯論也

回也不愚皇本愚下有也字攷文据古本同人焉廋哉漢石經下句無哉字案此是重文漢石經當脫去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正平本作冈釋文罔本又巳冈殆依義當巳怠案篇海网字亦巳冈說文网或从亡則罔或字网本字冈又网之省文也殆字何晏訓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

神疲殆知本訓劵怠之怠故陸云當巳怠也巳殆者假借字

斯害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

晉書索紞傳攻乎異端戒在害已孫奕示兒編已止也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

誨女知之乎節韓詩外傳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爲子路初改服入見時語

不知爲不知皇本不知下有之字攷文據古本同

子張學干祿史記弟子傳學巳問

何爲則民服七經攷文曰古本服下有也字

舉直錯諸枉釋文錯鄭本巳措投也案包云錯置也說文措亦有置訓鄭訓投義竝不殊漢書錯措二字每通用又竝巳厝漢地理志五方雜厝晉灼曰古錯字賈誼傳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注厝置也集韻厝同措後漢梁鴻傳文選闕中詩注詩閔予小子正義引論語竝巳措費鳳碑亦曰舉直措枉禮樂記舉而錯之陸云本又巳措同措是本字錯厝竝假借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巳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閻若璩曰以與也

臨之以莊則敬皇疏本臨下則下竝有民字攷文據古本同

則勸正平本皇侃本竝巳則民勸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風俗通過譽歐陽歙曰舉善以敎則不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舉善而敎仲尼所美多以敎字絕句

書云孝乎惟孝漢石經及皇本足利本乎巳于攷文据古本同釋文孝于如字一本巳孝乎案包注曰孝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劉本巳孝于惟孝斷句班固白虎通亦云孝于惟孝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亦是拙者之爲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及陶潛明鄉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此以惟孝絕句爲不可易者但于誤乎其來已久惠徵君棟曰後世儒者据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惟

孝屬下句以合之又引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云云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爲絕句者然攷閻氏若璩引論語異讀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眞宗朝張齊賢奉詔巳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偁焉之語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巳句是不以晉時所出君陳而易之也今尙存包注及石經皇侃本古讀之不失賴此耳唐楊珣碑亦有孝乎惟孝四字句

施於有政後漢郅惲傳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曰論語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義疏本政下有也字白虎通五經章引亦有也字正平本巳是亦爲政也奚其爲政也其下旁添爲字案釋文於奚其爲爲政也云一本無一爲字与正平本正合

大車無輗新序節士巳大輿案車輿古通詳後

小車無軏案說文軏字云車轅耑持衡者从車元聲五經文字云軏軏音月轅耑上說文下見論語及釋文隸省軏字說文所無巳軏爲正車新序巳輿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釋文云一本巳可知乎鄭本巳可知無也字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宋石經避諱殷巳商後放此漢石經損巳損此隸變也

雖百世可知也皇本世巳廿鈌筆蓋避唐諱皇本可上有亦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御覽禮儀部引亦同

無勇也正平本少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終

是可忍也御覽居處部引無也字

以雍徹詩雍𠂤雝釋文撤本或𠂤徹案皇邢竝𠂤徹說文徹通也一曰相勢發也依義當𠂤勢徹是假借字撤字許所不收鄉黨不撤薑食唐書高宗紀減膳撤樂正与此撤字同不撤薑食南宋本𠂤徹

天子穆穆皇疏本穆穆下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案矣字誤衍

喪與其易也魏書禮志引無也字俞炎書齋夜話曰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与易蓋相似也包注易和易也

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衡問孔𠂤不若諸夏之亡公羊傳襄公七年注詩苕之華正義劉逵三都賦注引俱無也字

季氏旅於泰山班固述贊曰大夫臚伐岱矣伯僭畤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大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𠂤臚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爲旅大山之旅後鄭曰旅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二讀互異蓋臚即旅也逸周書謚法解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受臚即受旅周書盧弓左傳𠂤旅弓皆同字之證玉篇廣韻竝云祗祭名論語𠂤旅案說文有旅無祗旅即祗之假借字女弗能救與皇本高麗本女弗𠂤汝不攷文據古本同案女汝通集說本亦𠂤汝弗不古亦通金縢王有疾弗豫孔傳𠂤不念大疋不識不知賈誼新書𠂤弗識弗知穀梁哀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唐石經弗𠂤不

嗚呼釋文云本或𠂤烏乎音同案說文烏部孔子曰烏眄呼也取其助乞故以爲烏呼古文𠂤於古文尚書烏𠂤於嗚字口部所無呼古文尚書𠂤戲𠂤乎者假借字也

美目盼兮唐石經盼𠂤盻集編纂疏本明葛刻集解本校勘記據十行本竝同案說文盼从目分聲引詩美目盼兮盻恨視也二字義別𠂤盻者非也

繪事後素釋文繪本又巳繢同案繢繪古通周禮司
几筵繢純注繪畫也攷工記畫繢之事後素功注
引論語巳繢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巳繢禮深衣
衣純以繢注繢讀曰繪玉藻緇布冠繢緌注繢或
巳繪漢書食貨志以繢爲皮幣注繪五采而爲之
文選神女賦注引蒼頡繢或爲繪皆是然攷說文
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巳繪繢織餘也兩字義殊
繪事當巳繪說文引論語亦巳繪書巳會文選注
引鄭氏注繢讀繪是舊巳繢鄭以爲非義故曰讀

爲繪也唐崔鍛北岳廟碑亦引繢事後素
起予者商也漢石經無者字案石經當脫去
杞不足徵也正平本巳杞不足徵史記謂夏禮節夫子序書時語無文獻不足一句
吾不與祭董仲舒繁露祭義引孔子曰吾不與祭祭
神如神在捫蝨新語以祭如在二句爲古語
周監於二代史記世家無於字漢書儒林傳巳二世
代是唐人所改避太宗諱漢書猶存原文後人未
盡改耳監漢華山碑巳鑒案詩我心匪監釋文本
又巳鑒殷鑒不遠漢谷永傳引巳監二字古通用
郁郁乎文哉汗簡引古論語郁巳馘案說文馘有文
章也臣鍇云郁郁乎文哉本巳馘假借郁字後漢
書靈帝紀大常河南孟馘爲太尉咸陽堯廟碑河
南匽師孟府君郁卽其人也後漢書荀彧袁宏漢
紀巳荀郁彧卽馘之省郁說文右扶風郁夷也是
馘之假借字桂馥曰馘郁古今字非也
子入大廟漢石經及皇侃本並巳太通本毛本葛本
同案古泰字太字並巳大讀爲太此巳太非古也

釋文云大音泰明非太字唐石經及岳珂本並巳大
射不主皮攷異云儀禮鄉射禮篇禮射不主皮上有
禮字案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疏有禮字經文脫
去耳余攷疏述經文無禮字翟說非也爲力不同科馬曰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三科爲字讀平聲
爾愛其羊唐石經爾巳女案皇本高麗本及漢書律
歷志注引巳汝攷文據古本亦巳汝汝女同
人以爲諂也高麗本無也字
哀而不傷鄭康成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

傷其愛箋詩云哀字之誤當爲衷衷謂中心怨之

鄭先注論語後箋詩兩說互異

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社鄭本巳主鄭曰主田主謂社案孔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孔所本古論語無主字鄭所據魯論也攷周包張等竝以爲廟主而春秋文二年丁丑巳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休杜預卽引論語此文爲證亦用魯說案此哀公第問社義宰我以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邢疏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也鄭氏雖从魯論謂田主卽周禮大司徒言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非以木爲田神木主故鄭曰謂社仍从孔說也攷社主用石不用木安得以木爲主司徒所言以木名社者蓋謂以松曰松社以栗曰栗社之例朱子本孔注而增以爲主三字謂以樹爲社主遂啓異說矣當以古論爲正

使民戰栗皇本高麗本栗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管仲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篇巳筦案說文管如篪六孔筦筝也二字義別然古通用漢書食貨志上筦子曰注地理志河南郡中牟注劉向傳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注賈誼傳筦子曰注竝云筦与管同漢禮樂志鐘石筦弦鼗錯傳齊桓公得筦子谷永傳昔龍筦納言皆以筦爲管詩執競磬筦將將說文引巳磬管聲聲知古二字通用

焉得儉皇本高麗本儉下有乎字攷文據古本足利本同

然則管仲知禮乎義疏本然則上有曰字足利本高麗本攷文據古本竝同御覽引論語曰或謂管氏知禮乎

邦君樹塞門漢石經邦巳國下同此爲避漢高帝諱而改

管氏亦樹塞門攷文據古本亦下有有字

有反坫毛本坫誤玷

孰不知禮皇疏本禮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子語魯大師樂曰注疏本大𠂤太通本及毛本葛本
竝𠂤太七經攷文補遺曰古本語𠂤謂
樂其可知也皇本也下有已字攷文據古本古訓據
高麗本竝同攷文又據足利本已在也字上
翕如也五句史記世家曰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
繹如也以成略去三也字
從之釋文鄭曰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案何曰
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是鄭何同也
史記及後漢書班固典引注竝𠂤縱之四書湖南

講云從讀如字是接連箸始作不閒歇也
純如也唐石經避憲宗諱𠂤純
以成皇本成下有矣字攷文據古本同
君子之至於斯也皇本高麗本也𠂤者攷文據古本
同
何患於喪乎劉敞七經小傳曰喪讀如問喪之喪失
位爲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曰喪也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七經攷文云古本無也字案此
指高麗本而言

又盡善也漢書董仲舒傳引也𠂤矣上矣下也語意
不同錢宮詹大昕謂當是古本今漢書亦改𠂤也
惟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与景祐本同攷文
云古本也上有矣字
里仁爲美高麗本美𠂤善文選潘岳閒居賦注亦引
作善案集解引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
之里是爲善也閒居賦注引𠂤人之所居當避諱
而改義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
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案此鄭本𠂤善猶有

高麗本及集解可据也
擇不處仁思元賦注𠂤宅案王伯厚云張衡思元賦
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蓋古
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
而何晏从之當以古文爲正案劉璠梁典署宅歸
仁里亦𠂤宅字鄭注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
得爲有知也是鄭意以宅爲擇蒙謂依古義里宅
是重文不知宅亦有擇義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
營之宅又通度度有求度之義也唐銀青光祿大夫口憲墓志宅

乎中庸卽
擇乎中庸

焉得知皇本高麗本𠂤智下知者同說苑貴德引文
𠂤智御覽人事部同案論語多知字借字也孟子
多智字本字也依說文當𠂤智
不可以長處樂七經攷文曰古本樂下有也字
惟仁者皇本宋石經宋刻九經惟𠂤唯翻宋本及唐
石經論語解本集說本十行本竝同案說文唯諾
也惟凡思也毛詩多用維字尚書禮記用惟字左
傳論語多唯字此古今文也

無惡也漢石經無也字案高麗本亦無也字釋文惡
如字又烏路反
不處也論衡問孔刺孟竝引𠂤不居也後漢陳蕃傳
鹽鐵論竝𠂤不居也
是人之所惡也高麗本無也字下不去也亦無也字
阮氏校勘記曰是人之所欲也及下是人之所惡
也兩也字疑後人所加初學記十八文選幽通賦
注引此二段皆無也字又晉皇甫謐王沈二傳竝
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亦無也字又後
漢李通傳論陳蕃傳注晉書夏侯湛傳文選鮑照
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四百七十一單引此句亦無
也字四書攷異云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
未必不謀盡同也恐是當時傳本如此校勘記又
以古人引書每多節省況有義疏可證以攷異爲
非余謂高麗本無也字可據以知古本實無也字
校勘記前說是也不去也疏不可違而去之本無
也字皇本之下有也字不處也疏亦云則仁者不
處亦無也字皇本處下有也字是与高麗本不同

也
我未見好仁者漢石經無者字案石經于下句惡不
仁者有者字疑古本如是
其爲仁矣三國志顧雍傳注曰惡不仁者其爲仁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皇本仁下有者字攷文
補遺据古本同力不足者皇本下有也字高麗本
亦有也字攷文据古本有也字文苑英華盧照鄰
乞藥直書引亦有者字
蓋有之矣皇本高麗本矣𠂤乎

人之過也皇本高麗本人𠂤民案人字沿唐諱而誤
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𠂤人案古人仁本通
此𠂤人字較明
夕死可矣漢石經矣𠂤也案皇本引欒肇注云誠令
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則亦𠂤也字
君子之於天下也白虎通諫諍佗君之於臣無適無
莫義之與比
無適也無莫也釋文適鄭本𠂤敵莫鄭音慕案古適
通敵禮燕義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

義也注讀爲敵雜記大夫訃于同國適者注適讀
爲匹敵之敵謂爵同也史記范雎傳攷適伐國田
單傳贊始知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敢距
義亦𠂤敵人之敵荀子君道篇天子四海之內無
客禮告無適楊注適讀爲敵李斯傳羣臣百官皆
畔不適徐音征敵之敵是並以適爲敵之證莫欒
文引鄭注謂無所貪慕何晏亦本此訓莫慕一聲
之轉當云鄭讀爲慕不當云音也范甯以適莫爲
厚薄一切經音義維摩詰經上適莫注謂無人無
相也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猶慕也亦本鄭注
義之與比皇本比下有也字攷文据古本同
君子懷刑漢石經刑𠂤刑案說文刑罰辜也从井从
刀刑剄也二字義別刑罰字當从并并法也說見
余漢魏石經攷異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漢書劉愷班昭傳賈逵上
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
傳曹世叔妻上疏曰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
政乎何有

患所以立王苻潛夫論貴忠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
己不立
不患莫己知皇疏本高麗本知下有也字案皇本注
亦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吾道一以貫之皇本高麗本之下有哉字七經攷文
云古本之下有哉字蓋指此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風俗通過譽篇引孔子曰君
子之道忠恕而已金樓子立言篇亦以君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爲孔子語

見賢思齊章御覽人事部引論語見上有君子二字

七經攷文云古本不賢下有者字此卽指高麗本又敬不違皇本敬下有而字攷文据古本同攷文補遺又据古本敬下有而以二字

勞而不怨攷文補遺曰古本無而字案此指高麗本不遠游七經攷文云古本不上有子字案皇本正巳子不遠游

可謂孝矣攷文補遺云古本矣巳乎

古者言之不出皇本巳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攷文据古本同又云一本無古下之字高麗本出下有也字案包注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或古有妄字

不可不知也文選閒居賦注引無也字

以約節漢書外戚傳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無矣字後漢書王暢傳以約失之鮮矣注曰論語文

君子欲訥於言史記萬石君張叔傳欲訥於言注云訥字多巳詘玉篇訥或巳吶一切經音義十一訥古文同吶漢書瑕邱江公傳集注吶古訥字集解引徐廣亦云訥字多巳詘案說文訥言難也絀絳也吶字許氏不收巳訥爲正漢書注以吶爲古訥字非也巳絀者假借也

事君數鄭注數數己之功勞也梁武帝本此說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終

子謂公冶長論衡問孔謂巳曰長家語巳萇案范甯曰公冶名芝字子長古人名字相配似从萇字爲正然攷隰有萇楚尒正巳長楚後漢書靈帝紀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河閒王開傳巳長西魏歧法起造像記無病萇年東魏敬使君碑陰萇社令皆長字二字古通

雖在縲紲之中唐石經紲巳絏此避唐諱絏唐以後字也釋文及皇本高麗本南宋石經尙巳紲縲仲尼弟子傳巳累漢書司馬遷傳巳纍說文纍一曰大索也縲是纍之別體累是絫之隸變巳纍爲正纍通羸易大壯羸其角馬注羸大索也鄭本巳纍

邦有道不廢二句史記論衡述兩邦字竝諱國刑戮攷文云古本巳劉

子謂子賤章史記弟子傳無若人二字新序雜事引巳君子哉子賤

賜也何如攷文補遺曰古本巳如何史記弟子傳巳賜何人也古本即高麗本

女器也皇本女巳汝案女汝同

瑚璉也說文巳楗徐鉉曰俗巳璉案古祇巳胡連春秋左氏傳胡簋之事禮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漢禮器碑胡輦即胡連惠氏棟九經古義言之詳矣攷胡連本瓦器而飾以玉賈公彥謂亦以木爲之知从玉从木竝後人所加旁至夏曰瑚殷曰璉賈逵服虔及包鄭皆相沿如此据明堂位當知是誤案孟郁修堯廟碑瑚字又巳瑚可知胡連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旁也皇本巳瑚連

焉用佞攷文補遺据古本佞下有也字案此指高麗本而言

禦人以口給七經攷文曰足利本無口字

屢憎於人七經攷文曰古本人巳民案高麗本巳屢憎於民

不知其仁焉用佞唐石經初刻巳仁後磨改巳人皇本仁下佞下各有也字高麗本同

子使漆雕開仕漢書人表開巳啓案開景帝諱也史

記𠂤漆雕開字子開管子大匡衛公子開方呂覽
𠂤啓方夏后啓史記𠂤后開微子啓𠂤子開正同
雕釋文𠂤彫又曰或𠂤凋案彫是本字唐石經及
皇本高麗本竝𠂤彫攷異据宋石經亦𠂤彫凋假
字也邢本誤𠂤雕而亭林顧氏反以唐石經爲誤
失之矣詳見唐石經誤字辨

乘桴浮于海皇本于𠂤於論語解本七經攷文据古
本及文選嘯賦引同於本古文烏尒正釋詁于於
也爲古今字論語例用於字𠂤于者誤寫耳說文

桴棟名尒正庶人乘泭注併本以渡桴是假字當
𠂤泭又說文𦍒字下引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
乘桴浮于海玉篇引乘桴于海無浮字後魏弔比
干墓文又引𠂤乘桴此隸變也
其由與皇本高麗本由下有也字漢書地理志注引
𠂤其由也與御覽人事引同程伊川經說栟宗元
乘桴說竝有也字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釋文一讀適字絕句集解引鄭
曰一曰夫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惟取
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案在載哉等字俱从才才
与哉通古文苑崔瑗張平子碑往才女諧邢昺尒
正疏云哉古文才古才材亦同易繫辭兼三才而
兩之唐石經𠂤材漢書賈誼傳吳公聞其秀材注
与才同莊子徐无鬼天下焉有成材釋文材本𠂤
才是才材哉三字通耳案鄭本以材爲桴材而復
以爲哉兩存其說古今論之異文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史記弟子傳𠂤季康子問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引孔云兵賦也鄭云軍賦梁武

帝云魯論𠂤傳案傳通敷廣正傳敷也前漢宣帝
紀引書敷奏以言𠂤傳禹敷土夏本紀𠂤傳師古
曰傳讀曰敷敷亦通賦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引夏
書賦納以言是三字竝得假通
可使與賓客言也文選薦禰衡表注引無也字
女與回也皇本女𠂤汝下同
回也聞一以知十七經攷文云古本無也字釋文聞
本或𠂤問字非案二字通檀弓問喪於夫子乎問
本亦𠂤聞莊子庚桑篇因失吾問元嘉本𠂤聞竝

見釋文荀子堯問篇不問卽物少至楊注聞或巳

問

聞一以知二七經攷文云古本下有也字

吾與女弗如也包注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毛氏奇齡云雖屬淺說然從來說只如此陳晦伯巳經典稽疑引論衡問孔篇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元文仲尼偁不如顏淵注引論語

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又案世說新語文學注引鄭元別傳馬融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是舊說本然也釋文吾與爾本或巳女音汝巳爾与魏志合

宰予晝寢鄭注寢臥息也漢竝未有解巳繪畫寢室者周書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則是飾晝朽木說曰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此卽論語晝寢之說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爲畫韓昌黎亦主之翟灝攷異引齊東野語曰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巳晝侯白隋人翟云當与今女畫之晝同寢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休息也宰我晝限其功以冀休息亦本侯說而坿會之錢坫曰說文寢病臥也依字當从此

朽木漢書董仲舒傳巳腐朽之木

不可雕也釋文及邢本彫巳雕案皇本高麗本巳雕爲正唐宋石經論衡問孔董仲舒策詩大疋棫樸正義竝引巳彫攷文据古本攷異据宋刻本亦巳彫

糞土之牆釋文曰糞本或巳糞同案說文米部無糞字土部坿字下云埽除也讀若糞曲禮凡爲長者糞之禮注糞除穢也則坿卽糞字糞亦說文所無不可朽也釋文圬或巳朽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巳圬御覽一百八十七居處部巳圬案皇本正巳圬攷文据古本同高麗本巳朽玉篇巳杇宋石經誤巳朽案說文朽所以涂也關西謂之朽關東謂之槾圬說文所無俗字也

於予與何誅論衡問孔與巳予於予與改是與亦巳

子

申棖釋文及正義引鄭曰申棖孔子弟子申續釋文又云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也案申棖卽申棠二字通詩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堂當爲棖是堂棖本通左氏傳夫槩爲堂谿氏吳越春秋𠂤棠溪是堂棠亦通困學紀聞引後漢王政碑有荒芋之埶無申棠之欲王云亦以棖爲棠又案史記申子棠字周今本棠𠂤黨禮殿圖𠂤儻俱傳寫之譌文也無申續家語申子續字子周今本續又𠂤續無申棠疑申續申棠亦卽一人唐開元申棠申棖並封宋祥符仍之史記索隱棠棖並列今所傳禮殿圖有棠無棖明嘉靖九年存棖去棠我里朱氏彝尊𠂤孔子弟子攷三人並列皆惑于古今文字傳寫之參差耳

夫子之文章節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皇本同匡繆正俗引亦𠂤已矣此魯論也攷文云古本𠂤已矣孔子世家𠂤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足利本同漢書外戚傳注𠂤也已矣高麗本同此是古論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攷文補遺云古本未之𠂤之未又一本無之字案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是以謂之文也攷文云足利本無也字

有君子之道四焉攷文補遺云古本無之字

其行已也恭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

久而敬之皇本高麗本而下有人字攷文據古本足利本同有人字

山節藻梲釋文梲本又𠂤棳案尒正梁上楹謂之棳釋文梲本又𠂤棳雜記山節而藻梲鄭注梲侏儒柱也釋名棳儒梁上短柱棳儒猶侏儒以短故名包鄭並以梲爲梁上楹說文梲木杖也棳木也梲是棳借字藝文類聚又𠂤桑案尒正栭謂之桑注卽楹疏梁上短柱梲桑亦一物耳

何如其知也攷文補遺云知𠂤智古本也案皇本正𠂤智

三仕爲令尹御覽品藻門𠂤三任爲令尹此當是形

相涉而譌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皇本高麗本如下有也字

未知焉得仁釋文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案孔注但聞其忠未知其仁是与鄭異也義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是卽鄭讀知爲智之說也論衡問孔引此及漢書人表亦讀如智表于仁人下卽列智人知古讀如是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

專小智之謂也亦已智字崔子節義疏亦引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汚其身淸矣而所之無可驟偁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爲智也絜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亦本鄭義

崔子弑齊君釋文引鄭魯讀崔爲高今从古案惠棟引論衡別通篇云猶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据魯論釋文弑本又已殺案二字古通詳見唐石經已

經誤字辨

棄而違之唐石經已弃案石經棄避世已弃弃古棄字也則曰高麗本竝已則又曰

違之之一邦皇疏已違之之至他邦高麗本已違之之至一邦攷文曰足利本已違之至一邦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唐石經已再思可矣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再下有思字吳志注引志林亦已再思案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爲當時傳語夫子只許其再思鄭注及義疏竝从此說則古本本已再思也

邦有道則知七經攷文曰知古本已智案皇本正已

智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亦引已智邦毛詩抑篇傳已國下句同正義曰此論語說邦諱已國後人改也

其知可及也御覽人事部兩引知已智無也字

狂簡卽狂狷孟子已狂獧狷字說文所無

不知所以裁之七經攷文云古本之下有也字案皇本高麗本正有也字史記孔子世家不知上多一吾字案皇疏我當歸以裁制耳似本有吾字又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不知所以裁製疑之字本制

字之誤

孰謂微生高直國策微𠂤尾高誘以爲魯人卽論語之微生高也案微与尾通書堯典鳥獸孳尾路史引𠂤孳微史記五帝本紀引𠂤字微說文尾微也釋名曰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尾生畮師古曰卽微生高微生畮也

或乞醯焉攷文補遺曰古本或上有人字案高麗本正如此釋文醯亦𠂤醯俗字也

巧言令色足恭釋文一本有子曰字恐非孔氏曰足恭便辟兒邢疏曰此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大戴禮足恭而口聖君子弗爲也書罔命孔傳亦同繆注謂滿足之足

盍各言爾志七經攷文曰古本言𠂤曰案高麗本正𠂤曰

衣輕裘唐石經初刻無輕字旁注輕字案當从初刻爲正旁注蜀所增也錢宮詹大昕曰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曰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

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于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後人依遍行本增入非其舊矣蒙謂衣裘之說錢說是矣而古讀俱以敝之絕句橫渠張氏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以願字至敝之爲句何義門讀書記引白虎通通德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謂張子所本案白虎通有輕字竹汀引唐邕傳亦以共敝絕句是古讀如此　本朝石經亦依唐石經無輕字

敝之而無憾皇本敝𠂤弊攷文据古本同案𠂤敝爲正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韓詩外傳四卷六卷皆引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

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曰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

不如丘之好學也七經小傳本好學下有者字案高麗本同攷文云古本𠂤好學者也已又案衞瓘曰

焉安也焉字屬此句讀

可使南面攷文補遺曰古本面下有也字案高麗本合

仲弓問子桑伯子釋文引鄭子桑秦大夫案秦公孫枝字子桑据左傳載子桑侮其能知人舉善与臨民合家語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於牛馬莊子所謂子桑戶是也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故仲弓曰太簡与家語合然桑戶特一放僻之流耳定其品亦不過列隱者一輩上下

文南面臨民何如事而忽溷一絕俗逃世于其閒乎儗人不倫豈是聖賢問荅耶至包注但偁伯子王注謂伯子書傳無見當从鄭爲正

以臨其民說苑修文引已以道民案以臨爲道避漢諱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攷文古本問下有曰字案皇本高麗本問下正有曰字論衡問孔兩引一已哀公問孔子一已孰謂好學文選懷舊賦注引已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無好學二字楊仲武誄注引亦無好學字今也則亡釋文曰本或無亡字卽連下句讀論衡問孔引此句在不遷怒二句之上

冉子爲其母請粟史記弟子傳已冉有原思爲之宰晉語官宰食加韋注引論語已原憲爲家邑宰

曰賜也達皇本曰上有子字下求也藝句同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及高麗本竝同

爲費宰正平本已弗宰旁注費字

如有復我者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傳云若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云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史記弟子傳同此古論也

自牖執其手朱注禮病者居北牖下案北牖當已北墉喪大記北牖下鄭注一已北墉孔氏疏舊注音容明是墉字儀禮旣夕禮寢東首于北墉下皆已墉牖字是沿喪大記之訛攷北牖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亳社北牖謂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喪國之社屋如此若居室無北面開牖者金氏履祥曰室

之西北隅雖有小圓窗謂之屋漏則亦不名牖矣

包注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史記

偁牛有惡疾淮南子偁伯牛癩疾或事之有然者

朱氏彝尊云齊魯之閒土牀皆築于南牖下夫子

遂從牖執手眡之此說是也而未知牖是墉之誤

朱子謂君來視遷于南牖下伯牛家以南面尊夫

子与古義異矣

亡之新序𠂤末之案漢書楚孝王傳成帝詔曰夫子

所痛曰蔑之命矣夫師古曰蔑無也末蔑一聲之

轉末亦無也亡讀如無七經攷文補遺曰古本之

𠂤也案注云喪之皇本之𠂤也知經文本如此

命矣夫二句史記弟子列傳𠂤命也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命也夫此古論也

在陋巷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陸賈新語愼

微篇引巷下有之中二字後漢樊英傳注引亦有

之中二字

非不說子之道攷文曰古本說𠂤悅案皇本正𠂤悅

高麗本道下有也字

力不足也後漢光武帝紀太子報桓榮引冉求曰非

不說子之道力不足者

今女畫七經攷文云女古本𠂤汝案皇本正𠂤汝

女爲君子儒皇本女𠂤汝高麗本𠂤爲君子儒

無爲小人儒高麗本足利本無𠂤毋說見前

女得人焉爾乎女皇本𠂤汝爾毛本葛本𠂤耳後漢

書章帝紀注唐石經玉篇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

珂本竝𠂤焉耳乎皇本高麗本攷文據古本足利

本又𠂤焉耳乎哉案孔注焉耳乎哉皆辭也疑古

論如此攷說文尒司言之必然也後通𠂤爾耳是

借字太平御覽職官居處二引𠂤尒人事部引又

𠂤耳

有澹臺滅明者攷文曰古本澹𠂤儋注同

孟之反不伐毛本之𠂤子

不有祝鮀之佞左傳古今人表𠂤祝佗案佗古与陀

鮀通鮀亦同音

而有宋朝之美朱子或問侯氏曰而字疑爲不字集

注攷證曰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

字中方之案古而如每通用而字當𠂤如字解
誰能出不由戶皇本戶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
文質彬彬說文𠂤份案說文份文質備也引論語此
文又彬字云古文份兼存古今文玉篇亦引𠂤彬
彬包鄭注並从彬
人之生也直筆解云直字當爲悳之誤案德古𠂤悳
与直原相近然直卽直道而行之義字無可疑豈
文相近而誤耶筆解往往穿鑿如此皇本無之字

攷文補遺云一本𠂤人生之直所主本𠂤人之生
直
罔之生也幸而免論衡幸偶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
罔之生也幸無而免字
知之者高麗本𠂤知者此當脫去
問仁曰皇本仁下有子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知者樂水藝文類聚人部五智類太平御覽地部引
知𠂤智下同案皇本亦並𠂤智
觚不觚馬注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觚不觚

以喻爲政不得其道何注同王肅謂當時沈湎于
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邢疏謂禮器所以盛
酒言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不成爲觚也
毛氏奇齡力主王說謂戒淫酗而發說最異者然
於聖意終淺而或曰木簡或曰花觚俱屬淺說蒙
謂觚當𠂤柧說文柧棱也衆經音義十八引通俗
文四方爲棱八棱爲柧是柧以方得名當時有破
柧爲圓者故夫子借物制之易歎當世典禮有其
名而皆失其實与拜下一歎正同朱注觚棱也當

𠂤柧爲古
仁者雖告之曰攷文補遺曰古本雖𠂤縱
井有仁焉劉聘君曰仁當𠂤人朱子从之論語解本
正𠂤人案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𠂤井有仁者焉
孔注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
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
所至也此古論說本如是義亦甚明似無煩改字
聘君白水劉勉之致中也爲朱子婦翁又嘗受學
者張南軒本改正文爲人字

其從之也皇本也𠂤與攷文据古本同

君子博學於文釋文曰一本無君子字兩得案後漢書范升傳云孔子曰博學於文云云知本無君子字

亦可以弗畔矣夫唐石經初刻畔𠂤叛後磨改

子路不說七經攷文曰古本說𠂤悅案皇疏本正𠂤悅說見前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案矢之訓不一蔡謨以矢爲陳云尚書敘皋陶失厥謀春秋公矢魚于棠皆是案尒疋矢陳也廣疋戾陳也与矢通釋名矢指也蒙謂不如从鄭以矢爲誓以否爲不矢誓通見虞翻周易注孔注亦以矢爲誓予所不者即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同一文法說文否不也王弼李充讀爲否泰之否論衡問孔𠂤予所鄙者並失之義疏引繆播說亦以否爲不史記世家本𠂤不桉楊用修丹鉛總錄引孔鮒欒肇二說謂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其說甚異筆解与蔡王李充之說合

天厭之攷文曰古本厭𠂤壓案說文厭笮也徐曰笮壓也是厭本有壓訓前漢杜鄴傳折衝厭難注厭者壓也禮記畏厭溺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壓字楚詞七諫厭白玉以爲面兮注厭著也廣疋壓著也並厭通壓之證天厭之或當時有此咒語故夫子借矢之也論衡問孔曰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耶此亦壓笮之義

中庸之爲德也風俗通過譽引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周禮師氏注引亦無也字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皇本高麗本有𠂤能衆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必也聖乎白虎通聖人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終

竊比於我老彭孫奕示兒編云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此說最異鄭以老爲老子彭爲彭祖

默而識之釋文云俗𠯑嘿五經文字默与嘿同案說文無嘿字俗字也

德之不脩四句下皇本高麗本竝有也字七經攷文据古本同

聞義不能徙攷文補遺云足利本徙𠯑從高麗本同案子張問崇德節亦曰徙義徙字爲長

子之燕居釋文曰燕鄭本𠯑宴案後漢書仇覽傳注引𠯑子之宴居燕宴古今文鄭从今文一切經音義七大般泥洹經云宴石經爲古文燕同此當指漢石經而言

申申如也漢書敘傳注𠯑伸伸案淮南子原公約車申轅注伸也古申字𠯑信後漢班彪傳注杜篤傳注伸信讀爲申古逼用字桓帝紀注伸古信申同字廣疋妖妖申申容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皇本高麗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臧氏經義雜記以復字後八援注而增以陸氏爲非然攷諸本竝有復字

游於藝唐石經𠯑遊十行本同魏書高允等傳論亦𠯑遊少儀遊於藝案遊俗字也皇本𠯑游爲正

吾未嘗無誨焉釋文引鄭曾讀誨爲悔案易繫辭慢藏誨盜釋文引虞𠯑悔同音假借字

不悱不發史記世家引無此四字

舉一隅宋晁公武讀書志据蜀石經有而示之三字皇本高麗本及李善文選西京賦注竝同案鄭注則舉一隅以語之玩注亦有而示之三字蓋古本如此七經攷文云古本𠯑而示之又云足利本𠯑示之少而字

則不復也皇本𠯑則吾不復也攷文据古一本足利一本同又据古本則下有吾字無也字案高麗本正𠯑則吾不復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檀弓記此文無子有二字下未

嘗飽也攷文云古本末下有字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皇本高麗本日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翟灝云曲禮哭日不歌是日下有也字哭字當連下讀與禮合惟我與爾唐宋石經皇本翻宋本集說本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四書咸淳衢州本校勘記所據十行本惟巳唯禮記中庸正義史記弟子傳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西京賦注竝巳唯說見前

馮河釋文馮亦巳憑皇本高麗本同案馮夷馮翊字

古竝讀房戎切憑依之憑亦然說文無憑字說文朔朔憑河之憑朋与馮通馮亦朔之通借字也

富而可求也翟灝云史記伯夷傳引巳富貴如可求韓詩外傳一卷說苑立節篇周禮條狼氏注後漢蔡邕傳注郭京周易舉正徐堅初學記人部引皆無也字文選注凡數處引此亦無也字

雖執鞭之士釋文鞭或巳硬音吾孟反非也案硬字說文所無俗字也鹽鐵論貧富引士巳事吾亦爲之釋文一本巳吾爲之矣案皇疏巳吾亦爲之矣

如不可求說苑立節引巳富而不可求皇本高麗本求下有者字攷文據古本同齊釋文云本或巳齊御覽人事部同案齊假借字子在齊聞韶皇本高麗本韶下有樂字攷文據古本足利本竝同

三月不知肉味程子謂三月音字之誤見大全小注案昌黎已有是說不足據也朱子謂史記云聞韶音學之三月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

誤矣又云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三月當斷句蓋學韶三月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釋文爲本或巳嬀音居危反非案漢地理志廣爲山濁水所出說文爲巳嬀古爲嬀同文選嘯賦注引王肅云不圖韶之至於此此齊也皇本巳此此齊也衍一此字則斯字古巳此說苑修文引斯巳此翟灝云肅似讀爲爲嬀因謂嬀氏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

吾將問之釋文一本無將字入曰御覽人事部引巳

子貢曰

曰古之賢人也攷文云古本足利本曰上有子字皇本高麗本同賢人古本𠃊賢仁案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是鄭本𠃊仁徐彥曰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也下云求仁得仁从仁字爲長文選詠懷詩注引無也字

又何怨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怨下竝有乎字案左傳哀三年正義及史記伯夷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竝有乎字

飯疏食釋文疏本或𠃊蔬案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竝𠃊疏御覽飲食部同孔注疏食菜食也孔注疏食菜羹之疏亦云菜食与菜羹重文自當以集注粗飯爲正此多从孔注古疏蔬通菜蔬之蔬亦𠃊疏無煩改字蔬說文不

不義而富且貴後漢書劉般傳注引無且貴二字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釋文引鄭魯讀易爲亦今从古案魯論以亦字屬下句讀惠氏棟曰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斅此从魯論連下讀也

馬應潮曰列子黃帝篇二者亦知張湛注亦當作易或古亦易字通余案先儒皆言夫子學易何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謂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子受圖之年竝如此說蒙謂史言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伯玉能寡過者也是五十爲寡過之年大易爲悔過之書夫子此歎定在五十前幾年亦不定爲四十七也自劉元城言他論加𠃊

假五十𠃊卒攷史記孔子世家及風俗通義窮通篇竝引𠃊假古五字从二从乂卒字从衣从十五与衣二字不類斷非相涉而譌也翟灝云十一經問對有先儒以五十字誤欲从史記九十以學易之語九十二字似又以卒字分刊誤而先儒之改讀卒字亦未嘗从史記也

子所雅言筆解謂雅音今𠃊言字之誤也案集解孔注雅音正言也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其音然後義全注明云正言安得有誤筆解因注有音字遂

謂傳寫之譌穿鑿甚矣

詩書執禮通正云執卽埶字埶古通藝藝者樂也案說文執捕辠人也埶穜也二字不同此說非也古者詩樂相爲表裏此不云樂者詩卽樂也夫子正樂首先雅頌言詩而樂寓焉矣執字以石林葉氏爲確其說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与法藏於有司官掌之士習之謂之執禮卽周官大史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

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凡此或讀以諭衆或執以行事至周衰皆亡孔子獨能知之故雅言亦謂之執禮是執卽執射執御之執王伯厚謂可以補注之遺

葉公問孔子唐石經葉避太宗諱邑葉後倣此

女奚不曰皇本邑汝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皇疏本高麗本至下有也字攷文据古本同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皇本敏下有而字攷文据古一本同又据古本以佗而案高麗本邑敏而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書郊祀志引子不語怪神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唐石經及釋文皆云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三上有我字有邑得与陸氏所見合讀書志亦云蜀石經三上有我字顧氏炎武石經攷謂爲誤字非也案何晏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邢疏亦云言我三人行穀梁傳范注亦云我三人行必有我師

至有邑得史記孔子世家亦如此釋文曰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邑必有皆後起之說也

其不善者而改之潛夫論德化引邑其不善者我則改之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皇本高麗本隱下有子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並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皇本高麗本行上有所字

子曰善人朱子謂子曰字衍文翟灝云善人以下別爲一章故加子曰字詩賓之初筵正義引亦閒以

又曰二字

得見有恆者宋高宗石經恆避眞宗諱匕常

亡而爲有釋文云亡如字一音無後漢紀引匕無

弋不射宿御覽資產部引上有子曰字

多見而識之攷文補遺云古本無而字知之次也高

麗本無之字

互鄉詳解云互鄉不善人之稱如鄉原之類進退不

分曰互鄉鄉与向同此說之異者人潔已唐宋石

經匕絜下同

我欲仁斯仁至矣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匕而仁

斯至矣潛夫論德化亦匕仁斯至矣

陳司敗釋文引鄭司敗人名齊大夫案孔以司敗爲

官名陳大夫也攷陳楚名司寇爲司敗見杜預左

傳注鄭以齊大夫取以爲名也陳匕齊者古陳田

字通故以爲齊大夫

孔子曰知禮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攷文据古本

足利本同

揖巫馬期而進之攷文云古本之匕也案皇本正匕

也孔注巫馬期名施仲尼弟子傳匕字子旗呂氏

春秋具備覽同攷說文施旗貌齊欒施字子旗古

人名字相配如說文載名嘉字子孔名碫字子石

名驖字子晳是也孔子弟子傳言偃字子游偃匕从象

旌旗之游陳亢字子禽亢取鳥亢之義子會字子期顏子高字

子驕宰予字子我施之常字子恆之類要皆取義

相近此施是旗兒故字旗期通旗左傳宣卅年單

公子愆期唐石經匕旗可證說文古文期匕同格

伯簋銘匕冊象旗形也馬應潮曰左傳昭公十六

年子旗賦有女同車杜注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

也此施字旗之一證

君取於吳釋文匕娶皇本高麗本同案公羊傳疏引

亦匕娶說文有娶字經典多匕取假借字也易咸

卦取女吉釋文本亦匕娶

則吾未之有得攷文云古本得下有也字案皇本高

麗本竝有也字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釋文引鄭曰魯讀正爲誠今从

古案馬注云正如所言从正字爲古

子疾病釋文子疾一本巳子疾病鄭本無病字案包鄭於子罕篇皆釋病字集解於此章不釋似本無病字後漢書方術傳引巳孔子有疾皇疏云疾甚曰病是皇本有病字也周禮大祝疏引巳孔子病誄曰釋文誄說文巳讄云或巳讄案說文讄禱也誄謚也故檀弓士之有誄曾子問幼不誄長賤不誄貴皆謂累其功德以定謚也今本巳誄直是譌文周禮小宗伯注鄭亦巳誄讄或字說文讄或从纍禱爾于上下神祇攷異云一本巳禱示案巳爾爲長

讄辭之體然也攷異不知所據何本

巳之禱久矣皇本高麗本禱下有之字攷文據古本同案孔曰孔子素行合于神明故曰巳禱之久矣據此則之字在禱字下今本倒置也

奢則不孫釋文孫音遜董仲舒馬融王暢傳注及說苑權謀顏氏家訓治家御覽人事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孫巳遜案經文遜多通借孫漢禮樂志五行志注皆云孫讀曰遜左傳莊公二年釋文遜本巳孫州輔碑以病孫位卽遜李富孫曰春秋夫人孫于齊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何休注孫猶遁也說文遜字當是後人所增又說文愻順也論語不孫當爲愻之省借字

君子坦蕩蕩釋文魯讀坦蕩爲坦湯今从古案古湯讀爲蕩蕩㝵盪舟說文巳湯宛邱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楚辭章句巳蕩白六帖邱二引詩亦巳蕩是也蕩亦讀爲湯漢地理志蕩陰師古讀巳湯路史國名紀蕩御姓湯也潛夫巳湯今相之湯陰卽漢蕩陰也

子溫而厲釋文一本巳子曰皇本巳君子案盧氏文弨云今皇本脫君字疏云亦有云子曰者陸釋文云此章說孔子德行依原文爲是也厲釋文一本巳列案祭法厲山氏國語引巳烈山詩小宛翰飛戾天文選注引韓詩戾巳厲薛君曰厲刑也刑字是列字之誤今据以訂正列厲一聲之轉威而不猛皇本無而字

泰伯史記吳世家引文巳太漢地理志同德巳悳案說文泰古文巳太然以爲滑泰字後世讀他孟切

用爲泰侈及形容未盡之詞則又省𠂤太矣說文德升也与道悳字異後多通假

民無得而稱焉釋文得本亦𠂤德後漢書丁鴻傳論引亦𠂤德注引鄭注𠂤德劉祐傳延篤貽祐書引文同案得与德通易剝卦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𠂤君子德輿董遇本𠂤君子德車

愼而無禮則葸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猥注引論語此文爲證云猥與葸同汗簡引古論𠂤崽說文無葸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十三

君子篤於親節汗簡引古論篤𠂤竺案楚詞天問帝何竺之卽篤之前漢張騫傳身毒在大夏東南李奇曰一名天篤師古曰今之天竺攷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包注篤爲厚尒疋釋詁竺厚也竺从竺爲正篤假借字也吳棫論語續解曰以下乃曾子之言案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引上二句師古注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禮記少儀注齊語正月之朝篤注竝引下二句𠂤孔子曰翟灝云鄭康成韋宏嗣顏師古皆指實爲孔子詞吳氏以屬

曾子出自臆斷恐不足据

啓予足二句說文誃讀若論語跂予之足案跂与啓亦假字說文啓字云省眡也依義當𠂤啓論衡四諱引啓𠂤開此避諱也文選嘆逝賦注𠂤起段氏玉裁曰跂當是啓或曰當𠂤哆哆猶開也

戰戰兢兢王氏詩攷曰左傳引詩戰戰矜矜翟灝云僖二十二年臧文仲引此宣十六年芈舌職引均同詩文𠂤兢兢王氏或所見別本今不可知案詩釋文一𠂤矜矜說文兢讀若矜此後人通用字此王氏所据本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十四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呂氏愼大覽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翟氏云呂以小旻詩爲周書若誤繆甚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于尹逸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若何其無懼也呂氏離俗覽別引善之二句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尹逸一對乃全本周書矣漢志周書七十一篇當完具時其中自有尹逸對成王語呂氏兩引之耳淵唐石經避高

祖諱已淵後同

孟敬子宋石經敬已欽此避諱作也說苑脩文作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高麗本無乎字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節唐書孔穎達傳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云云以曾子爲孔子又獨孤及傳亦引孔子曰翟氏曰舊唐書太宗問穎達但云論語穎達之對則云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幷問詞云云孔子乃新書改文之失

昔者吾友史通序傳篇引論語曰吾之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風俗通過譽卷以爲孔子晉書閻纘傳亦引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二句託玉篇引已侂案侂是任之異文說文侂寄也臣鍇曰託寄字此當从侂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史記弟子傳也已者君子人也釋文作君子也云一本已君子人也士不可以不弘毅朱子舊本已洪注同此避宣祖諱也

仁以爲己任節後漢祭遵傳文選思元賦引一已孔子曰一已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堯典正義引六藝論民已人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于羣臣舉于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此義之最古者此人字竝非避諱而改

人而不仁論衡問孔而已之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顏氏家訓治家引如已雖使驕且吝皇本使上有設字攷文據古本同釋文吝本亦已恡俗字高麗本已悋末句有矣字案吝古文已遴易爲吝京房已遴說文引易亦已遴是吝亦已悋家語商甚悋于財是恡亦吝字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恡時乃無敵卽此章之義玉篇悋下云俗又已恡是已吝爲正不足觀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攷文據古本同

不至於穀集注至疑當作志案孔注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言必無也所以勸人於學也鄭曰穀祿也案鄭說爲長古至志字假通可不改

不易得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危邦不入二句後漢書獨行傳邦巳國又此避諱改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節潛夫論本政引二邦字巳國

不謀其政七經攷文曰古本政下有也字皇本高麗本政下竝有也字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白虎通聖人引巳不預無也字漢王莽傳晉書劉寔傳論衡語增引俱無也字案與猶預也子路篇吾其與聞之卽預聞王莽傳引孔子云云師古注舜禹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亦巳預訓漢世所傳如此南宋石經下巍作魏

大哉堯之爲君也文選孫楚与孫皓書皇甫謐三都賦序二注及陳思王求通親親表引無也字晉書劉寔傳同

唯天爲大二句說苑至公後漢班固傳注文選公讌詩注引唯巳惟說見前又後漢馬衍傳注引末句民巳人

煥乎其有文章詩大正卷阿正義曰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有文章說文無煥字巳奐爲古七經攷文曰古本章下有也字案漢書儒林傳敘傳論衡齊世引俱有也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後漢書曹節傳治巳理治字避唐高宗諱唐人校漢書而改耳臣釋文巳忠云古臣字又云本今巳臣

予有亂臣十人釋文予有亂十人本或巳亂臣十人非案唐石經春秋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所引及論語文竝無臣字尚書石經旁注臣字是蜀所加顧亭林謂臣字脫去非也王伯厚謂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以益之也馬鄭注以婦人爲文母自有臣字劉原父謂子不當臣母遂易文母爲邑姜眞不

知古文者亂古文𠂤𢍰論語集說云或曰亂本𠂤
亂古治字孔訓亂爲治
才難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劉向二傳兩引才𠂤材乎
𠂤與案才材同見前北史文苑傳引乎𠂤也
有婦人焉任啓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𠂤殷人案漢
石經無此文餘姚邵在陬云衛氏古文𠂤有殷人
焉而韓退之直指爲膠鬲衛氏古文亦無所據檢
筆解無此文皆臆說也顧氏炎武謂婦人傳寫之
誤闕疑可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參本又𠂤三皇本𠂤參攷文
据古本同後漢伏湛傳文選典引注引𠂤參案周
禮多以參爲三从古也
以服事殷後漢書隗囂傳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袁
術傳文王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注引論語亦𠂤猶
服後漢書何進引同史通疑古篇亦𠂤猶
周之德二句皇本高麗本無之字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梭詩酌正義引周之德可謂之至德無也已
矣三字三國志魏武帝紀注文選沈約樂遊苑詩
注引論語竝無也已二字論衡佚文引無也字後
漢隗囂傳注引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無之字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七經攷文曰足利本無矣字古
注訓爲閒廁之閒
菲飲食三句史記夏本紀𠂤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
宮室致費於溝洫案菲卽薄義洫是假借字詩築
城伊洫釋文又𠂤洫韓詩𠂤洫說文洫疾流也毛
傳以洫爲城溝竝洫之假借

達巷黨人曰史記世家已黨人童子戰國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黨人項橐也漢逢盛碑以爲后橐論衡實知淮南修務竝已項託

執射乎吾執御矣攷文補遺曰古本已吾執射乎吾執御

今也純釋文純鄭已側基反黑繒也案詩都人士正義純讀爲緇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純當爲緇古文緇或已絲旁才周禮媒氏純帛注純寔緇字古緇以才得聲丰詩箋士妻紂衣行露詩傳紂帛不過五兩陸德明云紂音緇依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已純是也又純有二訓說文純絲也集解引孔注訓純爲絲敖繼公曰純衣絲衣而緇色者也周官純帛論語今也純此其證矣鄭訓黑繒爲是

今拜乎上泰也高麗本已今拜乎上泰無也字与上

今也純儉句一例

毋意毋必儀禮士昏禮疏引論語無必又鄉射禮疏引孔子云君子無必無固無我既夕禮疏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毋俱已無竝以爲孔子言說文繫傳亦引孔子曰毋固毋必史記孔世家亦已無字古無毋通已無者古論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漢儒林傳贊注引論語天上有不知二字

天之未喪斯文也高麗本無也字王肅家語序引無也字

大宰釋文及正義引鄭大宰吳大宰嚭案義疏謂宋有大宰華督攷列子仲尼篇商大宰問孔子曰某聖者與商卽宋左傳宋每俾商然督攻孔父在桓公二年孔子生襄之二十二年子貢又後孔子三十一年而生督与子貢恐不及同時或以爲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大宰嚭見檀弓是年正子与子貢當陳蔡之厄或是陳大宰又一說謂越亦有大

宰然無与子貢相語事唯吳大宰于哀公六年公會吳于鄫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一使子貢辭于大宰嚭一使子貢對大宰嚭語多能一問總在此時鄭注確不可易皇氏疏亦本此

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引固𠂤故風俗通義窮通引論語固天縱之莫盛于聖論語詳解曰將音匠猶將帥也謂爲羣聖之統帥此好爲異說不足据者翟氏攷異引之何耶孔氏訓將爲大

大宰知我乎皇本高麗本我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有鄙夫問于我七經攷文曰古本問上有來字案此指皇疏本

空空如也釋文引鄭𠂤悾悾案悾悾而不信鄭注誠慤也大戴記婦空空空与悾通空空謂鄙夫以誠心來問也故鄭𠂤悾疏以空空爲無識失之

子見齊衰者七經攷文曰古本齊𠂤齋李富孫曰說文齋緶也玉藻注齊裳下緝也釋文齊本又𠂤齋今經典竝𠂤齊亦省借字

冕衣裳者釋文曰冕鄭本𠂤弁云魯讀弁爲絻今从古案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或𠂤絻古弁字𠂤覓訓爲冕說文引服周之冕𠂤覓左傳昭元年弁冕端委注弁冕冠則弁冕本通故魯讀弁爲絻絻卽冕字王會解絻無繁露周禮弁師五絻卽冕鄭从古𠂤弁爲正錢氏大昕謂絻卽免喪服也齊衰服之重絻服之輕弁卽弁絰之弁弁与絻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据此齊衰与冕義複恐未必然

雖少必作皇本高麗本少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史記𠂤雖童子必變

過之必趨宋高宗石經𠂤趍案詩齊風巧趨跴兮釋文趨本亦𠂤趍說文趨走也趍趨久也二字異義五經文字趨从芻𠂤多者訛廣韻趨俗𠂤趍

鑽之彌堅洪适隸續曰嚴發碑鑽堅仰高与今文論語不同案周禮眡祲三曰鐫鄭注謂日旁气刺日也疏云鐫錐也是与鑽聲義相近說文鐫嵗也非此義

忽然在後高麗本然𠂤焉史記世家𠂤忽焉攷文曰

古本然巳焉卽指高麗本唐宋石經後漢書黃憲
傳列子仲尼篇皆巳焉今巳然誤字也
夫子循循然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
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三國志步
騭傳漢書李膺傳孟子明堂章指竝同案恂通逡
祝睦碑恂恂如也巳逡逡恂又通駿詩爲下國駿
厖荀子榮辱篇及大戴禮引駿巳恂駿亦与逡通
書武成駿奔走禮大傳巳逡逡又通循史記游俠
傳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漢書巳循循古馴徇訓

循順恂逡字竝互通之字鄭注鄉黨恂恂恭愼貌
与此訓恭順貌同知爲鄭本也翟氏曰後漢郭太
傳論林宗恂恂善導宋禮志載晉袁瓌疏孔子恂
恂北魏書賈思伯傳接誘恂恂曾無倦色悉用論
語文
末由也已史記世家巳蔑繇也已案左隱公二年公
及邾儀父盟于蔑二傳巳眛古今人表末嬉晉語
巳妹喜妹眛末蔑一聲之轉也繇由古文
子路使門人爲臣論衡感類引使巳遣
病閒曰文選七發注引論語巳子疾病閒
韞匵而藏諸後漢書張衡傳崔駰傳及文選吳都賦
注顏延年直東宮詩陳孔璋荅東阿王牋范蔚宗
逸民傳論四注引竝巳韞櫝御覽亦巳櫝後漢書
逸民傳注又巳蘊櫝案說文櫝匵也漢書楊王孫
傳窾木爲匵注櫝小棺也古櫝匵同也釋文匵本
又巳櫝蘊韞亦通字
求善賈而沽諸漢石經沽巳賈玉篇引巳爲案沽賈
音義相近爲古沽字說文引詩我爲酌彼金罍云

秦以市賈多得爲爲沽是假借字也賈文選顏延
年詩范蔚宗論二注後漢書注御覽珍寶部事文
類聚皆巳善價說文新坿字巳賈爲正
我待賈者也白虎通商賈引賈巳價後漢張衡傳逸
民傳二注文選琴賦注御覽珍寶部竝同高麗本
無也字
吾自衛反魯七經攷文曰古本反下有於字卽指皇
本高麗本
逝者如斯夫文選郭璞游仙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

詩三注引皆無夫字孟子章句徐子章指引亦無夫字疑古論語如此又案元胡氏炳文四書通本夫乜乎

不舍晝夜文選勵志詩褚淵碑文兩注乜捨案史記引舍之則藏亦乜捨然乜舍爲古

譬如爲山漢書禮樂志引文乜辟案辟假借字說見唐石經誤字辨

未成一簣漢書禮樂志注引乜匱雖覆一簣後漢班固傳注亦引乜匱案二字通王莽傳綱紀咸張成

在一匱注匱織竹爲器所以盛土唐化度寺碑資覆匱以成山正用此文說文匱匣也乜簣爲正一切經音義達磨多羅禪經上一匱注引未成一匱包咸曰匱土籠也与漢書合

其回也與高麗本無也字

後生可畏皇本高麗本畏下有也字末句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新序雜事引焉乜安無也字

宋書索虜傳拓拔燾書引此文選魏文帝与吳質書注引皆無也字

說而不繹郭璞方言注說乜悅繹乜懌案繹馬注尋也懌說文所無新坿有之云悅也悅懌義重从繹爲正

能無說乎說皇本乜悅

三軍可奪帥也節後漢書橋元傳論引無二也字文選讓開府表注引下句亦無也字

衣敝緼袍釋文乜弊云本今乜敝皇本高麗本乜弊案敝之而無憾皇本亦乜弊足利本於此文亦乜弊弊俗字許氏不收說文于袍字下引亦乜弊當

是後人所改

與衣狐貉者立釋文依字當乜貂案說文引狐貉之厚以居亦乜貂貉北方豸種職方先鄭注云北方曰貉与貂蛩是假借字七經攷文曰古本貉乜貉史記弟子傳乜貉貉是俗乜也

而不恥者事文類聚別集引無而字其由也與高麗本乜其由與與上其回與一例

是道也七經攷文曰古本乜者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釋文依字當乜凋案皇本及

何集解注胡氏通本並已凋翟氏攷異云史記伯夷傳漢書傳喜傳後漢邊植傳注高誘呂覽注潛夫論交際郭京周易舉正宋史范如圭等傳論又劉琪等傳論說文繫傳藝文類聚木部上松類事文類聚猗覺寮雜記學齊佑畢並已凋文選西征賦金谷集詩南州九井詩三注皆引彫已凋攷說文彫琢文也凋半傷也彫假借字釋文故云當已凋又句末皆無也字七經攷文曰古本後已后知者不惑七經攷文曰古本知已智案皇疏本已智

可與共學節淮南子氾論引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緜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並已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已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馮用之楷論引与筆解同鹽鐵論遵道引可與共學未可與權然攷集解各注並釋立字詩正義三國志注當斷章取義耳淮南王漢初人知漢魏相傳如此

唐棣之華文選廣絕交論注春秋繁露竹林第三引同上有詩云二字引唐已棠案尒正唐棣栘注樹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注郁李也是二物陸璣以唐棣即蕤李韓嬰以常棣爲夫栘又相雜而不分矣戴侗六書故曰唐棣棠棣常棣特一物猶夫栘扶栘蒲栘之爲一物棠唐常夫扶蒲並聲之轉耳集解皇本此与上可與共學章合言思權而不得見也偏其反而集注曰偏晉書已翩反亦當与翻同未之思也釋文云未或已末非

夫何遠之有皇本有下多哉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案疏述經文亦有哉字高麗本亦有哉字夫字連上讀

恂恂如也漢劉脩碑已遜遜如也祝睦碑已逡逡史記弟子世家恂恂似不能言者索隱云或本已逡逡案恂与馴音近義通古文馴已悉通遜字是遜亦得通恂也恂逡亦通字李廣傳恂恂如鄙人史記本已悛悛悛通逡並字異而音近便便言史記世家已辯辯案說文釆辨別也釆爲辨

本字毛詩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平卽釆之譌
辯便同音書釆章百姓大傳𠃊辯章史記𠃊便章
釆秩南訛鄭𠃊辯秩大傳𠃊便秩皆可證
侃侃如也唐張嘉貞傳𠃊侃侃案唐東林寺碑侃亦
𠃊侃後漢袁安傳閭閭衍衍漢唐扶頌衍衍閭閭
則又以衍爲侃也案侃隸變俗字也侃衍音近假
借又儀禮聘禮注引先上大夫後下大夫史記世
家亦如此此古論也
君召使擯釋文擯本又𠃊儐亦𠃊賓皆同案史記世

家正𠃊儐字說文儐道也从人賓聲或从手𠃊擯
臣鍇曰今周禮皆𠃊此擯字文王世子退儐于東
序陸云儐本又𠃊擯是同字也蒙謂从古當𠃊賓
書賓于四門鄭讀賓爲儐舜爲上儐也賓古文擯
見周禮司儀注
色勃如也說文𠃊李又𠃊艴汗簡引古論亦𠃊艴案
兩引互異蓋兼存古齊論之文勃是借字
左右手皇本高麗本𠃊左右其手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按勘記云鄭注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

其手疑皇本是
趨進翼如也說文𠃊趨如案翼是趨省宋高宗石經
趨𠃊趍下沒階趨同趨趍正俗字
攝齊升堂攷異𠃊齋見齊衰者之齊同七經攷文曰
古本𠃊齋漢書朱雲傳唐貞觀孔子廟堂碑俱𠃊
攝齋案說文于禮齊衰𠃊齋纕依義當从衣孔注
攝齊樞衣也齊是假借字
沒階趨釋文一本𠃊沒階趨進誤也案曲禮帷薄之
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聘禮注及史記孔

子世家唐石經說文皇本毛本太平御覽居處人
事二部張子正蒙引此竝有進字是古本如此陸
所見唐初本蓋無進字論語集說曰進疑是退字
執圭鞠躬如也聘禮注執圭入門鞠窮焉如恐失之
釋文𠃊鞠窮羣經音辨鞠窮容謹也鄭康成說禮
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案尒疋鞠究窮也廣疋鋸
鋸謹敬也曹憲鋸音邱六反鋸音邱弓反鞠窮蓋
雙聲与踧踖同爲形容謹敬之貌非以鞠爲曲以
躬爲身也李富孫曰說文鞠曲脊也此卽鞠躬字

魯世家𠂤劒劒今假鞠字皇侃疏失其義矣

下如授釋文曰魯讀下爲趨今从古案古讀下如戶與趨音部字故魯讀如此

足縮縮如有循高麗本循下有也字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注一入爲緅案攷工記五入爲緅尒疋一染謂之縓孔注似誤正義已疑之然孔又云三年練以緅飾衣攷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是孔本以緅爲縓古文論語必是縓字後人从今文改緅併孔注亦改从緅遂歸咎于孔

注之誤非矣又孔以紺爲齊服盛色以爲飾以衣齊服也案鄭于紅紫節注云紺緅紫元之類紅纁之類元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攷禮齊服緇衣元端古祭齊同服紺類于元類于齊服故不以爲飾孔義確不可易錢氏大昕曰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𠂤緅与孔本異也

當暑曲禮袗絺綌鄭注引文當暑上有孔子曰三字袗絺綌唐石經初刻𠂤袗後磨改𠂤袗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𠂤袗釋文袗本亦𠂤袗單也皇本高麗本𠂤縝七經攷文曰足利本同古本𠂤縝卽指皇本案說文糸部袗轉也卽孟子袗兄之臂是也袗元服重文𠂤祳禮振絺綌下入公門當是祳之譌文鄭曰讀爲袗是古只𠂤袗或𠂤袗之重文祳袗特通借耳縝俗字

必表而出之皇本高麗本無之字七經攷文據古本及孔注並同

素衣麑裘儀禮聘禮注禮記玉藻注鄭並引𠂤素衣麑裘按說文麑鹿子也麑狻麑獸也釋文邢疏皆云鹿子則當𠂤麑爲正孔叢子亦𠂤麑裘

褻裘長說文引𠂤紲衣長臣鍇曰紲私列切廣韻紲褻同音六書統謂紲古褻字攷古制四時皆有褻衣不第言裘家从許𠂤衣錢坫謂紲通襋詩與子同襋箋云襋紲衣近污垢是劉熙曰紲衣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或謂之鄙袒或曰蓋袒段氏玉裁於說文紲下補衣堅也三字据玉篇注紲堅也廣韻注紲堅紲同音叚借也

狐貉之厚以居說文𠂤狐貉案說文貈似狐善睡獸
攷工記總目釋文貉獸名依字𠂤貈伐檀貉子曰
貊釋文貉本𠂤貈月令注釋文亦云與衣狐貉者
立貉亦𠂤貈七經攷文曰古本貉𠂤貉此指高麗
本文選辨命論注引文上有子曰二字汗簡引古
論佗𢇁說並見前
無所不佩釋文曰佩字或𠂤王旁
齊必有明衣布釋文曰齊本或𠂤齋攷文据古本同
攷異亦𠂤齋布下有也字此据高麗本也程子本

下接必有寢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韻舊本引此𠂤不饜桉說文
厭飽也足也厭郎𢇁足之義合夫子疏食飲水之
旨从饜義爲長膾釋文𠂤鱠案東方朔傳生肉爲
膾說文膾細切肉也从月旁爲是
魚餒釋文云說文云魚敗曰餒本又𠂤鮾字書同案
玉篇鮾魚敗也說文餒本訓飢別一義爲魚敗後
餒變𠂤餒俗體字又鮾說文所無亦俗字事文類
聚續集引魚餒而肉敗以下一段上有孔子曰三
字
臭惡皇本臭𠂤臭此俗字
不時不食後漢鄧皇后紀引傳曰非其時不食
不使勝食氣說文引氣𠂤既云小食也案說文餼爲
氣之重文氣卽餼也聘禮注古文既爲餼是既氣
古今字餼或字說文所無又說文既重文𠂤鬾既
是鬾之省文小食卽稍食也中庸既稟俾事郭讀既爲餼說文引春秋
桓公十年齊人來餼諸侯𠂤氣古氣息字𠂤乞
惟酒無量唐石經𠂤唯皇本毛本同𠂤唯說見前

沽酒漢書食貨志𠂤酤酒不食師古注鄉黨所記孔
子齊之時也御覽資產部引亦𠂤酤案漢書景帝
紀夏旱禁酤酒注古買酒爲酤酒伐木詩箋酤買
也說文沽水名酤買酒也沽爲借字
不撤薑食宋刻九經本𠂤徹案說文徹通也彻發也
段氏玉裁曰彻引申爲凡發去之偁則字當𠂤彻
經典通用徹或𠂤撤是彻之俗體
祭於公御覽飲食部𠂤祭於君
寢不言玉篇𠂤寢案說文解字寢病臥也寢臥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疏皇本巳蔬攷文据古本校勘記
据十行本並同瓜皇本巳苽攷文据古本同釋文
引鄭魯讀瓜爲必今从古案疏蔬同字此疏食對
菜羹而言宏巳疏粗也瓜祭上環本之玉藻孔注
云三者雖薄祭之必敬瓜亦薄祭之有名者正義
並巳瓜瓜亦蔬果之一類故或从艸魯以瓜爲必
者古瓜必形相涉而誤也鄭故不从高麗本瓜字
句祭連下讀

席不正不坐史記世家引此句在割不正不食下墨
子非儒曰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
新序節士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解
字同此句當是錯簡
斯出矣攷文曰一本斯巳則
鄉人儺釋文引鄭魯讀儺爲獻今从古案獻亦讀爲
莎司尊彝獻尊爲犧亦爲莎又讀儀書文獻有十
夫大傳巳民儀犧莎儀並歌部獻儺古同聲故儺
可讀爲獻也郊特牲鄉人禓注禓或爲獻或爲儺
古音之轉本如此鄭不从者以儺自有正音不必
如禓之借音也釋文云阼本或巳於阼階攷注有
階字禮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無階字
或後人因注而增高麗本無於字
再拜而送之七經攷文曰足利本無而字高麗本同
拜而受之釋文一本或無而之二字
不敢嘗攷文補遺古本嘗下有之字此指高麗本
廐唐石經巳廄古論巳皆見汗簡案說文廄古文巳
皆今巳廐俗字
傷人乎不問馬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

韓文公讀不爲否翟攷異云鹽鐵論刑德魯廢焚
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知漢人亦但以不字屬下
未嘗巳否音
必正席先嘗之攷文曰一本無之字此指高麗本
君賜腥釋文曰腥說文字林並巳胜五經文字曰今
經典通用腥爲胜案說文胜一曰不孰也腥星見
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則巳胜爲正字
君賜生釋文引鄭魯讀生爲牲今从古案左氏莊公
三十二年傳注生曰餼服虔曰腥曰餼生腥易混

當巳牲爲是

加朝服拖紳說文拖巳袉云衣裾也唐石經釋文本拖巳拖案拖是袉之通字拖是拖之本字漢書龔勝傳巳拖紳同

雖車馬非祭肉禮記正義巳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案此文義較順周禮玉府疏但云雖車馬不拜

入太廟唐石經皇本太巳大釋文大音太巳大爲正

居不容釋文居不客本或巳容唐石經巳客案孔注爲室家之敬難久也攷客古恪字戰國策住建共

者客耶高誘注客古音恪左傳以陳備三客繼夏殷之後爲二代繼虞帝之後爲三客客敬也言禮之如賓客也是客卽客敬之意与孔注合容与客亦通後漢書張衡傳洪鼎聲而軍容息注容或巳客

見齊衰者皇本高麗本見上有子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見冕者釋文冕鄭本巳弁又引鄭曰魯讀弁爲絻今从古說見子罕

雖褻必以貌攷文曰古本貌下有也字

式負版者攷文曰古本版巳板板俗字也

升車徐鉉說文注引上題禮曰

車中不內顧釋文引鄭魯讀車中內顧今从古案包注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也攷此依魯訓本無不字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与此不同据此亦用魯論說者云云卽包咸注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車中內顧崔駰車左銘亦云內顧自敕注並引魯論後人据采本于包注及張賦崔銘注並增不字非矣御覽色類引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郝氏詳解以車中至末爲一章

色斯舉矣節朱子謂有闕文何氏十一經問對謂唐棣節誤簡

山梁釋文引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粱粟則粱鄭當巳梁文選七發注引有子曰二字並引此鄭注

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釋文時哉一本巳時

哉時哉皇疏邢本注疏只𠂤時哉後漢書班固傳注御覽羽族引竝一時哉共皇本高麗本𠂤供攷文据古本同釋文亦曰共又𠂤供玉篇引嗅𠂤𠂤蜀石經𠂤戛集注引晁氏曰石經𠂤戛謂雉鳴案師古注漢書不𠂤𠂤騶騎主之餌云𠂤古嗅字說文有𠂤無嗅廣韻嗅以鼻取氣故从鼻古本𠂤臭唐石經𠂤臭口旁晁氏所加其跡可驗論語集說曰嗅疑𠂤嘆釋正仁三噫之訛司馬光類篇迮字下引論語三嗅而迮荀子三臭之不食是古本𠂤食義与何邢𠂤夫子

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之說合蒙謂臭當如尒正鳥曰臭之臭邢疏尒正謂鳥之張兩翅臭臭搖動者劉聘君曾引之何以邢氏疏論語不本此訓也筆解謂嗅當𠂤嗚嗚之嗚雉聲也此臆說耳共當𠂤拱執之拱藝文類聚鳥部上雉類太平御覽羽族部竝𠂤拱𠂤供具之供非是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終

皆不及門也皇本高麗本也上有者字七經攷文據古本足利本同

德行七經攷文補遺曰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此指高麗本而言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舊有子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爲德行翟氏攷異云攷文補遺每云古本皆以證其与皇本同也今檢皇氏本唯別分此爲章子曰字未嘗有其

疏則云此章無子曰字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氏以彼國別藏寫本謬稱古本未可援之實史記矣案皇本与高麗本雖同出日本而互有同異今檢高麗本實有子曰二字翟但据皇本耳攷文所言古本蓋指高麗本也

言語二段史記弟子傳政事二人列前言語二人列後新序雜事篇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以此爲孔子言是此節明有子曰字

子游子夏後漢儒林傳注引論語文學則子游子夏多一則字古人引書隨意增損未足爲据也

人不聞於父母昆弟之言漢書范升奏記注論語云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云閒非也子騫之孝化其

南容三復白圭史記弟子傳容三復白珪之玷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文爲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釋文康子問弟子一本巳季康子鄭本同高麗本有顏回者好學下有不遷怒二句末有未聞好學者也与哀公問同皇本只多未聞好

學者也句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以爲之椁皇本巳槨下同論衡問孔篇同家語注潛夫論浮侈史記索隱並巳槨案說文椁字無邑旁七經攷文云足利本脫此四字案高麗本亦無此句注有賣以巳槨恐高麗本脫去也

才不才史記弟子傳才巳材案古材才通易繫辭兼三才唐石經巳材

鯉也死七經攷文曰古文無也字此指高麗本也

吾不徒行皇本高麗本不下有可字

不可徒行也論衡問孔可下有以字皇本高麗本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七經攷文据足利本亦有吾以二字

天喪予漢書董仲舒傳贊引予𠂤余案曲禮鄭注予余古今字

從者曰論衡問孔𠂤門人曰

曰有慟乎皇本高麗本𠂤子曰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亦同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論衡𠂤吾非斯人之慟而誰

爲皇本高麗本誰爲下又有慟字案說文無慟字應卽慱字

季路問事鬼神攷文曰古本𠂤子路

焉能事鬼鹽鐵論論鄒章引𠂤焉能事鬼神

敢問死邢疏云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則邢疏敢上有曰字唐石經南宋石經匡謬正俗引竝有曰字皇本同七經攷文曰古本死上有事字此指高麗本

閔子侍側皇本高麗本閔子下有騫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冉有子貢唐石經冉有𠂤冉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朱子集注引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曰上文樂卽曰字之誤案漢書幽通賦注引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樂曰字竝見本有曰字非因樂而誤可知今皇本有曰字座右銘注引亦有子曰字足證曰字之脫誤也

仍舊貫如之何釋文引鄭魯讀仍爲仁今从古案鄭

注仍因也本之尒疋是宓从古𠂤仍惠氏棟曰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佗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後漢書郎顗上書引無如之何三字隋書何妥上事引𠂤孔子曰亦無如之何三字

由之瑟皇本高麗本瑟上有鼓字案注子路鼓瑟當有鼓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亦有鼓字

未入於室也儀禮鄉射疏孝經序疏引俱無也字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高麗本亦有乎字

過猶不及皇本高麗本及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後漢書楊秉傳注史記弟子傳引此文上有孔子曰三字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本巳附益也七經攷文曰一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漢書諸侯王表師古注引此文無而字上有孔子云字御覽人事部引無而字

鳴鼓而攻之皇本無而字論衡順鼓引亦無而字鼓高麗本巳鼓

師也辟皇本巳僻史記弟子傳同高麗本巳師僻也上下同史記巳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緜也喭由也喭尚書無逸正義引由也諺案依古當巳唐喭俗字新論正賞篇子游裼裘而諺卽唁亦卽喭鄭注子路之行失於叛諺諺說文傳言也与喭異義說文無喭字古多假諺字爲之

回也其庶乎虞翻易注引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易繫辭本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疑幾字脫去而貨殖焉筆解云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字之誤也此臆說也

億則屢中皇本高麗本巳憶注同案漢書貨殖傳巳意則屢中師古曰意讀曰億隸續載漢陳度碑亦巳意說文斠詮意卽憶正字億卽不億不信之億亦卽意字說文十萬曰意意志也億安也此當他意憶是俗字又屢當巳婁說文無屢字新坿有之漢書俱以婁爲屢集解合回也章爲一

不踐迹釋文迹本亦巳跡三國志司馬朗傳注及文選辨亡論注亦引巳跡案說文當巳衛迹跡是俗字

君子者乎攷文曰古本乎巳與集解合上章讀論篇君子色莊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攷文曰古本下有也字案皇本高麗本竝有也字白虎通三綱六紀引論語亦有也字

回何敢死筆解巳敢先案死字當是先字之誤先与上後字相應筆解是也程子外書亦曰先字之誤上文吾以女爲死矣皇本巳汝

可謂大臣與釋文悉古文臣字本今𠂤臣案武后造
西塋乙丑等十九字以悉爲臣非臆𠂤戰國策宋
使者曰悉請受邊城則已以悉爲臣知古文如此
子曰弑父與君文選從軍詩注引𠂤孔子對曰
子羔家語𠂤睪案皐陶列女傳𠂤睪陶韓詩鶴鳴于
九皐傳九皐九折之澤羔睪聲相近釋文曰家語
𠂤子高左傳𠂤子羔禮記𠂤子皐韓非子亦𠂤子
皐三字不同其實一也又史記弟子傳𠂤使子羔
爲費郈宰論衡藝增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後漢書

劉梁傳注引使上有將字
有民人焉二句論衡問孔引此先有社稷焉
毋吾以也釋文曰以鄭本𠂤已皇本高麗本毋𠂤無
案以已通字孟子無以則王乎注以已通用詩無
已太康後漢書文苑傳張升對或曰君子仕不爲
已職思其憂注引𠂤無以太康云云江有汜章不
我以文選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𠂤不我已
子路率爾而對皇本𠂤率爾所引何氏注同案率爾
輕遽貌孟子率然問曰漢司馬遷傳率無須臾之

閒皆与率義同莊子人閒世注率然柎之釋文率
本或𠂤率史記弟子傳引無而字
攝乎大國之閒漢刑法志引乎𠂤虖古乎字高麗本
無之字
因之以饑饉釋文饑鄭本𠂤飢同案說文解字饑訓
穀不熟飢訓餓則此當𠂤饑高麗本𠂤飢文選關
中詩注及晉書食貨志引此二句爲孔子語
可使有勇攷文曰一本使下有民字
夫子哂之攷文補遺云古本無之字

可使足民皇本高麗本民下有也字七經攷文据古
本亦有也字
非曰能之攷文曰一本曰下有敢字攷文補遺曰古
本非下有敢字高麗本之下有也字
點爾何如史記𠂤蔵字當𠂤黠說文黠雖皙而黑也
曾點字皙名字相配點借字也
鏗爾玉篇𠂤摪舍瑟𠂤舍琴案摪卽鏗楚詞九懷云
鉅寶遷兮砏磬鏗者廣正鏗聲也字通鏗或𠂤摪
瑟聲說文無摪字惟擥字云讀若鏗尒舍瑟而作

陳氏鱣古訓云當匡擥然攷鏗字明箸經典說文
臥下讀若鏗鏘之鏗是轉下讀若鏗尒舍瑟而作
是明有鏗字擥說文明云讀若則非鏗本字明矣
瑟匡琴攷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下云本今匡
瑟是本匡琴又集韻匡懊爾捨瑟玉海引之釋正
曰懊与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檢集韻鏗字下今
無引懊爾之言王伯厚所見必別是一本
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撰鄭匡傳鄭曰傳讀曰詮詮
之言善也案撰傳同傳通全儀禮鄉飲酒禮遵者

降席注今文遵爲傳或爲全則全傳通矣鄭讀傳
爲詮全是詮省文又詮通譔漢書楊雄傳譔以爲
十三卷蕭該音義云字林譔音詮撰譔本同字故
竝与詮通說文詮具也廣正詮撰竝訓具王逸注
楚詞譔亦訓具遍攷字書無以善訓詮者蒙謂詮
傳通字無煩改義內則栗曰撰之讀曰遵漢史人表大夫遵卽大夫傳是撰傳竝
有遵音遵詮聲相近又
案說文無撰字當匡傳
亦各言其志也釋文曰亦各言其志一本匡亦各言
其志也

莫春者釋文云莫本亦匡暮案皇本高麗本匡暮攷
文据古本足利本同論衡明雩祭意二引後漢書
儀祀志注徐堅初學記歲時部文選何敬祖荅張
華詩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引莫皆匡暮案說文莫
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則莫正字暮是俗增偏旁
字
冠者五六人皇本冠上有得字公羊傳桓五年大雩
疏引此謂魯人正雩故其數少春秋說冠者七八
人童子八九人天子雩也

浴乎沂論衡明雩篇引爲涉沂韓愈李翺爲沿沂案
浴非裸浴之浴攷韓詩澮洧傳乃卽上巳之祓禊
禮月令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謂棄舟禊于名川
引論語浴沂爲說周禮賈疏云歲時祓除曰禊見
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者是知浴爲戒浴漢志三
月上巳祓除蔡邕亦引此文蓋浴第水上盥手而
已自後人誤會以暮春尚寒不當裸浴强改經文
以就已說眞不知古訓者
風乎舞雩詠而歸後漢書仲長統傳引匡諷乎舞雩

之下論衡明雩篇亦讀風爲諷歌也釋文引魯論
讀饋爲歸今从古鄭云饋饋食也案包注風涼於
舞雩之下蓋謂祓除既畢風涼其所濯之春衣耳
後人亦誤會春寒非風涼之時故以爲諷王伯厚
曾辨之歸饋字通士虞禮特豕饋食注饋猶歸聘
禮歸饔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是也史記弟子
子傳詠而歸徐廣曰一巳饋論衡云詠而饋詠歌
饋祀也俱本古說包注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
門則从魯論也鄭歸字皆巳饋如饋孔子豚齊人

饋女樂皆是

夫子何哂由也攷文曰古本夫巳吾此指皇本而言
哂說文解字巳欠云芙不壞顏曰欠卽禮笑不至
矧之矧俗字也
曰爲國以禮皇本巳子曰攷文據古本足利本同
安見方六七十釋文焉於虔反又云本今無此字盧
氏文弨焉字卽安見之異文古二字通校者不知
故云今本無
宗廟會同釋文本或巳宗廟之事如會同非案皇本
正如此攷文據古本足利本同
非諸侯而何唐石經初刻巳非諸侯如之何後磨改
同今本釋文曰一本巳非諸侯如之何案皇本高
麗本正如是攷文據古本足利本同盧氏文弨曰
古而如字通用之字蓋衍文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皇本高麗本小下大下竝
有相字攷文據古本足利本同
顏淵問仁孟子萬章上篇章句引巳問爲仁
克己復禮皇本高麗本巳尅己下及注同案家語正

論解述左傳事巳尅己復禮夫子之言本古志閔
二年鄭高克詩清人釋文巳尅洪範曰克周禮太
卜巳尅北魏溫泉頌尅神尅聖卽克字尅漢碑又
巳剋字說文克肩也勉尤勸也克己當从勉克借
字也从刀从寸皆後起文廣韻剋訓自强剋訓剋
己非矣
非禮勿視四句禮記曲禮正義引論語巳非禮勿動
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仲弓問仁史記仲尼弟子巳問政此古論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此亦古語而夫子稱之与告顏子同

仁者其言也訒高麗本𠂤訒也釋文訒或𠂤仞案仞与認通列子天瑞篇天地萬物不相離仞而有之皆惑也漢書儒林傳喜因不肯仞認古只𠂤仞而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認注認難也又借認爲訒故有難訓六書正譌云仞借爲識訒字別𠂤認非訒本字仞通字認俗字也說文引𠂤訒古論𠂤

訒見汗簡

斯謂之仁已乎皇本高麗本斯下有可字已下有矣字史記弟子傳𠂤斯可謂之仁乎

斯謂之君子已乎皇本高麗本𠂤斯可謂君子已乎七經攷文曰足利本𠂤斯可謂君子已乎史記弟子傳𠂤斯可謂之君子乎

商聞之矣文選運命論注引無矣字

死生有命二句論衡祿命篇辨祟篇二引𠂤孔子語命義篇引𠂤子夏大戴禮本命篇注引上一句𠂤孔子荀悅漢紀高后紀扁鵲述孔子曰死生有節翟氏攷異云上云商聞之矣先儒謂聞之孔子則以此爲孔子語也亦宜

皆兄弟也皇本高麗本皆下有爲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亦有爲字無也字鹽鐵論和親章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引皆有爲字

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後漢儒林傳注愬𠂤訴案二字同文選王仲宣公讌詩但愬林行遲注愬亦訴

字寡婦賦愬空字兮曠朗注是以愬爲訴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說文愬𠂤譖公羊襄三十一年愬天子唐石經𠂤訴是以訴爲愬也

可謂明也已矣漢書五行志王尊傳晉書五行志俱引𠂤可謂明矣

民信之矣皇本民上有令字高麗本足利本令竝𠂤使後漢袁安傳注民𠂤人此唐人避諱而改

必不得已而去釋文一讀而去於斯絕句

去兵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攷文据古本高麗本

竝同

自古皆有死風俗通正失卷引論語曰古皆沒

民無信不立皇本高麗本無𠂤不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呂春秋季秋紀注引𠂤非信不立

棘子成曰古今人表及三國志秦宓傳𠂤革皇本高

麗本足利本成𠂤城案棘与革通大正匪棘其欲

禮記漢書引𠂤匪革又經典中亟字竝𠂤棘革字

亦相通之證成古通郕亦通城漢書異姓諸侯王

表溫城史記𠂤溫成史記項藉本紀成陽漢書𠂤

城陽

何以文爲七經攷文曰一本𠂤爲文此指高麗本也

正平本爲下有矣字

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說文引𠂤虎豹之鞟案說文

鞟去毛皮也今𠂤鞟俗省鞟是古文本字𠂤鞹皇

本高麗本从此御覽七百六十六引同又引文猶

質也句上有子貢曰三字猶犬羊之鞟下皇本高

麗本竝有也字

年饑釋文鄭本𠂤飢攷異及皇本高麗本同案前饑

饉之饑鄭亦𠂤飢二字訓殊𠂤饑爲正

盍徹乎攷工記匠人注引𠂤盍徹與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鹽鐵論未通章引論語不足下

有乎字文選藉田賦注引𠂤孔子語

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引與𠂤予後漢楊震傳引孰

𠂤誰

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惑本亦𠂤或古惑字省𠂤或

說文惑亂也大徐云今以或爲疑或不定之意

崇德也七經攷文曰古本無也字此指皇本而言

愛之欲其生二句皇本高麗本皆有也字七經攷文

補遺曰古本是惑𠂤其惑

誠不以富詩小正誠𠂤成顧氏炎武九經誤字曰詩

箋云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宋蘇氏

謂成當依論語𠂤誠今本詩經竟改𠂤誠非

吾得而食諸釋文𠂤吾豈得云本今𠂤吾得盧氏文

弨曰正文𠂤吾焉得而食諸則与注同矣皇本高

麗本𠂤豈今据改正邢本𠂤吾得疑脫一字漢書

武五子傳及師古注史記仲尼世家俱𠂤吾豈得

太平御覽治道部引論語吾惡得而食諸
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引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
今从古案古折制通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罔
子尙同中篇引𠂤折班固西京賦許少施巧秦成
力折下叶噬字文選張協雜詩注引李奇漢書注
云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与此同蓋
卽折獄也釋文引廣疋制折也折制古同聲史記
項羽紀渡浙江索隱云浙江今之錢唐蓋其流曲
折莊子所謂制河卽是片孔訓偏謂聽訟必須兩

造之辭呂刑所謂兩造具備片言卽呂刑所謂單
辭書疏亦引此文以證但疏稱子路行直聞於天
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斷獄
者唯子路尒据此則以子路與人與獄非子路斷
人之獄其說未是惟以片言爲單辭則足翼孔注
也鄭訓片爲半朱子从之謂言出而不待其辭之
畢太平御覽刑法部引注曰片讀爲半此引鄭注
而誤增讀字鄭訓半非讀半也釋文於片字無音
但云鄭云半也可證不如从孔注爲長錢氏大昕
已辨之
子路無宿諾釋文云或分此爲別章案文選江淹雜
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則本另爲一章
居之無倦釋文倦亦𠂤卷案當𠂤券說文券勞也臣
鉉曰今俗𠂤倦義同是倦俗字今說文人部有倦
字云罷也當是後人羼入大徐所見無此字故云
俗𠂤也攷工記輈人左不楗注楗或作券鄭云券
今俗字漢涼州刺史魏君碑施舍不券亦倦字虞
書耄期倦于勤薛季宣及汗簡引皆𠂤券毛居正

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刀古者刻木爲之皆从
刀从力者古倦字也釋文亦𠂤卷當是券之誤
博學於文釋文一本𠂤君子博學於文皇本有君子
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古訓据高麗本並同邢疏
曰或本亦有君子
子帥以正皇本高麗本以𠂤而攷文据古本足利本
同儀禮鄉飲酒注曰已帥而正孰敢不正疏曰此
論語孔子言似古本𠂤而字釋文云帥与率同孝
經聖治章疏引𠂤率史記主父偃傳同說詳魏石

經攷異

荀子之不欲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雖賞之不竊文選西征賦注引竊下有也字

草上之風釋文尙本或𠃊上皇本高麗本𠃊尙案古

上尙同覲禮注古文尙爲上陟岵詩上愼旃哉漢

石經魯詩殘碑𠃊尙尙書序疏云尙者上也言此

上代以來之書易泰卦朋亡得尙于中行荀爽曰

中謂五坤爲朋朋亡而下則二上居五而行中和

矣虞翻曰兌爲朋坤虛無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

與五易位故得上于中行是尙爲上也孟子草上

之風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据趙岐改上爲尙

六書故亦𠃊尙是二字雖同从尙爲古史記孔子

弟子傳公西蔵字子上索隱引家語𠃊子尙皇本

高麗本風下草下各有也字漢書董仲舒傳引及

說苑政理篇引竝同董仲舒傳引𠃊少上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七經攷文曰古本無斯字無矣

字一本矣𠃊也此指高麗本

爾所謂達者高麗本者下有矣字

在邦必聞史記弟子傳邦𠃊國此避諱而改

夫達也者皇本高麗本無也字下夫聞同史記此句

無也字下夫聞有

察言而觀色說文繫傳𠃊詧言案說文察詧異義察

言當𠃊詧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史記𠃊在國在家𠃊及家漢書

王莽傳贊亦𠃊在國𠃊國者避諱也

無攻人之惡皇本高麗本𠃊毋春秋繁露仁義法𠃊

不攻人之惡

樊遲問仁節皇本問知𠃊智下同

舉直錯諸枉釋文錯或𠃊措同說見前攷文補遺曰

古本諸𠃊於舉古論𠃊旬見汗簡

鄉也釋文鄉又𠃊鄉同皇本高麗本𠃊嚮案僖二十

八年左傳鄉役之三月說文𠃊鄉陸德明本又𠃊

鄉經典中嚮字多𠃊鄉易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京房王肅竝𠃊鄉左氏傳嚮多𠃊鄉禮亦然漢人

多以鄉爲向嚮說文所無依古當𠃊鄉依義當𠃊

鄉尒疋釋詁注以曩爲嚮釋文嚮本𠃊鄉檀弓注

南面嚮明釋文嚮本巳鄉

富哉言乎皇疏本高麗本巳是言乎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皇本高麗本巳忠告而以善導否則止疏亦巳否後漢書注亦云否則止疑古所傳如此

毋自辱焉皇本高麗本七經攷文本毋巳無集注舊本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及集說足利本攷異所据宋刻九經本同文選孫子荆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竝同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終

先之勞之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案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兩之字俱指民言與朱子相反鄭讀力報反與放勳曰勞之來之之勞同

無倦釋文佗毋倦云今本皆無皇邢皆佗無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御覽刑德部引佗子路問政舉賢才漢書平帝紀詔引才佗材說見前

子之迂也釋文迂鄭本皆于往也案于迂通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皆以于爲迂鄭訓往与于三十里王于興師之于同

奚其正史記世家佗何其正也攷文補遺曰古本正下有名字此指高麗本而言

刑罰不中後漢書梁統傳中佗哀北周書蘇綽傳刑佗賞

則民無所措手足釋文錯本又皆措史記世家注疏本唐石經漢書刑法志薛宣傳措俱作錯梁統傳佗人無所厝手足張奮上疏引亦作厝厝下有其字攷文云古本錯作措案說文措置也厝厲石也錯金塗也措本字錯厝並借字後漢書章帝紀詔舊唐書酷吏傳引民俱作人此爲避諱而改

請學爲圃史記弟子傳無爲字

曰吾不如老圃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子字

樊須也攷文曰古本無也字

則民莫敢不用情文選西征賦注引民作人避諱而改

襁負其子而至矣釋文又作繈皇邢同案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强葆之中索隱曰强葆卽襁褓列子天瑞不免繈保者釋文繈保本皆襁褓賈誼傳作繈抱相如傳作繈保並同

誦詩三百荀子注作學詩三百此爲唐人避順帝諱而改

不能專對漢書藝文志專作顓案白虎通顓者專也風俗通桑伯顓猶專淮南人間世注顓與專同案顓假借字也

亦奚以爲攷文補遺曰古本爲下有哉字此指高麗本而言

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從佗行

兄弟也皇本無也字

冉有僕皇本佗冉子風俗通義十反卷論衡問孔春秋繁露仁義引俱佗冉子

既庶矣節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古人引書隨意錯誤也

教之鹽鐵論授時引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

齊之以禮

期月而已可也皇本期佗朞注同史記世家期佗朞無可也二字云孔子去衛時語儒林傳序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亦無可也字期借字依義當巳朞卽說文稘

三年有成後漢書鮑昱傳注引佗三年乃有成功郎顗傳注引佗三年乃成功

善人爲邦史記孝文帝紀贊佗善人之治國百年漢書刑法志亦佗爲國

必世而後仁論衡宣漢篇而佗然史記孝文帝紀贊同

冉子退朝周應賓九經攷異內質本佗冉有筆解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攷文曰古本無也字

如知爲君之難也皇本無之字

一言而喪邦有諸皇本而下有可以二字高麗本亦有可字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乎

予無樂乎爲君二句皇本高麗本莫予違上又有樂字

字案孔注所樂者惟樂其言而不見違亦有樂字

葉公釋文佗葉此唐人避太宗諱所書唐姚彝神道碑曾搆蕃于夏葉唐封寺壇碑宏猷超于方葉皆足證也公羊傳成十五年注引問政下有于孔子三字

近者說遠者來史記引佗來遠附邇漢書武帝紀佗徠遠徠來古通詳後

無欲速無見小利釋文無佗毋云今佗無攷文曰古本上佗無下佗毋足利本上佗毋下佗無案高麗

本竝作毋

吾黨有直躬者釋文躬鄭本作弓鄭曰直人名弓案古有以直爲姓以弓爲名者姓氏急就篇直友諒注云直氏楚人直弓之後廣韻廿四職直字下云直姓楚人直弓之後呂春秋言舜得五人有直成者是直之爲姓已古然韓非子五蠹及呂覽仲冬紀淮南子氾論皆載楚人直躬攘羊一事而高誘注淮南氾論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案此亦如稱盜跖之例不

以直爲姓與鄭注正合孔注直身而行義太曲躬字說文或从弓後漢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竝作字仲弓洪适所載碑文作字仲躬

父爲子隱二句韓詩外傳八新序節士篇義疏幾諫章引俱以子爲父隱句在前

居處恭三句禮記中庸正義引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御覽人事部引棄下亦無也字鄉黨稱弟焉釋文亦作悌同皇本高麗本同說見前

硜硜然小人哉高麗本哉作也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章句引此悻悻然小人哉爲證孫氏音義曰悻字或作悻然論語音鏗筆解謂硜硜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爲爲字之誤

抑亦可以爲次矣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矣作也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傳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鹽鐵論雜論亦引作選案書盤庚疏選卽算也柏舟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毛傳訓選爲數鄭注此章以算爲數義正合蓋選算古字通釋文算本或作筭說文算筭異義高麗本作筭假借

字選亦算之假借字也

必也狂狷乎攷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

善夫攷文曰足利本作善哉

未可也公羊傳莊公十七年注引兩未可下皆無也字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二句公羊傳注作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引鄭氏論語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則鄭本好之本作善之論衡定賢引如亦作若攷文曰古本惡

之下有也字此指高麗本

器之高麗本之佗也上說字並佗悅說見前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

切切偲偲釋文偲本又佗愢集韻云或佗愢

兄弟怡怡皇本高麗本下有如也二字文選曹植求

通親親表注引同初學記人部藝文類聚人部五

御覽人事部皆有如也二字毛詩小疋常棣傳兄

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正義云論語朋友切

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

偲定本熙熙佗怡怡節節佗偲偲

以不教民戰穀梁僖二十三年傳曰以其不教民戰

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劉勰新論閱武引皆

無以字後漢書傳燮傳晉書庾衮傳引皆無以字

邦有道穀二句史記弟子傳二邦俱佗國

克伐怨欲不行焉高麗本克佗剋秦當佗勉說見前

邦有道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佗天下有道

危行言孫皇本高麗本孫佗遜孟子弔滕章章指漢

書第五倫傳郭太傳二注引並佗遜說見前

南宮适釋文适本佗括案史記本佗括孔注适南宮

敬叔魯大夫明夏洪基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

一人以仲孫閱說謚敬叔者爲一人指孔注爲非

朱氏彝尊孔子弟子攷主之列南宮适又列南宮

敬叔余攷孔說爲是鄭康成注禮云南宮縚孟僖

子之子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

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公七年孟

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注說南宮敬

叔僖子之子又攷家語南宮縚或佗韜字子容史記

南宮括字子容适一名縚此皆傳寫之異縚适是

一人卽仲孫閱一佗說謚敬叔其人者再攷釋文

南宮閱一名縚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佗南

宮縚案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先儒多如此說

孔注自無可疑惟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

叔又有南宮邊子師古注南容謂南宮縚敬叔謂

南宮适然夏洪基以南宮邊子卽适之譌余謂縚

适亦誤爲二是未可據一人表而槩以羣書爲非

也竹垞於申棖申棠申續列爲三人於此偏信夏

說又分适閱爲二疏矣

羿善射說文作𦥑善射𦥑盪舟作奡盪舟古今人表同案𦥑古羿字汗簡古文羿作𦥑所云見古尚書湯與盪通說見余三家詩攷異

尙德哉史記弟子傳作上案上尙同見上

君子而不仁者筆解云仁爲備字之誤案孔注雖君子猶未備謂于仁未全備筆解因注而疑誤非是

愛之能勿勞乎釋文勞力報反集解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讀去聲白虎通諫諍引二勿字作

無鹽鐵論授時引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

裨諶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羣經音辨裨鄭作卑婢支切案裨當作卑風俗通義姓氏篇云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漢有卑躬爲北地太守諶當作湛左襄二十九年傳裨諶鄭大夫注諶本作湛高麗本亦作卑

草創之釋文云依說文此是創痍字創制之創當作剏字

脩飾之皇本脩作修高麗本無之字案脩修殊義脩是假借字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廣韻作彼彼音彼案佩觿集韻亦引論語子西彼哉埤倉云彼者邪也馬融注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與廣韻所引異義彼與偏陂之陂同彼亦讀爲陂較注義爲長毛氏奇齡云公羊定八年陽貨謀弒季氏不得見公歛處父之甲眡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貨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之

飯疏食釋文蔬本今作疏皇本高麗本作蔬邢本作

疏蔬俗字

孟公綽釋文綽本又作𦈡汗簡引古論同案說文綽或省作綽玉篇𦈡古文綽又攷左襄二十五年傳孟公綽釋文云本作卓哀九年孟公綽釋文亦云唐扶頌朝有公卓洪适云卽公綽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皇本高麗本大夫下有也字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攷文曰古本曰上無子字知作智足利本高麗本同

卞莊子釋文鄭曰秦大夫周生曰魯卞邑大夫也集

解引之漢書東方朔傳佗弁嚴子弁卞古通戰國策佗管莊子索隱引國策佗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何氏焯云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余謂管卞字不通路史國名紀以卞爲莊子之姓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因以爲氏然卞地不屬曹鄭浹漈嘗辨之而江愼修以爲卽孟莊子蓋据左傳孟莊子好勇且齊伐魯忌莊子不敢過正襄十六年孟孺子速欲徼齊侯齊侯去之之事然孟莊子食采于郕並未爲卞大夫齊人伐魯忌卞

莊子不敢過卞與郕無步攷陳軫傳有卞莊子刺虎事荀子大略載齊欲伐魯忌卞莊子事新序載齊伐魯卞莊子請行事韓詩外傳亦云班固崔駰兩傳皆佗卞嚴子注以爲魯大夫卞邑今山東兖州府泗水縣東界是周生注爲不可易至以嚴爲莊當是漢人避明帝諱而改莊嚴字通一切經音義莊嚴也公羊定公八年傳矢著于莊門釋文莊本或佗嚴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阮藉詠懷詩注佗久約案漢書高帝紀上注約要也後漢南蠻西南夷傳注久約謂文書要約也周禮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注約劑要盟之載詞及券書也要約蓋同義文選鸚鵡賦李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

夫子時然後言六句皇本高麗本其言其笑其取下各有也字論衡儒增引亦各有也字又知實篇引三後字皆佗后

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知實二引皆佗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引佗法而不譎風俗通義皇伯卷引孔子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

曰未仁乎四書辨疑云曰字衍文

桓公九合諸侯朱子云九春秋傳佗糾督也古字通案先儒並以爲九合周秦以來之書以九合一匡佗偶數十歲胡氏通旨曰桓公會盟凡二十有一獨偁九合祇衣裳之會尒唯左傳僖二十六年桓

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朱子本此佗糾案古字自通莊子禹九雜天下之川九卽糾然佗糾合則統舉二十一會而言非皆不以兵車矣當从九字爲古

不以兵車公羊傳莊十三年疏引論語不以兵車之力世說新語注引不以上有一匡天下四字

吾其被髮左衽矣文選西征賦八公山詩二注佗衽案二字同集解本中論智行篇北史王紘傳引竝佗衽俗字也

自經於溝瀆史記齊世家殺子糾於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左襄廿一年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卽溝瀆也

公叔文子孔注公孫拔也鄭注禮文子名拔或佗發攷拔發通商頌武王載旆說文佗載拔韓詩佗載發說文拔字臣鍇曰此卽本實先撥之撥則拔卽撥撥亦佗發長發元王桓撥韓詩佗發是也則公孫拔卽公孫發集注佗公孫枝乃拔字之誤

大夫僎漢書人表佗大夫選案說文僎具也从人巽得聲釋文僎又佗撰同撰一佗選史記相如傳歷撰列辟撰卽選也選亦佗算鄭注佗選是也撰亦讀曰算繫辭若夫雜物撰德鄭本佗算周禮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讀爲算是也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釋文子曰一本佗子言鄭本同案高麗本佗子曰盧氏文弨曰皇佗子曰邢佗子言是皇本無道下又加久字攷之疏本無

仲叔圉治賓客漢書人表仲佗中後漢書注治佗主下竝同案古仲只佗中治是避唐諱也

祝鮀後漢書注一本佗祝佗

其言之不怍大戴禮曾子注佗不佗洪頤煊曰佗當作怎荀子儒效無所疑怎注怎與怍同

陳成子弑簡公釋文弑本亦佗殺高麗本皇本佗殺案二字通春秋緯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殺音試是古音二字同漢石經公羊傳何隱尒弑也佗試唐石經春秋公羊雨傳殺弑竝互通可證

陳恒弑其君高麗本恒佗桓注同弑佗殺案桓恒竝

宋諱字並缺末筆桓公亦伦威公亦避諱伦也左傳亦伦恒恒田常也桓字當誤

不敢不告也二句詩蹇裳正義引無也字者字下不敢不告也皇本亦無也字

告夫三子者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下亦伦之二三子末句無也字

之三子告釋文本或伦二三子告非也盧氏文弨曰今皇本并上文公曰告夫三子君曰告夫三子者亦皆伦二三子蓋後人增加之文唐石經於上文

伦告夫二三子

勿欺也而犯之皇本也伦之攷文補遺曰一本無也字

今之學者爲人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蘧伯玉淮南子伦璩正字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伦夫子問焉

不在其位二章舊合爲一朱注記者因上章而類記則非重矣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高麗本伦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潛夫論交際引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伦之字

君子道者三孟子章句君子厄陳蔡章注引論語曰君子之道三

子貢方人釋文方人鄭伦謗謂言人之過惡案古文方伦旁虞書共工方鳩僝功說文伦旁救土喪禮注旁爲方荀子方皇注方音旁則旁卽方亦爲謗之省文孔注比方人與鄭異鄭蓋从魯錢氏大昕

曰古讀方如旁又如謗古人讀方重脣與邊表併聲相近今讀方輕脣失古音矣三國志胡質傳引此節文上有孔子曰三字

賜也賢乎哉皇本伦賢乎我夫哉高麗本伦賢乎我夫我則不暇疑皇本哉字衍案原本語氣未全我字是脫簡三國志胡質傳引有我字無夫字

患其不能也皇本高麗本伦患已無能也

不億不信高麗本伦不憶案憶俗字說見前

微生畝古今人表邑尾生畮師古注卽微生畝也畮

古畝字案說文尾微也書鳥獸孳尾史記伦字微
晦說文重文伦畝周禮地官皆伦晦七月詩饁彼
南畝漢書食貨志伦晦五經文字云畝畝上說文
下絲省
某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或伦某何鄭伦某何是皇
疏云言某何是爲栖栖乎則皇本伦某何是者脫
去爲字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說文寮伦寮愬伦譌案寮本

从穴寮愬訴或字公羊襄三十一年愬天子唐石
經伦訴論衡累害公伯寮之遡以愬爲遡又寮史
記索隱伦繚今本伦僚或云卽申繚
於公伯寮皇本高麗本寮下有也字
道之將行也與史記弟子傳引無也與二字下同
賢者辟世皇本高麗本伦避案三國志許靖傳注文
選七命注皆伦避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漢石經伦
避金縢我之弗辟馬融伦避正字也世後漢書逸
民傳注伦代此爲唐人避諱而改
作者七人矣義疏引鄭七當爲十字之誤案攷工記
凡攻木之工七鄭注故書七爲十鄭曰伯夷叔齊
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
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攷鄭以此節連上
爲一章包王注亦如此分章但包以作訓爲七人
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王
弼以爲七人卽逸民諸人俱不若鄭說之長若張
子謂卽羲軒堯舜等七人蓋作者之聖夫聖亦何
止七人也當从鄭說

晨門曰皇本高麗本晨門上復有石門二字翟氏攷
異曰前篇子張問達章皇氏疏引沈居士曰若長
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爲
稱可爲石門有複文之一證
子擊磬於衛繇釋載贈孔宣公泰師碑荷蕢微者反
差擊磬之心以磬爲磬案古磬磬通禮記石聲磬
鄭注磬當爲磬左傳室如懸磬魯語伦懸磬釋名
曰磬磬也其聲磬磬然
有荷蕢說文伦荷夾云古文蕢草器也荷釋文本又

佗何案說文繫傳通論佗擊石以荷蕢爲擁塊子未知所本荷何同古荷擔之荷本佗何古今人表亦佗何蕢後漢逸民傳序注引者佗首攷文曰古本蕢佗質注同氏佗子皇本高麗本同

既而曰鄙哉史記世家引無此五字高士傳無鄙哉二字

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案硜卽古文磬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佗硜集解引王肅硜硜然小人哉注云硜聲果勁也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竝聲近而義同莫己斯已釋文竝音紀何注此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則斯已之已亦讀佗莫己之己唐石經莫己斯已皆佗人己之己而已之已佗已止之已與集解合史記世家佗夫而已矣

深則厲說文解字佗砯履石度水也引詩深則厲古厲佗砯尚書礪砥薛季宣佗砯礪亦卽厲字說文礪字新坿注云經典通用厲知厲礪古竝佗砯厲亦佗濿

未之難矣攷文補遺曰古本矣上有也字

高宗諒陰釋文鄭讀禮爲梁鶴案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云鄭曰諒闇轉佗梁闇案說文八部㒸謂之梁尒疋釋宮闇謂廬也儀禮喪服傳云倚廬卽闇也又曰既虞翦屏柱楣卽梁闇也書大傳居家居凶廬三年不言與鄭合諒陰當佗梁闇至陰字說文阜部闇也賈疏喪服傳云翦屏者既虞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兩廂之餘草是初喪所居遮屏閎戶不見日容故凶廬名闇而古亦得通陰也集解采安國注陰猶默也予謂當爲黯之譌文說文黯深黑色亦闇義公羊文九年傳注引佗涼闇漢五行志佗涼陰趙宦光說文長箋引書佗諒鬧又引佗諒痟

以聽於冢宰伊訓無於字公羊傳文九年注引亦無於字白虎通爵篇二引後漢陳元傳引皆無以字脩己以敬攷文補遺曰古本敬下有人字此指高麗本皇本脩佗修下同

幼而不孫弟皇本高麗本佗遜惰太平御覽同佗遜

悌

長而無述焉釋文本無而字

是爲賊皇本賊下有也字

以杖叩其脛筆解佗扣解曰扣文之誤也當佗指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此亦無所本也案說文無叩字攺擊也扣牽馬也當佗攺爲正

闕黨童子將命人表闕佗厥古通字皇本高麗本將命下有矣字朱子疑童子卽叔仲會見或問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終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釋文陣本今作陳案陳當作陳

說文陳軍陳周禮稍人掌邱桀之政令注邱桀四邱爲甸讀與維禹陳之之陳同疏云陳是軍陳亦同桀陳是古陳字見義雲章陣是俗陳字見徐鉉說則作陣非矣盧氏文弨謂陳字从車六朝時本已如此今皇邢作陳又後改也

末之學也唐石經作末之聞也後人磨改學字

在陳絕糧皇本高麗本作粮釋文鄭本作粻音張云粻糧也者尒疋文案說文無粻字新坿有之然引書畤乃糗糧作餱粻文選思元賦餐沆瀣以爲粻後漢書張衡傳作糧章懷曰糧或作粻是糧粻實一字故說文有糧無粻粻亦俗字

君子亦有窮乎攷文云足利本無有字此指高麗本斯濫矣說文作濫云過差也案濫同濫見玉篇九經字樣云論語小人窮斯濫今經典相承爲濫鄭訓濫爲竊何訓爲溢謂濫爲非何氏爲長

由知德者鮮矣攷文補遺曰古本矣作乎潛夫論德化篇曰孔子稱知德者尠說文尠少也古尠少字作此鮮爲假借字筆解云此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得案集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也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孔子曰無爲而制者其舜乎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晉書劉寔傳引治作化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作無爲如治古而如通也韓昌黎集進

士策問治作理此疑皆避諱而改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毛詩卷阿箋引共己正南面而已韻略引亦作共古多假共爲恭

雖蠻貊之邦行矣史記弟子傳引邦作國矣作也後漢書袁安傳引作雖蠻貊行焉鹽鐵論崇禮引作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子張問行史記弟子傳謂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引同論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釋文參所金反皇本高麗本參

下有然字案包注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讀參如森孔疏參猶森也森森然滿亘于已前也似古本有然字參當讀如森佹彡筆解曰參古驂字集注音七南反亦讀如驂皆誤

在輿漢書律歷志史記弟子傳引輿佹車下無也字

案車輿通見後

夫然後行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

則可卷而懷之唐石經之佹也高麗本同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佹也文選潘岳西征賦盧諶贈劉琨詩二注引無則字又閒居賦注引無可字此古人隨意引用非別有据也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皇本高麗本唐石經俱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疏述經文亦無之字下句高麗本佹而與言之

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及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御覽仁德類並佹人皇疏佹仁案仁人通

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佹厲案此魯論也厲與利通春秋文十七年左傳訓卒利兵僖三十三年傳

佹厲兵秣馬高誘國策注云厲利兵也國語所以厲六師也亦同利厲利聲相近利是假借字

友其士之仁者皇本高麗本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文選非有先生論注引佹顏回義疏謂問治魯國之法魯兼用夏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殷路魯郊用殷禮也周冕亦魯郊也韶舞魯所用樂也魯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也白虎通誅伐謂孔子誅少正卯事

行夏之時後漢書輿服志時佹正

乘殷之輅釋文本亦佹路後漢輿服志亦佹路案禮器郊特牲明堂位皆佹路周禮巾車之五路典路皆是顧命大輅薛本佹路路假借字

人無遠慮皇本高麗本人下有而字

已矣乎皇本無乎字

而不與立也文選報孫惠宗書注引無也字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春秋繁露仁義注佹躬自厚而薄責於外

好行小慧釋文引鄭魯讀慧爲惠今从古案晉語巧

文辯惠則賢惠即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
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
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古文惠作
惠从艸與慧形相似盧氏文弨曰漢書昌邑王傳
清狂不惠注心不慧韓詩外傳五主明者其臣惠
顏氏家訓歸心辯才知惠義並作慧今皇本尙作
惠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亦作惠惠假借字
義以爲質釋文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案
臧氏琳曰下方云君子哉明不當先有君子案孝

經三才章疏引此亦無君子二字
孫以出之皇本高麗本作遜案古孫遜通說屢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史記世家以爲孔子作春
秋時言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無有字班昭東征賦
注引無可以二字
勿施於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吾之於人也皇本無也字後漢書韋彪傳注引與皇

本同
如有所譽者二句皇本高麗本所作可漢藝文志引
無者字矣字谷永傳薛宣傳引亦無者字矣字
斯民也漢書景帝紀贊引無也字所下無以字後漢
韋彪傳注引無民也二字論衡率性非韓二篇引
三代下無之字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唐石經無之字
今亡已夫釋文注疏本宋石經漢書藝文志已俱作
矣皇本高麗本作今則亡矣夫五經文字序作今

亡矣無夫字
則亂大謀攷文曰足利本無則字高麗本同
衆惡之章潛夫論潛嘆引四句先好後惡風俗通義
正失引作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梁書劉
孝綽傳察俱作監此避諱也
非道宏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漢董仲舒傳引
亦同
餒在其中矣移山經引作餒音莪云餒亦餓也案餒
說文本作餒引魚敗曰餒楚語羸餒日日已甚前

漢魏相傳振乏餧皆餧本字以餧爲飼以餧爲飢

竝後人所分

君子憂道不憂貧高麗本末有也字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後漢班固傳論佗智及之而不

能守之劉梁傳引知亦佗智

必失之後漢書劉梁傳之下有也字

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皇本涖佗莅漢紀孝元帝紀

論引莊佗嚴敬佗禁下有也字案莊敬字皆避諱

而改莊嚴字本通翟氏攷異謂或其所本如此恐

未必然莅涖皆後增字依義當佗隸說文隸臨也

莊以涖之皇本佗莅案采芑詩方叔莅止釋文本又

佗涖注疏本佗涖足利本佗莅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高麗本佗小人不可大

受也

民之於仁也御覽人事部引無也字下吾見蹈而死

者矣無矣字呂春秋貴生覽注引佗吾見蹈死者

矣

君子貞而不諒筆解云諒當爲讓字之誤案讓字是

宋濮安懿王諱朱子注每讓字改佗遜字避諱也

此本是諒字豈有所誤筆解總不足信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蜀石經佗敬其事而後食其

祿案孔注食本訓祿石經當依注而增

有教無類漢地理志引無佗亡

師冕見漢書人表師冕注卽師免案冕古佗絻免是

省文

及席高麗本佗及席也當是衍文

子告之曰七經攷文曰古本告佗謂

與師言之道與周禮樂師注引佗相師之道與

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本佗封而謀動干戈於邦

內釋文鄭本佗封案書康誥疏云古字邦封同攷

古讀封本如邦此邦字是避諱改也惠氏棟曰古

封邦字同邦宜諱封亦宜諱洪氏適云漢人佗文

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諱

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未嘗爲高帝

諱也石經尚書論語邦竝佗國疑漢儒所傳如此

非獨遠避此諱余謂漢人邦或爲封或爲國經文

中有不諱者後人校改其猶諱者後人校而未盡改耳

何以伐爲皇本高麗本佗何以爲伐也案孔注何用滅之爲也古本佗伐爲不佗爲伐此與何以文爲句法同

孔子曰求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引論語佗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

陳力就列二句漢書薛宣傳引此佗孔子語

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焉佗安攷文補遺曰古本矣佗也

虎兕出於柙漢書文三王傳文選任彥升勸進牋注及釋文佗匣云本今佗柙案後漢梁竦傳賜東閣畫棺玉匣衣衾注匣或佗柙五經文字云柙匣同字見論語案匣假借字也

龜玉毀於櫝中皇本無於字上句同高麗本只此句無於字疑誤脫也三國志公孫度傳注漢書文三王傳佗匱注櫝匱也皇本匱佗櫃櫃俗字也說文云櫝匱也匱匱也匱匣也匣匱也四字義通

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無後世字云本或佗後世必爲子孫憂案皇邢本竝有後世字後漢書臧宮傳注引今不取恐爲子孫之憂亦無後世字

而必爲之辭皇本高麗本必下有更字御覽引無而字

不患寡而患不均春秋繁露度制篇魏書張普惠傳竝引佗不患貧而患不均

蓋均無貧三句漢書食貨志引三無字俱佗亡

則脩文德以來之孟子章指來佗懷案尒疋懷來也

一音之轉耳書禹謨孔傳曰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佗封內封邦同見前

吾恐季孫之憂御覽引無之字

不在顓臾釋文曰或佗不在於顓臾案唐石經高麗本竝有於字

而在蕭牆之內也漢石經佗在於蕭牆之內隸釋云而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無於字古論也案譬之宮牆石經亦佗牆牆是假借字見漢修華岳廟

碑

政遠於大夫高麗本無於字

友便辟攷異辟佹僻七經攷文曰一本佹僻卽高麗本也後漢書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俱佹僻案馬注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諭徐彥曰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矣案此鄭亦以辟爲譬鄭注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佹譬唐石經同此馬氏訓辟爲避與鄭異

沫惠氏棟謂馬鄭皆讀辟爲譬是未攷此注矣又[illegible]

著損者三友卽用論語此文則讀辟爲嬖

友便佞說文引佹諞佞案鄭注便辯也謂佞而辯也攷說文諞巧言也便諞音義相近鄭以辯訓便便辯亦通字案公羊定四年傳注引友便佞釋文本佹辯佞云本亦佹便佞詩平平左右韓詩佹便便古文平佹丕形相似丕丕爲辯本字毛傳平平辯治與說文訓丕合是平爲丕之譌文書丕章伏生大傳佹辯章史記佹便章便辯同故鄭訓如此

樂節禮樂漢貢禹傳引君子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攷文曰古本道佹導

樂佚遊釋文佚本佹逸案佚逸通書無逸史記佹佚論語夷逸漢石經佹佚孟子遺佚而不怨四肢之於安佚也皆同逸說文佚逸義異經典多通用

侍於君子有三愆御覽人事引佹三僭翟氏攷異云僭當僭文之譌僭爲愆之俗今檢張刊本御覽三百九十人事部引仍佹三愆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魯讀躁爲傲今从古案鄭注躁謂不安靜也荀子勤學未可與言而告謂之傲鹽鐵論孝養章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俱用魯論躁字說文所無

言及之而不言皇本高麗本無而字

君子有三戒御覽人事部戒佹誡下同

戒之在鬬唐石經誤鬬皇本誤鬬

戒之在得釋文曰得或佹德非得德說見前

侮聖人之言漢書外戚傳侮佹侮案說文侮傷也从

人每聲佀古文从毋

生而知之者四句詩思齊正義引論語天生知之者上也集解述而篇知之次也孔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此當是古論論衡實知篇引次也佀其次也顏氏家訓勉學引無二也字翟云顏氏書証云河北經傳悉略也字此當是河北本

見不善如探湯後漢書黨錮傳大戴禮注並佀見惡吾聞其語矣高麗本無矣字

齊景公有馬千駟集注云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

文耳案史通雜說引有子曰二字

民無德而稱焉皇本高麗本及文選潘岳河陽縣詩注佀無得案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得本亦佀德臧氏琳曰集解本佀無得後漢丁鴻傳論引佀無德李賢引鄭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佀德攷古二字通小畜尚德載子夏傳佀得剝君子得與京房本佀德升以順德姚信本佀得皆是毛氏奇齡謂宋儒改佀得字祁氏藏宋版集注本是得字

民到于今稱之文選東征賦注稱或爲祠豈形相涉而誤耶烏有先生論注引民佀人無之字

其斯之謂與高麗本無之字蔡氏集說以見善章合齊景公章爲一說甚當卽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無煩移誠不以富二句

陳亢說文佀陳伉段氏玉裁云亢字子禽與尒疋亢鳥嚨訓相合佀伉似非然人表列陳子禽陳亢爲二人案人表當誤亢伉亦通假字

未也七經攷文曰古本學詩乎下未也也佀之上下

未也同今本

不學詩無以言皇本高麗本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隋書何妥傳引佀讀

不學禮風俗通義愆禮引不爲禮無以立高麗本立下有也字

聞斯二者皇本者下有矣字攷文曰足利本者佀矣

高麗本同下退而喜曰無而字

邦君之妻白虎通嫁娶兩引邦佀國下邦人稱之同稱諸異邦唐石經諸佀謂

亦曰君夫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終

歸孔子豚釋文歸如字鄭本作饋鄭曰魯讀饋爲歸

今从古孟子章句儀禮士虞禮疏引此作饋二字

通見前

遇諸塗釋文塗當作途論衡知實引作途案當作涂

懷其寶而迷其邦高麗本懷上有曰字下知字作智

孟子疏引全節文獨此句無二其字

性相近也二句後漢書班彪上言三都注引孔子語

無上也字晉書應詹傳五代史李彥珣論引俱無

也字

唯上知皇本唯作惟尚書多方正義論衡本性中論

夭壽引俱作惟知作智高麗本同朱子語類云子

曰二字衍文

子之武城攷文曰古本作子游之武城文選古詩注

謝元暉臥病詩注俱作子游爲武城宰聞弦歌之

聲藝文類聚人部引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

城聞弦歌之聲案此所引當是牽涉而誤非別有

所本也

聞弦歌之聲皇本弦作絃案絃俗字也說文所無

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爾本今作莞案邢疏依唐石

經作莞从俗作也虞翻注易莞睦夬夬云莞說也

讀如夫子莞尒而笑之莞則本作莞可知列子天

瑞篇老韭之爲莞也殷釋文云莞一作莞唐貞觀

孔子廟碑睨爾微嘆御覽州郡部引無爾字

則易使也高麗本無也字

公山弗擾皇本高麗本弗作不史記世家漢書人表

作不狃師古注卽公山不擾左傳本作不狃史記

索隱引鄒氏云狃一作蹂攷尚書擾而毅徐廣曰

擾一作柔柔卽蹂省左傳乃擾畜龍應劭音柔三

字音義兼通弗不亦古今文按左傳史記載此事

並以爲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舊解謂爲公

山氏召誤矣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論衡問孔作子路曰末如也

已無不說二字高麗本說作悅是正字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攷文曰古本無一之字此指高

麗本而言御覽州郡部引正合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節皇本用我上有復字論衡用我上下無有字者字史記世家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說苑至公篇作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攷文曰古本曰上有對字此指高麗本當誤也

信則人任焉攷文曰一本焉作矣

佛肸召唐石經肸作肸皇本作胲肸人表作弗肸師

古曰卽佛肸也通志氏族略周有弗翰亦卽佛也五經文字云肸肸上說文下隸省

子路曰昔者由也節論衡子路下有不說二字君子不入也高麗本無也字

然有是言也論衡作子曰有是也史記亦無然字御覽引無也字皇本高麗本言也下復有曰字

涅而不緇史記文選座右銘注新語道基篇筆解俱作淄案緇亦作紂或作純攷工記鍾氏七人爲緇緇黑色也淄亦訓黑義同後漢后妃紀云恩隆好合遂忘淄蠹以淄爲緇又史記賈生屈原傳作泥而不滓後漢隗囂傳同又東方朔畫贊涅而無滓漢費鳳碑渥而不滓廷尉碑泥而不宰竝字異而義同

吾豈匏瓜也哉史記吾作我匏作瓠論衡不食下有也字御覽菜茹部瓠下引作瓠瓜事文類聚亦作瓠攷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若不可食黃氏日抄云黃勉齋刊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注云論語匏瓜正指星言說不可信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皇本由下無也字女作汝下同高麗本亦作汝文選辨命論注引女作汝無也字與皇本合

居皇本居上有曰字

其蔽也蕩荀悅前漢高后紀扁鵲引知作智蔽作弊可以羣大戴禮小辨注引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邇之事父御覽學部引邇作近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本高麗本作邵南案召是本字後人加邑爲邵說文邵晉邑不爲周召字作邵

非也

鐘鼓云乎哉春秋繁露玉杯引鼓作皷案鐘當作鍾

皇本作鐘非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踰本又作窬音同案孔注窬窬牆也費誓無敢寇攘踰垣牆同此義當作踰窬假借字也後漢書陳忠傳引作其穿窬之盜乎鄉原周生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又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義疏引張憑說云鄉原原壤

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案二說最異蒙謂鄉原當从孟子解鄉如字原當作偠說文偠黠也臣鍇曰黠姦智也與孟子說合一鄉偁原人宜从人原聲又筆解云孔注內荏曰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而鄉爲向後人誤內柔爲鄉原皆臆說也集注曰原與愿同荀子愿愨注讀作愿是也中論攷僞作愿德之賊也攷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下章德之棄也高麗本亦無也字

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曰本或作無哉攷文曰一本無也與二字此指高麗本後漢書李法傳無也字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作不可以事君其未得之也高麗本無也字苟患失之無之字患得之家語作患不得之孫奕示兒編云案家語比論語多一不字詞意較明蘇軾上神宗書引亦作患不得之潛夫論愛日云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四書辨疑曰當爲患不得之今無不字蓋缺文也案集解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此楚俗言則方俗有是語而夫子稱之當非缺文

無所不至矣漢書朱雲傳作亡所不至

古之矜也廉釋文引鄭曰魯讀廉爲貶今从古案貶廉音之轉然馬注有廉隅也此廉字爲正鄭故从古

古之愚也直二句後漢書李雲傳論注引論語作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皇本攷文据古本無此章唐石經無此章旁補有之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

陽貨有此章

惡紫之奪朱也高麗本無也字下雅樂下同左傳哀

十七年疏周禮司市疏引亦無也字案漢書杜欽傳及尹文子引同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皇本者作也高麗本無者字尹文子大道下篇引此二句俱無者字

天何言哉釋文引鄭魯讀天爲夫今从古案此夫子以天道曉諭子貢宜作天字鄭从古爲是

百物生焉晉書張忠傳引作万物

孺悲欲見孔子二句賈公彥謂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釋文曰孺字亦作孺五經文

字云經典或作孺與孺同此緣變也皇本高麗本辭下有之字攷文補遺曰一本疾作病

將命者出戶文選思舊賦三國名臣序贊二注俱引無戶字

期已久矣釋文一本作其案其是期之省史記弟子傳作不已久乎世說新語引期作朞案詩實維何期釋文期本亦作其音基後漢王景傳八世祖琅邪不其人郡國志東萊郡有不期侯國是其與期古省通

禮必壞史記封禪書作禮必廢樂必崩崩作壞

食夫稻三句皇本稻下錦下並有也字女作汝下同世說新語規箴類郭林宗謂陳元方引三句並有也字女亦作汝御覽布帛部作食夫穀

女安則爲之皇本女上有曰字

天下之通喪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作通義禮三年問通作達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漢石經無乎字

不有博弈者乎說文博作簙局戲也弈从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博是假字皇本弈作奕俗字也

爲之猶賢乎已法言寡見引乎作於

君子義以爲上史記弟子傳引子曰義之爲上無君子字漢書地理志引二句無作亡義作誼義古皆作誼見周禮小宗伯注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此古論也皇本高麗本子貢下有問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案惠氏棟云此

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漢書朱雲傳皆有居下訕上句是漢以前本無流字攷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者是亦無流字漢石經猶存古文白六帖兩引衆經音義三引俱無流字有流字者始自唐石經

衆果敢而窒者釋文引鄭魯讀窒爲室今从古案說文室實也集韻窒實也義本通古二字亦相假周卯敦銘孚乎家窒卽家室韓勑碑廣域庫窒卽室字南史梁臨川王宏傳云聚斂庫室漢書功臣表

有清簡侯窒中同史記佗室皆其証也案窒與恒通狠戾也馬訓爲塞失之潮曰室有窒義太元經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虞翻注室窒也見御覽八百七十一引

曰賜也亦有惡乎皇本高麗本乎佗也疏以此語屬子貢語文選西征賦注引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亦以爲子貢言古本如是

惡徼以爲知者二句釋文徼鄭本佗絞古卯反案徐幹中論曰絞急以爲知是不遜以爲勇漢魏間本有佗絞佗遜者攷文曰古本徼佗撽知佗智孫佗遜下不孫同高麗本正同案佗絞者此必魯論禮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訐爲掉磬論語言絞以爲知又云訐以爲直絞訐連文正齊魯之方言鄭氏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三論參校之時不从古而从魯也孔注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唯女子與小人句後漢書爰延傳引唯佗惟養下無也字楊震傳注世說新語注引並無也字

近之則不孫釋文孫音遜皇本高麗本佗遜案依古當佗愻遜假借字後漢書楊震傳注爰延傳三國志黃初三年令魏書高允傳文選報任安書注並佗遜遠之則怨皇本佗有怨

年四十而見惡焉漢石經佗年卌見惡焉案三十而立石經亦佗卌石鼓文三十佗世格伯簋銘䄍卣曶鼎並同鄭注古文孝經卌彊而仕正與此同

微子去之節家語微佗魏案史記魯有魏公世本佗微公方言微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

容謂之魏則義並通也史記宋世家贊通節皆爲孔子語鶡冠子備知陸佃注引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有子曰字

殷有三仁焉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論語此句在微子去之三句上梁書王亮等傳論御覽人事部引俱同筆解殷伦商此避宋諱而改

栁下惠爲士師章孟子疏引此章上有孔子云三字三黜新序雜事伦三紬下同荀子成相亦伦紬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伦三黜之說文黜貶下也紬

絳也是伦黜爲正

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伦可以去矣新序同

何必去父母之邦漢石經伦國避諱伦也

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待伦止案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伦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待之言跱也廣正跱止也尒正止待也待本訓止故字可通

齊人歸女樂釋文鄭伦饋公羊定十四年經注伦饋女樂後漢書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伦饋前漢書禮樂志注伦餽是假借字

楚狂接輿疏以爲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莊子逍遙遊釋文伦接與案輿與古通周禮大司樂注在東井輿鬼之外釋文輿本伦與史記弟子傳曾參字子輿家語伦子與左襄二年使正輿子賂夙沙衛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三十一年生去疾及展輿釋文並云輿本伦與山海經中山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注與或伦輿

歌而過孔子高麗本伦歌而過孔子之門曰富孫案此多二字故孔子下一說謂下坐也登府案鄭注孔子下云下坐出門是有門字包注以下爲下車誤也

何德之衰漢石經伦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不可追也唐石經伦何德之衰也莊子人間世伦何如德之衰也往者二句皇本高麗本亦俱有也字孔子世家伦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案當从漢石經爲正此歌詞以也助

聲莊子而伦如二字通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釋文引鄭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从古案期時也孔子世家所載與此經文同古論如此鄭故不从魯

趨而辟之二句皇本高麗本辟伦避言下有也字

長沮桀溺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緣釋云此非同音而借或漢時傳論語有不同案且古讀如沮同

第五部字

孔子過之文選逸民傳論注引無之字

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伦執車誰下有子字皇本誰下有乎字史記世家夫伦彼案古二字通易剝君子得輿董遇伦車賁舍車而徒鄭氏伦輿大車以載蜀才伦輿蓋互通之字

爲孔丘藝文類聚水部下津類引無爲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伦曰是是知津矣無也曰二字高士傳引亦無下曰字皇本高麗本伦對曰是也

是魯孔丘之徒與舊文丘爲子無是魯二字釋文孔子之徒與一本伦子是本今伦孔丘之徒與史記世家曰子孔丘之徒與班昭幽通賦注引桀溺曰孔丘之徒與

滔滔者釋文鄭本伦悠悠案孔子世家後漢朱穆傳同孔注滔滔者周流之貌也晉紀揔序注引孔氏論語注伦悠悠列子亦云悠悠者趨名不已滔古音在尤幽韻與悠爲同部字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漢石經避世之辟伦避辟人句缺皇本高麗本二辟字並伦避史記引無而字也字高麗本上句無也字文選幽通賦注引上句與史記同辟伦避又逸民傳論注引伦與從避人之士

耰而不輟漢石經伦耰無而字說文同伦耰云磨田器案集韻耰或从耒則耰本字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廣韻伦憮然二字通漢石經無行字夫字史記亦無行字皇本有行字當涉丈人章而誤

鳥獸不可與同羣皇本高麗本羣下有也字三國志

管輅傳注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曰徒與而誰與與竝
如字又竝音與三國志管寧傳引仲尼言誰與下
有哉字攷文曰一本誰與下有之字史記世家引
全章文無此一句
以杖荷蓧釋文蓧本又作莜說文作莜玉篇同蓧莜
皆攸聲皇本作篠案包注蓧艸器名說文莜艸田
器今从條集韻蓧同莜玉篇莜訓同說文陸釋文
作條卽蓧之省皇本作篠誤邢本引包注篠竹器

竝蓧之譌竹器當作艸器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植作置芸作耘案置植通見商
頌及金縢二注漢賈誼傳應劭注芸同耘又作耰
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詞應休璉與從弟書二注皆
引此作耘芸假借字
子路曰不仕無義節鄭注留言以語丈人二子也集
注曰福州有一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
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四書辨疑云古今天
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有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
一寫本有之不宜收錄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義作禮廢之下有
也字皇本高麗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後漢書申
屠蟠傳注引正與皇本合
欲潔其身漢石經作絜案潔已以進歸潔其身唐石
經宋刻九經竝作絜潔俗字也後漢書齊武王傳
注引此二句作孔子語
君子之仕也二句文選運命論注引此無上也字謂
爲孔子言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皇本高麗本不行下有也字釋
文已音紀一音以集解包注曰孔子道不見用自
已知之則讀已如紀也
虞仲人表作吳中案吳古虞字周頌不吳不敖史記
孝武紀作不虞不驁漢地理志武王封周章弟于
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吳越春秋尙作吳古
仲字作中博古圖南宮中鼎卽南仲張仲簠銘作
張中
朱張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案侏朱古同書

大傳舞佚離白虎通佗朱齊詩鼓鐘詩有𢿱任朱
離句卽佚離是同字陸云陟畱反非集注攷証云
朱張恐卽周章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𢿱冠
佚張卽譸張義論語詳解曰朱當佗譸書云譸張
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
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之最異者
不辱其身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
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佗其斯以乎已以古通
謂虞仲夷逸漢石經逸佗佚二字通見前集注攷證

曰虞仲隱逸于夷故曰虞仲夷逸連上文以四字
爲句非人名也漢書地理志注云夷逸竄于蠻夷
而遁逃卽謂虞仲亦不佗人名解
身中淸史記孔子世家佗行中淸
廢中權釋文廢鄭音發訓動貌案發與廢通昏禮發
齊史記禮書佗廢齊又廢通撥攷工記梓人必撥
而怒注故書撥佗廢鄭司農云廢讀爲撥撥亦通
發商頌元王桓撥韓詩佗發周南壹發五豝徐音
廢蓋古音同耳義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
中權也亦本鄭義鄭時未有音陸當云鄭讀廢爲
發
三飯繚廣韻佗寮案寮同寮祝睦碑寮屬欽熙魏元
丕碑詶咨羣寮以寮爲寮寮又通繚公伯寮史記
弟子傳佗僚索隱佗繚
入於河皇本高麗本於佗于下同漢石經入於海佗
于上缺御覽樂部引此句亦佗于
播鼗武釋文鼗亦佗鞉皇本高麗本佗鞉人表佗鞉
案集韻鞉或字又佗鞉鼗本字亦佗鼗案說文鞉

是正字鞉鼗或字
周公謂魯公曰高麗本謂佗語
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佗不弛孔云以支反一音敕紙
反落也本今佗施案施弛通見周禮注後漢光武
紀將衆部施刑屯北邊注施讀曰弛孔注施易也
亦讀弛音施本通易詩我心施也韓佗易施于孫
子箋施猶易也此古訓也
則不棄也唐石經佗弃此避諱改也御覽人事部引
無也字

無求備於一人書伦一夫漢書宣六王傳引無伦毋高麗本同伦毋

仲突仲忽漢書人表列八士於周初蓋文武時人仲人表伦中忽伦曶案古仲字只伦中仲虺史記殷本紀伦中壘忽曶同周有曶鼎卽忽字漢書楊雄傳上翕赫曶霍鄉曶如神注文選羽獵賦注並云忽與曶同

叔夜宣和博古圖錄云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疑卽論語叔夜潮案薛尙功鍾鼎款識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又有叔夜鼎銘廿字薛氏曰叔夜蓋周之八士也

季騧廣韻伦季瓜案騧瓜同聲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終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後漢書獨行傳注引論語君子見危授命文選殷仲文解尚書表注引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焉能爲亡釋文亡如字集注亡讀伦無

其不可者拒之釋文距本今伦拒下同漢石經伦距皇本高麗本伦距案距拒通儀禮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注讀爲介距之距荀子法行篇欲來者

不距注與拒同然說文無拒字距止也當伦距異乎吾所聞攷文補遺曰古本聞下有也字此指高麗本

我之大賢與攷文補遺曰我之大賢我之不賢古本竝無之字此指高麗本

子夏曰雖小道章漢書藝文志引爲孔子語又東平王思傳致遠恐泥師古注亦爲孔子語後漢書蔡邕封事注引此隋書經籍志引雖小道三句皆爲孔子言

是以君子不爲也攷文補遺曰古本爲伦學漢藝文志引不伦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三句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伦孔子言日上有君子二字御覽引忘伦亡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爲孔子言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虞翻易注巽爲工引子夏曰工居肆無百字

小人之過也必文七經攷文曰古本必上有則字案

皇本則字在必字下當誤攷文所云古本卽皇本也

望之儼然釋文本伦嚴音同儼皇本伦嚴案儼通嚴曲禮儼若思釋文伦嚴漢匡衡傳正躬嚴恪音義竝同儼

則以爲厲已也釋文引鄭曰厲讀爲賴恃賴也案厲與賴通詩烈假不瑕鄭伦厲假厲讀賴昭四年經楚伐吳遂滅賴公羊伦厲釋文云厲又音賴公羊僖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漢地理志厲鄉故厲國

也師古曰厲讀曰賴二字蓋聲相轉而字通又漢書無賴作無厲

則以爲謗己也高麗本也作矣

大德不踰閑春秋繁露玉英作無踰案說苑作毋踰

韓詩外傳以爲孔子遭陳木子于剡時語此蓋子夏稱述之也

子游漢石經作斿案游省作斿周禮太宰八曰斿貢注讀如圃游之游左傳罍厲游纓李善引作斿顏籀同漢武班碑亦叭斿爲游說文無斿字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引作子張曰無小子二字周禮隸僕注亦無小子二字

當洒掃釋文洒正作灑掃本今作埽惠氏棟曰陸氏說非也說文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作灑後鄭据古文論語定爲洒經傳用洒埽字皆古文

抑末也釋文末或作未非也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案倦當作券毛氏奇齡曰傳與券皆古印契相傳之物一如敎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蒙謂此說誤也古契券字从刀从力者券爲倦字非印券之券也此亦如居之無倦請益曰無倦宜作券訓如厭倦之倦區以別矣胡五峯讀爲區萌之勾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引作憮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此解與馬注殊或古論本作憮

有始有卒者二句漢石經作卒惟作唯宋石經亦作唯攷文曰古本卒作終惟作唯漢書董仲舒傳引亦作唯乎作虖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卒作終案孔注始終如一唯聖人耳是古論作終

仕而優則學二句玉篇引論語先學而優句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作吾聞諸人未有自致也者高麗本正作也者後漢荀爽對策引人未有自致者

孟莊子之孝也蘇氏軾謂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

以莊爲獻之誤然古無所徵也

是難能也皇本高麗本無能字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鹽鐵論後刑則佗卽二字

古通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漢石經佗贛不如是之甚佗如

是其甚皇本高麗本不善下有也字

如日月之食焉皇本高麗本佗蝕也案說苑文子上

義篇晉書潘尼傳北史蕭大圜傳皆佗日月之蝕

太平御覽天部引論語亦佗蝕案詩日有食之漢

劉向傳引佗蝕之釋名曰月虧曰蝕如蟲食艸木

之葉是同音通用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史記弟子傳佗陳子禽問子

貢曰

子貢曰文武之道節白虎通禮樂引爲孔子言

未墜於地漢石經佗隧案二字古通荀子儒效篇至

其頭而山隧楊倞注隧讀曰墜楚詞九歌矢交隧

兮士爭先洪興祖補注隧與墜同漢西狹頌數有

顛覆霣隧之患洪适云以隧爲墜班固幽通賦養

峻谷曰勿隧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竝與墜同

賢者識其大者漢石經識佗志漢書劉歆傳亦佗志

孟子尹士章章指引同案禮運而有志焉注志謂

識古文鄭注周禮保章氏亦云賈公彥謂古志意

之志與記識之識同然說文無志字似宜从識

而亦何常師之有文選閒居賦注引叔孫武叔曰吾

亦何常師之有晉書禮志引子貢曰夫何常師之

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節御覽居處部引佗叔孫武

叔謂子貢曰

譬之宮牆漢石經牆佗蘠之佗諸皇本亦佗諸白虎

通德論引亦佗諸攷文補遺曰一本牆下有也字

此指高麗本之亦佗諸案修華岳廟碑蘠屋傾亞

亦借蘠爲牆

窺見室家之好釋文佗闚皇本高麗本宋石經本皆

佗闚案說文闚閃也窺小視也二字通易豐闚其

戶疏闚視其戶也觀闚釋文本佗窺禮運皆可俯

而闚也穀梁序可得而闚也公羊成二年傳踊于

踣而闕客釋文並云闕本作窺

夫子之牆數仞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仞並作刃皇本作夫夫子之牆攷文曰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數仞足利本高麗本並有也字

不得其門而入皇本高麗本入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皇本無之字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風俗通蕺山澤卷引無者字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作猶邱陵焉

傳列女傳二注引皆有如字孔融傳注引無也字

仲尼日月也皇本高麗本日上有如字後漢書孔融

無得而踰焉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注引文焉作也

人雖欲自絕皇本高麗本絕下有也字文選運命論注作人雖自絕也

多見其不知量也邢疏曰古人多祇同左傳多見疏也服本作祇晉書杜本皆作多論衡詳解云易云無祇悔九家本作多悔亦可證

君子一言以爲知二句高麗本知作智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攷文補遺曰古本及下無也字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及下升下皆無也字高麗本同

夫子之得邦家者攷文補遺曰古本無者字高麗本無之字

道之斯行皇本高麗本作導

綏之斯來漢書董仲舒傳作徠案徠古往來字見漢書武帝景帝紀禮樂志注及文選甘泉賦注尒正格懷徠也釋文徠本作來魏石經左傳文來古文

作逨然說文無徠逨字

曰予小子履鄭氏以曰字逼上節讀以元牡爲舜命禹事皇皇后帝閟宮正義以爲舜受終文祖總祭五帝也韋昭注周語以帝臣不蔽二句爲舜禹事然孔注爲長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白虎通三正引論語作皇王后帝又三年篇引作皇天上帝

無以萬方漢石經作毋以高麗本萬並作万是古文萬方有罪二句漢石經少一罪字皇本高麗本同案

墨子兼愛篇曰萬方有罪卽當朕身國語引湯誓曰萬夫有罪在余一人俱不重罪字

四方之政行焉皇本焉作矣漢律歷志亦引作矣公羊傳昭三十二年注引全節文有孔子曰三字

興滅國節說苑君道篇作武丁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愼篇同公羊傳宣十七年注引有孔子曰後漢書逸民傳論二民字並作人顏師古漢書外戚表注逸民傳論俱作人此避諱改也

信則民任焉漢石經無此句皇本高麗本同案義疏亦不及此句必因陽貨篇涉此而誤

公則說說皇本高麗本作悅悅上有民字

子張問於孔子曰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屏四惡後漢傳有遵五逝四之文案後漢光武紀上擊更始郾王尹遵注遵或作尊逝與屏王制屏諸四方與大學逝諸四夷同平都相蔣君碑亦曰遵五逝四洪氏曰與後漢書同漢世傳論語有如此者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易益卦注因民所利而利之焉周禮旅師疏無上之字文選洞簫賦注引民作人亦無上之字

擇可勞而勞之皇本高麗本擇下有其字

不教而殺漢書董仲舒策引殺作誅猶之與人也筆解曰當爲猶上

出納之吝釋文內如字又音納注同本今作納案內蓋入字虞書寅餞納日古文作入夙夜出納朕命後漢書百官志注引作出入以出納五言汝聽史記夏本紀作以出入吾言女聽唐石經皇本高麗本及孔注並作內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釋文皇本高麗本唐石經並作孔子曰韓詩外傳六後漢書馮衍傳注文選王命論注文苑英華白居易試進士策問引君子下並無也字釋文引鄭曰魯論無此章今从古

案朱氏彝尊謂此章是後儒增入又衞靈公篇父在觀其志節釋文引鄭曰古皆無此章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終

論語

論語

一言以蔽之　蔽斷也

五十而知天命　學易之年

是謂能養　是通止犬馬能養從集注說是

弟子先生　少者曰弟子長者曰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陳也曾乃也

輹軏　輹即軏以木爲之曲如抱見在大車兩轅之端加牛領者也軏在衡下左右各一入馬腹之穿以持輈者也

赫放　赫音彫放去聲

揖讓而升下而飲　方射則揖讓而升揖讓而下射畢則揖讓而飲也

巧笑倩兮　倩本作儁

繪事後素　素粉地也後素後於素也攷工記曰凡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後素而致其功也即自受采之意

文獻　獻賢者也書曰萬邦黎獻

與竈　禮曰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竈則五祀之一也大夫所祭也故時俗之語因以與之處地雖尊而不列於祀典不如竈之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

射不主皮　謂禮射也

告朔之餼羊　周制天子以孟冬建亥之月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據月令秦制正月建亥頒朔在季秋故知周人頒朔在孟冬並頒其告朔之日周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都鄙告朔在視朔之前一日謂大盡以月三十日小盡以月二十九日也諸侯受而藏之太史每月之朔先一日史宗視以特羊告於祖廟謂之告朔舌改月也朔日則視朝於廟謂之視朔亦曰聽朔明受國於先君也其在閏月則但曰告月曰朝於廟而已

據春秋魯自文公始有不告月之事未知何代疑是昭公出亡時遂不告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非祭故用餼禮曰凡告用牲幣

樹塞門　屏謂之樹即宁也一作著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反坫　坫在東堂之東牆端反坫在其外端反坫唯室有東西廂始有之

又盡善也　也字一本作矣

儀封人　儀本邢之夷儀孔子時爲衛疆與晉界

造次　次通廁朱子以爲急遽苟且之時是也

各於其黨　黨所也

適莫　女子謂嫁曰適故有專主之意莫無也故爲不肯之意比本作從

一以貫之　一誠也貫通也一自能貫一可爲貫不可爲也忠所存恕所發皆一也

幾諫　過未顯而諫之曾子所謂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是也

南容　南宮縚也與孟懿子之兄南宮适別一人

珊璉　璉形似瓶夏謂之璉殷謂之瑚周謂之簋皆盛黍稷簠盛稻粱也

乘桴浮於海　以革爲鞠以繫桴曰桴

晝寢　當晝而就寢也學者各有次則各有寢晝寢者倫且縱欲

申棖　棖音長魯人

性道　夫子之言性必根極於天命言天道無異於人道故不可得而聞

居蔡　蔡魯地水形似蔡龜

微生　微同尾或謂卽尾生非也

足恭　足如字

左丘明　左丘魯地左丘明古聞人

無施勞　施表彙之意春秋傳遂施欒氏

十室之邑　古者閭里謂之邑邑各有宰其餘夫之不成閭里者亦皆有長故皆曰邑

子桑伯子　桑通顙伯通白

犁牛　耕牛也犁

伯牛有疾　先儒以爲癩也癩本作癘今之瘟瘧亡之亡

命矣夫　頓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句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句

觚　爵名形長而侈口篆似鳥頷故名觚亦取少飲之意也不觚者不作觚篆也鳥頷曰觚

彬彬　朱子謂物相襍而適均之貌案祉之色也从彡从林林亦聲

立達　立卽行言達以知言

老彭　朱子本大戴禮以爲商賢大夫是也

申夭　申直也夭側也皆燕居之坐容

行束脩　束脩見師傅之摯也行謂行其禮

五十以學易　五十依漢書作卒此後人因夫子學易在五十之年故誤改之耳

雅言　雅素也故訓爲常

葉公　葉楚縣也水形似木葉故名

不知而作　如太玄潛虛之類

與其進也　上三句言見童子之意人潔己以進三句又推廣言之

莫吾猶人也　莫或辭莫吾猶人謙辭

三讓　可以取而不取曰讓三讓泰伯王季文王也王季文王之讓皆泰伯之讓讀皇矣之詩可見

悾侗　悾悾無知貌侗通倜無能貌

亂臣　亂古治字

三分有二　荆梁雍豫揚唯青徐兖冀屬紂地止當三分之一

麻冕　大夫之服蓋亦以緇布爲之純絲也今謂之緇

匡　衛邑陽虎自晉過衛甯蒯其人

將聖　集注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案固天縱之句將聖又多能也句太宰吳太宰語也

鳳鳥河圖　鳳鳥至而槃辭作夫子乃有所述河圖出而八卦興文周乃有所承此夫子推尊先聖又以見斯文之興皆天意也

雅頌得所　今可考者小雅鹿鳴之三常棣之三采薇之三魚麗之三蓼蕭之三菁莪之三瞻彼洛矣之三鴛鴦之三車攻田獵之詩闕其一焉斯干考室無羊考牧疑當附以魚藻爲新宮之三焉夜如何其朝諸侯采菽命諸侯隰桑燕諸侯而旅三篇疑當相比其楚茨四篇則雝雅餘皆變雅也大雅則文王之三爲雨君相見之樂棫樸之三言武王之作人宜類造皇矣下武有聲爲追王太王王季及作文武廟之詩祖文王宗武王靈臺則武王建國之規模也生民爲將郊而祭后稷之詩行葦之三則先祭而射射畢而燕繹而賓尸也假樂之三爲武王詢大遷之詩卷阿則美大遷也餘皆爲變大雅焉頌則清廟爲升歌之樂維天之命維清爲象舞之樂烈文爲驚夏天作爲王夏昊天有成命爲肆夏我將爲昭夏時邁爲納夏執競爲族夏雍爲齊夏振鷺一名振羽爲陔夏載見爲章夏是爲九夏皆金奏也武爲大武之首章勺爲再成般爲三成賚爲四成桓爲六成

其五成則閔焉思文臣工噫嘻爲耕耤之詩載芟良耜絲衣爲大蜡之詩皆酌頌也

緇　注玄著也案古謂裙不當改作著

與與如也　古謂曳鋸爲與與磬折貌對君之容也

公門　雉門也君臣車入在庫門之內鞠躬鞠窮

中門　謂當梟君出入與位立處凡出入君門入由梟東出由梟西

過位升堂　此人君既朝退適路寢聽政或召焉則當入

對故有過位升堂之事也

言似不足　入與入俱則有言

攝齊　摳謂之攝此字更無異訓

復其位　門外之位

緅緣　緅色似膠飴緅色殷赤與緣爲赤白色異

紅　即緣也

表而出之　衣有黼領者曰表即襟也出之裼之也絺綌

裘袍絅褶皆在表衣之外無領皆非凶事及執玉龜不襲

素衣麑裘　皮弁服也君則狐白裘錦衣

黃衣　蜡祭之服

褻裘長　裘在內者也毛亦在內如今人服裘據此知古人裘不以

裘蟲寒以袍絅

帷裳　唯玄端素端有帷裳其領則矩

寢衣　每寢別著單衣蔽體非齊時始然

長一身有半　長約至膝也自領至尻曰身

變食　貴新潔也別官膳夫王齊日三舉義與此同曰諸

侯以下日唯再食則變食再舉而已

飧　饔也包者所食故曰飧

瓜祭　言雖蔬食之祭菜羹之祭及瓜祭必齊如也

鄉人飲酒　蜡而飲酒於序也

東首　謂南牖下也使君得以南面視已也

負版　斬齊背曰因服其餘大功小功皆有負版

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也

子路共之　共之者子路因夫子之言加敬於鳥也而欲

鳥之色已是矣故三嗅而作也嗅音咻同嚆

屢空　言其樂道故能安貧也

莫春者節　曾點數言其志量則老安少懷也其出處則

用行舍藏也故夫子與之

何哂由　疑夫子哂其爲邦也

爲國三節　此下皆夫子之言明非陋由之於邦也則其與點也亦非與其大於爲邦也蓋賓農禮樂皆安懷之事知我則爲卽時行之思點與三子固皆見不及此

天下歸仁　天下者自一身而推之亦自一人而積之者也對一身而無愧卽對天下而無愧接一人而無慊卽接天下而無慊故曰歸仁

誠不以富二句　依集注移在有馬千駟章

學稼學圃　時蓋已有爲神農之言者故樊遲欲學之不占而已矣　易卦以動爲占不占言恆其德而已矣

善射盪舟　二語皆後人所傳會其爲惡人則不誣也

子糾　襄公子

又相之　言又相所以誅其不死之心也

原壤夷俟　此事疑後人所傳會記者誤存之然原壤之放則不誣也

不患寡二句　寡貧二字疑當互易

蕭牆之內　蕭牆魯南二地名蕭牆之內謂南氏也

五世四世　五世宣公以下四世武子以下

三桓子孫　季孫之後別爲小國孟子書有費惠公當子思時其後無聞焉蓋滅於魯也孟叔二家則季孫所併也孟子言魯地方百里者五則費地入於魯可知

大人聖言　大人體天命者聖人之言明天命者

東周　言不爲東周也

匏瓜　匏瓜繫蔓而老不爲人所食

微以爲知　微音遐微

接輿　楚狂名過孔子逆過其車也記曰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八士　尹氏八士也本南宮氏所分故書稱南宮适逸書有南宮仲忽南宮叔夜皆魯產也

多見其不知量　多音祇

孟子

靈臺　辟雍靈臺皆武王遷鎬所作孟子以爲文王之詩蓋失攷也

王如知此　如而通

胡齕　卽田盼

然則　然如是也

曰好樂　句何如何

賢者亦有此樂乎　賢者謂人君

顧左右言他　此於崇吾見王之事也孟子之夫志淺矣

教玉人彫琢玉　玉人自善彫琢玉而教之治國家而使

從我無以異於是

爾何曾　曾乃也

然而　然如是也

虧撓　脰謂之虧撓曲也不膚撓强項之謂

知言養氣　知言則不惑善養氣則不懼故不動心

配義與道　道卽仁也氣與義道合一故浩然無義道則

氣必餒也

而勿正　正同貞謂固守而弗應事也心勿忘一也勿助

長不慮其不一也

桑圭　圭同杜桑根也微謂微取其皮

廛法　在肆者出廛布而不征其貨在市者但治以市師

之法而不賦其廛凡邑居者及市肆所占地皆爲廛也

夫里之布　此邑居之廛也周禮凡宅不毛者出里布凡

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後世凡新來遷之氓皆令出此

矣

如就見　如通如度也擬也

陶漁　陶於雷澤漁於河濱

蚳鼃　鼃身雍茹如蝗子曰蚳鼃卽蟾諸也滙水瀦爲蟆

苔湖象之

辭十萬　孟子爲卿於齊受地在今萊陽故有十萬之祿

因崇吾之見而有去志故辭之

晝　旦而規晝曰晝邑在臨淄西南

索綯　轉索如陶均

雖周亦助也　案周之野外甸稍縣都皆助法孟子不見

周禮而所言野用助國中自賦者皆與之合

餘夫二十五畝　周禮以新氓之不成什伍者爲餘夫孟

子以新氓無室家者爲餘夫故受田不同後儒以餘子解

之非是

何不爲陶冶舍　舍屋也

下喬木入幽谷　黃鳥至秋毛脫而蟄則仍入於幽谷然

自好之醜非人所樂稱也

姑嘬　姑估也嘬仰啖也

蓋歸　句反鑿穰而掩之　蓋亦掩也反如反兵而鬬之反

夷子憮然句

踰垣閉門　二語亦當時所謂會孟子說引之

般般　行貌舊讀同槃非

滅國五十　多在青徐間

匡章陳仲子　章子邑與孟子之采近於陵在章子邑中

城郭不完節　孟子力闢富强之說故多矯枉過正處富

强而以仁義爲本則善矣田野不闢豈非天子巡狩之所

讓哉

吞吞　多言涎唾之貌

易子而教　謂子之過於不肖者

格君心之非　管夷吾諸葛孔明惜見不及此

舜不告而娶　此與焚廩浚井事疑皆出後人之附會故

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仁義之實　事親爲仁之最眞處從兄爲義之最切處故

曰仁義之實本實先儉之實皆本於性者也程子謂性之中但有

仁義無孝弟抑何麤哉

諸馮　水形假馮者有所詠

負夏　負安邑卽負瑕

嗚條　在開封東南

深造之以道　道一也深造說諸心也默而成之也資之

深所積厚也左曰仁右曰義其原一也

反說約　反而求其一本者也一也

言無實不祥　凡善人惡人之言皆有可采故無實不祥

者唯蔽賢者之言其害甚大爲實不祥

望道而未之見　而如通

詩亡　謂天子不巡狩太史不采詩

檮杌　取書事傲很意非謂記惡

則故而已矣　故者其所以然也易曰察於民之故明於

憂患與故皆此故字以利爲本者無思無爲也

苟求其故　天道運而不息皆一之爲之一故有常

卒之東郊墦間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

其妻歸告其妾句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句

我竭力耕田四句　此不怨者之情也然而恝矣

少艾　楚辭所謂幼艾

有廩之人奚罪焉　言使之暴其民也

而居堯之宮　而通如

外丙三年仲壬四年　立二年四年也如以爲二歲四歲

豈嗣孫之當立者又視此爲幼與

尊者賜之句　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句

君之於氓　凡自他國來徙曰氓氓流亡之民也

摽　麾也凡擊物不中曰摽

而有微子啟　當作箕子

非才之罪　才性之能也

理義　根於道成於性萬事所取制而不亂曰理制萬事

而各得其宜曰義

有梏亡之矣　有通又

蹴　以食與犬而蹴之

仁之勝不仁章　有明章大力之文恆得力於先多二字

先字從中庸豫字得來多字從此章得來是眞善讀書者

豈適　適同啻

匹雛　匹如字雞鶩之屬皆曰匹

曹交　鄒之同姓

今魯方百里者五　周封諸侯魯齊宋皆上公其地約皆

爲方百里者五以今地攷之可見孟子不見周禮故云云

盡心章　無事不盡其心則誠誠而後吾心安焉故能誠

卽知性也知性之誠而求其源則可知人而知天矣

不恥不若人　不恥者非無恥也知恥而不恥也卽此已

不若人何若人之有

王天下不與存　王天下者亦或有此三樂然不係乎王

不王故曰不與存

益於背　益猶溢也

成章　動容周旋中禮謂之成章達者推行盡利

惡知其非有也　言不自知其爲假也

人莫大焉　焉如字人謂人倫

形色天性　乾元資始坤元資生陰陽必相得故曰天性

聖人法易簡故可以踐形

放飯　放棄也

二女果　果通和音回今上海人讀果字如此

貉稽　稽音啟

性命　口之於味五者是氣質之性而有宰夫吾心之性

所謂命焉故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五者是氣數之

命而有降自生初之命所謂性焉故君子不謂命也

苴招 曰豈同笠作屋似蓋笠招如戰國策以其首爲招之招文選招自鵩言的而擊之也

業屨於牖上 織屨者其架有齟齬刻如鐘虡之業今縣屨牖上如曳於業然故曰業屨

不下帶而道存 或言衣焉或言身焉無一非道所存是爲言近指遠有問天下四夷環何地最要害當守答曰在一人稀帶之間方寸之處亦庶幾放此

夷考其行 夷等也謂如其言考之

不屑不潔 不以不潔爲潔也肉切極剮曰屑於文从肖从氏氏古次字凡屑者雖次夷若可惡猶以爲潔而弗棄之至細亦必收之故不以爲潔則謂之不屑也

叁拾陸册105版

勘經天

論文

記

本單

語校

一卷

左拾陸那 [illegible]版

壬寅夏六月
長沙葉氏刊

天文本單經論語校勘記

日本流傳中國論語本有二一爲正平集解本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誤稱高麗舊鈔本展轉藏愛日精廬士禮居今歸皕宋樓遵義黎莼齋觀察得彼國覆刻本重刻彙入古逸叢書者是也一爲皇侃義疏本乾隆開四庫時歙人鮑廷博得之海船浙江巡撫採進內府繙刻而鮑氏又刻入知不足齋叢書者是也姚君子梁曾隨黎君使日本屢爲余言此二書皆非彼國之舊正平本爲坊間屢次繙刻字畫僅存膚廓皇疏本爲彼國寬延中根本伯修依邢疏改換章段起止彼曾於足利學中抄得原本咨送總署爲章京袁爽秋副郎駁阻至今恨恨又云此外刻本以

天文癸巳刻單經爲最善經籍訪古志已箸錄彼國亦希見余固未至日本亟思一見以證所聞一日忽於廠肆獲之披校一過始知姚君之言未盡得實敏求記稱高麗本經文與石經漢書合者二事 四庫提要稱皇疏本亦云然今此本此二事與二本合而他處虛字出入十異二三日本諸本如學而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里仁蓋有之乎民之過也述而德之不修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從也不善不能改也子罕吾自衛反於魯鄉黨縝絺綌先進而誰爲痛衛靈公在陳絕糧季氏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陽貨食夫稻也衣夫錦也微子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等句以及孝弟之悌辟世之避遜讓之孫諸假借字皆彼國本之異於今本者今此本乃與今本無異異者僅百七十餘事是知此本源出之本必不甚古日本天文癸巳當明嘉靖十二年比之皇疏正平二本時代已後特以彼國舊刻存之耳暇日因取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一本二本三本皆日本古本皇疏本正平本黎刻正平本札記所引津藩有造館本傳懋元觀察重刻唐卷子本校錄與今本異者三百餘事別爲校勘記一卷傳刻字多俗省誤謬百出如後之作後繼之作繼黨之作黨枉之作抂承之作丞萬之作万國之作囗坫之誤玷輕之誤輕叔之誤舛升亦誤舛權之誤摧膚之誤虜非盡唐本之舊又如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章上有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章考文云古本足利本無此章今皇疏本正平本同中國唐石經小注旁增此章亦非原石所有惟邢疏朱注本有之卽此數事尤可明其非唐本之證且字書庸俗必時手从舊本過錄者今以彼國一本一併載入至中土宋元舊本則以有阮氏校勘記在不複出也光緒丁酉三月初十日長沙葉德輝記于都門瀏陽館寓

論語序 皇侃本作論語集解序

皆以敎之 考文引足利本傳刻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引古本皇本作皆以敎授之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共作恭

魯共王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作苞

善者從之 皇本同 唐本正平本無者字

包氏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包作苞

孔安國爲之訓說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作爲之訓解
亦爲訓說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爲下有之字
考之齊古以爲之註古本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註作注　考文古下無以字
皆爲義說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皇本爲下有之字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之訓解古本足利本皇本作授爲下無之字正平本爲下無之字　唐本同　考文受
今集諸家之善說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無說字
學而
不亦說乎古本皇本唐本黎札記引津藩有造館本正平本說作悅
其爲人也孝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弟作悌餘仿此
其仁之本與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仁上有爲字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交下有言字
道千乘之國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道作導
夫子之求也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求下有之字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皇本同　古本之與作之與也一本作之也與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人下無之字
可謂好學也已矣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貢曰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子貢問曰
未若貧而樂道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患已不知人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爲政

導之以政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而志乎學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乎作於
七十而縱心所欲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縱作從
不敬何以別乎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句末無乎字
而後從之唐本後誤後他處同
學而不思則罔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罔作罔
斯害也已矣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張學干祿唐本干誤干
臨之以莊則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臨民之以莊則民敬　考文云上民字恐誤
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書云孝乎惟孝正平本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乎作于

是亦爲政也奚其爲爲政也考文補遺兩引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下句末無也字
雖百世亦可知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足利本末有也字
見義不爲無勇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句末均有也字
八佾
汝不能救與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楫讓而升楫誤字
杞不足徵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末有也字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末無也字
汝愛其羊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人以爲諂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末有也字

使民戰栗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云一本無也字

焉得儉乎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有反坫唐本坫誤玷

曰然則管仲知禮乎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樂其可知已也足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也已唐本津藩本無也字

君子之至於斯也考文一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也作者

天下之無道久矣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一本道下有也字

里仁

里仁爲美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美作善

焉德知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知作智餘仿此

無惡也正平本無也字

論勘　五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句末均無也字　正平本無也字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也字

我未見力不足者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者下有

蓋有之矣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矣作乎

人之過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人作民

義之與比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能以禮讓爲國乎唐本國作囫俗字

不患莫己知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句末有也字

吾道一以貫之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下有哉字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省下有者字

又敬不違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考文補遺引一本同　古本皇本敬下有而字　考文補遺引古本敬下

行而以二字

勞而不怨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而字

父母在不遠遊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子不遠遊

古者言之不出古本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考文一本古下無之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公冶長

雖在縲絏之中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絏作紲

賜也如何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何如

禦人以給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以下有口字

屢憎於民古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於字　皇本民作人

不知其仁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論勘　六

焉用佞古本考文補遺引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子說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說作悅

從我者其由與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由下有也字

不可杇也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杇作圬

不可得而聞也已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也已矣

吾亦欲無加諸人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作子路有聞之未能行又引一本無之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之字

是以謂之文足利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有君子之道四焉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無之字

其使民也義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無也字

久而人敬之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則曰則又曰皇本同又曰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二句均作則
違之至一邦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違之之至一邦
再思斯可矣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不知所以裁之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盍各曰爾志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曰作言
衣輕裘唐本輕誤輕
不如丘之好學也皇本同　考文唐本作不如丘之好學者也已　津藩本也下有已字　正平本也上有者字
雍也

可使南面皇本唐本同末有也字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
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子周急不繼富唐本繼誤繼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唐本黨誤黨
子曰賜也達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曰求也藝考文一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冉求曰皇本同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求作有
非不說子之道也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說作悅末無也字
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足利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句首無女字下句同皇本毋作無
女得人焉耳乎哉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誰能出不由戶者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知之者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無之字
問仁子曰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井有仁者焉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其從之也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也作與
子路不說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說作悅
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述而
德之不修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學之不講各本末有也字
聞義不能從考文補遺引足利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末有也字　古本皇本從作徙末有也字

不善不能改各本末有也字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
舉一隅示之足利本同　一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古本正隅下有而字
則吾不復也平本末無也字
子於是日哭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日下有也字
馮河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馮作憑
如不可求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者字
子在齊聞韶樂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三月不知肉味唐本肉誤完因俗肉字作宍誤
子曰古之賢人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又何怨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至下有也字
好古敏而求之者也 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一本皇本而作以
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以我爲隱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吾無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下有所字
知之次也 正平本無之字
孔子對曰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揖巫馬期而進之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之作也
君子亦黨乎 正平本無此句
君娶於吳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則吾未之有得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誨人不倦 唐本倦作惓
泰伯
民無得而稱焉 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貴下無乎字
使驕且吝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使上有設字
其餘不足觀也已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矣字
不易得也已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不謀其政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三分天下 古本皇本三作參
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罕
天之未喪斯文也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也字
太宰知我者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有鄙夫問於我 正平本有來字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夫下
雖少者必作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忽焉在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我待賈者也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無也字
吾自衛反魯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反下有於字
後生可畏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無友不如己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正平本同 唐本作已也矣又末誤未
三軍可奪帥也 唐本帥誤師
衣敝緼袍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敝作弊
與衣狐貉者立 古本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貉作貉 鄉黨同此
其由也與 皇本同 唐本正平本無也字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後作后彫作凋 皇本亦作凋
夫何遠之有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鄉黨
左右其手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足蹜蹜如有循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袗絺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袗作縝

必表而出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非帷裳唐本正平本帷作惟誤
齋必有明衣布也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齋作齊皇本末無也字
雖疏食菜羹瓜祭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疏作蔬瓜作苽
席不正不坐唐本席作席
而立阼階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立下有於字
再拜送之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拜下有而字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不敢嘗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嘗下有之字
必正席先嘗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嘗下有之字
拖紳唐本正平本拖誤挹
子見齊衰者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升車唐本升誤外　先進升堂之升亦誤外
子路共之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共作供
先進
皆不及門者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德行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上有子曰二字各本無
有顏回者好學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下有不遷怒不貳過二句此本皇本無
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句古本足利本皇本同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者下有也字
以爲之槨皇本同　古本槨作椁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此本無此句
鯉也死皇本同　古本唐本正平本無也字
吾不徒行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不下有可字
吾以不可徒行也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足利本皇本無也字
子曰有慟乎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而誰爲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慟字
曰敢問死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又古本問下有事字唐本作敢問事死事字旁改死字作敢問死死誤甚
閔子騫侍側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冉子子貢侃侃如也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冉有
子樂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樂下有曰字
由之鼓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古本皇本問下有曰字末有乎字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乎字
過猶不及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之作也　考文一本求下益下均無也字

師僻也由喭也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足利本皇本作師也僻由喭
億則屢中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億作憶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子謂子匡唐本匡作匡
攝乎大國閒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國下有之字　唐本國作圍
子路率爾而對古本皇本率作卒
因之以饑饉皇本同　古本唐本正平本饑作飢
可使足民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非曰敢能之足利本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曰下無敢字　皇本曰下無敢字

莫春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莫作暮
得冠者五六人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子何哂由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夫子作吾子
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 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曰爲國以禮 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皇本唐本津藩本小大下有相字正平本小下無大下有
顏淵
克己復禮 古本唐本正平本克作尅皇本克作尅
仁者其言也訒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斯可謂之仁已乎 古本同 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已下有矣字
斯可謂君子已乎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足利本謂下有之字

皆爲兄弟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使民信之矣 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使作令
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今本曰上有子貢二字
民不信不立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棘子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何以文爲 皇本同 考文一本作何以爲文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矣字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說下有之字
虎豹之鞟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猶犬羊之鞟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從義崇德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無也字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二句末有也字 皇本末有也字
既欲其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夫子作吾子
是惑也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是作其 正平本無也字
吾豈得而食諸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子博學於文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今本無君子二字
子帥而正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苟子不欲 古本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無子字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草上之風必偃 古本足利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尙作上
何如斯可謂之達也 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無末也字 皇本也作矣
爾所謂達者矣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達者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聞者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嚮也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舉直錯諸枉 唐本枉誤抂
富哉是言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湯有天下選衆 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選下有於字
忠告而善導之不則止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而下有以字不作否
子路
奚其正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正平本正下有名字
子曰吾不如老圃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雖多亦奚以爲哉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無哉字

魯衛之政兄弟也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無也字
冉有僕正平本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作冉子
如知爲君之難也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皇本君下無之字
一言而可喪邦有諸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可下有以字
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毋欲速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毋作無
毋見小利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云古本上作無下作毋足利本上作毋下作無
小人哉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哉作也
或承之羞唐本承誤羞
其不善者惡之皇本同　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及其使人也器也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也作之

論勘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謂下無之字
兄弟怡怡如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如下有也字
憲問
危行言遜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爲命卑諶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卑作裨
行人子羽修飾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末有之字
飯蔬食飲水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子路問成人曰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本作子曰
人不厭其言人不厭其笑人不厭其取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三句末均有也字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也足利本正平本津藩本道下有久字　古本皇本唐本無也字
則其爲之也難也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上也字
陳成子弒簡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弒作殺
陳恆殺其君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殺作弒恆作桓正平本亦作桓
公曰告夫二三子古本足利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曰告夫三子者古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二三子　考文云足利本同今本
之二三子告古本足利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不敢不告也唐本津藩本同　古本皇本正平本末無也字
勿欺也而犯之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也作之　考文補遺引古本無也字　皇本同
今之學者爲人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人下有也字
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論勘

與之坐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正平本之作人
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
患已無能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孔子對曰非敢爲佞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賢者辟世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辟作避下仿此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有荷蕢古本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蕢作蕢
而過孔子之門古本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津藩本子作氏
修己以敬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正平本敬下有人字

幼而不孫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遜悌

闕黨童子將命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矣字

吾見其居於位也正平本居作踞

衛靈公

在陳絕糧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糧作粮

君子亦窮乎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亦下有有字

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然後行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則可卷而懷之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作也

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而與之言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言之

友其士之仁者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人而無遠慮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矣下無乎字

好行小慧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慧作惠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考文補遺引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行下無之字

勿施於人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吾之於人也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無也字

如有可譽者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今則亡矣夫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小不忍亂大謀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思下有則字　考文引一本謀下有之也二字

非道弘人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子憂道不憂貧也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也字

小人不可大受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及席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也字

季氏

何以爲伐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陳力就列唐本列作烈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古本皇本二句均無於字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下句無於字

是誰之過與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與下有也字

而必更爲之辭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政逮大夫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逮下有於字

樂導人之善正平本同本作道　古本導作導　皇本唐本津藩

吾聞其語矣前句正平本末無矣字

民無得而稱焉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其斯之謂與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之字

曰不學詩無以言古本同有也字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

無以立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聞斯二矣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者矣

退而喜曰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退喜曰

亦曰君夫人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陽貨

聞絃歌之聲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正平本無也字
公山弗擾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弗作不
如有用我者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有下有復字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皇本同　古本唐本正平本子下有對字
君子不入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末有也字
子曰然有是言也唐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皇本也下有曰字正平本也作曰
子曰由也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無也字
召南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召作邵
居吾語汝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居上有曰字
德之棄也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末無也字　唐本津藩本也上有者字

鄙夫可與事君與哉考文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君下無與字　皇本君下有也字
苟患失之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末無之字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唐本民有三疾章下有此章　古本足利本皇本正平本無
惡紫之奪朱也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無也字
惡鄭聲之亂雅樂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末有也字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古本足利本皇本者作也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無者字
孔子辭之以疾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食夫稻衣乎錦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二句末均有也字
曰安女安則爲之古本皇本女上有曰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曰安下有之字
宰我出子曰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無子字
子貢曰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貢下有問字

賜也亦有惡乎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乎作也
惡果敢而窒者唐本津藩本窒作室
遠之則怨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則有怨
微子
而過孔子之門曰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之門二字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三句末有也字
不得與之言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末有也字
夫執輿者爲誰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末有乎字
曰是也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曰上有對字
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皇本同　唐本正平本無也字

鳥獸不可與同羣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殺雞唐本殺作煞
如之何其廢之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其下有可字之作也
道之不行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伯夷叔齊唐本叔誤外
不辱其身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者字
播鞀武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周公語魯公曰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語作謂
子張
其不可者距之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異乎吾所聞也考文補遺引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也字

我大賢與我不賢與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同皇本唐本津藩本二句均有之字

小人之過也必文唐本正平本同本必下有則字考文補遺引古本皇

望之儼然皇本儼作嚴

未信則以爲謗己矣考文補遺引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皇本矣作也

人未有自致者也皇本同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者也作也者

是難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孟氏使陽膚唐本膚誤虜

紂之不善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如日月之食焉古本焉作也皇本正平本作飾也唐本津藩本作蝕焉

譬諸宮牆皇本同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又考文引一本作譬之宮牆也

闚見室家之好皇本正平本同唐本作闚誤

夫子之牆也數仞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考文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數仞皇本作夫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者字

仲尼如日月也考文補遺引古本三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無得而踰焉唐本首有人字衍

人雖欲自絕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夫子之不可及也皇本同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也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皇本同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唐本正平本子下無之字

道之斯行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道作導

堯曰

簡在帝心唐本正平本同皇本簡作簡

萬方唐本萬省作万

謹權量唐本權誤權

寬則得衆下無信則民任焉句考文云古本脫此五字足利本同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無此句

公則民說足利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擇其可勞而勞之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孔子曰不知命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出內之吝考文補遺引古本三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日本天文刻論語後跋

日本天文本論語單經余既就彼國諸本校錄異同爲之札記矣復舉其合於宋以前傳本者分爲二科一曰漢唐石經本一曰羣書引文本其得如干條如爲政而志乎學（王充論衡實知篇同）作拒譬諸宮牆（白虎通社稷篇同）今本諸作之堯曰蕭在帝心今本蕭作簡寬則得衆下無信則民任焉句此合於漢刻石經者也八佾汝愛其羊（漢書律歷志注同）今本汝作爾公冶子使漆彫開仕（史記仲尼弟子傳譯文同）朽木不可彫也（論衡問孔篇漢書董仲舒傳同）今本彫作雕再思可矣（唐石經同惟無斯字）今本作再斯可矣述而遊於藝今本遊作游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釋文蜀石經同史記孔子世家引下句同）

（穀梁僖廿七年傳注引上句同）今本作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罕忽焉在後（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黃憲傳列子仲尼篇世說新語注引典略同）今本焉作然先進曰敢問死（顏師古注同）今本無曰字冉子子貢今本作冉有憲問告夫二三子今本無二字衞靈公可與言而不與言（後漢紀安帝或語引孔子曰同）今本作而不與之言此合於唐刻石經者也又如學而未若貧而樂道史記仲尼弟子傳同（文選稽叔夜幽憤詩注同）爲政導之以德導之以政史記漢書酷吏傳序刑法志董仲舒傳（後漢書杜林傳二十八將傳論同）王符潛夫論德化篇同（梁書徐勉傳北史黎景熙傳引均同）是亦爲政也白虎通五經篇同（後漢書邳彤傳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同）里仁焉得智說苑貴德篇同公冶弗可得而聞也已史記孔子世家同（惟得下無而字漢書外戚傳注引作不可得而聞也已述而子於是日也哭論衡感類篇同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風俗通過譽篇同（釋文文選運命論注同）子罕與衣狐狢者立史記仲尼弟子傳同先進有棺而無槨潛夫論浮侈篇同（史記索隱兼明書同）顏淵斯可謂之仁已乎史記弟子傳同（惟人下無已字）又斯可謂君子已乎史記仲尼弟子傳同（惟謂下有云字）皆爲兄弟也鹽鐵論和親篇同（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同）民不信不立呂氏春秋季秋紀高誘注作民非信不立文義同虎豹之鞟（下大羊之鞟同）說文革部同吾豈得而食諸史記孔子世家漢書武五子傳同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儀禮鄉飲酒注引作己帥而正孰敢不正文義同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漢書董仲舒傳說苑政理篇同忠告而善導之不則止後漢書注引蔡邕正交論作忠告善誨之否則止文義同子路卑諶草創之羣經音辨引鄭康成曰同漢書人表作卑湛卑亦同憲問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潛夫論交際篇同（惟也作者作者衞靈公非道弘人也漢書董仲舒傳同堯曰孔子曰不知命漢書董仲舒傳同此合於漢人所引者也學而患不知人也釋文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此本有己字同爲政奚其爲爲政也釋文云一本無一爲字此本有二爲字同學而不思則罔釋文本或作罔此本作罔字同述而馮河釋文云馮字亦作憑此本作憑字同飯疏食釋文云本或作蔬此本作蔬字同君娶於吳釋文云本今作取此本作娶字同先進宗廟會同釋文云本或作宗廟

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釋文云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今此本與釋文或本一本同顏淵博學於文釋文云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此本有君子二字同草尚之風必偃釋文尚本作上此本作尚字同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釋文言作曰云一本作子言此本作子曰同之三子告釋文云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此本作二三字同子張窺見室家之好釋文作闚此本作闚同北宋石經同此合於釋文所引者也爲政七十而從心所欲柳集與楊誨之疏作七十而縱心此本作縱心同述而舉一隅文選西京賦注引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蜀石經同此本有示之二字同又何怨史記伯夷傳索隱左傳哀公三年疏文選江淹雜體詩注作又何怨

乎此本有乎字同子罕夫何遠之有文心雕龍風骨篇引有下有哉字此本有哉字同子路兄弟怡怡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怡怡下有如也二字此本有如字無也字憲問則爲之也難後漢書皇甫規傳論作則其爲之也難此本作則其爲之也難也季氏政逮於大夫文選演連珠注引無於字此本無於字同子張仲尼日月也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注引作仲尼如日月也此本有如字同此合於六朝唐人所引者也大抵日本自唐以來與中國同文其所傳經籍多唐時卷子舊本故文字異同皆非宋槧宋注二者所能比埒此外如爲政不敬何以別乎唐本津藩本無乎字孝乎惟孝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乎作于里仁無惡也正平本無也字以上皆與漢石經同公冶不可朽也皇疏本朽作圬與史記孔仲尼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同子罕衣敝緼袍皇疏本唐本正平本敝作弊與說文同鄉黨子路其之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共作供與釋文同先進子樂皇本唐本樂下有曰字與漢書敘傳師古注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下有也字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同莫春者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莫作暮與論衡明雩篇及釋文同文選何敬祖答張華詩注同子路子適衞冉有僕皇疏本唐本津藩本作冉子僕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篇同憲問夫子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

三句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均有也字與論衡儒增篇同衞靈則可卷而懷之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作也與唐石經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同好行小慧皇疏本慧作惠與釋文引鄭本同陽貨子曰由也汝聞皇疏本唐本津藩本由下無也字與文選辨命論注同惡紫之奪朱也二句正平本無也字與漢書杜欽傳同周禮司市疏左傳哀十七年疏同食夫稻衣夫錦二句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末均有也字與世說新語規箴類郭林宗語同惡果敢而窒者唐本窒作室與釋文引魯讀同微子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三句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均有也字與史記孔子世家漢石經同殺雞唐本作鈇雞與武梁祠畫像殘

石題字同如之何其廢之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下有也字與漢石經同子張望之儼然皇疏本儼作嚴與釋文引或本同皆勝於宋以後刻本因校錄其異以俟讀者考焉其餘古通假字如弟悌孫遜智知辟避汝女疏蔬無毋雕彫唯惟說悅等不能悉載則亦略之云爾三月望日德輝又記

論語會箋

論語古訓首卷

竹添光鴻箋

論語序

劉恭冕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駿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為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于篇，頭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以書書，故說文訓篇為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

東平人，少好學，為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廢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為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為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左遷為太子太傅，及宣帝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為前將軍，元帝即位，為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為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東平、蘭陵、鄒、皆屬魯。故漢儒林瑕丘江公傳申、韋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當是傳魯論語者所作。古人釋經，經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

齊論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為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屬，所以局言者也。趙岐孟子敘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敘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久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當是也。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期緩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瑕邪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庸生之名，邢疏當別有所本。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瑕邪梟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王卿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與通五經，能為鄒氏春秋，自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即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

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為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邳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楊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

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蓋曰共。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為傳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然則恭王始壞孔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發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為武帝初年。漢志以為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段玉裁說文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朱彝尊經義考謂：疑齊論所選二篇，其一乃問王，非問王也。考之繁文三費正均者，為王中書

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謂玉爲上耳案說文引逸論語玉粲之璱兮其瑩猛也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也如玉之瑩今家語亦有問玉篇蓋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也不經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略同故有兩子張

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雜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隋書經籍志古論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末若貧而樂古論樂下有道字鄉黨篇車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且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

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益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宋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宋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桓平石經即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意此即二十一篇說也隋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

苞氏周氏章句出焉

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年七十卒於官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讓太常書孝文時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即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產可嬌茁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通典載漢小都都尉博士留郵板狀曰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詔轉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

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自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尚及見安國古文訓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讀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敘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之陳佛肸爲趙簡子邑宰顯與

史記不合其他差謬遠失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所傳尚書傳孝經傳往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敢異議丁晏著論語孔注證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尚書傳爲肅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爲得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後漢書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留東觀典校秘書永寧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註論語而此序以爲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爲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廉放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魯論似未然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

廉放生當靈獻時故曰漢末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自山東無足問者遂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遂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

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遁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玄後背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玄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遁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隋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敘錄同隋志又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攷著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楊守敬曰漢書藝文志有魯論齊論古論三家何晏集解敘云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而今之論語獨稱魯論此第就其篇第名之耳漢志稱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張禹參合齊魯而篇從魯論故張論仍稱魯論康成本就張論而集解云就魯論者亦職斯故耳釋文敘錄云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此則合而著之張侯論之仍稱魯論益明矣康成雖兼校古論而篇仍從魯論故自康成之後仍以魯論目之釋文於傳不習乎下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此釋文因集解云康成攷之齊古而誤也其實康成未見齊魯原本第就張論攷之古論耳按漢志云張氏最後出而行於世禹本傳亦云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漸廢則是張禹參合之後齊魯之專行本已微故王充論衡云武帝得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按充說唯河間論語無可考而齊魯論至充時已亡其確證也又許氏說文已有所謂逸論語者王伯厚謂即齊論問玉篇之文無論確否而其爲張禹刪削之餘無疑不然漢志並無逸論之目許氏從何處得而稱

引之且鄭氏如果親見齊魯原本或齊魯同而古異從古者則當云齊魯讀某今從齊魯今第云魯讀某今從古絕不與齊並說豈有三本合校之事乎又釋文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第著魯論不著所從明夫爲古論也桓譚新論曰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所云異者異於張侯魯論耳若桓譚時齊論尚存則桓譚著古論異文何以不著齊論此又桓譚未見齊論之一徵也推集解之意不過以康成本就張論張論之中自有齊論故云然若據實而言當云鄭玄就張論篇章攷之古論斯爲愜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齊論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義審是內聖外王之道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王伯厚漢志考證云問王疑問玉也篆文相似朱錫鬯引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所引逸論語皆詮玉之屬爲證不知論語二十篇皆取章首二字名篇無包括通篇之義安得此二篇獨異其例則一說皆非也張禹參合齊魯之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即鄭氏亦就其篇章已無問王知道二篇則隋書經籍志謂此二篇爲張禹所刪信矣且古論亦無此二篇則禹之刪此亦未爲非是趙岐可刪孟子張禹獨不可刪論語乎案禹本傳甘露中諸儒薦禹詔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其經學精習有師法初元中博士鄭寬中薦言禹善論語詔授太子論語禹爲諸儒所推若此豈盡無識受其惑亂者耶且蕭望之爲傳論語名家之人薦禹於未達時又豈關其勢位之軒輊哉然則謂禹立朝無衍衍之節可也謂非經學名家不可也余猶恨二十篇中厚誣聖人明明爲後人所攙入者公山弗擾佛肸二章而禹之識不及此不爲盡刪之爲可惜耳至初學記所引逸論語璠璵魯之寶玉也云云見於說文璠字下璠玉色也云云見於說文各字下並未稱逸論語璠璵江考異謂因說文玉部中有引逸論語二條後人遂附會之誠通論也惟說文所引玉藻之瑀兮其璠猛也一條翟晴江謂與論語文不類如玉之摩一條翟氏謂見於法言爲許氏誤傳其說雖辨但許氏不應誤法言爲論語且不應謬舉逸論語之目案論衡有河間論語是則齊魯古之外當時固有別本或許氏所引爲河間之所佚與抑即爲問王知道篇之遺文與但不得謂問王皆證玉之屬耳吾烏知張禹非因其文不類論語而刪之乎果爾張禹猶有識矣宋洪慶孫云李氏篇或以爲齊論以其皆稱孔子曰金仁山謂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李氏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又馮椅曰子張問仁於孔子諸弟子無稱問於孔子者抑齊論與陳梓四書質疑曰凡子曰是魯論加孔字是齊論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羌無故實案齊論之多於魯古者問王知道二篇而已此見於藝文志及集解序甚明也不聞更有季氏一篇果爾則魯論僅十九篇矣善乎翟晴江之言曰統觀此一經凡對時君及執政大夫例多用孔子雖於鄉國大夫如葉公陳司敗蘧伯玉猶然者謂稱族所以示謹也至於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則於陪臣有然孺悲欲見孔子曰才、接輿歌而過孔子沮溺耦耕孔子過之則於常人有然孔子於鄉黨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則泛錄言行有然例若不一泥矣即專以子張論堯曰篇記其從政之問亦云問孔子若此之類例無可通欲斷問仁章爲齊論則問政章亦齊論矣斷子張二章爲齊論則南容二章亦齊論矣齊論之雜出各篇者何若是之紛耶蓋論語之書記者既非一手其間體例自有不能盡泯參差之處不得因之爲口實也

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之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之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義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末列銜亦是由下逆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經典釋文載論語音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然裴松之注曹冀傳即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此文稱上則奏類也經典敘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曹義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

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爾羣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著述之體所以紀實也結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也今連綴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論語序說

朱熹集註

論只是辨論凡言有條理者皆是不必訓爲撰次爲經論語只是談說如國語家語及新語之語謂孔子之語也雖間有弟子之語是附記已非題號所指古人名書淺易深求之失古蓋衛靈公篇載子張問行夫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子張書諸紳則諸弟子於夫子之一言一動必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也可知矣錢大昕曰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云接聞於夫子則其言皆孔子所取矣故漢人引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非由記憶之誤學庸章句朱子皆自作序而論孟集注則不然但引史記敘孔孟事歷者蓋聖賢之餘己治人其盛德大業如此而其言皆非徒言也其學非徒學也後世學者談孔孟說仁義而少力行之實故朱子舉孔孟事歷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實踐是務焉又舉諸說得孔孟之旨者以爲讀其書之法名曰序說是朱子創意從前無此體發端以書傳之說故稱序說耳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

朱子欲舉夫子履歷無他可據姑就史記世家刪其太可疑者蓋取其大概耳遷史固多妄語如夫子名字有何詭怪乃欲奇其事曰禱於尼山曰妊於野合曰頂圩禱應何其謔也凡此等說假令前乎漢已有之亦屬齊東野語朱子盡刪除之殊爲有斷矣聖門之所以爲孔氏實由孔父嘉始孔父字也嘉名也春秋特有舟

後賜族者亦有生時即稱氏族者孔父嘉之後爲孔氏蓋其子以父之字爲氏也恐非生時所賜也

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十一月庚子朱子依公羊傳補之亦大概耳二十二年公穀並作二十一年十一月穀梁作十月先儒謂十月有庚子十一月無庚子當從穀梁爲定此說是也予所著左氏會箋卷十六年詳之母顏氏似後人之附會

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

爲委吏世家作嘗爲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吳英曰委吏爲周禮地官廩人舍人之類也廩人職曰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食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據此知廩人須算術也此雖有下大夫主其職然其米數之稽散必有助其核算者故其職又有上中下士也委吏或下士矣舍人職曰

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廩掌其出入歲終則會計其政注曰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米出于廩人有空缺則計之還入政用穀之多少疏曰平謂給米多少財即米也據此知周禮廩人舍人或在春秋時稱委吏也小司馬氏猶得見作委吏之本則李氏史誤可知也說文第十四曰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據此知委吏主倉廩米穀之事者也司職吏者牛人職曰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享獻繫于牢朝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據此知職吏主養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以授充人繫之充人職曰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朝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據此知職人即牛人即牧人充人也又夏官羊人職曰掌羊牲羞王朝官僚惟牧人為牛人若侯國則人有兼職牛人牧人充人羊人之事其總皆司職吏之所掌歟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

崔述曰世家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適周問禮見老子余按老聃之學經傳未有言者獨戴記曾子問篇孔子論禮類及之然亦非有論言異論如世俗所傳云云也戰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子為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詘孔子儒者方崇堯舜為楊氏說者因託諸黃帝以詘堯舜今史記之所載老聃之言皆楊朱之說耳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喪經中不應適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僅十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魯魯亦無君之可請矣由是言之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

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妄也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偽託猶之乎言兵者之以陰符託之黃帝六韜託之太公也猶之乎言醫者之以素問靈樞託之於黃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為黃老之說者非黃老者猶之乎不謂神農而謂許行也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辭之而獨歸罪於楊朱乎孔子學官於郯子人太廟每事問孔子之學亦頗得諸四方考訂之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太廟駿奔之人豈必皆當聞道者乎然則孔子即果適周因問禮於老聃此亦尋常事耳請足供望人之采擇則可矣烏有以為己師而往從之者哉夫孔子之道大矣豈一見老聃之所能盡而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遽至於三千乎

齊藤拙堂曰孔子問禮於老子此好事者之假託也夫孔子所欲問者何事邪彼既入世處禮法雖淺習者必知其不可問以事夫子獨不能知果遇不適之對惡在其為聖也而俄頃以猶龍之嘆何所見而尊崇如此殆如婦女子遇老比丘隨喜渴仰不自解其所以然且夫子平生所稱道上從二帝三王下及夷惠管晏子產之徒汲汲如不及矧其所親炙宜稱揚不容口而無一言及老子者孟子學孔子者也以老子為賢必以稱夷惠者稱之若以為邪必以距楊墨者距之今又無一言及老子者論道莫大於語孟紀事莫洽於左氏皆不少概見是知老子非春秋以前之人必不先於孟子況於孔子乎蓋此事本出於莊周周之為學尊老抑孔為此誕妄不過謂孔子嘗師之弟子猶佛家謂孔子為儒童菩薩本不足相校耳而遽拾其唾餘厚誣聖人亦無識之甚也又曰戴記夫子設禮屢稱聞諸聃是

題問之所由起也然據列傳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唯有論禮之言未嘗言其他夫子不復得問而去安得他日爾聞諸老聃耶且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稱其書曰老子如老聃老彭自是一人姓名不得混為一邊又以聃為老子證然未聞證法有聃字也戴記所載老聃博識典禮是誠為述而不作誠為信而好古董聃其名彭其字恐與論語所稱一人矣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

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古賀侗庵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孟子戰晏子諫景公之語數百言其忠誠懇至之意可掬其他見左傳諸書謹言善行甚多在於春秋賢者實屬巨擘世家乃曰景公說孔子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景公惑之蓋本於太史公之誤而太晏子之言而猶載景公欲封孔子晏嬰沮之景公惑之蓋本於太史公之誤而太史公之誤又本於墨子墨子非儒篇曰孔丘之齊見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孔丘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晏嬰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景公曰善於此禮留其

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悉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致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晏子之言如此其慢辱悖理固不待辨而其事實舛錯尤可咲夫鴟夷子皮即范蠡也范蠡既滅吳去而之齊號鴟夷子皮乎見史記范蠡去越上距孔子卒七年而曰孔子樹鴟夷子皮於田常誣亦甚矣史記晏子之言與墨子所載大同小異可見太史公誤本于墨子夫儒墨異道墨氏搆虛辭以詆排聖人固無足怪太史公遽信而載之于史其不別朱紫甚矣若夫墨子所以必引晏子者孔子同時之賢齒德俱尊者未有愈於晏子非儒詆聖之言一旦出于己恐人未肯便尊信故且借晏子以自重其用意亦險巧矣柳子厚以為晏子春秋出于墨子之徒今案如問上篇云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不為己雜上篇云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作者之意了然子厚之言得之夫晏子既成於墨子之徒則其與墨子之說脗合固當乃以是謂晏子時已有墨子之說此亦朱子所謂爾雅是取傳註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註之類耳且墨子雖親淺難讀要自古文口氣應出於墨子弟子之手乃晏子則文氣卑冗絕無精采不但不出于晏子併不出于墨子之弟子蓋後來主張墨家者為之也

崔述曰余按春秋傳高昭子名張唁魯昭公稱為主君阿景公意輔孺子荼卒為陳氏所逐其不肯如是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況於為之臣乎百里奚賢人耳或謂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猶辭而闢之況聖人而為小人之家臣以干時君乎子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孔子果爲家臣以通乎時君則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且此篇前云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云云景公說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爲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譏也如此此必無之事又世家云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樂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余按晏嬰齊之賢大夫也孔子之有益於人國晏子必無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猶當薦之況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以爲孔子將奪己之權耶則晏之在齊固無權嬰即不肖亦斷不至是嬰何爲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豈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者哉伯魚顏淵之輩雖皆後日之事要必生平類然破產厚葬之譏爲不倫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說乞貸云云尤與儒者不類況孔子耶凡諸人者雖非其實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會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事皆與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諸人者乎春秋傳中記晏子言多矣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曰先生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禮樂稱先王以規當世之失孟子所記亦然今此世家之文獨是今而非古蔑禮而棄樂不但所言皆與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與晏子平生之言見於左傳孟子者亦無一不相反且春秋之世固無有所謂滑稽倨傲游說乞貸者也自戰國時淳于髡慎到莊周顏斶張儀蘇秦之徒並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說乞貸著者其人雖非儒然以其處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產厚葬之譏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則此言出於戰國時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淺陋亦似戰國秦漢絕不類左傳孟子所述者乃戰國以後墨氏之徒之所僞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儉故託之而撰晏子者又從而妄採之耳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孫齊之時四十年矣次年以論彗星見於傳自是以後無聞焉而彗星不書於經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爲本年之事然則孔子至齊之時晏子或猶存若去齊之日則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

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講明詩書禮樂是孔子之恒事已此特稱修者史遷之意蓋謂退而講學而已不得與刪詩正樂相礙上文云弟子益進此又云彌衆並是臆度無證左

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弗擾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公山弗擾章出於戰國人僞托說詳本章下。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

戴記有夫子制於中都之文然未足以證焉說者或謂侯國本無大稱世家作大司寇非也此說未必然審察夫子爾時舉動明是命卿非是大夫宋司馬子魚大司馬固皆大司馬也而或加大或去大原不甚拘拘又邊印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晉士蔿爲大司空皆見左傳是侯國亦有大稱昭然有可據者詳于左傳會箋定元年崔述曰按孟子稱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考其時皆在昭公世陽虎作亂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陽虎始敗九年始舞千年孔子已相吾於會中間爲時無幾安得爲宰二年始爲司空由司空乃爲司寇乎又按左傳魯之孟孫世爲司空未嘗失職而都邑之宰其職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爲政之問陽貨有懷寶迷邦之譏魯人因欲得孔子爲大夫但孔子以魯亂故不仕耳陽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當僅以爲幸也然則孔子即有爲中都宰之事亦當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又按春秋經傳皆不言有所謂中都者既謂之都不宜泯泯無聞如此

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子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據左傳年表魯世家墮郈墮費在于孔子行之前而圍成在于孔子行之後十二月則此文譯爾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夾谷之會孔子嘗爲相是輔相會禮而已後人因作宰相之相以誣焉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荀子紀孔子誅少正卯之言明襲論語子張問達章文而其之者其曰言僞而辨記醜而博即所謂色取也其曰順非而澤即所爲居之不疑也然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孟子左氏所不言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舉人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襄二十二年杜注少正鄭卿官也魯無此官何稱少正且五大惡當不止于聞以爲聞人亦何至于殺荀子之說謬已崔述曰余按孟子及春秋傳孔子但爲司寇未嘗爲相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孟子

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則是季孫爲魯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爲魯相也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兼政之卿謂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攝蓋夾谷之會當使上卿相禮以孔子之知禮也縱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讓趙衰者然故謂之攝相傳聞者不知遂誤以爲相國之相耳又按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聖人之不貴殺也如是鳥有兼政而殺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橫臧文中之不仁不知論語春秋傳言之詳矣踐至於陽虎不犯細至於微生高猶不遺焉而未嘗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嘗亂政史官何得不載其一事非但不載其事而已亦並未有其名然則其人之有無蓋不可知縱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無聞者耳豈足以當聖人之斧鉞乎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也況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產遺哀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況孔子耶

齊人歸女樂以沮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崔述曰世家孔子於靈公時凡四去衛而再適陳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適陳也以定公卒之歲乃定公十五年適宋遭桓司馬之難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蓋本之於孟子其再適陳也以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於論語余按論語孟子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而孟子敍其道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爲二遂謂孔子至陳三歲而反乎衛由衛而再適陳以實之不思定公卒之歲距靈公之卒僅二年而孔子居陳三歲并在衛臨河之日計之當不可四五年如此則靈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問陳事乎其謬一也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兩章亦一時之語而所傳異詞世家分以爲二遂謂孔子見兩發歎一屬之初至陳一屬之再至陳夫既思狂簡而反衛矣而又至陳奚爲者至陳而又思歸以裁狂簡何其行止之無常乎其意也過匡之役以恐後罪而去未出境也無故而反臨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也謂寶鳴犢華之死不得已而復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遇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上果是也而下當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則毋寧始之不去之爲愈乎而何爲乎僕僕於道途而不憚其煩也其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反衛自

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皆無之即其所自爲說已自攻之而學者反皆遵之謂孔子三至衛而三至陳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過宋之文論語問陳之事合而爲一在陳之嘆論語孟子所記亦取而合之則事理曉然明白孔子并無由衛而再適陳由陳而再返衛之事矣至其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謂魯定公卒之歲去衛者近是由此過宋至陳而主貞子正與孟子合但無自陳反衛而再適陳之事耳吳英曰孔子初適衛衛靈不知孔子故有擊磬之聲也乃世家于初適衛即云致粟六萬而其敍問陳遂行與致粟不相接二謬也敍將適陳過匡于前而問陳遂行反在後三謬也敍遭桓魋于過匡之後亦誤而適宋反在問陳遂行之前四謬也此行之後乃居陳而世家又敍居陳三歲于問陳遂行之前五謬也又謂去陳遂適衛而不知去陳適衛乃出公時事非靈公時事也六謬也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不用孔子孔子行此正孔子仕衛之終始也但郊迎二字之下當接致粟六萬云云不用孔子四字之下當接他日問兵陳云云其所謂孔子行即明日遂行也而俱不相接七謬也敍衛賣事于郊迎致粟之後八謬也此行之前未嘗一至陳而謂問陳遂行復如陳九謬也孔子仕衛其年爲魯哀元年衛靈之四十一年也郊迎當在是年之春問陳遂行當在是年之秋是秋吳王伐陳故孔子絕糧而世家既曰孔子遂行又曰夏衛靈公卒則敍此行于衛靈卒之年矣而不知衛靈卒于魯哀二年是年無伐陳事也十謬也世家于衛靈時孔子凡四適衛而終在一言不合明日遂行則前此之懸懸不舍毋乃不智而不知衛靈時惟兩適其初適意不在衛其後則來聘也若非來聘衛靈安知孔子來而郊迎乎而何嘗有四適衛耶孔子既不類至衛則史記兩謂屯伯玉家又何足信乎又曰孔子居陳三歲此說是也魯哀六年春楚昭已出而救陳則楚之聘孔子于陳必在魯哀之五年自哀元年之秋至哀五年其間孔子嘗適蔡則適蔡當必在哀四年居陳之日果有三歲之久而爲公養之仕也歸與之歎必在魯哀六年楚又不用而自楚反陳之後自陳反衛之前要之孔子自以司寇去魯至道終不行而歸其間反魯者不及一年去魯者定公時二年有餘哀公時六年有餘合計不及九年并前適齊者統共實計不過十年有餘而世家謂凡十四年然深考左傳之文則所云十四年何敢信歟

崔述曰按春秋經傳定八年趙鞅使涉佗盟衛侯援其手及臂十三年入於晉陽以叛哀三年殺周舍宏嬰王宰侮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黨奸釀亂之事史不絕書不知孔子何敢於鞅而欲見之且鞅衛之仇讐也孔子雖未受職于衛然曰際可之仕則亦有資主之義焉無故去之而往見其讐于義似亦有未安者佛肸趙氏之叛臣也趙氏衛之仇國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忽而衛忽而中牟忽而晉忽而虞返乎衛其仇與叛皆不言焉亦何異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戰國時人之所僞托非孔子之事匡人之難即桓魋之難也史遷以爲陽虎而拘之杜撰之甚佛肸一章亦出於僞托世家此一段尤多謬妄

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閻若璩曰。集注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騈邑三百。而三百字。爲數方明。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騈邑今臨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鄉。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七百里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爲里之里。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公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屈子。苟去卽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禮記非今二戴之書。書曰傳。禮曰記。蓋古人熟語。只是謂其爲傳古之書記禮之書耳。刪詩謂刪三千爲三百。是妄說也。說詳于爲政篇。易十翼傳皆非孔子之筆也。史記作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史遷本意。序彖是一事。繫象說卦文言亦各一事。朱子今刪晚而喜易四字。於序彖間。補揷一易字。覺文理不順。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崔述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據司馬氏謂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蹟或年歲者三十有五人。而見於論語者二十有七人。然確有明徵。決知其非誤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路宰我冉有公西華子游子夏子張樊遲子羔漆雕開司馬牛。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顏路以請車一見。公冶長以孔子妻之一見。子賤澹臺滅明以孔子與子游稱之。而各一見。巫馬期則以陳司敗之故而附見。皆無他事。亦無問答之語。考之他傳記。惟子

賤多言。爲孔子弟子者。其餘皆無由而決知其爲弟子與否。且巫馬期在昭公世。已與孔子同朝。司敗揖之以謂孔子。頗不似嘗受業也者。而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始知滅明。是時孔子年已老矣。滅明又將何時受業於孔子乎。列傳又稱其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則其說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謂子賤爲弟子。近是。謂顏路等三人爲弟子。或然。謂期與滅明爲弟子。則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無餘事。但以愬子路見。是明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愬子路卽所以撼孔子。烏有七十子而肯爲是者哉。其無事蹟年歲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見於論語。而有見於左傳者二人。然確有明徵者。秦丕茲一人而已。顏高雖見於左傳。然觀其事。殊不類孔子之弟子也。其餘共四十有八人。皆不見於經傳。然商瞿季次。其事蹟猶粗具於本傳。其名字復間見於他篇。或當不誤。而自樂欬以下六人。自冉季以下。秦商顏高以外四十人。并無事蹟可考。則固無從而知其誠然與否也。由是觀之。孔氏古文。或年當時之書。不則孔氏古文不誤。而司馬氏誤焉。亦未可知。觀於史記所引尚書左傳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則是篇豈可以盡信乎哉。家語弟子解篇。其數與史記同。而名字或與史記異。且刪史記三人。別有琴張陳亢縣亶。以合其數。余按琴張見於孟子。左傳補之。良是。但謂琴張卽牢。未知所本。縣亶亦無所考。若陳亢。乃子禽子貢。而輕視孔子者。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者。必不如是。且論語中。亢凡兩問子貢。一問伯魚。而絕未嘗一問孔子。論語中門人未有相稱以子者。而亢稱伯魚子貢。皆以子。則亢乃子貢伯魚之後輩。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翰圖者。所載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棖。林放中堂蘧伯玉。按申棖見於論語。其前後章皆論弟子。爲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諸弟子。補之近是。中堂不見於經傳。林放雖見於論語。而無明文。皆難懸定。至蘧伯玉。其出近關。在魯襄公之十四年。是時已爲大夫。蓋長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則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內乎。又有見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載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諸家皆各據其所傳。而史記爲近古。家語文翰圖。又似參以己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爲據。

又曰。弟子列傳。有年歲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蓋有所本。然亦不能無悞。何者。孔子稱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是子賤已成德矣。其親師取友。已歷有年矣。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四十九歲。則當孔子卒時。年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吳之伐魯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當是少壯時事。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十三歲。則當伐魯之時。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應孔子存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若多也。論語多以子路冉有並稱。季康子之問從政也。以由與求。孟武伯之問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萬遠者。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也。由是言之。史記弟子之年。不過得其彷彿而已。不可盡指爲實。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

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

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中庸發揮性命之理雖非常人所能爲其出於孔氏之後必有所傳子思所作未見必然說具于中庸會箋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云云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楊守敬曰按柳宗元論語辨曰諸儒皆以論語爲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且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上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余則謂非特不成於諸弟子直以爲出於思孟之後案中庸之作世屬子思而中庸引孔子之言二十一惟中庸之爲德也一章見於論語夫子思雖親炙杏壇其年齒自應後於諸子若使諸子纂錄遺經子思不容不見孟子書中引孔子語者二十九惟里仁爲美章與論語同若大哉堯之爲君萬章曰孔子在陳憑假而非者鄉原德之賊學不厭而教不倦君薨聽於冢宰求也爲季氏宰等章皆與論語小異而其餘俱不見於論語引諸弟子語者十有二而生事之以禮云云據論語爲夫子告樂正之言孟子以爲曾子若使子輿親見論語何舛誤若斯況孔子之作春秋也事關王迹垂範千載故曰與其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述聖人之言行者孰大於斯而竊取之義知我罪我之辭若非孟子竟從闕如語其疏漏可勝道哉蓋聖人既沒其遺言遺行雖未著於竹帛而七十子之徒傳聞不絕迨數傳之後各傳所聞遂有參差亦其勢使然於是有私淑吾黨者懼聖言之永絕相與裒集此書其中大義微言爭光日月必非後人所能假託但自孟子而後去聖愈遠其智皆不足以知聖人采之者既非一家定之者又少決擇轉經喪亂此脫彼複故魯人所傳謂之魯論齊人所傳謂之齊論壁中所得謂之古論篇第既異章句復殊而諸家無依附得平程子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名此說本之柳子厚其實亦非也按葉氏愛日齋叢抄曰鶴山魏氏記常熟孫學有曰柳宗元謂論語唯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有二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或既子且字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若淵弓至游夏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訓字爲字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假乎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乎故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也愚謂稱子稱字在古人似無甚輕重如中庸既稱子曰又稱仲尼曰孟子既稱孔子曰又稱仲尼曰此皆有例可說矣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荻生徂徠曰矢口之與涉筆有間也論語者聖人之言而門人之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門人一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佐藤一齋曰論語編次蓋成於戰國之季何以言之孟子所願學獨在夫子而七篇中引詩引書不一而足而未嘗引論語不特孟子不引而舉戰國間諸子亦未嘗一語及之至坊記始引之然出於漢文博士是知孟子之時特傳聞其語而已論語猶夫成編也苟有其書孟子豈得不讀乎蓋戰國之季嘗有推尊夫子者以爲去聖漸遠遺言幾佚不及今輯之恐遂泯滅是時夫子門人之子孫散在四方者猶能藏其祖先所筆記或三四策或五六策於是多方探索於彼得若干於此得若干漸成編卽論語是也但其人則不可指名衛及編之成也孟子前後人所未知之語亦居多以類言之猶程朱之有語錄也門人各筆記其口授不必相傳觀至元儒亦傳師授而已及至於明則語錄語類並極大全然後儒者皆於程朱之說盡知之論語蓋亦如此故知其成於孟子已後無疑矣全篇內稱有子曾子閔子冉子則出於其徒之記可知矣如稱忘年有若陳亢則亦其爲自記可知矣但皆係於其章而不係於一篇乃先儒援此以指作者則可謂誤矣龜田興曰按曾子少於孔子四十六歲死年八十餘其死距孔子之死五十餘年是時孔門弟子略無存者而論語舉曾子死則此編之成距孔子死實遠矣於是門弟子之遺老若從七十子承其業者或懼孔子沒後各唱道久而有差也是以假各家所藏記輯集之以編二十篇故雖有重複不復私刪之姓名字號就其所記而存之不復改焉又不敢妄加輒削者蓋皆先輩也如邦君之妻周公謂魯公周有八士章無判語蓋其人或所覩它書或所聞它人者輒直采以記之耳故編論語者亦存置之篇末唯學而篇開卷第一章言出之於首者編者微意有深義之存其餘篇次全無意義正義強爲之說附會輕戾吾弗取也論語一編孔夫子之言終於第十七陽貨篇而微子篇則編論語者舉微子柳下惠逸民及長沮桀溺狂荷蓧老人以述其出處而明孔子出處之異乎是故無孔子判語者亦直舉其人而列之柳下惠大師摯是也群弟子之言直裒以爲一篇退置第十九篇第二十篇秪明孔子祖述堯舜禹湯之道憲章文武之法而五美四惡知命知禮二章附記以終焉

論類同論語下說心只是實事孟子說心發來逢有求心之病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便是理處子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等語皆是

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存心養性自有

論語會箋首卷 終

論語會箋卷第一

竹添光鴻箋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箋曰論語者帙上之標題學而第一者卷上之識題古者非如今人連書于篇首也又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一篇卽爲編列以韋束之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是也

凡十六章 箋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卽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本已刪之也漢石經則每卷後有此題蓋昔章句家所記之數統計釋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較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衛靈篇四十九章異故多寡迥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離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

依集解實爲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二十六章凡皆所據本楊守敬曰皇疏自學而至堯曰首末相次皆有義說邢疏沿之郝氏敬更欲於篇中各章次第相承此附會牽强之弊也然亦有可說者至如學而至賢賢易色章集註引吳氏說以上皆務本之學不爲無見又如孟懿子問孝次以孟武伯子游子夏顏淵問仁次仲弓司馬牛此皆以類相從者也然樊遲問仁何以三處分見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illegible]子疾病何以兩處分見[illegible]子畏於匡又何以兩處分見[illegible]子罕言利子絕四子不語子以[illegible]此又不可以例說者也推而論之子罕言利子絕四子不語子以四教子所雅言子之所愼何以各處分見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公冶篇何以子欲居九夷在子罕篇子貢問於子貢在學而篇何以陳子禽問於子貢在子張篇吾與回言終日在爲政篇何以語之而不惰者在子罕篇回也非助在先進篇又如子貢問士章與子路問士章爲一類何以中隔七章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與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爲一類何以中隔八章八佾篇皆言禮樂唯夷狄之有君及儀封人章爲不類公冶長篇多言門弟子及列國諸賢之事唯道不行及末二章爲不類憲問篇自爲命至衛靈公之無道皆論列國諸臣之事唯中隔貧而無怨難章爲不類又如子與人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釣而不綱子之燕居子溫而厲之類何以不入鄉黨篇蓋論語之書本不出一人之手各以所聞記之如後世隨筆札記之類或人得一篇或人得數篇或人不及一篇在初記之人其中章節未必專無意義其後篇章既繁則門目難分家數既多則文辭亦不一故合諸人所記定爲二十篇其分篇之意亦不過因其簡策之多寡相等非必別有義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論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也如尸坐時習坐如尸立時習立如齋時習齋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憂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箋曰子本人君之稱也非大夫之稱也周初大夫生死稱以伯叔至于春秋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凡爲大夫自敵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春秋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閽伯比夫不惡女乎服云夫謂大子以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辭爾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子猶成崔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當時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此一變也至春秋季則凡爲人所宗者亦皆稱子如有子曾子閔子冉子皆是也於是子爲師長之通稱此又一變也降至戰國同列稱子又至稱弟子稱子孟子稱公孫丑曰子誠齊人也稱樂正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是也於是子又爲男子稱此又一變也古者稱諸侯曰君曰君曰后故天子曰大君曰元后而後人凡稱其所尊敬皆曰君又公三公之稱也卿六卿之稱也而後世皆爲凡尊者之通稱子之爲尊稱而又爲美稱亦猶是也其不言孔子者此書所記皆出於孔子諸弟子之手則孔氏之書也故直曰子則爲孔子可知矣猶春秋稱魯侯單曰公春秋魯國之史故直言公則爲魯公可知也然則孔子稱子者內辭也故對他人則稱孔子○學而時習之一齋曰學字說文訓覺尚書大傳訓效集注雖訓本伏生而以覺有先後言之則意不遠許愼覺是學之主意效是學之工夫兩意相待不可偏廢中井履軒曰學與習同類而異事學是從人受指導焉或考之書傳擇古人言行而師法之也未著於行矣習則疑疑入乎行不當以學之不已爲習說文習鳥數飛也鳥雛稍長欲飛而未能且尋樹枝作翅尺之飛頻上下左右焉謂之習習宜在脩行上著解而已時如時措之時謂當其時而脩行書學者譬如學禮進劍左首受玉以掬既嘗學焉則當授受之時而脩行其所學之左首以掬是也其他柔色怡聲唯而不諾不敢疾惡起敬起孝之類莫不皆然未可以時時解古無以時作時時用者又非十二時之時謝說坐時習立時習得之但無時而不習句失之○不亦說乎皇侃曰懷抱欣暢之謂也得之悅與喜稍不同喜者發揚於外悅者自得於內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云中心悅而誠服左傳文公聞子玉死而後喜可知注云喜見顏色漢書沾沾自喜孟子曰欣欣然有喜色是悅者在心喜者見於顏色也皇本正平本說作悅古喜說論說同字漢後增从心字別之然毛詩說懌女美陳氏釋文又作悅爾雅釋詁悅樂也悅服也皆作悅而孟子但用悅字則二字通寫已久矣亦是語詞非旁及熟語有不亦乎有亦不乎意少異亦不之亦是旁及如而頌亦不夏學孟子亦不足弔乎是也不亦之亦是語助如此章是也乎字含決意於疑辭不亦乎是使人領會之詞玩二不亦字便想見他循循善誘之意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教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者以德行則學者亦不外之矣孔門弟子問仁知問孝問事君問政問爲邦皆無非道亦無非學也以是觀之古之所謂學者不唯道藝也德行經濟亦在其中焉

說文無朋字而有古文鳳字曰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凡共事者同類者皆可謂朋也蒙博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是以類釋朋而洛誥孺子其朋則謂羣臣爲朋以其共事也古者兩貝亦爲朋見漢書食貨志又詩菁菁者莪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兩樽亦爲朋詩七月朋酒斯饗傳云兩樽曰朋故因謂儕輩亦爲朋重言測曰朋友單言則曰朋曰友其義一也孔子於門人亦每稱朋朋友死無所歸是也此類亦多孟子子產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乃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三樂之一此章即是也國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再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樂字當爲如

是觀○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一齋曰在外正與在心對單言樂有指在心者顏子不改其樂是也此樂字與說字對則當指在外耳故者主發散三字○人不知而不慍者人謂在上之人孟子盡心篇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人不知與此同慍者謂知而用之也書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先進篇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知字皆與此同慍蘊縕通謂怒氣蘊蓄于胸中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是也徂來曰慍謂心有所怫鬱也朱注含怒意亦同其義如字義直訓怒則非是君子者古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曰君子君者羣也言羣下之所歸心也非有位而亦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故曰成德之名此章三節三平不得相紐連朱注學之正習之熟等並非正意又說樂元非工夫亦非雜事程說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失之樂由說而得亦紐連之失

雷學淇曰學中心得之境非已得者不能知亦不能言論語首章是夫子教人即夫子自道以易理言之首章是窮理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受以漸受以恒此習坎之所以常德行也次節是盡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同人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末節是知命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確乎其不可拔此大過之所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也以夫子一身言之首節是十五志學以後事所謂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也次節是三十而立以後事史謂孔子年三十而弟子益進末節是五十知命以後事所如不合退而修詩書禮樂也

鴻按此章描出一個成德君子來與人看其旨深矣學者深體切求涵養之久有得于中則心德玲瓏四面照徹在順境則光風霽月在逆境亦止水不衡莫不往而安命樂天之地孔門之學用力於仁亦所以求諸此也而孔子一生遭遇實不出於此故編論語者以此章冠之一部之首

又按學屬知習屬行譬之學知猶按地圖習行猶身踐其地知而不能行非真知也故知行分說固可而知行合一之論亦無不可要之其歸一而已矣獨奈學者不求諸心得躬行而徒以口舌爭其是非於是乎漢唐宋明分派殊塗而無復問洙泗之津梁者矣蔡邕曰學人之教人學欲何爲乎學爲仁而已矣故首章言學次二三章即言仁也仁也者天所以與我之德也然仁不專在心而兼在事仁之取數多矣然最要者莫過於孝弟最有害於仁者莫甚於粉飾故第二章即言孝弟爲本第三章即以巧言令色爲戒所以著仁之實也然仁非但家庭而已忠信以待人亦仁也敬愛以治國亦仁也故四五兩章以曾子之自省孔子之論政雖之但觀此首七章而學之道仁之事已得其大端矣推而言之忠信威重敏事慎言擇交改過就正有道亦莫非學之道也聖人之溫良恭儉讓賢人之愼終追遠孝子之三年無改亦莫非仁之事也覺但此而已即先王所制之禮亦仁之所著也富貴貧賤之間亦仁之所見端也學禮者知和之爲貴知信之當近義恭之當近禮學詩者能告往知來而不以無諂無驕自足則學之事全而仁之道得矣然爲己也非爲人也知人者學之餘事故猶以爲患若人之不我知則君子不患矣學而一篇示人以學之道仁之事深切著明莫過於此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孝弟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箋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駰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其爲人也孝弟六字連讀說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曲禮正義云弟者事長次弟之名漢書惠帝紀師古注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論語釋文云弟本作悌皇本正平本亦作悌說文無悌字近儒因謂弟正字悌俗字未必然也將上下兩孝弟分質學者非也下節孝弟即上節孝弟何所見而分一質一學乎彼蓋以下節言君子務本便以爲學而謂上節之爲人爲質不知君子務本乃泛言以起下二句非以孝弟屬君子言也二節總一孝弟犯上作亂不仁之事也孝弟則自不爲不仁之事既不爲不仁則所爲在仁可知爲仁之本即從上節不好犯亂看出咏嘆淫佚意味深長何得安分質學使二節脉絡不貫也

○好犯上者鮮矣云云二者字俱指事鮮矣對下文未之有也未有決無有的意上者君長之通號凡在己上者皆是犯侵也干也犯上者陵犯長上也好字當求之於隱微有一點快意的便是好作亂者謂爲悖逆無道之事也凡古人曰作亂者皆言大惡之辭犯上其惡小故曰鮮矣作亂其惡大故曰未之有也○君子務本者根士爲本是對末而言也若對枝而言者指幹爲本非此章之義本立而道生本者孝弟也道者仁也下文可以徵矣道生者謂道自是出也曰本曰生以木

爲喻猶云根本立而枝葉生言孝弟之行成立而衆善由此而生也程說本立則其道充大此句太迫大充大之亦自有工夫非本立即成者○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字與上文犯上作亂相照是謂施行於外者意頗汎非在性中討論其爲人也孝弟有子豈論性乎哉孝弟行也仁亦行也行有遠近故有本末之說若論性孝弟與仁有綱目之分而已無本末可指孝弟元是行之名而能得之於身者因稱之爲德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爲本語謂擴充其端可以成仁德也又言惻隱之心仁也是推弱之言而意有緩急也爲字輕古者言德者政之本也或言德者爲政之本也兩言其義同也然則仁之本與爲仁之本亦有何別說文仁親也從人从二夫仁者人也接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莫非接人者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生於相接之際凡百之道莫非接人者也孝弟之發見其切近而精實者莫先於孝弟故孝弟亦可謂仁之本譬之樹焉仁猶樹也樹之根猶仁之孝弟也樹之枝葉猶仁之仁民愛物也樹之根與枝葉皆樹也仁之孝弟與仁民愛物皆仁也與強之借字詞之舒也也者其與四字低徊傷歎無限提撕此章是爲治人者說法不是爲治身者說法故按以犯上作亂等語猶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所謂務本言教孝弟之爲務也教孝弟於此而百行之美乃興於彼謂之本立而道生也有子傷時俗衰亂有臣而弒君子弟而賊父兄者所以有此語也在當日嚴亂臣賊子之防在後世亟敦本明倫之教可謂善學夫子矣○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精里曰夫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己心全天地生物之理於我而無一點私心間之心之德即愛之理之理即心之德非可分析但心之德就其全體渾然者言之故無復高下偏全之可言愛之理揭其要處故隨時有大小廣狹之異猶仁與聖本同一理而仁通乎上下聖指其極也諸儒以此章註有愛之理語斷其爲偏言謬也此章誠有愛之理語而下又有心之德語將以爲偏言乎爲專言乎大抵聖經獨舉仁者多係專言四德中有所對者則屬偏言孟子仁對義而言然猶爲專言之仁者雖仁義對說其所重實在仁故解從專言之義也此章集註以在之理在前者以從孝弟說來故就其所重言之也孟子集註以心之德在前者承上文何以利吾國之問以循理無私者之就其所主言之也愛之理心之德二語相須義始周備猶以義爲心之制事之宜禮爲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非可以二句分偏言專言朱子以爲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此言未盡世儒墨守此說卑視愛之理太甚重心之德太過二者各自成義不相關而不知愛之理心之德二而一一而二也又曰心之德係專言自無容疑愛之理專言偏言兼用不可不隨處殊解○外注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一齊已余嘗疑之仁是統名孝弟是子目故言仁則孝弟包在其中而言孝弟則未盡於仁至論性則仁義禮智亦若表德性只是一箇降衷無聲無臭未有仁義禮智之可名況有孝弟乎以其有此理言之則不獨仁義禮智而衆美萬善皆不遺況道孝弟乎程意以四德爲性而以孝弟爲行故曰曷嘗有孝弟余既以仁爲性之表德則孝弟亦表德但爲有統名與子目之別耳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箋曰巧言者甘美悅人之言令色者喜狎悅人之色內懷深險之人外貌往往如此巧宜就本字看出其便佞機變之意令色本非醜辭詩云令儀令色是也然此與巧言駢舉則可知其便變巧詐務中於人意矣李林甫好以甘言啗人此巧言也而有陰中傷之之機阱在焉李義府與人語必嬉怡微笑此令色也而有狡險忌克之機阱在焉若王莽以謙恭篡漢武后以卑屈禍唐此又言色巧令之尤者也古今天下之人爲此巧言令色而無陰險害物之心者蓋希矣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爲一類哉其可畏也鮮字就一人心上辨之非於一世辨之也矣字乃警戒學者之辭非深鑒人品之辭也一齊曰不曰仁鮮矣而曰鮮矣仁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同一例倒裝語寓慨嘆又曰人當形於言與色所以察言而觀色就其巧令處即便見不仁之不可掩注當上警戒餘意兼譏世履軒曰鮮字與寡字少字不同又與無字有別是難得難有之類古人用鮮字例皆如此不獨聖人爲然亦是言語之道耳大田錦城曰尚書論語巧言令色惡事也大雅令儀令色美事也詩書論語巧言惡事也左傳能言巧言美事也中庸索隱行怪惡事也係辭索隱探賾美事也孟子動心忍性美事也養氣動心惡事也論語孟子言必信惡事也儀心之末言語必信美事也長記獻身美事也坊記獻身惡事也尚書口實言誹謗之資也周易口實言飲食之資也公羊口實言死人含玉也論語不知肉味聖人之事人學食不知味狂夫之事也孟子不失赤子之心大孝之事左傳猶有童心愚騃之事驕泰之泰或爲吉

德或爲凶德比周之周或爲吉德或爲凶德殺勇二德尚書論語以爲吉德國語以爲凶德大雅繼繼爲小人結君左傳繼繼爲忠臣愛君凡此類不勝枚舉學經者先知此義而破拘泥之見然後義理可講也○程說知字重木下韓村先生曰仁之發於慈愛惻隱者欲惠齊宣猶能悅之仁之存於剛毅木訥者非實體認之者不能知之故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皇本仁上有有字包注云少能有仁也似包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勤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箋曰省猶檢討也曾子一生臨深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三省言其省察不過一再也古人凡事之不可以一二盡者皆以三概之是計其多之辭虛數耳如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左傳三折肱爲良醫皆是也三仕三已三黜三省之嘆三思三復三以天下讓集注唯省三黜三思三復爲去聲而不省其餘蓋無義而其

實音義同也孟子三使往聘三失位亦無音譯村先生曰三省之三說者以爲下文所省之三者誤矣若然如所省者或二焉或四焉亦將以二省四省言之乎是不成文也事先揭數而言之者經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必用以字成文其法可知也雖有音義紛紛之說文理確不可易○集注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三字指不忠不信不習非經文三字也故揭三者於日省上三省易知故省三字但云日省其身若朱子以經文三字爲不忠不信不習當云日以此三者省其身而今不然非經文三字可知矣吾身二字最眞切此曾子毋自欺之學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爲人謀而不忠是就一事言與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輝村先生曰發己無一毫之不盡忠也接物無一毫之不實信也以此求之諸書未見其所乖戾然朱子采解不一於文言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於大學采伯子之說曰發己白盡循物無違於論語采叔子之語乃曰盡己以實何也今窮求之文言以進德言故不用剖解而曰一念之不誠因說能實其爲善之意白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欲食又云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可見一身投向無復顧念德於是進也故在己在物不復須說大學以絜知之本言發己白盡則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循物無違我之愛惡取舍皆循物理自然無一毫違其實則有使上下四方截然各得其分也此君子立天下之中推之四方八面萬事萬物則循物二字尤不可無矣論語則以人我兩相交言凡人於自謀未有不盡其心者唯爲人謀便不能親猶己之事己者獨知之非人所知則屏藏亦可爲也謀人之事猶己之事而不遺一髮於獨知之地此謂盡己朋友相接之道表

裡如一許諾必踐許多精神往久之間無不以夫實致之于彼則可以相助進道此謂以實此乃兩兩相交之間而循物之解非所切而進說之說不可直下由此視之三者各有所當置解不同然發己無一毫不盡接物無一毫不實之意則一也但語君子爲學進德之本在一實心則不待剖解而如主忠信忠信如丘忠信可必學禮皆是也○皇本正平本交下有言字然皇疏云朋友交會本主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爲信乎是本無言字也

○傳不習乎何晏曰言凡所傳之事無衆不講習而傳之乎如朱注文例傳下宜有而字今無之足以見語勢不同傳者傳于門弟子也師授我我授人而未嘗身體力行則我之傳者非實學也曾子每將有所傳即自省其習焉否也何注謂所傳之事則知非徒以文傳矣上文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並在與人上而獨於傳則謂爲師傳于我文意不順且三省之事但有師友之誼而無家人親戚之情可知曾子言此之時孔子曾撫當俱已歿曾子爲師也父兄也之年矣謂傳爲受教不合履軒曰傳者謂得之左而致之右受之上而授之下之類如傳圃傳盃可以見字義矣左傳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此必參合而後成文義者不當單謂受作傳亦不當單謂授作傳曾子嘗所聞於孔子者其躬未習熟而輒授予于門人此爲傳不習也譬如以未試之藥方授人服之也其能不傷乎哉○三乎字是自檢討之辭正所謂省也注三者之序不必言又引謝氏曰云云黃震曰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身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處一實已不同善心所以具萬理而總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轉文引鄭注云省思察己之所行也陸稼書謂省兼內外內不欺於心外不謬於事皆當省諸身幕用心於內非經旨也諸書言子夏之流有田子方而流爲莊周子貢之徒有鬼谷子而流爲蘇秦張儀即信有之將陳相之過必咎陳良乎論說過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

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篇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靈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箋曰道正平本皇本作導釋文云本或作導漢書地理志九河既道維沿其道注灑既道顏注皆云道讀曰導治也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論又杜林傳皆引導之以政文選二十八將傳論導之以法注引論語亦作導一切經音義卷六卷八皆引導之以政是古本並作導矣萬乘千乘百乘夏殷之時未聞有其稱

則蓋自周始矣諸侯不必千乘然稱諸侯小大並以千乘而春秋時千乘則其小者浴沂章子路之言可見已當是時大夫之邑其大或與小國等故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蓋大夫之邑雖大事簡諸侯之國雖小事多公羊傳或謂季孫爲千乘之主亦以其大也此章千乘之國言諸侯之國耳萬乘以稱天子之富也千乘以稱諸侯之富也百乘以稱卿大夫之富也非分田制祿以有實數大小強弱非所論也古注引馬融包咸二說以求合千乘之數似稍確而其實拘自古國邑非如棋局之均齊亦止絕長補短約有此數加之山澤之國賦入必不及沃饒勤儉之邦供給必減于大國殷索周索戎索既異故王畿侯國車乘之法未可泥以一偏之見也毛於包咸二說之優劣則近儒已辨之矣金鶚曰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案司馬法一書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

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槍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糒芻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

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設八十家所不能給哉主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翻茨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塗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塗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塗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舍境內山川其多而封域止百里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

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塗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矣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里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蓋

鎬敏曰考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小司徒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寓兵於農者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調發之數因田制賦者也今賦雖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則千乘國境之所出也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合三鄉爲三萬七千五百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合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而論者遂又以國地不盡井地不盡賦爲疑不知山陵林麓川澤溝渠城郭宮室塗巷與附庸皆在方百里之外也商頌曰邦畿千里可知天子一圻地方千里之制不自周始也王用兵止六鄉六軍蓋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率徵兵諸侯如胥使指故諸侯出賦不得不重賦重則田祿之數卽圃車徒之數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三分去一之田也實計之也渾之曰地實之則曰田也曰圻曰同曰萬井曰百萬井皆以田言皆此義也愚觀賈公彥班固馬融諸人皆泥於四邱爲乘一語不知四邱爲乘之制出小司徒上文云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六畜車輦則六鄉明非諸侯所有與遂人帥六遂之役同指天子六軍出六鄉故歲時頒比法三年大比合卒伍而用之甸車制當止爲畿內之法不得以侯國疆爲準合而大國增方百里提封萬井賦車千乘則包氏所據公羊十井一乘之說確不可易吳吳英曰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孔子謂道千乘之國猶謂治大國云蓋意固不在出車之多寡但此章馬氏引司馬法所云六尺爲步者上不合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之制下不合王制令以六尺四寸爲步之制原屬進退無據卽其計成出車成方十里與小司徒注計甸出車甸方八里者又不合其三百十六里與王制百里不合與職方千里封五百里四公四百里五侯公侯地不同者又不合且其步卒牛重與春秋戰國時事又不合則司馬法之文尤不足以釋論語經問曰尚書列爵惟五分上惟三正與王制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並同故易曰震象建侯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亦明曰列國一同者百里也此說是也古人以百里爲極多之數故大雅召旻篇謂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論語詳解曰孟子云周公太公封方百里魯至戰國地方五百里孟子謂王者起在所損則千乘爲方百里甚明曾子論君子可以寄百里之命言其國大也古國大不過百里此說是也當時侯國大者多數圻矣而曾

子稱大國不過百里者所謂必則古昔稱先王也此不可以當世之地方相爲證然足以證周先王制禮之初其數如此也至于魯地加多則已在成王時矣然明堂位謂七百里必有虛數者矣若果實有七百里則以地出車當亦不止于千乘何以閟宮極口侈張究未云公車數千邪則明堂位之所稱七百里固屬附庸爲多故閟宮詩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王制亦謂諸侯之附庸不與名山大澤及附庸言之而附庸言殆爲可以兩相合崔述曰魯頌云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然則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數是以車稱千乘徒號三萬名山大澤及附庸言之孟子王制除車徒原不必通國而計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則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倉卒之調發故論語云陳文子有馬十乘孟子云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此隸於卿大夫者也春秋傳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晉樂書伐楚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此守境以待倉卒之調發者也凡此皆不以參於國之正賦不容通一國而統計之爲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馬法之文以爲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魯頌之言先後牴牾乃謂車計通國之賦徒指出軍之賦以曲解之不知司馬法乃戰國時人所撰原不足據也且傳又有之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晉城濮之戰全軍皆出僅七百乘寡之戰軍師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會有甲車四千乘衛地與民非能十倍其初蓋地雖闢豈能數倍於文公之世然則賦故車少當故車多不盡稱徒以造車亦不盡計民以賦車也晉之伐鄭也敗其徒兵於洧上車與徒分道以禦敵而初不必相參則車之多寡固不必盡準乎其徒之數則亦不必盡準乎其民之數惟是地廣則國富國富則車多故

大國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車一乘爲一成之例也○敬事而信者敬自有死活之異其活用者有所慎重崇奉而不敢輕忽之意子路篇居處恭執事敬衛靈公篇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季氏篇君子九思事思敬孝經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荀子議兵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是敬怠慢之反也恭者倨傲之反有自卑之意而與謙相似自卑自降不伉不侮是謂之恭恭敬之別可以見矣信者不用權詐不朝更夕改出一政呼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是也集注專以信於民爲言於義似未是凡經文懸空所用之字俱不可偏屬此信字實兼臣民言愛人人字兼臣民講亦然注主一無適者謂所主者專一無他適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主一無適本文敬字是活用主動而言但以論語是處始出敬字故朱子合以爲釋曰主一無適者謂所主者專一無他適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只是一二三四之一主一語極淺而後此精就靜時言則其心澹然清明安其所而不他適是主一也在動時說則事事接物戰戰兢兢以事爲之而念慮不分是主一也然動時之主一易見而靜時之主一易悟靜時本心安然不動安于所可居之一處非主一而何即動時之主一所遇止於一事則易知不止於一事而後人或疑其有礙如吾方拯朋友之災患未及免而昆弟遇難不得不急扞昆弟未至濟而父母有禍奚可不力救然一時三事並至而吾所以救父母扞昆弟極朋友皆以臨深履薄爲之不少輕慢此動時主一之最費力者也主一則必誠一然是主一後之效直以誠一解主一失於太深主一因用專一工夫語類論敬亦有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等語然亦惟說用功

當如此直解主一以主專一則不文矣主一心之說明儒言道之然以主一心爲主一則程子之言乃歇後語也又曰王陽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也此尤可喝以主一爲一心其謬上文已辨之矣兢兢主一而其心不貳不他則貫動靜說有事無事敬之工夫莫所不至又何患乎其一之或不專惟精惟一不必云一於善而知一之爲善主一無適不必云主一箇天理而知一之非惡陽明之吹毛索瘢亦甚矣○節用而愛人者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爲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王制謂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此尤節用之要領也夫次侈無度則財用不得不匱財用匱則雖有愛人之心而欲爲愛人之實政而不可得也故必先節用然後愛人之政舉矣即或節用而無愛人之實亦徒爲儲蓄其亦何益顏淵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凡言人者皆衆辭兼臣民陸隴其曰節用非纖嗇之謂也因事制費我不爲侈愛人非姑息之謂也因情制法我不爲刻○敬事而信是一項節用而愛人是一項使民以時是一項就一項中敬信相關節愛相關故用而字貫之○使民以時者時者謂可使之時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是也使民字與事字用字人字一例討字與敬信節愛一例古者國家工役無一不用民力故舉人慎之又慎農隙講武乃教民之常不在使民內計使民謂凡有興作也出兵一事則不必俟時禦寇討賊非可遲誤者韓村先生曰孔子論治國之要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夫既愛人稅斂必薄之刑罰必省之凡其所以愛養庶民者亦應無所不至焉而又特以一言益之曰使民以時何也蓋上之取於下布帛泉穀各有數量獨用民之力不可制其數古先王之時治城郭溝渠宮廟之類用民之力豐歲不過三日然至軍旅會同之役不可豫計軍旅之作家母過家一人然田興追胥竭作者亦無定數迨李唐氏兵農已判民不服師役故用力歲二十日而有事則加役亦其勢也故春秋時作師旅於其母過家一人者必慮其勞弊土功之事於其不過三日者苟失其時必書之策以垂誡後世聖人之於民惜其力者如是雖李唐之制加役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猶有先王重民力之意矣世降政衰繇役繁起城郭溝渠經常之役既無限制而師旅田獵之外大者師行糧食小者比徵檢蹈官吏之轍遍於里巷其財力皆資之於民古人有言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起一人之役百畝不舉播種之候收獲之時所以應風雨霜雪之變機會存於頃刻而豐歉飢飽繫焉猶不暇顧起而服畚築運輸之事往來宿頓動經數日未耜廢於中糧資費於外其傷誠可憐焉今夫牧民之吏犯其則例斗粟尺布私賦之民必坐贓論之至於役則從事起之無敢言其非者不唯不言其非非此上或視以爲不共下亦自視以爲不勉其弊至乎公起民丁私供權貴望有餉賄怨懟之聲官吏恝焉不顧稅歛雖源矣刑罰雖省矣欲本之不蹶國之不病得乎聖人以時一言其有豫知千載之後也歟○是章不必下務本解又引楊氏論其所存未及爲政之說不是本文道字包許多經畫設施實事敬信節愛時乃道之要領先王以仁心行仁政全部尚書周禮本末盡揭於此矣何云只論所存未及爲政敬信有全體之敬信有隨時隨事之敬信經明屬事言又言用言人言使民明皆政之所及何云未及然大全辨曰集注引語多自加刪改此所集楊氏語乃龜山崇寧時事論也其文尚煩然此特以下一段則朱子所補非楊氏語也據此則楊氏未始謬也又上不敬則下慢之說似乎臨之以莊則敬非本經正意又曰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則兩事幾似爲一事看了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者其意蓋云聖人雖泛舉六事其實各相因而不可相無又其次序前後并然不紊以上因乎下言則敬了又須信信了又須節用徒敬徒信必不濟事以下因乎上言則節用必先須信信必先須敬徒節用徒信決不成治是反復相因也敬了方可信信了方可節用不得未敬而信未信而節用節用必本於信信必本於敬不得節用直本於敬愛人直本於信是各有次節也然非本文正意不必講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人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篇曰弟子猶子弟也爲政篇有事弟子服其勞弟子與此同非門弟子也此章以弟子起語全是責成爲父兄者須說得淺方切弟子身上○人則孝出則弟者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彼父兄皆曰入對公卿在外而言也此則對父母在內故兄長稱出則者急辭也三則字有須臾不容怠荒之意人在家庭之內

要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要善事兄長言其善事宗族鄉黨之長者見弟道之周全則其善事兄弟可知矣皇本正平本弟作悌○謹而信者謹謂行之不肆能自謹慎其行勿有過失也信謂言之不欺乾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信閑言謹閑行可以言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浮貌引申爲普遍之義邶風汎彼柏舟又汎其流小雅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汎者汎汎乎無所繫著限量也汎愛之義亦猶此愛人之廣無有方向定所之謂也周語人三爲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言有善行者仁字須活看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親仁之仁與此同若以有道德講仁恐孔門顏曾閔冉而外未可多得況外此乎且此節孝弟謹節等俱宜切弟子深講關講便失之夫親近仁人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然少壯習於放逸敬之慢之則必疎之遠之故以親仁爲難也謹與信相關愛與親相關故兩句用而字觀之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行者總括上之孝悌弟信愛親之六行不是行完了方有餘力餘力與左傳餘勇同言行餘力餘力則以學文凡每日閒或非奉事父兄之時或不及言行之時或不與人交接之時都是餘力集注謂猶暇日未悉此文字較博文字稍淺以其爲弟子言也馬融以爲古之遺文是也集注文謂詩書六藝之文不古古所謂六藝皆指禮樂射御書數六經之名見莊子天運篇而孔子經解有詩教書教易教禮教樂教春秋教共六教史記謂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淮南泰俗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六藝即六經也劉向校簡編敘輯成之名六藝略鄭玄有六藝論而漢儒林傳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三術訓孔子通六藝之論皆指六經言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

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蓋古者樂正樂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故孔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如是四者而已至周易者卜筮之錄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掌於太卜職於太史非士子之所肄習惟孔子晚年喜贊周易懼修春秋始合詩書禮樂而成六經一名六藝故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當日之時教只以正業正業者詩書禮樂其能兼通易春秋二經者七十有二子耳弟子列傳首引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若屬官之六藝則禮樂射御書數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養國子豈必異能之士哉此注謂詩書六藝之文六藝本屬射御等而以此爲文加於詩書之後非也○履軒曰不考成法不識事理則雖爲書而有弗可得者猶持無星之稱欲以定物之輕重也經令其人而實公道者無私情亦無益也此其智不足故耳豈可一概貶以私意哉宋代天理人欲之說盛苟不合於道理者皆歸罪於私意恐未允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瑩曰梁玉繩曰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而授經于魏文侯蓋年幾百歲矣又按皇疏廣韻並云姓卜恐未深考也古人唯婦人稱姓而男子則稱族秦漢以來姓氏不別司馬遷敘古人遂謂族爲姓矣○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首揭賢賢便是學者之風標矣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德色對文色是女色夫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中庸去聲遠色色字與此同易色是換易非變易此經云賢賢是以賢換色不必溺好字而意自明注家言好者原其心解釋之耳好德如好色彼唯好之如好色耳此則猶言只有一箇心而今好德恰似將好色之心換易了更無纖毫掛礙○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者竭是水涸之名淮南本經竭澤而漁竭字與此同謂盡其身力所及無所惜也致其身者謂委致身命於其君不爲己有也故古人致仕曰乞骸骨春秋繁露爲人臣者委身致命表記云事君拜白獻其身曰致身曰委身曰獻身一也履軒曰父母曰竭力君曰致身者蓋人情大抵於父母不患其不致身以其至親大屬也唯患其不竭力以其狎恩恃愛而無爵祿榮辱之期也於君不患其不竭力以其爵祿榮辱切於身也唯患其不致身以其義合非天屬之親也悉則謂父子天屬也吾身是父母之身故小義則受大義則逃以全天倫之愛而凡其力所能爲者皆竭盡而無餘以供爲子之職焉君臣義合也故聞命直赴蹈醢之戰甘如齊作於盡義合之道而不暇顧慮其身爲古人言語透理如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雖曰須兼自他在他人則識既在其人則自識也

游吳二氏之譯以閑了曰字也雖字未字虛看只是假設之詞必謂者深信之辭上章六事說道理不宜太大太大便不是弟子職此章四事說道理不宜太深太深恐無以爲下二句章本也禮記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則竭力非大孝也荀子言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則致身非上臣也故邢疏於事父母補一語云雖未能不選事君句補一語云雖未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朋友句補一語云雖未能切磋琢磨俱降一格說陸隴其曰子夏子游文學之士也而一則取敦倫之士一則取行不由徑之士聖門所謂文學可知矣○學之爲道固亦多端而所主在盡人倫之道而已有人焉生質美克盡人倫則雖未嘗讀書窮理其所爲自脗合學之本旨豈可不謂之已學邪子夏特病世之學者無行惟以讀書講古爲務而未始切己故砭以此語令之棄浮薄不根之學而趨實踐之學其意殊篤學吳氏譏其抑揚大過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可謂妄駁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也

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箋曰此章君子以位而言非指德重莊重也謂有威儀而舉動不輕率也正其衣冠俟其瞻視是重字注脚有威可畏謂之威○一齋曰外重如山則內威如火在易由下有火賁是也若火在山上則爲旅輕躁無威耳古者章服山繪諸衣火繡於裳亦偶合○則學不固者孔注固蔽也邢疏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彊識則不固蔽也從孔邢爲是宋子蓋疑文勢之反戾然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各自爲一事句法又不倫何故於首二句必欲貫穿爲一事令之整比如孟子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陸賈傳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韓愈與崔群書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則字皆如亦字用然在此章決不然也固有固陋堅固二義而古書所載固陋之義居多如儉則固疾固也固哉高叟之爲詩是也不學之人其病多端而固滯之失爲最甚一陷固滯其末弊奚所底止今獨舉其不固而學之爲益自見人而不固智慮洞達改過徙義其進也駸駸不可量矣○主忠信者主字標重謂凡事皆他爲主主與賓對賓是外入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裡而一家之所由立萬事之所由總也主忠信三字蓋一章命脈君子之重根於忠信而忠信乃爲學之質故當以忠信爲主既忠信則自能擇友改過矣○無友不如己者友者友本有相助之義即有觀摩之益孟子云古千乘之君萬乘之君皆友士然則賢者人君所師事友交者又古者臣亦曰友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是也無友釋文作毋友云本亦作無毋毋不同毋以女中二點象兩乳之形毋本內有一畫象姦之形好女爲毋禁止之也通作無武俱切○過則勿憚改者鄭注憚訓難羽如宜改而心有所難或自慮表暴或苟爲因循雖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而終不改也人君每吝於改過是古今之通弊陸隴其曰克己工夫全在勿憚斬釘截鐵用力無一毫姑息放過之意如吝者執之怠者安之皆憚也勿憚有破釜沈舟之意○四項各自說不用牽連過文亦不可以首節爲一截游氏總注未必是夫子本意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愼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箋曰孔安國曰喪盡其哀祭盡其敬朱注換哀以禮換敬以誠正繼見本文愼追字意義最精民是對君之稱民德猶云民心歸者趣向也如水之歸下有不煩驅迫之意厚指所化民俗而言不止喪祭

○曾子傷喪祭之禮廢民情嶮薄語先王重喪祭之禮也蓋先王禮制之行民皆由之如水有坊不可踰越喪也哀戚祭也思慕相率入德仁厚成俗傳曰納民軌物是也據下句有民德知上句是人君之事○皇疏一說及蘭埋說愼終如始不忘久遠然觀追字厚字喪祭之說爲是履軒曰後世厚葬之風盛矣皆是奢侈與風水之惑而已並非愼終之謂尤所當明辨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彬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義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箋曰古人名與字義必相連如商則字子夏耕則字牛參則字輿皆是也陳亢字子禽者亢兌迹也逐兌者蹤其迹則得禽矣禽如田無禽逐禽左之禽獸也非鳥也亢迹之亢音胡郎切讀如杭其音古郎切者喉也音若浪切者高極也皆於子禽命字之義無取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康釋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凡子貢皆作子贛說文貢部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贛省聲是貢贛不同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尚存古本左傳定十五年春郯隱公來朝子貢觀焉杜本亦作省借字五行志中上載古文左傳作子贛○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者是邦是字虛指辭與於是日哭則不歌事是君則爲容悅之是同凡所至之國皆是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猶言求而聞之與抑與而聞之與二句皆省省聞字承上句故也漢石經抑作意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從魯詩讀抑爲意同聲借字也如先言客文而後轉入主意則當作意此則子禽先言主意而後用抑字轉入客文爾當作抑若能知非求子貢亦何必迂其辭乎天下只有求與二路非求則與非與則求無非求非與而別自懸空孤立者與中又有等差人君賢明克別白賢否而與之亦是與未至賢明特慕於聖德之盛而與之亦是與其優劣迥殊而與之名則一也夫子所到必與聞國政子禽雖汙固亦知夫子必不爲榮利求而其心謂此必欲求焉以行道濟民如後世韓文公之爲抑與之與句特帶說不過疑其或出於人君之敬信故子貢專辨其非求舉夫子不求之求以打破其求字蓋人有得必本於本在夫子未始有一毫求之心而五德之盛自致時君感而與政是由他人評之直謂五德爲求政之具可也斯義明則夫子之事果是與又不待時君之賢明唯

本於聖德過化之妙也灼灼矣○溫良恭儉五者通乎動止言語亦上邦君接見之時而言非論其平日溫言冷色得中之稱如春氣然故假名和氣可親之德也說文云良善也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苛謂之良良謂心之善也蓋良易良之良與此同平易坦直無自多艱深纖巧也朱注解爲易直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白直之直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恭者偶撮之反謙與恭相似但恭不自高也有卑意謙不敢當也有退意賈誼曰接遇損容謂之恭是謂夫子接人之恭也儉者奢侈汰侈之反是收斂之意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發越於外者易失不儉顏子有若無實若虛近於五德之儉也左傳儉德之共也儉古音檢通用於財於行皆檢束不自肆之意恭儉二字見其絕無矜伐夸張之氣讓者爭之反推人後己之德也與遜相似遜不爭也有柔順意多以出言言之其言柔順不與物忤也如遜位揖遜則讓也大抵溫良謂胸懷乎面背者恭儉謂見於周旋威儀者讓字正言接遇交際之實是言之敘也五德雖殊而皆有不言而欲人以和之意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夫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魚況於人乎凡曰彼異國人不可告以國虛實此起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管人力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邦君接之者胸中雖有彼疆此界亦一時消融以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以得之以字不著力只是子貢從旁摹擬之詞子禽之疑在一必字子貢一得字答子禽明非求意既足而更補夫子之求之也二句語意猶言夫子所以求異乎他人所以求也借子禽求字而明其不求之意是子貢言語巧處讀者唯在意解語類云最要看溫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渾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蓋恩熊伯甘曰後世如儀衍鞅睢却以不溫不良不恭不儉不讓得聞人政○集注未有以莊敬解恭字者前後唯此一章矣蓋五德皆和柔粹美而已絕無嚴恪之氣是以故轉訓詁以補之而不知五德最切於邦君接見之時也○夫子之求之也正平本求下無之字○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其諸猜度詞諸語助也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閔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僖二十四年其諸此之謂與宣五年其諸爲其雙雙至者與十五年其諸則宜于此爲變矣其諸是齊魯間語皇本章末與下有也字○履軒曰張說良心私欲兩言斷之若無所失然不得事情矣大抵邦君蓋心醉於孔子之儀刑皆有願用之心矣其卿大夫則皆不欲爲能勸其君用之者千百中僅一二而已願用之心不啓而沮之衆且銳其弗果用也亦宜矣仕途之險唯嘗經歷者知之非兩言所能決矣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箋曰上二句觀其人之善不善下一句就其善中專討論子道若其不善非此所論此章借觀人之法以論孝豈特止於觀人子而判其孝不孝其所論趣事在使人子不失其不忍之心以全孝之道其言主於觀人子而其意主於教人子大學觀小人而其實在痛戒小人之虛僞無實此章亦然也首二句兼善惡說但下文有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二句然後見首二句言外有志行之善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各於其黨兼說厚薄忠愛下有觀過知仁句則上句言外見有觀過知仁之君子此章之旨亦猶是又舊說解觀志觀行爲觀父之志行非也人子於父母曰視不曰觀視直而觀兼偏曲也父可稱觀耶況歿則遺行可思更何從追而觀之邪又以其字指父則何不云三年無改于其道而必曰於父之道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字輕謂其父平生所常行者俗言家格之類此章歸重在三年無改三年無改實爲觀志行之最緊切處既觀其志矣又觀其行三折跌下趣到可謂孝矣句來從大概志行推到用心之厚薄忍重不忍忘親之心上蔡元玠曰所謂道者治家之條例如冠昏喪祭之經費婚姻喊故之饋問飲食衣服之豐儉歲時伏臘之常式諸無關於典禮之大者皆道也曰冠昏祭三年內可行乎曰雜記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又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則子之子冠昏之事有矣喪三年不祭方氏以爲不親祭則有攝祭者矣曰冠昏喪祭品物儀節皆有一定等差何得又各有道乎曰曲禮有禮從宜之說夫子有與奢寧儉之說則固各有其道矣安井息軒曰父攻惡而子不改之必至於喪國亡家故自皇侃既疑其義設問以發之然此章兼天下之爲人子者而言之而皇唯辨君與大夫之事其義有所未盡也至趙宋歐陽脩遂疑此語失孔子本旨葉適因以三年無改爲句云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其謬益甚生哉此則別有其道非此章所得該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知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箋曰一齋曰和字句屬下意屬上詞例與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同漢文亦用此法馬援傳曰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樂王之祀臣有五義臣字屬下意則屬上燕義曰和事禮之用也本文正與此意同一齋說是也史記外戚世家序曰禮之用唯婚姻爲就就彈此宜以禮之用爲句從容圓滑彼此順便是和字之本義注從容

不迫無不可然亦當就本義求焉和是禮中所有或以和爲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離鄭注離謂析居不和也又易繫辭履以和行虞翻注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和是言禮非謂樂樂之用非人之用禮乃禮之爲用如此用是五官運用之用繫辭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老子曰大盈如沖其用無窮義曰和寧禮之用也用字義與此相同又繫辭曰顯於化藏於用又曰革之時用大矣哉是等用字皆應用機活之義非體用之用也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蓋由天理之良有不能自遂者故爲禮以導之太過則節之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天良自然浹洽處即所謂和也春秋之世侈煩文而無實德非拘則蕩故有子云然上下兩節一反一正所以明過不及之皆非而使人適中用字先儒對體字說非也此章首言禮之用和爲貴承之以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極言和之貴又論知和而和者之不可行見和而流者之害通章反覆只是見禮中之和眞可貴耳蓋天下之人皆知禮之重行之者勉失之拘迫矯強有子憂之以爲此祇所以致禮之不行故止論禮中之和流蕩之失實知禮和之貴以行之而差者亦君子之過與世之縱肆廢禮者不同

曰而論也○注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朱子注中言理至此凡四見皆以事理言也言天理自此注始樂記始言天理鄭注理猶性也凡訓詁義隔而通之曰猶鄭注云猶性謂人性合天然之條理也朱子注屢言天理又言天理渾然然既謂之理即是一有條理者之名字不可以一理言是叔京書曰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卽是一有條理者之名字不可以一理言是謂之渾然須知天理祇是仁義禮智之總名故言仁曰愛之理言禮曰天理之節文以其分言之也儀謂凡百人事中自有一定之儀型秩然可遵依天理節文便是人事儀則非二也天理是源頭人事是繼起惟天理有自然之節文故人事有當然之儀則注又云禮之爲體雖嚴云云凡集注下體用字大抵以內與本爲體外與末爲用此章則稍不同就其形制之截然一定不可犯者而言謂之體就其施行之從容自然無所矯強而言謂之用朱子以見君父自然用嚴敬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是方安解體用可見其專就形而上言也若論其本則集注所云皆出於自然之理者卽此蓋禮之爲體者猶在外而自然之理存乎中者又爲體中之體也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先王者謂堯舜禹湯文武卽孔子之所祖述憲章也先王之道承上文而言惟先王爲克行之其律身型家善世化民莫一非禮中之和所以爲至美也爾雅斯此也尚書多言玆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日知錄云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禮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語言輕重之別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二事各自開說若云先王之道所以爲美固在此而小大不得不由者亦在此方見和之貴矣有子開口便說禮之用和爲貴當以一和貫之由之者由和也○有所不行舊說以小大由之句連此句讀誤也此文本當作小大由之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古文貴簡省一句耳有所不行是疑亦不可行也是決○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有子原要人知和可見知和自是要緊者云不要人知和有子何爲說和爲貴乎他所病者徒知和之爲貴而

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蘇曰近遠字指其定體則俱上聲近之遠之俱去聲如斯近信矣近之則不孫皆音附近之近去聲也能近取譬固而近於貴皆如字讀其謹切上聲也釋文以此近爲音附近之近館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二字義別今經傳通作義復履之本字踐也左傳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集注踐言據此恭者自卑以待人不敢倨傲侮人之謂近於義者合於義也近於禮者不離於禮也遠恥辱恭之效也恥自內生辱自外至恭主卑孫而言與致敬稍復言信之效也遠恥辱恭之效也恥自內生辱自外至恭主卑孫而言與致敬稍不同因不失其親者因猶依也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便是暫時依他宗猶主也在野則有道德之宗如七十子之宗孔子在朝則有事功之宗如十亂之宗周公皇本宗下有敬字此有子就人情相與易於失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傾蓋不慎皆自負懷慎只在情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却至後來不勝自失之悔故君子審焉一曰陳書列傳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皆因作姻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姻不失其親據此則因卽姻之省左傳襄四年伯因史記夏本紀正義引世紀作伯姻此可以證詩我行其野不思舊姻白虎通嫁娶作不惟舊因亦其舊也姻不失其親如夫子於公冶長南容是也亦可宗也言其爲德亦可尊敬也詩鳧鷖公尸來燕來宗傳公劉君之宗之箋並云宗尊也左氏成五年晉伯宗穀梁作伯尊是宗尊同義宗又作崇書牧誓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崇作宗祭統崇事宗廟社稷注云崇猶尊也是也此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尊固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尊或作伯宗故與親爲韻易林大壯之兌蠱高岱宗輕直且神是其證矣

因姻媚相通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注婣親於外親是因爲六行之一亦德名與恭信一類人情親外族本屬易離今能親外戚而不失其本屬之親乃可以爲宗子也一曰詩皇矣因心則友毛傳云因親也儀禮喪服傳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注云猶親也據義禮謂生己之母爲因母則因是親戚之德中庸孟子所謂親親也不必爲親於外親不失其親謂不失其親族之心也孟子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語意與此一例他如失諸侯謂諸侯離叛也失百姓謂百姓之叛也言人能有親親之德不爲親戚所離叛則亦可尊敬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箋曰是章是訓君子不是費君子食从△从皀或从良非此時言下無未必果得之意祇是求飽求安非纔思卽得必有用心力者然勢不兩立求飽安則志荒矣有志則無暇求飽安矣君子志在下天下後世何暇及乎一身一家之飽安邪說文尻處也從尸几尸得几而安也居蹲也二字義別今經傳皆叚居爲尻

○敏於事而慎於言者事易怠慢故以敏爲美言易安發故以慎爲功俱自修之急務矣不必挾有餘不足作說此與里仁篇訥於言敏於行意同腹軒曰敏者怠之反對慎者不忽也合無求就正見其汲汲之狀卽是好學矣尹氏專歸重于就正未周且兩無求因好學而然耳非好學之目尹氏四者句未允可謂好學也已

已助語論語多例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已下有矣字漢石經也已作已矣劉沅曰聖人之言道理四通八達而立言之意則各有所指宜審其命意所在不可一概溷論如此章食飽居安乃常情所共非謂學者必饑寒而後可爲好學特以事勢所趨有易以此擾其心者耳周之宮室制度與今不同士庶人有分以限之不惟不敢力亦不能春秋中原卽今北五省地版圖垣墉儉於他處居食所需亦多機野士生其間廝苦而求豐適惟干祿一途乃能易貧賤爲富貴故嗜欲之念濃身心之業淺矣子故言不求安飽而惟敏事且慎於言又求益無已此則眞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不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當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箋曰子貢問曰邢本無問字據皇邢兩疏有問字似是今從皇本莊子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諂鬼谷子權篇謂先意承欲者也驕者馬高六尺之名人自高大故亦稱驕子貢方人又嘗問賜也何如則此章之言蓋亦以其所嘗自用者爲問朱注云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是也○可也可者略許之辭雖非十分圓滿之義亦不當言不滿之意注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出於南華郭注然犯語氣且在他章多不通○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邢本樂下無道字皇本正平本南宗本並有唐石經亦旁注道字史記弟子傳亦作貧而樂道後漢東平王傳論亦同據此知樂字下原有道字無道字者所傳之本脫也貧言道者道雖貧而常在故可樂也若樂下無道字則詩之樂飢春秋傳之賀貧邪缺道字實不成文若夫下篇樂亦在其中矣回也不改其樂皆從言樂與此大異矣曰樂亦在其中則隱然於疏水曲肱之外別有所樂故曰亦在其中曰不改其樂尤顯然自有其所樂故曰不改此章道字不可缺也凡人貧而諂者出於希富貴之私心而驕者亦出於恃富貴之俗情天性之崛强者亦能貧而不諂天性降挹者亦能富而不驕則此二者天質之美可得而能焉若夫樂道好禮是學問之效心深知禮之美而禮之不可離故能樂之終身而動必由禮也故能至於樂道則不諂不足言矣能好行道動必由禮則不驕不足道矣故曰未若也說者或視無驕太淺故以好禮爲外貌之恭謹謙遜便勝無驕而不知禮之所謂恭敬撙節退讓者在本不在末在大不在細謂明于大本原非易也集注云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此說未是禮亦道也道言禮富言禮各以邊境異名爾孔子言此蓋亦有見于世之貧者自不知有道反誤認富者之所爲爲己不

能故不覺卑屈子貢但知卑屈非士所宜故以無諂自多而孔子謂貧者有道樂之且有餘學肯謂乎孔子有見于世之富者全不知有禮反譏認貧者之所不爲爲己獨能爲之故不覺矜肆子貢但知矜肆非士大夫所宜故以無驕自多而孔子謂富者有禮以限制好之者不足豈敢驕乎孔子告孟孫之孝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舉三家者如此則所謂富而好禮者從可推已者字以無諂無驕與道樂好禮分爲兩人然聖人意欲誘勵子貢令進於樂道好禮之域其指歸在論德之高下而不在判兩人優劣也○子貢曰詩云云子貢引詩是感悟詞非問詞詩淇奧正義引鄭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又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大學文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衛武公天性之美加以學問之功故能成其德切磋琢磨者治玉石象骨使能成器之名也集注以切與琢比無諂無驕以磋與磨比樂道禮好然大學以切磋比學問以琢磨比修德荀卿以四者比學問考諸爾雅四者皆成器之名治樸則別自有名釋器象謂之鵠角謂之觶骨謂之觿玉謂之雕注左傳曰山有木工則斀之五者皆治樸之名是也然則斀可以切琢比小成以磋磨比極致乎○其斯之謂與者凡經引詩而結之以斯之謂者斯字緊承上文所言事與理而言非泛然無所指者中庸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與孟子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可以爲證此章斯字亦承上言詩之切磋琢磨即樂道好禮之謂也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

處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昧悟到時樂道與好禮非往處切磋琢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陳霆亦曰只義理無窮四字便可括盡通章之旨皇本與下有也字○始可與言詩已矣者此夫子稱揚子貢之語始字作方字看不是說賜前此不可與言今日方可與言詩漢書宣帝紀注云已語終辭也已爲語終辭則與矣同義連言之則曰已矣猶乎與哉同義連言之則曰乎哉也○告諸往而知來者諸猶之也諸字本合之乎二字義然古人或偏用一義或之或乎往來二字對言者往是既往來是將來楚狂接輿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儒行曰往者不悔來者不豫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觀之往墨子曰以往知來以見知隱楚辭曰往者余弗及來者不聞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往來之字可見焉但往來二字是借言夫子所未言而子貢能解悟所以謂之知來來字有多少無窮道理知字有多少無窮會悟詩之比興婉微而深遠必待聰明穎悟之人始能明之告往知來即子貢之聞一以知二也此夫子之所以嘆子貢可言詩皇本來者下有也字正平本同夫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貧不與諂期而諂自至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其富有也結駟連騎遊說諸侯爲奔輳之友於夫子豈不嘉華盛行乎是問答所由來也占所謂富者多兼貴言之何則聖人制民之產耕田而食仰以事父母俯以養妻子保生送死無憾纔旅衡而居者無貧乏不聊生者亦無富厚不安分者實有之蓋在春秋政亂之際乎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秦師以乘韋先牛十二以犒秦師豈非子貢貨殖連騎之比耶既有陶朱公猗頓輩至呂不韋居奇貨而極矣劉沅曰無諂無驕樂道好禮俱在心性內自家審量實踐處說非僅以外貌也此章未有透快發揮者因未知當時貧富實際耳周制計口授田最能授職文武成康盛時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貧富相安而不相嫉春秋法制漸壞諸侯卿大夫族大勢強侵陵兼并而鄉舉里選之法亦廢是以士多貧賤故曰爲貧而仕又曰祿足以代其耕蓋當時士之富也必由位祿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非如後世買賣民田科舉取士農工商賈各有富人也周禮樂重富貴之禮貧賤非惟不敢爲亦不能爲而春秋富者往往逾制故曰好也不然貧者獨不好禮乎子貢不曰自問已貧能無諂無驕及聞子言又恍然於樂道與好禮氣象迥不侔也故引詩言精益求精之意蓋已悟貧在境地非徒在可也未若言詞間比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子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箋曰皇本己知下有也字正平本南宗本下患下有己字皇本同釋文作患不知也字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說者因謂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人字亦淺人所加此說非也不自足于內而又無慕外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也己欲知人者非爲人也亦爲己進德地也故患不知人也一本多己字己字可省一本無人字而只云患不知也則所謂不知者何指邪若以求爲可知爲例則此當曰患無可知也不然則不成文義○知人與己知對當就好邊說非辨人是非邪正之謂在知人上用功要看他主意若主意在品題便是方人主意在資益便是爲己○熊伯甘曰不知人病根正坐先有一己橫於胸中不特斗山自命喜曹操之共歸抑亦典型自居樂時流之傲微其任意者安石見薦於惠卿其任理者子瞻不容於君實以至好侯乘間乘冒覺名正氣銷磨榻先棘折空虛之禍國家受之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
台灣省立圖書館藏
E109 9 46/60

論語會箋卷第一 終

論語會箋卷第二

竹添光鴻箋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集注云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上正字是中正之義與下正人之匡正殊義此就政之本而言不指法制禁令之末所謂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者也正也之正指中正之準君上立中正之準爲人所取則是可以正人之不正者若從匡正之解則徒就末言而所以二字義頗難通矣子曰政者正也子曰集注云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上正字是中正之義與下正人之匡正殊義此就政之本而言不指法制禁令之末所謂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者也正也之正指中正之準君上立中正之準爲人所取則是可以正人之不正者若從匡正之解則徒就末言而所以二字義頗難通矣子曰政者正也

率以正孰敢不正率以正猶以率天下以仁率天下以欲此可以參看語勢又集注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朱子初稿心作身後改作心最後定本作得於心而不失吳志忠附考詳之韓村先生曰附考辨建安祝氏附錄之不知有定本與所安倪子雲釋之承斌錄胡氏永樂大全之勤襲輯釋而後世坊本之所以非後改本者甚詳其論精當可從矣按德有以修爲言者有以性有言者有不判修爲性有以得於心言者據於德以修爲言上文云志於道下文曰依於仁道德遞申成義故注接上文云德則行於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宋本作德者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可謂識案若爲政以德不分修爲性有以有得於心言之其所爲即其所以何必揷行道二字於其間乎中井積德曰集注初本行道而有得於身蓋本於戴記云德也者得於身也又云禮樂得於身謂之德後改身爲心其義似精然所謂身豈軀殼之謂哉亦猶言我也身字包心與百體則理與事皆在其中心不兼有體則獨存理而不及事恐弗若初本周匝也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之說者謂守邵子辰無星之說謂以衆星環向闇然無星之地形容君有不顯之德而天下平此說不可從北辰極星也晉志曰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是也此章借天象之灼然者以明德政之治必指昭昭之極星爲至當考工記匠人職晝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極星謂北辰是鄭亦北辰爲極星也謂之北辰者以此星常居北極之所故名之曰北辰亦名天極星也惟北辰即北極故與爲政相關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秦乙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宮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耑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據此知天棓一星謂之秦乙此統駁周天之星故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也北極亦非不運動但居其所而不移耳宋人以磨心車轂譬北辰非是磨心與磨心車轂直不動矣與爲字以上之運轉者不屬且磨心車轂與車輪之運轉者不屬且磨心字及北辰之衆皆不合占人惟以極取譬最爲切合蓋概在受摩處受摩處周雅謂之磨時亦謂之磨與屬屬一同運轉但居其所而不移耳星名辰者辰時也觀之可以知時故曰摩於五辰即四時也火星謂之大辰水星謂之辰日月所會謂之辰左傳尚書所載甚明何用將此辰字另改又邢疏論語北極北斗並舉及疏爾雅直取斗杓以當之殆不知斗離北極甚遠天文志曰斗爲帝車運于中央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既曰車則非德之象也且尤非居矣既曰運則非居其所者頗然矣以斗爲極何其謬之甚乎

陳澧曰北辰者北極五星之總名也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此最古最確之說也公羊昭十七年傳云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注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大火與伐皆星名則北辰亦必爲星名且北辰是星故可視若無星何從視之又北辰五星大端指心小端指參伐故可視而別之若僅爲一星則了無向背何從別之乎故楚詞遠逝王注直云北辰北極星也續漢書天文志則直謂之北辰星皆合於爾雅星名之義然北極五星亦自旋轉而論語云居其所者居其所非不動之謂謂動而不出其位耳衆星旋轉皆離其位惟北極五星雖旋轉而仍在中央且衆星皆繞北極而行北極不繞衆星而行不可謂之居其所乎邵康節云地無石處皆上天無星處皆辰朱子云北辰是中間些子不動處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夫爾雅明明題曰星名安得以爲無星且辰者時也郭璞注爾雅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北辰之名爲辰以此他如日月之會謂之辰日月星爲三辰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房心尾爲大辰日月列宿皆所以定四時十二月之節故皆名爲辰若無星之處蒼蒼然無物可見何以正時何得名爲辰乎尚書作服十二章星辰爲一章若辰非星則別爲一物當爲十三章矣且無形無質如何繪畫乎又論語云居其所北辰之星居不動之地故云北辰居其所若北辰無星則北辰即是所而何云居之乎又如中庸云今夫天日月星辰之遠也若辰爲無星處則直是天矣孟子何爲與天分言之而中庸直謂天繫於天豈可通乎又或以北極第五星爲北辰亦非也北極惟第五星最小公羊何以謂之大辰史記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而不及第五星如第五星是北辰則太史公記蓋天之星而獨遺北辰有是理乎

經明言爲政而集注稱無爲是大失準矣且如不言而信無爲而成等所以稱贊盛德之至也非論工夫者則與此章固無干係唐虞以來唯稱舜爲無爲之治別有意義非所以通稱於衆聖賢也衆星共之以喻彼之順服耳亦未有見於此之無爲孔子望於人以德不以無爲也

共釋文曰鄭本作拱孟子盡心篇注呂覽有始覽注文選曲水詩序注俱引作拱拱與子路共之同猶曰向也言環邊而向之也運命論注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涉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箋曰三百者詩之原數孔子以前止有三百也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豈有據其一手刪定之篇數而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若曰下現成公行世已久者三百言多也故夫子嘗曰雖多亦奚以為果如史遷云刪三千為三百則存其什一惡在其為多也左傳季札觀周樂其次叙約略與今詩合足知詩三百舊本如是非經刪定者然則其有逸詩何也夫當時之詩何限其散佚同耳世既受欺史遷且見其繁之同輒謂是逸詩也豈果逸也哉

一言以蔽之者秦漢以來始有句稱古者謂之為言左傳臣之業在瑒之水卒章之四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蔽猶斷也大禹謨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周禮大宰職官計以蔽邦治大司寇職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蔽之左傳曰叔魚蔽罪邢侯晉語曰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皆同思無邪者言詩三百皆出於性情之正也命語之言詩獨詳曰誦曰學曰為皆主於讀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何以必謂之詩之效承之云思無邪而已何以不指詩而

指讀詩者集注非也又注中直指全體謂直指示其全體也佛書亦有直指人心語可證馬端臨曰夫茅茷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茅茷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者也若捨序求之則知四詩也丹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憚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且夫子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子溱洧奔詩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九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溱洧不檢之人發為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知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實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履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昧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人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乍不才也今與之語者能道其宜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淫我能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喪於彼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但非得於作詩之人新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未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曙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老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怒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說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故其怨懟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意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淫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反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其詩決非淫泆人所自賦也賀貽孫曰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言詩有美刺正變所以勸善而懲惡則作者三百篇之思皆歸無邪又能使天下後世之凡有思者同歸於無邪者也故東萊呂氏以為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而吾亦以無邪之思讀之獨朱紫陽駁之曰否詩三百篇有善有惡彼以有邪之思作之而吾以無邪之思讀之紫陽之意以為詩有鄭衛此孔子所惡而放之者也烏得無邪乎不知鄭衛之有桑間濮上此則詩也鄭衛之有桑中溱洧此則詩也鄭衛之聲孔子放之鄭衛之詩謂一勸百所謂無邪之思者也孔子烏得而放之乎夫聖人之所以立教者則思無邪而已故三百篇為天下之中人而作也彼二南者非文王大姒之詩乎使人皆文王大姒則不獨無桑中溱洧亦并無關雎麟趾矣使人皆宣姜文姜則不獨無關雎麟趾亦并無墻茨鶉奔矣蓋上焉者非待詩而後勸而最下者又

非詩之所能懲也惟其不必盡然所以美刺生焉是故詩之有正風非以勸夫能爲大姒者乃以勸夫耻爲宣姜文姜者也而其有變風也非以懲夫宣姜文姜乃以懲夫不能爲大姒者也詩之正雅非以勸夫能爲文武成康者乃以勸夫耻爲幽厲者也而其有變雅也非以懲夫幽厲乃以懲夫不能爲文武成康者也今夫鑑以照妍媸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妍也然修容者不以媸而憎鑑知設鑑之意固欲使其無曲也詩以謹邪正不能使天下之思皆正也然作詩者不以邪而廢詩知作詩之意固欲使之無邪也無邪者詩人之思而使人無邪者詩人以其思坊天下後世之思者也夫人之去正而趨於邪非一日矣吾欲驅之爲正禁之爲邪此不得已之數也有道於此不必驅之爲正但以其善者歌之咏之使民鼓舞而自趨於正不待禁之爲邪但以其惡者諷之刺之使民懲媿而自去於邪其爲力也寡而其收功也多此三百篇所由作而思無邪一語孔子所獨揭之以破三百篇者其或在斯乎

王崧曰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自司馬遷有三千餘篇之說儒者遂謂三百十一篇外皆孔子所刪有非之者有信之者近人朱彝尊趙翼崔述則力辨刪詩之非朱氏曰詩者掌之王朝頒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偏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頒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盛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耳昔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分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趙氏曰孔穎達朱彝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妖歌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注以爲河當作沔卽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義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證其義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爲本也然邱明所逸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況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則其爲家絃戶誦久矣豈有反刪之而轉取株林車轄之近事以充數耶崔氏曰國風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玩其詞意乃當孔子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吳公子札來聘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外本無風可采由此觀之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古者風

尚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帛之傳不廣是以傳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是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闕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宋葉適習學記言近人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論大略相同然於事理皆有所未安朱氏推原詩逸之故但可解章句之闕略者耳三百五篇外逸詩甚多何以不盡遺忘趙氏備列羣書所引逸詩謂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此但就現存之書計之也古詩之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而不傳於今者其中豈遂無之則二三十分之一未足盡逸詩之數既不采於太史孔子豈能錄之崔氏謂孔子無刪詩之事所得止有此數然則三百五篇外何以復有逸詩惟此外闕略不全之說於事理宜然大抵世儒所論皆以孔子於詩一似昭明太子之文選但因其辭意爲去取不知古人之詩皆樂之辭君辭大夫之所作無論矣卽里巷之歌謠矢口而出苟和之以器無非樂也雖不和之以器亦可云無器之樂也史記之書譌誤固多皆有因而然從無整空妄說者考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云云史記所謂古詩三千餘篇者蓋太師所采之數迨比其音律聞於天子不過三百餘篇何以知之采詩非徒存其辭乃用以爲樂章也音律之不協者棄之卽協者尚多而此三百餘篇於用已足其餘但存之太史以備所用之或闕詩三百誦詩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綜計其數者蓋古詩不止三百五篇東遷以後禮壞樂崩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釐訂汰蕪定爲此數以教門人於是授受不絕設無孔子三百五篇亦胥歸泯滅矣太師所采既多其原作流傳誦習後人得以引之是則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乃太師所爲司馬遷遂以歸之孔子耳然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已通志樂略第一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親受詩於孔子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皆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末遂棄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朝表得漢雅樂鄭杜夔變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鵲巢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笙每正旦大會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賓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之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宋鹿鳴一篇又無傳矣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錄有孝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是故自衛反魯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問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嵩燾以爲

詩必兼靜聲義三端而始全先有意而後能爲詩有意則義在其中徒有詩而不能叶之於聲則是記序議論之文而非樂章矣太師及孔子所錄則三端皆全者也史記謂取其可施於禮義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參以鄭氏所言則於事理允協三百篇後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樂府爲詩餘爲詞曲其初亦三端皆全而爲樂也久之而音律盡失後之效爲諸體者亦如作詩之徒有其辭而無關於樂惟南北各曲以優人演爲戲劇之故辭與聲協意出意奇而義不可訓樂之遷流一至於此而孔子所正者遂不可復考猶幸三百五篇具在誦而法之學者其可忽諸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愚曰道之以政下道之以德兩道字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皆作導導謂誘引也史記漢書酷吏傳序漢書刑法志後漢書杜林傳二十八將傳論董仲舒對賢良策王符潛夫論德化篇皆引作導蓋漢至六朝古本皆作導也四之字皆指民政者謂法制禁令也導之以政者先示之以法制禁令而使民一由此也廣雅釋言齊整也是齊者齊整之使均一齊等也

集注訓齊字不曰一也而曰所以一之也者齊與一有別凡事物參差不齊必齊之而後一欲致一故齊之不可直以一字訓之耳刑者自鞭杖上當於死罪皆謂之刑此言先立法制使民守之而間有怠惰失法狠戾不守制則又施之以刑以齊整也民免而無恥者免不獨刑罰如凡不觸法憲皆是緇衣曰政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說文遯逃也逃有巧避之意卽免而無恥也

有恥且格有字蒙到格字此不獨云有恥而進以且格可知到得有恥時自有不格不休之勢原非兩截且字須善會

曾國藩曰說文格木長貌按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謂之格以其枝條交互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禁架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暢疏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是三者皆以本義引申之者也朋友曰交游男女曰交媾商賈相通曰交易陰陽相合曰交孚木之枝格兩相交錯亦猶是也論語有恥且格謂民之心與上相交孚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萬物相麗相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書曰格於上下格於皇天詩曰神之格思皆訓至也皆交孚之義也書曰格汝舜詩曰神保是格皆訓來也皆引之來相交接也舟與舟相觸則必忤枝與枝相拒則不入棄問陰厥且格注格拒也荀子議兵

篤格者不舍注謂相捍拒也通鑑王賁攻齊莫敢格者鷹鸇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皆謂真能拒禦也凡謂扞格不勝曰格格不入曰龃格不行曰沮格不進皆相拒之義也至於枝格相交長短合度疏密停勻儼然若有規矩木工爲窗格有曰冰梅格有曰卍字格卽取象於樹條之格也曰鳳格曰格律曰格式皆從此而引申之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格正也家語口不吐訓格之言注格法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後漢書傳燮傳注猶標準也凡皆規格之義也書問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爲義至大學格物之說愚以爲心當觀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貴式三曰此所謂德以躬行無虧言禮者制度之顯著于行事秩然不可變亂者也民之貪邪侈僭由於不知足而禮之等貴賤辨長幼者俾惕於分之不敢踰民皆規格之義也書問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爲義至大學格物之說愚以爲心當觀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之畔離悖逆由于不相愛而禮之重喪紀聯族黨者俾感於情之所難已感於情而仁慈之德廣惕于分而敬讓之德昭禮之輔德而行者如此晉漢文帝有恭儉之德而禮多所闕俗乃大不敬至亡等至冒上俗吏恬不知怪賈子言之漢宣帝綜核名實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理義科指可通行獨設刑法以守之弊至於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王子陽言之史記禮書言周衰禮廢大小相踰僭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又言子夏初學聖門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者凡若此可以明禮教不興之害矣禮在衰季或轉移于一人之好尚而不能返或歎襲于諸儒之議論而不能定駢至禮教陵夷有一二人堅守禮而物議沸騰爭相阻執使賢者有無時不行之歎齊之以禮則天下仰軌物爲大小戴禮言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又言法禁于已然之後而禮化於將然之前則禮教之修爲要也或曰禮有不能齊者能不以刑齊之乎曰以禮爲先王壘牢之術必用刑以督責之者申韓之不知禮也禮原於人情之所安而小大由之禮教行而刑可幾于措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

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子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旋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遇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進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箋曰上有五而志於學有之言又也志字从之非从在心之所之是正解不可易者集注念念在此仍用在心解也恐不可從詩序所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以內外設說也非訓詁且志者以其趣向而言非論日常工夫注爲之不厭失竅韓村先生曰周衰學校之政廢孔子未必十五入大學若謂聖人志行恰合古者升學之年則古者人不必皆十五入大學十五入大學之說出于白虎通然是大子之禮上子以下則異矣注古者云云不講可也皇本下作於正平本南宗本作乎漢石經論衡實知篇引作乎此經自引詩書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傳寫誤

三十而立漢石經唐石經三十二字并書作卅廿卌卌字皆截說文自古經典及制勅表狀皆通用之白唐睿宗先天二年詔凡制勅表狀皆奏箋牒年月等數作二十三十四十字見舊唐書本紀立謂卓然自立基趾既定也不可以守論爲古言立者植立也言不爲變移搖動也有所立卓爾可與立於禮不學禮無以立不知禮無以立也左傳無禮無以立孝經立身行道學記強立不反中庸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荀子君子愼其所立爲皆植立不動之義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己欲立而立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古詩立身苦不早此皆起身而貴顯之義也夫士之窮流離顛悴困覿屈辱何由而植立故榮顯得志亦有立身之稱所指各殊

四十而不惑者前此無不有見解然猶未澈或不免於疑惑至此分明瑩明無復疑惑矣子曰知者不惑孟子所謂四十不動心亦造此境也君子所學所守自大豈事事物物之理也哉

五十而知天命者蓋知天職在傳遽也左傳文十三年郤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成四年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命字皆以命○言之與此同者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質之貴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修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命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蓋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易繫辭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是知字與樂對用然則知者深知天命之所在心安之其在貴賤困厄之間一毫無憂悶之心是聖人仁熟之所致所謂仁者不憂也四十不惑知也五十知命仁也○集注事物所以當然不必言大抵事物之理聖賢唯其在疑事而料理者皆其用處如禹之水躐之樂稼之稼穡是也黍稷何以秋熟麥何以夏熟雖后稷不能知其所以然他並類此

六十而耳順史記留侯世家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所謂逆耳即耳順之反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無所違也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學者自是其所知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一心貫之故耳順也耳依箋當作耳謙相承作耳俗作耳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于方圓圓出于方方出于矩荀子不苟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楊倞注矩正方之器也中庸所謂不怨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與此無異者然不勉三句是後人稱贊聖人之語矣若孔子之言無是夸大唯言耳順謂耳無逆忤者而已唯言不踰矩謂無違於規矩而已孔子以謙讓自持人有稱己者遜不敢當此章既老之後自述十五至七十之事必不炫耀其德以示諸人後儒解此章舉過高妙非孔子之意也正平本南宗本從心作縱心

此夫子追憶前此經歷處約略次第說出非自譽非自謙俱是一生切實說話其意在誘迪後進非是欲誘後進而憑虛造學問之說也夫以生知安行之質而極問學之功者孔子也論語中夫子自敘力學之功如好古敏以求之吾學而不厭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之屬不暇一一標舉古來勉學之至執有尚於夫子乃謂之不籍學之力邪金仁山曰聖人固是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學而不成有聖人之資葛屺瞻曰生知如明眼人亦必要將眼歷歷看過方纔見得不謂眼明便可一覽俱盡也安行如健足人亦必要將足步步行去方纔到得不謂足健便可一超直至也夫子繇志學至不踰距其用功當亦如是○韓村先生曰程子之學主知而包行如學而首章二說亦可以此意求之既主知故謂聖人生知無積累之漸其自言進德之序爲學者立法耳朱子闡闡爭之因明謙辭之義然後聖人始爲吾無隱于汝也予謂二程之後無朱子則天下之學變爲金谿姚江古人於其所師之道如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事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譬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箋曰左昭七年傳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師事之而學禮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孟僖子卽仲孫貜昭十一年孟僖子反自祲祥生懿子昭二十四年僖子卒懿子年纔十四歲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其生也後僖子卒三年樊遲能御則又多歷年所先儒謂在魯人以幣召還夫子之後魯人之召在哀十一年冬濟之戰樊遲爲右亦哀十一年也懿子嘗師事孔子而弟子傳不列其人何也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敏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孔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者懿子實沮之負其罪並負其父矣此誠宜在擯棄之列耳

三歲故曰弱也史記作三係三字之誤四十字古作卌三十字古作卅形相近故往往相說御猶曲禮御食于君之側之御御車之說不如侍御之說安詩行葦授几有緝御毛云御侍也六月飲御諸友箋同儀禮大射儀士御於大夫注御猶侍也韓非子內儲說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進有言必亟聽從王言又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又曰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左傳寡君乏使使誡御侍矛杜注御侍也呂覽月令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高誘注御侍也愛士篇董安于御於側知士篇於是舍之上舍命長子御高注御御侍也新序召衛靈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古書中其證極多

樊遲御樊遲齊人蓋以邑爲氏者也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爲是樊遲事於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清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爲以曲禮二十曰弱例之樊遲之齒尚少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六十九歲矣遲少四十六歲則是時二十

孟孫問孝於我說文孟長也魯孟氏爲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死葬之以禮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葬藏之今讀變作死作葬以禮意主裁抑當時三家僭禮故告之以此

崔述曰集註云無違謂不悖於理又云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誤會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余按聖人之告人無不盡心者既恐懿子誤會無違之義則何不直告以生事之以禮云云而故藏而不發以待再問及不能問又語樊遲以啓其問而暢其旨樊遲之轉以告懿子一何其不憚煩乎懿子魯大夫也齊師在清季康子欲使其宰冉求與二子言使俟於黨氏之溝蓋家臣與大夫言若斯之難也況於樊遲年益少位益卑何由得見懿子而告之乎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謂不違於親也愚此章之所謂無違者卽謂體親之心成親之志非有他也蓋僖子生平好禮者也不能相禮則病之苟能禮則

從之及其將沒尚諄諄焉囑其大夫使其二子學禮於孔子爲之子者但體此心成此志而無違焉於生事葬祭無一不合於禮以妥其神而慰其意是之謂孝焉已耳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然則孔子此言已無不發之蘊懿子不必再問孔子亦不必申言也行之焉已耳

俞樾曰正義云不卽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爲從父之命是無違故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愚按此非聖人之意夫聖人教人自宜詳盡豈有故示簡略使人尋繹其言外之旨如眷人之清談者乎孟孫不能復問於夫子安能更問於樊遲夫子不能直達於孟孫樊遲安能轉達於孟孫以愚言之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正是教懿子以從親之令蓋懿子是僖子之子孟僖子是魯賢大夫懿子嗣立必有不能謹守僖子之教者故夫子以無違告之果使懿子終身不改其父之臣父之政是亦可爲保家之主矣然此爲懿子一人言也聖賢垂訓必爲天下萬世計天下之爲人子者豈能皆有賢父乎若概以從父爲孝而聖人此言轉有流弊矣故語樊遲而發生事死祭葬之論使知無違謂不違禮也此爲天下萬世言也然聖人之言理本一貫其父果賢所爲必無不合禮則不違父亦仍是不違禮初非兩撅也

龔元玠曰考孟僖子於昭公七年從公如楚過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歸以不能相禮爲病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至二十四年懿子與敬叔年十三僖子將卒召其大夫屬二子學禮於孔子以定其位懿子嗣爲大夫喪中未命昭公出奔連年在外亦未及命定公元年懿子城成周還年二十二歲定公始命爲卿僖子能補過可則於伊子問孝勉以無違乃父學禮之命所必然也況末節三禮字正與僖子所言禮相應乎故無違斷指無違僖子之命言非不背於理之謂也曰生事葬祭之禮顧言其目曰生事能如曲禮內則人子之儀節則已合禮矣更能盡幾諫之道使其親不少違禮則更盡禮矣葬則不設撥不僭桓楹及如栢椁一重遣包五个遣車五乘二繂二碑之類祭則如五鼎四佾不以雍徹之類敎其無違乃父學禮之命徹叔季二家之僭在其中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蓋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箋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爲長故稱伯也說文憂愁也憂和之行也二字義別經典多叚憂爲愁又隸變作憂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此是正面朱注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此是對面然此是言孝不是言慈乃單言親愛子之心何也豈不以事親爲大事親爲大守身爲大守身爲大彼執袴之子溺醉之習安能知此意第既來問孝則尚知有親而夫子卽此一隨通之也

一齋曰父母逗住其字指父母言人子於父母唯其疾之可憂在平時能防護之凡有孝養無不從而舉也試推言之一衣不給足以致疾一食不調足以致疾一動一靜之不節一疑一興之不時皆足以致疾不但此也爲子者操行不慎貽累父母使其勞念不已亦足以致疾矣故人子常以父母致疾爲深憂則其於溫凊奉養必皆得其宜而其平日所以守其身者亦自不容於不慎矣此說亦通

尹彥明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張欽夫曰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舍有疾之外其他無以憂其親則其一舉足一出言之不敢忘可知矣然而不幸而遇疾可也若所以衛養者不謹自取疾疾以貽親憂則亦爲非孝也金履祥曰左氏云哀公與三家始有惡遇武伯於塗問之曰吾得死乎曰予不知武伯之爲人其傲暴之氣如此於君猶然況他事乎夫子答之曰使父母但以其疾爲憂焉斯亦孝矣其辭氣之間自有餘味所謂舉一隅之教初非不了之語吳英曰人子欲孝于親先當知父母憂子之心而能使父母之心以爲此子可無憂其安爲不義而但憂其有疾可謂孝矣然則謹疾之意自在其中而不待言而自在其中者人亦自能曉喻我意也不煩明言也然不安爲非既已不使父母憂矣而于疾病則猶獨憂此而孔子不謂并此無使憂者不安爲非可自主者也疾病雖謹疾而難自主者也故曰唯其疾之憂也然疾病固非人所及而既能不安爲非自必無不能謹疾然則孔子何不直曰能使父母無憂其陷于不義乃可謂孝而必隱約其辭曰唯其疾之憂云者亦哭言之道也武伯雖後生小子然爲本國之貴戚大臣之胄夫可遽斥之謂安爲不義也倘庸

曰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繼之以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繼之以曾是以爲孝乎其他答問莫不詳明周匝今告武伯惟止於父母愛子之一偏而未嘗及子愛父母之事殆類獸後語惟是明敏聰悟之士方能了其深旨恐非武伯粗率所克辨聖人諄豈如是之迂廓乎此諸說皆祖馬氏者也

父母愛子無所不至他可憂者莫不憂而不比於憂疾之尤切武伯生長於富驕縱欲不自檢節每自招疾病之人矣故告之以此也若禀受虛弱而多病者孔子亦不必不以此爲教況於才學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鑑曰下篇子夏稱言游又子游答夫子稱偃之室是姓言名偃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於汙聲漢石經於子張篇作子斿斿卽游省游從於說文於旌旗之游於塞之兒從尸曲而垂下於相出入也讀若偃是於偃聲同古人名於字游若晉籍偃苟偃鄭騶偃及此言偃皆字游本皆作於段偃字爲之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今之孝雖如泛指而意實切子游身上是字斷辭猶言今之所謂孝者名之曰能養也祭義云孝執禮蒸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又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此皆明飲食奉養之不足爲孝也當孔子時禮敬之道日衰人唯知進飲食養其親以爲能孝於其親而不知此特養其身體耳故曰今日世人所稱爲孝者此可爲能養其親而不足爲孝也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者至於二字只是以犬馬之主賤別乎人之辭下句皆字獨繫犬馬而不包他毛奇齡曰今第以養爲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卽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或疑犬馬焉能養人舊注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逸書云諸橫生靈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養者服侍之謂也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齊文王世子曰養言疾則世子齊玄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困饗飲食者乍檍弓準親左右就養詩作扶持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就食于臣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饋者然從知養之爲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侵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樂鍼御晉侯事以明之謂樂書帥師雖君車陷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菽水所謂承歡卽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武棘非餵飼也史記作飼伊解徐仲山曰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幾見有人而不能餵畜者乎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

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儗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弒逆齊鮑牧斥先君豎牛絳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

不敬何以別乎敬本在養外就養內有一段眞意崇奉視無形聽無聲便是敬何以別乎言孝之與養不可別也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注云辨別也與此經相發漢石經別下無乎字句法亦與坊記合蓋今之孝者坊記所謂小人謂世俗庸衆也言世之所謂孝者不過養其親君子孝親之道須當以敬爲主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則今之僅能養父母不足以爲孝明矣故君子事親而不敬之何以與小人唯養其親相別異乎別下宜補今之孝者四字看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母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鑑曰色難猶曰色爲難也色見於面者祭義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注云愉顏色和貌也呂覽孝行篇云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

之道也此其義也色難不說色難如何聽如何便有事擬可事擬便未爲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齊慄有齊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之色自然流露無可揜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溫實忠母夫人舉此句爲訓曰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好占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痒面孔亦使父母難當此言雖淺可以喻深上章主敬此章主愛二德足以盡孝矣包注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此說非也孔子之旨即接問辭故直曰色難則自見其爲人子之色矣言人子之色則承順之意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若單言承順父母之色則與問辭逆從對面相接豈可直曰色難豈能使聞者知其謂承順父母之色邪皇疏引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此顏氏所謂色亦正言人子之色爾而皇氏則以爲亦指父母之色原其意殆以爲人子之色子自爲主不當言難父母之色雖孝子不可必故曰難也然惟子自爲主故爲孝者之所當自盡惟父母之色不可必故人子有養志之道如但曰承順而已保母有違道阿意爲世俗之孝者歟

有事弟子服其勞此以下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爲孝也有事者言家中有役使之事也服如詩噫嘻亦服爾耕之服謂服役其勞苦之事謂之服者如衣服之在身任其事不去身也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屬人子言之意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注先生成人皇疏謂先己之生可互證饌具也說文籑具食也或作饌从異有事則幼者服其勞有酒食則長者共其之言若有酒食滋味可進者則長者必先供之於父母也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其鄰注謂具爲饌長者即先生也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服勞即奉侍之養也酒食即飲食之養也

曾是以爲孝乎說文曾詞之舒也季子然問章曾由與求之問集注曾猶乃也可以爲孝乎以時言從乃義則乃是以如斯之行爲孝乎以理言其旨的切大雅曰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皆與本文同一語氣而皆從乃義不可解爲皆尤爲確證曾謂泰山不如休放乎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亦與此同義趙注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

孔門之學當在躬行門人問目皆舉己所當爲質之非如後人執經叩問故夫子之答之亦人人異大抵皆矯偏救弊裁長補短以歸諸正而已譬猶良醫對症處劑症人人異故劑亦人人異論子武伯子游子夏所問同而答各不同亦可以想當時之學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回也不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箋曰吾與回言爲句此章重回之不違不重夫子之言暫時不違自他弟子固有之惟終日不違方疑於愚參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等語當以終日不違如愚爲句或引群居終日言不及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證終日二字屬上爲句然彼亦謂飽食群居終日之久而言不及義無所用心與此章終日之久而不違如愚語氣全同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及文選下云回古文回回淵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

終日不違如愚違者有所違離也於孔子之言聞而即解故唯有聽受而無所復問疑難也終日二字下面神理俱從此生皆謂夫子與言時非即心異顏子天下豈有對愚人而終日與言者然謂夫子與言便早已知其足發但不但退省無庸即如愚二字亦成剩語矣

退而省其私省察也退猶罷也董仲舒傳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用字例可見此謂去其座之後不全係孔子然省者從孔子省也則退亦屬孔子可也私爲私語左傳文四年使行人私焉襄十六年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字與此同不必言燕居獨處其在門下與諸子講明討論者皆是私矣如子夏告樊遲舜選於衆舉皐陶曾子告門人忠恕而已矣是其類也

亦足以發者發明所言之理固是發發揮言外之理亦是發

子曰。視其所以。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觀其所由。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鑒人也

箋曰視其所以以用也如則何以哉之以以者人之所挾而用也春秋傳曰左右之曰以亦同凡人行事君子有君子作用小人有小人作用程伯子沿古注曰視其所以以用也所爲也集注蓋本於程子然程子釋以爲用一轉爲所爲良無間然集注直解以爲爲恐不免牽强漢書東方朔傳董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注師古曰以用也不知用何計也此又一證

觀其所由視直視也觀廣瞻也觀比視爲周遍察比觀爲精細由是由戶由道之由以者卽日所爲之事是也由者其人平素所由而行之道是也蓋一時所爲不可以概其平生故既先視其所爲而又觀察之於其所由也集注釋由爲意之所從來恐不然

察其所安察者精細伺察也如中庸文理密察之察安者謂意之所安也蓋其人平生之所由或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己之爲其迹有所避而不得行用故又察其所安之微也夫人行一善有不爲利疚不爲威惕者有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者有既行而無怨悔者有既行而旋己自悔且尤人者人同此一過有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有自訟者有自悔者有因而自棄者有自以爲得者有恬然不以爲事者不安於善則不保其往矣行善而安之則善日進有過而安之則惡日積不在小大在其所安不可不察也集注釋視所以兼言善惡而所由所安單就善上觀察恐不安所以既兼善惡則所由所安亦必有善惡可觀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方言隱也說文作庾隸變廋廋匿義卽倉庾字之引申古同音同字重言之者見不特實僞之情不能遁卽安勉之分亦不得遁也不特浮淺之人不能遁卽深沈之輩亦不容逃也孟子稱觀人之法亦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謂不能掩蔽其心情也漢石經人焉廋哉下句無哉字當是連上爲句與禮乎禮微乎微同一句法

三其字是兩人字現相處三所字是兩廋字藏身處聖人於待人處便極盡長厚於觀人處便極盡詳審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箋曰中庸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燖溫之溫儀禮有司徹乃燖尸俎鄭注燖溫也古文燖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廣雅釋詁溫煖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源谷郭注卽湯谷也鄭注中庸讀溫如燖溫者燖有重義言重用火爐之卽爲溫也說文尋繹理也謂紬繹理治之也此尋讀本字故集注以尋繹連文然溫無繹理之訓溫爲尋者尋與燖同卽與燖同不謂繹理也故訓古者說文古故也詩烝民之古訓卽詩傳之故訓孔氏禮記敘曰博物通人知今溫古攷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則故亦作古矣鴻按溫故與知新兩事而一理故以以字串之知新因有從溫故中得也夫博通典籍而不能溫之則其所得冷炙耳殘者耳古人之糟粕耳但能溫之去生就熟化腐爲新揆諸今日而弗悖爲通時務而適世用是之謂活用之學其然乃可以爲師而無賊夫人之子矣

論衡謝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隱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又別通篇云守信一學不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云儒林之官官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百官表云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以上四文以通知古今爲說此意亦須兼講

可以爲師矣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古者家塾黨庠師無定立伏生書傳謂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其爲之差卽是以其德爲之差也孔子時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後有不爲師或有不學而妄居師位者矣學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問聞通大雅實昭義問亦不限厥問皆是也故解者或釋爲記聞之學然問答之問與聞見之聞不同不必以記問爲記聞記是記憶記憶其所已知也問是詢問其所未知也記者記憶一事不能推之他事問者請問一事不復及他事所以問滯狹陋而不足爲人師也若夫中庸之審問論語之切問則皆就己身心上發問故其進益無窮不可與記問之問同日而語也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箋曰君子成德之稱才德兼備能運用所學不至於固滯其於世用無所不適不似器物之僅充一偏之用故云不器言不如器之不得相通也學記大道不器注云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正義曰器謂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難而行之難故告之以此

箋曰漢石經貢作贛其言卽君子之言以既從後追言之耳本文將言字縮入行字正見君子先行其所言下句不說言只說從之以言字已見上句了從之之字正見君子先行其言者行卽行字正見君子而後言其所行夫子之言專爲砥子貢多言而發故極其嚴蓋欲說忠信孝弟必先行忠信孝弟於身說齊家治國必先奏齊家治國之功其他百事皆然先有急意後有緩意非後必言之

子貢問君子之人夫子卻言君子之言最重其言二字故須提出其言二字然後先行後從有着落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綢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平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箋曰經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則無德者也但論語中小人皆非很壞此小人亦勿說很壞故因勉錄云忘富貴而不能忘功名則附和之說起尚登華而不尚恬靜則標榜之局成甚說得細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驕泰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

忠信爲周見于左傳及魯語毛詩皇皇者華都人士傳用之但謂忠信以爲周之本則可謂周卽忠信卽與此章不相涉君子愛一人而衆人得其利惡一人而衆

人免其害小人愛一人而衆人受其害惡一人而衆人失其利故周字訓普偏也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爲親爲密爲合哀十六年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章句周合也是也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章注比合也是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但周者惟善之取而不論所趨之異同便是普徧比者惟合之與而不覩所由之是非便是偏黨矣周比從接物上見和何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

此章以比周之別爲君子小人之辨周爲吉德比爲凶德而易比卦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義之與比則比又爲吉德文十八年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及荀子儒效強國韓非有度備比所謂比周則又比周並爲凶德蓋無一定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箋曰學者規則乎先哲效其所爲也讀書講求亦皆此物也荀子勸學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皆唯學而無思索其義則罔然無所得而事竟不明暢學不爲之用矣思而不學雖竭心力爲之而不能符乎先哲中正之道無知妄作智巧百出動則易生蹉跌恐或危殆夫子嘗言不食不寐以思無益不若學也徒學徒思皆

無益於事也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慎思是學思不可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

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鄭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壯而有迷罔之疾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醒薛注罔然猶惘惘然也正平本南宗本罔作冈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稍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箋曰說文攻擊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光進篇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皆攻擊之義說文器物初生之窳也端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叚端爲耑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司馬相封禪文曰五三六經載籍之傳雖是可觀也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遠敎於後耳董仲舒傳賢良策曰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曰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欲又以仟左氏者爲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宜紹咨多素後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蔽成彼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睦風可以爲證已助語學而篇可謂好學也已雍也篇可謂仁之方也已述而篇其餘不足觀也已爲貨篇其終也已子罕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皆一例語詞皇本已下有矣字正平本南宗本同鄭敬曰小知之士不能通方備執爾我分頭別緒自謂防微杜漸動而相攻彼端方隱我先駭異彼見我異甘心異我毒螫之螫遂成大隙矛盾冰炭而世道瓦裂矣大抵天下無不同之道而其端起于自異天下有不必同之端而其害生于相攻曰斯曰已者言其速而甚也夫待養而潛移之猶可以化異而爲同易道尚包荒聖人不爲已甚如南子互鄉篇貨原壤輩豈曰不異彼注其耳目則聖人皆孩之故曰鳥獸不可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小人有才小道可觀用之則皆吾資而攻之則皆吾敵矣此義不明漢唐以下儒者動以攻異端爲正學其流弊至于黨錮禍起宗社生靈受殃經術不明所係大哉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矣

箋曰由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皇本女皆作汝凡之字指辭而所指率在上獨論語上無所指而用爲者甚多如雍也篇以約失之者鮮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述而篇我非生而知之者蓋有不知而作者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罕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語之而不惰者子路篇鄉人皆好之何如衛靈公篇衆惡之必察焉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季氏篇生而知之者上也皆是皇本不知下有之字

是知也知乎聲能知其不知亦知之也吳英曰集注云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說非也啓口即曰誨汝知之則此章爲求知之方可知也求知之方在不強不知爲知而先云知之爲知之者猶謂不必讓讓欲以割別于所不知者爾是知也直接上文與是丘也是禮也文法正同則集注由此而求之有可知之理云云正當直接則以爲不知之下縱使欲揷入無欺之義亦宜云此於無自欺之道固然而求知之法即此而在矣安得有亦不害其爲知矣一語又安得有況字又字歟以不害其爲知矣而言此章教子路教其新知而集注謂守其已知毋乃遺成其終身誦之歟以況又而言明明曰誨汝知之則進學在致知是此章本旨而集注反以爲餘意毋乃不合歟

如子路使門人爲臣及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有是哉子之迂也蓋其正之類皆子路以不知爲知之事也仲氏之賢猶以不知爲知者祇是自

信之過擴此章誠意之功竟在致知之先而大學不然者蓋人若不致知而第誠意則其不欺處即自欺處而不覺也解此則子路之病夫子之藥皆有着落矣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氏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氏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箋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學干祿者問干祿之方也海保漁村曰蓋問學一事故問亦謂之學學亦謂之問中庸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漢書公孫閎傳並作好問近乎知列子說符篇殷敬曰所爲問道者爲富張湛注云問猶學也可見問學二字互相通用此經學即問也故史記弟子傳正作問可以證爲干祿原是詩語子張蓋讀詩因請學之與南容之復子路之誦同一類不必斥爲陋問至於夫子答之則因其所失以救之耳祿猶福也爵祿則單指仕者之俸福祿則非指仕者之俸旱麓詩云干祿豈弟假樂詩云干祿百福干固訓求祿不訓奉蓋即受祿于天之祿也士君子在下可云求俸祿王君公極貴求誰之俸祿可知此章之

干祿即詩詞之干祿皆以福祿言不以爵祿言矣孟子言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而引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云福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求福二字正切己之事何必爲子張諱乎又孟子言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二字貼性之一面則是堯舜鑿人干仕者之俸亦不合斯必指受天之祐無疑矣

多聞闕疑云云慎行其餘則寡悔者易象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者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爲己言行之則言屬聞行屬見者錯綜之辭疑者說文惑也謂其於所聞之事心仍有所疑惑未信者也餘者謂所疑之餘心所自信者是也大戴曾子立事君子疑則不言闕疑即疑則闕而不言也慎言其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慎重言之中庸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尤詩載馳許人尤之尤謂受他人非責也殆危也謂心之所未安者也寡尤寡悔亦互文左傳曰尤而傲之此尤悔與周易咎悔義全同小象尤咎二字錯用隨韻而已非有別義

祿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者論語中更有直在其中樂在其中仁在其中等語易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爲而命之動在其中矣等語莫非如此必如此之順辭如行善而蒙天祐施惠而來人悅之類獨餒在其中爲如此却不如此之反辭爲行善而罹天禍施惠而來人怨之義必不然也祿在其中等語本不可引餒在其中以爲證餒在其中別有說於本章詳辨之或問乃曰在其中皆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語類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此說失之夫有爲而爲者皆私則不可因干祿而憶言行若乃言行寡尤悔而祿自至此自然之理固非爲此而反得彼又非與那事相背其他云在其中者可以類推蓋一意汲汲於寡尤悔而自然合得祿之道此聖賢之行也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於人之求之與夫子未始有求之之心以其有溫良恭儉讓之德故時君敬信就而問政自他人評之謂溫良儉讓爲求聞政之道也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尹未嘗有要仕之心以其樂堯舜之道故湯聘而用之自後世觀之謂堯舜之道爲要仕之道可也經文謂如此必如此竟是夫子教子張子祿之妙法

子張爲人與子夏相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是也故夫子居恒進子夏勉大德抑子張以慎細行論語載子張之問凡十有一條而其對之未嘗出於慎言行之際蓋恐其略細行而累大德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貫窮理也

箋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稱魯哀公定公子名蔣公出孫越故謚哀

何爲則民服皇本服下有也字

孔子對曰是記者之異耳不必拘泥君如季康子問亦稱釋文云錯鄭本作措漢費風碑亦作舉直措枉詩閟予小子正義後漢書梁鴻傳注文選關中詩注皆引作措措正字錯叚借字錯有捨置設施二義而經典中從設施之義者居多小爾雅廣訓曰諸之乎也王引之云諸之乎二字之合聲急言之曰之乎是也錯諸連言與祭義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同今此章有諸字益見其非捨置也仲尼燕居君子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易繫辭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荀子强國篇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天論政令不明舉錯不時韓非亾徵篇舉錯釋旅者可亡也皆與此同義蓋枉與曲不同枉者材之反張者也直者材之良者也蓋以積材之道爲喻積材之道以直者置於枉者之上則枉者爲直者壓而自直矣故他日語樊遲曰能使枉者直此言化道也子夏釋之但言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亦未始言屏棄不仁者其義尤可見矣黃東發曰舉直錯枉而民服詞義曉然自不待註所不可曉者諸字耳兩語交互歸宿正在諸字今集註以諸字作衆字說如諸侯之諸是云衆枉衆直也然晚學亦未易曉疑諸者即之於二字之連聲錯者置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加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上此民所以服或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之上是小人得志此民所以不服庶幾此章兩下相形之意方明若如舊說則舉者用也錯者不用也二字相背若如今說則舉者舉斯加彼之舉也錯者置之於此之名也二字相因其義訓皆不同矣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

稱職賢者隱處雖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卑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即此義也包注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然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苟了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即包義也與夫子尊賢容眾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發陳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合人心則服不合人心則不服只就當下之義不義而決之未說到衆其利被其害上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箋曰季康子桓子之子名肥康謚也敬忠者謂下事上致敬且盡忠也勸者下相勸勉趨事奉上之有成也說文勸勉也左昭元年去煩宥善莫不競勸中庸子庶民則百姓勸亦謂勸勉與此同集注以爲勸善字始通恐不是

臨之以莊臨者在上臨下之名之字指民莊是禮容端嚴之名堯曰篇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然則莊是上好禮之效見於容貌嚴儼然使人可望而畏故民敬服之也

孝慈則忠者中心爲忠孝慈非誠中心之誠者不能上既能盡中心之誠故下化之亦忠矣慈與孝對說必是慈幼之慈尚書曰父不慈子不孝大學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晏子曰父慈子孝其他不遑縷數大學有慈者所以使衆也一語亦此性行家國一理之旨上與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對則慈仍慈幼其理與使衆一致耳此章夫子之言亦深明治家馭民無二道以爲在上者克孝慈于家則民自忠于上自然之理也夫孝慈而至於民忠孝慈亦必極其盛其慈之施于於忠化滂流可想然此特於言外見之本文慈字惟作慈幼解方釋海保漁村云孝慈連文慈亦孝也謂愛親之德故孝經曰慈愛恭敬齊語慈孝於父母孟子離婁篇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慈孫即孝孫（孫詒讓見曲禮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墨子尚賢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子山權數篇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是其證也然則孝慈則忠者謂上之人慈孝其親則民瞻而感化之能盡忠於其上江熙引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謂此也此則孝德化下之效自然感召民之忠也鴻按此說辨矣然慈孝與孝慈自有別故孝與慈對說者孝字在上其謂愛親之德者孝字在下所引諸書皆然則此說恐未易從

舉善而教不能者言下民之中有德行善美者則舉而進用之能者才能也藝能也下民之不能則教育之使其有所成立則下民感其德必相勸勉趨上事也此章宜與康子殺無道以就有道之問參看康子之爲大蓋略已而求於人者也他日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愚意而問也則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是其人可槩見也康子魯上卿而爲政者所謂民之表也表已不直而求其影不能必不可得矣已則不莊而欲民之敬之已則不慈不孝而欲民之忠之是何以異於建曲表而求直影者哉

此章雖王君公所同但爲卿大夫說法則須切身分勿妄壞綴皇本臨下敬上皆有民字皇本正平本勸上並有民字

注張敬夫曰云云陳天祥曰此過高之論無己以及物之念聖人之道本所以維持天下國家事皆在三綱五常之內無非在我所當爲者然亦以成物之實效爲期天下國家達以爲治何嘗有不期而然者哉況此章明是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之道夫子一一指示如此則未有一字意不在民者若從張說則憧終追遠君子篇於親故舊不遺亦皆在我所當爲不當更言民德歸厚民興於仁則民不偷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孝兄弟曰友書云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箋曰王夫之曰集注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云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耻爲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譏之果然則孝友爲借詞而父兄祇爲口實矣後世士大夫不合於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者豈學人而爲此哉夫子言孝友必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言之發必於母兄尚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四十有餘而定公中載孔子出仕以後周流列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卒故嫁子而孔子爲之主則母兄之喪皆當在昭公之末孝友之言亦豈不言及而心愴乎抑定公九年孔子爲魯司寇明年相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前爲不孝不友之定公九年以後爲孝友之定公乎意此問答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注所謂至理不外是者誠爲題論勿容他爲之說也

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孝乎惟孝賛孝之辭也仲尼燕居禮乎禮楊子學行篇習乎習問神篇穆乎穆淵書篇才乎才靈樞經神乎神公羊賤乎賤爾雅微乎微素問形乎形神乎神漢語肆乎其肆韓文醇乎其醇句法相同漢石經乎作于白虎通義五經篇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引同古于乎通用呂氏春秋審應覽曰然則先生望于高誘注于乎也莊子人間世不爲社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乎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莊列二文以于爲乎與呂

覽同此文孝于字雖是于義則乎也釋文云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孝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句唐石經遂定作乎皇本乎作于友于兄弟施於有政爾雅弟兄弟曰友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得之矣說下二句未明蓋下二句並承孝字而言惟孝於父母故能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三句皆贊美大孝之辭也有政只是政事有字語助與周官亂爾有政同施於有政謂施諸國政也家之有事猶國之有政故後來有家政語然政字本義只是國政矣施移也孝經曰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閨門之內其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從役也此孝友施於有政之義也施於有政三國志魏武紀注於作于合尚書體例是亦爲政也邢本政下無也字今從皇本後漢書孝子傳郅惲傳引此文並有也字正平本亦有

奚其爲爲政上爲虛字下爲實字左傳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爲爲二字同例此句正答上不爲政之問夫子引書謂孝友爲政之本而爲政孝友之推也其本既在於我則居家亦是爲政復問何者爲爲政乎集注言何必居位乃爲爲政然奚其與爲爲政之間本無安下居位二字之處矣釋文云奚其爲爲政也一本不重爲字然則一本句末亦有也字正平本南宗本俱有

毛奇齡曰孝乎二句書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此雖本君陳篇文而自爲詞句與說命高宗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改作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湯誥爾有善朕不敢蔽惟簡在上帝之心改作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正同此論語引書之例或謂古文君陳非孔壁舊本則雖不立學官然其書仍藏內府故西漢之末言古文者劉歆尚能出內府所藏參對同異何嘗有僞惟論語文句不同故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註同降此而潘岳閒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爲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明卿大夫孝傳賀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此皆明引論語見于篇章之顯然者集註誤以孝乎作句則未有既出書云而可以攙口語二字于經文上者況或問爲政未嘗問孝而陸以孝乎二字詰之此皆義例之必無者也若謂晉後爲僞書乘是時播遷之後內府所藏久已散滅因採摭書中所引古文雜湊成書故有異同則在晉祕府原有古文尚書經文未嘗毀滅其在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是孔安國傳並非尚書蓋尚書無僞本祇文與論語稍不同即論語疏引尚書解包註亦未嘗以包讀爲非所謂兩存之以備參考者不謂今之知彼讀不知此讀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軏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蘇曰信爲信乎之信乘說言行不知者不許之辭何以行句雖就車說然須緊向人上著不知與何以口氣一猶度一詰問緊相呼應大車如易大車以載及小雅大車詩載物之車也箱大有兩轅駕以牛春秋時之車名大小者以載物而名大載人而名小也即以尺寸之大小名之也考工輈人云是故大車登陁不伏其輻必縱其牛及其下陁也不稷其邸必縛其牛是大車駕牛也大車二轅小車一轅釋名云轅援也車之大援也又謂之輈輈人注輈車轅也今謂之車杠包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軛者轅端上曲鉤衡集注沿之非是說文輗大車轅端持衡者或體作輊枙軛車轅端持衡者今論語作軏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隸省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戴震阮元皆言包之非而莫詳於凌煥所著古今車制圖考其略云據許鄭說則輗非轅端橫木軏非轅端上曲木自明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即衡也輗乃持衡者不爲包咸說所誤亦是車見戴震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爲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阮又引太玄經云閑次三關無鍵登入門也拔我輗軏言以伸也伸即古信字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爲橫縛轅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鑿焉即可無事輗軏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爲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損當三四寸加輗軏之橫穿鑿損又二三寸轅端之恃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轅輈與衡爲必擠折矣然則其制奈何曰今之舁棺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爲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本可隨舁夫左右轉折竊意衡爲亦當如此說文輈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轅木爲衡別鑽孔縛之說文又云輈大車縛軛粗粗柔韋也釋名輈憋也所以憋縛軛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轅端與橫木之中俱鑿圓孔相對以軛直貫而縛之是爲一束橫木下左右縛軛是爲衡三束是說文之輈統指衡之束轅束軛言之衡軛既活服馬即有轉折無傷轅端車亦弗左右搖轉人所謂和則安也又云軛之用與轅同轅爲鍵軛亦爲鍵鍵從金則輗軛當以金爲事在金工故車人不著矣凌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輗軛用金與韓非子用木之說異而於情事卻合竊疑當是木質用金爲裏如車輪之制宋翔鳳過庭錄云尸子云文軒六軹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亾則大者不成也此四寸謂小車之軏鄭論語注軏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輈衡之大小以著軏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修亦四寸也韓子言咫尺爲大車之輗鄭注輗穿轅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爲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爲圍當倍於衡圍輗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誤鄭珍輪與私箋亦據鄭義解之云因者蓋軏植定在轅上駕時但以衡中孔就而著之若牛車兩轅兩輗駕時乃旋以輗穿爲貫轅太玄經拔我輗軏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略同其分別輗軏之制亦得鄭意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曰衡者橫也軏者厄也以其橫輈下也謂之衡以其厄牛馬之領也謂之軏大車兩轅牛在轅前軏曲而下當牛之頸骨低處軏上繫繩引而縛之轅端之橫木橫木者衡也考工記謂之爲小車衡長六尺大車爲長六尺考工記小車言衡大車言爲同一物也其不言軏者略也劉熙以爲軏鄭仲師

謂兩壓牛領非也。小爾雅釋器亦以衡一牛之領幾何當此六尺之軛哉今之牛車可以證古制矣若轅端持衡者輗咫尺之本愚子所歎爲巧也包注以輗爲橫木誤然其言縛軛以駕牛則良是戴震謂橫木卽軛失之小邢一轅馬在轅外兩服馬各有軛軛之兩邊下曲又馬頸者謂之軛曲禮注辰中曰軛亦指軛之曲處衡承於轅之曲中而軛在轅前說文軛轅也衡兩端有環以轅服馬之脅而驂馬之脅亦繫焉軛上環所貫也轅在馬前以縛貫之衡則馬首當仰不能抵觸邪行橫出者名衡衡雖承轅而轅不能鉤衡而使之固故別有軏以持之要之衡繫於車軛繫於牛馬鄭康成謂衡在兩軛之間木舊謂衡卽軛而後之釋者遂而失之夫以一木而上負轅下制兩馬進退牽制雖在大車且不可行而況馬之奔逸馳驟者乎此辨衡軛之異穩足疏元車制圖解又曰衡長六尺六寸直木也高長六尺亦直木也別有曲木縛于衡兩之下以扼馬牛之頸謂之軛急就篇曰軛衡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扼儀禮既夕曰楔貌如軛上兩末詩韓奕曰鞗革金厄厄卽軛毛傳訓爲烏蠟爾雅蝍烏喙卽詩所謂蝤蛑者蝤蛑行旦中卽名厄也蝤蛑蝤曲貌兩下駕牛抵用一軛衡下駕馬則用兩軛故兩軛又名兩軥軥亦以其曲而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軥而還昭廿六年中楯尾繇朐汰軛服虔曰軥車軛兩邊又馬頸者據此知兩衡下又有軛以駕牛馬之頸也軛卽扼又名烏喙卜合而下開狀如烏開口喙物縛之衡以開處扼馬頸故名扼衡長六尺六寸但容二服馬其驂則別以靷牽之也

蘇轍曰我與物爲二君子之交於物也非信無由入矣車輪既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軏軏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故車與牛馬得軏軏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然後知信之爲軏軏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陳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綱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由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大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箋曰父子相受爲一世說文世作卅云三十年爲一世代者王者革命更姓之名古書世代通用者有之左傳曰孔子六代之嗣孔父嘉此章則不然問一代中之十世也自現在今日之君而至後日十君之間可預前知也否孔子反以夏殷周三代所沿所革之豐而答之周之末世其或有王者繼周而作者則又損益周禮以建一代之制然則繼周後王一代之中雖長祚百世之間其禮可準知也何唯當代十世而已所謂百世非謂百代也公羊傳曰遠祖者幾世乎凡世矣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百世卽是義也句末也字不必從釋文本作乎古書間有此例說者或以爲子張舉古語以問焉未必然

殷因於夏禮四句夏殷周者三代有天下之號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鹽池在安邑西南則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盤庚遷殷途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言殷商之旅是也釋名釋州國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四周也三代皆以所都地爲國號如唐虞之比白虎通號篇謂夏爲大殷爲中周爲至皆望文爲義非也因損益專指禮制也殷繼夏卽因襲夏家之制作其間少加損益而其所變革之迹至今亦可從而見故云可知也周繼殷亦然夏禮殷禮者謂夏之禮殷之禮也禮者燕享會同冠昏喪祭巡狩朝聘行之朝廷達之邦國所因者其大綱所損益者其細目孔子之言如斯而已矣

其或繼周者云云或之言有也此言依古以推後帝王之禮制不過相因襲則其或者有繼周家而王者亦猶是也耳則雖百世之遠亦可豫知也說文繼續也從糸繼一曰反繼繼卽斷字皇本百世下有亦字正平本南宗本同

愚軒曰春秋之末天下大亂子張才大有意於制作一代之禮法謂制禮法以維持後世者非預知十世之後不能故欲知其所宜沿革而周室猶存雖於發言故問十世可知也孔子知其意故以殷周所損益答之凡孔門諸子無不切之問其或有之孔子不爲置對故子路問事鬼神得未能事人之誚樊遲諸學稼遇我不如老農之譏若子張亦使知十代後之情狀其爲不切之問大矣宜在所不答而孔子告之詳悉無遺且繼周者一代而已矣而承之云雖百代可知也於文爲不詞於事爲不切故知其爲制作發也顏子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或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豈皆示制作之緒者非耶繇是觀之夫子之所損益於禮可知集注引馬氏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並創于戰國秦漢之際其實周時無此標目耳按白虎通三綱父子君臣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據六紀例三綱之文可推皇疏三事爲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是也豈容言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哉又皆三綱絕矣之語謂父子君臣夫婦之道滅耳豈謂父君夫之道滅哉仁義禮智添信爲五常非古且仁義禮智信性也天命之性存於心而無形迹如何說得因字且五常人心所固有無待於因也又子丑寅是偶然非天地人之謂建寅之善不容議矣建子亦有一理至建丑全無益義與秦人建亥無以異也後人不議建丑而獨建亥者吠聲之見耳餘見于衛靈公篇

倜庵曰損益皆因中事所損益指井田封建祿爵車服之屬決不指文質三統無用之事忠質文特三代政俗之體爲然非三代迭尚如漢儒循環之說三統正政

之末務初無關於治亂無道之君變更正朔究何救乎褒減以三正之迭用推度後世正朔之同異果有何意味要人譚譚舉此沒緊用之事以爲言無乃流於迂乎馬或舉二事以槩其他然專舉無用之事而遺緊要事可乎後來如漢武唐宗淪有愧乎王然其所損益必有補乎治道不牽於忠質文迭尚之謬論三統無益之制劃三代盛王乎

陳天祥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參考舊註初无此說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氏本文止此而已疏云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又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質法天文法地而已亦不言其有尚忠者董仲舒云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詳文與此亦不盡同當是別有所據然其義實不通文與質因有分言之理忠與文質何可分邪韓繹經文因與損益之間實亦无該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之處自馬融引此爲說變傳既久今又因之而尚忠一說又出馬融所引之外學者不得无惑也大抵此章止是言禮蓋禮之大體萬世不改所損益者禮之時宜故雖百世可知也

蘇轍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忽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云云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牽蘿繳悉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爲之禮而曰不文以學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問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謂何爲中玄曰禮至周始備監於二代則既備而又善故夫子美其文而從之曰周尚文其卽謂是歟曰文安可尚周安得尚文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自古記之矣不然乎曰不然也尚者有心以崇尚之也質與文猶可尚也忠本於心則何以尚使忠可尚而能也則其誰不願忠者乃又變而爲質又變而爲文乎然則何如曰夏接唐虞之世民心之淳實猶在焉自後世視之則見其忠也而遂謂之尚忠乃夏人不知也知有忠則不可以爲忠也至殷則民心有不同矣然繁文縟禮未生其風之朴略猶存焉自後世視之則見其質也而遂以爲尚質乃殷人不知也知其質則不可以爲質也至周則人心又不同矣又不同則禮有不得不備者矣是故有交際焉則有禮以制之擬其或繁也人心有僞則防之以禮節之懼其或潰也有儀物焉則有禮以制之擬其或繁也人心有僞則防之以禮使不得爲僞也人心有離則聯之以禮使不得爲離也諸若此者委到周至無所不致其詳皆所以綱維世道爲耳人但見其禮之備也而遂以爲尚文而不知將之所至蓋有不得已者也曰三代異尚非聖人言歟曰非也後人之言也子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吾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卽是而觀不止商質夏未嘗不質卽虞亦未嘗不質也不止周文卽商亦未嘗不文也皆時之變爲之而何以尚爲也曰其得失大較何如曰子云夏道未清辭不來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覩殷人未清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清神而爾賞刑罰窮矣又曰虞夏之道事鬼於民殷湯之道不勝其敝則其理可識矣曰此眞孔子歟曰亦未可知也理則近之矣曰然則孔子何以美周之文而從之曰孔子周人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之爲下不倍之義也

袁了凡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乃漢儒附會之詞天下自質而曰趨於文唐虞視結繩已爲文夏商視唐虞則又文周公制禮作樂經制大備豈以繁文縟節乎天下故因天下日趨於文故事爲之制曲爲之防蓋酌文之中以救質之過也曰監則斟酌損益之謂非加增添節之謂也曰郁郁則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故孔子從周卽從先進之意豈從其繁文縟節哉

崔述曰馬氏注云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朱子集註全采其說余按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者也自生民之初而已然故易傳曰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不得以爲夏禮而殷周因之也至於五常云者考之經傳三代以上從未有此名曰不過漢儒強而命之耳孔子多專言仁間有兼言知者若安仁利仁樂水之類從未有與義禮並列者也而顏淵問仁章曰以循禮爲仁之事孟子始多兼言仁義問有一二兼及於禮智者不忍人之心於四端之外復益以樂仁之實事之興聖人者口之於有之矣然從未有與信並列爲五者也至漢好談術數欲以之配五行始有五常之說禹湯之世豈知有此而乃以爲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也哉夏商之尚忠質周之尚文不過風會漸開人文漸盛時勢之所趨耳非湯不欲尚忠改而尚質武王不欲尚質改而尚文也至以三正分爲三統義亦牽强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是知虞夏以前三正已並行於天下非至湯然後建丑至武王然後建子也蓋歷之初興必履端於始歲之始於南至猶月之始於朔也但冰堅水涸非發令布政之時而四時之序候亦不均故其後或改而建丑而堯又改而建寅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之而命爲三統也且易忠而質而文雖無所損尚可以謂之益若易寅而丑而子於前代之建寅建丑初無所損亦無所益而乃以此當損益平細玩語意所因與所損益當指一事而言所謂禮者亦當指設官建國制祿分田祭祀朝聘諸大政言之蓋前代之善政本不當改而時所之殊有不能悉仍其舊制者則量爲之增減以適時宜不得以所因別爲一事所損益又別爲一事也但夏殷之禮皆亡而周制亦缺略不全後之人無從而詳考耳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余竊謂此卽所因所損益之一端何者分田以賦民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定制以取民而不貪重之輕之於堯舜之道此其所因者也爲五十爲七十爲百畝爲貢爲助爲徹田與制亦不盡同此其所損益者也他經制亦當類此但不見經傳無可考耳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若不過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不惟無待杞宋之徵而亦人人所知不必聖人始能言之矣

崔述曰西漢末周官一書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猶以爲記未以爲經也迨東漢末鄭康成注之名曰周禮與禮經戴記並行於是世之學者咸以周官爲經且以爲周公所作余按此書條理詳備誠有可觀然遂以爲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則非也九州之內約方三千餘里外盡四海不過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今周官封國之制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計爲方萬里四海之內安所得如許地而封之而畿之內自洛陽東際海西踰積石而西亦不過五千餘里經傳之文較然可徵周官之譚亦已明矣國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別也今周官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歷大如腰指大如股者豈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時列國吞併之餘宋魯猶不過一二百里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當封國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魯卽今曲阜若果方四百里則曹鄭滕薛皆在境內何容復有此四國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過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是三代正賦之外未有絲毫課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

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蓋此書撰於戰國之時彼固見當時有此法而遂以爲其初固然耳書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記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則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卽冬祭天地亦不當同日而郊況如此鉅典記禮者尤不應竟無一人知之也則其說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統言之則曰朝切指之則曰覲故書曰羣后四朝詩曰君子來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覲猶見也故書曰乃日覲四岳群牧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春秋傳曰王覲爲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朝之外別無所謂覲也遇者不期而值之謂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諸侯修歲事於天子不可謂之過也再曰江漢朝宗於海朝卽朝廷之朝宗卽宗子之宗記所謂宗人奠之宗史記所謂學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謂之朝宗非諸侯于天子又有所謂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爲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經傳有此事乎有此文乎若夫王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爲乖謬蓋景但有長短之殊並無朝夕之異今東去數百里則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數百里則日出入後一刻無論何地置表待晝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謂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歷法者之所爲寧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至於史記所稱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書中周官篇而言書序所謂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者與此書無涉也噫夫自周官一書出漢人據之而釋經其有不合則穿鑿附會以致離經而畔道者不少矣乃儒者猶奉此以爲周公之書而反疑諸經孟子之悞亦可謂倒行而逆施矣

或以爲劉歆所僞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書則明其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箋曰此章集注引李氏旅泰山固爲非類而毛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之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宋襄公左僖十九年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淫祀曾之鬼將以求福不亦難乎則外神亦可以鬼稱之按祭法王立七廟一段言祖考也立七廟一段言宗神也又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下則有國山氏共工氏以及帝嚳帝堯帝舜下至文王治武王功皆人家鬼也而皆爲天下神又繼之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左傳僖十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孔疏卽引此文爲說曰若棄爲農稷后土爲社功被天下率土報之則非獨歆己之族若功不被於下民名不載于祀典唯其子孫祀之而已據此所言雖曰太神亦是人鬼非其鬼須兼不在祀典言之乃盡非其鬼之義義謂節義之類與務民之義稍不同一是不當爲而爲一是當爲而不爲惑於禍祥而憧於利害也此孔子有所譏而言之但未詳其爲何人也非其鬼而祭之見義不爲二語是學實事謂也無勇也此孔子斷案魯侯之祭鍾巫晉侯之祀夏郊衛之命祀后相皆非其鬼秦作雍時李氏旅泰山此僭也非諂也

通謂之淫祀無福正平本南宗本勇下無也字

東北大學圖書館
台灣省立圖書館
E100 9 35/60

論語會箋卷第二 終

竹添光鴻會箋

論語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季

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衡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箋曰。謂季氏。謂者評論之詞。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謂季氏至于庭八字。當作一句讀。記者語也。是可忍也九字。方是孔子語。孔子口中未嘗說他舞八佾。但是痛恨指此。故記者緊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曰。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八佾舞於庭。言此年事也。其衆萬

於季氏。所謂八佾耳。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指平子意。如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亦作平子。馬融以爲桓子。未知所據。孔子此言。正

執不可忍也之言。若止爲八佾。尚不云忍。不忍爾。至于及桓子時。孔子既仕。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矣。

八佾舞於庭。佾。集注後說爲長。是。服虔解。前說本杜元凱。紓是不安。說文無佾字。肉部。肖振肖也。从肉八聲。疑古止省作肖。肖字从八。以八爲義。而集韻謂。佾古文作佾。必以八人著於形。則未有六四二可稱。佾者。春秋傳。有鄭賂晉侯女樂二八之文。郎秦賜由余。亦曰女樂二八。向使佾數如人數。則二八者四四耳。其不稱四四。而必稱二八。則舞列必八。而舞數之必不如人數。斷可識矣。餘詳于左傳會箋。

庭。堂下地。古宮室制。堂下曰庭。室即堂之後半。堂五架。正中曰棟。次架曰楣。儀禮疏。棟北楣下爲室。是也。朱子宮室考。堂下至門。謂之庭。是也。古制。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季子之庭。其舞八佾處。在堂之下。而庭碑以北也。毛奇齡乃謂庭碑皆割堂之前後半爲之。故同一堂。而中堂與前庭分爲。豈有宮縣列舞在露地者。殊不思庭即堂之前屋。則堂止五架。而庭反得十五架也。豈其然乎。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雨霑服失容。則廢。是庭非堂屋。斷可知矣。但天子諸侯堂下之庭。地步深廣。故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士之庭。淺狹。而八佾有八八六十四人。大夫廟中之庭。何以容之。則知三桓之廟制。亦侈。其流敝至季平子時。有無君之心。安于魯禮。以爲周公有功于周。季友亦有功于魯。而不知魯君亦不得歌雍舞八佾也。孔子則更於他事。別有知意。如之不臣。將有無所不至之患。借此爲危言曰。孰不可忍。即後日逐君成名。其機發動于此。爾若不因他事。則當先責魯君。何特責季氏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

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箋曰。三家。孟孫叔孫季孫也。又曰。三桓。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傳桓二年。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家。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命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先進三子者之撰。三子者出。檀弓云。三臣者。

徹者。祭畢而收其俎也。

者字與是同。雍。詩周頌篇名。

相。助祭也。辟公。謂諸侯。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穆穆。深遠之意。揚雄甘泉賦。天子穆然。張銑曰。穆然。靜默貌。蓋天子宗廟之中。群辟相之。駿奔走執豆籩。則天子之容。唯穆穆然靜密。一如無所爲者。然是此章之義也。穆穆。美。別是一義。引此於此。非也。皇本。穆下有矣字。取者。取義也。奚取字。是冷戲口氣。意轉深。堂者。檀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凡祭樂歌在堂。舞在堂下。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三家之堂。桓公廟也。呂祖謙論宗法云。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則君命同母弟。得爲大宗。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由此說推之。季友爲桓公之次嫡。莊公同母弟。因而立桓公之廟。于其家。記所謂公廟設于私家。是也。以三家並桓出。故稱三家之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俗說謂八佾季氏所獨。雍徹三家所同。非是。

雍爲周人諸太祖之詩而徹則古人所通行之禮豈古人無歌屬人乃有歌歟且此詩作於成王告祭之年則其前文王之祭先公武王之祭先王必不歌此以徹其祖明矣周禮樂師職有帥學士而歌徹之文鄭注卽實徹者歌雍之語及考賈疏亦止引論語文以爲證則別無所本顧有徹祭祖者有徹祭器者有徹祭豆者天官膳夫職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此徹俎也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疏云凡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據此二職正分二事故楚茨詩箋云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然考春官樂師及徹條下賈疏曰徹祭器太祝令徹條下賈疏亦曰徹祭器則亦有渾舉俎豆在內者然此數條皆言徹而不及歌想其詩之作始本用於廟後乃定爲徹云

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吳英曰雍徹之僭原因效尤然魯之僭雍徹則有至便者而三家更便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升堂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據此知諸侯之堂固當樂奏雍之音節用之于賓矣賓祭原相爲用者也至便者一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據此知魯禘已歌清廟固文王詩矣若增之以雍至便者二也但與周廟則無涉也左襄十年傳曰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據此則可以知仲尼燕居篇所謂客出以雍夏籥序興等禮殆非周初之制也然則三家者既因魯有周廟而三桓立桓廟亦必因魯禘用文王詩而三家公廟亦用文王詩上行下效亦僭肯亦徑

擯者也既三桓宗季氏季氏爲太宗孟叔爲小宗則公廟必獨在季氏之家可知後日幕如死將以璵璠斂叔孫穆子卒幾不得以命服斂則三家之堂以雍徹其必一公廟而三家合祭之季如天子叔孟如群公助祭可知也蓋仲尼燕居一篇非盡孔子之言也若以論語之文相證則此似當作徹以雍客出以振鷺也然以論語之義相證則無論爲徹爲客出要皆無以雍之理三家用雍孔子謂奚取于三家之堂若此大雲歌雍則兩君相見安得有天子穆穆之客將毋謂奚取于兩君之堂邪豈大夫不可僭而諸侯則可僭邪借謂大雲客出以雍爲周公所制之禮則孔子亦不譏三家謂奚取矣論語之文明著如此而猶謂兩君相見歌雍邪不寧惟是卽振鷺止言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并無可斷章取義蓋振鷺乃在上位下之辭非同等交譽之辭也此必諸侯朝天子客出歌振鷺可知也安得用之于兩君相見邪然則決非周初之禮也時至春秋諸侯僭竊日甚滔及數世并忘其爲僭而居然以爲禮在則然故有如此篇所云而漢儒不知又想當然以爲孔子與及門雅言也卽當時三家之以雍徹亦因習見諸侯之堂或用于祭之徹祖或用于賓之徹器莫有據其歌詩不類但覺其有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云卽當時諸侯如大雲歌雍者亦震不於其身於其鄰矣況三家歌徹猶自欺其祖若兩君相見而歌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豈不得罪于來朝之鄰君邪集注曰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據此知凡以雍徹者必皆斷章歌句不歌全章也雖大射鄉飲升歌往往取意而不拘于辭然以雍之全章而歌于后稷之廟意亦何取如云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豈皇祖不綏孝孫乎既有烈考亦有文母豈竟不設

饌于始祖高曾乎故知必但歌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廟詩以繁祉共四十字者也三牲相予肆祀及兼歌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共四十字者也三家宮亦然也蓋周祭宗廟雖非遍方隅至之期亦必有王朝卿大夫卽諸侯也三家之歌此既無辟公又無天子而欲昌後壽祉其可得乎且以此推之仲尼燕居篇客出以雍孔子豈有是語邪

倜庵曰魯用天子禮樂程子斷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然周公者人臣不能爲之勳故魯得用人臣所不能用之禮樂此王安石之說程子意在駁安石故言徹傷於激烈所謂仲尼譏之者殆似因三家因襲之弊追譏成王伯禽恐未然也夫周公以大聖之德齊父之親其勳勞又冠絕千古追其既沒成王追慕不已命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人臣斷不容用天子禮樂經也天子以不得已之至情特許人臣用天子禮樂權也所謂禮可以義起者不必譏斥卽勳勞冠世人臣固不可以此自恃人主豈可不思所以酬之耶後世如唐德宗尊建寧王清世祖尊攝政王爲皇帝心固不同事則相類但成王特命祀周公而魯遂徧用之群廟則伯禽以後之失也夫子亦譏三家之僭耳必不譏成王伯禽啓僭亂之源天下小人自有差等有所因襲而始爲僭越是小人稍知懼名義者也肆意猖狂敢行篡奪是小人極其兇逆者也三家驕橫削弱公室遂出其君且不顧雍徹八佾特恣睢之餘耳其惡實不止于此爲可因此追罪成王伯禽當時齊田常晉六卿皆篡奪之徒何會待先君啓因襲之弊而後始動於惡耶程說雖極嚴正頗不切事情

黃式三曰據馬氏文獻通攷云成王所賜止用禘祭之籩豆樂舞於周公廟明堂位等篇所言非盡無本也尚書金縢言王郊迎周公洛誥王拜手稽首於周公知成王之待周公不拘臣子之禮公之死後成王以烝祭常典食以享公於是盛禮以賜之稽之古今祀典人以神貴饗享由此增隆名器不可假於生前而猶可賜於身後成王時知禮者多其有以議定之矣古者學校禮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今孔子用天子之禮樂後儒以爲宜獨於周公之賜深非之乎孫詒仲曰明堂位之言固不足盡信然揚用修之辨雖反覆證佐終無確據究未有以見其非出於成王也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而後遂用之羣廟爲相沿襲不覺也若成王未嘗賜則以晉齊之強大尚不敢僭天子禮樂魯素微弱何敢僭用乎且楊氏以春秋而斷郊禘之始於閔僖愚正以春秋而斷郊禘之始於閔僖也春秋凡創始之事則書曰初初獻六羽初稅畝是也若郊禘始於閔僖則當特書曰初以著其僭禮之始今書閔僖之郊禘與書他公之郊禘無異辭則郊禘不始於閔僖也隱桓莊閔不書郊者魯之郊禘歲不勝書必失禮焉而後書之故隱桓莊閔不書郊也不然由僖至寅百數十年豈僅九郊而已乎閟宮本爲僖公作故頌僖公郊廟之事未嘗云郊始於僖公也觀其詩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式但美其致敬而無一言見其創始之意豈非郊廟由來已久而僖獨致敬故美之與若云詩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則閟宮四章云秋而載嘗亦以著嘗之始與其乃命魯公四句不及賜以重祭者敘其開國之始故止及命以爵上其他禮物不能一一臚列也若以詩之不言爲疑則魯受封之初其寵命賜物如祝鮀所言者詩無一言及之亦謂其無有乎臨江劉氏以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

魯之有郊，惠公請之而引史角事爲據，陳氏用其說而以祝鮀舉成王命魯之辭，然明堂位不足憑，而呂氏春秋亦未足以爲據也。且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焉。子學爲按此文則魯惠之請郊禮未必如晉文之請隧也。當時文獻盡在京師，如錫蒸之禮等，天子言之甚詳，列國所不能悉者，往往就京師求之。魯惠之請，或亦考其文，詢其義，桓王使史角往，以此禮告之，惠公見其習於禮，故留之而其後遂在魯耳。本文並不見有惠公請郊天子不允之意也。晉文之請隧，挾其定王之功也，惠又無功於周，其何所恃而敢求此大禮乎？若以祝鮀之言，則酬對之際，或偶有未及，何足引以爲證。且盧陵季氏有云祝鮀之言亦有備物典冊語，則又安知其非指郊禘言乎？若子家駒之斥昭公以僭，蓋以成王本命祀周公，而今用之群廟也，祭統之既曰成王而又曰康王，蓋或以賜出於成王而康王因之，且成康並言，連類及之，猶孟子三過不入而並言禹稷耳。

吳英曰：呂氏當染篇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呂氏之所謂郊者，蓋必謂禘，其下句即云桓王使史角往，上稱魯惠公，下稱周桓王，則呂氏忘魯惠與周桓不並世也。然則呂氏請郊廟之說，何可信耶？若謂郊廟在周桓之世，則呂氏請隧，襄王之猶有辭矣，未有無端而一請一與者也。則魯之郊禘其爲成王賜而伯禽受可知也。但生前賜之，則必不受，故祭統曰昔者周公日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成王命魯得郊六字爲句，祭文王三字爲句，言命以得郊，又命以得祭文王也，若將郊祭文王四字作一句讀之，則似魯郊以文王配天矣，而明堂位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者，其又何說耶？明明言魯郊以后稷配也，則史記之謂得郊祭文王者，郊自郊，祭自祭，截然兩事，不可并爲一斷，然無疑也。春秋經文，自僖公之世始書郊禘，推原所以謂郊禘自僖公之故，實由于此，然而春秋之作，古書皆謂孔子脩春秋，未有謂補春秋脩者，刪之改之也。苟魯春秋原本所無，孔子安得而增之，閔公以前，魯史未書郊禘，豈得謂其時魯未嘗郊禘耶？且僖時果賜郊禘，亦宜見于春秋，豈有賜郊禘如此大事，而春秋亦不書，并詩書禮春秋三傳俱無言，及之者耶？春秋傳楚公子設服離鄭，子羽以爲譏矣，而何以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彼音荀偃與宋以桑林，響晉君比例，則魯可比二王後矣，此豈魯僭以後僭竊之事，而鄭國能習爲故常，如是乎？又安肯諸侯宋魯，于是觀禮乎？然則謂魯之郊禘起于春秋，僭公季孫行父之所爲，毋乃謬歟？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故曰：人而不仁，如樂何。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蘧曰：如何，難辭。此言樂不就禮樂之本言，即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者是也。吾行禮樂而君臣上下秩然有序，吾用禮樂而禮樂爲之用也。吾行玉帛鐘鼓之禮樂，而君臣賓主泛然漠然與不行禮樂一般，是所謂吾用禮樂而禮樂不爲之用也。儒行篇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而君臣賓主泛然漠然與不行禮樂一般，是所謂吾用禮樂而禮樂不爲之用也。儒行篇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翼注曰：人而不仁，包得廣不敬不和各具一端，又曰：欲發如禮何，如樂何，只在從中流出，與襲取於外上體認，蓋自其心之中正者流出，便爲禮，自其心之和樂者流出，便爲樂，禮樂雖在外，面却全是一段眞心發見，若不仁的人，則雖用禮樂，却是襲取於外的，不是從中流出的，其奈禮樂何哉？譬如穀種完固，方生出枝葉，若穀種朽壞，如何生枝葉？雖剪綵爲之，終不是眞的。又曰：人誰無心，如何說人心亡矣？蓋心如穀種，行則枝葉，其生理也，若穀種無生意，不成穀種，了便是穀種亡矣。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適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盡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盡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籩豆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節，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蘧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有林雍，定八年傳有林楚，哀十一年傳有林不狃，皆魯人，則放或其族歟。問禮之本，只是問禮之根原，不必討到放疑，世事繁文上。

大哉問！林放非其人而有此問，故曰大哉與大哉與之爲君異矣。穀梁哀十二年孔子曰：大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語例相類，觀泰山不如一語，放蓋一魯男子耳。今問縣及禮本，頗溢分量，故夫子大之。至其答之，則亦就本人分量所可及耳。

禮與其奢也寧儉，爾雅釋詁：奢，勝也。說文：奢，張也。勝張，皆夸大之意。喪與其易也寧戚，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見也。易，治也。孟子易其田疇，荀子王制易道路之易，品節喪具，無不盡其分也。易字本無哀痛無文之意，戚亦無文不足之意，但易戚交錯爲文，且與上文奢儉對，乃見此意耳。然不得以此爲訓詁矣。就禮中抽出喪禮，何也？凡禮以儉爲本，而於喪則君子不儉其親，因又指示人子至情，唯戚之爲本耳。蓋放之問不在疑繁文，而夫子之答，則欲其知討源還本，不效世之繁文虛禮也。夫本有天下大本之本，有未是大本對末而稱本之本，猶溪澗之水，未及滄海之極清，對天流之黃濁，自可謂之本也。儉

戚卽非至中極正之本對彼繁文之淺俗爲得不稱本乎說者或以爲詘之本則斷指禮之大本不復對繁文以爲本拘其且禮者節文儀數之禮故惟忠信可以爲之本儉戚距忠信不遠自可稱爲禮之本耳。

龜井南溟曰按論語文例不足存姓名者皆以或稱之林放他無所見例當以或稱之而特見姓名者獨以後章有泰山不如林放之語而已夫禮之大本豈林放之所能辨知乎但夫子善誘未嘗拒人之問故嘆而大之而告以其知之所及也若不然也則既歎大哉乃告以遽言何其語之儉古來說者見不出於此故喋喋是林放豈不左乎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與其不孫寧固大氐一意費辨豈不左乎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與其不孫寧固大氐一意是林放之知所及何足以難其說費許多辨說然聖人善誘之語辟諸春風吹物物無大小煒煒光澤各遂其生而融混無迹所以不易窺也故讀論語者要先體其人與事物而知其語之所由出焉爾集注不及而質質字以質朴說然有文而後有質之名未有文者亦無質之名故質非本也集注質乃禮之本誤辟之樹本後有枝葉儉戚是根儉戚是幹善易是枝葉儉戚去本遠然是義不明言玩與其字寧字乃就中較量而本自見圖外揚氏徑情直行當作直情徑行是檀弓字面蓋偶然之誤或傳寫之譌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貧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鑾曰老子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此以無色爲夷言無禮儀文明之可見也狄易也列子天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亦與夷同義不如猶不同召旻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武安君傳不如魏其灌夫日夜聚天下豪傑壯士皆同諸者非一之辭夏明也文明之謂也襄四年左傳諸華必叛杜云諸華中國蓋夏之爲言華也禹貢羽畎夏翟師曠禽經五采備曰翬翟亦曰夏翟染人秋染夏鄭注染五色也據此知夏五采之稱言禮儀文章之華也說文亡逃也從人從亡亡本謂人逃匿引申爲亡有之義伊藤仁齋曰聖人崇實而不崇文後之說春秋者甚嚴華夷之辨大失聖人之旨矣得之夫所爲賤夷而貴華者以其貴於夷者存也若使其不如夷則寘取於華明之末學其於外國專以侮蔑爲務或與之角自敗不支而誇張之盡自若殆如病熱幾死之人譫語狂走不可制亦可憫嘆先民有言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夫務罵戎如禽獸然與彼媚事戎虜而不恥者所嚮雖異其無遑識則一也凡物之窮也有變事之極也必革此自天地之至理夏既有變於夷之機而庸人不能察其機而盡區區之術見其窮且變方始驚惶嚮擾何補於事智士則不然事之纔萌固能洞察且有隨時挽回之方顧不處有爲之位則亦坐視其潰決而莫之克拯此禍敗之所以相尋於世也哀哉曾鑾曰春秋時自魯昭公二十二年六月景王崩王室亂王猛出居皇猛卒敬王立居狄泉東王西王位未有定至昭公二十六年十月子朝奔楚敬王始入成周周無天子者前後凡五年自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奔齊淹恤在外齊晉弗納至定公元年六月定公始卽位魯無國君者前後凡九年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非直無上下之分也諸夏無君也夫子言之慨然遙憶其時蓋方昭之二十五六年間有是言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鑾曰左哀七年傳曰公會吳于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一年傳曰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季孫謂其宰冉求曰云云十二年傳曰公會吳于黃池吳子使子貢辭十一年傳曰公不欲使子貢辭據此知此季氏季康子也孔子獨問冉有能救則非季平子桓子時也康子立于哀公三年時孔子在陳猶未歸魯也孔子之歸在于哀七年孔子聞季氏將旅而發此歎則亦既歸魯之後矣泰山在齊魯境上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爲望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其爲兩國可知矣天子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祭境內之名山大川魯有淮有海有岱春秋曰三望是也此是常祭主者魯公僭如季氏不敢僭也季氏欲旅之者旅祭名爾雅曰旅陳也陳其祈禱之事欲其消禍致福也周官之言族者不一掌次司尊彝典瑞既瘞筮師職金所言是也天子所求之位則張旣案設皇邸所奠之圭測四圭上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于陳樂而不縣廞樂而不鼓則旅是凶災而非常祭也周官有言旅四望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耳季氏之旅仿舊禮而僭行之冉有不能救者禱祠福祈徼幸之心勝非口舌所能爭也。

女不能救與皇本作汝不能救與邢本不能作弗能下仍作不能一問一答義無輕重不字不宜岐出今從皇本嗚呼皆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曾乃也義見前謂字泛說非季氏謂之如此也此問答蓋與林放問禮一時矣卽不同日亦必不踰旬者故夫子偶舉林放以明神之不可誣耳非進林放勵冉有之謂亦非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之謂。

圈外范說大委曲失正意蓋冉有以不能救對則夫子無如之何是嘆之所以發也又范氏似謂冉有既仕於季氏便是失義不足與議者然仕於季氏未爲非義若其非義夫子何不止之于筮仕之初也宋諸先生深稱顏閔不仕於大夫之爲高故遂有此等說高不高與義不義自當有辨。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

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箋曰爭者爭得失較勝負之謂也君子於事理之得失則辨而不爭而於才藝之勝負則讓不較量也惟射則明明較量矣故曰無所爭故曰必也射乎蓋必也字乎字之意原非以射爲君子之有爭也如不得已而必欲謂君子有爭則惟射似之必非君子乃是必人之論君子者也正言其有似于爭而實非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與子貢謂夫子之求之也反語口氣正同如謂於射而後有爭則亦可謂夫子溫良恭儉讓卽是夫子之有求邪

揖讓而升下而飲射禮之揖讓盛矣是經文以揖讓冠升下飲三項而升下一句而飲一句猶曰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云備此文見論語禮記二處禮記鄭注云飲射爲者亦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爲句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司爵釋文揖讓而升下不可以升字絕句也既引大射禮之揖讓而升下而飲射禮注異今從詩箋則揖讓升下與飲射爵時事兩相隔越而於上下爭字亦並放空且如孔說以揖讓屬升射下爲射舉揖降尚是揖讓而升下不可以升字絕句也既引大射禮升飲事則明是升而飲又何得曰下而飲乎推手曰揖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禮經言射有四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燕射四曰鄉射先儒據射義謂大射爲將祭而擇與祭者之禮數中者得與于祭不數中者不得與于祭然以周官司裘射人諸侯卿大夫皆有大射夫大夫之臣能有幾何乃將祭而行大射之禮以擇之乎卽天子之祭六卿以下至于祝史皆有常職五等諸侯入覲當祭之時無不助祭之禮如必射中者乃得與于祭則太宰不必贊玉幣而大司徒不必奉牛牲大宗伯不必奉玉齍而肆師不必誅怠慢也蓋射義原屬漢人傳會欲鋪張射事之重大而不覺其言過耳獨敖氏繼公不用舊解以爲此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言大射者別于賓射燕射也但據陳祥道謂人之賢不肖不能逃于威儀揖讓之間而好惡趣舍常見于行同能偶之際故以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偶以觀其類則將有祭祀君與諸公卿大夫士舉行此射以習禮樂理亦有之而非必擇焉而有所去取也儀禮他篇言禮大射乃言儀者賈氏以射禮盛威儀多敖氏以其儀多于他篇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其節文也論語所言是大射儀其舊升言下言飲凡三節則是大射儀三耦再射之禮按鄉射無次大射設次在堂下東南隅其始司射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物揖所謂堂上三揖也射次在堂東故惟出次西面揖餘升堂揖當物北面揖也其既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俱北面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此司射誘射之儀卒射揖如升時則前所揖處皆揖堂上下亦各三揖也其既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堂下之揖三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堂上之揖亦三卒射北面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下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三耦卒射亦如之此三耦初射之儀也射者升降凡六揖揖進之揖始發于位而揖也升堂之揖復發于階而揖也當階與當物同義及階與及物同義經言卒射揖及階揖則堂上止二揖豈升堂時堂物揖處可不揖耶文省耳特誘射教弟子以射儀末主于中故不去旌初射學司射之射儀末主於勝負故未釋獲二者皆無飲射得之禮由是論再射三耦取矢于楅出次揖當楅及楅揖挾乘內還揖退與進者相左揖此諸揖皆在未射時及司射作射三耦自出次以主及階之揖禮帥初而堂下亦各三揖則以爲揖而升也有然于是小自出物以至及階之揖禮帥初而堂上亦各三揖則以爲揖而下也有然于是小臣師執中而獲者有左賢右賢之告也于是司宮士奉豐而射者有執弧執弦之命也于是勝者之弟子洗觶僕人師纘酌射爵而升飲者有取觶卒觶之文也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爵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下階前相揖是卽一飲而升亦揖下亦揖則以爲揖而飲也有然由是道次釋弓射爵辯乃徹豐與觶而射儀以成儀禮誘射初射皆有升下而無飲論語兼飲言故斷以爲再射之禮凡射以讓爲容而讓以揖爲節自升而下而飲其揖也皆其讓也故子曰揖讓而升下而飲與禮注異今當取大射儀文兼鄉射禮節圖參攷之而得其說也

君子尚義往往負氣其有爭也亦害事故提出無所二字作標準觀宋時臣爭於朝而蜀洛分黨爭於野而朱陸分皆君子人也而卒以亡國此莊子所謂臧讀書博塞其於亡羊均也

南溟曰或問君子果皆無所爭乎士有爭友何謂也曰然有斯言也不曰忠告而善道之乎若有子論葬喪以詰曾子子夏辨敎誨之術以折子游皆是也孔門之士同道相成同義相親各守其所聞不敢偏黨其實皆有如斯者曾謂有曾夏游好忿爭乎孔門士爭友實善道耦命矣敢問孟子拒楊墨絀霸道辟猶居父之讎必不共戴天而自慊者與卽後世師儒祖述孔氏者率皆惡視佛者諸家而痛斥之如唐韓愈善其闢也及至晚近則不獨仇佛老諸家雖同冠解果號稱闢里徒者聞見不同趨舍少異則互相齮齕圓鑿而方枘氷炭不相容至乃洛蜀結黨朱陸成隙於是乎天下之目一丁吻三語者非朱陸之子則洛蜀之孫徒誣父祖之陸成隙於是乎天下之目一丁吻三語者非朱陸之子則洛蜀之孫徒誣父祖之餘饋不自辨踉蹌繼肩摩而滔滔者仇怨皆是以今觀之唐虞三代之道變爲一大爭論爭謂之學不爭莫以爲君子也小子惑矣敢請所安余聞之憮然久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陳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貢因論詩而知

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貢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箋曰巧笑倩兮四句倩盼絢皆韻兮者語助詩毛傳倩好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即好也馬注謂笑貌者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楚辭大招靨輔奇牙宜笑嘰只王逸注嘰笑貌倩與嘰一聲之轉毛傳云好口輔即靨輔也盼从目分聲以分詁盼此同聲爲訓之例皇本正平本南宗本作盻非盻胡計切恨視也素以爲絢下篇義以爲質禮運人情以爲田句法一例子夏之意謂天下莫絢於天然何用又加粧飾故疑詩人之素絢也言笑之巧倩目之美盼已見其美況華服盛飾益見其美也馬注以末一句爲逸詩集注統謂三句皆逸詩朱子是也但謂碩人四章皆七句不應此章多一句則不然即如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八句一章九句葛屨二章亦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則凡多一句者常耳特此三句確非碩人詩衣錦句亦非碩人詩否則夫子爲改詩爲竄詩豈所以垂教邪雷學淇曰素以爲絢兮集註于此句即以繪事言之大誤小爾雅云縞之精者曰素說文曰素白繒繒也禮雜記注云素生帛也此句素字指縞說文素白繒也此句素字指縞人所著之縞衣即詩所謂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展衣色白古禮凡后夫人見君及見賓客皆服之亦大夫妻之上服也言人既有此倩盼之美又服此縞素之衣益覺其光輝絢著子夏未喻其意夫子借繪事來習一證明故子夏恍然悟出禮後乎三字若詩詞本是說繪事是夫子一答反死煞句下何以啓子夏之悟○繪事後素即考工記之續畫之事後素功集註解此二語亦誤周秦以前無以絹素作畫者繢畫之事或施于衣服則以玄爲質唯施于旗常則絳纁爲質或施于器皿則以漆爲質唯施于正鵠有白質者有赤質者此白質亦事之僅有非繢事必皆粉地也故禮云五色六章施相爲質禮後者禮以義起承乎時變故三王之世不相襲禮其原雖本于太一其品節儀度却是聖人于治定之後本于天理察于人情制此三百三千以教中教和教政教親所以防其逸而受之節飾其朴而受之文者也自有此禮而一代之治燦然大著與素功之彰五色相倣故夫子以繪素喻衣素于夏即因素後悟禮後集注以絢繪喻禮不如以素喻禮尤爲確切人本有孝弟忠信諸美德而後聖人爲制之禮孝有孝之禮忠有忠之禮而粲然爲文凡孝弟恭謹內雖有其美非禮以行之則不粲然發於外矣其以素比禮者自立分辨而言之非取於素之無色也此說可從

繪事後素皇侃云刺繡成文謂之繡畫之成文謂之繪也後素者集注引考工記是也但考工記此語承文章鮪歟則所謂素似指絹素凡繒帛未經染色者生曰縞熟曰素通而言之生熟皆謂之素說文素白繒諸書並未有謂白采爲素者而考工記注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論語注曰凡畫繪先布素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此說非也古人重繪而輕繡凡繪不必盡在白絹白布也如最重者冕衣而冕衣之色纁也纁黑繒色也其繪之之法非用黑繒而繪之也先用白繒爲衣而別用他繒膠他繒使剛乃施所欲繪之形如龍則角爪皆纁如雉則趾距皆鏤各貼于白本繒衣之上於是加凡無采空隙處悉以黑色先爲塡滿而其餘無繪處靈以黑色刷到然後去其所貼之他繒則其所留未染施焉知此則於采色之嫌嫌者無礙即於繪之著采亦久不落也此之謂素功此之謂繪事後素也若以禮譬喻則先王制禮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吉禮凶禮嘉禮皆先有尊卑大小上下之等分寸自天而定聖人因而飾之以禮樂云爾如鄭氏以素爲粉恐易滓故後然采色何一非易滓者又云白采分其間則樂云曰乃是辰何用粉之有以素爲粉可謂謬矣集注易其說乃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此法固亦有之然但施于靜而罕動之物乃可若衣則時著時脫動而不靜徑於既染成之帛上塗粉作地乃令受采不久即零落斑剝矣豈可用此法邪

禮後乎是悟語不是問語鄭注子夏聞而知以素喻禮此說非也此詩辭賦體也非比體也且詩意並無言禮之意也不惟詩無言禮之意即孔子言繪事後素亦一時意不及于論禮也惟一時意所不及而子夏因之有悟故孔子亦欣然謂起予也若詩辭原自以素喻禮則孔子直告問者矣何以又用譬喻又不盡言而匿其旨乎

起予者商也包注言發明者訓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然不若朱注能起發我之志意之妥當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

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箋曰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王楙據此文謂當於言字上點句之字連下爲句然中庸亦同此文宋不足徵也作有宋存焉則上有當此經之字當上屬爲句王說拘矣不足徵言不以足爲信驗也亂征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孔傳徵證左傳隱十一年不徵辭僖二十七年明徵其辭昭八年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集注訓徵爲證以經中徵證多通借也正平本南宗本徵下無也字

獻賢通益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大誥民獻有十夫洛誥其大饗典殷獻民酒誥獻臣孔傳獻賢也是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識其大者謂獻也鄭注獻猶賢也者鄭以獻爲儀之叚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儀善也

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周官司烜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呆陶謨萬邦黎獻漢孔宙碑費鳳碑序彰長田君碑皆用黎儀字皆獻儀通用之證儀廣雅釋言云賢也獻可作儀故可訓賢或訓獻憲通謂法度也此說於不足字爲愜

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自夫子錄詩已亡其七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杞則此時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即今開封杞縣索隱云王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入杞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爲城焉杜注又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即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杞淳于者杜注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其遺址宛然緣陵杜止注杞邑臣瓚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丘城是畫杞當春秋時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顛入之力以國存此文獻所以無徵之故也夏殷之禮夫子非不能言爲然杞宋文獻無足以徵其言者故不得述而傳諸後世中庸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又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吁言而世爲天下則民莫不信莫不尊親有以哉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句慨歎之意無窮蓋文獻若足則禹湯經世之模夫子自能一一論著與周禮並傳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而竟無如其不足何此其所以歎惜不已也然此亦夫子晚年道不行叙禮正樂時語使其得時有作可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豈專歎二國之無徵而已哉嗚呼典籍淪亡實人凋喪夫子覽觀世道所感多矣讀者當得之於言外也襲元玠曰周公監二代作周禮則二代之禮固存且應與既成之周禮並藏金匱石室今夫子云云何也蓋自黃帝至夏初皆萬國各頒夏禮至商初四百餘年札

爛簡缺夏禮多亡而夏之後必應修補商初三千國各頒殷禮至周初六百餘年札爛簡缺殷禮多亡而殷之後必應修補情也周初封同異姓等國以封抵滅仍計千八百餘國舊封國應居十之六七商封國十之一二周封國十之一二各頒周禮至東周末易姓則周禮札爛簡缺均應修補而杞宋得用其前代禮樂雖再爛缺仍應修補不忍聽其亡又惰也乃杞則避難再遷宋則有易子析骸之慘及華氏數年之亂而二家之典籍不保矣然杞宋之典籍雖不保周則天下共主二代之禮與周禮並藏金匱石室者固無恙也乃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以周之典籍奔楚燬於栢舉之役而二代之禮之在周者如泥牛入海矣孔子於定元年適周大史氏典籍既失古禮不復存寘六年至楚王子朝所攜之典籍已亡十餘年坐是不得見二代之禮所爲言二代之禮必致望於杞宋之足徵也杞宋不足徵所爲無復望於二代之禮之能成書也曰周及杞宋既無二代之禮夫子何以能言曰周初封魯衛晉以商政晉啓以夏政聖人聰明天縱至是邦有所聞見觸類旁通久之自然貫穿漏逵而能言杞宋不足徵他國雖間有可徵更不如杞宋故言之無益此蓋在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後定禮樂時之言其時求如向戌之能獻公合諸侯之禮六者亦無之矣曰今何以仍有周禮曰今之周禮周官也唐以後乃名周禮周初頒發各國俾知遵守故雖闕冬官仍存五官周禮與周官異春秋傳云先君周公作周禮其所稱引周官所無孔子定禮必有成書蓋俱亡於秦火楚炬矣困勉餘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實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周之文獻自足也夫子何致惜於二代之無徵也豐峰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一句最妙蓋一代

自有一代之禮而非合三代之禮不足見損益之妙苟文獻俱足而夫子論定三代之禮則知忠後之必以質質後之必以文文後之當復用忠百王之損益準此矣畢說夫子欲挽文勝之弊則偏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散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然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〇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鑑曰而往者如易繫辭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故訓後禘禮之說千古聚訟今求之禮經參以諸儒之論爲之說曰夫禘禮起于虞夏豈豫爲後世辨昭穆之地即周之禘禮武王時已定此時豈有文武以下之昭穆故禘者昭穆之說非也禘本天子之大祭故禘字从示帝聲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於是諸侯之大祭固僭名禘矣春秋傳所云是也故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廟制天子七諸侯五祭之日自迎尸至徹俎非彌日不能給以一日徧祭此必無之理若日祭一廟則散齋七日

致齋三日共十日祭前夕牲祭後有繹祭七廟者前節已移後節是天子諸侯四時之祭皆合祭於始祖廟少牢筮日辭曰敢用來日丁巳用薦歲事于皇祖某甫以某妃配大夫三廟云皇祖則祖禰皆矣曾子問祫祭於廟則祝迎四廟之主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廟爲無主耳然則曾子問何以言祫祭王制云天子犆礿諸侯礿犆祭必祫亦有犆故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孔賓森曰一或也非一年犆一年祫之謂穀梁云一有一無禰雅云泉一見一否夏小正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爲或謂礿則犆嘗烝必祫禘則或犆或祫孔說是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云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襄六年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是皆以喪畢言之故康成元凱以禘祫爲三年喪事之大祭蓋嗣君即位三年之喪既畢遂祫將遷新主將入嗣君於是又初行廟享之禮其不可以四時之常祭行之明甚然則喪畢而祭先行禘祫之禮周知其必然惟以禘爲三年喪畢之祭名則非也禘之時月王制與祭統皆謂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周禮大宗伯及司尊彝與春秋公羊傳與爾雅皆謂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不復有禘之名也詩天保亦謂論祠烝嘗以烝嘗例文推論祠則亦春祠夏禴也但詩與周禮礿作論稱王制注曰此夏殷祭名然則夏后之時祭曰禘殷人之夏祭曰禘此二代時祭之異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礿無時禘也先儒固無以周天子之大禘爲在何時者卽以禘而言則明堂位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周之六月乃夏正之四月建巳之月也則猶仍夏巳禘之名也雜記謂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之七月乃夏正之五月建午之月也祭統獨稱大嘗禘嘗在秋時則與明堂位雜記皆不合也夫禘祭原不在時祭之外蓋以大禘嘗行之嘗

於嘗則謂之大嘗禘曾子問曰天子嘗禘中廟亦言禘嘗之義穀梁傳曰書祫嘗然則謂禘祭不在時祭之外則可謂禘祭即時祭之一則不可
崔遠曰禘祭見於春秋經文者二一太廟一群廟皆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云者吉禘于莊公禘既於莊公則非以祭文王可知也蓋以存秋之所謂乃以未三
年而吉祭故不但曰禘于莊公而必曰吉禘于莊公書法甚明非以於莊公爲譏也正如僖之禘於太廟乃譏其致夫人非譏其於太廟也但係以太廟則亦但禘
於周公而非禘於文王可知也依春秋書禘者二書烝者二書嘗者一烝嘗皆不書其廟而禘獨書者蓋烝嘗同日而祭不備一廟而禘或犆或祫不係以廟則不可
知其爲譏何由是言之太廟群廟皆有禘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果以魯禘非禮之故亦當如此祭統
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禮樂皆在既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趙氏之說以祭始祖之所自出爲僭則當禘之初孔子即已不欲觀何得既灌以往乎禘之文見
於左傳者三其調嘗明亦初無祭始祖之文及五年一禘不王不禘之說僖三十三年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與烝嘗同擧亦不當爲王者五
年之大祭也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按襄十六年傳晉亦有禘則
禘乃諸侯皆僭用之此文以魯之樂比宋之桑林則魯禘所用之樂非諸侯通用之樂矣然則爲之禘蓋用天子之祭器樂章爲僭其賓禘乃當時諸侯祭群廟
之通禮不必禘爲天子獨有之祭也且云一實祭一用之則此樂魯亦以之娛賓矣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按此文則是礿禘
烝嘗乃祭之名而犆與祫乃分合之謂非祭之名也分祭則謂之犆合祭則謂之祫犆即直也專之義也祫即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王其犆祫之制實本春秋
經傳而來所謂禘之犆者即春秋之禘于襄公也所謂禘之祫者即春秋之大事于太廟也所謂嘗祫烝祫者即春秋之但書己卯烝乙亥嘗而不書所祭之廟也
由是言之禘與祫不得平列爲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屬之也明矣且禘既有禘有祫則非以祭始祖之父云諸侯禘一犆一祫則亦以禘爲諸侯通用之祭
禮記中專記魯禘之制者三但以爲用天子器樂亦但有祭周公之文絕無祭始祖之父之說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
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按此二籥之文則是魯禘之所以爲僭者專於祭器樂章見之非以禘其太祖之所自
出爲僭也黃目玉瓚皆灌時所用與論語既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樂與春秋傳魯有禘樂之言合魯禘之僭可以互證而無疑矣王制等三篇泛言禘禮
而禮運祭統明堂位三篇專言魯禘則皆以爲天子之禮然則是爲禘爲天子之禮非禘即爲天子之禮明矣蓋禮所謂非禮即祭統明堂位所云黃目玉瓚大夏
大武之屬非以禘爲天子始得行也自春秋說文始有五年一禘之說乃因公羊傳及禮雅之文而誤其實公羊傳未嘗以禘爲五年之殷祭公羊傳桓八年春曰
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文二年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爾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

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大祭也接傳之本文但五年再殷耳非謂一禘而一祫也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即大祫也曰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即合祭也然則五年而再殷祭云者即五年而再殷祫也何嘗謂別有一禘與祫相間以祭於五年之中而
爲再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彙禘祫則上文亦當有一言及禘何得獨言祫乎左傳云烝嘗禘於廟王祀祭時則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獨不言禘是禘無定時也故
禘於經有五月七月之異於傳有二月十月之殊或者公羊氏以禘無定時故不分係於四時耳安得因此文之未言禘而遂偏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數也爾雅因
時祭名全錄公羊傳文以傳之未言禘也故別出禘大祭之文以補之然擇其意亦但謂禘祭較祠礿烝嘗爲大耳非以此當傳文五年再殷祭之數也若果以禘
祫相間爲五年之殷祭則文當云禘祫皆大祭也何得獨言禘而備遺祫乎祫也者即合也三年之祫即合祭之禘也是以經傳無祫祭之名而但有祫嘗祫禘之
文若五年之禘不合祭則非殷祭矣若亦合祭則仍是大祫耳豈得分彼爲祫而此爲禘也哉由是言之五年一禘之說亦漢儒之誤解而誤采焉耳爲禘始祖所
自出之說者皆引喪服小記大傳爲據然觀二篇之文實大不然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接此文義甚明所謂其
祖即高曾祖考也所謂其祖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制之祫禘也高曾祖考天子之所獨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諸侯之所
同祖而高曾祖考亦由此人而有故不謂之其祖而謂之其祖所自出只子之祫禘高曾祖考之主皆與始祖之主同陳於太廟故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何嘗有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之說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則其始祖尤顯然何者九廟之說始於劉歆自歆以前儒者多謂天
子諸侯皆止立高曾祖考四廟諸侯則與太廟而爲五周則加文武世室而爲七此篇蓋漢儒所記故不言立六廟而言立四廟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其廟
之爲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其祖即謂始祖則當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廟不得云立四廟矣此篇本記喪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適庶之分言王者世
適相傳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則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時以后稷爲其祖之所自出而禘之以文武
成康爲其祖而立四廟配之也晉與衛則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魯公康叔康伯而祭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禘后稷也皆無適子或適子有他故而庶
子立爲王則當奉大宗之統而與適子同其子孫皆得禰其祖之所自出而禘后稷而不僅祭及於其祖之爲庶子者而此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
子之子孫而命之也猶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禰也鄭氏所謂正體在上下正猶爲庶者是也然則此章之蓋止以但祭其禰與兼祭其祖之所自出爲適庶之別若
其祖即爲后稷而所自出者爲嚳則祭稷者即祭嚳適庶原無分別何故復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
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接大傳文即采之於小記諸侯以下其意亦與小記無異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始封之君比
於高祖爲遠故諸侯乃得祭之所自始祖出則始祖最遠故唯天子乃得祭之然則大傳之意亦謂其祖之所自出爲祖耳以禘爲祭遠以嚳爲稷所自出之

據且與小記大傳禘其祖所自出之語無涉也帝者皆本書語祭法爲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

灌乃祼字之假借祼爲酌鬯初獻之名文王詩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毛傳祼灌鬯也周人尙臭小宰職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將送也祼送送祼謂瓚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後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王者不祼莫稱爲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皆可以爲證集注謨采灌地降神之說而家禮注引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故奠杭足也則張子已知酒必灌於地之說之非矣乃楊復又曰家禮初獻取蒿祭之茅者代神之祭也則說尤支離夫家禮之舉盥灌於茅上其所取法則祖白虎通之說以擬禘之灌鬯耳今云代神祭則禘之灌鬯亦代神祭乎雖朱子嘗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一以古者飲食必祭神不能自祭故代之乃不知飲食而祭者于豆間入之祭也不以茅何獨代神祭之用茅也用茅者以左傳包茅縮酒謨爲酹酒因祼引以成乎非禮耳不知灌非盧置之筵上乃置之尸前也既獻之尸則尸舉之尸祭之奚有別降之神而又何代爲祭邸且所謂灌地降神者必以爲尸之自降其魂魄也夫尸者神象也既以爲神象而神乃自求其魂魄此可謂知幽明之故者耶即使謂尸祇虛象而其神必求之天地間則亦當于其祭者求之豈有酌酒獻尸使尸自取己神耶周人尚臭灌禮特重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祼用虎彝蜼彝明堂位灌用黃目是魯不純用天子禮而用天子冬烝之斝彝也朱子謂灌在祭始者祭統獻之屬莫重于灌是灌在九獻之內九獻之禮灌二獻朝踐禮二獻饋食禮二獻朝獻禮一獻再獻禮兩獻灌在祭之始也凡祭之禮初獻王灌尸二獻后灌尸是謂二獻始由是而行朝踐之禮于堂以血腥薦於神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三獻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四獻周官所謂朝踐用兩獻尊也由是而行饋食之時于室從饌薦熟王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后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爲六獻周官所謂饋獻用兩壺尊也次行朝獻謂尸卒食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以酌尸爲七獻周官所謂朝獻用兩著尊祭統尸飲五鄭君洗指爲七獻之事正義謂灌之二獻莫而不欲故七獻尸止欲其五也次行再獻禮王酳尸之後后因饋食之尊以酳尸爲八獻諸臣爲賓者以瑤爵獻尸爲九獻周官所謂兩獻用兩象尊祭統所謂尸飲七者也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祭統所謂尸飲九不在九獻之內鬱鬯者郊特牲云鬱合鬯臭下薦合黍稷皆謂二物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果卽祼鬯同義春官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蓋肆師築之鬱人則鬻而和之以實彝而陳之也則鬯人所專掌宗廟以鬱和鬯而祼外神則市以鬯不和鬱而亦用以降神鄭衆曰鬱爲草若蘭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雜中詩毛傳鬯香草也箋煮合而鬱之曰鬯是混鬯與鬱爲一孔穎達則謂黑黍之酒白名鬯不待和鬱也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香傳香草無稱鬯者案鬱鬯二者細分之

則別其己和鬱者亦可通以秬鬯名之故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孔疏云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是也但灌亦不得祇用鬱鬯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賜圭瓚者得賜則鬱而文侯之命江漢之詩又皆以秬鬯爲特賜然則魯之得用鬱鬯者誠哉其爲灌祭也祭求諸陰陽之義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郊特牲所謂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者以形魄歸於地而求諸陰也所謂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者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陽也又謂既奠然後焫蕭者蓋上只言其節而不言行之故又申明之奠奠灌爵也謂既奠灌爵然後迎牲而焫蕭也陳澔集說所謂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是也鄭康成見記文內言焫蕭求之遂謂薦孰時亦焫而以既奠爲卽特牲饋食禮所云鉶南之奠以爲再焫之證非也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節鄭謂二端氣也魄也二禮朝事與薦黍稷也孔氏亦以報氣爲朝踐之節報魄爲饋孰之節但據周官司尊彝無論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時祭皆序祼于朝獻饋獻之上卽知間祀追享禴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則二禮之在灌後明其乃祭義所謂鬯下二禮之末者記本錯綜言之蓋以灌鬯求神于陰故併陸報魄條內言非但爲孰是報魄祭初所加鬱鬯亦是報魄也朝事饋食並有黍稷但朝事時用黍稷以爝爝未用以薦主饋孰時乃薦孔疏因饋孰有黍稷遂謂郊特牲之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者是饋孰之節則仍鄭氏再焫之說也亦非也○繫辭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左傳隱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而往與以往同下章既往不咎自與此別集注云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

而無足觀矣此說非也僭天子之禮樂其罪重矣而誠意之散特係一時之失槩人薄責于此而反厚責于彼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況君臣之意誠與不誠前祭懈怠則後祭可誠孔子安能決其終不能誠而曰不欲觀矣乎孔注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此說尤非也以諸侯五廟計之閔僖之主至昭定之時已在祧壇之列又且夫子仕魯在定十年而陽虎順祀在定元年又安得有逆祀之事哉

襄十二年左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社注以爲文王廟是魯有文王廟矣有廟則必有祭魯世家成王命魯得祭文王其證也或以他經無明文爲疑不知他經自有之周禮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注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疏云繼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是也此證之見於經者也宋立帝乙廟鄭立厲王廟魯立文王廟此於始封時準情度理在所必然者但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是正禮而魯則得以天子之禮樂祭文王廟也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非追享文王配以周公也何則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以天子禮樂尊周公以示不敢臣之意耳若追所出而及文王不足以爲周公慮而祭文王於諸侯之太廟適足以卑文王耳故文王周公二廟用天子禘樂非僭也但魯之後世漸而群公之廟雜用便屬非禮故夫子不欲觀之也若專主禘魯僭禮則豈必待既灌而後不欲觀邪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叁拾陸册 105版

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宜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不知也哉

箋曰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即此章注脚也只寫周禘之難知而魯禘之當諱自可於言外見之因此兩章相次在是自然相承而下未可竟拋魯禘單說周禘也示脉相通視也示諸斯如視天下於掌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語勢相同包注如指示掌中之物非是爾雅釋詁指示也謂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掌中也指其掌是記者之辭經傳之言禘者不一有專指祭天言者如祭法之禘及國語以禘郊對宗廟烝嘗言者如禘自既灌而往灌是廟祭中庸以禘嘗對郊社言亦指廟祭又左傳所言皆廟禘也爾雅曰禘大祭也是天神人鬼合言也史記封禪書引此經以證是漢儒以此經爲祭天之禘要之渾稱曰禘禘天禘廟於義皆該唐制天實時禘于太清宮以李聃爲始祖所自出趙氏因此有追魯配稷之說朱子援以入經注矣占無是說也祭法禘在郊上趙氏謂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申趙者謂鄭君讀祭法不熟見禘在郊上遂以圜丘之祭釋之然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又曰天子親耆禘郊之盛諸文皆禘在郊上且與宗廟烝嘗對文趙氏將何以解之鄭君以祭法本于國語展禽之言不徒解祭法以爲通趙說求通於祭法而不通於國語其謬一也虞夏非同出黃帝后稷非帝嚳之子前儒已有定論祭法言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祇以五帝配天實非追所自出國語復云前人禘舜商以一代之祀或嚳或舜不妨更制如必謂追祖所自出禘舜又何以解之其謬二也周人禘嚳而必配稷於經無所證趙氏以意言之不知嚳之配天理未必悖如嚳既廟祭不爲立廟而用牲就卑以稷廟享之於理未合其謬三也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持之文相合趙氏於此自知其不能通云凡禘皆及五帝如太皡等以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次于天帝牛不得不爲前既駁郊君混禘於郊此又與所駁之說自相伐其謬四也

長發序曰大禘也商有四時之禘故曰大禘以別之功臣皆祭也周則功臣皆祭者惟明堂之宗祀有之夏官司勳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春秋傳曰周志有之勇則皆上不登于明堂蔡氏明堂月令論曰禮士大夫學于學人善人祭于明堂凡此皆明堂之祭所稱宗祀者也宗祀者天子朝諸侯于明堂因朝而祭其祖宗之有功德者以爲諸侯之師法謂之宗祀於是而以其功臣從祭故功臣皆祭也漢儒誤以宗廟稱明堂遂以爲宗廟中有功臣從享如長發序曰大禘也以爲宗祀

大禘毋乃謬歟春官大宗伯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秋享先王以嘗冬享凡廟享有六一曰祼享大禘也二曰饋食享祈禱及忌日與月吉告朔之類也以食爲主有饋而無灌故曰以饋也三曰春享四曰夏享五曰秋享六曰冬享每歲四時分言而不省文者以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腥膳膻香之類不得合言也春官司尊彝職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者大祫之毀廟主本非所享而猶必追而享之以順祖考之心故曰追享朝享有二一則會同千明堂而祭文王及宗祀文武于明堂以及功臣皆因朝而祭者一則諸侯來覲下廟之常禮亦因朝而祭者故曰朝享也其先言四時之間祀者承上祠禴嘗烝而言若以追享爲禘則既曰禘請自義不主于追遠矣何足以當追享邪至于閏月猶朝于廟則以月計之事矣何得以月計者言乎以時計者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曰皆可以精神聯而皆可以格之也哉故曰如親諸斯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

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者爲虛也

箋曰祭如在是經祭神如神在是傳物氏之說是也二句蓋占經傳之語祭神如神在句覆解上句二句只一意此將欲記孔子語故先述古語爲之張本也下注云又記孔子之言恐失文之主客又引程說祭神爲祭外神尤非凡祭者皆神也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未嘗謂社稷之神爲神宗廟之神非神也祭統云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蓋皆祭先祖而言合先祖父母及山川社稷五祀之類皆可謂之神安見祭如在句專屬先祖祭神句專屬外神乎豈先祖不謂之神而外神獨謂之神乎觀中庸鬼神章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概指鬼神不分屬外神先祖則程子之說望凝不通矣如字以孝子誠敬之心言如神在者孝子之心如神在也祭法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登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商頌那湯孫奏假綏我思成思成之言最妙鬼神思則有之敬則降之不敬則散祭義云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諸書所言皆如在之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大宗伯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此與祭言親祭也或謂凡與字事有其主而參之之辭雜記大夫士將與祭於公魯語文伯祭悼子康子與焉皆言助祭也拘矣既不與祭吾之典禮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只想他如不祭時精神何等鬱結可見如不祭之心即如在之心三如字如納鑿之相應

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禘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上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注上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何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為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已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士賤職卑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賈疏郊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時至雖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

祭祀之說如在二字盡矣學者宜潛心熟玩馮范說大快又以三日齊必見所祭者盡矣學者宜潛心熟玩馮范說大快又戴記文意又非如在之義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箋曰賈康叔子王孫年之後以王孫為氏本為衛人非自周出仕者媚是親順求愛顧之義猶詔也爾雅西南隅謂之奧郭曰室中隱奧之處邪曰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朱注沿之孔注則曰奧內也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物食也日用飲食之竈其地經無明文若祭竈則在廟門外也孔注以奧喻近臣以竈喻執政並不以祭為言也夫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集注未合語意奧與竈自是兩件非一祭之終始此二句當以地言不當以神言也羅整菴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蓋疑夫子欲因南子以求仕也然當是時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矣媚奧之諷殆指南子而言也後人所謂奧援蓋出于此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即獲罪于天之意亦可見其曲折矣此說得之奧者室中深隱之地以比南子竈是明處蓋謂借援于宮闈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耳奧與竈明暗之喻猶言暗求不若明求也此必有為而發不然賈亦何遽唐突乃爾此章因集注有賈權臣諷孔子二句人皆以權奸目之非也靈公與賈謀叛曾國人同欲皆曰五伐我我猶能戰則賈與後世挾權震主者異孔子論靈公無道所賈能治軍旅稍無貶詞是時孔圉執政權歸圉不歸賈則賈待孔子與為貨彌子瑕自別

集注以五祀言則此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凡祭五祀必先設席于奧祀戶中竈在廟室中則設席在廟堂之奧祀竈門行在廟門外則設席在廟門之奧逸中竈禮說如是吳英曰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曰仲春之月設主于戶仲夏之月設主于竈季夏之月設主于中霤仲秋之月設主于門仲冬之月祀主于井白虎通五祀篇曰大夫以上祭之故春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也夏祭竈竈者人所以自養也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六月祭中霤中霤者人所居之在中央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夏言其祀竈秋言其祀門冬言其祀井吳英云據此知月令其祀行行本作井也祭法惟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門戶二字之義大者為門小者為戶兩戶為門一門為戶惟庶士庶人之家雖或有兩戶之門而形制狹小僅得謂之戶有寢而無堂故無中霤數家同井故無井

惟竈有之故或立竈也冬當祀井而誤作祀行於是注謂祓祭行神于廟門外矣殊不知此五祀皆家中之神與周禮祓祭行神者何涉邪若歲時之祀而行為道路行神則門亦城門郭門邪祭法已明云國門國行當別有使人攝祭之典如下文使有司祈祀四海名源川澤井泉之類五祀則王所自祭者也但當一時一祀而弗止也爨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曰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爨柴者失之吳英云此說作竈是也作竈非也逆祀指弗忌若爨柴失禮奧弗止逆祀則專指文仲文仲既誤以爨神為竈神又誤以竈神為火神而不知其為老婦也故有爨柴之失祭義甚明而後世猶有以祝融為竈神而不知如果祝融則何以謂藏文仲安知禮乎又有或作竈者而不知如果是竈神則何以盛于盆尊于瓶乎所以鄭氏改小戴之奧而不從大戴之竈也而陳福州以為竈亦可稱老婦之祭然稱名以尊者為主不得以所配稱且疏謂祀竈以老婦配之則竈神未必是女子苟非女子則其配食者何得以老婦登男女有別幽明異理邪此疏之誤何反用之以證大戴作竈之義邪蓋此所謂先炊老婦者即特牲饋食記所謂饋爨者也特牲注曰酒說云宗婦祭饋爨烹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據此則可以知饋爨惟其為老婦故宗婦獨祭之然其神甚卑未可配竈神而竈神亦卑不應有配食況配以老婦乎

獲罪於天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獲罪字不應推開就平生說只宜就媚上見出集注謂天為理謂天不外于理則可謂天即理則未聖天字隨處殊義此章之天有別獲罪無禱之旨明是天帝之天就主宰說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善誰欺欺天乎疊天生德於我之天同彼皆解為理寧可通乎此章言吾所行少戾理則必得禍於天非可禱國而免專以禍福立說耳賈所引之證奧竈相韻故孔子以無所禱答之亦慶其韻也孟子梁惠王下篇晏子引夏諺以答景公下仍續以韻語古人言語之道為韻但語意自然人不覺其為韻語焉王孫賈長章旅語亦有兵機夫子驟口便將不然二字折倒陳之以獲罪於天無所禱何等森嚴

圖外謝說未必然聖人德大量洪其言自通而不迫固有之然施於此章則不可通實以與意爲問而夫子直以天壓伏之實亦非蒙昧之人必不至不能察聖言之指歸謝氏論賈不知此意亦不至取禍之曾謂矣聖人於八佾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於雍徹曰奚取於三家之堂於季氏將伐顓臾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中於季子然問仲由冉求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聖言固自有嚴厲之時不一於渾然無忤遜而不迫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箋曰監鑒同言觀而取法焉有比擬參伍而斟酌損益之意監而折衷是以備矣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

汗簡云占論語作𢧵說文𢧵有文章也从有彡彡聲𢧵即𢧵之省漢石經作郁曰郁郁則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時王之禮天下所循守而特言吾從周者亦述制作取舍之意非今日所行也

夫子稱從周蓋嘆美中寓慨世自古天下無日不趨於文夏商之時皆自謂文於前世而不知後人更以爲質爲忠及周之興而王道之盛其文乃大備焉必如此而後得乎人心之所安合乎事理當然然文既已極矣而更日趨而不已則過乎文矣故當周之衰患其文極而弊有聖人作必將去其末流之弊而復遵文武成

康之舊爲夫子言吾從周卽從先進之意豈從其繁文縟節哉此章還是夫子自表其憲章之心困勉錄曰不是但贊周之盛是推原其所以盛要著眼在監字上。

監字有起衰別弊之力無矯枉過正之失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鎮此皆不善監者仇滄柱曰郁郁文盛是贊其禮制盡善此文字乃是活字時文與忠質對言謂周家尚文以致治卽非題意。

龔元玠曰夫子生周之世爲周之臣民應無不從周之理今乃兩曰吾從周何也曰夫子之禮弗父何爲宋大宗自啓聖王以前皆如宋用殷禮觀儒行稱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則知夫子固亦服殷冠矣此時因學周禮深嘆其文之盛又爲司寇於是如決意從周記載從居他國者之行禮有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又云去國三世仍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夫子以前用殷禮所謂不求變俗皆如其國之故者也此時既過三世又爲司寇舍殷從周所謂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太音泰鄹側留反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蓋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箋曰大漢石經作太皇本正平本同漢書章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太祖故廟曰太廟也三著云。

每事問一之辭也事謂犧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慎說者或謂魯祭非禮此問卽簿正祭器之事不斥言其僭爲不知而問之若曰此事昉於何時其義何居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殊不知魯僭禮在襄公廟不在太廟或說非也每事問當在宿齊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

龔元玠曰祭祀之禮文禮器夫子雖講求有素未能一一目覩故每事之問凡以映證所知也其問與不知而問者正自不同或人心粗未及細審故反以爲譏耳。

又此乃祭前宿戒君未入廟之時非嘗祭之晨也且係爲委吏乘田之時應入太廟執事非爲中都宰時事也。

翼注曰夫子非爲己辯爲禮辯也又曰以我爲不知禮可也以我之問爲不知禮不可也若雖知亦問與器敦必問此是人看聖人則然非口氣中正意。

沈無回曰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因或人之譏始自回想亦覺不錯故曰是禮也然師冕章節節是道然亦不覺因子張拈出便見是道耳。

金鶚曰漢儒皆言廟在中門之外近戴東原始辨其非以爲在中門內足正千古之繆鶚請列五證以申明之周官司儀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又云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聘禮亦云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人大門卽得及廟何以有每門乎賈公彥周官儀禮疏皆謂諸侯五廟大祖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揖鶚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東行經三間門乃至大祖廟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鶚以爲不然大祖之廟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群廟故祫祭之禮必合食於大祖大祖東向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並列也若與群廟並列何以見大廟之尊乎且左昭右穆必分爲東西二列其義乃明若一列列一處何以見其爲左右何以見其爲昭穆經典凡言左右多不與居中者爲一列列賈幣自左韶辭自右賈韶者不與君並列也食居入之左奠居入之右奠食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平賈公彥周官儀禮疏皆謂諸侯五廟大祖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揖鶚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東行經三間門乃至大祖廟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鶚以爲不然大祖之廟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群廟故祫祭之禮必合食於大祖大祖東向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並列也若與群廟並列何以見大廟之尊乎且左昭右穆必分爲東西二列其義乃明若一列列一處何以見其爲左右何以見其爲昭穆經典凡言左右多不與居中者爲一列列賈幣自左韶辭自右賈韶者不與君並列也食居入之左奠居入之右奠食不與人並列也然則群廟必不與大祖並列矣安得有隔牆與閤門乎假有閤門其門甚小而賓客之人必由三閤門而至大廟毋乃不便乎晉孫毓謂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朱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文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閤門可知鄭注引玉藻君入門介拂閫大夫中棖與閫之間士介拂棖注閫門也真十四年左傳攻閫與大門宣二年公羊傳入其大門則無人入其閫則無人閫與閫卽閫門也必別之於門是知經典所稱門者皆指庫雉路諸門而言閫閫不得混稱門也曲禮每門讓於客周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與此每門文同其爲庫雉二門甚明賈以爲閤門誤矣每曲者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又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于門賈以爲門皆有曲抑亦誤矣每門每曲既非閤門則廟在中門內可知其證一也觀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下卽承言天子負斧依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夫朝者路門外之治朝所謂宁也門者廟門也朝畢卽入廟行觀則廟在路

門外中門內可知其證二也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注以中門爲雉門古者天子縣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則自中門以外萬民皆得至故外門不設禁門宗廟社稷國所最重豈可濫於中門之外而不設禁乎其證三也周語有曰祭文章注謂上食于祖考蓋宗廟每日必祭此事死如事生之禮故廟必在寢傍以示親祖之意君在中門外則疏遠其證四也古者女子十歲卽不出中門士冠禮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母在閨門外婦人入廟由閨門夫婦女有助祭之禮宗廟必時至廟門倘不敢入況可出中門乎其證五也有此五證學者可以無疑矣金說是也

吳英曰人者前此未始入之辭也祭前一日之辭也若非未始入則不得每事問若非祭前之日則鄉黨當記祭于公矣何以此則言入歟但祭前之入正爲助祭之故故集注謂入而助祭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曰凡享大鬼神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小宗伯之職曰大祭祀省牲眡滌濯肆師職曰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據此知侯國祭其先公當卜前日入廟也侯國五廟而此言太廟者入廟自太廟始也故孔子之問或人之言皆下太廟見之也

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孔子自少以知禮聞家語觀周孟僖子曰孔子少而好禮孔子世家同左傳襄十年齊聚彌曰孔丘知禮而無勇稱鄹人之子是輕蔑之詞桓五年左傳仍叔之子弱也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孟子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指少年辭故輕侮人者亦以此稱之鄹人是舉所居之地左傳孔疏云

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說者引成二年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昭二十一年厨人濮證之未必然也說文云鄹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陬與鄹偏旁互易論語作鄹當是或體杜注左傳云鄹邑在魯縣東南堯城堯城在今曲阜與鄒縣界水經泗水注漷水又逕魯國鄒山而西南流春秋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昭九年左傳疏引論語作鄒人此由鄒鄹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鄒爲卽叔梁紇邑實則說文鄹是孔子鄉而鄒下但魯縣古邾國不爲孔子鄉則鄒鄹地異文亦異矣

是禮也夫子語意不辭我知與不知只是把禮來說猶云我問處就是禮語意最要渾融若雖知亦問與器數必問此是人看聖人則然非口氣中正意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爲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籩曰閩若璩曰陳氏禮書有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析爲二主皮之射四字見儀禮鄉射禮記貫革之射四字見禮記樂記各不相蒙而集注以貫革解主皮恐非

蓋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果如集註之解則是以軍士武射陷堅穿札之才而興賢能矣豈其然何不考至此因考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

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持中爲鵠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

沈無回曰較射性情發越之際也而卽以不尚力爲閑情正性之方古人作一事便寓一深意夫子所以嘆恕之

馬注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興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賓興賢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此見

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爲善也云二曰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云三曰主皮能中質者賓之初筵詩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鄭注云五曰興武興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獻舞歸殺梁作獻武又禮器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舞聲之誤也鄭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也云五曰興武興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

彼注以武爲聲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

夫射雖主於禮主於樂何嘗不主於中大射儀一篇鄉射禮一篇皆始釋算終數獲若不主於中何有算不貫其中何有獲而所謂勝者執弧弓不勝者執弛弓皆無從分豈理之所有哉

吳英曰主者猶云專尚也皮者猶云矢鏑到皮也主皮者猶云專尚矢鏑到皮也凡事有質有文射而矢鏑到皮乃謂之中射之質也射而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後求中射之文也主皮之射有質無文射不主皮文質彬彬者也禮經釋例曰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言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該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也此說是也蓋此射字不惟不拘于大射鄉射亦不拘于賓射燕射以及州長以禮屬民于州序之射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之射又如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必有射以及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州長以禮屬民于序諸射雖輕于升之司馬諸車之射皆無有不用虞廷侯以明之之法總可於射不主皮一言以蔽之也孔子之言固必引古禮文而鄉射記偶與之合孔子豈專爲鄉射言之歟

主皮與不主皮統計經傳所言約略各皆有三如鄉射大射之誘射非射之正也至司射請不貫不釋是卽所謂主皮也然尚非禮之所重也至司射請奏樂曰不鼓不釋則全是不主皮禮之射之所重在此矣推之賓射燕射當亦如鄉射大射二禮文矣故燕禮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外此又如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必有射以及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州長以禮屬民于序諸射雖輕于大射賓射燕射然鄉大夫五物亦曰和容興舞則其義亦不甚異可知也凡此禮射皆於不主皮之中而有不廢主皮之節然實以不主皮爲禮之正義孔子射不主皮一語可爲一言以蔽之者也鄉射記之所謂主皮蓋直以試功習武之射言之舉一皮以該革甲楯質之屬者也所以知者以其謂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而知

之也若夫頒禽之射者惠下也惠下宜均若勝者又射不勝者不得又射則禽皆爲多中者所取而不勝者不得取一禽而歸矣則惠皆反于有力者不少及于無力者矣古惠何不均邪所謂頒禽隆諸長者其若是邪是可知鄉射記所云乃專指習武之射故不勝者降而不得復升射將以使退而重自習練俟下次再試之也勝者復射將以較彼此所中之多少也鄉氏混合而引以相證毋乃謬歟蓋凡三禮之所謂禮射者皆本乎處廷侯以明之法也漢以來殆失明所謂禮射不主皮者專指禮射之正義而言其概也若論其事則不主皮之禮其間亦不廢主皮則有質而無文若廢主皮則有文而無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處廷以此取人即以此教民者也頒禽之射不備禮樂而猶必以揖讓行之者此之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戰鬬雖不可不習然而戰鬬者亂之端也揖讓者禮之樂之所以精意也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貴揖讓而賤勇力制治而靖亂之道也禮射者以射者兵器乎而尚力之事也因弧矢之利而飾之以禮樂使化力而爲德化兵爭之氣而爲詩書禮樂之氣也天下有不久安長治者哉然則頒禽之射豈不與鄉射記之主皮正相反而與不主皮之意適相近歟集注既謂鄉射禮文則鄉射有布無革既云所謂鵠也則唯大射有鵠而大射用皮非革也何得謂鄉射有革邪樂記貫革注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是知貫革如春秋傳養由基射甲徹七札原非於禮射之時有革而使貫也何得謂尚貫革邪鄉射禮不貫不釋注曰貫猶中也古文貫作關案中者矢鏑到正鵠而已矣大射鄉射二禮同文皆曰不貫不釋則此二貫字與樂記貫革之射貫字其義絕異樂記貫字謂穿革而徹之此二貫字之意謂矢鏑直指侯之中心如綫之欲貫鏹孔者然也故二注亦皆曰貫猶中也○凡言革者如中庸衽金革孟子兵革犀利皆謂甲冑故貫革者謂穿甲札豈主皮之義乎觀德者宜以其禮容樂節何如也而曰主中者何邪不貫不釋司射所命也而曰主於貫者何邪集注皆不通

爲力不同科馬注爲力役之科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馬說不可易爲力與爲政之爲同云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者亦射有五善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科品也周官小司徒因地之美惡以均力役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注云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也是上地中地下地有三科又均人因歲之上下以行力役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亦以年分三科皆馬注義所具也夫執弓矢而射於堂者不貫則猶不射而已矣皮侯豈設於人力不及處乎集注斷不通○一則教民以禮一則使民以義古之道也者春秋時列國兵爭不知禮射爲何物盛古射以觀德侯以明之之風人未嘗夢睹而徵發頒仍興築無已不復循三科之制故孔子言古以傷今猶風雅之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牲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視朔

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以意說禮非禮本文有如此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視朔於太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羊皆云祖廟即謂太祖廟即如鄭說告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魯廢告朔不必廢祭祭法言天子月祭從祖廟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此則月祭宗廟之禮而爲薦新之祭與告朔用羊何與告朔則事行之太祖廟耳且薦者做乎祭禮而爲之而與祭異者也祭必卜日薦不卜日祭有尸薦則無尸祭有牲薦則無牲祭有樂薦則無樂此其異也月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孟夏以雛嘗黍仲夏以麥嘗魚皆先薦寢廟凡薦新皆必物之新熟者又必以穀爲主此一定之理也鄭注仲夏以雛嘗黍云此嘗雛也然以雛嘗黍文法與以羔嘗麥以犬嘗麻以羔嘗稻一例明是嘗黍非嘗雛也雛蓋雞也雞豈必薦於仲夏乎薦本無牲而天子薦新用羔羹犬似亦有牲矣然天子祭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具備而薦新僅用一牲且羔異于羊羹異于豕犬非宗廟正祭所用則亦可謂無牲也雛與魚不必言矣諸侯薦新當與天子異同薦本非祭而云祭者散文通也中庸云薦其時食是時祭亦通言薦故月薦亦通言祭也鄭又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據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曠也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竊以爲此禮魯實未廢也鄉黨記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玉藻記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朝服也使非卒朔然後服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朝服也使非卒朔視朝孔子又何爲吉月必朝服而朝玉藻所謂皮弁聽朔于太廟也春秋兩書于經而於文六年則曰不告月於文十六年則曰皮弁以聽朔也視此朔而布告于下則當時大夫或有所復逆故又稱聽朔玉藻所謂皮弁視朝即視朔之事而變文書視朔或視朔禮之文也蓋其實則必有別藏之副本者否則上旬之事非既至斯月所能及也鄭注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集注沿之鄭此注多誤其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沿集解混之非也諸侯朝于祖廟用餼羊饗之於是視朔于祖廟中春秋所謂祀廟既朝於廟而不告月則爲是月之政令告於臣民者矣告朔與視朝不同集注魯曆失閏又言司歷過是天子無頒曆事矣告朔者使有司讀之也不曰頒朔而曰告朔者每月所行之政令布告於臣民也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而魯亦有歷左氏言魯曆失閏又言司歷過是天子無頒曆事矣告朔者使有司讀之也不曰頒朔而曰告朔者每月所行之政令布告於臣民也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而魯亦有歷左氏言據此則告朔之頒是頒治象之法如月令夏小正之類集注謂以季冬頒朔似認之實疏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使萬民共觀凡十日蔡之于明堂於後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又大史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籍曰玉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大廟周官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

月必朝服而朝乎。夫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鄙此言出於公羊，被欲遲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槩以已惡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白虎通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言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稱北方爲朔，方亦取萬物蘇生之義。餼本作氣，自後人以氣爲气，別作餼字。

爾愛其羊，皇本正平本，爾作汝。唐石經作女。漢書律歷志注引亦作汝。愛與孟子吾何愛一牛之愛同。子貢欲去，亦私議評論，非實謀去留也。子貢豈有去留之權哉。子貢謂既無其實，虛禮何益。固不若併去其羊之爲愈也。夫子以名實兩存，因禮之幸，縱使無實，猶愈於并去其名。餼羊若在此，禮存，影響，故曰羊存，猶得以識之。

金鶚曰：論語駢枝，謂告朔是天子頒朔餼羊所以待王使者也。猶病以爲不然。考之左傳，春秋時，天子無頒朔之事，諸侯皆自爲厤，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與周正異。又左氏言魯厤失閏，又言司厤過，可見天子不頒厤也。安得有頒朔之使乎。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案歲年，即朔也。本可云頒之于官府都鄙邦國，而言頒告朔于邦國，蓋用二頒字，蓋以官府都鄙無告朔禮，而諸侯有告朔，故又用頒字別爲一句，頒告朔者，謂頒其所當告之朔也。若云告朔，即頒朔，以告爲自上告下之告，則頒之即所以告之，何必言頒，又言告，且邦國言告，而官府都鄙不言告，又何義邪。邦國與官府都鄙無異，何必又言頒告朔邪。告朔三見于經，一見于周官，一見于春秋，一見于論語。春秋文六年經閏月不告月，左傳云：閏月不告月，非禮也。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是告朔爲諸侯告廟，論語文與春秋傳同，不當別生異義也。且諸侯待鄰國聘使，殺一牛，饗餼五牢，上介殺一牢，饗餼三牢，一牢牛羊豕，皆具待之之隆如此。論語言餼羊，明是特羊，何待王使之甚薄，降于列國十數倍乎。必無此理明矣。先儒以爲告廟之羊，此則宜用特羊，凡告祭與常祭不同，虞書正制皆言，天子巡守，反告于祖禰，用特羊。特謂特牛也。故天子告朔亦用特牛，諸侯降用特羊，宜也。春秋時，天子雖不頒朔，諸侯亦行告朔之禮，蓋當時侯國固自爲厤，而每月之令，猶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因以此日視朔，列國未必皆然，魯爲周公後，能守周禮，故尚行之也。自文公始怠于禮，以閏月一不告朔，以疾四不視朔，然此外皆行之，可知。鄭氏竟謂文公不視朔，誤也。子貢欲去羊之事，想當哀公之時，此時餼羊猶供，則告朔之廢必不始于文公，可知也。孔子當定公九年至十三年，與聞國政時，告朔必行，迨孔子去魯，以後漸至于廢，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反魯，始與子貢議此事，歟劉廣文特以餼字爲待賓之禮，故創此解，不知經文有正稱，亦有通稱，如牲本祭祀所用，而周官王膳用六牲，公食大夫禮言三牲之肺，是常食與行賓亦可言牲，聘禮有饔，而周官內外饔掌祭祀之割亨，是祭祀亦可言饔，國語言馬餼，不過稂莠，是馬食料亦可言餼，安見餼必爲待賓之禮乎。告朔非正祭，可不言牲，且言牲無以見其爲羊，故必言羊以見其費少而係于禮者也。言餼以見其爲生羊，故可得而去也。餼羊猶言生羊耳，何可泥此而謂待王使之羊乎。

王字泰曰：此一羊也，在子貢見以爲羊，在夫子見以爲禮，以羊爲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以羊爲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

困勉錄曰：子貢惜費之意，亦不是無關係，蓋此一羊也，供之有司，必派之百姓，其間胥吏之誅求，豈能不騷擾乎民間。子貢去之，亦自有識見。

曾鑑曰：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其爲公有疾不視朔，抑爲公懼齊使季孫行父會齊侯，因託不視朔，以自明有疾，皆未可知。然直自二月至于五月，四不視朔耳。猶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必至于七月雨，否則八月雨，不可謂七月後亦不雨也。自公羊傳謂是後公不復視朔，而後儒且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爲其羊徒存，其禮久廢，而其禮之廢，必自文公不告月不視朔，故謂此後不復告朔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箋曰：夫子自道也。鄉黨曰：君在踧踖如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子罕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此皆夫子盡禮之事。於斯時也，三桓四分公室，季氏有其二，孟叔各一，民食於他，君拱默受制，魯人驕僭相承，習以爲常，唯夫子恭敬盡禮，臣以禮權臣知所畏敬，自不能不事君以忠。孔子直告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臣之禮，其實以身抑三桓也，與下答定公章，其義吻應。凡章旨不明者，編輯者輒以章次明之。讀論語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

子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箋曰：以尊臨卑，易以簡，以下事上，易以歎。禮忠俱要兼內外，說情文兼至，纔盡得禮字心職兼至，纔盡得忠字。古者忠字未爲臣職之定名，非若後世忠孝並稱者。其意專在忠信不欺上也。不然，夫子之言亦大板。若謂子事父以孝，豈成語哉。君使臣以禮，宜在定公身上切論，爲臣事君以忠，魯臣三家以下必用之良藥矣。並不當作汎論當時，祿去公室，三家擅權，愚爲之則亂，棄而不爲則亡，國勢至此，唯禮可以裁之。君既使臣以禮，權臣知所畏敬，自不能不事君以忠。孔子直告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忠禮之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愚忠之不足尹豈不直可慨哉。正平本南宗本，詔下無也字。

臣臣事君之道而運用之妙有如此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晏平仲答齊景公以抑陳氏之術亦曰唯禮可以己之深得此意矣

呂說特就常情判其難易君之於臣忠常至而禮每不足臣卑可親狎故也臣之於君禮無不備而忠或有闕君尊可畏敬故也使臣而禮則其忠可知事君而忠則其禮可知呂氏之旨只如此尹注下一則字便失正意恐不當采入

大臣

此章夫子有上下交責之意有明良交泰之思使不是役使只作服膺看困勉錄云能伯甘曰或以三家僭越禮字當從裁制者非正義孔子告哀公也明白說教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箋曰孔注言其和也是以音言之李充據毛詩序釋之則專主乎詞矣李說可從

吳英曰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據此知論語哀樂字非哀不得太姒樂得太姒之謂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文王之卽諸侯位其年齒必四十餘矣

哀樂字非哀不得太姒樂得太姒之作關雎之日君之齒半百國母非復少年矣太姒雖少于文王且事王母弟八人然至年矣詩人何乃言男女之事以渎之乎考詩人何乃言男女之事以渎之乎考以始至時言世子妃不得言采荇采不得言樂鐘鼓如已在君位則既奉以君母之尊安可以淑女稱之是可知關雎言男女之事者指嬪妾也序所謂德者雖曰自得于身然此德字實兼功效而言與中庸鬼神之爲德德字正同在君子卽補助之功在宗社生民卽恩澤之被也世子卽諸侯位有增多內官之典當斯之時內職何患不脩豈太姒之所憂哉正以文王大聖外有賢臣內有賢后而衆嬪侍御亦不可不賢雖聖人之德非傾城哲婦之所能損然自古女禍有出于人情意料之外者其潛移默奪有勝天之力爲人心易危道心易微文王而後宮多賢不能有加益于聖德而侍御不賢不得謂必無累于聖德也此太姒之所以爲憂不必憂而不敢泰然不以爲憂者正以爲后妃之道宜如是也此序之所以謂后妃之德也言內助君德澤被生民莫非后妃之德也關雎詩未言文王而爲文王之妃風者陰陽之道陽倡而後陰和太姒助養聖德正以兄文王之刑于寡妻也堯舜之聖處廷之上猶君臣交儆關雎正夫婦以風天下其義一也此其所以房中之樂而可以爲諸侯燕羣臣鄉大夫賓賢能如此大典而必歌其詩奏其音也正惟文王之聖德而后妃猶必進不自淫色之賢女故必歌于主賓燕樂之時猶夫朋友箴規正在相觀莫逆之間尤易入也則關雎詩義獨得有燕禮鄉飲儀禮經文隱然作證據矣而詩序又顯揭鄉人邦國其義更不煩言矣序又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因此配字而不信序者以淑女爲大姒然頌謂殷之未喪師克配彼京況序所以用配字者正以三宮配天並位而同尊況序所以用配字者正以三宮配天不過旁侍何曾與天並位而同尊況序所以用配字者正以三宮

宗妾言夕有朋不得不用配字況下文將言不淫其色則尤嫌不逮下也序又曰淫者也樂指后妃之心淫字則指其色據此知孔子所謂樂而不淫其色也樂指后妃之心淫字則指宮中之風也上以色選爲樂則下以色寵成風矣上以進賢爲樂則下以貞靜成風矣志在求賢賢何以見賢者不自有其色者也凡女子能令家道窮乖以至喪邦惟自淫其色之故故孔子謂樂之風易于淫關雎以進賢爲樂而下乃能以不淫其色爲風也然則此關雎詩序豈非本孔子之言以立說者歟序又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爲據此知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哀指后妃之心傷者則指宮中之風也上有賢賢易色之意則下有嫁德不嫁色之風矣上有我見猶憐之事則下有女無妍媸入宮見妬之風矣其所以哀窈窕者正是思賢才之故所以宮中無傷善之心傷者猶謂謠琢蛾眉也故孔子謂哀之風易于傷關雎以思賢爲哀而下乃能以無傷善之心爲風也以是風行天下風俗安得而不美乎漢書匡衡傳曰元帝崩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有云臣又聞之師曰云云據此知匡氏之言原非說詩也人臣一時規諫其君其志專在君國生民欲扶危于禍幾未形不得不借文王后妃以爲說而後儒每以史事亂經義誤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逆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箋曰問社鄭本作問主見釋文據邢疏張包周本皆作主據公羊傳疏古論語作社今本從古論也

以左傳家語史記考之哀公三年魯廟災孔子在陳聞之歎曰其桓僖乎是年季桓子卒遺言召孔子季康子不可僅召冉求四年亳社災哀公之問應在此年是時夫子猶在陳也故下有子聞之句

問社問社主也禮運注社土地之主也白虎通社稷篇社者土地之神也若論社之主所用何物則以廟主推之當亦必用木者也大宗伯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注曰社主曰軍社之主蓋用石爲之疏曰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據此知用石固鄭氏之疑義不足證也左傳襄廿八年陳侯免擁社注曰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此傳並無石主之文小宗伯太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陳侯擁社者抱主以示服指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卽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是社壇有土培圍繞四面只是有壇無屋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匱後世埋石不爲匱號之爲主矣尹彥明始造社樹之說而朱子

仍之。其意謂古以樹爲社主。使神棲息。凭依。如後世神樹之類。而宋之樟社。豐之枌榆。皆以樹名社。殊不知枌榆只是鄉名。非樹也。莊子樗社見夢。事甚怪。此蓋社有一大樟樹。流俗習傳以爲神所依。遂以名社。蓋社中木主。固已儼存。而又遂呼爲社耳。韓非子外儲說。管仲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而此章所問。所對。則是國社。侯社。皆諸侯爲百姓立社。諸侯自爲立社者也。所以宰我得以使民戰栗之說。爾夫祭祀必有主。以寓誠敬。社若無主。將徒祭其壇乎。殊非制禮之意。尚書逸篇。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之文。見於白虎通。社稷篇。周禮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木。以名其野。與田則古有植木爲田主之事。以其同主地。逸尚書亦謂之社。與此主刻木爲其之者。自別後儒混而一之。而大社之無主之說起。此不可不正矣。

夏后氏以松者。周語。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則夏是禹之氏也。夏時諸侯以上稱后。而夏爲天子。故尊稱夏后氏。與陶唐氏有虞氏同一例。當時乃沿襲有此稱。孟子曰。堯舜禪。夏后殷周繼。可以證爲後單稱夏。蓋習也。殷周稱人。皆其所用木也。下皆同。陸隴其曰。或言后。或言人。宰我特因常稱人。以爲辭。非如春秋書人書爵之例。以此推尊夏王。貶損湯武也。況此語爲問社而發。初非與哀公尚論帝王。安得從征襲起。見而謂有所軒輊乎。檀弓記。夫子夢奠之詞曰。夏后氏殯於東階。殷人殯於兩楹。周人殯於西階。此與宰予稱后稱人何異。然釋禮者。未聞以國祚源流立論。而程氏復心必謂禹掛遜故稱后。湯武征伐故稱人。何其悖謬之甚。且即其言亦有不可通者。如曰言后所以別於帝。然湯武亦王也。宜與禹同。

使民戰栗。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栗慄古止一字。故說文有栗無慄。詩秦風。惴惴其慄。孟子公孫丑注。引作栗。戰栗者。猶云戰慄。恐懼不當形容解之。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戰栗下有也字。

成事不說。三句。成事初成之事也。遂事已竟之事也。既往者過去也。說。諫。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指其愆尤。言各有所當。而其實一意。唯是重言以深責宰我也。集注失於詳矣。鴻按。社陰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寇云。大軍旅涖戮于社。是哀公忿三桓之不臣。有聲罪致討之志。而難於明言之。因借社主以問。其可否於宰我也。宰我跞跎之才。能爲人所不能爲。觀晉襄問喪諸章。其氣銳膽壯。睥睨一世。可以見。故哀公之問。精神契合。戰栗之對。所以鼓厲哀公。欲令其斷行其事也。然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即使宰我任之。猶且難於成功。況以哀公之疎才淺智。今遽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徒速其亡耳。故孔子歷言以責之。蓋深悲其言之已出。不可救耳。俞樾曰。哀公之爲君。當魯國積弱。政在三家之日。而頗有立振興。欲張公室。故屢問於孔子。其間何爲則民服。以民皆服於三家也。然必以昭公舊事爲恥。憤然有大有爲之志。然魯以相忍爲國。由來久矣。昭公時。晉霸未衰。尚不能借其力以去季氏。況哀公之時乎。其後欲以越伐魯而卒不克。終以客死。效可覩矣。孔子遂不復明言。但云成事不說。既往不咎。見得祿去公室。政逮大夫。非一世矣。未可憤憤於一朝之

間。而反以速禍也。曾鞏曰。宰我聖門言語之選也。問社之對。蓋欲魯君立威以強公室也。雖然。天下勢而已矣。勢重難反。自非大有爲之君。驟將反之。適以亂之。智者不言也。魯自文公而後。政逮大夫。陵夷至于昭公。卒有乾侯之辱。至乎定哀。大夫專諸侯。陪臣專大夫。其所由來者漸矣。我夫子于魯。率不欲撥亂而反之正。乃觀其所以告二公者。若定公問君使臣。則對之以禮。問一言可興邦。則對之以爲君難。問一言可喪邦。則對之以如不善而莫予違之一言。若哀公問政。則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問何爲則民服。則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從未聞有以魯服臣民之意。告之者易。曰有孚威。如書曰。德威維畏。則亦反之以正而已矣。宰我第知公室之不振。由于威福之下移。曾不思此其事勢已成而不可諫。既往而不可咎。一日欲以維辟作威之說。正之。此所謂驟將反之。適以亂之也。夫子問之以事之不說。不諫不咎者。譬之。殆亦爲魯事而言。非爲所對虛妄。而其言既屯無如之何。故歷言此也。爲所對虛妄。胡爲而曰成事。曰遂事。曰既往也。其後哀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終至孫邾如越。魯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氏。曰此雖非必即問社之對。啓之。宰我至此。夫亦愈知失言矣。

鄭曰。錄云。宰予魯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與齊闞止字同。故史公誤爲一人。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夫賢士堯舜之語。見孟子。此在孔子身後可知。況有一大左證在左傳乎。哀五年。齊公子陽生奔魯。六年陳乞使召陽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陽生。遂至齊。陳乞立之。是爲悼公。十年悼公卒。子簡公壬立。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爲政。十四年陳恒殺子我。而弒簡公。按史記孔子陳蔡之厄。宰我與焉。子西曰。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此哀公六年事也。是年宰予從孔子于陳蔡。不在魯。安得有先待陽生反與壬處之事。則闞止之非宰予。不待辨而明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去奸。

璧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齊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塗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哉

箋曰管氏謚敬名夷吾仲其行也管子小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當時品目如此故夫子辨之小哉者是嘆惜管仲不是部寬管仲器字須要體認譬如升合斗斛皆器也然合不能受升升不能受斗斗不能受斛所受多者施出去亦不易竭所受寡者施出去亦易竭據此看則器字當兼所受所施言而所受所施又自相承管仲尚功名任權力唯務富强之利欲速給其家急足其兵而已不遑之以德而以政不齊之以禮而以刑是以國民勇於公戰而給於私蓄遂糾合諸侯霸于天下雖然桓公死其霸遷他人國亂而民苦者何哉管仲厭百世維持之綱而事富國給民之急也若使管仲大其器當能一變而至於

道是孔子所以惜器小也非以管仲霸齊而小之也夫人之矜能伐功皆由器小也器小而易滿故有小者小功其器先滿所以自矜伐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蓋不能容其事功矣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器小之說益可得焉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鄙以天爲其器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淫益張三歸具官竊著穢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於管仲之不儉而器小之說益可得○蔡虛齋曰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奢而犯禮正是器小中發出來的病症夫子非直以二事證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得之○是章只論局量之大小不言及王霸之辨且不知道與器之大小元不相干人固有知道而後局量隨而大者又有雖未知道而局量自大者又有已知道而局量仍偏褊小者未可以器小爲不知道之故也大學二字亦大體矣注皆不中窾

或曰管仲儉乎凡事有相似而實相懸者儉美德也器小非美德也知禮驕行也不儉非驕行也而儉似器小知禮似不儉或人篤信管仲以爲知禮故蜀夫子之言疑其未必得實故云仲惟百度收斂而不開潤故世人旁看覺其器小耳仲惟通達禮制事事要盛大得體故世人旁看疑其不儉耳如是解去纔得或人發問之口氣

管氏有三歸俞樾曰包注三歸娶三姓女按就婦人言之謂之歸自管仲言之當謂之娶乃諸書多言三歸無言三娶者且如其說亦是不知禮之事而非不儉之

事則其說非也朱注據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故以三歸爲臺名然管仲築臺之事不見于他書戰國策周策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觀苑所謂自傷於民者疑卽本此涉上文子罕事而誤爲築臺耳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未足據也然則三歸當作何解韓非子外儲說篇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先秦古書足可徵據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卽以管仲言謂管仲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從可知矣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諸而娶三姓之說亦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貲之以三歸猶云貲之以甲第三區耳故因晏子辭邑而襲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貲之在身老之後則取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近人或因此謂三歸是邑名則又不然若是邑名不得云使子有三歸亦不得云家有三歸也合諸書參之三歸之義可見下云官事不攝亦卽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官事不攝但謂家臣具官猶未見其奢矣

官事不攝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僭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丘之令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攝矣攝與兼

稍不同一人兼數事者是謂者一人而兼行人職又帶巡遍之職者前定者也爲則非前定譽家中唯有宰老舍人食官數人會有使命宰老亦往爲食官亦往爲會有賓客舍人亦佐庖宰老亦典謂行酒此之謂攝皇本焉得儉下有乎字

然則管仲知禮乎然則二字口氣極急或人胸中有成見故先以管仲儉乎探之管仲不儉或亦知之待夫子說他不儉卽以知禮歸之時人以奢爲禮上章孔子之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可以相證矣蓋知禮則不器小此或解管仲之意也皇本然則上有曰了

邦君樹塞門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皇疏鄉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門正當在庭階之處耳金鶚曰說屏制者其誤有六一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本出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而不知其大謬也說文云屏蔽也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鄭注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是設屏所以蔽門凡蔽塞者必在內而蔽外屏在門內雖不切近於門亦足以蔽之若在門外切近於門則人不可出入稍遠於門卽不足以蔽矣詩大雅云大邦維屏書顧命云建侯樹屏六服諸侯皆在九州之內爲天子捍褻四夷與屏相似故謂之屏此屏在門內蔽外之證也星經云大微垣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執法所以擁蔽帝庭也此又天子亦內屏之證也且路門外爲治朝若門外有屏何以行朝禮乎治朝無堂而卽門爲位亦有朝堂之象若天子出至屏外立於廷中殊無體統反不如諸侯之朝位有是理乎若立於屏內則諸臣皆爲屏所蔽而不得見矣苟屏與門相距甚遠登寧門之義乎觀禮侯氏有

內禰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襲遂入門左此文當以出自屏南爲句謂自屏南而出也屏若在門外稍遠
於門侯氏何必南行纔出屏外而轉北行以適門西乎惟屏本在門內天子雖辭侯氏侯氏尙不敢違出隱於屏南立而少待天子既無後命侯氏乃自屏南而出
適門西而襲門西有次故襲於其中肉袒于門東亦在次鄭乃謂隱於屏而襲不知屏南非襲之所且既襲於屏南又何必適門西乎敖繼公云適門西爲襲也此
說得之夫出自屏南正可爲天子亦內屏之證而鄭反以證天子外屏其亦異矣又按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云師尙父奉書而入負屏而立入門而負屏屏在門內
甚明是天子朝廟皆內屏也一曰屏設於路門而中門無屏其設更謬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此言路門之外屏之內其間爲君臣佇立之地故謂之宁也
爾雅通言天子諸侯之制卽此可知天子亦內屏而屏設於應門內更可知矣諸侯屏設於雉門內若但設於路門內何得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乎然則正門內亦
有屏無疑矣正門卽中門也論語在蕭牆之內鄭注蕭之言肅也牆屏也君臣相見之禮主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君臣相見謂每日常朝也朝在路門外入
臣至屏而加肅敬屏在正門內甚明三門惟外門無屏中門以內庶民不得入故當設屏以蔽內外且外門無朝其內二門皆有朝人君立於門外兩塾間後須有
屏若堂上負依然方成朝儀苟中門內無屏則外朝之位君當空而立不成體統矣一曰屏惟設於正門內外路門無之不知屏設於門內不切近於門與門相去
約當丈餘故可出入路門內豈不可有屏若謂礙人出入則雉門內亦不可設屏矣且廟門內有屏見於覲禮路門內何不可有屏乎禮經言出入廟門者不知凡

幾惟覲禮見一屏餘皆不見何獨于覲禮入路門者不言屏遂疑其無屏乎蓋凡入廟者皆無事於屏故屏可不言覲禮侯氏少立于屏南故特著其文也異語云
越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韋昭注云屏寢門內屏也夫人正寢門內有屏則王路寢門內亦必有屏可知矣廣雅云罘罳謂之屏罘復也罳思也臣
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古者每日朝罷卽退臣若有請事則入路門而升堂屏在路門內至此必復思之因有罘罳之名又一證也一曰屏設於門宇之中案
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旅道也屏謂之樹是屏不設於門宇之中可知論語言樹塞門蓋屏爲蔽門而設鄭君謂蔽行道非也蓋宮道樹屏故曰旅樹又近於
門故曰塞門非必正當門中而後可言塞門也屏設於路門闕內外其地舌狹不可以爲朝位何得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乎且屏廣如門則不可出入若半於門安
足以蔽內外乎一曰屏可設可去疾不足議屏有舊說之名明是小牆又設於道風雨漂搖不宜用木惟宜築土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人云以垣當門蔽爲樹郭
璞注云小牆當門中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云屏樹垣也諸設皆以屏爲牆則屏常設而不可去矣屏亦有可設可去者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敎於田獵命僕及
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鄭注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孔疏云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此屏蓋以木爲之故可移動也楚語云屏攝
之位韋昭注云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此屏亦以木爲之可設可去也至若朝門之屏固非以木爲之也明堂位以疏屏爲天子
之廟飾鄭注云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孔疏云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刻爲雲氣蟲獸是疏屏亦非以木爲之也若朝之屏則且不疏而諸侯更無論

矣

漢石經邦作國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公羊傳曰一有一無曰有經曰爲兩君之好則有反坫則平常無之可知矣蓋爲兩君之好則設之否則徹之也堂上有
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間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舉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舉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
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虛爵於坫上然後拜大夫則無坫凡土臺可度物者皆謂之坫不惟其用不同卽其處亦異且惟好會之坫乃名反坫也而好會之尊既在兩
楹之間則坫亦必在兩楹間而不在堂阿矣若士冠大射士喪既夕諸禮之坫但名爲坫而不名反坫也猶夫崇坫之不稱反坫庋食坫之但名坫也注謂飲畢則
反爵於其上者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荅拜賓於坫取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
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以鄉飲酒禮考之凡其爵皆于篚卽君與臣燕亦但設二篚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大夫不有反坫今晉
仲則僭爲之也

金鶚曰坫有四一曰堂隅之坫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儀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士虞禮云苴刌茅
長五寸東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鄭注云坫在堂角是亦必築土以爲之矣爾雅釋宮云垝謂之坫郭注云在堂隅坫壜也釋文云壜高貌也坫有高貌明是累土

且爾雅以垝釋坫其下句云牆謂之墉墉與坫連文對舉墉築土而成則坫亦築土又何疑乎郭注不第云堂隅而云在堂隅蓋一在字可知其築土而別爲一物
矣蓋堂隅設坫一以爲堂上其物之處一以爲堂下佇立及設物相直之準一曰反爵之坫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
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其上案兩楹之間古人以爲行禮之節士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雁授于楹間鄉飲酒禮介
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可正立于楹間以相拜此固大夫士之禮然諸侯若行燕禮及兩君燕飲亦必如是矣以鄉飲酒禮考之主人獻賓賓奠爵于西階上賓酢主
人主人奠爵于東序端主人酬賓賓奠觶于薦東主人獻介介奠爵于西階上介酢主人主人奠爵于西楹南此皆奠爵非反爵鄉飲酒禮設篚在禁南在堂上此
上篚也又云篚在洗西在堂下此下篚也記又云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則不得謂反爵矣奠爵下篚是又無坫也又以燕禮考之設篚在洗西設
膳篚在其北膳篚君象觚所奠之篚二篚皆在堂下夫象觚爲君之觚奠于膳篚其餘悉奠于洗西之篚是取于此者亦奠于此固可謂反爵然有篚無坫又在堂
下而不在堂上也蓋鄉飲賓主雖敵而爲大夫士之禮燕雖諸侯之事而賓主不敵故皆無反坫惟兩君好會賓主敵禮乃有反坫在堂上反者反其故處也知反
爵非覆爵者爵有兩柱不可覆也且經典未有以覆爲反者曲禮毋反魚肉亦以還爲反也兩君之坫猶鄉飲之篚篚設于尊南與尊同處則坫亦必與尊同處可
爲尊以盛酒爵以酌酒其事一類故所設之處同也又案阮逸三禮圖謂坫以木知之高八寸其說亦非坫字从土明是以土爲之若謂制之以木則與字義不合

其高八寸。亦卑矣。蓋崇義謂坫即豐。然豐字从豆。其制當如豆而高。豐以奠鬯。高則便于取也。以木爲之。非築土也。且反坫非大夫所有。而鄉射爲大夫士之禮。亦得設豐。坫之非豐明矣。又遂周書有四阿反坫。此坫乃堂隅之坫。謂屋四隅之坫。起于坫之上也。坫在堂角。反獨反字之反。遂固東都賦上反字而蓋戴太子賢注。反宇謂飛檐上反也。然則謂之反坫者。外向而反。故以名之。孔晁注。以爲外向室。誤矣。一曰。廉圭之坫。明堂位云。崇坫康圭。天子之廟飾也。案觀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圭是重物。必不奠于地上。有坫以廉之宜矣。入門即言奠圭。則康圭之坫。在堂下。可知。入門右而奠圭。則坫在庭之東。可知。坐而奠圭。則坫不高可知矣。廉圭之坫。坐而奠之。其坫之高不過三四尺。諸坫奠物。皆欲其便于取。亦不過三四尺也。

熊朋來曰。後人爲酒案。以置尊而反。舟乃坫之遺制也。周禮司尊彝。六彝皆有舟。鄭云。舟尊下臺。毛奇齡以爲今酒盃下托子。即古之舟也。是傳會之說已。賈暇集云。托子起建中初。蜀相崔寧女。阮葵生茶餘客話。引賈暇集茶托子事。以爲盃托本于此。似是。事文類聚。有舟。爵有坫。即今俗稱盞瑛之類也。

管氏亦有反坫者。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觀於管仲家。故設此廷之。孰不知禮。皇本。禮下有也字。

龜田鵬齋曰。自荀孟有王霸之辨。以來。學者尊王卑霸之論興。遂以管仲爲三王之罪人。嗟是何言哉。夫天下喪道。王道衰微。而諸侯賢明之主。佐之。合諸侯。率天下而朝之者。稱之曰霸。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何假霸哉。天下無道。諸侯無賢明之主。則已。苟有之。則不能不輔之以爲霸也。天下無道。而霸主不出。則諸侯力爭。夷狄猾夏。百姓陷塗炭。而天下終亡。東周之時。幸有齊桓晉文出。而崇王室。合諸侯。攘夷狄。匡天下。百姓受其賜。免被髮左衽之風俗矣。其功德豈不大哉。孔子未嘗毀霸道。又顯稱霸道。而不恥言之。時人亦或憂夷狄猾夏。云中國無霸也。故孔子作春秋。專稱齊桓晉文之霸。蓋喜王道不絕。雖綫綫乎中國。賴齊桓晉文之霸。而維持之也。霸道較之王道。則卑矣。用其卑者。乃王道之降也。王道降則不可無霸主也。有霸主者。汚世之幸也。又何越之爲。七雄之後。項羽佐義帝。自稱西楚霸王。六朝之間。齊王梁王佐天子。皆自稱其居曰霸府。其名義自正矣。未聞恥之者也。宋儒微。苟孟之言。不取證於孔子。不攷言於春秋。何其戾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皇宮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鄭曰。周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爲太師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視。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案諸侯樂官。太師當止一人。此所語大師。應指師摯。即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之師摯。而微子篇適齊之師摯。則是殷人。其名同而其人異矣。

樂其可知也。猶云樂亦不難知也。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正平本南宗本。也上有已字。始作翕如也。至繹如也。翕如者。如草木之生意。翕然而向榮也。舊說。八音齊作。恐未是。樂音自有先後之序。無一時俱作之理。翕純皦繹。逐音內俱有。從如字亦通。不必讀爲縱。純。一也。宋晉和諧若一。故謂之純如。舊所謂八音克諧也。皦如。其音節清別明亮。所謂無相奪倫也。繹如者。一清一濁之相爲終始。一高一下之相爲起伏。而無間斷也。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是天地間自然之節奏矣。說文。翕起也。玉篇。翕合也。字从羽。謂鳥初飛而羽合拳也。皦者玉石之白。出明也。純者不雜之絲。繹者不絕之絲。皆設譬之辭。故四言如也。儀禮燕禮。笙入三成。鄭注。三成謂三終也。以成者。承翕純皦繹來。蓋音節之妙。俱已完備。乃其所以成。若夫宋聲歸寂。則成也。而非所以成耳。皇本。成下有矣字。故語之。案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聖人之德。寓諸聲音者。乃樂也。聖人以天地一齊曰。雅樂與。旨秘映。在聲音節奏之外。尊常伶工固不及知。唯大師或可與語。故語之。案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聖人之德。寓諸聲音者。乃樂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所作之樂。亦自與天地同流。春氣始至。萬物向榮。見諸翕如。暢茂條達。大和孳生。見諸純如。結實成形。條理明整。見諸皦如。剝落於外。胎孕於內。見諸繹如。蓋雅樂之妙。自有與四時合其序者。如是。唯夫子知之。故語以洩其秘。不然。大師既已大師矣。聲音節奏。彼所熟聞。顧夫子爲能倒論之邪。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在位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天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風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舊曰。吳英曰。四書釋地云。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要爲孔子第一次適衛時事。此說非也。衛之疆界。東近于魯。西近于晉。西南則近宋陳鄭矣。如果儀在衛西南。則惟去衛時或謂適經西南。猶近似爾。然孔子生平未嘗去衛適陳也。始則自衛反魯。又由魯而仕衛。斯時道路所經。皆魯之西。

衛之蒲東與衛西南何沙邪謂必是第一次適衛時魯世在衛西南邪仕衛而去卽自衛之蒲東與衛西南何沙邪謂必是第一次適衛時魯世在衛西南邪仕衛而去卽自宋在陳絕糧斯時徑自宋適陳其道所經者鄭則有之若衛則孔子正因不見悅于衛以致有此遭難豈有復過衛地之理然則以去衛而言是去衛適宋也非去衛適陳也以適陳而言是自宋適陳也非自衛適陳也自衛適陳之殷固謬卽使借謂自衛適陳亦與儀封人語氣不合也計孔子所行於陳衛之間惟厥後出公時孔子自陳返衛自衛歸魯當其自陳返衛之日或一經儀邑然斯時孔子轍跡半天下顯然如木鐸之徇于道路矣又何將之云乎如封人非料之于事前而值歎之于事後何足異而記之邪春秋大事表曰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杜注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悉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爲衛討也則又爲晉地蓋實衛之邊邑與齊晉皆聯壤今直隸順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據此知儀爲衛之西北境也蓋孔子去魯適衛靈未知孔子亦未有萬孔子者溫無試將西見趙宣子乃去衛適晉臨河而反其去衛適晉時路經西北儀邑故儀封人得以請見也孔子之始去魯而適衛也望魯復召也本無意于仕衛其後之仕衛者孔子返魯而衛靈始聘之于魯故孔子復適衛而仕衛也當其魯既不見復用而衛亦莫己知也所以有西見趙宣之行所以封人有何患于喪之云也喪者指失魯司寇然若使衛即迎而用之亦無患于喪惟久居他國而莫能己用故可患也孔子之路經儀邑者唯此一時若無西晉之行則封人亦無由得見若非適晉之時則封人之語氣亦不契合也

○封人守封疆之大夫也祭仲自封人爲卿顯考叔亦爲封人與子都爭車封人非下賤監門之類集注隱於下位過當君子之至於斯也皇本也作者正平本同

晉未嘗不得見也此見亦當作賢遇反三見一樣得見雖以他人言之然既謂之君優而嘗例於夫子則其言之遇也必矣檀弓喪欲速貧鄭注喪謂仕失位也孔子者失喪司寇故曰喪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正平本南宗本無也字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將字有意不敢定之辭與天縱將聖之將同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以振武事惟司馬行軍執之鳴征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孔傳道人宣令之官木鐸所以振文教其用最廣邪疏云金鈴木舌朱子則云金口木舌蓋鐸如今之官木鐸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音出於口說文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集注二說後說爲優若從前說解爲必鳴鐸治天將使夫子得位則封人徒吐臆測無稽之言後來了無一驗且也必不久失位慰人亦淺丈夫之用心也夫二三子從夫子流離其苦爲何如然此卽天所以使夫子周流布教普世不亦苦中之樂乎天下之無道不必在位始教濟聖人唱明大道以覺後覺不止化一時且遠播後世說者乃謂後說與上文不甚相應何邪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與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鑑曰韶舜樂名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作磬見周官大司樂又作招見墨子三辨伏生書傳史記舜紀漢書禮樂志

盡美矣又盡善也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惟宋景祐本是未盡善也

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顧注云故離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是矣字可知蓋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亦是矣字之證也

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定功大下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文王武功未畢至武王始成武功故周公作樂以武爲武王樂也春秋左傳云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未盡者非不善也未盡耳此章總是契慕虞周之意非優劣之也

崔述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文王之不伐紂與武王之不得不伐紂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蓋文王之時諸侯新服周化猶未大行而紂寶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賢臣已盡而紂暴虐滋甚民困而無所告爲武王者安能晏然歸其駢首而就死乎當商之末諸侯相吞併西方則崇爲大東方則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與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適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爲聖人之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夫禹與文王之樂未必卽無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則武與文之優劣亦不在於伐商與不伐商也如以其迹斷之是以追蠡而論樂耳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皆以文武並稱從未有歧而二之也且天下事未有不以漸者天命之終豈在一日蓋殷天命之去當在文王之世故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詩文王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調之至德若至孟津之會而後決則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謂之歟愿乎蓋凡論周事者皆爲史記所惑而以文王之爲西伯專征伐爲紂之所賜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斷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來聖賢之君不作諸侯固以漸而叛矣周介我狄之間乃商政所不及其寖昌寖大諸侯歸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嘗一日臣於商矣況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萬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國則是紂之號命止行於其畿內之明證也由是言之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而但爲名號正朔所存苟非大無道則聖人亦不忍輕動之苟其大無道則聖人亦不敢擅底之文武豈有二道也哉是故論文武者但當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與不伐商果君臣也則雖以暫操之不善漢而罪與丕無殊果非君臣也則雖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與文不異惜乎世之論者皆不折衷於此聖人者但以天命爲解釋六經之時聖人之受誣也久矣

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賁龜之命曰。有大祿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視舞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非人力之所能爲矣。據此知武之所以未盡善者。不繫於征誅得天下也。此善字。非擇其善者而從之。求善賈而沽諸之善。乃是善爲我辭爲工欲善其事之善也。若謂美者善也。用言。左盡二十九年傳曰。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是韶善之盡也。幬載是善。無不幬載。是盡善也。盡美之盡。以無欠闕言之。盡善之盡。以天下無欠闕也。孟子曰。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武之善也。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多方曰。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是武之有未善也。有善有未善。合言之曰未盡善也。然而武王之德。則原無欠闕。故曰盡美矣。盡美。是武王德無欠闕。未盡善。是武之用於天下有欠闕也。舜爲天子。不聞以父頑而擊肘。象封有庳。而有庳之民。不以爲奚罪。韶之所以善也。殷不可無監。而二叔卽以殷叛。叛在武王既喪而使監在武王時。是周公不知。而武王亦不知也。如此類。武之所以有未盡善也。史記周本紀謂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伐紂時。年六十也。又六年而崩。歷年少矣。武王校舜。少四十餘年。而武王又未受命。其未盡善。不亦宜乎。假使天假之年。則及其成功一也。已矣。謂武。是惜之之辭。豈得誤爲貶之之辭耶。又集註曰。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此說非也。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然則論樂而及聲容。抑末矣。實者聲之本也。謂韶武其實有不同。豈武王之樂。有華而不實之處乎。

鄭小谷曰。詩言其志也。歌永其聲也。舞動其容也。樂記此三句文。卽樂部一串事。少不得。亦拆不得也。故此章須兼樂舞言。乃備。李札觀周樂。先之以歌。後之以舞。正義釋此文云。歌則詠其詞。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則歌固以詩爲本。舞亦詩爲本也。武之詩見於左傳楚莊王所述。詩維清疏云。武詩則簫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文王世子云。下管象。舞大武。此武之樂。樂章樂而言者也。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盡首關於虞廷萬祿所謂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卽韶詩也。左傳所謂天無不覆。地無不幬。卽韶舞也。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則當時揮拂以詠。必有詩有歌。如史記所載樂書中。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歌詠勤苦等篇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

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箋曰。寬者居上之體。敬者爲禮之體。哀者臨喪之體。寬是苛察之反。以度量而言。夫雖堯舜之聖。不能使天下皆聖。實則苟非有大惡。則恕納之。是寬也。大禹謨。御衆以寬。皋陶爲禹述九德。寬而栗。居其第一。君德莫尚於寬。此居上不寬。其人不足觀也。孝經。敬者敬而已矣。孟子。恭敬之心。禮也。若無恭敬之心。則禮非禮也。自臨其喪事。亦可謂臨喪。左傳。魯元年。改葬。惠公。公薨。臨。是也。臨喪與居喪異。云。鄭居喪不待言矣。少儀。喪事主哀。左傳。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臨喪。則居喪不待言矣。

非謂無此三本。無以觀其他所行之得失也。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箋曰。伊藤長胤曰。孟子第二篇引此章乃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又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此章當以此意解。因思此篇通下六章載夫子言仁之語。則此章亦當爲說仁之訓也。不應獨載擇居之語。因類之例。亦可審聖人之本意。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也。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箋曰。不可者。不能也。約者。迫窘。凡事不得展舒。樂者。暢快。凡事皆得如意。不專指貧富。皇本。約下。樂下。並有也字。知作智。正平本南宗本。亦作智。利。如醫書利水之利。言導達之也。戰國策曰。行而益利其道。注云。利猶達。是也。表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利仁者非安。非勉強。謂明乎仁道。而順達之也。與中庸利而行之義相同。易言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智者不疑其所行。非徒有專心謝氏言。智者無所得於仁。失之。其以孔門弟子分說。亦非。○此章以久字長字爲眼。以仁字作主。則能一串下矣。集注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後發本旨。非兩截意。無適不然。約亦然。樂亦然。也不易所守。約不易樂。亦不易也。蒙引曰。仁者知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究竟則安仁利仁正仁知者之所以爲仁知處。但文勢不是如此。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也。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箋曰。不可者。不能也。約者。迫窘。凡事不得展舒。樂者。暢快。凡事皆得如意。不專指貧富。皇本。約下。樂下。並有也字。知作智。正平本南宗本。亦作智。利。如醫書利水之利。言導達之也。戰國策曰。行而益利其道。注云。利猶達。是也。表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利仁者非安。非勉強。謂明乎仁道。而順達之也。與中庸利而行之義相同。易言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智者不疑其所行。非徒有專心謝氏言。智者無所得於仁。失之。其以孔門弟子分說。亦非。○此章以久字長字爲眼。以仁字作主。則能一串下矣。集注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後發本旨。非兩截意。無適不然。約亦然。樂亦然。也不易所守。約不易樂。亦不易也。蒙引曰。仁者知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究竟則安仁利仁正仁知者之所以爲仁知處。但文勢不是如此。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箋曰。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宋劉九經。俱作唯。唯之爲言特也。言外人不能爲之。是正。兩意都該在能字內。蓋其心以待萬物之來。是公。平其心以衡萬物之變。是正。

常人之情。喜同而憎異。人各有所合。有所不合。氣質萬變。而私生是非。故其好惡。得富也。常人之好惡。譬如人人私制權衡。以稱物也。輕重焉得準哉。唯仁人。其權衡公而正。故稱物一一準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箋曰。中井曰。苟如字。不理他之辭。言仁一事便了。其他有未盡者。不論也。誠字古以發語者。意甚輕。如孟子誠有百姓者是也。與苟相近。故古注苟訓誠。集注沿之。乃以爲誠實之義。則失之。楊氏之說。苟爲苟且之苟。親未必無過舉。可見惡字兼心與事。無惡者。惡自然而消之謂也。大氐去惡不如求善去疾不如養元氣。天下之理一矣。唯志在於仁。則自然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漢石經。無也字。正平本同。○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東去。無復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亦然。集注。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舍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曰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也。

箋曰。財帛豐足謂之富。職位高顯謂之貴。乏財曰貧。居卑曰賤。中井曰。兩得之。上之字指處。下之字指去。言雖所欲者。非以道得。處則不處也。雖所惡者。非以道得。去則不去也。上文指下。古文多是類。○語類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伊藤長胤曰。所謂道者。謂處之去之之道耳。非謂得之之道也。上二句就素富貴者而言。下二句就素貧賤者而言。蓋言君子之出處進退。每必以道爲準。而不苟從其所欲。故富貴人情之所欲。苟不以其道。則雖既得之。而辭而不處。如夫子之不稅冕而行是也。貧賤人情之所惡。苟不以其道。則雖既得之。而安而不去。如閔子在汶上是也。故處富貴。去貧賤。皆以其道也。所謂道

君何仁是也故下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如面說則當曰去就而不可言去處也下各一句其義例亦不同故改之○古賢燈曰道字甚重古人殊不輕下曰率性之謂道道之不明道之不行曰志於道不說之以道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奚當一有以不當得而得爲不以道者乎獨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小人的然而日亡以不仁小人言然亦明揭不仁小人字語勢判殊且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同一句法而一爲必不處一爲亦不去何其支離也予謂彌患之來人惴惴焉惟不得去是懼苟得去之與得利祿無異此言富貴人之所大欲惟恐不得處之君子則不然苟不以道得處之則不肯處也貧賤人之所甚惡也惟恐不得去之君子則不然苟不以道得去之則不肯去也惟如是解極爲明確○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去者離而去之也名是名譽成名與易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同有實之名君子所希也惡乎成名言非仁無成其名也不處也不去也都是仁矣故承上二語以是一語也○無終食之間違仁云云無違仁即依於仁也依者違之反此句爲全體功夫可該不處不去不宜粘煞不處不去蓋由不處不去說到無違非謂必先不處不去而後無違也○馬注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鄭注造次倉卒也卒與猝同後漢盧植傳注造次急遽也左隱四年正義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周禮掌固夜三驚杜子春讀爲造又讀爲趣趣趣同或讀爲促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此造與趣同亦急遽之意顛沛音與顛踣顛仆通大雅蕩篇顛沛之揭毛傳顛仆沛拔也箋大木揭然將斃集注以沛然流水貌故取流離之義恐牽强宜從古訓兩必字是工夫乃造次顛沛時當下極力操存處蓋取舍是大段工夫無違是細密工夫終食猶須臾意不必泥食上說造次顛沛就在終食中抽出言之造次時違顛沛時危君子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處蓋取舍是大段工夫無違是細密工夫終食猶須臾意不必泥食上說造次顛沛就在終食中抽出言之造次時違顛沛時危君子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觀其變而常可知也言爲仁無間斷之時也後漢書盧植傳論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蓋蓋起懷雷蓋駭耳雖貴育荊諸之倫未有不九豫奪常者也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此造次顛沛以事變危急言也後漢書崔駰傳駰子瑗以事繫獄獄掾善爲禮瑗問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此以顛沛爲危時也○困勉錄曰此章有精粗之分無內外之分自富貴貧賤取舍以至終食造次顛沛皆當兼內外說與安仁利仁不淫一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箋曰未見只是就目今嘆其難見耳非衆論往昔好惡俱是自己身上事非好惡他人漢石經好仁下無者字○無以尚之者尚上也猶加也無以尚是極贊稱之之辭猶孟子所謂巍巍乎不可尚已疑其與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相望不知好與樂大同而小有異樂則至矣好則有淺有深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以其好有淺深而言也好仁者無以尚之以其篤好而言也朱子之爲人所謂惡不仁者故其解此章稍過崇惡不仁者其生平持論則未盡然語類曰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芒刃得人嫌在如顏淵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者如見白黑相似吾好白者只取白者彼黑者便自從一邊去觀此數說則好仁惡不仁之優劣固自灼然○其爲仁矣其者必之於將然之辭言亦將爲仁也詩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易泰卦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皆期必於將然之辭也夫惡不仁之深凡不仁之事一毫不加於身則其他非仁莫爲也故好仁者惡不仁者均之爲仁也但有優劣耳又好仁者偏重在好惡不仁者偏重在惡理如相近而竟有不同者○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此節上添一抑字看是姑舍上文好惡而別論也注雖不可見失之皇本不足者下有也字述而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顏淵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勸人爲仁皆是一意○王瑞曰一日振從前之惑一日作終身之氣是也李彭山曰力以用而足當其力不足時即是不用力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中井曰蓋有略決定之意酌以蓋爲疑辭未妥人言有我隨而有之人言無我隨而無之凡事未深察且從衆者皆稱蓋故譏遜之言雖無疑慮而多用蓋字亦弗敢質之義也注疑亦容或自此失文意言昏弱之至力不足者固不能保其必無也然我未之見則是千百中之一人而已希可知矣以見通人之患在於不肯用力而不在於力不足也皆鞭策之語矣注不敢終以爲易而歎並失正意此章總言仁之必可至而惜衆人不肯用力而已矣若其難易未及較量也難易數句皆失之皇本正平本之下矣作乎○用力而力無不足是夫子發言主意深致望於衆人者也大意已完又宛轉顧眄無中生有○伊藤長胤曰好仁者之與惡不仁者猶貧者之與罰惡也雖其事相因而其趣則異好仁者天下之善莫以加之乃德之至者也故曰無以尚之以美之若夫惡不仁者雖不可與好仁者同科而論而其既惡不仁則亦可以爲仁也故曰其爲仁矣以決之然惡不仁者之所行不過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耳較之好仁則固有遞庶譬諸治國殷刑峻法專以殺無道爲務則唯使人畏法遠罪而未必致時雍之化苟能本用後良教奬孝義澤及於下則風移俗易可以致至治好仁與惡不仁其效亦如此此好仁之所以優於惡不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

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子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箋曰：此夫子爲以過棄人者發。皇本正平本人作民。仲尼燕居辨說得其黨，辨說失其黨。鄭注：黨，類也。譬之性緩者每失於太遲，性急者每失於太早，儉者之失在於慳吝，奢者之失在於奢侈。若周公之爲管叔受過，孔子之爲昭公受過，是皆出於無可如何，便是理之當然，不得謂之過。所謂過者，是實於理有差，或一時見不到，或一時檢不及，方是此章之過。蓋由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此一邊，不知不覺便偏在彼一邊。表記與仁同功。

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但言知仁，不言知不仁，何也。過者無心之失，凡過於厚，過於慈，皆不好學之過也。惡則有心之失，凡故爲薄，故爲忍，皆自作孽之惡也。過有當觀，惡何必觀。此章人字各字黨字俱屬善一邊，不兼惡一邊。故末句直承上文，觀漢外戚傳稱子路不忍除姊喪，爲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稱系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慈，擿詣閤持衣白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劉宋時，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前人引用皆無異義，因孔注有小人君子之詞，而後人不善會黨字，乃兼含惡字，所以有欲改知仁爲知人。○王觀濤曰：過有二端，有爲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願不及檢之際，本心之惻怛發露最眞，不得已之時，迫切之眞情，委曲可諒。○韓村先生曰：人情於人之過，徒見其過，唯仁者於人之過中知其仁，是同理之所感觸，非待思索始得之。過中之不仁，固可推知，然本文未想到此一邊。○沈無周曰：夫子惡鄉原爲德之賊，而曰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與其爲無瑕石，寧爲有瑕玉。

論語會箋卷第四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箋曰：朝夕言時至近，不論一日也。所謂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即人所共由之大道，非聖賢所獨有也。但聖賢能由斯道而行焉，衆人多不能焉，故歸名乎聖賢而已。聖賢豈別築一道哉。集注失察。○人之與物，貴賤亦遠矣，然人未聞其爲人之道，則其違禽獸不遠，大幸負於爲人之義，是未可死者。苟既聞矣，則知其貴於禽獸者，而無幸負於爲人之義，是所以可死。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可與世說少孤如此，萬年可死之可同只是說便死也。不妨程注後條稍滯，蓋以解可字太重也矣。漢石經作也，見隸釋。○夏侯勝黃霸既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箋曰：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問士，皆循名責實之意。白虎通論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子路篇下詳之。○凡言志者，心之所主也。中井曰：恥與憎不同。憎者，厭其麤惡，非此章所指也。家常饌麤惡者，不欲人之聞視，偶有美饌，恐人之不視，是人之常情矣。總以他人之觀，不在於己之口腹，是雖常情，亦卑陋之至。若志於道之士，而仍如此，則不足與議。若子路弊縕袍與狐貉不恥，斯可矣。○朱子曰：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恧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蹴食棄羹，則不能出其戶者。○說文：議，語也。論議也。蓋謂不足與論道語道也。○恥字正與志字相映，不曰不可，而曰未足，只是因其趣味未洽，便兩不相入耳。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

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箋曰：於天下者，汎指天下之事而言。適之也，此爲本義，故其轉用者，並有嚮往之意。左傳僖五年：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是也。適是必往，必爲之義，嚮往之意切矣。莫是適之反對矣。是必不往，必不爲之義。此莫對適成文。如賢否若不之類，常人於便己事，一概趨之，是適也。於不便己事，掉頭不肯，是莫也。並是私意偏陂作用，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意與此合。義之與比，莊子庚桑楚：擁腫之與居，鞅掌之與使，可參看。語勢比，與易比卦之比同。夫有可有不可者，理也。無可無不可者，心也。以無可無不可之心，一因乎有可有不可之理，是爲義之與比。比字中正有泛也。夫過門不入，箪瓢陋巷，事也。今日仕則過門不入，明日隱則箪瓢陋巷，時也。箪瓢陋巷，仕則過門不入，事之無可不可，故謂之同道。若乃不分仕隱，而一於箪瓢陋巷，過門不入，不爲陳仲子之蚓，操則爲陳代之枉尺直尋矣。自古明敏之人，多勇往，如賈傅之過漢文，一切皆欲更張，持重之人，多安靜，如曾參之纖嗇相，一切皆守成規，兩種皆自以爲合義，然未極於精義，則不可謂義之與比也。陸隴其曰：君子之制事，偏執之心不可有，而察理之心不可無，雖因天下之自然，而未嘗任天下之廓然。宋劉摯云：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士無歸趨。按此二論，道莫內皆有皇本。比下有也字。正平本、南宗本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箋曰舊解君子小人以位言非也此章就心之所懷而分君子小人猶喻義喻利之謂孔子言此欲人知所自處也若謂以君子爲君則當云尚德尚刑豈曰懷之

予詩大雅皇矣予懷明德板曰懷德維寧懷者懷抱之義思而弗措也詩云有女懷止可以見其義矣懷德謂思念常在德行上集注以德爲固有之善於此文不

切且固有之善所以論性未可以解德字○小人懷土者小人惟身家之是圖王飢寒之是恤故無恒產因無恒心所思念在土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

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徒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者漢元帝詔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後漢楊終上疏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是可以見小人之情安其故土不欲去之也○黃式三曰懷德有所得之道而不失也懷土有所戀之地而不遷也懷上孔訓重遷漢時師說如

此漢書貢禹傳引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韋賢傳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於魯又敘傳班彪王命論以高祖沛人而都關中云斷懷土之情皆引經

之明顯者也懷刑者漢書雋金同傳金翁叔教誨有法度從子孟家有盈溢之欲以取顛覆是勸臣不可不懷刑也後漢黨錮傳起申屠蟠獨擅見幾之智則激渴

揚清之士不可不懷刑也薛敬軒言律是八分書爲政以法律爲師既知律已又可治人賀蒼敬言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擅提京卿貢狀何辭以對擇禍莫如正以

此拒遂撫之請呂叔簡拒權璫言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凡此皆得懷刑之道者講家好作高論輕說懷刑非經指也陸稼書曰君子以徇利而蹈刑者鮮以徇道

情而蹈刑者多可畏哉○懷惠者求人惠己也君父師忠孝之迹希闊寵倖於將來親故值貴顯之時索報恩情於舊日凡此懷惠之人一不遂其願而有悖悖怒將

論語會箋卷第四

者極而言之壟斷之私塵間之乞於世俗最鄙吝之流於平日無交知之素有望一惠者矣講家泛指懷利非也懷惠與懷土有別懷土者已得所安而不欲失

懷惠者未得所利而必欲得之也因觸類曰大抵論人品皆如此然又有不可一例者如奸惡之小人利有所不取貪利之小人土有所不戀○君子之懷有益於

得者也小人之懷無益於得者也此是意之主意集注漢安貪利苟安務利並未允當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箋曰放訓依古書多例檀弓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晉語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莊子天道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皆是也放縱之放今讀去聲依放之放今讀上聲古無是分別也此利字對害言不可對義言朱子謂之凡事好占便宜即其意也天下事必無兩利亦不必有兩害但有一利必有一

害利欲歸己害欲歸誰耶斯必有隱中於人者矣怨與憎不同而怨深於憎彼爲依利之人所妨害者怨甚深憎固不足以言之彼抱公憤者未必無不平然只是憎而非怨舉重以見輕言衆害之不平而公憤者之不平自在其中○怨爲人所怨也我得利處彼失利處故多怨我者而不止于此利者衆所好我專利則雖

不因此失利者亦怨爲注未盡○馮甘泉曰好利者心之疾也何計乎人之怨否此特對常人言耳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於爲國乎

箋曰舊解讓者同夫禮之實在辭讓恭敬故孟子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曲禮曰退讓以明禮孔子嘗哂子路曰爲國以禮

上禮字與讓連以行而言禮讓兩字與車曰讓者同夫禮之實在辭讓恭敬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可見讓者爲禮之實也何有猶云何難之有言不難也大學曰一家讓一國興讓言在上之人行讓則一國皆感發興起莫不讓者也左傳稱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者堯舜自讓而唐虞之朝衆賢互讓故賢能在朝天下自治也如禮何此禮字以制作而言先王慮民之有爭也故制爲禮以治之禮者所以

整齊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咸就於中和也今不能以禮讓治國此禮將如何實之乎言無所用之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

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襄十三年左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

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陵愚動違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

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並足發此章之義○伊藤長胤曰禮與禮讓異禮是紀綱法度貴賤尊卑之別所以治國之具皆是也禮讓是辭讓遜順之心

是也蓋禮讓者禮之實也治國不以辭讓之心爲之而亢厲從迫事不和順則禮文雖具而無如之何即下論所云治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之意舊解以禮

與爲國分爲二項說故云況於爲國乎非也

論語會箋卷第四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箋曰立者立位也孟子滕文公篇立天下之正位論語衛靈公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皆可以證爲○不患莫己知臺本知下有也字正平本同○知者知

而用之也知須在位之先何以反說在下蓋此是反己自修之事意總辟向裏故第二層收緊一步○此章以位與名平對俱就學者言汪南溟曰人生有大人之

功業在唯名與位豈可全然去得但要在自己本領上討個著實如徒以栝濟自高此淺夫之所借以藏拙者耳豈吾儒經世之實學哉張彥陵曰患與求皆學者

精神所注患所以立不惟可以濟貪慕之思并可以療空疎之病求爲可知不惟可以去雜逐之想并可以治枯槁之習眞熱焰中清涼散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實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

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

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

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

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

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篁曰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則參森音同其字子舞則取三人同與義也曾子時與同門諸子在側講議略有意思而有未達者故夫子呼而告之也夫子豈無

編緒突然發是語哉○此一字非封萬而言之一乃統萬爲一之一要之亦不外乎仁也曾子蓋用力於仁而忠恕卽其日夕服行者乃於忠恕爲仁之方受教無所遺而有疑於道之蘊奧別有一段高妙物事今與諸子語於夫子之側言或及於此夫子聞之故呼而告之吾道者一條貫串無復別法蓋德有生熟理無二致及

則是言也教曾子益專力於忠恕爲仁之事而無復反顧疑猜別求高妙於他岐也唯是聽受之定不當作悟處及旁人問之依然據忠恕置對自是正對非假借

皇本貫之下有哉字正平本同一貫不必謂一以貫萬萬字是後儒添出耳此以字不著力非以此貫彼之謂也○曾子曰唯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以

起注應辭唯恭於諾是也曾子了其意故稱唯他門人不解其意下文問答所由起故記者錄之亦記載之法已若無下文問答是唯必不錄也○子出門人問玉

藻曰君子之居恒當戶據此則知侍坐于君子如孝經所謂仲尼居曾子侍者自必在堂後之室故云當戶也既入室則但有出而更無所復入此謂子出者蓋孔

子有故而暫出此室戶當卽復入者也門人者謂受學於孔子之門之人也人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侍況孔門高弟曾子年最

少孔子存時蓋未可教育弟子也蓋弟子門人一也以執禮之卑曰弟子以受業于門曰門人門人合言之則曰門弟子約言之則曰徒孔子之稱其弟子或以小

子或以二三子而記者書之曰門人爲其不可悉名也○金鶚曰古人著書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書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詞如子夏之門

人問交于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且以各章稱門人者觀之皆當爲夫子之門人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

不得率其門人同侍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夫子言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是子路鼓瑟在夫子門中故門人聞夫子之言不敬子路若是子路門人豈

得同在夫子之門且弟子安敢不敬其師夫子亦豈可對弟子而斥其師之名乎此皆爲夫子之門人其明子疾病章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門人最多爲臣不過

數人豈猶有不足而必取於子路之門人乎子路年最長故稱使以使子羔爲費宰證之可見使字亦朋友之稱豈必弟子可言使乎顏淵之喪門人欲厚葬之此

朋友之至情朋友與師弟道同不必爲顏子門人也未云夫二三子也古謂彼爲夫孟子夫既或治之禮弓夫夫也左傳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皆是此蓋夫子

在家聞之自言於家非正對二三子言故曰夫他章與諸弟子言皆直稱二三子無夫字安得泥此一字遂以爲顏子門人乎此亦皆當爲夫子之門人也總之論

語書諸弟子記夫子之事與言也其所稱門人自必爲夫子門人不問可知若謂親受業者必稱弟子不稱門人惟轉相傳授者得稱門人則尤不然孟子言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擅弓言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又云孔子合葬于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將

人後又云孔子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設驂此皆弟子稱門人之確證蓋受業於門人此正稱也或稱弟子以師如父兄受業者如其弟子又弟子受業於門人故謂之門人

者之稱師年長曰先生受業者年少故曰弟子也或稱徒以其衆而相從如將帥之卒徒也或稱從者以師出行弟子從之如僕從也此皆比擬稱之非正稱也故

論孟檀弓記孔子弟子之事皆稱門人以紀載之文必得其實也其在道途必變文稱從者以門人爲在門之稱在道不在門故不稱門人從夫子而行宜稱從者

亦所以紀其實古人之文一字不苟如此夫弟子爲家人卑幼及凡年少者之正稱受業者第通稱之門人爲受業之正稱此外別無稱門人者考之諸經灼然分

明竹垞乃別弟子門人爲二以轉相傳授者爲門人其失更甚於邢氏矣此說蓋本漢人歐陽永叔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業徒嘗數百人其規

受業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是漢時始有此稱古未之有也豈可據此以解論語乎漢儒如包咸馬融鄭康成輩注論語皆無此說蓋知古之門人即弟子與

漢之門生不同也後世有座主門生之稱以主司取中者稱爲門生此亦非受業于門者與漢之門生又異焉之皆非正也朱子注論語下訓詁名物多採注疏而

于門人獨不採邢說且又無注誠以門人自必爲夫子之門人可不煩注釋也又諸經及傳記孔子門人惟子夏敎于西河論語亦惟載子夏之門人餘皆無聞此

固是失傳然恐亦未必皆有門人也蓋夫子在時聖德感動天下凡有志于道者莫不願親炙聖人豈肯受業于其門人而門人以有夫子在亦不敢僭然爲之師

必引而致之夫子史記言孔子弟子三千可知當時儒者皆槃人之徒故諸弟子無門人也夫子卒後門人始有教授者檀弓曾子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西河晉地史稱魏文侯敬禮子夏西河設教當在此時去夫子卒時已數十年故稱老也然則

論語子夏之門人亦在夫子卒後耳子夏自少即從夫子周流四方及反魯與曾子事夫子于洙泗間又爲莒父宰是時未設教也其餘皆可類推雖然三子門人

之有無皆未可定而以論語本文詳玩之門人必非三子之門人斷斷無疑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與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語意正同自夫子而言則

曰吾道自曾子而言則曰夫子之道只是道爲耳豈有二乎哉蓋曰而已矣者言只是一法無復別法也分明證上節一以貫之之義也忠恕理本相通唯忠故能

恕恕然後見忠忠之爲言中也爲人謀事盡己中心視人之事猶己之事殷到深切無所不至也恕者推己心及諸人如以己之饑寒察知人之饑寒凡所以忖度

體察者無所不盡也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以仁也說文仁親也禽獸知愛己子而已人能愛己子亦愛人子推以及天下之人子禽獸唯知愛己身而已人能

愛己亦推以及人故仁字从二人凡親愛之仁見於人偶相接之間故接父母則孝之道生焉接君則忠之道生焉接朋友則信之道生焉接人不得其道者何也

以有人我之隔也人我之隔何物使之也私欲也故能克己之私欲能破人我之隔而後可以王器然大公矣忠恕克己破隔之道也故古人以忠恕爲求仁之方
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論語又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其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見忠恕者求
仁之方也夫子之道仁而已矣而曾子學忠恕以對仁者就其下手用工處而言也乃見其在實據本分毫無假借踏襲也或令曾子曰仁者而已矣便是揀擇修飾之
語非一貫須孔門弟子何用珍重記載○毛奇齡曰一貫只一串一串之道只在忠恕一貫須貫解出二字名義一是一件物事貫是持此一件物事貫穿將去字
君切緒穿發曰貫是也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聖賢無異學子舉百王無異道夫子一生只此忠恕論語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即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亦只此忠
恕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爲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己成物爲一貫而提忠恕達道不遠以綜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以平天下育萬物非恕不爲
功大學以誠恕人爲絜矩而中庸以求人先施爲庸德是以論語兩一貫一是什子一是子貫曾子是忠恕子其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單是恕字不欲無加
是子貢行恕實功即博施濟衆亦以仁聖爲子貢强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之不欲恁施人及邪家孟子之又身强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張自烈曰此章
須看得乎貫親切一貫即忠恕不宜落空曾子乎日所習的忠恕全是一貫的道理及夫子而說出一貫來曾子便如擭故物便知道只在忠恕裏面不須他求故
門人復問曾子但將忠恕發一貫如今人對讀熟事何等直捷面已矣三字續見夫子之道明白易簡無不一無不貫學者不必別尋一貫只要在忠恕上做工

夫聖賢都是實地指點話並無奇特並先儒藤家或鋪張一唯或珍重一貫或謂一貫雖言借學者忠恕以明之使人易曉或謂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一恕
者用或誤唯後曰耳俱聖門人一問禁風捕影何足貫告告不免隱入蹊徑○滿述曰先儒釋此章者皆以一貫之語爲孔子傳道於曾子所謂一者萬理渾然非
忠恕也曾子但借學者進修之目欲人之易曉耳余按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博施濟衆可謂仁乎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言皆日用尋常平易切實之事凡學者皆可以致力雖大賢由
之而未能盡從末有高遠深微難以名狀使人無從致其力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者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果有秘密之傳一言可以悟道孔子何不以告顏
子而使之勞勞於博文約禮之中乎蓋曾子子貢其資皆不逮顏子而用力之勤則諸弟子莫有及之者但勸而未得其要故以一貫詔之此乃因所不及而致之
非以一貫爲得道亦非人人皆當聞一貫之旨而後爲聞道也大抵儒者之論皆患在於過高欲求加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其反陷入於空虛無用之地又曰世多
以大學爲曾子所作朱子分大學之道至之有也爲經爲孔子之言其餘爲傳爲曾子之意而門人所記余按誠意章云曾子曰云云果曾子所自作不應自稱
曾子又不應獨冠此文以曾子曰朱子之說近是然即大學之道以下亦不類孔子之言且玩通篇之文首尾聯屬先後呼應文體亦無參差其出一人之手明
莊者不得分而二之也凡文之體因乎其時故論語之文讀殿孟子之文舒錫左傳采之家書則文錯出不均大學之文繁而盡又多排語計其時當在戰國非孔

子曾子之言也然其傳則必出於曾子何以知之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大學所言皆忠恕之事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忠也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恕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忠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以其不忠也有諸己而後求諸
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恕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戒其不恕也忠恕二言大學之道盡矣蓋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久衍之以爲大學者也○
張甄陶曰此章道理最平實是以盡心之功告曾子非以傳心之妙示曾子曾子之唯是用力承當與顏子同雖不敏請事斯語口氣一同不是釋迦拈花文殊微
笑忠恕而已矣是直截切指與門人共說明此第一義不是將一貫之語移下一居蓋曾子年最少夫子沒時年方二十九此時安有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氣候
夫子遠付以秘密心印故謂此章以盡心之功告曾子則是以傳心之妙示曾子則非○外注程說以己及物仁也即是一貫推己及物恕也即是爲仁工夫忠恕
一以貫之謂聖人忠恕即爲一貫也○注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一本萬殊道體道用並不可從程說天道人道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傳會之其又言唯曾子爲能達
此則子貢之一貫其謂之何又中庸違道不遠之忠恕與此忠恕正同但之言有不同耳不當作兩解應接非一謂之泛應之識微因遺謂之曲當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
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喩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喩者義而已不知

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爲曰孟子四體不言而喩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喩字有智慧敏捷見解透微之發此當就亦至日前時言若指乎素則君子固當喩於義小人固當喩於利
奚侍乎音朱子曰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樞亦有一事同一樣做法而義利不同者如君子得飴以養老尊之盜之也小人得飴以發老
或冀其財或邀其寵此皆指當事之際而言故義利不必兩事上分王在一事上見○陸象山白鹿洞講此章曰人之所喩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志乎義則所
習者必在於義斯喩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喩於利矣象山特探其本而括出志字習字最好○黃式三曰義者通行咸宜能去人之害者也利者
一端所得而有害於事者也周官肆師注曰古者書儀但作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仁義字本作誼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也此義之本訓易言利貞利
用利涉言利始於此夫子於易云利者義之和見古之言利者皆和義爲利傳之有利無害後人止殉一身一事一時之利此利而害即在彼梁惠王曰利吾國必
嫂言利己忍其事之害於人而孟子言并害於宋輕不言殃民伐鄒之非仁義使秦楚息戰求利不外運橫故智而不絕其計利圖害之心孟子於是言利中之
利與害相因孔孟之所言利者以此董子對易王之問五霸云正其誼不謀其害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義外之利參以害道外之功不敵過正誼其道義耳近
儒謂道義中之功效君子不喩及非董子意也張敬夫義利辨云無所爲而爲之謂之義有所爲而爲之謂之利後儒謙張氏無所爲而爲之言而諱言大學以義

爲利之指則成敗利鈍廢爲人欲必使爲君子者眞情而行不精求夫成敗利鈍之由而義無宜用矣朱子答汪元遠書云後人不知義之所以爲義既失其名因味其實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精義者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其答張敬夫書云易無非言吉凶禍福書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人自以私心計之即以爲利耳自無所爲而爲之設起言義者不敢推驗於事宜之極而義之說不全則學義者何以使有懷忻鼓舞之慕哉而矯其說者沿陳同甫義利互用之說抑又顯與經乖矣合而言之其不知義利則均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箋曰此三人行有我師之意矣焉字有力○賢是先天之善人有己亦有故曰思齊不賢是後起之惡人有不必己亦有故曰內省薛文清讀書錄曰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見賢上有君子二字正平本不賢下有者字○此章思字省字有力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工夫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

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箋曰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即幾諫幾諫不事在柔聲怡色上而柔聲怡色亦在其中幾諫見志猶醫之投試藥也元欲投重劑而未審病人能受與否且予輕劑以試焉若能受焉則進重劑不可受則已矣幾諫而父母能納焉則可熟諫若有不從之氣則又敬不違而已幾諫即是敬蓋競競小心不敢不諫又不敢激諫也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見志不從者不待發於言也不違謂姑從之不敢忤也違只是違逆如夙夜勿違命論語若夫善而莫之違之違豈可謂之上不違微諫之意下不違欲諫之心耶皇本敬下有而字勞字亦當做子勞苦萬章所云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亦屬子可見夫父母所爲不善不聽子之諫又命子勤勞於其不善之事是尤難爲心者乃執其勞而不怨其父母不亦孝乎此非平常不避苦勞之比若乃熟諫之際父母怒而撻之至流血慘暴不慈之極世所罕見勞而不怨豈指此等變耶朱注引內則欲每句比合所以誤也又此章大概論通情之事若大無道惡逆則此章未言及者當別論○韓村先生曰是章本意爲孝子情切者恐至於怫戾而發之非爲憚怒怠已忘親之過者而設之又敬而不違謂初間因敬而幾諫諫而見不從則易至於怫戾故又悚然起敬姑不違其意也勞而不怨謂姑從親之命勞身於其事不敢致怨於不從也其言固與內則相表裡但內則以全文示幾諫意據於

懼怒意已故中間插悅則復諫寧熟諫句此章首幾諫二字既包悅則復諫等意故下唯戒怫戾一邊文意各有向不可牽合予謂子諫父母出於不能已論語中所以纔一及之也自孝經列諫爭章學者先以諫爭爲心吾疑之久矣○敬愛二字原不分開如下氣怡色柔聲是愛底意思起敬起孝是敬底意思然非幾諫之時止愛而不敬又非敬時止敬而不愛蓋諫之時不敢唐突其親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便是戰戰兢兢栗栗中發出這深愛意思又敬又字正從這幾諫中之敬來。

胡氏單主愛說未得其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能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也。

箋曰下遊字承上文亦謂遠遊也上句既曰不遠遊則下句不言遠而遠遊可知矣是省文法不遠遊是定規事勢又有須遠遊者則必有方正所以全其不遠遊之心也其近遊之有方亦可推而知矣鄭注方猶常也曲禮爲人子者所游必有常此蓋鄭注所本又玉藻親老出不易方故集注直以方向爲言而較醒豁矣○皇本不上有子字正平本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箋曰前出言觀人之法故多二句此主孝子之行而類列之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若乃以爲既複出而又逸其半則編簡之錯脫甚矣何必至此且此章前後皆論事父母之道編者以類列敘于此與鄉黨篇入大廟每事問在君命召之下同決非湧然複出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箋曰知猶識也謂記憶存諸心常常思念不置也喜懼只管自愛敬切至念頭出來呂晚村云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是弟子各記所聞若乃以爲既複出而又逸其半則編簡之錯脫甚矣何必至此且此章前後皆論事父母之道編者以類列敘于此與鄉黨篇入大廟每事問在君命召之下同決非湧然複出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箋曰知猶識也謂記憶存諸心常常思念不置也喜懼只管自愛敬切至念頭出來呂晚村云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是弟子各記所聞若乃以爲既複出而又逸其半則編簡之錯脫甚矣何必至此此說主活看反失經旨周聘侯云喜是喜其多一日懼是懼其少一日總是刻盡孝意愛日之誠兩字內都有非單重懼也此說得之在子不覺其親之老與在親不覺其子之壯同一情以其少長於膝下有所狎也故夫子提出不可不知四字以儆醒之子能憶存父母年齒則不至於不覺其老矣楊子法言至孝篇云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此章之義也曾子立事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此則學問之事呂覽上農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此則農夫務穡之事並與此意異家語丘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此乃是章之注脚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

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箋曰古者猶古也表記子曰大人不喝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言泽於行是謂游言語意差同躬躬行也○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正平本亦有也字據包注酉本原有妄字可知古下之字則可斷爲說衍矣正平本出下亦有也字○此章教言語實慎也君子之行以慎言爲先故又曰仁者其言也訒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又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皆與此章相發。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箋曰廣雅約儉也荀子榮辱曰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楊注約儉啬也後漢書虞延傳太守富宗性奢麗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約爲儉約漢人相傳之說也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然則約不止儉約易敎退一步法曰不宜上宜下凡貶損抑損皆是玩味以字是把柄須常在手一息不照管而縱橫萬狀其失多矣約雖在事上見而實主心言失則主事言約之一字以此節情以此制用莫不皆然此章專爲以才知自逞者發老子曰治身治民莫若嗇嗇者約之謂也簡緣省事其失自少此是實理朱子云老子之學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

便足用此吳因之曰無浮慕於達人之聲而肆焉以爲通則其所合於矩度者常多無自憚於名教之嚴而放焉以爲適則其所遺於檢點者常少以能約者而才足以濟則敬畏之意益足以善用其所長以能約者而才不足濟則謹審之心猶足以維持其所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箋曰說文訥言難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吶以吶爲訥之或體說文訥言之訥也吶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亦遲鈍之義○此章亦與前章同言行相並爲言但前章戒言行相稱惟言之淬行也即中庸有餘不敢盡之意此章則說言行各矯其弊言易出每苦於過放故欲其訥行難周每苦於怠緩故欲其敏其旨稍爲不同此是矯輕躁惰之辭只重一欲字言行各開說非言行相顧也不可說似恥其言而過其行蓋恥過是兩層相較而見訥敏直一心併注而分也圈外胡注當削。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箋曰有鄰正見其不孤下句是實上句鄰如字自通不必訓親四家爲鄰鄰字借用非譬喻言有鄰則左右前後同類來從群然盛多之意自見不云親而親在其中若惟言親則既非鄰字本義且全不見同類盡響之意○必有鄰言感召也如水流濕火就燥據注類應解逗上同德之人必應氣求說若只以衆緣好德言。

衆哭於君之門者蓋自古義漸而君臣朋友之間所傷多矣此說於義亦通○集注據胡氏以數爲屢諫卽從其說亦此子游與人諫爭之節度非教人怨於其君

友蓋臣友能欲諫爭以格其非必忠愛存乎中者或自恃其心無他言論易生於煩數迫切故子游戒之以爲是其意固善而言不適宜或來辱與疏當投時審勢可嘆則嘆斯爲善此子游保全臣友之至意非遽導之令去且止胡氏泛以當去當止釋之失子游之旨夫君友非大賢事事不滿人意者亦多矣爲臣爲朋者雖上規正然物有大小事有輕重又有交際之分故事有不可不規正者又有不必規正者苟不顧輕重大小交際之分每事屑屑然騰口說必欲其從已難夫則是父不能得之於子者況君友乎至曰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尤非夫臣友諫爭惟自盡其心寧有一毫求榮親之心以諫爭求榮親此小人之尤者也若夫論君臣之義事關宗社者不可不反復諫諍爲孟子蚳鼃章馮婦章格非心章歷歷可考朋友之義亦類乎此然此等皆非本章所指則此不必深論可也。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實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箋曰。皇疏及釋文引苑寓注云。名芝。字子長。史記弟子傳云。齊人。字子長。後漢郡國志琅邪國姑幕縣注引博物記云。淮水人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長墓在齊地。則當爲齊人明矣。

以女妻於人曰妻。猶以食飯於人曰食也。說文。曼下云。緩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纍同。凡索皆緩。緩而求之。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氾論訓累紲兩見。荀子成相篇子累。楊倞注。累讀爲縲。累即纍之省。左傳不以纍臣。釋文。鼓。兩釋纍囚。使其衆男女別而纍。皆以纍爲索也。紲亦索也。馬稱羈紲。文義可見。紲是牽曳繫維馬之索也。其於罪人。縲以縛。紲之。紲以牽曳之。繫維之。故少儀云。大則執紲。左傳云。臣負羈紲。集注本於孔注。縲爲黑索。紲爲拘攣。以文勢論之。頗流於支離。當從漢書司馬遷傳。幽於縲紲。師古注。解紲爲長繩。方得安。當在中。與孟子告子篇。夫子在三卿之中同。謂長坐與罪人同繫。皇本紲作絏。正平本同。宜從之。唐人避太宗諱。造紲字以改經。然釋文猶作紲者。釋文作於隋末。亡時。尚不爲唐諱。

夫子特舉縲紲以許其可妻。則公冶之德。於此一事蓋有可觀矣。古人或有代親負罪者。或有爲義取寃者。公冶之事。蓋亦此類也。

皇侃曰。別有一書。名爲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界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今不反。當是已死。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牆上。相呼。噴噴嘖嘖。冶長聞。冶長雀何所道而笑之。冶長曰。雀鳴噴噴嘖嘖。白蓮水邊有車。翻覆。粟壯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故舊相傳云。安井衡曰。今雀能爲韻語。古韻雖殊。其理本通。未必盡與今韻相違。不得以此相難。但語奇矣。春秋雀能識沈約韻。更奇。此未足以破其妄也。記云。噴噴嘖嘖。即是雀語。冶長翻之。以爲韻語。

村字六朝以下始有之。而記中用之。則其爲好事者僞撰審矣。

公冶長解鳥語。見皇侃所引論釋。而皇侃義疏自宋至元明泯滅不傳。故明人楊升菴楊宗吾田藝衡焦竑張鼎思諸家。皆不知其事出何書。而義疏全本獨存於皇國。今則傳播於彼邦矣。

熊伯甘曰。天下模稜首鼠之人。最足悞世。而躁競褊急之人。每主殃身。此章並記夫子擇壻之說。前節可爲孔光匡衡一輩人下砭。後節可爲順尉俊及一輩人下砭。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前。

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箋曰。王注。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據此知南容姓南宮。名縚。字子容。故稱南容也。論語平常記弟子。皆稱字。則容爲字。可知也。不稱南宮子容。而稱南容。省文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孔子誨之曰。爾毋從爾母。扈扈爾。此知縚之妻。即孔子兄之子。縚即南容也。女子而孔子誨之。且以稱爾。且居喪而誨及下聲。則其即兄之子可知也。容既爲字。則縚爲名可知也。南宮只是氏族。又單稱南。周初有南宮括。南宮毛。左傳有南宮長萬。南宮牛。南宮極。南宮閎。豈必皆居南宮邪。南宮縚與南宮适。并非同姓也。史記弟子列傳。已誤以南宮括爲南容。猶未直稱仲孫閱也。檀弓鄭注。又從而爲孟僖子之子。豈有縚適說閱南容南宮乎。

敬叔爲一人者乎。毛奇齡謂。敬叔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其女壻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詢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藏口。孔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又曰。邦有道不廢二句。明非敬叔。無論敬叔是大夫。卻不然。亦當以國倅作大夫之貳。此見有成法。非廢不廢可虛擬也。若刑戮。則幾見魯之公族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言致不免者。而虛及此乎。至敬叔更不得爲懿子之兄。昭十一年傳明言。泉丘女先生懿子。後生敬叔。且不聞敬叔氏南宮乎。嫡長嗣母。必孟氏。大得更之。敬更氏者也。兄伯而弟叔。敬叔也。毛氏之論。極精確。夫謂邦無道免于刑戮。必容爲有智有爲之士。而又能謹守退藏。正爲賢賢者言之

也若貴戚之家何至慮及于雖讖親讖實而不可得免者而以免于刑戮爲論乎況敬叔生于昭公十一年少孔子二十一歲孔子之兄孟皮蚤世安得有其兄之子少孔子二三十歲者而妻之耶

大刑大戮專指死罪止稱爲刑戮猶云刑罰輕重兼舉之辭聖人斷事以理語常而不道變如南容之謹言行自可保其必免於刑戮公冶長亦未嘗不謹言行而遭囚繫是變也而固不足爲其人羞辱則二壻之跡雖相反而其歸亦自一此正編者深旨之所存也

中井氏曰程說嫁女量才求配固有此理然必其才大過於人者與大劣者方可難以爲通論又云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頗似過論按禮制自夫婦之別君臣上下之等至於喪服以避嫌而作者亦多矣若在禮制者美其避嫌而無禮文者以避嫌爲卑陋豈公平之論也哉避嫌亦宜有中道後儒賢達或自信之篤排避嫌之說斷然自將或失道理亦不可誠焉

崔述曰此二事不過記者類而記之其相隔未知數年或十數年原非一時之事而烏得有所較量區別於其間哉蓋公冶長在縲絏中而南容免於刑戮其事若相反而孔子皆妻之若世俗之情知取其免刑戮者則在縲絏者爲所棄者不以縲絏爲病則亦未必求其免刑戮者而妻之於此見聖人之觀人擇壻得其中正但取其實之不至於取禍而遇之幸不幸不計焉不求之此而妄意區別於其間可謂不善讀書者矣程子之論是矣然於事理尚未盡

皇侃曰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己女妻公冶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知其間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箋曰子謂子賤非面告之語故無曰字孔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宓虙之借字古字通伏故說者以伏羲是子賤之祖濟南伏勝傳尚書者爲子賤之後詳見後漢書伏湛傳顏氏家訓書證篇釋文以作宓爲誤則不知虙宓俱從必得聲未爲誤也又史記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此質治單父之績得衆君子以襄成之也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皆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

即指所父事所兄所友所師者言

上斯斯此人也下斯斯此德也二斯字上下異義是贊賢師友蓋陶之益甚大亦所以勸人近賢進德也

陸隴其曰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此是實語蘇說厚之至不必講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箋曰此問原不承子賤說集注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則低看子貢太甚論語出於門人之禮記其編次能每章必上下承接乎此特因章首突然以賜也何如發之故有是解然此子貢質己之爲人於孔子以自求進益與貧而無諂章之何如舉其所己能以爲言者同何疑有此發問女器也只是稱揚之辭無貶抑之意何本皇本正平本女作汝

瑚璉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瑚璉當是以木爲之潛夫論讀學云胡簋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證孟祚修堯廟碑瑚字作瑚說者據攷工記旅人爲簋謂簋是瓦器則胡連亦瓦器然旅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簋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字作瑚若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云皆黍稷器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則疑諸儒所見明堂位作夏后氏之四瑚殷之六連今本誤互易之耳夫考據疑似不如就正文爲斷也次夏先殷後不可倒敘果使瑚殷而璉夏則正文宜曰璉瑚不宜曰瑚璉矣子貢周人不言簠簋而言瑚璉見其罕覩古器可崇重也鄭注明堂位不言其制其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而三禮圖謂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是瑚亦圓也璉受一升制度如簠而銳下是璉亦方也瑚圓璉方未知何本周禮賈疏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而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陸佃云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然則注云盛黍稷亦舉其重者言之耳夫子言璉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羞王公矣器字原是聖門所最重觀女器也一句則知聖門實學觀瑚璉也一句則知聖門之貴學

龜井魯曰瑚璉宗廟之貴器譬子貢偉才非常用之器也余注素書釋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句曰若仲尼出子貢存魯張良召四皓定帝夫權變也者戰國兵士之

所先而非闕黨之所傳論固亡論矣然世有治亂時有否泰人有賢愚境有順逆當夫桀紂之世殺舜紂因西伯非能變用事則無復術可以解免焉有一死已夫子遊於農山使子路子貢顏淵各言其志而擇顏子焉世已有明王聖主而寶良輔相之教其五教導以禮樂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鑿劒戟以爲農器放干馬於原藪使卒伍無戰鬬之患室家無離曠之患由也無所施其勇賜也無所用其辯則是鳳再鳴于岐山而麟又舞于陵郊也雖非夫子我亦將擇顏子焉若乃齊楚合戰於蓬澤之野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鎧鼓之聲上震於天旗旗紛下蟲於地兩壘相望塵埃相接偶有一辨士言衣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以釋二國之患以肉三軍之骨則夫子尚且曰權變解結戰鬬兵士之所先塵而去之與我則知其必謂辯士有能爲器而收之也其爲器而危亡朝不期夕乎當彼魯墳墓之國而危亡朝不期夕

謂存亡天也束手遺伴于齊夫子必不忍矣余之注素齋取子貢存魯之說爲是故也○集注反君子不器爲說不可從夫子之意豈及於此哉曰女器也器字只是借來說本是稱美子貢爲有用之成材非謂未至於不器也夫不器者君子之自脩器之者擇人之大用不可相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從多爲人所憎惡爲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箋曰仲弓以德行稱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或者以爲仁而不佞者當時尚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虞夏書無佞字至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說文佞巧諂高材也從女仁聲巧諂一義高材又一義廣雅云佞巧也韓詩外傳云佞諂也與說文前義合左傳服注魯語韋注並云才也與說文後義合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之義而盡用巧諂之義矣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口諂口給之君子乎惟古人之謙言不佞則實謂不才而或人之以雍爲不佞則直以爲無口才耳論語佞字多上此義邢疏云左傳云纂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爲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爲惡捷敏是惡佞卽遠佞人是也爲惡

焉用佞檀云何以佞爲聲醒一世之辭不可在仲弓一身上說正平本佞下有也字

禦人以口給禦是有意抵當如禦敵之禦抗拒人之難詰也非應答之謂給贍足之意捨事情之可否唯以口舌抗禦爲贍給無所窮也當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注類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

屢憎於人者當時方以佞爲賢則宜其見悅於衆而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不獨取賢者之憎此是人心公惡處集注以禦爲應答則口給亦在平日應酬言語上也縱令無情實未必惹人之憎也唯禦難詰之口給乃可以取憎也蓋人持其欠處而詰之口給者弗肯受屈故人口服而心不服所以憎之正平本無於字人作民不知其仁焉用佞玩本文兩個焉字用佞通節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一句點到仲弓身上然亦是帶言非徒爲仲弓置辨皇本正平本仁下佞下皆有也字

不佞無傷於仁不足以爲病矣然未可指不佞爲賢注抑揚大過三月不違所以稱賢顏子不得擬三月之餘以疵瑕於顏子矣全體而不息體字是活字言人體之而不息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箋曰張彥陵曰此章是見性之學知亦是經世之學明新合一

字鑑曰雕彫凋三字不同經典多以鵰雕爲彫琢以彫琢爲凋瘁皆傳寫之誤漆彫開邢本作雕皇本作彫南宗本同彫與漆字相熟今從皇本漆彫氏必其職掌漆飾瑪刻以官爲氏者也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閻若璩謂上開本啓字漢人避景帝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證之其說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所記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子使漆彫開仕則開爲其字復何疑自僞以開爲名家語又云字子若而集注遂因之其使字與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文例並同蓋夫子爲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其最著者則原思子羔再有季路樊遲子貢公西華是也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仲弓仕季氏宰未知爲夫子所使與否至於漆彫開之使仕而不仕與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之力辭費宰然仍爲夫子宰子開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嘗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知開之言未能信亦非不樂仕矣吾斯之未能信凡斯字必承上文有所指此即指仕而言論語用斯字如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皆緊承上文未有學一斯字懸空指理而言者也之助字也信自信也夫仕者大而社稷民人小而庶職事務皆須有以撐當焉夫子以開之才德堪以仕而使之仕

然開不自足乃言吾未信我之可任也吾字有味人信我不如我自信蓋聖賢之志在天下國家而開之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豈有開不能任而錯使之者乎

黃學有得苟存心於天下則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之意也二意原不相礙此章宜以全識定力講信字以堅僻游移兩種講未能字徐健菴曰深源純盜虛聲介甫偏執己見一則無可自信一則果於自信

高拱曰信道不篤爲名求仕此學之大病也而人不能免焉夫子嘗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而聖人之情可觀矣乃使漆彫仕而曰吾斯之未能信則是學專爲己務求所以自信者而利祿不可以動正所謂患所以立學不至於穀不易得者也而其方進未已亦自可知故夫子悅之皇本說作悅說之心較使仕之心更深遠

謝說心術之微云云失當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箋曰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爾雅釋言舫附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爲附筏也周南釋文附本亦作桴或作柎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分附桴爲二失其義矣方言附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筏中謂之筏廣雅釋水筏附筏也衆經音義卷三筏通俗文作艥集韻作橓編竹木爲附筏也

浮於河以運物也南土名筏北人名筏筏艥橓並同附筏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稱故方言廣雅廣列異名不爲分別也邪本於作于凡論語引詩書外不用于字唯爲政篇志於學及此經邪本作于而皇本並亦作於文選嗟賦注引同今從之其由也與邪本無也字今從皇本正平本無所取材鄭曰無所取於桴材周官大宰五曰材貢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並謂木也

此章夫子嘆世之微言也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右魏曰今在予小子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是皆以涉歷大難經濟國家譬諸涉水則知聖人浮海之言亦以喻經濟天下也趙佑曰桴何可浮海此正狀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滔滔皆是桴即欲濟無舟楫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桴浮於海然所託者小而所期者大鮮有不疑且阻者皇皇獨有一我唯與相從其惟由之忠信明決能之乎此亦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意故子路聞之喜喜其得爲聖人行道之與也而子嘉其好勇正以力行任道之誠能出入於死生患難之中而不奪曰過我者深許之也又曰無所取材則就前作轉語言我誠汲汲於行無如絕少可乘之具無論其大並桴亦無從假手其若之何蓋重嘆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

子路問之喜集注云皆假設之言爾子路以爲實然此說非也言雖假設亦必有所以獨借由爲言之故所以喜也即下好勇過我四字是也則此假設之許己足喜矣何必認假爲眞乎好勇句泛就子路平日言

皮大記裁猶留也鄭注裁猶制也字或爲材韋昭注國語云材讀若裁則材與裁通朱注非無本矣然桴之嘆原屬眞言忽復作莊語譏其不裁度事理則於夫子諷歎本旨不合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直潮反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箋曰不知也者難其詞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意張彥陵曰才効於可見運用反有實際而仁蓋於心術之中起念之間無可把據此處稍爲寬假也且依附道德之途以自揜其拙夫子不輕以仁許三子正爲三子自有可用之才更不必索之不可知者以開假借地也

可使治其賦也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疇賦

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鄭賦六百乘又曰鄭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吳英曰周禮疑義舉要曰或謂有征伐則制兵非也觀春秋時晉作二軍三軍新六軍尊作三軍舍中軍皆於平時作之平時豈皆渙散無紀者乎或謂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晉國之卿然則以六官之長爲軍將元帥必冢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據此知集注所以不以賦爲財賦而直謂兵爲賦也孔子稱子路可使治賦者不過平居撫事訓練其民有勇知方以爲社稷之保護也如有當行三軍之事亦可以當長子帥師之任矣平時訓練有事出征皆不必屬之命卿故春秋時之官職卿多不盡遵周之舊典也而子路所當見長者在能爲大國也疑義舉要又曰天子六軍取之六卿而六遂與甸稍縣都亦有兵所以防守不在六軍中即天子六軍亦所以備制若有征伐猶徵兵于諸侯不盡用六軍也觀桓王伐鄭有陳人蔡人衛人從則盛時可知矣襲內六軍與六遂甸稍縣都之兵大抵爲防寇盜而設故小司徒曰唯田與追胥竭作此說是也

五等諸侯之所以得有三軍二軍一軍者豈使之互相攻強陵弱其必藩王室敵王愾也周禮軍賦說謂六軍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則六遂六遂不足則盡境內以行而後用諸侯之兵殊不知先王雖有征討亦當視道里之遠近以使民遠者自使方伯征之即近者亦何至盡境內以行邪若至空千里之地背城一戰而後動勤王之師則列國之視王朝直如鄉鄰有鬬豈後或大一統之象邪治賦兼有勇知方言

千室之邑三句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家宰大宰膳宰宰夫宰皆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千室之邑是公邑千室之邑宰是公臣百乘之家宰是家臣乃爲主人經理家政爲衆臣之長者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也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諸侯之地亦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邑有以國邑言者左傳凡稱人曰大國凡自稱曰敝邑尚書曰大邑商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是邑爲國之通稱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皆以國言也邑有以里居言者周官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莊公二十八年傳凡同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王制量地以制邑皆以里居言也里居之邑不易邑人三百戶千室則邑之大者也以此章與周官四井爲邑論語十室之邑是言志章較子路子華皆如其言惟冉有則自許爲邦而孔子但許其治邑治都而非治國矣然千室之邑雖不能與六七十五六十相埒亦當與百乘之家相稱必無於公邑施言其小於私家獨言其大者蓋有千室之人則便有千室之田畝農桑不獨千室之里居廛宅也況千室中百工商賈雖無田必食農之粟何一不繫於足民之任者乎故大邑稱千室也約言千室亦長言邑人之衆邑里之廣爾至于百乘之家則當時幾及千乘故季氏有富于周公之名而常言則止稱爲百乘之家爾較之其所自言六七十五六十者不已不遠矣孔注以千室之邑爲卿大夫采邑不爲公邑則似冉有祇能仕於私家未能備也邑宰主治民言家宰主治事言龔元玠曰邑有公私之分如武城莒父中牟中都單父等皆公邑費郈成則私邑也周官雖不列職然以左傳證之費有鄉有郊則公邑有鄉有郊可知邑有千室爲公邑之大者邑宰總其綱養與教與國中之鄉同而稍差之亦可知矣家雖百乘其宰無治地之責如子路冉有仲弓爲季氏宰此百乘之家宰也夫子告仲弓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知家宰於大夫之事無所不與既爲衆職之倡又可薦十類以充衆職觀子路舉子羔爲費宰王生舉張柳朔爲柏人宰則并得薦人以宰私邑矣曰公私邑宰亦命於君否曰春秋公私邑宰皆稱大夫家臣亦稱大夫見昭七年及二十六年大約公邑之宰爲公臣命於君私邑之宰卿自辟置亦告於君耳又曰冉有用矛於齊師夫子稱之季康子嘗服之今專以爲宰許之何也曰聖門學者多通才此特舉其更優者言之耳曰公西華可與賓客言不與言語之科何也曰陳蔡之厄不必人人皆與且弟子不過偶記一人以見夫子因材之教非謂四科盡於十人也時文家講公西華則疑其未必優於治賦無異夏蟲之見殊可笑矣

赤也束帶立於朝二句帶繫於要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帶古有大帶又有革帶革帶以繫佩韍而後加之大帶笏搢於二帶之間此束帶之常法也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裡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又云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帶有飾也鄭注諸侯合素大夫亦如之士以下褲不合而緇植辟讀如裨謂以緇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雜即裨也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疏云士用熟帛練爲帶據此知練帶唯士而已大夫則素帶也急就章注云練者煮縑而熟之也素謂絹之精白者蓋染繒故須練也然則大夫非練帶也子華如果束帶亦必非練帶也雖子華自言謙云小相下居士職然士爲末擯不得贊禮亦不能與賓客言也出接賓則同稱爲擯入詔禮則惟上擯乃爲相也原無所爲小相者也況孔子之許子華則既云可使與賓客言則居然上擯之事矣上介亦然若末介末擯備得于大門外立而傳辭不可以傳辭爲即與賓客言也大夫猶可攝行上介上擯之事即所謂攝相者是也若士則大卑不得攝卿事矣孔子所謂束帶立朝者亦必大夫之任云爾則此束帶非練帶也立於朝者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舉一以賅耳聘禮及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觀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出請事敖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者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賓客二字散文則通對舉則別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又司儀云凡諸公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此對舉之別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諸侯而稱客成十國一客一年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天夫而稱賓又詩詠有客上公也禮言醴賓大夫也此散文之通也此與賓客言者槩而言之也如魯有祀伯來朝滕子來朝郯子來朝之類皆賓也不得如王朝之分爲大賓小賓也亦不得如大司徒所謂大賓客之例以小國君謂爲大客也但以國君來朝者稱爲賓爾如魯有宋公使華元來聘齊侯使國歸父來聘楚子使椒來聘之類皆客也不得如王朝之分爲大客小客也亦不得如小司徒所謂小賓客之例以大國之卿爲小賓也但以卿大夫來聘者爲客爾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此章與四子言志章同意可見聖門人物也又問及兩何如俱是問其仁非問其才武伯不知所謂仁而魯國又急需才其問三子也欲用三子也其不問三子之才而先問三子之仁者蓋彼亦知仁之名至美而誤認功名爲道德見諸子之功甚顯遂不問彼而問此也使第告以不知其仁則彼疑其不可用彼亦苦於不能知惟直舉其才以塞其望並分示其意則三子之分出而武伯之心明故此章雖無才字不妨竟側才邊仁字只前後點明可也拈出三箇可使字所以勸武伯器使之意使而云可者分明謂國家可使之也自用人者言不自三子言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減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鏡曰：回也聞一以知十云云，十數之多也。二數之寡也。多寡相形，以明優劣而已。若數之始終，此不必論，二又不當作一之對。通鑑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滿四十，台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應選。左雄詰之曰：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據此則只以多寡計，不以始終論。漢以前人皆如此也。

吾與女弗如也。包注：與如字，得之。夫子嘗云：惟我與爾有是夫。陽貨所云：來予與女。皆此章的證。何可解與爲許。朱子以爲聖人稱人之善，如權衡度物，不爽銖絲，若夫子自謂已不如回，則稱獎過實，似汙所好，故解爲許。不知此與文王望道而未見，同一意，夫子嘗云，由也好勇過我，聖言類此者不尠也。論衡孔問篇引此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女俱弗如也。皆女以前人皆如此也。

下有俱字，文意極明暢。後漢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世說注引鄭玄別傳：玄從馬融學，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亦同。是章與性天道章，其前後未可臆斷，不必講。

龜井魯曰：記夫子教誨之術也。夫子有言曰：賜也之敏賢於丘，其頷悟可知也。然至顏子之賢，莫與比肩，故夫子發問，以觀其自知何如，將以爲他日之地，蓋所謂老彭揚則抑，抑則揚者，教之術然也。知十知二，言已才下數等也。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夫子深喜子貢自知之明，故然其不如，又曰吾與女俱不如，以稱讚顏子之賢，而勉勵子貢在其中也。

何敢望見遠不及他，且不能齊等，況愈乎。

述何云：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聖人博博如天，淵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子貢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所以日進而不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改改，然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敬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箋曰：宰我稱名，特筆也。鄭注：寢，臥息也。晝寢，當晝日而寢也。此與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宋玉高唐賦、楚王晝寢，于高唐之臺同。不與列子晝寢夢遊于華胥氏之國同。曰晝，非晏起也。曰寢，非坐而假寐也。晝寢在當時，蓋爲可怪。而後世反疑責之已甚，故如梁武帝有晝寢之說，殊不知春秋之時，本無晝寢者。惟宰我獨爲之，故可異也。內則謂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衾裯而不便矣。至秦漢以後，漸有承塵帷幄繩牀之器，及晉人世說新語，多誌晝寢事，以爲美談，則枕襆常設，而晝寢故便，亦莫之或過矣。或又云：晝當居外，宰我晝居內，故夫子譏之，果然，則當云晝居寢，不得云晝寢矣。

朽木不可彫也，邢本彫作雕，今從皇本正平本。

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糞土之牆，言以糞土築牆也。糞土，謂糞之土也。山原新採之上，其性全而結埴，可以充牆壁之用。一經糞治，則其天鑿矣，無復結性，不中用牆垣蔽也。釋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杇皇本釋文本並作圬，圬乃杇之俗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杇，鏝也。說文木部：杇，所以塗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從木，丂聲。槾，泥鏝，言用泥以鏝也。從木，曼聲。是杇以木制，鏝以金制，二字從木從金，從金，曼聲。是杇也。從金部：鏝，鐵杇也。其體也，從土，其用也，鏝之所鏝，亦曰鏝。孟子所謂畫墁是也。杇槾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杇人。左傳稱丐人以時，是也。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杅，曰：欲爲智伯報讎。杅謂塗廁之杅，刃其杅，謂皆用本而獨刃之。

於予與何誅者，此讓責之之辭也。與猶也也。於予與改是，周官太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責也。

子曰：二字更端之詞，思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此二字乃記者大得精神處。於人二字，俱暗指宰予。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且始之人安得言行都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悖，蓋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

於予與改是，改是猶言改於是也。是字指觀行一條，不當解作改之改者。更其方爾，不必言改失。胡注：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以下當削。

聖人德宏量大，責人極寬。今朽木糞牆之喻，在一部論語中，蓋絕無而始有者，則宰我之失，必非小過也。蓋因係志氣之昏惰，然亦小失耳。而責之如是，其故是聖

人未始辨罪之輕重大小也而可乎。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

虞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慾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剛爾。

蘇曰未見是想望欲見之詞不是慨歎不得見之詞剛者強之斷也剛强勇毅因德一類而各有謂也強者弱之反勇者怯之反毅者脆之反剛者柔之反唯剛有勇往割斷之意故設文解作強斷也字從刀故每曾斷割之義物茂卿曰書九德剛而溫剛而塞強而義是直剛強各殊也又孔子語子路六言六蔽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是直勇剛各殊也中庸北方之強絞南方之強者亦沿朱子之誤耳大氏勇與怯對以心不懼言強與弱對以力不屈撓言故強勇一類故非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不足爲強勇之至也剛與柔對以其質果烈言既曰溫柔焉得以爲剛乎譬諸物金剛木柔而木有強有弱火剛水柔水似弱實強然不得以水爲剛矣是字義各有攸當也至於直則以不曲言烏得混乎。

申棖釋文引史記作棠劉寶楠曰棖或作棠或作堂或作黨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丰云俟我乎堂兮鄭箋堂當爲棖可證也唐宋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棖申黨爲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棖魯伯貞宗祥符二年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俱列從祀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棖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棖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孰爲正。

棖也慾焉得剛設文無慾字慾欲之煩文謂身有所願欲也慾字最廣亦要說得細程子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慾棖學於聖門必不至如世人貪財好色嗜慾無厭唯一有慾矣則臨事剛斷有妨於其慾者必畏縮弗敢爲是以慾喪剛者不得以爲剛者也蓋慾者累剛之尤剛者無慾則不爲外物所屈撓如鋼刀不經於鉛則切物而鋒自不屈有慾者不能剛則易爲外物所屈折如鉛刀無鋼性則觸物而鋒便挫屈矣。

太宰純曰季布有名之士當時所號稱賢者也其始惡曹丘生以爲非長者與其在呂后時嘗面折廷爭以爲樊噲可斬者足以見其剛直道其聞曹丘一言大說引爲上客厚送之何其柔也豈非以好名無已故乎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棖其季布之儔乎夫所謂慾者豈必聲色財利之慾凡嗜好之甚者皆是也人之嗜好亦有清濁無非慾者可不戒乎。

吳因之曰剛柔之名雖自來並稱然天地間只一剛便了其所謂柔者特委曲以成其剛而已當初聖人因見得天下事沒有這段柔曲便連那剛也成不得故並舉之曰剛柔不知剛與柔自對不過蓋柔只帶在剛裏面道化之所以爲道化人心之所以爲至德要不越此沈無回曰廉直狷介是剛之一端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若東漢之節義止可謂氣不可謂剛。

古賀煜曰人之衆德莫美於剛又莫盛於剛君子所以法天行之健而自强不息也凡世人制行以僞亂眞者不可勝數而其最易炫惑者莫甚於剛或狹中偏性不知通變之方或師心而自是忠告之箴格不可入或悻悻察察殺氣滿胸腹不可邇近或好訐人私面折人譽以不畏高明自任此後世之所謂剛而其實以僞亂眞之尤者也昔夫子當難未見剛者或舉申棖而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由是觀之僞剛之亂其剛其來尚矣夫陽氣一發金石悉透春和長育雖窮山荒野莫不周浹此陽剛之妙易見者其論乎人也不問其心之無私與否其執議之爲是爲非苟弇陋墨守揭然不肯卑屈者輒目爲剛此未始洞人事之至當也故古之剛者所守之正雖艱辛百折而不少移慈仁濟物之心不至遍被寰宇不已彼我之辨無絲毫蓋芥乎胸閱人昌言幡爾從之其心洞徹如青空朗月然此剛之至也如漢文呂伯恭未足稱至剛顧漢文聞馮唐袁盎逆耳之言而克優容之伯恭讀夫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語頓革猶急之性爲寬厚亦得剛之一端矣。

朱子以堅强不屈言剛者謂不屈於物也惟無慾故不屈程子乃云剛則不屈於慾對上句人有慾則無剛言乃云人有慾則無剛剛則無慾耳程子之云不屈只是無字意與朱子之堅强不屈以不屈於物言者不同程子之不屈於慾乃所以堅强不屈之本也又孟子鄉黨自好者不爲此當自愛其身之義含自愛惜其身不使陷乎不義也謝氏自好語雖本孟子而從自以爲是之義方妥如解爲自愛則不的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箋曰中井積德曰子貢蓋在孔子之側與同門諸子語而有此言也非對孔子說之孔子旁聞而呼之曰賜也云云耳賜也兩字可想坐上光景。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二句下篇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加同義。

我對人而言吾自謂也左傳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及我食吾言述而篇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孟子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北子吾喪我皆足以微矣大學言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即子貢此言之旨蓋子貢以恕自任而孔子謂其非所及也不曰勿而曰無者語路之異而自他之別也勿者禁他之辭無者自制之辭欲無我欲無此事也是其辭不得不言無也何本皇本爾作汝正平本諸人下有也字

子貢言吾亦欲如此自勉之辭也夫子曰非爾所及若曰談何容易爾試以身體之恐未便能及此此難之辭欲其實用力耳勉而進之非抑之也及字就自下言不就後日言夫勉然之恕學者之行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

集注以無勿分仁恕斥子貢之不曰勿而曰無殊不知古者勿無通用無友不如己者無欲速無見小利皆禁止辭也與勿何異而遂以此無字爲自然乎學者立志欲高志在第一等何不可之有若曰仁吾不能姑爲恕而已則今汝畫矣非孔門之學也且子貢不曰無而曰欲無則欲字是一念發願非立志乎乃知子貢之言固無可病耳但子貢口能言立志之言而實行不能然故夫子曰非爾所及也言曰學貴乎副實而嫌乎馳高聽明者其論每過高而實不相副子貢之病正坐此耳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箋曰文章謂禮樂制度之類然此文章以其發於言論而言故曰聞也下有言字故皆之耳非謂孔子之德容威儀文辭若孔子之德容威儀則可覩而不可聞集注誤泰伯篇巍巍乎有成功也煥乎有文章大傳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詩序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荀子曰有饒饒文章之等以敬飾之韓非子曰禮者所以情貌也群義之文章也或曰文飾曰文爲曰文理曰至文皆謂之有制度節文也孔子雖聖人不得位不得作講樂然如語顏淵行夏時乘殷輅服周見樂則韶舞及散見載記者亦頗有論四代禮樂者則雖其所學言猶可得而聞也

性之說見於中庸夫道之說見於易繫子貢本意正欲學者專力文章而不必驟求性道不是得聞而沾沾自喜告於人記者錄之蓋以明性命天道非夫子所先也自宋以後學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瓜牙亡而四國亂孔門之學失其傳久矣可嘆哉

不可得而聞也已矣二字依皇本補之史記孔子世家漢書眭弘夏侯勝等贊又外戚傳注及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語句末俱有已矣二字此子貢嘆嗟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不可脫

集注謂子貢至是始得聞之未必然

恒久不已固天道也然其所以不已以消息盈虛耳消息盈虛即吉凶禍福之所由而生也推其本亦唯陰與陽故古稱天道有指福善禍淫者有指人道自然而然者此章合說爲是

口口口曰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而孟子開口便道性善至程朱益紹明而闡發之蓋聖賢各因其時而立之教焉故其言雖不同其道未始不同也春秋之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禮樂刑政猶有存者而人心風俗之敗壞未甚故孔子之教人必以禮樂爲先孝弟忠信爲要使學者服習乎禮儀游泳於樂節而成其孝弟忠信之德而學者自然莫不得心性之正是孔子之時也迨乎戰國先王之禮樂刑政寖以崩壞而人心風俗之敗壞亦已極矣孟子欲明斯道以救一世於是有性善之說而於大義無所發明其後佛老之說日盛月熾高明之士往往以吾道爲卑下不足行而遂逃於佛老至程朱起闡發孔孟之道其學以持敬爲本以窮理爲要皆發心身合內外統鉅細與彼專以心爲學者霄然不侔矣蓋佛老之說如彼其高妙深遠也故吾之說亦自不得不極廣大盡精微蓋不如是不足以破其怪誕之說而明聖人之道是以程朱之說自天地造化之大以至民物性命之微巨細兼該至精極密其說多孔孟所不道者是又程朱之時使之然也後儒不達於時宜變通之義輒斥以爲佛老之學妄亦甚矣要之皆坐於不知時耳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者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箋曰人有篤好之物既得一事而未料理更得一事則心急意忙至于煩懣發熱故每得一事輒怕後事早至手也好之至耳子路之恐正此之類此三句文法方有聞而又恐有聞不過是急於行耳記者偏說未能行過一歷乃加得十倍正平本未下無之字

論語所記無非善言懿行此何論及與弗及范說當削子路勇於行凡所聞於師友欲皆必行之故有未行而又聞之猶債之積身欲償之難也常人聞之未必即行之荀子大略篇君子之學無留善無宿問與此相發

張彥陵曰此即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蓋盡出子路一個心事也蓋應身曰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然後已是

何等勇果力量。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謹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箋曰圉與臧辰皆以蔽賢得文謚但不推進耳猶知尊尚之節取可矣故孔子稱之聖人不沒人之善者如此左傳所載孔文子之事不美故子貢疑其行謚不副仁齋遂疑左傳所記恐未必然也可謂不識聖人之心已且子貢既已疑之則左氏不可疑矣

敏亦就好學而言非別項述而篇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皆可以證矣

不恥下問孔注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夫子嘗稱其治賓客想他所學問必是那典章制度進退威儀在己下者也夫子嘗稱其治賓客想他所學問必是那典章制度進退威儀公卿大夫自有一種學問春秋大夫又別有一種學問勿竄似聖賢絕謂亦勿竄似章句俗學則治之又其在異國趙衰之文以拜享行父之文以盡忠其在本國

公叔之文以睦鄭林父之文以知懼言有謂也必有以也是以謂之文也者乃是孔子述衛人錫謚于圉之緣由非孔子斷其亦可以謂之爲文也與贊公叔文子謂可以爲文矣不同

謚法僞書不當採入所謂勤學好問爲文則取諸此章而附會之錫民爲位曰文則取大夫僞章而附會之耳又周公之時未有謚周制有得必有謚者亦康王以後云魯衛晉宋始封之君無謚宋無謚者三世可以見矣文王武王是謚之端矣然猶是稱號而已殷湯亦有武王之號國語稱周公爲文公皆據其功德爲稱號耳非有一定之制謚若創于周公則其子伯禽安得無謚崔述有論極詳見左氏會箋隱八年

注經天緯地者極贊聖人德業之辭言其德業充滿天地也朱子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此解簡而盡故如靈埋陰陽光被四表等語可以形容之自他小德無足言

伊藤長胤曰春秋之時列國大夫謚文者多矣如魯之季文子臧文仲公父文伯齊之陳文子晉之范文子趙文子皆得謚文子貢不致疑於此諸人而獨舉孔文子爲問蓋孔圉雖有治賓客之才其人不及行父士燮等此其所以爲疑也故夫子特舉此二事以答之

陸隴其曰當世之謚嚴嚴則寡末世之謚寬寬則衆夫子之略其短取其長善通先王立謚之意而爲言也又曰孔文子這一種學問當日必有實見之政事衛國之社稷賴以匡持者非徒記誦詞章之學問也故雖有疵行聖人猶有取焉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敬其事而貴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敬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

今或以一晉薑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箋曰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成子子產之謚論語於列國卿大夫有謚者或稱謚或稱字書紳各異固無定例

繫辭傳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中庸君子之道四家語問有君子之道四皆舉其尤者而數之耳非有所未至之謂外注吳棫吹求甚矣果如吳說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之外皆中理是臧文仲見取者多而子產見取者少也豈其然乎高拱曰後儒成心未去每事苛求自大賢而下皆不免焉夫謂之數事而稱者必以某事見其恭以某事見其敬以某事見其惠且義乃爲數事而稱今曰行己恭是無往而不恭也事上敬是無往而不敬也養民惠是無往而不惠且義也行己事君治民之理具矣則何謂數事而稱大學稱文王之敬止亦惟曰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子止孝爲父止慈交人止信五者而已將亦謂數事而稱者歟

恭倨傲之反言不自高以侮人也恭本主容貌而不以富貴驕人不以賢知先人二意亦包焉首說行己之恭是爲人根本唯此處服得人故事上使下得行其志

也勤嗇事大用人皆是事上內事存疑所謂陳力就列也敬怠慢之反有所慎重奉崇而不敢怠慢輕忽也養民惠則田疇能殖子弟能誨故夫子稱爲惠人惠者仁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時多以子產爲法家故言此

其使民也義義宜也謂擇可勞而勞之也既非姑息亦非厲民集注據左傳以都鄙有章上下有服解之此治民之有制者也非使民之義也使民者謂役使庶民

非治民也夫子曰使民以時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是也蓋非爲國爲民而漫興土木供遊觀以役使百姓此使民之不義者興墾城池修理橋梁以利國利人一勞永逸此使民之義者也子產有之故夫子稱之

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其恭故能禮賢下士喜納善言其敬故能恪職致忠夙夜弗懈其惠故能制產厚生使民得其所既以惠養民宜無可加焉而又益使民也義一句者與道千乘之國章別揭使民以時一句同意夫鄭擬於晉楚之間國家多事玉帛日迎于境當是時子產特以辭令能折大國之勢是豈無本而然哉恭敬惠義政修於上而民懷於下其本既如此所以能禦外侮也若無其本喋喋呶呶徒欲以口舌當虎狼之大國必有遭彼之怒而速滅亡而已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

以爲善。

箋曰晏姓平謚名嬰稱晏平仲猶稱臧文仲臧武仲也與孔子同時者如子產趙宣子皆未既其知孔子唯晏子獨知孔子而薦之於齊景而後人反謂晏嬰不知孔子何賤平仲孔子所業知偶記其一善以稱之非以槩其人也不與上章論子產一例皇本作人敬之皇疏曰此吾交之驗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教厚不爲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尼表焉邢本脫人字足利古本正平本亦作人敬之以春秋傳事觀之亦合平仲之身遭季世而使人能久敬之則爲交之善也人字善惡都有當時內而崔慶陳鮑之黨外而肸札僑戌之流其交最難其交亦最難故須按時地言之只敬便諸釁不投諸疑不作反朋疑間之端難多其弊總自不敬生來。魏禧曰君子使人可愛寧使人可敬夫愛而不敬者愛終衰因敬生愛愛不窮矣是故小人無敬小人而人敬必外附君子之貳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箋曰凡卜言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冐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植也其所置之處亦必在文子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諂瀆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罪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以不知左傳襄二十三年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俞樾曰疑蔡當讀爲𢿞說文𢿞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𢿞讀若贅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卽名之曰𢿞蓋楚語也𢿞龜本荊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與蔡蔡皆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巵言謂蔡蔡叔之蔡卽𢿞三苗之𢿞然則以蔡爲𢿞猶以蔡爲𢿞矣俞說可從漢書食貨志元龜巨冉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孟康曰母龜甲緣也巨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然則尺二寸之龜謂其廣不謂其脩曰尺曰八寸皆謂兩邊相距也臧氏之龜名僂句昭二十五年傳云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僭而吉者是也全祖望曰臧孫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周柄中駁之曰左昭二十五年傳云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而家語亦云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此明是臧氏所私寶若是國寶則不得藏于臧氏之家自有龜人掌之武仲奔防大蔡自在何待于納臧會爲得而竊周禮卜師龜人皆屬宗伯臧氏司寇非其所掌此說是也古者蓍龜告藏諸宗廟閒有大事謀諸鬼神謂宗廟之神也鬼神不言以卜筮告之也

故禮運曰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莊子秋水篇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明其在宗廟也蓋蓍龜鬼神之紹介也若不問諸宗廟而問諸蓍龜則先王可謂不知本已故知大夫八寸之龜亦藏在家廟中矣又知山節藻梲者乃臧氏家廟中藏龜處之節梲也蓋文仲以爲不用于家廟之堂宇而用之于藏龜處可免譏尤爾然則臧氏居蔡若果出官則不應于大夫之家若居蔡謂指爲廟居之則山節藻梲之不智智在爲君豈守龜之臣所能妄行于先君廟堂之地邢謂非私藏其誤明矣居猶藏也益稷懋遷有無化居晉語欒桓子假貨居賄史記呂不韋傳是奇貨可居越世家廢居候時劉氏曰廢出貯也居停畜也漢書張湯傳居物致富師古注居猶儲也儲有蓄義居字之義可以證矣山節藻梲節與楷同藝文類聚引作楶楶楷一字爾雅釋宮栭謂之楶釋文楶音節孫炎本作節是楶節通用說文云楷欂櫨也栭櫨柱上枅也枅屋欂櫨也栭屋枅上標也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枅一名楷山東河南皆曰枅自陝以西曰楷栭則楶也枅加於柱栭又加於枅以次而小故名之櫨薛注西京賦曰櫨斗也王延壽靈光殿賦芝栭攢羅以戢孴張載注云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栭在枅之上枅者柱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栭與枅非一物釋宮合二事渾言之詳則析言之又爾雅閞謂之槉郭注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曰楶說文閞門欂櫨也徐鍇繫傳斗之上承棟者橫之似笄也柱端交牾之處謂方木爲使相接合故謂之槉楶閞則爲門上之枅與柱端之枅同故其訓亦不異也鄭注禮器云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是刻山爲節不刻山形於節也集注似誤釋文梲本又作棳爾雅云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棳是棳在梁上郭注以爲侏儒鄭注明堂位亦云畫侏儒柱爲藻文也侏儒者短柱之稱宮室之制棟與梁爲大棟言東西者梁言南北者屋脊爲棟貫棟爲梁梁上短柱所以承棟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爲朱儒高誘注朱儒梁上載蹲跪人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蓋象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爲人也玉篇以梲爲栭殊誤徐鍇說文繫傳以楶爲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梧之木爲梲亦與舊訓不合居蔡與山節藻梲古注以爲二事謂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夫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係未必然者若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戶之附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然則山節藻梲其施之於居蔡也明矣而夫子以務民義遠鬼神者爲智則文仲不智亦可推而知矣何如其知猶云是何等知如語亦譏刺皇本知作智。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鬪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

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

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

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譏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箋曰令尹楚執政之官令政令也尹正其事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子文其字也子文爲令尹始自魯莊三十年楚成八年代子元至僖二十三年楚成三十五年

穀子玉凡二十八年僖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成繼之僖三十三年楚成四十六年子上死時公子壺求令尹而不得文元年楚穆成王以後數年不著令尹主文卜二年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至宣四年傳敘子越之亂追紀之曰令尹子文卒鬬穀爲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傳記皆未詳或云子上之後非也子上之死雖因商臣之譖實誤聽大孫伯之言文五年誅六十一年敗楚師皆大孫伯帥師則子上爲令尹之後當必大孫伯繼之無子文復仕之事矣蓋子文三仕令尹皆實事也其謂三已之則總其大略而言不皆罷黜而自讓者有一爲然即自讓亦是已之左僖二十三年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蓋亦必楚君有將欲黜之之意子文性本恬退故因而薦子玉以代己此非特不以爲慍且益盡其忠安得謂子文並未罷黜邪由是推之魯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是一仕至使子玉爲令尹計二十八載其間想亦必每嫌子文罷軟而罷黜之是再已之施復爲令尹是三仕使子玉爲令尹是三已之子文不戀令尹之官故三仕三已無喜慍也楚語觀射父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潛夫論遏利篇楚鬬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已與論語正合荀子堯問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鄭陽傳循吏列傳並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之事考叔敖爲令尹見宣十一年傳十八年楚莊王卒史記稱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寢邱之地則叔敖之卒先於莊王數年是其仕後二三年耳志未有三仕三已之事苟莊諸人且春秋時已違必係傳譌竟典試可乃已孔傳已退也孟子梁惠王篇士師不能治子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朱注

已罷去也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皇本如下有也字正平本同

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未知疑之也亦不許之

子曰忠矣忠者中心也盡己也能盡中心之誠謂之忠左傳僖九年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是此章忠字之義也曰未知爲得仁未知疑之也亦不許之辭與仁則吾不知不知其仁語意正同既以未知疑之又以爲得決之是言語之道集注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失本文口氣下節放此

中井積德曰子文志專於忠故一身之得喪不能動其喜怒之情故亦無其色耳此實足多者若天資喜怒不形是其眞受不足舉而稱也注爲人喜怒不形失當

崔子齊大夫名杼崔子弑齊君句法與季氏旅泰山同弑上加將字看弑者說文云臣殺君也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讖曰弑者伺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伺事可稍稍弑之是其義也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春秋正名之書也故曰弑不曰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曰弑或曰殺

陳文子有馬十乘文者益也文子去齊春秋經傳皆無之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知此說非也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馬之齒千駟者凡云有馬若干乘必計其駟齒馬數左傳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其例可推矣大學畜馬乘謂士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正平本則曰則下有又字

違之之一邦正平本南宗本作違之之至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蓋衍一之字也杜預左傳注云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蓋間一歲之中遊仕諸邦

子曰清矣清者潔也仁是心德之全忠清則仁中一節之名

光鴻按仁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也孔子教門人以此而七十子之所以日夜講究亦不外於此然而仁之德大矣其用廣矣全之於心行之於身而又使天下之人皆歸於我之仁而得爲人之道夫然後仁之心德功用始全矣嗚呼仁豈易言邪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去之夫以國之重臣而見君父將有大變越境而逃不久遽歸仍比肩崔慶之間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本百車而成以憤守何清之有以子張之賢而疑其仁以夫子之聖而許其清寧有此理乎蓋子張之意在問仁而不在問文子也抑仁難知爲亦難言爲假古人事跡以論之庶幾可得其端倪矣是子張發問之意也子文之行一意奉公純忠無私玩三字必字則非能勉於暫而不能持於久者其心似全於仁故舉而問之揭仁矣乎三字其意可見焉夫子既不許其仁故又借文子之事以質之文子十乘之富視如敝屣此近於無欲矣子張以爲欲全心德不如去欲夫子嘗不言乎克己復禮爲仁人欲即克己也而今不許之者何也子張之與顏子其所造詣既有深淺則其用功

之處亦不能無異譬之顏子玉之經琢磨而未免一點微翳者微翳去則光輝澤然一段之功所以在克己也子張渾然之體未備琢磨之功猶有大者存焉不獨去疵瑕而已夫子之教人如時雨化物各因其材而篤者如此而仁之不易言不其然哉子路子貢嘗學管仲不死於子糾之難以問焉其意亦在論仁而不在論管仲唯其專求之於心德而略於功用矣故夫子舉功及天下者明仁之大用示體之不離於用也子貢之博施而濟衆是專求仁於功用而略於心德矣故夫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原之於心德而告以仁之方示用之不出於物也蓋仁之大者無如天地碩果不食生生之理存焉天地之心也當行雨施品物流形天地之功也象天地而生於兩間者人也無仁則不可為人孔門之學以仁為主所以學為人之道也

子張欲識仁故設此等問也非立論以判斷之則注悅於苟難以小信大等皆近於躐矣楚之僭王豈子文之罪也哉猶夏之事楚人自以為富強之術也唯齊晉諸國指為猶夏耳非定論不可以罪子文

討賊非文子之任又非其所能故棄家而奔耳若以不討賊罪文子則晏嬰遽瑗亦皆罪人矣胡氏春秋之例難以解論語

伊藤長胤曰無所受汚謂之清無所非刺謂之和皆人之善行也夷惠之行能至其極故曰清曰和文子之於齊恥與惡人同朝而避之他邦不受其汙就一事而言則與夷齊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固同其趣故夫子與其清也先儒以私欲淨盡為仁之本體則仁與清無甚差別故曰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若如其說則不唯不得為仁亦且不得為清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箋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為人詳密舉事寡過蓋漢胡廣之風也今魯人慕稱其無過舉以三思強聒於夫子前夫子因言之示文子之未實

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見左文公六年此未必非不可援以證三思又襄仲殺子惡而立宣公賊卽仲耳宣公為仲所擁立非親作惡者注宣公篡立語已過重又云文子不能討賊反為之使齊納賂是似指宣公作賊而文子為事讐者此失事情

凡事未得決定雖千計萬慮積日累月皆第一思中之事矣既決定矣然後更審其前後左右妨礙有無此為再思再思決定矣然後更復一審此為三思夫子言再思而完至三思則過慮害事耳蓋文子所長在謹慎而所失每在過慮也凡事關于死生存亡者中人以上皆有捨生取義之氣至于過慮熟計利害之念萌生往往喪當初感激之心亦穩義士初結義立誓數月之後背約者多矣皆由三思而生焉曰功不必成徒死無益而刑戮加于父母妻子也蓋利害之念動焉乍忘當時感激之心耳皇本正本兩宋本再下有思字

文子生乎專為培植家門弁髦公室魯政之遠大夫實自文子始其所為三思者皆不利於魯國之事故夫子疑之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蓋謂此類概而論之如諫君欲與楚伐晉順有善者如因慶蒲仲當欲去三桓而追殺蓮立庶之罪以逐東門於文公之薨仲殺惡及視而已慶如不聞反為納賂于齊以立宣公則文子全不知有公義矣如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瑣瑣小善唯相三君而無私積堪謂清廉有德矣此其所以為良也孔子所謂斯可矣三字正對文子之為人而譏諷之也且以逐莒僕一事論之其使史克對公問以弒逆大惡而與竊寶玉同條輕重失倫者正因知無瑕以戮人巧為藏身也然謂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斯為非操之先聲矣而又謂行父於舜二十之一又其後來季氏不臣之張本矣何其狂悖至斯乎

夫子不與文子同時茲聞往事而斷之玩子聞之曰四字為時人稱季文子之語寄矣第一番思心在事內第二番思心在事外第一番思是當局第二番思是旁觀故必至再而後無不當也然此章再可據三思語而言亦唯歸于文子身上矣非謂通人皆可再而不可三也注務窮理失倫

文子之思或在利害上或在人情周匝上非謂文子再思之時皆當義理無私意也程注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不貼本文況心之官則思有心必有思也人心有邪正則所思有善惡彼惡人者奸計百出非思執為之故思也若謂有思則為善矣則是有思卽不邪矣而何以又曰思無邪乎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箋曰武子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武子未當事文公有道無道俱是成公時當其君臣相安國家無事便是邦有道當其君臣相訟流離在外便是邦無道二邦字實指衛邦有道則知者謂暴露其智凡所以事君交鄰無不盡其道也此句影起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亦影起愚不可及蓋成公之妄固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溷濁之側詐皆絕刑罰不羅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而職納處留旋歷險等事武子若稍露一班必為晉人所疑如何肯容我與君周旋故武子之愚不在於不避艱險而在所以處艱險委曲翻晦不白露其智

惟不自露其智而以愚行之故能濟君也皇本知作智

集注謂寗武子仕文公成公兩朝致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盟于洵至成三年而後武子盟宛濮是文公朝武子未得爲大夫也

孔子之論寗武子以邦有道無道爲言此正與論史魚蘧伯玉之有道無道者同三人所值之有道皆非盛世矣史魚與伯玉尤倒同時無後先史魚伯玉之邦有

道者自括衛靈之初年間有蘧伯玉史魚史狗公子荆公叔文子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而行事者有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各當其才雖君身無道而國勢無危此之

謂邦有道也及至衛靈之晚年孔子仕衛之日則南子搆禍而衛爲無道之邦矣此則伯玉史魚之所同也

成公立未時喪即遭晉伐倉皐出走其失策全作即楚殺弟幾至殺亡不保亦但可爲無道時自顛沛僖之從虎濟大難從及反正而享祚三十餘年廢同諸侯之

好學被大國之兵先之下逕避狄以定三百年遠謨毛於外平晉魯內返匡職可謂斡寗寗邦家敗有道時矣誰爲爲之皆寗武子力也觀僖三十一年帝邱之遷

公命祀相武子不可文四年來聘魯人重其知禮乃武子執政時事只子所謂其知非但委蛇孫事之謂然以其不祀非鬼爲知而猶有諫爰居退發惡不違復火

不祀非望者以其不答滿露形弓爲知而亦有辭上卿之享不拜肆夏之三者故曰可及而事以難其患武子蓄先處無道後處有道寘能易無道爲有道者人第

知其後此顯著之迹而不知其初隱忍之忠故特揭有道之知於前以形起之也

吳英曰邦無道則愚者謂藏其智而爲愚也其愚不可及者謂愚之中有智在也若集注謂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正爲人

之正道豈可以愚名之故唯武子之周旋其間使人不見其盡心不覺其竭力而忘其爲不避艱險此則兩愚字之旨也孔子嘗時稱以其能沈晦不露圭角名

之愚也與不違如愚之愚相似然其能沈晦不露圭角終得成其事則豈他人愚者所能要唯智者能之此其所以獨武子之愚爲不可及也又與同也不愚之文

相似又曰語類曰武子九世公族與閔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云云此說非也古者封建君臣不一定然亦唯疏遠之臣羈旅之臣若父母之國則不然

而委質策名君所任信者亦不然何必待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而後乃思盡忠乎孔子之仕魯也縶加卿位然衹爲季桓子所用而虛託定公之名爲備君臣之

情猶淺也故孟子言見行可之仕不曰於魯定公而曰於季桓子孟子語言錯繆哉顧後儒尙不知其情實而史記及僞家語每誣言治魯郵化之事功豈知孔

子曷嘗有此際遇歟然孔子猶且不久即反魯也早哀公又不能用於是長作七年而後歸矣若謂艱險只須早避則不如假去君誰與守正留休戚相關數人而已

三綱毋乃淪數邪

朱子質性方嚴每恐嫌韜晦之爲枉道故解此章殊迂辭其所謂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者是忠臣仁人捐身徇國者之所爲豈愚者之所爲乎朱子亦知其不通故

濟之以智巧之士所避不爲然則所謂愚者非世之所謂愚而對智巧之士言之耳君然忠臣仁人知能逢比干亦可以爲愚乎從見其不通也程說亦未允夫武

子非沈晦避事之人又引比干作論斷實失倫且比于之時亦有發出狂去者不必以諫死爲定法也

高拱曰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乃是以身殉國之事非所謂愚也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若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無所妙運於其間則何以能保其身能

濟其君亦止是死事之臣而已死事之臣不忘喪元者亦能之何謂不可及不可及者謂非入之所能爲也然則何如曰知也者明用其知者也愚也者晦用其知

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擠當險難非有超然獨逕之才何以調劑機宜害艱貞沈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則挺身任之若不知有利與害者患而必

國其危則迂身爲之若不知有是與非於所難處則密致其忠而不必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智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潛銷國家安定而人皆

莫與之爭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上者而後能爲之也不然則非安於浮沈而無以濟事則必徼於形跡而反以敗事其何足以語之乎蓋明以成天下

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困難成事於多事之時則尤難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襄元玠曰金仁山諂武子失諫是不睹春秋內外傳而關於勢昧於義之言也其言曰不禮重耳失諫此誤信朱子武子仕文公之註也外傳重耳至衛衛文公不

禮武子之父莊子諫而弗聽計其時已在盟向前十餘年矣又謂不許假道失諫楚初得晉假道則楚兵至矣且晉亡齒寒猶議銚也既後成公請盟乃迫于不得

己願可以罪武子乎又曰背中華而從荆楚失諫爾時成公得罪盟主執政庇之楚爲新晉之國不依於楚又將誰依又曰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失諫傳載寗子先

釋之者曰寗子悉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其說是已歎犬射殺叔武武子所不及料也且卽如期入此事恐未能免又可以波及武子乎又曰賂殺元咺失

諫歎犬既殺叔武可以服目元咺以子角故懟君與君爲獄立公子瑕此國法所必不容獨恨盟上庇元咺成公不能明正其罪耳若之何反寬其罪而罪武子也

臣如武子宜可以免君子之譏矣當其時坐觀成敗而如孔達之徒盈於朝廟能去噫強臣納君如周治者亦觀卿儕而莫肯爲力不此之罪而偏於信於朝上於朝罪

人者而妄譽之亦見其蠢中好毀而自同于刻薄之徒也已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

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

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箋曰陳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左傳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與倍其鄉者恥乎蓮則鄰里鄉黨之義也吾黨有直躬者明是鄉黨皆與此亭何

狂者志極高過不拘細行之稱也簡者性行潤畧不務煩瑣之稱也狂是倜仰天地睥睨占今以志言簡卽狂塞面事辭與云簡而無傲塞陶談云簡而廉大禹謨

云臨下以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皆此義也

斐然成章斐文貌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以錦文綵段喩其才器大可觀也裁字由在字而生爲謂裁割錦織以成服也夫子譬欲歸而裁之以適時用

也左襄三十一年子產答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注製裁也說文裁制衣也雖有美錦不知裁無以適用注裁割正也正字不貼本文又此章言成就人

才非欲傳道來世也昭於異端旬不必謂

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此本孟子答萬章之語集注斐其文用之然萬章所問本無斐然成章之語止以孔子思狂士爲簡孟子乃是就其所簡以答之萬章之

問與此經文不同孟子之答與必也狂狷乎語審而釋之者亦不可施之於此彼是因不得中行而思狂狷此却是欲裁狂者以適時用也不知所裁斷罰小子看

至夫子歸而欲裁之意當補在本文之後

吳英曰歸與之歎必在魯哀六年自楚反陳之後自陳反衛之前也左哀十一年傳曰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

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置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孔文子

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

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據此則可以知孔子反衛之後未嘗仕于其朝而在哀七年卽歸魯未必至于哀十一年始歸也歸

魯在哀七年而左氏乃書魯召仲尼于此者爲田賦用于明年之春而謀于此年之冬左傳本將言田賦之訪仲尼而因連及攻太叔之訪仲尼未將言魯人之訪

魯事而因連及衛人之訪衛事哀十二年魯用田賦而十一年適當經書衛太叔出奔而太叔事嘗涉及孔子故兩敍訪下仲尼之事遂順勢及到歸魯之事云爾

非孔子于此年方歸魯也雖其書幣召于止之將止之下而在攻太叔之年然曰文子將攻太叔也則攻太叔非卽此太叔出奔之年可知也其謂恥是二者故

出則太叔出奔不因將攻也然亦不因奪妻也文子既此不攻雖奪妻而不出奔也若已出奔則更無外州之獻矣雖曰恥是二者貫則以外州獻之一事而出奔

出故太叔出奔必在文子訪仲尼以後又隔四年之事也此傳文自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至以幣召之乃歸者左氏自注其上文仲尼止之一句之事云爾非叙

太叔出奔之正文也左氏何嘗謂孔子于魯哀十一年歸魯邪且據此又可以知孔子未仕于衛出公時也如果孔子仕于其朝則如太叔其人者雖無用兵攻伐

之法然傷風敗俗之人有關國政何必云豈敢度其私亦何得稱訪且孔子亦然便便言侃侃言何得託言未聞退卽命駕乎正見孔子既不仕于衛而其亘族徒

以私家嚮聽嫁禍于人孔子不對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亦足以爲孔子未仕出公朝衛無公養之一證也豈謂公養居際可之下而食其祿可以不忠其事

耶然則所謂待子爲政一語子路祗借之以爲問事之端而非眞將大用孔子孔子亦祗應其召而與之語而從冒仕而與之爲政邪史記志疑曰論語冉有子貢

以夷齊問孔子古史曰前此四年季康子召冉有矣後此五年冉有爲魯師師敗齊于清矣今冉有在衛豈自魯來見孔子歟哀公七年子貢在魯爲季氏說吳太

宰語豈今年自衛反魯歟子路仕衛孔氏豈與孔子皆歸于魯復自魯仕衛歟英按此說是也子貢爲季氏說吳太宰則自衛反魯矣豈非從孔子同歸魯者邪然

則此年以後孔子豈在衛邪冉有私問爲衛君而子貢之問有入曰出曰之文則二子皆至衛可知也明年觀與太宰在夏則反魯必在會鄫之年之春可知也亦

正可以爲孔子反衛在魯哀六年反魯在魯哀七年之一證也若謂哀六年既自陳反衛而道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則孔子久居于衛何爲歟若謂至哀十年而

後自陳反衛哀十一年自衛反魯則孔子久居于陳亦何爲歟謂久于衛則反衛間在魯哀六年然孔子安得而至魯哀十一年歸魯耶況孟子謂未嘗有所終三

年淹而世宗則謂于衛五六年于陳七八年有是理邪要之孔子自以司寇去魯老道移不行而歸其間反魯者不及一年去魯者定公時二年有餘哀公時六年

有餘合計不及九年并前遠齊者就共實計不過十年有餘大學人皇皇疏抑之心仁至義盡矣而世家謂凡十四年然深攷左傳之文則所云十四年何攷信歟

皇本正平本裁之下有也字

狂簡二字俱好字面蓋單言狂則兼簡意在內言狂簡則狂是志大簡是略於事李毅侯曰此大子思狂也中行節纔合狷言之狂者氣魄在狷者之上夫子取其

可以擔荷世道所謂狂者進取是也進取是他斷然要做聖賢志願高大得累無一簡住頭處好擱截得他有此志願自然不拘小節硜硜信果有所不能所謂古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此亦是願力太高一時躬行上未便相稱故知此其大段却已到好處看他志行卓然有立雖未至充實之光輝而學問成就

爲已成箇大片段煥然可觀故曰斐然成章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

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伯叔少長之行夷齊其名也謚法解夷齊並爲諡然殷人未作諡且古人無以伯叔居謚上者因學紀聞引尉仲曰

彼已去國誰爲之佈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念識錄也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皆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脫然如忘是故

希爲人所怨夫子所以稱之也里仁放於利而行多怨顏淵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皆爲人所怨恨也述而子貢曰怨乎則謂夷齊之怨自屬別義不可引以證此章

也

此章不是說其量大是說其心公故朱子曰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觀王彥方之化鄉人諸葛相之假李愛便可知其概矣若無虛公不蔽之心而矜爲寬深不測之量以爲遠怨正是致怨

集注其介如此介有孤特分辨二義當各遵文而解之而經文從孤特之義者概多如漢下京不以三公易其介易介疾有喜介于石不終日吉皆從孤特之解方安蓋孤特自守之士辨義利皆明決不違於不義之富貴則介固兼分辨恩但當在言外見不然解介于有爲有分辨如石烏可通乎朱子於易論語皆從分辨之義恐非是

夷齊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既改其惡便是無可惡者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設其曲意狥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箋曰孔注微生姓高名魯人也撫策蘇代曰信如尾生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

蘇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淮南氾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蓋當時或以爲直也微尾字以聲轉通借書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劉寶楠曰說文醯酸也作醯曰鹽曰酒從鹽酒並省从皿皿器也段與鹽同儀禮聘注以醯穀爲陽醯肉爲陰醯連穀言是其以鹽爲之說文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酢即醋字禮記內則和用醯釋文醯酢也周官疾醫五味醯酒飴蜜薑椒之屬注云醯醋也古酸用梅疑即加之於醯故醯味酸士昏公食大夫所云醯醬據別褻雅釋器醯醋也醯與醯同論語釋文醯亦作醯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醯多汁者爲醯醯清也惠氏士奇禮說遂以醯醬爲一物又謂古無醋其說並誤

此適有是事而夫子因論其平生也注有故意摘發細過之意恐失之所以教人句尤外理注又云掠美市恩非也或乞醯于高高家無醯若直者於此告以無有而已高則恐人疑己之客故轉乞諸所熟之鄰以示無也若謂掠美市恩則高於鄰說言自乞而人將謂高不直何待孔子譏之歟又好名之人一介與千駟不同好利之人千駟與一介亦異而其取予正相反水可以一介而斷千駟

齋微物而破人意足人情所惜雖適無之亦惡孤來意乃費斡旋以稱來意亦人情所不免何足是非焉雖在微生高與其平生之直大不相應故夫子据此事以論微生之直非直出於矯情也夫子所惡唯在其矯情也非譏乞鄰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箋曰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陸所見無子曰與上章合爲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爲非也

巧言善其言語僞爲有德之言也令色溫柔其顏色僞爲君子之容也或以爲諂失之足字如字讀

足恭與足兵足食足志足言足容等同字例皆使其具足之謂也足恭與過恭不同過恭猶云甚恭也是美事易小過彖曰君子以行過於恭未有以過恭爲不美者足恭者是故意增添其恭也譬之曡子淨衣脉肩過儉也公孫弘布被脫粟足儉也足儉亦可恥之事矣過儉何恥之有注訓足作過云將樹反恐非恭上於心而發於貌故古多以貌言洪範貌曰恭論語貌思恭是也後漢書耶顗傳易傳曰有貌無實侯人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

吳英曰左丘明蓋孔子之前輩也若傳春秋之左邱明非論語之左邱明而兩左邱明凡皆非孔子之弟子也傳春秋之左氏當必是弟子之門人太史公十二諸

侯年表叙所謂懼弟子各有妄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者也未得親受業于孔子也若親受業則孔子於定公時爲司寇之事於哀公時爲國老之事應尚更有詳記者而左氏所記殆皆得于傳聞之實豈非門人之所爲歟而論語之左邱明亦是先孔子而非生同時尤非在弟子之列者也孔子之稱其名而自附之一則曰左邱明曰某亦尤兒竊比之例惟其懷古情深也同時人則鮮有若是矣若爲孔子之弟子則當單呼其名必無連姓稱者凡人連姓稱者爲不知者告也如孝哉閔子騫人言也人之稱子騫于他人人衆矣不連姓將知誰歟如有顏回者好學此時顏子已卒孔子之稱子騫于哀公季康子皆未識顏子也不連姓將知誰歟若尊常稱左邱明豈弟子之稱邪又曠書亭集曰史記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氏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此說非也論語春秋傳兩左邱明皆單姓左而邱明其字也論語左邱明之爲左氏之姓矣而論語左邱明之爲左姓又何疑乎若謂傳春秋之左邱明本複姓左邱而其名曰明爲弟子者因避師諱而稱左氏則豈知古人之避諱實寬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有因欲諱其師之名而改人之複姓爲單姓者邪史記左邱失明不曰邱明失明者嫌兩明字重疊爾故唯太史公自敘及此一見外此如十二諸侯年表豈非亦太史公之筆而即曰成左氏春秋何司馬氏諱于彼而不諱于此邪即左傳敘疏無不稱邱明也如左傳敘疏引賈逵據劉向別錄云春秋左氏邱明所脩又引沈氏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邱明爲之傳又引蔡文志云是言邱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左氏傳也至于傳敘本文則凡稱邱明者七見若他書稱邱明者不勝數然則漢以來諸儒豈俱未考邪後世以

邱爲姓者或以邑或以字爲氏未可知安得謂複姓所分邪知作傳之爲左姓則可以推而知孔子已前之左邱明亦左其姓也如左丘則明乃其字如史魚之魚也其然乎

以二者比之穿窬殆是推究之論耳謝氏乃以爲甚於穿窬步正當之言也哉又此與上章無涉而云立心以直似泥

孔注足恭便辟貌邪疏便辟其足以爲恭謂前卽俯仰以足爲恭也爾雅釋訓云。夸毗體柔也郭注屈己疏便辟身以柔順人也邪疏毛詩云夸毗體柔人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也。

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也。

合

恥者爲恥其事而不爲也張彥陵曰這兩種人情態雖別總來都是外面要做好人節爲長吁而心裏實不可對人言夫子兩曰恥之正取出若人一點良心發其愧汗使他有箇回頭日子箇

蔡啓盛曰左氏非卽左丘明也誤合爲一之始實在子長雖生于漢初而學亦博然其書既繁富之極謬誤恒有未易悉數此亦無足異者至如江愼修謂史有左右名丘明而世爲左史則凡不顧其與史記之文又悖唐林寶元和姓纂于丘氏云齊大夫封于營丘支孫以地爲氏左傳有郯大夫丘弱于左氏云齊公族有左丘明爲左氏後乃出左丘云齊國臨淄縣有左丘明之後舉左邱左思爲證左丘下之文止可證其左丘別爲一氏卽丘字左字下之文亦止可證

右公子因以爲氏後乃出左丘云齊國臨淄縣有左丘明之後舉左邱左思爲證左丘下之文止可證其左丘別爲一氏卽丘字左字下之文亦止可證

蒙案姓纂左丘下之文止可證其左丘別爲一氏卽丘字左字下之文亦止可證

其始各爲一氏要皆難必左丘之不改爲左氏丘氏如謂後世丘氏左氏皆本爲丘氏左氏必非左丘氏所改則左雖左思又何以卽左丘氏乎蓋後世曰趙于苟簡者其氏之兩字爲一者所在多有且其省上省下亦不一則今之左氏丘氏皆難保其不出于左丘氏特在唐時則臨淄猶有左丘氏爲明也後耳以此合諸于長所謂左丘失明者足見孔子所稱之左丘明確爲氏左丘而名明矣至廣韻丘字下引應氏說曰魯左丘明之後此亦非無因但止宜據以證丘氏可後左丘明而不可以丘氏後作傳之左氏耳且其麻引古之以地爲氏者連上一字曰某丘其人幾雜恐數尤可見左丘亦必以地爲氏此則姓纂猶未推闡及之者也或疑左丘氏後既可省爲左氏則舊聞左氏傳者安知非已省左丘爲左平不知此惟後世之苟簡有之若左氏傳之名出于漢初必不得以此藉口但觀廣韻所引諸曰某丘者周秦兩漢之人若是其多而後世絕無之此卽其明證也況公羊穀梁何以不稱公氏穀氏乎是則左氏洵非孔子所稱之左丘明必後于孔子故傳中發及孔子卒後數十年之事。俞理初辨信左氏確在馬班異說家語周禮不思觀周禮諸者豈可盡則與史記言曰後稱而後作春秋者又不合矣唯論左氏因有世官而不能考萊于門被篡得賈其傳詳春秋之事而未能盡得聖意者正由此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主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孺豹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孺豹之作在乎人而不知孺豹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箋曰。季路卽子路。季者少長之稱。子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尙德也。卑在尊側曰侍。盍何不也。此章志字只泛說。勿如下論作用世之志。

願者。有志而未遂之辭。二子願字。是對師之詞。其心則蓋殆自許也。衣凡單衣者之裘。卑謂冬衣。衣作平聲讀。說文。裘皮衣也。皇邢各本。衣下有輕字。唐石經輕字旁注。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子華使於齊章。乘肥馬衣輕裘。而誤衍也。使齊章形容遊子之富。故馬必稱肥。裘必稱輕。若子路意在公。財豈必待有輕裘然後成此願。苟衣敝非裘裘而非輕。倘不必共邪。如或謂衣裘則盡人皆有。不得與車馬爲類。宜著輕字。則不知文字各自有體。此必以衣裘兩項對上車馬。乃見整齊。衣雖不言美。裘雖不言輕。而上文既有車馬。則衣裘亦非惡不待言矣。北齊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氣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之證矣。釋文於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而王雍也篇。始釋輕裘。是皇本亦無輕字。張橫渠論語說曰。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賓者共敝。是宋時解此輕亦無輕字也。但不知衍此字何自始耳。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九字一句。言以己之衣裘車馬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壞之。臺無遺憾也。在文勢固不可中斷。以義理論。亦必共敝之無憾。而後見相與之實。

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憾心之恨也。無憾亦是心學車與衣裘宜言敝。而馬不宜言敝。是因車服而并言之耳。

經傳之文。此例極多。繫辭潤之以風雨。風不宜言潤也。樂記。奮之以風雨。雨不宜言奮也。又云。煖之以日月。月不宜言煖也。玉藻。大夫不造車馬。馬不宜言造也。左傳。我被善甲兵。兵不宜言被也。孟子不以兵革之利。革不宜言利也。是皆從一而省文也。言被而此預也。是自古文一法。

無伐善無施勞。善者惡之反。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藝皆是伐善矣。集注乃單指善爲能。又解施勞爲伐功。然云無伐善則不伐勞。已包其中。何俟更言。或曰

之說義爲順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即無伐善之說意施勞者勞事我默而不爲暗移之於人使彼爲之與所不欲施之於人其歸同而意稍異一是我爲而加于彼一是我弗爲而事自移于彼如施于中谷之施史記范雎張叔傳劍人之所施易如淳曰移荀子儒效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注同

老者安之三句三之字即指三者字也集注前說爲後從前說則安信思在夫子後說是安信思在人且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二子方說作用以問夫子之志

夫子學問少效强驗殊爲不倫朋友在老少間則年齒略與孔子相若蓋指强壯以上人學老少效强驗殊爲不倫朋友在老少間則年齒略與孔子相若蓋指强壯以上人然不曰强壯而以朋友字換之明是繼統天下之人然不曰强壯而以朋友字換之明是繼統天下之人

平生結交之友言而其老其少亦特吾所接遇之人耳使夫子得位不過學斯心而措之然此特就夫子今日之所居言其所願非謂夫子得位而施政教之方也

爾雅釋詁懷正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雅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此章言志與後篇言志不同子路顏淵之言其用心不過於施朋友鄉黨間之言而孔子所謂少者老者亦不過子路言願濟之親戚鄉黨之諸老弱也以少者老者之間插

人朋友可知不然既安天下人懷人民又何論朋友乎

古者朋友有通財之義子路願之爲於行也義者之事也不誇己長先人勞事顏子願之當於德也仁者之事也而夫子所願則孝弟教化講信修睦敦厚愛深聖

者之事也

吳因之曰車裘共敝頗類俠的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體上辨別

陸隴其曰聖人只是要事事恰好觀熙寧元祐之遇爲紛更只是難得恰好所謂老不懷少是恰好所謂天地氣象亦不過是恰好又曰看來二子之志俱是就無私一邊說夫子之志是就當理一邊說但有大小之別耳

爲裘

程說稱賈太過冲入高妙却失其著實平穩之氣曰亞於浴沂曰稱不自私己曰知同於人皆不切當集注不當采入

夫子之志不可專作邦家說聖人此志隨處可行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曰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於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箋曰見其過者鮮故曰能見咎之之切如訟訟者揚于王庭責也曲者也不訟於人而訟於我故曰自訟是文字假借之妙

忠信之人易得也

夫子謙遜惟以好學自居若其資質蓋以爲無大過人者也注忠信如聖人又上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皆非經旨至道難聞句亦大重是章元平聖非高論也勿以聖人二字入講

釋文馬如字衛瑾讀爲於虔切爲下句首衛讀可從爲猶安也荀子多以爲爲安讀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若作然字解不如二字近于自夸若作何字解則口氣委婉多矣故茂卿從之曰蓋孔子門人或有仕爲邑宰而不興學乃以人不好學爲辭者故云爾十室謂其極小者必者懸斷詞言雖極小之邑必有忠信如我者則當無好學者哉特未使其學耳夫學者人之天性也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有一美人必倣效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問之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好也若使人性不好學則烏能悅之如舊說爲屬上句則孔子以好學自負而懸斷其必不好學可謂謬矣

伊藤雅楨曰舊解有至道難聞之說亦一旦豁然之意蓋聖門之學以道德爲本而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有進修之可驗而無了悟之可期後世專以理爲主而以一旦豁然爲的於是富德愈病而與聖門之旨相背馳學者宜鑒焉又曰學問之平積小成大化舊爲新生乎千載之下而可以是非千載之上以七尺之軀而可與天地並立而參故好學之益不可量也夫子以生知之聖而復曰好學者蓋道本無窮故學亦無窮故聖人有聖人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學而復曰好學者有學者之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爲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勉哉

箋曰有萬室之邑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則邑之極小者也穀梁莊九年傳下宰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金仁山謂田井爲邑者未必言十宰者以見

學其道道愈深則好學愈篤正平本學下有者字

伊藤長胤曰忠信之人徒任其生質之忠信而不有學以成之則或不免有局束因滯之弊此所以貴乎學也夫子於人之譽己每謙讓不當而唯好學一事則敢白承當此章云云其勸人爲學也至矣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
台灣省立圖書館藏
E1001 9

論語會箋卷第五

昬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五終

論語會箋卷第六

竹添光鴻會箋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臨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入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者。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在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箋曰。章首八字。皇本別爲一章。邢本則聯下爲一章。今從邢本。○周官撢人注。面猶鄉也。人君鄉明而治。故位皆南面。衛靈篇。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禮器。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莊子至樂。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此皆據天子言。左昭三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衛彪傅曰。魏子必有大登。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爲干位。此南面爲諸侯者也。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是謂天子諸侯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此謂卿大夫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無不南面。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包鄭皆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儒謂爲卿大夫。不兼天子諸侯。失之。文選思玄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精理。可以爲卿。彼自爲文。不足證此。劉寶楠曰。古人爲學。皆以盡倫。學也者效也。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推之昆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卽莫不各有當學之事。舍人倫無學也。學修於己。自能成物。而得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倫之學。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學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卽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而爲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而僅爲卿大夫。則孔子之不得

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曰。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卽仲弓。夫子議禮考文作春秋。若夫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正平本南面下有也字。○仲弓問子桑伯子。問伯子亦可使南面否也。非泛問伯子之爲人。首節既題南面。故記者以問一字總其意。夫子答可也簡。非泛論伯子爲人之可也。可也二字宜作一小頓。言其人可使南面也。簡正明其所以可也。仲弓辨簡明曰。以臨其民。不亦可乎。以臨其民者。非卽南面之謂乎。前後可字緊相承。周衰天下厭苦繁文久矣。伯子之簡。○宜夫子所取。凡苛者略略許之之辭。雖非十分圓滿之義。亦未嘗有不滿之意也。集注僅可未盡。本諸學而篇。孔注。魯語章昭注。列子力命張湛注。然似失正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貢曰。鄉人皆善之。何如。子曰。未可也。此豈可以僅可未盡解乎。爾雅釋詁。簡大也。毛詩匪風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煩與簡相反。簡者不繁。雖也。仲弓問子桑伯子。非借人之短以形己之長。仲弓已散揣夫子許己在簡。當時子桑伯子亦以簡見稱。而其簡有所稍異。故舉以質其當否。蓋不爲伯子。而爲自證也。亦見孔門諸賢用工夫之親切著實也。子桑伯子。桑氏。伯字。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之稱。如子沈子公羊子之例。其人篇考。孔子同時。莊周所稱忍是別人。注所引家語。此劉向說苑脩文篇語。非家語。識其欲同入道於牛馬。亦劉向語。非夫子語。蓋偶然失查檢也。伯子爲人。惜此輩以外未見論語。然果如莊子劉向之語。是怪也。肆也。非莊子山木篇。孔子問子桑雽。云云。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雽音戶。本又作雽。音于。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王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扈並舉。桑扈卽桑戶。屈音近通用。與楚辭云。桑扈臝行。王逸注。去衣裸程。說苑修文篇。孔子見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子桑雽子。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送。○居敬而行簡。釋文云。行下孟反。又如字。下同。集注。然吾且云。所行又簡。則從後音也。敬慢之反。凡政事處心於敬。不敢忘。慢思慮周密。使其條貫不紊。無少欠缺。而行下者。提其綱維。而不煩苛。能使民易從。此之謂居敬而行簡也。行簡者。行事以簡。既敬且簡。而以臨民。所以爲可。非謂居敬以治己。而行簡以臨民也。蓋總在政事上。非若舉者工夫。若其政事不肯竭心殫力。一味苟簡。而行下亦唯苟簡。此之謂居簡而行簡也。無乃二字有質疑意。如秦政之暴。又下去文就質。令行禁止。豈不簡便。其究也。黔首離德。而揭竿斬木之難起矣。此非無顧恤民嚴之敬意。而專好爲簡便。以至此乎。說者謂黃老弊入於申韓。尚簡者無不得不受其過。雍之言然者。夫子之可伯子。未有嫌於大簡之意。及仲弓再問。乃又然其大簡之言。非初過許而後改之。蓋泛然言之。伯子之簡可取。精擇之則大簡有弊。夫子是許。人之泛辭。仲弓乃切身之要問。言各有當。先儒蓋嫌於夫子之過許。故就可字遽就作說以獲之。遂失正意。○此章只重辨簡不重論敬。仲弓之所辨夫子之所許。總爲此簡字字面如一。來歷不同。居敬之簡。見識精明。當務之

爲急器量威重執要以御繁如是則民受和平安靜之福居簡之簡得一遺二精神不能兼顧如是則民受其苟且率略之弊此言不但判斷伯子人品淸楚實天下後世南面者之圭臬也故夫子雖然之正平本南宗本邢本大簡作太簡○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恐非此章之旨且簡與居敬工夫自別無居敬則行自簡之理凡人居敬而行不簡者蓋多矣故朱子謂是兩件事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眞知簡其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平日點檢身心當極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異處又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卽心卽佛之病故云勝私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復禮此與敬簡一例○仲弓嘗問仁夫子告以出門如見兩句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而夫子告以先有司三句此行簡之謂也可使南面因人所自來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

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

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過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者爲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與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鑑曰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問下有曰字○不遷怒遷字就人說不貳過貳猶儒行篇過言不再之再蓋怒之遷氣不能和也過之貳心不能剛也和與剛相濟乃可爲學氣之柔非和也和在平己之情心之偏非剛也剛在克己之欲論衡問孔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

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以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鬱此說得之哀公闇主也怒於室而色於市文過自遂闇主之常也夫子居恒欲鍊而止之無事端可以發言今哀公問及于此故稱回之實德因以諷諫之也不然對好之之問不必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視諸他日對季康子者可以見已

哀公問篇頗以不過風切哀公哀公安多過可知宜參互考之○彼人是遷怒在今日而移於明日亦是遷七情惟怒爲最難制方怒之時當如水之由地中行而弗汎濫不貳過說者多主心過說看來卽衆身說爲是程子亦只說是微有差失未嘗限定是心過○不幸短命死矣左傳昭三年無祿早世隕命與此同文例無祿不幸也早世短命也隕命死也○今也則亡者言弟子中今則無好學者也未聞好學者也者言弟子之外亦未聞有好學者也不欲盡誣一世故不言亡而云未聞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著卒之歲年家語七十弟子解始云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鎧尙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卒有一矣江氏永鄉黨圖考同臧庸拜經日記曰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天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喪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

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在孔子自陳適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厄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臧說甚核毛奇齡稽求篇孔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錯說差少一年者李氏生年從公穀故也秦漢人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天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耶顏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爲十八此眞異說非可據也○惟怒在物不在己故怒於甲者不移於乙惟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故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朱說自一又不善與過稍有不同然援在此全與過同耳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古注謂有不善未嘗復行卽本易繫辭而程子因之中庸云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及得之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顏子思誠之學以入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贏縮陵歷之異水旱沴繆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遠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益初王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益也顏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獨稱之○喜怒哀樂情也情者性之發也發而中節君子之事也未嘗以不發爲美也哭死而哀聖人也慟於顏淵亦聖人也不可

謂哀在顏淵。孔子不與也。哀既如斯。喜怒亦可由此而推。蓋語類乃言聖人之心本無怒。此語未圓。蓋藏否之可喜可怒者在彼。而喜之怒之在我。今乃欲取其在我者。盡付於彼。恐非通論。夫喜與哀樂每發而恐獨不發。是偏枯之心耳。聖人豈其然哉。○伊川好學論。此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顏子所好果何學論也。考亭一生立言。根據於此。而餘姚則以明道定性書爲原本。參以己意。是二家分派界頭處。○周子無極之眞。眞字以造化言。程子其本也。眞而靜。眞字以人之性言。二眞字不同。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之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

義。曰。子華使於齊。與原思爲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合而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西是複姓。鄭目錄曰。魯人。原思爲之宰。家宰也。比事屬辭。則使亦爲孔子使矣。○冉子爲其母請粟。冉子據鄭注。卽冉有也。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粟米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爲米五斗。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五秉。則與釜。與庾。不言數。是爲一釜一庾矣。吳英曰。皇疏云。包注十六斗爲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嫁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陶人職云。庾實二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按如陶嫁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據此知庾爲二斗四升也。釜之數既有左傳齊俗一釜一鍾。而庾之數又有周禮嫁人陶人兩處實據。且不差。于左傳齊俗之數。尤合。此實據而庾之數又有周禮嫁人陶人兩處實據。且不差。于左傳齊俗之數。尤合。此章不繼富之本旨。則據此亦可以知論語釜庾之數本然如此。而非徒以經證經。實據而庾之數又有周禮嫁人陶人兩處實據。且不差。于左傳齊俗之數。尤合。此章不繼富之本旨。則據此亦可以知論語釜庾之數本然如此。而非徒以經證經。

我者盡付於彼。恐非通論。夫喜與哀樂每發而恐獨不發。是偏枯之心耳。聖人豈其然哉。○伊川好學論。此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顏子所好果何學論也。考亭一生立言。根據於此。而餘姚則以明道定性書爲原本。參以己意。是二家分派界頭處。○周子無極之眞。眞字以造化言。程子其本也。眞而靜。眞字以人之性言。二眞字不同。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之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

義。曰。子華使於齊。與原思爲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合而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西是複姓。鄭目錄曰。魯人。原思爲之宰。家宰也。比事屬辭。則使亦爲孔子使矣。○冉子爲其母請粟。冉子據鄭注。卽冉有也。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粟米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爲米五斗。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雅彼疏斯粺鑿曰疏謂糲米也米之率糲一粺九鑿八疏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然則如五乘之穀而以米計大約有四十斛之數也禾粟之

有藥者也比直粟也粟禮米禾皆雜委偃曾從之穀連藥者不別之名即穀中之質亦無異號○粟名子周急不繼富周急定有年左傳所謂周急也周官鄉師職

謂尚氏之窮阨鄒可農云瞻該為周急之周明周瞻同調救濟也彼富而我又富之是綴也周急輕器只十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原思為之宰史記弟子列傳原

憑字予思鄒日錄云魯人為之宰三字因上文已有使于齊一節故此也一之宰不言古而自見為孔子家宰也不語爲註引日原憲為家邑宰此死以論語注爲

論語文猶知者以為家邑宰寇宰非論語文法也況孔子仕魯為司寇必有祿田而未必有私邑則原思當為司寇之家宰而非家邑宰也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

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三卿公山弗擾為季氏費宰子為為孟氏郈宰之類皆為邑宰也賜俱冉有子路之等為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

無地卯大夫訓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買氏此云最明晰○與之粟九九百辭說文辭不受也辭諂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九百之最雖不可考然九既爲遂之

類可謂之厚故原思得辭其多而夫子又告以鄰里鄉黨可相周之義耳設令九百之為常祿則原思辭之殊為無謂○崔述曰受官未有不受祿者思之辭但以

多耳思非辭祿辭多祿也故云與之粟九百必言九百者為思辭故也君思辭祿不以多故云與之粟可矣言九百何為者惟思以多故辭故孔子教以用多之道

言雖多自可以分人不必辭也朱子常祿之語未聞合春秋之世卿大夫之家臣其祿本無常數故傳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蓋卿大夫貧富不同其歷世久而

立功多者君之賜邑數則其祿厚其宰之祿亦厚從政者其祿薄其宰之祿亦遵不能拘之以常例也孔子未為司寇以前無家臣至是始有之初無邑制可

循任量入以為出視己祿邑之厚薄為家臣迸祿之數故與之以九百而思欲量出以為入但以己日用之奢儉為受祿之數無所事於九百之多是以辭之初非

魯大夫之宰皆有九百之祿而思獨欲辭多受寡也○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

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合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

斗也江水覃釋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有奇就然為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

為米二十八石二斗入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據江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知孔注以九百為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

反不及農夫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為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為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

則九百當為九百斛潘維城曰沈彤祿田考云大夫之宰當上士又曰在外諸侯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旬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

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維城粲魯侯國也夫子為司寇下大夫也原思為夫子家宰上士也法當食邱小司徒職謂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則邱者十六井也

十六井中有公田一千六百畝祿田考謂公田通率二而當一則八百畝也祿田考又謂九食公田百畝者貢八十畝則八百畝者實六百四十畝也以百畝百五

十石計之六百畝當得粟九百石四十畝當得粟六十石而此但言九百者舉其六數也不曰與之田十六井而曰與之粟九百者祿田考謂都邑而未加田分其

粟與之而已然則夫子仕魯其未有加田者與○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字句絕句者帝日時惟汝請字例正同毋字重講是正意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一

句反是餘意或曰九字一句毋以猶毋乃禮弓曰其毋以嘗巧者乎同句法此說不是逆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鄉黨之制不必拘周禮大抵鄉大黨小耳大子言

當受者受之可也若所餘豈無所用乎哉非教以分是欤然不許辭而已是井為曰讀此意而知夫子之所以故敎與群弟之所以達德哉子華之齊非好而

可使為實相也使之千齊以試其所為冉子之長於吏職而原思之清靜守而也宰諸其家以觀其能三子者亦以其所長一旦學聖師之命亡論得意郎思綱其

心力官理其職因以答平生不報之德加之子華之富也詥庚不與原思之貧也多輿其粟雖家人父子之親寵以加旌於是乎使其人感奮踊躍於仁澤洪化中

自造其才遂成其德而不自知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又曰我無隱乎爾我無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言其云為無非教也祿此觀之聖人之教與天地相參化陶鈞上者應幾可以窺其萬一焉爾○前二節以義哉再求之過與重不繼富句後二節以義

裁原思之過辭重毋字此章不必貶抑二賢蓋必能與而後可語之以不必與必能辭而後可語之以不當辭為兩賢占地步正為聖教開徵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大子

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

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纂曰子謂仲弓是與仲弓言也泛論人之賢否不繫於世類耳所云犁牛之子者特借以喻出身之微賤而非有指名也此章當與舉賢才章參看仲弓平日留意

人才故夫子廣之也左傳所載列國大夫炳炳麟麟皆公族世家其自孤蔵中拔萃者少矣夫子既告仲弓以舉所不知人其舍諸他日又語之曰爾為宰有取

士之貴凡歸舉里選推才是視勿拘於世類使秀民之能為士者仍困於農牛之子此其義也若比其父為牛夫子豈肯出此言仲弓豈能樂聞此言況仲弓並

非不用之人此語又從何而來乎○說文犁耕也耕犂也互相訓犁即牛省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牛名犁名字都是相配皐確以昔

犂者申明何氏樸文之說其云犂謂耕犂者是明犂之正義釋名犁利也利發土經章根也後儒據漢書食貨志為牛耕始於趙過然志言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

教過以人挽犂以人挽犂法始於趙過為代田之時非牛耕始於此也山海經曰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犂也晉語曰中行范氏子孫將耕於齊

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晉語此文以耕牛與犧牛比喻與此章合則以犁牛為耕牛是也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

爲履犂牛道是犂牛爲耕牛矣東山經鰱江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犂牛云牛似虎文者廣韻黧黑而黃也黧亦與犂通淮南說林兒屯犂牛既科以犢決鼻而羈

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此犂犧相對爲文犧爲純色則犂爲不純色者矣所云決鼻而羈此負重耕田之牛蓋純色者少

則凡以耕田負重皆爲駁牛其實論語犂牛卽是耕牛東山經借犂爲黧與此犂牛字同貫異不得援以爲證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

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

謂野牲曲禮所謂案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山川用騂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外祭兼有山川彼謂毀除

殃咎之祭非正祭〇騂且角者騂赤色禮記明堂位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檀弓周人尙赤牲用騂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

其方之色牲鄭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鎭也但牲色各有所宜用不可歷言而赤色周所貴故特言騂況南方嶽瀆

用騂固不妨言山川也犂牛之子其犢也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是以爲犧古注云角者角周正中犢牲者何休公羊傳三十一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

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繭栗者言其堅細角以細小爲貴故握大於繭栗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用角尺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如春秋鼷鼠食郊

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觭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稍有偏損亦爲不合用也〇俞樾曰角周正而但謂之角則不詞矣但謂之角無以知其周正

與否猶但謂之毛無以知其爲雜文爲純色也然則角者何曰角者別於童牛而言之也禮記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是角以小爲貴乃用犢

貴誠之義也然童牛無角猶未可用此云犂牛之子疑若童牛然故必言角以明可用曰騂則有其材矣曰且角則及其時矣故曰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〇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春秋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又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賤用之用者用以供祭也雖欲勿用與貢之同設辭也併山川字俱不

可者象設謂其子既合當時之尙而中犧牲之宜其用必矣就欲不用而以理論之自有不得而舍者故曰山川其舍諸雖說神享實設入用蓋卽神以決入也

說文市居曰舍捨擇也義別今經典多假舍爲捨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慾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〇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

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箋曰三月言其久然既限定三月則自與四時無息者有間古書凡云三月者雖指其久亦自有涯限之言故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可見其不如三歲三月無君則

弗可知其不待一歲故三月固非指三月後必違然亦可見三月後不可保其或違矣蓋耳無有不聽目無有不明仁者心之德心固無有不仁然耳有所蔽則不

聰目有所蔽則不明心爲私欲所亂則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故或間曰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會於意言之

表則得之〇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其餘注以爲餘人是也喪大記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鄭注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亦同日月至焉日

月與三月對言只見其久暫耳日謂一日月謂一月故與三月對一日能至仁而不能保明日一月能至仁而不能保來月也此至者言其復入仁之域非偶然竊

仁藩籬亦爲大難況中人以下所克企邪〇此章當能觀顏子與諸子之優劣不必論及孔顏之差等可也凡以趣向立論者雖天下之事可分作兩段孟子曰仁

與不仁而已此章仁字其意精細所論同中之異耳乃與彼不同不然冉閔諸子除日月至之外旹旹不仁可思之行也故〇閣外張說始學是立志就學之始與

初學不同內外賓主之辨語類中有兩說一說不違是仁在內爲主日月至是仁在外爲客一說不違是心在內爲主日月至是心在外爲客看來仁在內爲主之

說爲是仁具於心心統乎仁可云仁在心之內不可云心在仁之內也但有內必有外有主必有賓對舉之辭也心純乎理則仁在心之內爲主而欲爲客心雜於

欲則仁在心之外爲客而欲爲主何等直捷明快若云心在仁內爲主何者在仁外爲客云心在仁外爲客何者在仁內爲主蓋私欲皆在於心不可云欲在仁之

內爲主欲在仁之外爲客也且人卽私欲雜乘其所關酢只是此心主之[illegible]所以心爲賓也以心爲賓將以何物爲主乎孟子所云仁人之安宅者以吾心之[illegible][illegible]

人欲之危故以爲入之安宅耳非謂仁爲心之安宅也仁性也心者性之郛郭心乃仁之宅不可云仁是心之宅而謂心爲主在仁之內如身爲主在宅之內也本

文至字初非謂心自外而至於仁之內也只心無私欲而有其德時便是心宅於仁也若朱子以屋喻諸儒或以屋子喻心以賓主喻仁或以賓主喻心以屋子喻

仁此皆以心與仁分爲兩箇而不明朱子之意也曰仁在內而我爲主以仁卽我而非有二也仁纔在內我便是主矣仁在外而我爲客亦仁卽我而非有二也仁

纔在外我便是客矣何嘗以屋子喻心賓主喻仁乎曰心常在內雖間或存而時然肆是在外不稱便纔出卽便入者以心纔收斂在內便是仁常常在內保常常

是仁非仁在內而心來依之也間或有出時只這出便此心放肆而不仁矣曰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卽便出者以心纔放肆在外便是

不仁常常在外便常常不仁非仁在內而心去離之也間或有入時只這入便此心收斂而仁矣又何嘗以賓主喻心屋子喻仁乎屋子猶賊子心出入爲實主而

仁卽履之耳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一句中稍有次第勉勉是著力循循是持循不能已是習熟過此幾非在我者此是學已入聖域矣大全載朱子說尊就知言恐

非張子本意或問曰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此說明礪〇陸隴其曰心如明鏡仁則鏡體之光明光明與鏡有何分別但就其爲

塵掩時似乎失明就其不受塵時依然如故故以不遠狀之夫子於顏淵待提出心字此正是與體相呈處〇與元恥曰三月不違者一歲只三四次心稍不存所

謂未達一間也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常在於仁或一月常在於仁月至勝於日至若如日一至月一至之說則日至勝於月至矣然曰日一至則一日猶不常在於

仁何況一月。恐非所以論聖門諸子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箋曰。從政謂從事於政。左傳晉之從政者新。又子産從政一年。言其執政也。當孔子自衛反魯。正季康子執政之日。子路冉有已爲季氏宰。子貢已用於魯。獨未仕。政爲大夫耳。康子此問。其亦有同升於公之意乎。○由也果。果儆也。雅釋詁。果勝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illegible]。孫炎曰。果決之爵也。又引蒼頡篇[illegible]慦也。慦與敢同。力也。言以勇也。說文云。果木實也。則此果當亦爲[illegible]之[illegible]。大子當稱由可使治民。又謂由片言可以折獄。則果當隸勇敢決斷二義。周禮大卜五曰果。注果謂以勇決爲之是也。何有。言不難也。○曰賜也達。皇本曰上有子字。此本同。下同。也藝句。詞拘執一理者。或泥于古而悖于今。或興一利而生一害。達則所施無阻窒也。易傳曰。往來不窮謂之通。通即達也。通字有明通閡通二意。明通與[illegible]隔反。閡通與拘滯反。貫是一意求也。藝。藝當讀如多材多藝之藝。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

人才能由六藝出。故藝即謂才能。冉求自任以爲三年可使足民。其[illegible]可[illegible]。韓[illegible]先生曰。由也養成其果。而不以藝達爲非。如求之與賜亦然。是以其[illegible]。

其者[illegible]矣。後世數心一脈。見下手小異。己者便與之水火。彼性以[illegible]隔離。若唯其自足。非人一心。爲故偏僻。以亡於此耳。○果達藝就才品上說。於從政句[illegible]。

方[illegible]非[illegible]聽明上。果非因循。又非激易。審迅達非膠執。又非便利捷給。藝不暇[illegible]。之非[illegible]屬細碎。○注取其長皆可用。意稍泛於本文從政之問。頗不相照。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祕。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箋曰。史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鄭目錄云。魯人。費在魯縣。公時爲大夫費伯之食邑。[illegible]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遂爲季氏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

里有故城。是也。或云費伯之費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有別。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然先儒無此說。據路史讀如字者。乃滑國之費。今河南緱氏縣[illegible][illegible]。

○左定五年經曰。季孫意如卒。傳[illegible]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不與。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illegible][illegible]不狃以宰。十二年傳曰。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

注曰。不狃費宰。墮此可以知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之時。當必在定公十二年墮三都。而費邑既墮之後也。是時費宰奔齊矣。桓子懲于家臣之凶惡。故取其有

和順之德者使爲之。然夫子之時已久。有[illegible]去之意。祇因欲避遜我行友樂來。至今仕可速之征。閔子於知孔子將去從矣。豈樂爲季氏所用邪。故閔子堅以辭。

謝而不能以意明言也。史記弟子列傳曰。閔子少孔子十五歲。○此則孔子初仕。爲時閔子已將強仕之年。但其時費宰有子羔。季氏安敢使閔子爲之。若孔子未

仕魯時。季氏不知有孔子。又何知有孔門弟子邪。且定五年以前。季平子爲政。雖有孟懿子知之。然意如之爲人。則斷非使閔子騫爲宰之人也。至于孔子大爲司

閔子從孔子行矣。及其歸魯也。則孔子謂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而閔子[illegible]之。于論語者鮮。蓋必已卒也。況又爲康子之世。方意在子路冉有子華。然有立之

○吾爲我辭。非恐觸季孫之怒。乃欲使者委曲開陳。能達我之意。必堅其召耳。必在汶上。猶曰必如此。庶幾諒吾志之不可奪云耳。水以北爲陽。凡言某水上者。皆

謂水北。在汶上。謂出爲之事而已。如其所之。豈必齊。此不必論。倘有地理。今[illegible]。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北。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汶。

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又入汶。汶水經安民亭合[illegible]。人濟。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遏汶水出南旺。分流南北。

南流達濟寧州。會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illegible]。者十之六矣。○吳氏曰。四者釋地云。二十國之境。以汶分。此說非也。詩載驅曰。汶水

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詩以魯境言汶也。此則閔子以齊地言汶也。齊魯者水有上流下流。汶之上流在齊境以內。下流在魯境以內。安得謂二國之

境以汶水。然其稱汶上者。如淮上漢上。非[illegible]上流也。上北。閔子所指汶上。汶陽以北也。水北曰陽。左傳文[illegible]年[illegible]。汶陽之田。

之舊也。此則汶陽亦恒爲魯有。若當時[illegible]有路。大水[illegible]其[illegible]著。如[illegible]之表。蔓山河也。而當閔子辭往時。在齊人來歸[illegible]。誰適[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後矣。[illegible]汶陽又于爲

魯有矣。故謂子不曰汶陽而曰汶上。則其所指者廣。正以齊國汶上之地[illegible]多也。然賜汶陰之汶上在魯國。非[illegible]子所指。[illegible]汶陽之汶上。中爲爭[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子當時

所指也。則集注所謂齊南魯北境上。本疏文。猶見大牙錯壤。亦皆不釋地而[illegible][illegible]。分則如長江限南北矣。毋乃謬歟。[illegible]夫于不揣宮而仕。餘于亦不擇[illegible]。

伯子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蓋家之所謂小。乃下民之所謂大事。使賢者皆不樂說。則卑官下僚。得不賢之人。民生日困。國事日[illegible]矣。

況當時大夫皆世官。如世祿。若不肯小就。除是本不出。由[illegible]朝不有。如由求賜之無可如何者。聖門中如[illegible]。離間之不仕。自爲末信。門子舊之不仕。自爲不願。所謂

仁各有志也。謝說爲激。不當采入。其說文多要[illegible]言。問子學人爲之[illegible]。謂由求不以聖人爲依歸邪。云不[illegible]。恐閔子之心。求必于此也。文云一

仕惡人必爲由之取禍求之取辱閔子能早見而豫待之故不肯仕也然冉子仕季氏家臣之有祿名者謂之取辱不亦鄙乎子路仕于孔悝之家非立衛輒之朝悝又非惡人爲得見惡人之謂哉謝氏又以無克亂之才謂子路子路非無才而家臣之微無權無兵欲教孔悝一身且不能爲何得責之以克定衛國之難哉若謂以居亂邦則滔滔天下皆是凡入于仕途者爲得避亂邦未聞君子在亂世禁仕宦以立教也宋儒以仕于季氏謂爲又以仕于衛謂爲又以不能克亂謂爲窺哉子路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箋曰史記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鄭曰錄云魯人弟子傳又云伯牛有惡疾比包注所本淮南子精神訓伯牛爲厲說文癩惡疾也厲卽癩省金縢云遘厲虐疾考惡疫也說者以爲癩非是夫癩者本連死其死者必徧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惡滿體而其手不可執矣且既曰癩則未聞前必久知之問之時亦目見之何俟執手而乃嘆也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也曰字連下讀亡之句絕是謂病革也舊說爲不諱之詞非是斯人二字不似對面之語蓋是夫子既退而與家人言之也命矣夫且虛下正見其命也○古人堂室之間隔以墻而戶在東又鑿墻爲牖于西以通明故爾雅曰牖戶之間謂之扆室之制三面皆墻惟南近東爲戶近西爲牖或以爲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詩所謂塞向是也古人燕居在奧故士昏禮御衽于奧燕衽良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寒故令塞向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鄭注牖鄉一名是鄭意以鄉卽牖也然北出之向要是名向不名牖郊特牲毫社北牖使陰明也惟毫社有之則知凡室無此矣喪人記廦東首于北牖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墻下或爲北牖下釋文廦本又作墻則經文必本作廦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別本陸氏未爲作音也古人平時燕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墻下卽君視疾亦然病者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若然病者遷北墻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就而問之此是變禮故論語特文記之漢書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蓋勝不欲仕莽僞辭以疾故遷於牖下不令入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以龔勝傳觀之伯牛遷牖下亦當是東首○豬飼彥博曰士虞禮既小斂奉尸侇于堂度戶之廣非四五尺許不可出東牀也蓋室之南壁廣當六戶分爲三股中一股爲戶牖之間東一股以其半爲戶戶之東爲壁西一股以其半爲牖牖之西爲壁義疏釋宮附論曰士之喪室深二丈許若然廣深之度似亦相稱史記孟嘗君傳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古書言中人長八尺其高可知也夫子自牖執其手蓋牖之上端與戶相均下端則當戶之中牛○吳承志曰說文穴部窗通孔也片部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兩義有別囱部囱篆下云在牆曰牖在屋曰囱案囱卽窗字則窗牖之爲二物明矣經典多言牖罕言窗解家因以窗當牖張揖廣雅釋室云窗牖也已混合二物爲一孔氏書注鄭氏禮注郭璞爾雅注皇氏論語疏多同其誤蓋頡解詁以窗爲正牖牖爲旁窗雖不混合義仍未槁竊謂窗古文作囱小篆作囱於六書爲象形字外從口者象木匡當之形也中從小或從㕣者象木交疏之形也由是形而求其制意古之所謂窗者當如今之牆壁中以木爲櫺之類助戶爲明不可開闔故說文云通孔也孔者空也言空空然不能掩也釋名釋宮室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是足證通孔之義主牖字從片片者判木也段云謂一分爲二之木片蓋卽所謂版也故版篆云片也版爲片則片亦爲版牖從片蓋以版爲之可以開闔儀禮祝闔牖戶又云祝從啓牖鄉乃牖能開闔之明據其因牖而象言鄉古人自有此文法鄭注因謂鄉牖一名也實則向與牖異窗直是三物穿穴而無木爲交疏者曰向有木而不能開闔者曰窗能開闔者曰牖後人混其稱張稚讓因合三者爲一物耳又按古制牖自牖執其手自牖明者南牖窗則四牆皆有是以周官考工記有四旁兩夾窗之制○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處視之也易曰納約自牖可證孔子問疾伯牛蓋以有感染之虞辭而弗見也孔子欲強入于室則傷伯牛之心欲不見而還則師弟子今生之訣別亦有不忍也於是乎自牖執其手而告別此斟中而遠乎宜審於人情者也集注揣摭經傳牖窗君之說可謂迂矣夫堂上之位對堂下者以南面爲尊室中之位東鄉爲尊未聞室中尊南面也今室中而以南面視己爲待君之禮不亦異乎果然大廟祫祭有子南面臨父者謂之何故雖堂上之位其不對堂下者亦不以南面爲尊唯以東鄉爲尊耳史記鴻門會可徵或謂集注牖字誤當作墻此則不然疫廟制無北牖然私室有北出小牖詩所謂塞向是也室中南既有牖則北亦何得無牖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疾東首於北牖下疏云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此朱子之意古人以令終爲死于牖下亦由此○陳天祥曰注言當時伯牛家暫以此禮所本安得任臆改經北牖作北墻乎且北牖取明故病者可寢猶後世北窓高臥之意古人以令終爲死于牖下亦由此○陳天祥曰注言當時伯牛家暫以此禮尊孔子然以人情推之伯牛純正之士必不如此輕率妄使家人僭以人君之禮過尊孔子也雖使有之孔子必正其失使之更改其位亦不難爲心知其非隱而不言但不入其室師弟之間豈宜如此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固已明其爲詐切責之矣況夫子未嘗爲君而伯牛輒以入君之禮尊之其詐不又甚歟然夫子於子路則諄諄然以正其非於伯牛則略無一言以正之何也伯牛見夫子不敢當而不入亦竟不改其位僅從夫子在外但自牖中出其手與之永訣又無此理○朱彝尊曰齊魯之間土牀皆築於南牖下夫子遂從牖執手視之朱注乃曲爲之說良由紫陽南人不知北俗也○命矣夫者嘆天命不可知之詞斯人言斯善人也斯疾言斯惡疾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箋云說文簞笥也漢律令簞小筐也笥飯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是簞笥以竹爲之亦在用革者上與禮循於簞注簞笥是也笥大小簞則此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簞爲小筐也曲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鄭注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對文簞笥別散文則通瓢與瓠不同者全用瓠而毀其半者爲瓢說文云蠡也段注然者蠡也蠡字注云蠡之言離也一瓢離爲二故曰蠡漢書東方朔答難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瓢也楚辭九歎注一瓠分爲兩瓢瓢蠡於簞籠云瓢瓠勺也登者蠡之假借字然則瓢者瓠之半者也禮實四爵合巹鄭注合巹破匏也莊子謂惠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剖以爲瓢瓠落無所容是也詩八月斷壺云莊惠瓠子云瓠食瓢樂夫以壺落爲取其瓢具瓢乃剖瓠而成者簞者之所用也是對文則別散則言則通是直瓢即壺飲即漿簞器用具此有異耳○巷有宮中之巷謂猶宮中衢謂之衢巷古今字詩所

謂巷倍者是在里中之巷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有巷此經陋巷是說文陋陋狹也惡壞與尚存諸邪書曰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甸朔之賁肖子列御覽所處謂出陋巷讓王篇曰顏闔守陋闔故窮閭或曰窮巷綦策同窮巷掘門筴戶管樞之楚策曰掘穴窮巷韓詩外傳曰窮巷白屋蹴雅釋詁術也釋宮微道也里中道謂之巷人所居亦謂之巷故依神家術即儒行篇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雜蓬云五子用失守家巷于魯峻碑巷一作居亦其設○簞瓢是餉食之具矣非家窶坐食之器也蓋顏子勤學以家押紛樸獨窮居于陋巷其家朝夕給食故用簞瓢也其所給或闕乏故有顧空之語莊子讓王顏回空遽也必非與顏路問居父貧之食亦有空乏也莊子載顏回云所言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韓詩外傳所載亦同作讓坦曰兩其字並指此流甑陋非不逐縕瓢陋巷處即是樂簞瓢陋巷處顏子不命樂不顧乎外亦此可見○伊藤長胤曰夫子稱閔子騫曰孝哉美其行也稱子賤曰君子哉尚其德也此稱顏子曰賢哉回也賢者賢否勝劣之辭較衆人而知其爲獨賢也者一節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則蛾衣飽食則樂高車駟馬則樂其如是則亦如是此衆人之憂樂也顏子則不然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淵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箋曰用力不本求作有中本此作廢不木南宋本中道下有也字說於引易亦有用力盡道也廢也者也皆此喻下力字亦此喻中道中庸作中途同此中道中行不同廢身廢不能行也凡謂足曰廢儀禮有廢疾是也有足而不能行猶無是也故曰廢韓詩外傳自公孫之難於任之廢車中職國策韓廢東郭選曰本兒謂於前犬際於後判寄傳判軻際言其左畔斷而身挫也○說文畫界也象四界畢所以寄之引中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此以章任遠行者而喻能進而不能遠之謂力不足也惡力不足而不肯進之謂畫也冉求此言與孔子稱顏回後先未可知孫氏何見而謂冉求聞其稱回乃有是言邪胡氏說流於附會而集注不過取者顏多此特其一耳夫子之遺高矣其寶有雖攀者也大子說冉求責其不肯進也胡氏乃歸咎於說之不誠何也日退而已矣何亦爲當凡業有不進則退謂意者也其不意者雖不能進亦不必退況求視爽於聖人不能奮進何必至乎日退故皇本女作汝○張甄陶曰此章有盾質已解前人皆未說著冉有乃有才人何至作小兒逃學之爲之首望學之全體大用也言求非不從事於博文而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器數之繁賾不足以爭其通非不欲從事於約禮而親聽言勤之則經權變化之交學不足以協其知此謂力不足也夫子言力不足之人誠亦有之必其識至愚氣至窮勉強不求至於中道而廢責質所限無可奈何今汝致知之繁瞻得半而此畏力行者退自安是齊而已矣奈何自謂以爲力不足哉須將子之道字抬高詞冉子之退無成之人冉子何可以之有比此○此節求也退故進之之篇語不爲作爲夫子之責偷亦于甚求此力不足是重有此學業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箋曰本女作汝正平本兩宗本無作毋周官太宰以道得民注此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政民者之稱○程子云君子小人以儒爲己小人以儒爲人此說非也此章之所謂君子小人而大受之○君子小人也以才器言不以邪正分也子夏於門科列在文學故孔子恐其爲小知而進之以可大受而無爲小知恐其小而不能識其大故使專務于識大而不必識小也若以爲己爲人言之則子夏性情近切于將已而未能及人子夏之學正孔子之所謂古之學者而非今之學者也何得以君子儒爲爲己小人儒爲爲人乎論語記子夏之言多矣子夏以爲人者邪○語儒則躬道德而將紛華語儒行則規違大而薄曲譁諂效則煥歸綴之章而成參兩之能者是者皆君子也緣飾采章者儒僞學守訓詁名物而近括近而忘遠執小而妨大者儒而陋德之皆小人也○夫子爲子夏言之必有綱切子夏稱處子型焉而聖人之學淺隘步步趨趨未窮故也戒易聞罷而必行行必以古

通碩碩也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夫君子才德出衆之稱君子一班而遺其全守一節而棄其大二儒字要

如此有方切子夏上語預云子游高爽疎暢意思闊大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子林游子桐夏絕不相似子游爲人曲爲疏暢也儒者也儒聲則以

聲字爲大字爲九而須之也作而作也曰儒者注曰珍儒有六藝以教民者孔子弟子蓋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是則儒以六藝爲名自周以來昭然矣故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以古今不與焉通不效信於六藝不通知古今何謂儒故雖然唐虞二代之盛孰非以

儒爲教但世質人淳不必別儒之名儒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六德六行六藝皆於周故荀況謂周公爲大儒也周之名著於孔門立教其本在孝其

重在仁曰四教曰雅言聖訓所著王制所存也當時高弟首推顏曾顏子問仁則語以克己復禮克己者約身也約身必以禮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孔子述古通訓以禮教而後能復禮也顏子能服膺故其稱夫子循誘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之大者爲邦語以三代禮樂此博文之大者爲邦則六通古通約以禮而後能復禮也顏子能服膺故其稱夫子循誘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之大者爲邦語以三代禮樂此博文之大者爲邦

子者仁之見於孝經論語載曾子三省者守身之學即孝經之旨亦約禮之義也孝道曾子故孔

問一篇發明禮意是謂博文閔子以德行稱以孝爲本其辭季氏之召眞難進者有子一篇孝弟與曾子之學如驂之靳其論百姓之足不足與君爲體不屑急切近

利皆害之義也子謂子夏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蓋儒業在六藝即文而不說者出焉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於六藝所得多所見深然必戒以

子貢問君子答之即言行相顧之意子路問君子答之即約禮之旨論語以言子始終不知不愧斯爲君子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非需之義乎君子者儒之實也

但謂之君子則通乎治野人之稱謂之儒則專乎爲學者之名禮記儒行孔子對哀公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而鄭君則云儒之言優也柔也

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原注釋文引鄭曰經傳似與實同蓋需作而不自立則必]與世沈浮曲學阿世故皋陶曰柔而立又曰擾而毅皆儒行之盡也大戴禮入[illegible]

曰柱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是以上下相親而不離此言學古入官實儒者優游之用也靈子有非儒篇蓋得氏兼愛則不仁

儒者之道孝弟爲仁之本仁亦從人學所以明人倫倫亦從人立人之道與羅氏正相反也故鄭君曰儒能安人能服人或清談廢事或矜己凌人豈所以安人服

人哉再有季路宰我樊遲之倫或仕私家而不害爲大賢者施之則行卽儒者乎非鄙儒小拘所得議也若曾皙漆雕開不施於事而學人許之原憲季次宮室蓬

戶而聖人稱之其優游也皆其特立獨行也彼拘學拘禮尺之義而枯槁寂寞固無足言若取適時會不自愛重者又豈知需之義邪邪又聞儒濡也以先王之道

能濡其身也本鄭君濡潤也儒者博文可以潤身然潤而易汙故貴特立說文曰儒術士之稱術道路也術士有道之士也不學則無術矣學術不明而以需爲儒則

庸衆雜散中道而廢者有之以區爲儒則將鄙多異曲學多論者有之以柔爲儒則宗而委蛇希世變務者有之故又曰儒短也儒愚也[illegible]儒者文多質少

也史記儒林傳是皆浮靡其名而不求其實者也○伊藤長胤曰蓋君子小人之名雖有德位二端古者聖賢多以位言之王公卿士居官治事其任爲大草野鄙

人只問生產不復及人此所以爲君子小人也今爲學而以經世濟民爲務者是學大人之事此謂君子之儒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顏子居陋巷

而聞四代之禮樂是也若夫徒問一身之修否而不暫講康濟之務此猶小人之儒如樊遲學於聖門而問稼圃天子斥之曰小人哉樊須也是也

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天子辨儒而以君子小人言之其意亦備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枉己狥人之私可見○見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子之徒其大

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蓋曰吳英曰左襄十九年傳曰城西郭懼齊也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下懼乃城武城注曰泰山南武城縣哀八年傳曰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

城人或有因吳竟田爲拘郊人之溫者者及吳帥主拘者道之以伐武城王犯齊爲之率澹臺子羽之父好馬國人懼云云吳師克東陽而進據此知武城北境

于齊南則近于吳爲魯之邊疆常當憂懼者也注謂泰山南則武城不爲近于齊矣傳謂子洩故道以險路則魯於武城尚非所警備于吳之處而況於齊乎

謂懼齊而城西郭則魯之警備于齊者在西北而非南而武城在魯之東南何以懼齊而又城武城緣以爲既患于西北則恐吳師或遂來而武城在魯之東南何以應接不暇故已城西

郭以備北又城武城以備東南爾至于吳與武城雖非捷徑然於此被兵則亦爲同近吳之邊疆矣史記弟子列傳曰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日知錄曰

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子羽傳云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袁相瑞口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卽爲南武城也元和郡

縣志東海郡南成故城在費縣南九十里卽南武城與地志曰子游爲宰者也據此知魯無兩武城也魯既無兩武城則所謂南武城者乃後世加字之辭當時

楚蔡之間亦有武城秦晉之間亦有武城左僖六年傳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文八年傳曰秦伐晉取武城據此知春秋見于經傳者魯與晉楚共

有三武城而未嘗別其名蓋以其地之相去千有餘里非相爲鄰不必別爾也而秦隱謂魯更有北武城故別此謂南武城其殆悞以懼齊之武城非卽懼吳之武

城故其所稱北武城者以其殆指懼齊之武城矣殊不知後世雙武城之名者不一而足戰國策平原君封東武城蓋卽趙之東武城也其餘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東武城而清河之東武城水經注謂因定襄有武城故此云南城者同

加東則正與魯之清河武城史記正義謂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城者同

也但因後世武城之名[illegible]增而始別以方也然終城所謂北武城也[illegible]在東南安得[illegible]北予[illegible]語岩城城日年也大事表謂寢十九年之武城在許寧所[illegible]祥縣界昭

[illegible]人城[illegible]武城人宋[illegible]前[illegible]八年之武城[illegible]費縣之武城毀[illegible]鄒[illegible]非所[illegible]也余[illegible]有[illegible]此與[illegible]相

[illegible]費縣[illegible]之如此說[illegible]所[illegible]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哀八年吳伐我道[illegible]役傳云[illegible]犯當為之[illegible]子羽之父好為國人[illegible]是滅則為

[illegible]武[illegible]所有[illegible]子游所以[illegible]之人武城指[illegible]所[illegible]說故[illegible]游傳對不有故門[illegible]謂子游[illegible]

國是與[illegible]下邑邑[illegible]一[illegible]例武○城女[illegible]得下人邑[illegible]乎距[illegible]本[illegible]女這作故汝曰[illegible]下本邑正在乎傳本[illegible]十乎年作[illegible]耳[illegible]乎適[illegible]下[illegible]國[illegible]下

矣[illegible]乎人[illegible]於位[illegible]得此[illegible]其才[illegible]也之後也[illegible]耳耳[illegible]乎[illegible]得因言訓[illegible]為乎於皆此[illegible]此以者為此然武而城未也決穿之[illegible]辭可但

紹[illegible]中[illegible]用子[illegible]曰[illegible]必[illegible]有三[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有言不寶由[illegible]徑不[illegible]文[illegible]徑之步[illegible]道[illegible]日之道辭不[illegible]

子容曰[illegible]大故道[illegible]步[illegible]道而是民也好古徑[illegible]此[illegible]徑之[illegible]制用道令路[illegible]徑[illegible]之上徑方而直非如[illegible]野行[illegible]野故之老

謂橫行其徑穿險捷者之之走徑之路類徑蹊路卽之邱徑陵如也隄猶可可犯踰人也之之禾蹊左謂傳蹊蹊跡人徑之陵田而也過記[illegible]也說凡蹊此也

故皆此橫非行其也[illegible]也義性直[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徑徑[illegible]之而徑不乃游司之[illegible]徑者卽謂此通徑斜也捷或之故路導以或使[illegible]民跌之故行興[illegible]

驪所謂捷徑以窺步曲禍踰衷不由徑之類是也行徑是借字或讀行為去聲非是○中井氏曰二行者得之之後事矣舊以為前事故不通詩曰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者子所賤小人所見可知周道唯公人得往來焉如衆人別有往徑捷[illegible]是公人矣卽不肯往來子捷徑是自守公人定規而不取私便者○非公事未嘗

私王事於子偃長之官室其也正子操游可善見得矣滅者明嘗以下為士參民佐不屬見吏邑也宰公從事特謂滅在明公一職人事亦也未嘗見官其不自敢

典守禮之刑罰法集等注事公謂事之如公飲事射非謂邑法宰之一類人此其說曰非口也于武之城所難能下盡邑不然可亦無必相有助[illegible]為口理賦者稅

也故且孔在子飲以飲得射人在問序也月集吉注讀所法指在飲公射庭讀不法得乃言衆室氏也中○與惟事其之動人必非以助正理而致無事見之小人

事欲乃速士之品庶所故關行徑不是由絕徑大惟本其領自處守故而于無游枉特己取徇滅人明之所私以自杜非巧公利事之不門見而私[illegible]宦[illegible]此錢二

進之一路爾也執夫宋急神政宗事引者進多一引王進安權石術者之賂士禍好者文生學滅者武多希崇[illegible]獎[illegible]一華馬之相人如如唐秦[illegible]學皇公崇引

一獎等一宰李方太無自闕不事知朴壞無了華多世少俗風所氣不世喜風之日人下其多見自地託加於人國一以[illegible]以[illegible]矣[illegible]子趨游時以子一游邑獨宰取

可其也取張人卓猶應若曰是明等暢而文上定之之宰子相上為京天師子有擇司百供僚奉人其才在為獨天范下理擇知宰[illegible]相陵必縣以不是為觀[illegible]為

文定[illegible]之[illegible]理為德安太守[illegible]景惟泰薛聞公內[illegible]侍還金京英[illegible]奉公使為至大南理京[illegible]京中官[illegible]屬范無理不阿奉[illegible][illegible]鄉[illegible]不為得英曰南京好宜惟薛公且[illegible]

持正守己不失為滅明而文定金英不稱其能己亦庶幾子游之意○弟子傳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

子羽○滅明從學聖人當在交子游以後若先已受業則夫子久知其人又何煩問答乎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illegible]曰孟氏名側字之反此事見哀十一年左傳如杜解則名之側而字反莊子大宗師亦曰孟之反蓋孟之反猶孟子庚公之斯尹公之他左傳宮之奇舟之僑行

之紛如呂氏春秋[illegible]之姬晉[illegible]王坦之傳則曰孟反伐是功伐之伐故又轉為誇功之名奔者魯敗而奔也右師殿卽臀之假借字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曰殿

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為殿也詩采菽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漢書周勃傳注師古曰殿之言鎮也謂鎮軍後以禦[illegible]

也臀居人後亦以其鎮重故名之○門者國門也將入門三字見得國門是國人屬目之地為得不伐情狀如書皇疏云六藉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今人策其

馬不知其為騎馬為乘車也吳英曰單騎雖早有古公來朝走馬取其便捷春秋傳如郤[illegible]乘驅而見宣子則以車為單單騎而用單騎若以單騎戰關國時始

有[illegible]敵時未有也孟之反從左師為齊師所敗而殿以單騎唯乘巨[illegible]可率其關以禦[illegible]見後勤之功苟單身騎馬雖執下戈秘何足以捍衛一單子則[illegible]之

反之策馬卽為白策其兩服兩驂之馬獨且馬牆非獨車騎用之凡所謂鞭乘過牆杖皆車中用也○非敢後也二句言我非敢在後距敵馬不能前進也○左氏

記事極繁故獨載馬不進也而非敵後之意自見矣此章專稱之反不伐之美故詳載其言乃文章累簡之法非所聞有異也○諸之戰用矛而人三刻而險者竹

季氏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乘五日始從者皆孟氏也之反孟氏[illegible]族子弟也其心以為之喪亂始于季之專而孟之快而委其利器以授齊難自作而負其欲息以受賞

因敗為功豈識者之所樂居哉不伐之深心如此謝廷[illegible]曰味非敢後兩言不欲徒功賂臣下辱在社稷功歸一已過在三軍斯其志痛其旨微其言婉而措辭之

專僞孟之恥大潰之慚悼之亡俱在此策馬時矣○左傳成二年晉郤克帥師及齊侯戰于靈大敗齊師而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

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此事正與孟之反相類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箋曰。鮀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左傳定四年。漢書古今人表作佗。則鮀阿音假借字。說文佞巧調高材也。○不有字與而有字反對。不字不冒下句。言無祝鮀之佞。而唯有宋朝之美。則難免也。注一不字管二有。於文爲不順。又仲尼嘗稱祝鮀。治宗廟。其褒之爲何如。而此忽斥爲巧言。與宋朝並稱。何其前後相矛盾也。以此推之。皇疏不攻自破。晦菴則本於皇疏。而稍易之。以無虛煢獨而畏高明。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章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亦不類。此言衛之所以不振者。傳祝鮀其所以危者。則在昏淫。蓋所以諷諫靈公耳。是時太子不立。外禍將作。南子擅寵。內難將作。夫子有感於衛事。而不欲直言衛事也。故曰。宗廟之中。昭穆所係也。而不先正其名。闔房之內。禮法所閑也。而反自踰其檢。是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當今之世。齊與晉皆樂禍之國。子郢之不立。崩聵之出奔。出公之不終。夫子蓋早知其難免矣。大意與俎豆則嘗聞之對。好色吾未見之嘆。正復隱隱相印。○物茂卿曰。佞古稱口才。未有惡惡之意。觀於雍也仁而不佞。可見已。聖人所以惡之者。以行之不遠也。孔門四科。稱言語。宰我子貢孟子好辯。豈非佞人歟。門人所以錄之者。以孔子平日惡佞。而有是言。故以見聖人道大。不沒人才。其論大。非如曲士拘儒之類耳。美亦主客觀之美。不必主色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

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箋曰。戶護也。雙扇曰門。隻扇曰戶。於文兩戶爲門。封建之世。上下有等。庶人雖富。不得造兩扇門。半門曰戶。象形。此戶是出家上道之戶。詩三星在戶。與此同。大家爲門。小家爲戶。其用一也。不當作堂上入室之戶。○言人之出。未有不由戶者。何故乃不由斯道也。道本道路之名。學而先王之道。小大由之。孟子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又曰。由今之道。皆以所由言之。○皇本。戶下有者字。正平本南宗本同。○出不能不由戶。戶固不難由。行不能不由道。道又本不難行。此提醒語也。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此怪歎語也。依南軒解。則當以提醒爲正解。而以怪歎爲正解。則以提醒意補在後。依集注。則當以怪歎爲正解。而以提醒意提在前。依集注爲是。道者平而不陂。正而不岐。通而不塞。安而不危。是當行之路也。舍此則所由者。陂耳。岐耳。塞耳。危耳。故怪而歎之。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斑斑。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主於減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箋曰。質只是質朴之質。非謂義以爲質也。文只是文采之文。非謂博學於文也。野如野人言鄙陋也。說文。野。郊外也。野當人所居。故謂其人曰野。夫子言野哉由也。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燕居。敏而不中禮。謂之野。○儀禮聘禮記。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謂失。其義陳其數。是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譌爲浮夸者是也。兩義皆可通。古者史官之職。關係至重。如堯舜二典。皆史臣所記。舉聖德聖政。如指掌。非皐夔之倫。不能。是必聖賢之徒。方堪史職。舉以配野。無乃失當乎。蓋此本時俗語也。春秋世季風下。史官記事。多過文飾。而誠實不足。祝史祭神。亦皆虛文。以求媚。桓六年左傳。祝史矯舉以祭。昭二十年。晏子曰。其適遇淫君。其祝史薦信。是言卿也。其董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然則虛文過實。當時史氏之常態。故當時稱華而尠實者爲史。聖人姑據以爲言。非曰古之史官皆爾也。堯曰。簡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夫有司雖掌錢穀。其出納自有節度。豈惟慳嗇弗予。然後爲稱職。此亦必當時目節度使之驕暴者爲有司。聖人因承以爲言也。唐干頃爲襄陽節度。使驕恣酷暴。爾時目節度使之驕暴者爲有司。襄陽節度。豈襄陽節度。竟唐代悉驕暴者耶。史與有司。亦猶是。

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燕居。敏而不中禮。謂之野。○儀禮聘禮記。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謂失。其義陳其數。是

而可有三分無忠信者文質只在禮字中猶味之醎淡只在和字中繪之華朴只在采字中忠信與甘白皆質勿誤認也毛遂齋曰文質不是本末若是本末則商尚本周尚末必無是理○鄭小谷曰憤時嫉俗之人作反樸還淳之想必以質勝文爲君子如蘧子成一章是也隱波逐流之人作踏事增華之想又以文勝質爲君子後進於禮樂是也其不能兩相濟反致兩相激何哉自以爲君子當如是故君子也不過野耳文勝質亦非君子也只是史耳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治世者當如此治身者亦如此安得有七分質三分文之陋說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箋曰皇本人下無之字生謂生存也即安寧無殃災之意上下皆同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猶無也罔之謂無是直也罔之人爲不直是顧上文爲言耳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罔謂不壯文法與此同○生正如禮所謂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生乃生存之生朱子曰兩生字上是始生下是生存本文未必然幸謂天幸免者免人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好

箋曰外注張敬夫譬喻當曰知者食而知其味者也好者知而嗜之者也樂者嗜而飽者也張甄陶曰兩不如是勉使向前非劃定界限也知之深即能好方知之即不如好好之深即能樂方好之即不如樂淺深生熟之別也知字却不可看輕人門由此尚有不能知一層在先到知之已有五分地位知之前有工夫必須窮理格物樂之後有進步不外博文約禮俱不可不知○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有求全意論工夫則樂原于好好原于知有漸進意○陸龍其曰聖人鼓舞吾人進步處全在兩不如上蓋學問中境界無盡若生一念執著便是住境聖人從吾人得力處點出個中消息令其自探自討光景躍如凡曲藝皆然道德尤宜深得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箋曰中人與上智下愚對荀悅申鑒政體篇夫中人之倫則禮刑兼焉教化之廢興是謂章化此則論語章化之旁推中人而墜小人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此則論語章化之旁推中人字義則同凡以上以下云者當隨文而解之不可執一論也世所謂達官以上以下則以上有達官而以下不數達官若乃韓愈自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言行自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則而上無周公而而下有周公史記趙人所見神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則以上以下皆有帶此章以上以下當如達官以上以下解中人以上是併與中人數之中人之上也中也下也本是三等今約二等似乎忘却中人而不知正專爲中人說以天下中人居多也○不可二字殊無禁止之意是難爲之意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與此章語意正同夫子元非不欲語也中人以下雖與語上全然不通蓋歎無奈之何耳曾無戒躐等之意注施教因材躐等切問漸進皆舛○語如字上聲以語猶言與語也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只有上並無下聖人無人不教無問不答至於語之則如告參以一貫契回以行藏以及謂子貢謂子夏謂仲弓之類不待問而言不待求而教則亦只有語上並無語下故曰可以語上也不可以語上也此亦品隲泛論矣不當限以教誨門人一事○聖人無語人自障此究竟語爲學者言也是無行不與四時百物二章之旨也若淺言之則道德性命是上洒掃應對是下聖人設教固先以下不先以上此分別語爲教者言也夫子文章及此中人以上二章之旨也意雖相通若竟以前二章意解此二章便是將賓作主○若說但可以語下不惟於本文內添出蛇足亦不見聖人一片誘掖心胸須知聖人教人雖人皆欲語上即中人以下後來未必不可語上但當下則未可耳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違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箋曰皇本知作智本文上段無知者下段有仁者亦互言以見意耳故注中並標出知者仁者說民者人也對鬼神故曰民猶對上天曰下民也務者爲先務急務專用力於民之義裁制事物各得其宜之謂義民義謂人所宜行日用之常也○表記夏道事鬼敬神而遠之遠者不褻瀆也楚語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敬而遠之者不敢不敬亦不至于惑瀆也耳昔者宋景濮過佛寺方孝孺從焉景濮見佛參拜孝孺不爲禮或以爲請景濮曰後生未至老夫田地故耳夫孝孺之傲然不禮神視之類有章識其實客氣用事未能洞察禮之本景濮之斥其不及已宜也夫人不入佛寺則已一入焉斯有往謁之義猶夫訪友而入其門雖其人俟賤之極吾安得不拜乎此自交際常禮不容一日闕者且也其教導愚民有益於世不爲尠吾乃擱然相抗敢慢易遺像非用心之中正也蓋拜佛與佞佛不同拜佛者也

事神之禮也。佞佛者吾本心之迷溺也。拜佛者未必佞佛。孝孺論行厚誼。匪景濂所及。其不拜佛之見。則覺遜於乃師。後來靖難之變。闔族殉之。行事過峻。不免矯激。

敬之失。蓋其學其德猶未熟。其端已見於入佛寺之日矣。敬鬼神。即拜佛之意也。遠之。即不佞之意也。○問仁。曰。皇本曰。上有子字。正平本南宗本同。○先難而後獲。先難者。急其所當爲。而不憚其難。所謂當仁不讓於師也。後獲者。無計其功之心也。樊遲蓋奮進事功者。其弱也。爲冉子專右。冀齊師于郊。而有功。其他日請學稼。則其問崇德也。夫子對以先事後得。此數者足以槩樊遲矣。蓋未勞其事。而先望其報。奮事功者之常弊也。故其問仁。若德皆對以後獲也。集注獲謂得也。獲字本著力詞。得字是自然詞。此獲字當做得字看。所以著一謂字。不依他字訓某某也。例。○翟曰。樊遲凡三問仁。兩答問知。夫子答之不同。夫子固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先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遲尤不應見少而屢疑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答。宜兼以此意隅反之。○陳用晦曰。此言未足以盡知仁。足指點樊子做子指爲事之所難。用功專在一先字。則與後字相應。是一急一緩對說。足杜樊遲謀利之意。○劉實甫曰。世衰則神教興。其始亦以禍福示戒。而終必歸於淫祀。以其諂慢之罪。春秋時如黃熊實沈。多非禮之祀。在上者僭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就爲新禮。而不知所惑。斯惑之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在己。而不爲無妄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効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篇曰。皇本知作智。仁知之於山水。與我性合。欣然以樂也。釋文五教反。則必有願希之義。乃要後之意。其義反淺。樂當從音洛。而朱子從五教反者。不止此。蓋三樂損者三。樂樂當音洛。而集註五教反。其樂樂宴樂。樂當音洛。而集註五教反。其樂樂宴樂。樂樂者。猶孟子所謂樂民之樂。樂其樂五教反者。願望喜好之意。不如從音洛之切。於損益況孟子君子有三樂。明明爲此章的證。乎。大學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章句樂去聲。亦非。論語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凡好樂連用。皆當從音洛。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揆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雜言篇所載略同。又云。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蓋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案此則樂水兼有數義。要之樂水得其涵物之趣。樂山。契其生物之妙。只向山水討消息。不向仁知掘根株。最爲得法。若照集注。實發所以然。則全侵占矣。○知者動。仁者靜。知者通達乎事理。而善運其才力。故動。○知者樂。仁者壽。樂如樂只君子之樂。是旁評之辭。人孰不思樂。而於是非可否之判。成敗得失之幾。不能瞭然。而心必多抑鬱。惟知者而後能樂也。人孰不求壽。而有視聽言動之累。機械變詐之謀。神既耗散。而凶悔吝亦因之。惟仁者而後能壽也。山水動靜。樂各極其形容。集注分體效。恐未確。蓋猶可言。效哉。其實壽亦謂其安舒從容。有審微耳。非謂仁者必長命也。○此章神理。極難體會。在本文作三疊形容。六者字重重設想。神合體開。而集註於樂水樂山。却即以動靜理根於樂壽。仍緣動靜起義。絲牽繩貫。主從分明。若呆串則失。本文層疊。學似之情。攻分又非集注設伏鉤聯之義。是在善讀者。神而明之。○李九我曰。動而樂者。其理不窮。非遂物之動矣。靜而壽者。其理不息。非枯槁之靜矣。緣樂壽以識動靜。則仁知可知。而所謂樂山樂水者。皆其理之相契。與夫馳情於物者異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執不以爲齊將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道一變。則王。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王。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王。於先王之道也。

篇曰。此論風俗也。風俗者政事之田地。風俗善則政教易成也。此宜就當時之國勢民風而言爲是。古注上溯太公。集註歸咎桓公。考其事理。固然。然於立言本旨。富下全神。似亦不消說到此地。○鴻按。孔孟之道。繼就於周公。而申韓之學。蓋出於太公。周公仁厚爲治。教化親民。太公嚴明立國。賞罰率下。世之所謂英豪之主。鋤意求速。以教化爲迂。計以刑名爲捷徑。而徒知功利之爲可貴。殊不知教化廢於上。則愷悌衰於下。功利之習。淪于民心。而誇詐滋蔓。以成亂俗。及其終也。倫常滅絕。人皆爲鬼蜮矣。治國家者。讀此章。其知所從去。魯之變。是振起。○夫子此時。有抵掌而談。想望用我之意。會此方爲得神。此當與苟有用我章同看。○吳因之曰。齊魯受病已深。一旦欲更變其俗。不是尋常改頭換面的作用。且如齊人雄。其富強。遇其變詐。方自謂得計。乃欲反而入於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若魯有先王遺風。似不甚費力。不知玩愒偷惰。已成痼疾。須重新整頓。一番直有洗腸滌胃意思。故皆謂之一變。齊魯之變。其意向皆以至於道。爲歸。但齊國人心方溺染於功利中。豈能一朝拔去病根。非謂一變之初。其主意便只欲至於魯也。○夏長泰曰。以忠厚爲不可恃者。此知道之能爲弱。不知道之能爲強也。知道之能爲動。不知道之能爲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

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箋曰。馬注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者。言爵觚盛酒之量。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僖者舉觶。卑者舉角。鄭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獻升曰散。據此則觚爲二升矣。物茂卿云。以日本之量求。爵受八勺。九觚受一合七勺八觶受二合六勺七角受三合六勺。弱韓詩外傳云。三升曰觚。博古圖云。觚口容一斛。足二斛。說文云。觚者鄉飲酒之爵也。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據此則觚又爲三升矣。受我三合一勺八才。說文鄉飲酒之爵。段玉裁謂。鄉當作禮。鄉飲酒有爵觶無觚。是也。周柄中曰。燕禮初獻主取觚酌膳獻賓。賓酢主。如之。主取象獻公。而取觚酌膳自酢。酌膳酬賓亦如之。其後主實散獻。卿復以觚獻。又其後主獻大夫。膳獻主人。亦以觚。大射初獻。自始獻至將射。並如燕禮。獻釋獲者以觚。是觚爲始獻所用。而考工記云。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二升。觚三升。獻釋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一豆。云酬以觚者。此觚字是觶字。疏謂古觶字作角。旁氏。觶誤觚也。考鄉飲酒鄉射。俱獻以爵。酬以觶。疏說信然。史記酷吏列傳云。漢興。破觚而爲圜。卽觚不觚。皆喻言也。此孔子因所見而歎。以比喻意中之所指也。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據此知觚之形易失也。裁角爲棱。八面削之而成八稜。名之曰觚。唯其八稜。故易還本圓。秦漢器皿。不合三代制度。然觚之稱于史記所謂破觚而爲圜者。其形如見。蓋觚之所以八稜者。取其方圓皆備。而彬彬也。集注或曰木簡。此說非也。觚字從角。而觶紙觴觥觴俎皆酒器。字皆從角。且有直以角名酒器者。觚爲酒器之證也。今削瓜者。已去皮。而橫驗之。其形或六稜。或八稜。蓋古亦然。角屈之形似之。故以爲名。而文从角从瓜。若急就篇。謂急就奇觚與衆異之觚。則顏師古注。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稜也。以有稜角。故謂之觚。漢書所云。操觚之士。西京雜記。傳介子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是則漆木而非角。漢書所謂。觚而漢。非角所雜爲。然同名觚者。正因其形亦爲八稜。故借觚之名。爾文還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注。觚。木之方者。以其平面。曾之謂之方。以其稜角。言之謂之觚。然觚之名起於秦漢。春秋時未必有木簡而之觚也。又揚升庵引破觚而爲圓。謂變古制。非也。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圓。琢雕而爲璞。此司馬氏亦借用論語文。言漢懲秦之棱礪太甚。而返于淳。譬如去觚之稜化爲圓也。若認爲眞。則玉既彫矣。何從歸完璞。歟。春秋時。周景王鑄大錢。又鑄大鐘。陳氏豆區釜皆加一。蘇晃今純。朝服以縞。制亦有改矣。但觚之所以不觚者。則非改之也。失其制爾。然則破觚云者。虛喻也。然是言有意改之者也。論語之不觚。實事也。然而無意于改。而失其形者也。孔子當時所值。正集注所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安得以破觚爲證邪。○古者獻以爵。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非是無故專此等話頭來說。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器既不爲角之制。而猶存觚之名。觚哉。言不可復謂之觚也。當時名在實亡者多。夫子寄慨於觚。舉一以例其餘也。一不字。二哉字。無限感慨。○此章正名之論也。夫子之感。蓋在君不得施命。臣反制其君。司寇不詰盜。司馬不掌兵。馬之類也。取譬切乃爲有味。程氏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

箋曰。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有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也皇本作與。也與獻同義。○仁如字。玩一雖字。原是假借之言。井借言險處。宰我蓋欲問君子殺身成仁。究竟○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臣之職。則爲臣。不臣。○塗曬其曰。注不得爲觚。是謂名存而實亡也。餼羊之憂。愈迫矣。論。所以存名。觚哉之歎。所以惜實。二者同爲憂世之言。而餼羊之憂。愈迫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

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箋曰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君子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違畔於道顏淵篇此章再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者爲得也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亦無君子字古亦多文齊楚語記教大子法曰春秋曰世曰令曰語曰故志曰訓典皆書策也左傳曰唯其儒書及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文公學讀書於臼季及傳所引周志鄭書之類無非教也然此章所謂文者詩書禮樂其要也○約之以禮者約束也約束猶要也自古相承訓約爲要而中庸分約束二義當各隨文而解之如此章之約對博又有約之以禮語知集注要字活用從約束之義言收束向身也○程瑤田曰聖人賢人先我而靈道者也夫問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牖我以學之接我以授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若或聞而知之矣或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劉寶楠曰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也禮即文之所著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也禮即文之所著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德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禮著於經曲之大而慎於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之以所行納於軌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也博文即大學之致知格物之禮即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記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畔與叛反同夫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問其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之告顏子者即所謂約之以禮也

顏淵之嘆亦曰博我以文孔子之始教必由博學入是何義也今夫張網獲禽禽之所獲者一目而一目不能以獲禽一目之獲衆目之力也得此一喻而其義明了○中井積德曰此禮專以當身宜行宜守者而言不當泛然作禮樂之禮左氏傳評諸行事適于宜者皆曰禮也其失宜者皆曰非禮也與此禮同○朱子曰約之以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克己復禮之禮亦然○陸隴其曰文不是禮之散殊處禮不是文之總會處文是說的禮禮是行的文文是籠統的禮禮是切要的文二者皆屬道問學邊蒙引以多聞見慎言行來解此極精若尊德性則是存心徹始徹終工夫又在二者之外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之也，故蓋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箋曰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助輒行政而於心不說，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皇本說作悅○矢古誓字，盤庚曰出矢言，周易虞翻注矢誓也○否史記作不，太史公自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是古論作不或通借爲否，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世家文合，凡古人書辭多用所不二字，並者字，左傳二十四年，董耳曰所不與，與氏同，心者文三年所不歸爾帑者，襄十九年所不

詞事于齊者，襄二十三年傳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凡此類不暇枚舉，子云予所不者，此記者約略之辭，所不下當日更有誓辭也，或云否字原是不字，不字下有闕文，記者因書□以表之，後寫誤合，遂爲否字耳，此說亦有理○厭與壓同，說文壓，笮也，檀弓死而不弔者三，提厭溺，鄉飲酒禮寶厭介，介厭衆賓，喪服傳有厭降，曲禮厭冠不入公門，左傳叔孫豹夢天厭己，皆壓字，凡物迫隘不相容曰壓，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王崧曰子見南子與孟子見梁惠王之文一例，惠王卑禮厚幣以聘孟子，而後孟子見之，可知子見南子亦然，君可見則夫人亦可見，此其不必疑者也，成公九年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云云，其時姜亦寡居也，朱子謂古有見小君之禮，殆即此類，崔氏謂傳中不見失於考耳，陽貨欲見孔子，而孔子不見，子路之不悅，倘謂南子有淫行，當如拒陽貨者拒之，孔子但當告以可見之故，而實之以言，如野哉由也之類，足矣，今於不悅之下特書矢之二字，而其言若此，可見調色之厲，異於平日之立教，如治國其如斯乎，指其事者之既記其象矣，矢之訓誓，見於爾雅釋言篇，據史記孔子世家，以見南子爲衛靈公時，然史記舛誤最多，據其情事，當在出公輒時，輒之立，南子主之，晉趙鞅納劉蒯聵於戚，與之爭國，輒恐其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鎮服人心，故冉有以夫子爲衛君乎問於子貢，子路有衛君待子爲政之言，南子以禮請見，意欲孔子之爲輒也，先是子路問孔子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孔子之責子路至嚴切矣，衛君之名不可正，則衛之政必不可爲，然南子之請見，其欲孔子爲政，則不問可知，子路疑孔子或許南子爲政，而與前言正名相反，所以不悅，孔子於是矢之，其辭云云者，言我欲正名，雖入事而本於天道，當始終如一，豈因此見而稍改否，此章之旨，作如是解，而彼事理允協，詞意並昭○古者有見小君之禮，左傳成十六年，叔孫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通焉，使立於高國之間，若非有見小君之禮，安得有此，是則無據中之確據也，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謂工以爵鬯之后以瑤爵亞獻，此則饗禮之見于禮經者○中井曰矢言中暗含天棄之事，吾必弗爲，此又汝之所知之意，所以慰安爲又曰以矢言慰安子路，使釋其疑懼而已，非使其思而得之○吳英曰左定十四年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注曰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蕢通于南子，在宋呼之孔子世家曰靈公夫人有南子者，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據此知南子者，衛靈公之夫人也，見者避之不及也，南子即于孔子朝靈公之時出而見孔子，于路寢之朝也，哀公問篇曰哀公命席則于衛當亦見靈公于內朝矣，夫子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他國猶然，況衛雖無道，而有知人之明，當是時也，紱逆未成，太子遭逃，靈公已老，國無儲君，其以際可待孔子者，豈虛取禮賢之譽哉，其必以大事諮于孔子，可知也，左哀二年傳曰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據此知靈公固屢有立公子郢之言也，而何以靈公不顯立郢，而僅爲私命，則當時衛之朝臣皆欲立輒而不欲立郢，可知也，欲立輒者，國人賤南子，故強以副職爲無罪也，南子欲見孔子，必先白之辭下前者矣，孔子辭而謝之矣，然南子有欲見之說者，君夫人之于鄉大夫有忠雅則

不避嫌故左傳二十三年傳曰姜與子犯謀左文七年傳曰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南子方自以爲處愚難故于孔子既辭謝南子因孔子見靈公之時自出而拜孔子孔子不及避之矣故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耶見者辭謝不肯見也禮答者孔子以禮答之也弗見見之禮答者初原不肯見乃既已覿面則不得以無禮相加故禮答不得已也子路則以爲淫亂之人當直拒之夫子何不引退而不答而乃相見乎直拒而不答則其爲靈公謀亂者出于公正而與南子無涉見而答之則其爲靈公謀者反似出于阿附而與南子爲助也故孔子于此有非可以正言曉喻亦不可以明言也則惟有矢之而已也然子路之不悅初未思夫子若直拒不答引退急避則爲無禮于君前漢書謂投鼠忌器孔子謂惡勇而無禮者子路果決將謂孔子踏階而走不顧衛君之在上乎記者不曰南子見而曰見南子者君臣之辭也君夫人有君道既仕于其國則有臣道若或書南子見或書南子見孔子則非立言之體也不寧惟是如童子見饋封人請見皆其人來至于孔子之家孔氏之門者也儀封人請見下文有出曰二字則非行遇設可知也互鄉童子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可知也若南子雖出見孔子然其相見之所固衛靈公之朝堂也非孔子之客館也安得不齊子見南子乎安得而與童子見儀封人請見同文乎蓋見南子見字乃人來而我見之也與子見齊衰者見冕者見之雖少必作之見正同爾豈孔子自外趨進以上見南子乎伊川曰經是邦必見其寡小君則孔子之見南子禮也集注謂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本于伊川語錄伊川又曰古者大雲夫人有見賓之禮此說非也坊記曰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雲廢夫人之禮注曰同姓也大雲諸侯來朝者也疏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據此知此所謂大雲即秋官大行人之職所謂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者也其雲乃諸侯其禮行于廟中且惟獨同姓者然也孔子之見南子既不因祭祀孔子又非諸侯固與坊記之文不類即使論語記孔子之見南子原在衛君廟祭之日然衛爲姬姓之國于孔子爲異姓之臣坊記所言專屬同姓諸侯何得援之以謬解論語子見南子之事耶如若謂天官內宰職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觀爲賓客者據此則二王後雖屬異姓亦如同姓有后祼也見小君引此禮歟然坊記廢夫人之禮疏曰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祼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祼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異姓也然則坊記及大行人及內宰之文無一可以爲孔子見南子事傳會也何得謂子見南子古者大雲夫人有見賓之禮耶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蘇曰中庸篇所引即夫子此章之言但彼是闡明道術意在過不及氣稟習俗之偏此則專重世教衰民不興行言凡人日用常行之事如孝弟忠信之類行得恰好謂之中庸之德至字只言其至當不易若說到至高至精無以復加則民鮮久矣固其宜也又何用慨歎哉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民猶人也○有德者不必皆中庸而惟中庸爲至當不可易中庸之德固無以甚異乎天下之中人者而正非求異乎中人者所得同亦無以甚異乎天下之庸人而正非求異乎庸人者所可託○古時只說中字至夫子方添一庸字一以防賢智好奇之弊一以杜愚不肖畏難之思○中庸之德正在人倫日用上見故程子又著個行字○執中始於堯之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易傳所謂時時中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者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己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箋曰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有作能衆下有者字博廣也徧也施恩惠也濟衆救濟衆人艱難也有施雖博而濟未必能衆者濟衆難于博施故又著一能字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事猶爲也見樂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者言之猶曰是聖者之極功而仁之至處所謂仁者未足稱此云爾仁因德名又有就品言之者聖因品名又有就德言之者此所云聖是就品言之語德則仁聖同矣語品則仁聖有別必也聖乎乎字口活看引起堯舜猶病若實作聖人能之便失其意堯舜其猶病諸憲問篇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焉皋陶謨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夫堯舜之治至矣然猶鄉僻邑不能保無一饑寒人也是堯舜之所病矣小爾雅諸之乎也若山川其舍諸求誇賈而沽諸聞斯行諸無非疑辭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之達然俱兼內外說乃備內焉而身之成立外焉而居位安穩皆所謂立也內焉而行無不通外焉而顯達榮皆所謂達也○能近取譬能字切勿輕易看過譬者喻也以己爲喻故曰近以己之饑知人之饑是以己爲譬而知他人也集注譬之他人意正同而文義相反似不穩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即是取譬

大學言君子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即此所云取也立人達人在子貢身上切近易爲夫非如博施濟衆之闊遠欲爲而弗得也蓋立人達人是仁者之事而非其極功亦非甚難及者勉強於此即恕矣由此而進可以至於仁所謂下學也此取仁之形狀而容易言之使其用力於下學也非狀仁之體注天理之周流等並主張大過夫子每誨子貢以恕此章究竟亦仍恕矣又朱子分仁恕爲兩截不如程子之作一統說夫子蓋言仁者己欲立因以立人己欲達因以達人能近取譬於己以其欲立欲達之心知他人所欲亦必如是然後推以及人以其必以己心度人非出於自然故止可謂之恕事而爲仁之方豈不極明白此特恕之事而直目爲仁者蓋仁者猶君子之稱通乎上下固非必至仁如聖人而後始稱仁者也故結之不曰可謂仁而曰可謂仁之方顧從事於此則堯舜至仁可坐而進也且以文勢論能近取譬句覆說上二句可謂仁之方也已句總收上三句語脉章章熟讀自見豈可中間割裂以爲仁恕之別乎○仁之方謂爲仁之方法也即是恕矣

朱注以仁之術而對於恕者未允此仁字獨指德孟子盡心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爲○子貢專求仁於功用故夫子就仁之體段告之使其切近做工夫○濟衆斷斷以九州之內而言豈有蓋於方外哉博施亦豈少者鼎肉之謂也哉程注設譬皆不倫夫萬物散殊天地之道長幼有序聖人之教故堯舜者不提挈而壯者代其勞年幼未冠雖士大夫不帛裹袴此皆聖人量天人之宜而立之制者今使少者衣帛食肉與老者無別豈聖人之所欲哉非悉其有不贍理不當然也聖人治化之盛固有洋溢於海外者然聖人所專務布化者自在四海之內未嘗以兼濟海外爲事但泰西俗以利爲事吞噬是務故有專事經略海外而得聖之名者然非所言於支那聖人也夫聖人之所病者蓋指天下至大萬姓至衆幽隱僻遠之民或未悉霑惠化而言耳曾有少年不得衣帛食肉九州之外不能兼濟等絕無緊要庭事而乃以爲病乎亦已迂矣蓋章樂聖人太甚不自覺言之過中也○安井衡曰孔子稱堯舜其猶病諸者二皆濟衆安百姓之事乃學問之極功也苟志於聖人之道當以斯語爲準的然才性異稟不能人爲堯舜當各成性所近以爲斯世之用上之爲稷契皐夔中之爲歷代名臣下之不失爲一邑循吏乃亦聖人之徒也自學失其方儒者專講理氣談性命自高於一世之上苟有用心於實用者斥爲功利之學此人才之所以日降也○此章子貢之問將極難事安在仁者身上以此求仁則有躐等馳高之病而無切己得身之實故夫子抑之援以爲仁之方夫立人達人子貢聞之當日可著工夫不比於博施濟衆之事求干功用也此夫子所以點化子貢也非以仁難言姑舉其一端夫子蓋姑勿高論云爾唯欲子貢由恕入于仁而已矣程呂諸說乃反揚夫子所抑以爲欲子貢由立人達人知仁之體而用工夫毋進至博施濟衆之域也豈不謬哉

竹添光鴻會箋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箋曰篇目下注謙己誨人謂雖己以誨人也不是二項。

劉寶楠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宜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下舊別爲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爲有以下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陸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併也若已合併則爲三十六章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以舊三十九章爲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爲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爲後人校語也翟氏灝考異謂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以爲失於點對則是舊爲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

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我之辭我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帝繫篇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備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賢人蓋其德愈益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箋曰述者率由古聖人之道而傳述之也作者新制創作之謂也上古聖人立法垂教是代天行道非達道自作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可以先者爲聖人之作後者爲賢人之述也蓋原天人自然之理明倫常之道如六經所載通謂之述逞其私智騁其詭辯敗倫背道而無所忌憚通謂之作下章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與此章作字一意所謂妄作也集注視作爲蔑視述爲輕且言孔子傳舊未嘗有所作則是孔子但可爲賢人不可爲聖人也豈不悖哉且樂記作者謂之聖者指禮樂制度而言也非著書設教之類注混同之固外又引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唯修春秋一事是實錄其餘皆出於史記難靈信又竊比稍見謙意如不作是實事非謙也注不敢當於作者頗不通。

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兩句字面平列而文義串下須先將古字提出述者述古也不作不敢自我作古也信信古也好古敏以求之也非信則好無從生非好亦不能信到底故中間著一而字呂用晦曰道釋者流得一經一法便實信仙佛可成世之讀聖賢書者却只爲舊文盟名計毫不信聖賢之言切己也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述近日亦有說道德說士道者又多是依傍時尚爲標榜結納號召謀耳原不曾信得夫所謂述也者豈聰明才智於不用乎抑亦去其二三之見浮慕之情用以稽古而有獲也。

竊比我於老彭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老彭之行也而我竊自比之也文法倒裝竊者謙辭然亦言語之常道古人自述往往如是不特聖人爲然老彭包注以爲殷賢大夫大戴禮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釋文引以爲證得之而其詳亦不可得聞李充云名鏗殷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姓籙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卽老子也世本說甚支離難以徵信如李氏言則卽史記楚世家所云陸終第三子是也國語鄭語云彭祖豕韋商滅之似彭祖爲彭國始封之君又保殷世諸侯不得指爲大夫且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事亦不甚合蓋此老彭乃彭咸非彭祖也離騷云審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又云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彭咸能信而好古屈原欲法前修故引以自比蓋卽隱用論語義也彭咸祖此一見王逸注彭咸殷賢大夫當必有所本其以老見稱必享天子養老之禮者它若老聃亦必享國老之養故以老顯也。

人惟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古人古人精神便是我精神古人說話便是我說話何須更贅一詞。

二本皆作比我於老彭包注云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詳包注意包本亦似作比我皇疏本則作竊比我於老彭似衍上於字諸飼彥博曰文中子中說魏相篇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此文全摹倣論語然則唐末宋初通行本皆作我於邢昺作疏始從俗本作於我而朱子沿之不能得善本校正朱學盛行而後學無復知古本者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

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箋曰識之與下文多見而識之同集注後說以識爲知解非是子張篇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作志漢書劉向傳同周禮保章氏注志古文識左昭四年且曰志之注志識也易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釋文劉作志音語志德義之府也注志記也默而記識之所以蓄其德也否則道聽塗說所謂口耳之學耳學而不厭識是識其已得者學是學其未得者。

語類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云云故夫子因有此言如吾無隱章亦然此說是也時人推尊夫子以爲其德高深不可窺測故夫子自言我之爲人不過如是而已矣除此三者外何者能有於我也言我無所有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語意亦如此朱注解何

有於我爲何者能有於我此說用劉原父似亦可通然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夫子嘗以此答公西華矣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夫子又以此答子貢矣此二事夫子每自承當而不辭至是又辭而不居何也蓋中不敢不勉猶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亦承當之辭非遜謝之辭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語其遠不可及也語其近亦不可識也語默之宜醉飽之節曰非我所能其可乎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箋曰皇本每何下皆有也字正平本同

脩謂去其疵纇而全其善也脩字兼省察克治講習也如講武之講漢以後以問難爲講如王子澹四子講德論可以見已後世以明其理解之皆引申之義也

問義不能徙是事未合宜不善則是有過惡本爾宗本徙作從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蓋曰德唯日以不脩爲憂憂即曾子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脩然後引爲憂下三項做之也

修德是主腦講學是致知工夫徒義改不善是力行工夫皆修德之實事也學問與造化一般頃刻無停機若工夫稍有作輟遲生機便斬絕故憂是吾憂見責任

無可委託工夫無可替代

此章不是自誄是自任修德講學遷善改過自聖人以至下學均有所事不可謙也伊藤維楨曰夫道之無窮猶四方上下之無際盡出盡入盡深是以學者有學者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聖人有聖人之學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然其歸則一不爲聖人而加不爲愚人而損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若自以爲得則非知道者也故雖以夫子之聖尚爾云云此所以道之爲大而夫子之爲聖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箋曰釋文云燕郊本作宴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說文宴安也禮記有仲尼燕居一篇有孔子閒居一篇皆與門人問答非是合眼兀坐也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集注下無事二字見異於見賓承祭待人執事而已○申申天天亦容也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夭夭即美舒之貌也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肅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夭夭猶鄉黨先言踧踖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夭夭言其和漢安世房中歌教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儼然夭夭如者所謂即之也溫

申申天天是從中和之德性發出此氣象在聖人全不覺也學者須從性情上用功變化氣質之偏涵養義理之正性情能不偏倚不乖戾則氣象自然不同不是專在外面摸擬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箋曰甚矣傷衰之甚也久矣二字連下讀言不夢之久也見是相見非望見故不只曰夢而更著見字也孔子盛時屢夢周公故云不復夢見不復夢見既久故云久經有復字感慨更深故釋文以一本無復字爲非也夫子每言吾從周蓋夫子之所期在周家制度也故念念深於周公矣夢之不亦宜乎若徒玩味道德古聖不少何必周公皇本正平本公下有也字

集注如或見之句似言非夢非實恍兮惚兮彷彿見之恐不穩夫夢非實際也然就夢中言之見者實見之也爲得如或之解至人無夢是老莊家之言無足取焉何必囿護於思夢程注尤不貼本文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音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箋曰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也志於道者志有未得而求必之意道如君子之道堯舜之道夫子之道吾道之道此與入倫日用當行者非附外然文辭所
指各有謂也朝聞道章當參考。
據於德據如易之據于疾發之據謂其體據于理也據德是一等事若夫終始之一日新之功則據德之後事矣未可求之於據德中朱子曰道是人所共由德則己所
獨得又曰得足逕件上理會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周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鄭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周官原文以三德三行並言故注云然了散文
則德衆行音故大司樂注云德能躬行者
依於仁者依如身著衣不相違離也如聲依永謂絲竹之聲與歌詠相上下不相離也仁以全體為大衣其焉物皆備之原而元善者無所不包也學者以仁立心
而生生不已之間誠遇之聯合族為遠之參贊天地而閱諸遊次顯浦之地操存者無時可間也〇志時尚是兩件據時半合半離依時方是一門
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名六藝皆物也我往而游之非仁與道德蓄諸心之此故曰游游字可玩行在水上曰游沉在水底曰溺游字罔不遺譆於此亦不溺待
於此
六藝如禮樂姑舍之射御書數四者皆士大夫不可少之事而從事于此亦有道情之娛可以從游膚意思矣君子講學力行之餘暇從游于此適情之中成有用

之蹈而此推之得樂在六藝之目亦唯名物度數進退周旋而已擲附考擊詠歎舜蹈而已若證之天經地緯樂之理性情非此卒所及夫張而弗弛文武不能也
聖人弛之于六藝可謂游弛者矣又治書者皆謂始于倉頡不知聲始于伏羲蓋伏羲制字至蒼頡而大備耳九章算法始于黃帝
御則僅見於曲禮少儀諸篇後世之樂癈國失大學考既無以為養心之者兵射若先王擇士之從學校中樂舞干戚而又於序觀射武藝寓於此自武習不改陣
說文臣與武吏判然不能相通政事亦由此而學而禮之故見諸經者復存況等書數二者尤大信所不逆則六藝廢矣夫失其義陳其數雖詳樂一曲技也日形
注而家理義六藝皆道德之用也周官之法教萬民以藝孝國子以藝賢正之所校此州及之所[illegible]謝小大夫之所祭以賓與時以藝官正之令子伍起[illegible]之進退
遊從亦藝不以藝士固有諸於藝而不闕然[illegible]要未有不通於藝而遊高論[illegible]者比賢學之所以出也今六藝之學殘缺矣其中易於從古而濟於時務者則有
如射與數其從者其難者則有如樂而殺可學正是非盡定得失者五禮與六者耳之大綱為五倫學禮會之節親疏隆哀之分先王本諸性情而制為度數既
使之學然各習于人心而無過不及之差細而起居出入之微亦有所持循使人莊敬日強而非僻之心無自入學者高言志道據德依仁而不廢並于[illegible]其能不
遊遊賤德而大遠評仁也邪
人之為學有從造求至之法循得半自足之功有循序漸進之方無躐等可躐之勢由志道而據德由據德而依仁是惟精惟一之謂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
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箋曰自字是自從非自已以上二字或與束脩連讀非也此二字與自字子遇後漢延為傳云吾自束脩以上來二句法可見行束脩者謂以脩為贄見其師也閒
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鄭注云日賄極之而施遺徒日遺脩釋名釋飲食脯又曰脩縮也乾燒而縮也稱束
少儀疏云束脩十脡謂也以非一脡故須束之是也鄭注儀禮士冠禮束帛云十[illegible]帛注士昏禮束帛亦以十端為說是十端帛為一束稱束帛故十脡謂亦稱束
蓋意子初脩帶而以束脩為贄正取束帶脩飾意亦猶羔取羣雁取時也集注謂束執贄之至薄者非是古者用贄有定不得以為[illegible]也
大凡敬人者執贄人而語之未必留於心強裏趣而聒之未必入於耳所以必白行束脩以上乃可教也但此與誨人不倦異與有教無類亦異總見得來亦許誨
之初或深或淺彼亦正自不齊而在吾延納之心則毫無左右之見概欲借之矣道而已既承吾誨之後或分或合人亦多有不同而在吾引迪之願則初無遊億
之念惟答其禮意之勤而已故人苟以誠而來學則吾無不有以教之其欲人之入於善之心猶天地之徧萬物而一物不棄也下章注云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
倦失誤

鄭注云自行束脩謂十五以上見後漢書延篤傳注曲禮童子委贄而退疏云童子未成人不敢與主人抗禮故委質其贄于地而自退辟其贄悉用束脩也故論
語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此疏差得鄭義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見先生必執贄而童子不敢與成人之贄同宜有降殺左傳男贄大
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是束脩降於玉帛禽鳥之謂故童子贄用之如拉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數樂傳云束脩之
問不行境中後漢第五倫傳束脩之饋則尋常饋問之義詩非以為贄惟注施之童子耳年十五以上謂用束脩之人非禮束脩之義束脩之易明故鄭不煩注其[illegible]
當興築注同東脩見于經傳甚衆北史儒林傳遇門徒束脩一吝不受語直指教學事矣又附者劉炫博學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當于財不行束脩者未
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則直與語未嘗無誨作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壺酒一壺脩一案為東脩之禮則分東脩為二然亦是教學贄
物後漢書和帝紀束脩良吏胡廣傳使東脩守者有所勸仰鄭均傳束脩安貧劉殺傳太守馮殷束脩至行為諸侯師此皆以檢束修絜為義試誦本文有行字又
有以上字若束脩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脩何能將之而上乎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憤旁紛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〇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悱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擧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

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焉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蘇曰舉一隅云云舉提示也隅棱角也方物四隅學一隅者我開其端以三隅反者彼通其餘也淮南原道訓經營四隅高誘注隅猶力也一隅三隅合爲四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一隅三隅是不過借言勿泥一三兩字以三隅反是反覆舉求因此勸彼莫作比一知二解正平本皇本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孟獨石經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俱有皇本正平本南宋本則下有吾字

憤悱在未教之前反復在已教之後反者反命也謂復于啓發之人不啓不發不復一例三平看勿以下一段承上二段正平本復下無也字

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爲爾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又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皆是道也

憤是心未通而求通者悱是心已通而口未能言者三隅反則於此事已通又能推類旁通者三種人一種高於一種只分做三種人爲妥程子看作一串不必從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

箋曰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檀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誠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箋曰哭而論歌不歌其非已之喪明矣然無服之疎族外姻及朋友故哭聞其死亦必爲之哭德也夫子哭顏淵季路之類可以見矣不當專爲弔哭

說文云哭哀聲也歌詠也毛詩國有桃傳曲合樂曰歌謂入聲與樂齊作也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大夫士日琴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程子曰皇本是日不樂即指夫子此事皇本是日下有也字正平本同

弓云弔於人是日不樂伊藤長胤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聖人仁心之篤於是可見矣若以大學正心章律之則非所謂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者乎蓋以心爲主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不可有往書此大學之所戒也聖人之道以仁爲宗而戒不仁故怒者逆德而逆則傷人顏子之不遷怒可見其仁矣哭則弔人之死仁心之所發也於是日哭則不歌大子之仁亦可見矣茂卿亦云聖人有餘哀而無餘怒也諸老先生其於七情也均視之故程正叔乃欲廢之日不弔二說皆是夫餘哀可以說未忘若是日

歌而忽遇可哀安得不哭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上舍

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

氷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擅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箋曰用之則行三句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行者行經綸之道也藏者卷而懷之也用之則出之舍之則納之不倚於一偏而用舍行藏之妙全在二則字上見圓活不滯之意以子路冉求一於行原憲閔子騫一於藏比之乃見其卓越也下篇夫子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有道無道者正是維世之意欲易無道爲有道也此惟時中之聖能之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謂用之即可以仕也可以止則止謂舍之即可以止也顏子合符聖德故夫子言我與爾有是夫有是夫猶云能然也夫助辭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三軍猶言軍旅也不必論人數凡稱呼用熟套古之人皆然蓋孔門諸子皆能自知又皆欲出其所得以輔世濟民觀諸子自言其志與孔子稱之可以見矣子路於三達德得勇而未知孔子許之否故因其美顏淵乃以所能質證更求進步耳孔子亦欲因其材而成之暴勇之粗者與精者以示之

非抑之實誘之也注中自負其勇句未免看得太粗

暴虎馮河三句爾雅釋訓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孟子盡心篇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穆天子傳乃生捕虎而獻之暴搏捕一聲之轉暴又與薄通枚乘七發穀武孔猛祖裼身薄軍攻搏獸于敖匡謬正俗暴有薄音爾雅馮河徒涉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詩小旻毛傳馮凌也暴虎馮河蓋當時有此語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曰祖裼暴虎易曰用馮河皆是文顯說冀州人凡水大小皆謂之河夫子兌人也兌冀人聲相近皇本馮作憑

誰與吾不與也兩與字相應臨事二句既結行軍說則暴虎馮河正狀其行軍時輕率妄謀但非泛言平日必也猶曰必問其所與也臨事而懼二句夫子事出其所與一良將與子路看因以教之也無悔者成者兩者字並指其人中間用必也字觀接語勢可見臨事指三軍之事懼者小心周密之謂趙充國攻羌以遠斥候

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對死而無悔蓋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猶悔不計其成也此章言前以與顏子而後以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强聯合臨事懼謀不過就行三軍一事言耳不可以文事武備並論又不可謂時行時藏之人即能深好謀者

懼字謀字平中略帶側重蓋上句重懼下句重謀始之以懼而繼之以謀也臨事而懼對曰死而無悔蓋是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猶悔不計

坐得必勝之道所以一勞久逸百姓無怨武之害軍國免耗罷之憂

師何敗

集注謝氏曰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李恕谷駁之曰子之所操一曰戰又曰我戰則克亦卑乎易于師卦曰開國承家又曰可以王矣亦卑乎宋人讀言戰而社稷曰促乃不曰知其失而以聖門賢者爲卑背矣章泰占亦曰夫子祇夾谷一會偶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況二宋南北神州陸沈當時君父如何受辱生民如何受殺即乎是毛奇齡作兵甲猶恨不給蘧經所謂不反兵之義若何而乃論史謂禁斥用兵策若毛奇齡論經則以行三軍爲卑卑視聖門弟子不值一笑是不

誰不解經升亦不知有人理者矣大禹宅百揆反使之帥師征苗何則重兵故也若謂我有詩書可廢干櫓則如後漢羌胡寇隴右而刺史宋皇必欲重教化解征武請爲孝經以退敵雖長史蓋勸護其不急靖難取笑朝廷而究竟不從卒至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身辱國爲世經以訓此明證也後之讀論語者遇軍旅未學當知其有爲而發不是輕兵遇足食足兵當恩其正告爲政不是迂遠則於斯世庶有類矣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詩書可廢干櫓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四其決不可求爲耳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錢曰言富而可求便見富本不可求矣富貴爲言史記作富貴如可求辭義特備而不必加焉學而篇富而好禮宜參看

執鞭有二義秋官條狼氏下士八人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鞭以趨於前其命之注趨時趨而辟除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此一義也地官司市凡市人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一義也執鞭爲官刑是也左傳誅屨於市人賢弗往鞭之見血又公怒鞭師曹三百此鞭爲所以敺人曲禮乘路馬載鞭策左傳左執鞭弭此以敺馬之稱也御者在車上非賤者也御者非不強鞭

然此章以賤役爲譬則非御必矣士事古通用盛鐵論貧富章引作事廟風無士行枚注云士事也如字乃轉語詞非設言也從吾所好注以安于義理解之此論理耳須知吾所好三字有妙義試觀世之求富者其卑辱之態豈誠本心之所好哉不過謂因此可以得富勉强如此耳心中不受用也由此觀之則所好可知已矣皇本正平本不可求下有者字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錢曰慎說文謹也徐曰心眞爲慎不謹葬也

說文齊戒潔也從示齊省聲經典齊齊二文錯見齊者先祭之名也將祭則先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齊之爲言齊也人心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自寧靜變食遷坐以自齊絜也○祭者竭其誠敬而已矣注誠之至不神之饗不大迫切失如在之義

戰與疾死生存亡之所係而勇者輕之怯者懼之能慎而濟之者殆于也

丘毛伯曰其慎齊也非倖禍是不慢神其慎戰也非怯敵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錢曰此宜以子在齊爲句與子在陳同例下文聞韶三月當作一句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正以聞韶屬三月爲義聞韶者學韶也師涓之於靡靡明皇之於霓裳聞輒得之深於樂者皆爾何必如小子學樂者受譜然乎故聞即學也不知肉味如發憤忘食聖人好樂之至也

韶是舜樂而齊有之者減遂所得也遂舜之後韶樂存焉故齊深於韶樂衆公作徵招角招招即韶蓋亦取其聲節也謂陳敬仲奔齊齊因有韶者班固謬論也樂爲大司所職樂器有司掌之安得妄以予人敬仲避禍出奔跋涉千餘里救死不暇安肯以樂器自累乎三月者古人習樂之常期也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論語樂語弦以樂音必經時而畢漢博士爲文帝作王制云春秋教以詩書執禮樂冬夏教以誦弦書唐書選舉志諸生治經皆限以歲月未終經者無易業皆存遺意則齊人習韶之久夫子與聞之遂學之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韶下有樂字不圖爲宗之至于斯爲樂謂奏樂也須看爲字情文之備正爲之者爲之也斯字未有不指本文而更作他義者集注謂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斯字懸空並無著落夫樂最足以感人心亦足以移人情故舉后德讓童子觀瞽此即移人感人之證聖

人心契于古妙合一原其特記不知肉味句者正所以見韶之感人甚深移人甚密有非凡所及者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斯指不知肉味句若則記者何以賢此言夫子何以有此事孔子世家曰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蓋此知不知肉味非徒然也魯亦備有韶舞矣齊自桓公時滅遂得有舜樂傳習吾節之善也孔子既聞韶樂其用心者在心思之以師舜之德也然舜之德既假于器以傳之則亦必手習其器以繼其聲心思手摹總是學之也習其器者士撫故不撤琴瑟子擊磬于衛周禮大司樂有九德之歌孔子所習之器不外絃歌而其心之師其德者無所不盡也世家學之二字實足爲三月不知肉味之注解齊之爲韶正惟有非魯奏所能及者故有不圖至斯之歎孔子謂不意齊國之樂工演習舜韶之樂至于如此也非謂不意舜樂如此也若舜之作樂孔子固已知其至于如此之美矣又先儒述大學正心之旨以爲三月不知肉味殆乎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聖人之心不應固滯如此故程子以三月爲音字之誤見大全小注此本韓愈筆解然史記明云聞韶音學之三月是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大學以不知味蔽放心者謂平常好惡嗜欲耳固不得與此相比擬焉先儒解是章往往有嫌於善想之惡也已夫惡者起於老釋則著想元無可惡也著想之中節斯爲聖爲賢善想之非思也斯爲不想者是日哭則不歌非著想邪見者想于喪非著想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非著想邪期悲哀三年喪非著想邪卽以語想爲不可則喪祭皆廢矣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去聲○爲猶助也衛君

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箋曰左傳靈公謂公子郢曰予無子是靈不子蒯聵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且罪出亡已絕於衛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以爲公養之仕故冉有疑夫子爲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衛爲衛輒四年此問當在其時詩兔罝緣來爲鄭箋爲猶助也史記爲劉氏著有祖爲呂氏者左傳爲字與此正同冉有疑夫子爲之而不自問以子貢長於言語故就與之諫也諸者心方思而其應徐也伯夷叔齊何人也爲在衛故微其詞曰古之

賢人也言今無此高節矣皇本正平本曰上有子字此直指遜國說勿作概說怨是怨悔也不是怨恨乎一問卽然其所安之意夷齊讓國之爲賢子貢豈不知之主意在下怨乎一問耳夷齊有怨輒之罪可解夷齊無怨輒之罪無可解矣又何怨皇本下有乎字左傳哀三年正義引史記伯夷傳索隱引怨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有乎字正平本同二子合下便是仁何用言求此求字正從事勢牽掣不能自由中各尋一個是處安身絕不諱前顧後上見求字之夫子不爲也也字決辭應前乎字伯夷行事今可知者惟餓于首陽之下六字矣加一死字便有可議佐藤坦曰觀者謂衛輒據國拒父夷齊遜國而逃之夫子以夷齊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則吾未謂然冉有子貢之疑蓋在人倫社稷之輕重而不在彼此遜拒之是非人皆以夷齊爲賢以輒爲不孝子貢則謂衛國之君以社稷爲重夷齊之遜雖重人倫而微仲子則統幾乎絕其如社稷何衛之拒迹類不孝然亦非得已蒯聵絕於廟而顧既承重聵入則國必亂故其拒之蓋爲社稷也雖然天下無異重於人倫人君莫頑於社稷不得兩全孰取孰舍是則雖穎悟如子貢而未能無惑及夷齊問之夫子則仍舊社稷人倫既賢而復仁之如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而拒國仁之推也寧取人倫而舍社稷可也子貢於是知其不與於輒也不然則遜與拒之是非既已明白何必待折中而後始知之孟子瞽瞍殺人之問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信斯言也人倫果重於社稷矣

張甄陶曰晉定公時世卿擅國厚貢賄於衛衛靈叛之從齊景公伐晉晉迫[illegible]蓋逐伐衛與盟於鄟澤趙鞅何涉佗辱衛君捘衛手及腕衛遂與晉絕後雖設涉佗[illegible]以謂爲衛不頓也魯哀二年四月丙子衛靈薨六月乙酉趙鞅納蒯聵入於戚拒止六十日却蒯聵爲質將滅衛以報夙憤也至時公子郢當立此人賢且習[illegible]說此事所決不背立此期衛不得不立輒矣立輒蒯聵知衛國之卽其門不肯爲道然恐既入戚卽居戚不復入於衛矣此時衛人[illegible]以立衛可以安[illegible]聵而[illegible]故拒國人多爲之[illegible]亦之得時以[illegible]立居中[illegible]子[illegible]在于國蒯郟聵成不居互[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以在爲國[illegible]鄭[illegible]于於[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國[illegible]故在之國師往與往[illegible]有人之[illegible]蒯[illegible]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驕衛而[illegible][illegible]在矣[illegible][illegible]其公[illegible][illegible]非其其爭子[illegible]拒[illegible]父[illegible]也[illegible]年國人夏月[illegible][illegible]大夫以齊之國[illegible]二[illegible]國之師逐[illegible][illegible]戰不以能取[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蒯聵[illegible]蒯安[illegible]然父居于戚於者不十義[illegible]者年[illegible][illegible]是人也大夫以石曼之[illegible][illegible]二其國之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非[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不[illegible]正[illegible]耳[illegible]以所恒以情[illegible][illegible]然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忍不可再以興爲兵[illegible]此若時以蒯伯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必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拒爲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待不[illegible]得子中未下死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本心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仁[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反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名得[illegible][illegible]居於[illegible]君不父入君衛[illegible]乃是其[illegible][illegible]蒯情聵至本[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十子六爲年[illegible]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

之死已十七年南子必老且死矣所以通孔妃入國輒亦速之而奔爲乃不數日蒯聵仍召輒爲太子是輒於蒯聵並無有西內却還南蛺禁錮之事父子如初兩無慚色可知保國立輒之舉以理以勢不得不然。

集注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正指國事然國賊拒晉也非拒聵也齊與衛拒晉也非頭拒父也得登并發同謀叛晉公定九年衛典齊伐晉克輿僖是年趙鞅亦帥也。

師圍衛定十三年衛又與齊伐晉河內哀元年衛靈又與齊伐晉伐晉圍五鹿哀二年衛靈卒趙鞅乃用陽虎計借納聵以伐衛喪帥師入戚是晉伐當拒借納君以

報宿怨其意但測見當拒且晉所忍者靈也靈甫在殘而報怨者已在境難非納君亦定無拱手旬所之者是不可不拒況晉爲齊衛所共仇衛擬世子齊不擬世

子也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不以拒晉爲能事者晉既借納君以伐衛則拒得卽不得不拒聵然其故不從拒聵起也蓋輒初立本不拒其父聵初入衛不

仇非子何者戰父在而欲殺其母一不孝也父卒而不奔喪二不孝也又事其仇敗復其宗邦三不孝也以不孝之人從不義之師則衛之君繼不拒之衛之臣必

拒之衛之民尤思拒之矣故子路子貢諸賢不以爲衛君爲非公羊穀梁諸儒且以拒蒯聵爲是當時之論可知矣況靈公雖死而子尙存聵亦本不敢入故

非其不孝者但名不正耳其後聵入國與卽速爲奔魯渾良夫曰疾與亡皆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爲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則出奔之後而故國之臣於

君前卒日亡君衛人之爲輒益可知矣惜其後爲太子疾所致卒不召故頭未耳輒奔後四年莊公死公子般師逐公子起又奔然後返國考其前後輒之無

于拒父也亦明矣惟輒本無拒父之志故聖門高弟若子貢亦樂說同時事輒且爲之使恬然不怪聖人故夫曾言及其非冀六年夫子還衛高且公然受其公

意正可思若輒果無父之人聖若賢豈肯居其位受其養故講者撰集注所言動云父子爭國於當時事蹟似未深考。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爲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亦

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箋曰：說文云，飯食也。疏粗也。疏之粗糲之食也。皇本疏作蔬，正平本作宗本同孔注疏食菜食言以菜和之也周禮聚斂疏材釋文疏菜也又淮南子秋(?)疏食

高注菜疏曰穀食是疏兼有蟲菜二義不必作蔬字然言黍食乎故就米說鄉爲與孟子萬章皆云蔬食菜蔬與菜對與豈得又凡疏食(?)

定以爲飯也以僞註蔬服傳云蔬既食蔬食水粗食菜果飯菜注疏蟲注蟲卽粗字鄭以孔釋許以蔬訓粗明蔬卽粗矣粗字从米米之蔬者曰

既米蔬食既粺菜食麂深而粺後是蔬深而蓋食迷矣詩召曼彼疏斯粺爲蔬蟲謂糲米也米之牟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鑿算術粟一石糲米六斗春斗

一斗爲粺九升又去是爲糳八升又爲侍御則七升故疏爲最粗糲米與粺米校則糲爲粗國語食粗衣惡也糳與黍稷粱稷稷爲粗疏服傳食疏食注疏猶蟲也

是也論語三日疏食皆謂米亦常兼言之稷今之高粱北方用爲常食稷比粱黍爲賤也。

飲水乏薪火之用也肘前曰臂肘後曰肱曲肱而枕之乏製器之用也集注云去聲者凡字有臂有用枕字上聲證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

樂亦在其中亦字非對富貴而言亦謂卽此不堪之境亦有自得之樂也孔顏之樂僅有兩自判殊然顏下聖人財一等則其同者亦不可勝數如此章乃孔顏同

者必欲於二三字中詳其所以異故流於牽强主樂者之心言則曰樂亦在其中說借簞瓢貧賤之苦以形其樂則日不改其樂疏食水飲樂在其中顏未必

爲食瓢飲不改其樂以此稱孔未必爲貶詞故程子稱孔曰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與之稱顏簡特語有賞主安可判其高下之異凡云在其中者謂

無其事而自然有來至其中者如飯疏飲水曲肱而枕之本非可樂之事然不愧天俯不恥人學先王之道以苦其總雖飯疏飲水之樂不能以移其心樂孰仰

於此故曰樂在其中矣凡樂亦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之大於心故雖疏水曲肱而樂亦在(?)吾證欲導孔顏之樂當從事皆子獨功而

於我如浮雲言我視之猶浮雲已浮雲之爲物倏聚倏散不可以爲常不義而富貴者倏得而忽失之又不可以爲可故取以爲喻浮雲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

鄰敬曰爲兩境假族子之燃凡見空解可固時粧演順逆當前殊從然所以聖人逆勸人每於貧賤富貴之交必處擇貧賤時言者富貴佚豫則就樂不分諸

貧賤眞樂乃見非聖人偏以貧賤爲樂也但富則可欺疏水況且貴乎況又値貧賤之時乎豈約相形人情於此不動心尤難浮雲生滅無根聚散倏忽不

義富貴亦猶此義則爲名器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孔子見二帝三王之治貴亦自起敬若衛之父子此等富貴唯恐加乎其身況肯爲諸其念記者所以記諸衛

君之後也。

顏淵陋巷原思環堵樂夫子之樂者也若求諸後世漢徐穉晉陶潛其庶幾乎。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

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

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

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佐藤坦曰古人講學於人情事上鍊磨不專由讀書而得蓋五十以前經歷尙讒心學未熟雖日讀易而所得不變深必俟知命時俟然後學易則將見日用彌醉

之問有所證交發而其所得殊深矣故約五以五十言之彌

正文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則其爲五十以前語明白無疑集注云加作假此說非也加者積而成數也此與吾十有五章皆追溯以前此章乃豫期以後也聖人生知安行祇在大本大原至于天命精微亦必待窮理盡性而後得之聖學之異于人者深淺精粗大小廣狹爾其境途漸進與人相似孔子言此之時尚未至于五十而知天命之時也數年之名必三四年乃可稱故知此時蓋四十五六七時也孔子於此即自期許可無過則於此已有得于易矣他日謂五十而知天命是其驗也集注又曰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此說非也孔子之學不過七十有四歲而孔子一生事蹟子臣弟友仕止久速多在魯哀公七年以前若至于年幾七十此正孔子作春秋時矣若謂孔子竟至年幾七十而後學易而始無大過然則孔子生平初無所得益于易學而未免有大過矣何可言邪

賛易誠在晚年年幾七十之時若夫學易奚當同時世家序易象繫說卦文言一段敘孔子五十以前學易事一則贊易段敘孔子晚年贊易事讀易韋編三絕一段敘孔子五十以前學易事一則贊易絕不相蒙其以初年事置于後則以事之輕重大小懸絕也贊易所以垂法萬古故先特書之韋編三絕止一時力學之効故以類附見此自敘事之法猶論語以牢曰承大宰知我乎之後也

且魯魚亥豕必其字形且相類者故曰形近致誤祭義見問以俠甒鄭注曰見間當爲覼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當爲留此皆一字誤分兩字之證然說文五者互也从二从又謂陰陽交互于二大間也卒者隸人給事名也古以染衣謂故从衣从十謂衣飾有異色也則以今文觀之五與衣不相近也卽因而觀古文又與公亦不相近也未可謂相似而誤分者矣況易乾鑿度曰仲尼偶筮其命得旅謂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詠而息志停讀禮止史創五十究易作十翼據此漢以前固已作五十又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敎敎爲學之正字五十以敎卽五十以學學與約爲韻平叔作集解時諸家本具在並不言此經有異文何以至宋時乃有別本殊不可信

言無大過是有小過未可保之意亦是謙辭夫易始於三畫三才之道也頂爲六畫象三才而兩之也天上地下人處其中內爲體而外爲用三卽內卦之上四卽外卦之初要於二五爲中道所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也道天地之化而不過人道用中之極軌也正是大體得當中是事之恰好中頂于正故程子曰正者未必中中則無不正也易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繫辭傳云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夫子聖德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云可無大過者謙言不敢自承無過也

伊藤維楨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以類神明之德蓋示陰陽消長之變萬物生息之理也至夫子獨述先王之道而尊崇仁義之德故其平素與門人言無非詩書仁義之說而言及於易者僅見此章而已孟子亦每引詩書論春秋而未嘗有一言及乎易者其學以崇仁義務孝弟存心養性爲教而易中專言利故也惟其於處世之法委曲詳盡惕厲勸勉大有益於人故夫子亦取之欲學孔孟者專崇詩書春秋而於讀易則當以夫子可無大過之人言求之而勿作卜筮之書者

翟述曰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由是班固以來皆謂傳爲孔子所作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謹嚴簡質論語後人所記則其文稍降矣若易傳果孔子所作則當在春秋論語之間而今反繁而文大類左傳戴記出論語遠甚何耶繫詞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傳果皆孔子所作不應自冠以子曰字卽云後人所加亦不應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當屢言之而無一言及於孔子傳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必一人所爲蓋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爲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蓋遺餘力不應不知亦不應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觀之易傳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相傳以爲孔子之說而不必皆當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卽其所自爲說也杜氏春秋傳後序云汲縣冢中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詞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余按汲冢紀年篇乃魏國之史冢中書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師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傳其書者莫如子夏子夏不傳魏人不知則易傳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無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傳穆姜答史之言與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詞小異是作傳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獨節此語而述之然則是作傳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義不必皆自已出既采曾子之語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爲非孔子所作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箋曰俞樾曰論語文法簡質此章既云子所雅言又云皆雅言也於文似複蓋由經師失其讀矣此當以詩書斷句皆孔子誦詩讀書無不正言其音也執禮二字自爲句屬下讀執禮謂執禮事也周官大史曰凡射事執其禮書禮記祭義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皆執禮之證也孔子執禮之時尚有所言如儒黨所記實不須矣之類皆正言其音不雜以方言俗語故曰執禮皆雅言也詩書或誦讀或教授弟子若執禮自爲一事故別言之耳

孔注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若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與俗語亦謂之雅語此與祭送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好一和鄭曰雅之言中字音一節耳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避諱此第舉雅言若孔氏所云正言不止于是天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夫

叁拾陸册 105册

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而末學之流失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即雅言矣曲禮云詩書執禮不諱臨文不諱鄭以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學以明之執禮之執猶亮曰執中之執禮同義○邪字古讀若徐云雅常也常言之因素轉常則始於集注程云孔子經典如小雅大雅爾雅俱訓正史記注別訓素雅素之言朱云雅常也常言之因素轉常則始於集注

論村先生曰余嘗惟漢有黨錮明有東林皆賢人君子不用於世憤懣節慨之氣結爲磊塊駢尸流血以致國脈不永非賢人君子之罪固勢之不得已也當七十子之時在天下諸侯霸主權在魯三家分公室孔子則悄悄憮于桑小以七十子之氣才少起門墻之見聲是非之名標賢姦之目以呼號以相推天下之士疾世而遁者楚狂沮溺武鍾陽甕之徒將擯胥而出而其議論品目應驚天下之耳目而彼七十子者則不然術術鼓鑿於洙泗之間未嘗一言及三家者之事而其間或降身仕大夫之家以竊爲夫子之兆而其憂國愛君之心世莫得而知者何哉又怪孔子在因危君弱之邦得英才而教育之宜興之以非常卓異之言而其所教詩書執禮而已又何以然孔子豈欲天下英才埋首章句俎豆之間以終其身乎誠將令其見道於器致智於物以順達其志氣而不陷躁妄之地也志氣之於學猶勇氣之於戰戰以勇氣爲主然而勇氣不能獨戰昭之以號令寓之以甲兵而後可以制勝學以志氣爲本而古訓之不講道義之不精變故情理之不熟其何以濟事然則經學之於人也亦大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

以是二者晚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雲曰沈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據左傳葉公是縣尹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緇衣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喪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棠公商成公白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僭稱也左傳昭十八年楚遷許于葉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乃使遷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

子路不對葉公是楚國第一流人物賢智素著觀其定白公之亂已得大凡此問孔子於子路問中自有言語此人必知敬孔子但大聖人庸近無奇而未經親歷者雖加以一言之擬議復絕之詣固難于表章觀顏子仰鑽之歎可見若子路不對理當如是況輕議其師乎勿淺視子路。

女奚不曰夫子本意不過曰入之相知不如我之自知女何不如此以對之一氣趨下三句蓋教子路以對之之詞非責子路以不對之失也奚不與云爾相叫應。

何本皇本女作汝。

憤不憤不啓之憤不知老之將至言不自覺老之及也非年數不足之謂且明言老之將至可知此言在未老之前也身未老何論年之足不乎爾然也然如是也。

云爾二字與上曰字皆用二十四字一氣讀孟子亦有此例而公穀最多隱元年穀梁云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莊九年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宣元年公羊云猶曰無去是云爾宣十五年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是略承當之辭猶竊比之類非公然自認語氣皇本正平本至下有也字。

此章意本不深宜封葉公而言者乃欲就此求聖人之妙極便是牽合傅會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篇曰當時之人有以夫子爲生知不由學者故言此以曉之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蓋敏而求之事正平本南宗本敏以作敏而皇本作敏而以三字。

閻外尹氏謂義理生而可知禮樂名物須學尹氏恐人認其好學之語爲驚空無根之言故有此說若所云則是生知止於義理而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乎學。

夫子好古敏求導在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而義理不復勞學無乃自矜誇之甚乎蓋以他人旁觀推崇之旨解夫子之自言故失語氣然卽作旁觀推崇之辭亦自不妄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則未四十時未能不惑未五十時未便知天矣雖云聖人言此所以勉進學者然自十五至七十歷歷自序如此其非空言無實可知也且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莫非義理之所散殊今析義理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而二之不免於支離陽明王氏謂禮樂名物無關作聖之功學知只是學知良知則何所著落觀聖門博約並用則此章求知之旨可識矣。

此義理亦不然禮樂名物何者非義理使舍此而曰致此心之良知則何所著落觀聖門博約並用則此章求知之旨可識矣。

不好則心不能召力不敏則力不能追多末句是求之不是知之聖人不惟不敢以生知自居且不敢自謂已知惟終自以求之而已矣聖人無訐語自古未有生而無不知者論良知赤子皆然論多識必待于學論言行備諸往古不求則不得不好則求不敏聖人眞見義理之無窮自然孳孳汲汲莫知其然而然所以爲生而知之也。

崔述曰。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是孔子非生知。乃學知也。

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爲生知矣。余按。論語他章。或可指爲謙己誨人之語。至志學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進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踰矩。歷歷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學而知者。安能憑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記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與學知。勞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聖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爲天子者也。學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諸侯。升而爲天子者也。舜禹湯武王是也。不得謂生而爲天子者尊於升而爲天子者也。然則孔子雖學知。於至聖無所損。雖生知。於至聖無所加。況孔子惟恐人之以己爲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爲學知。後儒何故必以孔子爲生知乎。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學知。利行也。而無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末章乃以孔子與湯文王並處於聞知之數。而堯舜不與焉。然則孟子之意。蓋亦以孔子爲學知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鬼。

箋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怪。常之反。若木石之怪。水之怪。土之怪。山精水妖之類。力。德之反。舜力超群。於理何不正之有。夫子盪舟拔山。世人所羨。而君子所不尚。故夫子不語之耳。集注。一勇字。亦未愜。

亂。是悖亂。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如寒浞竊室。子頃烝母。諸兒淫妹。弒父與君之類。外注。以治對非是。

神。謂降祆作災。或憑人託夢。凡神異之事也。亦與怪不相遠者耳。如神降於莘。神欲殺弁玉纓之類。是也。非鬼神之神也。注。以造化之迹釋之。不合。且增出鬼字。亦未安。若鬼神之妙用。祭祀之禮。則當別論焉。

蓋語怪則使人生疑惑。語力則使人生爭鬬。語亂則使人生背道逆倫之事。語神則使人生淫祀不敬之事。聖人立言垂訓。必可與天下萬世共知共由。怪力亂神四者。置之不語。則其所語者。垂世規矩。大道宗範。亦可知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此孔氏家法。六經典刑。

力與亂。有其實者。怪與神。無實而生於惑者。不當相混。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箋曰。行者。行於道路也。言三人並行。必有是爲吾師者。皆當極明白。同行有師。何往無師。不善亦師。何事非師。若解爲行事之行。翻覺索然無味。皇疏曰。或問曰。何不二人。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恒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也。此說是也。集注謂彼二人者一善一惡。亦非。以一定言也。有時善在甲。惡在乙。有時善在乙。惡在甲。但彼皆不自知。而我觀人則明。無往不以彼二人爲我師也。若祖二人。則將以自身與彼身對勘。然人若不自知。不如但觀彼二人爲明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三上有我字。

唐石經及釋文皆云。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非也。三人行云者。渾括人己而公言之者也。若增一我字。即成四人。而非三人矣。有與得二字有別。故孔子問子游曰。得人子游對夫子。不敢曰得而曰有也。此必有我師。乃必得人。必非若中庸必得其位之必。此原爲有字可知也。

師者所以引人爲善。戒人爲不善也。善者即長善之師。不善即教失之師。須切師字說。勿混入思齊內省章。則得之。又善不善。就外面看。就後處說。威儀抑抑。言謂德德者。吾取而則之。其舉動暴慢。言詞鄙倍者。則改之。蓋三人之內。行路之間。只好如此著筆耳。但善不善。兩人亦有。一人亦有。越看得活。越說得滿。不必推到尚友古人去也。皇本南宗本。必有作必得。擇字。冒下句。

呂用晦曰。聖人學問。仰有攀。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謹愿之士。深居支戶。不肯見一個不好人。不知接遇不善。亦儘有鍛鍊處。張彥陵曰。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上。舉三人以概交接。舉行以概日用。舉善不善以概善惡。變怒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

箋曰。此章與公伯寮章不同。與用舍行藏章亦不同。蓋此是聖人以天命在己。自信安命之說。不足以謂此命不足道之說。亦不足以謂此聖人只是自己擔荷處。

信得及。子罕篇第五章。子畏于匡。文王既沒章。先進篇子畏于匡。顏淵後章。衛靈公篇在陳絕糧章。宜參看。

上天篤生夫子。以爲萬世之師表。帝王臣民同所師。雖桓魋之暴。豈能違天而得害之哉。夫子自信之篤。故言如此。非亡之至智之極。豈得知之乎。子貢之所爲不可得而聞者。正在于此。

此章見聖人處變不憂之仁。不惑之智。不懼之勇。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

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覺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息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賢賢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籤曰此語亦有因而發也必非突然呼而語焉者蓋諸弟子以其學焉而不能及焉疑其所見聞之外別有高妙一路而顏閔之故夫子告以惟如是而已無復蘊奧也猶告曾子以一貫之意矣皇本正平本爲隱下有子字

夫子德行平坦而高深者存焉顏淵之嘆高堅是也他弟子則別求高深於平坦之外而亦弗得焉於是乎以夫子爲隱耳

吾無隱乎爾乎爾語詞猶言而已孟子盡心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句法一般爾字是虛字是言吾之教人唯有無隱耳下乃申言其實也或以爾字即謂二三子則像躐下文矣隱字不就言說是對顯說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十三字作一句讀行即言行之行而包作止語默非往字之義行字是本諸身以實其事丘字是質諸己以實其事天下惟言語可隱而行習不可隱二三子第求夫子於言而不求夫子於行所以有爲隱之疑聖人特即一行字現身說法和盤托出蓋謂二三子其知識所已及者吾無行而不與之相廢知識所云及者吾亦無行而不與之相示苟即丘之行而靜觀焉則某之所以自爲者在是矣丘之動靜交養造次不離者丘之行也

上有所字

弟子之疑疑其更有高深者也非以其高深而起疑也是殊不見俯就之意又無使其不躐易之義孟子曰君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何等簡易明白何等公平正大爲是章注謂可也若俯就之說竟不免乎私意猶是爲可疑及使日孳孳也仍是隱矣

世說德行篇曰謝公夫人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此言其平常行事耳日所聞見而可放效也孔子之意亦不過如此也已昔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問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云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隱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如公明宣則可謂不錯爲學之正的者矣

郝敬曰道不離須臾夫子與二三子莫不欲食莫不由戶但學人無意必臣其道爲德其次則如顏子所立卓爾是明見其所爲無隱者也二三子求之反虛而不得其妙情疑聖人有秘義而不知日用塹來直去無非道也又曰夫子行處未可作道德向聖人身上索解各就自家日用行處體勘即處處與夫子相逢此理

不離者丘之行也

包注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也與者共之之謂也凡經傳中言與者有對與左傳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對並也一與一誰能懼我與對敵也皇本正平本行上有所字

易簡上士聞言即領不能者且循塗守轍久自升堂入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籤曰文者文學也行謂其人當身日所之行入孝出弟之類每人總有小異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

是章平說博與篤敏踐履盡實言語四教之判也經有以忠指言者道其心之所盡而無隱者爲言之忠經有以信指心者不渝初心之謂信合言之也判言合言義不相悖此經則判言之也然此二字並當誠字義中庸以後熟用誠字每圍乎忠信之中或單用信字如誠易信在乎忠信之外古人未用誠字誠之義每圍乎忠信之中或單用信字如誠易信及豚魚是也後儒謂于己言忠于物言信分體用也合言之則誠耳此四教爲三。非也注言忠信爲本亦謂四教並重不宜偏重忠信經戒忠信不好學可證也

郝敬曰教雖有四功惟一貫博文多識以求其理即反躬實踐以見諸行內存誠實之心以立本即本無僞之心以制事始終相成內外交養以教中材則循序漸進陸路其徑可入以教上智則本末兼舉荒蕪無憂下學而上達未有能達此者矣○文行而不知忠信者東漢之顧廚俊及也知忠而不知信者誠而未徹者也知信而不知忠者似誠而非誠者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籤曰聖既文通也通論云通而先識曰聖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聖或以大而化解之可也神明不測所謂神也未可徑以解聖君子之稱稍泛通乎上下然對聖爲言則是未聖之大賢耳不曰不得見之而曰不得而見之矣不親得其人而自見之也言絕不見也

子曰吾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記者兩揭子曰字分明是各時語蓋當前子曰時衰未極庶幾見君子而至後子曰時則衰極矣善人不可得見況君子乎猶庶幾見

有恒者而亦匪易得記者駢錄之所以令想時世也後子曰非衍文善人能行善者也此章與聖人對又與君子學道之人對則先進篇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也子路篇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與王者對善人別是一種人物其所作爲制度功業不踐聖人舊迹足爲豪傑之士而其所爲者止於此耳不能入聖人道德之藴奧也

亡而爲有云云亡古無字詩谷風何有何亡又爽狄之有君不如舊夏之亡也又云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竝皆有亡相對約有寡約弱約二義但上文有無盈皆以學業言則約泰亦與之同意非貧富之義也如論語中成事遂事既往尋說古文自多其例亡是全無虛無是有些只少耳約未至於虛只簡略未備耳

盈是滿於中充足有餘意泰是溢於外誇張侈盛意夫亡虛約而故爲有實泰之狀便是無恒此聖人斥虛夸之人曰其所爲浮僞如此安得爲有恒之行乎直就今日行事斷其無恒也集注以虛夸與無恒文之意又此是歎世道益下風俗頹弊耳非教誨之語

善人有爲之人有恒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善人與有恒者是學問外之人然其平素亦自立志有所勉有所修雖不知道而問有暗合者亦頗費精力非專以質之美也張子偏歸之於質未允又善人有恒者之於聖人君子非倫也蓋各自爲類已注取有恒者與聖人論其高下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獲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籀曰說文釣釣魚也以鉤取魚謂之釣鉤以細鐵絲爲之以繳繫於竹竿之首詩云簿簿竹竿以釣于淇是也孔注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鉤羅網者綱皇疏云繳緡也以小繩係鉤而羅列屬著大綱也孔言一竿釣者釣與綱對欲以見綱之爲衆鉤釣故曰一竿釣耳羅者列也言非一鉤也蓋一竿釣一衆只發一魚綱則以數十鉤鉤繫短繳乃羅列屬著一大長繩沈之水中侯魚中鉤也出大繩一學輒獲數十尾所謂長繩者是也自刑昺誤解孔注羅字爲羅網後儒多襲其誤故者以綱爲網字之譌此不解調制欲改經字也釋文綱音剛郊本同綱字本可不音陸亦恐人誤作網矣

說文矰繳射飛鳥也從隹弋聲弋即惟省繳生絲縷也戈聲生絲於箭而活結之又係繳於絲末矢中鳥則繳盡絲解以繩繞鳥擊弋加之飛鳥若不施繳雖能中之鳥帶矢而去墜於數百步之外故必施繳也必用生絲者爲其易解也漢書司馬遷傳名家苟察繳繞如淳云繳繞猶纏繞也是弋絲名繳之義也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鄭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繒矰高也列子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鵠于青雲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

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也非必夜止也鳥飛巢無常所其日中棲巢者必伏卵育雛之類夫子不射之禮所謂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者是也皇邢解射宿爲夜射棲鳥不知言弋以見飛鳥言射宿以見恒矢本以互文出之其義甚明且古禁宵行春秋雖亂其法猶存觀柳下惠爲不逮門之女可見矣況鳥之夜棲必擇茂樹密林以避他害蓋驚射之可得乎不思甚矣

釣弋皆男子之事亦娛樂耳雖聖人有時爲之何論少賤此章見聖人發處皆中節聖人正大之心與浮屠慈悲心自別釣弋豈亦婦供賓祭乎諸橫生盡以養從生文王之言也羊豕之類養而不愛孟子之言也魚鳥本發人之物不綱不射宿取物以節而已文王言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孟子言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意可參悟

記聖人事有深者有遠者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富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籀曰不知而作是一項事夫子言我無是事也勿就知不知別生枝葉集注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句譯作是述作之作不是作事正與篇首述而不作相爲發明集注以言未嘗作爲謙辭則以作爲作事可知也然論語於作事皆曰爲曰行如作事則當云不知而爲不知而行何謂作乎且妄作非美事孔子自言我無是正是鄙其妄作何謙之有

多聞以下數句直承我無是也語明是夫子之自述無煩注釋故集注從略耳皆也故曰見其實互發而古今一也上句既曰其善者則下句不舉其善而其善可知是省文法擇者以從而言多聞既擇善而從多見何獨不能擇而善惡皆存且善當存惡亦當存耶邢疏云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擇善而識之皆在善一邊說經文只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考之意朱注善惡皆存失當

知之次與不知而作之之知同皆謂知道知夫子不處焉但自認知之次也謙之至己此即述而不作之意從之識之謂述也識者辨而存之也古記識知識同音義兼之爲備也作者臆創人所未知擇之識之者述古今人之所已知也

龜井魯曰何謂不知而作之者若列莊之虛無自然漢之讖圖皆是也他可類推凡創立家言揭以徇天下者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得非索隱行怪之比哉不可不戒蓋夫子多聞多見本諸身徵諸文獻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其盛德如是故傳述其道以詔天下後世而猶不自處曰知之次也豈不偉乎

知之次要善看言我雖不能合下便知卻因此方法亦可求到那知處正見其無不知而作與首句緊相應一節語意總是欲人從多聞多見上求知而不爲妄作

聖人始終未嘗自居于知其曰聞見擇識正爲己來有知故借此以師方法無任臆冥行之過非謂即此便能真知之也知之決也注云決于知之者最爲分明

淳按生知爲上學知爲次等爲終與日紙不合。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惡者疑夫子不而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往不咎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己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簽曰互鄉鄉名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滕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即互鄉。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合鄉二說不同沛在春秋時爲宋地。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難與言謂不可與之交言語也風俗之移人如此聖人不知與此舉大略而言之不謂無一人可與語者也集注添一善字而失口氣。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即與言之與與之共之意謂與之從事也取其潔進爲施教之地耳與字未可以許解焉。

唯何甚咎門人惡惡之已甚也是東上起下語唯語辭。

人潔己以進三句潔者潔其不潔也潔字勿看太深一念向善便是潔就在進上看出潔唐石經作絜鄉飲酒義注絜猶清也往是以往之往非既往之往鄭玄曰往猶去也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皇疏邢疏並譯去後爲已去集注釋之保是保任之保盧杞曰以家屬百口保朱泚不叛是也保任可以言後不可以言前如未見以前之行雖聖人安能保任之不言可知矣潔與進是當面之事退與往是後日之事孟子盡心篇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此章原無錯簡唯字上下亦無闕文朱子欲移潔己以下十四字於與其進之前無乃太武斷乎朱子或以潔己上有人字故欲移潔己以下因童子事泛論待人之道故加人字耳。

專就互鄉童子言人潔己以下因童子事泛論待人之道故加人字耳。

陸隴其曰聖人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意也若止說待物之洪猶是邊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簽曰有是心斯有是仁而心外無仁也有是性斯有是仁而性外無仁也首句正深明其不遠非疑詞也。

心者性之郛郛也心即家性即家中之寶也故曰仁者心之德家中之寶取之即得何遠之有我欲主敬而行即此一刻之非禮勿視即是仁我欲主人翁不昏不昧一事之莊敬即是仁欲仁最易全仁最難猶家中有此寶物主人翁不昏不昧時時與之相守舍之而亡仁又不見矣蓋諸弟子皆能仁雖猶以爲遠而不可至也故有是言記者亦略其語耳欲仁與求放心其發端異求放心者初學之工夫學者求放心而獲焉未可以爲仁乃是求仁之階梯矣是後方大費工夫然後可得仁耳孔門游夏及子路冉有公西華非放而不求之人也然夫子未許仁者何也以其德未全耳可知求獲放心之後工夫不細矣

簽曰有是心斯有是仁而心外無仁也有是性斯有是仁而性外無仁也首句正深明其不遠非疑詞也。

心者性之郛郛也心即家性即家中之寶也故曰仁者心之德家中之寶取之即得何遠之有我欲主敬而行即此一刻之非禮勿視即是仁我欲主人翁不昏不昧一事之莊敬即是仁欲仁最易全仁最難猶家中有此寶物主人翁不昏不昧時時與之相守舍之而亡仁又不見矣蓋諸弟子皆能仁雖猶以爲遠而不可至也故有是言記者亦略其語耳欲仁與求放心其發端異求放心者初學之工夫學者求放心而獲焉未可以爲仁乃是求仁之階梯矣是後方大費工夫然後可得仁耳孔門游夏及子路冉有公西華非放而不求之人也然夫子未許仁者何也以其德未全耳可知求獲放心之後工夫不細矣

此章是爲以仁爲己之方者求全其仁之實功也必誠如是用功力完得仁若但偶然一欲一至雖仁體具在而工夫不接則不能實有諸己故論工夫則終身勝之而不足論機括則一念提之而有餘呂氏曰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功夫處又曰欲仁即道心之勝處。

在我字體認我者仁所凝聚之我仁者我所主宰之仁其實仁不違於欲之時并不違於未至之時并不違於未至之時但未欲之時仁不違故欲之時仁不違於欲之時并不違於未欲之時仁更不違未至之時仁不違故至之時仁更不違仁者人也劉蕺中生意自在雖國不仁之人總非能違仁之人。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裯習於成以之爲聞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而知禮貴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子旗孔子弟子名施而進之也謂知禮不娶同姓而魯君之夫人姬姓謂之吳孟子吳國君之長女也魯君之夫人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上子下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故司敗以爲聞而孔子答之如此。○吳氏曰魯之夫人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稱其事而遂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簽曰邢疏引文十一年左傳楚子西曰臣聞死于司敗也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集注本此。

昭公知禮乎古者居其國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知是時孔子在陳前敗問之也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館館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

禮乎。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大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容儀。當時以爲知禮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曰上有對字。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巫馬期爲介。入俟於庭。及夫子退。期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語。故揖而進之也。說文一云。手落胷曰揖。皇疏云。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於禮巫馬期當答揖。此不言者。略也。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旗也。故齊梁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驗也。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廣本字。凡作期。皆叚借也。進皇本。之作也。

君子不黨。黨。朋比也。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之黨。若相助匿。是黨之一端。已。未可以爲訓詁。

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取作娶。君取於吳。句。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句。爲字作去聲讀。孟子昭公所自稱也。冠吳于孟子之上。則非昭公稱之。而國人稱之也。同姓爲婚。

皇本。之作也。

於禮有乖。故稱孟子。以諱之。其以子稱。若美稱然。是其擅飾之術也。婦人美稱有稱子者。如詩齊風齊子豈弟。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詭稱宋女。恐非人情也。或云。昭公娶於吳。此說尤非。昭公雖庸闇。未至混淆姓麥。吳孟子之稱。可唉更甚於吳姬。昭公必不然。蓋昭公止謂之孟子。一時臣民則謂之吳孟子。恐其混於宋女也。記者承而錄之耳。孔安國曰。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同姓也。孟子。此解亟是。集注謂吳孟子。亦推學經全句。斷非謂吳字出於昭公之口。而坊記取之。不解亟是。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人夫人之姓曰吳。及死曰孟子卒。據此則不修春秋。固有吳孟子之稱。然史決不引時人譏之語。時取其別於宋女也。晉侯亦嫁女于吳。在當時。何深怪笑之。夫子作春秋。則去吳字。惡其稱呼不正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陳司敗曰。魯君娶吳女。夫人命之。稱孟子。其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亦爲的證。胡氏解爲當時譏他國之語。蔡虛齋解爲非。

人必知之者。概知於人。則得問於己。而可以改闕。於後日矣。豈非幸乎。

夫子引己之過。始修一爲君隱之心。蓋若自云。諱君之惡。則失親對本意。而彰君之失。又不可謂娶同姓爲禮。以曲爲君飾。只得受以爲過。全不提起孟子一事。始終爲君諱也。說者或以答司敗爲隱諱。臣子之私答問。爲是非者。天下之公。不加參。向姓之非。記本自不易。無得於子之明之也。春秋大事表曰。不書夫人薨。則見魯侯子不以夫人禮葬之。則死自宜以夫人禮葬之也。娶吳爲同姓。罪在昭耳。於孟子乎何尤。昭公生以夫人之禮葬之。季氏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國。又辱其配。使不得成。而以葬。聖人據實書之。以誇強臣專制。陵逼其君之罪。而頌謂夫子因其同姓而削其號。以前日昭公之罪。而移罪下孟子。子亭爲失實。十情爲非宜。聖人固萬萬不出此。按此最得經意。

苟有過。過字虛泛。不要一字染著。苟字必字。是泛就平日言。聖人說苟有過人。必知之。爲意最深。婉蓋昭公而不知禮。何以娶同姓。而知諱公非不知禮者也。不能守禮耳。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而女于吳。若昭公亦是。蓋其勢而然也。昭公娶吳。大抵皆爲季氏之故。然計慮出。左。而心愈可悲矣。後卒不得吳力。而反爲季氏所逐。司敗是當季氏者。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後避魯父之難。亦奔陳。則季氏於陳代有交與。可知。莊二十二年孟子卒。孔子與弔。是孔子與季氏不絕。是季氏不以小君之禮喪之矣。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喪不稱夫人乎。司敗此言。肆口設詆。必在孟子卒之後。季氏不以昭公爲君。不以夫人爲小君。而司敗復暴昭公之短。以詔季氏。而長其惡。君臣之義淺。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以知禮歸君。以有過歸己。非但爲娶同姓諱也。所以憚司敗。啟季氏與爲司寇時。講昭公墓同意。使人知昭公失國已歷再傳。而聖人尚敬君如是。庶亂臣賊子不敢厭薄君父。而自動于惡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

論語會箋卷第七　二十八　崇文院

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識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箋曰。歌而善。只是音節之善。不必太深。反復也。史記孔子世家。作則使復之。然後和之。是史記反訓復。子與人歌。泛說。子與人相聚而歌。子與其中。不與其中。均未可定。而善者於此同聲之中。覺得一人最妙。因其同聲故。猶未盡其妙。必使之獨歌。澄然靜聽。以領其詳。然後復令彼倡。而己和之。明明有三個層次。此聖人樂善無窮之一端。特借歌以見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詳略。入言不能。

箋曰。文猶言文學也。所包廣矣。詩書禮樂亦皆文也。不得偏屬言語。古者言文者。如曰文質彬彬。此文華之文。指威儀容貌。而言。衆言語在其中。如曰夫子之文章。文不在茲。此儀文之文。指禮樂而言。如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曰文行忠信。曰博學於文。此文籍之文。指詩書六經而言。未嘗有唯以言語爲文者也。秦漢而下。始以言語爲文章矣。莫之言無。云得無將無。莫元非疑辭。此有疑意者。文勢使之然也。蓋也。下當有乎字。而略之耳。

躬行君子。是躬能行君子之道也。惟以道言。得字方有著語。若作躬行之君子。是以人言。得字說不去矣。則字極斬截。與上字莫字亦隱隱相激射。

皇本正平本。得下有也字。

或曰。猶約古今注。古人相贈以芍藥。相招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故曰物莫如云當時一名文無一名蘼蕪隨別贈之相値之意猶云加餐食也雖[illegible]

晉[illegible]品[illegible]曰在受德忞。讀若旻。武巾愼也。从心文聲。[illegible]忞爲文。故莫說文忞二字也。

本相述此雖文猶[illegible]之未[illegible]之非莫假借也。正是莫吝勉之文也。與之此同[illegible]又以此强所云文莫卽[illegible]

下章所云爲不厭。誨不倦是也。此章之所云躬行君子。必得君子之道而行。仁是也。此說爲不厭。不倦之得而已。未之有得。必躬行而後已矣。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

大而化之。不仁則己有之全而人道之所以備也。爲之謂仁○聖之道。曰誨人亦有謂以此數人。也然不厭之不倦。已有之則不人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昆氏曰。當時有稱夫子。

且仁者以故夫子之辭。苟辭之而已。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人。爲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而非己有爲。不則居仁以學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之不倦自處也。

章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多說曰。起一句是之聖人而且乎孔子夫子既以聖也。誨可承見之當也。時太宰以聖夫子。子貢[illegible]

亦聖仁之[illegible]不也。以安所爲知[illegible]召人不[illegible]乎則之可[illegible]謂何[illegible]如言此聖而與己仁豈敢於吾[illegible]仁之

[illegible]而學不[illegible]已之人不[illegible]之二章[illegible]而云不[illegible]已見人上不[illegible]

故夫子曰。非唯弟子不能學也。公西華乃以[illegible]之唯求爲則至非難邦言乎弟子不能然效皆同不[illegible]此也[illegible]如易文然

也章仁聚且知夫子學既不知而同[illegible]不學[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也從仁

弟子公西華正謂夫子也。公西華不得其所云弟子不學之[illegible]上

學仁智不能不倦不爲[illegible]有此。皆從終始與物我無間。公西華不純亦不已。謂此乃[illegible]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

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有此理反否○誄禱者謂哀死而述其行。問[illegible]

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旣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蘧曰。皇侃云。疾甚曰病。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是定本無病字也。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字。非。後漢方術傳引作孔子有疾。亦無病字。

子路請禱。集注可疑。夫臣子於君父之疾病。憂念不能已。一意禱於神祇。自古有之。何嘗請於君父而後從事。夫臣子之至情迫切。且有請減己壽算以增君父之[illegible]

史翰者若請於君父。必不肯允也。況不請之乎矣。且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册祝。自以爲功。皆命之使勿敢言。請於君父病者聽允。然後禱。其誠意果安有。雖祝未子

特以上曰請禱。下文止曰禱。故疑其上下不同。然下文止曰禱者。舉禱則請自在其中。猶修己以敬。以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不言以敬。而以敬自在其中。

也。且盟十年左傳。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禱。請禱焉。漢書藝文志有詩禱致福。九卷後漢書章帝紀。二千石長吏各絜齋請禱。郡訓傳。遂家家爲訓立祠。祭疾病[illegible]

此禱辭。禱是稱禱爲請禱。本屬古常用成語。包曰。誄禱請於鬼神。特舉顚倒其文。見禱卽請也。

有諸者。夫子不欲禱。有問其事之有無。節不屑之意矣。非問禱之理。亦非貫。未知其事之因。而問爲子路引誄者。不解夫子之意也。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誄所云。是古人旣爲其事。總迫切之疾。不暇思其理之有。無所致正。所謂忠愛之思。非爲有其理爲之也。孔注曰。誄禱篇名。誄禱當謂斷[illegible]

說文。禱。禱詛同。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

曰。粢五曰攻。六曰誄。其稱誄曰者。必祈禱之辭。如大祝所掌六祝六祈之辭。而子路引之以祝。有禱之禬也。誄說文解字第三曰。禱大也。祭功德以求福。从言省。

从示壽聲。論語未發云。擇此曰。禱知禱與誄異。訓禱乃此禱神許之所。辭見誄論。乃語作本誄作之禱名也。說文又曰。誄謚也。哀公誄孔子。是也。

也然蹟也。爲然謚絕則謂學誄。皆行雖力不執若切俗傳有禍忌者。諱因然登應同對而有誤。禮爲方誄。所禱祈若而皇忽流。引謂哀死。死而之累。辭例從其人行情之

疾病。禱天地上下神祇之辭。誄爲然。此當殆訓不然。或孔子爲之語。時助果然。有禱此于時遇乎。用子未見其路。學禮例文也。可援也。何故違禮

可援問誄。有何無對。儀以禮。旣之定。不禱可矣。信夫。子亦不知此。

丘之所謂禱久矣者。乃聖人因子路禱之。引無禱悔少。而壯言老。不禱非之對。禱越也。神詩明云。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求後[illegible]壽[illegible]疾病[illegible]

孔子之禱久矣。皇本正平本。此耳上見有禱之之字。無禱之字。

注。未嘗有過。無善可遷。二句入聖人口。說不得。此時孔子在陳。蓋與子路使門人爲臣之事。一時。雖病。篇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也。

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箋曰。皇本正平本孫作遜。孫者遜之本字。不孫即驕汰矣。如揚己之富而戲視他人之類。皆是物也。注訓孫作順。亦是微不孫之害。

中難見。乃施字工夫。所以不當作特救時弊。又未見不得已之意。晁注失矣。

奢侈之極。驕慢不遜。儉約之極。固陋鄙朴。古之敝也。儉。今之敝也。奢。固則不中禮。不孫則上下驕慢。無等其流又必至於過度僭上。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文采亦所以爲名分。無文采即無名分。但比之不孫。有甚不甚之別。晏平仲豚肩不掩。遺車一乘。失奢。卑之敝。亦是無名分。但較之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則有分矣。若說固猶有好處。安見興寧之旨。唯先將固字說得他弊處。乃愈見奢之可危。

此章見疾奢之甚。然而聖人救弊之言。自有分寸。如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與其不孫也寧固。曰與其曰寧。明是救一時之弊。不以此爲大道也。若老莊之言。亦是閱周末文勝禮僞。惡假仁假義。小仁小義。虛文喪本而發然遂以仁義禮文爲皆可去。且自以其言爲大道。則矯激偏宕甚矣。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箋曰。坦與長對乎也。坦以地言。長以時言。坦字橫說。言無一處而不蕩蕩也。長字整說。言無一時而不戚戚也。坦本道路平易無高低之義。君子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謂之坦蕩。實如行於平原曠野之地。泛於汪洋千頃之波。更無崎嶇險阻。故心體常安。謂之坦蕩。實如行於平原曠野之地。泛於汪洋千頃之波。更無崎嶇險阻。俗解坦字讀斷。惟其坦也。故蕩蕩也。是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

困窮鬱滯。不足累君子之胸襟。富貴利達。不能免小人之憂慮。陽貨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小人患得患失。所以長戚戚也。

此章是寫盡兩人心境。而境遇自在其中。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箋曰。此夫子門人狀夫子之德容。剛柔適中。而無偏勝之弊。猶書敘九德。易彖說剛中柔中也。雖竟溫威恭三德。是主下所以明其無弊也。人溫則流于和易。而厲在威。威過下剛猛。而不猛矣。恭則失于矜持。而安矣。此其德之所以全也。是章只當就成德想其形容。不當拉氣質作說。

此章各有兩樣形容。却無兩樣工夫。只上三字做得透下四字自包得起。所謂全德渾然也。

此章程子斷以爲曾子之言。不過以其有形容聖人而已。然程子貫綴來動和之言。有若麒麟鳳皇之喻。其知聖人而形容之至矣。何遽不能叶此章之旨。今謂之非曾子之倫。不能則可也。以爲仲子則武斷矣。

論語會箋第七終

論語會箋卷第八

竹添光鴻會箋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如何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鑑曰。泰大通。大者普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大王之元子。故稱泰伯。三讓猶云終遜也。士冠禮鄭注。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然則三

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讓也。讓者讓周國也。讓國而云天下者。以當日言則讓國。以後日言則讓天下。泰伯固不知季歷之子孫有天下也。亦非忠于商而讓天下也。孔子周人而追論之。故其語如此。夫讓者以我所有而彼無之物推以與之也。若彼所固有之物而我不攘奪爲則止是不取非讓也。天下本商家之物。何得云以天下讓乎。集注以讓爲辭讓推讓之讓。乃棄不取一句正貼讓字。則經文以字似不可通矣。史記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據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太姜雖詠於詩。未有稱其盛德行者。則其爲人不可得而知。爲或恐有未免於後母之過者也。果然宜帶後母作說。蓋太王太姜不勝少子之愛。欲傳國于季歷。然太王賢者。能自克躬行也。泰伯探其意而先去之。以成父母之志。使太王不得已而傳于季歷。季歷不得已而有國。終不受其讓國之跡。以彰親之過。能全父子兄弟之情。所以爲至德也。釋文得本亦作德。地理志引孔氏作德。後漢書丁鴻傳論及劉祜傳引經並作德。皆是假德爲得。此章得字非德字也。此所謂民無得而稱焉。承上至德而言之。謂民無有得泰伯之心而稱之者也。齊景公章齊景有馬千駟。當在無德故曰民無德而稱焉。與此章文義大異。夫忠孝廉節之事。一人就其名。必有數十人不受不忠不廉之愧。亦必開數百年好異好名之禍。至曾子臧吳季札衛子郢輩。非不讓也。然讓位而不讓名。名之成。非國之福也。我有讓之名。不受讓之害。故季札子臧子郢以讓致亂。若泰伯之讓。韜光泯迹。己不言而人亦不知。當時之初。未覺泰伯之去爲讓者。未幾而季歷立矣。蓋易適立庶。事難。顧行無論。泰伯不讓。使讓而明推予季歷。季歷亦友弟也。詎肯受之。古公亦賢父也。其心詎安。必至互相委避。形迹昭著。惟伯能泯然一去。知幾潛遁。不使人知。爲季子仁兄。故曰至德也已矣。歸有光曰。辭取之際。惟聖人者爲能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移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之日。相與遂蓋去之。民得因而稱之。故舉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者。此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世之說者。不深晰其父子之情。而强謂其全君臣之義。所以失之也。○註言盡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殊不知詩稱實始翦商者。本言周之興起。以至斷商而有天下。原其所致之由。實自太王修德保民爲始基。以王業所自而言。非謂太王實始親爲翦商之計也。吳越春秋史記並謂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是皆疎謬。左傳哀七年。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故有由然也。據此則大伯與仲雍俱適荊蠻。遂有民衆。仲雍嗣立。則從吳俗。言其權時制宜。非以爲禮也。斷髮文身。是仲雍而大伯服禮衣治周禮可知矣。鄭康成實詮三讓。採藥一讓。赴王不奔喪二讓。斷髮文身三讓。不知伯奔荊蠻。本隱姓名。卽武得天下。欲封伯後。亦曲求而始得之。彼時爲得有行赴之理。雍逃日。大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大王言。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初未嘗有大王欲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以爲大王當己之身卽欲奪商天下。誤矣。夫論古之道。當先平其心。而後論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不復問其時勢。而但揣度之。以爲必當然。是莫須有之獄也。烏足爲定論乎。大王之事。詩孟子書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至于岐下。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大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衆。田野猶未闢。王於王季。姑啓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區宇猶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曰强大哉。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陽墟之避。不待言矣。卽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已。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況大王新造之邦。羸備之土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當其在邠也。豈寧撫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凡己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己不受。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背無故奪人所有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焉。而大伯得以讓之。若大伯可謂之讓。商則伊尹亦可謂之讓大甲。周公亦可謂之讓成王。諸葛武侯郭汾陽亦可謂之讓漢唐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卽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讓王季耳。與商初無涉也。曰然則傳何以言大伯不從。曰左傳之文。史記當采之矣。晉世家曰。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爲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不從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言。然云不從父命。俱讓適吳。則似亦謂立己之命耳。未見其爲翦商之命也。又曰。綱目前編。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遷岐。又四十四年。當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歷生。又五十四年。當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遷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歷卒。說者遂據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說。謂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大王有翦商之志。輯

大伯不從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興。余按尚書無逸一篇。歷紀古賢君享國之久。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云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則是享國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國百餘年。壽百有數十歲。季歷亦年百歲。何得周公皆略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紂凡十世。去兄終弟及者二君。實凡八世。文王與紂同時。而大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當八世。此必無之事也。況遷岐之日。姜女同來。則季歷之生。大姜當不下六七十歲。舛誤如此。其可據之以定經義之是非乎。且姑無論其年之不足信也。縱使果然。而遷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樸據猶未及拔。尊商安得。如是之易。季歷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預知其有聖孫而大伯又將讓之於誰乎。蓋大王原無讓商之志。而遷岐亦斷不在小乙之時。當在祖甲既沒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馮陵而無復有閔之者耳。自庚丁至紂凡五世。則與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尚不甚遠。而於理爲可信矣。學者知大王立國之時。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復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論。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篤於親。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厚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篤於親。

論語會箋卷第八

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屬。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箋曰。恭在貌。慎在心。有恭人於此。其接人無長幼親疎。迎送必儁。儁則恭矣。而其勞何如。如禮者不然。登降有數。揖讓有節。泰然自得。何勞之有。下三句可以例推焉。葸亦貌字。不當作形容解。注貌當作也。荀子彊國篇。則有其諰矣。楊注。諰懼也。文選魯靈光殿賦。心懼而發悸。李善注。懼懼貌。是从思字。皆有懼義。葸與諰其義陸似錢大昕云。葸字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葸當爲諰。諰正字。葸則俗字也。然若以說文所無。遂決其爲俗字。則說文所未備之字不少矣。安得盡謂之俗字邪。若以其義不當。登艸則說文艸部第一字莊。从艸从壯。許氏且以爲未詳矣。亦將謂俗字邪。如藏之艸爲後人所加。藏蘊說文皆云从艸。未詳其又何說邪。葸從艸。既不可通。而諰从言。亦無謂。爾況諰字說文但謂思之意。而更無他義。然則與慎而無禮。有何涉乎。○直而無禮則絞。說文絞縊也。从交糸。交糸者兩絲相切也。喪服絞帶者。繩帶也。兩繩相交而緊。謂之絞。故鄭以爲急也。左傳。若其有罪。絞以喪服。絞如絞死之絞。言直人急切不少假借也。勞與葸疾。已亂。與絞拔人。義亦小慎者柔之德。勇直者剛之發。皆人之善行也。然不禮以裁之。則恭而至勞。慎而至葸。勇而至亂。直而至絞。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孔子常以禮爲人之規矩準繩。而至使人以此爲準。○君子篤於親云云。以下文勢事理。皆與上段不相類。吳氏別爲一章。實爲悅當。以爲曾子之言。則不可。從此大約夫子之言。少了子曰二字耳。君子篤於親。

于謂在上之人。篤於親。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作竺。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義。竺厚也。晉語。愛親之謂仁。也。說文。親。親也。大孟子。親親仁也。晉語。愛親之謂義。今經傳皆假篤爲竺。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親親仁也。晉語。愛親之謂義。

仁。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說文。偷。薄也。偷與愉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愉又有暫義。周禮。以俗教安。則民不愉。注。愉謂

朝不謀夕。興仁。是各親其親。不偷。則風俗醇厚。而各恤其朋分別。伊藤長胤曰。親親賢賢。並舉爲言。經傳屢有之。而亦或以親對。故說周禮八

讀。既讀親讀賢。而又有讀。故一條原壤孔子之故人也。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梓。曰。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也。此可見古人處事周密。善察人情。處人有

非親非賢。契合尤舊者矣。在人君。則爲世臣。爲舊人。尤不可不親厚。往易於遺棄。故周公告魯公。語。與此章俱親。故並舉。雲峰云。同一忠厚之至。得其旨乎。○此節棄

楊復。所王曾皆謂合上節爲一章。楊云。上節言無禮不可行。而禮必有所自始。始於厚也。故曰。教厚以崇禮。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能自處于厚。則禮自行。其間也。

王云。六句皆以則字爲轉。上四則字。其弊也。下二則字。其效也。弊即效之不善者也。一就禮字篇字串合。一就上下六則字串合。但於書理皆不甚融洽。故今從吳別說。斷爲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啓開也。

論語會箋卷第八

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小子門人也。猶舉而又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斷其行。以辱其親乎。

箋曰。先啓足者。足不當露。雖有所毀傷。衣裳被之。曾子平日不虧其體。或慎乎其所不睹。故使門弟子先啓。所不露。以知無隱。恩引詩中。即高保身正意。與別處正

意。在上而引言。禮之者不同。戰戰兢兢。乃沒些放緩處。如臨如履。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而語四嚴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臨如履。詩人以此免禍。而作忠。曾子以此守身而知孝。而今而後。今日而後也。吾知免夫。此是難免的意思。非俟免的意思。言必死後乃可免。未死猶未免也。小子。弟子也。乎之者。警之。欲使聽識其言也。注反復丁寧。失語氣。眞西山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于大夫之簀。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思保其形體之不易。而盡心焉。形體之不傷。猶易。天性之不傷。實難。形體之全。可見天性之全。難見。今曾子諄諄以護體爲戒。其警失行之旨。自在其中。此不特餘意。此即曾子綴發啓手足之語。而其意固在兼警。綴行之失。蔡氏別爲一章。實爲悅當。以爲曾子之言。則不可。從此大約夫子之言。少了子曰二字耳。君子生遇之所養人爲大矣。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論歸全之旨既以不辱親爲言其義極博不惟止於不虧體果使其人不毀傷身體而其生平所行不忠不孝與犬彘無異則烏可謂之知免曾子垂戒乃舉此大節而區區於身體髮膚不知類此矣顧護細行可以見其大節之無虧大不踰閑未有以知其必不忽微事天下固有於養志述事之大未始有失而以身體毀傷爲小節不足怕者較諸流俗不孝之輩則覺隔以與曾子比視固覺其粗笨闊略終語申詳之言然終死歸於不孝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檜弓所記子張臨終語申詳之對死生人所常言凡言死者豈皆小人果爾則雖陟方乃死顛若淵不幸短命而死是舜頭淵皆爲小人矣且朝聞道夕死亦未可以死可以乃無死顛若淵皆以幸爲小人之事可乎子張之言非定論程子引道之夕亦未當也吾知免夫之集注須辨免於毀傷程子曰曾子以全歸爲免其意惟保行斯以保身辭行分言失之矣人爲此所以戰戰兢兢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將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當學故曰勤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出中出斯遠鄙倍二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籩曰曾子言曰者彼不問而我言之故特用言曰字○鳥之將死四句臨死哀鳴是鳥之常臨死出善言是人之常大抵人之有不善出於一身之欲自辭色臭味以至貨富榮辱皆足以變志放心身今將死是數者泯然掃地矣故其所言鮮有不善是常人之情而曾子謙以自喻而警醒之要其相信而已集注引入窮反本失當○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以位而言與下文有司相照欲就敬子身上告戒故先稱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動容貌言身體動作暴者淩厲恣睢爲其威神以快其所逞慢者委靡頹放弛其肢體以卽其所安慢有墮弛之意卽是暴慢之慢非放肆○正顏色斯近信矣上各三句是虛語不涉工夫下三句正是說工夫非言效驗也只正字有整頓意蓋顏色無動靜出入可言故著箇正字以爲用工之地遠近並緩辭其實近謂合也遠謂無之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辭是曲禮安定辭之辭釋名釋天篇氣錡也錡然有聲而無形也語類辭是言語氣辭是以氣爲氣息則氣息可以鄙倍是直截左傳有名聲氣可樂語足以錡爲證若以氣爲氣息則氣息可以鄙倍論乎若云辭本乎氣此氣字則發氣之氣本文辭氣兩字並聯亦不得橫生出側重氣字之說鄙野也倍與背同孟子師死而從之倍之檀弓云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食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曰乃使人疑達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也敬子此語似深慎季氏平日之不臣而其言之鄙倍抑其矣容色詞氣相因宜並舉以戒之也三斯字有力言總動容貌就之要遠暴慢斯正容色就氣要近信繼曾子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身之事不敢放一些空隙也三事皆以其能如此者言之而謂其爲君子之所貴便見敬子之不可如此矣戒勉之意自在言外○籩豆之事二句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然則籩亦是豆特以竹爲其名耳說文木器謂之桓從木豆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皇侃云竹曰以籩用木曰豆豆盛菹醢籩盛果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皇所謂柄謂上下間也禮圖云周禮寶人爲豆實三而成數崇尺鄭注豆實四升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禮圖云口員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豐以象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然則豆者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者名校校徑二寸其豆四升用爲菹醢醢人掌四豆之實是也爾雅又云瓦豆謂之登大雅生民于豆于登傳豆薦脯醢登盛大羹冬官旊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則登亦通謂之豆少牢饋食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爾雅又云竹豆謂之籩鄭云以竹爲之口有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豆宜溫物籩宜乾物籩人掌四籩之實盛實與之周是也明堂位薦用雕篹鄭云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也疏云形似筥儀禮所用

或一豆一籩或二豆二籩或四豆四籩此士大夫之禮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之實八羞豆之實二此天子之祭禮也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此天子諸侯所用之數也又聘禮饔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客之禮也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賓客之禮也掌客之數蓋豆較多於禮器之數者禮器用數也掌客陳數也又經中祭豆數者獨不及籩數蓋較重而獻籩輕故觀特牲禮祭祭時薦兩豆及籩食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及主婦亞獻籩祭少牢禮則至賓尸時主婦始取四籩于房設于豆西視其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可見又籩豆數國云一豆一籩無牖士冠士昏禮賓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獻公獻賓獻卿士喪禮始死小斂朝夕奠特牲主人獻祝特牲主婦獻尸有豆無籩尊卑有別豆兩籩無牖士虞獻祝特牲主婦獻尸有豆無籩尊卑有別豆兩籩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豆四籩韭菹筍菹鹿臡白黑餅夕遣奠少牢饋尸有豆無籩有黍稷常籩位蓋士昏禮夫婦席醡醬二豆菹醢四豆將饋奠始有菹醢聘禮餼賓西夾六豆東夾如之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士喪禮朔月奠無籩有黍稷常籩位蓋禮經籩豆之數之位略具於此矣有司者有語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言遵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蓋教子之爲人容貌威儀辭令之弗類焉而屑屑於禮之末節者矣故曾子之言如此集注道無所不在句全體固無不該句恐非此章之旨○集

注云操存省察中之者云靜則操存動則省察據全吉甫說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容貌言色無時不然故此動正出即有養之地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目

道與近即所貴乎道之功學者正當察其孰爲暴孰爲慢孰信孰爲孰鄙孰倍而即道之近之若夫從容中禮則異時成德之事也金氏中明注中脩身之要如此

由是而推之政大小衆寡之無敢慢衣冠瞻視之望而可畏有和平寬大之象無政之本也但是數語皆曾子就敬子身上言之蓋切

中於其病者是專以制於外者而言也未言及養於中尹注亦外又中心凡顯背理者其辭氣必鄙倍可謂由中出矣未見由中出之必免於鄙倍也程注出辭氣

正由中亦失於辭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馮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箋曰能者達於藝也有才幹也多寡以閒見學識言中庸言天地之大憾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或有所不知不能故以大舜之知猶好問好察邇言者此也以能問不能二語形容平易謙冲無我之度若無若虛二語申釋其意問以事言若以心言中論虛道篇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算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實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學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

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此數句是曾子意中之顏子須知顏子意中原不曾有數句也犯而不校描出處逆一節來說校猶抗左傳五年傳君父之命不校僖二十三年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皆言不相抗抵也凡俗士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兩分工夫便有兩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是己而非人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無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王龍溪曰顏子當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獲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非也我以非理加人人以非理答我此乃報施之恒所謂出辭反辭鳥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曾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家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其生當定三年顏淵之生昭十九年則曾子生之年顏子已十七歲其卒當哀二年則所友在十四五年之間曲禮下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顏子與曾皙爲輩行父之執友也成童之人以長己十七歲之人曰吾友者同師門學則皆友也從事是不著力語謂從此中經過此章正是企慕顏子而思學其所學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大顏淵爲曾子所甚服也以能問五句是曾子當下著力做工夫處當時若直將吾

說起便不見得此段光景惟虛提事在前而因以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便溢於言外皆從那於斯矣直見得曾子心慕乎追身體力行處方不是空悼人琴唐大

宗當舉此經問不能奪若無若虛之義孔穎達其釋其義且曰非獨四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炫耀聰明以才陵人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朱子於

或問引洪氏說曰吾固能矣豈不猶有所未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于此而能于彼也吾固多矣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于此而得於彼也孔對洪訓皆確實當與謝氏說參悟之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孤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

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箋曰玉篇人部倪恥各切倪寄也論語云可以倪六尺之孤據玉篇所引論語倪字庇古文宅蓋從言者以言託寄之從人者以人倪寄之義各不同今從言

蓋通借字六尺成童已有才知故難於匡輔周六尺當我今曲尺四尺五寸六分六尺是成童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爲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爲童也

稱孤者無父之辭王觀國曰周禮卿大夫之職以叢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又按韓詩外傳曰

國中二十行役然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五年則六尺者十五歲也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皆征之也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自十五歲以至六十五歲皆征之也征之者謂給公上之賦役也國中近而復多役少故二十歲始征之比野晚征五年也六十有五歲而免比國中早征五年也六十有五歲而免比國中遠而復少役多故十五歲則征之比國中早征五年爲率此周之成法也以此觀之則六尺之孤晚免五年也其升降早晚皆以五年爲率此周之成法也以此觀之則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按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歲以下皆可以爲十五歲可知矣孔穎達周禮疏引鄭氏註論語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後漢明帝詔曰禹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宣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章懷太子注曰六尺謂十五以下此乃用鄭氏之說也○可以寄百里之命百里班祿之地最大者故經傳稱諸侯爲百里易曰震驚百里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命謂號令即政事矣自當人曰攝白旁人曰寄語意自不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猶大事謂國家大變故關其死生存亡也魯語夫祀國之大節也周語昭明大節而已即節目錯節之節不當作君子者之節操可託可寄而又言臨大節暴其變以申言之也非分言才德也夫以事之在外者言之故云臨節操在己豈容言臨乎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玄應引取也二字義微別今經傳皆作奪古注奪者不可預奪言不得以利害移以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者覆也謂強而取之也天下事後易爲智事前易爲忠變未發而談節義人人皆忠也事已定而論成敗人人皆智也所難者在臨事時臨字要枯古賈煜曰朱子爲才與節言程子專就節言朱子之意固存程說之中朱子亞爲分析翻覆破碎夫人眞

有節操者必才智以輔之無才無智而徒固守節操自經如荀息宗魯之爲不足稱節也才難不其然乎皐陶周召之倫未始無德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九德之臣豈絕無才者乎節之兼才亦猶是後世識論太密於是乎有無才之節有無節之才槩以硜硜徒死者爲節此非所論於古人也但託孤寄命之大任非才氣智略而克辦必也精忠碩德孚乎人以能廣攬群才馭制群小又有不可奪之節方能堪斯任其人未嘗無才智而所以收託孤寄命之效者惟在節操程說確不可易史記魏豆相田文傳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國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槩起所舉三事亦才盛也而主少國疑之際不可以任輔相可見託孤寄命事頓節操而不賴乎才也吳田問答與曾子之言落下懸絕而其意則相近可以爲證又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吳子身上臨難勿苟免注特解經大節非釋其字義李僧雲曰槩注其才其節俱貼君子臨大節之節自指事變說是注中至於死生之際六字貼臨大節二字而君子之節操却在死生之際不可奪上見勿以其節節字混臨大節節字此說得之○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擬辭非疑辭也仲尼燕居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同一語例反復言之見非君子不能也深贊之也注非釋文人與音餘君子人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本無人字君子人者言此爲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同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爲君子而無疑也此章兩可以一不可作一氣不分兩歷於語氣文勢尤合但上二句以平日言下一句以臨變言之分得開又拍得合方極奇崛之致○金鶚曰古今尺度不同周尺迄今無存江永謂周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考之于經不合考工記言人長八尺以中人言之今折爲五尺則其身頗短不得爲中人也中人廣六尺六寸容三人猶必有空餘之地可以旋轉今折爲四尺一寸強不得容兩馬矣祭義言築宮仞有三尺八尺爲仞計一仞大一尺今折爲六尺九寸弱則人之長者不可居矣布幅廣二尺二寸玄端服之袂兩邊各屬一幅身亦長二尺二寸故謂之端若以今之一尺四寸三分爲身則身大短若身與袂不等何名爲端乎鄭氏爲輔深尺內方尺其實一輔臂一寸其實一豆輔爲八斗豆爲四升古之一升當今二合有奇若輔方尺只有今之六寸二分半安得容一斗六升強乎臂只有今之六分二釐半安得容八合強乎即以六斗四升爲輔亦不能容矣馬高七尺爲縣六尺則爲駒若縣馬只有今四尺三寸強則與駒同矣凡[illegible]諸如此類皆其不合者也愼堂松崎復周尺考曰孔倘任漢銅尺記江都閔義行所藏銅尺一朱碧鏽鑄爲寶器家所玩此尺有文曰慮俛[illegible]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慮俛乃太原邑建初則東漢章帝年號也考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實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官尺此或其遺歟漢代去周未遠且禮經皆出漢儒漢尺之存即周尺之存也復案慮俛銅尺即周尺與宋秦煬鐘鼎欵識拓本建武尺合以王莽大泉一寸二分貨泉一寸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

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勘之皆合而微強文獻通考百三十一宋白元帝時古物之有分寸惟有漢鐙但得枝其首足內好長廣分寸皆合正與考相合之　實比唐累黍小尺九寸一分三釐五毫清橫黍古尺與唐累黍小尺同比唐大尺七寸六分唐大尺即今尺今尺即曲尺十寸且下倍此比洪縱黍今尺七寸四分大戴禮記王言篇孔子曰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云云因民既遠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慮行者有與亡是以樂革不動而威用利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觀於王云云是以兵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右起度之源也古者而古尺之度實出於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右起度之源也古者明王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此則後世指尺之所據而古尺之度實出於古者明王之身也古明王未審其實黃帝爲堯舜爲禹爲湯爲文武耳五帝德篇曰夏禹聲爲律身爲度則明王蓋謂禹歟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則前乎禹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取解谷之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以爲黃鐘之宮曰黃帝之夫量必依度則古尺亦起於黃帝作五量夫量必依度則古尺亦起於黃帝作五量含少五帝德亦曰黃帝作五量夫量必依度則古尺亦起於黃帝耳說文解字第八卷尺十子之言其起於古一明王也審矣亦未知其決爲黃帝耳說文解字第八卷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尺規榘事也从尸从乙乙所伊伸臂一尋八尺此尺之取諸身者禮書謂之指尺如此則人人可以身起度矣漢志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凡尺之屬皆从尺咫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第三卷寸部縛度入之兩臂爲縛八尺也第八卷人部伸尺燕居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同一語例反復言之見非君子不能也深贊之也注非釋文人與音餘君子人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本無人字君子人者言此爲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同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爲君子而無疑也此章兩可以一不可作一氣不分兩歷於語氣文勢尤合但上二句以平日言下一句以臨變言之分得開又拍得合方極奇崛之致○金鶚曰古今尺度不同周尺迄今無存江永謂周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考之于經不合考工記言人長八尺以中人言之今折爲五尺則其身頗短不得爲中人也中人廣六尺六寸容三人猶必有空餘之地可以旋轉今折爲四尺一寸強不得容兩馬矣祭義言築宮仞有三尺八尺爲仞計一仞大一尺今折爲六尺九寸弱則人之長者不可居矣布幅廣二尺二寸玄端服之袂兩邊各屬一幅身亦長二尺二寸故謂之端若以今之一尺四寸三分爲身則身大短若身與袂不等何名爲端乎鄭氏爲輔深尺內方尺其實一輔臂一寸其實一豆輔爲八斗豆爲四升古之一升當今二合有奇若輔方尺只有今之六寸二分半安得容一斗六升強乎即以六斗四升爲輔亦不能容矣馬高七尺爲縣六尺則爲駒若縣馬只有今四尺三寸強則與駒同矣凡[illegible]諸如此類皆其不合者也愼堂松崎復周尺考曰孔倘任漢銅尺記江都閔義行所藏銅尺一朱碧鏽鑄爲寶器家所玩此尺有文曰慮俛[illegible]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慮俛乃太原邑建初則東漢章帝年號也考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實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官尺此或其遺歟漢代去周未遠且禮經皆出漢儒漢尺之存即周尺之存也復案慮俛銅尺即周尺與宋秦煬鐘鼎欵識拓本建武尺合以王莽大泉一寸二分貨泉一寸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

亂之後，挾書之律始除，山巖屋壁之藏未發，其學者往往叔孫先生之流，其言何足以徵乎。鄭君辨之是也。但考工記璧羨之度，似有八寸之尺，然其文曰鎮圭尺有二寸，又曰璋九寸，又曰琮十有二寸，又曰璜圭璋八寸，此周用十寸尺者矣。尺十寸也。璧羨之廣八寸，璧足以謂之尺乎。諸侯之璧九寸，故曰璧琮九寸。諸侯寸八寸，同以爲度也。書曰同度，量論語曰謹權量，此乃明王同天下之法也。胡安定云，周設用兩等之尺，惑於天下，程大昌演繁露論唐大小尺云，唐令鋪律冠冕之制，則用秬尺，內外官司悉用大尺，則國立之制明爲二體，其與古人同度量之義，乖矣。然則舜武之智，反出於漢之國耳。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鄭氏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韓詩外傳曰，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則一畝三甽，六尺也。此周田法不過六尺何得有八寸乎。禮書安謂考工記璧羨度尺，爲步，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六尺四寸爲步，乃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寸，又有十寸，又有八寸，又有二尺，混用一尊中，同謂之周尺，文無此法也。如其言，周既有十寸之尺，又有八寸之咫，王制何不如，而慎氏之矢尺有咫曰，古者以周八咫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乎考工記亦何不混用尺咫，曰鎮圭尺有二寸，璧琮九寸，璋圭琥咫，案咫有半，乎要之咫之爲八寸，就周尺中名八寸，云爾，猶投壺記，鐘室中五扶，堂上七扶，鄭注，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之扶，耳，周無八寸之尺，有此起於六國變亂之日，如鄭君所言也。徐廣徐爰王隱等皆書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爲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命之，皆應，晉書律歷志曰，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校荀勗尺，短四分，漢官始平兩尺長短齊同，晉志又曰，荀勗造新鐘律，與古器諧，故時人稱其精密，唯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識其聲，高聲高則悲，懼非雅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藏久，欲闕，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詣，意焉，史臣按，勗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冥，聲韻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晉志敘荀勗尺，且唐史臣所論，如有則，荀尺之爲周漢之古尺，信審矣。荀尺既與周漢古器及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合則，意俱銅尺之與莽品，及建武尺合者，其爲周漢古尺，益審矣。孔東塘王逸老既以慮俱銅尺爲周漢古尺，又以其與莽氏玉律同出，章帝時，乍疑爲漢莽玉律度，爲此尺，則後世相傳以爲漢官尺，云，爾非謂章帝時直鑄爲官尺，以預天下也。蓋莽氏得玉尺，度，弘作此尺，以玉律之爲古器，故後來漢庭遂取爲官尺，此漢官尺之所以名也。慮俱銅尺造於章帝建初六年，上距建武元年，凡五十七年，慮俱尺之爲建武尺，可想，章帝在位十三年而崩，下距漢亡，建安二十五年，凡百三十年，未知莽氏得之於章帝之幾年，而後漢廷取以爲官尺，亦在何世乎。其與遠俱尺，非同時造，亦可知也。又曰，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本朝曲尺七寸六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篤曰，古人士女對言，士是丈夫之稱，謂之士者，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弘以容受，而言所謂士，必其視己之身，爲天下倚賴之身，而引天下之責，爲己性分內之責，故非弘無以勝其任也，語類曰，所謂弘者，須是容受得許多衆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爲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是也。毅以忍耐而言，書曰，擾而毅，左傳宣二年，殺敵爲果，致果爲毅，中庸，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弘者量廣而志遠，故可以任大任而致遠。遠矣，譬諸大車之能容而能行也，毅者強力而堅忍，故亦可以任重而致遠，遠矣，譬諸駿馬之重載而健行也，蓋曰，士必弘毅，乃可以任重而道遠，非謂弘任重而毅致遠也，夫弘毅二者，猶之陰與陽，文與武，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偏文失之弱，偏武過於強，弘而不毅，其弘不足貴，毅而不弘，其毅無可取，夫勝重任，固須弘，然柔在無強忍之力，烏能荷重乎，致遠道固須毅，然迫急窄狹，無寬廣之度，烏能致遠乎，曾子以弘毅二字連言，又於任重道遠，以而字串說，可以見也，故任重道遠，亦不可分析，徒任重而不能致遠，徒致遠而不能任重，終成何事乎。○任重而道遠，祭義，鄭注，任所擔持也，三國志邴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是德被群生，爲仁，孟子述伊尹之意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爲聖之任，蓋任重道遠，元比喻，注宜言擔仁之重任，至死始卸之意，而云必欲云，此志是特在思量而無荷擔之實，曾子意謂，士宜養弘毅，以爲擔重任，沙遠道之資也，養弘毅之時，志在於重任矣，既擔重任，便是實行矣，無所事於志，伊藤長胤曰，仁義禮智者，道德之名，而仁最爲大，士以此爲任，故謂之任重，以此終身，故謂之道遠，若以仁爲入心之全德，則是舌方寸之中所具，寂然不動之理也，何由得謂以身體而力行之，亦何由得謂之任重，若將一旦豁然，學有了達之期，則亦何由得謂之道遠。○程注，無規矩三字，止是無骨肋之意，落中方言如此，恐不貼毅字，又遠到句，以爲死而後已之義，則可，然程子之意，恐謂上達也，則失本文比喻之意。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

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偏而者不爲事物之所搖奪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必於此而得之）按曰者之一終歲所以勸學者也至於義理熟而自和二十順而後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傳授之成學樂誦詩二十順而後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傳授之成

大抵人之學得終身所得之成就大難古人之詐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學者不明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故對能以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白酒梅漿以祭天地宗廟不有禮不能成其人之血脉樂器音所以養其耳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人之血脉今樂器音所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錢曰邪興於詩者若制詩學詩好者則德性有所感發不能自已故曰興興者以其正者而言其馬三百篇中豈有邪詩以聖門之學詩者之於

關雎葛覃之正而知學之微樂杜而勉國之能治者夫子也於倩盼而悟素絢之而止邱隅而惕人之知止於鳥鵲之微進下氏端本氏也於蒹葭魚麗而知文之惡其著者子思子也興於詩者正當如此注

性之分於物於衣錦尚絅而知文之惡其著者子思子也興於詩者正當如此注

抑揚之反復謂物於詩中自有此義非謂讀者之聲音高下重複翻例如指詩者之聲音

高下重複翻例則六經皆然何獨詩也君子備老聞并六珈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先抑揚後抑也猶嗟名兮兮展我甥兮兮揚中之抑也有子七人無慰母心抑

中之揚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故也一章之反覆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一篇之反必

覆也他經非無抑揚反覆了不如詩之多詩既有抑揚有反覆而吟咏之法而環玩味所以尤易感人也○立於禮者季氏篇不學禮無以立疏曰篇不知禮無以

立也謂立必於禮也夫學禮謂內而起居出入之微外而尊卑親疎之節各有所持循於心者莊敬日強非僅無自入矩諸事者固執而尤蹈之不爲習俗所惑

也至於曰肌膚子之會筋骸之束抑亦末矣不必采入○成於樂者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至於曰肌膚子之會筋骸之束抑亦末矣不必采入○成於樂者記曰樂者天地之

和也樂與正不正消融其渣滓謂徵氣不生消融其渣滓謂徵氣不

作邪穢謂淫心不生消融其渣滓謂徵氣不

也此成曰之所以得於樂也集注蕩滌其邪穢謂淫心不生消融其渣滓謂徵氣不

敬曰禮樂無經而樂有記今所傳儀禮十七篇周禮六官三百六十職謂皆周

公作樂大章也非也惟殷聖所記一篇正是聖門致中和之致故道莫備于禮禮外無

樂大章也非也惟殷聖所記一篇正是聖門致中和之致故道莫備于禮禮外無

道行和也者禮之用也自吳家以聲音言律事倚吹竹雲漢立均校

尺爲律之源謂聞聲知禮而緣師于師曠之歌南風子期之知山水彈阮考

其制爲作記之無成謂聞聲知禮而緣師于師曠之歌南風子期之知山水彈阮考

好而信耳食之過也中正和平之理本乎人心心和則氣

和而八音之和應之故大怒心感者八音皆怒哀心感者八音皆哀古人始爲六

律以正五音制八音以和八風程法既立物曲由入家有世業工有師承材美而

工良按法而製器隨官對酌以求合乎大雅雖今猶古也所謂治與亂邪與正不

言而喻豈必區區竹管之長短黍粒之大小然後諸于元始之正音乎○詩書禮

樂是爲學之資夫子當時所以教育弟子者注不必分疏小學大學內則亦不必

引伊藤長胤曰此亦孔門學問之條目猶前篇志於道章之云也但彼就修身上

而言此則專以爭爲言耳誦詩三百則使人有所感發興起因學問之

首務禮樂則所謂不可斯須離者而從事於斯則使人自所立以發成其德此學問之

序也蓋古者之道以禮樂爲修身之具起居動息每必由焉猶後世學子之就

書冊弄文字也不外乎道德仁義而亦不與道德仁義同故前篇既有志於道章

而此則列敘詩禮樂讀者致思焉沈無回曰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實益今人動

曰人心自有眞詩自有眞禮自有眞樂試思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而能立無所

陶而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幾人假令日與之言詩曰與之習禮曰與之和樂雖

下愚不肖未有不興而立而成者也可見經學步步皆是實境今人之說是聖人

作經之精意非後人窮經之實學果爾則先王之太史陳詩存官興禮尊宗合

樂俱是贅事此便是清譚禍世之作俑開人廢棄經學之漸故不可以不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

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

留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錢曰之字指道也由字可徵集注亦此意但舍道而論理不貼本文以當然所以

然分之亦未圓使字與孟子不能使人巧義同可不可字與可得而聞也不可得

而聞也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之可不可同可不可猶能不能也民之蚩蚩

而不知無可知何堯舜猶病之心也然何當不使民知之乎聖人家

立之堯黨立之庠其秀異者則別爲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

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故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後漢蕭

方術列傳引鄭玄注曰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

行此伯術之所爲與經義違逆矣雖曰可使由不可使知然所以可使由者亦是

民心固有之良上方使之在此他便由之在此若謂民全然不聽上使之他卽莫

敢不從則使由又爲強世之具矣故使民孝亦因民心先有孝在使民弟亦因民

心先有弟在故使之之術方起于此而由之之幾卽動於彼但孝之所以然處是

仁弟之所以然處是義則不能遽使之知耳春秋繁露深察民號篇云民者瞑也

民之號取之瞑也書多士序遷殷頑民鄭注民無知之稱荀子禮論外是民也楊

倞注民泯無知者皆足證不可使知之義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使之

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

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錢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故爲亂也好

勇是氣質疾貧是境遇好勇是致亂之本疾貧是速亂之機○疾之已甚亂也不

仁有大小有淺深有不容不誅殛者有小懲已足者亦有當蕩然肆赦者視事勢

如何只要無私當理疾之已甚便是過當不合理處夫生民之慘莫大於亂而天

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兩亂字生于兩疾字疾則不平之念起不肖之心生

雖不軌之事亦不難爲之矣處置此一等好勇不仁之人使得其所而不爲患者

在上之責也宋元祐間呂惠卿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

錄入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遺後患公著曰古道

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呑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可使自棄耶按此深得
不爲已甚之意然僞周之禍張柬之不從薛季飛劉幽求之言率使三思再亂此則
去草不去根之明驗又不得以已甚爲辭也在審其輕重緩急何如耳郝敬曰勇
不可好貧不可疾既好勇又疾貧二者相乘還血氣之剛而困窮拂鬱激其憤必
至爲所不當爲名檢襲而身家亦隨之此亂由己作者也不仁之人誠爲可惡然
須有包承之量轉移之權以開其自新之路若阻抑羅織太甚使無容身托命必
遏其撫急悼之習而肆毒反曠此亂由人作者也亂由人者亦由己激成之大抵
和平者無憤疾之時中者無已甚是以君子責調養其性勿暴其氣善變其習和順
從容以爲己則祥以爲人則通好勇疾貧者常由小人疾不仁
已甚者常由君子漢唐宋之亡也皆君子誤國聖言其審察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〇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
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
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箋曰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詞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
見當時世卿非無才美但多驕吝恒以周公自擬故戒之周書金縢篇周公曰不
驕不怪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經天緯地是周公之才
卽周公之德故云才者德之用此才字只訓知能技藝與才難之才自是大小天

謂〇驕是驕吝是吝故聖人於中畧一且字驕心是做親天下吝心是要獨專其
美從光近於驕王安石近於吝有此一念便只任己私不顧入家國用人行政一
味恣己聽明直前銳進耗喪元氣皆不暇恤其爲才美所守關係不細除隨其曰
此夫子稱爲真才者被耳若夫用才之人則又不可以其驕吝而逢衷之也但當
有以驕取之耳〇驕與吝元是兩種實非同體之物試於天下人中以實驗之大
抵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多驕吝衆有者少比之一於驕一於吝者尤爲可鄙耳
語類曰集注云驕吝雖不同而其勢常相因先生云孔子之意未必如此若見近
來有一種人如此其說又有所爲也據此則集注有爲而言非此章正旨也又此
查設言才美如周公也云嘗言及於德又不足觀者謂試才美亦不足貴耳亦
未嘗言及於德也程說迂滯〇皇本使上有設字皇本正坐本已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〇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

之人不易得也〇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
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箋曰三年是學成之三年非入學之三年至於穀有急於自試之意夫三年積學
儘可應世此際最易技獲而略不動心然却不是枯槁忘世至字不必別解言念
廣未嘗到穀上也穀祿也如邦有道穀皆謂廩俸也趙注孟子滕文公上穀所以
爲祿也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
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卽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時也謂之選
士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若其不安小成者則由司徒而復升之國學謂之

使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
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蓋庶人仕進
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
學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
三年視敬業樂辯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
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踐於仕進志在干祿雖有不在
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至穀有兩層逐學者志在粉華勸學者急於展有因子之
辭召漆雕之末信非無其人但不易也集注謂至宜當作志者苟子正論其至意
至闕也又云是王者之王也楊祿止並云王當爲志疑古志至二字通也然不必
改字又學期用世不至於穀非逐世辭祿者可比楊說可倘楊對直以士之求仕
爲鄙事與况于
祿別有謂乎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〇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
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
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
亦徒死而已並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〇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
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

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擧一世而言
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
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
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〇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
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箋曰是章形狀一篇君子使人破的也非論學者工夫篤信是信之篤也篤厚也
如是而已注力字無所當子張曰信道不篤學卽學道也信於學之篤而中心好
之也衛靈公篇殺身以成仁孟子告子篇舍生而取義者也是守死善道之說守
死謂守死而弗去也是守之堅定矣所謂至死不變死而後已者善道是善其所
守之道善郎衛靈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孟子盡心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易文言善世而不伐莊子養生主善刀而藏之善篤信道而好學之是
一事矣以知而晉也堅守不失王于死以善其道亦是一事以行而言也本文直
繇簡易集注多繁纔四箇則字及效功皆本文所不及〇危邦不入二句危是亂
之初危國謂將亂之國亂是謂既亂之國不入自在外不居自在內言互文耳
危有危亡傾危二義此章是傾危之義言風教政刑素不家號施不等也亂
於危者傾側不穩危之極卽亂也危邦不可入者在外固可不入也亂邦不居者
久安其士亦不可不去也危邦亂邦鈞不可去然其語蓋自有輕重謝顯道曰
愛其身危邦不入潔其身亂邦不居非王者興則不仕如斯人者其當以大人處
之乎朱子不避者朱子蓋慮人臣臨難苟免如譙周留夢炎者接踵於後附敵有

是說於非所論於此違也且發庶冠亡必不得云汲汲及其亂而速去之亦當人臣忠厚之惡恥當從謝氏指末仕者爲是卽子張所謂見危授命雖曰爲君授命

危字仍當上指子說蓋國衣傾覆之際卽人臣危難之時也與危邦之危判昧〇邦有道云云邦指一國天下指一世邦鬧有指天下者如衛晉泛大邦殷之命然

特下高之一耳論語中如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矣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邦有道穀恥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而非邦者言可以爲說說者恐於註中世亂世治語謂本節邦字指一世而疑國與夫循邦字有別先子意未必然入居一邦則以一邦亦亂爲世之治亂言辭要

非昏國危而作其所云世涵濁而嫉賢世並學而好朋遭斯世之斷勸者皆指楚國政俗非壞護辰六國此可以見矣上從邦推到天下此又從天下復說到邦語

位爹錯有道以貧賤爲恥無道以富貴爲恥所謂有道兒無道隱者不必其在天下也兩恥者俱當指者學並有守者說兩且字可玩有道而貧或其人揣於從殖

若泯泯無聞一命不及是德業不脩也故貧尙不足恥而貧且賤恥也無道而富成其人坐席先業者不咸進以者以美宜是源節不爲也故富不足恥可富且貴

爲恥也夫好學所以求道孟子盡心云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卽是盡道亦卽此所謂善道君子曰有孳孳斃而後

已凡以求道之無歉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善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非所以善道而其實亦由

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卽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言夫下則是

無邦也曰隱則是避世也此之不入不居尙有所擇者更過之矣然亦有身雖將隱而託跡是邦勢亦未能卽去如柳下惠三黜之後而居魯孔子當魯公出公之

時未反魯而居衛是也則惟有不居其位則進退自如足以歸潔其身矣大抵兩有道句皆陪說蓋因章卽說到守死則本義已跌重無道今試以天下有道一句

及邦有道一層還之陪面勿作對面則不入不居言去就也則見隱言出處也富貴貧賤則亦乎人居之問答乎見隱之道而自成其去就出處也語雖有反正詞

雖有主客而義慈副然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箋曰此言居官之道也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卽此義也孔注欲各專一於其職各字可味舍其田而芸

人之田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莽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國家設官以分職各不相兼不徒明分守而已正欲專其責於當事者使無所借以自諉耳

世唯有越職自違者反生事者觀望之念不徒生其觀望之念亦且予以擊肘之患唯謀不出於位之外則人人各專其責各治其事國家旣免侵官之患亦無

曠官之弊矣況天下事惟親歷始明常有旁觀見以爲利而身試乃知其害蓋現在之箋必明而攜揣之情形難核也天下事惟獨斷乃行常有一人爲之則成

而衆人僉之則敗蓋事則操縱在我而不疑分則牽制由人而多忌也且謀旣多其弊使人主患其議論而漸有不信老成之心謀旣多其弊又使人主缺其議論

而漸有不信言者之心若夫侵官之念起下妬人之功而陽託爲不忍坐視之說又起于市已之名而陰示以主張在我之權則是小人之尤者矣皇本政下有也

字正平本同位爲其位政爲其政明有主之者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〇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

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箋曰此章之意不是美關雎全在師摯適齊而發初也自師摯適齊之後問顧其在魯之時敘曰始也始字直看追懷其盛所以傷今師摯疑卽子語魯大師之

名亂者樂之終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合樂謂之亂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

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言文王之鹿鳴之三云爾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言亂則笙間在其中矣終爲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

亂又爲治也玄字相亂交治之也謂若亂同日理也凡樂之終咸就條理故曰亂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

也比歌止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上下歌磬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

第四節所謂關雎之亂也鄉飲酒禮大夫士之禮也燕禮諸侯之禮也其樂四節無弗閒者卽鄉射不歌不笙不間大射不間不合詳于射略于樂而合樂之爲周

南召南升歌之爲鹿鳴三終無以異也四節之中惟合樂爲最盛蓋當升歌止堂上之歌瑟已耳及笙奏止堂下之樂已耳道夫間歌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

歌瑟笙聲相繼間代迨至合樂時堂上堂下樂器人聲一時俱作故論樂必至合樂時始然合樂歌周南召南各三篇而聖人言關雎之亂以關雎者風始也儀禮

凡合樂則工必告備不合樂則不告備蓋樂必至合而始備也亂不止關雎一詩曰關雎之亂與儀禮升歌鹿鳴一例者言鹿鳴則三終統是矣〇孔子自衛反

魯者三初自衛反魯有定公喪中自衛反魯有行官氏宦將不宜論樂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樂正雅頌得所之時此歎宜在此時耳歸摯賢者也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其適齊蓋魯定公十四年季桓子受女樂倡優雜進樂官恥與爲伍故相舉而去至哀公十一年隔十三年矣孔子一面感慨聚散一面想像周南之

偕音亡亦歎人絕而況聖人之情何日不與周文王左右耶緬想之下百感俱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〇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敎誨也〇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

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則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箋曰此狂字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爲大言下稍却無收拾也是非不枉是直有過勿揜是直表裏如一是直各家言行此處直字似不必深看只指有過勿揜表裏如一二項說爲是言行則仍當兼也侗愚也侗與狂一類並當字與悾悾不同類注不當用說字莊子山木侗乎其無識揚雄法言學行序天之生民倥侗顓蒙注倥侗無知也愚者皋陶謨愚而恭僞孔傳愚而恭恪大司寇職國刑上愚耕桑鄭注愚愨愼也說文愚謹也左傳子皮曰愚吾愛之然則侗者愚蒙而不愚者不謹愨也悾悾皇疏云謂野愨也又作空子罕篇空空如也皇疏空空無識也釋文鄭本作悾悾是二字相通也廣雅以爲滅可以解子罕篇義非此章之義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聲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箋曰曰及曰失皆以追人而喻皇疏恒如追前人是也不及如左傳隱十一年潁考叔挽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弗及失之亦亡失其人之辭經文語氣猶左傳

所云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蕊焉之意學如不及此言爲學之法也猶恐失之此痛警學者之辭言如此而猶恐失之況於不能如此乎甚言學之不可弗汲汲也

失字與不及相顧並比喻中之語不當作實說學無止境苟自謂已至必不至學無中立不日進則日退學無等待緩說姑待明日便不可皆是所以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箋曰巍巍言其功業之高大也舜受於堯禹受於舜其有天下之功巍巍如山而不敢用其智或因其舊人用其故故不預之稱唯二聖當之孟子答陳相上言以不得人爲憂下言非無所用心中引此經及下章爲證而此經下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復駢章類敘則不與者得人善任不自親其事也與者參預之義如與有力之與不與非不以位爲樂之義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爲而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移衣鼓琴可觀視天下可觀視耶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

箋曰堯開天首治垂創規模前無往古後無將來大哉句冒通章下巍巍乎蕩蕩乎煥乎俱是極贊其大但由不可名說到可見耳說者誤認集注堯之德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箋曰堯開天首治垂創規模前無往古後無將來大哉句冒通章下巍巍乎蕩蕩乎巍巍乎煥乎俱是極贊其大但由不可名說到可見耳說者誤認集注堯之德不可名二句竟將末節輕看者大非夫子不單贊堯而言堯之爲君則爲君二字須有著落此章是以爲君之功用言蕩蕩與成功文章俱在用上說大抵此章與中庸發育萬物聲名洋溢同一意或曰上巍巍乎三字恐是衍文孟子無是巍巍乎可以爲證唯天爲大是非以形體言邢疏集注皆誤特皇疏以天德言得其解矣天生長萬物其功德至大天下無能比焉故曰唯以稱其最盛也則準也爲易言與天地準也文言大人與天地合德則之即與天合德也唯堯則之此美堯之大非美堯之能法天也說文刀部則等畫物也是則有等義管子七法篇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是則在均義蓋則爲等故亦爲均呂氏春秋功名篇取則行鈞則與鈞並猶等也昭七年左傳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不則與不同不壹不類並猶不等也此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蓋謂天之大無與等者唯堯能與之等耳孔訓則爲法未得其義堯之則天集注拈出德字此以君德言凡施於政教而見於治化者皆是說者或以下節爲業上節爲德

不知下節乃德中之可見者豈可判分德業爲兩項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敷衍大哉字形容功德之廣大子罕篇曰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易乾文言曰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皆與此一例可見民無能名者堯德之所以爲大亦猶天德之廣大不可名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二句再申明堯德之大堯德之所以爲大最於其成功處見之亦猶天德於歲功見之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功偉矣上之日月星辰下之山川草木莫遠而非文何其煥乎堯之民布野欣然相樂擊壤而歌其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于我何有哉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所謂有成功者是也端冕旌旗象諸日星卑高等威取諸山川彩色昭之聲明發之禮樂明備而民德可得而正所謂有文章者是也以此觀之堯之所以則天庶乎其可以名言焉耳

蓋前古聖帝有成功者文章尚未極盛至堯而有成功有文章自堯而有文章而三代之禮樂質文皆自此出說者或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云以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殊失經旨矣巍乎煥乎經文與上節固同是贊嘆不盡之詞無容歧視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毛以煥大釋伴文章釋奐禮弓美哉奐焉正義引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孔晁亦引孔子云奐乎有文章皆用此文是古本皆作奐不作煥有文章下古鈔本有也字

瀛曰漢書儒林傳敘傳論衡齊世篇陳書文學傳序唐文粹柳冕答孟判官書引文章下俱有也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

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饒曰。此章是孔子讀書。至予有亂臣十人句。慨歎推論之詞也。斯字。卽指予有亂臣句前二節。乃門人因夫子之言。而例記之者。詳玩孔子曰以下語意。自見。兩有字是書眼。盛與難。都在其中。才難二字。是通篇主腦。下皆推論。見天下之治亂。定于才。而才之盛不盛。由于德。德之至不至。又在于所際之時。其處之者何如也。處之盡善。而德至矣。○舜有臣五人。孔安國以爲禹。稷。契。皐陶。伯益。此隱括舜典。皐陶謨。益稷所稱而言之耳。○予有亂臣十人。予者。予周也。荀子曰。治亂。謂之汙。謂之汙。故亂卽治。義。札記曰。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濕。按凡訓爲亂。治者。皆从此。故爾雅釋詁。亂。治也。則亂本訓治。說文又云。亂。煩也。從支。從濕。濕亦聲。按凡訓爲雜亂。變亂者。其本字作亂。以後經典叚借。並作从乙之亂。說文又云。亂。治也。玄字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濕古文。濕。按所云古文與本字不異。則濕是亂之古文。凡从乙之亂。與从攴之敺。當是後出之小篆。其在古文不別也。札記得之。此亂字訓治。是能建立事功。經緯天地。以成有周之業者。不但撥亂爲治也。與五臣比列。在此。可以見其才。釋文及開成石經。皆無臣字。淸儒因謂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益之。然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廙表論治道。魏略文帝詔。並有臣字。中論。亡國篇。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左傳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云云。亦有臣字。昭二十四年。萇弘引大誓。亦有臣字。然則釋文所據舊本。脫臣字耳。十亂之名。不可臆指。有婦人焉。文母。劉敞謂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則似是而非。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則惟知有一婦人。餘九人。不可以臣母。而夫獨可以臣妻乎。且大誥周公。述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卽十亂也。自放王言之。則邑姜卽其母。武王不臣母。而成獨臣母乎。自周公言之。則周公亦編在十亂。恐不以哲自命也。至馬融始傳會之。不可從。困學紀聞曰。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傳說不必改。此說非也。如以爲稱之爲臣。則不可。苟去臣字。則太姒可汎稱爲人。以足十亂之數。是未詳五倫之各有所屬也。子之於母。母屬於君。道。子屬於臣。道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若但謂之人。則是人於五倫之中。闕何倫耶。是九人居臣道。而一人闕君道也。是君臨其九。而臣事其一也。而合而言之曰。予有亂十人。母乃不倫之至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俞樾曰。子問無。臣母之理。夫亦無稱其臣。並稱其妻之理。武王誓師。豈宜舉宮中賢佐。昌言於衆。

服。朝覲訟獄歸之。古者衆所歸往。卽謂之王。是以後世傳聞有爲天子之事。鄭山女生則雄。長西垂。殘則列名十亂。偉矣。或問飛廉爲鹿山女之子。何以仕紂。曰。侯國之子入仕王朝。古多有之。既仕於紂。卽忠於紂。天有石榴之賜。民有蹇縣之詞。孟子以戮。飛廉爲周公之功。蓋殷之義士。周之頑民。臣不得爲定論矣。然則母子不異。趣乎。曰。鹿山女自以才智雄長一方。後世猶有爲天子之說。其帝制自爲。大略可見。周初倘以爲重。錫之名號。寄以千城。此猶隋時待諫國夫人之比。在驪山女。雖則名十亂之中。而仍執不純臣之義。初非攀龍鱗。附鳳翼。甘爲興朝佐命也。俞說當。考。任啓運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爲注。殷人。謂膠鬲。膠鬲。潛維城。辨之曰。漢石經爲魯論。有經無注。而以爲注。殷人謂膠鬲。其譯甚明。雖馬氏所注。爲古文。以婦人爲魯論。爲今文。古今文不同。似屬可信。然鄭君衆通。今文。石經果爲殷人。豈不知婦人之不可通。而必從其師說乎。釋文序錄謂。鄭就魯論張包周之篇。參考之齊古。爲之注。是經文先當作殷人。卽從師說。爲婦人。亦當如釋文所載。傳不習乎。鄭注。魯讀傳爲專。今從古。崔子就齊君。鄭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之例。云魯讀婦爲殷。今從古。今釋文無此文。則漢石經作殷人之說。不足辨也。翟灝亦曰。晉書衛恒傳。但言其祖敬侯寫邯鄲淳所傳之古文。尚書。淳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亦絕無殷人膠鬲之說。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泰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以謂左右之。作率字。著服卽帖服之義。見其出於中心。若衣之附體。然無一毫勉強意。二分有二。不過謂天下人心。大半歸文王。後人遂分六州以實之。夫當時天下九州。因如此分。尚使爲十州也。父何如分乎。抑泥其矣。蓋曰。受有臣億

爲孟子曰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則九有皆商矣武王曰予有臣三千孟子曰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則西伯仍是千乘之國矣何曾有一毫臣說非
望之心殺蓋由天下形勢言之商家一統西伯懷守其封而已由人心向背言之則商受獨夫所謂離心離德親戚畔之而文王則天下之所願四夷八荒皆歸其
仁而特限以六州哉若拘拘乎曰三曰二之數殆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歟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上文引武王之言而繼之曰周之德則其適文武二王
而言之武王未征殷之前其服事之誠與文王同故統言之周也夫文王之服事非畏殷也亦非曰吾姑柔之侯其惡盈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
爾終文之世豈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終服事也至德也武之不終服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竹書紂五
十一年乃武王之十年冬十一月諸侯會師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諭以紂不可伐而還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出奔武王曰紂不可不伐矣明年春徵諸侯師秋伐殷
師次鮮原蓋會師孟津諸侯皆請伐紂而武王不許者三仁猶在庶其改之也至比干死微子亡不得不伐矣然恭徵師師未起也秋師起矣猶次鮮原未行也蓋
以箕子尙囚紂若免而出之則猶或改于萬一也紂終不悛且恃其如林之衆以相敵不得已十一月師渡孟津而紂亡矣服事一衆文武說是至當不易之論集注
褒文貶武失經指矣崔述曰註采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嘗言文王之德也周
也者文武之統稱何由而知其事屬文王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則以爲論武而衆文也可若以爲論文而刪武則上下之文不相屬矣范氏之盡但以武王皆
伐商故改而屬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與文王不異而孔子之言亦非謂紂之終不可伐也但謂其勢足以
伐商而不革命必待紂惡旣盈萬不得已然後伐之爲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又集註此章末云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余
按此章本通論周事上節論周之才此節論周之德皆衆文武言之書云武王雖玆四人尙廸有祿則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遺但十人至武王時始備耳其章
首記武王言者但爲後文九人而已張本因有唐虞之際一語故并記舜五臣正如左傳記宋攻蕩氏事先稱二華戴族司城莊族六官之桓族不過爲後魚府是無
桓氏一語張本耳其實孔子自專論周事非泛論古今人才故曰於斯爲盛不曰於周爲盛不得因章首記舜武王之臣遂割上節屬之而此又別爲一章也亦不
得謂上節自論武王而此自論文王也蔡啓盛曰書西伯戡黎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
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征伐文王爲伯啓盛謹案盡以情揆之文王與紂本非上下交泰不過悅周之獻而釋使歸國則復其先世州伯之舊雖爲事所可
有甚能遺弁以大伯之重任乎孔疏因阜說詩傳九命之文謂毛以爲王季亦大伯又附會以論語三分有二之文果如其說則是文王僅能守父之業何以詩書
書歸美文王而鮮言王季乎此非但由于不識孔疏之僞亦由未悟周官之非殷制耳州伯始于舜之十二牧而後世因之此孔疏所詳特未及于大伯之始棄謂
緒書無言以前之大伯者此職禮卽始于周固有其證存焉王制之左右二伯鄭注以周召分陝之說卽所以明其爲周制蓋鄭君深知二代之制不同故如械樣

盤云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此說甚明奈何正義猶取九命作伯以合毛傳之九命乎且不但有王制之注可證卽經文亦自有之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此卽公羊傳所謂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也使其爲仍殷之舊制則再成滅商宜卽行之何待南國是疆之後始鄭重而特設之乎合此諸文齊之自見大
伯之始于周初而西伯無侯辨矣惟詩周南召南譜疏引鄭此注下有南衆判變四字此實鄭君之小失子爲所以乘隙而入者也不知大匡解云作大匡以謂牧
其方又云三州之侯咸率此謂文王自牧其州而三州之侯亦從化非文王雖牧之也州伯周無兼牧他州之制兼牧則疑于大伯矣孔子所謂三分有二者亦明
謂諸之者有如此非謂文王所統屬者有如此也正義不明其旨而泥其辭又何不思是且不止天下之半乎嘗述又曰後儒皆謂文王親立於紂之朝北面爲臣
余獨以爲不然君臣之義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旣立紂之朝矣諸侯叛紂而歸文王文王當拒其歸而討其叛安得僞然而受之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文
王果受紂命而爲西伯伐密伐崇滅之可也人臣之義不得自私其地皆當歸諸天子安得據之而遷都豐文王之崇詩書言之詳矣與國若遷高仇國君崇密下
至昆夷亦得附見焉紂果文王之君不應詩書反無一言及之況其里之因乃文王之大厄斧鉞之賜乃周王業之所自始較之虞芮之質崇密之伐其事尤鉅尤
當鄭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豈非文王原未嘗立於紂之朝哉紂因文王之事始見於春秋傳襄三十一年左傳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於是乎懼而
歸之囚已失於讒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紂之朝也其後戰國策衍之始以文王爲紂三公而有竊歎九鄂脯醢之事然尙未有美女善馬之獻也尙書大傳再衍
之始謂散宜生閎天等取美馬怪獸娶女大貝以賂紂而後得歸然亦尙未有弓矢斧鉞之賜也逮至史記遂合國策大傳之文而衆臧之復益之以爲西伯專征
伐之語豈非去聖益遠則其誣亦益多其說愈傳則其實亦愈失乎且春秋傳以爲因之七年戚圖策以爲拘之百日其久暫固已懸殊矣尙書大傳以爲在西伯
戡耆之後史記以爲在虞芮質成之前其先後亦從抵牾矣春秋傳以爲諸侯從之而紂歸之尙書大傳以爲散宜生賂之而紂釋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說
矣學者將何所取信乎尤可異者殷本紀以爲竊歎九侯而被囚周本紀則以爲秬耆畧德而見諸殷本紀以爲獻洛西而後賜斧鉞周本紀則以爲賜斧鉞而後
獻洛西此一人之書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尙可信以爲實耶曰紂天子也文王其請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懸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縣之法然耳古者
天子有德則諸侯皆歸之無則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然則武丁以前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頌曰昔有成湯自
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然則成湯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來享來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間去商尤遠是以大王伐於獵羽商之方伯州牧不聞有致之
者也事以皮幣珠玉不聞有實之者也去而遷於岐山亦不聞有安集之者也盍當是時商之號令已不行於河關以西周自立國於岐與商固無涉也自廩辛至
紂六世商日以衰而紂又暴故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諸侯或服之耳是以文王滅密則取之滅崇則取之商不問文王亦不譏也三分有二之國相率歸周商
不以爲罪文王亦不以爲嫌也何者諸侯已非商之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與焉由是言之文王蓋未嘗立商之朝紂焉得囚之羑里而

也讒之不而背乎與本抗衛其宗直本紂周無下如無文之王守何

矣乎者公自亦滅以崇文以王後除周晉且甫以紂大喚而楚亦假紛命近文於王商果不哲能丕不質為於紂紂之則所二己予而之文取王義委為曲不退倫

哈為等王矣出也文皆言孝卑致可謂以也證而以以為之除平剛于必一謂言文而王之為於紂其臣朝也也其後秋皆傳司韓馬厥侯之之言詩

鬱之崇飲也故曰然則論語之故服事殷傳之飾叛國以事紂其不足信與曰孟一日謂事的大王事孫罪謂以大于告費服於葛猶斯者故所謂服事殷者不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去聲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簡曰夫子飲與舜不容口而於禹獨口無間然都敬曰虞以前宮天下傳子賢禹不傳丁賢而傳子此在常人分上非小罅故當世有德衰之疑疑其利天下也夫

子謂禹之不列其下之心故原數其勤儉宮此見為生不勤者飲食衣服宮室語淡於系入延以致神所盡力民事其踏當私子利只者之所為乎故同私

也間故然凡也罅隙說文曰間間隙也從門從月會意罅隙之門謂間從而吾月守入上門生有未縫不而從月而光可可生入來者見其者罅

當無承間無非言禹不無當間承也間間字然論連語讀中其如家如孝出矣不圖得外其楊死氏然曰俱夫不何得間其然死之然有語亦勢爾全蓋間然必字

然然考承上不記得無字所語而勢謂方之受此○是致也美衣乎飾內日冕黻者黻冕也文衰如衣兩謂已之相似背衣而猶一衰已冕黼謂背之一非已冕黻

以也黻數冕習從服上之命大士也命古卿天也子亦士言二黻章者冰古最數在上後下則通言之黻若衣黻所謂以之黻數家從章宗也觀左左傳伸晉從侯

也冕虞黻書斑古與人火以龍日黼月黻星分辰二山字龍可華見蟲那六謊章服繪引衣鄭以注宗乃彝藻藻黼火黻粉藻米黼黼藻黻集六注章亦繪因裳之

於今兒上以二五章服而改其作後五去冕目而月即星以辰衣旗裳章宗畫彝之之旗冕衮以而為獨名宿周山官龍弁玄師黼掌黻王九之章五為冕衮五冕

下冕至者數冕七冕章驚也冕毳冕冕冕則希取冕宗玄彝冕至且數冕五冕章則而山去龍火以不下用至希黼冕九則章止也以黼粉冕米則黼黻衣裳黼以

也數而屬總冠名為曰三冕章冕而以繡五不冕蓋終於數玄數冕衣則裳以之數極一事章也而且繡以於下下二裳章其之曰法玄去者其以十文一之而于

之惟冕數不不得上詳服其數制又曰章有服處之氏大學常而也祭冠皇者后首氏服收之而通祭名服冕人者吁冠而中祭之周別人號冕冕而制祭詳儀夏

有禮以士文冠為禮貴記者周天弁子殷之冔冕夏朱收緑三續王十共有皮二弁旒素諸積侯[illegible]九諸上侯大同夫是七冕下冕大五夫收五也士禮三器諸禮

皆冕祝以屬此也為夏冔之殷冔禮追此殷夏之冕冠之背[illegible]周衣之冕委貌冠衣皆條周也之周冕弁是殷冔收收此殷以明於

冕夏上殷玄之冠禮而士大得夫服以冕上記委言貌夫凡子之之冕見冕旒冕言之下大上略三也足此也言周大禮子士極爾贊禹而之大德夫禮以當上

事舉之其務德之以全致今美非乎飲黻食冕而專致指孝祭乎服鬼則神與卑致宮孝字乎而鬼盡神力只乎是溝一洫事可且指何宗以廟見之祭冕服

以之治必民祭臨服諸乎侯左而傳諸天見子冕以衣黻裳冕者命與士祭會者為服上周卿之劉家定思公在謂黻趙冕武之曰為吾祭與服子也冕非端朝委

曰祭孝之鬼服神同美名黻通冕用而而必同曰名致者者黻內冕極本其指情朝外廷備之其服物而也雖克言勤勞於服邦則克自儉無於縱家○而不何但

之足宮了郭非注飲皆食所三以句通之古義今○之卑異宮訓室明而同盡實力而乎兩溝名洫考者工爾記雅匠釋人宮注云云宮明謂堂之者室明室政出

此數鄭之學堂明周堂堂以高說九禹尺卑殷宮三室尺之則制夏其一他尺廟矣寢相亦參皆之卑數可禹知卑矣宮孟室子謂滕此文一公尺篇之方堂里與

廣而尺井深井尺九謂百之畝疇是田方首里倍為之井廣也二冬尺宮深匠二人尺為謂溝之洫遂耜九廣夫五為寸井二井耜間為廣耦四一尺耦深之四伐

二尺仞謂謂之之洫澮方專十達里於為川成各成載間其廣名八是尺邸深遂八溝尺洫謂澮之皆洫所方以百行里水為論同語同舉間溝廣洫二以尋賅深

洫其洫餘上耳有又涂地千官夫遂有人澮云澮凡上治有野道夫萬間夫有有遂川遂上上有有徑路十以夫達有于溝畿與上同所人時又百異夫和有

畝播溝田之謂則遂遂人疏匠爲人橫制洫同縱文澮異橫其九遂澮人而匠川人周溝其洫外異爲同按考畝曰長遂畝人也職一云夫云一鄭田注杵以之南

東百西畝之以間爲也長其畝南南北畝之故間畝制橫溝畝橫流遂於十遂夫故故遂曰縱十遂夫在有兩溝夫不之可間謂故二謂十之夫夫之間間夫故間

百幾夫間有百洫夫也也洫溝之經水十入夫澮洫澮入長於十洫倍洫於之洫長而如橫溝承縱十承洫十之溝分十布溝于之夫水中皆橫入故爲曰故千曰

縱夫也有鄭澮謂也九澮澮十而之川橫周貫其萬外夫恐之不中然下矣澮川之上水有並路入以於達川于故畿曰安萬得夫有有縱川路澮復橫有川橫自

尺路謂邪之其畝徑云者云則按二畝萬在夫一間夫之百道畝也中澮物但其言土九宜亦而考爲之之不南察畝矣畝匠橫人順爲其溝畝洫之廣首尺尾深

間以也行謂水之入屋於者遂三故夫遂相在連田綿首如井屋田然夫但三疆爲之屋以三別夫夫田而首已同不然若一遂遂人遂夫在爲屋一間遂非以夫

夫受間畝而亦記此變所其以支別者夫蓋間自而有言義田不首宜也變而用鄭遂氏人猶之以文遂矣者遂夫流間井小外溝溝澤橫之承遂之非井不中在

其鉅縱溝亦溝遂當之南在井屋之間間而故受以畝井水間者命也之溝其十長之連含十百井井不爲嫌一井成間千之溝溝之涸水十成井人之於縱洫者

橫洫者縱其當橫溝亦成溝之之間在故井曰間設而間受有遂洫水也者洫也之洫長十連之千含成萬亦井不爲嫌一設同間千之洫稱之涸水十成設人之

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間有澮也澮達于川川在山間命之曰兩山之間以例澮在同間洫在成間溝在井間其事相同既名斯稱矣是故萬井之田一澮

界兩同之間萬夫之田千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于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承于遂之目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之設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代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縱爲東畝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夫間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間之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是則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而後世解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間之遂同其實而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間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強以屋間之遂當井間之溝以井間之溝當成間之洫以成間之洫當同間之澮而以同間之澮當兩山之間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又按遂人匠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間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間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間二百夫之間二千夫之間二萬夫之間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間謂之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間二百夫之間二千夫之間二萬夫之間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去井首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間羅舉偏辭故溯洄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間言之此古人遺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者也又井田溝洫名義記曰翠人立法之精其命名爲不苟也畝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爲屋屋之名命於屋也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田也十井之溝下通於洫也通十爲成成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通於洫也通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乎成也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二橫如井字也井十爲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通於洫也通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乎成也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爲同同大成也一澮上承洫溝遂畝之水以專達於川其有一畝之水不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溝一溝之水不入於洫一洫之水不入於澮者乎以此言同同之名弗可易矣神禹之治水也澮畝澮以入于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巛畝二水爲巛澮衆澮爲川及其盡力于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澮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溝而洫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畝夫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于川矣其承畝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曷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蓄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衆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以盡水之性而不使有汎濫之害也鄭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以爲備潦非備旱也蓋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遷廣而遇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井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

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渟流實足以爲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水永無崩決之虞可也夫神禹之治水也既疏九河又濬濟漯此何故哉觀其盡力于溝洫可想見神禹之用心矣黃式三曰匠人成問有洫者謂其間有洫其實一同有十澮非一澮而已同間有澮者謂其間有澮其實一同有十洫非一洫而已匠人云同間一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此言澮水出注入川處者其名使人有所稱謂觀此而知達川者非一澮戴東原曰溝洫之法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間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間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崢則澮十終爲同同澮十川澮在同間也此溝洫之多少不必泥也蓋南畝而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澮橫東畝而耕畎橫遂縱溝橫洫縱此南畝東其畝之定法是遂人注南畝之說不足據也井田之法偏乎一同或百里內有之數川亦因乎自然或遂乎川引澮長之舒促不可一定爾雅絕大爲之澮非人爲有之數川詩曰南東其畝皆因川制田之法匠人云溝必因水勢以大川常在兩山之間不能盡方如棋局限以萬夫之地而據此爲九一什一之非未可決信詳見戴東原文集及攷工記補注林頤山曰自賈疏誤解鄭注乃分遂人溝洫爲夏貢殷助法周徹即通用夏貢殷助法夏殷周貢助法小司徒匠人溝洫爲殷助井田法後儒欲求其法遂不可得蓋溝洫爲夏用貢法殷用助法周徹即通用夏貢殷助法夏殷周貢助法有遷改井田之制斷不可以遷改後儒執賈疏之成見猶謂井田自井田溝洫自溝洫遂都鄙之制溝洫果如其說則殷人七十而助皆天下而界以井田變爲井田制鄉遂則變爲溝洫遂則變爲溝洫遂則殷人七十而助皆天下而界以井田周之繼殷舉一切五溝五洫最人者廣深十餘尺最多者縱橫千萬行乃無故而

堙之塞之易一地而仍復疏之澮之豈有制禮如周公而勞民傷財興此無益之大役其誤一依小司徒鄭注義則井田斷自夏禹始論語泰伯禹盡力乎溝洫甚阜陶謨濬畎澮距川詩小雅信南山維禹甸之左哀元年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明是夏禹以井田制貢法而井田法外別無溝洫法當夏禹時始制貢法既用井田法則周禮鄉遂仍用夏貢法何獨不可用井田法而必別用溝洫法以改井田之舊乎其誤二遂人鄭注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既是約匠人井田法匠人注遂上亦有徑亦即遂人所云遂上有徑者又遂人鄭注都之野涂既是小司徒都鄙制井田法小司徒注立其五溝五涂之界亦即遂人所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等五溝五涂者設井田法外別有一法則賈疏顯與鄭注相背矣遂人鄭注遂從溝橫洫從澮橫溝洫法鄭注不應誤合爲一法則賈疏乃云井田法溝澮稀少溝洫法溝澮稠多賈疏乃云井田法互相發明賈疏乃云井田法溝澮稠多有何餘地之可容耶又遂人鄭注九而方一同井田法九夫爲井田法九夫爲井田法則知步畝限以凡遂溝洫澮悉御以九賈疏乃云十溝十洫九澮距知古者積算之數皆用整以御畸零亦何得忽爲而用十又忽爲而用九遂人鄭注九澮而川周其外井田法一同九澮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匠人賈疏乃云溝洫法九九八十一澮距知澮猶須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而九九八十一澮雖極一同九萬夫竭作不出田九稅以治澮亦仍不足其九倍之數其誤三賈疏申鄭注既有此三鄭注所云夏貢殷助周徹其井田之制歷夏殷周而未有遷改其所以五徐信匠十人百畝異制者禹貢正義引鄭注佚文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又王制正義引作一井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

上下出七夫税中上出六夫税中中出五夫税中下出四夫税下上出三夫税下出二夫税下下出一夫税惟少中通率九州一井税五夫一句由是推之夏后氏
通率九州一井税五夫夫税十畝五夫税五十畝故曰五十而貢殷人通率九州一井税七夫夫税十畝七夫税七十畝故曰七十而助周人通用夏貢殷助法若
用貢法無公田九家同井助藉田數少用助法有公田入家同井則藉田數多因無通率之可言而畢就一夫受田百畝言故曰百畝而徹其故由於夏禹時水土
初乍民數稀少閑墾田畝之數亦少殷以後民數漸多閑墾田畝之數亦多試以夏貢殷助閑墾田畝稍其戶口實數乃畫夏貢通率一井所税五十畝以九家乘
之八家除之得所税田五十六畝二五爲殷言夏用助法之數與殷相較其差若七十畝與五十六畝二五又畫殷助通率一井所税七十畝以入家乘之九家除
之得所税田六十二畝二二有奇爲殷言殷用貢法之數與夏相較其差若五十畝與六十畝二二有奇續漢郡國志劉注引帝王世紀禹平水土爲九州其時九
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千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殷因於夏
其間損益蓋甚不存世紀僅載夏民墾田戶口而殷則闕而不詳無以證夏殷墾田戶口之差數或有離者謂匠人九夫爲井以九起數遂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
乃以上起數不以九起數顯與匠人異制果又有何說曰周頌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雖遂變意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
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爲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

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實與遂人注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相發明詩言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實即萬夫之耦分作一部爲遂人等吏之所主詩箋必
引遂人云云者乃因耦耕分部而治五溝之遂溝洫澮川五塗之徑畛涂道路遂人爲井田法計耦耕九夫數奇不成耦十夫始得成爲耦自然與匠人九夫爲井
不同此立三證以申鄭注其一爲耦耕之時即治五溝五涂之時周語上農詳農正土乃脈發注農正謂立春之日又云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禮記月令
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畔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據此知非田之五溝五涂遂人率耕耦之夫以治之當在孟春之月
立春以後矣此其可證者一也其二爲耦之部即治五溝五涂之部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以待有司之政令注耡者里宰治處也詩噫嘻箋竟三十里者一部一
吏主之正義云吏皆以大夫爲之據此知里宰合耦以待遂人等政令而遂人掌六遂一遂五縣六遂三十縣分爲七部有半合公邑采地足其數以成八部每部
以一吏之爲大夫者主之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大夫六遂中大夫六人併二人六人爲八人遂足八部之數率耕耦之衆以治五溝五涂其廣深尺尋仞則匠人經
營其工役矣此其可證者二也其三爲遂人因耦耕以治五溝五涂之制即匠人所治五溝之制遠嘻正義遂人注又詩以遂噫嘻之遂從溝横洫從澮横從遂必
注於横溝南北九遂東西九溝從洫必注於横澮南北九洫東西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遂地形而流非於萬夫外必有大川遂之
逮此知孔正義所用六朝人周禮舊疏義止有井田法別無溝洫法遂人匠人乘錯耕時治井田之九遂九溝九洫九澮而遂人就新遇舊二五得十是遇數十夫

成耦九夫不足以成耦二耜爲耦既以十夫爲之推此而百夫千夫爲大其數亦悉御以十匠人就井田開方言三二得九足方數九夫爲井十夫不可以爲井方
里而井既以九夫爲之推此而九徑九溝九洫九澮其數亦悉御以九九夫爲井夫間有畛以注於遂故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不言有畛者舉遂徑以該畛
也井十爲通通間九遂九十夫有九遂以注於溝十夫亦得有一遂以注於溝故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不云有遂徑者舉溝畛以該遂徑也通十爲成成間
九溝九百夫有九溝以注於洫百夫亦得有一溝以注於洫故遂人云百夫有洫洫上有涂不云有溝畛者舉洫涂以該溝畛也成十爲終終間九洫九千夫有九
洫以注於澮千夫亦得有一洫以注於澮故遂人云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不云有洫涂者舉澮道以該洫涂也終十爲同同間九澮九萬夫有九澮以注於川萬夫
亦得有一澮以注於川故遂人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不云有澮道者舉川路以該澮道也此成間緣邊一里同間緣邊十里因耦耕而發治五溝五涂其徐因耦
耕而畢治五涂者也若匠人爲溝洫川成間緣邊一里同間緣邊十里單治五溝不墾五涂故云同間謂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緣邊十里治澮洫溝遂不云洫溝
遂者舉澮以該洫溝遂也又云成間爲之洫方十里爲成成間緣邊一里治洫溝遂不云溝遂者舉洫以該溝遂也又云井間謂之溝此井字即指成間緣邊一里
里各一井言匠人言助法不言貢法井之中間爲公田不受夫家緣邊面各一夫治溝遂不言遂者舉溝以該遂也此其可證者三也今依遂人注以南畮圖之一
井九夫夫各以畛塗爲界井十爲通南北九遂從遂皆注於横溝通十爲成東西九溝横溝皆注於從洫成十爲終南北九洫從澮皆注於横澮終十爲同東西九

澮横澮皆注於自然川其四畔則自然川周其外竊意孔上義遂溝洫澮從横以九可據此以訂正賈疏十溝十洫八十一澮之説九畎其此皆設法耳一語始悟
遂人匠人鄭注所稱井田溝洫非眞有方田甽爲同之田畮足以容五溝五涂而絶無欹斜者也豈獨川爲自然之物隨地形而流不得方折以匡之耶又曰今以
南畝圖之方百里爲一同一同百成縱横環之以川川上四面皆有路其横則長百里者九澮川上之路爲澮流所斷當施橋梁以濟人行澮上有道一澮二道九
澮十八道横澮皆注於同外之縱川其縱則長百里者九洫澮上之道爲洫涂所斷當施橋梁以濟人行洫上者涂一洫一涂九洫十八涂縱洫皆注於同内之横
澮不注於同外之横川以川上之路障之也方十里爲一圖一成百井東西兩横夾之以澮澮内皆有道南北兩縱夾之以洫洫内皆有涂其横則長十里者九涂
洫上之涂爲溝流所斷當施橋梁以濟人行一溝二畛九溝十八畛横溝皆注於成外之縱洫即可間緣邊一成夾以一川一洫亦注於成外之縱洫不注於同外
之縱川以川上之路障之也其縱則長十里者九遂溝上之畛爲遂流所斷當施橋梁以濟人行遂上有徑一遂二徑九遂十八徑縱遂皆注於成内之横溝不注
於成外之横澮以成上之道障之也即同間緣邊一成夾以一川一澮亦注成内之横溝不注於成外之横澮同外之横川以川上之路障之也通計一同長百里
者九澮十八道九洫十八涂一同方十成成間長十里者九溝十八畛九遂十八徑同間長百里者九十溝一百八十畛九十遂一百八十徑然方百里爲同方十
里爲成止言夫家所受田疇賈數而五溝五涂不在數中也讒元跡巨古制徧入下皆爲溝洫川治河南北東西數百里幾不有溝洫治九河南北東西數百里亦

莫不有溝洫以貫河之水散灌於數千里溝洫中則盛張能容不致潰決以黃河之泥散布於數千里溝洫中則河身泥少不致壅塞泥在溝洫則冬月可以挑濬

泥在河身四時無可施功此禹所以治溝洫即治黃河二百餘年無患也至少康十一年丙辰去禹治河之年庚寅二百有七年使商侯冥治河越二十六年商侯冥死於河而因河決而五遷都周定王五年河南徙知其溝洫之治不能如禹之勤疏開阡陌六國效尤溝洫大壞白圭豎乃專以築隄爲務然河之外兩隄之內

寬至五十餘里三汎尚不爲大害則致漢武時隄去河近塞輒復決至明帝永平十二十三年間王景王吳渠隄功成德棣間河播爲八分流順軌八百八十五年

至唐顯德初乃大決爾後專恃隄賈讓所謂增卑倍費勞費無已數逢其害已八百餘年則以溝洫不復故也朱注云正疆界備旱澇未嘗不是然特遺其大者耳

外此尚有限我馬之足一層注亦未及然則溝洫之盡力豈一舉而四善備也○楊注引有天下而不與失竅

論語會箋卷第八

論語會箋卷第八終

子罕第九

箋曰。釋文云凡三十一章。皇三十章。釋文於下更云皇三十章。謂合不忮不求與上衣敝縕袍爲一章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箋曰。此是子罕言。不是子不語。亦不是數人言。其罕言蓋慎之也。此利字亦非不好字面。小之凡衣服貨財日用所須皆利。雖聖人亦豈不資此。惟恒人以其切於日用。故貪惏之心生焉。遂爲不好字面。大之則元亨利貞之利。而卽義之和也。然慮言之。而精義之功不篤。則正誼明道之中。無非計功謀利。人心反熾矣。屢言之而成物之務不專。則見小欲速之心。以萌于內。違道干譽。道心反晦矣。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卽義也。其避者不利也。卽不義也。故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不顧其身。以合乎義。卽爲利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則以不合乎義。卽爲不利也。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喻於義。小人知之利不知義。故喻於利。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闢之。豈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可以觀世變也。命。是窮通夭壽之目。人力盡處。總可以言命矣。人力未盡。輒托之命。則不可。故此非可常言者也。集注命之理微。蓋指賦予流行之類也。則非此章之旨。利命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今論語中言仁甚多者。羣弟子一聞求仁之方。欣戴捧持。不啻拱璧之賜。皆詳書以服膺之。故覺其多也。此仁則就慈惠及人言之耳。如賑困窮。恤孤獨。省刑罰。薄稅斂。皆可以爲仁。而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亦所當慮。亦可易而言哉。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入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闕入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箋曰。達巷黨人。亦猶互鄉童子。闕黨童子也。無所成名。卽所以贊其大也。非惜之。言今欲指其一事而名之。則但見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能。誠不可以一善之成名者目之也。何其大矣哉。大哉孔子。卽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卽蕩蕩乎民無能名之。古賢聖。達巷黨人。蓋深知孔子者。非如大學以多能爲聖之兩也。博學而無所成名。蓋其博學無方。不可以一藝自之。實稱賞之至。故聖人以謙承之。自言欲以一藝成名之意。聖人雖一時謙恭。有爲之言。亦必不至漫然無當。如大宰之以多能爲聖。誠爲後見。然其意則在稱聖人。故聖人謙以多能鄙事答之。而以君子不多之言。垂教。極爲明確。今黨人惜聖人不成一藝之名。而聖人亦以藝御答之。殆似聖人欲因黨人之言。以改素行。評已淺露。答尤浮泛。豈聖人之言乎。故知大本爲貴。美之極辭。若大哉堯之爲君。大哉問。大哉王言之屬。斯其明證。今冠歎惜之辭。以大哉。何其不類也。吾何執者。言面與弟子相謀之語矣。汪欲使我何所執。是揣黨人之意也。失文意。蓋博學無所成名。惟聖人能然。名常人難。亦博學而總有所專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爲學之正法。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辨守之。又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云。君子博學而算焉。算。選也。卽此所云執也。執字只專習一藝。與執一不通之執不同。當時所謂博學。非後世胸藏二酉之謂。止謂博學道藝。故孔子承之以射御。孔子於六藝而取乎射御。蓋禮樂道之大者。君子之事。故謙不敢當。書數府史胥徒所先。故君子不任。是其所以取乎射御也。射義。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然特作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蓋古人六藝之學。與六行並重。儀禮大射儀鄉射禮。上自天子。下至士庶。皆用心於此。固是燕賓學賓校武大事也。主於御。則周禮列之書數之上。故列官多員。不比書數之不列官者。大馭戎僕皆中大夫。齊僕下大夫。道僕田僕皆上士。春秋時。書耿之滅。畢萬御戎。齊管之戰。韓厥御車。左傳中凡戎御皆卿大夫。士春秋時。書耿之滅。畢萬御戎。齊管之戰。韓厥御車。左傳中凡戎御皆卿大夫。士皆卿大夫也。古人所謂僕。非今人所謂僕。故以夫子之聖。而有書與有僕者。有書者。蓋君公之御。皆大夫。士庶之御。皆隸子弟。非今人之奴隸。下人也。漢時已廢車戰。然如李膺上大槐。荀爽爲御。陳實訪朗陵元方。將車。猶是用門徒及子弟爲之。宋南渡後。始用肩輿。其後不能具肩輿者。乃用兩輪駕一馬。今燕京士大夫謂之轎車。其執轡眞下人也。集注御爲人僕所執。尤卑之說。不得概之於春秋以前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緦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緦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奏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箋曰。麻者。桌麻。績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冕之名有五。衮冕鷩冕希冕玄冕。天子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麻冕非冕名。此欲謂衣冕之物。故爾麻冕耳。吳英曰。春官司服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蓋獨指玄冕也。孔子爲御司寇。居卿位。侯伯之卿。再命。得服希冕。然諸侯玄冕以祭。君玄冕。則卿亦玄冕可知也。雖魯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袞冕。然在餘廟亦玄冕。魯君於餘廟。既玄冕。則魯卿於文王周公廟。亦祇玄冕可知也。孔子所得有之冕。固惟玄冕矣。然則孔子言冕。必不概乎己所不得有之冕。而統稱之曰麻冕也。若謂概乎己所稱麻冕。則必原有非麻之冕在上。乃別乎冕之大凡。而獨稱麻冕也。若謂

所不得有之冕而純稱之曰麻冕則必古者天下冕皆麻今者天下冕皆純而後可然果若斯則孔子當必曰吾從今而何敢況稱之曰衆邪況三禮言冕多矣而三禮豈有麻冕之名乎他經於顧命之外豈更有云麻冕者乎祭統曰君純冕立于阼據此則可以知君之冕非麻冕也麻冕純冕云者言其綖也祭統言君純冕則其綖用絲爲之非用麻矣由是以推天子諸侯自郊天之冕以及袞冕而下至于玄冕皆不用麻也惟卿大夫之玄冕乃獨用麻者玄冕於五冕爲最卑近于爵弁亦不違于皮弁故無藻采旒玉之飾而與麻爲相宜且與弁服等殺有漸也此制禮之意也故孔子曰禮也然而冕服皆絲而獨此玄冕之綖則麻不相稱也況爲之難成乎王制三公一命卷疏曰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皆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于上謂之延也以朱爲裏但不知用布緇爵當應以緇爲之以其前後旒用絲故也此疏但知裏之不宜麻而豈知君冕之綖之原自非麻歟但知有旒之冕不宜以麻爲裏而豈知君之玄冕雖無旒而亦自非麻歟荀子禮論篇曰郊之麻冕也荀氏言此或者謂三年之喪越紼而祭天則用卿大夫所服之麻冕非郊之盛禮故曰郊之麻冕也猶如其上文云太廟之末入戶也始卒之末小斂也下文云喪服之先散麻也云爾荀氏究未言朝廟之冕亦用麻也白虎通紼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不用皮何皮乃上古未有禮文之服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絲璪此說非也麻冕者卿大夫之玄冕不得概謂周宗廟之冠也以其爲冕之最卑而用麻非有不忘本之意也禮運曰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然則麻與絲亦同時而興安見麻則爲本邪冠衣之本實則羽皮實

何又謂皮乃上古未有禮文之服邪然則皮不宜用而何以有皮弁韋弁而紼又以韋爲之邪禮器之文曰天子之冕朱綠藻何曾有麻冕之文邪冕必以天子諸侯所用者爲禮論語尙書之冕皆非天子諸侯之冕也所以知之者以孔子答問爲邦皆謂服周之冕也服周之冕取其文也冕有五采繅五采玉玉弁朱紘稱華奠之飾不惟冕也卽皮弁衣之獵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而況於五冕謂以麻爲其有之者邪冕服之衣裳有火龍黼黻昭其文五色比象昭其物冕韋于服豈有以麻者邪中古淳樸禹已致美于黻冕況周文郁郁而有以麻經冕者邪至于顧命謂王麻冕黼裳者康王不可以喪服入廟而朝諸侯而又不可未受遺命而違服天子之冕故服其冠時之服也大戴記公冠篇曰公冠加四玄冕冢語曰王太子之冠亦據諸侯四加然則玄冕者康王爲太子時嘗服之矣所謂麻冕也麻冕者卿大夫之玄冕也康王未受遺命幷不敢服天子之玄冕此其所以王麻冕也豈可因此而誤謂天子之冕用麻乎如冕無不麻則順命亦何必別而名之曰麻冕邪今也純孔曰純絲也說文解字第十三曰純絲也从糸屯聲此說是也凡冕色不待言孔子所謂純者對麻而言但須今人知是絲以別于用麻而已不必明其爲黑緇也況列國卿大夫所得用者惟玄冕爾冕旣名玄其色已著尤可知孔子所言以絲別麻也卿大夫宜用細布春秋時諸大夫亦皆以緇爲其冕綖故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此章之純與拜乎上皆諸大夫爲之故兩言衆若天子諸侯之冕亦嘗麻而今純孔子豈可曰衆邪若從來天子以至于大夫冕無純者而諸大夫獨純孔子豈可從衆邪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注曰純以見緇色疏曰績爲黑色之繒此說非也以共純服者猶言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云爾下文

夫人蠶于北郊亦以共冕服同此皆意重在絲不在色也當讀如字若讀爲緇則反輕蠶桑正養矣士冠禮純衣疏曰古緇材二字竝色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材字緇布之緇多不誤材帛之材多誤爲純此說非也士冠禮純衣與士冠禮兩純衣亦皆讀如字矣其他宜讀爲材字者惟周禮媒氏純帛及玉藻純組疑乃當改讀爾況謂布緇帛材然材字惟檀弓爵弁材衣一見而儀禮緇帶無作材亦無作純者安見材緇不可通用歟弁服釋例曰戰國楚策令尹子文緇帛衣呂氏春秋淫辭篇昔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聘禮賄用束紡注紡絲爲之今之絹也然則紡緇密絲絹也禪緇禪絲絹也是緇帛亦名緇之證也此說是也采色字皆借糸旁爲文何分布帛歟祭統君純冕立於阼純冕者絲冕也冕可誤服故此純冕對下文副禕也奮祭得用袞冕而此旣言副禕不舉袞冕者從乎衆諸侯之同者所以廣普之也天子諸侯冕無不絲可不言絲而言絲者承上蠶于北郊之義也而又以非常之事有用麻冕者故以絲爲文也若讀純爲緇則豈純字指衣冕字指冠邪抑以緇冕該緇衣邪毋乃謬歟金歷詳曰前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絹其二千匹百縑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冕粗又非可言細者升入十縷豈注疏相傳之誤邪曰按西京雜記五絲爲䋙倍䋙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皆自少之多自徹至著者由此觀之升是十絲縷叢圖致曰孔注古者績麻三十升布爲之非也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于衣不知冠升倍衣惟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

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于衣之例孔誤釋爾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此說尤非也惟其難成故見其儉爲可從若難而不爲甚難何至弁禮而從衆邪則必三十升布可知也今暑衣細者一分九縷亦偶有之倍之自難惟其難乃見爲貴此制禮者之意也故曰禮也若冠升如衣之數一分九縷而孔子違不從禮有是事乎且謂冠升不倍則冠與衣同爲十五升矣何以當時但嫌冕之不儉而不嫌于衣之不儉其又奚說邪所謂儉者衆人以爲此玄冕是人臣之冕而人功繁費反十倍于君冕非所宜也故亦用絲至于孔子所以從衆之本意則直是禹致美乎黻冕之意也弁服釋例曰致逝固食貨志布廣二尺二寸後魏書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二尺二寸與鄭此注同淮南子天文訓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注古者幅比皆然也據此則幅不止二尺二寸此說是也〇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爲緇其實鄭依古字作材玉藻純組綬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殊氏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此鄭破純爲緇之例夫緇與材純文義各異緇黑帛也北方正色材玄帛也天之正色緇與玄不同春秋時以絲易麻未嘗變其色則純讀本字爲是古人惟有絲麻以作布帛凡布皆麻也凡帛皆絲也至今之木綿謂之吉貝唐時始有之若古人凶服之用麻者則白之吉服之用麻者則緇之以粗緇爲輕重而已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士爲初加之冠冠訖卽不復著玉藻所謂冠而敝之也惟緇人則常著之時云書甚緇撮是也是緇布冠本職者之服不得稱冕且冕必有禮有屬非緇布冠之類而孔訓麻冕爲緇布冠者周禮六冕無麻冕之名而冕制以

本爲禮以緇麻布鄉之爲冕延故亦可通稱爲緇布冠但士之編布冠非即士冠禮之編布冠也又孔注三十升者鄉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

文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好誤已行久矣然則子言升是言升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二寸布廣之度容二下四白縷也以恒情言之布

自儉帛乃奢今以純爲儉用人力少也麻質本麤以二尺二寸之幅引以二千四百之經然後績之用工極難非經時日不能成爲費多矣絲之經緯出於自然雖

節於麻用工則少故曰儉也此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非奢儉之儉拜乎上奢也路寢之朝與宗廟同制皆有門庭堂階楹序房室路門外之下

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增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鄉黨篇教主享觀在廟升堂復位侍食在寢此云拜下亦在寢也人君廷每日常朝但立于寢門外

與辭臣相揖而已既揖即入無拜跪之禮語類胡明仲嘗言近世朝禮每曰拜而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原不如此路寢庭亦無拜跪其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

後拜凡臣與君行禮皆拜於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爲臣者也若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那疏引燕禮酬賓乃觀禮賜車服二事證之蓋舉以客

例其餘非謂拜下升成拜僅此二事也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楷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乘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答拜擯者辭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

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至于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諸賓亮曰拜下之禮凡

踏俟見天子外臣及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行禮莫不皆然考之儀禮諸篇觀

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燕禮君使宰夫爲主人以行

獻酬酢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爲主人則疑於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有君雖辭

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冪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既辭而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膳之爵以酬賓賓西階

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機辭于公奠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如公卒觶賓下拜

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是也此雖下而拜貴在升後拜止一番禮之稍殺時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無算爵時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徧

君惠于時受公爵者惟於席下再拜稽首蓋禮之最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一見而已故凡儀禮之言升成拜者俱兩番拜也言升拜者下而未拜升乃拜也其所

以不同者何也蓋行禮最盛時則君辭之也緩辭之緩故拜乎下而復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急辭之急故不及拜而遂升拜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

能行堂下堂上兩番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爲泰也固宜又曰惟路寢及廟有堂則有階則有升降若治朝俱

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會而築壇亦象堂矣齊桓下拜壇階之下也大抵禮以漸而失遂忘其所由來矣孔子時臣行禮皆上堂而拜入君其始於

辭而即升者公然拜乎上其繼於辭而後成者亦率爾拜乎上不過謂辭讓近僞登降多煩不若直拜乎上者爲眞耳然於待以客禮者既省其節則純乎臣禮者

而必將決其潛孔子所以分別首之也子路爲君子儒也子路卒奏也是惡行也此章奏也是惡行與驕同

而不驕是驕奏相反而驕美行驕惡行與小人驕同

此章以吾從下一節爲主以吾從衆一節爲賓階見荷可以本末衆者亦何不從衆也須臣定雖字入想方得借賓定主之意蓋此爲發也事君盡禮人以爲

諂是魯人以臣君之眼視夫子所爲以爲諂也今夫子雖違衆從下以盡臣禮不避魯人以臣君之眼視夫子所爲以爲諂也而抑亡桓在其中也黃以周曰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案揚之

雄說拜從兩手下拜必下手兩手毛地故揖與跪拱不曰拜今俗語有云拜揖云跪拜者皆非古也推手曰揖引手曰獻斂手曰拱手少舉曰天揖天揖上衡也拱手少下曰上揖上揖曰下衡也拱手古尚左因尚右

記言男拜尚左手又言孔子有喪拱而尚右是也一揖曰稽首鄭注稽首拜頭至地

頭至地則下衡故荀子云下衡曰稽首經傳中有單言稽首者多與拜手稽首別也賈疏稽首稽留之稽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案

稽首不必拜手故爲九拜之一也拜手稽首屬吉拜例自注疏混吉拜於稽首頓首中則吉拜之例不明而稽首頓首已兼空首則三拜亦不分矣古人常拜用空

首禮稽首之禮甚重大夫之臣且不敢稽首其大夫況平敵者乎二曰頓首鄭注頓首與稽顙同爲以頭擊地但

頓首拜頭叩地也賈疏首頓地鄭注此云頓首頭叩地又注士喪禮稽顙云頭觸地叩地觸地一義也頓首稱于吉長之至也稽顙稱于凶哀之至也鄭注吉拜云吉拜拜而后稽

分吉凶言之爾鄭注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案空首即拜手諸經傳之單言拜者即空首拜也拜字

敵自相拜用頓首致之禮經及春秋傳並無平敵用頓首之禮三曰空首鄭注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案空首即拜手諸經傳之單言拜者即空首拜也拜字

从兩手下是跪而俯伏也凡拜皆跪而伏故渾稱之皆曰拜析言之拜爲空首之專稱空首者男子之常拜也拜必先跪而伏故渾稱之皆曰拜析言之拜爲空首之專稱空首者男子之常拜也拜必先跪而伏故渾稱之皆曰拜析言之拜爲空首之專

地鄭又注少儀拜手云手至地二義兼備惟其頭至手與心平故周禮謂之空首荀子謂之平衡曰拜也惟其兩手下至地故尚書謂之拜手少儀謂之手拜也據

孔賈二疏拜先以手拱至地而頭來就手是頭亦至地矣非特與荀子平衡曰拜相悖且與稽首之例不分也又案古之拜必合周荀子漢賈子揚子說乃明荀子

云平衡曰拜曲禮注云上衡謂高于心平衡謂與心平是也賈子云跪以徵磬之容拜以磬折之容程瑤田釋之云攷工記兩言倨句磬折即磬氏之倨句一矩有

半也磬之倨句爲一矩又益之以半矩懸磬之孔則股邪而鼓直凡曲禮弟子職容經之曰磬折者皆謂其象如磬之懸身如磬鼓頭項如磬股也容經云拜以磬

折之容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也說文引揚雄說拜从兩手下今讀賈子而知跪而俯首之容即荀子而知頭手齊心之容讀說文引揚子說而又知兩手兩下拱

至地之容兼此數說而古之拜容舉見矣四曰振動案戰栗變動之拜非常拜也如稽首頓首爲臣拜君之拜而振動拜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如成王拜手稽首

于周公是也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如穆王頓首于趙宜子是也五曰吉拜案禮弓拜而后稽顙乃凶拜之近吉者而非吉拜也此云吉拜者拜而后稽首也凡經

單言稽首者不必拜手此即拜手稽首先拱兩手下據膝前乃復俛首以至于地鄭混吉拜例于稽首頓首中故於吉拜下誤引凶拜之近吉者以當之其以先地

拜爲吉後拜爲凶固是也段氏謂吉凶不以先後拜分誤矣六曰凶拜鄭注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案稽顙而后拜凶拜之重者周之正制也拜而后稽顙則爲凶拜之近於吉者殷之凶拜也稽顙觸地本與頓首同禮故亦謂之頓首必先拜手者拜手則手先至地乃不顙特分吉凶言之爾古人吉拜用稽首頓首凶拜則稽顙而后拜其云拜而后稽顙者在殷人爲凶拜在周人已同吉拜

顧觸失容於事爲順也凡吉拜尚左手凶拜尚右手吉拜拜而后稽首或拜而后稽顙而后拜其云拜而后稽顙者在殷人爲凶拜在周人已同吉拜

特是拜尚右手仍與吉拜有不同七曰奇拜案奇拜一拜也經有明言一拜者如士相見禮聘禮及雜記諸篇是也其或祇言拜不言再者皆一拜也有云拜手稽首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首有云拜稽顙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顙見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八曰褒拜案古人行禮多用一拜其或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徧皆爲褒大之拜段氏云褒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詞也凡禮經言三拜及左傳或言三拜稽首或言三拜或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案俯謂俛而低首也但俯低頭而下兩手較空首拜手之禮爲輕也云今時揖者說文云揖拳首下手也漢時之揖拳首懸空但下兩手與古肅拜同先鄭云但俯下手後鄭云拜低頭與說文拳首下手之揖說似不同而實相足非俯而低頭則與跪同不足以言拜非拳首則與稽首頓首空首同亦非肅拜惟低頭俯而仍拳乃爲肅拜肅拜爲婦人之正拜其首較空首爲略拳其手亦異空首之下拱地也云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先鄭意卻至之肅使者肅不連拜與肅拜別故引禮介者不拜以明異也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肅者立而俯首下手也自孔賈二疏誤以事中長揖之肅當肅拜而肅拜之禮遂晦矣少儀云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是經明言坐而肅拜而後人乃云立而肅拜不亦左乎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雪曰絕猶酒客絕酒也唯絕之故無耳毋無古通用絕斷也不續曰絕四毋者各絕之目四者之生如瓜瓞藤蔓相續不斷四者之毋如林風水月過而不有絕字內有江漢濯秋陽暴氣象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是意之訓爲測度少儀毋測未至注曰測意度也毋意卽毋測未至也釋文意於力反是陸氏以億度訓意也昭十二年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下引此文云云卽是以意爲億度也意億古書通用史記吳王濞傳億亦可乎漢書作意荀子雪賦暴至殺傷而不億者與楊倞注億謂以意度之禮運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列子有矢斧者意其鄰之子皆言以意推度之也屈原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瑣臺十成誰所極焉意極叶韻意之爲億明矣是也毋必義之與比也孟子離婁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是也毋固意問篇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孟子告子篇固我高叟之時中也學而篇學則不固意問篇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孟子告子篇固我高叟之

爲時也皆執一不通也我字變體極多或欲其有利於我或恐其有害於我或欲我己所長或恐形己之短總是從我起見必固我三者相似但毋必以所爲而言毋固以所守而言毋我以與人相接者而言是其異也

聖人之心體只是大公聖人之事體只是大中安得有四者名目是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童蒙者染空地童月者渲旁天皆是無中生有

毋固我渾是私意觸遇而名異耳不必分終始前後邵子皇極經世書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四始意必固我渾是私意觸遇而名異耳不必分終始前後邵子皇極經世書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四始

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集注四者相因之說出于此陸德明曰毋母與母不同母从女中二點象兩乳之形毋女字內有一畫各可分別毋必儀禮士昏禮疏引作無必既夕疏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鄉射禮疏亦云孔子云無必無固無我二疏皆以爲孔子言毋三疏並作無無毋二字古書通用本無差別其以毋爲禁止辭者則自別黃葵陽曰作乎自作止乎自止起伏緣乎萬化常寂爲爾矣毋意也不戒而往不期而赴可否會乎天機常虛爲爾矣毋必也彼可以與此融而後可以與前合變通爲常圓也而無固矣存與物爲體而發與物爲用公爲普爲常同也而毋我矣素道然曰聖人何思何慮不爲永事之將迎故雖有約然先覺之明而非意也時止時行在當幾之順應故雖有確乎不拔之識而非必也聖人非游移者也而以情順萬物之情而無情其心之明通何如者而寧有固焉聖人非拘物者也而以欲通天下之欲而無欲其心之公溥何如者而寧有我焉

子畏於匡。

長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董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雖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鄭曰長長途之長夫子見圍於匡有長懼之意凡有數處傳十五年諸侯遂大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爲鄭邑也又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子畏於衛匡之匡舊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彪曰宋當作匡衛邑也然莊子以匡爲宋邑宋人卽匡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篇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上句文王故曰文既曰在茲茲謂身此章乃聖人以道自任之言亦以匡爲宋邑也○文謂道也承不復事區區護護卽天生德於予之意猶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意後世專以文章文藝言文文殊不足重在乎古則不然文猶道道猶文文道之顯者道文

之隱者極而言之則文可以兼道道不可以兼文者此章之文以文之至嚴者言夫子以配天纘聖自任之語何如所謂經天緯地之文文王之所以爲文之文蓋夫子以配天纘聖自任之語何謙之有程門子文與道爲二在因以不言道爲懷詞然謙意是自任不是自謙之時即以禮樂制度則夫子必當稱周公矣茲茲已身言其身文王之文也語類云既是道安得有喪文亦先王之禮文此說誤道固萬古常存之物然無人可傳涇晦齋便謂之喪猶之本心之德斷不可亡而巧言令色鮮矣仁解爲本心之德○後死者指後己而死者猶曰後人天若欲亡斯文則夫子將被害後人何以得預於斯文乎以斯文之喪不喪決斯身之存亡也死則斯文遂喪矣天既不欲喪斯文必存我以存斯文一說後死者指自今將來死于文王之後者已與來學也然夫子上距文王五百年謂之後死者似不當○徂述曰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遂過蒲月餘而反乎衛又月餘然後去衛過宋而至於陳余按孔子在魯爲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爲虎況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詔乃至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甯氏之亡亦數十年從者將欲爲誰臣乎此皆必無之事而朱子采之其亦異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同免矣何以論語云顏淵後乎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圍於匡而曰畏於匡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孔子既欲適陳則適陳耳必近去晉爲適晉之滅偪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惡知非魏使匡人要之也說又具先進篇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太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藝曰太宰列國俱有之如魯公子彄來太宰嚭左傳襄七年楚有大宰薳啓彊明見孔子語然孔子有商太宰見孔子語然楚亦有此官也此章所言專是吳不當及宋蔡列子有大宰嚭過宋遭桓魋之難是時馬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則哀七年公會吳于鄫與子貢語其秋公會齊侯宋皇瑗于鄫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與子貢語其秋公會齊侯宋皇瑗于鄫與子貢語此太宰爲吳太宰可知若檀弓吳夫差伐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問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大宰嚭記禮者簡冊差互故更錯其名爾陳無大宰嚭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大宰嚭記禮者簡冊差互故更錯其名爾陳無大宰嚭若越亦有太宰嚭則即吳太宰嚭而降越者將子貢未使越爾魯語中有附說見陳國之事曰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據此知吳之於孔子實有中心悅而誠服者亦足爲吳大夫知孔子之一證也下文謂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則必非魯太宰之辭若魯太宰則孔子久爲魯人知矣不宜作此語也下文又謂吾少也賤子子貢歟○何其多能是驚嘆之詞不是語問之詞故二句宜一連讀去者與二字子貢歟抑或吳聘非太宰吳使歸而以孔子多能語太宰使魯而問于且言之親切非得耳聞孔子無至吳事然則此問或吳使聘陳之大夫即是太宰太宰之問子貢即於孔子居陳太宰來陳之時時子貢從孔子在陳而太宰私問子貢歟○何其多能是驚嘆之詞不是語問之詞故二句宜一連讀去者與二字亦是賓詞○固天縱之固本然之辭孟子曰固所願也必下固字者以上文太宰說聖者主生知說亦有天字意也縱如縱觀之縱不禁釋之之辭才有所限如禁釋之然故曰天縱也之字指夫子將聖將近似之辭與蓋字相類子貢言固天縱之而將使其才德至於聖域者又於技藝是多能也子貢自謙不敢質也聖是盛德極至之稱與多能異天之運無方本無限量有限量而無限量此天道之聖人也固字作已然說將字作未然說合來方是縱無固字不成生安無將字不入神化又多能也又字見多能無與於聖注口兼之仍是太宰見解○太宰知我乎開口便說太宰知我乎此句直冒到不多也下文皆承太宰之言而釋之夫子不自聖是其所以爲聖也太宰知我乎其心眞如是不但詞讓說者或以此句爲反語言非知我者非也論語中有知我者其天乎語此章知我乎亦解爲能知我也方安皇本我下有者字正平本南宗本同○多能鄙事四字是一集語勿依注作兩截鄙即是賤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用給徭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小貧賤始習爲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也古來少賤而多能者舜是也然至今稱舜之聖不稱其耕稼陶漁古來少不賤而亦多能者周公是也然至今頌公之聖不頌其多材多藝則聖自不在于多能多能固不係于賤不賤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君子者則有德堪在位者也張惕菴曰子貢之言大其資知夫子莫如此言矣使夫子與之爲謙必曰賜也過矣聖則吾不能今撇此不說直曰太宰知我乎非任亦非遜意在太宰也太宰之所謂聖乃子產叔向師曠之所能不必辭讓但與剖示多能之故非由得已欲宰嚭勿以小才自喜而求之正心誠意之實則四國賴之此夫子言外之微意諸儒竟莫之知少賤多能乘田委吏薄物細故無不經心也夫子登日日登山臨水釣弋射獵者乎宰嚭何至以射御釣弋推服夫子乎君子多乎哉二句是正言高論謀國猶遠歟勿以小技片長自詡任重而道遠務大而圖難太宰乘國之鈞此則其事也我之多能乃鬱不得試使然何足羨嘉哉夫子之意如此又曰宰嚭小人也小有才幹卒亡吳國彼正以多

能自貫故于聖人多能色飛眉舞夫子以不多指示之使斂其技能以歸諸道是針砭宰嚭之詞○牢曰云云試者登庸之以試其材德也吾不試即上文吾少也賤也故藝即上文多能鄙事也言由閒暇故得兼習藝此章蓋牢所記故自表名併記他日所親聞以證之王引之曰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云家語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之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按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按賈鄭二家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琴張見孟子盡心篇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之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蓋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也杜氏左傳注司馬彪莊子注並爲家語所誤安井衡曰鄭云牢弟子子牢也凡編輯者記門人自非獲罪於孔子必字而不名故鄭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以牢爲字也然記者字門人必以子字若十字配之其有同字者配氏以別之如顏淵原思樊遲之屬未有單稱二十字者王肅知其非僞撰家語因以牢爲琴張之名蓋亦無稽之言耳然求之文牢必是名非字今案一部論語唯此及憲問恥章單舉門人名蓋兩章二人者所自記故自書其名編輯者仍舊不改故異他章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蘇曰天下未有無因而發雖言者想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人遂謂夫子無所不知故謙言無知也聖人看得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見識有限原知不盡故曰吾有知乎哉非謂毫無所知也夫子有人以聖與仁稱者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謂云爾而已矣即與此章同意謙人不倦夫子每自承當鄙夫之問叩其兩端即亦其事也蓋其事似易而實不易致此所以其言之益卑而其德之益大也○有鄙夫問於我皇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孔注亦似有來字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空空如也釋文云空空鄭或作悾悾同上篇悾字而不信鄭彼注悾悾誠慤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爲僞詐高誘注空空慤也大戴禮王言篇工瑾商慤女愨婦空空慤慤也空空如也皇疏以爲虛空者蓋慤則心中無私是空空如也惟空則可叩也陸象山有言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其字指鄙夫所問之事理即者反問之也樂記云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謂此問而彼應是叩有問義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兩者義理之邪中也果實甲皆兩以含生氣未叩如秋冬堅合生機未達既叩如春始發蟄乎破甲拆混沌遂分凡事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竭之竭此也舜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遂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鄙夫之淺陋人之所不樂告者而不鄙之而吝教故曰叩其兩端而竭焉或曰叩敲也擊器物者敲其底以盡其幾餘故謂竭盡無餘爲叩俗言敲底是也此說亦通述而無不慎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與此章之意相反或示一隅或叩兩端皆教誨之道也○聖人度量之宏如天其視人蒸仁惠利無一不兼生成非有意於卑己自然可親可愛也賢人英氣未祛物我之辨猶存其待物時露堂堂巖巖之氣非有意於自高人之懷服自不深也蓋賢人未必不欲如聖人爲衆所歸但其德之未至不足以來人崇信也程氏聖人俯就賢人引高之說似失之凡夫子之謙辭皆出於無意也程子豈以爲有意於謙邪若夫引而自高恐正是伊川地位非所以論孟子伊藤維楨曰如程說則聖賢之待人皆以僞而不以誠也豈謂之無意乎豈謂之直道乎蓋聖人之心猶天地之大人在於其中而不知其大也非降而自卑也賢者之行猶泰山喬岳自守其高耳非引而自高也此賢者之所以不及乎聖人也中井氏曰孔子每披吾心腹展吾四體以示於人我即道矣故每有謙意存焉有時乎稱述堯舜未嘗有爲堯舜謙者也孟子每闡明孔子之道爲得爲孔子謙哉言語文辭有自然之符準者宜著眼又樊遲雖非顏曾之倫而其於空空鄙夫不亦有聞乎尹說援据失當且語上而不并語下者語理而未及於物者

聖人之言固有之論語中比比相望尹說不知何據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蘇曰是章借鳳圖影出明王不興之意耳鳳圖之爲瑞與否不識可也夫子豈屑屑乎此小數哉亦因流傳之言發端云爾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云云孔子曰鳳鳥不至云云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是董以夫子此歎爲己不得受命之故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云云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爲己不逢明君與董氏異論衡問孔篇引此文云夫子自傷不王也云云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論衡解此文即備二義其實後一義爲勝張橫渠之說以夫子之文章承接文明之祥即董說也河圖洛書今不知其何物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聖人之作易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于時天出神物聖人健有取於此故程子謂觀兆亦可以畫卦朱子謂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亦泛言聖人之作易其原皆出於天之意今就顧命考之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陳在東序則其物尚爲周家所傳寶焉疑是物亦爲玉球之類蓋玉文石理現其象數故以爲寶也斷非馬皮

但謂之書則與圖精不同其文理或有若一至九數目字耳漢時緯候之學起初旋毛之類矣洛書則雖他書所未見及而大傳以此與河圖並亦爲至若石天乃錫王勇智詩所謂天錫公純嘏之類而禹之聖智能達其理之謂豈神龜負有龍龜之說爲則故班固遂以洪範九疇爲洛書不知天乃錫禹者猶如書所謂原於鄭玄易注天一地二章而假仰之其所謂洛書者本於盧辨禮注明堂九室文而出始謂之天錫乎今所謂河圖洛書者出於華山道士陳摶其所謂河圖者條及術家太乙行九室法而僞造之耳已矣夫是絕望之辭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士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鑑曰子見之見總冒下見過二字只是相逢之意見之之見以會面之禮見也上下二見判然不同喪服之重者以麤麻布爲之衣下邊曰齊不緝曰斬緝之曰齊不言斬者舉齊以衆斬也說文齊緶也從衣齊聲古字本作齊釋名喪制云齊齊也言緝其衣裳之邊際而緝齊之也喪服記凡喪外削幅裳內削幅言凡者明五服皆有衰也外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外也內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內也五服一斬二齊三大功四小功五緦麻惟斬齊二衰爲父母之服制同但衣裳下邊

母緝而父不緝父重而母微殺也衰以布一片長六寸博四寸綴衣當胸曰衰衣統名爲衰斬齊皆有正有義子於父母爲正臣妾於君父爲義斬皆三年齊有期杖有期不杖有五月有三月斬衰布初衰三升升八十縷共二百四十縷不成布三月既葬卒哭後乃易以成布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冕衣裳者衣裳隨冠而變自有定規故冕衣裳者謂冕服也猶言袞服皮弁服之類矣注冕而衣裳稍滯世豈有冕而不衣裳者故冕服貴人之服也禮大夫以上皆冕服曰冕衣裳者猶大擧曰喬馬乘者周官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是則冕始於卿大夫玄冕故包注以爲大夫之服也冕弁各異鄭依古論作弁冕弁義雖兩通但言弁可以該冕言冕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言齊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也亡冠禮疏冕者俯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冕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冕以昧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當上銳下圓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又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謂出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故闕若璪釋地三續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人當服此者不必須見其服其說可從○瞽者說文瞽目但有眹也眹目精也今謂之眼珠又盲目無牟子也眸子今謂之矇子許慈瞽盲二字同義皆是有眼珠而無眸子鄭司農周官注云無目眹謂之

瞽與許異者蓋瞽有二一是有眹而無眸一是並眹無許鄭各據一義也瞽者樂師古者教人以禮樂樂者爲瞽者殷學曰瞽宗可見瞽以其爲入師故又謂之師是瞽者傳先王之樂者故敬之包咸以惟不成人爲解非也果如其說瞽瞍瞽係儒亦皆可矜何特瞽者尹氏曰瞽者不欺其不見此當作正解今人相見拜拜多忽於無自者亦是常情不自知其敬而歸於敬聖人反之可以見不欺之誠矣節矜不成人惠保愛護焉可也何必嚴敬爲○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見之過之相對成文見之者謂其人見於夫子過之者謂夫子過其人之前也故於見之曰雖少必作言作則坐可知明是夫子方坐而其人來見也少謂年少也禮四十始仕此童子得服冕者春秋時世卿持位不嫌有年少已貴仕也古最輕少者凡輕其人曰少之故有雖字上三者見之必作若其人年少則礙于長不爲少起故加雖少二字以該之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非也史記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作雖童子以訓詁字易之也可證本不作坐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不待言也說文趨走也釋名姿容云兩腳進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趨曲禮鄭注行而張足曰趨須看兩必字其作與趨無非天則愼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唯聖人能全之爾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少下有者字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章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息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鑑曰喟說文大息也喟然歎曰與堯爾而笑曰語意正同既歎而後發斯言以述其意也不當止以仰之四句爲歎辭又此歎不是望洋若驚駭是學有所得獨契于心所以發此歎歎字須認眞是實歎非感歎仰之四句三之字及下文從之之字皆指夫子非指道也蓋道也者通天下之所共由所謂天下之達道猶唐十道

我邦七道非別有高妙恍惚不可爲象者至其得之於身而後始有大小淺深之別謂之德謂道爲高妙恍惚者老列之道是也非我聖人之道也顏子贊嘆夫子道德之至妙非虛揜道體即其循循善誘亦夫子至妙中事非別設此方便法所立卓爾欲從末由顏子自叙其所見光景不可摸捉如此仰之彌高穿隆無上也

子張篇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是言夫子之德不可企及與顏子之言同矣鑽之彌堅精密無內也說文鑽所以穿也譬猶金石鑽研之則彌堅而不可得入也二彌字極擬其至高至堅耳欲從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一級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一層又一層○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夫子神德不可得而知焉以爲溫柔則剛毅也以爲文明則威武也以爲高大則精微也以爲昭明則深幽也變化無方非常處凡智之所得窺測也三之字望夫子而言注無方體者易繫辭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凡有方者可因其方而求之而夫子無體也無窮盡在知一邊說無方體而求之而夫子無體也無窮盡在知一邊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故注云有次序貌誘導引進人也詩野有死麕傳誘進道也道與導同不曰誘而曰誘所以爲善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者博我智見也約我者納我於道也約是收斂之義朱子所謂向身上來無一毫不盡是也禮者履也天理之儀節根於心而履於事五常百行視聽言動各有天則可履也克復四勿是約禮誦詩讀書精義窮理以會諸心而體諸事所謂博學於文而約之以禮也博文即知約禮即行語類云夫子教人只此法門人用功亦只此學惟顏子獨於博文約禮之間有所進有所得也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

才即孟子非才之罪之才乃性之作用與才能之才不同○如有所立卓爾四字連讀猶言卓然獨立也如有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來故以如有言之卓說文云高也儀禮觀禮匹馬卓上解曰卓之言超也獨也廣雅逴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逴躒猶超絕也趠逴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皆獨說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顏苦孔之卓繹楊氏本義亦以卓爾爲殊絕之稱注引程子曰直是峻絕此本古注也立者立于彼從則往而合之也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欲從末由不是不用力是無所用其力著個欲字已是用力處纔用力已是思勉如何能到不思不勉地位卓爾末由只爭安勉之分末由亦非止境只是著不得力後漸化耳聖同天顏子希聖未至于天夫子從心所欲者如不可階之天也皇疏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崇偉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純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既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奔逸絕塵則夫子之所立卓爾也回瞠若後則欲從末由也惟欲從末由故仰鑽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忽焉在後也此顏子之未達一間也然雖欲從末由而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卓爾注雖有兩解而俱是就夫子身上說但一則以大子中庸之道言一則以夫子不思不勉之境言又注所謂窮冥昏默者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又注引楊說云未達一間本于揚子法言問神篇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未達在大而化之者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程子曰顏子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是楊說所本也○此歎羣亦觸事而發也其事無緊要故不記耳外注胡氏乃定爲無上事蓋矣先難二字以首節爲顏子用力說與本注深知夫子之道異後得便已得了與本注自言其學之所至異○郝敬曰顏子蓋天資高材力勇如脾睨登峻歷險不知就康莊之可遊也博文約禮二者善誘之目顏子天材縱逸而聖教循循調佚使順軌而趨信步長途蓋時陵轢奔驟之氣消銷默奪不見有氣魄之可驚矣學記云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若夫子勝顏子乃爲由其誠盡其材矣崔述曰漢人稱黃叔度爲顏子宋人亦以程伯淳擬顏子余按顏子所以幾於聖人者其德之崇不待言其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亦必深有所見故孔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語之非徒以蘊藉和平氣象雍容爲勝人也但其不幸早世未及有所建白使見用於世必能移風易俗創制顯庸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即不見用於世而著書立說發明孔子之道亦必不在孟子之下非他人所可望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勝人者何在即程子資顏學純啓廸後學非不有功於聖道然所建白皆尋常賢臣循吏之所能此或因其位卑不得盡其所長而其持論教人亦未見其可方孟子之二三也然則二子者不過以其蘊藉和平氣象雍容故有此品題耳寧顏子而僅如是已乎蓋漢末之流風漸尚氣度至於魏晉遂專以風采度量權衡人物以至萬事不理而有劉石之禍宋亦頗有此風是以亦有靖康之亂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詐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籩曰子疾病說文病疾加也呂覽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是疾益困稱病也○子路使門人爲臣者門人是孔子弟子論語中皆然孔子居魯仍在大夫之列也大夫而無祿事故無祿臣其不畜家臣宜矣夫子爲魯司寇時門人當爲之臣此子路之所以使爲臣也使門人爲臣有二意一爲以大夫

喪視士庶加隆如子卑死孟用玄冕得弁之類謂之大葬所以榮之也一爲古人喪師無服臣喪主則義服斬衰三年故使門人爲臣如君之喪所以哀之也病間者間斷之義孔注少差曰間集注云間陳氏釋文間音閑史記相如傳嫋容閒雅掌氏文間專謂陳氏文集注並云間如字乃謂間隙之間非安閒之間也謂安閒則非此字正音故詩關雎傳幽閒貞專陸氏注曰間讀曰閑餘若周禮閒民禮記閒田悉無云如字者若讀去聲爲古莧切則其義爲代爲迭爲則與此少差義相去遠苟子路先夫子而死夫子不以此時卒可知○久矣哉由之行詐也蓋子路既使爲臣孔子病間而悟之故曰久矣哉言自疾病至病間所經非一日也○無臣而爲有臣三句爲卽是僞謂無臣而僞有臣也僞所以爲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孔子是致仕大夫豈必不容喪家臣哉但孔子貧無家臣耳人皆知之誰爲可欺誰指人也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言廢事則知致仕之得以大夫之禮葬矣夫子從大夫後以家臣之禮大葬夫子原不爲過可以有臣而不有故甚其詞以責子路若在禮不容畜家臣而妄爲之是大愚人耳子路恐不犯冒至于此注不當有家臣句末穩吾誰欺者誰指人也人皆知無臣故也欺天乎者言天不可欺也全章只是責子路矣無引過自責之意吾誰欺二句極言人決不可欺之意耳非以此爲欺天莫大之罪也圍外諸說亦皆過當○死於臣之手是假設言之非指子路使爲臣之臣夫子謂師弟之情比諸君臣更深且親縱令實有臣而死於其手也猶不如死於門人之手之爲安況今得死於門人之手寧必改門人爲臣乎語意蓋如此夫門人以情事臣以職事門人事我道臣事我位兩者執榮子路本爲榮計此卽以榮殿之

無寧之故以此不合禮意已見上節此不再粘也無寧寧也猶詩生民傳云不寧寧也○大葬謂葬禮盛備而君臣禮葬在其中但不當專以君臣解大葬死於道路言無人葬埋也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墐之月令孟春掩骼埋胔皆謂死于道路者天下無有死而不葬之人禮各從宜貧而富葬賤而貴葬義不爲也死而不葬仁不爲也欺天大葬與死道路不葬正等此與不肯厚葬顏淵共一個念頭○龜井魯曰孔門雖富於賢才然子路齒最長且有幹局其德或有恥於顏閔至議政謀事則鮮有出其右者何以知其然以此章知之夫子寢疾子路與顏閔游夏輩看護侍湯藥臨病革將不起相共倉皇恐懼又皆疑所以爲葬子路以爲夫子雖已致仕猶從大夫之後且魯侯來而問病自卿士大夫至庶人莫弗親莫如備大夫之禮之得懷衫之義卽大夫備禮不可無臣有辭弟子在假執臣禮供給職事執曰不肯顏而謀諸顏閔游夏輩遂定議故曰子路使門人爲臣言子路之爲謀主也尚使顏閔游夏不聽其議則子路雖剛焉能強之以爲臣乎所謂二三子者指顏閔游夏輩莫非天下之英今夫子將死於其手視諸帝堯殂落於舜禹皐陶爽益之手未多爲之下矣大夫一家之臣豈足道哉故曰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昔者夫子遊談四方從其行者亡論顏閔游夏輩其他南宮敬叔公良孺之徒以家車若干乘後前護送是豈獨不如公子重耳從狐趙與犯崎嶇秦楚者哉今假令不起乎天下公卿大夫苟與知其德者卑皆設位哭之走使聘弔而況在弟子如泰山斯頹如日月斯墜其隨侍者相繼失聲離索者不遠千里而來集於洙泗之間卽殯斂窀穸之備其禮蒲伏喪事之竭其誠豈又如列侯諸大夫之喪有司供饋雖有強力之容無復哀戚之色跛倚以臨事然

哉此其爲大葬亦開闢以來未嘗有者也故曰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言君臣禮葬決非所庸也後儒釋此章者徒肢乎行詐欺天之爾未嘗察弟子之情與古人之禮以子路爲陷于罪而痛加讀責殊不知痛讀責子路卽亦痛讀責顏閔游夏也禮司有之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霤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是禮也皆門人相議所爲子夏所謂非聖人之葬聖人者是也夫子不再起誰知其如喪父而無服與禮兼三代之果皆中夫子之竅乎否哉謝廷龍曰大抵門人以孔子有人所不可及之德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雖亦止用三代大夫之禮然以此章責子路之言思之則以三代之禮葬孔子豈所以尊孔子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櫝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櫝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之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雲曰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不是單疑夫子之懷寶不仕其意謂君子處世非隱則見而夫子之迹既不象隱又不象見故其問如此非獨意在求亦意在韞也韞櫝

而藏諸鄭注韞裹也謂包裹納櫝也詩小宛孔疏引舒瑗曰包裹曰韞韞與緼同緼櫝似是二物言重韞也陳琳悼龜賦曲節藻梲既櫝且韞可寶既韞且櫝猶弓之有韣劍之有衣皆在櫝之內也釋文櫝本又作櫝通用字李氏論龜玉毀於櫝中求善賈而沽諸者善賈猶曰良賈能識玉平價者也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實詐儀禮聘禮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又曰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鬻之乎釋文善賈音嫁一音古是舊讀賈有古音卽賈人也說文賈市也段注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段說固是然南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周禮釋文云嘉氏及沈云成賈定賈其賈物賈其賈平賈大賈小賈買賤恒賈而賈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謂賈師賈人在賈所賈之類皆音古也解論語者多從音嫁之說矣音嫁則善賈爲賣爵重祿音古則爲所君知聖德者味經旨音古爲當求擇也求有求擇子求二義擇善賈待入君之右禮者而事之非干求人君也如勢於求賢而佚於任賢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皆是求擇未始有干求之意要之子貢只是以出處二端爲問耳集注以一求字坐子貢罪恐寃矣沽通作酤賣酒曰酤詩無酒酤我尸子曰沽者知酒之多少也鄒嶽沽酒市脯不食玉篇引求善賈而沽諸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爲沽此當出齊古異文○置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我待賈者也亦謂待賈人此三句意實重沽但待賈者耳無意破求字見聖人道濟天下皇皇不自暇意○孔子之歷聘與伊呂之莘野海濱時勢有不同不當一概論際可之仕見行可之仕公養之仕不必待湯文也注終爲而已不貼乎孔子

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箋曰九夷者多數之稱不當定作九種九者數之聚也易數一三五相倚爲九凡數極稱九如九天九族九皐九泉九穀九成九合之類非必十一損一之謂也夷易也慢易無禮化外之稱以其僻小陋鄙故曰陋書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述少皞官名夫子見於郯子而學之時年二十七歲所云欲居九夷或卽此時郯東海國在今山東海州郯城少皞氏之後而夷者也居必適之適必居之居之興適爭坐前後耳故曰欲居九夷君子居之指郯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何陋之有言不見其爲陋也○馬注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集注沿之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叟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此海中之夷夫乘桴之嘆明明假設之言故冠以子曰二字今無子曰二字而直曰子欲借令非夫子決然之語必有九夷者在目前有可往之理故記之若注疏所言則地角大涯風馬牛不相及戰國魏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又秦策或謂魏王曰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史記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是屬楚之夷也韓非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夫商蓋強大能與周抗而九夷之服不服爲之輕重則九夷者必中國之夷徐奄陸渾之屬也逸周書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此九夷與蠻越並稱知東南吳越間之夷非屬楚之九夷也說苑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與此同後漢書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句踐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此九夷似在東方海上又管子北伐山戎制冷支斬令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此九夷蓋正義所舉東北夷可知蓋東南邊遠之地夷人成部落者往往有九夷之目但孔子欲居之夷決非東方九夷之鄙遠者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箋曰皇本反下有於字正平本同然後二字緊承自衛反魯來中有正樂之功在○樂正句虛雅頌得所是樂正之實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樂卽是雅頌雅頌卽是樂興於詩章是分言此章是合言夫詩無次第樂有次第知鹿鳴之三則必聯四牡皇皇者華鵲巢之三則必聯采蘋采蘩而今詩乃以草蟲次采蘋是無次第也大武以武之三爲賚武之六爲桓而今詩乃桓爲武八賚爲武九則又無次第此章論正樂之事故言雅頌各得其所二南亦播之樂而此不言者用之房中用之鄉黨用之燕樂人皆肄之未失其所也豳以逆暑迎寒擊土鼓樂田畯息老物鄉里野人皆能聆習更何有失所待正也唯夫彤弓湛露天子以享元侯文王大明兩君用之相見我將以祀明堂維清以奏象舞典章最鉅名分森嚴東遷以降上替下陵陪臣或忘五善之諸嗣主每修七德之武宋以桑

林享晉侯楚以金奏享郤至而歌雍舞佾卽近在秉禮之邦此豈可不急正以使各還其定分也哉夫子反魯爲此舉以得所爲定蓋雅頌唯天子用之諸侯雖亦用雅然必祭祀賓客之事而始奏之又不得盡用之典章所在關係尤重也黃式三曰各得其所定其體之分辨其用之異而已詩之分體者何頌者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魯頌主詠僖公功德亦用于魯廟者也臣工遣于廟噫嘻以祈穀可爲頌不可爲雅者以其爲祭祀而作也雅爲朝廷獻嘗之時言王致之所由廢興其有大小雅者正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伐荷先王之寵祿尊祖考以配天此歌詠道德之大而近于頌者爲大體正小雅所謂飲食賓客賓勞群臣遣使睦鄰斧鉞專征歌其事功之一端而近于南豳者爲小體詩體既殊樂音亦異大序所謂政有大小者也其變雅之作用大雅之音者屬之大雅用小雅之音者屬之小雅不復由政之大小象山姜氏曰致有大小以正雅言之屬公之所定也據音以定大小以變雅言之史官之所由分也正大雅稱文武成王之修德凝命而大綱大紀無不并包故同一求實而卷阿之篇性主百神而綱先公自大于小雅之得實才而薦享矣同一稱願而既辭之太平進以高朗令終自大于蓼蕭湛露之同樂矣詩無優劣義有偏全也蓋詩之本體如此時之異用者何約鄭君孔氏說以言之樂之制天子用頌與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鄉樂此用樂之正燕禮爲諸侯之禮云遂歌鄉樂以見諸侯之用小雅爲正鄉飲酒爲大夫賓興之禮云乃合樂關雎鵲巢不言鄉樂以見大夫之用鄉樂爲正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不笙不歌不間志在射略于樂不略合樂者略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

不笙不間不合樂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鄉樂爲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于是明矣而大雅頌爲天子之樂可知然而享賓或上取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享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蓋歌者在上其合樂在堂下故降于升歌一等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于升歌歌鹿鳴合鄉樂是也燕賓或下就者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不用大雅也或曰肆夏繁遏渠宗廟及配天之詩左傳云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見用之三家雍徹夫子所譏而燕居篇記孔子之言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因以知禘秋之禮非古且據燕禮云若舞則勺是諸侯之于臣得用勺何也曰三夏之殺不可改客出以雍或取辟公肅雍之義而節歌之燕證之用勺或專用其舞不用頌詩清廟振羽所謂上取者耳或又曰此章不言風諸經不及變雅所用得毋變詩非樂乎曰攷左傳季札觀樂詩無不入樂者大戴禮投壺晉八篇可歌而列國風之伐檀漢末杜夔能記雅樂伐檀亦與文王鹿鳴騶虞同歌荀子云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謂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安見變詩之不入樂而專以南豳雅頌爲四詩乎晉夫孔仲達之言曰變雅雖亦播于樂或無算爵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也蓋詩之異用者如此○朱右曾曰周本紀曰申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弒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計此時兵燹際殆不異劉聰入晉女眞殭宋典籍獻章誰爲保護孔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我觀殷道宋不足徵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我舍魯何適矣上言不足徵下言傷之明西周之典册有焚如棄如之慨又言舍魯何適則以魯之闕篇較備於列國故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季札聘魯請觀周樂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是列國之禮樂詩歌皆不如魯之具備孔子所據以刪定者惟魯太史之所藏使周之典冊文章較備於魯韓宣子不應至此始見季札不應於魯是謂孔子不應反魯而後正雅頌矣○崔述曰堯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經之言樂此章詳矣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言而樂之事備矣何者凡樂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取志而宣諸喉舌者也有詩而後有歌歌者取歌而布之於絲竹者也是故詩曰言志歌曰永言聲曰依永言卽其言志之詩也永卽其永言之歌也卽其詩而長之之謂依然則聲之抑揚疾徐視其歌歌之抑揚疾徐視其詩而詩之抑揚疾徐視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聲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詩其歌其聲從容舒暢而俯仰遲速無不適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詩無益也詩不美求之於歌無益也歌不美求之於聲無益也故曰作樂崇德見其樂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聲者何居八音並作彼此恐其不均數章迭奏先後恐其不符故爲律以考驗之使歸於一耳非以律爲樂也譬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猶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長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無分秒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齊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無幾微之異故受之以律而後調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爲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長短而非所以爲長短也量與衡者所以均多寡輕重而非所以爲多寡輕重也後世儒者之爲古樂也則不然不求其原於志與詩而惟斤斤於律聲從律起而不自歌生詩緣歌作而非出志出取命夔之語而顚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釐不爽於古亦與古樂無與況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卽可爲古樂是得周尺而卽可以制周禮也曰然則何以淑其志曰經言之矣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直乾之德也寬簡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偽溫寬也栗也無虐且無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純粹至善所以爲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發之詩著之歌播之聲舞之樂所以爲至也故詩言志云者所以爲詔也舞樂之與三代異者也故古今知之與後世異者也直而溫云云者所以爲詔也舞樂之與三代異者也故古今知樂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樂則韶舞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此論樂之品也爲夫不能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白姓之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不與民同樂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與民同樂也此論樂之本也爲夫不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言之也蓋樂猶文也文之本在明理達意不如是則非文孟子之論樂是也文之品則有高下精粗純雜之分當求其上者法之孔子論樂是也孔子之論樂與顏曾之徒知樂者言之也孟子之論樂與戰國之君臣不知樂者言之也彼且不知樂之本何暇與之論高下聲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漢盛唐之體格於語言音響之間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語之非謂文之遂無高下也宋韓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嗚呼三代以還知樂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諸儒所論累黍爲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長短爲古樂者吾不知其非樂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箋曰士喪禮公卿大夫繼主人鄉飲酒禮諸公大夫鄭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據是則公不必君也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卿之爲者章也章者明理也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古之治民者皆師也比長卽五家之師族師卽百家之師公卿退老皆教于鄉教有不從則君率公卿視學是以黨庠州序之司教者有州長黨正致仕之士大夫亦時佐助其間而鄉飲酒禮所謂遵者卽卿大夫致仕者謂之國老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是也又周禮地官二鄉公一人每鄉卿一人皆有爵秩而無官府者此言出則事者或此類耳尊貴之通稱非定指三公九卿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皆是常事故下兩個則字四件皆以卑遇者言事公卿只是上交道理與事君不同父兄雖最要緊却是家庭常事便易忽若喪事只是宗族姻親功緦以下之輕者與夫鄰里鄉黨之當相助者人於此等多易忽故夫子以爲不敢不勉若三年之喪乃人子之所自盡固不像謂之勉此與不爲酒困只作一例看不爲酒困謂不爲酒所困也何有於我哉言吾止能斯四者而已矣其他無有也與述而第二章同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都敬曰大道精微不越易簡就常行處檢點虧欠者僅多恒人心蠱罔覺聖人生知見道無盡學無靈尋常人事卽是精義入神如出而在外國有公卿以卑事尊夫誰不然而細思之貴賤相形人己相隔事使相待心跡之間或矜持未化或隘殺失體或應對失宜豈徒然奉承之必使上下交際道得乎以卑承尊之道未容易也又如入而在內家有父兄子弟事父兄夫誰不然而細思之孝親敬長其道多端責任無窮百行之原自此始人皆有父兄爲人子弟而眞能孝弟者幾見尤未容易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箋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逝進也與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之逝同知非日月逝矣之逝者以下文卽云不舍晝夜也困學紀聞曰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爾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此章明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已與水相似也法言學行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孟子離婁篇徐子曰

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孟子兼既詮明之矣即滿而後漸之義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水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贊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陳天祥曰注文與程子之說大槩無異若夫子果言道體於此發以示人當明白說出道體之本然往者過來者續如川流無一息停留之意然後學者可得而知今觀本經未嘗明有如此之文而程子獨爲道體之論以爲天運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注文又言往者過來者續以此象其川流不息之狀亦皆甚似讀之可喜然經文止言逝者如斯實無來者之意日月寒暑往過來續之說何可通耶○道體字出荀子修身篇又淮南子詮言訓云無爲者道之體也人間訓云或明於禮義推道體周易正義云以先言之存乎道體宋儒以道體解是章殊失逝字義陸隴其曰集注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是體段之體合道器兼體用而言商文毅云盈窮壞間皆道體也而川流特其一端耳故子思子於中庸以鳶魚之飛躍明斯道之昭著殆與此同一機也然川流有以見道之無時不然鳶飛魚躍則以見道之無物不有此又體道者所當知按此極透觀此則知以活潑潑地解川流者非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論語會箋卷第九

箋曰德衆人已此只歎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夫好德人之秉彝好色亦人之恒情能遠色即是好德故先儒云嗜慾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兩念相乘正念清冷如水邪念熾發如焚其究也一杯之水不能制車薪之火故君子修德當以理滅慾移其歆艷貪慕之念以好德斯好無不篤而德無不成矣伊藤長胤曰聖人之教人不過法戒而已勸善者法之所在也懲惡者戒之所存也此章是爲勸好德而發蓋主好德而言也然則不必爲衛侯而發可知矣且第十也五篇又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則此言屢屢爲學者提說可知矣非必爲靈公而言也凡曰未見者願見其人而不得之辭如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大率皆然則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亦當做殺身成仁解○靈公無道與南子同車命雍渠參乘則有之若以爲孔子次乘斷無是理即曰靈公使之而孔子遂從之乎既從之矣而又何以醜之乎此稍知氣節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朱子援引以爲證何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箋曰此章非比非興即喻即止以開口譬如字已揭明也爲山謂積土爲山也簣式三日今論語本簣字从竹有荷簣之簣从艸說文簣艸器古文論語作臾而無从竹之簣字漢書何武諸傳簣以一簣障江河注簣織艸爲器所以盛土是包注簣訓土籠即是簣字又禮樂志引論語未成一匱王莽傳綱紀威張成不一匱顏氏兩注俱云匱者織艸爲器所以盛土是簣又通作匱匱假借字簣譌字黃說是也譬如平地平地與爲山對謂地有凸凹而平之覆一簣覆之凹處也吾止吾往吾猶己也此章只重進字止字及兩吾字論止則不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即垂成之時亦不可止論進則不特垂成之時當進即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是當進不當止而進止之機總決於吾猶曰是其止也豈或有阻之撓之者耶即或有阻之撓之而其受入之阻受入之撓者則吾也是其進也豈或有誘之勸之者耶即有誘之勸之者則吾也兩個一簣不可泥看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箋曰此章痛顏子之深也只可追憶不可正贊夫怠棄者甘于自畫則以惰而成其惰刻勵者疲于太銳則又以勤而流于惰惟顏子之學非勤怠相乘之學于用力處而見其不惰亦于無可用力處而愈見其不惰惟當專在行上言不當就知上說朱子曰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其旨甚明集注乃云心解力行云云者特明力行本於心解耳古注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此則以待坐聽語之時而言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聽而不惰精神盎王以其了解無滯也此說非也惰不惰在平日力行時見之顏子比子路更行得靈所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惟顏子然爾豈可謂孔子方語而弟子已有惰容邪若人不解而強語之致有惰者豈不失言乎正平本同下無也字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箋曰子謂顏淵曰凡二見前云用行舍藏乃子面命通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爲一句此非面命淵字句絕而曰字自爲一句惜乎云者惜其早死也○學貴乎不止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必也步者前而走者後矣況以顏子之敏而久不止豈不幾于聖哉語類曰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止之止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箋曰說文苗草生於田者艸謂穀也倉頡篇苗禾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莊二十八年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秀即采也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黍先作華華

辨收卽爲秠而成實實卽秠中之仁也秀之爲花特以禾穀而言故字從禾不通於他草木蓋禾穗吐花特挺拔在葉上故後借爲挺拔之義耳爾雅釋艸謂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苗異於是說文於秀字無釋避光武諱也有矣夫是歎詞苗喻亦爲顏子而發也漢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暴頭茂秀義同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子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答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是唐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朱子易之爲勉學之言似矣但以苗秀實喻於學問深淺未若喻其壽之長短之感慨尤深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箋曰後生謂年少輩可畏是不可忽他由他年富則來聞有餘力力強則有聞有餘功漸漸積去焉知其將來不勝于今日乎來者猶云來日孟子曰願比死者一酒之言比至死日一酒之也邢疏訓將來得之來字今字都在後生身上說不如今小雅何人斯始者不如今句法同或指今字爲夫子之今日則添出一我字失本文語意四十五十亦係後生言也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二句是爲後生練策不是爲衰老嗟傷此章通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人看○顏氏家訓云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皆終成大儒世人以暮年而因循面墻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實乎暝目而無見者也皇本正平本上畏下有也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箋曰法語者古人動稱先王引古訓故曰法語而下復綴一言字能無從乎言不能不從也能無說乎亦同法度之語辭嚴義正是非明白理無可逃雖桀傲者焉得不服從猶服也改之爲良之字指行繹之爲貴之字指言巽與猶順適言不拒也巽風也入物而物不覺情無所拂雖剛愎者焉得不悅法語之言巽與之言二句相對而言猶云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或解爲巽順與之言非是與如吾與點也之與恭孫而與之如楚子革與靈王語曰畏君王哉與君王哉之類是也賢者不敢與己莊論其意必有在焉當尋繹其意所在而改我過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知其非而遂之者也此較不可與言者似高一等其實正是此病不可藥陷於不知者猶冀可挽回萬一以其未有知也此既從矣既說矣依然如故將復有何策哉故曰末如之何法巽槩指君友不可卑作臣諫講從與說當淺看若是眞從自能改眞說自能繹繹字固是心繹其微意改字亦根心上悔悟而來改字固改其前非繹字既知其微意所在卽改圖亦不待言矣不可因改繹二字以法言作教過巽言作陳善○此章爲聽言者發不爲進言者發吾末如何全是激發他改繹語意與孟子梓匠輪與章一境○楊氏曰法言巽與之言最不當也好說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乃或喻數句蓋有爲而言也本文殊無是意本文能無字乎字以見夫人不能不從也不能不說也無有不達不受者矣楊氏文外生義大與本文礙伊藤長胤曰楊氏以孟子論好貨好色爲巽與之言最不當也好貨好色人情之所同唯與民同之則家有積倉之富而人無怨曠之咨故以此告之正是王道正是法語先儒之學天理人欲隄防甚嚴遂以貨色之念爲當禁遏之事故以孟子之言爲巽言大乖本旨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箋曰忠信者四教之二也孔子固當屢言之在學而篇以在上君子言之此章蓋語學者之用心也不如己者容而誨之不慕尚以爲友詳學而篇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箋曰注三軍之勇管三軍之强也帥當作衛說文云將衛也帥佩巾也是帥爲○之叚借字帥字志字韻叶匹夫獨夫也說文匹字下段注云束帛之制二端爲兩每一兩爲一匹凡言匹敵匹耦皆於二端成兩取義凡言匹夫匹婦於一兩爲匹取義段說是也匹夫對上三軍猶言一夫耳匹夫紂獨夫受可證此以上句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說得容易了方顯出不可奪意出可與不可全在人己二字志字不可專指綱常名節大率是者不奪於非正者不奪於邪不奪亦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伊藤雅楨曰此言人之不可奪無志也夫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則不可得而奪也志之可尚也如此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去衣

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箋曰衣衣之也袍者衣裝連者據戴大記衣有三名一單衣名褌一裌衣名複衣複即袍也袍必有裏實其中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附者也喪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袍褻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褻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襲衣袍襌之屬鄉黨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服袍襌此袍爲褻衣之明證也縕袍綿著衣也其表裏有用帛者有用布者此以語質者之服則定是布袍矣集注云縕枲著者謂以枲麻著袍中此本孔氏以絮著袍中以爲寒是所以爲賤也趙順孫有雜用枲麻與集注專以枲爲著者義自不同

袍但大寒服狐貉之時而仍綿袍禦寒是所以爲賤也趙順孫有雜用枲麻與集注專以枲爲著者義自不同袍之說然禮用枲麻仍是以絮爲主而雜枲麻

注義以綿袍不太賤故作是解耳殊不知綿袍對狐貉自有貴賤也古者以狐貉之溫禦寒而貧賤之人不能辨焉若夫涼冷殘寒不宜裘之時雖富貴者亦服綿

論語會箋卷第九　二十八　崇文院

袍之說然禮用枲麻仍是以絮爲主而雜枲麻

注云裘服袍釋此袍爲裘衣之明證也縕袍綿著衣也其表裏有用帛者有用布者此以語質者之服則定是布袍矣集注云縕枲著者謂以枲麻著袍中此本孔氏以爲寒是所以爲賤也趙順孫有雜用枲麻與集注專以枲爲著者義自不同

而其不可從則一也禮記玉藻縕爲袍鄭注衣有著之異名也縕謂今之新綿也縕謂新擣及舊絮也說文袍襺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縕絺也絺亂絲也

亂絲今之絲頭不可用者貧人以著衣耳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續萬貢厥貢纖纊是也舊綿則謂之絮說文絮敝

綿也是也漢則以精者爲綿而粗者爲纊古今語異也韓詩外傳曾子褐衣縕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縕無文師古注縕亂絮也皆以縕爲絮夫袍以有所

包而得名則縕亦以縕于表裏間之謂也蘭專以新綿而得名者也袍則不拘新綿與舊絮但有所縕即成袍也論語縕袍祇謂一望而知爲有縕之袍明其非裘

裘所重在敝字明其并非大羊之裘并非敝裘何必問其所縕之爲何物乎其袍既敝則敗絮其中而非新絲可知也至於枲麻之縕則不施於常服而雜喪服

有之儀禮士喪禮著組繫著猶言藏也即充之以枲也蓋喪不衣絲故著衣亦不用綿而用枲也夫人種貴亦惟用舊絮以著袍耳何至於以枲代綿或引閔子騫

後母以蘆花代絮爲證可謂好異絡說文作絡作絡鄉黨篇同段玉裁云凡狐貉連居釋文云絡依字當作絡汗簡云古論語絡作絡

文者皆宜作絡今字作絡皆假借檀弓子路曰傷哉貧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家語子路見孔子曰者者由事二親常食藜藿之食爲二親負米於二百里外故

敝縕袍乃子路實蹟或云是設詞形容子路高明之胸次非實有是事此說非也恥從心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爲富貴所動此章夫子稱子路之爲人如此即現成

之介操矣集注志字未允正平本由下無也字○不忮不求云云孔廣森曰此以下爲別爲一章言子路常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三復白圭之玷

子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尊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縕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

終身誦之爲固譽自足朱子亦承其誤既重貧賤且夫子先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言枘鑿不可通也集注本三十章注疏本

唐橡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牢曰自爲一章故亦三十章唯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物茂卿亦謂不忮不求當別

爲一章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之是別事已孔子之於子路或稱或抑所以成材也故聯而記之傳學者知孔子教育英才之意二說是也句首以詩起下唐棣章

一例與荷蕢誦匏葉兩章聲情正復相同非如他處上有詩云下有找句也用是虛字忮求皆生於美忮帶妬求帶諂忮者妬心之毀貶求者美情之卑屈即求欲

之求不必訓貪倘庵新論論娼妬之害曰予所尤甚且惡者男子之妬而已蓋男子之妬也處心詭秘計量巧而妙外託公正之名而內逞嫁害之心陰懷妨賢忌

才之情而陽爲別白枉直之態使人聽熒迷惑不得覈其實其方術適非艷妻哲婦可企及是以君相之明鮮不爲其所壅蔽也假令斯人得志而逞其所欲乎必

將就天下所稱吉人良士摘其瑕抉其短使之靈蒙譏嬰詈然後始自慊而已獨爲宗祏倚賴之實自得驕橫至此天下傾危無日其禍害如是之慘而究其本實

原於一念之妬媢不可不審察也宋明聖學大明夫人不迷趨嚮之方獨娼嫉之失則隨世滋甚號爲君子者亦復不免於此其竟也至君子與君子互相排擠而

國事不可問矣嗚呼宋明之季夫人樂尚名義故鼎革之際毅然殉節者如麻乃迹其生平則共事之日率不免於迭相攻訐如讐天下莫難於一死克踐殉節之

大義而不能矜同朝和衷之細行者何也蓋激於名於恥則臧獲之汙亦能投水火而不顧平素晏安之時則其醜行有不可縷數者夫平日冰炭乖戾迭相齮齕

以則致國事潰裂不可救異日一死皎皎特自靈其心耳於國家則竟何補哉○終身誦之說者多謂終身者言常誦之將終身也即當日之事非後事此解不免

於拘大舜五十而慕孟子直斷爲終身慕父母不必待蓋棺而後爲終身古者謂終身者多矣孟子樂歲終身飽及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若以爲一生之

經年曰終身者亦與此終身同此章記於數義則不通在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子干爲禍終世亦與此終身同此章記於數十年之後追憶數十年之前以明夫子之著戒子路之深追子路得不忮不求二

語不勝其喜在入門時何足以臧語在升堂時夫子將進之入室相去年遠覩終身字可見○是道也何足以臧是道指不忮不求一句何足以臧足字宜味謂之

曰何足以臧亦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故夫子反詩意以進之云尚復有臧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譬若富而無驕貧而無諂尚未若富

好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尚未可以爲仁也是皆未足爲善也集注沿邢疏不是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遭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變

箋曰四時一移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寒歲將暮而天氣凝寒也知字只當一見字看本無甚深意謂松柏之後凋直至歲寒乃見猶云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
利器耳至其所以能後凋者自有平時本領在到得歲寒水落石出凋者自凋不凋者自不凋非松柏示異松柏自不得不異後凋者彫泛保衆木後獨保松柏後
之而不彫也非後而後彫之謂春秋傳稱入之者往往皆後亡者後於人之亡而獨不亡也後凋亦同不必說大寒非常之歲冬月唯松柏青青故曰後於凋後凋
只作不彫講後字活看或謂松柏至春後易葉雖物理如此不必拘凋形本作彫今從阜本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文也義別今多通用○聖人之言莫非敎也然
是語也直是泛論觸事而發者諸說或以歲寒喻事難喻亂世喻勢衰義均得通潘岳西征賦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鮑昭詩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唐
大宗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皆就亂世言陸機其自此爲爲松柏者魁不可以歲寒而歎松柏之不過爲非松柏者勸不可因歲寒而謂松柏以後彫爲知松
柏者祇不可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箋曰是章三語三平是現成人物夫子擧三樣人欲人之擧做聖行之也不謂學當兼三德也德各以性殊知者仁者亦隨其性以成德已且智仁賢聖之風古人

之恒言不始因言之先後以定等級也注學之序不必言夫仁知皆大德故有時乎知在仁上意問篇則仁在知上豈可固執乎○仁者之不憂由其有所安而然
也若理勝私有不足言者注恐失欲○知者固有愼好惡別邪正之學焉而非一時之發也精明之體立乎不欺雖紛錯日呈而中之炯然者彌形其條理矣仁者
固有辨天人正理欲之學焉而非且夕之功也醇備之體立乎無私雖險阻造當而中之泰然者常得其事靜矣勇者固有教幽獨養道義之學焉而非血氣之用
也剛大之體立乎不撓雖艱鉅忽投而中之浩然者益徵其優裕矣龜井爲曰樂廣曰名數之中有樂地名數也者立名爲教也知仁勇皆名也夫名者賓之賓也
實者物也故欲躍名者莫明於體物何謂知者不惑上之禹王周公次之呂望管仲爲其所爲無所疑惑謂之知者不惑也何謂仁者不憂上之大舜文王次之伊
尹顔淵所其所居無所憂務謂之仁者不憂也何謂勇者不懼上之殷湯周武次之龍逢季路行其所行無所恐怖謂之勇者不懼也夫人隨性而成德其德不同
其惟不同名是以異又有時與位者代天行事者往往皆不得不强性而力行焉故德同而名異亦或有之不可不識○勇者聖人三德之一遺謂最難而其工夫
則自集義入孟子所謂養氣是也今附記先師之說以闡明之旣幾有裨後學韓村先生曰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朱注曰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
臾之有事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據此則有事焉以集義爲
所事也正致等待於氣也忘忘集義也助長致强揠於氣也無益舍之者舍集義也助之長者作爲起氣也當勿疑集之義集義養氣闕非有二境而其爲事則二事已

二矣使人於二者之間實落下工夫其立言自當有主客之別以養氣爲主則集義爲客以集義爲主則養氣爲客語勢固當然也集註起頭乃云此言養氣者必
以集義爲事是主養氣而言故文集云必有事焉如言有事於上帶有事于顯央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其意謂其事雖非當面當爲之事然用力
於彼則得效於此祭而得福伐而得地皆用力於彼而得效於此集義本與養氣別事然用力於彼則氣自然生是以養氣爲主集義爲客也而又云勿預期其效
語氣自以集義爲主下又曰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主養氣而曰不可作爲以助其長則又似幷集義戒之主客不甚分明且義者人所當行慊於心而
行之非養氣而爲之今云養氣者必當當面之外用力於義積而集之以更其氣自然生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集義則爲養氣而行之也忘者遺落也不識也
志不在也所謂舍之不耘者遺落失忘其人之所當行者慾慾忽忽曠日玩時百不一就正不足當助長鄙夫孟子何故舍之甚言過用盡之害乎朱子嘗曰四者
初無與養氣事操以要本注大意謂但當一味集義不可一心方向養氣上求工夫夫氣之生不生付之於彼以一味行義爲事是其事丁當直截無節度之可言
而世之好義者皆如此孟子之言何在乎其爲前聖未發乎且孟子何不冒吾集義而浩然之氣生而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也文公又有語曰集義如欒頭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製度又曰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庶火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夫丹頭必待大法而後成丹今言一味行
義氣自然生則何必用火法製度又有語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集義便過用些力亦不妨

却如何不著力得苗周不可攙若灌溉耘治豈可不譬力令謂克治則用嚴氣則不可助長如此則二事相妨如何用功火法之譬蓋謂不冷不猛不緩不急自然
取其煅煉上所謂製度亦言此也旣以有事三勿爲集義底火法而又言灌漑耘治可盡力其言不符且分析四者以必有事勿忘爲集義工夫而勿正勿助長爲
論氣本體上添一物不得所主在有事勿忘而正與助特防其弊耳然下文甚言正助之不可則孟子之意恐不然也參互尋繹未得其要領旣而就本文期誦數
十太恍然似有得者蓋孟子主論養氣整整有次序上曰至大至剛論其體段配義與道論其可如此用是集義所生論其所生必有事焉論養之之法集義自是
集義養氣自是養氣猶如丹頭自是丹頭火法自是火法集義工夫不可使有斟酌猶如丹頭不可自制火法故必有事爲謂就集義上別有一段養法以此當一
件事存之於心也旣存之於心恐其期待也故曰勿正心旣使勿正恐其不存也故曰勿忘旣使勿忘恐其助長故曰勿助長有事勿忘戒火冷也勿正勿助長成
火猛也四者渾是養氣工夫在集義上一面用此培養之法孟子至是詳論善養之法其文意似不可疑矣有事如有事於上帶有事於顓臾之有事不謂祭而謂
有事祭而不指其事也不謂伐而謂有事急而不指其事也不謂養而謂有事略而不指其事也皆爲非當面之事別有一事存其間夫養何以略而不指其事曰
旣曰集義所生又曰必養氣則與集義不相冒而恐人向氣上著力故略之曰必有事爲見集義當面著力處有一事存其中是據集義說養氣本注是據養氣說
集義故解有事爲有所事而又爲非用力之地而當須用力則養氣爲當面集義爲別事顧如顔子之請事是語豈可以爲則事而用力乎唯此一句以主爲客而

正心助長二句不得以客爲主四句夾雜主客不定總之爲集義養氣之節度故曰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又曰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其言不甚分明

其所由來在以必有事爲有所事集義蓋不能後獲學者通病也孔子亦嘗致意矣朱子平生以此爲家言而又見當時學士驚驚高遠不知實落以集義下手恐其專蓄力養氣成助長一路故以有事爲集義以致是紛糾轇轕乎夫吾以四者爲在集義上一面用培養之法者似犯不肆之言然而孟子明言無暴其氣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夫天下之行義者未可謂必皆善養氣則其自謂善養者其必有所自覺者且如種樹所用力者在水土而必須生枯存于心如烹物所用力者在薪火而必須生熟存於心行一事之合於宜其慊於心者自認而不失日行日認存存在心是必有事之謂也然而恐其期待或生用功不實故曰勿正恐存存之或有間斷故又曰勿忘又恐其爪摘而攪鮮故曰勿助長存養不斷之中所以當後獲者孟子千般苦心出之此其所以爲善養也又其所以爲難言也侯師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爲況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當時於此言得孟子語意事則不無謂養氣一事在上要其不迫切把持故微其辭曰不無擬心則差謂正心則落把捉亦善狀孟子養氣而朱子疑其所引不相似不編入精義以有事之義所見不同也皇本知作智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蘇曰共同也共學與適道對言學者業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入所自得故不曰共也未可亦不是終不可與只是目下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未至盡志大進銳者或失之荒見小欲速者或失之近故未可與適道終之所守或不足以副其初心力之所至或竟不免奪于習尚未可與立學至于立則外誘莫能惑事變莫能移亦可語于學之成矣然守之固者或未達乎通變之妙信之篤者或未識夫時中之宜而所以裁酌以協夫義者時或狥而不從可與立又豈可與權哉○吾十有五章是聖人自作年譜此章則學譜也共學與適道分一個明暗境界適道與立分一個未得已得境界立與權分一個守與化境界○權字對適立等說是做活字用銖兩斤鈞石曰五權造秤先權秤之垂者曰權平者曰衡權先設而衡依以爲平衡上權無定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此權字對立字看立是持守之義權是變通之義孔子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無時無處不是權也若必以處變言權則變不常道將何處以驗學者之能權與否程子說權即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辨都在

剛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音蕃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蘇曰唐棣爾雅釋木詩何彼穠矣傳並云移也晨風傳又云棣唐棣也據爾雅釋木詩常棣采薇篇傳棣乃常棣非唐棣也陳奐詩疏轉據晨風傳而引皇疏云唐棣樣樣樹也玉篇唐樣也證移爲樣之誤又以說文移棠樣也訓棠當作常潘維城曰說文云移棠樣也樣字即大其下云白樣也不云唐樣而云白樣郭璞爾雅常棣樣樣注今關西有樣樹則惟常樣可單稱樣而說文移棠樣也之即爲唐樣明甚果當爲常則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論語此文何以並作棠蓋棠唐古同聲通用故或作唐或作棠也詩常棣釋文云本或作當棣移者非亦可爲移爲唐樣之一證晨風傳以樣爲唐樣或繁傳寫之訛故與何彼穠矣傳自相矛盾至三家詩以常樣爲夫移則當爲傳詩者之不同蓋三家詩今文也毛詩古文也古今文師傳各異或毛詩之常樣三家詩作棠樣故以爲夫移亦未可知非絕不復睹之行爲言哉

必其以常棣爲夫移也姜宸英滿國礼記乃謂唐棣一種棠棣常棣共爲一種段氏說文注又以唐棣常棣并爲一種古無是說皆非惟郝懿行爾雅義疏謂牽願相爲余言唐棣花白即今小桃白也其樹高六七尺華葉俱似常棣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詩所謂偏其反而者也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郭云江東多夫移者差爲近之第說文以棣爲白棣故有以華赤爲唐棣花白爲棣者然說文不言華則或指皮色者之詩疏引郭璞注今白移也似白楊與郝氏說合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云詩傳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今攷閒居賦梅杏郁棣之屬李善注云棣山櫻桃也說文棠字注云牡曰棠牝曰杜段玉裁曰草木有華無實得名棠棣而小雅之常有牡者謂無實者也援此例以推之則惟移楊有華無實得名棠棣而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非此唐棣也○偏其反而集注引晉書偏作翩似晉書無此文角弓詩翩其反矣柔柔詩旟旐有偏釋文偏本亦作翩是偏翩相通翩者其貌反者相乖反也反讀如字亦與遠叶何必改作翻乎角弓翩其反矣句是其確證而者句絕之辭蓋詩人取興之妙在一反字花之反背行似人之相遠故以起興而承之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人之相思幸而室邇則見可廢吾非不爾思而無奈室之遠何杜詩所謂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者也何必改反作翻而解爲全無意義耶夫梨海棠之類花萼長軟而兩三相麗唐棣蓋亦然其花著枝下者兩三相連而下垂其著枝上者一仆而向彼一仆而向此所謂偏其反是也萼出于一處而花東西以喻我與爾本在一處而今一東一西遠相離異也其所言不可知爲何事今以國風諸詩例推之或男女相悅之辭或思君子之辭雖不一定要爲思人之詞則同

○子曰未之思也夫云云詩人以爲非不思而無如室遠何夫子卽反其意曰遠者思之末足也果能思之亦何遠之有以喻道之不遠也中庸引詩不大聲以色句而承之以夫子之言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斯其反言之旨實注在下無聲無臭句與此相類詩人原是因思而見遠非不思而見遠也原是因遠而愈思非因遠而廢思也不必設壞詩人釋文云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據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是則釋文後一讀爲是中井積德曰求則得之不求則弗得諸弟子皆以道之高遠盧力不勝不敢求至焉是夫子之憂也故每言其易以勵之如仁遠乎哉是也然而無有能驕其志者也是章亦鞭策之語言其易也意謂至爲不難唯病求之不眞焉已程註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句於是章忽背馳李光地曰豈不爾思其詞若怨于己曰室是遠而其意若懈于從矣令人而存此心也跬步之間可以萬里舉足之難有若登天矣世鳥得有忠臣孝子悌弟貞友之行又烏得有所謂聖賢之徒哉故欲使天下勞臣孽婦深自責其微念之薄而不敢謂屏棄疎遠悔于精之不通且使古今上下曠相感于百代之遙而雖極之鬼神幽深動于誠而必應蓋伐柯之章夫子以爲猶遠而唐棣之什夫子義其未

論語會箋卷第九 三十四 崇文院

遽然則聖人之論道也可見矣伊藤維楨曰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也蓋道外無人人外無道聖人之設教也因人以立教而不立教以驅人亦何遠之有第不知道者自以爲高爲美爲若升天然故視道甚遠而人益難入憫哉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有下有哉字

論語會箋卷第九終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箋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今分爲二十五節魏際瑞曰鄉黨一篇寫得聖人行誼性情直與常人無異是門人極善記聖人處足破學者宜若登天之惑然聖人却是一箇恰好有似庸人而實智者不能及正在此處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

論語會箋卷第十　一　崇文院

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作辯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訛鄭作辯秩伏傳作便秩時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唯讀爾謂唯專自敬謹上來如此也唯字與但字不同爾猶而已也○集注詳問蓋據入大廟每事問爲說也然彼特謂一時事非該終身此總舉言語不當挾說極言亦大重

朝廷之事有可極言者亦非恒事也此唯稱恒事而已非指當大事極言直諫之類○朝與下大夫言者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遂路寢聽政臣遂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即匠人所謂外朝房矣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此上下大夫從孔子分上下也不當據王制以卿與大夫分爲吳英曰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則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就三卿分之司徒執政爲上卿亦曰家卿其餘爲下卿亦曰亞卿介卿總之皆爲上大夫魯三卿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孔子任魯時則季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懿子何忌也攷之周制司寇乃司空之兼官而司徒即相也是則大司空與相固當爲孟之所嫌而司寇又當爲臧氏之世掌者執侯國三卿之說孔子直無一官可居也不知春秋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猶曰二王之後也晉之六卿猶曰三軍各有副也至于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然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遂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而又有叔氏爲卿則四卿唯是卿不止于三而軍止于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以外無卿則謬已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昌平鄉在縣南六十里鄉以山爲名孔子生昌平鄉闕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恂恂如也者後漢書張湯傳引經注引鄭君注恂恂恭懼貌也即不能言者之容貌矣莊子齊物論木處則惴慄恂懼大學亦恂慄連言皆言長也注信實之貌不切史記世家引此經索隱云有本作逡逡音七旬反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是恂古本有作逡者逡有謙退義與似不能言相貫劉修碑其於鄉黨逡逡如也漢書李廣傳贊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悛與逡同亦與恂同並聲近字通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古魯三家文異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似不能言者正形容恂恂處似字聚承如字說者字也字自相呼應蓋言貌本不可分析道貌則言在其中舉言則貌在其中如云論篇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直指論篇者爲色莊者蓋論篇者必色莊不是言論篇而在言外見色莊可以爲證鄉黨中有尊長者有卑幼者恂恂似不能言只對父兄宗族之尊長者言之注言貌拆君不得上節似先貌而後言下節似先言而後貌實則說貌本已該言說言便自有貌要之上節以恂恂爲主似不能言特形其恂恂之狀下節以便便言爲主唯謹爾形其便便之實要知鄉黨亦有當明辯者而總不改乎恂恂之貌朝廟亦未嘗不有恂恂時而要必以便便言爲主○其在宗廟朝廷白虎通宗廟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者東堂西堂也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據此魯當五廟公穀明堂位並以周公之廟爲大廟所謂大祖之廟也其二昭二穆當夫子仕定公時爲宣成襄昭也宗廟禮法之所在不翅祭祀如下文聘禮亦行之於廟他邦之賓皆接於

論語會箋卷第十　二　崇文院

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箋曰孔子二字冠一篇皆門人隨處隨事寫見夫子言貌起居飲食衣服描寫其似固是皮膚便是神髓門人旁觀如此聖人不自知其如此也鄉黨祇作鄉里字看邪疏謂諸侯郊內爲鄉郊外爲遂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未免太拘或據儒行篇以宋魯當之尤鑿要之鄉黨祇是對朝廷言耳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阪邑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鄹後或作鄒一統志故鄒城在鄒縣界內非鄒國之鄒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

觀有列于朝王制八十杖于朝七十不俟朝月令賁軍帥武人於朝曾子問冕而出視朝朝服而出視朝禮器諸侯視朝明堂位振木鐸于朝孟子仕者皆欲立于
王之朝將視朝左傳文七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十三年魏壽餘履士會之足于朝宣二年晉靈公殺宰夫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成十七年胥童以甲
劫欒書中行偃于朝十八年晉悼公即位于朝襄六年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襄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昭十七年日有食之諸侯伐鼓于朝哀十四年陳成
子驟顯諸朝之類是也有指內朝言者如左傳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檀弓朝不坐表記朝極辨不繼之以倦之類是也
曰極曰倦則在朝之久可知古者治朝君臣皆立不久即罷議政事則在內朝或自朝至于日中昃故表記所言爲內朝也有指外朝言者如左傳僖十五年晉陰
飴甥言朝國人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之類是也又如論語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
市朝成十七年左傳晉殺三郤皆尸諸朝之類陳尸于朝當在大門外也魯語韋昭注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原野也市也朝也所謂五刑三次也
論語肆諸市朝本但當言市而連言朝孟子若撻之于市朝亦然或謂朝非陳尸之所而引史記索隱謂市之行列如朝位以解論語則魯語以原野市朝爲三次
不可解矣大門外之西旁可爲賓客次舍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
上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鄭注謂次在文王廟門之外不知經文明言受舍于朝者在廟門外則不可言朝矣便便言唯謹爾便便明辨之貌史記世家作

廟凡禮多行之於大廟之廟也朝廷者周官大宗伯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諸侯三朝在大門外者曰外朝在雉
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則亦稱內朝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燕射之
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朝治朝也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皆人
布幕于寢門外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廷中也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又三朝朝位皆平地鄭注太僕云燕朝
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朝路寢庭路寢即燕寢別寢而言庭明朝位在廷也左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即是從公於內朝是燕朝燕朝位亦平地不獨治
朝外朝矣金鶚禮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朝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
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地故其文從廴金說是也玉篇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來解者庭廷二文多混禮說又云攷工記市朝一夫
百步也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此爲天子之制其諸侯則無文以明之王肅正義引揚隨安
說諸侯之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爲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當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肩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
子便便言當在燕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賅燕朝矣經典朝字最多所指皆不同有指治朝言者如檜風狐裘以朝周官射人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曲禮傅

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以爲司寇此是命卿辭非命大夫辭也大國之卿皆命于天子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于
魯君容或然也王若春秋之相亦復何常之有猶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富國晉之枋國者乃中軍而錫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以左右二師長六官
卻以魯言季文子歷相四君而僖公時有臧文仲文公時有東門襄仲宣公時有臧宣叔成公時有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全謝山曰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
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者亦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十三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
相九年會于蒲亦季文子相十年朝王則孟獻子相襄公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公七年如楚則孟僖
子相哀公十七年會于蒙則孟武伯相皆卿也傳云夾谷之會孔丘相當時齊欲使魯以申車三百乘從其征行三家方拱手以聽而孔子儼然得與其選正可爲
大夫爲卿之證而淮南閻氏乃謂孔子初命爲大夫而非卿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司寇豈其然歟〇侃侃如也誾誾如也便便之中分出侃侃誾誾
理無詔屈詞則有剛柔耳吳英曰說文解字第三曰誾和說而諍也第十一曰侃剛直也从㐰㐰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據此知孔子以君命而爲司寇辟于
下大夫言宜剛直以正立朝之體況下大夫人數眾若和說而諍徒然多論而無成功大夫有害于政事矣故侃侃如爲剛直之貌也孔子於魯亦爲上大夫然鄉黨
之所謂上大夫則獨以季孫斯叔孫州仇孟孫何忌言之也孔子與之言誾誾如者一則貴貴也文王世子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據此知誾誾如者廉遠地則堂

高之義也諸侯於天子所命之卿改容而禮貌之而況孔子僅得爲魯君自命之卿乎一則周道親親魯三桓親臣也與言誾誾如者從周之道也而況於是時言
之聽與不聽政之成與不成定公不能主而皆由三子和說而諍即所以爲國爲民之道也何注乃反是者蓋以爲與下大夫言和樂使居下位者得盡其言與上
大夫言中正則自重以尊道云彌然不知此時君雖未臨而言者已爲言乎朝廷之上立朝有體豈可以平時和樂之言貌施于此乎誾誾爲和悅而諍所謂中正
自在其中矣專言中正豈能盡誾誾之義乎漢紀萬石君童僕侃侃如也後章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漢紀正言石氏家法嚴脩僮僕亦剛直侍
側章誾誾侃侃正足爲此章誾誾侃侃之證閔子見于論語者一稱其孝一紀其言曰仍舊貫如之何曰善爲我辭焉於此猶不見所謂和說而諍之氣象邪韓村
先生曰闕以臨下柔以事上似小人之狀情世之小自好者皆知反之而聖人不然何也上官踧踖脂韋左右遲就而在下者無所持循下官强勁訐直守偏遂辨
而在上者無保其權是衰亂之道也君令臣從父訓子順人倫之常經先以諫正秉心非臣道之本體況孝子之事親不可以諫爭居諸心也必矣〇孔注侃侃和
樂貌此假侃爲衎也侃衎古通後漢書袁安傳隸釋漢碑唐扶頌引經侃作衎誾或省作言玉藻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與許義近諍者辨論其是非也孔
注誾誾中正之貌中正之訓却與許義合和悅而諍即是剛柔得中也〇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廣雅釋訓踧踖敬畏也詩節南山蹙蹙靡所騁鄭箋蹙蹙縮小
之貌孟子曾西蹙然注蹙猶蹙踖也蹙蹙踧並與踧同易履踖然敬之无咎王注晉恢之貌也楚莽執蹙踖踖毛傳言蹙蹙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與與楚辭聊逍

遙兮容與之與莊子與乎其觚而不堅亦容與之意說文心部憮趙步憮憮也走部趙安行也漢書叙傳長倩慢慢森林曰慢慢行步安舒也蓋從容舒緩之義蹴蹐有恂慄戰兢縮容不安之意與與有從容委蛇自中禮節之意凡人過於敬畏者多蹐蹐倉皇不免失錯禮度夫子則不然已蹴蹐而又與與所謂恭而安也注威儀猶容儀中適猶言得宜也此與上文分狀君在之時不在之時非序前後上注未親朝稍泥不必謂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舒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蘇曰此節雜記凡孔子爲擯相之法非一時之事也君召者臨事召而使之也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舊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邊殊爲拘執周禮君朝用交擯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是交擯也交擯則爲兩君相見之禮明也賓退復命唯聘禮有之聘禮舉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哉故知此節是通論朝聘也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及廟唯上相入承擯不得借入也而書趨進如鳥舒翼

賓如也君命上擯送賓送賓非承擯也而書賓退復命則此時夫子爲上擯也將幣以後傳辭爲重入廟以復相禮爲重故各舉其重者言之也說者謂夫子承擯而兼上擯之事大非夫子之爲相禮惟其爲卿也若夫執圭享禮亦惟其爲卿也而其所聘之邦亦無不以孔子爲魯卿宜用卿禮也如謂魯本使下大夫行小聘則安得有執圭享禮私覿荀大夫聘而卻備卿行之器物貨賄是魯君遣待鄰君使與下大夫行禮也豈其然乎孔子行大聘無疑矣釋文擯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孔子世家正作儐說文儐導也從人賓聲儐或從手是擯儐一字或省作賓史記廉藺列傳設九賓於廷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即九擯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主君郊勞三辭車逆拜辱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及將幣旅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問是兩君相見用交擯故惟主君郊勞及將幣行之將幣亦兩君相見也若五積三問是主國遣卿大夫爲之臣與賓君行禮用旅擯其聘禮則君待使臣亦君與臣行禮用旅擯也交擯者敵體之禮旅擯者君臣相行之禮在主曰擯在賓曰介聘禮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依周官大行人曾之若然是天子諸侯禮賓擯數同也凌廷堪引敖繼公說諸侯禮賓擯當用三人猶以諸侯同天子之制爲疑而先鄭注司儀謂主擯九人後鄭謂七人則反驗於天子之數其不然也明矣大行人言介九人乃上公朝覲天子之禮非謂羣侯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賓介用九人也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然則聘賓至多不過七介故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既上公賓介七人則意主賓如爲上公之國亦用七人侯伯之國五人子男之國三人擯介皆得相當而康成謂交擯各陳九介亦非也曲禮疏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是將幣之時主君已在門外若然是主君先乘車出大門外降車行將幣交擯三辭禮寬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孔疏又謂聘禮賓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限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必出限可知劉拱台曰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即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敢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安在其不傳辭說麋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吳廷華曰不傳辭何必旅擯二說即先鄭義也蓋交擯旅擯人數多寡殊耳旅擯或大夫一士一歟○色勃如也勃說文引作孛盛氣孛發之謂孛發

異於常故注云變色鄭注勃矜莊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足躩如也說文走部有躩字云大步也从走翼聲疑與趨義相近皇疏引江熙云躩速貌也速亦大少之義莊子山木篇蹇躩少釋文躩疾行也與江說合包注盤辟貌集注仍之盤辟是盤旋逡巡之義投壺禮所謂盤旋曰辟者言盤旋如有所退避也退辟則異於一邊辟之言邊也擯接他國之賓事體匪輕故色勃足躩不特以敬君命之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者推手曰揖每一傳辭則宜揖也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諸侯自相爲賓之禮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北面而立而介立在君之北遝遝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嚮而立擯在主人之南遝遝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誰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也求辭之法主君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揖而傳與承擯承擯復揖而傳與末擯末擯與末介東西相直則向末介揖而傳問之也末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還傳以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君如是者三一是主君請所爲之事而賓答之二是主君辭其朝而賓答之三是主君仍辭其朝而賓又答之三傳之事而賓答之二是主君辭其朝而賓答之三是主君仍有主君許之之詞是爲三辭主君乃進車迎賓也當擯者揖時必俛其首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爲轉移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而已江永圖考擯者雁行立於東方西面北上是以南北爲左右東西爲前後其亦不者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南鄉之傳主命進於賓當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賓命進主當右其手右肱短而左肱長則左者亦緣之而右右矣是也皇疏引江熙說以襜如爲動貌又云既半遇身左右遇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是動而整然有容儀者曰襜如也楚辭裳襜襜而含風兮王注襜襜搖動貌則襜爲動容與江說合說者據車帷爲襜以爲身不動衣亦不動失之左右手是擯者之常禮重在襜如二字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手上有其字○趨進翼如也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蹈而蹈其半也繼武者兩足迹相繼也中猶間也中武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也君與尸尊故

其行接武大夫稍卑故繼武士又卑故中武尊者行徐卑者行疾也又曰圈豚而行不擧足齊如流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圈豚言曳轉足循地而行也不擧足

謂足不離地也齊裳下緝也蓋行而擧足其齊不平不擧足則齊必平如水之流無不平也凡君臣相與行禮其徐趨之法皆用是接武繼武中武之差所謂君行

一臣行二也聘禮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而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君接武大夫繼武之節於此可見矣一曰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玉藻曰疾趨則欲發

而手足毋移發起也謂起踵也徐趨擧前曳踵疾趨則欲起踵而離地也移謂體遊動搖也行疾則手足易動故欲其無移又曰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端

直也端行謂直身而行也頤霤者頭稍向前顧如屋霤之垂也頭雖微俯而身仍直故曰端行如矢謂行直而不邪曲也弁行走也弁急也行莫急於走故曰弁行

剡剡起屨貌行疾故見其起屨剡剡然也此疾趨也凡行步疾徐之節有三徐曰行疾曰趨甚疾曰走徐趨卽行也所謂圈豚行也疾趨卽趨與走也趨則所謂端

行走則所謂弁行也若別而言之唯端行正名爲趨故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又曰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又曰父命呼走而不趨曲禮曰堂上不趨執玉不趨鄕黨

趨進此皆正指端行爲趨也若通而言之則行亦名爲趨玉藻云徐趨聘禮云將授志趨是也走亦名爲趨玉藻云疾趨包下端行弁行是也趨進蔡淸謂主延賓

入爲擯者從其後而趨入有事江永辨之曰凡發足向前爲進迎賓入門時君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儀禮聘

禮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鄕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江永據此謂賓旣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

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如聘禮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

必記也考儀禮司儀諸公相爲賓交擯之後每門只一相又曰及廟惟上相入三相卽上擯上介詔禮故須入則亦相隨於賓主之後可知不得云趨進矣主賓三

擯者進卽此趨進之進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鄕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

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聘者相禮在此時江永因此處無擯者進之文故引聘禮然偏擯儀禮不若擯左傳而朝聘相參也成公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郤克趨進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云云一於登階時一於授玉時其趨進非爲一事亦非但主阼階而止而始退立中庭繼而從中

階趨進也孔子相夾谷史記兩言趨進其趨進皆從階下歷登則知本章趨進當有隨機應變之道如夾谷相禮之類趨則急遽或手垂手掉臂雖其容故特記容

以翼如爲異俞樾曰翼如猶勃如躩如之類皆以一字形容之非必取象於鳥翼也爾雅釋詁曰翼敬也釋訓曰翼翼恭也翼如之翼蓋亦此義爾說文走部趨下

引論語趨進翼如也字又作趨明非鳥翼矣正義曰如鳥之張翼然則勃如躩如復何物乎○賓退必復命是賓出就館之時非送賓其國也復命反命也聘禮云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

還三辭告辭注云三請三進一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事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共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階之事主君迎

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賓不顧以曲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考之蓋放君念也注宜言安君之

答也若徒紓君敬而已告卒事可也則亦不足記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

閾于逼反○中門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

行不履閾。

踐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

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箋曰公者君也由禮大夫士出入公門正與此同諸侯之門三曰庫雉路天子門五皐庫雉應路也諸侯有庫雉路而無皐應大雅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

應門將將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

魯有庫門家語云衞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論語公門統庫雉路而言所爲三門也其外朝在大門外治朝在中門內

燕朝又在路門內所爲三朝也鄕黨言治朝燕朝而不言外朝者以外朝非每日常朝之所也外朝之地平時恒民皆得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

委於朝告於士旬而擧之注謂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諸侯之外朝在大門外者亦然故緯之富商韋藩木權而過於朝也又聘禮賓拜

賓館于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洪頤煊禮經宮室問答云五門之次先後鄭不同

朝士鄭司農注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後鄭不從者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旣葬而経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

門在雉門外必矣戴東原說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

聞諸侯皐門應門也皐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然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之庫門象天子之皐

門爲之雉門兼天子之應門其實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庫雉路三門天子與諸侯同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門也爾雅閈者

謂之臺禮器孔疏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庫門
既可繹祭則其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雉
門庫門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左氏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法
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縣治象
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路
門與廟門同制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鄭注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
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牛之丈六尺五寸以燕禮證之路門門堂
之制當與廟門相同廟門廣十八尺是其總數路門廣十六尺五寸是其容數也
路門爲路寢正門故謂之寢門檀弓自寢門至于庫門是也又謂之大寢門太僕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鄭注大寢路寢也又謂之虎門師氏居虎門之左鄭注虎
門路寢門也畫虎焉以昭勇猛又謂之畢門顧命二人雀弁立于畢門之內閽人
鄭司農注路門一曰畢門賈疏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也鞠躬如也鄭注
鞠躬自歛斂之貌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作窮云劉音弓本
亦作躬翠經昔辨三云鞠躬容謹也鄉黨篇中凡言如者皆形狀之辭躩如勃如
畢字形狀之也朱注以鞠躬爲曲身非也夫信爲重字形狀之也朱注以鞠躬爲曲身非也
曲身何必言如非曲身而有似曲身亦形容鮮當孔注斂身通鞠躬如也如不容
二句解之也非訓鞠躬爲斂身也金鶚曰鞠之字義未有訓爲曲者且以上下文
例之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勃字躩字皆在下如鞠躬是曲身則當云躬鞠如也今
鞠字在上與色勃足躩不合矣凡言鞠躬者皆非曲身古人之行未有曲身者玉
藻云凡行容愓愓鄭注愓愓疾直貌也又云端行頸審如矢孔疏謂端行直身而
行也如矢者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然則行容必無曲身明矣若夫曲身古人謂
之磬折亦謂之偃僂惟立容有之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
垂則臣佩委鄭注云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孔疏臣身宜僂折如磬之背玉藻
云立容辨卑無臨鄭注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此可見立容有曲身者然曰
磬折曰偃僂不謂之鞠躬也而謂曲身而行類於病僂者之狀則經傳絕未之有
也鞠躬躬字當讀爲窮鄭本作窮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讀將授志趨鄭注引孔
子之執圭鞠窮如也記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云鞠躬本一作鞠
窮鞠窮二字義同說文窮極也詩齊風曷又鞠止又云曷又極止是鞠亦訓極也
三蒼鞠鞫敬畏貌蓋敬惕之至斂束其身不敢少舒如窮極之人是謂鞠窮蹐踏
者敬之至而足若不事也鞠窮者敬之至而身不敢舒也其義一也曲禮云天子
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儁儁鄭注云皆行容止之貌也凡行容尊
者脩盤卑者脩蹙是大夫士之行容本當稍蹙也至于升堂見君逼近至尊則其
容極蹙論語云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蹙之至矣執圭而鞠窮致君
之命與見君同也入公門而鞠窮始見君之門亦與見君同也玉藻云君子之容
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鄭注遬猶蹙蹙也士相見禮云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
又云凡執幣不趨容彌蹙以爲儀皆鞠窮之義也蹐踏與鞠窮義同而鞠窮更
深於蹐踏上云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下云復其位蹐踏如也
復位即所過之君位則蹐踏即色勃足躩等之類矣升堂鞠窮其敬至屏氣似不
息以視色勃足躩言似不足更有加矣故執圭之鞠窮申之曰勃如戰色其於

色勃可知也曰足蹐蹐如有循其長於足躩可知也蓋聖人之敬體地爲淺深執
圭致命置於君召使擯故使擯則蹐蹐而執圭則鞠躬升堂見君緩於過君虛位
故過位則蹐蹐升堂則鞠躬朝而君在此時夫子與諸臣並列廷中與升堂特見
者不同故但蹐蹐而不鞠躬則鞠躬深於蹐蹐明矣入公門去君最遠反言鞠躬
以前此皆舒和至入門而一變其敬頓生故亦鞠躬也然此鞠躬特爲如不容言
之視升堂執圭之鞠躬其敬當有間故升堂鞠躬之下申以屏氣似不息執圭鞠
躬之下申以勃如戰色足蹐蹐如有循而入門鞠躬下不復申言其敬之容也朱
注於蹐蹐解爲恭敬不事而鞠躬但以曲身言之是鞠躬反輕於蹐蹐不亦傎乎
金說最詳賅鞠躬二句連看下句是形容上句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如恐
失之彼以聘執圭言之故曰如恐失之此則泛言之故曰如不容○立不中門曲
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是卽拂闑之意蓋謂由闑中耳凡門
兩邊立長木謂之楔中央豎短木謂之閾閾闑雅釋宮楔謂之
楔皇疏云門左右兩門
樓各豎一木名之爲楔楔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釋宮云槷謂之闑又云樹在地者
謂之臬郭注卽門槷也闑臬字同以木爲之置於門中央以爲界別皇疏云門中央
有闑闑以破門兩扇之交處也門以向堂爲正謂自外視內也東爲闑右西爲闑
左右扉是主出入之道左扉是賓出入之道門只有一闑賈氏儀禮疏云門有二
闑誤矣諸侯西一門常掩謂之賓門惟兩君相見雙扉俱啓賓入西扉之中門主
入東扉之中門餘則雖聘客主亦當由右扉也玉藻云公事自闑西注謂聘享是
也其聘賓私覿則與臣入君門同玉藻云私事自闑東私事卽私覿是也玉藻云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
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臣同行一門亦所謂公事自
闑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上介拂闑而鄭云夾闑者謂上介行闑
西與上擯行闑東相夾也行不履閾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履閾
釋宮云柣謂之閾郭注閾門限柣說文作𣏟云限也閾門橛也繫傳云橛所以爲
限閾閾亦名梱士冠禮注閾閫也曲禮注閫門限也然則柣也閾也橛也梱也門
限也五名實一物也凡門皆有閾或時去其閾以通車行不踐門限者若履之則
沙土汚之以汚後人之衣也凡門皆有閾然門啓時或去其閾以通車行惟廟門
不行車故閾常設而不去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焦循惑於賈疏二闑之說遂謂
兩闑中間有閾兩闑外無閾以通車行至掩門則徹去兩闑與閾而別設門限又
謂云履云踐是度越之非蹴其上殊不知閾卽門限不得分爲二門是一闑故由
門出入嫌於中門若有兩闑則沿行兩闑之中臣行棖闑之中判然異路何至人
臣賓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閾耶履踐並謂蹴其上解爲度越亦無據
○過位色勃如也位古通作立孟子曰舜南面而立亦可證古無坐見臣下之禮
故知位乃正朝之位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天官大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注治
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佐王平斷考工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
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室在路門外正朝左右爲
之故鄭据漢法云然謂正朝左右爲廬舍者也王朝有九室諸侯之朝左右亦當
有室此所謂賓聽治者于治事處賓之非揖群臣時也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
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
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

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又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鄭氏曰治朝在路門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釋朝服排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蓋既朝于路寢門外立而行禮而已禮畢君入路寢之朝以諸于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自適者必入路寢之朝以諸于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適小寢蓋既朝于路寢門外立而行禮而已禮畢君入路寢門聽政則君位處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臣有所奏告君有所命使當入路門乃有此過位之事也說文寢門者或謂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則位爲羣臣立處此說是也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而已何至于色勃何至于足躩中廷羣臣之立位秩是過已之位及過朝臣之位而已何至于色勃何至于足躩何至于言不足邪曲禮疏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卿是也此說尤非宁屏之間爲君所日必立揖之位孔子過此之前已曾見君立揖于斯時則未久而此處與君之在堂地則尚遠故易慢而實不容慢者也若堂下之位雖亦君之虛位此時君方在于堂上已得遙望而見之矣則敬實在君正不宜反敬此虛位也金鶚曰宁爲古之治朝大禮所在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孫炎郭璞皆以宁專屬人君釋名云宁佇也將見君所宁立定氣之處也此則以宁專屬人臣案爾雅以門屏之間釋宁謂門之外屏之內其地皆爲宁則宁兼君臣矣宁與著通左氏昭十一年傳云朝有著定杜注云著定朝內列位常處此叔向爲單子言之著定意屬人臣故杜解以列位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敵其官此明以宁屬人臣蓋宁之義取於佇本屬臣言而人君視朝亦立其位亦可謂之宁故宁兼君臣凡視朝至必先入佇候君乃出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先言臣入後言君出是臣必待君可知論語記孔子在朝先言與大夫言後言君在又其明證然則朝之禮臣必佇立以待君君不佇立以待臣此君尊臣卑君逸臣勞古今之通義也釋名謂臣將見君而佇立其義自當然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文承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三句所指各不同兩階句指君言中庭句指臣言門屏句則兼君臣言次第最爲分明解者徒據曲禮天子當宁而立之文宁屬於君又當宁與當依對依在牖戶門負依爲當依則當宁亦必負宁故釋宁爲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其地在正門內兩塾間君出門外而負之也殊不思宁之義取於人臣佇立待君左傳著定國語位著皆明言人臣豈可以宁專屬人君乎當之義不一有以負之爲當者天子當依而立是也有以鄉之爲當者鄉射當階北面揖是也有以居其中爲當者天子當宁而立是也宁有兩面北面東面西面之位君南面正居其中是謂當宁豈必負之而後爲當宁乎邵二雲謂諸侯既集天子出至屏外負屏而立其上文云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夫屏既在門外不可近門而天子又出至屏外是距門頗遠天子立于廷中矣豈有此朝儀乎天子屏在路門外其說本于曲禮孔疏疏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不知屏所以塞門若遠于路門而近應門何得謂樹塞門乎既近應門則爲應門之蔽是內屏非外屏也豈不自相矛盾乎若近路門則臣之北面者爲屏所障矣邵氏知二說之不可通故創爲主出負屏之說要之亦不可通也司士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是皆與門切近王之位必更在其北蓋在闕外當兩塾之間門內外皆兩塾此外塾也羣臣初各佇立其位及王出乃同至中廷先後分班序立再拜稽首經不著臣拜之文夫君且揖臣豈可不拜君朝則必拜以是爲人所共知故不著也後儒乃謂治朝不拜不亦謬乎拜畢各復其位司士乃詔王出揖此時王當立於門外雷之外離門不過數步司士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可知王出離門矣然王族故士等位迫於門則王亦不必遠於門而揖之矣豈有遠立於屏外者乎朝與觀不同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春曰朝而秋曰觀殆亦取溫肅之義也然朝雖異於觀而遠出立於中廷降尊太甚必無是禮矣且曲禮所謂當宁之朝乃諸侯來朝者先位于此以通姓名後乃入廟行觀禮其朝與常朝不同諸侯不拜王亦不揖其位但在闕外兩塾間立處不乃出外當而謂遠出至屏外則尤妄矣諸侯宁位亦與天子同焦循群經宮室圖云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諸侯宁在路門內屏外其說亦誤宁爲君臣朝位之地屏近於門路門內屏外爲地無幾何以爲朝位乎鄭注司士明言王日視朝於路門之位未聞朝在路門內之兩塾間者也若謂人君先立於此以待群臣至此門又必無之禮也諸說皆與經不合總之泥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之說故皆不可通不知此二句本非經文出於禮緯及荀子未可據也竊謂天子在雉門內所謂樹塞門也金說可從○其言似不足者蓋與同朝者語也彼與我言我不得不應之然答而不詳如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古者臣見君則執笏升堂時笏搢於腰間手無所執故得以忘故君前奏對必執笏凡致端肅也攝齊者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斂整恐衣長轉足躡履之也說文攝引持也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君於

蘧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先言臣入後言君出是臣必待君可知論語記孔子在朝先言與大夫言後言君在又其明證然則朝之禮臣必佇立以待君君不佇立以待臣此君尊臣卑君逸臣勞古今之通義也釋名謂臣將見君而佇立其義自當然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文承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三句所指各不同兩階句指君言中庭句指臣言門屏句則兼君臣言次第最爲分明解者徒據曲禮天子當宁而立之文宁屬於君又當宁與當依對依在牖戶門負依爲當依則當宁亦必負宁故釋宁爲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其地在正門內兩塾間君出門外而負之也殊不思宁之義取於人臣佇立待君左傳著定國語位著皆明言人臣豈可以宁專屬人君乎當之義不一有以負之爲當者天子當依而立是也有以鄉之爲當者鄉射當階北面揖是也有以居其中爲當者天子當宁而立是也宁有兩面北面東面西面之位君南面正居其中是謂當宁豈必負之而後爲當宁乎邵二雲謂諸侯既集天子出至屏外負屏而立其上文云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夫屏既在門外不可近門而天子又出至屏外是距門頗遠天子立于廷中矣豈有此朝儀乎天子屏在路門外其說本于曲禮孔疏疏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不知屏所以塞門若遠于路門而近應門何得謂樹塞門乎既近應門則爲應門之蔽是內屏非外屏也豈不自相矛盾乎若近路門則臣之北面者爲屏所障矣邵氏知二說之不可通故創爲主出負屏之說要之亦不可通也司士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是皆與門切近王之位必更在其北蓋在闕外當兩塾之間門內外皆兩塾此外塾也羣臣初各佇立其位及王出乃同至中廷先後

尙書大傳盖治朝與外朝者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說者泥於燕朝與宗人圖嘉事之文謂異姓之臣不得入不知儀禮燕禮篇諸侯燕群臣於寢不辨同姓異姓
卽論語侍食於君儒行哀公命席此等皆孔子在燕朝事若治朝則君臣皆立而不坐亦非飮食之所也江說得之玉藻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則燕朝亦
日之常朝也蓋治朝無坐法內朝有時而坐故云燕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路寢卽燕朝則異姓之臣亦得入其明徵已鄕黨所升實是燕朝之
堂無疑者無事則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升亦無拜跪之節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升自西階降亦
西階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謂君近東則升東階近西則升西階此燕見之方非正朝之法也〇屛氣似不息者廣雅釋詁屛藏也摒除也說
文息喘也從心從自喘疾息也說文自鼻也息从自當爲氣之从鼻出者喘从口當爲氣之从口出者說文又云呼外息也吸內息也屛氣似不息謂夫子屛蔽其
氣若呼吸俱泯者注至尊二字唯可用之天子不當施於諸侯据下文宜作所尊玉藻所謂氣容肅論平常德容也此援据失當且肅未足以解不息〇出降一等
出者自堂出也降下階也有升斯有降升之後不言入而降之先言出者乃互文以見義猶之堂有階不言升階而言沒階有等不言升一等而言降一等皆互
文也等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賈馬說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
階三等胡培翬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
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踐廉以升堂也張惠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卽堂廉也公食大夫禮賓受醬湆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
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笄菜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廉爲限廉以前卽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卽爲降堂階
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濇下爲盡階不升堂胡以程張說爲然曰賓降一等在二等之上則此文出降一等之義也降字對上升字言曲禮拾級聚足連步
以上自下至上皆不越步謂之拾級蓋拾者斂也廣韻作收拾內則注作拾斂與聚足聚字同義升階者升阼階則先左足升西階則先右足如先左足者左足躡
一級右足從而併之則就階言之謂之拾級以兩足同躡一等不越等也而就足言之謂之聚足至于躡上堂時左足躡級右足必跨而上堂而拾級之法則右
足仍連左足不越步而上謂之連步此敬謹之至者卽鄕黨攝齊升堂之說也至雜記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散等固是散步與拾級連步相反然鄭氏
謂卽栗階燕禮記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蓋近地諸階猶是拾級之法兩足合一階而至于近堂三等則左足躡第二等右足卽躡第一等然後左足又一發而升堂
謂之散等其實連步多而散步少故不過二等鄭義謂升一等而卽散升誤也又歷階則自下至上皆散步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但越步而不越級一步
是一等實氏公食禮疏謂歷階越二等亦誤也若躇階則不循階級越等而走公羊傳趙盾躇階而走是也但躇階雖越等而實無定等以古法一等是一尺雖古
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然亦不能超數級實氏謂躇階越三等又誤也古數級之法雖自下至上一級爲一等而經凡言等往往以近堂上級爲言等如士冠禮降

三等鄭氏謂下至地也則士三等階反從堂上而下數至地此又鄕黨降一等沒階趨之說也義疏釋宮附論曰階之閾疑如車輪之度而稍寬其旁以長石甃之
不爲階級上端與堂廉平而下端底於地喪禮相之升降用輪輪之廣大略如車則階可推矣恰恰如也正是形容逞顏色處〇沒階趨進翼如也沒階者謂降階
盡等下至地也說文階陛也時贈卬笏階所由上下也鄕射禮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序之西聘禮賓
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西楹西已當階又三退然後負序則必當楹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也堂上不趨至沒階
階則趨趨進之進陸氏釋文所據本無進字以有進字爲誤然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
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進字非誤矣攝齊升堂沒階趨進皆非夫子所獨重在其下句餘俱當以此推之〇復其位踧踖如也過位之位
屬君說復其位之位屬臣說乃燕朝堂下之位耳周聘侯等以爲外朝槐棘之位則方沒階卽出門無此理且諸侯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如天子外朝也何義門
又以爲治朝治事之處則旣已遠君反爲踧踖恐亦未然也人臣降西階而之庭中之位則必趨所謂走就位也始則自位而攝齊以升於堂此則自堂而降階
以復其位言出降一等者退而下堂卽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其時君猶未適小寢故曰復其位踧踖如也若以此爲治朝則群臣方日朝于此何緣人君乃有處
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此隔不通之論也〇復其位踧踖如也上節有言君在踧踖如也是堂下之位固踧踖也然則此出逞之色卽升屛之氣矣復位踧踖
何其本分爾與出退之色不相于集注以復位之踧踖爲敬之餘則未升堂之前乃爲踧踖也此不通又劉寶楠據聘禮記旣引孔子之升堂及沒階趨進翼如也
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爲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其文亦與鄕黨合因以自入公門至私覿皆說聘問之事而分言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
容一記執圭之容也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他國聘禮賓入廟門而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覿入門右於此據見則乖
其事次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插齊義皆不與鄕黨相應聘禮注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溷而一之陳寧祺據鄭注圖事於廷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已國
與君謀聘則與卒時讓敢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圖事與聘記言賓入門升堂亦不合則知陳說亦非也
金鶚曰天子朝位見於周官司士射人朝士諸職諸侯之朝位不見於經曲禮疏捷燕禮及大射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謂諸侯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
射之位江愼修從其說因謂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爲尊鶚謂以爲非也朝位之最尊者北面其次東面其次西面蓋君南面北面正與君對故其位爲最
尊東面向陽故亦尊西面陰則不嫌矣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以大夫爲賓故卿西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爲賓故尊之使與君相對也卿西面
而士東面者以君在阼階東南南鄕卿尊故得近君而待君之揖士卑君不揖之故遠立於西方也朝位必辨尊卑豈得如此爲辭諸侯朝位卿北面有孤者亦然
大夫東面士西面晉諸侯之孤雖猶天子之三公大夫猶天子之孤士猶天子之卿大夫故其面位同外朝無諸侯其位當不異於治朝天子外朝有諸侯故其位

與治朝異諸侯不純臣有資道故東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也夫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何以知之司士云士旁三揖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此云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士所以分列兩旁者以東方既有卿大夫若以群士舉列於其下則東方之官甚多而西方無人殊爲不稱東面者雖尊位而遠處於孤之下近於應門亦可以見其賤矣鄭君司士注云群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此亦據燕禮而云然不知東面爲尊位士何得尊於卿大夫而與孤同位如此則左右不稱而偏在一方又何得謂士旁三揖乎其誤明矣射人亦掌治朝其位與司士同不言士者以其賤故略之鄭注云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經文明言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謂朝位之法未嘗言射位也下云以侯射法治射儀乃言射事耳此經所言射當是大射非賓射也而云士以三耦射并以侯射法位明有上矣經又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此謂治朝也朝位以北面爲尊諸侯與三公同北面所以尊之賈疏謂諸侯南面之尊故屈之從三公位非也所以異於外朝者外朝非常朝詢國危國遷立君此等大事必廣集諸侯公侯伯子男與群吏皆至其人衆矣而三公之後有州長百姓其人尤衆若諸侯亦北面不能容矣北面西面之人皆衆而東面止有三孤又不稱矣故諸侯東面不北面也治朝每日常朝其朝位如司士所說若有諸侯來朝與王臣同行朝禮則與三公皆北面如射人所說也此諸侯在朝是入爲王臣者與外朝之爲賓者不同若列於西方亦非所宜也可知射人所言諸侯之位正治朝之位也鄭注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是不以爲正朝之位抑又誤矣王於諸侯朝觀其位則與治朝異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侯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朝無王臣但以五等諸侯分爲東西面諸公尊故東面若有伯子男則公侯東面伯子男西面若無諸公則侯伯東面子男西面或無子男則諸侯東面諸伯西面皆可推而知矣會同爲大朝觀其朝位又異周官司儀云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又云王南鄉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蓋諸侯皆北面也此言會同之禮以盟其位如此若夫內朝之位又與外朝治朝不同其法不詳於周官惟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又云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是內朝外朝無異姓矣但云東面北上其文未明凡朝位必左右如列爲雅釋宮云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言三朝惟內宮有兩階間也又庭者鄉中庭之左右之地凡言庭者皆鄉路寢堂下也聘禮云公揖入立於中庭此謂廟堂下之庭也若治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庭故其文从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地故其文从廴然則路門以外不得謂之庭矣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者必內朝也若群臣皆列西方面東面則有右無左不成朝儀矣夫內朝既皆同姓則當敘昭穆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位宗廟必敘昭穆則內朝亦必敘昭穆可知群昭列於西階下東面群穆列於阼階下西面東面向陽故爲昭西面向陰故爲穆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鄭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以執通信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步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行不離地如緣物也蹜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愉

之主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其義亦猶是也然則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文便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土也內朝不序東西面北上省文便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土也內朝不序

箋曰執圭提起非被命之初乃在隣國行禮之時聘主是璋圭非命圭也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人臣所執謂之璋圭其度用偶數大國之臣

璋圭璋璧琮以類聘注鄭司農云璋有圻鄂璋起又攷工記璋八寸璧琮八寸璧琮以類聘注云璋文飾也說文璋圭璧上起兆璋也從玉章省聲上起兆璋即先鄭璋起之義兆埒一字圻如封圻之圻所以界別內外也李賢後漢明帝紀注圻岸圻鄂也鄂字同當謂刻圭凸起以爲飾也惠士奇禮說璋者頓問之圭璧兩端

則不璋也故曰大圭不璋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璋如其說則與頓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頓聘之圭璧有圻鄂璋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

也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璋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六瑞無璋飾者以此山海經

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遣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盡繢之事是爲璋琮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劉惠是也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擯者出請命賓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聽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

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側聘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此行聘時賓執圭以致君命也賓介不聘者禮不在於己也賓聘者重其圭禮所謂執玉龜聘也公側聘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亦重圭而聘也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包注云執持君之圭者凡璋圭璋璧琮皆是君物故使者受圭於朝及聘畢返國致玉於君並見聘禮解者誤會此注君圭之文或以命圭當之非也○上如揖下如授者執圭有時而高有時而卑卑者迎授物之容高者如揖人之容也非平衡之謂禮經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引手者斂手至於胷推手者拱其手於前周禮司儀韶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推手稍下之爲士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曰時揖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如授者凡獻物於人有不敢授者莫之於地臣莫主壻莫壓是也其有富授受者如几杖弓劍禽鳥之類體敵者同面並受不敵者對面訝受其時身稍俯而手微下曲禮記授弓之儀云尊卑垂帶注帶佩也其有戰鬬戰栗二義夫子嘗以臨事而懼爲行師之要戰之可懼固也但所謂懼者只是敬慎非戰慄怪怯之謂禮介胄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之說則迂甚戰字自有戰鬬戰栗二義夫子嘗以臨事而懼爲行師之要戰之可懼固也但所謂懼者只是敬慎非戰慄怪怯之謂禮介胄皺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孔子執圭手有稍下時如之○勃如戰色戰色只是戰栗之色今曰戰而色懼戰自戰色自色陷乎破碎至與氏臨事而有不可犯之色兵志軍容不入於國此皆言戰陣之色以猛殺爲主豈可以戰懼解耶○足蹜蹜如有循蹈蹈玉藻作縮縮說文縮下云一曰蹴也蹴與蹙一字詩疊疊所將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說文循順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蹜蹜相接順遷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蹜隨之曲禮云執主器操主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行不舉足重慎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蹜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又圍脈行不舉足注云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夫舉前足曳後蹜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其蹜趾相接旋轉如圍故爲圍脈言其圍而循行也賈氏聘記疏解足縮縮爲廟門內執玉行步之容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注云不趨者主慎也惟舒者重玉器尤慎也舉前曳踵一爲舒武一爲徐趨名異而法同也正平本循下有也字○享禮有容色享說文作盲云獻也從高省日象進孰物形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聘禮言聘畢賓出公揖降立擯者出請賓禮衣奉束帛加璧亦由闑西入揖讓如初庭實用虎豹之皮無皮則以乘馬代凡賓出請賓後大夫介士介亦有兄弟昏姻之國聘享及其夫人不然則否聘于其君則用圭聘于夫人用玄纁束帛加璧享于夫人用玄纁加琮禮畢之後還圭璋受璧琮及幣凡璋享所其幣物皆享時所用聘時不過以圭璋申敬而已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錦璜以黼皆不用圭若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此公侯享於天子之禮舊注誤而集注亦承其誤也聘禮執圭與享爲尤重儀禮言使者之始受命也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面授宰宰執圭屈繅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既遂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如初是聘享之初受如此其重矣禮言未入竟之習儀也賓辭爲壇不執圭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享此聘享之辭習甚重而私覿則不習矣禮言入竟之展幣也布幕賈人拭圭遂執展之上介視之退圭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及郊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亦如之此入竟三展幣之甚重矣凡此皆未行聘享之前而見聘享之重如此其後有還玉之禮焉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迎於外門外升自西階南面受圭退璋如初有報享之禮焉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二禮或言報或言還則不受重禮而以來物還之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享則各隨其土宜之所有此所謂不以貨傷德不以幣沒禮者受而報之可也此聘享之終也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也私覿前有禮賓一節享畢賓奉束錦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設筵公迎賓入授几以醴禮之薦籩豆脯醢賓坐啐醴公用束帛有乘馬賓再拜稽首受幣執左馬以出此大聘禮也小聘公不几筵不禮秋官司儀及將幣聘與享也及禮也私面私獻此之私覿也禮器大夫聘禮以脯醢聘義君親禮賓皆此禮字有容色正對勃如戚色言當享及受禮之時夫子目容手容足容如初隨時各有其合宜之容色也夫圭以申宣之盛也至於享則擯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至享則賓主皆裼而不襲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襲無藉者則襲無藉者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圭璋特達不用束帛也有藉者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加於束帛也襲者禮主敬尚質裼者禮貴和尚文故夫子有容色焉蓋將幣之節次繁矣以夫子之容色例之主人大門內迎賓賓辟賓升致命主人拜貺賓三退負序宜手容恭足躩如此經不言者以執玉既異於人則此不言可知故也至行享之時宜怡怡如享畢主人禮賓拜送几賓以几辟宜手容恭足躩如卒醴受幣宜怡怡如此其或敬或和固非一容色所能概矣舊說於享禮未經分析直以爲行享獻之禮遺主人禮賓一節又增添行字於上下文體不類遂訓有容色爲和夫有之云者乃記者渾舉之詞耳容字無和之訓聘記云及享發氣盈容揣言享不及於禮安可不細按二事節次而專以和言也○私覿愉愉如也私覿爲以私禮見者聘享皆邦交之事臣爲君行禮同於爲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之事故稱私也聘禮賓覿奉束錦乘馬二人賁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云云此賓請覿之禮有束帛乘馬也賓覿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覿禮略同執圭享禮覿皆一日行之合言之則總名曰聘享禮與覿皆聘中事分言則聘是聘享是享禮是禮覿是覿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覿彼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覿私覿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賓私覿所用之幣宜亦君爲供之聘禮云有司展幣以告注云群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告者告之於君明群幣亦君供之矣郊特牲云大夫之私覿非禮也此卿大夫從君朝聘於王朝及大國人臣無外交故曰非禮此私覿是自奉命出聘儀禮所謂奉束錦乘馬者私覿以盡外臣之禮而不忘於儀亦足爲國家重眷秋傳所載重爲之禮厚賄之者皆因其臣而益親其君也閫外冕說云左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若孔子非卿必不得舉使于大國左氏史遷所載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記爲得而疑之李祯曰聖人動容周旋無不禮苟非取之親炙而深心體會

之人猶恐於容木善安存無其事而懸揣之理但臣孔子嘗言而使揣執才兩徐之中其容色多係從旁摸擬非畢人教人之語見式之說自不從從驅馬於曰使

揣戰其二條此定公十年齊聘魯魯使孔子報聘二事但存及齊小齊其用孔子必觀故先聘為魯即使孔子報聘其約為享容之食見既食黜齊歸用謝過申

恐魯惠羈因以計去孔子有女樂之歸此蓋楚時事而可知者其不見於行者史必有之孔子削之弃歸女樂亦削之嬉於暴已之功顯若相之失也皆如說氏

之說此論字肯自亂其終章之例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練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鄉曰君子者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孟子盡心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皆謂孔子也不以紺緅飾者說文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段注曰揚當作陽猶言表也釋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言陽劉言含其赤一也以纁入深青而赤見於表是為紺即今之天青亦名之紅青

賈氏攷工記疏纁入赤汁則為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為紺買說非也入深青則為紺入黑乃為緅矣攷工記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

又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緇矣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而周禮巾車注又云雀黑多赤少之色緅不同者五

大之黑比玄緇為浸故為微黑而於赤為多是為黑多赤少矣依鄭則所緅二一也謂赤云染謂之緅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纁玄工記鍾氏云三入為纁五

人為緅二入為赬三入為纁四入為朱六入為玄七入為緇染色之法段以黑則為緇緅紺再深青則為紺氏言是加染黑色故以

其分別紺緅之色其明孔注以紺為齊服以緅為練服然紺非齊服緅非練服藻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註云齊時所服也四命

以上齊祭服冠誤武則齊服玄又周禮春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士冠有端者亦然札冕有所謂據此則變服亦是案孔注蓋誤以紺為玄也儀禮喪服記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注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緅練冠而練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三年練者謂三年之喪有練祭也練

即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據此則練服只是縓孔注又謂以縓為飾也飾謂純緣為然釋器純謂之緣郭注衣緣飾也玉藻云緣廣寸

半深衣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裳之側廣各半則表裏共三寸矣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

邊側曰綼下曰綼也是冒衣中飾衣也黼古領者之衣緣裳丹冠朱帶童韠子履縞席布皆衣有之緣緣深錦衣婦之人純之以

華席之純或粉或黼或緆之純以爵韋之純以素青兵服之緇白狗之詳見陳氏禮書緣衣之純明衣之純以縞或純或緣或青或黑或朱或玄

論語此文當兼有之紺緅既非齊服練服則不以為飾何也汪永謂紺緅皆赤黑之間色君子不以為飾者謂其非正色也周柄中曰紺緅並非不正之色考工記

鍾氏註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據此則爵弁之色即又緅以紺緅既可用以為弁獨不可用以為飾乎且紅為赤之間色紫為黑之間色而以紺緅為赤黑

之間色不與紅紫混乎考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即緣也尊者俱存則多飾而以績畫文也尊者不俱存則

飾少而以青俱亡則無飾而以素紺緅非績又非青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耳此當指深衣夫子少孤而毋存時宜純以青毋沒則唯純以素毋子

節用篇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望王弗為紺緅與絺綌對且以節用言之則賤者以紺緅為衣蓋後世青衣之

類矣○紅紫不以為褻服爾雅一染謂之縓郭注今之紅也說文紅帛赤白色也絑純赤也絳大赤也段注紅今人所謂粉紅桃紅是也大赤者俗所謂大紅純赤也

者俗所謂朱紅朱紅淡如日中之色大紅濃如日出之色則紅淺於絳赤矣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玉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韓非子齊桓公

衣紫視朝群臣皆服紫紫賤國策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為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

褻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春秋時人君正服多用紫服紅者雖鮮間亦必有為褻服者蓋紅紫皆色之最美者故雖不以紺緅飾亦

不敢以紅紫為褻服嫌上逼下君子不為也皇疏以紅紫為間色引穎子說是赤白為南方間紫是黑赤為北方間解者因謂間色不可用然玉藻云衣正色

蓋間色苟子正論言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則謂間色不用者誤也以今之五色推之玄纁及緇赤皆間色不正矣然而以為上服為賀帶何也今之五色又

五行家之配屬非皐陶謨之五色不當據作說褻說文云私服王注云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私居者引申之義私居之服深衣以下是也玉藻纊爲繭縕爲袍

襌爲絅帛爲褶皆褻服也又所以表袍者爲褖衣皆衣裳相連爲之黃以周曰小戴月令篇曰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

不質良毋敢詐僞法故者法之古者也古染法有一染縓再染赬三染纁五入緅七入緇之敍差貸者素其法故之叙者也質良者染之循法故質實而良善者也

詐僞者質良之反謂染之趣夾而成或以草木之色代石染也凡染絲帛必先以繅練絲帛之法詳于㡛氏一曰以欄灰渥之二曰以蜃粉塗之三曰湛其灰揮其

粉而以水沃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而練成染絲帛之法爾雅有一染再染三染之文鍾氏有三入五入七入之文然祗詳其名色之別不著其用物之

異染采之法竊嘗攷之凡絲帛一入用草染再入用木染三入用石染絲帛至三入爲色之小成由是而再以草染木染石染更入之至七入爲色之大成縓者帛

之一染用草與韎之一入同爾雅曰一染謂之縓毛傳亦曰一入曰韎知其爲一染一入者以其用茅蒐也紅亦帛之一入者鄭注論語曰紅草染是一入用草染

之證也赬者帛之再染用木說文作䞓云赤色也䞓紫棗之汁是二入用木染之證也纁者帛之三染用石鍾氏染羽三入曰纁以朱湛丹秫朱石也俗作硃鄭注

染入引以證染帛且云纁石染是三入用石染之證也染赬者二入皆用木染纁者三入皆用石此所謂物之質良者也纁三入爲色之小成由是更入赤汁爲大

赤之朱鄭注士冠禮曰三染謂之纁朱其四入與其名曰朱其染用石可知也染章有赤致朱號其亦用石可知也若以三入纁更入黑汁如前法一染亦用草曰

紫故鄭注論語曰紫草染明其爲纁之一入也二染用木曰紺緅并纁計之爲五入故鍾氏曰五入曰緅紺與緅色相似章之爲爵弁者如帛之緅說文緅作纔云

帛雀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紺緅色不相遠故鄭注論語曰紺緅木染明其爲纁之再入也鄭注染人曰玄纁石染注論語曰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等者齊

也染至玄纁凡草木石諸色俱齊此所謂物之質良者也七入曰緇仍用石與染朱同而緇爲北方正色七入朱爲南方正色獨四入何與曰周人染朱以黃爲質

并黃計之亦七入也何以知之韎爲韋之一入而鄭注士冠禮曰韎韐縕韍也注玉藻縕韍曰縕赤黃之間色縓爲帛之一入而說文曰纁帛赤黃色縓縕皆一入

赤汁而有黃色者其以黃爲質可知也黃之三入爲纁其色仍赤而微黃乾鑿度曰天子朱芾諸侯赤芾鄭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黃朱即赤也赤色又

兼黃則周人染朱以黃爲質熟可知也鄭注序官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又注下掌染草曰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荊之屬說文曰藍染青草也郭注爾雅曰勸鼠

尾可以染皁蒺虎杖可以染赤茹蘆茅蒐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櫟烏階可以染皁貌紫草可以染紫此草染之說也先鄭注大司徒其植物宜皁物曰皁物柞栗之

屬說文曰栩其實皁橡黃木可染者櫟葉棗之汁此木染之說也說文曰丹巴越之赤石也鄭注染人以鍾氏朱湛丹秫爲染纁術山海經曰女牀山其陰多涅石

郭注曰礬石也楚人名涅石秦人名羽涅韻會曰一名羽澤有青白黃黑絳五種此石染之說也凡物染草最多其色亦最輕染石最少其色亦最珍色之得青赤

黃白黑之正者皆石染也其間色以草木染曰綠紅碧紫騮黃若謂間色于正服無所施此乃王肅之陋說藻之以綠縠之以縕繎有明文矣或謂紺緅亦以間色

而不用此又近人之誤說爵弁之以緅鄭注亦明晉之陳恭甫劉楚楨又謂紺緅并間色是仍涵于間色不用之見而强爲之辭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當

暑者謂當暑時也袗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袗皇本正平本作縝邪本作袗袗爲正字袗爲段借縝爲俗袗單也單謂衣無裏對袷褶之有裏者言之也說

文絺細葛也綌麤葛也毛詩葛覃傳葛所以爲絺綌孔注暑則單服絺綌必表而出之者加上衣也此說非也此謂表而出之與詩蒙彼縐絺同詩言事君子見賓

客之服論語言燕居之服玉藻所謂不入公門者也在外曰表內著裏衣而絺綌在外也說文表上衣也上衣謂衣之在外加於上者出即外也出之出絺綌也表

字出字之字皆卽指此絺綌而言若以表字爲又是一衣則出之二字何指邪葛與麻類古者麻衣有褻故絺綌得有袗之名表者原謂絺綌表衣原非謂衣表絺

綌也弟子記之者以人之當暑燕居講學或袗絺或袗綌更無他衣也孔子袗絺袗綌與人同而但見其以之爲表而出之之服故曰必表而出之其先著裏衣者

不言而自見所以不言者記者固不知孔子之裏衣何如也其必是袗絺綌之類亦不言而自見者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出下之字無○緇衣羔裘三句言衣裘

色稱之得宜也羔者羊子裘用黑羊耳非羔必黑衣中衣裘外服裼裘見中衣邪曰裘上加裼衣朱曰衣以裼裘是皆據鄭氏誤解禮記謂裘上加衣裼之則見裘

其以裼爲衣名已不可信且裘上加衣則便服非正故曰羔裘玄冠則以上服著見者與冠并言如兼肥馬衣輕裘亦然無有獨指裏衣不舉上服之理矣劉寶楠

曰鄭注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又士冠禮玄冠朝服注云諸侯與其臣服以日視朝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諸侯以爲

視朝之服然則玄冠朝服即冠弁服司裘疏以爲冕服者弁冕得通稱也玄冠是黑色其上衣用緇布爲之緇亦黑色所謂衣與冠同色也緇衣衣羔裘爲朝服又

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者觀文緇帛黑色也玉藻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卽帛任大椿謂用緇帛是卿大夫助祭於君用緇衣爲裼也司裘疏引鄭此注解

之云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祭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是也玉藻疏解此注謂助君祭用朝

服誤矣鄭又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者此緇布衣謂上服也詩緇衣之宜兮即謂朝服上衣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故知上衣是

布也云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用豹袪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詩鄭風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又

唐風云羔裘豹袪傳云袪袂末也疏云在位卿大夫之服也陳奐疏云袂口之緣是爲袂末深衣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揜餘一尺裘制如長中袂末亦

宜揜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豹皮與案卿大夫朝服羔裘用豹袪則祭服羔裘亦豹袪可知任大椿曰國語令尹子文衣緇帛及麑裘之衣呂氏春秋淫亂篇及子

華子紳緇繇簾背吾所亡者紡緇也管子七臣七祖篇失男不田女不緇注云緇緝此皆以緇爲帛也可知絲衣亦得名緇衣然則卿大夫士冕弁祭服以緇衣裼羔

裘蓋用緇帛也故鄭於緇衣羔裘之下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又攷禮不特冕弁緇衣其裼衣當用帛即朝服布衣其裼衣亦多用帛玉藻

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論語素衣麑裘攷狐青裘玄端之裘也狐白裘及麑裘皆皮弁之裘也玄端皮弁上服布衣以玄綃

錦衣素衣爲裼則是上衣用布裼衣多用帛也士冠禮賈疏若以衣裳言素者白
錯也引論語注素用錯詩孔疏亦云未有以素爲布者自孔穎達誤以帛裏布
非禮也二語爲指裏衣遂謂上衣用布則裼衣不得用帛不知玉藻以帛裏布不
謂裼衣如謂裼衣不得以帛然則錦衣素衣何以裼皮弁玄綃何以裼玄端乎論
語素衣麑裘所云素衣謂皮弁服之裼衣白布衣十五升則皮弁服之上服也論
語緇衣所云緇衣之宜兮則緇布衣十五升朝
服之上衣也韓非子外儲說孫叔敖相楚橈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
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攷羔裘於司裘爲良裘孫叔敖以爲羔裘
服之裘正合禮制而韓非以爲儉偪下則韓非子之時風俗夸麗不以羔裘爲上
故指爲儉服也漢書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謂狐貂貴故計其數
羔羊豚故稱其量然則豚羔裘後世之制不可以此疑禮經也詩羔羊傳小曰羔
大曰羊說文羔羊子也經傳凡言羔裘皆謂黑裘若今稱紫羔矣玉藻犬羊之裘
不裼淮南子說山訓被羊裘而貫固其事也然則羊裘賤者之服羔裘亦羊裘也
冕弁之服皆用之者說文羔羊子也羊初生其毛柔細最深煖也故爲良裘淮南
子齊俗訓晉文君大布之衣粹羊之裘羣以帶絩攷廣雅牝羊一歲曰特羊三歲曰牂羊至三歲則
文公之臣粹羊之裘蠱子慶愛篇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
齒極長其毛蠹大不及羔羊矣故粹羊之裘爲惡衣與蠹布之衣相配爲玉藻所云
羊子即用之於皮弁服也○案粹羊之裘爲惡衣與蠹布之衣相配爲玉藻所云
羔裘而麑爲鹿子則用之於皮弁服也○案麑裘覺裘麑裘而貫固其事也然則羊裘賤者之服羔裘亦羊裘也
麑裘緇侯覩朔之服其臣則青紆裘絞衣以裼之案緇者說文云緇帛也詩素冠
疏凡經傳之言素衣皆謂白絹也此素衣是皮弁服之裼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
十五升白布衣上服用布而裼用帛與狐青裘用玄綃衣爲裼狐白裘用錦衣爲
裼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彼謂袷裼不得用帛爲布衣之裏布非禮
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疏云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又云故小祥而爲
之黃袷裏也此稱裏爲袷裼之衣也鄭注玉藻誤以裏爲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
綃錦衣諸文不可通矣說文麑鹿子也論語段麑字爲之魯語獻麑章昭注
麑子曰麑是麑古通用麑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大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衣與
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爲上服而裼衣用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矣麑裘之色當亦近
白君服麑裘用純物臣下之用青紆爲裘玉藻君子麑裘青紆裘絞衣以裼之注
云君子大夫士也紆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又聘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
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素衣專說君視朔之服其裘同則謂君臣凡視朔
享同服麑裘也但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此素衣麑裘蓋用以朝聘
素衣黃衣皆指裘下之裼衣非指裘上之正服也此麑裘裼衣以素其正服仍衣
白布也故鄭以爲視朔之服皇氏易之非也○黃衣狐裘緇衣之上正服爲玄冠
服亦是緇色裘衣之上正服爲皮弁服亦是素色黃衣之上正服未聞大約亦是
黃色裼衣不獨象裘亦象上服使內外相稱說此節者多不知緇衣素衣黃衣之
外仍有上服矣金鶚曰論語緇衣等服並列其服宜相當乃緇衣羔裘大夫士以
爲朝服而助祭於君及自祭家廟皆服之素衣麑裘以爲視朔之服而大蜡之祭

與大學始教祭菜皆用之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
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古人之服冕爲上弁次之
又次之冠皆用玄未有用黃冠者惟息民之祭冠與衣皆用黃郊特牲云黃衣黃
冠而祭息田夫也又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此不爲朝祭聘享諸典禮之正服
其禮行於草野之中與祭者皆田野草服之人賤可知也以輕賤之服而與諸大
禮之重服類聚必不然矣鄭謂黃衣狐裘章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
凡兵事章弁服鄭注云以韎章爲弁又以爲衣裳韎爲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緼韍
鄭注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赤黃色其內之
裘宜用狐黃裼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韎章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
裘四年傳云藏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是也然則韎章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
布以爲衣而素裘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凡裘與衣但取其相近之色不必盡韋
同玄衣用狐青裘以玄色黑而兼青與青相近故也則韎衣用狐黃裘韎色赤而
兼黃與黃相近亦自宜矣小雅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此狐黃當爲玄端服之裘天子諸侯以玄端燕居當爲狐青裘大
夫士冠昏等禮服玄端當爲狐黃裘蓋狐以白爲上狐青次之狐黃又次之諸禮
服以玄端爲卑諸裘以狐黃爲下正白相稱冕弁朝服之裳皆一定弁服則纁
裳皮弁服朝服則素裳韋弁服則韎裳惟玄端之裳不一故裘亦不一玄端禮服
之下者裘可不必與上服相合而裼必與裘同色玄端服之狐黃裘亦裼以黃衣
也孔疏以此詩狐裘爲庶人之服謂狐之黃者多故庶人得服之不知經文明指
爲士小序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是非庶人也孔爲此說者以次章臺笠緇撮是
庶人之服故也然鄭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
也其非庶人之服明矣末章言充耳瑱實此豈庶人之所得有邪庶人只服大羊
之裘不得服狐裘狐黃裘非庶人之裘則必爲玄端服之裘矣大夫士以深衣燕
居亦當用狐黃裘深衣之裘不裼非論語玉藻所謂黃衣狐裘也劉寶楠曰以黃
衣狐裘爲韋弁服凌廷堪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卻未主兵鄉
黨無爲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實較凌說爲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
蓋此言夫子雜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賓明見禮運則謂爲息民之服
非無據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夫子告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王頒此禮黃
衣黃冠祭於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爲鄙賤矣但玉藻言狐裘黃衣以裼之有裼衣
必有上衣而郊特牲注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未必然也劉說極平允玉藻曰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麑裘青紆裘絞衣以
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凡裘皆有衣以裼之是其明證古
人有祖衣有祖裘儀禮言祖纁襦祖朱襦是祖衣也肉祖亦爲祖而裼則惟裘乃
有之裼之者取其見美所謂盡飾也襲則取其充美直以掩其中衣而已即如狐
白裘爲天子視朝服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視
朝之上服爲皮弁服皮弁服白錦衣白狐裘白三衣皆白取其色稱也然冬有裘
始有裼其餘祖是中衣說文及廣雅並云裼袒也是裼有袒露之義非以裼衣得
名乃裼衣以裼得名故鄭中衣即是裼非是露裼衣也祖裘之左袖而露其中衣
謂之裼此外又有所謂祖者爾雅釋訓禮裼肉祖也鄉射禮祖決遂鄭注祖左免

衣也。據玉藻注袒而有衣曰裼句參觀之則袒裼連言者蓋袒裼二字義本相通故而露其胃謂之袒也。侯度曰經典間有以袒裼或兼袒言袒或兼裼但視其文義主於敬者則當以裼解之如詩禮裼暴虎孟子袒裼裸裎是也事不敢袒裼是也近於褻者則當以袒解之如內則不有敬袒亦不專是褻褻禮則以寬而袒射禮則以有事於射而袒祭禮袒而割牲則更爲敬之極至惟無事而袒爲近於褻耳古人行禮或裼或襲大抵不越文質之義裼見美爲文襲充美爲質臣於君所以文爲敬故常裼所謂君在則裼靈節也行禮之時亦主於文飾故亦以裼爲常所謂無事則裼也無事仍是行禮時非謂燕居無事就聘禮言之公裼降立無事則裼者也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此皆有事而亦裼者因在聘及還玉後聘及還玉已襲故取文質相變之義所謂裼襲不相因也至襲之義則取於質其別又有數端一是以禮盛而襲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二者之襲義皆取於不盡飾也此外又有以無事而襲者惟施於喪禮射禮亦以襲爲常有事而後袒故經文必先言袒而後言襲無事則常襲不待言也若事主於敬者則以裼爲常襲爲加敬故經文必先言襲而後言裼無事則常裼不待言也若事之至敬者則又以襲爲常袒爲加敬故祭禮常襲亦不待言而迎牲割牲則袒郊特牲所謂敬之至是也明乎禮尚相變之義而經之言袒

裼襲者一以貫之矣又按裼襲者古人行禮時衣服之節免上衣之左袖而露其中衣則爲裼主於文飾之事以上衣掩蔽其中衣則爲襲主於質實之事自注疏有裼衣襲衣之名後儒遂以裼襲連屬於衣解之文也表記裼襲不相因此以裼襲連言者也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君在則裼服之襲也充美也此以裼襲分言者也所云裼襲皆主人事言之無所謂裼衣襲衣也裼衣之名始見於聘禮裼降立郊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下又引玉藻襲裘尊郊君之義皮弁以聘當服裘裘而裘上之衣或紋或素不定故不可專言一襲裘而紋衣素衣之類本以裼裘而設斯即謂之裼衣亦於文義無害又欲見凡裼之義故不專言聘禮裼襲之衣而統言裼衣此行文之不得不然耳觀鷄衣以裼之注云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此語最分明未嘗以錦衣爲裼衣即鄭君他注亦無再言裼衣者可知此注爲屬文之偶然而疏家遂紛紛以此立說曲禮疏又加以襲衣之名而後儒之言裼襲者愈多曲說矣孔氏襲衣之說既不見於經注於裘亦無所取襲時則有上服無俟此衣以爲之掩裼時須免上衣而又多免此一衣其誤固不待言至以襲衣爲中衣尤屬無據又謂裘葛上皆有裼衣亦誤經典所言但有裼裘之衣不聞有裼他服之衣也經云裼裘之衣與行禮時亦裼襲本不相蒙孔氏誤以爲行禮不獨在冬遂并謂春夏秋三時皆有裼衣耳不知裼衣以行禮之裼而得名非行禮之裼襲以裼衣襲衣而得名也賈氏謂冬加裼衣春夏秋三時加中衣亦非若冬時可無中衣則中衣爲無用矣春夏秋三時何爲而有此中衣乎中衣既與行禮無與禮家何爲而詳其制度且與深衣長衣同制深衣大夫士私朝及家夕時所服長衣大夫筮宅與葬日則史練冠長衣

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ナ又即以又部他字證之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取捡取也從又耳不分ナ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即又之同音借字袂獨短者或較禮服之袖短或因褻裘之長而道形其短孔注況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炘景取胡說申其義云右袂即世俗所謂手褭也褭即深衣之裘短右袂對長中繼掩尺與禮服之褭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掩一尺若今褭矣袂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褭繼袂之末掩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爲之若今袍深衣之有褭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褭若今人之齊褭袍故褭裘亦無褭其制較有褭之裘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孔注以短右袂爲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觀凡拚之道攘袂及肘即謂卷袂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測義胡夏爲長鴻按右袂僅短則非制君子亦不服動何必擅袖攘臂此有攜脫竊以爲右字當其字之訛○必有褻衣長一身有半褻衣之說既不見者盡之被夜之衣也惟盡被專稱衣故夜之所衣必加褻字以別之褻衣所及膝冬藉以蔽寒暑以蔽形言必有者承上言冬夏之服也鄭注云褻衣今之小臥被是也說文被褻衣也長一身有半袤大被也鄭云小臥被者對袤爲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羣被孟子被裘帝是鄭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小臥被以明之不曰小被則與袤混周南曰抱袤與衾唐風曰錦袤爛兮內則曰賜袤袵此今之被古謂之袤不名衣也王引之曰身體中

也謂頸以下股以上也古人身字有謂自頂至踵者考工記三其身身字是也有謂自肩以下臂以上者史記梁孝王世家竇太后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

景帝跪席舉身曰諾身字及艮其身之身字是也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

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

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引之解長一身有半最雅正大之

云寢衣唯其爲被故可長一身有半足以揞疊覆足而無亢長之累如其爲衣而長過於身則臥起兩因奘擗有水火資賊疾病之甚至其能無狼狽顚仆乎蠑引

之之解以可無此疑矣長字注音夫聲則有字亦當去聲如葉響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之循朱注以齊必有明衣布連下節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又摘收必有

寢衣長一身有半二何其合爲一節謂爲謹齊之非殊不知此必字上無齊字語法與彼異且褻褻寢衣相從也況明衣布以上皆友服齊必變食以下者飲食宜

仍猶爲長〇狐貉之厚以居說文豸部引此文作狐貈云貈似狐善睡从豸舟聲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是許君以貈爲狐貉字以貉爲蠻

貉字二字不同知貈是正字貉假借字玉篇貈何各切似狐也貉莫格切貈貉也乃依許書爲說又於貉下云亦與貈同訓以論語狐貈字今作貉耳閻若璩曰狐

貉之厚以居若作褻與上狐褻複作燕居又與褻褻複證居即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取此二說皮爲坐褥以其溫厚

可適體耳閒說見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爲之藉也〇去喪無所不佩去除也無所不佩言半日所

佩者除喪即皆佩之不以距璧未遠衝有所減也凡佩之制上有一橫玉謂之珩下繫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穿一大珠謂之瑀末縣一玉兩端皆銳謂之衝牙

旁兩組之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謂之琚其半各懸一玉如半璧謂之璜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古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左右皆玉事佩左紛帨右玦捍之類

凡設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結者結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主玉藻又言佩玉右徵角左

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非身之左右也六經有專言德佩者如玉藻所言君子之佩是也有專言事佩者如內則所言人子之佩是也又有因位而異其物者公

侯山玄大夫水蒼之類是也有因時而異其宜者齊則結佩喪則去佩是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喪不佩者以其有聲似樂也則無所不佩亦謂

朝祭及見賓客皆佩耳如鄭彌乃子弟事父母之禮說君子所必佩乎〇非帷裳必殺之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帷也鄭語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韋昭

注裳正幅曰幃幃與帷同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等制其幅使縫齊倍要各也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襞積無數凡裳前三

幅後四幅襞積若今人百褶於裳間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襞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爲之不著其節也猶飼彥博深衣考曰深衣三

袪鄭玄注云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今[illegible]朝祭衣也[illegible]著裳以掩下體惟深衣長邊被全身故謂之深衣之長必謀以下

乃喪服所謂帶下者也非裳也曰縫齊倍要者鄭注縫或爲逢或爲豐今案逢如逢腋之逢大也逢齊謂廣大下齊也縫或爲逢於文爲勝豐亦大也或爲豐義正

同曰衽當旁者今案凡衣有內外衿施於領下其制狹上廣下謂之衽論語被髮左衽喪大記祭服不倒皆左衽是已深衣既有鉤衿即衿下施衽亦如他服可知

也以鍇表通制故記文不言此云衽者別取布二幅斜裁爲四片上尖下廣其形如衽亦名之爲衽也屬此衽於前後帶下之旁故曰衽當旁也以事理推之朝祭

及喪服唯有領下之衽而無身旁之衽喪服所謂衽二尺五寸亦領下之衽也深衣當旁之衽續縫前後者服之宜也非取乎上下相變之義亦可知矣又案檀弓

曰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愚謂衽每束一者謂每一束施衽一枚也非謂用一行之衽也夫束與衽爲固棺蓋而用少非所以連合頭尾及底之材也喪大記曰

君蓋用漆二衽二束則可見用漆塗合棺蓋乃後用束與衽也注疏所云將是後世之制其失記意明矣竊意衽非小要蓋以木作之其形一頭尖一頭廣知是衣

衽故亦名之曰衽也其用法則蓋棺之後縱橫束之束畢乃以衽楯入於束與蓋之間欲束之緊也何以知之夫深衣當旁之衽以形如內外衽故亦謂之衽此棺

衽之名既取諸彼則其形亦然可知也記云衽每束一則其緣束而施之又可知也士喪禮曰掘肂見衽喪大記曰士殯見衽是塗言殯穴之深人立其旁可見棺

上之物則其在棺蓋上又可知也我邦京師帛買束帛疊積摺帛五匹以兩木版挾其上下以廉縲總束之而後以一小木形如衣衽自尖頭插入於縲版之開以

緊其束謂之緊木以意接之用棺衽之法亦當如是蓋漢時棺衽之制既已無傳而當時有小要故鄭狃其所見誤以爲衽卽小要旣又覺其形不類衣衽故又因

裁守之制前强取其象焉可謂牽强矣曰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袂今案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若長衣中衣之袂又繼之以尺則是假過長且既曰長

衣褻長其衣不當止長其袂也中衣之袂長於褻衣一尺假甚不便恐是不然竊意此言其袂用一幅半非別言長衣中衣之制也中謂袂之在中屬身之幅捽謂

袂之在外掩手之幅言深衣袂一幅半中袂用全幅橫長略倍外袂然其尺寸之數任入之長短故但云長中也揜用半幅繼續中袂爲袪其長一尺此一定其長

不務入之長短而變之故書其數也若然全袂之長與反詘及肘之文符合假亦當然曰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者鄭注袷曲領袪袂口緣飾邊也曰古者深

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上者鄭注短毋見膚衣取蔽形長毋被上爲汙辱也曰續衽鉤邊者鄭注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今案深衣之制

帶下前後四幅上端屬衣身爲要縫下端及踝爲齊凡要下衣身謂之帶下諸衣之通制也故記文不言深衣帶下前後外旁左右皆屬衽所謂衽當旁是也前後

兩衽左右各縫續之故曰續衽其衽下邊自身向旁鉤曲殺之故曰鉤邊邊謂下齊也爲令被服時平下齊也鄭誤看下文制十有二幅以爲裳用十二衽若果如

其襲則前後左右皆同續衽不獨兩旁也故依喪服之裳前後不聯以鈎爲之說然大喪服不殊裳前後鄭說既誤於彼其失於此不亦宜乎鉤字義鄭說恆是但

以鉤邊爲曲裾非也[illegible]今案古者方領領下施衽爲襟如我邦合羽之制衽國語解之其制取布一幅交斜裁之上狹下廣綴之領下長及下齊

旁屬帶下深衣亦然但朝祭及喪服之衣皆短故衽亦短喪服曰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爲不同耳方氏楊氏謂有內外衽長及下齊朱白雲駁後儒嘶衽之制不

卓見也然其解續衽鉤邊及衽當旁以爲內外襟者亦不免紕繆要之皆坐未知其本無裳耳又案問喪從跣扱上衽上衽即外衽言攝深衣外衽下齊而扱於帶間也鄭注云上衽深衣之裳前孔疏云衽小要屬裳處當旁而云前者扱深衣前衽于帶以妨跣踐履於前故云前其實扱處當衽也注疏此說以上衽爲續衽之衽故其說困而不明其誤亦可見矣楚辭離騷跪敷衽以陳辭兮左傳長魚矯抽戈結衽皆指內外衽之下齊也而王逸杜預並云衽裳際其誤正與鄭同蓋古書中於衣言衽者除玉藻衽當旁深衣續衽鉤邊其他皆謂襟也曰要縫半下者今案帶下四幅廣各一尺八寸總爲七尺二寸上端綴於衣要爲要縫旁衽四片寬頭在齊廣各一尺八寸總之亦爲七尺二寸而又加帶下四幅則下齊爲一丈四尺四寸是要縫之數下齊之半也曰裕之高下可以運肘鄭注肘不能不出入裕衣袂當掖之縫也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劉氏曰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纔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五寸不滿今舊尺二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爲拘矣凡經言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裕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入身爲度而不言尺寸者以入身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今案反屈及肘者謂外反袂末以至衣袂之縫而反屈處當肘也肘手寸口也反屈處全袂一幅半之中央也蓋衣身一幅側去其縫餘有二尺袂一幅半亦去其縫餘有三尺從脊至肘三尺五寸衣身所覆之餘有尺五寸以三尺之袂掩亦得之則其半尺五寸在肘以前反屈之自得及肘也注疏所云之數不合其實劉說今且依注疏所云肩臂之度以論大概耳其實如劉說隨人之長短不定其數也鄭云袂屬幅於衣者謂不削幅也是據喪服及士喪記而言之也然彼自凶服之制恐不可通他衣矣疏云縫之所殺各一寸是不知屬幅之義也疏又云并縫寸半是謂縫加袪外亦非古制也曰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朱子語錄讀書先文勢而後義理今以深衣此章文勢觀之則所謂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一句似通一衣而言也若專以爲裳不應列于袂袷之上蓋上衣下裳效法天地不應顛倒易置如此今案制謂裁而用之也十有二幅是一衣所用全幅之數也即如鄭說止用六幅不當言制十有二幅朱說極是蓋衣身二幅左右袂各一幅半左右共三幅帶下四幅旁衽四片共二幅曲袷與內外衽共一幅一衣用布總爲十二幅矣夫連十二衽爲裳之制蓋昉乎鄭氏解此句之誤實失古制遠矣況夫衣裳異制此既以長邊名深衣豈有屬裳喪服記曰衣帶下尺又曰衣二尺二寸由此推之凡衣雖短亦衣與帶下必用別幅則皆有要縫不獨深衣也黃云無裳極爲精當補注據要縫而駁之非也曰袂圜以應規者鄭注謂胡下也司馬氏光曰牛頷下垂者謂之胡從袖口至袖下裁令勢圓如牛胡也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者鄭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孔疏鄭以漢時領皆當下交垂故八古者方領似今擁喝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今案曲謂方折之也據喪服之制而推之蓋前身兩相當項之處先縫去之總方六寸謂之闊中而以領布一條方所闊之兩端下旁綴內外衽以交掩之爲曲袷闊中四寸一寸背爲削縫則曲袷方八寸七寸在肩前一寸在肩後用布廣二寸長并左右後面及前面內外各八寸總四尺曰負繩及踝也今案繩謂帶下之脊縫與裔相繼直下及踝也曰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者鄭注齊緝也今案當旁之衽鉤其下邊則下齊成制不得如權衡矣此謂被服之時也曰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者今案負繩及踝謂在背之繩負繩抱方謂負繩於背也兩負繩文義差異曰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其志意而平均其心也今案孔疏得之若如注義是論人之行步耳曰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濟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者鄭注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今案完無虧也費如不辭費之費謂用財於無益也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則衣不全體矣惟深衣長邊下不須裳故曰完朝祭之服衣帶下掩裳有辟積多用布帛似有費矣惟深衣不然故曰弗費也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者鄭注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續貴文也曰純以續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者家禮儀節云禮記玉藻袷二寸緣廣寸半不分領與裳袂則皆寸半矣今擬領亦用寸半與裳袂同傳少儀領也否則是袷爲虛設矣今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孔賈並云以源爲領緣也此云緣者亦當謂領緣邊與鉤邊也凡衣領與袂口及下邊皆宜加緣誤也若果如其說則記文合曰衽不當曰邊也凡衣領與袂口及下邊皆宜加緣矣內外衽則交掩在衣之中不宜加緣也鄭既以邊爲旁側因又以緣當緣別無記文可當領緣故以爲袷即領緣展轉相誤耳丘說得之鄭又云表裏共三寸是或然也然記云各者各純袂與緣與純邊之三也非各表裏也諸侯氏有深衣圖載在篇末○羔裘玄冠不以弔孔注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夫吉凶異服禮固宜然矣然特記之者蓋孔子所獨而時俗不必然也亦吾從禮之意耳朱注專以哀死言之恐不然白虎通綿冕篇所以有冠者幦也所以幦持其髮也說文冠絭也所貫髮弁冕之總名也玄冠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以黑繒爲冠梁廣二寸又以黑繒爲武冠屬于武其舉向內縫之冠梁古用緇繼三辟積周用橫縫辟積無數天子諸侯大夫士上下制同但天子用朱組爲纓結于頷下垂其餘爲纓諸侯用丹組纓大夫用青組纓士用綦組纓徵有別耳其施之朝服者則王以之田獵燕群臣及養老王之卿以從蕭諸侯諸侯以日視朝以食以行道諸侯之孤卿大夫以朝君諸侯之臣與其君以日視朝大夫士以祭士以笠日其施之玄端服者則天子卒食以居諸侯孤卿大夫士以齊冠士祭以笠日笠尸大夫士以私朝或以事親或以擯相士始冠以見鄉大夫鄉先生其所用尤多要之朝服也玄端也其冠則皆玄冠也玄端不用玄冠而用緇布冠者獨諸侯以下始冠之一節耳玄冠與緇布冠不同者緇布冠用玄布玄冠用緇繼布冠有纓無緌玄冠垂緌爲飾黑色爲緇黑而微青色爲玄金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戚親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上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加絰焉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錫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據金說則弔服小斂大斂同服凡有三變金說爲允是小斂後大夫之弔服而羔裘玄冠乃始死之弔服不得在小斂之後檀弓云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

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卽是朝服始死則易之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間傳云親始死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夕注謂始死
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始死弔服用深衣此特夫子之制蓋以朝服爲弔服
於心不安也鄭小谷曰古者冕服自天子下達大夫弁服自天子下達士冠服自天子下達庶人而其中有不同者如爵弁名弁而實似冕皮弁名冠而又非冠弁其
制祥於玉藻曰諸侯玄冕以祭禪冕以朝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此諸侯服也又祥於可服以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
義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則韋弁服既朝則皮弁服凡旬冠弁服此天子服也大約冕服則下爲章服皮弁則下用素裳冠服則下只雜
裳而冠服有名朝服者則衣玄端而裳用素冠服有名玄端者則衣玄端而裳用雜士冠禮云玄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
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據此則羔裘玄冠特舉一冠一裘耳其實玄冠有用之朝服者有用朝之服玄端者羔裘有用之朝見者有用之祭祀者又周禮司服凡
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絰大如緦之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以錫衰爲弔服衰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則變其冠耳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于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而加環絰環絰卽
弁絰服據此則自有行弔之服據經傳通解緦之則大夫相爲弔服弁絰錫衰士朋友相爲弔服如緦總絰帶疑衰素裳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全弱曰玄之

爲色詳傳說文皆謂黑而有赤色稱以爲不然易文言傳言天玄考工記言天謂之玄是玄者天色也天色其有赤乎且赤色屬陽非陰幽之義可以爲齊服乎是
知玄色必非黑而赤也案天色實青而微黑人所共見古聖人制衣裳以象天地玄衣纁裳玄爲黑青纁爲赤黃各合二色照非稱也若玄北是黑色與天象不合
之與纁不稱故知玄必黑而青也周髀算經是先秦之書有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明必黑而青一證也曲禮前朱鳥而後玄武說者以玄武爲龜龜色黑而
微青樂記青者黑緣者天子之大寶龜二證也周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青圭禮東方是大色與東方同親禮方明者大也貞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
下黃以云疏六壬北方壤實疏云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知此亦玄璜也是天又禮北方同色以色與東北方同則玄之黑而兼青可知三證也玉藻云君子狐青
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鄭注凡裼衣象裘色綃綺屬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用宜夫以玄衣裼狐青則玄必有青色可知四證也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說
文玄幽遠也是玄有幽義幽與黝通縓是注爾雅云黝謂黑色則玄亦黑而青可知五證也染采之法以黃爲質而入赤汁則爲縓爲緅爲纁以青爲質而入黑汁
則爲緅爲黝爲玄是玄本無赤也先儒以染玄用赤色爲質故謂黑中有赤欺染玄必本於赤字六入爲玄鄭以意推之經傳實無明文也至於蒼色先儒多以爲
蒼蒼字从艸艸色正青天色同者而黑然青色爲多從其多者而言故曰蒼天也月令春三月器服青與蒼玄言此是一色東方青龍亦同蒼龍纁箋三采之白蒼
亦白所目色蒼赤必正色可知蒼之爲青明矣蒼青多黑少玄黑多青少皆象天色故亦稱蒼天亦稱玄色者以蒼爲黑自或爲青白皆黑亦色不合天少皆自必

朝服而朝朱注知爲致仕時者以人君日視朝仕則不得謂吉月朝也吉月月朔也古者擧事尙早以朝日爲月之吉取令辰之義月吉倒文稱吉月猶詩言朔月
辛知爲月朔也周禮大宰大司徒屬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書言正月之吉鄭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以知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亦以
朔日解之吉之訓善亦有始義齊稚元始也元又訓善則吉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侯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服也卽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積也上
處言諸侯皮弁以聽朔蓋視朔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得朝服秦漢正五禮通考皮弁白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朱有以皮弁爲朝服若何也
盈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玄端卿大夫視私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素飾有五采二采之不同玄端服則有玄裳黃裳雜裳
之別獨冠弁爲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爲大夫士白服諸侯之素裘純色大夫玄裘豹袪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至漢稱朝服而
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此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注朝服皮弁服此說非也皮弁服者天子之日常朝服
也若論語稱皮弁服爲朝服則豈論語有階禮之文邪至于曾子問之稱皮弁服爲朝服者皮弁服本是諸侯相爲來朝之服曾子問就諸侯相見而言故暫
以皮弁服稱朝服若論語吉月惟存告朔與日常視朝兩事而無鄭國朱朝之君何由而得曾稱皮弁服爲朝服邪玉藻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
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朝服者十五升布也蓍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千五升疏布之極細者朝服之布用緇玄端之服用

玄微有不同而朝服用皮弁之服裘裘則以素諸爲之故鄭曰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裘也皮弁雖天子之朝服然素服素裳皆素緇而非布名之曰皮弁服不名
朝服矣豈得以朝服之布比而同之又鄉黨書吉月必朝服而朝亦一月吏新示不忘君之意非從朔視朔假使子徒以疑禮之故服皮弁服而往布鑄羊字說子
又無服然而反之理其將卽服此服而朝君緻緇邪疏之說亦非也古衣與冠相配禮稱玄冠朝服而衣不言色者凡染黑七入爲緇玄卽緇色之小別明矛朝服
之爲緇布衣也中井積德曰戴記多勸說其文與論語同者皆取之論語耳非論語有所襲也且孔子動作有全同禮之者又有獨異者然門人乃記其所親而已
則雖禮文固有之者在是篇皆孔子所親行矣宜作皆記孔子動容者蘇說蓋謬且與前注所謂君子謂孔子不相應恐不當采入○齊必有明衣布明衣齊服之
稱也凡齊祭祀者皆謂之明如明器明水明旌之比取神明之義也記曰衣布晞身凡布十五升曰衣布明衣布齊浴布也言不用常浴布邪異曰明潔其體朱注
因之非也檀弓上下放云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士喪禮明衣裳用布邪以爲齊之明衣殊不知士喪禮明衣是爲死者而設故前後裳不辟而長及轂必齊服而可
服此乎布取其純素所以表誠朴之意祭服必致美而齊服則用布亦先有質而後有文之蓋孔注云以布爲沐浴衣者猶云以布爲齊衣耳齊必沐浴故古語卽
謂齊爲沐浴哀十四年左傳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論語作孔子沐浴而朝是沐浴卽齊也周禮司服齊服有玄端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
陰幽思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玄冠則玄衣可知文下世子云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是齊衣皆玄也若札荒有所禱請

則齊用素端正平本南宗本布下有也字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賣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偏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廢子之變同意。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筠曰齊必變食變食者不飲酒茹葷加牲盛饌二義可兼用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案殺牲盛饌曰舉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太牢日中及夕食其餘矣唯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餕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焉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齊服也烹飪而歌粥者志不在於酒肉注端衣玄裳齊服也烹飪葷菜也齊服則不食葷居喪則不食酒肉別言之尤可見葷之非肉而齊戒但忌不嘗廢子之變同意。

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自禮潔也。玄裳卽是齊服楊倞注荀子葷蔥之屬也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爲肉食而禮潔亦不餕餘之意集注不茹葷趙翼曰論語齊必變食孔安國注但謂改常饌而不言不飲酒不茹葷惟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可以謂齊乎子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朱子注論語蓋本此古人所謂葷乃菜之有辛臭者齊則忌之卽所謂變食而非魚肉也古人惟居喪大記期之終喪不食肉檀弓喪有病疾者其無病則戒酒肉可知此居喪之去酒肉也而齊戒去酒肉無明文惟國語耕籍之前五日王入齊宮淳濃飲醴注沐浴飲醴酒也蓋平時飲酒齊則飲醴卽所謂變食也以醴代酒記者尚特詳之若齊必去肉何以不兼言及之乎又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烹斬衰者非杖而歌粥者志不在於酒肉注端衣玄裳齊服也烹飪葷菜也齊服則不食葷居喪則不食酒肉別言之尤可見葷之非肉而齊戒但忌

葷不忌肉尤其明證也然古來以魚肉爲葷而齊戒兼忌之史傳雖不著起於何時而其來已久顧師古刊謬正俗云素食是無肉之食則固以肉與葷對言白香山閑九月詩自從九月持齊戒不醉葷陽十五年此齊戒之忌酒也葷蒜州詩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蒼此齊戒之忌肉也是唐時齊戒已禁酒肉也南史謝宏微以兄曜卒除服猶不噉魚肉梁書武帝奉佛戒不食魚肉惟菜糞糲飯剉鹽并請二郊廟社亦從七廟之制不用犧牲但供蔬果詔從之郊廟尚不用腥血致齊者可知是梁時齊戒已禁魚肉也漢書王莽傳每逢水旱莽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熟公宜以時食肉則肉與素食對言漢時已如此齊戒之忌酒肉其節起於漢時歟大田元貞曰按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注葷者蓋及辛菜也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膳葷注葷辛物蔥薤之屬食之止臥荀子哀公篇及注亦云葷蔥薤也徐鉉說文注葷臭菜謂芸薹椿韭蔥蒜阿魏之屬方術家所禁氣不潔也爾雅翼西方以大蒜興渠茲蒜茖蔥爲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爲五葷是諸書葷皆不指腥血然管子輕重篇黃帝鑽燧生火以熟葷臊葷與臊連言則葷似卽臊之類按史記獵粥字作葷粥獵粥之號本似其專食葷粥而名之而葷獵同音史遷既已通用後人遂以辛菜之葷爲血肉之獵混而爲一故忌辛菜忌肉耳至東坡部桃核得琉璃因著論欲斷葷血袁文謂其用葷字不可解則未知葷與獵葷

蒸本同音可通用也居必遷坐此句蒙上齊文故不復言齊也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此節記飲食之事而言居必遷坐者遷坐亦是齊事故與齊必變食對舉猶下文寢不言亦非飲食之事但以言語一類故與食不語對舉以便文也齊文止此二句以下則泛記飲食之事。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內者內寢外者外寢樓弓夫君居于內問其疾可也夜居于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書夜居于內據此則居有定所卽異常處非數爲更易之謂也蓋君齊於路寢夫人齊於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齊於適寢散齊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晝夜不操外事所謂非致齊也不書夜居於內是也鄭氏曰散齊不御不樂不弔則散齊惟操外事其他與致齊同矣玉藻又言大夫齊車鹿幦豹犢士齊車鹿幦豹犢則不但居于室有別卽坐于車亦有別祭統曰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古人致齊之禮亦可想見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厭有二義有其事類可據而義不嫌以爲不厭者如入不厭其取是也有意出意可喜惟恐其不足而以爲不厭者如莊子曰故鳥獸不厭高海不厭深是也食與膾聖人不厭精細言與莊子曾操不厭高深一例看與入不厭其取語不同夫苟在道可得聖人未嘗不欲但分與時之不同或不得精細亦惟任其粗與麤是聖人之時中也九章算術粟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米精細故數益少是侍御爲米之極精矣然糲米爲麤則自糲以上皆得謂之精詩彼疏斯粺毛傳謂彼宜食疏今反食精料是其證矣但本文精字與入斗爲精之精徹別注鑿字與九斗爲糳之糳徹別蓋曰精曰糳本有定指但本文精字與下文細字對則是活字包得精糳不

指定九斗八斗也汁鰈字亦如此膾說文細切肉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蟲之言鰈也先薤葉切之後報切之謝成膾說文膜薄切肉也報
切之者再摋切也又肉則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膾制與今膾之肉蘇相似夫食膾人貴必於精細
膾善必害入此只言食術精膾尚細弗禁精細之過耳比之他物有期限者而可知矣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說文饐飯傷濕也又餲飯傷熱也饐與餲音義皆問釋文引字林云饐飯傷熱濕也餲溼言之此集注所本餲皇疏訓經久而味惡
也集注同之饐而餲言其久而傷敗但饐猶未至如餲之味變耳所云傷熱濕者藏貯經久傷於天地熱濕之氣也餒說文作餧云飢也一曰魚敗曰餧謂饑肉謂
之敗魚謂之餒郭注肉臭壞曰敗魚肉爛曰餒郭注之肉爛腐是內爛之誤公羊僖十九年傳梁亡魚爛而亡也何休注魚爛從內發俗語餒滿爲餒空爲餒以其
勢而言也魚餒蓋亦然鮮者氣充不鮮者氣歉歉即餒矣海魚死經日猶可食如河池之魚既死者多不中食況不鮮氣歉者予此魚必是河池矣非海魚鮮爲則
未敗者可食物各有所當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此通諸物而言周官內饔職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
沙鳴鬱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注云腥腺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螻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交睫腥腥
當爲星聲之誤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盾朽木臭也螻螻皆臭也鬱臊臭也如羊冷毛烏皫色黍望視犬赤股之類亦是色惡羊肉羶烏肉亦黍肉腥犬

肉臊之類色是臭惡謂此物之生本不美弊謂其物已敗不可食也米之紅朽爲詩所謂赤米者亦是色惡詩云魴魚赬尾魚勞則尾赤亦是色惡推廣說自可大
約此兩句指物之本然說不指人之停留說若如飯之色味肉之香臭則已在上二句內皇本臭作臭○失飪不食方言飪熟也孫揚之間曰飪特牲禮說熟曰變
飪注飪熟也爾雅釋器餰者餳之糦米者謂之糜邪疏引論語此文釋文引李巡云米飯半腥半熟曰饔糦飯淖糜相著也糦當作爛孟子云糜爛今語云爛熟皆
是呂氏春秋本味篇云熟而不爛高誘注爛失飪也腥當作胜而讀若生亦通作失故王篇云饜謂半生也生則胜字之省或文胜不熟也糦傷於熟變傷於失皆
爲失飪爛雅惟言飯之失飪肉之物亦有之肉之過熟亦謂爛爛生熟宜腥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古爛法中占熟之爲臉進後世之食者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又
內則云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濡謂烹煮之時以其汁調和濡豚之時以芳菜包裹豚肉殽其惡氣又實之以蓼由卵謂魚
子以魚子爲醬也此言於烹時以醬和之也濡雞濡魚有失則亦失飪之事矣○不時不食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以俟言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
之中食有常時也闕沒女寬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故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
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食梟是謂番食次於桑野是謂旁食並是食子之證周宮膳夫王齊日三舉齊是盛禮不過三舉謂天子三食可知鬥夕記燕
饗禮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館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早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二時食今注之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

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據鄭注朝夕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經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既夕之饋當無日中賈疏後
說是也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此謂天子食四時惡謊王制云五穀不時果實不熟不粥於市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
廡晝夜燃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
至而天折生長萱所目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富奉飼陵劇及給御者皆須時適上集注據王制文其不時以物言然世無稻黍李梅不成熟而可食
之理雖非聖人亦不食說者或以禮運之飲食必時仲尼燕居之味得其時爲據解之曰周禮食醫掌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鄭注
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又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鄭注各尚其時味獸人言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鄭注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
以救時之苦也又緊人春獻緊秋獻龜魚鄭注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羞時字有數義醫如以尚時味論刺春屬木味宜酸故調和者比餘味必多一分夏屬
火味宜苦調和者比餘味必多一分節得其時也舌則不以時節以救時苦論冬苦寒救以溫故用膏之聚者夏苦熱救以涼故用膏之散者節得其時也舌則不
以時此說亦非經旨○割不正不食爾雅釋器割裂也爾雅肉曰脫之魚曰斯之鄭注脫爲割皮斷爲去鱗李巡注爾雅以脫爲去骨此皆割之類也少牢饋食禮
半心舌截干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半羊豕也安平也不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從橫割之使可絕也勿

沒爲其分散也肵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肺猶率尸猶心舌心舌知激味令文切皆爲刌又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提猶絕也割離之而不絕中
央少許者易絕以祭耳此皆割肉之法故賈公彥疏少牢禮即引此不正不食爲說蓋正不必方也當方者方當圓者圓長者短者厚者薄者廣者狹者物各有當
是爲正耳淺廷堪乃謂牲體爲割截膾爲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謂賈疏?釋黨文爲誤殊不知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午割割切通言賈未誤也邪疏謂析解牲體
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脊數者此以饗祭之體名解常食之割烹亦未是少牢禮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
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
實于一鼎此卽所謂正數不得爲正割也故內饔職所謂割烹注云割肆解肉也所謂辨體名注云脊脅臂臑之屬明是判然兩事○不得其醬不食不得其醬
非無醬也不得所宜用之醬耳如當用醢而殽醢當用醢而殽醢或醢皆不殽是也內則云魚膾芥醬卵醬醢醬桃諸梅諸卵鹽醢腥謂生肉諸菹也謂桃菹梅
菹卽今之藏桃藏梅也此傑食時所用之醬不得指烹時所加之醬言也儀禮公食大夫鼎俎既入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詑云以其爲饌本可見配食之
醬禮所最重也醬者醯醢鹽梅之總名醯以穀爲之醢以肉爲之周禮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注云醬謂醯醢也又醢人王舉供醢六十甕醯人王舉供醯菹醯物
六十甕注云齏菹醬屬醢人者須醯成味醯醢醯皆醬醢人醢人則醬之專而也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醯醢呂本齏醯肉汁也醬亦醢也有

骨爲臡無骨爲醢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鄭謂滾醢肯以氣味相成亦猶燕食之魚膾芥醬之屬

兩兩相配也古人設食皆以醢與殺相間如內則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兎鶉鷃一節又如腶脩蚳醢脯羹兎醢麋膚魚醢魚

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又周禮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

醢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皆所謂得其醬也殺與醢並設食則以其物濡醢而食之說者多以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矣

濡雞濡魚有失則失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周禮七醢是以肉汁爲之七菹是以菜爲之五齏則雜菜肉爲之凡醢人所共六十甕醯人所共六十甕皆此醬物

也醬各有宜如藥味然不得其醬恐或有敵物得其醬則詳其美而去其害故君子重之或疑他人設之而已不敢下箸恐非禮不知此節所記所家之法若他人

燕饗之時自無腐敗失正之物則有之皆而不食未爲非禮也〇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食對肉字則訓飯是去聲而非入聲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

即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爲肉所勝而或以傷人也說文既字下曰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此引經說假借也今氣字古作气今餼字古作氣氣既同音

借字邪疏以氣爲小食是以假借字爲本義蓋不使勝食氣氣字原作气也其作氣者後人气字必加米故論語勝食气亦加米矣然氣餼既三字相通而气字則

不與飫既相通也玩不使二字是賓主輔之宜酌多寡之數〇唯酒無量不及亂者古言酒皆以量言故鄉注禮言酒受三升四升又史記淳于髡曰一斗亦醉一

石亦醉升斗石皆量也故曰唯酒無量不及亂衆心志威儀言昔人謂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此語尤妙但以程子所謂浹洽而已爲有量恐非程子此句是解

聖人之不及亂非指學者言集注酒以爲人合歡此偏主於賓也不知酒家常所用尤益於老人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亳民之餘酒食羞豁何必待賓客而後供

焉哉此言飲酒多少有時無定限但多亦不及亂耳或獨酌或與人共之或衆或少筵席有長短殺核有盈簡故飲之多少不準大與飯異耳不當以無量爲多飲

無算又集注故不爲量似夫子有量爲之殊失記者旁觀語氣周洪說曰說文云醉卒也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按醉者亂之端也亂者醉之發也飲而及亂醉

所爲也飲而不及亂者不醉而後能也故文王惡酒之訓曰德將無醉言飲者當將之以德而無至醉也醉皆天子之燕諸侯雖曰不醉無歸不過遄其勸飲之意

耳故下文醉飫之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言飲而不至喪德喪儀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喪德喪儀乎禮戰瘳飲之義曰儀爵無算是不過表

其合權之意耳故下文醉飫之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節文終遂安燕不亂之飲而不至廢事廢禮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廢事廢禮乎至於惟酒無量不及亂者

門人記聖人之飲雖不爲量亦不及亂也朱注云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然既不爲量而又以醉爲節則是以醉爲量矣此蓋取許氏

之說而未之察也佐藤坦曰周官有食醫掌飲食則飲食須視爲常用藥餌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即是謹嚴擊法意思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

惡不食即是精擇饌品意思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即是君臣佐使分量意思〇沽酒市脯不食沽與酤同說文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其二義一宿之酒即

是醴酒不惠夫子不食且此文與下市脯對文則沽當訓買謂酒店之買酒也廣雅釋酤酤出買也酤爲買買通稱穀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弊氏幾酒謹酒注

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而酒誥戒羣飲司隸禁市飲而於市是周時有沽酒明矣或謂三代無酤酒者至漢方有權酤未必然也漢書食貨志引論語

作酤酒不食御覽賣產部引亦作酤本字沽水名假借字市如字市脯謂市廛術賣之脯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

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云滌析曰脯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噬腊注云腊所謂析乾牛羊肉也滌當云飲而云不食者古人趁文不分別也易繫辭傳潤之以

風雨左傳馬牛皆百匹又我被害甲兵孟子兵革之利玉焉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同例〇不撤薑食曾子曰寢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薑桂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

也蓋薑氣味辛辣食後借辛辣之味以消散食氣淨胸膈中故古者非齊食必有薑桂矣文王嗜菖蒲菹見韓子武王嗜鮑魚見賈誼新書屈到嗜芰見楚語及韓

非曾晳嗜羊棗見孟子古聖賢嗜好見古書者如此薑是夫子所嗜故不撤言撤則必既殺之而後撤之也言不撤則食已飯羹醢胾之屬皆撤而薑之在豆者獨

度閣聞常置故不撤非必留之坐隅也唯此一句便可曉此節爲居家之法矣集注通神明滯通神氣也神明弗鬼神只是指心言胸次爽快無所壅閼也〇食不

多食此食即飯也上言肉不勝嫌飯可滿飽故著此句也孔注不過飽醉之矣凡飲食嗜味以養爲節寡則皆能養人多則皆能害人而酒亦在其中矣飲食不至

過飽養生之要也故一節內屢言不者極致撙節之意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

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龔曰祭於公者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孟子告子萬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

至不稅冕而行八佾篇子入大廟每事問皆夫子助祭之徹穀梁定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說文燔宗廟火熟肉又說文胙祭福肉也

左傳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脤歸胙皆祭肉名曲禮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此謂士助君祭也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末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

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讀于堂下及祭畢士得持俎歸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

脤膰祭公不宿之肉當衆君賜及己所獻之俎凡牲皆於祭日且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

大約已三日矣故不可再宿宿一宿謂留也縣滌子路無宿諾孟子萬章篇不宿怨不藏怨儀禮聘禮不宿命大射儀樂人宿縣皆以留言也〇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祭肉歸曰凡祭肉也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東面再拜稽

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膳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此致祭肉之禮也所以

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昨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頒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前祭日爲之日也但此經泛言祭肉則鄉黨親朋所饋皆在其內不特家祭肉也惟公祭肉之來止三日不食之外孔子不食之喪餘祥肉可以見矣不宿不出謂食而棄之矣止三日不食之外孔子不食之也以恐傷人耳蓋人所饋祭肉或有過三日者宜埋若焚可也所以礙矣字者家祭必不出三日若他人饋昨或出三日則不食之故礙矣字出三日句申不出意而所以不宿之故亦在其中非以君之昨爲尊而其他之昨爲卑也集注以下句爲解上句以不食爲他人之事然通考此篇備記夫子言動而未嘗有一句解說其故者也況不食之矣是實語非虛語集注非也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蘧曰大雅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大司樂注發端曰言答述曰語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喪服所制大功之喪言而不議東門之池先晤歌而晤語而晤言對文之別可知食不語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禮云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之禮不容嚼寧吐哺若含哺語失容且妨哽噎也蓋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寢不言不自言也寢自言失晦息之常聖心純

一養生亦在其中矣五官唯口兼二用吐吞是也言語屬吐飲食屬吞使不得相妨碍耳人晝間食食夜間食氣寢亦實食一類此二句非記者限定準人食必不語寢必不言也須活看信如范楊二氏之說則凡周公之吐哺見賢沈高之吐哺趣銷印離逃之蹴劉琨起舞皆背理傷氣之甚矣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齊側皆反○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貌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蘧曰蔬食有四說集注云蠡飯一也孔注云菜食是粥食之和菜者皇本疏作蔬疏蔬古通用二也月令鄭注云草木之實爲蔬食三也程瑤田曰凡經言蔬食者穫食也論語疏食菜羹即玉藻之穫食菜羹左傳粱則無矣蠡則有之粗對粱言穫之謂也四也但蠡飯之說得兼三說不必拘一物爲是菜艸之可食者菜羹者以菜爲羹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煮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不和鹽菜盛之瓦器者爲鉶羹列之鼎爲陪鼎皆禮食之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兎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愼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糝卽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蓋荁葵薇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論衡祭意篇並引作瓜何休通今文充書所引亦多今文魯論又有必字故從古讀也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底忖也忖卽刌字刌之言切也上環是瓜間下環是脫蒂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後食其中棄其所操也瓜有二種一果實一蔬實此是果食卽曲禮所云刌瓜也古中原今北瓜有

爲今文並作瓜不作必則知魯論直讀瓜爲必非誤字也鄭所以不從者以下文又有必字故從古讀也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底忖也

瓜爲今文必字也故坐于東南而坐賓于東北以輔主人也又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賓于西北主人者韋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賓于東北以輔主人也又

卽刌字刌之言切也上環是瓜間下環是脫蒂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後食其中棄其所操也瓜有二種一果實一蔬實此是果食卽曲禮所云刌瓜也古中原今北瓜有必祭用上環而後食其中棄其所操注云上環底忖也

瓜爲常用酸瓜之文其類至多有生食熟食之不同實齊盛之地所常用者先王祭祀以不從者以下文未有火化食草本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逸以播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金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攝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注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湆之間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湆非盛者故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湆故不祭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麤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齊者整肅故訓嚴敬讀側皆反非人每食除水漿外既無物不祭則原可無庸言必但不皆齊如故祭不言必而齊如言必耳抑詩詠瓜菹之獻禮詳削瓜之儀瓜恒見重于庶品則其於食祭之特數及之無足異者朱子乃云以瓜繼之則不辭矣夫務使文字整比自是秦漢以降古經豈如是乎且統而論之瓜亦菜屬然菜羹削瓜本自迥殊何病其意重乎皇本瓜作菰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著雖小不處

蘧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詩散文筵席得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可几筵有莞繅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蒲類繅者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椁字磨滅藏中神坐之席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稾秣玉藻有荊席玉府有衽席越卽蒲越稾秣者用禾穰爲之荊者草名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天子諸侯緣以文繡士席無緣皆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爲度賓主燕會則人皆專席饌陳席前不于席上正饌在左庶饌在右不正者謂設席欹斜也席不正不坐言必正之而後坐也此秪在官位及居家及族次則然爾若往來惠好之間禮有辭正席之文豈可教主人正其席而後坐邪至于西上南上之布席法安得有失若指此類則當如不得其醬不食文法而云席不得其方不坐矣謝氏以位之不正言是沿邢疏之誤又席有欹食之席有講間之席有群居之席有特設之席儀禮鄉飲酒禮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云席敷席也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于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疏云案鄉飲酒義云

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介賓主也鄉射云乃席賓南面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以此故知賓主及介其位然也曲禮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注席以四人爲節疏云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此群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來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來賓之席雖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又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注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疏云坐在東方西鄉是坐在陽以南方爲上坐若坐在西方東向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者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注云賓席屬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是也若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及席間函丈之類又有分別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箋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儺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爲國行禮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即注所云老人也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而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而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玉裁曰鄉飲酒禮古謂之雲說文雲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興賢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尚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

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又鄉飲之次日有息司正之禮所以勞昨日執事之人獨言司正舉鄉中先生君子齒德俱尊者亦召之蓋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故不召于本日行禮之時而召之于次日然則此節所言即息司正之屬亦是也又族師春秋祭酺注酺者爲入物戮害之神也蓋亦爲壇位如零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云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慶功舉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酺而相獻酬者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即引明堂禮乃命國醵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法醵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此則非尊賢養老之禮但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觀政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如是則鄉人之所群焉致敬者惟杖者夫子事有異且夫朝不廢朝暮不廢夕飲酒之節也工告樂備遂出是工之出也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是賓之出也雖微夫子孰有不當出而出當出而不出者哉此蓋爲鄉人偶然之飲酒歲時伏臘及冠昏諸事凡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皆是杖者不過尋常老人如此看斯字自非聖人周旋中禮不能義理固有淺看而意深者下節儺近于戲亦是此意古者一命齒于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于族而三命不齒貴貴之義也又曰旅有七十者不敢先老者之仁也爵與齒原並序于鄉今專序齒而不序爵此是聖人忠厚處陸稼書曰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以下二條正是聖人教禮教事所爲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即此意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

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箋曰陸稼書曰聖人於古之禮不可行者則不行可也既行之矣必不視爲故事而苟且爲之於人之行禮於我者不可受則不受之可也既受之矣必不視爲等閒而倨傲待之此不特鄉人儺爲然劉寶楠曰周官占夢云孟冬遂令始難敺疫注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邵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蕭周論語注儺音乃且反歲寒音乃多反案乃且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隰桑以阿難何爲韻郊特牲鄉人禳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禳強鬼也謂時儺索驅疫逐強鬼也任大椿云郊特牲注云禳強鬼也則禳自爲強鬼之名論語多儺索驅疫逐強鬼也即月令所謂難除氣也則儺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禳言於儺時殿逐疫鬼又飛廉敺逐禳鬼故即以禳名祭也九歌國殤王逸注引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殤與禳通鬼無主則爲厲故曰強鬼案任說是也但強鬼即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禳言驅除此鬼則曰儺其後段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禳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微作禳五祀注微者殷之八世孫也禳者強死鬼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此驅疫鬼稱禳之證徐仙民音禳爲儺大誤禳從昜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孔疏於孟冬云言大者以孟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儺惟孟冬之儺通

升自東階者。以其在東故曰東階也。又以其在北而北鄉。故大射儀曰。北階人西。階。如特牲少牢之祭。士喪禮之朝夕哭。皆然。夫人卒而饗。何獨不然。射儀云。

房之北。則無之。以其無偶。故顧命曰側階也。側階上亦曰側。階。顧命。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孔傳。側階北下階上是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箋曰。問。存問之也。問入於他邦。如子華使於齊。而聘使於他國之禮。人常儀隸之比。禮。道不遺問。必有物以表意固也。問不必訓遺。必言他邦者。問國之人。事例重大。必

親相見。雖時有間遺。其事必輕。故不使者。他邦之人不能見。拜使者即拜所間之人。若親見之然也。凡禮輕者。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下文康子饋藥。拜而

受之則拜矣。鄭注大祝。以空首為拜頭至手。段玉裁釋拜。以空首為首俯而拱不手。首俯之至手。一故對稽首之頭觸地。而以不著地者為空首。

至手首與尻平。故曰拜手。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為尤。經中言不平見。有曰空拜首之文。或言拜首者。皆此文首。

再拜當為空首之再拜是也。凡拜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稱。稱者尤為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

外已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已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再。君使反送之禮。下堂。少儀。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異於

拜稽首送。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再拜而送之。非拜其使者。乃遙拜所問之人也。江永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拜為人送使之。不當其禮是也。

正平本有宗本拜下無而字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箋曰。饋。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也。祗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明一拜與前拜

再拜異也。達猶曉也。當口味之。季康子聞孔子患某疾。而饋某藥。故拜受之。而曰藥雖異。其患則病性未詳。故曰未達。其性則其藥不可得而嘗也。夫尊

者之饋。拜之後當嘗者。而不嘗以其藥之故。謹疾也。又對使者直告以其不嘗之。實而饋者亦不敢尤之。以其既謹受其誠慈。又不敢虛飾其辭也。或問吳氏以為

古者賜之車馬。乘以拜賜。之衣服。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賜此則夫子特甫受藥時。自釋拜受而不嘗之故耳。非謂後日故

集注曰。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其義極明。但禮當嘗在拜受之後。注必嘗以拜。假倒。是沿襲之誤耳。范注凡賜食必嘗。是君賜之辭。楊注大夫有賜

是受者以士。而嘗並援據失當。諸康子時。孔子以大夫告老矣。非士也。不當據大夫賜於士。然所解謂不乖。當時魯卿季氏之尊。親於大夫。猶大夫之於士也。物茂

箋曰。范氏曰。受而不飲。是解嘗為飲。可謂不知字已。如下文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食其少許。如嘗試然。對使而先嘗少許。以示不虛君之賜。故曰先嘗。此嘗

亦然。其使而嘗少許以示不嘗其賜已。正平本嘗下有之字。

廏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箋曰。說文。廏。馬舍也。从广殷聲。李善引[illegible]。先絲史中無此廏字。[illegible]

魯名釋宮室。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自朝來歸。[illegible] 退也。夫子仕魯為大夫。得有馬乘。故廏以退朝。[illegible]

廏焚。雜記云。廏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拜鄉之。是廏焚為夫子家。證。毛奇齡乃曰。周禮校人掌馬政。合三乘為皂。[illegible]

繫而成一廏。此夫子始仕時畜之馬也。奚有。如何毛氏說。則孔子不知之舍中所以稱。于人之居舍。始入仕。乘何有。毛說。毛氏之馬畜之所以居廏者邪別。

露處火必焚。二百四十六馬。天子之廏。豈可以此例大夫。只是初焚家人及之鄰。里救。校人[illegible]

時獨問人而不及馬。之出常情之外。仁心之發也。者此門間人。所以謹記之也。[illegible]

賤畜何異說夢。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畜。許六反。○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箋曰。先嘗者。對使者而先嘗少許。故曰先嘗之。餕食雖為君賜。然來自外。明恐[illegible]

[illegible]

子正用大夫禮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嘗新先薦廢則不爲祭禮也○君賜生必畜之畜之重君賜不敢輕用之也用祭祖考即先薦之意矣用供饌客親朋則足以竭我之情而賓亦樂而悅之人情古今一也集注云仁君之惠謂施君所惠之畜獸以仁而不輕殺然苟下仁字放而不殺可也玉藻所謂無故不殺者言非祭與賓客也用牲者重禮也戒非重禮而殺也豈謂其仁哉○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者上聲爲食之之義先飯言少嘗之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獨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辯首獨俟者俟君之祭畢也雖先飯而少嘗之耳必俟君之祭畢而食而後食也嘗羞者謂膳宰也是二禮文同特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儀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爲侍食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已但膳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已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王引之曰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皆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說是也但玉藻所載雖有君客之之異然考儀禮注疏則皆是小小禮食若正禮食則賓每食必祭無待命者公食大夫是也圖若璩曰集注若爲君嘗食然語本鄭氏最妙蓋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自嘗己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鄭敬曰凡禮書所言禮事多因聖人已行之蹤著爲式而或緣飾之過如君祭先飯疾東首不俟駕行之類自聖人作古非聖人依倣爲之也大抵聖人所行禮必無迂濶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雜記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此通說君親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實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誤矣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云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謂首在東非向東也古人室制戶在東南寢恒東首者亦與居恒當戶同義皆取鄉明也毛奇齡曰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若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遲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荀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受生氣乎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恒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寢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室中之位以東鄉爲尊病者若南首北首在東方則妨于戶之出入在西方則東鄉臨君爲不敬若西首則君之出入病者之足向君亦爲不敬故必東首也東首在北墉下則君入立于西南隅視之室中以西南隅爲尊即奧也餘詳伯牛有疾章包注夫子疾處南墉之下邢疏病者常居北墉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南牖下東首今君得南面而視之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墉下室中以奧爲尊君視臣疾儀可主奧不必以南面爲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南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爲遷動邪必不然矣集注雖無明解而暗承伯牛章從禮疏遷南之說也加者加於衾上也凡曰加者已有物存焉而加之于其上也加朝服於衾上者不敢以褻服見君所以爲敬也拖釋文作拖云本或作拖皇邢本皆作拖石經作拖拖拖一字本字作拖拖故漢書龔勝傳作拖紳說文拖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大帶之垂者曰紳又即爲大帶之名禮服有大帶以緝帛爲之革帶之垂者謂之鞶革帶又謂之鞶以皮爲之以懸鞶與佩在衣之內裳之外大帶在衣外有辟積有紐以紐結于前兩端下垂與裳齊上服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入大廟每事問 重出

雜記曰入者入助祭也儀文器數必詳問謹之至也此出入俟篇而彼篇有子字爲或人讀知禮起本也此文無子字正夫子在廟中實事也並非重出皇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邢本殷此鄭注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雜記曰此朋友並棺門弟子而言古人必歸葬其鄉故不曰葬而曰殯也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其爲他邦人客矣殯之言賓也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故謂之殯殯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殯者擯地爲坎置棺其中上加棄木以土塗之至葬乃啓也庶人死三日而後殯三月

而後葬不曰於我葬曰於我殯者初死所親遠未至故代爲殯若所親無人則亦擇地以葬之可知矣夫死者人之所惡取他人之柩寘于家家內老少皆所不欲而孔子不忍於朋友無歸輙曲如此是大出於常情之外注以義合不得不殯大失記載之意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雙曰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唯祭肉拜之也但省處倒處見古文之妙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此節只重車馬不拜以明朋友之所重在義不在利耳祭肉只是帶出重不拜不重拜也拜祭肉者尊神惠也敬其祖考不必言彼若以祭子之肉來饋豈得不拜哉顏淵之詳肉可以見矣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奈何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雙曰注以尸爲死人是尸爲屍之借字聖人食寢皆有法斷不至四體橫陳如屍之偃臥一以見修身之道雖寢臥不至放溺一以見養身之道雖宴息亦有調攝

皇疏言人臥法云臥當欹而小屈謂足小屈也非右脇即左脇此爲寢之正矣養生家亦禁仰臥爲其不消食也此節與曲禮寢勿伏自有別曲禮所云即覆臥也比節所云則仰臥展布手足也注偃臥謂仰臥也四體謂二手二足也偃臥覆臥以人之腹背分偃臥面向天覆臥面向地故偃臥仰臥只是同一事但偃仰以無腹背之分者言與俯仰字面無異義如草尙之風必偃只是臥地未始以草葉之表裏判也○居不容居即閒居也孝經仲尼閒居今文作仲尼居可以證爲釋文云居不客客苦百反本或作容居不客客書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本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客不客者不如客也容客二字形近易譌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爲客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彼注當作客皆其證郝敬曰此章皆從無意處親見聖人周旋中禮而雜事其事若鄉黨宗廟朝廷聘享衣服飲食交際禮法之會稠人之中時或振飭至若寢若居若狎若褻乍見偶遇暫立無心感應而纖悉中規矩非盈德其孰能之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敬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也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也曰若有疾風迅雷甚

而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笙曰狎說文云犬可習也引申爲凡相習之稱曲禮鄭注亦習也近也大夫於卑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眞見其服者冕弧冠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胡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之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時此謂位爲大夫得服玄冕者也不必眞見但當服此者猶所謂食肉之祿伐冰之家耳周生烈曰衰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之褻與狎同故解爲數相見集注以褻爲私居非也洪範貌曰恭恭有異統言變冕者之變有異統言變恐不明故云以貌者變而名以其所當與之貌也有爵尊之不變者禮也故周以禮釋之齊衰之變爲一項事物起無可分號故統言變冕者之變成人矜之尊與矜不同故貌亦不同皇本正平本南宗本見齊衰上有子字○凶服者式之上四句是平日之禮以下二句是在車之時凶服者負版者同式之而異其句者亦猶齊衰者與冕者瞽者異句吉凶不同文也式又作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式高三尺三寸兩輈上出式者謂之較較高凡五尺五寸人長八尺小俛則凭較式是採木作三曲之形古人車皆立乘惟老人與婦人乘安車則坐若平常則倚較以爲安也又若應爲敬則俯下頭以手伏軾所謂式也蒯伯彥博凶服考曰喪服斬衰章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鄭玄注屬猶著也敖繼公集說此主釋冠繩纓之文條屬右縫皆謂纓也條屬者以一條繩爲纓而又屬於武也必右邊者辟經之纓也齊衰大功布纓亦如之惟小功以下則纓在左而屬於武今案縫是合縫兩幅之名非謂辟積與繫屬之義也蓋冠梁中屈一幅爲前後兩葉而縫合其左右謂之縫條屬右縫者以一條之繩繫屬於冠梁右相合縫之處以爲纓也既冠之而結其末於冠之左縫敖氏極得其制凶事尙右而小功以下屬於左縫者示輕也畢士喪記作緌說文緌止也外緌者冠梁下邊反屈向外止之也喪冠蓋無武何以知之士冠禮曰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敖氏謂太古始爲冠之時其制如此後世之冠縫著於武亦因缺項之法而爲之也以是觀之古冠既無武梁下應向內緌之爲邊喪冠無武即是古冠之制但外緌以別於吉耳古冠兩纓屬于缺項喪冠則一條纓直屬於冠縫而不別用缺項此亦變於吉也條屬之屬即屬于缺之屬明其屬於冠而不須著缺項也鄭云纓武同材其說固誤敖云梁武於外緌之信如其說傳應言外制不合言外畢也云外緌者可見其無縫著於武之處而直屈其下向外爲邊而已矣賈疏言冠廣二寸夫冠所以覆項也如是之狹尤不可曉蓋冠梁廣二寸或是先儒傳來之說孔賈以前數歷傳寫脫落尺字與敖氏疑喪冠不用辟積愚謂縫既非辟積之謂則所謂三辟積向右向左之制皆爲鄭書燕說不可從矣或曰喪冠直縫辟積見檀弓舊說亦似有據案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縫卽右縫之縫亦謂合縫之處也古著冠吉凶皆前後合縫當面項之中是直縫也周時吉凶左右合縫當兩耳之上是橫縫也而喪冠或誤直合縫故曰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本朝烏帽之屬皆前後合縫蓋古之遺制也古注疏所謂直縫辟積橫縫辟積者亦是鄭書燕說耳蓋漢世冠有辟積鄭氏

因致此誤也與喪冠之用辟積其無所據也孟明矣斬衰章傳曰苴絰大搹左本在下賈疏本謂麻根士喪禮鄭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以其父是陽左亦陽言下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言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爲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集說此絰左本而在下所以見其以本爲纓也齊衰章傳曰牡麻絰右本在上集說此絰右本而在上所以見其不以本爲纓而纓亦在左也上言左本在下此言右本在上是其爲制蓋屈一條繩爲之自額上而後交於項中一端垂於左之下而爲纓一端垂於右之上而前鄉其不纓者則左端不垂而在上爲異耳殤大功章絰曰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鄭注

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已上絰有纓小功已下絰無纓也朱文公家禮斬衰首絰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項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邱氏儀節斬衰首絰圓圍九寸又以細繩二條一繫在左邊原起麻頭上一繫在右邊當耳上以固結之各垂其末爲纓齊衰首絰周圍七寸餘又用布兩條約長二尺許廣寸半許用線綴在首絰上左右兩邊垂下以爲纓今案首絰之制左本在下右本在上注疏及朱子之說極爲穩當其纓蓋邱氏得之鄭說則以冠纓條屬推之耳然亦無徵不可從矣敖氏依在下二字謂垂下一端爲纓亦非事之宜也冠纓之一條屬於首絰大搹以其本爲纓然於文未見必然且斬衰苴絰大搹以其本爲纓亦非事之宜也冠纓之一條屬於首絰變於吉也絰則何必以條纓爲哉要不免牽强矣齊衰以下冠用布纓然施之於麻絰於理不安注疏亦無此說朱子偶失考耳殤大功章傳曰殤之絰不樇垂鄭注不樇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今案敖氏謂絰爲首絰是也垂者纓也云者則强說耳信如其說乎宜言不樇纓不合言不樇垂也垂與帶垂之垂同垂其餘也垂

斬衰首絰以其末加於本上而不垂齊衰以下則繫之本下而垂其餘唯殤之絰不絞其末而散垂之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鄭注削猶殺也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賈疏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外內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內幅三袧者據裳而言謂辟積其要中也今案吉凶之服裳皆前後不聯以衽掩其際是注疏家相傳之說也然以余觀之不便不稱恐非古制亦出乎鄭氏臆度其誤如深衣之裳耳詩經大全有繡裳圖七幅相聯蓋蒲米制歛於中三幅圖下注云前三幅後四幅蓋服之則在中三幅掩前而左右四幅交掩於後也大全名物圖一依盧陵羅氏所集羅氏蓋有所本是似得其制矣凡吉凶裳皆當如此深衣

要縫半下則凡裳要亦當半下邊布幅二尺二寸每幅兩畔各去一寸爲削幅則七幅之廣一丈四尺是爲下邊之數半之則七尺爲要之廣其辟積之法兩邊相著裳裏並同一袧之廣三寸三分寸之一要中廣狹不以人之肥瘠而異其數但衽後面兩相交會自有多少耳裳之削幅不唯脊縫內外兩衽及兩掖下亦然曰

若齊裳內衰外鄭注齊緝也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緝曰負廣出於適寸鄭注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疏以爲負版用布一方其長如廣今案負之上畔應連綴領下義疏禮器圖下畔及左右皆綴著之與適衰同曰適博四寸出於衰集說凡爲衣必先開當項之處吉衣皆方領之所謂方領是也此凶服亦方領其異者則但翦其上下而不殊其左右之布使連於衣而各出於肩上之兩旁而爲適今案古者方領凡吉凶衣先開當項

屬領之處謂之辟領其制固如敖說但其言凶服不殊左右者可疑何者辟領橫廣四寸反增加於肩上而綴領於其內則內邊一寸爲削縫減之爲廣三寸不與

配文合不可從矣下云衣二尺二寸衣帶下尺合之三尺二寸爲全衣之長又云五寸鄭知自袵至肩七寸當下一寸爲削縫其上長六寸廣四寸鄭脫去

袵二尺五寸鄭知自袵至肩七寸當下一寸爲削縫其上長六寸廣四寸鄭脫去之蓋諸衣之通制也但凶服以縫去之布加於領外爲異耳出於衰圍之內邊出於衰外二寸曰衰長六寸博四寸鄭注廣袤當心也集說五服之服及錫與疑皆以衰爲名則是凡凶服弔服無不有比衰矣其辟領亦當同之邱濬曰今俗衰衣之制乃爲對衿衣遂使衰不當心殊失古制今案凡衣皆有內外衽鄭即衿也後世以深衣喪服爲對襟者誤矣邱氏說極是但未知所謂衽二尺五寸即此耳緣衰之法蓋其正中當身衽之縫其高下則在領之下直連接之如辟領與若然衰之

帶下尺今案鄭意以廣尺之布橫繞帶下而綴於衣下是以橫聯縱也以事理之下畔自腰下一尺三寸高於負之下畔六寸敖氏謂負之長比於衰其誤可知曰帶下尺今案鄭意以廣尺之布橫繞帶下而綴於衣下是以橫聯縱也以事理

投之殊覺不宜衣帶下尺者謂要繞也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衽二尺五寸皆以中人之帶去肩二尺二寸當帶之處即要繞也衣帶下之常度也古者中人之度言之蓋衣

帶下亦用四幅屬於前後兩身之下如深衣之制但其長一尺爲異耳若依深衣三衽之制則四幅屬各廣一尺八寸矣凡朝祭之衣帶下之制亦如此與曰衽二尺五寸如鄭賈說是衣皆無衽如對衿比甲爲無尾狀施於領下作內外衿也王廷相曰

有五寸黃瀾玉曰衣必有內外衿衽二尺五寸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尖裁爲二片二尺五寸斜裁爲二片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綴於衣身之旁以承領狹頸皆向上廣頸皆鄉下一爲外衽一爲內衽黃氏所謂領下施衣之制矣衰領當如二矩相交衣自承領不盡別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綴於衣

衿是也今案凡衣有內外衽所謂衽二尺五寸者即黃王之說極得古制矣記唯言其長不著廣狹之度今以辟領四寸推之蓋領方八寸其當前內外相交處亦各八寸半綴於身半綴於衽則衽綴領處廣衽四寸取布二尺五寸斜裁爲二片狹頸各六寸廣頸各一尺六寸而兩畔一寸爲削幅反屈則上頸四寸下邊尺四寸是衽之廣也裳既以七幅爲一聯左右兩相交掩於後則兩腋之下固無應掩之際矣鄭氏之說其誤蓋出乎玉藻衽當旁一句也曰袂屬幅鄭注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今案此衰及士喪記明衣並云袂屬幅蓋凶服之制也衣既開領袂又圓末則衣袂雖屬幅而皆不得正方矣注疏謂吉凶衣袂皆屬幅又云玄端服袂屬幅以衣正方曰端其衣之不正方則姑舍之若以屬幅爲端他服亦可名曰端其說皆不可信從曰衣二尺有二寸集說衣謂衰之身也今案衣之身自肩至要二尺二寸併前後計之四尺四寸又總左右計之則八尺八寸是衰之身用布之全數也於其前身之上開屬領之處謂之闊中鄭氏以此爲袂中之度其說雖不免遷就而言與身參齊則未失其實矣若其爲自領至要之數而又加闊中則與上所云袵二尺五寸鄭注袵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凶時拱尚右手賈疏袵既與深衣同寸半集說袂廣二尺二寸而袵尺二寸亦謂圍一尺如深衣之緣口亦與深衣同

袪也此衣與袪袵帶下之度吉服亦然特於此見之耳今案齊衰杖期章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緇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義疏謂三年之服皆不緣自齊衰杖期以下與三年之受服皆有緣愚謂齊斬因下下邊之緣不緣下邊大功以下領袪與下

自齊衰杖期以下與三年之受服及齊衰之杖期以下唯緣領與袪而仍不緣下邊之緣其制無別故以布之精粗名之也敖氏謂衣與袪袵帶下之度吉服亦然其說近是後儒誤解此記以爲奇異不便之制者蓋坐不知此義爲耳○式負

販者負謂儐之於背武億曰負版當讀如曲禮雖負版者必有尊也之版則通衡市賈此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義必以親文勢一貫武說是也或

曰說文版判也判木爲片名之爲版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

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孔注云版圖籍謂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周禮司民曰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司書曰邦中之版皆戶籍曰版夫民數不惟鄉士遂士縣士掌

之小司徒稽人民之數閭師掌入民之數縣師辨入民之數皆掌民數之官也小司寇三年大比登民數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及孟冬祀司民獻

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一民數也國用之豐耗係焉王者之廢興係焉必拜而受之如受毀荒之書登於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與祖廟寶

器俱藏焉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同天物其愛恤斯民之蓋常相關也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以天府藏民數足見重民之意此言民數之賦也禮刑諸官

官皆言民數而不言地圖蓋上宁無增損之數戶口有登下之常故諸司戶籍尤加詳耳然古記事皆用版非獨民數月版籍三年乃一獻安知獻者必負以皆

乎安知所負版非他典籍乎帝王盛世乃獻民數春秋時爲有此故雖據也或曰負版喪服之負版也然喪服負版卽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

複述視負版見喪服記鄭注而記文唯曰負不曰負版則負版爲喪服亦未有的據○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立而禮之謝主人之厚意也亦唯以饌之故且集注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所謂禮卽孔注主人親饋之禮也蓋饌不爲己設則主人不親饋此盛饌爲已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此據曲禮侍食於

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而爲饌也然此經所言此侍食於長者之禮也凡禮必待物然後見主人惟敬賓故設盛饌盛饌卽禮禮卽盛饌今乃云敬古人之

禮非以其饌析主人之饌與饋而二之可乎古者究精微之詩如儀不及於性曰不幸食而不愛敬爲家交難爲是禮與物非不可判然此語其變耳雖以施於斯

章平尚之論○迅雷風烈必變迅雷風烈錯擧成文猶尚書月正元日時語德行言孫子予身安厚味又云羅芻紳修又云瓜剪穿耳楚辭古日令辰良吉儀傳飯

蓋震遽之顛古者多例迅雷有震擊之隱風烈有飄倒之懼不預敬之若存懿外之變或不免失措天子必變以此也必變只是改易常度非驚懼失次集注謂天

之怒雖本雅詩而其實不可以怒言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疏曰執綏方升之時車不內顧以下既升之後事集注欠分曉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軨效駕僕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乘車者當由左可知僕御者也

綏所以升車亦所以下車少儀凡僕于君子君子升下皆授綏是也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靶同人將升車馬或御適先當前顧前正立執綏意在防備故周注云

所以爲安也綏有二一是正綏曰良綏君升所用一是副綏曰散綏亦曰貳綏僕右升所用曲禮君車已駕僕取貳綏跪乘大夫以下則惟一綏升車則僕人授曲

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并轡者以六轡及鞭並置一手而以一空手授存綏令君升也升車王服乘右見宜官隸僕注戶乘以凡見曲禮注謂雜者視也注

大夫士所體以乘者不見於釋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則是履地而升蓋不敢同於尊者也正立執綏謂僕人方授時猶是方升未升時耳方升車之時挽綏以升

手與綏交足與車接而身容端肅必正立而執綏以升斯見聖人之從容中禮耳記此者亦爲儀容非專爲防患也升車斯須時人易忽略而衆人過失不可也知

論綏之所以設則全在升車之斯須而與既升之後無涉也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據此知升

車者雖或有凡僭防傾跌失容也若升車之後御者居右乘者居左車中前有軾左有較身左傚倚較身前兩手馮軾有所敬則落下左手以一手及胸必軾若不

常則兩手撫軾亦謂之馮軾左信二十八年傳曰君馮軾而觀之此平常以手馮軾之證也數有馳驅之時而手常把綏于車中者邪看下綏以車中二字別起則

此非在車中執綏可知且綏繫丁與後人未登車手在綏下故引以爲攀援若在車中則手與綏齊雖仍攬之不釋手亦不得力欲把握以安將繫綏于何處乎○

車中不內顧車中皇本作輿中云車牀名輿釋文本亦作輿中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後世之後檻車略同內顧回首而顧非必專顧

後也包注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是疏申之云衡轅轅端也旁謂兩邊也轄暨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

故云旁視不過輢轂也邪疏云曲禮云立視五嶲注云立平視也嶲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

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安井衡曰視衡軛差低於平視所

見可及十六步之外包注謂自視高低之度曲禮謂所視遠近之法似異實同包改五嶲爲衡軛者欲與輢轂相儷非謂衡軛之前不得視也軛曲木縛於衡以夾

服馬之頸如鳥啄物之狀故又謂之鳥喙不疾言不親指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右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曲禮曰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與相似也

色斯擧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

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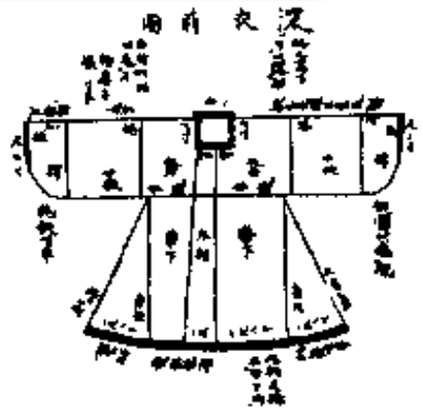
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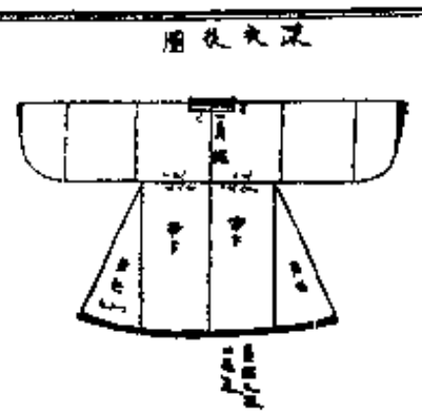
箋曰色斯擧矣翔而後集此二句蓋古詩逸句以鳥之擧集比人之出處也此泛說辭鳥不指雌雉言記者懸空揭詩句是先經起義法觀下文三嗅之作分明爲

色斯舉矣寫照至於未作之時便是集夫子所以有山梁之感也首二句與下節正在即離斯續間使人自會說文翔回飛也舊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說文集群

鳥在木上也引申爲凡鳥所止處之稱故訓下止翔舒飛不下也後集不輕集也斯字與而後字最有味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梁水橋也山梁則山溪水流之處而爲梁以通人行也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共向也與衆星共之之共同皇本正平本作供爾雅釋獸云獸曰戾人曰摭魚曰須鳥曰臭並動走之名郭注云臭張翅翅翅也鳥將飛必先試張其翼急則速緩則遲三臭即所謂習也爾雅近古故得其義而字形亦未誤犨作臭字也夫鳥音各異今雄雌聲高而長雄雌聲低而不長然雖不長而終不促接再鳴而止未嘗三叫也臭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譌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云說文臭字云說文臭字經典相承作嗅論語借臭字爲之是唐時本固有作臭者臭以形近而譌蜀石經作臭恐亦爲形近之譌集注所云石經即蜀石經也錢大昕以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借然矣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夫孔子之聖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語默莫非時中編者因又寓之於篇末以摹之蓋明鄉黨一篇皆爲時中也金松曰以此章終鄉黨之義最妙蓋鄉黨所記衣服飲食詞義容貌瑣瑣屑屑千頭萬緒若必錄錄而求之寸寸而合之道聖人是刊板定的不知聖人一生動靜語嘿任止久速總是妙於一時而時之一字在夫子口中從未說出記者特借觀雉一嘆逗出時哉二字見得鄉黨所記千頭萬緒泛應曲當皆是因時制宜一以貫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云爾如此看覺得鄉黨全篇中一字一句都有一個聖人全體活現出姚承菴曰學而一章是孔子自事的小影志學一章是孔子自敘的年譜葉公問子路一章是孔子自賀的行實莫我知也夫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鄉黨一篇則是門人熟察於觀仰之間彷彿模擬孔子的行狀

論語會箋卷第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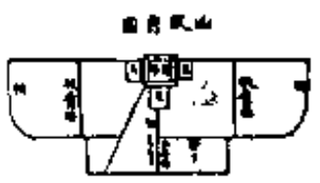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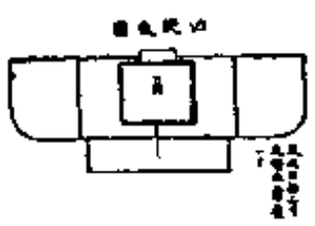


裕廣二寸一畔倒縫一畔反屈各加一寸爲四寸長四尺兩端反屈各加一寸爲四尺二寸內外衽上頭縫裕處廣四寸兩畔倒縫各加一寸爲六寸下頭爲齊處廣一尺亦加倒縫爲一尺二寸長則任人之長短今知裁一幅布爲裕及內外衽者依十二幅之數而推之也裕之長與衽之廣者參諸辟領之度而知之也

衣身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爲四葉前身兩葉當項之處方剪去之各長六寸博四寸謂之辟領辟領者開屬領之處也其上端當中屈處四邊一寸並爲倒縫故深衣成制曲裕前後左右面各八寸左右兩面上一寸在後葉下七寸在前葉今依曲裕如矩之文又參考褻服記衣衽辟領帶下之數而知之

裕及內外衽之制記文不言者蓋諸衣之通制也古制不明已久覽者或苦難曉故特設此兩圖其餘裁法本自易知今略之





裳帷三物圖

竹添光鴻會箋

正字本云凡二十三章皆家本同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故二十三章然集解本各自爲一章故不引鄭說皇邢本依集解故皆二十四章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固也章論語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箋曰此篇因子侍側一章出於其門人之手其餘未可指名胡氏多謂某篇某人弟子所記辭此皆臆度之私不可盡信蓋胡氏因不盡聖人之言或有弟子自言以立教者並載於其中故云然其實聖人之言非躬親耳受而且好學深思者安能記之如此其神且妙也然則諸弟子即有自爲立教之言亦其弟子聞以記之耳大約其書雜記於門人之手而序次篇章必成於一人但今不可考矣○伊藤維楨曰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正續集之類乎蓋編論語者先錄前十篇自相傳習而又次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故今合爲二十篇云何以言之蓋觀鄉黨一篇要當在第二十篇而今嵌在中間則知前十篇既自爲成書且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詳其書者曾點言志子路問正名季氏伐顓臾諸章一段其長及六言六蔽君子有九思三戒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等語皆前十篇所無者其議論體製亦自不與前相似故知後十篇乃補前所遺者也崔述曰論語前十篇記孔子答定公哀公之問皆變文而稱孔子對曰者朱子所謂尊君是也至答康子諸子武伯之問則但稱子曰者所以別之於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乃先進篇答康子弟子好學之問顏淵篇答問政患盜殺無道之問皆稱孔子對曰者何哉余竊疑前十篇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去聖未遠禮制方明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其時卿位益尊僭侈益甚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能無異同也然中庸篇末亦有習於當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能無異同也然中庸篇末亦有記哀公問政則又但稱子曰蓋此篇乃子思以後所追記其時益晚故不能以論語之體例例之也學者以此觀之則論語載記各篇之先後亦略可見矣又曰論語前十篇記君大夫之問皆不言問於孔子然於門人之問尚未有言之者顏淵仲弓此文也先進以下五篇始稱問於孔子然惟南宮適稱問於孔子孔子所哉曰所哉孔子答之人也乃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故疑適之非門人之問仁子路子貢子張子夏之問政皆然惟南宮適稱問於孔子故疑適之非門人也乃陽貨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所哉曰所哉孔子答之之言皆未舉其實而先告以數曰能行五者爲仁曰曾五美屏四惡可以從政皆作藏頭露尾之語以待再問與論語他篇之文皆不類蓋皆後人采之他書者然則此二篇中固不無一二之可疑不得與前十五篇等類而齊觀也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猶言前後進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野人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之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言其既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箋曰進猶升也先一輩升後一輩進故世稱進士爲先輩先進後進者謂周初興周末也惟其皆在一代之中故同謂之進但先後爾皇疏先進爲五帝以上後進爲三王以還夫卑三王高五帝老氏家之言也北宋諸儒猶沿其謬至朱子始得之凡先者始之後者移之始常任質移乃多文天運人事大抵然也聖人爲當世君相回護故稱後進爲君子稱先進爲野人有思周公反本崇儉之志故曰吾從先進而語意縕藉唯以先進照後進而影出君子野人光景君子是閑都野人是率易若夫文質之義自在其中夫子未嘗言先進是文質彬彬未嘗言後進文勝而時人又未嘗有彬彬之說程說失之何解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移風易俗四字解用字最切安井衡曰周公之制禮尚文以變殷質則周初之俗必質勝文矣周道已衰至孔子之時文日勝而質衰孔子欲反之周初之盛故發此言則所云

先進後進以周人言之此君子與野人對則指在位者而言之大抵士大夫衣冠端正威儀閑習一見知其爲在位者即此章所謂君子也周初質勝雖在位者或未免有朴野之狀所以有野人之目也集注士大夫上加一賢字便與經旨相乖矣江永云指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果然是周公不知制禮之道且指殷以前爲先進於文又不詞○先進四句分明是子曰矣如何得爲時人之言注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八字當削陸隴其曰夫子從先進是欲損過就中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大別語類引禮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頗混又曰監二代從先進是挽文勝之弊答顏淵是立萬世之準雖可相通然須識得本章實主伊藤維楨曰由是章觀之世所傳逸禮戴記等書頗傷繁縟且有與論孟不合者謂之有先王之遺意則可謂之先進之禮則未可也崔述曰占禮經十七篇今那之儀禮世皆以爲周公所作余按此書周詳細密讀之猶足以見三代之遺識其名物之制以考經傳之文大有益於學者不可廢之書也然遂以爲周初之禮周公所作之書則非也周公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聖人所貴在誠意不在備物周初之制猶存忠質之遺不尚繁縟之節明矣今禮經所記者其文繁其物奢與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馳蓋即所謂後進之禮樂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禮牲牢籩豆之屬多而無用費而無當度其禮每歲不下十餘舉竭一國之民力猶恐不勝至於上士之祿僅倍中士中士僅倍下士下士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禮執事之人實繁有徒陳設之物燦然畢具又當分卑祿薄者所能給乎此必春秋以降諸侯吞併之餘地廣國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祿亦厚是以如此其備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賜齊侯胙曰以伯舅

擯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俟拜畢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齊桓爲諸侯盟主禮過於天子然猶如是則尋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是古禮君自行君之讌臣自循臣之節辭者自辭拜者自拜不因其辭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晉文乃鄭國之公子旦夕爲晉君與秦穆同列然猶如是則本國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秦也今禮經臣初拜於堂下君辭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謂拜上矣齊桓晉文所不敢出而此書乃如是然則其爲春秋以降沿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篤信禮經爲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謂禮必待君辭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辭而拜於上故謂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辭而拜於上與辭而後成拜於上均之爲拜上也豈得謂之拜下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聖人之所尤重者也吳楚之僭王也春秋書之曰子惡其名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王之下不得復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復有公明矣今禮經諸侯之臣有所謂諸公者此何以稱焉說經者無可置詞乃以大國之孤當之大國之孤僅見於周官經傳未嘗有也即使大國果有孤既名爲孤矣亦不當復稱爲公而孤止一人亦不當稱之爲諸公也或又以爲寄公然寄公偶有一人然耳何緣得有諸公而寄公於國君爲賓亦不應從臣禮也蓋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齊有崇公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稱公之始也其後晉韓趙魏氏滅知伯亦僭稱諸侯而仍朝事晉君竹書紀年所謂桓公邑哀侯于鄭鄭哀侯來朝者是也然則此書乃春秋戰國間學者所記所謂諸公即晉三家之屬周公時固無此制也觀禮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禮也聘禮諸侯使大夫聘於諸侯禮之小焉者耳觀禮之詳雖百聘禮不爲過而今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觀禮此何故哉此無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諸侯莫朝觀禮久失其傳矣但學士大夫聞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記之若聘禮乃當世所通行是以極其詳備然則此書之作當在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爲豈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詳輕重之顛倒如是乎蓋凡傳記所稱周公制禮云者亦止制其大綱而已古者風尚簡質周初雖視夏商爲文然較之春秋時已有野人之目而聖人創制顧廣以範圍天下欲其欣然樂就亦必不過爲繁頤難知之事故傳曰簡則易從況此十七篇中多係士禮推而上之爲大夫爲諸侯爲天子位益尊則其禮名益衆而其禮文亦益繁度不下數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爲簡策重壁難舉數百篇者非十餘車不能勝天下之人何由盡得之盡知之而盡遵守之乎蓋春秋之書法即周禮之大綱正名定分尊尊親親其大較也故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周公之禮固不在於繁文縟節而在於大綱大紀也由是言之周公所制特其大略主於潤澤則亦各隨其國之俗而自東遷以後世變風移亦頗有所更改故鄭世子忽取於陳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謂不夫婦誣其祖矣今香禮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則鄭人昏禮先配後祖陳人昏禮先祖後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禮頒行天下不應陳人獨不知即不知亦不當反以此爲識也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士喪禮之文昉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則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筆蓋自周衰禮樂散佚聖賢採列國之文獻參互考訂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既有之禮亦宜然故曰多聞闕其疑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然今士喪禮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書司馬氏之史記諸先生

而並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千哲世俗論也

箋曰皆不及門筆解云門謂聖人之門是也古者王宮有門闈之學教王世子及國子見周官師氏諸侯在公宮南之左亦仿天子門闈之學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塾者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門塾之學也惟其古之學制如此故以弟子爲門人以同門爲朋以親受業者爲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門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聞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弟子因孔子言記此十人

而已儒者必欲執爲周公之禮遂使世之人疑古禮之斷不可復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既有之禮亦宜然故曰多聞闕其疑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然今士喪禮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書司馬氏之史記諸先生補之後漢人續之矣劉向之烈女傳後漢人續之矣許慎之說文徐鉉更定之矣況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爲當日之原本猶不敢必爲孔子之書況欲篤信其爲周公之書乎惟是此書周密詳備學者藉是可以考經傳之遺文可以識三代之聲名文物而聖人之大經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儒者必欲執爲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禮之斷不可復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

見曰文穆中曰學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蓋輕則其舉生之合禮可以知矣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又嘗與魏文侯言樂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昔周室多才亦不過十人生逢明主拓八百之基夫子左右十哲而竟厄于道路饑餓不免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此章十人有子皆不與焉則所記者可知也蓋孔子此言正足爲去衛適宋桓魋匡人絕糧陳蔡爲哀元年一時事之一證也若非一時則遭難不獨陳蔡矣微服過宋時將要而殺苟不甚危何至微服此時豈無從我者歟卻曰禍不及從者哀丁匡時謂顏淵以女爲死矣則從者亦當寘死地矣何以孔子俱不念及而孟子亦惟曰厄于陳蔡之間其事由宋而匡由匡而陳蔡至此而極故謂之厄迫惟其事陳蔡足以靈之也故不忘患難之語止于此爾且若非哀元年則雖哀四年孔子自陳適蔡路亦有陳蔡之間然苟非被兵不得爲阨孔子既未被圍而陳與故蔡又無被兵之事哀三年季孫斯卒史記謂桓子卒康子召冉求則自陳適蔡冉有不從矣哀六年楚子軫卒于城父史記謂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適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絕糧更在冉有既去之後矣而何以政事有冉有耶史記絕糧之事敘十哀六年然陳素服楚葉公又素善孔子昭王欲用決無發徒圍之之理此史公之誤也又弟子列傳曰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此字子我而固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論語稱子路者三十六稱季路者四古者男子二十而冠禮成獻賓賓命之字曰某甫甫者男子之美稱曰某者則取一字以表之不稱甫則稱子某子亦有德之通稱行年五十其齒尊乃去甫與子而稱伯仲叔季之行子路在聖門齒尊長故五十以前稱子路五十以後稱季路○數人因材固然但在此章不必論者○文獻通考古禮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唐大宗始以周公配享帝王廟舉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明皇時始以此章所記爲十哲配享夫子廟堂然孟子云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疑亦覩四科十人之文言之然則孔門蓋有此說況又相從於陳蔡之厄夫子視之非他人之比後世稱爲十哲乃爲欲存夫子之志宜不可復廢格也至于宋儒闢執其道統之說故有異議耳物茂卿曰唐以十哲從祀誠失考後世乃躋四配而公之次十哲而侯之甚矣哉後王之驕其貴也僭矣哉後儒之驕其聖也以一人之見而涉乎千百歲之上以黜陟之神其謂之何古者胡廷尚得鄉黨學校尚闕未有外是二者而爲之序矣孔子坐門人侍皆以齒子載之下執能易之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思孟之於十哲子行也神其享乎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者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箋曰說文助左也左卽佐孔注訓助爲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爲起予正以質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也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問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强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孔注云聞言卽解亦以解訓說也本文兩句俱是若有憾之辭須從有憾之辭提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老實贊歎尖聖人口氣無所不說正卽非助我處若分作兩截便似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是章不見聖人謙德之意胡注失綮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箋曰論語通篇無稱閔子名者蓋以字行孝哉閔子騫五字非述人言也雅述曰俗說云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閔子騫一句乃孔子述時人之言余按春秋傳石碏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侯方生而稱其證此又述何人之言乎君前臣名禮也趙衰之對文公曰郤縠可郤溱之對悼公曰午也可赤也厚問定君於石碏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侯方生而稱其證此又述何人可韓厥之對景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以其死也故諱之若生未有不名者樂鍼在厲公之前曰書退子且名其父矣乃士匄之讒荀偃則曰伯游是曰請從伯游此何以說焉蓋古之記言者亦有忽不經意之處故史記中生而稱謚者尤多讀者當識其意而已必字字以爲當日實然則愚矣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云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皆先稱之而後申明其說其文勢正與此同若以首句爲述人言則是此章有殺而無斷也且下句兼人與父母昆弟言之而此句獨述人言於文義亦不相呼應蓋說是也間是間然之間非讒其不然也不間卽人皆信之無異詞者間下有助字猶無改於父之道之列辭有緩急不容艸艸昆同也同父曰昆古者昏姻異姓皆稱兄弟儀禮云親兄弟曰昆弟小功以下曰兄弟言字專指稱賛之言大抵父母昆弟內或相尤外必向人稱其善人之情爲然也故人多不信其父母昆弟相稱美之言唯閔子孝爭於邦故父母昆弟以爲孝外人亦以爲孝此所謂不非間也蓋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若其母還再育三子溫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橘棗爲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上乘心若遺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不遣據此則閔子兩弟溫煖無恤心而恐母遺而兩弟寒於是父感之其後母及兩弟亦感之可知孔子稱其孝兼言昆弟正指此事呂晚村曰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中卽是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正平本昆作兄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箋曰，南容三復白圭，抑詩也。不言抑而言白圭，其所三復唯一章已。三復言復誦不翅一再也。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然非誦白圭之詩而能此以致謹於言也。惟平日深有意於謹言，故三復白圭耳。○公冶章一章似斷，此一章似案。人能謹於行而或不謹於言，亦足以取禍。此學士才人之通病矣。乃亦能謹於言，所以褒南容也。是時謹行有不待論者，若行不謹而言吶吶者，與大言不忌者，皆弗足論。陸隴其曰，若只不言亦何難，言是儒者所必不可少的，而又是最易玷底。觀程子言箴，可見此所以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箋曰，皇侃云，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集注范氏即皇氏後說也。然孔子此答，豈有待康子能問乎。大異於孟懿子問孝者。夫待問乃告，固教之術也。言於君必盡，亦固古之道也。然於二章皆無所當已。皇氏前說近是。正平本不幸上有不遷怒不貳過六字，皇本南宗本同。但正平本者下有也字。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識辭。○胡氏曰，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奮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禮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道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箋曰，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喪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三事連敘，皆當在晚年。其時相去不遠。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明年子路死于衛，顏子之卒，當即在獲麟之年。故公羊與獲麟並舉其敘，子路之死先于獲麟者，以子路與顏淵爲對偶也。檀弓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蓋顏淵子路比年而死，故並舉之。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六十九歲也。弟子列傳所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譌。古人四字亦用重畫，故與二三易混，如梁鱣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家語則曰四十九歲，大抵二三四之間，多譌若是。則顏子實少孔子四十歲，伯魚死在夫子七十，顏淵死在夫子七十一，先後相距，剛間一年。鯉死之論，引痛正切，且請車爲椁及答辭明皆因徒行之故，正可爲伯魚顏子皆死于孔子歸魯以後之一證也。請車者，以家居不復周遊也，不可徒行者，吉月必朝之類也。然則顏子卒之年，在歸魯之後，豈不彰彰乎。若謂祇少孔子三十歲，卒于孔子之六十二歲，則爲哀公四年孔子未歸魯而於此時請車，爲椁，將顏路欲令孔子徒步而歸家乎。此必不然矣。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以爲之椁，椁，皇本作槨。石經作椁，玉篇云，槨同椁，即六朝俗訛字。管家本正平本南宗本皆無此四字，皇本有，皇疏云，淵家貧死無槨，故其父就孔子請車以營槨也。則皇本舊有此四字。

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今從皇本。下章門人厚葬之，則何患無椁，而乃請子車意者初死時倉卒無辦，無以爲椁，厚葬乃既死後事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者，就其子身上而名言之，故曰言其子，猶云謂其子爲才爲不才也。同也，才鯉也不才，非可比論也。然其才其不才，亦皆指其子而名之，則在父之心，其哀早世也，無復差別矣。何限曲折，在數字中。○經也死有棺而無椁，白虎通崩薨篇云，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士有雜木椁，但有棺無椁，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言未嘗賣車以爲椁也。正平本鯉下無也字，皇本正平本吾不下有可字。○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以字蒙到末句，皇本正平本後下有吾以二字，皇本章末也字無。孔子自衛反魯，魯人雖不能用，猶尊崇聖德，待以國老，哀十二年左傳。冉求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是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嘗有馬乘不得徒行，而夫子自稱從大夫之後者，皆在自衛反魯之後，是亦顏子死在夫子歸魯後之一證矣。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相賵，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是賵喪之禮本有車馬，故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哀痛迫切，不遑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通節夫子自言其所以處鯉者，即可明夫子所以處回者，即可明顏路所以當處回者，後二意皆在言外。見葬禮當稱家之有無，胡氏以吾之有無義之可否爲兩項，恐非。凡事有可否與有無不相干者，亦有可否生於有無者，若此章是生於有無之

可否矣又凡命服命車謂諸侯以下受王命者也若諸侯之大夫唯上卿受王命者有之其餘大夫無之左傳叔孫氏之命車可徵孔氏何曾有命車哉又舊館脫

駁曰非實中不當據作說且聲可脫而復求則車可資而更造其說亦不當又孔子於顏淵視猶父子不當引所識窮乏者作說胡說也失歟人子自說亦不當況孫曰死棺

之以禮是事父之道宜一於禮於子之死有棺無槨是稱家有無爲葬子之禮顏之之葬助以大槨亦何不可但違禮從厚非愛人以德之意觀曾子之易簀與此顏

紀之文知聖賢之於禮無一時敢失也蓋所謂厚葬乃棺槨衣衾之過于美爲與貧不稱爲不可耳貧則棺槨不當過于美非謂貧并不當有椁也朱子答石子重

云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

郭敬曰賻人之葬禮也家貧求賻厚葬非禮也君子安貧至死不二生貧而死求

富與生無臣而死爲有臣行詐欺天等也聖人自待待子待門人禮同也禮所重

厚葬惟君與親親葬亦稱家竭力而葬子可知矣葬者藏也斂手足形骨肉歸于

土皆得爲藏夫子自謂不得大葬亦不至死於道路得所而已說者疑有棺無椁

墨道也夫墨道所以得罪于君子爲其親喪無服非爲有棺無椁也儻竭子不爲

宋大夫家貧其子與門人死而薄葬君子豈非之後世以墨道爲薄以破產厚葬爲儒行總之不違于禮耳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駁曰毛詩噫此皇父噫厥哲婦皆爲有所痛傷之聲釋文喪如字舊悉浪反皇疏喪猶亡也是用舊音集注從之說文喪亡也天喪予者猶云天亡我也龜井魯曰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言道之興亡有天也大子夙身兢

舜之道知天之將使斯民爲唐虞之民故周遊天下求明君英主可與興斯道者

而不得於是乎有歸與之歎歸則論述斯道於是時也顏子容哲文敏仁敬日進

夫子則顏其得明王而起代已唐虞斯民故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悅天之將興

斯道也夫子年過七十身後之託獨在顏子既而顏子死夫

子之所爲發此歎庶可以窺其意與下章參觀其義益明矣。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夫音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

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駁曰慟過哀失容也慟字从動得義馬曰慟哀過也鄭注云慟變動容貌蓋哀痛

之極其身聲動也即是哀過鄭與馬不異此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

隨孔子往者子慟矣者從者告其哀之甚而失容者請其故者曰有慟乎此非問

辭意謂無慟則已有慟則不慟於同而慟於何人也非不自知之謂二爲字如字

顯似優夫子傷顏子之死蓋以曾天下之至深也故曰天喪予天喪予夫子痛惜

之甚豈獨以此慟絕而知之哉皇本正平本曰上有子字而誰爲慟邢本爲下無

慟字文選夏侯常侍誄云非子爲慟

吾慟爲誰似古本有慟字今從皇本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駁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也不可二字宜玩若夫子痛禁之意微見於聲色則門人敢違命乎觀於人情可知也與之釜與之庾冉子與之粟有與之意重亦以門人

者下文夫二三子也是也孔子常稱衆門人爲二三子此門人亦指孔門諸子且

論語中如門人問曰何謂也門人惑門人不敬子路子路欲使門人亦指孔門諸子爲臣皆爲夫

子門人若乃諸子之門人則論語明云子夏之門人未始與夫子門人混然則此

章此曰門人可見其非顏子門人且二三子之稱皆爲夫子稱弟子門人之語下文有

夫二三子也之語則非回之門人也章章矣顏子早夭鮮可憑依古人潛德自養

非如後世儒先之好爲人師故同門諸子擅其葬事亦理勢之當然無可疑

者○子曰不可檀弓載門人葬孔子有自燕來觀者門人謂一日三斬板而已封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然則薄葬乃夫子之志顏子即不貧夫子亦不欲其厚葬也

○視予猶父也與前章經也應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夫有所指之辭夫二三子直

指門人猶云夫人之子夫侯者夫執與者皆同龜井魯曰葬稱家之有無禮也類

淵貧窶固當不得厚葬門人者冉閔游夏曾子閔皆賢顏子之賢緯而親之者相

議僚力厚葬以盡平生之情也諸諸夫子不可然稱顏氏之財而葬乎不過敬手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足形反藁裡而掩之以彼其德而其終之不稱豈朋友通財者之義哉假令夫子

不可過厚何罪遂執本議厚葬之既葬之也夫子廼曰回也在世視予猶父也今

也即木予不能如葬鯉也之稱財然予既不可厚葬則使我不得視猶子者非我

所爲也哉二三子所使也其言如恨而其實說厚葬者宛然見於言表蓋夫子至

誠溢出自成此獨語此意唯顏子知之神而有聽

必諒之於冥冥之中矣夫子口氣似向神靈說道。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

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

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

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駁曰子路所問夫子所答鬼神皆指祭祀之鬼神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

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曰敢問死朱本無曰字諸古本皆有正平本問下有事

字事人便有全綱常盡人道的工夫知生便有踐形盡性無忝所生的工夫趙佑

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夫

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

孝子爲能享親人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教於父兄而愛

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孝子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遽爲大患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即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即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伊藤長胤曰集注意謂未能事人則不得事鬼未知人則不得知鬼夫子蓋重鬼神與死之理不欲躐等而遽告之也故曰皆切問也又曰所以深告之也古義謂未能事人豈能得事鬼未得知生豈能得知死夫子蓋斥子路之不務當務之事而爲不急之問而戒之也其義正相反通考論語諸章有言樊遲問知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子路請禱則曰丘之禱久矣則夫子之意可槩見矣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所以事鬼神者仁孝誠敬無所不至然鬼神之道遠而難知人倫之務近而易知而人之所患恒忽當務之易知而欲知鬼神之難知故屢爲弟子發揮其義然則此語亦非以子路之問爲切問而深告之也明矣先儒之學專主乎理故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夫子不告子路乃所以深告之也尤非聖人之旨矣○注原始反終見易繫辭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行故浪反樂音洛○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本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籀曰閔子下書家正平南宗皇本皆有書字邢本無今以下冉子例之則無書字似是今從邢本侍側二字通下三子統言耳諸子侍側亦以其平生言之不必一時列坐也誾若璠謂以德序蔡虛齋以爲齒序皆非也三子或和中有諍或直中有和而子路則純任剛健四子皆剛毅任道之器四子氣象聲容貌詞命言誾誾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十二　崇文院

富出聖心樂門人各成其才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句不可點出行行字蓋上文行行字與誾誾侃侃俱記者之詞夫子只因子路平日好勇之過故慮他日或過禍而預戒之使無中吾言而有以終遂其樂也記者稱諸弟子多字而不名在夫子口中皆名而不字此稱由也自是孔子之言文選幽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兩注皆引論語此文有曰字何本投去曰字晉家本皇本俱有正平本南宗本無無者非也集注引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然漢書無引此文處但漢書叙傳載幽通賦云游聖門而廉教兮願覆載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顏注論語稱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洪氏殆引此注漢書下當補一注字集注又引或云樂字即曰字之誤夫行行是剛氣之足以有爲故聖人樂之以其發之大過而不足於中和故聖人以不得其死戒之初無妨礙而或欲以樂字爲曰字何也死然猶爲也朱子以然做未定辭夫子是言發於子路未死之前則其爲未定之辭固亡論然此意當於全句上見若以一然字爲未定之辭則將何以解釋俱不得其死然乎左哀十五年傳曰云云季子曰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云云注曰食謂食孔氏祿疏曰子羔謂季子欲救君故言不當踐其難季子欲救孔悝故言不避其難據此知子路之死義也子路不助叛亦不助討叛皆不宜爲君況不仕于朝義所不及也但恐孔悝昭于不義故救悝爾不得其死孔注謂不以壽終是也集注於第七卷集注引胡氏謂仕衛不去殆以爲死子非義以子路爲仕衛固誤夫子聞其死而哭曰天祝予天祝予同於哭顏子未嘗以爲非義也夫當日衛叛既已出奔蒯聵尚在孔氏之家立君之權固在孔悝正苦爲太子所拘所以子路先欲奪孔悝也因子路欲燔臺蒯聵懼其果然以石乞孟黶敵子路子路倉猝未擕器械遂被其害祇子路不別謀于他而乃爲從井救人之事此夫子之所以嘗戒子路也

魯人爲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籀曰爲長府者是地當有府而小未有長名今因其敝壞當新之遂長大之增於舊規於是乎稱爲長府也若非舊府地不得舊貫之語但據長字曰爲曰改作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杜注長府宮府名論語鄭注藏財貨曰府廣雅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二十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

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成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予家竊力阻其謀宋樂祁知稱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規無所妨何必改作以溫使公怒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據左傳季氏若與臧邸皆怨平子者也公若謀去季氏子公爲昭公惡其謀而以告臧邸及子家懿伯臧孫雖之邸孫勸之子家懿伯曰違人以求亮事不可家懿伯曰舍民數世以求亮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亮事不可家懿伯曰違人以求亮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其言不可謂不深切然卒居長府伐季氏昭公遂以之出昭公卒于乾侯者也方其爲之閔子殆心知之曰乃昧焉爲人洩怨而謀去季氏此思改作之尤長府者也方其爲之閔子殆心知之曰乃昧焉爲人洩怨而謀去季氏此思改作之尤長府者也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亦心體之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此固爲長府言聖賢之情也未嘗明言其事直其言微婉以視子家懿伯之對深切抑其也非徒爲重興作言也若如凌鳴喈說魯人指三家則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特大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即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須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既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若圖若璩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仍舊貫如之何者貫慣同習也舊貫猶言舊式仍舊貫謂弊壞不可支者更新之而沿舊規無所增加也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定之辭改作照長字謂不沿舊規也注引王氏以仍舊貫爲字改字不得其解夫府庫之弊壞而新之之義故於一爲府造作之勞費豈足言哉釋文云魯讀仍爲仁釋文謂讀仍爲仁則魯論本原作仍字而未嘗誤作仁也○夫人不言者夫猶此也禮記檀弓夫夫也鄭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人猶言此人也此夫人因傳聞稱之故稱以夫人也夫人不言是反逗語此例見於經者如孟子故君子有不戰增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大戮禮虞戴德篇子曰在於君唯無言言必遷皆是夫子賞閔子處只重言必有口卽夫人不言亦不過借以起下句耳言必有中還是指平日魯事還作言外見爲是一說王夫之曰太公爲九府者泉布金刀之統名也其曰長者改短而長改輕而重也圜曰泉今謂之錢方而長曰幣冠圜泉於首下作刀形曰金刀皆橢長而不圓錢譜有漢鑄厭勝錢萬心錢皆其遺制五銖興而始無不圓者矣改作長府者改其形模視舊加長也加長則所值倍增用銅少而鑄作簡乃近代直十當五當兩之法一曰蹶改則民間舊幣與銅同價而官蹶收其利此三家所以亂舊典而富私門也故閔子以仍舊貫折之貫錢繫也故曰緡或曰貫皆以繫計多寡之稱府改價增則貫減而少仍舊者使以舊府取足貫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人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藝曰夫子就子路鼓瑟一事討出其心術精微處以警之蓋將進之室也奚爲之吾於丘之門爲猶以也奚爲何以也言彼在他處爲之於我無所妨今在吾門爲之吾於無所妨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據左傳季氏若與臧邸皆怨平子者也公若謀去季氏子公爲昭公惡其謀而以告臧邸及子家懿伯臧孫雖之邸孫勸之子家懿伯曰違人以求亮事不可家懿伯曰舍民數世以求亮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亮事不可家懿伯曰違人以求亮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仲由而天下多桑濮之音且曰此中和也是夫子之所放也白虎通禮樂篇桑濮者亂也所以惑心室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斗廣一樂尺八寸二十七弦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鳳俗通又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盡一皇本正平本南宋本瑟上有鼓字○門人不敬子路者子路忠信剛勇非受經侮者人亦不肯輕侮之此所云不敬是門人因夫子之言時卽有些不敬乳色耳故夫子亦得敎之門堂室語遞生可見○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升堂入室喻聞道之淺深也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則道後楣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淺人之道亦入室爲喻他門人皆是未能升堂者故有是喻也言以未升之身而輕侮既升之以人可乎以警門人也非徒釋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也。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敎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藝曰子貢問皇本問下有曰字菅家正平諸本並無○孰賢乎菅家正平皇本皆有乎字邢本無○師也過商也不及安井衡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考之論語多闕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師也辟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此孔子及朋友稱子張者也而其自言則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十世可知也是也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是孔子之誨子夏者也其自言則曰其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是也含諸章而觀之二子之氣象躍然而出矣○然則師愈與愈與賢勝稍不同兩不滿中而取其小可曰愈○過猶不及蓋亦暗中子貢之病也此章之本義夫子獨語其才性相反而未敢優劣之而子貢方人人未易方耳須知造就二子意是實造就子貢意是主郝敬曰子貢問師商本意不足在商及聞夫子過不及之說蓋信師爲愈矣夫子折之謂兩病一般子張能敵其堂堂之習子夏能恢其近小之見皆可進道子張氣象揮霍如問達問行學干祿其過可知子夏氣象局謹如教門人小子洒掃應對其不及可知毛論交

二子相質，尤明過不及皆緣氣質用事，指其病處，而解者往往費入中字，中者變化不測，不可為典要，中之至者，過亦中，不及亦中，執定過不及之間求中，便是子莫。如大舜兩端乃用中，如顏子末由，乃擇中，中者權也，若但于過不及之間摸索，則中亦粗淺矣。又曰，自常情觀子張定高于子夏，夫子亦謂師也過，過者實過不及者實不及，名實不可相混，聖人恐增狂者之蕩，沮愿者之進，欲使過者退，不及者奮，故曰猶不及，如由也兼人，退之求也退，進之云爾，其實冉子輸子路一籌，如狂者進取，大于中行，狷者不為，又次于狂，不可相揜，篇中凡與子張言，較遠大，豈非狂者可進取乎，既定二子之品，始識聖人陶冶之工，章末也字，邪本無，今從皇本。○師商元同等人品，而才德氣象，自有過不及之異，耳，故夫子猶之也，若夫賢智之過與愚不肖之不及，元自大有逕庭，不當援以解平同等者之過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而之也，聖人之惡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論曰，兩節並是孔子語，前節記實，後節議論，記者將子曰字移冠後節，古文多此例，大學鄭注引此章文，非吾徒也上無子曰二字，漢書諸侯王表注，後漢書楊秉傳注，引此文，皆以為孔子之言，可證也，只是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古所謂富，多指祿言之，此亦謂其邑入耳，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為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則不然，公室曰周公，周公為魯太祖，故也，故周公之富，當以魯封而言，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為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較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甔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是時魯已二入於季氏矣，曰富於周公，季氏僭奪之罪，可勝誅哉，合當救正，不當附益也，○聚斂，而附益之，說文，聚，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冉子嘗言，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其必不食言矣，蓋生財有道，雖祇此惟正之供，常用之例，措置得宜，民樂輸，將用無匱乏，如劉晏田千秋之輩，別有一番經紀，良才，非必讓君制民也，聚斂二字，與大學不同，只作蓄積有餘解，俞樾曰，孔子以為可使治賦，若惟是急賦稅，如後世貪吏所為，曾是以為治賦乎，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蓋人民日衆，田野日闢，地無遺利，故計一畝所賦之粟，倍於他日，趙岐注以為多斂賦粟，非也，冉有之罪，正與辟草萊，任土地者同科，猶云吾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聞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以富桀罪冉子，可也，以為多斂賦粟，則非也，古之所謂民賊者，尚不至此，而況冉子乎，皇本之作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攻求者，實以為攻季地也，蓋魯之貧弱也，由季氏專魯之政，財賦盡歸其家，故曰富於周公，冉子為季氏信任，應宜引以忠君奉公，以上地人民還之公室，即不然，猶當設法經營，潛默轉移，漸漸富國強公，乃徒知自展其才，不知季氏益富，則公家益貧，而強諫愈熾，是誤用其才，非匡時救弊之道，夫子之責之正，其不能改德，失平日屬望之意，孟子曰，無能改於其德，是此章注脚，後世不得其解，以為催科，以為心計，總由不悉夫子望求維魯之意耳，當時哀公怨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臣多間，國事幾作矣，夫子導哀公以自律，維持康子以不二，傳冉有實力調護於其間，匡救冉有，因以匡救康子，迨夫子沒，康子卒，哀公不旋踵而孫于邾矣，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偏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集注以上何為絕之，下句為愛人之無已，失之，非吾徒，鳴鼓而攻之，意本一串，寘可中斷為二，夫天下叛逆之賊，方始可鳴鼓聲罪而討之，今以冉求與之同罪，其惡之也至矣，何云友，親而正之也，朋友規正，何煩乎鳴鼓之喧闐，夫以朋友相規正，為攻過攻罪，固散見諸書，此特譬喻之言，以其箴砭嚴正，似攻敵，故云，然，固非攻字本義，矧又上有鳴鼓字，烏可解為救正其罪耶，又冉子之過，未可以為黨惡，且季氏非無惡，而其於民未見惡證，若謂賦斂不輕耶，天下滔滔皆是，不可特指一人為惡也，他事又冉子無與，而非是章所及，至於以急仕罪之，則尤不可云，非吾徒，絕之也，亦大過，孔子惟誚之而已，非今人絕交絕門之類，凡孔子所褒，山上求山，孔子所貶，滔下探測，是宋儒之通病，不可弗察，鳴，皇本，鼓下無而字。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舉以試實為實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平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勉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善曰釋文子回回也其庶乎或分為別章今所不用釋文是也柴也以下四言獨言性蔽回也以下二言言其事而辭論喘在廁賜上故記者寡子曰於後猶前章

於譏論羔冠子曰之例學予蠹雖柔亦同〇柴也愚愚者知不足而已若厚有餘以語子羔之爲人則可未可以解愚字愚字何有厚有餘之意足愚魯辟喭並學

其短處也何獨於愚短中長處也愚只是知不足而所謂知不足者不等或不知正理或不知通變皆是中庸是泛說柴之愚則專主不知通變說故與中庸稍

畀集注引家語泣血三年稽弓鄭注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恐不可從夫既曰泣血刑明明是血泣謂如血泣泣血於血也言淚泣而淚戚血出人淚泣之聲必

案此易[]泣血漣如此言血淚之漣漣必無泣無聲如血出之謂韓非子和氏璞而哭于日三夜淚盡而繼以血說死葬戚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艳

以血江淹獄中書淚盡而繼之以血此明言淚盡而以血繼之必不止下泣無聲如血出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術之極也其他李陵書此陵所以仰天推

心而泣血也陳琳書奮夜長吟剖肝泣血之類皆作血淚解方見悲憤之切鄰孔蓋以二年泣於血爲太甚故有此蹇就說不知三年中時時泣血便可自之爲

泣血三年不必三年中日日泣血然後得此稍也〇參也魯愚與魯相近稍有差別愚者智之反謂不英發魯者敏之反謂不敏捷魯亦樂其短也質子之質聽美

而篤志好學不以魯自棄故能成其德耳然其用力遲鈍百倍於他人矣所謂學礦深造止在於篤志勉學不自棄而已矣雖言魯之效曾子蓋爲魯多爽辛苦豊

以魯自喜故後世學者性質遲鈍者纂習子學其不自棄可也若以魯爲好事有非遲聽明之意則與老莊黜聰明之說相類非通論也夫學道愚最足起手處

辟人放行須一步難一步前進皆須擴用人一已自人〇已下之其〇師也辟辟關何開張也子張堂堂盛自設施務開闊而少翕聚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

其學樂記辟齊僻敖辟喬志亂子盡也爲個注琴張路孫子張也其爲人誰辟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篤而和狂狷辟一足行貌論詭言不拘常度也可以

證辟字之義禮后爲德篇有容貌取人於師改之之言荀子非十二子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朱子訓辟爲便辟之所本然愚魯辟喭以生質言非言

習也諸經言便辟者謂便習其盤旋退避之容不可以訓辟戴禮所言或諸指當當寬大之貌或謂習人不以顏貌取人禮記亦後人所增益若荀子謂未流之弊

尤不可從以注此經也或曰辟讀若左傳莊二十一年闢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偏也大學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亦與此辟同義但辟只是偏辟其

義極厲有遷辟有邪辟有怪辟而其爲偏辟則同皇本南宋本辟作僻〇由也喭嘆剛猛失於禮容也鄒因子路之行失於畔喭邪疏云舊汴作畈喭字若畈喭失

容也皇疏王弼云喭剛猛也說與鄭君同喭从口當兼皆古鄙倍說郎案傾迂也兩對可證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叙傳注作

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粗撤拔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喭聲近相通販俗字也朱子以喭同諺訓粗俗衛靈篇云野故由也是宋子注所據然彼以一

事言之耳子路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豈有見義必爲鑑舵不恥東褻不私如仲氏子而或以爲俗者古者所引諺皆者或典型之言說文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

解而從日之字義復絕殊夫子嘗對季康子日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殺稱諸外故擧其所長此稱諸內故言其所短以使自知之或使朋友傳之攻諫之道也蓋

人之氣質必有偏處得明人一點破轉移變化更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一皆指其偏處示之正所以化工四子也四子皆力學久而變化之辛爲質才乃知若學

者使氣質爲學用不善學者使學爲氣質用而已〇回也其庶乎屢空易繫辭顏氏之子其始庶幾乎亦言其近道也屢空與貨殖對明是謂窮乏史記伯夷列傳

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知貧不妨行顏淵敵之不爲不賀後淡買遠傳滿謂馬防曰賈遠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擴空將從孤竹之子於

首陽矣是淡人解屢空皆爲空匱但回也年在少壯而顏路木老善强也則回也是子姪中之一人未嘗營衣食而仰于父兄所謂空者謂乎瓢空虛無事

物也蓋數有其家不來韻之日也若人而屢空雖褒其安貧而亦在哀憫之意古書用其庶乎下句有承之必言其所以然者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以下〇所以釋上殆庶之義也孟子曰王之好樂此則齊其庶乎今之樂由苦之樂也今之樂以下庶所以解上庶幾言

也此章亦然屢空二字即所以解其庶之故朱子言其近道又能安貧析爲二裹不絕乎支離矣物茂卿曰顏子屢空此不欲小用其才故也世需多謂愉子樂於

陋巷有孔子任殊不知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顔子則異於此焉顔子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之志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喜用其才智也喜用

其才智者是其所以殊也即所以不及顏子也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爲一句言其以智力挽之而取富也論衛率性竊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一

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貨殖猶曰殖貨古文往往有先體後用之辭貨殖傳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聘以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

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子貢所以殖貨史記之言著不誣也豈甘爲守錢虜者乎亦以是求達爲已億則屢中卽在貨殖上非兩項言

貨殖之謀辭居之利能從其所億也此子貢之偉才孔門唯顏子子貢以聰明稱故孔子嘗以孰愈問之此章亦並論者其故爲爾不受命三字爲兩節之槪謂顏

子不受福命則貨而去於屢空子貢不受福命則貨殖而屢中貨殖上用一而字明從屢空作轉辭則屢空與中對韻亦叶慕則庶字暗照億中空字暗照貨殖

億則屢中本注曰才識之明訓泛就謀事而言范氏云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則專就言諸而言皆非中井積德曰貧富在天是士大夫之事矣在商賈中未嘗有

東手俟命者至於大貧大富有似天命者然亦于百中之一矣竟不得以天命藉曰聽存乎精力志業士大夫雖欲求富而無所事耳商賈則日夜所事皆是求富

矣范注不能安受命失誤隨唐以降下第貨學手中無一錢乞貨於親戚隣里亦可以所歲月是宅他故冀日僥倖博一第輒有報怨蝦德于段是以乞者不爲鄙

學子者不爲懇又有謂奇貨可居而樂存貨者或懼怨爲而勉強爲不非觀威隣里也更有通家有同門有父祖之故史學古門人況令之富貴者往往過兄關

來之人故易爲通濟後人慣見斯風以論三代學者猶方內而固鑿矣三代登有遊手乞貸學者乎故父曰稻子云千斷性與天道則不爲此過論駿〇〇以性天

道爲浮屠氏可之類邪有人於斯不仕宦受祿又無山園資業可轉易貨貲以爲生也一即性天道之說忽蠖業廢生以凍餓其父母妻子可以賜也一家之生

人妻子童僕仰衣食乃以知命安貧廢其生業徙手受饑餒甘撓妄循於道路其可以爲人乎故大士大夫之富每與貴相連故在彼而不在此不可自求之商賈

之富與貴背馳故在己而不在人善求者必得焉是故命亦有兩樣抑同與賜也其家業生理不可考而後儒皆在仕途中發議論曾弗察乎農商隱淪之流混說而可否以其求富爲不知天道之過故程子有此論其謬由混同兩命爲耳又賜不幸言而中見于左傳與此異科不當援作說一說俞樾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賞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與蓋不屬於官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劉寶楠曰愈說亦近理皇本正平本憶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憶則屢中即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子貢善居積意貫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貫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誼之最顯然可據者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箋曰善人能行善者也說見述而篇善人亦自有見識有力量不止不爲惡如克殘去殺可以見矣與所謂善柔異科左傳以善人稱子產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又稱其學古之道則善人未必不學本注質美而未學不如第七篇注志於仁而無惡之爲程道者猶曰所行也程張二說皆就善人之爲人而解失之又張說本孟子解善人曰可欲之謂善而言以可欲爲欲仁然孟子曰可欲言人之親愛願慕如恺弟樂易一般此章似不可引證○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釋文迹本亦作跡說文迹少處也跡乃迹俗字踐跡猶曰守舊執入於室猶曰達於道皆形容假設之辭兩不字實一氣下兩邊夾寫恰好畫出一個善人全像此是指點善人模樣

與子張看聖人之道有規矩準繩之可則謂之迹其精微閫奧謂之室善人不循其跡惟思謀民利以厚之故或郭稅於十一而薄我躬或曲法寬政而取民之悅又不窺其奧惟思除民害以利之故或棄世守之國而圖長民命其心惟欲施惠利民爲善厚人如古公亶父王季歷是也說又出子路篇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首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箋曰集解以此合前章皇疏謂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人故共在一章也然節首別著子曰字又其語氣似非答問者集注別爲一章是也色是面貌謂外飾也論篤便該色莊在內何者外面雖率者必不能爲論篤假令篤其言論人豈信之既篤其言論豈有不莊其色者乎不曰篤論而曰論篤與色莊相對論篤而色莊所以疑於君子也蔡云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即君子論篤色莊之喻程子有此論其謬由混同兩命爲耳又賜之於心之說皆爲此章補出本篇即爲是字下箇反照但觀人舍論篤亦無下手若將大奸大詐假忠假孝入譁非者乎語氣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箋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但問同而答異故子華疑之也有父兄在孔注當白父兄不得自專伊注當務體父兄之心蓋謂是照顧前後思慮周匝斟酌父兄之意稱宜而行之未當直前遽行合二說乃備皇本正平本行之下有也字由也兼人兼人謂加倍於人也能食數人之食者謂之食兼人一日行二日三日所行之路曰兼程而進文義可以見矣由也兼人晉行己不足而侵人之所當爲也注云勝人稍差劉寶楠曰夫聞義即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爲而合於義稱父母或兄之命爲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爲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爲義但子路有聞即行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求也退之證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問非在一時而公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又曰義事多端包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宜言之蔡啓盛曰賑窮救乏之事近儒據曲禮云父母在不有私財檀弓云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又取白虎通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乃止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給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賑數父財誠非子道以證此者實亦未確蓋此本非有一定不易者故二子各問之使有一定不易之道在禮自有明文則二子不待于問問亦不得隨人爲進退矣故釋經貴取證于經文而此則獨否也正惟本無一定在子路勇于濟人之急又自少備歷難苦此本其車裘與共之素願而問聞斯行諸固以爲別無他道也而子則抑其太過曰有父兄在至于冉子

剖不秦自問酬知之其曰可使足民他日果爲季氏聚斂足本良了逝變居積視封礼衣氏問問斯行諸也又以爲殆不宜輕學而子則拔其不改門問斯行之此

進退之義也沈無回曰凡有常有時中之妙用二子各以氣質之成見障之夫子一進之一退之故見去而其中之神時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

於進退又是執一矣乃聚吉曰此所謂因病卜藥苦之剛克柔克吉人之佩韋佩拔皆此意也亦知其問之問而不知其人之異知其答之異而不知其教之同

朱註遠避畏緇叫制冉子用戈齊師畏於所當爲者遠避畏緇乎鄉小谷工學門如子文問孝子游又問孝顏淵問仁仲弓又問仁子路問政子貢又問政其問同

而答異多矣乃稱無一人問之無一人惑之無起而求問同答異之故者可見各人問詞原有不同而記者執筆不能各殊故統以問學問仁問政云爾設有問詞

相同而答詞不同者則不但詳其答語並詳其問語如此章是也人非木偶發有言無端未泛學一字相問者如有泛學一字以相問者如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

之達夫子必曰何哉爾所謂達者之尤顯然可證後人不知此意妄謂各因其病而藥門無完人矣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闘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之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訓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驚冃畏匡見子罕篇吳英曰衛靈公問陳章注引孔注曰孔子去衛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弁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據此則可以知孔子匡人之難與絕糧之

厄實一時之事也孟子謂孔子不悅于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據此則又可以知問陳明曰遂行與遭宋桓魋爲一時之事也然則合孟子文

與問陳章孔注二者而孜之則畏于匡卽遭桓魋將要而殺卽在匡地可知也桓魋卽史匡人要孔子可知也孔子其先宋人又堅于宋故去衛遂適宋桓魋知

孔子匡來地欲爲害宋孔衛子陳孔鄭子犬不牙敢相信錯宿之卽地過魋宋不魋知知孔孔子子去已宋去之卽路使或人反伺衛下或要適路鄭要或求

于適匡陳者性文匡王地既發沒在云所云達在故匡使地匡言人之害而孔非子在孔宋子言故之畏故于叙匡其地言不之日之畏地于曰宋子而畏曰于畏

既匡過也匡文地王猶既有發餘云畏云之在日匡言地之言故之不故言日畏匡而人但其日如桓予魋何其至如于予天何生所德以于兩予言云其云如則

時予事何且其與所絕指糧匡爲人三桓時魋事其毋文乃畏謬也耶後左儒傳因于論五孟年言遂匡求人于桓匡魋注文曰有匡不衛一地遂文以八爲年兩

令事鄭于還晉衛侯定使六解年揚傳歸曰匡公戚侵之鄭田取于匡衛爲注晉曰討匡鄭本之衛伐邑衛中離屬也鄭往孔不達假伐道不于能衛克其今晉

魋匡必鄭在地要探于此適知由匡要地路在非宋匡衛爲陳由鄭國之交間爭有之因地達故之子微畏者于也匡孔見子其微于服過過宋宋微料服其過桓

匡宋顏而淵不後言之過一匡證文也有卽不可及以備爲也匡孔子子此世時家爲謂鄭適地鄭之與一弟證子也相元失和郎郡可縣以志爲日子滑畏州于

匡匡非城衛縣有古也衛孔之子匡雖邑不論見語悅子于畏衛于然匡方卽仕漢于爲其長朝垣亦縣何地至此于說未非出也國子境畏而于已匡幾其不時

似保故身匡耶人說圍又欲其殺衛之靈云公云篇夫禮微弓服由爲義遭引宋世桓家司云馬陽事虎見嘗孟侵子暴若于此匡時孔以子貌與似陽陽虎虎相

之被辭圍非但意明料其之非語虎下明添圍今可來解良何可必喜徵一服句顏看淵卽後得謂其後光至景也蓋皆從以者女人爲數死衆矣多見恐懼爲喜

死匡之人意所矣發何故敢分字散是而常行用至熟相語聚非時果獨敢少之顏敢子後故世孔固子有感敢其死死之也七回等何語敢然死不是可不引輕

此以章解絕此不意成何文敢孔二顏字相相失速應成俱義不如知賜存也沒何而敢顏望子回曰之子云在若何直也以夫必子死之解自敢信死與則顏在

兩子死之生信不於敢夫一子毫一苟也且夫其子臨曰危匡迫人之其時如自予有何吾顏解子患曰難子之在經蓋綸並則信聖其人不可死在也信聖其人

又不豈死有者犯顏匡子人之之學鋒幾而於慢聖死人者而耶豈但不偶能然必相聖失人在之後不自死不耶無既疑能慮必之聖情人故之夫不子死一而

之見以顏子子在卽信曰子吾之以必女在爲也死直矣任懼之其以慢間亦何喜敢其死來明也免是於情患事難急之中道驚同喜也語聖顏賢子相而喻答

子於箕微子者存如比此干都亦敬可曰無從死古夫無子苟乎死生之處聖多賢雖惟從比容干委死蛇于物諫奐亦能是爲半此身科當用世安若身其立微

至命見之而極喜也顏慷子慨雖殺後身知非夫中子庸必之生教故匡懸人之之如難此顏尋子其相生失知在疑後其夫死子義憂諒其則遇不患難也子及

處死生也死爲之子際在不而傷不勇敢不死故非常爲既辟從患容而又徇勇士決也于能去死惟如我不與苟爾死此全足生證而矣非國儒語生晉聖語賢

民武生公於伐三翼事殺之哀如侯一止父欒生共之子師曰教苟之無君死食吾之以非子父見不天生子非令食子不爲長上非卿教辭不曰知成生聞之之

廢族人也之故道壹君事何之以惟訓其矣所遂在闘則而致死死此焉胡報說生所以本死也報丟賜奇以齡力曰人此之一道聖也一臣賢敢皆以言私必利

背不經可矣死生者人故最各重以守不身死不爲獲言已性而恐死誤必死得以死貽所誤如天死下君後父世死而社宋稷儒死反軍言國必重死事則大直

識患一大畏難字未此有是無典名禮而中死字者有無一名死而卽死獲罪罪之過大者婦蓋之畏死者溝怖壑也大謂爲怖畢死者也所既兼怖況死此卽君

曰當死懸而力不解弔脫者以三求第一一免曰死畏之而道鄭不讓幸成而卽死註則曰爲如世子擯畏斥于不匡哭之不畏畏則而幾不齒畏于匡等便禮

道有避萬也不一可獲死狠者亡故命前犯儒觸解而畏死有謂三不一自不量解而說關而也死三一者計皆無與所宋出儒而之死說謂相不反數非服悖來

而義劇害害理其使至先故王曰禮以意汝與爲一死聖謂一懼賢汝問不答察精而義死害也掃子撫在復者存子顏不淵死後也子古唯稱恐不其死誤曰死

則在何如敢父卓在卓父以母死在此三時國天忘王使雖法在孝然直並在無是吉也處故孝曰然吾悔因知知在子曾必伐不鄭死將子又見其法瀾也非可

所敢未有敢王敢伐鄭討匡人者況春秋無方伯齊晉雖更霸而晉襄以後齊且臣晉至是時則齊景衛靈魯定各皆叛晉午在本國已瞻顧不暇淵欲告方伯將以告誰至胡氏所引樂共子之言彼以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而共子爲國君死雖故作是言實則師與君父降等其曰如一亦大慨言之且共子之父樂賓曾爲曲沃桓叔師傅故特重其詞樂共子死君非死師也若復讎之禮則周禮調人之職曰兄弟之讎不同國師長之讎視兄弟則爲師長復讎者正當比兄弟一等雖身嘗備兵而但不同國與君父之不共戴天者有別王百朋曰記論語者不曰子厄于匡如孟子厄于陳蔡之厄而兩記畏字則大禮大義即在此一字中矣何本皇本正平本女作汝。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非大臣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箋曰季子然孔注季氏之子弟也世族譜以爲平子意如之子不知所據可謂大臣與者子路冉有皆孔門名士而季氏臣書之子然喜以爲得大臣故問之大臣謂大賢良弼揚雄以大臣許魯兩生則知雖章帶之士苟有其器則亦可以爲大臣也釋文臣作悉云古文臣字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唐武后以圖悉等字代君臣等字而古本論語已有悉字則非盡出臆造也吾以子爲異之問亦輕二子之口氣矣異與子亦有異聞乎之異同矣注訓非常不是異之問問異也由與求之問問由與求也古人用字當置於上而移之於下必用之字以斡旋之淺之爲丈夫爲淺丈夫也小人之使治國家使小人治國家也此之謂謂此也皆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固稱卿佐之任也然亦含二子不能以道匡正季氏之意非給二子切責季氏之不可匡正也不可道不行也止謂去位也道字內兼格心宜獻兩件然勿說做諫臣模樣可謂具臣矣者聖人論人無故輕之而沒其所長之理蓋具臣言其可以當得一臣之數所謂做得一官辦得一職也具猶完具之具有一物必稱一物之實方爲具物有一官必稱一官之職方爲具臣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足民亦做得一箇臣與空空食祿者不同也但具臣無愧臣職大臣則道足以格心夫子意專在未可許大字處非甚貶之然則從之者與者字指二子從之者亦蓋人臣之一等也孟子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斥公孫衍張儀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不從謂其主白有弒其君父之舉而不從之也是不黨大逆之惡矣蓋子然驕亢鄙夫然則從之一語其恣縱尤顯然彼所慮者惟二子二子既非大臣則奔走指揮將惟己所欲爲矣故夫子聲口如烈日秋霜使奸權破膽二子大節亦自凜然注死難不可奪之節援据失當二子北同仕于魯君之朝而拒季氏之弒逆則死難不可奪之節於是乎可言已又本注許二子之節且折季氏不臣之心尹氏則謂若無夫子之言則二子必爲季氏所污陷于亂賊之黨故夫子告子然以救二子也此看二子大低當從本注其輕護先賢甚矣又張南軒以爲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則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弒父與君者蓋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弒父與君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揆之史蹟似不然荀彧劉穆之正所謂弒父與君亦不從者何可反證之荀文若漢之侍中劉穆之晉之丹陽尹平日協勸曹操劉裕本以救時壞亂非與之圖漢晉也迨二人功業已成漸萌他志此時阻之亦已無及然卒力持正義皆犯操裕之忌不食死於軍中荀死之明年曹操方封魏公穆之死亦逾年裕方加九錫王義之有荀葛論以文若與諸葛丞相並稱漢之宗臣劉裕爲穆之請加贈表云臣金蘭之分義感情深何敢以穆之爲臣乎又尹氏說與本注異。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遽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

箋曰使子羔爲費宰者費自南遠爲宰其子南蒯繼之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奔齊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墮費不狃奔齊使子羔當在不狃奔齊之後是時費墮故欲以子羔鎮撫之然此子路討議之耳非決遽豈以夫子之言而止耶子羔在孔門無子路不謀於夫子而決遽之理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文例可徵也吳英曰蓋孔子爲司寇時子路既爲季氏宰度子路使子羔時必其年尚弱冠則弟子列傳謂少孔子三十歲固爲合者乃家語改爲四十歲則於使爲宰時傳舞勺之年爾其意殆以爲未讀書之時也然以民人社稷爲童子解并不足爲佞矣弟子列傳又謂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此甚言其來學之蚤也非子羔至壯亦五尺也九字一句讀僞家語改爲長不過六尺字不知弟子列傳中何以子羔獨有受業孔子四字正因未五尺時爾皆可改一字刪四字邪賊夫人之子左傳襄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人。篤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僞聞學而後入。故木鐸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云云。與夫子此語意同。曰其傷實多。曰必有所害。曰敗績厭覆。皆賊字之注釋也。稱夫人之子。弱也。夫字衆人之子。三字子羔蓋既從孔子學。但年少學未成熟耳。集注未學句。恐過當。此章說子羔不可爲宰。不是說費邑不易爲宰。亦不是。蓋子羔當爲成宰。而不弟者化。後爲士師。而受刑者感。豈費宰則不堪邪。況古人之學。本不徒讀書。子羔好學。又豈不必讀書。此中正宜善會耳。大約與子使漆雕開章參看。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者。民人是兩事。民謂庶人。人謂羣有司。凡社稷之臣。社稷存亡。國君死社稷之類。皆是。非特謂社稷之壇也。凡曲禮注。及春秋治職。皆包在社稷內。集注治民事神句。慢神虐民句。恐泥。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夫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祖禰舉求報。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夏炘曰。社稷皆祀上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宜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八字一句。王充論衡正說篇曰。書五經之總名也。子路之意。蓋謂子羔之學亦進矣。不若仕焉。有見在之民人。學治民。學使能。有見在之社稷。學守土。學養人。仁愛如子百姓。誠敬通于鬼神。即學之實地。何必閉戶讀書。乃謂爲學乎。是言學之途不止讀書。非廢學也。是故惡夫佞者。是故二字。承子路來。惡夫佞者。就夫子平素之心說。猶云我平日所以惡佞者。以其如此之故也。非實斥子路爲佞者。而謂吾惡子路之佞也。大學問固不專在讀書上。就人情事變上做。尤是實學。但進修有次第。不可躐等。己之未優。烏能及人。此理亦昭然。子路一時偏執。主張實學。不能詳細自反察。及進修有次第處。而其言卓然傑出。易以惑人。而資於小說學者。故斥其佞。使之自反內省耳。左傳昭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馬父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夫子亦惡是說之易行也。朱注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云云。夫忠信明決升堂之人。豈以口給禦聖人乎。譚梁生曰。夫子嘗惡子路以詐。此復惡以佞。何詐佞偏在子路。不在他人也。信人諱詐。直人諱佞。唯子路不詐。故夫子偏以詐惡之。子路不佞。故夫子偏以佞惡之。觸其大忌。激其衆悔。而其意自阻。彼也之詐人妄人。面不赧。背不汗。即惡之何益。夫子循循善誘。亦何肯覥面稱惡。以成扞格不入之勢哉。夫子終不聞罵他弟子。而獨往往高聲大罵子路。如野哉由之惡。不一而足。子路聞罵則改。所謂聞過則喜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晳。曾參父名點。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做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頻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被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

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相。孰能爲之大。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之也孰能爲之大言無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

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

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

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

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箋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朱注謂四子以齒爲序然史記家語難憑信如此章冉有次在子路之後第十六篇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則冉有居先據史記家

語子路長於顏淵而第五篇顏淵季路侍則顏淵在子路之先蓋記者各異次序無定例如此晳字宜從白五經文字曰晳人色白經典相承多作日非日部有晳

無晳而晳與晳又異也詩揚且之晳毛訓白晳左傳澤門之晳與黔對說文點小黑也曾點與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皆字子晳各與名反皆白色之義也弟子列

傳曰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此說亦非論語子華使于齊與原思爲之宰此事而記之使齊之年雖不可考然因此爲宰之年而知使齊之年之不遠于爲宰之年

也使于齊蓋在孔子爲司寇使原思爲宰之年也孔子爲司寇孔子時年自五十三始至五十五止若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則使齊時不及弱冠之年矣弟子列

傳於原思無年家語謂原思少孔子三十六歲計爲宰時亦未及弱冠恐不確乎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也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

坐也與下舍瑟而作作字相應○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乎爾猶曰長於儕輩毋吾以也者言各言爾志無以吾長憚言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毋作無吾

以二字倒詞以鄭本以作已者說文已以也以用也二字義同檀弓般爾以入之毋嘗巧則世不得以注以與已字本同是以已古字通用○居則曰不吾知也云

云則何以哉以用也言何以爲之用也此章試辭味白文則何以哉句是問者本意卽答者宗旨夫子喟然歎曰句是別有所感之詞而孰能爲之大句是答者點

路卽問者會意人旨不符者傳注而了然矣○子路率爾而對皇本率作卒莊子人間世注率然將之釋文率本作卒是率卒古字通也漢書東方朔傳卒然高舉

注率然猶颯然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至可以形輕速之義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皇疏云子路不起非也後

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亦不記其作也而下文有居吾語女則論語弟子對皆起而記者略之以爲所必然不須記也獨曾晳記作以明其舍

瑟爾安得因率爾二字而遂謂不起而對耶○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大國也當孔子之時如齊楚晉秦地兼數圻則又大矣故云攝乎大國之間蓋千乘

卽魯國影子師旅卽齊師伐我國皆伐我之類飢饉卽大無麥禾大無麥苗之類觀後世諸葛武侯之治蜀王景略之治秦可得其概矣攝與左傳攝其首之攝同

俞樾曰攝猶籋也說文竹部籋箝也徐鍇繫傳曰今俗作鑷然則攝之通作籋猶籋之俗作鑷也周官司弓矢職鄭注曰并夾矢籋也是籋有夾義籋乎大國之間

猶云夾乎大國之間俞說是也左傳襄三十一年所謂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之間義甚近焉而攝長於介正平本南宗本大國下無之字○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

饉加字從攝大國之間來因字從師旅來師旅泛言軍陳攻守之事也不必論人數大營曰師小營曰旅如斯而已入數則古今不同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荊

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

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饉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

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蓋穀不熟蔬不熟皆可名饑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云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千乘句提起說攝大

國則見勢之難師旅飢饉則見時之難然二句遞說下見得一節難於一節由也爲之內有敵以作其氣救以孚其心兩項敵字又兼兵政婁敵皇本正平本饑作

飢與鄭本同○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比近也者言三載考績故子路冉有皆以三年計之也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有

勇衆志氣技力等項所以不解大國也方義方也知親上死長之義也此是何等力量何等作用使功利智術之士爲之言強則能之決不能使有勇知方也是子

路之所以賢於管仲而曾西之艴然艴然所以遽不同也○夫子哂之集注以哂爲微笑是也大戴禮盧注曰哂則齒見笑則矧見正與朱注相合說文弞笑不壞

顏曰弞从欠引省聲其欠字下云欠張口气悟也弞有開口之象故弞爲正字哂俗字也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此借矧爲齗字凡笑至矧則壞

顏且失容故曰笑不至矧大笑見齗則不見齗者爲莞笑矣弞笑不壞顏而壞顏者爲大笑哂與矧各一義也皇疏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此以矧哂爲同義

恐羅子路爲邦之才夫子固許之但其言志已視天下無難事便有凌駕當時人才之氣無少遜遜之意夫子所以哂之○求爾何如赤爾何如點爾何如皆夫子

呼其名而問求赤點之下皆當讀斷爾何如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公羊隱元年傳且如桓立何休注且

如假設之辭孟子王制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六七十里五六十里者伯子男之國也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冉有以子路見哂故以

小國自任然春秋時小國足民尤難可使足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足

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正平本民下有也字○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禮樂敎化之具古人出爲政事各竭才力視己所能爲者專圖之而己所不能爲者勿冒

為此故所其以事易成而其實政日澁也世儒一者曰初談德一術即以務德化誰能絕背以禮力樂仰讓此人者君子是指移風易俗有謙讓仁如宗廟之事如會同一氣語不可拾遺非能分析親疏下兩宗廟會同之非諸侯而事何宜語主則朝聘此而言下諸侯立會同者始上及天子廟而相在亦壇等舉宗廟諸侯之禮

德學會係同不若言汪北若若互文像見及義之如辭金鶚讀曰若漢注書云文帝紀之巫事若謂對祭致紀武也帝紀諸侯為時見上會聚類曰者同朱子從之非也古者諸侯冕而非冠大夫以祭上賓之大夫助也祭者冕以士委章甫即周之委貌弁而服以士委章甫乎華言願為小相特是謙辭凡在廟者無上相

上貌為玄冠之非也戴東原辨之詳矣公西華言其不暇冕而服章甫乎華言願為小相特是謙辭凡在廟者無上相

皆相禮之人未有專設一官而謂之相亦未有上相小相之別周禮左傳所稱相者皆祭祀之相也今以宗廟之事為上相亦未有為祭祀何解於小周禮左傳所稱相者

二也大子詔四子言志欲觀所以用世故子路冉有皆按時事以立言公西華何獨不然時會殷同之禮此欲生逢世有之春秋時此禮久已不行公西華所言會同

豈必指此乎其不合三也下文云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明會同是諸侯之事公西華欲為諸侯之相也若謂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禮者為天子之臣固官大宗

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覲禮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此擯者即大宗伯也篇末言會同之禮有東

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四傳擯亦大子之擯也諸侯雖各有介然不過皆奉其君之旅置於宮而已宮謂壇壝宮其在四時常朝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

五人見居官大行人職亦不過立於門外傳命而已其贊禮之相也公西華既願為相豈但為讀行之介哉其不合四也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爾雅

釋詁云會合也說文云會對也合也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易有同人之卦以己與人合而言同止二人會亦可知矣禹貢云灉沮會同孔傳云灉沮二水會同雷夏之澤二水可言會同豈二君不可言會同乎

諸侯相見于郊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郊地可謂之會而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聚地可謂之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單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召陵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禮有煩瀆之禮焉公曰會同之禮可知春秋時所稱會同皆諸侯自相會同非會同天子也兩君相見其相禮者必是卿聘義云卿為上擯大夫為紹擯士為承擯士為介

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也可知春秋時所稱會同皆諸侯自相會同非會同天子也兩君相見其相禮者必是卿聘義云卿為上擯大夫為紹擯士為承擯士為介

周官司儀云及廟唯上相入春秋時凡相禮者皆卿大夫為之

自朝聘皆皮弁服蓋據聘禮知之兩君相見皆服皮弁其擯介降一等宜朝服

凡朝聘大夫委貌士玄冠上相贊君其首服亦為弁制正自相宜也諸侯會同必降而服皮弁則其臣固亦必降乃得從君朝王

於天子服冕服而自相會同必降而服皮弁

得與君同服冕而賓相兩君之會不得與君同服冕而皮弁服無別故降一等而服朝服也然上相與君同戴弁

則不相近矣卿出聘服皮弁而相君只朝于鄰國則朝服君相以聘行使得專皮弁服賓相禮

宜優崇其下有介介服宜差別故聘使皮弁服介則朝服其禮也客主之相如此則主君之相亦如此所謂端章者其為兩君相之服明矣○端章市朱文云端衣正幅從衣品詳凡衣及端章市朱

口端今經傳皆作端是同音假借左傳文端委杜注委端衣冕而聽古端正年殺故名曰端端也凡右端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

舌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釋名釋衣服云端其袖下正直如端也此亦樂玄端以例其餘自十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云直者如端也

其所服之不定之辭也玄端三裳上論列其服非者次所服之人士經傳說弁玄服

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為士人設紀說弁玄服

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若可如也荀子哀公篇名端衣玄裳冕而乘路則為天子冕服亦通名端衣玄裳冕而服

食亦云統而乘路則為天子冕服亦通名端衣玄裳冕而服

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為士所服矣玄端之制案班固漢書食貨志云周布玄黃端廣二尺二寸為幅玄端決幅如布之幅廣與袂等故曰端端者取正方為名是布玄黃端廣

服無不方正也按士冠禮疏曰朝服亦得名端以十五升布為緇色正幅為之極十五升則為縷一千二百江永謂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為之千二百縷為緇色正幅為之極

細者是也鄉黨闕攷曰玄冠以黑繒為冠梁廣二寸又以黑繒為武冠領屬於武其

畢內向縫之冠梁古用緇繒周用橫縫辟積無數天子用朱紐組纓結於冠領屬於武其

餘為綏諸侯用丹紐纓綏大夫富用青紐纓士用綦紐纓又曰大白緇布對舉則玄

皆用布故有纓無綏玄冠用黑紐緇冠用生絹故乘莊為飾孔賈疏禮每緇混玄冠

緇布冠為一江氏紱之是也雜記以玄縞與大白緇布對舉則玄冠非緇布冠

其顯證江謂緇布冠用布玄冠用繒最為明審惟大夫玄端之裳諸經不言何色

謂繒綺屬染之玄色攷說文云繒生絲也廣雅云繒謂之綺是與玄端用布之制

異則玄繒衣非玄端審矣蓋性冕服用絲此玄繒衣當即玄冕之衣案玄端之用

最廣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用之但有常服不常服之別天子諸侯燕居用之諸侯

還宮燕居亦用之大夫在家早朝及去國三月用之鄉射或賓及息司正亦用之

公食拜辱及鄉飲息司正又用之然此皆天子諸侯大夫所不常服者也至於士

冠禮則冠者初加用之賓主人兄弟及擯者賓者亦用之昏禮則納采之使者迎

賓之主人迎輪之從者賓壻之女父用之祭禮則齊與筮日筮尸視殺視濯用之

佐食又用之喪禮則族長宗人用之虞禮則尸亦用之又郊而免祝亦濯用之

子事父母用之世子養視用之此皆士所常服者也疏家每得玄端為士服亦舉

其最常服者言之耳又案朝服得冕端名以同此士五升之布又同用正幅故也

是以鄉君注論語直云玄端諸侯視朝之服其實玄端朝服不可混名凡服制皆玄

卑于朝服若與讀鄉君論語直則反疑玄端之即朝服矣大戴記公冠篇

宣注云玄端諸侯朝服荀子不苟篇楊倞注云玄端朝服也此並以玄端爲朝服皆誤沿借義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曰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又諸侯玄端以祭鄭注曰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文起案玄冕居五冕之下鄭謂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是玄冕之服亦與玄端同但冕服用絲玄端用布冕服之冕有綖板旒玉玄端之冠惟用黑繒橫縫辟積無數則玄冕與玄端其制迥殊然端與冕字每相誤雜記注又云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是其說舛不獨玉藻也玄端之用卑于玄冕天子朝日及聽朔諸侯祭先君豈可下同士之服鄭譜作玄冕是矣金鶚曰玄端服者禮服之下者也服之尊卑係於冠冕服爲上弁服次之冠服爲下玄端服玄冠故爲禮服之下者也然自天子至于士皆服之其用至廣鄭氏三禮注釋玄端服其誤有九一曰玄端與朝服同特異其裳耳按玄與緇有別緇者正黑色玄者黑青色也朝服緇衣玄端玄衣是其色不同也且其制亦迥異朝服大夫以上其冠皆委貌委貌爲弁制所謂冠弁也弁有弁國語所謂委弁也惟士玄冠侯國士不得從大夫服冕故朝服亦不得從大夫服委貌天子之士得服冕朝服亦當委貌矣故少牢饋食禮朝服不言玄冠士冠禮朝服必言玄冠鄭以委貌爲玄冠非也玄端則自天子至士皆玄冠是朝服玄端之冠異矣朝服素韠玄端則爵韠朝服雜無明文古人雜色象裳士冠禮皮弁素積白屨朝服亦素裳則亦白屨也玄端則黑屨是韠屨又有異矣安得謂但易其裳乎一曰玄端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與士異夫朱裳裳之最貴者惟冕服有之玄端爲禮服之下者也豈得與冕服同朱裳乎且天子諸侯齊服亦玄端服宜純玄若朱裳則陽色炎著非陰幽之義矣大夫服素裳以齊亦與陰幽義不合又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此謂大夫士去位服玄端上下同玄色也若大夫素裳則非不貳采矣又屨人掌王之服履有黑舄是玄端服之舄若裳朱而舄黑則不稱矣大夫與士同黑屨若服素裳亦不合矣況冕服皮弁朝服大夫士之裳皆與天子諸侯同何獨至玄端而君與大夫士別爲三乎然則自天子至于士玄端皆玄裳也玉藻所謂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韠之大夫爵韠者蓋服雖可兼用而亦必有其正冕弁冠章卑之差等也冕服爲天子諸侯之正皮弁朝服爲大夫之正玄端服爲士之正故以朱韠韠之君素韠韠之大夫爵韠韠之士也鄭以爲祭服稱裁他服稱韠故朱韠不指爲冕服按韠即韍二字義同詩言赤芾金舄赤芾在股此朝會之服非祭服也朝服可稱韍祭服豈不可稱韠乎一曰玄裳黃裳襍裳以士三等而別士冠禮云玄端玄裳黃裳襍裳可也按玄端主于玄裳中下士亦有服玄裳時士冠禮云主人玄端兄弟畢袗玄注古文袗爲均均之爲言同也衣裳皆玄故曰均玄左傳均服振振亦以車弁服衣裳皆韎色也夫兄弟之中必有未仕者則仕亦不必爲上士是知中下士皆可服玄裳也蓋玄端爲士之常服雖學士未仕者亦得服之初冠服玄端見于君及鄉大夫鄉先生其事重皆必服玄裳以從其正豈必中士黃裳下士襍裳乎玩經文可也二字是不定之詞上士雖以玄裳爲主而卑輕者亦可服黃裳中下士雖以黃裳襍裳爲主而事重者亦可服玄裳如鄭說劃分三等拘于品級與可也二字不合矣一曰襍裳前後異色晉獻公賜太子申生偏衣左右異色狐突知其有殺之之心曾謂先王之法服而有前後異色者乎襍裳當是玄黃合色易文言傳曰玄黃者天地之襍也是謂玄與黃襍玄黃襍色與雀色相似故用得韠也一曰士不侈袂廣袤等故名爲端按朝祭之服衣袂皆二尺二寸故皆有端名不特玄端服也樂記賢端也餘可類推禮惟弔服弁絰也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是朝服名端也

其裏侈袂少牢主婦綃衣侈袂可知其餘皆不侈袂也若大夫以上皆侈袂何以言端冕端委乎一曰齊服玄端惟士有之司服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按此文雖在士凶服下其實非專承士言句在一節末是總結法謂自王以至于士齊服皆有玄端素端也王之祭祀兵事既朝凶事弔事服皆詳舉惟齊服不見可知此句齊服包王在內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服惟玄端是諸侯齊服亦玄端矣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想也玄色陰幽故齊必服玄端無貫賤之異玄端本次于朝服而朝服緇衣玄端乃玄衣者以其爲上下通用齊服也郊特牲言天子之祭可知齊之玄數字即天子亦在內也鄭注旅貢氏云王齊服衰冕不知齊祭必異服自天子以至于士皆然以祭重于齊不可無別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尚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美也衰冕甚文齊服豈宜此乎一曰士祭服玄端與大夫異按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素韠唯尸祝佐食玄端不言主人可知主人與賓及兄弟皆朝服也祭英重于主人安有賓及兄弟朝服而主人反服玄端乎鄭注謂皆者賓及兄弟誤矣果如鄭說記當云賓及兄弟皆朝服惟主人尸祝佐食玄端也經云筮日主人冠端玄又云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視側殺此與筮日筮尸視濯視牲皆玄端以非正祭也至祭當易朝服經不言文未備也鄉飲酒禮經不言主人服記故著之曰主人朝服正與此同凡賓與兄弟皆從主人服士冠禮主人玄端兄弟畢珍玄賓如主人服昏禮鄉飲酒禮燕禮射禮聘禮賓主服莫不皆然昭其稱也天子諸侯之祭冕服賓助祭者皆冕亦此義也雖章數臣有與君異者然亦惟賓降于主人未有加于主人服者也知賓服朝服主人必不服玄端矣且祭與朝並重其服宜同諸侯冕服以朝亦冕服以祭大夫朝服以朝亦朝服以祭然則士以朝服朝亦宜以朝服祭矣或據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己是大夫士自祭服不同士冠而祭則玄端也不知大夫士朝服衣裳雖同而冠有異大夫朝服冠弁故曰弁而祭于己士朝服玄冠故曰冠而祭于己也安得以冠爲玄端乎一曰士莫夕于君服玄端案夕君服玄端于經無據以義推之臣之見君皆必朝服士初冠服玄端見君未仕者也若已仕之臣未有不朝服者安得以夕而殺其敬乎且夕于君非每日常見者也必君有事特召或臣有事當奏白然後進見豈可輕其服乎然則夕君服玄端必無此禮明矣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母發聲也追猶雖也夏后氏質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緯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據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兼釋其義互相備耳章甫殷冠名然此通周冠以冠爲禮冠之稱耳端章甫蓋用成語也猶言端冕端委○願爲小相焉者諸侯相見賓禮者曰相在主國曰擯賓國曰介擯介統謂之相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不敢當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

大介末介之大夫士先助君也上擯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赤言小相爲謙可知○鼓瑟希說文鼓郭也从壴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注出手曰鼓此字虛實兩義不見鼓瑟非分散舞字從鼓鐘鼓字從鼓非也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兩點之作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閒若瑟謂古人學瑟皆與歌並奏無徒瑟皆此說非也雖不居無故不撤琴瑟然則必皆歌如好竽好吹簫吹笙豈能且歌且吹雅詩謂或歌或學擊雅云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咢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寋豈無徒瑟耶當子曰以声一曰云云時什皆塗已鼓矣末必歌爾即借謂歌瑟並奏長者有問瑟聲歌聲雜喧四坐其謂之何邪希疏也鼓瑟希不是瑟音希是鼓之希也夫子之間三子會晳鼓瑟在一堂之中恐始其語間歎不語之故得言子之言一一入聽聖容微哂明見無遺也及其問之而後舍瑟作而對鏗爾二字屬上句讀樂記云鐘聲鏗周禮典同高聲鏗注杜子春云高謂鐘形容高也故聲碾作碾杜子春讀鏗鏗之鏗鄭大夫讀爲寬之寬玄謂鏗形高則聲上藏寬然旋如裏蓋指鐘聲言之此鏗字亦當讀爲寬以象鐘聲之旋如裏也說者或謂鏗爾當屬下句點將言已之志推却方鼓之瑟而設置之瑟然地之時衆終皆鳴故其聲鏗然此必無之事矣作起也而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蓋君子有問於已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子詔已坐待坐若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異乎三子者之撰者撰是撰述所陳說便是注撰具也只是具陳具列之義謂自其所志而詠列於夫子之前也具是括字非從字鄭不撰作僎○莫春者衣服成何本皇本作平本作暮春邢本作莫釋文同暮鄭六朝俗此字莫令日是建辰月當時民間亦沿襲前代正朔凡經典舉時而不揭月者皆以夏時言此不言季春而上莫春者正月末也月末其時已暖也春服成者夫時服而表服單給者成也單從者夏小正云二月往釋黍禪禪與單同凡衣有裏曰給無袖曰禪說文云給衣陰聚令人稱號衣亦給之轉聲凡帶給皆是春服故注擧以言之春皆之志大旨在濫情樂性而已然鄙不必有見景賜時之意者謂此言志之日在偷春莫則不今者字品氣也且存服如既在此矣又何必曰言春服邪蓋一歲中氣候之溫暖除藻可樂莫如蓉春故特稱舉以爲言嘅惟其未春懷春故謂之志者時也在衣次何志之云乎旦謂季春則今三月謂莫春則是在三月之下旬光景備闇亭詩欲日莫春之初則以莫春爲三月之別名故以上巳爲莫春之初其候正存有三月衣下得以莫春二字代三月二字也恴者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前字六之入谷成衣入成之人也官本定字本南宗本誤上有冠字之浴乎沂風乎舞詠詩而尼浴于有二用二則玉藻沐稷浴用二中謂裸身在水中一則左傳閒其駢者浴沸而觀之內則五日訓潭湯清浴者身在水外不分寒暑約云五日孟亦濯是之類溥而觀浴但澡上體爾此浴乎沂則惟洗手足集注謂盥濯也盥者洗手皆名外有日本包氏浴乎沂水之上之忽猶所謂洒水月在手盥足爲皇疏皆身路水濱而非澡身之名也集注河今上巳祓除是也此說非也上巳祓除即晉人而謂脩禊事也浴皆見地高明曠達備也春秋時皆有此風安有效尤且荏土不踊息焉游焉得行之閒與上巳之俗奚齊河洪之不相及乎且集注既謂風乘涼也子已亦觴必乘涼雩沂水有之地志以爲沂在邑泉者出出白溪山者爲之沂

水東南逕齊宮之境南至下邳入泗莒也沂禹貢淮沂之沂水經注言沂水千隔都縣南合溫水上承溫泉陂西南入沂水則溫沂之合在今沂州境內去魯數百里而遙竹皆柯舉設涉以孔浴乎此之浴水與設沂水名同實異出鄉縣東南尼在山續曾城東門北對雩門門南附水有曾增稱西郎與泗水合北魯城西南南沂水相去懸絕恐得以齊地溫水之沂爲雩舞雩側有之流乎夫浴不必裸體人水盥澡面手亦可謂之浴矣風謂披襟當風春莫溫暖步生微熱浮風涼適體也二者皆郊遊佳境故曾晳舉以爲言韓李筆解改浴爲沿王充論衡謂風爲諷皆以三月末熱不宜浴洗風涼也於是又有沂水有溫泉之說並未達於令之義也雩者祈雨之祭名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壝樹木墳爲遊覽之勝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郎其設矣方輿紀要云舞雩壇在曲阜城東南二里引龜山水爲池至壇西曰雩次水經泗水注沂水北對雩門左傳莊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皐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以酈注推之則出爲門即爲近水而舞雩又在雩水之南也沈潛曰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晳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讓齊諸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積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拔除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爲滌浦之浮俗非鄭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蒸都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祓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潔食蓬餌以祓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縮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

東京賦沿爲民俗古祓禳者除惡之祭女巫之掌疾郎女祝之禬禳禮月令九門祭禳以畢春氣注祭祀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枚枚安也安凶禍也杜琦禊賦謂單成之言詩頌禍殃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觴詠爲樂而失本旨流觴之證且以詠遊舞之匪特義異古訓詞更事乖前典洗說是也月令燧釀即古之儺之遺後代祭祓祠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設祀者各別此論蔡故謬曾古論旨去以世樂高禪雩也詠乃登高能賦之義且作亦可斷章亦可曾晳狂者絕意於世故故其言如此又所答非所問故亦難乎言之得失予亦各言其志之語而後閒日其之而志矣猶言么麼事功禮樂欲爲而弗得焉猶且規規設安勞夢想何爲也此不特智夾溜於卽有下起三子遺略尊爲之意○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與內觀與鮮與之與如左傳中與人與晉與楚等之與三子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也行哲之在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議靈之趣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得位救民爲念而時不我與且與二三子講道於寂寞之濱忽聞曾晳浴沂詠歸之言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也而其所以歎喟點也之所知賞故以知或知爲則何以故問爾知也曾點之對絕不相蒙而夫子何以與之吾以爲非與曾點也歎與而何以爲不與曰沂水春風即乘桴浮於海也從我之由卽吾與之點子路聞之喜即點之從而後也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脩爲驕矜卽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之責也聖人無一日忘天下而門下子路能治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三子之才雖不言夫子未已如之第明之試其自信言既自信矣猶明上可作天下宗予與二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

之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舉而夫子之心傷矣遠曾點曠達之言冷然入耳遂不覺嘆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悄然而歎蓋歎者有悲憤憔悴之意無相視莫逆之心夫子之欲仕也至矣爲委吏爲乘田其喜人仕也又至矣仲弓爲季氏宰季路冉有爲季氏宰漆雕開不仕則使之仕曰善斯之未能信子悅悅者悅其待能信而仕非悅其不仕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而願能與點遊乎宋儒謂于夫子之與點而不得其故則遂夸因物付物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然則巢由沮溺後世嵇阮一流皆聖人邪○三子者出曾晳後者三子之出必自有先後而非並出記者祇謂三子已盡出而曾晳猶不出是日曾晳獨後爾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點疑已志不在酬知而夫子許之故問三子以自證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許其所能也○曰夫子是本夫作吾○爲國以禮即能以禮讓爲國也與不讓是一正一反之辭宋鳳翔曰禮者君子所以治心即君子所以經邦浮而易竭者才亢而難馴者氣禮則自有心和而形和者無論安危久武俱不可少此涵養人知則才大出之小心人未知則厚蓄戒其輕發是也夫子於求赤皆許之而無貶詞可見於子路固許其優於爲邦特哂其言不讓耳而曾晳誤會聖言以爲邦自任爲哂之則求赤皆許其自任無異於子路所以更連而問也○唯求則非邦也與者唯獨也語勢從由而來故曰唯孟子惟耳亦然惟自亦然與此正同言獨求所言非邦也與蓋點疑自居于乘爲不讓故怪其不笑之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者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是其證也凡建國稱方者謂八達同道里者斷長補短做方形起算當時大夫之富强如魯之三桓皆數百乘百乘是方百里之賦也如晉之六卿則又過焉然大夫之采皆取君之封內分析散處非如儼然正封畛建一國也故稱方若于者雖非必正方而大抵定方隅正封畛儼然成國也故以爲非國而何重在方字○惟赤則非邦也與一節皇本南宗本宗廟下有之事如三字而何二字作如之何三字皇本小下大下正平本南宗本宗廟下有之事如三字而何二字作如之何三字皇本小下大下皆有相字正平本大下有相字非諸侯而何言所爲相者是諸侯之事也非指人言也夫子曰宗廟會同豈非邦與而赤方以小自任則可見其言之讓而子路之可哂在詞氣間明矣三子既各有可與則已之見與非爲其忘世亦明矣凡聖人教人先行後言未能而先言者惟志志皆其可能而必行者此章當以武伯問仁章來參看三子所自言即夫子所謂治賦爲宰與賓客言也若使今人言志雖所不能亦謙言矣劉沅曰此章夫子叩諸實之實學不欲其以空疎鳴高三子言志皆有成能獨曾點生平志尚清高承子之問謂已無以酬知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曰謙非自詡也不料夫子喟然與之故三子出而獨後問三子以證夫子與已之故進問由之所以見哂也子言爲國以禮特其言不讓而點以由自居於千乘之國爲不讓故疑求非諸侯子言求亦邦矣而由不讓之故猶未解又問及赤道子言赤自居小相乃恍然於由之不讓特自居千乘不如求赤以小邦自居得立言之體耳夫聖人自得而無求於外然實成己而即欲成人何嘗一日而忘三子自言如此夫子告武伯亦如此其學外之務實才之濟時皆非後世所易得此章大旨不明今後世疏疑僻之流藉口沂水春風反廢經濟故曾點數問斷不可少而講家竟忘章首夫子發問之意又以曾點之問三子是證與已之故又不知三子者之言何如一節是夫子許三子亦何孟浪也先師韓村先生曰曾點之氣象高矣然見其文理有所不密當問哂由之故夫子明以其言不讓告之曾點不曉再三問猶尚不知非爲國之取哂殆類乎狂躁之人蓋其鄙事爲之心橫在胸間聽不思聽所致也嗚呼吾於此章又見夫子之裁狂簡也當曾晳問三子者之言夫子一則曰國二則曰諸侯三則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言其才能皆能適國家之大用稱許鄭重使彼寥寥然自得於事爲之外者肅然斂其高邁超舉之氣以用力於實際皆之學其所成就雖不可得知以其有子之如彼推之豈夫子抑裁之功能納之中行施及家庭間曾有薰陶其德性者歟古賀煜曰楊升庵曰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然朱子欲改集註之事絕不見于文集語類等書尾藤約山曾議其出於升庵之妄說誠然案語類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曾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恁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了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只上蔡領略得他意思餘皆未曉浴沂一章解向來亦曾改過但令尋未見在據此則朱子固亦欲改此章註然其所欲改者在圈外程子之說非悔本註流於浮誕誤後生升庵或因此而錯記也然升庵平素好揑造無根之說以欺人則未必非故意矯誣也

叁拾陸册 105版

竹添光鴻會箋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曰。爲仁由己。而非他人可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崇文院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皆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榮滋悴。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恆。惟理與氣。從欲惟危。道大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箴曰。語類云。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者。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自理會得了。但問其求仁之方。故人子隨其人而告之。克有掃除清淨之意。揚子法言

問神篤勝己之私之謂克。是解克爲勝私。非謂己爲私。最與此章合。克己非克去己之私也。顏子之復。與人不同。人之復由剝而反也。顏子之復不遠其己。乃克去己之私也。易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據此知顏子之復。不遠而克也。然所謂不遠者。非私乎。故既謂之復。則此己字與下文由己己字不同矣。宋儒克己有三說。呂與叔專指人我。克己銘曰。物我既立。私爲町畦。勝心橫發。擾擾不齊。是也。集注則云。身之私欲也。是指耳目口鼻之欲。謝氏則專說氣質之偏。氣質之偏。亦是克復禮仁也。信善哉。爲楚靈王而言。然則勝身私欲。固原解也。禮是躬行之準。則即本然之天。則故以復言。約禮以制行時。當有稍離遠焉者。輒必克治斬艾。以復歸于禮也。復禮非復初云。身之私欲也。是指耳目口鼻之欲。謝氏則專說氣質之偏。氣質之偏。亦是克復禮仁也。信善哉。爲楚靈王而言。然則勝身私欲。固原解也。禮是躬行之準。則即本然之天。則故以復言。約禮以制行時。當有稍離遠焉者。輒必克治斬艾。以復歸于禮也。復禮非復初內事。但不當專指耳。左傳昭二十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爲楚靈王而言。然則勝身私欲。固原解也。禮是躬行之準。則即本然之天。則故以復言。約禮以制行時。當有稍離遠焉者。輒必克治斬艾。以復歸于禮也。復禮非復初

說禮。卽說得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籠甚物事。朱子之意。蓋以禮爲天理之節文。故可以爲仁矣。說者以節文爲末者。說禮。卽說得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籠甚物事。朱子之意。蓋以禮爲天理之節文。故可以爲仁矣。說者以節文爲末者。

之說。或問云。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語類云。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又云。說禮。卽說得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籠甚物事。朱子之意。蓋以禮爲天理之節文。故可以爲仁矣。說者以節文爲末者。

規矩而可守也。朱子晚年用力於禮。故語類之言如此。集注以爲亦謂勝人欲而復禮。則所履無非天理之節文。故可以爲仁矣。說者以節文爲末者。

事。非朱子之意也。程子謂克己便是復禮。程意以禮是我所本有。只克己而禮在是矣。所謂有去翳法。無予明法也。朱子則曰。克己又要復禮。蓋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朱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是工夫到至精處。呂用晦曰。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爲天下自有克己而禮未能復者。必復禮而後爲克己之驗。譬之治亂。克己只是戡亂之功。雖寇賊略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己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此說是也。兩爲仁。語意稍不同。下爲字是著力做去。上爲字當輕看做。謂字左傳克己復禮仁也。不著爲字。可見。言克己復禮。便謂之仁。非是克己復禮之後。更有行仁工夫。禮與仁本非一物。今直以克己復禮爲仁。猶以無泥長流爲清之澈之水。所指不同。而終歸于一。此聖言之妙也。去泥長流。則其水必清。豈可不以無泥長流爲清乎。克己復禮。則其心必仁。豈可不以克己復禮爲仁乎。伊藤長胤曰。學者讀此章。須先識得聖人所謂仁者是何等物。禮者是何等物。而勸人爲學行仁。亦將以何爲極。而後夫子告顏子之意。始可辨知矣。蓋仁者以安人爲道。而其極以平天下爲至。而非禮則無以分貴賤等親疏。而守夫仁也。故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又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而人之不仁也。起於唯知有己。而不復管別人自是。而爭奪傾危之變興。叛亡弒逆之禍成。苟克去其有己之心。汎愛衆人。而又有禮以節文維持之。則仁覆天下之盛。亦不外是矣。聖賢言仁。言禮之旨。其既如是。則夫子告顏子之意。豈可復外此而他求也哉。

又曰。禮者是行事之法。則人事之過不及。以此爲準。而不違其度之謂。禮此禮之所以爲道也。其曰非禮勿視云云者。猶易象所謂君子以非禮不履之云。中庸所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言視聽言動之以禮爲準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等語其意可併按也。若以非禮爲己之私。則是吾心之私欲。則亦何所執而戒勿視聽言動也哉。且如其言。則夫子之告顏子。亦當曰。勿視非禮云云。而不曰。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夫子之言。分明以禮爲準。如上所言也。都教人身不可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夫子之言。分明以禮爲準。如上所言也。都教人身

渾然天地。聯萬物爲一體。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曰。仁仁也者人也人

耳目口鼻四肢腹心具卽己己者我也有己則私意錮蔽將天地萬物體段隔作窠臼莫固如堅城須用大師克一朝蕩破卽故物依然是曰克己復禮莫不有自然之天則之謂禮禮之實履也仁渾然中存而外有儀則有體踐履則爲禮而涵蓄則爲仁仁蓄諸用禮顯諸仁合外內之道也仁如果實仁藏甲內其根幹花葉具但甲閉則生機不復如形骸隔則三千三百之用不顯萬物一體之量局在軀殼之內不得與天下通克己者如果實墮地震雷一發孚甲迸裂千枝萬葉敷榮而出復還舊觀矣自己及物高下散殊粲然帝則流形如萬物相見乎離太和元氣充滿宇宙合爲一體是謂復禮而爲仁故己不克則有我違乎中正之禮而周爲己克則無我復乎中正之禮而化爲仁有志爲仁者但患禮爲己奪而不得復斯仁爲己隔而不得通耳苟物我無礙痛癢相關視人猶己愛人人親禮人人答復凡有血氣孰不歸依而八荒在仁育中矣視聽言動皆己也必視聽言動無非禮則己克而後能親親仁民愛物中和位育可致也蓋德以凝道道以行德德莫大于仁道莫大于禮復然後天下歸而仁全也又曰仁體諸身禮以脩身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仁人心也心本無形以身爲郛郭形爲心累以禮爲範圍故禮天子達於庶人皆以格身爲本身者內外顯微合者也與中人語必數以防外養內因顏通微曰脩身與顏子語變爲克復全體一貫亦非有異於脩身也復卽易卦之復復卽仁也初九不遠復子云不二過復以脩身也易卦履卽禮也行曰履初九素履往無咎子云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恒人行不如願祇爲己不克明知邪色牽于己而視明知淫聲牽于己而聽言動亦然明知富孝而以褒子忘親明知當忍而以身家忘君凡世上好事就誤皆因有己能克己則百累迎刃解孟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己克而萬物一體之量可立觀矣或曰克己必復禮何也仁者惡相得覆發生而任自然禮者恭敬嚴恪整飭而有品節由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謂禮堯舜不過脩己以敬以安百姓顏子學聖人不過約之以禮仁爲善之長禮爲嘉之會萬物至夏相見乎離而後生意滿足故周禮以禮屬春官亦仁意也或曰禮言復何也曰禮在天地間雖品節森嚴而高下散殊皆自然之發育峻極小而三千三百視聽言動莫匪天則克己者疏其滯撤其蔽還其故以合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知禮非人力創造而強世故曰復也

○一日克己復禮一日猶云一旦也謂復禮而能仁之日也一日字不管到下文一日者先難之終天下者後獲之始正文明言一日克己極言其近急而與下文天下相照也注乃曰日日克之何邪一日克己復禮謂其功成者也與上文稍有不同又此句含仁字在內蓋克己功成而禮行極其純則仁存焉故天下歸仁也天下者廣衆之名歸字如衆水歸於海之歸不必釋爲稱許天下歸仁言感應之速天下沛然歸於我仁也此語其理不可涉形迹做詮吳英曰仁者人之生理也天下之所以成其爲天下者也祇爲私欲間之故身與天下不相通苟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之氣機卽與己潛通歸往至他日天下治平會極歸極皆從此脩身之一日爲始豈非一日歸仁乎伊藤長胤曰天下歸仁踏說不同邢疏專就人君上說程子云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以事事字貼天下說事皆歸著仁也呂氏曰洞然八荒皆在我圖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楊氏亦云天下皆在吾之度內此朱子所謂存想只想像其道理而已程子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集注用之訓謂爲與言天下稱爲仁者也此三說俱在顏子分上說古說相近夫爲學

下稱其仁集注用之訓謂爲與言天下稱爲仁者也此三說俱在顏子分上說古說相近夫爲學則云天下歸其仁沛然不可禦也亦在顏子分上說而與邢疏說相近夫爲學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撮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件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周官簭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案簭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蔡清曰須看直謂其條目意如何蓋夫子所以告顏子者只是要他克己復禮顏子便曉得何者爲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爲禮而在所當復但不知夫子是要他克己去何件撮蔡說乃知顏子是問切己條目非泛問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卽是其目工夫只在眼前此正是約之以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其目工夫只在眼前此正是約之以禮與易象君子以非禮不履中庸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正同與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不同四勿者視聽言動一執之禮也視與見異聽與聞異見聞無心視聽有意視聽言動皆在外動只是身之動非心之動也四勿之爲禁止也是孔子禁制顏子之辭非使顏子自禁制之辭及顏子事之唯是無視無聽無言無動而已伊藤長胤曰蘆菴程氏謂視聽禁之乎外而仁之體不蔽言動戒之乎內而仁之用中節此出於先儒體用內外之說今詳本文視聽言動四者是自輕至重自微之著以相次第非內外之謂也假如一等淫媟優戲視之猶輕聽之則稍重自唱其曲則甚至於絕爲其事則不可言也此其所以次第而言也洪範敘五事曰貌曰視聽思是自粗而至細不必要相符同況本文本主禮而言非謂非禮也則其立言輕重之敘豈可驗也中井積德曰通章作解句句不放過顏子二字始得正意蓋顏子既博文而又約禮矣顏子之行既立惟有善而無不善也然未仁者其善未悉得其至故也乃從其意所欲不立之準則或不能弗踰矩也此所謂未達一間耳若夫凡學通人博文約禮之業未成不善未淨盡而遽欲學其四勿有不能也縱非禮能無視聽言動而未有可歸往之準則何如能爲仁也苟無顏子之

本領而欲學顏子所學者持無星之秤料物之輕重也弗可得已均之遲速也有辭多而取少者有失死不受一某者有遲速隱晦并讓名滅之者行與事合而尤

遠于宜者爲至善矣未允遠者仍不失善也善則綽綽有餘顏子之克己善中求至善者後人之克己不善中求善者自

不相容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可謂善矣然猶未免於隘與不恭則在聖賢中不得稱至善也郝敬曰視聽言動以禮即復禮也請目請事仁以爲己任即爲仁

由己也惟顏子能之又曰克己者勿我也無我即同天同天即萬物一體即仁也公私大小之分克己與不克己耳克去己既與世不相隔即復還禮又與世相接

押所以高明中庸廣大精微洋洋優優成爲仁也克己正以克其不與人通之己也人己通即是仁試從視聽言動非禮時省己如何此血肉爲主聲色臭味爲障

人己隔越痿痺不通不仁可知又從視聽言動勿非禮時省己如何此德性爲主聽明蕭又爲用德兆一體痛癢相關仁可知惟其人己不通所以克己也又曰耳

目口體四者神明之用便是神明之賊如水以載舟即以覆舟存乎操之有方所以爲克己也心不能離五官自爲心故爲仁不曰心而曰視聽言動害心者五官

也集注云非禮者己之私也古賀煜之曰聖言大抵舉淺以見深制外以治中此所謂非禮者特指事物而視聽言動始見其屬心也非禮之色觸我目而我留

意視之非禮之聲感我耳而我有心聽之視之聽之然後爲己之私也天下有非禮之物而我舉之口有非禮之事而我爲之動非禮之物事來之所同也非私也我舉之口我爲之動然後爲己之私也蓋

視聽言動皆出于心非如見聞與聽歸之無心惟視聽言動四字中固已斷其爲己之私何以章句經文非禮字而後始見其爲心哉今必謂非禮指心以非禮之心視聽而后有害則視聽自視聽心自心心迹判不相謀此特後儒好高之見全

失聖言之旨矣天下幾有視聽非禮之事而心不流於非禮者且如所云則經必改作勿非禮以視聽言動而文義始通可乎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

聲禮記曰君子慎聲亂色不留聽明淫樂惡禮不接心術列女傳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皆爲明證古人言淺而理精類若此○請事斯語矣事猶云從事也

語古語也詳于下章顏子受孔子之言而欲如言服行而已斯言之外何更有可默識者哉不知注默字從何處而生蓋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此集注所引事事

也又易繫辭云有不善未嘗不知即注中明字所本也知之未嘗復行也即注中健字所本也○圓外程說視聽交於前其中則還蔽謂外物之蔽如所謂姦聲

亂色是也然則非禮者是在外之物來蔽己也朱子云非禮者己之私也則是在我之物往接物也此二義不同奸聲亂色戒以勿視則可爲也非心邪念何以須

勿視此不可說也舉夫子告顏子以禮爲規矩繩而欲視聽言動之不違此也又程子謂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

之如此耳謂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也下文視聽言動俱在外面說故云制於外聽嚴知誘物化知

誘者知爲外物所誘也物化二字本莊子與物化之語謂與物化而爲一也知誘主內而言物化主外而言知誘指始病尚淺物化言終失已深語意故自明白高

意曰知誘者知覺誘於外物也物化者外物變其良心也得之言嚴與戒出好者出好與興或對則好只是和好盡好之義非善字義也猶之齊夫人笑郤克而有

象之戰甯文侯以兄弟之國一言答韓趙使者而二國皆和於魏也動篤志士勵行以下至結末皆述志士之行而哲人不與焉蓋哲人猶聖人既誠之於思當心

思之精動能誠一無邪無待其見於行而始勉勵哲人二句非作者志意所注特以引起志士之行耳中庸自生知安行至困知勉行桑然體列而聖人心志所注

專在困勉上論語自聖人至有恒者莫不具載而聖人所重在有恒者此篇舉哲人其意亦然克念自持極敘勉勵之狀斷非所以評知幾之哲人此篇雖述顏子

四勿其實在自警戒人故卑近的切殊於中人之身有神益不可說令高妙即如言簇傷易則躁傷煩則支己肆物遠出悖來違豈所以施於顏子可見其專爲庸

衆人立法則又何疑於志士勵行之言哉又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夫曰賢聖則賢爲主曰聖賢則聖爲主然則聖賢同歸者極口贊稱之詞謂其可比肩於聖人也

但習與性成性指本然之性取其天然不假修飾言其習與本性俱成熟不復見勉勵之狀也四箴於顏子之學無所發明惟爲凡學通人設教此宋賢解經之家

法也龔元玠曰四勿之功諸弟子亦可行否曰如何不可即顏子事斯語亦必由勉幾安特與諸弟子不同所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者也必謂弟子不能行然則

仲弓司馬牛樊遲等不妨非禮視聽言動乎朱子於此二三章又有乾道坤道雖賊守賊大門二門小門之殺味本文固有之然學者得聖人一說或擇衆說而從

事焉無往不可以爲仁也曰然則夫子答諸子之異者云何曰固因其病而藥之亦因其問而答之且夫子之言學者所共聞則又未嘗不可相通也所謂因其問

者諸子問仁必有問語記者以即答可以知問故只云某某問仁耳凡問孝問政之類皆然不獨此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慾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効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

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

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籀曰左傳僖三十三年晉白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據此則出門二句亦古語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本文明有如字須用實形不得虛描見

大賓謂出大門迎賓也賓位尊於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說文云承奉也受

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君子體是道以行於凡出門凡使民之際則有一舉足一處事而不敢苟者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絜矩之道也管子小問篇引語

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韓詩外傳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

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

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與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造語正同。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集注內外無怨。是以家爲己之室。家也。果然。聞達章不可通。怨與惡異。君子不能必入無惡。能必入無怨。士雖有道。人或作惡。然苟非害人。人不怨之。故聖人不教人遠惡。常教人遠怨。天下歸仁。與在邦在家無怨。其實效自有廣狹之異。○請事斯語矣。顏淵仲弓皆言請事斯語。語者古語也。

雍也可使南面。夫子以仲弓爲有牧民之材。故告以此語也。孔門所述多爲古之法言。可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而孔子舉以教其徒。夫子之好古敏求。述而不作。

固非虛語也。○出門使民二語。應事之敬也。己所不欲二語。接物之恕也。而所不欲勿施於仁之工夫。尤親切矣。程子乃截去此兩句。而言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分明主張敬。而不以恕爲事也。且見賓承祭。是顯若鞠躬如之光景矣。與心廣體胖之舒泰。不相近。動容周旋中禮。是稱賢聖人之語矣。難以論學者工夫。夫燕居亦有申申夭夭之時。蓋弛張隨時。各當其可而已。不當硬執敬字。而言未出未使之時。亦只敬也。充程子之說。孔子元宜言出入朝夕常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也。不得特稱出門使民。

伊藤源佐曰。孔門諸子。於仁之義。知之熟矣。然於爲仁之方。則或未也。故弟子之所問。夫子所答。皆其爲仁之方。而一無論仁之義者。譬諸種花。仁則花也。爲仁之方。則其灌溉培植之法也。凡弟子之所問。夫子之所答。皆其灌溉培植之法。而未嘗有言形狀色芳者也。後儒專從論語字面求仁之理。是以灌溉培植之法。想像花之形狀色芳也。故其於仁。或流于虛靜。或陷于把捉。蓋以此也。

外注以乾道坤道分配。吳因之謂曰。乾道有徑捷要約之意。曰坤道有積累慎密之意。故講顏子請事處。當云四勿只是一心。只把一心去遏絕。便可勝私復禮。何憂己之難克也。唯從其事斯語而已。講仲弓請事處。當云爲仁之功。一毫疎略不得。若不從敬恕做去。便無頭緒。便無入門。唯兢兢於見賓承祭之語。及不欲勿施而已。如此說。方兩邊移動不得。案不必如是之費一。第顏淵仲弓資質學力各異。故問同而答不同耳。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識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箋曰。訒字從言。蓋言之難也。說文。訒。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訒。據此。頓當讀爲利鈍之鈍。頓鈍古字通。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訒言即仁。可知。

夫子每答門弟子問仁。必舉仁者之行。而告之者。仁無形也。就仁者之行而論之。則明而易知也。爲之之字。指仁言之。之字即指所爲難者。言仁之難。全在爲之而已。此牛之至戒。以牛言不顧行。故戒以行實也。夫行不掩言。非仁者也。故曰剛毅木訥近仁。物茂卿曰。仁人者以安民爲心者也。民與人亦衆矣。爲此則害彼。施彼則此怨。人與人相因。時與事相推。我謂是足以利民而爲之。而害生於吾所不知者不測焉。故仁人之爲仁。每難之。佞者則否。取其可言而言之。不復問其所爲何如。故其言每可聽。而害乎道。爲之難言之訒。以此。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斯下有可字。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斯下有矣乎作已矣乎三字。○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語矣。難以論學之言。亦止此爲是。程意謂此章之語固爲牛多言而發。所謂有爲之言也。然借令非有爲之言。而聖言止於經文之本義。爲泛教人之辭。亦自至當不可易。此聖人所以淺深上下。無不周遍也。語類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若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以操持此心。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箋曰。曰君子。曰仁者。曰勇者。皆成德之稱。同出異名。故皆不憂不懼。可見教問者之所乏。而非獨明其所問之義也。兩不字甚有力。正見斷然如此。便是成德境界。要說得現成。但語氣渾淪。未推出所以然工夫。故司馬牛未之悟耳。兩何字。承內省句來。要說得確實。與兩不字義意。原無殊也。憂自內生。

懼自外入。不必分當事未事。憂懼二字。專指論愚。須切對向魋之亂說。方有著落。○斯謂之君子矣乎。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正平本南宗本同。邢本作斯謂之君子已乎。內省不疚二語。是無憂懼根子。內省其平日所爲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此戒子牛。使自脩而不爲桓魋威也。夫行義有自慊之心。集義生浩然之氣。自作之事既消。而意外之禍可置之度外矣。孟子養氣之旨本此。語類曰。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薛敬軒曰。君子對青天而懷明。臨雷而不戰。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唐荊川曰。險處憧惑。原易處。偷過不曾做得工夫也。○此與前章不必一時之言。不當作再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子夏

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與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矣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問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與子張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箋曰牛之兄弟不獨桓魋尚有向巢子頎子車左傳哀十四年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司不可注左司向巢也又子頎聘而告桓司馬注子頎桓魋弟又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注子車魋弟據此則向巢子頎子車並是牛之兄弟觀傳記左司每食擊鐘其汰侈可見受命伐魋不克遂欲置大夫以入而卒入曹與魋合子頎子車亦早與魋爲黨同堂之中戾氣幾遍惟牛淒然獨立誠可憂也我獨無左傳隱元年曰汝有母遺繄我獨無語意差同言兄弟有如無也昭三年左傳胙又無子注無賢子○商聞之矣者得之人言及得之書册者皆是不必孔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中井積德曰命是遭遇以後日死生之時而言非定於有生之初者此授來之意死生貼於兄弟之死生而不貼於牛之死生桓魋作亂其死不可謂命然自牛言之兄弟之死生皆命也以非牛之力所能拒之故也

注論順受是以死生貼於牛之身也失當且牛之死生非此所憂也是二句有在兩字論宜精判之不得混同富貴者在天之福祿故人之富貴皆天之所賜賞賤者稟蟲之素分非天之所賜但天未賜福祿而已矣若貨殖章注貨富在天大失文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敬是敬事之敬也無持敬之意無失者無失德過舉之謂也與敬是兩項說者或謂司馬牛處兄弟之間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魋此說不合章旨夫向魋姦猾頑獷人而非人寧可得而感化者也哉牛亦必隨其分竭心匡救已勢而不見效大禍將至故上章見其憂懼之弗已此章兄弟亡之言實發於感憤之餘其情誠有可憐夫兄弟之無道固不容恝然於懷然在我惟務盡其道耳蓋牛之所憂今決無可爲者猶言者之憂言豈者之憂豈也憂之何益只憑委之天命徒悲憤憂惶近於婦女之情則致志迫切百度蓄縮所行無不乖刺是可懼故子夏開口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說出蚤已見其欲寬牛憂之意果欲諷曉其處兄弟未盡道自應別有章章訓辭不可如斯而已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牛兄弟行惡死亡無日故憂其無怙子夏引所聞死生有命二句以解兄弟死亡之愁且言君子交人得歡則四海爲兄弟以解無兄弟之憂也君子敬而無失數句意全不承上二句是子夏之言非所聞也錢大昕謂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可謂陳矣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承上亡兄弟之語下語自當如此未始有語病未始無差等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始下如字將眞以爲人君與二親全無別乎左傳張骼輔躒曰公孫同乘兄弟也簸尹克黃曰君天也天可逃乎皆無如字將謂之晉人眞視鄭人爲同胞克黃以君爲與者蓋之天等邪周柄中口牛以無兄弟爲憂子夏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者蓋著滅亡無日矣爲之兄弟者。

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魋嘗欲弒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無日矣爲之兄弟者。諫之不從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本宋公族爾祿有列於朝決然舍去人情所難故子夏不便顯言而微詞以諭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私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兄弟若謂天壤甚大惟吾所之何必懷此都也子夏之言誠所謂忠告而善道之者。而牛不能從至禍亂既作而後出奔匆匆不暇擇國卒至安身無地客死道途事出哀十四年蓋所謂自詒伊戚者惜也其不早從子夏之言也皇本正平本皆下有爲字鹽鐵論和親章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皆有爲字○子夏喪明出於檀弓不足信胡氏乃以此坐子夏不能踐言之罪尤流於羅織果使有此事自是子夏蓋愛之過與此章不相干涉子夏或敬恭不闕其罪耳胡氏必使子夏絕父子之情而以寬牛之言自寬曰四海之內皆父子也。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乎無此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君子何患乎無父子以此然後爲能踐言則其病不更甚乎伊藤長胤曰子夏之意君子修己以敬與人有禮則自不爲人棄四海之人皆吾兄弟也其言已無失。則人皆可親也集注嫌於皆兄弟也之詞爲無差等遂解云人皆愛之如兄弟也是自人而兄弟我也本文只自我而兄弟人也若做人之兄弟我則何患乎無兄弟之語不可解且與上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之語不相應胡氏云子夏之言意圓而語滯亦與集注之失同又曰敬而無失注言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此說敬甚傷迫切乃所謂居敬持敬之敬解無失字云不間斷此十二時中無些間歇之意殊覺緊急與聖人之言大不相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箋曰書大甲曰視遠惟明子張蓋問書也視遠者能見於所不見之謂也孔子以譖愬不行爲明則以爲人上者言之○膚受之愬者愬亦譖也變其文耳說文譖愬也惡問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古注愬譖也左傳成十六年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杜注訴譖也此皆無愬寃之義易剝卦爻辭曰剝牀以膚凶爻傳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膚字有以切近用有以疏廓用非異也親愛之情以膚爲淺禍災之事以膚爲近剝毛爛膚之痛豈以爲皮毛而易忍邪浸潤之譖若驪姬之於申生太宰嚭之於伍胥以漸納言猶水之潤物是也膚受之愬若臧宣仲之於申侯費無極之於郤寃急迫切身猶疾雷不及掩耳是也抱朴子云漸漬之

以久則膠漆解堅浸漬之至則骨肉乖折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成詩所以歎采苓采葛蓍所以憂巧言讒說也故明哲莫如辨讒○不行焉或解爲我能不行主聽者說或解爲不能行之於我就聽者說熟玩文勢不能行之於我之解爲勝行字義與諫行言聽苞苴不行之行同自當就譖愬者立言不然素然無味觀微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此只是所以不行之一端張芑山謂內多欲則小人伺間而進此乃其本也○可謂遠也已矣蓋子張雖問明實問遠意聖人有知人所未知照人所不照如十世以下千里以外皆可以燭照數計而龜卜之耳故夫子言汝欲明只就人情物理明得便是明卽此明得便是遠明處全在不行上譬如鏡然若只在照物上用功不在磨拭上用功此便流入億逆窠穴何啻千里夫蔽不在宇宙之外只在耳目之前管子曰堂下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是堂下遠於百里門外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是門外遠於千里蓋堂堂之士或高視於千里之外而濶略於眉睫之間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目前至近而險於丘山者也於此能虛心詳審則姦險之計不得行而蔽撤于至近卽明燭于至遠凡人明不見遠皆近蔽之也遠卽明之不蔽于近耳如牆撤廉開坐見郊坰任徵言危言愈投愈投安靜不動所以見遠是因子張務外好高之病而藥之也○注意似明爲證遠爲效只是兩言不分輕重卽所謂辭繁不殺以致于寧是也楊氏釋遠字爲朗之至則似進一層所引書亦蓋謂所視之遠惟是明也不可援蔡傳惟思也做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

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箋曰聖王之爲政也分田制里不奪農時則食足矣無事而耕散處爲民有事而戰連合爲兵簡之以時教之以方則兵足矣平日上之恩義淪浹于下下之心志聯屬乎上凡此供祖賦執干戈者皆終事效死之民則民有信矣乃知天命人心之樞機與生死存亡之斷案在功利富强之外王道霸術所以分也○足兵者兵固不在於民外但團結之教鍊之而器械具爲然後謂之兵顧炎武謂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世本世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詁謂戎兵詁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是未必然古所謂兵固多指兵器古所謂治兵却不專指兵器左傳僖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于蔿穫七人貫三人耳則治兵者治其執兵之人也昭十四年楚子使薳啟彊簡東國之兵于召陵杜注兵在國都之東者孔疏簡兵謂料簡其强弱此明以執兵之人爲兵矣襄四年敗鄭徒兵尤步卒稱兵之明文兵之爲兵猶甲之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單言甲而自有被甲之士猶但言兵而自有執兵之人也○民信之矣民字徵迎教民使之有信也自有教化實事民心之信所該者廣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有別朋友有信靠君親上皆是信是教信義尙廉蓋信字前後一意只是民之信而非君之信民之有信非上以至信率之其執能之之舉民之信而君之信自見集注解信字最三意一是民之信我也一是上之不失信於民也一是民之不失信於我也支離多端最難通從玩本文民信之者民以信教之也下文云民無信不立可見信者是人之道以此教之也如舊說則足食足兵是二項事民信之只說其效然則子貢之再問不應曰於斯三者何先是知曰食曰兵曰信本是三項事正平本南宗本民上有使字皇本使作令○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十二字做一句讀○曰去兵者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也戈矛車甲之弊未暇修也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也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卽其民也召募始于桓文之霸初無所據卽三代而後兵制亦自唐之府兵既壞始專召募當孔子之時舍井田邱甸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哉左傳有梁車梁卒之文梁車者車兵梁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車徒兩兵自爲案散此春秋之變法若以言乎周政則實別無可去之兵也其所爲足者如司徒諸職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卽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至不得已而去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衆則不足以信教之也下文云民無信不立可見信者是人之道以此教之也如舊說則足食足兵是二項事民信之只說其效然則子貢之再問不應曰於斯三者何先是知曰食曰兵曰信本是三項事正平本南宗本民上有使字皇本使作令○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十二字做一句讀○曰去兵者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也戈矛車甲之弊未暇修也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也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卽其民也召募始于桓文之霸初無所據卽三代而後兵制亦自唐之府兵既壞始專召募當孔子之時舍井田邱甸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哉左傳有梁車梁卒之文梁車者車兵梁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車徒兩兵自爲案散此春秋之變法若以言乎周政則實別無可去之兵也其所爲足者如司徒諸職及有事而司徒

兵備不制又云男守疆戒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徭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寡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去兵下無子貢二字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雖已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聽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糧成年不信誠匡助以輔殖材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皆有死句由去食而生焉苟民無信將子棄其父臣棄其君土崩瓦解復何能立卽國亦隨而亡如棄亡沈溺然也夫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國滅身死然自古人皆有死但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子弟之衛父兄難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準也若夫困守孤城糧食已絕以創殘餓羸之民別無補苴經營之術則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傳斯民亦共安於義命所當然無於上下相孚之心可謂不負矣夫信義不敢負所登大矣有登於將亡者張遜許遠守睢陽而死節韓子謂其以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敵遠江淮沮遏其勢天下賴以不亡也有登於既亡後者如王蠋以布衣盡節而齊立襄王鼓勵忠勇之氣國轉亡而爲存也聖人謹經濟實用舉竟歸重信字注信本人之所固有云云是五行家五常之信非所以解論語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無信作不信○由也果於

天下事無一不言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夾問政則必窮其所去似子夏之志卑矣然實不卑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成衛太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鄭反○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爲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箋曰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密傳作革子成棘革通用如詩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可證鹽鐵論相刺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膠禹棘子疑棘子成即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于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今棘亭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南故鄭縣東北或是子成宋邑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子成作子城○何以文爲以用也是憤世嫉俗之意正平本爲下有矣字○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据夫子二字是語對棘子成而發也非後日之評說君子只是論君子成之說文質猶文也質猶文也言文質之不可相無猶質之不可無文之不可無猶文之不可無若以文質而已矣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其不可也必矣言文之可貴也易革九五象辭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象辭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是虎豹之皮本皆有文者也鞟皇本作鞹說文亦引作鞹云去毛皮也從革鬲聲今作鞟俗省又皇本犬羊之鞟下有也字毛奇齡曰質不是本文不是末並無輕重等殺自楊時誤解質文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爲證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則質又不當勝忠信文是禮則文不當勝本質之質作質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禮則質又不當勝且不可何況相去朱子既引楊說于質勝章疑爲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誤而此竟直稱質爲本文爲末而反譬子貢爲失本末亡輕重聖門之寃從此不可解矣章泰占曰以皮爲質以毛爲文則毛生于皮疑此質字是本質之質非也皮與毛只是質文其本質之質全于虎豹犬羊四字內見之如朝廟之禮其本質是虎豹草野之禮其本質是犬羊與皮毛無涉又曰註中君子小人以在位言正指虎豹犬羊若云君子是文小人是質則必以毛屬君子以皮屬小人大無理矣伊藤長胤曰先儒謂子貢之言亦無差等必如夫子所謂寧儉寧戚之意而後其

于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一句君子即上文君子說字即指上二句集注說字句絕作一揚一抑非是乎字也字相呼應可玩駟不及舌者詩清人鄭箋駟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四馬之疾追之亦無及也夫君子之言爲世模楷不可不謹焉而其舌一動則雖駟馬不能追世之趨於文也如江河之流而不可挽也故棘子成之論其意甚善但其辭不能無病故子貢惜之即子成亦有維世意不要說他壞了○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言文質之不可相無也子成以文爲無用故子貢先言文之不可無猶質之不可無質而已矣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其不可也必矣言文之可貴也易革九五象辭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象辭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是虎豹之皮本皆有文者也鞟皇本作鞹說文亦引作鞹云去毛皮也從革鬲聲今作鞟俗省又皇本犬羊之鞟下有也字毛奇齡曰質不是本文不是末並無輕重等殺自楊時誤解質文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爲證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則質又不當勝忠信文是禮則文不當勝本質之質作質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禮則質又不當勝且不可何況相去朱子既引楊說于質勝章疑爲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誤而此竟直稱質爲本文爲末而反譬子貢爲失本末亡輕重聖門之寃從此不可解矣章泰占曰以皮爲質以毛爲文則毛生于皮疑此質字是本質之質非也皮與毛只是質文其本質之質全于虎豹犬羊四字內見之如朝廟之禮其本質是虎豹草野之禮其本質是犬羊與皮毛無涉又曰註中君子小人以在位言正指虎豹犬羊若云君子是文小人是質則必以毛屬君子以皮屬小人大無理矣伊藤長胤曰先儒謂子貢之言亦無差等必如夫子所謂寧儉寧戚之意而後其

言始全矣此不然也何者若盡去禮文而徒任其質則何以別人道於馬牛哉蓋朝廷之儀典不可不備故夫子全二代之禮而從郁郁之周文一身之制行不可偏勝故夫子惡史野之失而取彬彬之君子及其末流文弊之日始有吾從先進之語者事儉事戚之說皆就所事而言各有主意子貢之言只言君子之不可無文本自無弊未及預言文勝之害也且文猶質也二句與夫子所云文質彬彬者何所差別以其言出於子貢而曰無本末輕重者證矣皇本正平本章末稱下有也字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計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徹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

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斂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箋曰佐藤坦曰此章蓋有若所記故自稱名若以爲君臣之詞則夫子亦宜稱名而不稱名何邪蓋君前臣名禮也至於記載則自後錄之何嫌不稱字而稱名如君前之禮乎雖在左國諸書亦稱字若官而不稱名是知今獨稱名者其爲出於手錄無疑矣○如之何者不知所出而求良策之辭非欲加賦蓋饑歲租稅不能充常數故用不足也豈容更加賦哉後世有鑄錢錢鈔均輸括稅之類以濟國家之急哀公所欲聞或此等之類鄭本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年饑作年飢○盍徹不爲迂乎

乎注云欲公節用本文無是意說文云徹通也蓋夏貢殷助周兼用二法隨地所宜而行之是周制所以密詳也案徹之名非創于公劉也其詩作于周有天下之後故用周家所定稅名曰徹田爲糧其實只是始用十一之稅耳鄭氏釋徹義以爲通貢助之法得之其分溝洫井田之制則非也貢公彥不察乃謂鄉遂皆用貢而無助誤矣夫井田之法曾行於天下而無鄉遂都鄙之異亦無畿內侯國之別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天子新穀於上帝而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周禮遂人曰凡治野曰以達於畿明自鄉郊至縣畺皆用此法是畿內鄉遂用井田之明徵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穀出不過籍公羊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夫藉者借也借民力以耕公田即井田之法也崔高之詩徹申伯土疆是皆侯國用井田之確證毛奇齡駁朱注曰若通力計畝則

公私內外皆可不立夫畝終同皆可不設但通九百畝作一區而治之收之可已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民所云非者謂實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吏若通力合作則公私無別既無稼善稼不善之殊而計畝而分又安見公仍還公須歸民私自還私須歸吏乎孫詒仲亦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則徹法收時恐是各得其畝若公私計畝均分則不必先公後私矣又魯宣公稅畝杜氏註以爲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尤可見是各收其畝也又通力合作亦只是合力耕公田耳若私田恐是各人自治也崔述曰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惟助爲有公田按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別爲上耕其田以代稅者也貢助徹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勢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朱子以爲魯本用徹是矣玩有若之對似徹法既廢而欲復之者若魯但於徹外多取其一則是徹未嘗廢也請罷稅畝可矣何以云盍徹乎增一以爲二君之所取誠倍矣蓋八以徹爲九民之所加無幾也遂謂之百姓足恐足民不若是之易也哀公之問恐用不足也有若果欲哀公節用何不竟以盍節用對而但以盍徹對不勸其儉於出惟勸以儉於入一何問答之相悖邪然則魯之稅畝果何如法也魯之稅畝變徹法而別爲一法也諸侯所自食者鄉遂所謂公室者也都鄙者卿大夫之祿邑耳無關於哀公之足與不足也由是言之魯由徹而變稅法故有若請仍用徹也今曰稅畝則是不復以粟多寡爲程而但計畝之多寡爲粟之程也然則非但加一爲二與徹之數不符而歷畝定稅亦必與徹之制不同矣吾嘗以魯事考之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宋樂鄭犯曰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皆以宣公爲失民之始考三軍之作在襄公世中軍之舍在昭公世葛爲皆自宣公數之然則失民之故當與稅畝相表裏蓋助徹之法民隸於君而計民以授田稅畝則田隸於君而計田以征賦是以三桓得乘其隙而私其民爲己有但計應納之賦以貢於公而公遂不之問也吾又嘗以他國之事推之子產之治鄭也使田有封洫夫先王之制計夫授田不得自爲多寡爲之封洫以防水旱而制彊弱井亦何待於子產之使是知春秋之時王制已廢井疆已紊但計田以取粟而不復計夫以授田矣今論者皆以阡陌之開發商鞅然鞅所開者秦之阡陌耳關東諸侯何以亦無復有存焉者也然則自周東遷以來固已陸續廢壞秦強彊并多寡不均稅畝之法恐亦類是未必計夫以授田由是言之稅畝自別一法故有若欲革今法以復古制也蓋無故而加賦其名不順而其勢亦難行故必變其舊制別設新法以巧取之是以三傳皆以加賦爲譏因加賦而變法故所譏在加賦非法不變而但加其賦也大抵徹之取民名少而君與民一體貧富同之是以人咸盡力田疇闢家室盈而財亦無中飽旁漏故國用常寬然有餘稅畝之取民名爲多而君與民不一體始則取必於田而不問民繼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問田久之而君與民遂不相知是以君民交困利歸私室甚至彊并之豪居奇之賈皆得藉以自漏而公室常苦貧無以待凶荒也王夫之曰集注之言徹法在論語則曰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在孟子則以都鄙用助鄉遂用貢謂周之徹法如此集注之自相牴牾唯此最爲可新以實求之論語注合作均收之說則

事理之所必無者也詩稱徹田爲糧者言賦稅之法非言民間之農致也作之與收無與於賦稅民自耕而自入原不待於君之區畫君而強爲之制祇以亂民之心目民亦未有能從者也以周禮考之遂人則曰以興耡利民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入民令相佐助是明各治其田而時有旱澇力有贏縮故令彼此易工以相佐助也遂師則曰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教其時事是亦各治其田唯有水旱之急則移易民力以相救也里宰則曰以敳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緣北方土燥水深耒耜重大必須兩人合耦而後可耕本家不足則與鄰近相得者爲耦彼此互耕然耦止兩人不及八家而唯耕有耦播種芸耨固不爾也故詩言侯彊侯以力合作之事矣乃抑以事理推之亦有必不然者人之有彊羸之不齊勤惰之不等愚詐之不一天定之矣雖聖人在上亦恐能取而壹之乎如使聖人能使其民人己心力之大同而無間則並此井田疆界可以不設而任其交相養矣王者制法經久行遠必下取姦頑疲惰不齊之數而使之自激於不容已以厚生興行未有遽以君子長者之行望愚氓而冀後世子孫皆比屋可封之俗也今使通力合作則情者得以因人而成事計畝均收則姦者得以欺冒而多取究不至於彼此相推田卒汚萊虞詐相仍鬬訟繼起則不止立法之不臧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且一夫之田雖曰百畝而一易再易迭相倍加百畝之田雖曰一夫而老幼婦子多寡不齊十六而爲餘夫未十六以前未嘗不可任稚事也今使一夫之家老幼食者八九人而可勝耕者一人而已又一夫之家食者四五人而可耕者二三人自合作者言之則必計畝出夫而人少者不足人衆者有餘自均收言之則但因畝以分而此有餘彼且不飽使耕盡人力而收必計口則彼爲此耕而此受彼養恐一父之子不能得此而況悠悠之鄰里乎孟子言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乃至下食五人則彊弱勤惰之不同而食者多佐耕者衆則所獲亦必豐也今通八家而合爲一上農亦此耕下農亦此耕也何所分五等之上下而上農亦此收下農亦此收也又何有九八七六五人之異哉則合作均收事所必無理所必不可亦不待辨而自明矣要之人各自治其田而自收之此自有粒食以來上通千古下通萬年必不容以私意矯拂之者而徹者賦法也非農政也亦不可混而無別也○二吾猶不足此謂決不能徹之意耳亦未有加賦之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云云東周通謂庶民爲百姓足字內包生產富殖戶口繁息二意集注言君民一體是經之本指也蓋古者至於國家大事如征伐捍禦則有車馬芻糧宮室城池工築朝覲會同則有麻冕黃裳皆是邱甸自備多取於民則民貧少取於民則民富而國用之足不足可想矣自唐改府兵之法變兩稅之制以後民自輸賦稅以外一切國用一切國事皆與下之人無與而所謂君孰與不足君孰與足者乃始出於急公奉上之虛名行巧偷豪奪之實事豈知所謂君民一體者說左傳言穀出不過藉而曰以豐財也與有若答年饑用不足而曰盍徹乎同

此見解若不改典制則與民飢何不食肉糜何異夫國家之大患莫甚於君民之相隔即以魯事言之百姓雖足而君自不足者則陰據而竊君者也君果知百姓之足豈甘受其竊乎百姓雖不足而君自取二有與君以足者則橫斂而愚君者也君果知百姓之不足又甘受其愚乎惟徹不行則百姓之足不足君皆不得而知是君與民隔也勢不至君盡失其民不止也有國以民為本有子勸行徹法以此收人心以此立國本為百姓者常則築場納稼而正供罔缺公旬必赴不待言矣變則相友相助之案出以應敵其糧糧芻茭初無後世歛隱之私子之為國用謀者得其本也或疑是時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魯公窘食於三家安暇論徹與二此不然襄十一年左傳曰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則所謂二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者乃特有其人耳其地租則依然在公安有舍食於三家之事哉劉元曰此章義理濶大有子按切時勢以立言非泛作常談也今按春秋證明之周制井地之法井九百畝公田百畝公田所獲君儲諸倉廩以為宮室衣服飲食廩賜予之用至國有大兵大役其費取民原自不薄但先王重農賤末省耕省稼其法稱詳民自不困於征役且賦稅所供只此公田常歉豐歉皆以多寡為均分無取盈之法故為良法美意春秋盟會征伐日煩小國困於大國常常徵用民力既已苦煩而公田所出實不足以供諸費故宣公又於公田之外於民田八百畝之內十分又取其一如收一石則取一斗亦只是照本年所出多寡均取之此是於常法什一之外又增取八分之一故為什二奈世益陵國益卑列邦兵會誅求無厭難以立國於是季武子乃增二中軍從前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命大夫統之以出至是武子作三軍三家各統一軍即各徵其軍之田稅於昭公五年又毀中軍四分公室蓋從前三分公室猶留一分與君至此四分皆入三家季氏二孟仲各一惟是公田所出三子代公斂而率公故曰皆盡歸之而貢於公但名為貢公此中或多或寡任憑三子增減公無如何一遇年饑民無所出三子全不入貢則德甚矣哀公之問正是如此實在情形有若以為公之所以如此只是徹法壞故至此盡仍行徹法乎君果行徹如先王之舊一切取民有制凡事節省彼民也為誅求所困如在湯火一日得輕徭減賦盡力耕作養其身家感君之恩如同天地且取之不竭民有餘財安有坐視君困不為供億者乎此法一行合國之民素臣服於三子者見公民如此亦將歸向恐後三子雖禁之不能也此乃有子絕妙經綸教時良藥不然現在苦貧又勸減賦於理實不免迂濶且三家久專政柄哀公安得而自主行徹是有子徒空言以悅聽耳亦何取哉○注軍國之須皆是以為出古者未有軍國字後世則為官府常用套語軍國之須軍用國用二途猶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之云蓋國家尤以軍為大事故民之賦稅賦以供軍稅以供國用以軍事與國事對而為二正見其重之之甚也○困勉錄云先王體國經野未嘗聽命於年之豐歉也迨至春秋而白姓之足與不足不操之君而操之年又云乾道中崇安大飢朱子立社倉法以救之此所謂儲蓄之計也陸象山云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時糶此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則獲富民閉糴糶價之計所謂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職實為長利也按梁山此舉足補朱子社倉所未及後世徒知有社倉之法而不講求象山平糴之制無怪其名存實亡本以利民而反害之也黃氏震云社倉之弊主民間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震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請於朝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無害愚按黃氏不拘先法而買田以救其弊意固甚善然有散無斂民無後慮在良歲固可助其不給無荒時失事之憂彼情農亦私有所恃而不盡力於南畝反以滋小民惰窳之習助入而棄人亦非獎之善者不若象山平糴之說為久而無弊也救荒者慎思之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平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篇曰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訓多協韻崇德答主崇字德是固有故在崇之而已辨惑答主惑字惑非本體故知惑處即是辨處○主忠信徙義者忠信與義即德也主與徙是工夫即崇也或問云主字及徙字要切崇字昔人譬之累臺及築墻見其下宜實其下宜厚而又不間斷中止是也○愛之欲其生四句兩之字同指一人既又句只是覆說非兩層注判為惑之淺深非也惑本多端愛惡其例耳愛惡亦多端生死其例耳凡人之惑者惑與愛憎尤甚故孔子告子張以愛憎告樊遲以一朝之忿蓋亦各因其性所偏而戒之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昏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好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懥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為惑字造端置辭舉人之言所以為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為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為人高遠濶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答問可以見矣皇本其生下其死下其生下皆有也字正平本亦有也字但無下也字○誠不以富二句與辨惑意有何干涉即此正見漢儒之多傳會而不能闕疑亦見漢唐解經未必皆親切于心也但程子錯簡之說雖似是而在十六篇亦章首引詩次以事實末又以其斯之謂與結之古文未見此例但第十六篇其斯句上疑有闕文今將此二句移入則兩章皆似得宜○圈外楊氏誠善二字只是虛字補過亦只泛指朋友切磋輔仁等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莽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箋曰景公莊公異母弟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實此言君臣父子各盡其道故當解爲君則盡君道臣則盡臣道下父子放此。易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晏子曰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友弟愛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皆與此同語氣春秋於臣子弒逆者必重其責於君父君唯不君臣所以不臣父唯不父子所以不子端本澄源之道也詩書於君父頌君者必重其責於臣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負罪引愿之道也第八篇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尹氏解爲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雖切於告君上然全已失聖人語氣今以是旨解此章則其失聖言之旨遠矣君君是權不下移臣臣是勢不上逼父父是恩不偏變子子是愛不奪嫡此章說者或謂是正名之意不知遺是核實之義蓋景公之君臣父子未混也只其實或謂是正名之意不知遺是核實之義蓋景公之君臣父子未混也只其實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知射以句繹奔書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鑑曰片言謂一言便了是不待煩細之意集注解片言謂不待其辭之畢則殆駭人矣即子路忠信明決言出而人服亦應一言方訖而後決奚至佛僧半言人已信服而不待辭之畢耶古書所載如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解爲一言方通即集注所收尹氏之說亦始終以一言當之不以爲半言蓋人之言彼此合并其言始完如物之有內外表裏而始成其爲一物若折我之言與彼之言則各爲片言爲半言此以彼此之言不備故謂之半言非以其辭不畢而名之爲半言也折如折衷之折謂斷決也書稱蔽獄與折獄同獄訟獄也爭賀曰訟論刑曰獄獄字从犬取相爭之意訟與獄對文則異散文則獄可以該訟故經傳皆言折獄此章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王制云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古人折獄之法只有緩至旬時猶恐悞者未有取辨片言以爲能者此自惜以形容其不欺謂如子路之言以折獄可也夫子只以折獄極片言之用記者自以宿諾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知射以句繹奔書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鑑曰片言謂一言便了是不待煩細之意集注解片言謂不待其辭之畢則殆駭人矣即子路忠信明決言出而人服亦應一言方訖而後決奚至佛僧半言人已信服而不待辭之畢耶古書所載如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解爲一言方通即集注所收尹氏之說亦始終以一言當之不以爲半言蓋人之言彼此合并其言始完如物之有內外表裏而始成其爲一物若折我之言與彼之言則各爲片言爲半言此以彼此之言不備故謂之半言非以其辭不畢而名之爲半言也折如折衷之折謂斷決也書稱蔽獄與折獄同獄訟獄也爭賀曰訟論刑曰獄獄字从犬取相爭之意訟與獄對文則異散文則獄可以該訟故經傳皆言折獄此章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王制云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古人折獄之法只有緩至旬時猶恐悞者未有取辨片言以爲能者此自惜以形容其不欺謂如子路之言以折獄可也夫子只以折獄極片言之用記者自以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以德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爲貴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云云固無不可但以本皆出於孔子耳此亦然非舊本有子曰字也。

箋曰聽訟者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判曲直也善猶人言無異於人也曰乎者不敢必之辭見其難也使無訟此發是難能非可一朝能者故祇言必也以朝之說者以無訟為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此章有追思三代一段光景則必不可與上章黏連范氏曰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此無訟之道也孟子曰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也或問以此說彙學本末其理允備

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集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云云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書並言無訟由於德教得是章之指〇此與上章不相連屬圈外楊氏之說非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〇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二之字皆以政言空講存心者非居者如居仁之居言視政如家事也是以心言之忠者盡己之心委曲詳悉是以事言之倦為病根人若不倦怠自然精進倦則厭煩其施為苟且枝梧雖忠難久故無倦為行先也倦與不忠皆堂堂者之病矜奮于意氣故有時倦鋪張于文為故行不忠無倦以忠二者皆子張藥石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有君子皆因前篇致誤

此章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箋曰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美也獎稱撫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也分疏恕宥使其不終為惡人舜之隱惡而揚善其事亦類小人之心刻薄而忌善人有美則發摘隱伏以沮壞其事有惡則文致羅織以證成其罪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每每如此故自古君子不與小人為讎小人必與君子為讎矣注誘掖獎勸誘導引也就未成時說掖扶翼也就將成時說獎誇許也就正成時說勸勉勵也就既成時說既成又恐其以二者自阻也故勉勵之四字四樣意思皆所以玉人於成也〇高中玄曰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為利更無窮用一小人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為害甚無窮可不審擇之哉陸稼書曰學者取友亦然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〇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箋曰說者或解二正字為匡正之義殊不知此聖人揭發政之源示康子非論行政之末上者表也民者影也表正則影直下子帥以正二句聖人明諭示政者正也之功用與上文一意子帥以正語意與堯舜帥天下以仁桀紂帥天下以暴語同著以為匡正之正字可通乎為政以德章集注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朱子以聖人言解聖賢為的之所以正人之不正猶言矩所以為方正者立於我而自足以正人之不正所重在我之正不在正人不然所以二字終屬挽強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帥以作帥而〇凡書各照本色看如此章正字只說無偏黨無偏頗便是若大人正己物正之說非季孫所及不必高論正得其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〇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箋曰苟誠也與切之辭此章論弭盜之源畢心之化欲者盜之種也有欲則思得貴賤不同其情本一君子萌于念為欲小人發于事為盜上之所欲者即是下之所盜者也欲者盜之媒上者下之表下有欲而不得惟有竊耳但轉移之機在乎上上既不欲則自無橫征無橫征則衣食足而民知廉恥故雖賞之為盜亦恥不為況又有以禁之乎公綽之不欲亦見憲問篇安井衡曰不欲與無欲異不欲制欲不敢肆也無欲則絕祛之不復存於心聖人知情欲之不可絕也故曰不欲而未嘗言無欲為孔注民化於上是固然然亦未悉其理蓋多欲必多求多求必厚斂厚斂則民窮而竊矣然則所云不欲實其厚斂也胡氏以康子之欲為奪嫡之事恐孔子以不可悔之事責康子也豈其然乎假令康子薄稅斂省徭役以撫摩其民民猶尤奪嫡強為盜竊以自陷於罪辟乎不思之甚也大抵宋儒刻於議論而躍於事情皆此類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苟子下無之字〇康子為政在夫子自衛反魯之後康子奉父遺言召夫子歸魯蓋知敬夫子者且是時夫子年已七十為國老康子新進故篇中與季康子言多切直矣子自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固其德邵亦其齒尊禮待康子謝孔子能進究夫子之旨故季氏將伐武仲對季

孫詰盜一節義與此相發而汲冢周書記魯國多盜康子獲盜詰之盜斥言其非顏係因此章而附會之者非古也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用重法太宗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此乃端本澄源之義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至德宗朝王仙芝陷曹濮州黃巢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困重斂者爭歸之數月間衆至數萬范氏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宦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得乎范氏此論卽太宗止盜之意夫上者下之本也君者民之源也本正則末直源清則流澄古之仁君先自治而治人後世則否勢智任術鈎距綜核置樓鼓殺弓刀賞盜侶之告捕發商家之屋室汲汲屑屑與民爭利刑法愈嚴盜賊愈夥蓋民性非善盜也無恒產斯無恒心飢寒切身父子不相保放僻邪侈詐僞百出放火殺人者從而刑之雖曰善聽不枉是乃孟子所謂陷民罔民者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爲於虔反○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箋曰殺無道以就有道猶言去彼而就此言上之人專嗜就有道之人也惟嗜就有道而使民趨就有道與成就無道之意胥在其中矣夫子嘗曰就有道而正焉雖義較有淺深語勢則全同○子爲政爲用殺言子執政柄善惡唯在子安用殺○子欲善猶云眞心好善也有躬行以率之意不作欲民之善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草是借言不是喻言君子在上之稱小人謂民德字如民德歸厚之德草上之風必偃此固但論其勢率之以善必偃率之以惡亦必偃然本文承欲善民善句來教康子先欲善以化民故曉之以風草無上率以惡必偃之意偃猶靡也謂隨所向也說苑君道篇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皇本正平本南宗本上作尙上尙古字通康子之疾在略已而實人連上二章同一緣砭說已見爲政第二十章皇本正平本南宗本風下草下並有也字漢書董仲舒傳及說苑政理篇引此文亦並有也字

子張問士如何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

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備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事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箋曰達通也與塞反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卽達義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溺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謹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子張不問何者斯謂之達而曰何如斯可謂之達是據已成之名義而叩必成之功用也卽問所以達之故非問達之名觀下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致達者須辨不是以上節包下二節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達下無也字○質直好義質直者朴實無虛飾華言卽不事矯飾也恐不得以主忠信解之且質直謂本領非工夫○察言而觀色者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也是竭心于接物事事不苟欲寡其過之事矣元來質直好義之人自無諂媚迎合之嫌慮者謂用心委曲必聞子張已認做達字了若渠未知何謂達者此一句爲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正達矣作達也○何哉爾所謂達者正平本南宗本平本南宗本達者下有矣字○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在邦謂仕諸侯在家謂仕卿大夫○是聞也非達也是說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也者二節是說其所以致聞也下人者自持恭謙以求免乎簡傲之愆也決非足恭媚人處世不貴剛強故鄉原雖其似以亂中行鄉原不可爲而世儒達以剛直爲士氣又非也○夫聞也者皇本正平本南宗本聞下無也字色取仁而行違色者外貌之謂也與上文觀色之色不同凡外邊發出人所觀者皆色也色者形於外行者行於己色取仁便見行違仁此乃相足之語無兩層○居之不疑者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也非知其是而故爲之者是又色取仁者之所以聞也久假而不歸有似其有也○郝敬曰達如水盈科而後進聞如風送響而無端達之根本在質直士浮躁變詐之習勝則根本虧故質直爲先然木訥者或少圓通與世龃龉必心悅乎義凡事順理因時制宜所爲質直者又通方也然猶未敢自以爲是視天下人無一可上視己無一可以先人自不容不察言觀色自不容不慮以下人卽日用倫物間每自覺虧欠文王望道孔子不厭亦是心也眞有虛己下人之心非謙讓之僞貌如此乃爲忠厚業易之君子非憍傲任情自託于質直者也又非伺人眉睫以求親媚于

能者也若夫求聞之術不過色取仁而已好義由中出而虛以下人義內而仁亦內也取仁由外入而居之不疑仁假而義亦假也意自互備夫仁本在內而以色取則是在外不由內也內外分爲兩條之工夫故樂之○龜山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此數者皆子張性行之所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子張高邁士容貌莊嚴從容自許而未仁故夫子言此勉之其對下祿之問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亦一意夫子欲子張之慎細行而顯達其身所以有此語也說者見此等語妄輕慢子張以爲求名以爲利心或以爲不務實殊不知子張大才宏略不羈非非夫子者所得而教育也子張妙年雖欲無客氣之蔽而得乎然主以名利虛僞責之誣之甚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惡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爲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蠢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惑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箋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德慝惑爲祖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然德字不專指心黃陶菴曰天下之一聞而悟一蹴而入離事求德者舉非德也○修慝者修與治稍不同修者修復破弊也謂芟除其慝而復其全也人心元無惡故云○先事後得先望其報奮事功者之常弊欲規耀其功也樊遲英氣奮事功故其問仁若德皆對以後獲也崇是功夫不是成效只先後處便是崇不是如是而後乃底於崇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惡之爲跡顯而惡微然見以爲微則必至於顯故遲以爲惡而子以爲勢急而修似緩然苟視爲緩則必悞所急故遲方問修而子語之專所攻吳因之曰攻寇曰不他視耳不他聽努力向前專心致志一糟乎不得一退步不得無攻人之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備惡者用力擊住須先認得惡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蓋顯然過惡遲易掃除唯在心曲隱微處那頭緒渾不見若眞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接次後又跳梁方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攻自是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己惡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無作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張問同而答不同皆其忿至小非終身不可解之仇崇德辨惑與子張問同而答不同皆以其所急告之也袁十六年孔子卒而袁十一年季孫曰須也弱其少壯英氣可世所以久此訓也呂伯恭曰忘身及親兵事昭然固不難辨惟忿氣起之時最難辨忿而辨之此所謂辨惑也許平仲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惟怒難治又偏招惡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舉過心清涼○范說以過解惡是混同過惡非是且過字更遠於惡不可從又懲忿當在已辨惑之後范氏顧倒之本文惡無大小輕重之說范氏甚字大字皆失旨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遠

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樂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樂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箋曰樂遲已問仁而領愛人之旨矣於是更問知也知人者知賢也皇本知作智下同○樂遲未達專指知人一事爲妥下文樂遲退見子夏不曰問仁知而曰問知是知其疑不在仁知相悖邊樂遲蓋疑知人未足以爲智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枉撓也謂板之反張者唯其反張故置直者於上能使之直也子夏告以舜湯舉伊尊之事則知舉直錯諸枉本譬喻而其義則爲舉直者置之於枉者之上包注以直枉爲人材之稱然古人稱直特語其性未有爲有德之稱者至枉字則又不聞有以稱性者諸之於二字之連聲又詳于爲政篇舉直錯枉此是智之用能使枉者直此是智之效亦非兼仁而言○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鄉皇本正平本南宗本作嚮釋文鄉又作嚮同說文云嚮不久也正字嚮俗字鄉假借字禮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遲不解夫子所謂知何敢再問故見子夏而質其疑也因勉錄云古今天下因舉錯而紛紛多事者往往而是小人豈肯遂俯首屈服耶觀於宋之元祐及明天啓之初則能使枉直正大場者樊

遲此間亦切問也○富哉言乎富是富有猶言盛哉至哉之類謂舉直兩句不指舉直外之事皇本正平本兩宗本哉下有是字○選於衆舉皋陶者舜所舉尚多唯皋陶爲士其於不仁者遠之事爲緊切故特稱皋陶也虞書舜於徵用之後舉行巡守封濬諸大典外九官俱未有命而即曰象以典刑又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孔氏正義曰舜以徵庸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則當時所行五刑者可知矣故書載舜命皋陶之辭原與五人一例而大禹謨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皋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虞書正無一篇非舜舉皋陶事也孟子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馮衍賦云皋陶釣于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王厚齋以爲未詳所出伊尹名摯見孫子兵書用間篇伊是氏其稱尹者鄭康成謂湯使尹正天下故曰伊尹春秋繁露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湯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尹猶楚上卿執政者稱令尹也呂氏春秋言其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曰伊尹則伊是水名本其所生處爲氏劉寶楠曰春秋譏世卿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以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即論語之義正平本南宗本選下無於字○不仁者遠矣遠猶化也讀去聲似是謂近旁眼前無之也不仁者遠爲仁者所壓故也而舉仁者是舜湯之智德也舜湯聖人仁知兼完然選而舉賢全是智德而仁德不與焉注泥不仁語遂言是舜湯之仁德也不知仁德唯在皋陶伊尹而不在舜湯也因是一疑而上文皆譯○聖人之語雖有爲而發者其於正理無毫髮之差如斯而已豈必淺近一一包深遠也乃以爲包含無所不盡是牽合附會之所由生耳且若仁者其實也認亦何包含之有論語是類亦多○尹說欲聞其說者聞其大旨也欲知其方者知其爲之之方也欲爲其事者熟知明通欲見於施行也下文夫子告之盡矣者欲聞其說也上文愛人知人是也故又問焉者欲知其方也上文愛人錯諸枉是也問諸子夏然後知之者欲爲其事也即本文舜有天下一節是也此未爲見於設施然其詳知熟聞亦可以立施於事其意亦在於欲直行之故亦可謂之欲爲其事王草堂曰論語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子張樊遲六人問崇德辨惑者子張樊遲二人問知者無有也兩問知三問仁者更無有也惟樊遲能之可謂切實爲己聖門之高弟不可多得矣而集註云粗鄙近利何爲也尹和靖云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于仁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如此則未嘗粗暴也若以其會請學稼故云則邪矣云遲請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謝上蔡云遲學稼圃將以爲民非役志于自殖財貨則未嘗近利也若以夫子爾爲小人而疑之則朱子亦云小人謂細民非與君子相反之小人明矣李恕谷曰樊遲留心仁知必不俗鄙清之役樊遲爲右冉有謂其用命且遲請三刻而踰之必不粗暴況義利者君子小人分途豈可以近利妄加之聖門諸賢耶且遲佐冉有以入齊師左氏載夫子之語明曰義也則義利之分在夫子有定鑒矣又何譏之過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告。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靈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箋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朋疏而多友親而少忠告是告之忠則善道亦導之善耳非善其說之謂道雖不必偏屬行而行意爲多皇本正平本而下有以字道作導○不可則止不可謂不可以告道也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不可鈞是不可之三子告不可之類不聽之義也勢不可也之類不得然之義也此章之不可當從不得然之義非不聽之謂言吾盡忠告善道之方而其人昏迷冥頑不得使之悟也止者不與之爲友交或泛交之或絕之也與上篇不可則止下篇不能者止義同蓋朋友以義合止亦義也皇本正平本不作否無可字○無自辱焉彼無求規誨之心不可告導者而強聒之必觸忤爲或致嘲笑或取詬罵此之謂自辱也此章聖人示人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之方而後儒解爲教人以納約之方全與聖言之旨相反夫忠告善道之後吾之心已盡術已窮只有則人止一法蓋友非泛泛也道義相期肝膽相許榮辱相關過失相規乃稱友至是所相期許者皆不行故不得不止而解者謂俟之倘可後圖豈忠告善道之外又有良法耶豈再爲忠告善道不慮其辱耶此皆故爲忠厚語而不知義合之道者若夫今人所謂友勢利酒食面是背非朝秦暮越原不可稱友臨事安得有忠告善道原不以正合何待不可乃止此則非是章答問之意也○佐藤坦曰我於彼當忠告善導彼不可則我止是正意也又如彼於我亦忠告善導我不可則彼止故觀朋友之忠告當虛心以聽受之此意亦須陪講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箋曰此還送語矣其本意在爲仁然仁必仰友以爲輔友不得徒集故以文會之也詩書禮樂即文也弦誦樂群即會友也爲仁由己而觀摩薰陶常賴良友天機以有所啟舞而後暢義理有所商量而日新故殘刻之行藉賢友以箴止之惻隱之端藉賢友以感激之擴欲無害人之心使之充滿洋溢賴賢友以獎勸于不倦也遺顏淵造次之侯使之堅忍操守賴賢友以扶掖於易衰也人無賢友何以成其仁哉左傳五年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兩喻呂覽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之有輔猶齒之有脣最相切近人之兩頰曰車口輔亦曰牙車其命名即取車輔之義也然則輔仁者猶云相依爲仁也二句須一串說收攝時於輔仁注支離

論語會箋卷十二終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鏞曰。先謂躬行倡率。勞謂從容慰藉。物茂卿曰。大抵勇於義之人。以己視民。必有發政不以漸。而遽責其從。己者。故曰先之。又必有以義責民。而不恤其勞苦者。故曰勞之。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鄭讀若郊。勞之勞。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請益者。以上事爲易。卽如斯而已乎之意。夫子以無倦益之者。卽無倦于先勞。益之以不益也。亦唯使其務行上事也。非使之深思。蓋銳進者難于持久。能無忘無助。自然可大可久。此天地易簡之至德。亦不外于是。此蓋子路爲宰時之

問矣。物茂卿曰。諸人問政。皆非爲其異日從政而預問之也。其人方從政而問其所當務也。故孔子答之。亦非泛言從政之道也。皆隨其人其時。及其所治之土各殊焉。故讀者當據其文義。以觀孔子所以答之之意可也。蘇井魯曰。子路治才過人。於時務固已諳練。故不告其事。語以此而已。無倦。釋文作毋倦。云毋今作無。是舊本作毋也。○蘇說亦是。但云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未安。蓋民事無皆君代之理。祇是此心此理。必求自盡。其父母之責。不可留一毫遺憾。便是勞之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舉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鏞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有司者。宰之屬。獨也。先有司。言以擇有司之法也。上章先字。謂身先。此章先字。謂先有司。故小過。舉賢才。乃申說先有司之法也。上章先字。以民行言。此章先字。以衆職言。赦小過者。有可或有小過。何卽承謂先之于彼。上章先字。以民行言。此章先字。以衆職言。赦小過者。有可或有小過。何卽承所犯罪輕。當省赦之。以勸功褒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不赦可知。赦小過。何卽承有司設。蓋因家臣之長。止統攝衆職。未嘗親自治民。故赦過不必涉民說。皇疏放赦民間小小誤犯之罪。此說非也。此章言政在舉賢。然則赦過亦必以衆職言之。三句祇一件。至于民間小過。則賢才既舉。無患其不寬矣。豈有於治民之道。他無所語。而獨言一赦過之事者。邪。注謂民心悅矣。或亦誤以爲民間小過也。○舉賢才。言過人之才也。左傳。舉才卿才。語例同。注。析而二之。恐非。○焉知賢才。而舉之。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故不行。故仲弓質其疑。舉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虛也。陸敬輿曰。知人之難。聖哲所病。繆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材。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覩殉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是必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是以前代有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教行。能息馳騖也。○舉爾所知。三句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唐憲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私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謂其才。謂者尚不與官。不謂者何敢復與。但問材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廣多士之賢。此乃儉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蓋得舉爾所知之旨。故人其舍諸。言必來相告焉也。非謂他人亦自舉。所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程子引用斯語。以爲公私之辨。豈謂楚人遺弓。楚人得弓之類邪。恐失經旨。孫詒仲曰。程子用心大小之說。朱子深取之。愚反覆其說。殊覺未然。一問乃欲舉賢才。夫與人同任舉賢之責。而必欲舉皆出自我。卽是私心。爾若仲弓焉知一問。求盡自己之職。非市恩也。此乃求賢若渴之心。何得謂其私小乎。且卽與人同任舉賢之責。亦當各人去虛心延訪。求所未知。若我不求所不知。而又諉之於我。則下之遺賢多矣。故求盡知一時之賢才。卽與人共事。亦宜如此。非市恩之私心也。若程說。夫子之答。與仲弓之問。不相照顧矣。夫子乃謂汝無患不盡知。但患不能舉。見賢不能舉。而阻抑蔽塞之。則人見爾不好賢而不以賢才告。爾矣。爾能舉爾之所知。則人見爾有求士之誠。無媢嫉之心。成以爾所不知之賢才來告。爾矣。所謂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于里而來告之以善。夫子此言。正孟子之意。乃所以能盡知賢才之道。以見但能舉賢。則不知者自知。正答其不必有焉知之患也。此記的當。至于一心喪邦。雖曰推究之論。竟是過當。豈有爲而發與。夫患不能盡知賢才。其意亦美。何喪邦之有。圈外范說以君臣立論。殊不思仲弓爲宰問政。宰與有司。安得爲君臣哉。

崔述曰。人之才不必皆長。而事亦往往有棘手者。法太密。則人皆有隱患。避事之心。下因而爲得計。而事之廢弛者多。是以宋人謂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故小過不可不赦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無官不得其人。則雖赦之。而亦無益於事。故所重在舉賢才。有一官。卽擇一能治此官者。而付之。理則身不勞。而政舉舉。周公立政之篇。所以必以宅三俊爲要務也。此雖爲宰者言之。其實治一國。知治天下者。若是而已矣。然賢才何以能知。無論天下也。卽一國之中。亦有難以盡知者。

無怪乎仲弓之以爲廉也。勸仲弓之問，則其意實欲力行此言，可知。究之知亦非難，果能汲汲於求賢才，以爲入倡立之標準，樹之風聲，則人必有競以賢才告我者。燕照王築宮事郭隗，而樂毅劇辛之徒爭趨於燕，是也。聖人此言，誠知人之上策，昔人言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果能熟讀此章，而力行之，即爲宰相，亦綽乎有餘。裕豈待半部也哉。劉沅曰：魯自文宣失政，政由三家，而季氏世爲上卿，刑賞予奪，彼實專之。又周制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本國士民，非義不得已，無出仕外邦者。以夫子之聖，季康子召之，即歸。蓋父母國之道也。聖門諸賢，行道濟時，若欲一旦爲上卿大夫，如夷吾孫叔之舉，既有難期，而爲貧而仕，出陪貳以躋卿佐，乃當時之常。苟非貪緣苟合，自可受職不慚，仲弓德行之科，夫子許其可使南面，而爲季氏宰，夫子告之如此，蓋以魯政在季氏，如此盡職，率公爲季之良，即爲國之幹，何害於道，故當時門人凡仕季氏者，夫子未嘗以爲非，惟冉有爲之聚斂，乃責之，責無藉祿仕，又不屑爲季氏私邑，當時情事如此，前人以冉季事季氏爲非，何不比而觀之耶。舉賢士之難，以春秋世官公族，盤踞已久，如晉代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中正之習，故仲弓慮之，然而一賢拔擢，衆賢集征，又宰爲衆望所好，衛者人爭趨之，故不患不能盡知也，此等書義，若不明其時事，又烏知聖賢立言之心，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非謂不知者置之，正以果能舉賢，則凡知賢者皆盡，以其賢來告也。

郝敬曰：春秋時，諸侯世官，政在大夫，皆家臣主謀，如國之有執政，而士多聚于私門，固材之藪，亦奸之林也。魯之亂屢矣，前以家臣南蒯，後以家臣陽虎，侯犯昭公之見逐也，以家臣陽虎，叔孫約之死也，以家臣牛，季桓子之因也，以家臣陽虎，父子之相攻也，以家臣濮良夫，其孟縶之死于賊也，以家臣宗魯，晉樂氏之亡也，以家臣州賓，祁氏羊舌氏之滅也，以貳家臣祁勝，羊舌氏之陳嬰公孫杵臼，蓋安于范氏之王，其間如晉趙武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趙氏之生張柳朔，魏舒之辛賈閻沒女寬，魯季孫之正常，此輩若遇明主，皆可試用，夫子所以惓惓於舉賢才也。○魏晉用人，先門品而後賢才，此最深病，北魏文帝與臣論選舉，李冲曰：未審張官置吏，爲當數子弟乎，爲致治乎，魏主曰：欲爲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爲尚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倩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第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執若四科。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禦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審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協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聵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蘇曰：待者下簡齊景公待孔子，史記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爲致二字屬夫子，不屬衛君。○必也正名乎，言所先未可一言期之，必曰所先何事，則先正名乎，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即百事，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位之名，本經正名，尚指衛輒父子之名名不正，三節泛言君臣父子之名，而衛輒父子在其中，謝氏謂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此雖與名不正三節意合，而在必也節，則亦是言外推廣也。魯哀公二年四月，衛靈卒，六月，晉趙鞅即納蒯聵，蓋晉失伯，欲亂衛以逞，宿忿也。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子路謂衛君待子而爲政，蓋在魯哀七年，則輒君國已六年矣，計衛前後二十五年，周輒之爲君，凡二十二年，衛民之願輒爲主，而不思蒯聵之入，非一朝夕，當日納蒯聵者，陽貨，拒蒯聵者，國莒，小人因之以爲利，故衛事至此極耳，不然父子天性也，唐得一李愬，可以調和兩宮，豈衛得一夫子，無消弭反正之道，惜敬曰：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即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聵入戚，三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炘亦曰：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即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考蒯聵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貢爲迂也，劉沅曰：按春秋傳，齊景公與晉爭鞌，衛靈若晉先往從之，魯定公八年，晉趙鞅使衛侯於鄟澤，使涉佗成何授衛侯之手，及脤，衛靈怒而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人歸罪涉佗，殺之，成何奔燕，衛竟不從晉，且助范中行氏，鞅深忿之，至魯哀公二年四月，衛靈公卒，公子郢既不肯立，蒯聵又得罪出奔，南子在堂，除郢立輒，更無他人，六月，晉趙鞅帥師納蒯聵，實欲藉此滅衛，衛知其謀，立輒拒之，晉謀不遂，乃納蒯聵於戚，在晉如金人立劉豫以

疲宋在衛如宋立子魚明立景奚實乃權宜之計使輒不立則內無主而晉寇至衛不血食矣故子貢亦不能決有爲衛君之問遂晉師既退輒竟不返國於父公然據立則於理爲不順此章之言在哀公七年則輒已立六年居位日久恩信足以結於臣民當藉位迎父告於先君安置南子兩全子道乃爲天理人情之正夫子曰正名亦無非晚以父子至情全其內外之美孟子言舜竊負而逃棄天下如敝屣正以天下無重於父母者若輒迎蒯聵聵不立而命其仍爲君則名正矣苟蒯聵自立是輒求仁而得仁矣若貪戀富貴隱忍害心豈復成人乎使衛君果用夫子夫子必有善爲感動周全之法觀狄梁公能反周爲唐李鄴侯亦善處骨肉豈夫子反不如之朱子云聖人之權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是也如或衛君不從則惟有翻然引去耳弗敢曰父父子子干古名分昭如日星夫子所以處衛事蒯聵自立是輒求仁而得仁矣若貪戀富貴隱忍害心豈復成人乎使衛君果用夫子夫子必有善爲感動周全之法觀狄梁公能反周爲唐李鄴侯亦善處骨肉

事責其必濟所以不達時變也黃式三謂蒯聵之死乃依其彊大以求入此罪之彰明較著者則輒縱讓國而聵之不宜得國可知聵不宜得國則宜得國者非輒而誰輒苟有讓國之誠聵知己復無得國之勢將有改圖爲聵計者必誚國立他君不如立子而安享於迎養之日輒於是可立矣夫輒以讓國爲正使輒與蒯聵俱不得位而別立一君輒靈其仁心而已所答子貢之問是也若蒯聵就養而輒得立聵不欺已死之父以爭國輒不拒出亡之

父而得位此名之正所以可言可行也○注不父其父而稱其祖毛奇齡駁之曰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當攷周制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史書世者謂書其世系而次第之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於宗廟之禮則有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者則以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四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考以及考者大抵祖禰四親先有其名以立廟而廟名一定則又隨後君之入而隨予以名假如入考廟而爲卑者則卑亦名禰魯僖嗣閔即禰閔雖兄禰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爲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即禰平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且出乎此名順反此名逆躐此即名叛乃以不定之名殿之以一定之名而名仍有定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也此豈忘尊親而廢禮教哉以爲廟有定名乃以不定之名殿之以一定之名而名仍有定世信以爲孫既禰祖即稱祖爲父也哉太甲奠殯而即位以禰成湯然書稱祖甲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聵爲子也然而國語稱納蒯聵時聵處於戚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蒯聵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聵甫返國即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則不特父靈公且并南子亦母之若聵之子輒則渾良夫謂聵曰疾與亡君嘗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輒之父聵則藉陳之難輒將出奔時聵已死拳彌勸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聵也然且哀十六年蒯聵入衛而旋見弒于己氏至般師子起兩經篡立夫然後輒復反國證聵莊公奉聵於蒯廟而祗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於越是輒固嘗禰父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非禰也名有然也後之禰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則君也禰也而責考也名有然也西河之駁其當傳習錄問孔子正

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王陽明曰惡雜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

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感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懇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

底豫蒯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謫於天子告於

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

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百姓尊聵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陽明此解

似合人情天理然輒乃自暴其罪惡以下使之復君衛國以上誤承胡氏告天王請方伯之套語實非當時之事情且其所云迭相辭讓輒不得已而復位尊蒯聵

爲太公等事和調圓熟之極不知何以克至此也使之出乎矯僞則不過王莽之辭九錫曹丕之讓帝位李舜之尊楊氏爲讓皇不足道也果使出于眞心則蒯聵

二人早已變爲舜禹天下焉有此事乎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固有出乎人之慮表者然至窮究極惡之樂則聖人亦無如之何堯舜不能化朱均孔子不能化定哀

而謂聵輒二人可立化爲仁明之君乎夫子正名之論亦惟就目前言措置當然之理不計衛君之用與不用也先儒必解爲夫子仕衛輒故其說不免乎支離夫

子而仕無父之人奚足以爲孔子○有是哉子之迂也七字一句有是哉猶曰若是乎也孟子若是乎從者之廢也句法同奚其正子路意謂今日決不可行又不

必正也正平本正下有名字○野哉由也野是祖心浮氣思慮欠沉潛識見欠精密而談吐欠從容○名不正則言不順古書重聯之句類以首句貫下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蓋倒說語有其事必有其名有其名乃可言言之而不順以其失實故也名既非實則欲爲其事理既不順人亦不服事何以成下文名

之必可言乃正言之黃式三曰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聲聽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

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言之則一己多怠諱之私而事亦阻壞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

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是以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叙○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興刑罰對言刑罰既

是輕朴樸禮樂亦必玉帛鐘鼓即是制作的禮樂尚在事得其序物得其和之外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便無禮樂之本故禮樂不興范注似謂事成即是序和

矣即是禮樂矣然本人自有階級蓋禮樂之興在事成之後亦是治成而後作禮樂之類○刑罰不中也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罰罰也說文刑罰皋也

也罰皋之小者罰是小皋則刑爲皋大可知中丁仲反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後漢書梁

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措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李九成曰禮樂刑罰皆由名分而起如喚

作父則行父子之禮喚作祖則行祖孫之禮犯理者有刑刑準乎禮者如今犯父與犯祖罪不同科苟名色不正至論刑之際欲從犯父律乎欲從犯祖律乎就有

舜之子而以孫罪當之出入輕重俱失其平而民疑惑莫何所措手足張彥陵曰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正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則民無所錯手足者錯皇本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闊天蹐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者名之正則言順言之順則事行可行乃上事不成之反也事成然後禮樂興而刑清夫衛輒父子爭國是名不正名失其實則稱謂反常而言不順言出不順則行豈成事今衛國父不謂之父子不謂之子是何話哉父子相拒是何事禮如此悖逆是何節文如此凶戾是何聲容父伐子子攻父是何刑罰綱紀弛名分乖人人自危何以措手足其弊雖有序究其實一名不正耳故刑罰綱紀欲爲政必先正名名必求可言務使名正而言順也言必求可行務使成事而爲禮樂政安民之本也君子以言稱名豈肯苟爲乎正名而必歸諸言者名出諸口者也顧名則必思義而責其實一則名言父一則名言子講得此名眞確豈有提兵相攻之事但末一句併引入子路身上來以戒子路之陳率也苟而已矣四字一氣讀○據左傳子路仕孔悝家爲邑宰衛輒之難前職刼孔悝而入欲敎孔悝也故曰大子焉用孔悝也是時輒既出奔其曰食爲不避子路聞難者亦爲孔悝發也與輒無干涉然則子路食孔悝之祿與親食輒之祿有間死於孔悝之難而不死於輒之難未可斥爲非義也先儒之論不察事情往往過當近謬

吳英曰孟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集注曰孝公疑卽出公輒也此說非也衛孝二字蓋陳滑二字之誤文也孔子于陳滑八年適陳及楚聘而去陳雖其間有適蔡之年然居陳之日多矣知八年適陳者陳世家曰滑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吳伐陳在哀元年卽陳滑八年也六字爲八字之誤文也孔子不惟久于陳且仕陳也左哀三年傳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據此亦可以知魯哀三年孔子猶在陳也國語魯語曰仲尼在陳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據此知孔子之于陳猶孟子之于滕館于上宮也魯語其上文又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實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專氏注不言吳使所聘之國蓋因魯語此節下文有孔子在陳四字原從此事屬辭之列以類而敘則雖在魯語中實以在陳而言也知非孔子在魯者魯語謂發幣及仲尼孔子于哀公朝未嘗得仕幣不應及孔子也左哀元年傳曰三月越及吳平秋八月吳侵陳蓋後陳卽與吳平也伐越在魯哀元年之春而吳使之聘于陳陳在陳亦與吳平之後則必在明年聞孔子在陳而使人問孔子于陳也據此則可以知孔子于陳實爲大夫與吳使交爵而實則仕于陳之一證也聞孔子在陳而來聘問者吳與陳爲鄰國也論語孟子皆有孔子歸與之歎曰歸與歸與者必久居其地之辭非新適此地之辭也而論孟皆書在陳則孔子久居于陳可知也世家曰孔子居陳三歲此說是也魯哀六年春楚昭已出而敗陳則楚之聘孔子于陳必在魯哀之五年自哀元年之秋至哀五年其間孔子嘗適蔡則適蔡當必在哀四年居陳之日果有三歲之久也惟是陳國已滅復封墟地褊小不能如周太王之興于岐殷湯之興于亳不足與大有爲而僅得爲公養之仕而已爾至于衛出公雖待孔子自陳復至衛出公因以幣聘矣然孔子應其幣聘而往見與之語言而已未嘗受其爵祿而仕于其朝也且反衛亦惟主于朋友之家既未嘗食祿于朝又何公養之有乎豈備顧問時數日之養實遂可稱爲公養邪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而謂疑卽出公輒母乃謬歟且出公未聞有證而以出公強就此美證抑何也又曰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卒于城父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魯哀公六年也據此知孔子反衛之年也又知孔子反衛非有來聘也孔子反衛在魯哀公六年冬也六年之秋楚昭王卒孔子于是去楚至陳亦不復居陳而遂自陳反衛也蓋孔子初適衛未得仕之年衛之士夫來受業者多矣又弟子有仕于衛者故孔子反衛思魯士也將由衛以反魯矣非欲仕衛而來也及明年之春乃歸魯矣子路謂衛君待子而爲政在魯哀七年也然孔子未嘗仕于出公也後儒不辨孟子于衛孝公四字中有衛孝二字之誤文謂孔子于出公爲公養之仕而不知孔子依然主于朋友之家未嘗有公養之仕也又謂至魯哀十一年歸魯而不知孔子當在陳時已有歸與之思豈有又于衛淹留五年者邪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稱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自陳復至衛出公因以幣聘矣孔子應其幣聘而往見與之語言而已未嘗受其爵祿而仕于其朝也且反衛亦惟主于朋友之家既未嘗食祿于朝又何公養之有乎豈備顧問時數日之養實遂可稱爲公養邪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而謂疑卽出公輒母乃謬歟且出公未聞有證而以出公強就此美證抑何也又曰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卒于城父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魯哀公六年也據此知孔子反衛非有來聘也孔子反衛在魯哀公六年冬也六年之秋楚昭王卒孔子于是去楚至陳亦不復居陳而遂自陳反衛也蓋孔子初適衛未得仕之年衛之士夫來受業者多矣又弟子有仕于衛者故孔子反衛思魯士也將由衛以反魯矣非欲仕衛而來也及明年之春乃歸魯矣子路謂衛君待子而爲政在魯哀七年也然孔子未嘗仕于出公也後儒不辨孟子于衛孝公四字中有衛孝二字之誤文謂孔子于出公爲公養之仕而不知孔子依然主于朋友之家未嘗有公養之仕也又謂至魯哀十一年歸魯而不知孔子當在陳時已有歸與之思豈有又于衛淹留五年者邪

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襁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周禮司稼注種穀曰稼是凡樹穀曰稼也說文圃所以種菜曰圃禮記射義注樹蔬曰圃此章見聖賢學術帝王經綸孟子闢並耕淵源於此詩伐檀毛傳種之曰稼菜蔬曰圃爲稽治也稼屬人功故稼上不言爲圃係田名故圃上言爲也者圃指治圃之人故與老農作對哀十一年戰于清是時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則遲在少年已經出仕此爲問治民事無疑若使遲未仕則遲身爲民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語意不相承接蓋是時賦役煩重民力罷敝田野爲之荒廢而近乎壯者離散老幼轉壑矣樊遲年壯氣銳不得升列朝位展布才力因欲退居畎畝精求司嗇田畯之業教民盡地利阜民財以取盛治孔子多能鄙事方其不仕家居而家人有以稼圃稼者孔子或指授其一二必有常人不及者故樊遲意夫子天縱多能如禹貢辨九土之性周官別十二壤之宜種植藝之秘必有知人所不知者所以有學稼之請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爲圃下有子字○小人哉樊須也小人哉者使遲知稼圃爲小人之事也豬飼彥

博曰孔子謂弟子云問也賜也由也求也樊宇疑衍○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三好先禮者禮有品節君子小人所以分帝王綱紀天下惟禮人生視聽言動亦惟禮無禮則怠情放肆故化民成俗莫如禮○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情如軍情病情之情好惡之誠無所欺隱故古注曰情實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此一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實學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顯奴失主○襁負其子而至矣釋文云繦又作襁同是舊本作繦也三國志涼茂傳注引博物志云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寸以約小兒於背負之而行說文繦襁類也呂覽明理篇道多繦緥高注緥小兒被也繦褓格繩也又直諫篇緥格繩也繦褓格繩褓即緥格即絡織縷為絡以貫之於背其繩謂之繦博物志謂其絡未及其繩也凡繩韌者謂之繦古多襁褓連文經本以組縷交結如網故謂組類物組也類多結如絲節也顏師古漢書宣紀注襁即今之小兒綳也李奇曰襁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毛詩傳謂之褓小兒綳兼有絡繩蓋統名繦後起之義也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強葆即襁褓假借用之札樸曰雲南蠻婦以布裹兒背上或居或行兒不離背無妨操作勝於襁抱上好禮以下數句言上好禮義信而感應如影響不言其近而自見其近夫如是以下詞已更論且云四方之民則明知其指遠蓋至此極言其致之盛無復煩舉近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孟子曰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可以證此章語氣○楊氏不達聖人待須出而後言之旨故有云云之說夫聖人至仁自不事對面痛斥之唯折權奸之鋒振情夫之氣間有面折嶮勵之語其他則否況師嚴而友親故待其退而對門人說之使朋友傳其言亦與提耳之義無異爾胡氏又謂樊遲不能以三隅反夫子既曰不如老農老圃弟子豈敢一言乎亦嚴師之道也三隅之反宜退而舉之何遽責以言下不三反乎毛奇齡曰樊遲之請既屬以志隱又謂夫子後言惟恐其不能喻夫子之意眞向老農老圃而就學故使之知之則直視遲為下愚矣亦思韓聖門而入田舍則遲身為民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一似遲之學稼欲使民從己者且又申之曰四方襁負俱至一似遲之學稼將欲近招遠來不使一民不歸己者在聖門夫子親許其善問即孟孫問孝夫子藉遲導其意而謂遲疑不及此又謂遲不能問此何說乎漢儒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蓋懼末治文勝直欲以本治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其志甚大惜其身淪于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且仍以大者告之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小人即農人尚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高宗少居民間曰爰暨小人時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謂不如農人且稱遲為農人要知遲此一請有啓戰國時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其所繫大矣既學農又學圃者周官以九職理萬民此政治大節自三農外原有圃圃虞衡山林沮澤原隰諸職治官時任地力務開墾算地來民有不重農歲而專任五土與五物者故又及此又曰樊遲請學稼既非甘聽恬退則學稼何用註經者當實求所以用稼之意而乃以祖鄙目之且曰當闢之斥之一似遲之眞欲為農夫為圃人者此不惟與夫子所答三上四民大旨全不相合且厚誣古賢反肆呵斥大無理矣試思夫子明曰為用稼則學稼自有用遲以為世好文治民不信從不如以本治治之此亦時近戰國機有後此神農之言之意特非並耕耳然而小人之用矣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身已為小人而不自知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數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劉沅曰古者仕者各仕其國惟命卿大夫位尊職重采地優隆其下一官一職祿求足以代耕不廢學業故聖門諸賢如樊遲冉有季路等有職於朝時時從夫子遊以其地至近其職易稱在公在私兩無妨耳漢時椽丞吏屬猶沿用舊制往往由縣小吏致位公卿樊遲仕魯確有明徵先儒未經拈出於樊遲所問答多失其旨若粗鄙近利之識尤掠影之甚者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專獨也時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集曰孟子公孟篇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絃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讀專緯其義指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禮義者三百五篇此謬說也前已辨之○不達不是全不通曉只有所拘滯不能隨方措置便是不達不能專對不是一詞莫措只是對得不善不能不尤不卑或損國或辱郡禍便是不能專對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故不能專對不善學詩者也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頌對者注頌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故不受之也此即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習於詩教然也夫人雖有不平之鳴而本之詩則溫柔雖有相尤之語而本之詩則教厚博而不閡於理雅而不病其俗是詩之教也安井衡曰治國門之道在二南富民之道在邠風平天下接諸侯待羣臣之道在大小雅頌乃功成治定之事而得失治亂之情變風變雅悉之此皆為政之師也凡詩燒而成章皆之者無罪惡之者足以戒賚以為言語之法達意解紛不難故誦詩三百可以達政亦可以專對也○雖多亦奚以為多謂詩三百也以用也為語助詞言雖多亦何用也後人考古必推六藝之繁古人讀書或不盡一經之數若歌齊歌商各有所宜是也後人一室能備列國之書古人一國只操土風之書若七子六子不出鄭志是也古人以竹簡寫書至三百篇可謂多矣非若漢人以縑素寫書後人以竹紙刷印連篇累牘猶以為少也然所謂多就詩三百言此章非言徒誦之無益正決言誦詩之必有益也正平本南宗本為下有說字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集曰說文令發號也何焯曰令無不正身有正耳此章全是辨令要重講下節則上節輾辟意有力輕帶則聖人何苦有此贅語物茂卿曰古書所謂身皆謂己也對人對事而言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對人者也禮樂得於身對事者也身心似相對唯大學耳然實不然也淮南繆稱訓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

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足發明此章之旨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錢曰後二章皆夫子在衛時語則此章亦當一時語蓋爲衛發也夫子蓋有望於衛故與魯並論不必將魯衛不好事來較量困勉錄曰夫子本意正爲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發此歎有惜之意有望之意亦有憂之意孫郭奔宋之禍將不旋踵而朝歌曲阜之墟不復永存夫子蓋有以先覩之矣陸說是也史記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左傳定五年公叔文子曰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是周公康叔爲兄弟最睦也夫子此語大有來歷伯禽之政親親尊尊康叔之政明德慎罰政之兄弟須先從此說再引到今時則兩面俱到矣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漢書馮野王傳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說釋桂陽太守別懷功勳銘乃宣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皆正用魯論漢世之解如此集注就衰世言則語涉詼諧恐非其義矣。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荊衛大夫苟卿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蔽吾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錢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公子荊他無所見其詳不可考爲季札所說其賢可知也霍瀚曰金文淳娥子錄曰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荊哀公庶子也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子荊之母嬖公立爲夫人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其人蓋無足取論語記孔子稱公子荊特加衛字嫌與魯公子同故別白之耳按語中所見人名特以國係之者公子荊與公孫朝耳春秋時公孫朝亦不僅衛有之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記語者公孫朝上亦系以衛豈得云無意乎○居室猶曰居家孝經曰居家理理治也即家能齊之謂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亦居家也古者室家通用若家人室人周家周室三家三室比比皆是○有言其家積家之有亡之有也曲禮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此美居室之善則所主蓋養器也古者五十命爲大夫春秋時則世族父子相繼保有厥家何有始有少有之事緣荊係公子少長宮中及壯而受室與之采邑而爵之爲大夫此爲有家之始須有一番經理三有字有層次乃祿入所積非分外營求三曰皆心口自語也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上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所謂知足也知足者謂其當下便足非謂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則亦不免於求矣子荊當始有之時不慕少有當少有之時不求富有隨時便足無事營求中井積德曰合如合圍之合備無欠闕之意始有之時未合也乃認以爲合而安之完周備具足種種莫弗給也少有之時可謂合矣未完也乃認以爲完而安之美文飾有光輝也富有之時可謂完矣未美也乃認以爲美而樂之譬如始置漆盒子不拘何色實供饋贈日用通同一器則小大時不適宜上下無差等此未合也而荊也則曰苟合矣既而備三五副或實供或饋贈或日用略有定分而大小時相通融此可謂合矣未完也而荊也則曰苟完矣後又增至于八九副或黑或朱有青有黃饋贈有吉凶之別佳節奢供貴賤有等而輩素不同通日用亦自有上下之差各有大小無失宜者此可謂完矣然未有螺鈿描金銀釦之飾未得稱美也而荊也則曰苟美矣又曰公子荊所以善居不特循序有節乃其所言與事每差一級是故心常安而無所累也然據苟字雖公子荊亦非以爲實合完實美也其意猶言此亦足以爲合矣且可以爲完矣聊可謂美矣云爾寡欲易足之人大抵如此又曰楊注騭各之心頗韓突失窾宜以得離望蜀所欲無充期作解所欲不充則心常不足正是不善居之累矣。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威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錢曰冉有皇本作冉子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篇並作冉子○殺文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禮有大僕我僕○庶矣哉一句中有望聖心甚長既庶矣是舉實問既富矣是假設問兩既字義不同此章經濟實用在富教兩層而聖賢全心已包在庶矣哉一歎夫明聖之所節宣祖宗之所長育太平之物力隱然在目而誰令數百萬嗷嗷之民聚之爲日盈之勢也是子之所不言而心切者也小人之所以樂得其欲君子之所以樂得其道盛世之規模居然可按而誰令數百萬紛紛之民積之爲日蹙之形也是子之所自擊而心營者也下文兩之字正指上一庶字富是母道教是父道陸隴其曰富教之權必操自上富之權不自上操則黠者必挾奇贏以網利彊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之權不自上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仗教愈多而俗愈敗矣富教之道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明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冉有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今處古制既湮之後須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事○汪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司牧言主養斯民者也三事庶富教是也中井積德曰汪立學校不必言若下篇教民七年及不教民豈學校有無之說哉明帝之臨雍太宗之廣員教之美疵姑舍之並其所教者皆士大夫生員以上矣非所以教齊民者此不得比擬立論古賀煜曰胡氏曰明帝

肇師重傳臨雍拜老小注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注引禮記王制鄭氏注曰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由以照明天下者白虎通德論曰三老者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也五更者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此皆不知三老五更爲三人五人而以爲一人故其說謬矣孔安國曰三老者國之舊德賢俊而老所問道誼故有三人焉五更老國之臣更習故事博物多識所從諸道訓故有五人焉程子曰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若止二人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陳祥道曰古者建國必立三鄉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是三說確不可易列子禾生伯子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王應麟曰更亦老之稱也此尤爲的證先儒固執三老五更各一人之說甚準於父事之稱也然特之如父耳豈的認以爲眞所生哉吳英曰孔子世家曰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遊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據此知孔子去魯即適衛也如世家此說亦託言于毀譏而終未顯言色荒之過歌辭亦古詩而非自作猶爲可信者也下是遂適衛論語記子適衛正此時也下文曰孫矣哉則其爲初未至衛而初入其國之辭可知也孔子世家又曰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去衛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去衛孔子遂至陳去陳蒲人止孔子此說尤非也孔子于衛蓋惟兩適于靈公時一適于出公時爾安有在靈公時四適衛而四去衛者乎孔子于魯爲父母之邦而後儒反誤以爲一去魯十餘年而後反魯衛祖爲際可之仕何以爲四適而四去并出公時爲五適衛耶況魯哀公新立安知不足與有爲而十餘年岸然不顧衛靈無道既已深知久安有反爲戀戀不捨之理耶諸侯年表曰衛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禄之如魯此說孔子來是也是年禄非也司馬氏因書孔子來而連文書之爾其實孔子適衛無君者有一二年之久而後得仕于衛亦不及一載而即去也大抵孔子周遊四方所仕之國得之難而失之易爾蓋孔子所以至衛原非有望于無道之靈公一則因衛多君子雖無君而有臣矣一則以魯衛接壤孔子雖去魯而猶有餘望于魯晉士會奔秦六卿猶知謀所以返之安知桓子既嘗爲見行可之仕而不能悔而迎之乎故孔子至衛正不遽求仕進也即其主于顏濁鄒家亦非初至衛而即主之也顏濁鄒衛之大夫也大夫之家豈有苟賓者得聞其磬聲于門外者乎又豈顏氏之館而可稱孔氏之門者乎又豈初至衛既館于大夫之家而後徙居于一廛之宅乎後儒不論及此者豈非誤于史記謂孔子五適衛而五去衛也歟倚賈者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正孔子初至衛而未能即有遇合之一證也孟子注曰顏讐由衛賢大夫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據此知顏濁鄒即顏讐由也世家又曰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據此知顏讐由人孔子弟子也孟子引以證不上廛瓜待人之實然孔子豈特不苟于所主于讐由之家則初未遽欲仕于其朝可知也其後乃讐由受業于孔子而進之于靈公又可知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箋曰教化所及蓋有遲速不同如齊魯一變是也此章蓋指衛非泛言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尚爲兄弟故夫子願治之也用我者者字只是虛字中庸以一月而爲期月內則言期朝此以一年十願二月爲期月義各有異說文稘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而已二字或以已爲業已或以而已爲耳今解爲期月耳則已字爲緊要從業已之義則已字殆屬虛贅程叔子曰期月而已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眞不易之解史記儒林傳仲尼干七十餘君者期月而已矣馬總意林引風俗通逸文曰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皆可以爲左證又三年有成蓋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夫期月而治法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期月所立之規模也夫子非扣蓋底餘知沾沾自喜亦非感日前厄遇汲汲自明實見得當時衛國尚可挽回而定此程期也熊伯甘曰聖賢言語但凡事功遲速俱心中打算停當確有氣候可循孟子云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周季侯曰當時沮溺丈人輩看得天下滔滔必無可轉故寧其身棄置不用此雖是他高尚幽情却亦是他手段不濟暨如有危病者中醫望之却走有良醫者獨自坐定與他下方約定他幾時能飲幾時能食幾時全然無恙全是其術高也夫子此言寔定見得當世時局儘可挽回故斟酌於期月三年之間定箇程期○猪飼彥博曰孔安國曰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後儒亦不說已字唐書魏徵傳徵曰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期月而可已字疑衍徂策以爲既已之已於文不安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箋曰善者人心愷悌慈愛之良與殘殺相反聖人之道有規矩準繩之可則謂之迹其精微閫奧謂之室善人不循其跡惟思謀民利以厚之故或輕稅於十一或薄刑措民之悅又不親其奧惟思除民害以利之故或棄世守之國而圖曲法寬政而取民之悅又不親其奧惟思除民害以利之故或棄世守之國而圖長民命其心惟欲施惠利民爲國家無百年可繼之政而有百年可繼之心寬猛

之政百年亦不一其變只惡于愛人耳若一味怒嫉便是漢之元成之末世矣。勝殘去殺者勝殘去虐也曰殺者甚言之也言善人爲邦百年則殘虐之事可以勝而去之也勝殘去殺實止一機分而爲二轉非經旨周季侯曰時至春秋尊尚殘酷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慘然有痛於心故慨然遐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得善人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一句全要體貼此意劉元曰若謂善人便是仁人則與下章相背且於亦字說不去若謂善人不爲全美則誠哉是言句亦不通或曰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及此也按之本文實不如此蓋當時殘殺之風倡之於上效之於下世主徒刑威相迫所令反其所好欲去殘殺如抱薪救火探湯止沸耳惟有不嗜殺人者以良愧斯民之心爲之養爲之教涵濡變化庶幾可以勝殘去殺果有善人爲邦則仁心仁政必丕然改觀亦奚俟百年而後無殘殺哉孟子曰孟子特言勝殘殺之難除在夫子特言勝殘殺之必在爲善安可拘泥而言致疑實也哉○注勝平聲此用釋文音夫勝從平聲則勝任之義如是則勝任之云殆類能任殘暴之事語頗不倫不如從去聲訓克勝之義也且去殺之去爲除去之義故必曰克勝殘暴方與去殺對勝任之義殊覺不安或曰勝者盡也尤非解勝殘爲盡殘豈成文理或又引不可勝用不可勝誅等語爲證然此雖解爲盡實爲盡皆之義非盡之之謂不可引以爲證中井積德曰勝殘去殺元來聖賢王天下者之功業矣非小可也固不待言者此言善人雖品下得相繼之久則亦可以成是功業也亦字暗伏王者而言尹氏不達文意必欲以勝殘去殺爲小可故曰不爲惡而已曰聖人不止此並失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箋曰世說文云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卅三十并也必世亦就當時言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致事故三十年曰世然此世非謂於其一代也必拘年數仁者。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一世一指血脉不周流即是痿痺必世後仁甚言難也蓋王道非曾資之術循良非旦夕之功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盜竊富貴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也中井積德曰王者受命而興必承前代衰弊之餘如湯武是也舊染汙俗有難遽變者故必世而後仁若夫

所謂三年者是以當時侯國而言有一變至魯者有一變至道者俗雖弊也非如桀紂暴亂之比其治又有大小之別以魯國言之多在撥拨舊典而周禮又未盡滅以數十世之君治數十世之民先澤在民心其何難之有受命王者於斯有難焉者程註徒据成仁文義以決遲速之辨不復察時運形勢難易大小恐未爲得且有王者是泛說三年有成是自己思量得切實權柄總人手即便發揮施行者所謂胷中有成算也固不可同日而論焉○外注漸仁二句出於賈良領摩與通。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箋曰是章當插政者正也句作解爲政通於君大夫謂秉政也襄二年左傳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可徵從政是大夫事此言蓋爲大夫發也申屠嘉不受私謁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可以事驕主魏相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案行賈氏無以害此節人字所包者衆。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宰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謀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魯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箋曰大凡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蓋天子諸侯大夫皆有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二朝然天子諸侯中門外之朝不常御其常御者惟二朝與大夫同魯語云天子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據此則私朝亦有公事私事非必與同列議於公朝不可與家臣議於私朝也哀十一年傳戰清之役實冉有之謀而下文曰季孫使從於朝則其前之議皆在私朝可知矣又曰侯於黨氏之溝則其家之臣不擅升公朝可知矣章昭注以大夫外朝爲君之朝如其說則當言公朝私朝安得以內外言之公朝而謂之外毋乃不敬乎且天子諸侯以外朝與內朝對舉大夫亦以外朝與內朝對舉其文同則其事亦同明是大夫家自有外朝也又上文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夫朝者外朝也寢門者內朝也與之言而皆弗應以非婦人所言之地也故其下文又云外朝內朝皆弗吾所敢言也通上下文觀之外朝爲大夫之朝明矣王蘭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左傳伯有嗜酒朝至未已叔孫昭子朝其家衆論語冉子退朝皆謂私朝之在其家者也日知錄据後漢書劉寵傳晉書劉琨傳三國志孫皓傳注晉盧湛贈劉琨詩謂郡守稱朝据潘岳西征賦謂縣令稱朝又引胡三省通鑑注晉宋之間郡曰府朝潘王曰潘朝宋武帝爲宋王齊高

帝爲齊上時曰朝朝又漢司隸從事郭完碑豫州從事尹府碑並稱本朝此猶撰文人稱之非太守自稱後漢書法眞傳太守曰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太守自

爾本朝然皆非後世所可通用〇何晏也小爾惟晏云晚也退朝本註事之家何晏亦無心之間晉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即同此意也冉子仕季

氏而皆在孔門師弟一家親愛之情可掬其相視猶父子不獨顏氏之子者弟子皆然〇其事也名大曰政小曰事凡興作徵發及新發號出令者皆政也循例者

皆事爲故相通解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云君爲政臣爲事是也但此政事對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時亦言王事見政事不分別也此章

事者則必於政事之事魯語所云家事是也其事議宰朝指季氏冉子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實對得季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

宰時謀政亦事也夫子曰其事也只一事字家國截然分別與之說若責其私議於家小宦公議於國此非實季氏之件古季氏之事也古字也邪通用陪氏

舒典釋文序所謂如而不分也邪無別於是也乎哉問十世可知也非有仁焉從之也也字並當讀作邪其事也也字等釋文者亦邪字也〇亦不亦以吾其與

聞之哀十一年左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顏路諸子東以爲之鄰陳成子弒簡公孔子皆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以其爲國老也

則書雖不用孔子猶以大夫待之也鄉飲酒禮遵者降席席東南面是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主人所榮而遵法因以爲名常入猶然況於孔子乎然公

朝之事無大小與聞之必無此理孔子聞何晏而冉有答以有政明非常事也故馬融以爲有攻吏臣正夫攻則誼政矣然政本公也胡乍私家胡獨陪臣得謂

是必入夫家事而後可窺孔子之意在議政于家然亦不在議政于家而實在擅專朝政也蓋議政于公朝則衆大夫猶得爭是非若議政于家則道至事成而衆

不知此權臣專政所以私議而不育公議也故孔子言此以喩冉有且以戒季氏也執有政二字論冉有未嘗有誤也所以晏者爲有政也議政于私朝而晏可也

主謂吾其與聞之然後知罪在季氏不議于魯君之朝也若眞以爲國政不得議于家則大臣將不必有盧懷厲詢之意而冉有必口不言朝政此非當日孔子之

慮矣至于何晏也之問借端備自古以齊肝爲勤而謂朝不可晏邪〇注禮大夫雖不治事獨與聞國政禮經無是文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易去聲。〇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

樂音洛。〇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〇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箋曰。興字衆創守凡古書問人曰有諸者。皆舉所傳聞而質之也。則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當時嘗有是語。而定公舉以爲問也。〇若是者。斥公之言而爲也。幾幾通

故爲期限之義。左傳易幾而哭是也。集注引詩如幾如式。極當式猶金錫之模範。模範在而無數金器錫器由此以出。故以喩福之來黍黍不窮也。中準繩德罔一

言興喪謂人君之言有至善者則邦可以興有至不善者則邦可以喪也卜其興喪云爾非謂佩服此言可以興喪也又曰爲君難莫予違並擬人君之言以

耳則知爲君之難句是評論言者之語矣注云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恐未穩又曰一言興邦元在邦君上爲言故爲君難句自是正對爲臣不易句是帶說與一

言興邦無干涉是節不再舉者固其宜矣非爲問者非臣而讀之〇不幾乎之幾與上者是其幾相應只是期字義〇一言而喪邦有諸正平本南宗本喪上有可

字皇本有可以二字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莫予上有樂字古本無也字豬飼彥博曰也字疑因下文而誤衍下云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

乎也猶則也語氣不同如其善句是引起之詞古賢疑曰說者或謂不亦善乎語意如云猶之可也是姑且僅可之辭此設未必然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

蓋也孔子曰不亦悅乎不亦樂乎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不亦可乎凡經書中用不亦乎字者莫非贊嘆之辭何獨於此章乃解爲姑且僅可之辭乎如其善而莫之

違也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二句各自開說如其善而莫違者類其美成人之美是賢臣之行也若不善而莫之違也違君之惡從君於昏是姦臣之行也解者必

解如其善以下爲依違阿諛之行一串說下故有是姑且僅可之說耳若乃上文唯其言而莫予違唯吾所言而人不敢違自見其言之不善下文如其善而莫之

達蓋舉襄以見表引善以形惡如不善以下正緊承唯其言數句後儒不曉其語脉故有此譯解耳黃式三曰言莫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

變國之禍多由于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邊於所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至大失也張甄陶曰一言興邦

煞是難事一言喪邦却是快得很譬如補藥十劑未效砒霜一服即死

葉公問政。
音攝。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〇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箋曰。說下添則字看。皇本正平本說作悅。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使近民歟說則遠人來至也葉公唯務來遠而不知使近者說故孔子以此語之是時楚數伐蔡又與吳爭陳二國近楚苦兵故夫子言楚欲爲政于天下自近始

諷以恤小字鄰之仁也黃式三曰圖氏釋地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卽此括地志楚當縣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鎮撫焉式三案左氏成公十五年傳許靈畏偪於鄭楚遷許於葉則葉爲許地昭公九年傳遷許於城父遷方城外人於許葉地入楚昭公十三年平王封許復居葉十八年傳公子勝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警不可啓楚遂遷許於析而葉地復入楚葉連方城爲楚重地故見於傳者如此吳英曰鄭黨圖攷曰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諸梁致蔡于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注曰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自陳如蔡就葉公爾

葉公在蔡蓋蔡邑葉公兼治之哀二年蔡畏楚遷于吳之州來蔡既遷則蔡故地皆屬于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自陳如蔡就葉公爾據此知此問在孔子自陳如蔡時也此時新蔡亦爲蔡故地屬楚矣故左傳致蔡于負函注曰楚地顧復初曰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境鄉黨圖攷又曰蔡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新蔡在陳南與陳相近據此知負函近蔡則亦近陳可知也問政不于葉而于蔡亦因孔子在陳有就近之意爾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其時未見孔子也至問政則得見孔子矣然葉公不至陳而孔子至蔡者人臣不得外交葉公在官有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孔子孔子則無所繫也孟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集注曰儲子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然則幣交時如不處平陸而居鄒亦往見之矣所以葉公不能至陳而孔子往也而葉公就近以求見不亦實乎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箋曰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齊杜注莒父魯邑公羊晉助范氏故濫而城二邑閻若璩謂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測難爲據也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杜氏約言之西鄙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莒保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

單父○無欲速正平本無作毋釋文云毋今本作無是舊本作毋也無見小利皇本無作毋兩言無分輕重字法未必有別二無應皆作毋蓋莒父下邑政久廢弛民亦無多望於上之安全靈善者子夏急圖改弦更張或以規近效期小康則迫而致之苟而安之矣夫子之所以有此戒也達遂也成也遠至也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得靈時自然到得今不照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敝車瘏馬傷足而反不得到故曰不達俗云疾走多顛躓信步到長途小利謂利之微小者也非小事之利也大事不成只言大事不成而已非更有損失也譬之商賈務之趨眼前小利者必不能成大富大小上下皆一理黃式三曰事必審乎先後緩急之

條理不急於功而功始成否則食功道以喪功耳蘇陸鴻水九載而績弗成禹之疏瀹行所無事八年而告成是其一證也小利之利亦以利民者言但爲偏隅謀生業不安種國經野之謨爲一時費經營不用長治久安之策雖後世之稱善治者猶未免此夫子之所戒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

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將瞞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箋曰語者祇是閒話也○黨猶里也釋文云躬郎本作弓云直人名弓隸續陳寇殘碑寇字仲躬史傳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通用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云云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據此知躬是名其人必棄以直稱者故之曰直躬猶因其狂而名之曰盜跖漢時稱汲黯爲汲直亦似孔安國注直躬直身而行此朱子所仍然稱人性直一直字足矣不必加身字廣韻二十四職云直正也又姓楚人直弓之後若竟謂姓直則下文吾黨之直者直在其中矣何以稱邪何焯以呂覽屬者字於下證其未始以人姓名此殆亦却有顏回者句法且何以解孔子直躬之爲信直躬之信二語哉但呂覽亦惟以行爲名非以爲姓名也○彼自來而我掩取之曰攘其惡稍輕於盜○證說文告也告言必有所據引申爲證據之義子證之者謂父既爲羊主所訟而父不服直躬乃以子而證實之也實拳以兵諫楚子申無字執人于王宮楚之風氣如此故當時以直躬之行爲奚談而葉公語及此也○直在其中者好直者之爲直也往往自枉其性故其所爲似直而不直在其中矣仁人之相爲隱也有率其性者故其所爲非直而直在其中矣如樂在其中本非可樂之事也殺在其中本非致殺之道也祿在其中本非得祿之道也父子主孝不主直然不可謂直者非君子所尚也故夫子云爾困勉錄云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眞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眞天理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外之天理非天理也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雷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爲天理人情之至物茂卿曰仁齋先生曰豈外入情而別有所謂天理者哉然欲富欲貴欲安佚欲聲色皆人情之所同豈道乎要之道自道人情自人情豈容混乎至道固不悖人情人情豈皆合道乎○謝氏曰順理爲直此說未圓夫是非有無無所隱諱是之謂直父子相隱非直也故夫子不卽謂之直而曰直在其中則見既不是直之本義而亦見父子相隱爲人之至情若以禮則殺不好學則亦殺直躬好直而不知有父子之親賊道也太甚其直豈得無

非敎乎。夫子對葉公之以爲直。故因其語曰。直在其中。耳。秦法首匿相坐。骨肉恩廢。漢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天性也。雖有惡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耐遠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又明清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亦本於漢詔。春秋時。刑書未備。折獄惟良。視乎其人。則葉公此問。乃當時俗見。自夫子折之。而天理以明。亦賴乎有是問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愚曰。居處恭三句。當以動靜人己分看。恭者不倨敖也。敬者不慢易也。恭主容。敬主事。恭在無事時而見。敬有事而發。未可以內外判之。恭敬析言則別。書無逸正義引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集注所本。居處時無事可指。故卽容貌之恭。便見他持之以敬處。若執事時。則自有事可見。了然。忠者交人而盡其心也。不可棄。猶言不能廢之物也。乃中庸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之意。非謂勿棄。譚梁生曰。春秋時。夷狄中國。尚間錯而處。如戎狄之鄰周。淮徐之鄰魯。萊牟之鄰齊。以至秦楚吳越。皆

夷狄也。有禮義。有天王。則謂之中國。無禮義。無天王。則謂之夷狄。凡出疆越境。未有不往來於中國夷狄之間者。若大子之周流轍環。有今日中國明日夷狄者矣。故曰夷狄之有君。子欲居九夷。皆實語實事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亦然。蓋敬忠未言。卽是仁。乃是之仁之階梯矣。而下手之工夫。與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略同。此亦以樊遲所當務語之耳。程說。徹上徹下。主張大過。失。孔子因材施教之意。胡氏論問仁前後。鑿甚。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愚曰。鄭小谷曰。前聲有云。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專。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政則必窮所去。問士則必窮其次。此章是也。按別章問詞可略。此章問詞宜詳。子貢平日於列國卿大夫。必有者不上者。故開口問何如斯可謂。是極鄙陋之詞。末節何如之問。是極輕易之詞。不可以爲每問皆下。更不可以爲後問大錯也。○行己有恥者。存於心。曰有恥。士之練德練才。所行甚廣。以有恥貶之。此乃耿介之操。純儒之慷。與嘽諧之激發。異與平旦之清氣。亦異。今士人無所不爲。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爲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及其本末一無足觀。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行己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說者多以此句。貫下三節。皆自擡耳。又行己有恥。只作有所不爲看。爲可下面自有才足有爲一層。在何必將此句擡高。陳介眉曰。常人之恥。恥在事後。君子之恥。恥在事前。常人之恥。恥自外至。君子之恥。恥自內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人有才則或虧於行。有行則或乏於才。行己有恥。則有行矣。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有才矣。才行兼備。可以爲士矣。當春秋時。最重邦交。華使士之重務也。故夫子前說誦詩之益。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及子貢問士。又以使事告之也。說者見由賜一章問答之言。知夫子教其失。而不知夫子長其善。如使於四方句。只作長其善說。爲是。○宗族稱孝節。宗族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吾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是也。稱與偁同。說文。偁揚也。廣雅釋訓。偁譽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孝弟此。蓋德行之美。然孝弟爲人所有。蓋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當也。故以爲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類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孟子固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可運於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之言。此充類推極之言。雖論孝弟。而其實蓋仁。蓋道與恒言所稱孝弟不同。蓋堯舜之道不外孝弟。此是一義。孝弟之行始於孝弟。又是一義。此節自是孝弟之實。積中發外。確有徵驗者。而或短于政事。或短于言語。古來此等醇士。亦有之。聖人之德。仁人之分。由孝弟做將去。不是以孝弟包一切也。學而篇入則孝。出則弟。孝在門內。故稱在宗族。弟兼門內。故稱在鄉黨。鄉黨見雍也篇。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弟作悌。○言必信。信果二字無病。病在必字。上程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信果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據此則兩必字所以不及聖賢。在此。所以遺勝市井。亦在此。夫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則特一鄉之士耳。曰。必信必果。則特狷介之士耳。硜硜本石聲。借以狀堅確也。荀賈章當參考。斷無小義。史記樂書。石聲磬。硜。樂記作石聲。磬。說文。磬。古文從巠。是硜硜。卽磬磬字。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皆可以智賢之圓通。視之。則此不免爲小人。

以末世之放誕視之則此乃不失爲君子與其浮慕大人之變化而失之肆執者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硜以小人而士也則士固不在浮僞故也正平本說作也

○今之從政者節子貢見當時從政者才節皆無足稱譏以士自命心竊鄙之問士而及於今之從政寓許多感慨意在言外注爲魯三家之屬全失經指且魯三家爲政者也非從政者也斗筲皆器名斗元興器稍今之杓也用匏用木其義一也筲字從竹故鄭云竹器儀禮既夕云筲三黍稷黍下文又有菅筲以菅草爲之亦得名筲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筲容一斛賈疏云豆實三而成穀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則穀受斗二升說文無筲字有稍字可通筲說文籀下云飯筐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曰籀方言籠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郊謂之笑籠郭曰籠盛餘筐也今建平人呼筲音鞭鞭籠即筐字筲即稍字士昏禮鄭注云筲形蓋如今之筥蔗蘆蔗蘆即笑籠也據此則筥籠蔗蘆皆即筲之異名用以盛飯故與斗連稱惟許鄭言筲容數各異而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筲八盛容二升顏師古漢書公孫賀等傳贊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筲受一斗則各據所見言之耳斗筲並非量器周之量名升豆區釜鍾矣無斗斛斗斛之名始于秦漢以降此所謂斗筲是廚房常用之賤器不可登堂者猶今言漏斗擂棒也以喻鄙賤之才耳容之多少勿論已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

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筲借言何足算也算擇而數之也漢書公孫賀傳贊引此云何足選也鹽鐵論雜事引此云何足選說選算古通用又通撰

周禮大司馬撰車徒注云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爾雅釋詁舍人注擇數之曰筭正與禮注合○古賀煜曰程說可疑子貢生平未必無此意但在此章則殊不然開口問士固已有志於砥礪行誼及聞夫子之誨又問其次乃遜志審問以求切己之益也結末問今之從政者亦欲於衆卿大夫中知其有可取者未必失

問夫子嚮斗筲之對蓋不平於從政者非不平於子貢之問則又不可以尤子貢也又案程子之言集注引之云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殆似全章夫子以篤實自得之事規砭子貢敏敏之意操精義伊川之言皆作乃止就行己有恥一節而言尹說乃作皆一字之異而其義大異是併失程子之意而反從尹說學者不可不知也○桂文燦曰說文士事也士觀事者謂能任事之人也能任事者文足經邦故講學道藝者爲士武足戡亂故軍旅之士曰軍士古未有其才不堪任事而冒士之名者也三代之時士出於農故太宰九職任萬民而不及士民之秀者養之鄉序升之司徒當其時士習端而士才茂故無苟且竭蹶之義自管子治齊士農工商分爲四鄉士行乖而士類雜春秋以降游說之士奔走列國曳裾王門蘇秦以連橫說秦以合從說趙范雎顏斶之徒或說齊甚至馮煖趙良之徒或說孟嘗或說商君皆以布衣見說欲立談而取人富貴自士貴王前之說興而布衣之士反重於王侯戰國之君遂以士爲安危而士風幾不可問敝壞既極而異端乘間爭起以爲我爲教者有楊氏者流以兼愛爲教者有墨氏者流以刑名法術爲教者有申韓者流以虛靜核實爲教者有尹氏者流以清淨守法爲教者有慎氏者流孟子憂之故特斥言處士之橫議而以能言距楊墨者爲聖人之徒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鑑曰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得之中行孟子作中道道古作衒故誤依論語作行似是當做去聲讀庸行得中此謂中庸則中行者中庸也與者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與也必也二字有非此斷然不可意有惟此庶幾可意有舍此更無所可意通章精神在此若先衍說本欲得中行再說不可得中行

則人脈不緊矣此章夫子奬進狂狷純是勸勉之詞孟子引之則電狷者而惡鄉原又是一意矣勿混視之猖狷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盡心篇作猖說文猖从犬昌聲昌即獨行踽踽傳踽踽無所親也孟子何爲踽踽涼涼芳形容獨行之貌故从昌作猖爲注孟子以不屑不潔者富之不屑不潔自有所不爲矣則所謂狷者偏於耿介之人也狂者狷者只宜說志極高守有餘的好處勿遽入激勵裁抑後意陳天祥曰有所不爲者能爲而不爲也智未及者不能爲而不爲也狷者於可交之人亦有所不交可取之物亦有所不取易於退而難於進貪於止而吝於行此乃有所不爲之謂也特其情好與衆不同非有關於智不智也果以智未及而不能爲者爲狷則天下之狷者多矣夫子何難於此說確井昱曰此章所與不在謹厚而在狂狷

夫子所以教育英才可以相照而窺之爾謹厚固子弟之庸德也然謹厚而無氣志則碌碌而終於世所謂謹厚而已豈能奮進憤悱乎張彥陵曰夫子此論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蓋中行學問須是養成不是一起便到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狷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管登之曰孔門唯顏子一人爲中行之資閔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稱而閔子曾子子夏之屬亦起於狂狷者也特緣夫子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何以知賜之狂賜也達達者必負豪志豈非狂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隅豈非狷○此章外注引孟子以鄉愿一輩人視起必也之意內注自爲說又以謹厚一等人視起必也之意蓋朱子意在擡高狂狷豈屑反對鄉愿故於中間更託以此種人見得闊然柔媚者固不足道即徒然謹厚者亦未滿懷故語類論狂狷好處一則曰須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一則曰不是剛介有跟脚的人定立不往皆對謹厚者著語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魯曰此衛夫子思有恒之意上下相承只是一意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羞處夫子皆借衛人之言以起不占非是引易以證人一也提醒人心全在羞字主南人

爲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得之作巫醫者言爲其人醫疾也非以其人爲巫醫也曲禮鄭注云賤疾難爲醫難爲醫卽所謂

不可以作巫醫也無恒之人中無守故閒入言隨之遷轉乍信乍疑變動不定旣延一醫而委之又有別人進醫者又延而請治遂延衆醫而迷其說一日當甲藥

又一日嘗乙藥如是則醫亦未由施其術也巫醫二字連稱謂醫師也單稱巫稍醫亦非謂巫覡也楚人詞天問曰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鯀死後化爲

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廣雅釋詁巫醫也是其證也汲冢周書武王旣勝殷歸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呂氏春秋巫醫毒藥逐

除治之古謂醫曰巫亦可以徵矣呂覽說文並曰巫彭初作醫郭璞巫咸山賦序曰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山海經巫彭巫抵六巫皆操不死之藥又巫咸巫羅

十巫從醫山升降百藥爰在據此則巫之名所由來久矣故醫字從巫其從酉者酒漿之名後世借用通之非古文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下篆此誤以

禮記緇衣文合論語爾周官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鴞醫下士八人皆是以士爲之稱其鄭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

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

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徹達幽觀此則醫者抱道懷德學徹天人始能爲之者或以爲賤役非也〇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不恒其德卽是可羞不必外至之解

羞而後爲羞唯不知此爲可羞則必至於或承之羞矣或承之羞外至之羞也或者不知其人之辭言不知其所自來也不占與革九五未占有孚之未占同不占

而已矣言無恒之取羞不待占決而自明矣此章專言恒德之美否從龜山之說則爲貞卜筮之意首尾衡決不可從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〇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箋曰而字貫串上下與周而比驕泰同一語勢舉其狀相似而實不同者以見君子小人之懸殊此章與周而不比章自有別雖皆是與人相接但彼就愛人言此就

應準曰愛人則周而不比是於無私心中見其當理處事則和而不同又是於當理處見其無私心和字中有學問在非宋元祐諸君子姑爲調停之說似和而實

非和者調停也君子和於君子亦且和於小人不獨不同於小人亦不同於君子小人不獨同於小人亦且能同於君子不獨不和於君子亦且不和於小人

與天乖曰和師固無乖戾之心然只以無乖戾之心爲和亦未盡若無中正之氣專以無乖戾爲心亦與阿比之意相鄰和與同未易辨也中正而無乖戾然後爲

和於君父之側師友之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者獻之否者替之結者解之難者合之此君子之和也而或巧媚陰柔隨時俯仰人曰可己亦曰可人曰否己亦

曰否惟其言而莫違無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晏子稱梁邱據亦爲君所謂可而有否曰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故平而不干

爲和此論辨析此明宜引之以爲此章之義呂用晦曰後世明黨之目固是小人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據亦同也時得

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其害一說害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率之反連

禍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本無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者須從自己立心處打掃乾淨纔一點援我用彼

之意則我必先爲彼用只此一點相爲我用之惡便是戈戟箭鏃相對敬復有和字根苗哉後之反覆傾軋陷是我立心處自爲之耳尖錄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

好惡並去聲〇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箋曰好惡並輕看好與善不同惡與疾不同當以喜好憎惡解鄉人皆好之鄉原之類鄉人皆惡之匡章通國稱不孝之類皆字做多字看兩何知但就好一邊說

古者取士於鄉子貢問意在據鄉評取士以鄉人近而見聞眞也〇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就中人分上說故如此耳若聖言息舜時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誰敢惡之惡至樂剌則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誰敢好之此則當別論天善人之所好者必善人也不善人之所惡者必非不善人也兩者相參而人之實可知

就子貢所問斷酌非謂君子必見好于善人又必見惡于不善人也玩本文不如二字義此原非定法不過謂此者於彼若後章衆好必察一察字使人徵眞德秀

曰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鈎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六子黨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

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譯於人主之前所以評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于易位也陸隴其曰此自論觀人之一法非觀人之定法也天下有君子而善

人未必好者如周濂溪初時不爲趙清獻所喜有善人好之而未必君子者如司馬溫公以蔡京爲能辨事有善人惡之而不必爲小人如程子之於子瞻有君子

而不善者未必惡者如程明道救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有不善者惡之而亦未必君子者如宋時王呂奮察之相傾言若一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豈

能無憾乎況吾欲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萬一誤認其好惡而又誤用其好惡不快而益憾乎若論觀人之法則必如夫子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

焉乃爲無憾之道李纓儒曰士罔有遺時得位而賢愚威稱其美者非皆好之比也世繫休明而善類道伸故好者非特識也其一二頑梗之徒相與曰是而心非

特敢怒而不敢言耳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困辱而不悔者非皆惡之等也時當否塞而羣小力排故惡者非公評也其一二隱德之士相與咨嗟而歎賞者有言

而莫之信耳呂用晦曰今世之士皆喜圓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不遺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稍屬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週嫌

非之不顧之論於是在邦必怨在家必怨此又所謂瑕戾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議論總經夫子折衷方覺立言無病痛耳陸龜蒙其曰用晦此論最好至於崇禮間用黨人不好互用兩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此則又就夫子鄉人善不善之說而不知所以用之之道也章末惡之下皇本正平本有也字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纂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事以職受役也在下爲事在上爲使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即申釋易事難說之故難說在下故下句接而先解之古文例多然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亦先接冕者瞽者言之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也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即是佞媚即是妄說世上有性情寬大之人易事亦易說惟君子之心公而恕故易事而又難說也亦有性情介特之人難事亦難說惟小人之心私而刻器以責一人正平本南宗本說作悅○中井氏曰天理人欲以爲推窮之論則可以爲是章之解則不可蓋所謂君子小人泛說已其君子未必全天理之大賢也晏平仲子產叔向孟獻子等亦皆足中是選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雲曰驕泰字相似不同猶周比和同之類連文則同故左成十六年曰民生敦厖和同以聽家語辨政篇曰內比周以愚其君而大事以驕泰爲忠信之反對文則異故此文以泰驕明君子小人之分也不驕不必說到謙謙不泰不必說到憂戚不驕只是泰裏面事不泰只是驕裏面事而字縮作一層看五美章是以不驕申泰之美此是以不驕嚴泰之辨蓋君子功蓋天下亦以爲分內之事故不驕小人稍如意則驕矜勝於人實則患得患失何由而泰困勉錄云驕泰皆有充然自足之意然君子循理理得則慊故心廣而體胖小人徇欲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盛雖在氣象上見本原却在心上又云泰從道德生驕從勢利出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

驕故近仁

雲曰唐書刑法志云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強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此果敢所以近仁也黃式三曰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經注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貌訥忍於言也彼李注必此經之古注也論語血氣方剛詩北山國語周語旅力方剛鄭語剛四支以衛體合觀諸文剛是堅強之名韋氏國語注剛強也鄭君公冶篇注剛謂強志不屈撓此剛之正訓王氏以無欲訓剛式三謂多慾非剛無慾亦未必剛也左氏宣公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國語楚語下毅而不勇合觀兩文毅是果斷之謂韋氏國語注毅果也此爲毅之正訓說文毅妄怒也一曰有決也能決於義曰有決所決不合於義曰妄怒其以決斷爲毅則同剛者堅強而不屈撓毅者果斷而不游移此剛毅之分周書謚法強毅果敢曰剛說文剛強斷也泰伯篇包注毅強而能決斷也此乃統言則合朱子於泰伯云毅強忍也後儒據此以毅爲持久之義然楚語強忍犯義毅也即證上文毅而不勇之毅韋注忍忍犯義也是決於犯義之忍非耐久之忍持久爲毅古未之聞黃說是也漢書周勃傳勃爲人木強敦厚張周傳贊周昌木強人也酷吏傳尹齊木強少文顏師古以爲強直如木石是木爲樸質無文也訥專在言語上君子欲訥於言訥木訥然如不出諸口訥从言內有訒言之義以巧言令色之鮮仁而反之則知剛毅近仁彼章正意即此章反面也聖人言此爲求仁者發使知近仁之質在此而不在彼至於四者未即爲仁必須力學求至理固如此但在夫子口中且無暇及此若一作不足語勉勵語則慨想屢望之神索然意盡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戚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雲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盡倫之事如此乃可稱士也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應事而著見耳說文切刌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故切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賈憲傳注切切猶勤勤也勤相摩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丁嘒嘒相切直也郭注以爲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切敬也敬與儆同謂儆戒也詩常棣傳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疏說是也熙怡義同節偲聲轉節限制也荀子彊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即謂限禁也朋友相勉不使爲非其告語節然有所限制也朋友不全無怡怡而主於切偲兄弟不全無切偲而主於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此總言爲士者之氣象下文方未必如胡說之旨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文如綱下文如目夫子舉上二句之時胸中固有下二句之意先揭其大旨而後詳說之文勢自當如此非是已說上二句又恐其混施而後說下二句

也且泛說切切偲偲怡怡如也一句而令之不混於所施不啻歇後語之難解雖問一如二之間子路子貢能了其旨即聖人答顏子亦必應說下二句不獨夫子節

爲然恐其混施之說斷斷不通古賀氏說是也朋友則切偲兄弟則怡怡專就子言而子路當如此之意自見言外子路至孝於兄弟豈有賊恩子路至剛於朋友

章有善柔且善柔之爲損友也彼善柔而我有損也我善柔無自損也彼之損豈可論於此哉夫子路有士之行特涵養未至夫子擬中和氣象以勗之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詳細形容嘆想不盡朋友兄弟二句又言其施之各當則精義可知子路晚年夫子每以大成期之或者不察一概抹殺其好處大非皇本士上無之字

章末怡怡下皇本正平本有如也二字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六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籩曰七年言其久也凡以數爲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爲初七年爲終記曰中年考校是也即戎句暗伏聖王之業亦可二字可玩與善人爲邦百年章同義善人懷惻怛以爲心愛民者至切本繇繇以立政謀民者至周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爲善所感化自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夫兵以禁暴安民春秋時用以逞忿不恤民生大傷天和矣善人有子民之誠心必至七年庶

可即戎奈何非善人而殘民以逞哉此立言之意下章即是此章反面此特言善人以醇時君使其以善恤民伊藤仁齋曰善人之道本以慈仁化導爲務而不以刑殺威嚴爲心然至七年之久則民亦有所感化自能爲長上死善之易入於人如此孟子所謂得民心即此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籩曰言今之諸侯也棄讀如鄭棄其師之棄上章善人教民專以教化言蓋可以即戎舉人間至難事以見善人教化之效至此此章開口言以不教民戰主戰而立說自不得不兼孝弟忠信與戰陳而言也安井衡曰傳二十七年左傳曰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爲明德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是忠信禮義戰之本也然特教其本而不知其法未可以即戎故先王因四時田獵教民以金鼓旌旗之節坐作擊刺之法然則此教民云者必兼忠信禮義與進退分合坐作擊刺而言之自文武分科儒者忌言兵不知古之賢上大夫入相出將未有不材兼文武者故冉有教學氏守禦之法雖古名將不能出其右遂能以偏師入齊師不素習而能乎孔子言軍旅之事未之學者特有爲而言爲耳鄭谷曰春秋多務于征戰其能者不過如齊之寄內政晉之作州兵楚之務潢池並無教善

實心訓練實政其儒者至如衛懿公之喪師宋襄公之敗績徐偃王之失國訓直捐以予敵而已矣夫子有感於此思救其亡以爲國所興立者民也民而無衛國

之心國非其國矣然民所待治者君也君而無教民之道民非其民矣其教則所謂孝弟忠信者所以知死其長親其上之本也所謂務農講武者即所以能親其

上死其長之事也里有正鄰有長遂有師要使因荒之無憂而牛馬車甲之賦亦無不具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要使禮樂之漸興而股肱射御之節亦無不嫻則

井牧什伍之中而義勇之氣已素弦歌干戚之內而文武之材已登矣後人以爲聖人諱言戰豈不大謬歟

憲問第十四

箋曰。憲問恥章。此原思所自記。故書名。子罕篇牢曰章。琴張所自記。故書其名云。牢曰。胡氏謂此篇原思所記。不知論語之成書。其篇次章第。自有倫序。無一人記一篇之理。說已詳卷首。吳英曰。改錯云。憲多稱名。亦是稱例。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即原憲也。史記原憲亡艸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原憲。皆不以字而以名。此說非也。史記合論語原思與憲兩處之文。而稱原憲。謂至于檀弓稱仲憲。正因論語而故變其字。以眩人目。而不知其字子思。非字仲憲也。雖俱非自記。然正因此自記之文。而爲習熟之稱也。西河謂稱例。何以原思獨有稱名之例耶。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箋曰。古者年穀登。然後制祿。故祿稱穀。潘維城曰。泰伯篇。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則邦無道而穀。固爲可恥。至於邦有道。當以貧賤爲恥。穀又何所恥者。竊謂夫子言恥。當主邦無道穀說。蓋以憲爲宰辭祿。即邦有道亦恐有不食其祿者。故詔以邦有道穀。而惟當邦無道。乃爲可恥耳。否則以泰伯篇文例推之。則邦有道穀亦宜有恥也。何獨於邦無道穀言恥乎。○孔氏曰。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字。專貫邦無道穀。語意作敬側勢。此處文義。大約與第八篇篤信好學章相通。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即孔氏邦有道當食祿之說。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即孔氏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之說。以此印證。亦順適。大畜卦辭曰。不家食吉。言無所謂恥。若君闇臣昏。刑政繆亂。是謂無道之邦。於此而求仕食祿。爲君子恥之。否卦之大象曰。不可榮以祿。蓋謂是夫。劉沅曰。士君子立身。當爲宇宙不可少之人。原憲負志清高。其問恥也。不過求潔己寡過之行。而夫子告之如此。求免於恥。則用行舍藏。全體大用之道在焉。所以期之者至矣。原思雖未必體用兼全。然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其設施亦可想見。因未見於時。後人遂謂其有守未必有爲。抑思常祿且不欲受。況於非分。聖門實才甚多。非可以無徵而安讓也。物茂卿曰。秦漢而後。人皆可以爲宰相。故士急功名。於是乎有朱子之說。豈孔子時之意哉。且曰憲之狷介。是果何所據。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箋曰。中井氏曰。克伐怨欲二句。當時有斯言。而夫子許之。故記者先舉是二句也。看矣字可知。決非憲之問辭。又曰。是章若從古注。合于上章。則不得不以此爲憲之問也。集注別爲一章。則何必于係於憲。正乎本克作剋。○克伐是因己所有而生。怨欲。是因己所無而生。克伐之心。由入己相形。怨欲之心。由得失相形。不行。即制之使不得行之意。不行而謂之難者。蓋克伐怨欲之私。藏於杳然冥然之中。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最難制也。今能止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之艱。蓋有甚於激湍之隄防。奔馬之駕馭者。故曰難。不行是勉強。然不行只是不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非安勉之別也。蓋求仁之功。全在勉強。克復敬恕皆勉強工夫。但彼是於本原處用力。使私欲不留於心。不行是遏其流。使私欲不發於外。而私欲之心。尚在有源流內外之分耳。又克伐怨欲。不得比視聽言動。視聽言動乃是不可全去者。須知此章是以制私言。不以過情言。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箋曰。居不是居室。乃居家居鄉居官之居。凡意所便安處皆是。如左傳公子安之。姜曰。懷與安實敗名。集注用此意也。懷是戀戀不能離違之意。士初生時。設弧於門左。爲將有事於四方也。蓋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繫戀所居。乃像安而無意。齊世者。如居官亦不復知進退之義也。故夫子警之。士之名至貴。聖人屢言之。後世將此一字看輕。故自勉爲聖賢者寡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箋曰。鄭注。危。猶高也。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包注。危。厲也。厲。磨厲也。磨厲利劍。小觸則傷矣。可謂危矣。故訓危爲厲。士之磨厲言行。亦如此。故曰。危言危行。皇本孫作遜。遜之本字。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此遜辭以告也。漢明之末。學者知棄氣節。而持之過激。醸爲黨禍。亦昧於遠害之旨。君子乘道德中和。言行以道。不求自異於人。而自無入不得。何危之有。矯激者。危其言行。以自禍。故子言邦有道可以危。言危行。無道則當危行。言孫。蓋專就岸然自異之流。

以警之其君子言行必爲其危主無道乃斟酌出之也語意側注無道一遜蓋爲灌冶之流而發伊藤仁齋曰此言君子持身之法其處有道則當直言厲行以明

正道範士風若處稱進則行固不可遜也至于其言則不可不稍收斂又以避其禍焉君子固不當枉道亦不當好盡言以取禍唯有道者能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纂曰有言謂有善言也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之言有善言而直云有言者猶謂有賢子爲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也有言者雖未有德而以其才辯亦能出善言也如宰我不可以言信行是也非謂便佞口給之小人也仁者誠愛無私凡出事之有益於人者必果決以行之強恕求仁輔以剛毅勇也禮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推之見危授命如逢比之狐忠勇之所施皆仁心之所發也若遇事之有害於人雖小不爲抑易盈下之氣過易爲縱之欲不使不仁之事加乎其身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皆仁中之勇也有仁勇者之勇亦於義子非所謂很之勇也若解爲言者必無德勇者必不仁大失夫子語氣子貢有言者也而未可謂之無德子路勇者但未可謂之無仁但言勇有餘而德仁不足比之有德者未可有謂之矣

可以見聖言之周密此爲觀人者言使辨乎德與仁之異而不必以言勇遽信也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也下各一句客也春秋時尚言尚勇已漸開風氣遊談俠客風氣夫子特爲劃清界限使人務於德與仁不必向言勇索解教世之良方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世周武王亦有天下者之實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也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纂曰南宮适蓋居南宮故以爲氏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別或氏於宮正謂此宜逸曰集註云南容名縚又名适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是謂論語之南容卽春秋傳之南宮敬叔矣此說本之鄭氏康成禮記註中而史記索隱亦相承用之然以經傳諸家考之皆兩人也春秋傳云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然則南宮敬叔自名說不名縚與适也其誤

一也論語稱君大夫必舉其諡若定公哀公桓子康子武叔景伯皆然孟懿子與武伯皆避聖門亦舉其諡南容果魯大夫何以獨不舉其諡乎其誤二也敬叔爲魯大夫自教一事外無所表見亦懿子一流人耳懿子敬叔雖嘗學禮學門然皆世族子弟實不知聖人公伯寮之愬子景伯欲殺之武叔之毀景伯告之貢而敬叔皆若弗聞之也者羿之問必非敬叔所能其誤三也孔子稱南容曰邦有道不廢似謂布衣之士者然敬叔孟氏餘子周當不應無待孔子言之南容三復白圭故孔子曰邦無道免於刑戮而戴記檀弓載敬叔乃有載實示朝之事其晉雖不必盡實要其人不似三復白圭者其誤四也論語中南容凡三見成之謂之南容或謂之南宮适未嘗一稱爲敬叔與說也亦未嘗有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之一事也然則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自南容與敬叔無涉也春秋傳中南宮敬叔凡三見或謂之說或謂之敬叔未嘗一稱爲南容與适也亦未嘗有論語中南容之一事也然則之爲魯大夫者自南宮敬叔與南容亦無涉也其爲判然兩人甚明其謨五也史記孔子世家記學禮事是於郎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事也亦稱爲敬叔不稱爲論語之南容於適周事亦然至於弟子列傳則云南宮括字子容不復言爲敬叔並不嘗爲孟氏之餘子矣然則史記亦以爲容自容敬叔自敬叔矣康成何由而知南容之卽爲南宮敬叔也哉其說六也王肅論語註云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不言爲魯大夫是魏人亦未嘗以爲一人矣韋昭國語註云敬叔魯大夫宮說不言爲南宮适是魯人亦未嘗以爲一人矣徽獨鶩之與昭而仁家語乃晉南宋間人敬叔所撰而於弟子解篇亦不言爲南宮敬叔說不載敬叔一事事則云正論篇記除信子問事則云南宮說者不言爲南容是家語周篇亦以爲學

南人矣蓋當是時春秋傳廣成之說未盛行故專古猶巫古經傳乃漢初訓詁而用之惟晉杜預註春秋傳頗似用廣成說而未明言自詞馬氏採之以註疏紀而未子

復據之以註論語世遂○無羿復有知其爲兩人者雖說之允當記者淺著也問於孔子字亦公明非孔門弟人矣羿寒事見春秋傳羿有窮之君異則淺也南淺夏后氏

各有一羿孟子稱逢蒙殺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奈以傳所謂家衆殺之者也時之羿淮南子書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又淮南

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是羿雄在世媧補天聲以職有關置齊陰弓譬以乘法

九年爲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子相立據河北之地不得于夏而已太必執夏之政柄羿亦好遊田其臣寒浞

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遷河北在位二十八年方爲寒浞之子澆所弑夏遂中絕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興爲羿左傳作澆王遜楚辭天問注引羿作澆此說近通用

字顛上炎武曰古人以左右衛殺爲盪陳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健兒歌曰丈八蛇不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盪舟蓋衆此義與蔡姬之

乘舟蕩公者不同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水經注濰山改名覆舟山覆鄩事而名亦楚

可以證焉注云陸地行舟假書蓋所云國水行舟語附合之知丹問水行舟是悖理注行之喻耳非眞有此事也鄭小谷曰滅夏后相者不是不朱羿殺

羿者是逢蒙不是浞不過爲主其改正在左氏襄公四年魏絳語及哀公年伍且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宗文其詩者今詳考之襄四年傳云促澆用師而

滅斟灌及斟鄩氏。哀元年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邢氏論語疏云。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乃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少康立。都不言羿。羿之事。是馮遂之疎也。故曰滅夏后相。不是羿。而是羿也。至孟子以羿爲逢蒙所殺。左傳又以羿爲家衆所殺。未知孰是。然趙邠卿注孟子則云羿有窮后羿。左注孟也。孔叔才疏左傳則云。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以從浞。爲浞而殺羿也。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則殺羿者逢蒙也。是又以孟注左也。總之雖出浞意。實不出浞手。故曰殺羿是衆。不是浞也。○不得其死。然猶爲浞也。不得其死。然言不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者。禹稷一體人物。而躬稼切於稷身上。有天下切於禹身上。然稷之天下。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故互帶說。崔述曰。集注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近世說者。遂以后稷之教民稼穡爲躬稼。余按。南宮适之意。以爲羿奡才力絕人。若可以無患。而反不得其死。禹稷身居畎畝。若不能自奮。而反受天明命。以見大之所眷者在德耳。故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語意甚明。無疑者。若以躬稼爲治水明農之事。則此乃濟世之大功。固宜有天下。不但本句文義齟齬。而與上句語意亦不倫。禹稷因躬稼。故當有天下。豈羿奡因有材力。即當不得其死乎。躬者身也。身自耕稼。乃可謂之躬稼。敎民爲之。非躬稼也。許行爲並耕之說。孟子闢之。引稷之敎民稼穡。而以爲不暇耕。然則敎稼不得謂之躬稼。明其況禹未嘗敎稼者乎。蓋禹自鯀殛後。亦即降同無人。親歷畎畝。而詩稱稷能播百穀。則亦生長於田間者。故南宮适云。然不得以治水明農之事當之也。○夫子不答。答古止作合。釋詁。合。對也。左傳宣二年。既合而來奔。尚存古文。餘皆借用答矣。說文。合。合口也。合訓合口。蓋謂口與口相應答也。答說文云。小木也。非對答之義。适之問。援引古昔。不勝感慨流連之致。以著射盧舟誇羿奡之能。而偏說到不得其死。言禹稷之徵。而偏說到有天下。語氣開合。而意含于中。不設于一語。于前不贊一詞。于後使積善積惡之報。引端而不徑露。惟其情見乎辭。故夫子以不答渾涵之。而言不盡意。故又以尚德印證之耳。夫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此句是南宮意中所有。以禹稷比孔子。此句是南宮章中所無。禹稷句只是帶說。不然則尊崇其人。亦何至設一有天下之想。君子兩贊聖人。公然以有天下自居。一涉于諛。一涉于傲。必無是理。蓋适之問。所謂直陳之而是非自見也。夫子之不答。所謂存其事而義已明也。天下事有當答。亦有無容答者。有不可不答。亦有可不必答者。假令羿奡禹稷之事而未有成驗。乃羿奡禹稷之事而既有成驗也。此無容答者也。假令羿奡而或有天下。禹稷而或不得其死也。此當答者也。此不必答者也。但适與夫子所見。似同而實異。适見得其死。禹稷而終必有天下也。此不可不答者也。乃羿奡而究不得其死。禹稷而終必有天下也。此不必答者也。必不可爲者。禹稷自有所必可爲者。是尚德之心。同其所以尚德者自異也。适之知命之學。夫子所見立命之學。惟知命乃可以語立命。是夫子贊适之意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箋曰。不仁意輕。猶言未仁也。與鄙戾不仁之不仁異。小人不仁。不必說到假仁。即使眞心發見。亦隨見隨滅。故曰未有。假令小人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有怵惕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眞未有一息之仁也。鄭小谷曰。此節語句抑揚。並不平對。神氣決斷。亦無含蓄。此自爲觀人用人者說法。命勿誤於無稟材之論耳。語類云。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卻當不得白也。玩此語。則大旨了然矣。近人管緘苦云。夫勿以君子之名而過信其無不仁之事。朋友於是有責難規過之義。而交徵於未然。若小人則一往而不知所反。而不必向根株已斷之材。曲施其補救。且勿以不仁之細。而并沒其爲君子之全。朝廷於是有棄瑕眷之文。而相原於既往。若小人則百變而未知所改。而不當斬流放難寬之律。過用其調停。於有矣夫未有也字。眞能絲絲入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箋曰。忠如與人忠之忠。當作盡心解。非專對君而言者。能勿二字。是提醒語。若作能無字解。說自然如此。便謬。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忠不知壞。卻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郝敬曰。愛勞。朱注分父子君臣。以父對子。以君對臣。以子對君。非立言之體。君之於民。亦未嘗不愛勞也。節弟朋友。未嘗不忠誨也。臣於君忠愛兼有。忠愛者情之不容。已勞誨者。尤忠愛之不容已也。君子所見者大。所遺者正。能正而大。乃善成其忠愛。兩乎字有商量。果若眞愛。自不容不勞。果若眞忠。自不容不誨。勞雖難任。然勞于暫者逸于久。其爲愛也深。誨雖逆耳。然逆于耳者利于行。其爲忠也大。若鄭武姜之於叔段。衛莊公之於州吁。愛而不教。終成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也。適以害之。佐藤坦曰。此章正面是在父兄臣友各盡愛忠之道。側面是在子弟君友各體愛忠之情。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鑑曰命者聘會之書圖於使者未行之前也以聘禮言之臨行之曰君拱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左接聞命追宰執圭以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其行聘之日凡
旣設擯者出請命賓入升西楹西東面致命此所謂命即彼聘禮之所謂命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展喜受命於展禽以犒師此又犒師之有命辭也禮使者受命
不受辭此言隨時應對此辭本無常不可以受而命則先時爲之也聘禮於陳幣之前夕云史讀書宰執書此書言享幣之數於誓覺之時亦云史讀書此書於誓誓告
之辭或據此以禮爲命誤也周官大戒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上國之命其語
告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傳即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裨諶正平本
宗本裨作卑江聲謂裨諶裨諶當是一人此說非也漢書古今人表列裨諶於卑諶之後班氏爲人表時列國諸臣當有一人本可據而以諶與諶爲兩人矣況傳云
裨諶能謀不言其知天道而竈於襄二十八年始見即言歲棄其次而昭十七十八年傳再稱竈曰用玉瓚火子產斥以爲知天道非若諶必實謀可否者其爲兩
人無疑也草創者釋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獲字創制之字當作叔說文叔遺法頻叢也從井及聲讀若創是創叔音同故論語假創爲叔也王觀國曰厥陽公詩
話曰平明諫草朝天去詩雖美而入諫固不可用草稟觀國挨論語曰爲命碑諶草創之草創謂制作也古之命令後世政爲制誥鄭之爲命之文有碑謀以制作
之言得人也前漢郊祀志曰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顏師古注曰草謂創造之也又王莽傳曰孫竦爲大司徒陳

衆草奏稱莽功德頌師古注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凡臣僚掌制誥文字謂之視草故杜子美送李校書詩曰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蓋謂草制於明光殿也司馬
還報任少卿書曰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五臣注文選曰草創制作也然則凡言草者謂製作也非草藁也諫草者諫章也前漢郊祀志曰上令諸儒習射牛草封
禪儀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揚雄傳曰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揚子法言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凡此晉草皆謂創造制作
之也亦非草藁也若進藁削藁焚藁之類乃爲草藁○世叔太叔古世太字多通用故太子稱世子太室稱世室也說文討治也左傳討國人而訓之杜注治也
討字從言從寸會意寸法也是執度以正物之義左傳周與范氏趙執以爲討杜注貴也是討有駁難之義後漢書討猶物情三國志錄討論源是尋究探求意討
字襄殿難釋究兩意其義乃備○馬注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凡行人有專官有兼職行人之見於春秋經者凡六皆以執書者秋襄公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楚不能敵晉悼而還怒於無罪之人也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晉不能正衛伐晉之罪而執使人也昭公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楚不能討陳
殺太子之罪而執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魯取鄆郎被懇而執之罪亦不在緒也定公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黎知難
而行納楊楯六十於趙簡子范獻子怒而執之也定公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衛侯欲叛晉郎齊而涅於諸大夫結請自執以成齊之盟也凡六行人
或專官或非專官未可聽斷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大客小行人掌使適四方說者謂二職不言者史亦是衆職然司儀等職平日必擇一官以統馭之此正行人

一年日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
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
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左傳加潤飾子凡五人今不學之者傳一也而無彰董早死也鄭小谷曰詳審精密各盡所長集注所言是也任賢使能謂美
執政或問所主是也至謂夫子分裹四人之長則偏矣又謂凡事當集衆人之善則泛矣子產獻捷於晉莊伯不能詰者在襄公二十五年傳觀仲尼曰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子產壞垣子晉文伯不能讓者在襄公三十一年傳亦獻叔向曰辭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此二事皆子產特筆又皆有傍人實語利
以歸美執政自是本章定理也呂用晦曰當時知齊之晏子魯之臧孫衛之文子晉之士匄呂相等以詞令聞然皆一時一事之得失鄭則惟賴此以立國存亡係
之與他國之命異故夫子特表之泛作玉帛兵戎重詞命姦頭不著痛癢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着其重前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使之行有人專私職焉者成耳公左七傳年桓巫公臣九通年吳韓於服晉爲以巴其行子人孤文庸公使四爲年行甯人武於子吳不襄答公湛四露年彤穆弓
叔不拜肆夏文王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襄公二十六年秦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襄公二十一年欒盈過周辭於行人定公四年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哀公十二年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此告行人之行專職者鄭子羽亦是專官襄公二十四年傳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襄公三十一年傳衛襄公如楚過鄭而聘子羽爲行人此其爲行人之見於傳者昭公十八年鄭使行人告災於諸侯不皆其人或他官攝行也襄公二十九年鄭
伯有使公孫黑如楚伯有曰世行也則公孫黑世爲行人蓋在子羽之前請人皆不具官性子羽具官者鄭此時有兩子羽故擧官以別之東里二字封是特筆見
子產能爲國重修是補治之義飾言施藻繪飾采也下文潤色是磨礪發光澤之義非別加文采物茂潤曰脩飾潤色其義不同畫裨諶作草世叔討論而未定釋
子羽之手而後定於是乎文成矣故曰脩飾子產之潤色乃在文成之後也○東里子產潤色之東里里名左傳宋有南里昭二十一年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鄭
亦有南里宣三年追叙子華而殺之南里是也惟東里不見經只見列子曰鄭之圃澤多才東里多賢叢者其被子產之流風乎又子產有別宮名曰少正見襄
二十二年傳曰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杜注少正鄭卿官有別字曰子美見襄二十五年傳曰子美入數俘而出杜注子美子產也又有諡曰成子晉語鄭簡公使
公孫成子來聘韋昭注云成子子產之諡也其子思亦諡桓子見昭三十二年傳豈當日以其賢故書里書官書字書諡稱異於衆耶亦可想風流之盛矣襄三十

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顯乎其未有聞也

篤曰子產爲政本嚴如鑄刑書作封洫別章服之類裁抑綜核之意多原其心爲鄭國貧寡而俗偷惰宗室侈汰不加約束則犯法日多貧困日甚故以禁奸豐財足國爲要所謂愛之而勞生之而殺也聖人取人以恕苟有可濟於時者節錄焉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夫子稱之蓋能以恭敬惠義強國庇民民蒙其福其卒也仲尼爲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仲尼燕居又載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則子產惠人也亟許之乎黃陶菴曰吾觀天下之先惠人久有定論矣今因或人之問而曰惠人也亟許之之詞集注乃謂子產於聖人之道概乎未有聞不亦苛乎豈不思夫子以道許之乎而後威者有二焉其一爲奸雄之徒結民以豆區釜鍾之澤使德必歸已怨必歸君而後以斬刈隨之則異己者不得不附此田常所以篡齊也子產惟不爲田常故先威而後惠也其一爲君子之徒過信其不殺一人之意至萬端並起羣盜滿山而後以刑誅救之則至慈者反變爲刻此子太叔所以終悔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指子西也意謂子西無足稱吾子乃彼之問乎哉此章論子產以類及子西又上邇管仲皆古之人子西之爲鄭子西無容疑若夫楚子西則當時見存其死後於孔子未爲蓋棺論定者烏可與管仲子產並論朱子棄馬說而取何晏或者以令尹子西功大罪亦大其人極費議論鄭子西則旅進旅退無甚可否歟然彼哉者非痛絕之辭只是外之以爲不足取正與屬夏分稱也毛奇齡曰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王之庶兄也或人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爲命節連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當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荊楚曠遠焉得連類況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微未沫可加論隔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殺甚確但予猶有遺者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衛道蘧伯玉之十年鄭盜五族攻殺子西子產之父于西宮子西不敵而出先殛尸而後追盜亞妾多逃晉用靈愛子產留門庀司蓋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巨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即子西也時子產獻捷于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美子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聘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有氏禪謀曰政將歸子產天及除之舉伯有皇子西即世將焉避之大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慕政其兩人行事齊魯間人熟聞之故連問如此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闕宜申在僖文間謀弒伏誅一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鄭小谷曰毛西河主馮說謂聖門論人不出齊衛內地此則未確謂多在哀定以前此則可信不解朱子何以舍馬注而用何注也攷令尹子西見於昭二十六年傳殺於哀十六年傳而經則惟哀十三年始書之注引沮孔子事本史記在孔子當厄之末年引白公事本左傳在孔子卒後一年其不可爲評論之據明矣若鄭則子罕之後爲罕氏子駟之後爲駟氏豐之後爲豐氏子游之後爲游氏子印之後爲印氏子國之後爲國氏子良之後爲良氏所謂鄭七穆是也子西名公孫夏即公子駟子駟之子子產名公孫僑即公子發子國之子子皮名罕虎即公子喜子罕之孫世叔名游吉即公子偃子游之孫子西與子產同爲從父昆弟又相與執國政事吳氏謂其未嘗當國無大可稱非也攷襄十九年傳明云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子產爲卿則子西聽政在子產之先明矣襄二十九年傳又曰子西即世將焉避子產則子產聽政在子西之後明矣而可曰未嘗當國無大可稱乎且其行事有同子產共爲之者有不同子產而自爲之者子產伐陳子西復伐陳見襄二十五年子產賦隰桑子西賦黍苗見襄二十七年是此共子產並著也而襄二十四年則子西相鄭伯朝晉二十六年子西又聘晉先是十五年子西又守國此則獨著者也特其名位相同而賢愚不敵故夫子彼之云爾據此則爲鄭大夫非楚令尹無疑○人也以上句惠人也列推之則人上有闕文明矣曾備曰先儒解云猶言伊人此人爲虛喝下文語竊謂自古來文字無此句法此闕文也若論管仲之功以夫子之所論定者補之則謂之仁人也可也如本篇中子路謂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謂管仲不死又相桓公曰管仲非仁者與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二子未仁乎非仁者與之問一似二子皆爲夫子以仁人許管仲故有此疑而夫子卒以其功許之蓋兩賢律人爲未定之君臣防者嚴聖人論人爲一時之天下計者大也曾說近是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屬近輯本皆列入人也之下劉寶楠曰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此蓋漢時常言阮元論仁篇曰人偶猶言相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論語人也鄭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訓鄭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有私忿故不失爲仁鄭說果如劉所申終不免爲曲解○奪伯氏駢邑三百皇疏云伯氏名偃未知何出阮元積古籀鼎彝器款識曰伯爵彝乾隆辛亥夏出于臨朐柳山寨土中考柳山寨有古城基即春秋之駢邑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此器出當其地氏亦爲伯或即伯氏之器歟山左金石志謂之父癸彝云伯氏或伯雞父癸彝款識異之後齊之世族猶魯三家稱孟氏也駢邑漢地理志齊郡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水經巨洋水注亦云臨朐縣故城古伯氏駢邑是也續漢書郡國志云臨朐有古邢邑應劭注云邢一作駢後爲伯氏邑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杜云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齊取其地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有郱城是也古注伯氏食邑三百家朱注奪合書社三百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其社之人名於籍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也以三百爲三百社恐古不有此算法況經言邑不言社雜記正義云鄭注易訟卦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

制是不分大國小國故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也奚語奪人其達王於禹甸東夫婦三百有夫國有婦然後論爲家亦食邑三百家之證也而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勝者則非三百社也明矣奪如大宰人柄六曰奪以馭其貧之奪以罪殺也蓋伯有雜管仲執法正罪奪其邑即是國政矣時管仲專政故云然非仲以邑人下也亦非桓公奪以與管仲若桓公則怨否亦當歸桓公非仲所在也劉向新序以管仲專伯氏邑與薛鞅之用也並論晉鑿齒亦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管仲之便寡立垂泣李平致死[illegible]無怨言而止故法行[illegible]可不用刑加子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據此則指管仲行刑之公而人服之非桓公奪以與仲也集註引荀子仲尼篇然荀子但云與之書社三百不言奪以與仲也蓋註[illegible]奪以字與之字偶同耳晏子之敢拒拒敵也言其富無敵非人無怨言之意荀子必是別事亦云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然則書社者桓公之所與而奪駢邑者管仲之行刑也飯疏食沒齒句無怨言句沒齒終身也人齒生落乎前當理也蘇東坡曰吾嘗以爲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孔明之於李平廖立蓋古今二人而已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疏食作蔬食○外注疑乎其未有聞也此語本莊子大宗師篇注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言是數人均爲嘗有聞者有聞也語本寬緩若解爲絕未有聞也語流於激烈耳朱子之旨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箋曰此聖人體恤人情語教人勉其難以安貧也怨者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也逆境順境處之有不同者困勉錄云要看是何等樣怨若世俗貧富相形之怨此非學者所難去如親老而菽水不給陋巷無簞瓢此眞賢者所難泰然中非積德曰無不止於禮謙慎寡欲安貧樂道者其心驕也凡不卷不遜之事皆驕矣驕謂自矜伐而蔑視人也郝敬曰悲憫之感常有心堅忍而竟苦下不能堪故其發也可以力勝其發也自縱而非出于不獲已故其發也可以力勝自負夸張之氣實有心自縱而非出于不獲已故其發也可以力勝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任其才而用之則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此君子所以惜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箋曰趙魏晉卿六卿之二也老左傳所謂室老也儀禮士昏禮主人降階授老雁注老羣吏之尊者疏大夫家臣稱老論語云趙魏老是老爲家臣之貴者士雖無君臣之名云老亦是群吏中尊者也老與宰當即一人宰著其績也老優其名也

左襄二十五年齊師伐魯將求教於晉公綽曰魯孟公綽曾直其不欲也此章老大字是官字趙魏滕薛皆活看當時公家私家日強大國日橫小國日蹙趙魏之家不可使兼五[illegible]之徒附益其勢滕薛之國非得管仲子產之才亦不能扶其衰天子惑於時變借作論語者故在言外也陳人中曰當春秋時化家爲國之兆成矣故才知之士不以仕於私朝[illegible]而分裂篡竊之禍將作誠得清靜之人不助其成謀則大國可以不滅且當此之時并弱滅小之勢見矣故衰微之國宜以降爲皂隸當憂而盟會計伐之風將息苟非敎略之臣力扶其衰緒則小國何以敎亡夫大國未篡而小國未亡則伯者之風可以復見而惜乎不能也此春秋將爲戰國之勢也夫子固知之而寄慨於公綽耶中庸積德曰家老安得望偉之稱又何無官守之責又大夫責重何必小國要之國小而介于大國自會同朝聘社稷宗廟之事以乎師旅諸役艱於應給而費餘旋者自是小國之狀景注兩貴字並失當。

注短於才殊覺不安此才不中於大夫也漢黃霸才長於治民及爲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揚於治郡人才各有所中也故使邴魏定國治郡風皇神爵末必多於顯川夫爲人夫何唯才哉。

趙今直隸趙州地魏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滕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是本正平本大夫下有也字。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十二　崇文院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知去聲○武入聲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問矣未詳是否。

箋曰。成人。謂才德兼完之士也。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辨。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藏武仲之知。左襄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藏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故也。是武仲之知。夫子固嘗稱之矣。閑嫺一若字。只是就四子。約略舉似四子原非知廉勇藝之極仲能以之窮理也。若字甚活。所以必借四子來做個樣子者。乃正爲文之地耳。皇本正平本。知作智。○公綽之不欲。取其廉靜無貪蹟之失而已。注養心。屬學者工夫。非所以評他人也。上句窮理。下句力行。亦同。○卞莊子之勇。左傳十七年。會于卞。杜注。魯國卞縣。是卞爲魯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江永孔廣森諸儒皆疑卞莊子。卽孟莊子。引襄十六年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先嘗食采於卞。因以爲號。然孟莊子世爲魯卿。食采于郈。未聞先食采于卞者。荀子大略篇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事雖與左傳相似。然明言過卞。非過成也。子張篇曾子述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不云卞莊子。則卞莊子非孟莊子明矣。韓詩外傳十云。卞莊子好勇。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鬬。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走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篇略同。卞莊子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鬬。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走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篇略同。卞莊子之勇。可見者如此。○冉求之藝。藝是多材多藝之藝。○文之以禮樂。樂記。禮樂得之身之謂德。夫人以禮樂成德。成儀才行。煥然可觀。所謂文之也。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聲容度數之美。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以此涵養之。激內激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殽雜。所謂文之也。卞莊子之勇。是仲子本色。以折獄片言。宰蒲三善。參觀之。知廉藝亦皆仲子所能。非從今方去兼他也。所少者文之以禮樂耳。子路才德俱優。故夫子扶進其所長。卽以針砭其所短。其實臧武仲四人。比子路皆不如也。○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以下語更端。故以曰字起之。蓋夫子移時復語也。文選曹植貴躬詩注。引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爲成人矣。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均不爲子路言也。經傳中同段言別起曰字。往往有之。或以爲衍文。固非。或以爲子路之言。亦非也。若作子路語。不應夫子。說如上節所云。而子路以爲不必然。與夫子遜辭。夫子何無一語答之乎。語類云。恐是子路退後說。若是子路退後說。則當法當如樊遲退見子夏。曰之例矣。夫子之正告子路者在上節。夫子舉同時四人。以實其狀。言如此而文以禮樂。卽爲成人。是欲子路於禮樂加意。禮樂卽中和。此子路對治之藥矣。此節乃慨世俗之波靡。貪冒苟且。無所不至。以爲有恩義授命不忘之人。亦可爲今之成人矣。乃無限傷今之意。不是爲子路放鬆別門。此中便有抑子路得意處。便有警激子路進取處。要在今字上發出。聖人取節意。○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此二句順境逆境對說也。授命。猶言致命。授命以君臣之注。持以與人。誤。○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廣雅。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曰。會。宰夫掌官法以治。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辭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乎。蓋疑之也。

箋曰。檀弓注。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注。公孫枝。皇本枝作拔。釋文亦作拔。云皮八反。倪士毅四書輯釋集注作拔。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卽公孫發。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傳寫之譌也。據檀弓。公叔文子貞惠文子。而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者。天下或褒神簡默。或賦性寡歡。或抗情廉潔。獨致之行。各有所立。而衆之則難矣。是必崖戾絕物。無意入聞者。則可。而文子固猶在卿大夫之列也。攻其地位。而論其人。當不至孤峻若是。夫子特疑其矯強非人情。故有此問。中井氏曰。文子之爲人。蓋廉退遲鈍。故當言之時。多不言。當笑之時。多不笑。當取之時。多不取也。非全不言笑取。而時人以不稱之。今人性沈鈍者。往往得不言之稱。夫子嘗稱閔子騫曰。夫人不言。亦是。○以告者過也。過者過當也。非批擊之謂。時然

後言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是其訓也皇本正平本其言下其笑下其取下皆有也字○其然豈其然乎其然非疑辭唯豈其然乎四言爲疑辭中井氏曰孔子者魯人未審文子之爲人故以問焉公明賈者人而語衛事則不宜有差謬不能不受以爲信故曰其然也非與人爲善之謂然其言甚高非文子可能者故曰豈其然乎文子謂享靈公史鰌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史鰌以富稱文子文子爲衛公族大約於衛臣中爲廉儉者故采邑所出得有盈餘致富非必剝取於民也且必間有藩取於民之事故當時以不取稱之其言見於傳者定六年諫靈公追魯豚澤之師近於時然後言然文子觀于瑕丘曰樂哉茲丘死則我欲葬焉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是善夫癰情易好名之人皆能之中節難必聖人始能之如賈所稱文子居然聖人矣夫子安得遽信之一說龜井魯曰夫子嘗疑人之稱文子或過其實質諸公明賈賈對曰云云於是知其果爲過稱且嘉賈之善對故曰其然豈其然乎其然者斷賈之言也豈其然乎者斷人之過稱也否則既可其言亦從而否情理皆失或又謂聖人待人忠厚不言不笑不取夫子其不願文子有此時言笑義取夫子甚幸文子有此觀文子者當如賈言不當如時論也二說皆不肯遵舊注蓋以賈之言近于時中而夫子不之許則似忌者之言爲不長厚故耳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箋曰魯有三防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此東防也在今沂州府之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三年臧紇自邾如防即此隱十年敗宋師于菅辛巳取防此西防也在今兗州府之金鄉縣西北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即此以防求言據己邑以請也爲後猶立後也以字與以費叛之以同要君之跡以防兩字既明著又特下於魯二字與以防對隱若敵國矣○雖曰不要君要孔安國孝經傳約勒也蓋要與刼義相近強人使從己言也臧氏世有勳勞魯未嘗遂欲絕之故仲亦曰紇之罪不及不祀也其如防請邑乃智者慮事過處不知已是犯要君之大罪夫子特就此指出以戒夫人臣之效尤者非爲仲一人言也切勿誤認反似聖人必投求人之過失當時魯政由季氏攻臧孫亦出季氏仲實要武子以不得不從之勢人便道仲是要季氏無有以仲爲要君者不知此防是魯之防則以防非要君而何故特下于魯二字定他爰書而武仲之罪無所逃矣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君者故宋華亥向寧華定入南里以叛自南里出奔楚宋公弟辰入蕭以叛自蕭出奔魯武仲以防雖未至于叛然無其事已有其心是以夫子譏之夫要君則無上是大亂之道也武仲要君魯臣未必知之在他國則并有效之者矣襄二十九年高豎以盧叛閭丘師師圍之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與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之請知出一口矣嗟乎要君之罪不著據左傳襄二十三年臧紇出奔邾後又書止二人哉○范說好智而不好學引用不切當左傳魯

氏有後請致邑與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之請知出一口矣嗟乎要君之罪不著據武仲之辭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此含先祀不守則將據邑而叛之意矣辭似卑遜而要君之意顯然其辭之卑遜乃當時熟套楊說不當采入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公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用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箋曰說文譎權詐也韓非子譎主便私注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漢書各取一切權譎自在周禮小宰疏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策出觚角非常也中井積德曰是章桓文論其爲人也非即事而論焉然後人不能不就事而考焉亦不失斯意可也又曰正者非謂正理只是其人正直無邪曲耳若苦謂苦甘謂甘是也皆晉文公出亡經歷諸侯以求入國也而其口每稱不貪國之語分曹衛命三日糧及使視鑿擊之創之類皆可謂譎不正矣桓公則無機關如此者故曰正而不譎也正字不當重看郝敬曰管文士盟八年書十有八事皆陰險刻薄觀此後數章皆舉齊桓管仲之功而于晉事略不齒聖意可知當世若無桓公開先定局以晉文之譎宜無不爲而遑恤王室與同盟乎東周十二諸侯苟延殘喘皆九合一匡所留也管仲學焉後臣經營數十年而後事集重耳亡命反國數年枝梧補葺借秦人卵翼成事納襄王敗楚師崛然崛起其創造規模不及齊遠禹禁丘五命居然王者之言有六經風範晉世執牛耳何嘗聞此嘉謨桓公九合存三亡國伐楚平戎不以兵車有安攘之功而晉文城濮一戰譎張反覆株連曹衛宋離散其君臣而瓜分其國鄭世子叛父歸齊桓公以大義拒之而晉文聽衛臣之訟以因其君魯哀姜齊女私于慶父弒閔公齊桓公數其亂取而誅之境外而晉文親納弟婦辰嬴凡此皆正與不正之大者他可知也劉沅曰齊桓在晉文前若專論二公優劣自當先桓後文乃從晉文說起譎而不正正而不譎中間紐合蓋深貶晉文也五霸皆非正道而齊桓豁達猶有近正之概至晉文純用機智害義益甚矣第齊桓一傳而衰晉文之後世主夏盟常人以成敗論人每黜美文春秋之末尚智尚力皆祖晉文也故夫子特言文不如桓以明凡事以正爲貴不得以文之譎爲法自春秋至於戰國亡秦皆以譎敗者也孟子言仁義而黜霸功與此章同一意見潘維城曰時曹風下泉序云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共公即位在魯僖八年春秋經于洮于蒍丘于臧于牡丘于淮齊桓作方伯共公幾盟會無不至自晉文修覲狀之怨侵曹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敢濟西田終共公之世不得預於盟會者晉爲之也左傳曹伯之暨侯獳曰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是明明謂晉文不如齊桓矣否則共公時晉文正在位詩何以傷無伯乎又衛風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爲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至晉文繼霸詩無美之者二詩可爲夫子兩言之證楊愼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罪亦多於桓公事速於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名盛於桓公實則實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過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繼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勦反召晉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皆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箋曰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曰未仁乎凡論孟舉事實而論之論上必置曰字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九合諸侯合會也謂合諸侯也古賀煜曰古來諸儒皆知九合之爲九會但必欲拘拘然以九次乘車之會當之於是博證經籍參差不合則又曰數某會而不數某會煩碎極矣集注始本左傳僖二十六年展喜犒師之言以九合爲糾合謂古字通用廟猶未免遺讖夫九糾通用從未前聞惟莊子天下篇禹親操橐耜以九雜天下之川注曰九讀糾糾合錯雜使川流貫穿注海也然司馬彪唐代之儒不足稱古恐難以爲據予謂九雜亦九合之意原以數言不必改作糾雜也且夫九合之爲糾合左證惟在展喜一言九合之爲九會雜見傳記不一而足左傳襄十一年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屈原天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此其確然有據者然則九合何謂也曰古人言數多止於九王逸云九者陽之數逸之綱紀也五臣注文選云九者陽之數極公羊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楊用修云九國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猶漢紀云叛者九起又曰逸周書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煜案不止此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又云九折臂而成古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皆爲的體然則九合者惟言其會之多九本以數言而數不必泥也諸儒必限於九次會固屬可笑而朱子以其不止於九次會改作糾合亦似武斷案左傳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此主懷輯不致離散而言故曰糾合見其殺撫之德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此主功烈之盛而言故曰九合見其會盟之屢糾合自糾合九合自九合言各有攸當蓋可混爲一乎且論語九會之時言非泛然以糾合諸侯下便承之曰不以兵車不以兵車專就九會之時言以見會盟數數而諸侯輯睦垂衣緩帶之狀蓋當時諸侯數數會盟莫非謀武事侵鄰國九會諸侯而皆非兵車之會淘爲春秋時絕無僅有事故夫子舉之以見桓公勳業之大若從集注謂不假威力則不以兵車句孤立無依或改作不動干戈不勞兵革然後義始通且桓公止九會之時不以兵車耳若夫終身所以糾合諸侯固亦有賴兵力者所謂五霸先詐力而後仁義者豈可謂之不假威力乎○不以兵車以用也三國志陸績傳引經以作用春秋之世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伯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鄫宋廢鄭嗣紀小而併于齊郕弱而偪于魯此桓之未興也王綦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續召陵而荆帖矣陳旅孟北而狄遏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王伯也蓋自東遷諸侯爭強未嘗有一日不事兵戈者至管子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矣○如其仁如其仁子路以管仲不死糾爲未仁則以召忽死之爲仁矣孔子承其意而答之言召忽之於糾殺身以爲仁矣然未如管仲佐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仁備被天下也夫以一人之不死而全億萬生靈之不死是何等關係故曰如其仁如其仁子路謂管仲未仁論仁體也夫子謂如其仁論大用也比干死以成仁管仲反之故子路疑其不死之未仁是專求仁于心也故夫子就其事功以示仁之大用問答主旨在仁不在論定其爲人也潘維城曰後之學者或疑聖人立論之偏與春秋揚懸絕而欲置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爲齊人祇知有管仲

云爾不知齊論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魯論所無而爲齊論所增者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舊豈容齊人闖洞點竄於其間乎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殺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如甚反○霸而審反

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曾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無燈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使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殺之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義之苟辭萬世反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篇曰霸諸侯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左成二年傳五伯之霸也伯霸聲之轉也蓋伯以位而言霸以權而言說文作長也謂爲諸侯之長也一匡天下呂覽言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趙詞注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以統一之說注而不切一匡者言先乎是春秋之壞亂極管仲出對而一一決之正之如長夜之旦以見其至變濁世之功大一匡何以尊周攘夷立柱但照其下被髮左衽只就攘夷言之北伐南征是一匡實事矣因之曰管仲之功正叙虛照其在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詞到今受賜止是言後世被澤而當時之意使已在內不可以一匡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平對看被髮左衽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爲飾戎狄無此禮左傳二十二年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是被髮爲戎狄俗也左衽衣前從右來向左也說文衽衣襟也襟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襟衣前也交領即交衽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類也深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鹽鐵論散不足篇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即指深衣而言戎狄無禮服亦無深衣而皆是左衽故夫子舉爲言也玉藻衽當旁彼衽是掩縫之用長二尺五寸縫之右腋之裳端以垂於下此深衣之制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矣齊桓之時淮夷病杞矣狄亡邢滅衛而溫亦滅矣山戎病燕矣王子帶以揚拒泉皇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矣非管仲何以制之哉說者多以楚爲夷服楚爲攘夷然楚本非夷也而齊晉亦夫管能服楚也○四夫匹婦者孟子趙注四夫一夫也信三十二年公羊傳注四馬一馬也漢書劉向傳顏師古注獨夫猶言匹夫也鄭風曰實維我特毛傳特匹也特獨同義然則四亦宜訓獨也疏之爲信也如後世書牘所用諒察照等字經於溝瀆者皆語中生惟經史記四單傳遂經其類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彊國篇教經而引其足也楊倞注經縱也溝瀆田間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瀆曰溝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即用此義也此章但論管仲之可以無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應劭徐幹均以經溝瀆者爲夫子貶召忽大謬○陳天祥曰程子專主桓公當立直指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意謂爲自免以圖後功之說管仲既與子糾同爭國以此爲子糾罪名特欲圓成管仲不死之理也却不知子糾管仲事爲一體子糾有罪則管仲之罪亦不能逃試觀將自免以圖後功之說管仲既與子糾同謀輔其爲惡反見事敗身死方纔知其輔之爭爲不義區區以求苟免甚可醜也不惟管仲如此召忽亦是同惡之人其死乃是黨惡而死然子路子貢遽皆歸美孔子亦無異議足以知召忽非爲黨惡也召忽之死既當子糾則爲無罪管仲輔之亦無不義矣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各因畏禍分適他國無知既弒襄公國人復殺無知齊國大亂二人各以其黨舉兵內向先已無嫡庶之分又各在倉卒危亂之際安能必其誰當立哉但桓公先入國人立之齊既有君子糾雖長亦是齊臣向因國亂無主故有如此之事必欲責之以讓豈惟子糾當讓桓公亦當讓於子糾使桓公能自審此則子糾不至見殺召忽亦不必死管仲不死又不須論正由子糾死非其罪召忽爲義所激於是死之其死可謂無愧矣管仲則心付子糾未正成君桓公僖公之子又有鮑叔牙素爲知己故忍死以待其用此管仲之志也此之召忽不無等差惟是他日能有霸諸侯一匡天下非常之功生民受賜孔子以是稱之耳然則臣人者如召忽可也程子以王珪魏徵爲喻責王魏不死建成之難亦爲未當予魏之輔建成與管仲輔子糾之事絕不相類是時高祖爲君王魏所居之職高祖之所命也建成故陷用邪謀死於非義輔導之官當自請其不能匡正之罪於有司無死私難之理程子引此事以申明不可同世之說意謂建成爲兄王魏所輔者正此又膠於立嫡以長之常例專主建成當立也夫建成太宗之事又與餘者不同太宗以童稚之年運神武之略登夷大亂制服群雄化家爲國致高祖遂有天下近古以來實未嘗有高祖不權事宜慮不及遠竟以尋常長幼之分處之於建成之下兄弟之不能相安必然之勢也建成難居太宗之右司馬溫公已嘗論之善乎宋王成器之言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玄宗暫平內難宋王已知難居其上而以先功爲讓如太宗之功又當何如哉建成本庸鄙無堪徒以年長之故據有儲副之位彼見太宗之功高望重率上歸心忌嫉不得不深禍難不得不起建成取圖門之誅太宗負殺兄之惡皆高祖處置違宜之所致也太宗固當爲辭太子之位以讓建成未嘗聞有爭奪之計惟建成內不自安百計干方期於必殺太宗於數年之間幾死者屢矣王魏受君命輔導太子自合輔之以正道既知建成奮此禍心當如少保李綱竭忠力諫諫若不從即當棄官而去彼既不務爲此反更徇私迎合惟勸早除秦王不顧有君親在上不恤其骨肉相殘構其兄弟交惡之心逆其矢刃相加之禍此王魏所有之本罪其罪正在黨於建成不在不死建成之難也死於其難正爲黨惡而死情罪益深死固當死但當就其自身合得本罪而死若不即死則遠遁山林終身不顯又其次也過此以往非所敢知大抵管仲之過比王魏所犯者特輕管仲之功比王魏所成者甚大毛奇齡曰子糾小白杜元凱仰左傳注亦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即管仲自爲書其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傳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傅故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而程朱二子獨云桓公兄子糾弟桓公宜立子糾不宜立一以輕召忽之死一以減管仲之罪一以定唐太宗及王魏二臣殺兄事讐之案而求其所據皆同誤讀漢薄昭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遂引之作據而不知薄昭此語以漢文是兄淮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而故誤襲之以顯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又曰管仲鮑叔小白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兄也小白弟也春秋傳書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穀梁曰不讓皆以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次第爲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庶兄即管仲自爲書其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傳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傅故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而程朱二子獨云桓公兄子糾弟桓公宜立子糾不宜立一以輕召忽之死一以減管仲之罪一以定唐太宗及王魏二臣殺兄事讐之案而求其所據皆同誤讀漢薄昭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遂引之作據而不知薄昭此語以漢文是兄淮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而故誤襲之以顯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又曰管仲鮑叔傳此則二公子之傳受命在君命傳二子未嘗命事二主也先入爲君何讐之有若夫荀息之死春秋嘉之則又與忽異矣齊卓子獻公立爲儲以屬荀息者也況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爲君則里克爲弒而荀息爲殉齊則僖未嘗以糾爲儲也襄雖死糾未嘗繼爲君也未爲儲日未繼爲君何殉之有古賢煜曰兄小白弟子糾

之說獨據薄昭一書而散見古書者絕不之及殊不知薄昭以漢文兄而淮南弟故移易其兄弟也蓋程子以爲弟弒兄人倫之至惡天下之大變有人焉忘仇蒙恥以事之聖人乃稱其功而掩其罪恐啓後世篡逆之端程子先有是成見橫乎胸臆故必欲明正其兄弟之倫以防過亂萌其用意良深厚矣然子糾小白之爭立所當先辨者嫡庶之分其次則爭國之是非而後方可及兄弟之次子糾小白鈞是庶子而非正嫡當立者其爭國特出於一時私心而非由大義不得已之舉是小白子糾二子未始有輕重是非也若論兄弟之次則諸侯庶子大抵業已異其所生之母而其所以叙列兄弟者或僅在先生後生一日二日之間又且異宮殊室情意不通超然胡越若槩以下人生同胞居同室年紀懸殊次序昭然者比之則非其倫矣夫如此則即使小白兄而子糾弟其相去幾何子糾固不可以無罪殺見殺其臣獨可以無罪殺弟乎兄無罪見殺其臣固可買死聲罪以復讐弟無罪見殺小白亦豈可以無罪殺兄而翻得無罪之稱乎何其偏頗之甚也朔子糾兄而小白弟明明左證不一而足乎鄭小谷曰此兩章桓糾有兄弟之辨有長幼之分有當立不當立之辨有當死不當死之分又有師傅之分管召有君臣之分又有當死不當死之分余嘗參攷諸家之書而爲之說曰春秋時有傅公子者有從亡人者有事幼主者事幼主則無論或爲傅或非傅而其主已成爲君則已成爲臣不死不可也故世每多苟息之死傅公子則無論或從亡或不從亡而其主未成爲君則已亦未全爲臣不死亦可也故世不貴狐突以死至於從亡人而求入則有死者有不死者各以其事定論不能指爲亂賊之黨亦不能信爲忠義之士也未可以毛儇例管召明矣今糾與桓果孰爲天王所命之世子乎抑孰爲先君所命之世子乎度不過群公子耳仲之與忽果孰爲傅公所命之臣乎抑孰爲襄公所命之臣乎度不過齊大夫耳仲不得以糾爲君則不得以桓爲仇世之論者不察乎此而但云桓不爲多苟息之死傅公子則無論或從亡或不從亡而其主未成爲君則已亦未全爲臣不死亦可也故世不貴狐突以死至於從亡人而求入則有死者有不死者兄糾弟之分冀稍減乎仲之罪不知義不可不死則必不容不死無論糾兄當死糾弟亦當死否則凡事其弟者無死法矣義可以不死則亦不必死無論桓兄不必死桓弟亦不必死否則凡爲其兄者無生臣矣不求其本而以長與少爲言不亦末哉故殺兄而自立可以責桓不可以責仲輔糾以爭國可以罪仲不可以仇桓此自然之理也雖然天下後世不必皆有管仲之才者也有管仲之才而不必如管仲之不爲臣不死則不如死有管仲之才又若管仲之不爲臣不死而其身不甚關天下之重其遇不必有知己不世之感則徒生又不如死吾又願天下萬世之殺身成仁者寧爲召忽毋爲管仲也中井積德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子曰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即此章之意管召之事正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夫子之取管仲以其前無罪而後有大功也非以後功贖前罪管仲之奉子糾而出也子糾之爲與齊國之爲與子糾之爲也則有齊國者即吾君也何必子糾蓋君臣之爲也則死子糾可也齊國之爲也則有齊國者即吾君也何必子糾蓋君臣之分定於有齊國之後也與主辱臣死者大異科故仲之奉糾而與糾之死爭國不可謂不義也不死于糾不可謂不忠也按韓非子曰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主危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爲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是語似得事情不然管鮑之交古今罕比而當終身大

事不共事獨何也又曰管仲與王魏有階級然其君臣之分未定則一也王魏不死而事太宗皆無罪假令太子有逆謀王魏禽繫而請命于天子可也他事皆由此而推焉可也又曰太子諸王以下參佐據屬之傳祿皆天子所給焉然則王魏非食太子之食者亦明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魏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

箋曰臣字屬上讀大夫即家大夫也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爲大夫次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僎明僎爲家臣中之爲大夫者也陪臣春秋時稱大夫非有如孔注僎本家臣薦之方並爲大夫說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后至妻與宰宰即家大夫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董安于問於扁鵲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請皋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孟僖子之臣亦稱大夫昭七年傳稱召其大夫是也釋文云僎本又作撰漢書古今人表又作大夫僎○升諸公言進僎於公朝也諸字在句間者必訓之於論語中唯此一字似難訓以之於然古人之文簡而深奧自不失字例此章若以今文記之當作公叔文子之臣有大夫僎者文子薦升諸公而同立于朝今省許多文字語意似梗而高古大臣所稱爲知人能得士者何以證焉但文者善謚如斯而已矣不惜著訓詁則處處硬塞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立無修制交鄰社稷不尊等例而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謚法而夫子亦舉向升事以合之然則謚法爲後人之妄撰明矣斷不可采入崔述曰逸周書中有謚法篇按謚法之所爲制意必將以勸善而懲惡也善者謚以善惡者謚以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然後人知所以勸懲今此篇中經緯天地曰文錫民爵位亦曰文聖聞周達曰昭容儀恭美亦曰昭使睿聖之君與小才小善者同科固已不足爲勸至於克定禍亂曰武夸志多弱亦謂之武亂而不損曰靈死而志成亦謂之靈美惡同稱聖狂一例褒貶義無存勸懲之道安在周之制此謚法欲何爲乎帝也王也公侯之與君也長民者之稱非謚也且亦不始於周何故先之以此欲明者史臣贊堯之詞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成傳引而釋之以見文王之德然耳豈得皆謂之謚齊太子丁公乙公癸公蓋沿商制以干名爲號者今乃以丁爲謚然則乙癸亦當爲謚何以又不之言他如正直忠愛夸惑之類春秋時從未有以之爲謚者則此篇爲後人之所妄撰明矣且周既制此謚法必先分別大憲謚之人或通行於諸侯或兼行於鄉

大夫乃今以史考之衛康叔之後五世無證齊太公宋微子蔡叔度曹叔振鐸皆四世無證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無證周公子伯禽亦無證晉唐叔子燮父子啓無證周果制爲證法何以諸國之君皆無證乎蓋證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漸而起者上古人情質樸有名而已其後漸尚文而有號焉至湯撥亂反治子孫追稱之爲武王而證於是乎始然而子孫卿士未有敢擬之者周之二王證爲文武蓋亦仿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故亦證之曰成而康王以後遂倣而行之僭之乎商有三宗西漢亦有三宗至後漢而宗始多及唐宋而遂無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於天下故其沒也成王特賜之證召公歷相三朝康王遂倣周公之例而亦證之然皆以爲特典非以爲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諸侯證者寡寡數世之後俗尚文遂無有不證者然卿大夫尚未敢擬也至周東遷以後而卿大夫始漸有證嘗以春秋傳考之晉白文公以前惟樂共叔有證狐偃先軫有佐霸之功而證皆無聞至襄公世趙衰樂枝始有證而先且居骨臣之屬仍叔以字稱則是亦以爲特典也成景以後卿始以證爲常先縠三郤以罪誅乃無證降於平頃則雖樂盈之以作亂死荀寅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廢不證矣魯大夫有證者較他國爲獨多然桓莊以前卿尚多無證者昭定之間則榮駕鵝南宮說子服公父之倫下大夫廢不證者鄭大夫初皆無證至春秋之末子思子臘亦有證惟宋大夫始終無證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後不齊彼此互異若是然則證之由漸而起彰彰明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二十三

箋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夫子嘗事衛靈當爲之諱不諱者所以發康子之問也皇本子言作子曰正平本南宗本同皇本道下有久字釋文云子曰一本作子言鄭本同鄭本可從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左昭二十二年傳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文例合符陸本誤○奚而不喪奚而猶奚爲也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其證也孔注易喪爲亡蓋謂失位出奔以衛亦千乘之國康叔武侯之德猶存雖一君無道未至遽亡其國也然做喪國似是○子曰仲叔圉云云靈公治國無法蓋可以殺其兄治家無檢妻可以逐其子但用人各當其才亦且使之各盡其才所以不喪是時魯多賢士苟能旁求俊乂何所不濟夫子語氣全是警惕康子不是回護靈公都敬曰吳季札嘗悅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云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而靈公不能用此三人仲叔圉卽孔文子觀其處大叔疾孔姞之事生平可知

祝鮀有口才夫子謂其佞王孫賈以媚竈要夫子其人皆可知而小人未嘗無材善任器使皆足效一割之用曰奚其喪亦宜喪而不喪之辭如病人服刼劑終非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二十四

善生之經大抵用當其材頑石可以攻玉枉其材譁聲不可以執鼠可使靈公能委任蘧伯玉史魚諸君子國長治矣何至亂世之禍乎治幹辦也待賓客有禮則不啓釁而諸侯睦宗廟國之根本也古者國有大事聘享必于廟給祫烝嘗必合宗廟嚴卽社稷重非事鬼神求臣百姓以尊尊親親爲廟屬人心之本故禮云宗廟嚴卽社稷重非事鬼神求福之謂也周禮大祝掌六辭賓客之辭命皆出于其手如定公四年臯鼬之會衛人先蔡以說蛇之辭也定公八年鄟澤之盟衛靈公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王孫賈朝國人而問之遂背晉則賈之習軍旅可知也○此章言得人之重非謂得人而可無道也齊文宣荒淫狂悖甚于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政事委之時人以爲主昏于上政清于下與靈公事可參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箋曰怍者愛性不敢之意禮記將就席容毋怍是也與慙稍異惟不自度其能否故言之易若自度其能否卽能者亦自不敢易矣皇本爲字上有其字正平本南宗本同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之不怍其後爲之難後漢書臯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皆有其字爲難卽在不怍時見得非爲之後方見其難夫子之言專就輕言者立說言言之不怍者爲之必難也本文並無大字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不逮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俱泛論言未嘗分別大小何獨於此章添出大字大言不怍爲之固難可道小言不怍爲之易耶注中大字可不用皇本無也字南宗本難下又有也字。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二十四

陳成子弒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箋曰。成子陳乞。簡公悼公子。陳恒稱成子。叔孫州仇稱武叔。此經不以名之。字之謚之定褒貶也。皇本正平本弑作殺。○孔子沐浴而朝。是章孔子三出君臣之辭也。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爲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禮七十者非有大故不入朝。茲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爲大故也。陳恒弑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弑作殺。○公曰。告夫三子。當時權去公室矣。然哀公能作主。則召三子而面命之。鮮不受命。乃使孔子告之。其無作主之心。可知矣。宜乎三子之不可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三子上有二字。下告三子者之三子。又曰。注。法所必討。是言太泛。夫齊弑其君。宋衛陳鄭。皆有必討之責乎。必不然。唯魯鄰國。而世世婚姻。故可討耳。非諸國通法。上節注。人人得而誅之。謂同朝之人也。非通諸國者。其下乃云。況鄰國乎。鄰國比之同朝。甚疏。況字失當。此等皆不察時勢。強求當討之理故耳。○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此二句。亦出而與僕者語也。兩不告。一意。但上告。告君也。此告。告三子也。蓋言吾非初不知言之不行。而義不可默也。孔子且不敢不告。而哀公不作主。三子不可。無限歎慨。溢于言外。夫春秋時弑君者多。而在夫子爲大夫後。恰止陳恒一事。篇中兩言從大夫之後。是所以請討之故。而其意則欲哀公乘此事機。收大權也。使公發令國中。以順討逆。君命已出。三子亦無如公議何。國柄可收。大倫可正矣。乃公巽懦不果。是歲絕筆於獲麟。傷空言之無補也。史記六國表曰。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然則請討之計行。大義著於天下。所以弭篡奪而正綱紀者。不由此哉。此事不行。而戰國勢成。四篡逆之國。橫於天下。章末也。字。皇本正平本無。○顧棟高曰。魯之兵權在三子。二子之兵權在家臣。孔子能使由求墮費邱。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集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屈。爲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毛奇齡曰。孔子請討。事見左傳。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魯史記。當時在朝

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爲表裏。第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算。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若夫子所云民之所與。豈以衆加半。諸語。則正答魯爲齊弱一問。有解君之疑。振君之怯。忻君之利。誘君之嗜。顧而予以可恃。一舉而數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闊處。夫君臣主客。各有關膜。在哀公強弱一問。較計彼此。此不必盡庸君退縻之言。設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量己量敵。正非易事。必以三綱大義拒之。則不惟理勢難辨。且于子之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諂君。亦何可使問答不當如此。崔述曰。余按傳文前云。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則已告哀公。以義之當討矣。而公以魯爲齊弱致疑。故復言此以釋其疑。非以力不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肯討耶。程子未嘗詳繹傳文。但節其後數語。遽謂之以力不以義。不亦寃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聖人舉事。固主於義。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謀定而後戰。烏有舉數萬人之命。冒然一擲而不顧其事之所終乎。故諸葛武侯之衰。懷帝也。曰。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論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義矣。董義以民心爲主。故孔子以民之不與言之。非論力正論義也。況當是時。天子已微。自晉失伯以來。天下亦無方伯。與國如宋如衛。皆不足與有爲。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鄰國。謂因齊民爲以力。而率與國。則爲以義。非獨迂於論事。抑亦疎於論義矣。安井衡曰。程子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宋儒討罪之策。常不出於此。數語。然當時天子微弱。吳晉方爭。而又有於越之難。宋衛鄭諸國。亦各有內亂外寇。殆不暇自救。三家猶不肯聽孔子之言。假令孔子告之天子方伯。果肯從其言而討齊乎。卽不能。將中止而待其首肯而出師乎。抑不顧成敗利鈍。獨率魯國之師而討之乎。夫戰大事也。國之存亡。人之死生係焉。故聖人尤慎之。若謀其義而不謀其力。雖師敗國危。猶必聲其罪而討之。無乃重討鄰國之賊。而輕其君之社稷乎。胡氏云。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是在其臣子固宜然。若他邦之人。力能討則討之。否則教民脩備。以待可討之機。必不輕舉妄發。以敗其君事也。至於先發後聞可也。不唯倚聖人之言。殆有不可解者焉。是時孔子年七十餘。致仕無職。雖欲先發後聞。無士卒可率。豈欲其率門人致死於齊。而伸討賊之義邪。孔子明言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則令孔子不從大夫之後。意雖欲討。亦不敢告。其意甚明。而以不先發後聞爲孔子之過。雖曰非僭妄。吾不信焉。故左氏所記哀公之問。孔子之答。在當時。尤爲切要之言。學者思之。中井積德曰。程子言周室其復興乎。是亦大早計矣。苟天子無其德。雖諸侯能討賊。豈得因興哉。若言魯君因此遂收三家之權。則近是。按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斯言得之。此量力爲之。亦可耳。非謂有必討之責。且無天子方伯之時云。程子言上告下告。則是有天子方伯也。有天子方伯。則彼自能討焉。何待魯之告。又何束手。使魯成其功哉。前註事以入人人得而誅之爲說。而不問天子方伯之有無。程子以無爲有。欲必告而討焉。並失之。胡氏先發後聞。亦不問有無之論耳。若有天子方伯。則魯完守備。具兵糧。俟王師至。而戮力可也。不宜猥發師旅。自取敗矣。若無天子方伯。事舉何所聞焉。若夫盜賊竊發。逆謀方萌。不迨早誅之。慮滋蔓。不可復制者。則有先發後聞之權道耳。陳恒弑君。國中難定。何爲外

事則是一國之禍無益之虞征討之還疾三月半歲無所擇也何用權道爲當時若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則陳恒必不弒君矣此可以推諸說之失又曰凡鄰國之亂討之有早發師而得便利者乘其衆心未定也又有遲發而忽成功者乘其國事略定而群賊爭權內相戕也是類皆時勢之向背而行軍之權謀矣與道理之言無干涉勿以入講○注所引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宋子抄錄隱四年宋侯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文公十五年諸侯盟于扈胡傳之文加伸尼此舉四字以爲此說胡氏原文云鄭有弒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詳其文泛言鄰國諸侯非謂孔子陳恒弒君在獲麟之後胡傳不及此事朱子刪其說載此可謂謬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箋曰此章以不欺爲重而語意則與犯之一串言當無欺而犯不當以欺而犯誠以不知爲知是以思慮不周悉於事或有所未盡此亦欺君也故孔子以此誨之夫欺有出于身者如自家好貨好色却諫其君勿好貨好色也有出于言者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行則必有大禍說得太過則近乎欺也有出于心者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自欺也子路之欺與他人異勇者氣浮輕發而不能觀如夫子當惡其佞斥其行詐以此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義則有所不敢犯恩則有不忍犯不敢者而或敢焉所不敢必有甚于犯者也不忍者而或忍焉所不忍必有甚于犯者也故犯者事君之所重言也而欺者尤事君之所謹戒也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即爲欺矣皇本也作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曰達乎高明小人狥人欲故曰究乎汙下

箋曰品類只有上下兩途上達下達是中間話不是兩邊話不上達即下達無不進不退不升不崩就中可息肩住足之地上下無畫境君子小人皆非一日而至君子上進如晨向旦至于日中小人墮落如晝向晚至于昏夜人各有樂處故各不能自已要之只從一念上起分別路頭唯在義利之間而已中井氏曰君子一志於義故日月益上卒至于極小人一志於利故日月益下卒亦至于極君子喻於義章立言不同而語意相通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爲去聲○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箋曰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孔意蓋謂以所講論者身體而力行之則益于己不能躬行則所講論者徒助于人也如此則經文二爲字之義甚懷釋文爲于僞反是依注定讀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者禽犢贄獻之物也荀所謂論者徒贄獻于人而無益於己也正子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正反爲己爲人之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上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蹐覆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史記稱孔子之所嚴事於衛蘧伯玉漢書張敞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後漢書王暢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讀論語兩章其生平已可概見蘧伯玉見於春秋在魯公十四年其時已與聞孫寶之事必其名位已著在強仕之年可知又八年孔子始生乃又歷一十八年爲襄公之三十一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一十五年至哀公之元年孔子再至衛主于其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之人也毛奇齡謂以百年就業未能寡過之人而引莊周六十而化以爲證荒唐之言何足據乎其說良是左氏書中如吳季子齊鮑文子皆以九十餘歲老人尚見於策蘇邑釋誨云蘧瑗保生此長年之證與之坐者親愛伯玉欲詳聞其起居也此特記與坐則非燕坐蓋即日延入徒坐急欲聞其起居吳英曰集注云敬其主以及其使此說不是古人使人于朋友皆其子弟若弟子非賤僕也原無不坐豈孔子以殊禮待之邪論語詳記此文者祇以使來有立時之言有坐時之言立與坐何非敬其主如諸侯相朝大夫來聘皆先迎于門立而言後乃宴饗坐而言是也迨送賓時方問無恙問無恙者問其疾痛疴癢親愛之情未可遽達于所尊不敢質直必至送時乃問也故於此記與之坐以見詳審聖賢交友之誠語言之倫次不可少此數字也豈惟敬主云乎俞樾曰魯衛兄弟之國孔子不得有爲於魯猶不能有爲於衛論語所記如必爲正名乎富之教之皆爲衛謂也乃靈公不能用而孔子行矣於是因己之不得有爲而望衛之賢士大夫出而爲之如伯玉者固孔子所深望也然伯玉爲人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卷而懷之則不能有爲矣孔子望其有爲而又恐其不能有爲故一見使者即有夫子何爲之問彼使者乃深知伯玉者也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明伯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是有爲與伯玉之不能有爲皆在言外矣此其相知之深措辭之善孔子所以歎美之也不然問夫子何爲自宜以所爲者對何得但言寡過未能乎命說近之尸子孔子曰自娛於曬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與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互相發明○克己是顏子之事援用失義又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注之所本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

見淮南子原道訓注以爲莊子誤又夫子信之不待光輝宣著矣光輝宣著竟是後人之臆度宜削仁齋曰知道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爲己之實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蓋言過之不可深咎而至於不改然後爲實過也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之也論曰後世之學甚過繁密務制斯心欲一毫不容人指摘殊不知人非本石不能無過但在能知其過則速改以從善也若欲强無過則不至死灰其心槁木其身必至於把捉矜持外飾內非故曰君子不貴乎無過而貴乎能改過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出憲

箋曰朱注重出是也邢疏以此經連曾子語爲一章然孔子之言何待證明牢云引夫子之言以證大宰所以稱多能與此自別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箋曰上章孔子所言者爲政之位此章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祇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卽是出其位也凡身所處與所遇之事皆謂之位思欲精不欲粗欲純不欲雜有專一之思有順應之思○本文明明稱曾子曰當斷以爲曾子語非引象傳也周易之文見論語者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九三爻辭也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然不恒其德則下學子曰二字以別易文君子思不出其位則直爲曾子之語未見其爲易文但因象傳有此語爲非曾子之言耳歐陽子云繫辭以下非孔子所作宋儒有云繫辭中稱子曰是作者引孔子之語猶子思中庸之書也是以稱子曰知非孔子之作也然則說卦無子曰字案傳乾坤說四德非文王之旨其他亦推廣其義者往往非文王之本旨大象因上下二體別立一義亦非文王之本旨愚意十翼總是孔氏之徒所作非孔子親筆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箋曰恥字須一串說此章言言行宜相副也論語語此意極多學固不出言行故子明已言之矣集注失之○邢本之作而行下無也字今從皇本邢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四書辨疑云泮文以恥其言與過其行分爲兩意本因而字爲此說舊說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是可恥也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二論意同而字蓋之字之誤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賈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箋曰道者猶曰所行也道字且虛下三句正是道中庸戒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語意全同聖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若有限量則有息而非聖人矣因知道無盡而聖人之學亦無盡故孔子自視于三道猶若無能爾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亦此意也知仁前後異序無意義言此三成德無能一也夫子自道也自道猶曰自稱言自稱自己也與自言有別夫子雖曰我無能焉自子貢視之三德盡備故子貢贊詞如此猶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類子貢是語尤妙文章家所謂翻案矣本評他而究爲自評也自道之云非恭非誇夫子未始有意宣明己德特他人見之便以爲自評注解自道爲謙辭非是皇本知作智○我無能就仁知勇三人言本是平列非申說如尹氏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是推究之論非經旨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躁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箋曰子貢專方人亦當在孔子面前方人較其優劣故孔子予一棒也夫好較其優劣而臧否之是聰敏好辨之弊也○賢乎我夫賢射勝之名也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是也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不足言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暇方人○賢乎夫不暇是反語已古人之語多有之後世文章家亦用反語而今之俗言尤多有之言己不賢不暇方人是明示以自反之功非褒之而疑其詞故爲含諷也師之於弟有告誡無譏諷聖人豈作吞吐譏誚語皇本夫下有哉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箋曰邢本作患其不能也然古注及疏中釋經並作己無能今從皇本此章與前後篇多同學而篇則欲其反而知人之賢否也里仁篇則欲其反而求所知之實否也此章與衛靈公篇同而文則異矣蓋務外者爲學之通患聖人每欲人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逆未至而迎之也億逆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箋曰逆讀如以意逆志之逆說文辵部訓逆爲迎又云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故禹貢之逆河鄭注云河水相迎受顧命之逆子釗卽迎太子釗左傳言戰或言晉師

逆之秦伯逆之皆迎之之義憶讀如億則屢中之億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逆億而先覺者出于有心不免煩擾不逆億而先覺者皆至虛中所溟然而出至靜中所寂然而通逆億原非不好字防奸察伏亦非君子所廢專恃不逆而不億而不能先覺於世道何補只是不逆億而先覺爲難耳中井氏曰詐與不信是一類詐謂今其所言非實情也不信謂今其所要約以實情而後必有背畔也亦字暗含逆億而言朱子謂不逆不億而詐不信聰明人自能覺之如自動言肆知其誘我然王告霍光反昭帝知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數日內之事據朱子此說是先覺有實徵以人之辭貌而覺之以平日素行而覺之以時事不侔而覺之皆先覺也謝顯道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堅冰也此亦謂事有欲兆而覺之也外注楊氏說朱子於或問闢之矣夫不逆不億而先覺者是賢者之睿明自然而已致知之至亦應能如此不必誠之明也又集注人之情僞者古書稱害曰利害稱急曰緩急所謂情僞亦類此文並揭情僞而意實主僞一邊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

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箋曰微生畝蓋亦鄉先生於孔子爲先輩以其名孔子知之鄉黨戚族中固有尊行高齒者不必論德與隱可也微生畝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微尾古通丘何爲是栖栖者與八字一句言何故如此栖栖也無乃從何字轉出與字乎字疊用是詰問之辭非疑而不決之辭栖栖字與小雅六月棲棲同集傳猶皇皇不安之貌何楷云鳥宿曰棲棲者取其翔集不定之義說文無栖字其圖字下云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棲西或作木妻是西爲棲之本字集韻棲重文作栖鳥棲或从西通作西是栖爲西之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作西遲毛傳棲遲遊息也凡人行緩急皆得言棲微生畝言栖栖猶詩采芣苢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蓋言夫子歷聘諸邦皇皇無定耳漢時本作棲棲楚辭九辯獨邊邊而無所集王逸注孔子棲棲而困厄也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棲簡閱貌義亦同佞如佞佛佞之佞工爲媚悅也不必在口給一僞○疾固也疾如好勇疾貧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皆自疾也固猶陋與舉則不固固哉高叟之爲詩也之固同哀公問寡人固不固爲得聞此言注固陋也左傳定十年吾僞固而授之末注僞爲固陋不知禮者皆可以證疾固正與非敢爲佞呼應是自明其意若以固暗指微生則聖人之心亦不恭甚矣但理本一而不二在夫子未始有意戒歟然而畝之固陋聞之亦可以自愧悟其非只是畝以聖言爲戒非聖人戒之集注乃云其警之亦深全戾經旨矣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後孔子下有對字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箋曰冀北方產良馬因通爲良馬之名此爲驥發所爲稱者乃驥之所以得稱爲驥者發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所謂德亦在力處見之者用其力逆之秦伯逆之皆迎之之義憶讀如億則屢中之億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逆億而先覺者出于有心不免煩擾不逆億而先覺者皆至虛中所溟然而出至靜中所寂然而通逆億原非不好字防奸察伏亦非君子所廢專恃不逆而不億而不能先覺於世道何補只是不逆億而先覺爲難耳中井氏曰詐與不信是一類詐謂今其所言非實情也不信謂今其所要約以實情而後必有背畔也亦字暗含逆億而言朱子謂不逆不億而詐不信聰明人自能覺之如自動言肆知其誘我然王告霍光反昭帝知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數日內之事據朱子此說是先覺有實徵以人之辭貌而覺之以平日素行而覺之以時事不侔而覺之皆先覺也謝顯道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堅冰也此亦謂事有欲兆而覺之也外注楊氏說朱子於或問闢之矣夫不逆不億而先覺者是賢者之睿明自然而已致知之至亦應能如此不必誠之明也又集注人之情僞者古書稱害曰利害稱急曰緩急所謂情僞亦類此文並揭情僞而意實主僞一邊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可謂厚矣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當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箋曰或人所稱不必就老聃言之凡古人言語偶同者往往有之以德報怨是用機變之巧者或以要譽或以懷柔讐人即是詭譎非正德也○直以待怨耳非所謂報也而必言報者承或人報怨之詞也古人問答之道爲爾報有在當下一事在當下或他有舊怨干我其人之爲是爲非當進當退一以理斷而我無與焉這在異時通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伊藤長胤曰怨德者交際之所必有也負恩忘德者無復人理固勿論也一飯必酬睚眦必報俠客武人之所尚而其道近乎刻薄故或者矯之爲以德報怨之說亦猶德多甘之取辱而三緘其口惡位貴之必驕而循增而走過猶不及其弊一也必如夫子之言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而後怨德之報施當其可而行之天下而無所礙所以爲中庸之極也郝敬曰直猶順也理曰直合天理當人心而已懷私報復有意刻薄固非直有意矯薄爲厚亦非直解者動引禮與春秋復君父之讐謂聖人有必報之怨夫君父之讐世上有幾此論士君子涉世存心之常耳未可引君父爲例教學者倘怨也春秋世諸侯脩怨所以大亂南宋諸儒恥其君屈節事虜忘徽欽之讐經筵進講春秋必以攘夷復讐持論學者師宋儒而不通變失之遠矣高中玄曰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爲怨置之不問是匿怨而友微生高之乞醯也可以爲直乎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爲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爲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矣龍伯甘曰毀謗阻厄傾奪此可爲怨乎曰此等逆境自涉世必不能免乃磨煉心性之資又豈可言怨韓信之於淮陰少年直不疑之於同舍郎其盛德事未可以矯情讐之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性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箋曰。莫我知也夫。此歎道之終不行也。史記說苑並以爲獲麟後。喟然而歎。是語非必爲子貢而發。子貢適在傍承之云云耳。與賜也以吾爲多學。豈乎吾道一貫云云。不可一例。文法自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言天弗祐而予不怨焉。人弗用而予不尤焉云爾。夫時命與予。達即天弗祐予也。○下學而上達。上下只是高下淺深而已。皆以人道爲言。上達如盡性知命之類。是也。觀君子上達及注中漸進字。則上達是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也。若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就爲下學。上達。則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便與君子之上達不類。

蓋達字乃不成章不達之達。郝敬曰。易曰。形而下者器也。形而上者道也。道不離器。故但可言上下。而不可分精粗。彼此。然則下學宜何先。曰。先行。世儒誤解格物致知。謂學先知而後行。是以知爲下學。行爲上達也。易云。知崇禮卑。禮履也。即行也。崇效天。卑法地。乾知坤作。知無爲。行有迹。聖人知即是行。學者求知必先行。有行而不知者。未有不行而能知者也。孟子云。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自後儒先知後行。而學術荒矣。凡篇中開示諸賢。皆語以行事。不言性與天道。尚行也。故行者下學也。知者上達也。二氏語上遺下。先知後行。故荒唐無用。後儒踵之。非聖人之教也。○知我者其天乎者。以天對人看。則天字不宜懸空屬理。若泛作理說。理無知。何以能知得聖人。達說亦云。知我者其唯彼蒼之天乎。伊藤長胤曰。先儒解命字。有理與氣之二端。然聖人言命。常就吉凶禍福值遇上爲說。未嘗涉乎理也。此章不怨天之天。既是氣命。則知我其天之天。亦豈可外氣而求焉邪。學者須識所云天者。將何所指哉。人事之所值吉凶禍福。附之偶然。固失于茫昧。而必窮之于理。亦墮于虛無。唯其蒼蒼之中。如有宰之者。可要而不可慢。乃是天也。故湯之願諟天之明命。自脩其德。欲不失璧其命也。夫子天縱之將聖。豈有不爲其所知之理哉。此夫子之所以曰知我者其天乎也。又曰。我知天則各安。所遇無所欣厭憂喜。天知我則自有所恃。不問毀譽榮辱。雖有在彼在此之別。而盛德之至。與天爲一矣。○集注。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古賢煜曰。子貢所以坐未達之罪者。特以不能如曾子之唯耳。然予周覽論語一書。受聖人之教。而更有言者焉。曾子一唯之外。如顏冉之雖不敏。請事斯語。仲弓之居敬行簡。公西華之正性弟子不能學。不過數條。而皆有所由。顏冉陳亢當之誠。仲弓公西華就聖言。述己之見。即曾子之唯。因下文子出門人問。以此判其界限者。顏淵問爲邦。而夫子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之教。仲弓問舉賢才。而夫子有舉爾所知之教。豈可以其不唯。而謂其未達乎。子遊子夏問孝。而夫子亦以不敬何以別乎。與色難之誨。此義平明。不爲歎奧。豈可以其少一唯。斷其必未達乎。大抵聖人因其材而施教。成德達材。明效昭昭。必無不可與言。而失言之患。但或有不能了然於聖言者。如樊遲仁知之問。退問於子夏。至其義理豁然而方已。決不漫然喻過。況子貢之聰穎。子以下。卓卓未見其倫。四安知其非昭然洞知。而不煩再問耶。多學一貫章。集注亦以其不唯。斥其終未悟。恐未必然。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

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箋曰。公伯複姓。見廣韻。馬融云。伯寮魯人。弟子也。蓋弟子籍出自孔氏。史公據以爲傳。並非聖空撰出。不得以王肅家語不載。而轉疑馬注爲誤也。明程敏政以寮爲聖門孟縢。請絕其從祀。得嗚鼓攻之之旨。○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弟子列傳作夫子固有惑志。僚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爲何言。夫子惑於寮之言也。惑者。志爲寮所眩惑之謂。是信寮之譖也。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寮何所得惑。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甸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彊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寮下有也字。今從之。○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猶能二字。含權力雖微之意。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寮之愬。然後使季孫誅寮。以國之常刑殺之。景伯必無不告季孫。而竟自誅寮也。市朝者。劉寶楠曰。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鄉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檀弓。杞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韋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韋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晉尸三郤于朝。明以戮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即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縊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無殺人于朝。及肆朝之文。周官鄉

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爲疑毛奇齡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荀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末爲不可此說深爲得理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古人言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即是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爲二各別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者孔子爲魯司寇子不反兵而鬬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謂之于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

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裡觀墮都之事可見子路之見疑即孔子不用之由故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也劉元日春秋世卿擅權寒畯無由拔新況

三家世柄魯政妨賢妬能已非一日魯君即知孔子之聖亦不能自用之仲由冉求仕季氏季孫重之二子時時稱道其師之賢故季孫薦用之非定公能用孔子也夫子從政即振飭綱紀命子路墮都出甲季孫蓋已陰憚之矣公伯寮因愬子路景伯一片公憤遂欲誅寮不知寮安能爲爲政者季孫也使季孫信孔子之聖而終任之君相之明即道將行之命也不幸寮愬得行夫子不能終於魯君相之惡即道不行之命也君相有造命之權人事即天心所在使季孫不聽寮言彼亦安能如之何哉故曰公伯寮其如命何也不便顯言君相而曰命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若區區言命而謂聖賢用舍皆有天意則君相代天理物之權全用不著弊由錯解命字耳中井積德曰命也猶言天也命無聖凡之別注聖人不待決於命似謬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畏天命又曰五十知天命皆非爲衆人言者中庸居易以俟命亦豈衆人之事聖人若不決於命其決於何物哉又衆注云安子路警伯寮皆文外生義不可從此唯曉景伯使其不出力爭辨而已

伊藤維楨曰聖人之於事有言命者有不言命者蓋於道之行廢世之治亂每必言命而不言命考其由已而不由人也夫衆人雖決於命而不堪其憂苦不知命也賢者雖能委命而不能安焉又以其不眞知命也唯聖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蓋知命之至泰然自安亦靡所動于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辟皇本正平本作避蒼頡篇避去也○次者避之遠近次第也非德之大小次第辟世辟地所辟者有深淺也辟色辟言所以辟者有遲速也賢者所辟有此四者當由所遇不同孟子告子下言古之君子所去三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子華子神氣篇言違世違地違人以違世爲大上違地違人皆其次似以優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辟言以上文辟色爲證則言明屬人君說集注違言二字本於左傳鄭息有違言當解爲違忤之言鄭息爲二國則相與吐違言今專就人君言

則指人君之違言靈公問陳非夫子所欲聞則謂之違言可也聖人有禮貌衰而去即此之辟色也謂吾不能用而行即此之辟言也中井積德曰辟色者避之顏色不相及之處也辟言者避之言語不相及之處也辟世不與惡人同國也辟色不立於惡人之朝也辟言不與惡人言也○玩此章詞意

當是輙環不遇將反魯而自哀傷之詞夫子平日不滿避世之士主此翻覺其是若曰當今之世亦不容使之不避耳如其次辟地辟色辟言究竟不出一個辟字

此與敘逸民而以已殿之同意蓋聖賢之心決無忘世之理若其身則有時而辟世矣夫子亦自云無可無不可若必不肯隱非仍有可不可邪講家多只說聖人不肯隱然於富貴之微情幽思不盡合也○古賀煜曰此意集注引伯夷太公解辟地引孟子禮貌衰而去辟言可見皆爲大賢以上應乎中庸者之行不可以

葉溯羣長往不返一偏之士爲言伯夷太公比之夫子則有間然彼其間西伯養老而來受養一佐武王致王治其應變制宜固非沮溺輩可同日語孔子至仁大德切於憂世一意欲拯斯民於塗炭又與自他聖人不同然其濟時之心潛見之妙固並行不相悖觀其定公初年不仕晚年退而修詩書禮樂固與任底意思者不伸可知夫子亦必有辟世之時苟亂如紂之世未必一時不爲辟世之士但天下有一點可濟之機立出而有爲今日辟世明日立朝今日默可明日辟言其變化時中之妙不惟沮溺荷蓧不敢希望萬一即伯夷太公亦瞠乎後此其所以爲至聖也夫子賢人之評每甚重則此章當與以大賢以上之行爲言夫同一辟世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鑿曰作者謂制作之聖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表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皆言制作禮樂者也夫子思古傷今蓋與鳳鳥不至之歎意相類而七人之爲誰何興疑可也或謂七人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獨曰七人而不斥其名者人皆知之也○此曰作者七人者以其道備而後世則之者也注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思作不可以言隱隱不當以先起也豈謂先隱于本土復走出外境爲起去乎故程子亦以作字爲作者謂聖之作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親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箋曰鄭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人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閻若璩謂此即子路宿處是也據水經注知石門在孔子居宅之西南甚遠子路經此城門以歸孔氏其殆自陳來歟陳在魯之西南○晨門者晨開昏閉並監門之所掌但命職多舉晉爲言此作晨記者以子路宿於石門不及入城故特書晨門對宿字爲文周禮天官閽人賈疏云昏時閉門則此名潮人晨時啓門則論語

謂之晨人。據此賈所見論語晨門。蓋作晨人。但闕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賈以闕人例晨門。非謂晨門即闕人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石門下疊石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孔氏猶言孔家。不曰孔丘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取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也。本文書宿。書晨門。是必孔子轍環四方久矣。使子路歸魯視其家。抵城而門已闔。宿子外之郭門。謂其來何次。日晨興。子路伺門入。門焉者。心爲異之。謂其起何蚤也。想仲由亦自有徬徨待旦情形。發見于外。晨門實者。蓋識子路。故特就而致詢焉。不然城門既大啓後。往來如織。爲能盡執人而問之哉。及子路告以自孔氏。即接口詰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蓋隱于魯門者。固久知魯城中有栖栖之孔某也。故一舉其氏。而已識當下神情爾。○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者。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者。亦是後面子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之意。知字輕看。只是逆料的意。夫春秋之不可復爲唐虞三代。夫子知之矣。顧何忍遽棄之。如慈母愛子。子病不起。終不忍立視。荷有用我者。何將不可爲。夫子嘗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正爲世。不可爲故欲爲之。此正聖人挽轉乾坤。大作用。到歸與之歎。方是眞知其不可也。夫不可爲而爲之。人多疑夫子不知。而晨門於此却做子路曰。是知者也。其識尤高。春秋吏隱儀封人。石門晨門。是也。皆聖人知己也。封人一言。而天心千古不爽。晨門一言。而聖心一人生若揭。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知其不可而不爲。則是荷蕢所謂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聖人不忍也。晨門以夫子爲知其不可而爲之。非識夫子也。此深知聖心者也。但看下章。旣然矣。凡隱者不顯姓名者。晦跡之極密者也。且彼有言而夫子不之辨者。爲其言稱旨。故也。除此章。唯儀封人接輿有是。○末當。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箋曰。荷蕢。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詩商頌。百祿是何。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傳。何。任也。箋云。謂擔負。今作荷者。假借。漢書何武等傳。蕢。以一蕢障江河。李賢注。蕢。草器所以盛土也。過。孔氏之門。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氏作子。氏。鮑家本。居不可謂孔氏。古本似是。○有心哉。擊磬乎。本文明有過孔氏之門五字。則聞磬聲。明知是孔氏所擊也。不然。下文莫己知句。無所由出也。不當作專因磬聲。知之。有心哉。猶言有一種心腸。荷蕢蓋初聞而怪。其聲之非常。未可說到心不忘。

則揭。此處引詩。與他處不同。他處上有詩云字。下有找句。如其斯之謂與。此之謂也之類。此處則是荷蕢吟咏而去。不復再贅一詞。只借作自家語。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勿以淺深分配治亂。說古賀煜曰。據舊說。攝衣涉水之衣。眞衣。而以衣涉水之衣。是涉水褌。二衣。殊。夫以衣涉水。攝衣涉水。蓋對而言。則二衣必是同物。不可析爲二也。春秋傳。師克左右之日。以當時凡據邑提兵。皆曰以。以有提持之意。故手持物。亦可謂之以。以衣涉水曰厲。言水之尚淺。可揭衣以渡。水之深也。必解衣持之。負戴以涉也。毛傳以衣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毛說雖會白不。蓋水由帶以上。則衣不復可揭。故脫而持之也。衣裳對言。則二。混說。則一。揭褰者。齊集注以齊衣下緣。兩手摳衣解之。朱子又嘗云。摳齊者。是謹恐上階時蹈。褰。有顧仆之患。其義極明。可見厲揭。皆是裳也。但解衣而涉。全露其體。殊爲失禮。故古人別有涉水之衣。以蔽下體。蔡懷夢釋之外別著。所謂涉濡褌者也。然言解衣以渡。則著涉水之褌。自不煩言。舊說云。亦是足考古制之遺。但直以涉水之衣。解以衣之衣。則不通矣。潛維城曰。爾雅。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緣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詩毛傳同。戴震毛鄭詩攷正云。旣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以與時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說文。砯。厲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砯。字又作渳。省用厲。鄭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并稱厲。固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上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

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並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巫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櫂舟航以橫厲兮又云橫汨羅以下濁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手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訓問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經義述聞亦曰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即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涉爲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爲橋而曰水之名非謂橋梁也自當从雅訓爲是且深則厲淺則揭相對爲文若以厲爲橋而曰水之深則橋爲石橋也水經注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段注說文云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砅爲履石渡水也說文以砅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仞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履石渡水也釋文引韓詩云手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訓問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

水乃水之至淺尚無待於揭衣者其與深則厲絕然二事明矣厲砅二字同音故詩容有作砅者許偁以明假借其或然歟淺則揭過庶條曰揭从手以手褰衣裳而過故曰揭說文涉徒行厲水也鄭注論語云由帶以上爲厲知涉者正藉乎厲而後渡雅取對詁鄭據散文其說可通也陳澧謂釋水云由帶以上爲厲知涉者正藉乎厲下爲揭由帶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蓋分上下也○果哉末之難矣言果於棄世哉如此則易矣然我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有不可已者故也果哉與有心哉對有心哉是荷蕢知夫子果哉是夫子知荷蕢末之難句正是果哉轉語與上既而曰節對夫八音皆可娛情夫子之擊磬悲

憫之懷不覺流露故荷蕢聞而知之其規夫子以深厲淺揭蓋自以爲得作止之宜夫子以爲果且謂非難則夫子之難可知矣蓋荷蕢之流其初亦欲濟世因世不可爲則忽然置之第求可以全身雖亦高尚卻非天地之心譬如人見人不善則惡之甚且不能堪之賢者則度外置之不與之校聖人則忘其禍我拂我而

憫其無知更忽有以委曲教化之此聖心所以如天也○吳英曰諸侯年表曰衛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此說孔子來是也是年祿非也司馬氏因書孔子來而連文書之爾其實孔子適衛無君者有一二年之久而後得仕于衛亦不及一載而即去也大抵孔子周遊四方所仕之國得之難而失之易爾蓋孔子所以至衛原非有望于無道之靈公一則因衛多君子雖無君而有臣矣一則以魯晉士會奔秦六卿猶知謀所以返之安知桓衛接壤孔子雖去魯而猶有餘望于魯晉士會奔秦六卿猶知謀所以返之安知桓衛子既嘗爲見行可之仕而不能悔而迎之乎故孔子至衛正不遽求仕進也即其主于顏濁鄒衛之大夫也大夫之家豈有荷蕢者得聞其磬聲于門外者乎又豈顏氏之館而可稱孔氏之門者乎又豈初至衛既館于大夫之家而後卻徙居于一廛之宅乎後儒不論及此者豈非誤于史記謂孔子五適衛而五去衛也歟荷蕢者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正孔子初至衛而未能即有遇合之一證也於衛主顏讎由孟子注曰顏讎由衛賢大夫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據此知讎由又孔子弟子也孟子引以證不又曰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據此知顏濁鄒家據此知顏濁鄒即顏讎由也世家主讎直待人之實然孔子豈特不苟于所主哉時并未能即有所主之家可知也其後乃主于讎由之家則初未遽欲仕于其至哉論語有子擊磬于衛之文則初至

朝可知也其後乃雖由受業于孔子而進之于靈公又可知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命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鑾曰諒陰假借字故或作梁闇或作諒闇或作諒庵而其義皆爲梁庵即諸侯以上凶廬也鄭讀闇如鶉鶉之鶉與其音耳鶉鶉之鶉與庵同音天子諸侯始死其子居倚廬既葬柱所倚之木以起之翦齊其茅謂之梁庵儀禮所云翦屏柱楣是也若訓信默則與下文不言相複矣劉寶楠曰書云者伏生大傳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其無逸注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讀如庵庵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叚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涼亦叚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說葛洪曰橫一木長梁于東墻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

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亦名梁既葬泥之障以蔽風愚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聖釋名曰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廬成謂聖室者壘塹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偶壘塹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塹之加聖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故禮間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戶北面練居堊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倚之木即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入或以苫蔽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將所橫臥於地之長梁拄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柱楣者謂有柱有楣也梁闇以喪廬稱之文選閒居賦注以爲寒涼幽闇之處此望文爲義非古訓也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此僞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釋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闇解爲喪廬不用其師說也○不言不言及國政也○古之人皆然夫子言古之人皆然以當時不能然也周之賓王亦在古之人三字之內但此古之人言天子諸侯而大夫以下不與焉故下以諸侯證其皆然也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君薨本稱諸侯之辭此乃通天子而言蓋舉禮文也檀弓載此作胡爲其不然也則下受以天子之禮此曰古之人皆然則下受以諸侯之禮文各有所宜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總己大

小事一聽冢宰也。蓋百官職內務。此事聽冢宰處分。則未見冢宰威重。百官推崇之意。但總舉百官職內事。皆聽于冢宰之處分。方始見冢宰權任之至重。百官約言。非謂官止百耳。周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攷之周禮。天子之官。公卿大夫以至上中下士。共官二萬五千二百六十有奇。諸侯之官不與焉。冢大也。裁割曰宰。冢宰上卿也。聽於冢宰。天子諸侯無別。左傳羽父求大宰。又曰。武請於冢宰。諸侯亦同。是名可知。○此章主意在不言而不在三年。故孔子以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以明之。丘瑾山曰。嗣主委君道以伸子道。百官盡臣職以承相職。此天下忠孝相成之大關也。昔周公負扆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不得不變。故康王葬畢遂即位。而漢文以日易月之制。亦世道江河不返也。但服制奪於世變。哀戚本乎至情。當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衰服居外朝。以衰服居內殿。斯兩全也。陸稼書曰。衰服不若繼爲允安。按丘說。蓋召公鑒已往之繼矣。然則此制之廢。自周始也。故書詳紀之。與蓋天子之治國事。如臣庶之治家事。委家事於奴僕。必擇其賢者。而況國事乎。苟無周召之臣。何取不言之制。丘陸之說。適於時變。又不失聖人之意。可謂通儒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蘇曰。禮者本天地高卑之常。而辨之等列。是上焉者所以總攝四海之樞也。上之好禮內自誠意心辭讓之真。而立之品節。是上焉者所以整齊萬民之具也。本末相因。表裏相成。而人之所以爲人。其道一而已。故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四十一 崇文院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雲帝。

蘇曰。子路之不足於君子。不在政事。而在修德。故夫子告以此也。若夫子路而剛烈自抑。恭敬修己。以充君子之德。其安百姓。豈獨千乘而已哉。是夫子之所望於子路。而子路之終所不能及者也。修己以敬。參看下修己以安人句。知此句當解爲子路之終所不能及者也。修己以敬。不可解爲以敬修己。己者對人之稱。修己者。修身也。以字緊承上文。將去下二以字並同。敬原該動靜內外。本文敬字專指發見於事爲上。其實脩己即既是敬。脩己以敬。言自內達之外也。故下文言修己以安人。安天下。不復言以敬。而以敬自在其中。脩有二義。天眞不足。則用脩以補之。氣質有餘。則用脩以治之。不脩之己。只一味情識用事。遺情識。便自封自隔。對面之甘苦不能共。一家之痾癢不能通。其不能安人。安百姓。可知也。能脩之己。爲戒懼獨慎。便純是天理流行。遺天性便共立共達。以乾坤爲父母。以民物爲胞與。其能安人安百姓。亦可知也。正平本敬下有人字。○脩己以安人。凡人與民對者。人指士大夫。此人與百姓對。義亦同。○堯舜之爲大耳。非不可加之。堯舜其猶病諸。諸履軒曰。病諸。以見安百姓之爲大耳。非不可加之。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四十二 崇文院

蘇曰。原壤。左傳有原繁。原仲。孔子弟子有原憲。則原其氏。壤其名也。檀弓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蓋孔子爲其人親治其母之槨。則知其在鄉黨。爲故相親狎之人也。夷與蹲同。廣雅釋詁。蹲。踞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郤負戴而蹲踞。蹲踞連文。同義。說文。居。蹲也。蹲。居也。古人跪與坐皆郤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脛。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脛。聳其郤曰蹲。但踞坐。脛。故脛可叩也。邢云。蹲卽坐。非也。或以踞爲箕踞。然箕踞者。坐臀伸兩脚。其形如箕。故曰箕踞。與踞又別。爾雅釋詁。俟。待也。俟與俟同。禮尊客至則擯以迎。降等之客立而待。夷踞以俟。非禮也。夷。俟。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豈爲我輩設。堆卽此意。○幼而不孫弟。皇本正平本孫弟作遜悌。孫。遜之本字。壤年小。於孔子。故數其少時不孫之狀。○長而無述。述者。是無可述以傳於人。非無爲人所稱述。○老而不死。是爲賊。履軒曰。賊謂盜賊。凡盜與賊對者。有分辨。若單言之。相通無辨。不孫無述之人。不當享耆壽之福者。乃老而不死。是竊福也。故謂爲賊耳。是非其有而取之之義矣。非敗常亂俗之謂。皇本賊下有也字。○以杖叩其脛。杖。以扶老。古者六十杖于鄉。原壤稱老夫子。謂之曰。不弟。則夫子年愈長矣。皇疏。膝上曰脛。膝下曰脛。可從。說文。脛。胻也。胻。脛也。段注。郭下踝上曰脛。尚猶頭也。脛近膝者曰胻。言脛則統胻也。釋名。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原裘簡敖

放埋超然自遠蓋古之遺狂亦一世之高士耳與孔子故相親狎故以杖叩其脛亦以嚴行之耳君子愷悌之德由是可見而孔門無異同堅白之辨亦可由以知

爲謝廷龍曰周之末世有褒死發盆而歌自以爲運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爲禮如子皮琴張者母死登木而歌自以爲孝如原壤者蓋將以爛世未必出其誠心後來晉阮籍母卒飲酒一號嘔血哀毀骨立時稱爲死孝想原壤亦是此種故爲放誕而至性却過人不留聖人何爲念其親故若爲弗聞也者竟不一爲

貢平劉沅曰夫子問禮於老子嘆爲猶龍而史記家語曾子問雜見於諸書者皆身心之學後世異端假名老子此章朱子以爲老氏之流然老子之告夫子也曰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而矜氣與驕態泰色與淫聲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云云而曾子問所稱析理於毫芒尤可想見其精密之致曷嘗以放蕩教

人哉若原壤之流出於衰周蓋亦事勢所趨自然有此一種狂生其出來固可溯也周制禮度詳密然儀文繁縟積久人多厭苦又益以虛文虛意之流習儀以亟

毫無眞誠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皆指當時之弊也原壤之流乘時而出以放曠不羈之行矯虛文汪苦之失一切散髮箕踞白眼掉

頭之習紛然作矣以孔門禮法森嚴而拳張皆皆牧皮稱爲狂士蓋當時習尚所趨不易矯正使非杏壇雨露琴會數人已爲王何稽阮原壤爲夫子幼交密邇化

神老猶蕩檢世運所趨夫子一介布衣將奈之何哉後儒不以夫子之費老子爲據而以異端之託老子爲據亦見其惑矣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箋曰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闕里即闕黨黨字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曼相圍之東北也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禮弓

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曾子子夏皆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間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爲異散文則通也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

漢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觀漢高帝以大牢祠孔子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餘步即靈光殿基二者與闕里無涉闕若璫混三者爲一非也顧炎武撰肇城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百詩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朱竹垞曰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郛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蓋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世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遺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位之

論語闕黨篇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曰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爲認矣皇

本正平本將命下有矣字將命者此童子爲其黨之人將命非爲孔子將命亦非孔子使之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爲求益也益者謂有志將有進益之人也如三

友三樂之益者非指既有進益者○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就席角而坐所謂隅坐也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是也先生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曲禮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肩隨即雁行也○欲速成者也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

看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一齋曰闕黨童子將命是童子在闕黨將命故及或問之則夫子得學其所目睹以證其非求益者耳

使其果在孔氏則夫子門內事固當有教安得徒見其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而聽其自縱乎劉沅曰古者賓主相見其儀文繁重委曲非嫻習禮樂者不能童子年

十五上下正學樂誦詩象勺之時隨坐隨行乃其本職孔門成人甚衆與賓客言自有彬彬文學之士豈有夫子遽使童子將命之理故不曰子使童子將命而曰

闕黨童子將命試將士村見禮細玩便知將命非童子所能若如後世傳名投刺一童子固優爲之而當時禮制之嚴孔門規矩之肅必不然也然則孔門童子何

有應對進退之學曰應對進退即是追隨杖履父兄師長之前習爲敬讓待其儀文習熟心氣和平既冠以後則可以出而應賓客矣非命專爲將命古者童子不

冠笄不衣裘裳不佩觿不敢當韓曲禮少儀內則所記凡屬童子之事皆無言及將命者其他多成人之事此章若作夫子使童子將命解試思衣冠禮制何以

通也

竹添光鴻會箋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學。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箋曰。陳。釋文作陣。云本今作陳。顧氏家訓書證篇謂陳字當用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諸字書皆無別字。惟王羲之小學章。獨阜旁作車。據此則晉時俗體也。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陳列之名。春秋時諸侯多別制陳法。如鄭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荊尸。類皆是。○俎豆禮器陳設。故與軍旅陳列對言。且不曰禮而曰俎豆。亦兼諸言爲宜。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楶。周以房。俎。鄭注。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楶之言柷。柷根也。謂曲桷之也。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又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獻音喬。喬。嶠義。三禮圖。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皆豆也。俎載牲體。豆盛醢醬及諸濡物。俎與鼎並列。正鼎九。則俎亦九。陪鼎三。則俎亦三。豆與籩分行。羞籩八。羞豆亦八。加籩八。加豆亦八。古賀煜曰。明王道嚴。曰。以俎豆之事用軍旅。則爲帝王仁義之師。不以俎豆之事用軍旅。則爲列國吞噬之習。然則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詞以爲拒也。此章明儒之解。大都若此。夫俎豆之事用軍旅。則爲一者。在古未爲全無。殺以祝禮樂。而教詩書。擅居元帥之任。則合俎豆軍旅而爲一者。在古未爲全無。但施於此章。則難通。猶之舉大和元氣。則陰陽二氣自在其中。討論春生秋殺。則春生斷然屬陽。秋殺確然屬陰。此章之俎豆亦然。蓋舉其全相反者。以鉞砭之。決不可混。蓋靈公本無道之君。生平兇暴之行。無所不至。今若問責。已悛愚之事。猶可與有爲。乃首以軍旅爲意。是傳虎翼也。故夫子速去之耳。俎豆軍旅合一之論。其理頗高。只可以告賢明之主。豈可以遽語夫不明無道之主耶。且若在靈公問陣。未爲失。特未達所以爲軍旅之本。於夫子答語之旨。未瞭然。則其爲失亦微。聖人乃決然去之。如將浼然。無乃流於昐昐小丈夫之行乎。○左傳定公七年。衛靈與齊景公會於沙。爲叛晉也。定八年。與晉趙鞅盟於鄟澤。則欲伐晉矣。故定九年。衛與齊伐晉。克夷儀。是後定十三年。衛又與齊伐晉。國五鹿。蓋是時晉定失政。齊景頗強。諸侯苦晉政多門。而衛靈尤與晉人有隙。是以講求陳法。留意兵。非泛問也。以春秋推之。靈公蓋於秋前問陳。欲教范氏伐晉制勝也。孔子不對軍旅之事。伐盟主。助逆臣。不忍助也。不啻此而已。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是時蒯聵出亡。公年老而無嫡嗣。欲其修身齊家。夫婦父子之間。講求禮讓。靖內爲急。蓋逆知其內亂將作。故爲此言導之。正是夫子教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而自悟之耳。若只主修文抑武話頭。便是迂論。吳英曰。明日遂行。與接淅而行正同。皆去官也。孟子所謂可以速則速也。在官則所繫大。故不可遲。若不在官而衛君有此問。則孔子雖行亦可遲。不必明日行。即明日行。而不必曰遂行也。遂行者。決然不可留之意也。然此行亦非初適衛時。孔子初適衛。衛靈不知孔子。故有擊磬之聲也。郊迎當在是年之春。問陳遂行當在是年之秋。世家于衛靈時。孔子凡四適衛。不知衛靈時惟兩適。其初適意不在衛。其後則來聘也。若非來聘。衛靈安知孔子來而郊迎乎。而何嘗有四適衛耶。又曰。孟子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孔子世家曰。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衛侯年表曰。孔子來祿之如魯。據此知衛亦以卿祿待孔子也。稱此而爲交際問餽燕饗之屬。亦從其隆。如世家謂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亦其一也。蓋聘于魯。而使人迎于郊也。故曰。際可。若惟厚祿。極可謂之公養。不得爲際可。然此際可亦不驟得也。春秋定公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瑕。十四年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此兩時衛君不在朝。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蓋前此之衛國。不知用孔子。孔子雖已在衛。雖由尚未薦達。可知也。雖由未薦達者。其時雖由尚未見孔子也。孔子去魯之日。子路猶爲季氏宰。孔子忽忽不稅冕而行。子路繫于一邑之萬。爲際可之仕。當已虛過三年矣。此三年間。孔子所謂吾自衛反魯。在斯時也。孔子仕衛。靈公問魯祿。祿之如魯。蓋在魯哀元年春夏之間。歟。然仕衛亦不久。當不及一載。在衛靈四十一年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子路慍。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耳。○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箋曰。呂氏春秋慎人篇高注。連引問陳絕糧兩事。而皇邢本。又以明日遂行。屬此節之首。合爲一章。無疑矣。時吳伐陳。陳乏食。遂有絕糧之厄。知其非兵圍者。此年春。陳閔公從昭王圍蔡。陳與蔡爲仇。豈復與蔡大夫謀圍孔子。蔡請遷於吳。亦不暇圍孔子矣。周官廩人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詩公劉。乃裹餱糧。是糧爲行食。夫子時在道。故稱糧。皇本正平本作粮。俗體。○病莫能興。病只是饑病。家語困誓篇云。絕糧七日。弟子餒病。是也。○子路慍。慍句絕。言怫鬱不自禁

也非慍孔子慍字詳于學而篇〇見曰見是見於孔子也非慍見於顏色〇君子亦有窮乎正平本南宗本亦下無有字〇君子固窮固字只是認做常事不容疑
慍與其士之常語意相類以固字答上文有字文勢乃相應程子曰固守其窮此說非也子路胸襟本自廣大因不忍孔子受此厄故不覺其挾小爾答以君子以
窮爲乎常不足爲怪此正與慍見之言相針對也若謂固守其窮此言甚臨與聖人氣象不相似何足使慍見之心胸豁然開朗乎況此窮厄是近取之非由來有
此窮也何謂之守乎〇小人窮斯濫矣說文濫氾也水氾濫則至濆溢小人窮則激而失守是小人有濫無窮也見小人不肯窮而知君子安於窮佐藤坦曰此一
句蓋深中子路之病夫子當此亂離之際其告門人孺容和易察其所蔽而開發之無以異於平素即是君子因窮之實了路慍溢顏面發於聲音即是小人窮斯
濫之兆細看二句恰似夫子自寫出自下横禮〇吳英曰孟子曰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
臣論辭注引孔注曰孔子去衛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撻此知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乃一時之事也在魯哀元年之秋也記者不
曰子在陳而直曰在陳則連上爲一事而非別自爲一事矣孟子既謂不悅于魯衛則其指明日遂行可知也而即謂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則其指在陳絕糧
之曰可知也子曰從我于陳蔡者孟子曰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間則絕糧在陳蔡之問也乃絕糧既與上文爲一時而其所以乏食之故不因于畏于匡而又因于
兵亂者提于匡猶不至絕糧惟彼兵有絕糧也左哀元年傳曰秋八月吳侵陳修喜怨也蓋孔子過匡遂至陳蔡之間將以適楚爾而不遑吳師適經蔡侵陳孔子
在陳蔡之間阻不得行故所攜之糧盡而被兵之地人皆曉怨雖糧絕而不宜于入故從者病莫能興也此時楚昭王有賢名而楚遠于宋孔子過匡之後將適楚
爲出于魋之所不意惟適楚故路經陳蔡也然不圖吳師日延州來北侵陳之東南故陳蔡之間皆爲吳師援害道路不通而資糧乏絕也一時之連遭厄難所謂
君子有窮也鄉黨圖攷云孟子云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間言間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
相近新蔡在陳南絕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孔子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謂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于楚論語記在陳絕糧不必即去衛如陳之年也絕
糧蓋道塗資用乏絕不必有兵圍也此說非也在陳絕糧飢餓于陳之上地也而孔子自謂從我于陳蔡孟子謂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間者當時路有陳蔡錯壤之
地故云陳蔡故云陳蔡之間也畏匡之餘攜糧或少乏者食粟貴矣而未入國都爲兵所阻故絕糧而至于病莫能興及路通而入國乃得市下司城貞子此其所
以既曰在陳又曰陳蔡又曰陳蔡之間雖曰陳蔡之間其實陳之土地也豈得拘之間二字耶至于其後適楚適蔡蔡已爲楚邑不得與國同稱陳蔡之間而況自
宋自匡以至于陳蔡之間其路遠故絕糧若自陳至蔡出此人彼其路非遠何至絕糧卽乏食不過一日之飢何至于病而愼脩謂道塗資用乏絕不必有兵圍者
無兵圍而時又適隔過宋過匡之難而不相涉則此時孔子與陳之君臣相得已入何至云無上下之交而資斧乏絕卽借謂孔子車轍已離陳國纔爲兵所截不
待適蔡又不得反陳乃致絕糧然昔者初至于陳吳楚未識孔子其後吳楚皆嘗致饋于孔子卽有兵無亦可詞告而出之何至于病況其謂資用乏絕不必有兵

圍耶原其意殆以爲惟自陳至新蔡故路經陳蔡之間若自匡至陳則路徑達陳不必經陳蔡之間歟然孔子之遭宋難出于意外自宋過匡入陳但爲避禍之計
而已非有意于仕陳而適陳也然則孔子當時路經陳蔡間者安知非本欲適楚而非適陳怨又爲吳師所困而飢病之日陳侯鬭鄖之孟子所謂朝不食夕
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使飢餓于吾土地周之亦可受也者是也因而仕于陳之朝故孟子以爲古君子三仕之一也然則孔子之欲適楚出于畏匡之
餘初無先之以夏又申之以冉有也既爲陳侯聞鄖而仕于陳遂不果適楚矣此所以後儒但知孔子去衛適陳而不知其間有將適楚之意也其後至楚于迎
孔子而後去陳檀弓所謂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者在居陳時爲而娶之匡爲宋衛陳鄭之歸禮而陳蔡之間又爲陳蔡之歸壤也司城貞子而城爲陳宦貞
子爲陳侯同姓之臣也稱司城所以表其貴稱其證貞子所以表其賢而不稱姓者惟其與陳爲族姓也集注曰陳侯名周此說非也周至也論語曰雖有周親謂
至親之臣也孔子阨于陳蔡其君其大夫何從而知之故曰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及入國即得傾蓋之交矣孔子去衛之後五年于外而淹留在陳
之日爲多則陳侯豈非賢君乎而其始相識于匡由貞子也不賢而能之乎孟子以司城官表其貴以證貞子表其實而猶未已復言其爲親戚臣以表其榮復
言其爲賢君之貴賤以表其難得之榮正謂孔子遭厄難猶尚有大賢臣而主之猶尚有實君之親臣而主之也蓋天壤間賢不肯自有其類故自相爲羣易月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有莫之致而至者矣而趙氏反謂貞子非大賢臣砥以陳侯後日失國爾然陳侯之失國遇惡氣之楚也侖也其可不罪楚之貪戾不仁而反貪
陳之失國遂及于司城貞子耶陳侯盈滑公見于史記而孟子不曰爲滑公周臣而云爲陳侯周臣者滑非奧證爲賢者諱也而趙氏謂爲楚所滅故無證何其謬
歟陳侯名越亦見于史記而以周爲名殆以爲陳侯失國而名之何其又謬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〇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〇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

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
以此曾子復深喩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
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鑑曰學是未知而求知識是已知而記識之不失所知二字勿囫圇看中井積德日夫子之德行應事接物無所滯莫不達時人觀之以爲多學强識如豈積萬貿
以待沽者也人人自以爲漫學無記性用此絕意爲不可企及也雖子貢之聰敏亦未免於此故夫子問而發之也非以子貢之多學能識而告以所本也皇本作

平本女作汝。

○然非與然者然孔子之言也非與者承問而反問也非方信忽疑之說蓋述曰先儒謂曾子之聞一貫直應曰唯而子貢曰然非與不能直應無疑是其不遽曾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詔門人若當應之必不默然無言而獨記曾子之唯者爲下文門人不解而問曾子張本耳若子貢乃因孔子先以云云問之故有然非與之答曾子則未嘗有此一問而直告之故不容多此一答也今試取參乎章刪曾子曰唯四字則下文門人之問無根取多學章增子貢曰唯四字則贅而無味矣讀古人書當細玩其前後文義不得強取一二字句爲其人優劣也○予一以貫之猶前章告曾子之詞蓋示以用功之地也此一字非對萬而言之一乃統萬爲一之一詳里仁篇夫子本意只言天下之事萬變天下之理萬殊遇一事用一心窮一理用一心則以有涯隨無涯外有參差所內多窒閡其能泛應曲當時出不窮者寡矣此一字只是一數非一字別有一物可以供左提右挈之用也蓋天下之事一理天下之理一原涵萬理於一心盡萬事於心則以大本行大道內無蒙塞斯外無支離若曰天下之理本有萬亦有一子貢只理會萬處不知理會一處夫子示以即此一貫此萬則理本如此何待言以水譬之人特患逐條末窮源耳若已逐條窮源矣則其所謂一尚待告耶焦循曰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即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波已以成物也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者忠恕也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

志忠恕者絜矩也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佐藤坦曰注謂曾子一貫以行言而此以知言此譯說也聖門之教無行外之知無知外之行即是一貫若謂知行各有一貫則是二貫而可乎吳英曰爲學工夫有異而理無異第四篇以行言知在其中矣此以知言行在其中矣工夫之異也至于道之一貫則不分知行行者即行此所知之一貫知者即知此所行之一貫豈予一以貫之有異于吾道一以貫之耶集注以知言以行言者偏就多識與忠恕入德工夫而言爾非謂孔子兩傳一貫一以行言一以知言也○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概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然識於言意之表矣或以爲子貢不能如曾子之唯是殆不然方聞聖言乃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教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豈爲不能知乎或者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子閔子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通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語之矣又德輶如毛無聲無臭皆與一貫無干涉不得傳會作說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得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偶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籀曰夫何爲哉與無爲相應是複說上文正南面者南面也如陽貨篇正墻面及可儀職不正其主面之正猶謂正面南正面增不正面其主也恭己正南面是夫子形容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或問云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聖人恭己之道則必怠情放肆宴安鴆毒而其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也據此則恭己一句寓無爲之神乃於聖人地平天成之宇宙來此持盈保泰之精微而已二字非輕撇之說也否則與後世之端拱何以異爲○禮記其明樂治其幽舜非無爲之世大賢登于朝大好斥于下舜更非無爲之主不知以舜德行舜之事有所經營者在其先而無所矯拂者在其後有所設施者在其外而無所造作者在其中所謂無爲而治者非全無爲也須其自然而無所作爲孟子謂行無事是也如欽若昊天因其度耳敬授人時因其宜耳敬敷五教因其性

耳何嘗以有爲與之耶中井積德曰舜無爲之治三十有餘載矣是古今盛事故無爲專以贊舜者不可他及註紹堯之後句蓋以此作無爲之由也未允夫堯大有爲而未盡故其禪位也曰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蓋使其盡行三載間所言者也舜更大有爲之君其初五典四門百揆時敘及攝位在璣衡修祭祀朝覲所巡守律度量衡定禮制刑誅四凶肇十二州及堯崩即位乃舉十六相定考績畫九州分背三苗是後全然無事始是無爲而治者云然則舜之無爲是其有爲之旗庸矣非紹堯之故彰彰又曰舜之無爲與老聃之無爲猶天淵也老聃凡當爲者皆禁弗爲也舜其當爲者樂數爲之天下無復當爲者又舉賢才任用之然後無爲也註蓋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是沒舜當初三十年大作爲也又云不見其有爲之迹嘘舜三十年有爲之迹滿天下而云不見迹可乎又曰恭己唯穆穆可以形容之與莊敬堂堂者異又曰舜之恭己與堯之允恭正同並從旁觀言之宜見出其恭而安氣象亦是自然不涉作爲註敬德之容未圓切勿評舜作後世持敬家之流又曰恭唯有遜順之意絕無莊嚴之氣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

籀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此眞知全是沉潛體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所以爲鮮佐藤坦曰躬踐而知之即是知人之所得於天者即是德知字有工夫德字無工夫此章正是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之意○圖外注本于王肅頗涉穿鑿當削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〇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

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

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〇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

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籑曰子張學事多泥滯不如意故問所以行亦切問也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是此問亦在絕糧時邢疏以子張年少爲疑不

必疑也〇言忠信者盡己之謂忠就言說則言如是心亦如是心與口不相違是忠也只是不欺君以實之謂信言爲必踐而不食其言是以實也忠與信當如是

分別單言則相該〇行篤敬者篤是忠厚不刻薄敬是謹慎不放肆篤自篤敬自敬行篤敬猶云言忠信忠信雖相類明是二事可見南軒敬篤於敬之說非是蓋

言曰信行曰篤古之道也而此信與忠配篤與敬合者上行於人倫交際者言之也言故實信亦惟出於忠愛懇到之意則莫所不行矣故當篤厚亦須必敬慎

則參所不行矣〇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二句言不相離也立與在輿通指言曲體雖坐雖立毋往參焉語解爲往爲三顛覺牽強不如從參合義爲安朱子引曲

禮亦必解爲參合參同之義不然以參爲三與我相參句豈復成文乎且此章聖人揭忠信篤敬諄諄子張惟言其與之參合不離而足矣乃謂其忠信篤敬與我爲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七　崇文院

三乎〇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謂在車中也軛式較內謂之輿大車名之衡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衡兩旁下有曲木叉馬頸

輿之軛衡軛本二物注以軛釋衡意倚木晰參非眞參也倚非眞倚也只是有常日在之之意日立日在輿只是舉兩件做例見得無時無處不如此兩則字是工

前倚衡爲常有其理朱子皆謂不然曰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實之於言行之實而徒目存其理而不奔亦

何循操此則注中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兩句是補出參前倚衡前面丁夫隨其所在當若有見三句是正釋參前倚衡當下神氣夫然後一言一行以下

乃矣實參前倚衡熟極效驗耳佐藤坦曰忠信篤敬即是誠意參前倚衡則思誠之功也〇書諸紳者謂書大子語於紳也蓋了張之於行事威儀才驗非其所不

足但使其言行苟不忘忠信篤敬隨其所在常如有見則州里蠻貊莫適而不行也當時門弟子之間教蓋皆退後簡記之猶後世有語錄子張既聞孔子斯言欲

奉而不失墜故書之於紳也書座猶有簡時書紳則無時釋矣紳二乖其一書忠循其一書篤敬說文書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書紳者以筆書紳也易傳

言書契刀墨曰契筆識曰書也遺言載筆詩言彤管爾雅不律謂之筆魯語里革言覺筆皆筆畫安十士萬皆言東筆管子言削方盈筆晏子言擁札操筆莊子言

紙筆和器是古有筆之證後人疑筆始蒙恬遂以書紳爲帶文非也玉藻說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

辟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辟讀如字即裨積之裨率即緶者律謂緶緝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即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〇中并積德

已是尊不當論資質高下若諸滓渾化天地同體亦太深康莊敬持養亦於是學無所當又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必併論爲伊藤長胤曰古忠信行篤敬亦亦學

人之教專在庸言庸行而不可向上面求虛遠之理可從而知矣此言也平易明白今世稍識字者不待講解而皆能通曉問其得之於身則能得其效者大

下亦幾人哉所謂三歲孩兒解悟八十老翁行不得者正此事也乃徹上徹下之道聖神功化之極亦不過此然行之不實如存如亡乍作乍輟卻亦當是其驗

哉必也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心心念念無少間斷而後可以得有矣先儒有鞭辟近裏之說有渣滓渾化之喩皆爲反觀內省克去人欲之工夫蓋因

夫子之言有一敬字而遂敷衍其說者知其與聖人之旨大有霄壤之隔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

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

出亦其事也〇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八　崇文院

瑩曰眞九年傳有史趙史墨史龜注曰皆晉史則史是官名也襄二十九年傳有史狗史鰌注曰史朝之子則史是氏也杜紀事年表云衞別族有石氏孔氏史氏

無考集注史官名誤古人以矢喩直故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大東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可以見已直兼言行說大于首曰直

哉史魚繼之曰邦有道如矢云云以言其直之實也猶下節曰君子哉蘧伯玉而下晉其出處之實也蓋就史鰌平生制行上言之不必以尸諫而言且如矢者有奮

不顧躬之意若死後尸諫可謂忠矣而未的應於如矢之直注故字未穩〇伯玉仕靈公似非在有道時然夫子稱其以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是靈公非不知人者有道淺淺看中井氏曰仕謂立朝任職也則其不仕亦謂退處閑散也非必納邑致仕如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其罷黜之時亦未必寒

混士矣凡世之人雖謝官家居亦無讖綬之患又曰可卷而懷之是旁評之語卷懷以布帛而喩也其斂藏之至如可卷懷者然也諸家多作伯玉自卷懷處以

可字作能字大誤正平本懷下之作也黃式三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衞甯喜弒其君剽蘧伯玉身遺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

而左氏爲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此爲說者並通論說孔子之再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衞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

襄公之十四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構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雖意欲收拾人心籍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遠夫衎

弗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甯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懷懷矣其答甯喜

則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問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顧震滄大事表以三大義責伯玉上者正色直辭以折之次者乞師大國以討之其又次者遺之深山終身不仕此三策也豈容責不與時政之伯玉乎甫上全氏曰伯玉之力不足以誅孫甯卽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卽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全氏此說以伯玉期謀而去爲義所宜矣然全氏又謂既去而返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責伯玉以再仕不知其何所據而斷爲再仕也夫二子之論一以左氏爲非實錄一以近關之出爲別有一人而左氏爲誤此皆因伯玉之賢見稱於聖人不敢不以左氏爲疑然則伯玉之賢使不有聖人之定論而後儒如顧氏者將據左氏之文而貶伯玉於人表之下矣論古之士其慎之哉○此是兩大夫合傳總是贊嘆口氣非有優劣兩大夫之處有道無道大率相同而魚之逝蛟玉之遁圓一真之夙性一得之涵養伯玉見仕于衛卷懷非隱遯也只就他作用韜晦不露丰顏以攖禍患此便是他涵養處故曰君子二子皆衛扶亂之臣而一則不能遂其如矢之節一則使其常爲卷懷之人此衛之所以衰也攷左傳吳札稱衛多君子史魚與焉說苑仲尼稱君子之道三史鰌有焉安見史魚未盡君子之道此楊氏之誤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九　崇文院

箋曰不與下之字唐石經正平本皇本無此因失人失言之弊而勉以知其可與不可與也知人之哲爲難學者不可不勉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物如良醫施鍼鍼鍼入竅左傳載吳季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於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多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遂如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抑春秋之間列國之人士不安外交防姦慝也今季子歷聘上國得其人曠納披瀝肝膈言無所諱其忠信可想豈所謂不失言及人者季子其庶乎○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躁義與三愆章通皇本知作智中井氏曰此始相見之人多有之或疎遠之人遲遲相遇之類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

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十　崇文院

箋曰志士謂志於仁之士仁人謂全仁之人也中井氏曰是章稱仁而義包在其內凡所爲合于義而尋繳無滲漏卽是仁矣若三仁章可徵注心之安不安偏論仁人則可未可以論志士志士是願仁之人感激自奮與其生傷義寧死以取仁耳未至安處又曰捐生取義之類或勉强或激發亦皆可以爲義未可以爲仁夫恥不義之名畏人之笑罵苦無面目視人慮躬之無所容憂子孫無以自立不得已就死是之謂勉强羨於人之爲義感於人之恩義貪身後之芳名圖子孫之寵榮希先祀之弗泯自奮而捐生是之謂激發若無之敷者不避害就利唯義是視死生與之俱從容不迫者乃可以爲仁卽是德矣本文成仁專在行上程子乃於知上立論曰實見得是雖探本之言然語氣竟不相容曰只是成就一箇是唯有固執之氣而無從容之意如之何伊藤長胤曰今以聖賢言仁之旨推之其言多端雖如不同而凡所謂仁者無不自不忍之心而出者也今夫見危授命爲國殉難考之于理則當然也反之于心則亦爲安也然聖人所以謂之成仁者以慈愛惻怛之至不忍倫生以背其君故也焦循曰殺身成仁皇邢兩疏引比干夷齊固矣實不必盡甘刀鋸鼎鑊也舜勳衆事而野死冥勳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菑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謂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劉沅曰志士仁人若論終身行誼則有純疵之不同而當其臨大節則必全仁而無貪生一也蓋仁人一言一行無非天理所以養其仁者至熟志士則行不皆純而忠孝大節本於天性決不以生害仁亦與仁人同及其全仁則生平小節皆不足累之矣史傳以來志士甚多夫子此章爲貪生害仁者發二等人不分優劣至論世行文則志士仁人各有實際亦不容混論也佐藤坦曰此章本就危難之際言之而平常亦有此事如營生汲汲不顧義理亦是求生以害仁也克治己私以全心體亦是殺身以成仁也其理一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箋曰如問孝不曰問爲孝而夫子之對告以爲孝之方故問仁問爲仁無殊義程說不當采入○善其事貼爲仁必先利貼賢仁之切磋其器貼子貢之身說者以先利其器貼親賢仁稍左利者摩厲以銛其鋒也漢書梅福傳引利作厲厲古以爲阜石厲厲其器者所謂於石上砥之也○居是邦三字不閑正要他隨在取益子貢結聯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不宜在大夫士上只重在事友眞心上大夫有位見於事爲者多故曰賢士無位蘊爲德行者多故曰仁其實一也事之友之所以輔仁者在此事與友特以位別之仁者仁字意輕順善卽是子貢多智蓋有自用之失故告以此皇本正平本章末者下無也字注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

須要常常體察

見家語六本篇難据不攘作說嚴憚切磋是下學淺一層功若子貢則必深觀乎賢與仁之實一一返諸身心究其精微之致稍有未能刻責無以容身隨處皆然則隱微存主之地純粹無疵而一言一行莫非吾心之助故爲爲仁之實功且事賢友仁均有嚴憚切磋意亦不必分貼其所謂事者大夫位尊自當循之分然與世之屈身求容者固不同矣○佐藤坦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遠見此章假由人不由己然其必曰事之友之以賢切磋則畢竟亦只由己矣

顏淵問爲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謟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箋曰爲邦猶曰治邦以禮讓爲國何爲邑者同邦封也見釋名邦謂邦疆之境見周禮太宰釋文論語中言邦者不可枚舉皆謂諸國之國邦畿亦謂王國非天下也顏子問爲邦夫子以其有王佐之才故告以治天下之道集注以爲謙辭恐非○行夏之時據堯典仲春日中星鳥仲秋宵中星虛唐虞之世曆本建寅且民考驗之法最密禹承堯舜之後自無所用於更變左氏稱夏數得天可見三正配天地人之說古者所無王者易姓受命務自爲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耳固非取義於天地也故周室並用周正夏正周正用之發號正名之事其施於時令者用夏時夏時得天所以使民不迷也幾學曰敬授人時要提醒天下人以事作興事的節候建子卦把人收歛閉藏的時候倣箇歲首了於天地不著於人事上卻差中井氏曰夏正之弃亡論已周正亦於曆法尤順唯殷正全無意義假令後世或以建卯爲正月其與殷之建丑何擇焉秦之建亥亦未可深誑且秦以建亥爲歲首而已月數則從夏正未嘗以建亥爲正月也後儒乃因執天地人之說誣爲秦之建亥而不敢非殷之建丑非通論也古法剖周天爲十二辰歲星所次以名其月也若夫斗柄指十二辰是西法漢之中葉始入于中國三代所無且斗柄以歲差而移如今寅月初昏柄指丑矣注言斗柄失之又十二會十二萬年而天地混之說昉于邵堯夫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爲子而天開於子牛天會爲丑而地始闢又亥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是邵子以意推測而立之說耳蓋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準此而充拓之三十年爲一世以準一時十二世爲一運以準一日則三百六十年也三十運爲一會以準一月則一萬八百年也十二會爲一元以準一歲則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也而天開於子會地闢於丑會人生於寅會故三代聖王法之以互建三正先儒據此以解經然是詩書六經之所不言漢唐諸儒之所不傳不可引以解聖經也劉沉曰行夏時行字內有許多王政在順天之道和民之情非但止其歲首而已周建子蓋以子月受朝賀息歲功如今之年節而民事仍不能外夏令故春秋用周正而左傳則間用夏正實則民事仍從夏時歲首則從子月起算耳周官月吉是子月歲正是寅月明明二政兼行蔡九峰註甘誓以子丑寅爲三正呂東萊解豳風以爲三正通於民俗古人皆無是說考黃帝始爲歷法容成統其事大撓作甲子少昊之代鳳鳥氏爲歷正分至啓閉各有其官顓頊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爲元號爲歷宗高辛能序星辰以書衆堯命羲和舜齊七政無不重時者以人事天道本相依也夫子特因現在周末行夏時故特言之董仲舒謂舜紹堯改正朔後儒相沿謂王者受命必改正朔今觀虞舜分巡四岳必按四仲可知同一建寅周人時月俱改而民事則不能違天也孟子言七八月苗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與單子言夏令曰十月成梁合春秋書春無冰秋無麥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左傳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

月此皆時月俱改之證也然農功歲功皆必準天之時則何如仍建寅之顧乎邵康節三正之說以十二辰推測天地終始分元會運世然天開地闢而人生考文豈可執一萬八百年天始生又如是耶地辰入之說以定之歲然則混沌者何故曰天地無盡人物有盡明末流賊之亂入民禍之亡殘物盡五六十年之間一說梓非爲獸戰途無異洪荒是可知矣尙忠尙質尙文禹湯武周文法時假是恰好主春秋時多有不可行者折衷其中節如輅無取於太文冕無取於太質凡損從前王之法可例推矣仇滄柱曰商周改月之說先儒議論不同皆元凱注左傳以十改時改月之說愚嘗質之黎洲夫子謂杜氏之說不易之說改時改月之說斯以長曆推算春秋日食時日輯合者居十之九皆周時月俱不改謂之聖人擅改周竟無一合矣此非可以空言辨駁者至胡文定夏時冠周月之說不人擅改周制僖王崗矣又何以正天下之曆爲耶尤不足據佐藤坦曰三正之說昉於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愼之語漢後人從而演說傳會烏而宋明諸儒皆沿之不容疑此可以不辨也案唐虞王於周唯有二正而無三正夫夏之爲建寅周也然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殷語則建寅之正唐虞已來遵用之以至於夏非始然得專保之夏焉乎甘誓怠棄三正孔安國釋謂天地人之正道是也乃發仲默改致爲子丑寅之正不知何所憑據甘誓夏啓之書也安得逆知商周之必用子丑雖能知之亦安得並用而棄之乎若謂夏已前既有之則唐虞同一寅正也軒轅高辛世已亂矣其爲子丑戟誰得的傳之其謂或當然亦虞臆也至於殷用建正之說則經書中絕無證文但左傳始有之而既爲可疑矣其實殷亦寅正其書夏同一不改也假令殷爲建丑則商書中豈無一可左證而未嘗見之也始歲在

一德爰革夏正謂革夏桀虐政也蔡釋以爲正朔已謬矣且三正之稱起於後世語耳如在古昔單言正實自而見其必爲正朔哉蔡又釋伊訓十有二月謂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此亦妄說也太甲服喪之始月適是十二月至二十六月服闋亦適十二月豈足以爲證哉且其不改月數之說或可通之殷而竟不能通之周則其爲妄不攻自破矣至於周始改用建子則如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孟子所稱皆有明證不容疑者此蓋改正朔之初也民間猶私沿稱建寅月數者間有之梓慎遂創爲殷建丑之典故以爲三正配諸天地人而漢人又傅會而增飾之其實則無何有也抑且見周民之沿稱建寅之遠邪乃稱建寅者比比有之而稱建丑者絕無一人則殷之爲建丑則周民何以舍殷之近而取夏之遠邪乃稱建寅者亦可推已使殷果爲建丑則周民何以舍殷之近而取夏之遠邪乃稱建寅者比比有之而稱建丑者絕無一人則殷之爲建寅亦滋以明矣吾徵曰唐虞至於周唯有二正而無三正如宋明諸賢非無獨斷之識然皆習而不察其原蓋自左氏之誣也朱子既不能無疑於左傳而於三正則猶不察其爲誣余故爲一暴白之以附著於此○乘殷之輅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前橫木也應劭謂以木當胸以輓車者即此車名本字自作路釋名釋車天子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爲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所之大也此引申之義周以玉金象革木五輅明等殺殷以大先次三輅明等殺郊特牲所云大輅繁纓一就先輅三就次輅五就是也等威之辨當在此中并積德曰殷之輅此其分明不必以木輅亂之也後世有金玉之飾然不用木何以作車哉蓋周有金輅玉路故更名無金玉之飾者爲木輅耳夫殷末用金玉單呼爲輅何曾有木路之名哉明堂位云殷車有虞氏之輅夏后氏之輅也此虞

夏亦有輅名但其制太樸故孔子取殷注云至商而有輅之名誤矣○服周之冕冕者冠之貫者大禮皆服之不特祭也冕之大體有二其加於首者曰卷亦曰武其覆於卷上者曰延延前後垂瑉瑉貫以玉其名曰瓊延左右兩旁有衡其下以紞懸瑱瑱亦謂之充耳延左右又有紘繞於頤下而兩端皆屬於笄武所以固於首也而冕之制備焉弁師賈疏引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知是指延而言蓋武加於首則質取其軟斷無用版之理且武之尺寸大小必視乎首亦不得定爲成數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是延之色上玄下朱則武之色亦當內朱外玄矣玉藻云居冠屬武鄭注武冠卷也加於首者必卷也冕之上覆其形長尺六寸故名延左傳作綖蓋俗字加糸旁耳延有垂邊說文邊字注云垂也冕飾禮記作旒蓋俗字弁師作斿亦邊之假借字冕之制前後有斿說者或謂旒爲目而設止有前旒故東方朔言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玉藻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延之前後出乎武者皆深邃耳前後垂延者言此說非也蔡邕獨斷謂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十有二旒劉熙釋名冕前後垂珠有文飾也則直以邃爲垂矣即如訓邃爲深邃亦宜指斿而言不宜指延而言何者延之長周制尺六寸漢制尺二寸古者一尺今尺六寸強古尺六寸今尺僅九寸強以覆於首前後所綠繅二寸強耳其深邃者安在惟前後十二斿垂於延端斿長各尺二寸俯仰邃邈如水之流望之乃深邃然而深若東方朔所引與大戴記所論俱本於荀子古人立言語簡而意足前者後者對有前則必有後果無後斿則云冕而斿所以蔽明其義已備何必贅言前也

說者又疑二百八十八玉之重首不能勝此亦不然首服有冒較冕重數倍而用之田獵軍旅雖重猶不以爲勞冕以朝祭爲時其暫重庸何傷況前後皆有斿即亦力稱而勢平若無後斿延既前俯後仰俛者其勢易傾更偏綴以一百四十四玉之重拜跪之間一俯首而前墜不待智者而知之則冕之前後皆有斿斷斷然矣弁師云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注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就成也繩之每一市而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二玉也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弁師又云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鄭注三采朱白蒼也今據繅斿皆就之文明是概舉諸侯言九就至於三就皆九就凡五等諸侯無差降者皆諸侯也則公冕用玉百六十二侯伯用玉百二十六子男用玉九十自可類推而知焉周之冕服所以別尊卑也夫子言乘殷之輅則知日用器物以質爲貴後世金玉之器類失於奢夫子言服周之冕則知物之辨貴賤昭文章者不嫌華采而後世紊亂無章之爲失也注周冕有五者謂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也祭服之冠者謂服祭服時冠此冠也春官司服職享先王則衮冕謂同衮衣之制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謂同鷩衣之制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謂同毳衣之制也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冕絺冕謂同希衣之制也然王即位亦服冕尚書王絺麻冕黼黻是也納后亦服之禮冕而親迎是也養老亦服之冕而總干是也綿籍亦服之冕而朱紘是也注但言祭祀之冠舉其重耳○樂則韶舞韶舞是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然不可以韶屬聲舞屬容蓋韶爲舞樂之總名而言舞則聲不待言矣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皐舞孟子言仁

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壘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惠爲公子展之後其有食邑蓋是世傳之邑耳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誄是惠爲謚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以柳下爲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集注范氏說若難定文仲果知柳下惠與否不知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護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審之以爲三筴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聖人賢人豈肯臨坐以知賢不舉之罪哉且不知賢是智不足耳不可以爲罪若三家不知柳下惠之賢故却不得竊位之譏夫子舉文仲之三不仁下展禽居其第一可見聖人惡蔽賢之罪至深矣公叔文子薦其臣僎與立於朝夫子乃以竊位以爲文也文仲魯聞人也其身雖沒而其言不朽誰曰非良大夫夫子乃以竊位之罪貶之嗚乎蔽賢之爲不祥可勝言乎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雋曰躬自厚者躬自厚責也因下薄責於人而省一責字耳夫子嘗答樂遲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此就修己而言此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鄭當以樂爲饋遺鄭國之物。襄十一年路晉悼公。十五年又路宋平公。晉悼以樂之半賜魏絳。傳至文侯之時。猶在。趙烈侯亦悅鄭槍石二歌者。而欲賜之田。蓋自春秋之末。以迄戰國之初。無國不有鄭風二十一篇。此誤也。夫子言鄭聲淫耳。曷嘗言鄭詩淫乎。聲者樂音也。陳啓源曰。朱子以鄭聲淫一語。斷盡也。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於星言淫。於雨言淫。於水言淫。於刑言淫。於遊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常度耳。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幻眇。無中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也。朱子以鄭聲爲鄭風。以淫過之淫爲男女淫欲之淫。遂舉鄭風二十一篇盡目淫爲淫奔者所作。幸免者惟緇衣太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五篇而已。其餘雖思君子如風雨刺學校廢如子衿亦排棄論而指爲淫女之詞。夫孔子刪詩以垂世立訓。何反廣收淫詞。傳示來學。不入文選。豈孔子之見反出昭明下哉。○侯人殆侯人有口才者。殆危險也。殆是故主妄人之心術言。顛倒是非。變亂賢否。最是危險的人。與淫字就聲言者一例。若作淫人之心志。殆入之國家。覺落後一層。○呂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焉之善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勳。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可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夫子答顏子之意。干寶易雜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問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佐藤坦曰。顏子之學。本領既具。夫子不必須說治國大本原處。今且就問目舉。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故韶舞當以聲容串說。如云樂取夫韶。不取其聲。兼取其舞。劉寶楠曰。俞氏樾羣經平議。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五曰興舞。論語八佾馬注引作興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尚論古樂。韶之後。即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案俞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絃歌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此說亦通。○放鄭聲。放者罷廢之也。放之爲言。蓋並其行於民間者而禁之。如周禮禁其過聲淫聲四聲慢聲之禁。非但不用之朝廷而已。劉寶楠曰。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其言之。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者。古正也。所以道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爲利。列國以相間皆以鄭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過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誼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衛也。淫聲爲建國所宜禁。故此言爲邦亦放之矣。○鄭聲淫。龔元玠曰。鄭聲何以淫也。曰以考工記推之。蓋亦地氣使然。故其新製樂器所出之聲。大別於他國之聲也。考之傳

徒取遠者而意度之。憂亦却在目前。不得謂之遠慮。皇本人下有而字。正平本同。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箋曰。茂卿謂。此上人君言之。不謂世有已矣乎三字故。是嘆世無用孔子者也。此說得之。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箋曰。中井積德曰。竊位。猶書戶位素餐也。是旁評之語。未言及其人有愧與否也。凡居非據之位。而行不稱焉者。可以爲盜矣。文仲之職位。望力足以薦用柳下惠。而弗爲焉。故有竊位之譏。佐藤坦曰。文仲竊位。恐不至嫉能蔽賢。如鄙夫之爲。文仲賢大夫。欲舉賢者。固其夙志。而其於柳下惠。蓋或有時勢未可物議未諧。遂不果舉也。但身既僭居其位。而力不能舉之。終於不與立。則舉竟不得辭其責也。夫子實備賢者。故以竊位貶之。○文選陶徵士誄注引。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

食采柳下。謚曰惠。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爲邑名。若柳下若桑中棘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國策顏斶言秦攻齊。令曰。有敢去者。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外面末事告之。舉竟辭酌當今之宜。不必認做萬世常行之道。中井氏曰。顏子隱爲邦。夫子告以興王制作之事。與子路子夏仲弓冉求問目前政務者。豈可同日而談哉。程子乃混同之。因論其高下。蓋謬矣。才德高下。姑舍之。設令夫子告子路等以告顏子者。則夫季氏宰。莒父武城宰。以夏時殷輅。充何用哉。其不告也。固可知已。況此問爲邦。與問政問辭。亦不同。豈得混說哉。又夏時殷輅周冕。者就三代制作。撰其盡善者也。固不待久行之弊。而未盡善者。尚有之矣。是章不當題弊字。又春秋無夏時之說。又無殷輅周冕之說。韶舞鄭聲。每人皆無一字相及。尹說不可曉。若夫以春王正月爲夏正者。注家之謬說。尹氏豈據此。與其他皆殊無據。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隱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即憂在几席之下矣。

箋曰。慮謂熟思防備也。先事而慮之。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人之不知防患者。患未至而以爲遠耳。孰知無此豫遠之慮。而憂患迫近。莫可解也。遠近有二義。如曰遠之近。則以地而言。如曰懼終追遠。則以時而言。此章蘇氏說就地而言。南軒說則以時而言。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是也。蓋遠近兼時地說最是。蘇注亦是。舉此該彼。非欠說時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則遠近唯相應耳。故不必拘泥爲可。郝敬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即生於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伏於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慮慮也。佐藤坦曰。遠慮。謂思慮周密。及於遠者。如慎終於始。圖大於細。防微杜漸。備豫前定。並是遠慮。若其或忽略近小。

此就接人而言其言雖異而其爲事一也中井氏曰是章論遠怨之方而已非論修身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兩件而一事不當兩邊著解譬如厚自奉養而不分於人則怨聚焉豈得兩邊著解○呂東萊少年性嚴急自誦此章之後德量寬宏然則善讀此者非徒遠怨抑能懲忿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過王安石爲之愧屈此可爲厚己薄責遠怨之證賈易朱光庭唯不知此義遂成洛蜀之禍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知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箋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既竭思慮而弗得焉向人懇求教之辭曰字不可忽心非獨語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蓋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爲問人之辭朱注以如之何爲心自審度失之之者即指其事論語中如使乎使乎沽之哉沽之哉觚哉觚哉天厭之天厭之禮云樂云樂云鳳兮鳳兮已而已而皆重言之哉觚哉觚哉天厭之天厭之禮云樂云樂云鳳兮鳳兮已而已而皆重言以見其意之切也佐藤坦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無切問近思之誠也末如之何無啓發點化之方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箋曰終日而言不及義以見毫無思義之心也說文慧儇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蓋世所謂白癡則慧爲有才知之稱小慧爲小辨慧也釋文云魯讀慧爲惠今從古則作慧者古論魯論用假借字作惠也皇本慧作惠晉語巧文辨惠則賢惠即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皇本慧作惠中井氏曰小慧是聰察伶利邦俗所謂鼻尖頭智慧是也事不由義而任小慧孟成所以殺身也難謂難以立於世也與難免於禍義同而辭有輕重是章評世人也非論弟子之語群居終日異於以文會友者注無以入德似失章旨又言不及義何必放辟邪侈行小慧何必行險僥倖惟是利害上施巧舞智苟且欲以濟事而已矣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餘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箋曰釋文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同據釋文知陸氏所從古本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說者因謂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此說非也兩君子前後各用上君子稱名謂下君子義以爲質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本於心之裁度而要以制事禮運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與此章義相近義之與比章是行事之宜此章是制事之本故首一句爲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左襄十一年傳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此四之字皆指德也與此章三之字皆指義一例質是體質注添餘字者俗謂驅餘爲餘借木之本餘而言也○禮以行之者禮謂循尊卑之分視彼此之勢準禮而行也禮者義之規矩準繩也禮以行義則無往而不爲方員平直也左僖二十八年禮以行義信以守禮荀子大略篇行義以禮然後義也並可以相發中井氏曰喪有賓弔爲賓拜謝其來弔是義也故主人拜之禮也若喪主不在衆主人不敢拜亦禮也若國君弔爲雖喪主不在必有拜者衆主人朋友州里舍人皆可亦禮也男主不拜女賓女主不拜男賓亦禮也凡義之與禮宜分別如此苟恃其義而不顧彼此之分直行之是爲夷狄之行矣不亦違於禮乎○孫以出之鄭云謂言語也據此知出乃出言也前篇危行言孫此章亦言行與言也義既爲質而所發有於事爲者有於語言者總結在信也而楊氏曰行而不以孫出之則禮不和若以孫爲禮之和則禮字中已足以衆之安得又虛行禮者之不退孫邪且行之成之即指義也如以出爲出所行與上下文體不合矣皇本正平本孫作遜○信以成之朱子謂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知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君子哉句是贊詞夫無禮與孫事不成猶爲意氣之君子無信事即成亦爲僞

義自不相妨亦不必相證可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箋曰無能與不能有別有能有不能故曰不能無能則全未有能茂卿曰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皆能也大禹謨曰天下莫與汝爭能周官曰惟賢讓能又曰舉能其官是官人以能古之道也學以成德各有其能所以仕而行其義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箋曰疾乃憎疾之疾自惡也沒世猶沒身也大學以釋前王可徵與內則所云沒身敬之不衰自是殊義中論考僞篇云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之非謂求名於人也蓋是也名者實之影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故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易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孟子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及如此章皆是也夫沒世有稱而天地遂無是人也沒世有稱而父母始有此子無稱而父母似無此子也曰知錄曰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又曰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中井氏曰無能則名必不稱故疾名不稱即病無能之義矣但不己知是當面之事名不稱是舉終身而期於死後者各章自有旨不當揑合立論下章楊說纏繞僞文義不當采入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所以分也○楊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箋曰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蓋君子小人其涉世區以別矣反其仁反其知反其敬君子忠恕之道固如此而小人則移而責人恒見其有不是者爾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箋曰矜字自守之嚴注莊字即嚴也與容貌端莊之莊不同子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矜有介立之義故與群反對爭與黨亦反此與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例當作矜而不至於爭羣而不流於黨說與和同驕泰貞諒之相似而不同者異○隸釋載漢石經子張篇矜作矜段氏注說文據之矜从令聲古音在眞部經傳用爲矜憐者憐之借用爲矜寡者鰥之通說文矜矛柄也攷工記廬人注凡矜八觚經傳中用矜持矜式者从矛柄之義引申之言矜夸者从矛柄故長引申之此經矜爭聯比後篇矜廉忿戾相聯比從八觚之義引申之也矜者持己以方正也爭者辨是非而與人競也呂氏春秋召類篇羣者衆也羣爲衆而集注云和以處衆者實字虛用也如手爲手足而執持於手即謂之手公羊莊十二年傳手劒而叱之是也腹爲心腹而懷抱於腹即謂之腹詩蓼莪篇出入腹我是也矜與群未是全好字機皆不能無流弊故不爭方是君子之矜不黨方是君子之羣東漢諸君子是有私心故矜而爭羣而黨劉宗周曰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群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箋曰廢人於人之善不善不能知也故常以其言考之於言之善不善亦不能知也故常以其人卜之惟君子之於人也學之初不以言舉之也蓋以言舉人則人不賢者飾空言以進而用人之途混矣即人之資者亦僅以空言見知而用人之途混矣故君子不爾也君子之於言也廢之亦非以人廢之也蓋以人廢言則言之善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亦不服矣即言之不善者亦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亦不服矣故君子又不爾也則以是見君子之至公也又以是見君子之至明也以是見君子之至慎又以是見君子之至恕也公明慎恕等字不必分配二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廣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移身行之不亦宜乎

箋曰一言謂一字左傳正義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與爲政篇以一句爲一言者異行是身體力行之行非通達無阻之行終身猶云一生皇本正平本行下

無之字○所不欲勿施是爲恕之方法工夫非釋恕字人情於所欲猶有涉於私者至所不欲而其情最眞不欲能勿施而其念亦最公大學絜矩只言所惡亦此意蓋切己之行莫如恕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恕乃仁之方而不可謂之求仁之方恕即仁之施仁者勉是已朱子曰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可謂善解矣伊藤長胤曰論語所載夫子之言有其言相類而彼此以相通者曾子演一貫之旨而告門人以忠恕而已矣夫子嘗以多學而識發子貢而予一以貫之告之此章子貢問一言終身之要而夫子以恕答之其時之先後固難不可知而忠恕之所以一之實亦可見矣此其言相類而彼此以相通者也蓋聖人之道莫大於仁而行仁之要莫近於恕焉皇本正平本人下有也字○中井氏曰謂問一言是子貢未知要故也其恕乎始是要矣尹氏以知要釋子貢失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當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移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

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箋曰。誰毀誰譽。謂不著意毀譽也。洙範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即是毀只是非譏譽只是稱揚。必也如武叔之毀仲尼。公明賈之譽公叔文子。與其人之實。全不相副。然後爲失。毀譽二字中。未必有損。眞過實之意。苟過其實。雖譽亦豈聖人之所宜有邪。且嘗試之而知其將然。是中其實。非所謂過實也。但毀譽較諸是非。其詞稍重。故譽亦爲名譽之義。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孟子曰。今聞廣譽施于身。可以見矣。皆未見其爲過實。而又未嘗指將然未顯之始也。○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佐藤坦曰。言必有所試。而後譽。譽乃當其實。是可譽者在彼。而我未嘗著意譽之也。學譽而不及毀。因此以見彼。猶繫辭釋幾字曰。吉之先見者。而不及凶。非善遠惡。綏之謂。皇本人下無也字。○直道而行。謂直其政刑以施治也。道是政刑字。行是施治字。所以二字明就上之人說。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未嘗譽君。而其爲君自見。上曰吾之於人。下曰斯民也。分明是承上文人字說。是言三代之君。於斯民皆直道而行。故我今亦不敢著意毀譽之。正解上文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意中間有作春秋大旨在。但不可明說。只可暗含。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亡。音無。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箋曰。史是史官之史。非文史也。史不闕文。作聽明無怠慢之漸也。古者豈乏網羅之才。而必不忍傳會以著其長也。豈難博綜之學。而不敢牽合以晦其義也。馬是馬乘之馬。非騎馬也。有欲借者。則從其乘馭。李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此借人乘之說也。其慎事而濟人之意。可見風之厚矣。如古者民有三疾。則古今之間。年歲已遠。夫子曰。吾猶及。則非古今之隔。方壯年之時。猶有其風。而今不然。時之益偷。聖人之所深慨也。陳臥子曰。周之盛時。司典之官。彙於玉府。君子之馬。以徠賓士。此王者之風也。至於齊晉主盟。赴告之策。交於友邦。車馬之富。以惑失國。此伯者之盛也。夫國史之重也。惟其慎。而邪說之是非。不得搖之。士大夫之尊也。惟其有德於人。而四夫之權勢。不得奪之。今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爲虛。桀紂爲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士大夫既不好施。則褒奇詭俠之士。皆能輕財廣交。以自立。小者卻贈。大者借軀。而天下之權。將在布衣矣。嗚呼。此春秋將變之勢也。劉沅曰。黃帝始立史官。蒼頡爲之。蓋聖人慮政治得失之跡。無以示戒。將來。特垂載籍。文字由此而興。周家尤重。其事。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必擇賢者爲之。好惡公正。勸懲斯存。周衰。文武之迹將湮。陳詩典禮。概從弁髦。則先王之舊。與夫美惡之眞。所恃者惟史。然欲得至公之準。難矣。顧見雖卑。然苟不敢妄爲。紀載而據事直書。以遺後人。其間見所疑闕之。則古籍可存。質僞因之不紊。後世史書。汗牛充棟。半出文人搜羅。極寬取義。未精。且當其人存時。褒譽已不爲實。及其卽世。益之誣罔。昌黎有言。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迹。此訛濫之本源。而遠古之巨蠹也。至於勳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逃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嘘。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

西夫之勇。皆是。

箋曰。兩亂字。當一樣看。非上亂屬人。下亂屬己。蓋巧言變亂。是非而我不聽之。則亦不見其亂德也。須是我內自亂了。方喪所守。○中井氏曰。小謂小事。乃與大謀作對。譬吏有小過。長官欲懲治之。而不忍於壞其體面。且舍之。遂釀成大罪。以戮死。長官亦連坐焉。凡事多是類。如放縱小兒。亦然。古人言嚴家無格虞。慈母多敗子。是也。夫婦人之仁。不能忍決。其氣歉。故當斷而不斷。匹夫之勇。不能忍耐。其氣盈。故不當斷而斷。一以優柔養奸。一以輕躁速禍。孟子所謂不忍之心。所指異矣。彼則與詩云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同義。皆殘忍惡德也。蓋世界上事。無必成之功業。而有必不可易之義理。君子爲其當爲。不牽於所愛。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迹。此訛濫之本源。而遠古之巨蠹也。至於勳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逃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嘘。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以推矣。

箋曰。人之所宜踐行。謂之道。人外無道。性外無人。弘字兼明道行道二意。中井積德曰。道無大小。隨人而大小。猶水無大小。隨器而大小。一盤水亦水也。一杯水亦水也。器小者水隨小。器大者水隨大。至池澤湖海。亦然。是器能使水大也。水無奈器何。是水不能使器大也。今有人忠信慈祥。不肯爲不善之事。可謂善矣。然其道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箋曰。此正謂可信在衆字。猶必要察耳。必字下得極緊。察字却下得極活。曰必則不以衆之好惡爲憑矣。曰察則亦未嘗遽以衆之好惡爲非矣。此章當與第十三篇。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章參看。蓋特行之士。衆人之所疑。合汙之行。一世之所悅。故君子察焉。亦鄉原亂德之類耳。楊說外。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箋曰。人之所宜踐行。謂之道。人外無道。性外無人。弘字兼明道行道二意。中井積德曰。道無大小。隨人而大小。猶水無大小。隨器而大小。一盤水亦水也。一杯水亦水也。器小者水隨小。器大者水隨大。至池澤湖海。亦然。是器能使水大也。水無奈器何。是水不能使器大也。今有人忠信慈祥。不肯爲不善之事。可謂善矣。然其道

狹小僅淑其身而已矣不足以御家衆化隣里等而上之有化及州黨者及邦國者亦有之自匹庶至於天子庸人至於聖人其階級數十百矣其道無以大異唯有小大而已譬如官道從來由此然若其狹小傾仄車馬不得相過行旅頓病焉邦君命發役修築其廣三倍于舊其途平坦益樹之以槐柳行旅共便之是之謂修道也亦謂之弘道人苟有德有位則盈縮在手縱舍在心其弘道非所難矣○王觀濤曰人字莫認作太高弘道莫看得太迂濶試思吾人隨時隨地那處不是道之流行那一刻不是道之鼓舞皆是弘道作用故曰人能弘道實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而點動之也若以人字專歸聖賢以弘字只說位育參贊等話則此語死煞無味。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蘇曰中井氏曰此改之爲貴之意矣吾雖有過而能改之則過不成過矣即不改者乃名之爲過耳無不及改之意主意在改之能減過也上下二過字是未成已成之分非無心有心之別○卓菴張氏謂晉人之納虞蔿楚莊之人陳此皆孔子大改過遷善之意論語與春秋一也漢武輪臺之悔秦穆誓師之言亦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遙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蘇曰寢臥也學字是實際學問夫思凭於虛不如前人之已閱歷者據其實也思者彈一己之謀慮不如集古聖賢之謀慮周而精也此學字謂當事不得術思念古人所爲而事倣之也與遙志之學不同注遙志句失之又爲學之目中庸言之最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也思與學烏可強分哉夫子言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乃爲初學言之此章又爲頓悟而少實踐者發蓋高明之士頓悟夙成聰心六合之表極想窮搜一有所得遂以爲道在是矣而不知道本中庸至精至微之理即寓於至平至常之中惟當身踐其事習之久則得之者眞自然知之者晰夫子幼時想亦嘗勞思未得故以所閱歷者教人非無是事而姑設言也至學字兼知行說服習其事實體諸身非但考究詩書而已。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君子治其本而不憂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尹氏曰。

蘇曰謀者言營求之也謀著于事憂藏于心古者稱祿爲食如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之類耕也餒在其中借言以起下文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則恐不得食祿而或不免飢餒之憂蓋不然也如耕本要飽然時焉而有水旱凶荒之變有占田沒地之厄則或有不免飢餒之憂此耕也餒在其中也學者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此學也祿在其中也故君子憂道不憂貧凡曰在其中者言非其事而自有其理如此又是一個中間學也祿在其中矣皆是也謝廷龍曰本章若作三截看則謀是一個憂曰仁在其中矣直在其中矣皆是也謝廷龍曰本章若作三截看則謀是一個憂食恐人疑謀道亦可以得食恐人疑謀道之心走向外邊去却又說憂道不憂貧一句以足之如此則聖人語言亦費轉折矣須知夫子說謀道不謀食先自斬釘截鐵絕不走到祿上去而祿亦常在學中此是自致之驗不是君子之心若君子之憂但在道耳如此一直看下首尾只成一個正平本南宗本貧下有也字。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蘇曰是章專論君道也十一之字皆指民包注指位言則於動之句不可通人君思爲治之道而有所得焉意匠所經營宛見成功所謂知及之也皇仁以守言乃力行之仁夫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成物之知既及之然而成己之仁不能固執之則知之所及者既得之而又失之也故造次顛沛仁以守之不爲物傾奪其然後不失其所得也○莊以臨之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人望而畏之假令人主不莊嚴如此則雖知及之仁守之民或不畏敬而取敗也○龜井昱曰知及之聰明才略也仁能守之忠信貞固也人君如此則不失其所得而可以發政建事也然不臨之以莊則民慢其上政事之所以敗也夫知及之仁守之莊涖之而後政行而上下固可謂治體一成矣然未善也夫禮先王治國之具也必舉之而後善也此是章之義爾。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蘇曰是章汎論君子小人而寓任賢使能之意焉非觀人之法四可字下皆加使字看古文貴簡省四使字作文耳此小人指有才幹而無大德者非姦邪憸佞之謂知猶主也如參知政事知州知縣之知是也受是擔當知與受皆當一順言之知亦君子之知受亦君子之受蓋君子不爲小察而其所務者大如書算小能米鹽細務及一切機巧技藝不必多能此所謂不可小知也如託孤寄命致君澤民等事足任其重此所謂而可大受也凡一官之事亦有任賢者有分督細務者任

責者唯君子爲能舉所謂大受也分智者智惠達識而後可不必全德君子所謂小知也小人而大受必有覆餗之凶君子而小知雖未有大害而多無益於事如汲黯任職居官亡以過人而輔少主守成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大抵是之類也此章是示用人者當隨其器局勿以小知責君子勿以不可大受棄小人一以見君子小人各適於用取材貴廣一以見君子小人不可乖於用論選貴精淮南子主術訓云是故有大器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亢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黃陶老曰周公之多材多藝子產之博物閎覽以至後世諸葛武侯之徒小大何嘗不兼舉耶若夫全材難得則絳侯之木強豈不如裔夫而呂端之糊塗固賢於丁謂也

正平本下受下有也字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雙峰曰章首提出一民字便見仁字輕淺爲凡民勸勉而設非論到仁之精微亦未論到殺身成仁變故時也聖人是因民生日用視水火爲切身之物而不知仁之

更切於生故就眼前至易見者爲指點仁只如孝於親弟於長厚於倫類便是此皆日用常行至順至安有何蹈仁而死之事乎仁而曰蹈由蹈水火而來也君子有殺身以成仁是自知死而寧取仁也與蹈死自別蹈死者元無死之虞把弄餌自致于死也此章分兩截以上截爲較緩急下截爲較利害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節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爲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節以利害論而仁又獨有利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語注外物在己害身失心等木文恐無是計較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雙峰曰孔注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孔說是也當如當時之當謂當爲仁之時也當仁獨言臨仁也就當仁不讓於師一句上自視其擔當自任之意則可也直以當爲擔當古書未見其左證鄉黨當暑袗絺必表而出之孝經故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禮當其爲尸則不臣也孟子曰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皆可見當字義不讓於師者賓主須相讓長幼朋友亦皆須讓然讓之極莫甚於師故以師爲言也不讓猶言不後狀勇往之心耳非師前無遜讓之謂此與善於水火一語例極言其不顧他之意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雙峰曰諒與貞對則爲小德友直友諒及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此忠信之信一意也故此則小信甚言猶匹夫匹婦之爲諒諒爲小信則貞是大信故集注則正而固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即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即諒也漢書王貢等傳贊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顏注云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君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雙峰曰中井氏曰敬者慎重畏懼竭心力之謂也與後世所謂持敬不相肖後食者謂置俸祿之多少增減於度外不以存乎念慮之間也此後字非先後之後只作置之度外四字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雙峰曰有教與無類作對蓋言人唯因教而分而已無有所謂類也類字爲融解以種類該得廣如貴賤之類老少之類氣質之類習俗之類世類之美惡皆是直云無類眞箇無類也非實有而不論集注下一則字轉說殊非經旨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雙峰曰程軒謂矣人之與函人璧戶之與山虞其可相爲謀乎哉道字是比喻之語非斥善惡爲道譬之一人之南紀一人之北越出門分背豈可相謀哉直義者與好利者自修者與求名者亦皆如此劉實甫曰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所趨舍如出處語默之類雖同於爲善而有不同其是非得失皆知之不能相爲謀也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雖有所謂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爲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學一隅百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爲是互相攻擊既非聖人覆燾持載之量亦大昧乎不相爲謀之旨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雙峰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此辭即專對之辭使人之應答言語是也若其他言語文字雖理不外乎此然非本章所及也當時辭命浮靡華縟靡然成風無有誠實考之左氏春秋可見矣是夫子所不取故云爾聘禮記辭無

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達者我意之達於人意也此外更無復可加故曰

而已矣君子質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君子仁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皆同此習所貫於辭者惟其達而已矣如曰辭既達則可已矣便落下一層

中井氏曰或謂辭命直語可也不當作微婉是亦矯而過者蓋可直則直可婉則婉意達斯已不當過作華縟而已矣以其直語不足以喻意或事理有不可直語者故借微婉以演之耳其歸唯在於達意矣夫子嘗云不學詩無以言可知直語亦非其所尚也○古者言語文章類指爲辭不專稱文章如易修辭主其誠則更似主言語而言富麗之目則文章言無實與有之如左氏國策所載談說之言烏得不謂之富麗乎若乃後人引此專就文章而言則後世論者借以抒己見非以解經彼固未嘗以經爲不指言語集注之旨蓋亦然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道與之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

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箋曰師冕如左氏所記師後師慧之類也○及階者劉寶楠曰趙氏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於門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紀從階始案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夫子若爲扶工者一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爲禮也正平本南宗本及席下有也字○云皆坐中井氏曰可知師冕入來時孔子起在坐者亦皆起也至于此起者與師冕皆坐也○某在斯者劉寶楠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斯者謂其左右南北也與某字相類○與師言之道與六字一句說者或做二句非是○固相師之道也固字承子張問意說不必說是古之道中井氏曰冕原自有相不待他人指導者然夫子之堂非屢經之地所會之客皆爲新知夫子又爲主人故告之詳悉如斯是見夫子矜不成人之至情自然呈露指導合乎宜是乃輔相瞽者之道云非有定儀常則者注古者有相其道如此似言是相者之道相字死且是一物本文相字活言是輔相師之道也文義不相容又瞽之有相古今皆然注稱古者何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終

竹添光鴻會箋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洪氏。洪興祖也。洪氏疑此篇爲齊論。以其皆稱孔子。且十四章皆條列詳備。與上下篇不同也。然三論之殊。何晏集解序述之甚悉。未嘗以此篇爲齊論也。洪說當刪。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有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動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扶問反。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將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教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城蓋取古書附庸之義庸卽增字增城也非之時距古不遠必有所受之予謂附庸者附屬於大國之城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者子路長於冉有而此先書冉
有者蓋是時在季氏冉有職位在子路之上也其用事亦可知矣故先書冉有以明夫子首責冉有之意至下文孔子呼二子乃先由而後求從其留也孔注謂冉
求爲季氏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數此大不然下曰吾二臣者皆不欲非文過以歸智於季孫陳其情也顓臾固而近費其所疑而實諸孔子也唯有此疑故見以
告之也若如舊說冉有文過匿情之人何足以爲聖門高弟哉○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佐藤坦曰是冉有辭雖與子路共見而主言之者冉有也子路平素率
冉先人唯此時無一言殆以其心有孩者歟○孔子曰求季氏一無每章書曰孔子蓋記者之異辭注獨責宜改言實責也則下文今由與求句譏○先王以爲
東蒙主注以東蒙爲蒙山是謂書蒙羽其藝詩奄有龜蒙之蒙卽此山也邪蹊曰蒙山在魯東故曰東蒙元和志以蒙與東蒙爲二山闕百詩據漢書地理志蒙陰
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顓臾國在山下以縱其爲一山胡朏明曰齊乘云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八十里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
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當東蒙而陳沒龜山之名蒙之以邪蹊東蒙卽蒙山非有二山明矣主爲之神主也鄭語曰主采飄而食漆淸是其義顓臾封中有東蒙山
故使祭是山以建國也注此山之下謂客作主左傳二十一年傳祗言祀有濟不言主東蒙者猶此祗言主東蒙不言祀有濟也一就川言之一就山言之也劉沅
曰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朱子據明堂位疑百里侯封不足以爲侯國且有附庸金仁山謂百里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其內禮記所言蓋通山川附庸計之

閻百詩則直據孟子以明堂位爲疑似矣而無以解於此章在邦域之中今析之蓋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山川土田百里之內者也附庸則不在百里之內以
其爲大國則子男之國附爲是顓臾第附庸於魯而非在其封內然夫子曰在邦城之中何也夫子之時魯已非舊百里子特卽現在情形言之而明堂位等張其
歸謂封周公以七百里者亦以其後世疆圍所及並附庸之舊言之者先始封自以孟子百里之說爲定○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域邦或作封邦內鄭本作封
內或云封當作邦漢諱邦改爲封與英臣邦封二字未嘗相通且義有不可通者此章邦域之邦不可通封以附庸不能成小國故附于大邦之中而爲附庸是顓
封在魯邦之域中者也然附庸亦封于天子而公侯不得專封魯與顓臾各自有臾疆顓臾在魯封之外不在魯封之內則此邦字並可作封而云且在封域之中
矣乎此邦域之邦不可通封也邦域之邦旣不可通封則下文邦內之邦亦不可通封不待言矣○是社稷之臣也社稷者指國之辟社稷之臣謂與國同休戚也
禮弓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正同此句結上文蒙主邦域二條社稷之臣謂其爲魯之重以明其不可伐也非公臣之謂注失於豐矣夫附庸之
君雖無爵命而南面之主得立宗廟祭山川元是王臣顓臾與魯非君臣而謂之臣者是以當時之時勢事體而言耳皇本正平本伐爲作爲伐也三字○夫子欲
之者二子不欲自是實情並非推口注歸咎句不是○周任有言周任於論語外左隱六年傳昭五年傳並引其言是古之能立言者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二句是
周任語止者去位也對就言之也陳力二字最重扶持是陳力處如二子之當去是章未嘗及勿講○將焉用彼相矣者相本訓助訓扶是扶持輔佐之義故凡贊

相者言已相此章本文扶之相國君之相義兩可通但以本文上云陳力就列不能考止而承之云危而不持云云則亦必陳入臣輔相之學方與上文稱今忽學
譬之相則語吾矣或疑宰相之名古昔所無不知舜相堯仲虺爲湯左相管和謂趙武子相不倫稱輔相爲相自古而然卽下文由與求也相夫子皮等仲相
桓公皆足以爲證故古注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顚若不能何用相爲凡歷代引稱文皆從輔相之義朱子所疑特在扶持二字然孟子疾病相扶持未始
猶辟者中庸治亂持危末書不指鹽而顚隨若之何出游書則不必改古注此矣字與乎同義古本矣作也二子之罪只在不持不扶致季氏得縱其欲故夫子亦
只責之如此注中冉有實與謀句姑太過是朱子過於疾惡處○且肖言過矣且須補姑無論主謀者果出自肖否無論襄事者果成自肖否果卽讀過之而
已雖解免矣須坐實備言安須過字方得且盛寃轉之神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檳中虎兕龜玉喩各有讜謂當言不言非異其字郎是不敎其主虎兕至惡有柙
禁之龜玉至貴有積藏之人臣苟畏威而不敢言輕其主而不盡其使遑欲附過則咎無可辭矣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靑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靑色其皮堅
厚可制鎧是也柙釋文作匣云本今作柙是舊本作匣漢書文三王傳正作匣周官圍人職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注禁者其蕃衛也與藩同蕃衛卽此所云
柙也龜謂守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正平本無下於字○固而近於費此節冉有自解所以難於教止之故不可設似代季氏違
感固說文云四塞也四塞者無障漏之謂周禮夏官掌固注云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同野曰險然則固謂山險阻非晋城郭也書費誓曰淮夷徐戎並興魯東

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地費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爲陪尾此顓臾所以固而近於費也魯之費邑反在顓臾之
南故孔子以爲在邦域之中也鄒注沂水條云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案其里程相距幾七十里耳○後世
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或本有之後漢蕭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子孫季氏之子孫也一憂字生出下面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一句來○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子言顓臾何能爲子孫憂季氏亦非果慮其禍子孫特食其土地藉口於顓臾之將爲禍耳欲之辭前欲之襄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以
將叛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琉也欲之字正同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必下有更字○丘也聞王安無傾一節上文是貪冉求不諫以下乃夫子推論就必爲子孫
憂句蓋言之有國王不安三句是古語蓋均無貧以下則夫子自古語中別拈出新意如此所以與上文不相當對均謂民人各得其所苟均則雖寡乎民我民也
苟不均則雖衆乎民非其民也此其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有國有家者不患府庫之無財而患民之不懷其上也故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民人各得其所則事
成治定國家自不貧矣故曰均無貧和謂民人親附無離畔逆之心則商周之不敵十人可以衆於兆民雖寡猶衆矣故曰和無寡夫季氏最富强而尙貪利不
獻惟以寡與貧爲患而不知不均不安之當患故擧此兩端而反正之下三句因上兩端而又補和字於均安之間以示無貧無寡乃此均和安之效更以無傾況
言之蓋自所當患對而言之則寡對不均貧對不安以致之所得序而言之問由平均而各足乃得人情和安而民不離散國勢鞏固是節泛論治國家之理其在

季氏亦在其爲政上已矣未嘗言及名分言季氏亦宜致均和以安國家也均和皆屬在下者非資季氏對君抑己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云云夫如是即承上文曰既不患寡如是則無往而或患寡矣既不患貧如是則無往而或患貧矣故遠人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不必動於兵遠人而既來則亦相睦以安之而不必因其利彼然不患寡不患貧之心也本文一故字兩則字則所以來之所以安之皆從如是二字來惟不患寡不患貧故處遠人亦略無希利之心容於其間耳如此看則上面均安來服相承下面干戈去路相值而本節亦無過渡轉折之變矣俯文德者俯謂加治之德而必加一文字者以對勒兵之武事而言晦伏顓臾邦內之近人決不當用兵也承上節來則文德不脫均安貼本節說則文德又不止均安蓋來遠人便須有一番事業如風之以禮義歆之以仁讓告之以訓詞皆文德也要不出均安道理故注于文德不加訓釋而以內治二字統之也安之亦承上文安無傾○今由與求也相夫子句由求在季氏任用有輕重而已既云吾二臣者皆不欲可見兩人一體矣注於顓臾之外求子路之罪可謂深文矣○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者上文遠人字所指極廣遠此遠人亦承上文則雖有所指亦當略同義決不言邦域內之顓臾結末不在顓臾言自更端非與此遠人相應遠人泛指邦域之屬蓋對顓臾之近言之不在邦域之內即爲遠人耳又上文脩德以來遠人頂上有國者說下文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亦責季氏不能輔魯君修文德以招携懷遠耳季氏安能來遠人遠人亦豈爲季氏來哉○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分崩離析謂邦內人心不一動致離畔也顓臾亦在此內非指公室四分正平本南宗本析作折○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此遠人且不欲動干戈況邦內乎之意是句正與上文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對顓臾之非遠人也彬彬爾雅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蔽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是干盾殿楯皆一物異名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注以戟訓戈○在蕭牆之內也說文云蕭艾蒿也蓋蕭牆輯艾蕭爲樊籬也在人家深奧之處猶我俗之柴籬矣義取至近即後世謂變生肘腋意蕭牆之憂指在季氏家內者而言如陽虎公敛陽之類是豫算之言不得以實事拘說鄭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據鄭說則季氏有蕭牆者僭爲之也然季氏果僭蕭牆如臺門旅樹夫子必不引之以爲評品之語況陽虎未執桓子以前由求未嘗與陽虎共仕季氏而經文明言由求求之得志於季氏在哀公十一年清之役勝齊以後是季孫當指康子而非桓子矣朱子則以蕭牆之憂屬之哀公然哀公豈是蕭牆之人也哉且魯君弱臣強爲日已久季氏必不可去昭公往事其殷鑒也欲去季氏魯君之憂非季氏之憂也孔子之告子路冉有也公論非私議將使季氏聞之也就使當哀公時孔子知其將去季氏而豫泄其謀于康子以爲季氏將有憂是構魯之難也聖人而出此乎中井履軒曰冉求唯從季氏之所欲而已非首謀也注冉求又欲伐句過當又二子相季氏不能弭禍難其伐顓臾也以爲有益於季氏殊不知此遠所以遠禍也夫子蓋此之譏耳非罪其瘠魯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鑑曰自天子出言若波康昭穆之世君臣定位名器得所謂之天下有道也及春秋際皇綱解紐喪亂日甚諸侯以己意擅用禮樂征伐不唯自僭之并以施之人故云自諸侯出也此章汎論時變之勢孔注專援魯事以實之非也出自諸侯唯霸主當此出自大夫唯霸國之大夫當此他國莫與焉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

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自大夫出蘗上文禮樂征伐則謂如晉六卿中執政者也大夫於天子亦陪臣而下別云陪臣以一國言故云執國命則自大夫出者以天下言可知矣○陪臣執國命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加益之義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爲陪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爲陪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爲陪臣矣國命猶云政令馮衆曰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

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主第相與於門之內而已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于會春秋之法叛以地雖鍾必書城以名其人南蒯陽虎公山不狃之叛不書第書圍費盜竊而已略家臣也略之者絕之也不狃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是言大夫上曰自大夫出者謂禮樂征伐是與天下之政也此曰政不在大夫者是言專一國之政如魯之三桓是也夫周室東遷以後惟齊晉盟主是依齊桓之伯業忽焉晉文至悼五世天下賴之自向戌創弭兵之策楚遂得有諸侯且疆埸之難稍息君臣玩樂諸侯之大夫退而各營其私於是田常篡齊六卿分晉本文上言諸侯大夫陪臣而下專言政不在大夫蓋有道則諸侯承天子命宣化而大夫直奔走耳陪臣又不待言當時大夫專政子言大夫而其他可知劉沅曰十世五世三世以其所憑之勢大略計之前人謂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殊謬諸侯于天子大夫于諸侯陪臣竊國柄其逆理一也厥罪惟均不可以甚不甚計第其所憑之勢有厚薄故陵夷有遲速然亦大概言其理夫子以必失警之姑寬其時以計若曰即至遲亦不過十世五世三世無有不失者斷案在失不在世之遠近春秋亦有專擅國柄如樂郤之流不旋踵而滅亡者豈必五世哉諸侯陪臣皆然故讀書最貴知聖言之所在○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云上無失政是謂政之違失者下章注云魯以失政言公室衰替失其政權自不同矣安井衡曰天下無道權日移於下至其極也處士議得失以與上抗即孟子所謂處士橫議是也方觀旭引國語庶人傳語以不謗爲不與謀國政然與謀國政其人必非庶人謂之庶人

則非與謀國政也蓋議與謗別謗者情所非則擯之口也議者謀議其是非以與上相持也同是說上非而其心有邪正順逆之殊故謗則取之議則爲天下無道之事孟子宗孔子者也處士橫議蓋亦述此議耳古賀煜曰天子是言品有道之世之氣象非論致治之道有道之世海寓清泰萬物得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下分定各盡其職彼庶人方竭力於農故教行孝弟忠信政治之失得固不暇之議又無心議上無失政而下無非議固不足以盡之也孟子以處士橫議爲大亂之議俗意可相參漢宋之季儒生以匹夫之賤抱膺議朝政之失一時君相固皆有罪然終是衰世氣象集注本孔安國呂與叔以立說又欲以箴後世類薦于監謗之舉者其意則善而說失之遠經旨稍晦矣儒同人曰天下之漸積而至於偏重者勢也情激而出於過正者亦勢也大夫曷爲偏重曰積也庶人曷爲過正曰激也庶人不議非指怨謗如所謂處士橫議之類皆是其流禍甚烈觀周衰人立私議究于坑焚可見也若止于怨汝詈汝則所謂庶人謗者是盛世所不禁張江陵口口天下有公議有私議公議可畏也私議不可徇也在上者唯自反其所爲果有背乎道理有拂乎人心則雖匹夫匹婦之言有不可忽者焉又曰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盡出於公公論未必盡出於衆能於此而加察焉則朋黨比周之人不得以眩我之明而孤立無與之士咸得見知於上矣○此章是一部春秋總序

首節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桓莊以來之世變春秋之所以作次節專提大夫不及諸侯陪臣者陪臣本于大夫衰以來之世變春秋之所以終其執國命不足慮也諸侯竊柄罪固無可逃功亦不掩東遷以還弑奪不絕書則大夫之罪爲甚春秋之法微褒五伯深惡三桓意正如此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命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箋曰中井積德曰此當通上章爲一章而孔子曰三字是更端之辭亦非衍文上泛論事勢下實以魯事也舊解因孔子曰三字判爲二章遂致故字不通○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十二分其民三家得七公得五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有其二孟叔各有其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宣成之世賦稅仍入公家也此云祿去者祿非賦稅言爵祿之柄不自公出耳毛奇齡曰祿去公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而不之此而中立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宜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宜成襄昭定按春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子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

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一又曰四公上自文公矣是兩人所言皆春秋當年指定世數者然而一曰四公一又曰四公上自文公薨以後下及昭公終之年宣成襄昭屈指四世不云五世者兩人所言在昭公時也其上不及文者以指定昭公曰下此君則等而上之四不及文猶之等而下之四不及定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於此祿去政逮十字繫定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故鄭注云爾而集注因之其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知文武平桓樂祁不云乎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子曷不云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子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於是年即代武立悼子未書自宣公十八年春秋書公伐杞之後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定六年書公侵鄭八年兩書公侵齊十二年書公圍成則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雖本非公室能張然亦可見三桓將微之漸也孫詒仲曰或曰定公五年陽虎已因桓子本文故夫二字當作已然看正就事感嘆語非推未然也曾鑑曰政逮大夫註疏以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四世不及桓子爲四世不及文子愚竊以爲欲知夫子所言之四世果何季氏且先思夫子言四世之時果何公時也集註謂此章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愚謂此章與前章並篇首季氏將伐顓臾章皆哀公時語也將伐顓臾者康子也曷爲康子以爲之宰者冉有也季路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定公十二年也此季氏桓子也冉有爲季氏宰齊伐魯及清冉有帥左師哀公十三年也此季氏康子也自夫子去魯司寇子路亦不仕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于孔子集註謂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從夫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是集註亦未嘗不以是季氏康子也此章語意與首章隱相連屬知夫子言祿去公室斯政逮大夫則由宣公以來必不可去文子知此章夫子爲哀公時之季氏言則由康子而上必不可去桓子自文子至桓子其世有五而夫子止曰四世取春秋經傳一加參考乃四世之說本自較然言其父子相及之世則五言其身執魯政之世實四也且自文子至平子已歷四世而樂祁聞魯將逐平子乃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是何也武子雖與臧武仲嘗立悼子爲嗣子以先武子卒未爲卿故曰三世也何知悼子未爲卿先武子卒春秋于魯季孫之卒無不備書而悼子之事與卒皆未見于經武子以昭公七年十一月卒曾不越兩年魯伐莒三卿並將而平子已身爲主將是悼子必先武子卒其子平子即繼武子執政也杜註于樂祁三世之言直曰文子武子平子其所以不數悼子孔氏言之甚詳方觀旭曰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獲獲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竝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

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爲家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檀曰。雖惡之。其可去乎。駿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親季氏爲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顧棟高曰。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左氏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共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間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乘意如兇惡之後。遭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鎗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二家隳費隳郈。魯之虎穴。虎出而羣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私門亦安。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肯墮。成哀十五年。成宰公孫宿叛入于齊。踵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於其位。當能感慨孟氏。使漸就約束。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鄭小谷曰。以魯之禍小也。裂而爲三。則不可以立國。此與晉三卿之事異矣。故三卿終分晉。而三家不能也。以三家之參耦也。併而爲一。則又莫敢先動。此與齊田常之事異矣。故田常能取齊。而三家不能也。然則其在定哀之時。能自立者何也。定哀之時。齊晉之卿。皆未成爲諸侯。未成爲諸侯。故樊其同惡。而保持之。魯之君無如之何也。定哀以後。齊晉之卿。皆已成爲諸侯。已爲諸侯。故惡其無等。而夷滅之。三家亦無如之何也。觀諸史冊。自悼公之末。而三家之事無聞焉。郊特牲言。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又曰。公剛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明下始字。則必確有實字。古必有誤。三桓之事。故禮記殺三桓之語。但恨文獻失考耳。按史記。魯哀公二十七年卒。子悼公。三十七年卒。悼公卒。元公立。元公卒。穆公立。相去九十年矣。至戰國之時。猶有地五百里不與。滕薛齊。孟子載公儀子爲政。史記亦載公儀休相魯。穆公卒。共公立。共公卒。康公立。康公卒。景公立。景公卒。平公立。又六十年。孟子載欲使樂正子爲政。是魯後又有文公傾公。約七十年。乃爲楚所滅。蓋自哀公後。魯尚有國二百六十年。而三桓子孫。杳無聞焉。夫子之言。不益信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箋曰。三友之友。乃我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損益各有三項。益友多出於可畏。損者多生於所狎。○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是章本評語矣。然使人懷擇取友之意。自在言外。○友直者。直而不躁。則得聞其過。此有忠告之益也。○諒者。忠信之信。一意也。信實而不輕薄者。益友也。○便辟是便于辟也。善柔是善於柔也。便佞亦是便于佞也。便字當訓習。蓋便佞二字。乃渤注之文。非本列之字。與下文便佞不嫌同詞。習於習語而巧佞者爲便辟。佞習於容儀而殷辟者爲便辟。便辟之人。善於周旋。習容止而少誠實。如孔子所譏師也辟者。鄭以辟爲古譬字。謂巧於譬喻。則與下便佞混矣。或又以邪僻非僻當之。此亦太過。辟僻固屬同字。而孔子所言三損友。尚非大姦慝之人。書問命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傳以足恭當便辟。卽般辟也。列子力命便辟。釋文亦云恭敬大過也。荀子王制。事其便辟。注謂左右小臣。蓋左右小臣皆周旋嫺習。便便左右。亦謂此矣。孟子云。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嬖亦辟字之借。正平本辟作僻。○三損在彼。則未必惡也。但我友之。則損矣。便辟是便於容而順於人之人矣。不必說不直。善柔是柔弱順從之人。不必說媚悅不諒。便佞是口給順於人之人。不必說無聞見。若夫諂媚邪曲。固不遑論損矣。猶不言友。聖友賢益也。夫子之言。只謂所友之損益有三者之異耳。非必一正一反相對說也。集注必一一反說。甚拘。下章倣此。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箋曰。三樂。釋文五教反。古賀煜曰。從音洛爲是。不必爲五教反。五教者。願望喜好之意。不如從音洛之切。於損益。孟子有君子有三樂。語實爲此章的證。若乃樂驕樂宴樂。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樂。猶後世之書冊。講義理。躬常依之。而不可須臾離焉者也。故於其制度節奏之間。辨之隱殺。考之清濁。使之不違。其則不素。以此爲樂。則禮得其序。樂得其和。可以收斂威儀。可以養成性情。故夫子於樂之益者。首而言之。○樂道人之善。善字上添一之字。○樂多賢友。多字著力。○樂驕樂。驕樂是以驕爲樂。使其意氣傲慢睥睨。以爲愉快者。○樂佚遊。佚。猶放也。放逸之遊。鬬雞走犬六博蹋鞠。使人心狂騰者是也。○樂宴樂。宴樂是以宴爲樂。樂酒無厭是也。宴樂則有沈迷昏溺之意。如荒於酒色。流連荒亡。是也。若佚遊。只是博奕遊觀之類。其遊觀亦未至於從流忘反也。從流忘反。則是宴樂矣。說文。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爲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假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享宴也。彼以禮飲食。與此宴樂爲沈荒淫溺。不同。損者之樂三。不必說不知節。惡聞善。狎小人。二矣字。有許多警惕人意。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躁。音竈。○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箋曰。言未及之。只是君子之言未及我也。君子之言未及我。我決不敢先。此少者賤者之道也。禮。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此指各位相敵者。且然。若此。卿君子之與我。當之。此亦太過。辟僻固屬同字。而孔子所言三損友。尚非大姦慝之人。書問命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傳以足恭當便辟。卽般辟也。列子力命便辟。釋文亦云恭敬大

尊卑懸絕者乎。佐藤坦曰。瞥字之爲借言明矣。而躁躁亦是借言。舉止實未嘗有躁而特以其未可言而君則謂之躁。其心實未嘗有隱而特以其可言而不言則謂之隱。正與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同一例也。○夫子言三愆者。欲侍君子者常以此存心。而不失語言之節也。此弟子之禮也。曲禮曰。坐必安執爾顏。即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又曰。長者不及毋儳言。即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也。又曰。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即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也。皆以先生長者言之。故知爲弟子之禮也。尹氏云。時然後言。則是成德之事。不可責侍君子者。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箋曰。三者皆可以爲終身戒。但隨血氣有最甚者。故以少壯老分配之。未定。是易流於欲。意不是言。未强固。當保養也。三戒只是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易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淫放之少年。强很之悍卒。貪婪之鄙夫。稍知自好者不爲而謂有志君子者。當戒。不太淺乎哉。蓋人情。非其時。則情弗鍾。庸流亦庶幾於無過。適其時。則情易鍵。學士亦過抑而無功。故戒之。戒者。預禁之。嚴制之。而不敢犯之意外。注欲以志帥氣。而不爲血氣所動者。志爲氣之帥。則爲志氣。氣爲血氣所動。則爲血氣也。羅近溪曰。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鬭不專是鬭。凡才能技藝與物相競。常懷上人之心。皆鬭也。得亦不專是好利。凡一生殷當可使身圖者。皆得也。又曰。三戒即終身之憂。心惟好德。是色。戒心惟尙禮。是鬭。戒心惟喻義。是得。戒。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嚴者。

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

箋曰。三畏畏字。非是空畏。一念兢兢戒懼。實體之而不違也。三畏。三平說。注特歸重于天命。恐非正意。○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脩身以俟之。妄爲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或己。或物。有負於天耳。○大人以德而言。大人者。當世之賢。聖人者。先代之聖。安井衡曰。大人。皇侃以爲有德位者。然下文云狎大人。凡小人之性。有位者必敬之。不復論其有德與否。則此當以爲有德之稱。大人聖人。孟子區而別之。細推之。固當有別。然若文言所說。全與聖人問。蓋其身尙存。見其道德之大。故稱之大人。論未定也。其身既沒。而其言猶存。見其理無所不通。故稱之聖人。論既定也。要之其德既大。雖未至聖人。亦可以稱大人矣。○聖人之言。謂方册之所載者。畏聖人之言者。若說是口誦心維。則是讀聖人之言矣。若說是身體力行。則是踐聖人之言矣。須知篤信之而不敢以爲常言。明辨之而不敢自託於忘言。方是畏字見地。畏字工夫。○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若說是革囊射天。則似乎太過。若說是行險迭命。又似乎太深。須知冥行者以天理爲未嘗有狂悖者以天災爲不足懼。縱肆者以天監爲不足憑。方是不畏心事。不畏作用。○莊忠甫曰。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集注以天命爲理。故云大人聖言皆大命之所當畏。只是理之所當畏之深者。如是則只是一畏。非三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箋曰。此章首添人有四等字。看人之生也。生學困知各異。然生知者絕無而僅有。以此觀人。數百年無一二矣。即學知之人。亦復難得。惟困知者。天下皆是也。然因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者。人也。與賜貨篇民有三疾之民。同言生民之等。是爲最下也。斯字可玩。蓋困而學之。固有可通之理。困而不學。亦困也。孟子。困於心。衡於慮。○民斯爲下矣者。民。猶人也。昭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病乃困也。中庸。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如德子不學而窮。是困也。困而病之。是自淪於汚下。更無可出時。全是人事不靈。所謂下愚也。○中庸。積德曰。是章生知之外。就見成人品而言。非語有生之初也。故通生知爲入品。有是四等也。注氣質四等。恐非正意。蓋生知之外。習蔽相因。不專繫于氣質。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也。聖人唯戒其不學。而不責於氣質。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箋曰經文九思平列或以上九句每二句一連末句單舉或又以上四件是我之得于人者思之以書其本然之體下五件是我之接于人者思之以察其當然之則將九句併作兩對立格俱可○視思明者視則不可不思其所蔽必無所蔽而後明聽思聰者聽人之言則不可不反求我耳有物塞之乎否必無所塞而後是非正入是謂思聰色思溫者溫溫然如玉也貌思恭者情慢之氣不設身體也言思忠者昭十二年左傳外內倡和爲忠禮記聘義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周語忠文之實也禮器喪禮忠之至也皆中外如貫之義也故言忠則信亦在焉事思敬者敬乃執事敬之敬奉承不怠也疑思問者有疑必質思問不忘不宿也忿思難者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患思難義同見得思義者公叔文子義然後取是也○潘維城曰書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思亦列五事之一今乃以九思爲綱而以視聽貌言爲九思之四又益以色焉事焉疑焉忿焉欲焉皆爲九思之一敬爲百事之統奮問爲博學之繼以及懲忿窒慾皆君子學問之所存故非九不足盡君子之思而非思不足實此九者也仁齋曰夫人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能思也若夫喪身敗家者皆弗知思故爲耳九思蓋所以狀其善思也論曰醫之製方必有君臣佐使之差奇偶緩急之殊衆藥相配而後能已疾救人若夫用單方者亦徒備急之用要不足爲法聖人之設教也亦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衆功兼全而後以成其德如先儒主敬之說亦用單方之類耳呂用晦曰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未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提醒加護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集注云九思各專其一言九者不相錯雜也雲峰謂九思皆主乎敬不唯非輕自亦失程朱之意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岡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箋曰如不及如追逃者而不及恐失之也如探詩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湯問篇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吾見其人矣是非以顏曾之徒而言蓋亦外門人而言也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以求其志二句似與齊一流人物隱居求志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而得仁是也行義達道者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義是行君臣之義義字自重勿泛作出仕二字看○未見其人只是言其難得以勉人之意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之類天下之大而有一二焉亦可謂未見不必如注抑顏子以實其言亦不必說顏子隱而未見亦不必說顏子不幸早死李光殺曰秉道嫉邪者君子獨行之守可以獨身或難以致用窮養達施者大人濟濟之學可以立本亦可以匡時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平與○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箋曰佐藤坦曰章首無孔子曰字蓋語出於記者記者因前章末見其人之語乃求其人實之附於後耳末句以其斯之謂與結之分明與上文相呼應當通前章爲一章其引齊景只是形起夷齊蓋見其不易及耳葛屺瞻說大略是但認做夫子之語非是一齊說近是夷齊讓國者也齊景公衛孝公皆爭國者也故舉以相論此自弟子之言故附繫於前章之下因末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人與有馬千駟者春秋哀公五年齊侯杵臼卒八年左傳鮑牧謂鞌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孟子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是則有馬千駟蓋謂大國諸侯耳此章若從集注錯簡之說則有馬千駟當作僭侈之事解之劉恭冕曰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道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閻氏若璩引郝敬說並申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設苑所以稱長數三千乘是非此數也樊氏廷枚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伏櫪正與章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愼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廐馬千二百匹奢侈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儉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廐之馬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無而字正平本南宗本亦作得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即指德言若改爲得頗乖文義王直曰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不得不取證於史記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僉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取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末當言其以餓而死也餓者豈皆至於死乎夫二子皆嘗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桓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爲隣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即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

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顧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盡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觀其事亦幸哉，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清風可仰，而不可及。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稱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入情，悖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曰如此則遷無所據乎。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當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遺權棄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譏遷而遷誤後世也。□□曰，案伯夷諫武之事，非無疑義，孔孟亟稱伯夷，而未嘗及此事，惟莊子載之，而司馬遷因以作伯夷傳，然莊周寓言，不足取信，馬史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已失事實，故伊川先生曰，史記所載諫辭皆非也，武王伐紂，卽位已十一年矣，安得有父死不葬之語，然愚則以爲伯夷諫武，實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節，未可遽以斷其無也。孔子稱文王爲至德，謂武未盡善，其微意蓋亦可見矣。周自公劉以來，至王季文王，服事於殷久矣，武王亦嘗北面事之矣，今畏天愛民，起兵以伐之，雖其事固出于不得已，然不可謂之至德也。成湯於桀，惟有慙德，曰，來世以台爲口實，其意亦可見矣。試使夏商之太史，執簡而書其事，將曰商誅桀，周誅紂乎，抑曰履弒其君某，發誅其君某乎，未可知也。善乎黃生之言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然臣下也，因過而誅之，踐阼南面，非弒而何，然則伯夷之諫武，乃是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節，而其心亦豈有他哉，誠以實至德於其君焉而已矣。孔子所謂餓於首陽之下者，又安知其非不事周而窮餓終身邪。但若馬史所載，要皆非當時實事耳，諸儒疑馬史，并疑伯夷，以爲無諫武之事，非公論也。吳英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餓也者，言食不能飽，恒不免於餓耳，非謂餓而死也。蓋夷齊既逃於外，而當紂之時，豈復有爲公之禮，夷齊之介，又非義一介不取，孟子曰，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夷齊所以餓也。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此說是也。呂氏春秋高氏注曰，孤竹國在遼西，方輿紀要曰，直隸廢大寧衛，古營州地，夏商時冀州地，營州故城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三百六十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商周爲孤竹國地，春秋時爲山戎地，戰國屬燕，秦漢及晉俱屬遼西郡，據此知孤竹國在冀州地也，方輿紀要曰，平陽府蒲州，古蒲坂，舜都也，首陽山在州東南三十里，據此知首陽山亦在冀州地也，蓋夷齊讓國而逃，自西北而至東南，初不離冀州之境也，晉地里志曰，河東郡蒲坂有歷山，舜所耕也，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據此則知雷首山之陽爲首陽山，則首陽山卽雷首山之支峰也，以其在雷首之陽，故曰首陽耳，趙佑曰，夷齊初辟紂居北海之濱，是取去紂遠，則終爲恥周餓首陽之下，必無肯與周近者，彼既絕意人世矣，而仍不出河洛畿甸間，不遠增見聞之擾乎，然而天下皆周土，皇皇欲何之，計惟本國所在，絕遠中原，猶是故殷之封，未受新周之命，歸而死焉，庶幾祖宗地墓之是依耳乎。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箋曰，子亦字，見不獨伯魚異聞，非疑陰厚其子之謂。伯魚所答聞詩聞禮皆異聞也。○對曰，未也者，謙辭，非謂實無之也。注以爲無異聞，不是。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爲敬也。蓋伯魚因他事過庭，雖孔子不在堂中，亦當徐趨而過，然趨時既望見獨立，必無直趨不顧之理，必少止進面，無詔卽退，趨而過之，孔子因其進面而語之曰，學詩乎，於是而有未也之對，又有不學詩無以言之訓，歷時非斯須矣，論語文簡，不能備記也。○不學詩無以言，謂詩不可弗學之甚也，詩嫻而成章，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言之至者也，故不學之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謂禮不可弗學之甚也，猶言無足可踐也，蓋人情以詩而知人道，以禮而立，能言能立，雖從詩禮來，實從心體上發出來也，若只勤襲詩禮之糟粕，與心體有何干涉，吳英曰，學詩乎，學禮乎，云者，乃鞭策進步之辭也，猶云汝於學詩禮工夫若何矣乎，此時伯魚之年，當必在曰，弱之後，曰壯之前，何敢自謂有得，其曰未也，宜矣，退而學詩禮者，謂因此一問，遂奮力于詩禮也，卽在群弟子，亦無不以此策其進步者也，孔子教人，常在詩書禮，詔伯魚者，偶值兩時皆獨立，不言學者，豈非不當獨立時邪，而後世遂有詩禮傳家之言，豈聖人像料人有異聞之疑，而有意乎獨立時傳詩傳禮，以示無異聞邪。○問一得三節，詩禮雖夫子之雅言，然向也習而不察，一得於提醒，則恍如有得，但亢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邊，○遠其子，遠字只對私厚而言，非疏遠之謂也，觀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亵狎也，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卑，教也，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謂遠，佐藤坦曰，孔門之學，在實踐，不在口誦，觀此章亦可見矣，據記者以伯魚稱之，則知年既過二十矣，陳亢以其將有所資，益則其學亦必有得矣，然而其時方聞詩禮，以爲異也，以今言之，

五尺童子亦且誦習焉何其聞之晚也夫時過不學扞格難入雖曰君子遠其子而豈恝然聽其扞格難入乎必當及時易子而教之則知夫子之於伯魚亦必既教之矣但其教之也非如今之學者徒事記誦則雖曲過二十而固有猶未學詩禮者蓋不獨伯魚也雖陳亢亦至是而始聞詩禮之可學則孔子之學可概見焉陳亢曰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是亦善學於孔氏者矣至於學詩禮亦必體諸身焉不徒爲誦習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箋曰一二兩稱稱諸宮中第三個稱稱諸本國四五兩稱稱諸異國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君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載國所謂君王后者正是此義○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劉寶楠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卽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諸儒以稱諸異邦爲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僞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爲邦人謙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雲來朝諸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爲夫人自稱

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君爲邦人所稱異孫奇逢引郝敬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爲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之誤李光地劄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稱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胡培翬研六室雜著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章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諸說皆精審不可易○此章寓正名之意蓋因當時諸侯有以妾爲夫人者故開口用一妻字邦君之妻其稱名如此其可以妾爲妻而君自稱爲夫人使人稱之爲君夫人寡小君乎惟夫人方自謙曰小童世婦以下自稱臣婢子妾可同於夫人之自稱乎首句妻字最重惟妻之稱名方如此見不可使妾如妻之稱名也○佐藤坦曰此章蓋偶記在於弟子錄中其爲誰語則未可知也編者以爲孔子語於此耳

終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竹添光鴻會箋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

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箋曰：佐藤坦曰：據孟子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貨似是魯大夫，非季氏家臣。先儒混貨、虎爲一人，恐誤。崔述亦有辨，下出。○其歸豚，孟子作饋，此作歸，二字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讀饋爲歸，今從古。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釋文云歸如字。果如字解，則歸者不反之辭，此於歸豚、女樂何涉乎。自當作饋。孔子世家作遺魯君女樂文馬，饋，餉也。遺，餉贈也。康成注以物有所餉遺是也。○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者，今夫子得饋賜者，盡禮而往見，遠隨彼之計，非所以待小人。彼瞰其亡而來，吾瞰亡而往，在聖人不可無此一段權略。此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遇諸塗者，釋文云塗當作途，說文無塗途字，古道塗多作涂，從辵從土，皆後出字。周官司險注云涂徑畛涂道路。也釋名釋道云：途，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曰不可，穀數云，兩曰不可，倚貨自言，末句加孔子曰，別之也。加曰字，皆自斷語，不可如響，非聖人應對之辭。豈有漫無可否，道以不仁不智曾自任乎。此說非也。兩曰不加孔子者，語勢方急而答語只云不可，故不加之以逗文勢。下則虎語既終而答語又稍長，故特加孔子字以明上兩曰皆貨、孔子答語也。借謂貨自言，則當刪二曰字、兩不可字。如予與爾言，懷

其寶云云，可謂仁乎，好從事云云，可謂知乎，日月逝矣云云，不可之意在其中。竟此上文曰謂乎三字，納罪不見，爲不可而必貨。此曰不可二字，託爲孔斷以顧己學弟身人直二點惡而有此邪語邪即有之託者事不能之弊故知孔不可皆孔子答辭也懷字上已分記虎之皆甚發言迎有此二者者虎問而待答答得不答則據理以答之也虎得孔子二答更發使己日月逝矣云云深深入情亦貨之黠譎也兩曰不可隨口漫應故不用孔子之終稱孔子曰上文既有在孔子字故以孔子字終之若謂如響則誤解貨語爲倨傲之辭殊不知貨本欲孔子爲豈有欲其入而閉之門者乎此時貨實者于辭令強塞德望孟子稱孔子不入已見說有偶於貨爲已甚者邪皇本正中本知作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者一去不反日逝歲不我與者言己安命待時而日月逝去不與我共留處身將若也。○陳天祥曰：經言孔子不見，只此一句，不足以見聖人待陽貨之本心。往拜者，道於禮之當往，不得已而然也。時其亡者，終不欲與之相見，非爲不誠於己而乃以不誠報之，須其兩停有稱而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既已聲言往拜，而於道塗偶然相遇，自無避之之理，非欲與之不絕也。隨問而對者，有問自應有對，理之直與不直，在其所言之事何如耳。只隨問而對，亦未可便以爲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亦只是待貨爲兇急之人，不足與辨，所以不辨，不必稱爲不詘也。○崔述曰：集註云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是陽貨即陽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雖專致，未嘗爲大夫。此如季氏雖專魯，亦未嘗僭稱魯侯也。孟子豈得稱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其奔齊也，書曰得寶玉大弓。而皆不書其名。其叛與奔，亦略而不記。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縱使虎

妄自居於大夫，孔子世得遂以大夫之禮尊虎也。故披論語有陽貨而無陽虎，左氏傳有陽虎而無陽貨。傳記陽虎凡數十事，獨無饋豚一事。傳稱陽虎凡百數十，見皆稱爲陽虎，未嘗一稱爲陽貨，斯似乎貨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古傳稱人，或好錯舉其名字證號，如隨會又稱士會、范會，又稱隨季、士季，又稱隨武子、范武子，或舉。又稱屈巫，又稱子靈，胥至又稱曰季，文子稱司空季子之類。彌陽虎未嘗一稱陽貨，則似乎貨自貨非虎，虎自虎非貨也。孟子書稱陽貨者一，陽虎者一。其於歸豚，則稱爲陽貨，與論語合，不稱爲陽虎也。其於爲富不仁，則稱爲陽虎，與春秋傳能交。子之言合，亦不稱陽貨也。後之人何以知爲虎之即貨，而貨之即虎也。叛今名以言與虎爲二人，則孟子之貨了然分明，無可疑者。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箋曰：黃東發曰：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天以賦予於萬物，人爲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賦於人，則不能以靈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竊謂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稟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天下之性，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疏密

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佳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者終相若也此一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糅屬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此相近之說也○孫詒仲曰性字從心從生乃人所得以生之理而具於心者性具於心一言性便在氣質中含氣質性安頓於何處○占賀煜曰程伯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朱子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性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朱子又曰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又曰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性天命之性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其言極精確朱子又嘗曰此說往往人都錯看了才說性便有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纔染得不說好了雖纔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舊在此全在學者著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害理是朱子固明知本然氣質不可分析矣○又案性因理也理之在於天純壹粹精無有一點糅雜其賦于人人也始爲每各固有之物理不能獨立必與氣質相配方有所安宅故就人身而言性莫非氣質之性卽本然之性非兩性相對而角立也於是乎億兆之衆不能無高下之殊賢愚有大賢小賢之辨聖有性之反之之分德有至德盛德下德之異不獨清濁弱強各判其趨上智下愚之不移又其不同之尤者寧得而歸乎一哉夫其原於天也有善而無惡則同何以明之遇名德者碩必興崇敬之心見宛狂之人輒生怛悼哀惋之情不惟有德者爲然蠢蠢之倫亦皆有斯心誠能三省激發加擴充之功其勢沛乎有不可禦者大賢可以進於聖君子可以進大賢庸庸之徒可以進於君子兒孩而暴戾虐之輩猶得沒身不敢爲惡此性近習遠之說也天未嘗不欲以全理予人人以清濁昏明不齊之質稟之不得人人而在天理之全一涉人身則氣質爲人政故其進德之效亦惟達氣質之量所逮而止耳然一蹴造聖之域者必氣質至清者也進於大賢君子者必氣質之粹駁相半者也伎止於不敢爲惡者卽氣質之涸濁不美者也極其心力之所至而止于是其理蚤已判于有生之初然則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舉世皆在醉夢中不得不疾聲大呼以喚醒之不自覺言之過當也孟子嘗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雖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世固有其人行誼多瑕類而克昌言排異端者又有田舍漢一發不通而雖鳴便起孳孳行善何可許以堯舜之徒乎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豈人之所不能哉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代千弟稍謹慤者莫不知徐行後長者豈可概稱以堯舜乎蓋道二而已非善則不善舍巢端必趨正道苟所祈嚮之不詭乎聖輒深褒許之此孟子誘掖之苦心也宋代羣儒墨守孟子成說不能體其指歸以爲人性聖愚眞無二人之苦學洵可以與堯舜並馳果如所云自鴻荒迄于茲何無一人自信僅襲之資躋於英儁

然也性在稟氣形質中與水在器中相似水之本體無不周圓器有偏曲窳凸則水亦不能圓正不圓不正者亦只是此水豈可別爲器之水哉又曰相近蓋謂人人心善處皆相近也人心善處便是性之本若單言性之本固是無有不善若與氣稟兼言衆人所稟之氣質各有偏處所以性皆不圓不能盡有其善○龜田興曰中正純粹不偏不倚是謂中尙書所謂恒性乃是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左氏傳曰民稟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中卽人之所爲性也故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蓋謂天命之性也受天地中和之氣而生者稱人焉受不中之氣而生者爲物焉因稱人以爲萬物之靈蓋爲是也又曰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雖然天非每每降其種一一分布之也初降此人之時既賦其性而爲人其人生人人又生人人其氣相繼生生不息是所以人之性爲不異也是爲人恒性矣天初降馬之種而馬繼生馬初降牛之種而牛繼生牛而牛不變馬馬不變牛是馬不失馬性牛不失牛性也然則人有人之恒性馬牛有馬牛之恒性禽獸蟲魚凡萬物亦各存其恒性爲性命之理於是可觀矣又以瓜論之夫瓜之初生天降之種其一箇之種已生成蔓而先結一瓣自此一瓣而綿綿波衆瓜每瓜之瓣各有數百枚明年植其瓜而培之糞之則數百枚之瓜爲數千百萬之瓜雖其類相析爲數千百萬其形不出於瓜之外其味不變於瓜之內及其分布於四方雖殊其區域猶繼初降之性而不失之矣至如形之大小長短膚之踈密堅脆味之厚薄甘苦色之深綠淡青則因土地之肥磽雨露之偏周人事之不齊而然者或有之矣雖有此小異同乎其類則相似而不失瓜之性是亦瓜之恒性而天之所賦與也仲尼謂相近者卽此義也○歷史百家書曰性寬曰性

急曰性剛曰性柔曰性倨曰性忌曰矯性曰直性曰好酒曰性好色曰性惡酒曰性好潔曰性髒之性曰蕎麥之性此類皆斥氣稟而言氣稟即氣質也氣質非性也而謂氣質曰性者蓋而言之而已夫性者所謂人之恒性而不可加損焉但可養以反之可治以成之而已矣非可變化者也其可變可化可矯揉以革者氣稟也洪範剛克柔克君子佩玉佩諸門豹之佩韋董遇千之佩弦皆爲其可變化矯揉以革也而歷史百家之書謂此曰性者蓋而言之而已其實非性也宋儒欲專主張孟子性善之說通於是創本然氣質兩性判以構二柱焉是古來聖賢無有之設畢竟認氣稟之質以爲性之過也○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有狀象而無形至化生五行則水火金木土各有顯形水火金木土具形則又各有質水之柔弱火之亢爽金之凄凉木之强堅土之甘美是謂五行之質也下民之生亦然稟氣于天其氣成形形又成質而循滿軀殼中其形質皆氣之所化生也其清明昏濁剛强柔弱寬裕躁急輕浮沈重皆屬于氣非性也質智愚昧顯敏遲鈍奇巧拙劣俊秀倜懦之類皆屬于才質非性也古人謂稱氣質不論材質者材質亦其本出於六氣故謂以氣質屬陰陽之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件皆屬于心心者藉理以料度者非性也志意思慮念想憶之七件皆屬于情情者感物而發出者非性也夫性者一身之本質萬種之串紐而才氣心情四者人人不同其所以不同則其所稟之氣之異也其所以異則一氣流行賦人賦物之時人物感其陰陽風雨晦明之氣而受之異以生是以有此不同焉稟受之所以異者正在於此耳稟受之氣異則才亦隨而異才氣異則心情亦隨之而異矣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可以型焉故才有高下氣有剛柔心有昏明情有厚薄而性者天之命而人之本質乃所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是也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其性皆同然則人之有純粹駁雜多寡高下參差不齊者在乎才氣心情而不在乎性也雖然才氣心情四者亦性動之用而統於性者也故才氣心情亦有槩而謂性者其實非性也才乃性之英華氣乃性之應用心乃性之發動也性譬則如車之軸氣才譬則如左右之轂心情譬則如兩輪輪與轂雖統于軸軸亦賴輪與轂而活動以致千里之路性雖統才氣心情不賴此四者亦不能成之矣故才不可不達氣不可不養心不可不節聖人立禮樂法制以導之者則所以使其才達之其氣養之其心不制情不可不節聖人立禮樂法制以導之者則所以使其才達之其氣養之其心不制之其情節之而成其性也聖人設教之旨蓋在於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猶謂相似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何獨至於人疑之又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相似與相近其辭無異其義亦同孟子言相似亦謂性之相近也孔子言相近亦謂性之相似也程子遂創立氣質之性曰相近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理也理無不善孟子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彼依孟子性善之說推之於人不能盡合或有后稷自幼而岐嶷或有越椒自幼而殘忍其懸絕已如是乃觀濂溪太極圖說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要之未理會之過也○毛奇齡曰夫子罕言性至此專下一性字安見便屬氣質祇因儒者認性不清但恐相近與孟子性善有礙故將此性字推降一等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謂善與善近雖其中原有差等堯舜與湯武不必齊一然相去不遠若是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不待習而先相遠矣則是性近之性即性善之性而上知下愚不移始指氣質之性言即王制所云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者蓋合陰陽水土之氣與父母血肉之質如周禮丘陵專長原隰豐庫中庸南北方强弱以齊及春秋楚越椒晉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箋曰此與上章蓋非一時之言記者相序次者則爲有意正平本南宗本惟作唯。知作智○中井積德曰氣稟者只是昏明強弱之分矣未嘗有善惡人有昏弱而善亦有昏弱而惡有強明而善亦有強明而惡可見善惡不干氣稟矣洪範所謂變友是柔之善沈潛是柔之惡高明是剛之善彊弗友是剛之惡冨參考若其善惡亦惟當就習求之又曰以文義論之昏弱似惡彊明似善然世間遜順謙卑不敢作惡者多是昏弱之質夫元惡大憝必是彊明之質決非昏弱者所能也是亦可以見氣稟無善惡矣又曰愚與知對即是不知之謂矣故雖至愚未可名以惡程注以暴棄說下愚引商辛爲證恐失當商辛是惡人其質非昏愚乃是習蔽之尤者上章所謂習相遠是也商辛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搏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其質可謂彊明矣豈下愚之謂哉。

暴棄一出於習敝非氣寡之罪也夫自暴自棄者一轉面皆可以入道矣何不移之有太甲顚覆典刑卽從而弗悛雖至桀紂可也及於桐還義乃爲賢士矣是太

甲非下愚也桀紂之時有伊尹而放之安知其不爲太甲也又曰上知譬矛之死下愚譬不之數中間木柄甚長衆人皆居柄中又曰是章主意在勸人遷善也謂

鮮不可移之人耳非愚下愚不移義上知與下愚子萬人中僅有兩三人而已矣其他皆可移之人矣今向通人間之曰汝上知與必曰否汝下愚與必曰否然則

非可移之人而何故論不移曰唯上知與下愚也昔世聞不移者唯有是二等矣是衆不移之寡以示移之多所重在移不在不移○古觀猥曰程說以疑學者則

爲稗非小黍以經旨則未必全合夫子目下愚所包甚廣不能移不肯移者皆在其中程子獨揭不肯移者道之失聖言之意且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

以不爲是其智足以窺道特不能踐行所知一日翻然悔悟立可以入善夫子豈專指此葢說朱子云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

紂桀紂之不可使爲堯舜是晉有識實勝於智願猾恨頑流於偏堯舜桀紂無待乎晉卽欲令夔能之偏變爲嚚贊檮杌之邪梁闕之凶慝化爲吉甫仲山之明哲

絕不可得唯如是觀然後理方周匝無滲漏也已觀太甲之終怨艾遷義則知其始之欲敗度縱敗禮與夫市井之淫悍無賴者殊科矣呂東萊讀論語躬自厚云

頓變暴驚之性爲賊擊則知其天資素過勝乎凡矣而唐明梁武之晚年荒繆與始時判如二人可見其天稟不甚高明也如周娃鳴宮私之晉惠雖以十堯九舜

治之寧可化中興之漢宣晉明乎如不辨菽麥之阿兄擢苗守株之田父雖累孔顏而誨之庸可進而爲游夏之明敏乎此亦理之蕪易見者也夫遺末易謂也予

嘗以文藝之末譚人間有吾强聒拂已而其人冥頑不生振勵者又有警欲以此成名碏碏從事畢生不曉其方者此卽所謂下愚道藝雖不同而厥理則一也獨

中庸天命之謂性以至難愚必明致曲能化似聖愚同一性人人可爲聖之論此宋代諸儒之所據天命之性是討原之論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者也然既有性

之目便就氣質爲言斯有偏全粹駁之殊卽性相近之說子思未始言優兆之性未嘗有等差也必明之愚必非至愚致曲本非儒夫可企克困知而勉行是志尙

堅定不動者也大匠不爲拙工廢繩墨君子立於中道而能者從之中庸豫立一定之矩鑊令學者學學違踏以進於道斯可以爲賢爲聖卽夫愚騃無似者亦得

興聞至敎以之者子思豈貴鋭迎凶人情昧疑漢以必爲賢聖哉夫衣錦尙絅之去無聲無臭之域邈乎有間矣顧人而有衣錦尙絅之志之質其超越凡民也養

還則馴致於無聲無臭也可幾已至世之妄庸輩頌竭其心力勉勉竟歲曾不能望衣錦尙絅者之後塵安得實以無聲無臭之與妙哉或曰果若子言三分兆庶

上智下愚之不移者居其二自餘又曾氣質一定不可甚變然則敎之所被無乃太狹乎敎之益何其徵也曰否否哲王馭世良相翼治盛德四聲敎具靡玷闕則

舜寓油然赴善資之上者爲仁爲賢中者亦能展材用于時下至愷倘嶺嶺之民皆知恥而不敢行邪卽有一二老革巨猾不可誨導者捽而戮之耳是謂到隆之

治堯舜之所以猶病也固非人皆可爲堯舜之謂也又非如比屋可封之說也假令唐虞無堯舜之化一時亂敵之臣必不止於四凶朱均之不肖或至於爭奪與

逆決不甘爲諸侯此足以見堯舜聖化之效尤可知人之進德固已限定於稟質之始矣且也夫子特以三等判人優劣非以卒分天下人譬諸百人之衆上智百

一下愚百三四其他莫非中人有敎則爲賢爲哲無敎則胥而淪於頑獷凶罰矧使上智更加淬厲可以進於大聖使下愚知恥尙加矯揉亦可以袪愚兇刑憲是

天下無一人不藉敎化尙謂之敎之所被狹而爲益徵邪○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也非惡也智者耆愚者亦善也程子於性與氣質之外又

別觀才不知所指且以才專歸下愚而無關於上智亦不可通旣言昏愚之至又如何能有以善自治之美孔子以下愚爲不移而程子則以至愚爲可移程子之

言果是則孔子之言非矣○龜田興曰上智下愚其等懸絕上智所謂生而知之者也下愚所謂白癡不辨菽麥者謂敎誨之非所及也故曰不移惟中人則可移

以上下而上智不可使之移於下愚下愚不可使之移於上智尙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是則葢言之耳其實則狂愚之人不能至於聖處也程子以下

愚爲桀紂者非也夫桀紂其智足以拒諫其察足以知人之非矣非所謂白癡也爽德昏德好居下流而終身不知己之非是漸磨積習使之然也班孟堅以上智

中智下愚九階之分其稟受乃以桀紂盜跖爲下愚者其兇暴殘虐亡國喪身而不知反其性也要之其行均於下愚是以居之於此耳程子據班志以辨下愚者謬

矣○下愚不移程子謂自暴自棄拒焉而不信絕焉而不爲也則是非不可移而不自移也程子所以必以自暴自棄實之者何哉程子之說性曰自堯舜至塗人

其理一也約其情以復性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然則天下無不可移之人而今夫子言下愚不移故以自暴自棄實之然此非夫子之本旨也聖人之說性皆就氣

質言之所謂下愚云者正指痴痴混混不辨菽麥之人耳非以强戾才力之人考其歸而言愚也東涯云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絃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敎故邑人皆絃歌也。夫子莞

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葢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葢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

敎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

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

自實其敎也

篆曰子之武城者子游爲武城宰前出故此省之○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彡之形凡弓琴瑟弦皆從弓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此文作絃是別體文王

世子春誦夏弦注弦謂以絲播詩周官小師弦歌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詩詠之也學記云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庠

塾之敎廢故禮樂崩壞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爲武城宰乃始復庠塾之敎故夫子得聞弦歌之聲也○莞爾而笑莞釋文作莧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夬九五莧陸夬

夫虞翻注，蒐悅也，讀如夫子蒐爾而笑之，蒐蒐形狀相近，而實不同，說文蒐蒐也，從艸，見聲，蒐訓山羊細角，羊有善義，故引申蒐蒐也，從艸，完聲，蒐訓山羊細角，羊有善義，故引申爲相隨之皃，論語正字作蒐，段借作莞，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蒐隨之訓亦合。○割雞焉用牛刀，割雞謂分割肉節也，是借言不是喻言，此喜其道之行而惜其不大行，欣喜中寓無限歎慨。○君子學道則愛人，二句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武城雖小邑，其中自有學士大夫，自有庶民，非君子卿小人，皆當學道，禮樂便是道，學禮樂便是學道，在昔日夫子之言，蓋泛指一世君子小人，子游引來却不重君子小人，樂便是學道，在昔日夫子之言，蓋泛指一世君子小人，子游引來却不重君子小人，人上見王治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子游引述口氣，方爲確切。○前言戲之耳者，孔子美其能行道，故蒐爾而笑，惜其才大而治小，故曰割雞焉用牛刀，了游以爲謂己以禮樂治小邑，孔子不可面言其大才治小邑，故不復辨其意直以前言爲戲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句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十　崇文院

箋曰，潛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皇本正平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不狃，狃也，作弗擾，叚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不狃字，洩洩與伏通，皆貫習之義。○末之也已，是尼之之詞，皇本正平本說作悅。○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者，夫召我者，領公山氏說，如有用我者，以下當擴開說，雖承上文，而其意極大，方論到夫子平日素志上，若曰天下無人用我耳，苟有用我者，吾必興周道於東方，以繼文武之盛，至此不復貼弗擾說，但夫子之意，欲興周道於東方，繼文武之治，亦惟所應幾，在伊呂之業，如直解爲代周而王，則非也，其字乎字只是虛字，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如有復我者，我必爲在汶上矣，如政也，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皆可以觀語勢，日東周者，周自平王東遷，雖都於東，使夫子得行其道，將使周道復興，使成簡東周了，味吾其爲三字，見文武爲西周，吾爲東周，是何等遠神，非謂使魯爲東周也，皇本，如有下有復字。○崔述曰，春秋傳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敗之耳，初無所爲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爲東周，必將討天下之亂臣賊子也，弗擾既身爲亂賊矣，安肯討人，縱使肯，人亦不服，不見楚靈王之戮，魯封乎，且夫弗擾庸鄙狡詐之小人也，勞仲梁懷而不見敬也，則勸陽虎爲亂，不得志於季氏也，則與陽虎謀殺季孫，不欲墮費也，則以攻公其心，其殺而其謀其拙，安能爲東周邪，夫費彈丸地耳，其

民素服屬於季氏，必不久從弗擾叛也，觀郈與成之叛，皆請降於齊，費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魯以大師攻之，不數月破矣，欲爲東周，胡可得耶，且方是時，周禮未改，非戰國時可同而謂孔子公然欲自爲東周乎，又按左傳費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爲魯司寇，聽國政，弗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力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興之業而圖未成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費可以爲東周，魯之大反不可以爲東周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師師墮郈，師墮費，然則是子路之言，亦不肯墮費，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主師費人以襲魯，其雖孔子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擾乃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輔弗擾以爲東周，一何舛耶，史記亦知其不合，故移費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郈之叛也，數月而兩圍之，成之叛也，伐不踰時焉，費之叛何以獨歷四年而無事耶，定十二年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使費果以九年叛，則費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墮之，子路當先謀討費，不當先謀墮都也，史記既移費叛於九年，又採此文於十三年，子路不亦先後矛盾矣乎，由是言之，謂弗擾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謂在九年亦不合，總之此乃必無之事也，曰然則論語亦有誤乎，曰有，今之論語乃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是齊論與魯論互異也，漢書張禹傳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是魯論中亦自互異也，果孔門之原本，何以彼此互異，然則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蓋諸本所同者，必當日之本，其此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十一　崇文院

有彼無者，乃傳經者續得之於他書，而增入之者也，是以李氏以下諸篇文體與前十五篇不類，其中或稱孔子，或稱仲尼，名稱亦別，正如春秋之有續經，孟子之有外篇，司馬遷之史記之有元成時事，劉向之列女傳之有東漢時人者，然非後人有所續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諸本并存，後人猶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張禹，彙合齊魯諸本，而去取之，定爲一書，當時學者，以其宮尊官達，遂靡然而從之，以致諸本陸續皆亡，故隋書經籍志云，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非襲舊章賢之舊本，篇目雖用魯論，而其實兼采齊論之章句者也，嗟夫，張禹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漢宗社之存亡不問也，況於聖人之言，焉能測其萬一，乃竟公然肆而合之，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者，蓋亦不少矣，而此章與佛肸章，尤害道誣聖人之大者，蓋戰國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譏己，故誣聖人，嘗有其事，以自解傳經者不知，其僞而誤增之，而禹又誤采之者也，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趙岐刪之，春秋之續經，幸而公羊穀梁兩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聖人之筆，惟論語一書，不遇如趙岐者，而反遇一張禹，以致純雜不均，無從考其同異矣，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非可以尋常去就之義律之也，南轅之不道，孔子嘗立於其朝矣，於費奚擇焉，曰聖人者，義之歸也，聖人所爲，天下將以爲法，己則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猶之乎無適無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爲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義，而無成見，是之謂無可無不可耳，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烏有悖禮義而自以爲無害者，故主於衛

輒之事，尤與弗擾不類，輒雖無道，然衛之君也，春秋固已衛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衛，乃公養之仕不爲衛君，子貢言之矣，若欲以費爲東周，爲耶，不爲耶。戰國之初異端並起，始好爲聖人不凝滯之說，以自便，而子之臣故士，蘇代以滅燕矣，再盛於西漢之學，說經者遂合附會，以誣聖人，而王莽踐帝位，劉歆以亡漢矣，三盛於東漢，魏晉之交，名士風流，皆云禮豈爲我輩設，而華歆殷仲文之屬，爭附叛臣，七賢八達之流，遂從而亂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猶藉口於無可無不可之文，而不悟也，曰孔子雖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義，曰苟可以爲東周，則何爲卒不往，苟往有害於義，則久何爲欲往，蓋卒不往者，經傳無其事也，欲往者，縱橫之徒相傳有是說也，即此亦足以見其爲僞託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箋曰，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徧及天下爲仁也，且不云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勸驗，事事用意也，恭寬信敏惠五者平說，不必論本末，○恭則不侮，敏則有功者，敏有勵精治事不曠時日之意，夫恭敬自處，誰敢侮之，寬簡御下，所以得衆，令與行劃，人孰不任，莅事明敏，所以有功，惠惠使人，人忘其勞，○能行五者於天下，是本句有行字，若云無適不然，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此仁是治天下之仁，故以五者爲仁之作用，邊曰章亦有寬則得衆四句，必古有此成語，而引之爲子張告之，○東涯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從集注說，則能行五者下，微讀，非言行五者於天下也，蓋謂能行五者而天下到處無處不行也，尤嚴，率強，○子張一生病痛，只是務外，夫子因病立方，蓋恭寬信敏惠總是仁之隨在異名耳，析而言之，曰恭寬信敏惠，合而言之，只是一仁，仁不在此，恭寬信敏惠之外，止說個仁，却渾淪無可下手，困勉錄云，五則字，不落一層，正示以能行五者於天下之實，言必造到這等地位，方謂之能行，所謂以效自考者如此。

佛肸召子。句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皇本正平本不有曰字。磨而不磷。磨力臥反，○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箋曰，佛肸，皇本作肸肸，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蒲肸，佛蒲肸三字音近通借，○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爲不善者，者是處所字，不入，是指地而言，危邦不入，婚娶論財，君子不入其鄉，亦然，○佛肸以中牟畔，洪亮吉曰，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屏蔽，邯鄲即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襲衛，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衛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圃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戰國策，蘇秦說趙王，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爲中牟宰，索隱云，北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肆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杜預以禁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駰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即今陽陰縣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陽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衛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如之何者，之者是也，謂佛肸也，言雖往，如彼不善何也，○然有是言也，然者，受子路之言，以爲是也，有是言者，下文四語是也，此孔子不以子路之言爲非，而引古語更發一義也，○不曰堅乎二句，曰字有就理言者，有就心言者，不專指發于言者，不曰堅乎，猶云不有所謂堅乎，孔注磷薄也，考工記輪人輪雖敝，不甐於鬱，注鄭司農云，謂不動於鬱中也，玄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薄之，不能敝其鬱旁，使之動，鮑人，察其線而蔵，則雖敝不甐，注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謂韋革纏接，沒蔵於韋革中，則雖敝纏不傷也，甐與磷通，則不磷者，不動不敝不傷也，廣雅釋詁，磷，薄也，經傳皆通作薄，○涅而不緇，緇，史世家作淄，新語道基篇，論衡問孔篇，文選座右銘注，亦作淄，淄緇古字通，漢費鳳別碑，涅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泥而不滓，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機，史記屈賈列傳，有云，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

者泥而不滓與三碑略同皆是涅而不緇異文廣雅釋訓涅爲泥顧泥非染物者淮南子齊俗訓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眞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高誘注涅樊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卽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也本草經亦名涅石神農本草經礬一名羽硜硜卽涅也蓋今之皁礬

張彥陵曰堅白二字是借說字面不著物上亦不著道德上○吾豈匏瓜也哉匏與瓠渾言不別析言之則有異豳風斷瓠小雅瓠葉瓠皆可食公劉酌之用匏匏不可食陸農師曰瓠甘匏苦國語叔向稱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匏苦瓠甘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向以爲不材言匏瓜者匏亦瓜類也古言有魴魚鱮鳳鳥鳥匏瓜爲一物亦同夫植物之不能飲食不特匏瓜不食只是不爲人所食如碩果不食井渫不食之類蓋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當蓄之以爲壺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說者謂但可爲壺以涉水是也又如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卽是匏瓜不繫於栗薪之上繫者謂但可爲壺以涉水是也又如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卽是匏瓜不繫而不爲世用者也○存疑曰磨不磷涅不緇答欲往佛肸之召意己明匏瓜之喻是示己當爲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粘著○遂述曰佛肸以中牟畔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

肸與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魯大夫也孔子往將臣二人乎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則其勢不能臣於二人則其義不可孔子將何居焉夫堅者誠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堅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誠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聖人誠非小人之所能汚然未有恃其不能汚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堅白非佛肸之所能磨涅則彌子瑕蘧瑗亦豈獨能磨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去其家孟子乃以爲無義無命乎故不礫不緇之說爲見陽貨解則可爲往赴不狃佛肸之召解則斷不可且孔子往將何爲耶不助之耶固無所用於往往亦將不相容助之耶則已礫且緇矣尚得自謂堅白乎哉又按佛肸之畔乃趙襄子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薨未葬而中牟畔趙襄子率師伐之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彊列女傳亦以爲襄子襄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傳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圍邯鄲邯鄲降齊國夏納荀寅於栢人五年春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圍中牟然則此四邑者皆荀寅趙稷等之邑故趙鞅以漸圍而取之當魯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衛之時中牟方爲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又安得據之以畔趙氏乎此蓋戰國墨者之士欲誣聖人以便其私但聞不狃當畔魯則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但聞佛肸當畔晉則又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楊守敬曰佛肸之畔乃孔子已卒之事據韓詩外傳趙簡子將襲衛而中牟畔之暮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新序趙之中牟畔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畔皆以爲襄子時事襄子立於魯哀公二十年距孔子卒已六年矣左傳哀二十年趙伐衛趙襄子降於瑕丘時居簡子喪故遣絕糧問吳王於軍中蓋先主先臣則簡子卒於此年明矣○史記年表測趙簡子於周元王元年當四十二年至六十年卒書狃案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則襄子更立孔子卒二十五年方立然史記誤不足據世家載佛肸之畔於孔子去衛之後此事不見於左傳夫佛肸宰中牟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據邑以拒簡子則其母何不以各爲其主對而乃云召有憂臣耶且據史記則佛肸當爲范中行之邑宰而論語孔注又以爲趙簡子之邑宰大抵

亦因說苑新序諸證而不敢沒之耳原史記蓋因論語有是文於他書無可證第見左傳有趙鞅圍中牟之文遂遽就其說而於晉世家不載其事則已微漏疑根矣且佛肸家臣也孔子往將臣佛肸乎抑臣於佛肸乎又將糾合齊衛以滅趙簡子乎是進退皆無據矣○或謂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而簡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子路未見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却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恒理答之應之曰本文云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佛肸果爲中牟宰安得遽曰以不善卽夫子亦何不以各爲其主解之聖人慮深慮遠三桓之子孫微矣明著於經而於天下大勢反默而不言就令聖人慮已及此又何不請命魯君如討陳恒之事合齊衛以救范中行而乃聰佛肸之召乎夫孔子之堅白誠非佛肸之所能磨涅試問彌子瑕蘧瑗亦豈能磨涅孔子而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爲無義無命乎此皆由戰國策士苟且求合不能潔身故託之聖人亦有從畔之事以便其私而齊魯儒者不能審察沈以傳沈兩漢以後此書遂定遂令張賓王猛韓延徽張元皆得以佐命自實悲夫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箋曰由也女皇本無也字女作汝下同六言者言猶字也仁智信直勇剛六字也蔽字與言字相對有此一個名目卽有一番影似爲之障礙幾開門戶卽是墻垣所謂六蔽也○居吾語女居訓坐者古人以雙膝著席而伸其股爲跪跪有危義以雙膝著席而反臀以尻著之爲坐坐卽安也爾雅以安爲安安坐而疏以爲安定之坐以居爲坐義同古居處字作尻居說文以爲蹲踞字以蹲著尻爲居亦蹲踞之引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愚者好仁之蔽也非不好學之弊但好學則好仁自無弊耳下文並倣之學記詩之失愚書之失誣與此語意正同皇本居上有曰字○其蔽也蕩者凡事有可爲之策必竭知慮而爲之不復順道義故知者之蔽也蕩孔注云無所適守得之皇本知作智其蔽也賊者言必信雖害人賊物之事亦必爲之故其蔽也賊謂任俠之輩也○其蔽也絞者絞急切也繞繩於頸急引之以殺之謂之絞直者之責人其急切亦猶是也○好勇不好學四句勇與剛相類勇屬加人一邊一味要奮發剛屬自任一邊一味要擔當左傳使勇而無剛者當鬬而速去奮進入敵勇也一足不退剛也狼瞫好勇若與其友殺先軫則亂也陽處父以剛稱其易中軍是狂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夫子旁頭

一語直是提出子路於萬嶂之中向後一一剖出病症使他自反病雖有六其藥只在學字學凡考之師友求之方冊皆是學之事該括許多功夫次第大要則內養心性外踐義理隨時適中非後世口耳之學也物茂卿曰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他如請問其目行五者於天下三樂三友三畏三愆古人以條目教之以條目守之其爲實學可以知已後人輒欲以一槩之論通之不務實故也六言本言六種德耳德以性殊故有多品然必學以成之然後可以爲德當其未成德則性之所近好之已苟能學而納身於先王陶冶之中以養其德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成其材足以有用焉辟如椎鑿刀鋸各有其用已。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

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箋曰莫學夫詩莫無有二字之義猶言何無有學夫詩也學字宜玩體驗工夫全在自得非誦字讀字可代詩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一言最得其要發乎情故有群有怨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禮義故和而不流怨而不怒此章是說學詩之益非是說學詩之法要知聖人全是要諷詠中加體會功夫故下

可以字○可以興者興去聲興於詩之興自別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是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言興毛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如襄十四年晉伐秦諸侯之師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又昭三年楚子賦吉日子產具田備是謂引譬連類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也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叔孫豹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又襄二十八年慶封汜祭叔孫穆子使工誦茅鴟是謂相切磋物茂卿曰興者從其自取展轉弗已是也觀者默而存之情態在目是也凡諸政治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人在丈夫可以識婦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及於興以取諸則或正或反或旁或側或全或支或比或類不爲典常觸類以長引而伸之意出意新譬如繭之抽緒比諸爇之傳薪取自我者可施天下焉是興之功也大氐詩道性情主諷詠觸類而賦從容以發言非典則旨在微婉繁繁雜雜零零碎碎大小具在左右逢原故其義無窮大非他經之比焉○可以群者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惡之習消故可以群居相切磋○可以怨者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可以怨如稴叔賦圻父鴻雁戎子賦青蠅是也孟子論凱風小弁有宜怨不宜怨之分又一義○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焦循曰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務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譯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詞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怨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爾雅於鳥獸草木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張彥陵曰人之所最難治者氣然忿激之氣得詩而平處常處變之道盡此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箋曰此爲字與孟子高叟之爲詩同仲尼嘗語伯魚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而今又語之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不謂詩而特言周南召南則別有其義可以知也已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卽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皇本女作汝召作邵正平本同○正牆面者正正南正北之正面牆也與召誥面稽之面同正牆面者正向牆也。

是鄭裝語周禮揮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小戴檀弓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同一詞法正牆面而立言不可行也○吳英曰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據此知孔子蓋冠而生子也孔子年七十有四而卒而論語顏淵死有才不才之言則顏子先孔子卒而伯魚又先顏子而卒而世家謂伯魚年五十則孔子生伯魚時其年甫弱冠歟蓋以孔子少孤聖母寡居門衰俠鮮故應早娶不可拘三十而娶之例歟檀弓曰云云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先人孔氏出妻辨曰嗚呼小人之無忌憚至此極哉詩曰刑于寡妻宜爾室家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齊而后國治聖人所過者化而況於其妻乎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之喪年不可考大約與伯魚不甚相遠及除伯魚之喪年過五十矣且孔子卒伯魚之喪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之喪年不過五十矣且孔子非庶人也伯魚固卿大夫之子也以卿大夫之子之妻過五十之年夫死而嫁于別國此古今未有之事也而謂獨有于聖人之家乎子思之妻無所見然喪服之輕重有先王之禮焉非人之可意爲也使出母而無服則孔子豈能使伯魚之爲之服使出母而有服則子思豈能使子上之不爲之服哉孔子雖聖人然不自聖也豈自以爲道隆乎子思大賢而學于聖人者也又何自處于道汙舍聖人而不之法悖先王之禮師心自是而創爲之說乎以子思之必無此言知子思之必無出妻之事也大約孔子娶亓官氏之後明年遂生伯魚未幾而亓官氏先卒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亦不再娶世既莫詳亓官氏之所終遂造爲異說以誣之子思之爲人嚴毅故又從而爲之辭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哉。敬而將之

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道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君子曰禮只是一箇和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籩曰云字指言如此之詞周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頻聘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璧琮以享皆瑞玉也鄭注尚書云帛所以薦玉也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制丈八尺疏云制謂舒之長短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雜記是言昏禮納徵束帛用二丈取成數其他禮幣皆以一丈八尺爲節也○物茂卿曰禮樂之道施於己則以成其德用於人則以成其俗先王之所以施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以悅耳目之具者衆矣故孔子有此言也○此章朱子本說與程子不同朱子以禮樂直做禮樂就事而言敬和在鐘鼓玉帛之先亦在鐘鼓玉帛之內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則當從本說程子本於樂記直以禮樂做序和乃揑合序和爲一貫矣則亦將合禮樂爲一貫與人固有能序而未和者有能和而無序者國家之政亦然未嘗有偏其一而並得其二者也兩椅之喻失當至盜賊之有禮樂則尤謬夫人

愛敬之良不容自已而後有禮樂以達之節而和之無非所以全其天性故曰禮之用和爲貴也爲盜者蔑天良而干法紀即有統屬而相聽順亦狐羣狗黨何名禮義哉以此言禮樂則是君子不勢學焉者與程說不當采入。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

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墻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籩曰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屈橈也詩巧言荏染柔木毛傳荏染柔意也說文柔弱貌柔與荏同廣雅釋詁荏弱也○譬諸小人集注解小人爲細民其意以爲色厲內荏穿窬之盜已是邪惡小人中間不可再言小人以此爲疑故解小人爲細民也不知小人爲作非止一端或諂或讒或姦或盜或顯爲強暴或暗作私邪或心狠而外柔或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者言於衆小人中譬之也以色厲內荏之人譬之於諸般小人惟其爲穿窬之盜者可以爲比也○穿窬之盜釋文踰本作窬孔注云窬牆也則字當作踰皇疏云踰人垣牆則其本作踰矣儒行篇門圭竇鄭注圭竇門旁窬也穿牆爲之釋文圭窬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三倉解話云門旁小窬也此則鄭本作窬陸本作窬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窬今左傳亦作圭竇是知窬與竇通說文竇空也窬下曰一曰空中也窬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爲窬淮南氾論訓古者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高誘曰窬空也是也窬字從穴訓門邊小竇竇又從穴知狗竇水竇是常設者此穿窬指今別墾者乃穿穴也荀子針賦曰不盜不竊穿窬而行亦訓穴盜賊武仲謂齊侯似鼠

譬伏宵行即穿窬之說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注讀作愿是也鄉愿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

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籩曰中井積德曰鄉愿是鄉論之愿人也非君子之論則其不得實可知矣蓋此非眞愿註鄉人得愿名者鄉字屬論者不繫于原者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是也注鄉人之愿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並失之德之賊者德中正之德泛就理上說君子衆人皆在其中而自己之全喪其德又不待乎言賊者似德非德他却似忠信非忠信似廉潔非廉潔把眞忠信眞廉潔都被他混亂了故曰賊勿作自賊賊人看只重賊理。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籩曰忽聞而信之可謂道聽又從而說之可謂塗說此特形容口耳之學輕躁浮淺之狀耳道塗二字借喻只是形容他入耳出口略無停蓄的景象莫認實說苟子所云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者是自棄其德也德之棄棄德也凡字當在下而移之置上則必加一之字以勾之

斯之謂即謂斯淺之爲丈夫即爲淺丈夫小人之使治國家皆是也德由聞見以入要在潛心體會以蓄之方爲吾有故君子凡有所聞明辨得失一一反之於身從善去惡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兩用中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是以凡有所聞莫不爲身心之益德以日茂也道聽塗說者反是蓋淺躁之胸襟其所急欲收者博聞敏捷之譽而不知收其名者喪其實矣浮薄之心思其所急欲炫者才辯議論之華而不知外愈逞者中愈涸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鄙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吕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籩曰中井積德曰鄙夫者鄙元是都鄙之鄙鄙野之人無所見聞社會貪吝成風後世有鄙吝貪鄙之語尤可念是鄙字自有見財無肺得財不能割捨之意若庸愚陋劣恐未得欲與如可與適道之與夫人非至愚極惡豈有甘心爲不忠不孝者特因嗜欲念多身家虛重其始一念自私而已其究至於無所不至與事君者

不察。或喜其有才。或樂其同己。以其志富貴爲常情。不知此輩鑿鑿盈志行易變。必不能與我共成忠義。且將倒戈下石。自古正人誤用小人。身名俱敗者。何可勝數。夫子故大聲疾呼。而極言其情狀。爲君子戒也。熊伯甘曰。賢者當辯鄙夫於早。若寇準司馬光。誤認丁謂呂惠卿。害事不小。○患得之者。謂以欲得爲憂患也。非患不能得之。謂漢書李陵傳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云云。憂富貴者以欲富貴爲憂也。患得云者。其語意亦爾。漢時人語猶如此。患是事之衝。於心不可解者也。如物串貫於心。然一說。○蘇子瞻曰。患得之當爲患不得之。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家語在厄篇。子曰。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王符潛夫論云。孔氏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及退之王承福傳皆與蘇說合。然不必從爲可。○無所不至矣。要事君時說。凡一切逢君之惡。竊君之權。欺君之事。誤君之國。等類。無所不至也。注云。弑君與父句。頗流於過甚。患失之鄙夫。究未必不至於弑君父。顧本文正以事君言。則當在弑君父而前。而我夫患得必有所以得之術。患失必有所以不失之術。當其患得。行險僥倖。乘間抵巇。此時無所不至。機謀已伏。但猶知所顧忌。深自閉藏。到得既得患失。大權在手。才欲放下。恐人害己。奸詭百出。肆意妄行。無所不至矣。聖人下此一語。直使與之事君者。心膽落。

予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亡。與無通。○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嚴。謂稜角。隋。廣。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澆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箋曰。民猶言人也。賢者亦民耳。賢與民不可分論。范氏失之。三疾者。孟子。寡人有疾。好勇好貨好色。晉語。公曰。舅所病也。皆言性蔽。又曰。不幸有疾。韋注。已行有闕。疾。非美稱也。此蓋因時人不肯力學。安於偏戾。藉口古人。故夫子特地指出。以深警之。何者古之狂也。矜也。愚也。肆。廉直。皆率其一偏而不變。化。雖非正道。然皆本乎氣質之所成。豈如今之名爲狂矜愚者。則並非氣質。而習尚相沿。大謬於理。何得以古人藉口哉。要知蕩。忿戾。詐。並不得爲狂矜愚也。夫子即世人所指目。而辨其非。不是欲人爲狂與矜愚。若謂以古人之疾望人。理不可通。即謂進一步激厲人。亦覺太卑。天下非聖人語氣也。或是之亡也。猶曰或亡之也。周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文例差似。亡者。指狂矜愚。蓋肆廉直。乃狂矜愚。眞面目。舉狂矜愚。而肆廉直自在其中。古之教化淳。凡民多疾。猶本於質之自然。後世民之疾。醫家所謂證與脈不對者。習俗傳染之尤惡者也。○古之狂也肆。肆不拘小節。正見他志尚太高。故名曰狂。繫辭。其事肆而隱。疏云。其辭放肆。左傳。伯父若肆大惠。注。肆。展放也。表記。安肆日偷。注。肆。猶放恣。今之狂也蕩。蕩者不顧義理。任心而行也。○古之矜也廉。廉。稜角。哨厲。正見他持守太嚴。故名曰矜。矜者。矜伐之矜也。大禹謨。汝惟不矜。公羊傳九年。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矜。持之。矜。亦有自高之意。小宰職。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廉白。不汙財利。此廉

隅也。今之矜也忿戾。說文。忿。悁也。史記。魯仲連曰。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據此。則矜伐者。忿悁小事。感慨以爲節。是忿也。後漢范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是戾也。忿戾之義可見。書云。爾無忿疾于頑。蓋今之矜伐者。不知廉其身行。唯忿悁忿疾而好與人忤而已。朱注。忿疾。則至於爭矣。似自君子矜而不爭出。然君子之矜。非疾也。○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直唯是無詐欺緣飾而已矣。詐者直之反對。注。妄作。失。富。愚而詐者。是瑕之無瑜者。無可取。亦不得稱愚。其實無可名者。而已矣。三字。總承上文。見今之狂矜愚。不過是蕩忿戾詐而已矣。不可謂之狂矜愚矣。故曰。今亡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箋曰。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無此一章。○此章與學而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洪頤煊曰。唐石經。此章亦先無。而後添。注。蔡邕石經陽貨篇末題云。凡二十六章。今集解本此章在內。共二十四章。似蔡邕石經偶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各自爲一章。故云二十六。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

箋曰。皇本。者作也。正平本。者字二也字皆無。○惡紫之奪朱者。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紫。欲賣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大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夫子惡紫奪朱。非謂其間色也。中井積德曰。尚正色。賤間色。元非通論。今之五色。蓋五行家之配。不足據。古人正服所用。玄纁綠紺。皆間色也。其惡紫。賤紅。以其艷麗不可用爲法服之故耳。○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即告顏子放鄭聲也。惡利口之覆邦家。即告顏子遠佞人也。鄭聲之亂雅樂。亦其可與人耳者過於雅樂。故聖人惡之。放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即佞人。不曰佞者。對上艷色淫聲。則曰利口耳。○孟子並揭惡紫惡鄭聲惡利口。而冠之以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一句。以總之。似者能惑人。故也。此章不重疑似。所惡在奪與亂與覆。又此章主意。不在於正不正之勝負。夫正而不勝。不正而勝者。變也。正而勝者少。不正而勝者多。變之大者也。范氏以爲天下之理。曰聖人所以深惡之。殆似以其正常不勝。不正常勝。故怨疾之。大失聖言之旨。夫天下之理。正者常勝。不正者常敗。其或氣運之舛。或有不正而勝。如夏寒冬暖。河決山崩之類。然不正而勝。必不能保久。是亦正之勝。不正也。宋賢往往處小人不遠。其宜動致顛躓。狼狽。故有此等論。君子與小人爭。已出下策。誠爲危道。然君子有才有德。有智慮。何以必其不勝。無乃卑視君子太甚乎。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悟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雙峰曰夫子欲無言對諸弟子而言非專為子貢發而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蓋道之至大不言則不明言則學者徒求之言語之間而不察諸踐履事為之實故言此警之要使學者體察而自得之也○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學者因聖言而求道如聖人說仁如仁義禮如孝弟忠信皆言也學者因聖言而求所為仁義孝弟者是因言以求道而稱述之者也故子貢曰不言何述焉所謂言者言仁言義之言也若不知言及之而不言之言乃是因科中言論之言所指自異○佐藤坦曰天何言哉四句的是破子貢小子何述之疑言天非為諄諄然喻四時而命百物而四時百物自能承順之師弟教學亦猶此也天何言哉切

夫子之教弟子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切切然其終不喻也此說頗可疑子貢聰敏頗悟於夫子○集注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悟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箋曰禮雜記憲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而論語記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此孺悲未學禮時事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皆辭下有之字○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將命者即從者見之之從者禮少儀願聞名於將命者稱主人侍者為將命者自古而然曰將命者出戶者見其當時下就取瑟使歌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蓋遲則孺悲已去不可得聞○使之聞之是孺悲猶在可教之列孺悲歸自克責後日進德夫子以士喪禮傳之士喪禮之傳孺悲預有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也○佐藤坦曰夫子不見孺悲亦是教誨不必在於口語故編者與前章類次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遂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實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箋曰劉寶楠曰三年喪期鄭君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培翬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皆與大祥間隔一月也檀弓曰祥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是月禫徒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徒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縞是月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為月禫同月又以七虞禮中月而禫為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閔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為再期未數禫月也○期已久矣之期當讀如字期限也期可已矣之期乃讀為期月之期蓋三年四句申期已久矣之義舊說皆讀為基非是史記弟子傳引作不已久乎則期非期月之期明甚況上云三年之喪下接言期月義亦不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實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箋曰劉寶楠曰三年喪期鄭君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培翬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皆與大祥間隔一月也檀弓曰祥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是月禫徒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徒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縞是月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為月禫同月又以七虞禮中月而禫為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閔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為再期未數禫月也○期已久矣之期當讀如字期限也期可已矣之期乃讀為期月之期蓋三年四句申期已久矣之義舊說皆讀為基非是史記弟子傳引作不已久乎則期非期月之期明甚況上云三年之喪下接言期月義亦不

貫矣已久之已從已甚之已似長木如已美然不然則已易不然則已恐等爾可以爲說集注以期作周年解者義參稽下文期可已矣句以立說殊不知經文許
氣本自上下分開各說一理不必引下文以證明上文且宰我亦以三年爲久耳非以周年爲久以周年爲已久則殊失宰我之意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期已
久之期當依此以解〇鑽燧改火明是一年一改火是習俗有此儀也本文唯言歲時一周改火一周以明期可已之義耳非四時而各變火不可據周禮以解此
章且周禮司爟四時變國火四時只是春夏秋冬矣鄭注乃添學夏一條以合五行且取於木之五色皆傳會之甚者馬融注論語引汲冢周書與此同正義所引
鄭子其義爲一則其爲鄭術等所創亦未可知也燧者左文十年傳命夙駕載燧杜注燧取火者禮內則事儀有木燧金燧鄭注木燧鑽火也金燧可取火於日考
工記輪人鑿燧之齊鄭注鑿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此卽金燧之制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揭子宣璣遺述云如
檀剛取心一段爲鑽檀剛取心方尺爲鑿中鑿眼鑽頭大旁開寶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實薄煤成火矣此卽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然者古人
鑽燧之法意亦如此改火之典行于三代迄于漢廢于魏晉以後復于隋而仍廢其器則燧其用則有常內則子事父母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蓋不可一日缺
者非有常乎其官則漢以上皆有其義唐虞尙矣周監二代尸禮有司爟行火之政令故日行于三代也秦棄古制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
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于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絀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遵行

者故曰復于隋而仍廢者也〇期可已矣已字助語詞子張云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正與之同集注訓爲止不是〇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是說期年外就
食稻衣錦也聖人意謂予說可已矣如今期年之後使汝就食稻衣錦於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劉寶楠曰說文稻稌也別二名北方以稻爲穀之貴者故居喪不
食之也儀禮喪服傳言居喪既虞食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練者小祥之祭鄭彼注云疏猶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程瑤田云疏食者稷食也
不食稻粱黍也素食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曰食
夫稻于女安乎是謂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羔錦文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之衣謂凡朝祭服以帛爲之者也檜詩刺
不能三年而云應見素冠素衣素冠練冠也禮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間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
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奐毛詩疏小祥大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縞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未終喪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阜本正平本稻下
錦下皆有也字皇本女作汝〇安者中井氏曰使宰我丁憂其有不安之情必矣今無喪則無哀戚之情又思索不到故泛然對以安耳〇女安則爲之不著曰
字語勢急〇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者凡五味之適於口者皆旨也不甘言不自適於口也劉寶楠曰食旨衆凡飲食言之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謂大祥也
間傳云期而大祥有醯醬有醯醬者明始得食肉也又云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則自小祥後但得食菜果飯素食而醴

嘗食肉必待大祥之後飲醴酒必待至禫之後則小祥之後不得食旨明矣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檀弓云祥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
之前不與於樂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間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經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屛下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
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與間傳言寢有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
所謂聖室也則鄭以喪服傳與間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寢在禫後與間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爲
備也〇今女安則爲之兩女安字極重兩則爲之傾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耳不爲與爲之俱指食稻衣錦說而爲期年節在其中佐藤坦曰宰我蓋以玉帛鐘
鼓爲禮樂殊不知三年廢樂卽是禮矣必如是而後心安卽是樂矣禮樂皆在我心夫子發其不忍之良心以警之所以告眞禮樂也〇子曰予之不仁也滯親卽
不仁矣不當作等級此章提出仁字最重指不忍之良心上說凡人心不安處卽是仁仁字與安字正相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在於女安乎四字上夫三年之喪不
行久矣春秋諸侯親死在殯而盟會親迎則卿大夫可知矣晏子親喪麤苫枕草人皆與之則士可知矣詩陳風思棘人欒欒則諸國可知矣故宰我以爲撰之時
情期可已矣夫子不暇闢其禮壞樂崩之語亦不與細論三年期月之是非只以安不安之言齊動其良心使之自反省又於其既出而斥之欲其聞之惻然其不
事懷然其欲涙當自覺其本心難過者聖人一言一勳莫非至教亦可見矣〇免於父母之懷聖言藹藹宰我之悔感可知也夫王侯貴人不必有此事此就宰我

身上之悟也已〇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愛承上三年免於父母之懷謂三年爲父母所懷抱言宰我欲短三年之喪豈亦有三年爲父母所懷抱
之恩乎不曰無而曰有含蓄多少餘味其善誘之至者乎猶曰有則宜無是言也喪三年之制元非起於死懷但事勢恰好故取以爲說耳非講禮之起原勿混說
〇集注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探其本而斥之此說不然爾時聖人訓戒之言嚴正確切常人能辨之宰我孔門高足何至眞以爲可安而
煩聖人憂念聖人必俟其退而後始言者聖人不欲輕面斥人故與他弟子語而及此使之傳以告於宰我也義與樊遲學稼章同可參考〇安井衡曰宰我聖門
高足而有短喪之問故人皆疑之至有云故發繆問以喩後世者果謂宰我爲機巧之人而孔子不知其意近於迂知而和之則足以煩聖德其繆益甚案三年問
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禽獸之不若也夫焉群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
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
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是先王制禮本有以期斷之法宰我見禮俗日壞不復行三年之
喪謂與其存盧名不若務實行之爲勝故本先王制禮之意欲以期斷也孔子抑之者父母之恩至大至重雖倍之再期末足以盡孝子之心若患禮俗日壞短喪
以與之宜終將至禽獸之不若大非先王制禮加隆之意故痛責也不置也〇崔述日喪服爲父斬衰三年而爲母則齊衰三年非薄母也乃尊父也古者家無二尊

服無二斬斬也者明所從也古未有爲婦人斬衰者也父母之於子也恩雖同而齊斬異惟其同也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曰父母在不遠遊曰事父母幾諫皆上乎恩而言之也惟其異義而言之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由是言之三年之同自恩生也齊斬之異由義別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姓父之姓而不姓母之姓由父之父而遞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而遞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其誰何者矣父雖別娶妻皆當以事母者事之母若別嫁夫則不得以事父者事之何者一本故也此所以爲父斬衰而爲母止於齊衰也且夫齊衰也者非謂可以藩於母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間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又曰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皆統父母言之而他齊衰之喪則但云疏食飲水居堊室卑臥不納矣然則父母之喪未嘗異也所異者獨齊與斬耳哀之隆殺固不在於斬與不斬也曰斬之與齊誠如是矣父在降而爲期母乃薄乎曰服雖降而爲期其他一惟人子之所自盡不禁之也是以謂之心喪古者朝無二尊家亦無二尊故入公門則脫齊衰明有尊也父既釋凶而從吉矣子安敢以衰絰侍其側哉古者妻之喪夫主之適子之喪父主之其練祥禫之月皆以主喪者爲斷父既祭而除矣子將再練再祥而再禫乎是家有一主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箋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蓋述此章之義也所用心如學術事業之類雖矣哉者言難以免禍殃也佐藤坦曰夫心猶火也不麗於善則麗於不善所以可畏也故博弈猶賢乎已劉寶楠曰博者說文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博與博同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三箸列子說符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壺爲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棊即人水食魚亦名棊魚每一棊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棊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弈者說文圍棋也从廾與奕異王觀國論此爲詳文選博弈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焦循孟子正義博蓋即今之雙陸弈爲圍棊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鶴倘可攷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占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物茂卿曰馬融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此解大佳今老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不然者皆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相傳丹朱愚堯作棊教之或以爲舜教商均予謂豈無是事哉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象使有前治其國政則爲朱均者宜無事事焉無事事則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弈以制其心亦或聖人之術然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教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箋曰義以爲上者以義爲最上事一件事也尹氏曰義以爲尚上古字通用固也然一行之中而一作尚一作上則從二字本義爲是尚爲崇尚之尚上即上中下之上義以爲上猶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言其爲上而崇尚之意自見矣言君子亦尚勇然以義爲上故下歷言有勇而無義之害蓋欲其以義裁勇非謂舍勇取義也君子小人皆謂素有勇者子路好勇而未詳其是非故貿之也譚梁生曰此與六言六蔽章並子路初見夫子時語此章又先之家語文甚明由惡章是子路升堂究竟語。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智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箋曰皇本正平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無亦字並下惡字亦是承上之辭此句上無所承自不當有亦字○子曰有者與禮弓曾子曰有句法同。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惡稱人之惡者稱揚也揚言之以播於衆也君子隱惡揚善故稱說人惡爲君子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上當兼有過無過說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隱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而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白六帖兩引俱無流字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邢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譏毀在上並無流字唐石經有流字今本蓋其誤也少儀疏引此文雖有流字亦後人所增蔡邕楊賜碑惟我下流二三小臣此自稱爲謙辭非本論語此文下上二字緊對謂爲人臣下而不諫退則毀謗之者不謂凡民茂卿云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爲遭逸藪辟諸衆流所歸焉此亦謂身爲衆惡人所歸會者大氐訕上者冀有以規箴挽回上意也若其身既爲衆惡所歸湊者雖有所謗訕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煽動民怨以

生禍亂耳故不言下位而言下流耳然且身既爲衆惡所歸湊其可惡不必待論矣○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則暴戾恣睢其可惡在目前不待其爲亂前後三惡皆指目前者此亦宜據文例解之注云勇無禮則爲亂此據前章作解然如此則本文曰勇而無義亦可蓋徒勇而無義則悖逆爭鬬不知善之不可爲故必至爲亂若夫勇而無禮則以上下尊卑之分曾二者不同不可混看○惡果敢而窒者有才氣者多此敢見事風生未見成事而敢往者必屢躓以其無遠慮而英氣誤事故惡之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亦有惡乎皇本正平本乎作也○惡徼以爲知者徼者不逆詐之逆同義徼擊之徼亦言迎敵而遮之故集注訓伺察漢書以巡察爲行徼義相合也物茂卿曰孔安國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得之徼僥同僥幸亦抄取之義耳徼以爲知謂抄取人之嘉謀善慮以爲己知者也

子貢所惡亦與孔子惡鄉原鄭聲利口同爲但孔子所惡惡害政敗俗者子貢所惡惡亂德者此所以殊已此說亦通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知作智○惡不孫以爲勇者勇而無禮者與不孫之別特有小大耳晉語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此勇而無君臣之禮者左昭二年傳韓宣子見子旗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杜注志氣亢此非能勇唯徼倖自喜者○稱人惡下訓上與徼訐同勇無禮果敢而窒與不孫同然未嘗以爲知以爲勇以爲直也此以惡行而假託名義三以爲字見其立心尤可惡子貢之所爲不平者調繁而不殺想見其胸臆憤懣故惡乎下更無曰字周本治曰章中所言皆剛惡使其得志則陰賊險狠之趣不難傾動朝廷而士大夫之風節皆僞郎不得志而刻深武健之氣猶足漸染里巷而子弟之習尚以崎○困勉錄云聖賢用惡皆維世之意須知有惡正所以全我之愛即仁人放流殛聖讒說慝然聖賢之惡只是合得天下人的公惡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緣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箋曰此章當後世治家者也此二者常人多輕之不以爲意然人家之禍往往由此而起不容不慎焉近猶寵也遠猶疏也君子知其難養斯有善養之道易遜之

九三曰蓋臣妾吉以九居三剛而正有莊以涖之之道焉旅之六二曰得童僕貞以六居二柔而中有慈以畜之之道焉古賀煜曰小人有以位言者有以德言者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遠之則好生怨恨案此觀上下文自見此與陰類女子連言則明是不善人邢昺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遠之則好生怨恨案此說文十部無此字蓋本有而今脫之耳釋文引鄭注孝經云卅數名今殿作推衍之義則可張芭山曰聖人立言大小兼該雖不必將女子小人專看做婦寺而處置婦寺道理未嘗不在其中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箋曰漢石經作年卅見惡焉卅从兩廿卽四十字之併廣韻引說文云卅數名今說文十部無此字蓋本有而今脫之耳釋文引鄭注孝經云卅彊而仕漢孔龢碑云選年卅以上孔宙碑云年卅九雍勸碑云年卅五皆以四十作卅也○子罕篇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蓋泛論他人不能爲一概之詞故曰或四十或五十亦屬辭之常也此文云年四十則爲據實之言非泛論矣此蓋有強歲見惡之人而評之以誡門人也焉字可玩○仁齋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爲人可欲而不可惡者必君子也可惡而不可欲者必小人也鄉人皆惡之猶有可言者至於無往而不見惡則其無善狀可知矣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終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 台灣省立圖書館藏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竹添光鴻會箋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劉曰微子名啓見孟子宋世家作開避景帝諱也微箕皆殷時封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俱在圻內也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西北去朝歌尚在圻內左傳秦入我河曲茨我箕部今山西隰州蒲縣東北有箕城當即其地然去朝歌甚邇必非箕子所封邑也比干未有封國孟子稱王子比干疑比干即其名或字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此得有子者鄭王制注異畿內謂之子是也箕子名

無考莊子大宗師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疑胥餘以罪言之胥者胥靡之胥餘猶言刑餘也呂氏春秋曰傳說高宗之胥靡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是古有此刑矣莊子大宗師云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箕子胥餘連說似屬二人然則胥餘非箕子之名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各以意言之耳爲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先鄭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後鄭注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此據漢法以況爲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汝也佯狂是微子之事矣書云我其發出狂可徵若箕子乃因奴受辱則無用佯狂爲且其因奴紂之爲也非箕子自爲之又因奴是一事非兩項史記並謬不當據作說宋世家云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而馬季長以比干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微子與比干並爲紂之諸父也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也去之者去位而遜于荒野也非去國也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崔述曰史記殷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爲嗣是以微子與紂爲異母也呂氏春秋乃云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紂故爲後余按書微子篇但以王子稱之至於同母異母爲兄爲弟絕傳皆無明文惟牧誓篇有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王父似指箕比而言母弟似指微子而言恐微子乃紂之同母弟未必果紂之異母兄也王於呂覽之說尤爲乖謬大妾既爲后矣則妾之父母卽后之父母也妾之子女卽后之子女也不子其故子則亦將不父其故父乎湯武皆以諸侯爲天子若如大史之說亦常立其爲天子後所生之少子而不得立其爲諸侯時所生之長子乎此雖至愚者不至是也且大史誠能據法而爭何不爭之於立妾爲妻之日而爭嫡庶於一人之子也妾反可以爲后而妾之子反不可以爲大子乎蓋史記呂覽之言皆因春秋文二年傳元子之文而附會之者史記以爲元子者長子之稱而長子不當不立故臆其必庶長也呂覽以爲元子者嫡長之稱而嫡長尤不當不立故意其生時而母猶爲妾也不知元子之文本不必泥紂死無後而微子承殷祀卽謂之元子也可武王非長也而金縢稱爲元孫漢文帝乃高帝第四子而淮南王稱爲大兄安得執其一字而疑之乎吳英曰言微子之抱器入周者非也使微子而在周也武王其舍微子之賢而當立者而立武庚乎微子仁人也其去也所以痛殷邦之淪喪而宗祀之遂斬也若去而適周是與亡其宗國也豈微子之心哉使微子而出此又何得爲仁人哉微子之去特遜於荒耳紂之誅微子遜而未之出也武庚之封微子猶遜而未之出也及武庚之滅微子乃出而受封耳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此周公善繼武王之志而微子痛其宗祀之絕不得已而就封猶行遜之初心也豈其始之遽入於周哉知史記宋世家抱器入周之說之謬也左僖六年傳曰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

是謬之所自始也此逢伯權辭以勸楚子耳又曰微子爲殷宗之本支也卽今文微子篇父師若曰王子六字而微子之爲道明矣殷先王餘澤不可斬繫之於微子之身故微子先於奴者死者而早去之金仁山曰面縛銜璧必武庚也武庚爲紂嫡家故造軍門以懇罪武王釋其縛使復殷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於荒野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篇恩禮舉行悉獨[illegible]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獲也追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吳英曰毛西河曰日知錄云微子但受國不受爵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弟衍繼宋非繼微而稱微仲也至於衍之子稱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其說非微者畿內國商所封也終身稱微子不稱宋公史例有然也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及封衛則衛侯矣然而尚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衛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封不受爵耶亦不臣之心耶英按此說是也封國者先王之頒祿也祿準於爵爵旣不受祿從何詔無爵而有祿者惟庶人庶人安得有國若謂微國受之於殷先王殷雖亡而獨微國之土猶爲殷土之僅存而未亡者以微子主殷祀故義不可以受周爵然宋在河南歸德府微在山西潞安府微子受宋之封則不得復隸微地而以爲殷地之僅存而未亡奚可耶且卽微地亦須周封之乃得復所豈有受入之封而以爲未亡者耶○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據此知箕子義不臣周故自遁於荒野而其人民推舉之以爲君武王亦置而不問猶泰伯逃于荆豐而遂以開國也吳英曰今文微子篇□父師若曰我不顧行遜我罔爲臣僕據

此知箕子本圖於國亡之日逃去而箕子方因故不能逃武王一釋之即逃矣微子之封於宋箕子之封於朝鮮皆就其所逃匿之地而封之也故微子箕子亦皆不得已而受之也又曰微子身爲殷宗之本友宗祀絕續繫焉故雖諫而不强諫即去之箕子比干二人皆極諫紂惡之故囚箕子爲奴所以使不得諫耳微子去矣箕子奴矣則得諫者獨有比干故比干以身殉之之則爲之奴者在去者已去之後也諫而死者則又在强諫不已至於紂怒而之殺文一字不苟豈有於三仁次第顛亂記者乎本紀謂箕子因比干剖心而懼乃詳狂何其謬乎○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前三句亦是孔子語只是先敘後斷文法故移孔子曰宇於後耳與季氏富於周公章舜有臣五人章一例夫微子遯於荒野欲存宗祀蓋不特知紂必亡且知武庚不足克家也及武庚既滅成王求而封之於宋使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固非以臣僕畜之微子以先王典物爲重而又見周大公之心故受封而不辭書曰微子之命仍以舊爵名編史臣有以見周與微子之志也箕子自釋囚之後亦遯於朝鮮武王訪以大道箕子爲陳洪範乃以得固爲臣僕之素心而或以爲箕子有心傳道故不死大非使箕子預求不死尚安得固爲仁乎柳子厚箕子碑添出法授聖化及民亦是俗人之見箕子本非欲生幸而復生何嘗計及陳疇嘗述曰史記殷本紀微子之去在箕奴比死之前而宋世家則載之於箕比受囚之後既相矛盾而世家又載尚書微子篇文於箕比未諫之前則是司馬氏原無定見也細玩微子一篇似微子雖紂兄弟而實不與於政事者所處之地與春秋傳衛文公頗相類與箕比之有官守者不同是以父師少師皆不以諫勸之而但云王子弗出我乃顛隮不必待箕比之受囚而後去也余按箕比之奴與死皆由所遇之殊非必自期於奴死也且箕子不諫紂則已被髮佯狂欲何爲者此必箕比皆嘗諫紂幸而紂怒未甚則取而奴之不幸而紂怒甚則取而殺之耳謂箕子不辭奴則然謂箕子自欲奴則不然謂比干不畏死則可謂比干必欲死則不可也吳英曰朱子答李時可曰三仁之心祇欲紂改過而圖存耳此說疑非也三仁之欲紂改過而圖存在紂初政之年早已行之迨及中歲有益迫者而若論語微子云云更無可望其改過而圖存矣此時文王已死紂亡可立待矣祇以武王在諒陰而未即伐紂耳微子有去以存祀之道至此方可行之箕子比干之諫紂者數十年矣紂不從而諫如故者亦已久矣乃至此而始奴始死者將亡之勢至此危急則箕子比干之忠忿懥不能平者至此而尤大不平也不平則紂亦愈怒而奴之矣奴箕子而比干不懼所以紂殺之也此箕子比干稔知國滅君死不出兩三年故以身殉之也孟子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三仁之事皆以身殉道也今文侈書微子篇曰商今其有灾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亦奴者死者在紂將亡時之一證也而謂欲紂改過而圖存朱子亦有不接時勢而言者耶佐藤坦曰商書箕子曰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則微子之去蓋箕子勸之也箕子又曰我不顧行遯周書曰釋箕子囚則武王克殷時箕子已嘗爲囚也商書微子問父師少師而箕子獨答之比干無復一言以其安於義當死諫歟此皆經文之皦皦可據者矣然而後人妄造典故以微子爲面縛銜璧抱祭器歸於周以箕子爲佯狂被髮鼓琴作操後受封於朝鮮以比干爲紂剖其心視七竅又刳其妻以視胎則可謂傳會矣剖賢人之心刳孕婦雖出於秦誓而秦誓止曰賢人曰孕婦何自而知其必爲比干與其妻哉要當以經文爲證可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

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箋曰周官士師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上代以來獄官之名有異月令乃命大理贈傷察瘖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于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意所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爲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臣歸死于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不同者也據此皋陶爲士之士即大司寇職也三黜仍爲此官故先言爲士師明非改官也三黜是屢黜不限三次注士師獄官圖若璩曰獄官下當添之長二字是也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訝士諸侯之士師其官爵因不與天子同然亦當有其屬孟子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其有屬明矣○子未可以去乎晉子未可去而之他邦乎或者有以見用也此語最細○何必去父母之邦者柳下之世爲公族自公子展始也柳下之得賜展氏自司空無駭始也魯孝公出子展未見於左傳其後有夷伯見僖十五年有司空無駭見隱二年其子即展獲展莊叔展瑕展玉父同姓之臣無去國之義此章特下父母之邦句宜著眼困勉錄云仕而黜黜而復仕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前者三黜而終不去三黜而終不枉道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後者和而介是其同於聖人處和有不恭意是其異於聖人處劉沅曰講家多牽入孟子和介不恭等語殊爲蛇足孟子之時處士橫議異端蜂起孟子表章孔子而又折衷聖以定其品毋使流俗妄誣此章則記者特記柳下惠之賢耳不肯枉道事人亦不肯去父母之邦觀其守道之堅卓詞氣之雍容重視父母之邦而賢可知矣至和介不恭夫子時尚無此等論斷祇須渾說爲得蓋本文有褒而無貶也○此章蓋偶記在於弟子錄中編者以爲孔子語與邦君之妻章同夫子之斷蓋從來無有也外注不可從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官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箋曰景公兩語非一時之言蓋上曰在未見孔子之前下曰在既見孔子之後記者下齊景公待孔子曰七字則不是面語孔子史記自誤左昭七年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孟僖子之死在昭二十四年時孔子年三十四而僖子云然則其名已大顯可知戰國時游說之士朝秦暮楚播弄是非諸侯畏之競以養士爲務卽不用其言亦與廩祿故孟子亦得傳食諸侯春秋尚無此事孔子周遊齊衛諸邦未嘗盡與諸侯相見如齊衛密邇魯國久仰夫子門弟子尤衆故衛靈齊景數見夫子耳吳英曰左昭二十五年傳曰九月戊戌伐季氏子亥公孫于齊孔子世家曰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途氏有丁曰昭公奔齊孔子適齊必左右其間據此知孔子之適齊其意不在于求仕也論語謂亂邦不居者謂入時未亂既入而其後乃亂則當去之而不可居也若父母之邦有亂而去君誰與守然則世家所謂魯亂適齊者非謂爲避亂去正所以爲救亂去也世家謂魯亂孔子適齊亦足爲孔子爲昭公左右其間之一證也且昭公孫齊之年孔子年三十有六矣已及四十強仕之年魯不能用而孔子猶未始出仕于他邦也亦可知孔子初心必欲行道于魯也故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亦可知孔子初心以爲可與行道者無如魯也故孔子于昭公二十七年卽反魯矣後直至定公九年寂寂久居于魯未嘗有他適又可知孔子必欲行道于魯也乃獨于其間適齊于昭公孫齊之後反魯于昭公適晉之前然則孔子豈果在求仕乎周爲共主斷不能出一令以正諸侯之國也下無伯主而齊景公以方伯之國而有圖霸之思者也景公正欲用孔子孔子亦正欲以鄭鄭討亂之大義望景公而景公故孔子適齊也深泗攷信錄曰年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諸謂孔子三至齊何求于齊而僕僕若是此殺是也孔子雖久于齊必非歸而再住可知也孔子世家曰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于景公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云云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云云此說非也景公謂若季氏云云乃景公喜出望外之辭也蓋景公自居大國而以魯爲次國以魯之亞卿當齊之下卿孔子至齊爲羈旅之臣而以卿禮相待可知景公本不圖孔子之至齊而效用也孔子之至齊在景公所望之外者報之也斯時可謂相得甚懽矣然惟始至時有此情也乃世家敘之于異日一謬敘于受讒之後且誣晏子二謬又改爲止之之語三謬也景公前言待以季孟後言老不能用皆非面語孔子故曰待之之字于他人前指孔子也未有面語而曰待之者也乃世家謂奉子則爲面語矣四謬也至于景公自謂不能用者景公欲明孔子言王道故以爲迂也攷信錄曰前云景公與晏子來適魯果如所言孔子已識景公晏子何待于高氏此說是也何以謂欲適景公耶○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齊之陳氏卽魯之季氏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卽是陳氏之下諸大夫之上矣左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以權勢稱之夫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強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于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興玆則玆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于叔氏及獻子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于叔矣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不若孟者是明其權重假位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間專是言位

昭四年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耳○吾老矣不能用也閒若璋謂孔子在齊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薨于辛亥尚相去二十五年奈何輒自稱老耶必其年當六十歲禮六十曰老故云耳又曰景公爲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宣伯奔齊時納女於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成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二十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三十三年則正當六十吾老之言此眞有據乎毛奇齡曰不然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十一年魯昭公奔齊而孔子世家謂昭公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爲景公之三十三年也且叔孫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于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適納女於靈公而變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其納女靈公亦不知在何月日是則六十非六十也毛亦泥矣禮五十曰艾鄭康成注艾老也則老亦五十以後之通稱景公卽二十而立時年已五十外也安見六十曰老而五十以外之不可稱老耶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孫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六　崇文院

仕齊晏子薦之也晏子事靈莊景至景公自謂吾老必其時晏子已歿也若子西方昭王時正用事孔子以楚昭之賢深有意焉而不見用昭王卒子西自在何令孔子反陳子西之娼嫉實甚也此楚狂之所以諷孔子不如已也且不惟拓賢也歌謂今之從政者殆而白公事在孔子後而楚狂于此已知子西之召亂矣天下滔滔聖人悲憫斯人欲與變易齊魯晉衛既無可望聖人之情意殷而栖栖之轍跡愈遲留矣隱士蚤于見幾與聖人之知其不可而爲之正相反爾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輿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

魯在其位謀其政謀之而不見聽從義當去而不遽去者思與魯君臣久處而化也乃久處而不能化夫然後去之故孟子曰可以久而久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受女樂在十二年十二月去魯在十三年正月也案穆公亦嘗以女樂二八遺我王以奪其志爾外惟鄭人以遺晉君此豈春秋時恒事乎況君臣至于三日不朝則必非尋常晉受鄭人之物矣齊人之歸之爲沮之可知也然而其所以沮之者以齊昔嘗用孔子而不果終爲魯自用之景公固知孔子之有爲于是慚己之不能用而又忌人之能用故爲沮之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箋曰楚狂楚之狂士也案策范雎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陽狂無益於殷楚史記都陽傳上書曰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楚辭涉江云接輿髡首漆身髡首。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箋曰齊人歸女樂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都賦上書注並引作饋用鄭本也齊人歸之固歸之於魯而季桓子不朝見辭受之禮朝不朝之命皆斷於季桓子魯君垂拱受成而已桓子威權之盛可想○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即惑於公伯寮之愬以夫子爲張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離也書曰孔子行以明聖人見幾之速而孟子又言遲遲去父母之國者行之計已決行之心仍遲遲原兩不相背也朱子以此章說得太勿遽與孟子之言不合當闕不知其本不相礙也吳英曰魯世家曰定公十二年使仲由隳三桓城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魯年表曰定公十二年齊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據此知齊人歸女樂在定公十二年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春秋圍成在十二月而史記受女樂于伐成後則受饋在十二月也未歸女樂之前孔子已有去意而不忍去也至于受女樂而三日不朝是道之將廢之兆也故必行之志乎此而決焉論語謂孔子行者非于此受饋之月即行也特于此時決定必行之志也至來年正月乃駕車長往矣孔子欲行其道于天下而可望與有爲莫如魯國故孔子仕魯雖不大用而不去位而魯又父母之邦也自定公十年春至十二年冬遇三年然後欲去矣而猶未行也至于桓子受女樂然後將行矣而猶曰遲遲我行也至于十三年春膰肉不至于是不稅冕而行矣父母之邦情之所戀恕也而孔子之所尤不忍輕去者知天下無邦惟魯猶可以一變而至道孔子嘗曰我含魯何適矣故孔子仕而此非滔滔皆是語爲其時子西言也楚狂蓋逆知有白公之亂其歌而過孔子蓋孔子已心焉喻之故欲與之言

其趨而辟之者以其意已盡歌中無事多言亦未可多言故飄然去也非自以爲是之謂也特書曰不得與之言蓋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記者之神抑而夫子亦自楚反乎蔡矣歌詞婉而莊微而顯多少含蓄莊子人間世衍以數解却失當時本色皇本正平本辟作避章末言下皇本有也字吳英曰孔子世家曰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子自楚反乎衛此說非也接輿之歌在孔子登車攬轡之後讀其德衰危其從政者殆而去之日也鳳兮之歌見孔子登車攬轡之後讀其德衰危其從政者殆而去之日也鳳兮之歌見孔子登車攬轡有悲憫天下之意故陳其不止苟既不得意而反而乃于事後讀其德衰危其從政何其不智乎且孔子自蔡反陳而楚王來聘必在魯哀之五年也若哀六年是年者孔子在陳既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秋八月卒于城父前乎是年者孔子在陳既久矣檀弓謂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孔子有意于楚而楚亦相聞也久矣豈有數年不聘乃于是年自春徂秋身在行間而偏來聘孔子者乎楚昭既不可今孔子來城父而秋已卒于城父若然則楚昭于孔子無一朝會面之期也孔子之適楚不眞無謂耶然則昭王之聘必在魯哀之五年可知也蓋楚昭王世家曰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子自楚反乎衛此說非也接輿之歌在孔子登車攬轡之後讀其德衰危其從政者殆而去之日也鳳兮之歌見孔子登車攬轡有悲憫天下之意故陳其不止苟既不得意而反而乃于事後讀其德衰危其從政何其不智乎且孔子自蔡反陳而楚王來聘必在魯哀之五年也若哀六年是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秋八月卒于城父前乎是年者孔子在陳既久矣檀弓謂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孔子有意于楚而楚亦相聞也久矣豈有數年不聘乃于是年自春徂秋身在行間而偏來聘孔子者乎楚昭既不可今孔子來城父而秋已卒于城父若然則楚昭于孔子無一朝會面之期也孔子之適楚不眞無謂耶然則昭王之聘必在魯哀之五年可知也蓋楚昭王之救陳誠爲大義然不必自將也昭王方用孔子而出門救陳與定公用孔子而國成正同豈非因當國者之拓賢嫉能哉孟子知之於賢者也集注曰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論語問子西集注謂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竊以爲晏子智足以知孔子子西固非知孔子者史記謂景公獵魯界因入魯于是晏子交孔子孔子皆佯狂之行故舊注言接輿佯狂也莊子逍遙游應帝王篇荀子堯問法言淵騫篇蜀志秦宓傳亦皆稱接輿接是其姓輿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辯士有接子亦可證古有接姓也皇甫謐高士傳陸通字接輿妄撰姓名殊不足據韓詩外傳二稱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與其妻偕隱變易姓字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輿乃其未隱時所傳之姓字○歌而過孔子石經足利古本宋板注疏本及皆氏本正平本俱孔子下有之門二字故康成以下爲下堂詳玩孔注來歌二字其本蓋亦有之門二字唯下堂出門故接輿得趨而避之若是下車即與接輿相接接輿恐不得趨避○鳳兮鳳兮者鳳兮鳳兮者正所以章夫子也何德之衰者出非其時故曰衰辟如大野之鱗人或以爲不祥鳳必如卷阿之雝雝喈喈而後爲協矣此歌非讖也孔子曰周公其衰矣豈讖周公者乎漢石經何下有而字何而德之衰下有也字莊子人間世引而作如句末亦有也字而如古字通唐石經及皇本正平本作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者諫正也言禍亂相尋已往不可正之來者之治猶可追邪明不可追也衰追已殆皆讀諫下追下漢石經及皇本正平本並有也字今本衰諫追三字下缺三也字三也字兩而字皆歌詞之助聲也蓋後儒因其無關于義去之而不知楚人如屈宋之辭每多語助曰兮曰只曰些者皆楚聲也若接輿歌無也字豈復成楚聲乎○孔子下欲與之言殿者誤解爲下車遂謂楚狂與夫子之間相接而歌如其欲與孔子故特趨避只曰楚狂接輿歌足矣何必曰過孔子過謂過孔子之館其人欲與孔子而歌之下者下堂也前篇下而飲拜下左傳下拜皆不言堂與此同○過孔子而歌之下者下堂也前篇下而飲拜下左傳下拜皆不言堂與此同○得與之言記者惜之之詞楚狂非直高士亦知士其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

而汝也辟人謂孔子避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篤曰長桀俱姓張鼎思引高氏傳漢襄城侯桀龍長姓下出古賀煜曰仁山金氏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蓧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不得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姓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蓧丈人之云爾案金氏不過因古無長桀姓氏而創此怪誕之說然古之希姓何限矧長則古書間見孟子有長息莊子有長梧子可以爲證非古無此姓則桀亦安斷其必於古無有乎憲者之顯晦本自所遇使然如嚴光管寧之倫身愈潛而名愈彰如澤畔漁父四皓漢陰老父則其名了不可識然四皓姓名已炳載陳留耆舊傳則此猶在疑似之間烏可以一端概之且後世如秦政之無道東漢宦官之酷虐賢者蜚遯惟恐入山之不深浮海之不遠則爾時隱士固多名姓不可識者春秋之際禁網亦何至於晦影絕跡全埋沒名姓宜其姓字可辨者多也至於晦影絕跡全埋沒名姓宜其姓字可辨者多也

云物色名之以荷蕢荷蓧爲比尤覺其不類荷蕢荷蓧其義一覽瞭然主長沮桀溺則名目僻澁烏有物色名之而如是之拙者乎金以爲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而耕者考工記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此言二人各執一耜並發一尺之土鄭君論語注禮之明耦耕之所由名耳三蒼云耜耒頭鐵也耜之長自本至末尺有一寸其本廣五寸本有銎以受耒者也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耜並得廣一尺一尺則成伐故云二耜爲耦也地官里宰之職以歲時合耦于鋤言農事最重必於先年季冬之月合耦于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體材齊其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耦之爲言並也共事並行之謂耦

里宰合耦即此義也此經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發一尺內之土不應別問桀溺下文云耰而不輟耰摩土使平也不必耦亦與長沮並呼之曰耦而耕以是知呼農夫相助治田並可曰耦並可曰耦耕也○使子路問津焉說文津水渡也孔子使問津自是迷津常事非知其爲隱者有意而故問也○夫執輿者爲誰夫猶彼也皇疏云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孔子時執轡少儀云執君之乘車則坐執車謂守之漢石經與作車然則執輿即執車執車即守車也執秩執紼執燭執矢等之執皆以守解之可見執輿者子路下車孔子在輿守之也漢石經誰下有子字皇本誰下有乎字○曰是魯孔丘與是嘗聞知名聲之辭○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記者多解是字爲是非之是未必然是只從彼是之是爲長曰是也猶云是

卽孔丘也曰是知津矣猶云果是孔丘定知津矣是知之是承上文是也而言卽指孔子也與是魯之是稍不同長沮桀溺二人皆知魯孔丘亦非不知聖人者然亦以爲踏遠引自處故不足孔子之周流是知津一語隱然含譏諷桀溺不問夫子問子路以旣聞長沮答問也漢石經是下無也字又無下曰字皇本上曰字上

有對字正平本同○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桀溺亦聞知子路之名聲矣○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漫漫之貌與蕩蕩浩浩同又壞亂貌文選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憒憒而不肥兮卒隕身乎世禍注鄧展曰憒憒亂貌肥離也卽古曰論語稱憒憒者天下皆是也此皆引論語作憒亦由所見本異耳滔憒

古相通用說者或謂天下皆是宇卽指滔滔之水此時桀溺蓋因水在面前遂作當境指點此與解荷蕢深則厲淺則揭爲指眼前河水而言同一附會之說耳

楚辭滔滔孟夏漢人曰天下滔滔皆爲利往滔豈專指水乎是也猶言如此也○誰以易之以字本義自通朱子蓋據下文丘不與易語改從與字義然以易與易義各可通不必混同誰字泛指施化者而不可指定之辭言滔滔大壞之俗舉天下皆是雖聖者或難施教果有誰人而能一變易之乎極言其不可下手也孟子曰夷子思以易天下可以覆易字義誰以易之言人無以能變易天下之弊俗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而訓汝者而爾疊韻而汝雙聲也辟人之人指人君漢石經辟世之辟作避辟人句闕皇本兩辟字並作避正平本同○耰而不輟說文耰摩田器是耰本器名所以碎土平之似椎而長柄故凡平土皆謂之耰耰有二義孟子播種而耰之說文徐注謂耰爲摩田器布種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蓋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是一義也此處之耰卽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注云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耰卽深耕而熟耰之注耰耡也史記龜策傳耕之耰之耨之耨之

其事皆與耕相連在布種之前亦一義也要之耕者所以起堅也旣起之土不可不擊而碎之平復於故處其用耰用耒皆弗論焉碎土而平復之卽是耰矣漢石經及史記世家並無行字今皇邢本皆有行字蓋因丈人章誤衍○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憮然思念之貌孟子憮然爲間同中井氏曰凡思念之深有傷悼者有玩味者有熟慮計較者其事不同而其憮然則一也此憮然是傷悼之意故與悵然相近然亦傷世之感已非傷彼之不喻○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皇本羣下有也字正平本同○丘不與易也與易泛指天下之人鳥獸二語應滔滔二句天下有道應辟人二句其仁愛惻怛之意流溢于言外呂晚村曰聖人易天下之心卽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爲後世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唯孔明不逆睹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爲之猶得洙泗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吳英曰孔子此時自楚之都都而路經楚之下邑新蔡蓋將復反于陳也左哀二年蔡懼楚自請遷于州來爲下蔡蔡國故地新蔡爲楚國之地矣蔡亦楚地而集注謂自楚者以國中言之也知非自陳適新蔡時者適新蔡時爲孔子始至楚地之日猶不得謂知津也蓋前乎此曾將適楚而不果適楚矣惟其後自陳適蔡自蔡反陳又

自陳適楚經新蔡自楚反陳經新蔡故沮溺以知津避人爲諷也則其非自陳初適楚邑新蔡就見葉公時也孔子世家曰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此說非也孔子去楚反陳而迷津于新蔡爾惟自楚之國中以至于陳路遠故不能記憶其故道若葉與新蔡其地甚近發軔之時既已問道所由矣自必能記何至忘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知其隱者敬之也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蘧州有國初時寓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變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蓧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行而在後也○丈人劉寶楠曰包氏曰老者也淮南脩務訓注丈人長老之稱與包注合王道應訓注以爲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不免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彼稱丈人爲位尊者與此荷蓧丈人爲留身巽也以杖荷蓧中井履軒曰今山間之民所用有山棒如擔棒而劉兩端銳其末凡束薪芻及笨圍並以銳末刺穿而擔焉蓋便見丈人以杖荷蓧及植杖而芸此杖甚似山棒決非扶老之杖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蓧草器名也字當從艸無疑今包注作竹器竹乃艸字之訛皇本竟改从竹作蓧誤矣○子見夫子乎猶曰看過貴人之行列過之乎否○四體不勤孟子趙注體者四枝股脛也○五穀不分包氏曰不分雜五穀是也鄭注分猶理謂理治之也王制百畝之分脈注分或爲糞此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於義亦通

不分只是不爲長務朱子謂猶言不辨菽麥夫丈人有德而隱者故孔子稱之爲隱者使子路反見之若忽過路人鄙之以不辨菽麥恐非有德者之言而孔子亦

實取之哉丈人將芸故以不勤不分譏切子路耳五穀者黍稷稻粱麥也月令春食麥夏食菽秋食麻冬食黍中央食稷此五行家以性分之而爲五時之宜食也周禮疾醫注同此也職方豫州宜五種注易麻以稻月令出五種注孟子五穀注史記齊五種皆用此說此農家以種之多者舉之而言五種也稻者黏穀也七月詩十月獲稻爲此春酒內則禮記皆言稻醴是媯以黏者名稻通言之則秋亦偁稻也稷今之高粱也以其高大似蘆謂之蘆稷南人承北晉呼稷爲穄又謂之蘆

稷月令首種不入注云首種爲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覈文稷齊也齊稷也穀長而得穀名以其首種故也黍者粱米之一種也粱則今之小米也黍乃其屬禾穗下垂如椎而粒粟黍穗略如稻而舒散也麻枲實也非油麻也金鶚曰五穀自古無定論鶚謂五穀熟而民人育也然則五穀可得而定矣曰黍稷稻粱麥何以知之周官膳夫王食用六穀食醫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可知六穀爲稌黍稷麥苽也內則言飯黍稷稻粱下又言麥食苽食可知六者皆可爲飯矣六穀以稻粱爲常食麥苽則暫食之黍風每食四簋毛傳云四簋黍稷稻粱玉藻注謂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去苽矣故知五穀爲黍稷稻粱麥也若菽與麻古人用爲蔬實以佐飯不以爲飯也惟極貧之家大饑之歲或以菽爲飯檀弓所謂啜菽漢書所謂民食半菽者也

臨飯不見經傳惟仲尼常人所食是則五穀不當數麻菽矣稻粱爲最美之穀日食所需而諸家數五穀反或遺之不亦謬乎○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芸酉項邪詩置我鞉鼓箋云置猶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依詩箋植置本二字金縢注謂植古置字者謂古以植爲置叚借之義也植謂立其杖于田中而以手去草芸不作耘然說文云芸艸也則芸當爲耘字之叚借也植之田亦作芸人之田而芸之爲言耨除草也芸之爲言耨爲有苗之田也佐藤坦曰立其杖而芸

簡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亦作芸不作耘然說文云芸艸也則芸當爲耘字之省借小雅毛傳曰耘除草也從耒員聲又曰耘鎮或从芸孟子盡心

是記者語與丈人語不勤不分字爲韻協見古文有天然節奏○子路拱而立說文拱斂手也皇疏拱沓手也凡沓手男尚左手右手在內左手在外觀檀弓所言

尚左尚右之禮則此拱可知也曰拱而立者拜則拱手至地立則第以拱手爲敬也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子路聞丈人言知其賢者以此敬丈人待其卒事蓋是

時天已日之夕矣○殺雞爲黍食之爲黍者治黍爲飯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黏者別名穄穄用以作飯蓋食之黍者所以敬賓客也丈人之待子路前倨後恭是

欲勸子路而不知隱然爲子路所勸也○見其二子焉爲下文記之○至則行矣言子路反至其家遇丈人出行不在也非去以滅其迹也丈人既欲自滅其跡則

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且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子路反不在無義此一節即是孔子之言使子路告丈人者子路以丈人不在故留語其二子今使其父還而述之須與上見其二子而與於引蕑本有反子二字不是爲據古文觀潔與後人之詳悉者不同今經云而路曰則固必有所對此文人決非獨語上文至則行矣亦惟丈人出行不在耳前日所見之二子則在爲此亦考文勢而自見者也子路就長幼之節言尤可見其對二子而言此節不仕一句提起下皆明此句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責其忘世之非君子之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長幼之節不可廢也者特以見二子而言長幼之名與老少不同二子並見則長者上而幼者在下自可知也此雖丈人亦不能廢焉因使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亦復如此也孟子曉許行因其以粟易械器使知勞心勞力之不爲通義亦此意辭○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者中井積德曰君臣之義承上文不仕無義句專在出仕一偏下文行其義亦然與所謂君臣有義異不可相混同注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非忘義徇祿等並非經旨所及不必講漢石經義作禮廢之下有也字皇本正平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伊藤長胤曰君臣之義本具二義君臣有義則就相交上立言出處進退之義固在其中矣此所云君臣之義者承上所謂不仕無義言臣之事君當然之義理也猶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集注幷二意做解曰仕所以行君臣之義則固可矣然謂之義以下四句做出處進退之義說從有慮於人之昵利祿而發乎然此章夫子之言本爲荷蓧丈人之辟進而發非當從一義出處進退之宜亦當別論○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漢石經潔

作翠那本亦作絜大倫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等也知親義別序信是五與耳此所未言及亂大倫謂廢君臣也如仕者之激患區未遑乎言也凡偏旁從倫皆爲三物相交之義故從侖爲論從糸爲綸從水爲淪從車爲輪五倫亦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兩兩相配名之爲倫也亂之爲言猶廢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皇本正平本行下有也字釋文已音紀一皆以皆以爲是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即是義亦即是道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是爲亂倫夫子栖栖不已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亦是冀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敢廢故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明雖知道不行猶不敢忘仕也孟子云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馬君子不謂命與此章意相合顧涇陽曰天下有一毫不可爲處倚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可爲聖賢不肯放手○丈人與接輿沮溺同是辟世一流而微有區別後與歌鳳下欲與言者何其殷趨避不得與言者何其決意盡於歌中也丈人身分較高其責子路以賢者食力之事是一向偏於肥遯自以爲與世無爭者與沮溺之憤世而逃者不同不動四體不分五穀固係以責爲諷植杖而芸自事其事耳及感拱立之敬遂脫然止宿人世間避遁交際之情生矣雖黍見子風高而處自擊是夕所與言者豈猶有不盡之衷曲惜乎其不傳而亦未始不可想見也明日子路行以告當備述及此孔子之美爲賢而隱也亦宜使子路反見之其契嘉爲何如此念益較之下欲與言爲偕殺矣丈人既留子路何以不傳姓字蓋終未吾姓字記者亦因而丈人之始終刻劃一隱者行徑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與平聲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淸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箋曰逸民何晏以爲節行超逸包咸云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若以爲超逸必不言賢者則其意謂遺逸之民也包說得之後篇興滅國繼絕世擧逸民朱注逸遺逸亦用包注逸民乃記者所品目此記者因引夫子之言而列其姓名也○吳英曰左傳五年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注曰太伯虞仲吾太王之子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史記周世家曰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吳世家曰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居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據此則可以知周有兩虞仲也左傳注及周世家所謂虞仲前虞仲也仲雍也吳世家之所謂虞仲後虞仲也周章之弟也仲雍之追封於虞在三世之後而後人乃亦稱之爲虞仲者猶虢叔死於文王之世其封國在武王時而人皆以虢稱之君奭篇謂有若虢叔國語謂文王諮于二虢然則虢叔稱虢仲雍稱虞仲皆無國而以國稱可知矣左傳文下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則上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即指仲雍可知矣若夫吳世家之虞仲既爲周章之弟序次在仲而又實有封國故一則曰封周章弟仲再則曰是爲虞仲則周章弟亦有虞仲之稱可知矣左莊二十一年傳曰虢叔自北門入是虢叔數十世之後又有虢叔不嫌有二虢叔也虞仲有兩虞仲亦宜集注曰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此說非也孔子既有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之論可還以證虞仲爲後虞仲而非前虞仲也蓋曰吳之與敵周相去萬里人絕地殊無庸謂隱若其在吳上有至德之泰伯以爲君且以爲兄何得隱

居泰伯端委以治周禮國有道其首足以興矣何得放言若後虞仲則既不得生於泰伯之世而生於四世之後豈其見仲雍以來不克如泰伯之治吳而爲是歟

居放言以自廢黃震曰仲雍當治吳爲君不可言逸民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爲反序於夷齊之後此說是也後虞仲雖亦當君虞然其有國一朝出於意外所謂始願不及此者由前言之固逸民耳吳又曰其初泰伯有吳國祇有一吳耳其後武王封周章之弟仲於北故夏虛謂之北吳於是吳始分爲二矣然猶未有虞之名也又其後以其爲二吳也而吳又有虞焉也遂以北吳別之爲虞於是泰伯之國曰吳章弟仲之國曰虞而有一吳一虞矣既有虞則章弟仲稱虞仲矣然虞不以仲爲始祖而以仲雍爲始祖也武王分封之意不在章而在仲雍也仲雍實追尊爲虞之始祖者也於是後人稱仲雍者必稱之曰虞仲而有兩虞仲矣祖孫同號古人豈以爲嫌耶抑武王之封章弟仲實以仲雍雖嘗嗣泰伯而君吳然五世之後親盡則祧不得爲百世不遷之祖而仲雍從泰伯嘗行以成泰伯之至德則仲雍之德亦當血食萬禩不宜四世而止所以必封其曾孫於虞以泰仲雍爲始祖於是周之後人稱仲雍爲虞仲也○夷逸朱張

夷逸事見尸子曰夷逸者夷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聞則牛擊服軛以耕於野不忍披繡入廟而爲犧朱張則無所見鄭作侏張蓋以孔子不評朱張之行謂非姓名讀爲侏張爲幻之義柳下惠之事互見於論語孟子左傳而雜記載孔子稱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之言此亦言行中倫則二人斷非侏張爲幻之人也上文舉七人之名從時世先後下分評其行七人之中遺朱張者記者次之虞仲夷逸則其趣亦與仲逸同夫子先評夷齊二人既而評

惠連二人一言一默吞聲沈吟復評起虞仲夷逸二人朱張適見遺者志行與仲逸同而兩兩對舉故略之耳○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而辱身又重於降志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也皇本正平本其身下有者字○謂柳下惠少連柳下惠仕有官祿之人然屢出屢黜歸于遺佚不用故入于逸民之運也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言中倫行中慮蓋其所言不失倫理則未嘗有所自辱也行中其所慮則未始有所失其志也倫詩小雅正月篇

雖號斯言有倫有脊之倫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朱注慮謂處事精詳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產曰致如蠶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行無越思即行中慮也朱注合人心是謂合人之慮殊覺荒唐二句只要說其不流不重在和上其斯而已矣其所執專在於此也○隱居放言

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韓鍾陳傳論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此解是也隱居而其言放縱自是逸民常態然其所謂放言亦不必解爲莊周鑿猖狂自恣之言但任意吐露無所顧忌便是放言如荷蕢所云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桀溺所云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皆放言也非謂其言不合先王之法言也○身中清廢中權者清子張問陳文子子曰清矣脫然利害之際無怨悔之累之謂也權可與立也未可與權之權也清與權是聖人從隱放內看出廢釋文引鄭作發後漢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江熙曰峰明以遺害發動中權也二文並作發與鄭本同論語有齊魯古三家今所傳者魯論也而注家亦多據齊古文改之身中權廢中權廢魯論作發今作廢

從古論馬融治古論者也注曰清純潔也遭亂世自廢弃目免患合于權也鄭康成治魯論者也陸氏釋文云廢鄭作發云動貌案季長從廢爲說者非是未嘗與也何有于廢雍乃仲子本非生而宜有國者也遠後嚴然南面則直宜謂之興何反云廢乎身中清句即承隱居爲義發中權句即承放言爲義身固可言隱居蓋發謂發言乃與放之義本相應也但清權二句講須斟酌只在他逸處摸寫便是講太好是時中了○無可無不可者可不可在其人處心制行上言不就仕隱上說無可無不可即是無適無莫之意矣尹注此所以南軒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連則未免有可也古賢煜曰可不可各就其人所歸趣而立言猶之論語所云好少仁者惡不仁者顏子明道好仁之意多便謂之好仁者未必不惡不仁惡不仁者究而論之好仁者未必不惡不仁者孟子伊川惡不仁之意多便謂之惡不仁者顏子明道好仁之意多便謂之好仁者未必不惡不仁惡不仁者未嘗不好仁但此是推論一層以至失本文正意且既就其好仁惡不仁之意多處定其品第則不可漫然混合好仁者惡不仁者也可不可之稱亦然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非所謂不可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所謂可歟夷齊未必無可惠連仲逸未必無不可但就其所重立之品目故以夷齊爲不可以惠連仲逸爲可聲男子當云將以己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發後世又目人之寬容無所連忤者爲可聲男子當云將以己之不可者爲旁通多可亦可以爲左證

南軒之說自不可易又曰無可無不可固以心言亦以事言不可謂心無可不可事有可不可也魯既受女樂決然思去決然遂行是心之無可亦事之無可也魯

能却女樂幡然思還幡然遂還是心之無不可也如使惠連在魯受女樂之日或云其過失尚可恕既不且止遂不敢去是心之可亦事之可也使夷齊在魯却女樂之時必曰其過大雖却女樂其心未必改直欲去之遂不復還是心之不可亦事之不可也倘若得其大旨說者或看我則異於是便似有貶抑逸民之意亦似有自揚己志之意語意便不渾成此特夫子自敘其趣嚮與逸民不同耳而由後人觀之則自然有以見其道大足以裁正逸民之過不及耳

大師摯適齊。大晉秦○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于河。鼓擊

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于漢。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當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遂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箋曰中井積德曰此記魯衰亂雅樂再廢壞之事也非謂樂工皆有賢德而隱夫子嘗正樂矣至于此復壞前功漸滅豈不可惜哉此記者之意也若張氏所言俄

頃之功化。董仲舒曰。不當采入。○亞飯干者。亞。大也。以樂侑食者。侑者勸食也。亞飯三飯等。未知樂何樂。包以爲亞飯以下。蓋初飯不用樂侑。故樂師無初飯也。

樂章名。恐非。○鼓方叔入於河。云云。入於河。謂往居于河傍之地。漢亦漢傍之地。海亦海傍之地。注曰內。曰中。曰島。並泥。皇本正平本。鼗武作。紹武。南宗本。何。蔡。皆

盛曰。周禮膳夫。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司農云。稍事。謂非日中大擧時。而間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疏曰。先鄭意。曰。起日中食。牲牢。日中後空食。脯醢。又

脯醢者。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案。先鄭未及。夕食。疏殊强。且先鄭非言日中後。且食。蓋食脯食。

親。且食。遷減。但以爲此非日中大擧。故略損耳。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蓋食脯食。

暮食。蓋。卽日中。與旦暮。並爲常食。則此稍事。正謂脯食矣。蓋食數亦踵事漸增。上古一日不再食。其食在日中時。後變爲朝饔夕飧。旋增爲三飯。欲存日中而食之

遺意。故大擧仍在日中。及周又增至四飯。因于日中後之間食。略減損。而止。設脯醢。尤可見損益之具有深意。疏謂脯醢非是食饌。此卽本于鄭志云。脯非食殽。然

何以解于內。則君燕食之蝸醢。脯。奠。及鹿豕麋。膴。脯乎。彼正義云。脯非食殽。謂食不專用脯。以爲食殽。若有餘饌。殽之。則得有脯。斯爲能會通矣。劉恭冕曰。史記禮

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淪而不舉。或適齊。或適楚。或入河海。說者以子語魯太師樂。亞飯。諸職。卽其所屬之官。當時親聞樂於夫子。故皆爲受業之徒。與孔氏哀公

時之說。相爲影響。不知禮書所云。齊楚河海。乃假論語以爲文。而非謂太師諸人皆孔子弟子也。史公作弟子列傳。詳載諸賢。而不及師摯諸人。此可證矣。又或據

孔子世家。孔子學琴師襄子。以爲卽擊磬襄。閻氏若璩釋地說。夫子在衛學琴師襄子。則襄子自爲衛人。與論語曰。襄者。自別。又且一琴一磬。各爲樂師。不得妄有。

章合。○佐藤坦曰。以下三章。亦偶在弟子記載中。編者錄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舊曰。周公封魯。卽爲魯公。蓋以周公身仕王朝。未得就封。故稽以王宮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魯頌閟宮篇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箋謂策命伯禽。

則魯公者。伯禽也。正平本南宗本。謂作語。○君子不施其親。劉寶楠曰。不施。漢石經同。釋文作不弛。弛施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爲弛。可證也。蛇文不施。

卽不弛。良借。鄭注坊記云。弛。棄忘也。以訓此文。最當。秦伯嚳君子篤於親。篤者。厚也。卽不他之義。南宗本。施作絕。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大臣。廢。佐也。以用也。中庸

曰。敬大臣。則不惑。言任用不貳也。蓋既用爲大臣。當。非不實之人。而以小臣間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爲怨矣。○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故舊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

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王制言大學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文故舊。卽謂

魯公共學之人。苟非有大故。當存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泰伯嚳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困勉錄云。故舊多恬惰。觖望之病。最易開釁。未必皆棄之者之過。

然君子自當持其平。○無求備於一人者。人才知各有所宜。小知者不可大受。大受者不必小知。因器而使。故無求備也。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士有百行。功過

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正平本無作毋。○左傳言。命以伯禽封於少皞之墟。伯禽之命。古書無之。周公之誡。非魯論。亦不傳。蓋古書之闕逸者多矣。郝敬曰。四語

本於人情易簡。眞切者。而言立政之本。是以魯公治魯。尊賢而親親。子孫式微。歷三十四傳。同時大國齊滅。于田氏。晉分。于六卿。衛亡。于狄。楚滅。于吳。少得免者。而

魯世世衰如也。周公以忠厚傳家。亦以治天下。故周雖東而綿祀八百。其亡也。得讖亦輕。皆仁厚之遺澤也。聖門以仁爲教。以禮爲治。五達九經。所以爲周公仲尼

之道。而異于刑名功利者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騧。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宜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賢而品列之。

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蓋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

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集曰。周字見氣運之盛。周室人才不止。此。此則萃於一家者。尤見其爲盛矣。書周有者。猶之舜有五人。武有十人。殷有三仁之類。言如八士者。始可謂之有也。古賀

煜曰。一乳二子。既屬異產。一乳二子而皆賢。可稱怪事。至四乳皆雙生。而八子皆賢。則怪之又怪矣。然其說之所由起。不過因伯仲叔季各有二。而臆測立說。不知

此本無足奇。李位雲曰。八士之名。必是成立之後。始序而名之。故首乳皆以伯稱。次乳皆以仲稱。三乳皆以叔稱。四乳皆以季稱。若初生時。安必其有四乳。而伯仲

卽緣序之耶。此解是也。然古人或有十二子。亦當有以伯仲叔季各稱三人者。亦將疑其四乳。每乳必三子耶。拘亦甚矣。但古人雖待成立之後。而序名之。其伯仲

叔季之多少。則又有隨意所欲者。如周武王兄弟極多。而其兄獨稱伯。少弟獨解季。其他則叔旦以下五六人。皆稱叔。必是以武王爲仲。故不敢並稱。則多少固不

必一定。然如集注所云。伯仲叔季之稱同。則斷爲一乳而生。然則武王之弟將一乳而生。六七子耶。其可通乎。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此言極簡。而當。蓋關家氣運

之盛。其生於一家者。賢才如此之多。其朝廷百官之多。實可知矣。必以四乳八子爲美。而贊嘆之乎。此說是也。叔夜。宜和博古圖。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以爲叔夜

其人。薛氏鐘鼎款識。載叔夜鼎銘云。叔夜鑄其餘鼎。以征以行。用鬻鬻。用蘄眉壽。無疆。定爲周八士叔夜之器。較博古圖爲可據矣。說文。突。不順忽出也。易。突如

其來如。以忽訓突。是突忽同義。八士命名。皆以類從。達適。其部同也。突忽。其義同也。夜夏。其爲時同也。惟隨與騧。爲不類。說文。騧。黃馬黑喙。易繫辭傳云。服牛乘馬。

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是隨本有乘馬之義。季隨。卽以騧名之。騧名之也。或謂伏羲氏祇畫八卦。文王始演爲六十四。賈唐以爲

八士爲文王時人則未有隱卦此不然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淮南要略訓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爲重之者伏羲鄭君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總之夏時已有六十四卦大卜之文可據況繫辭言取諸則必先有其象而後可言取故九家易以類萬物之情注云以此知庖犧重爲六十四卦是八士以前實先有隱卦李隨李鼎之取義於此確然無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賢達以爲文王時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雪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爲文王時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者轉無所據矣又八士皆雙生止見於春秋繁露郊祭篇而古注因之至謂八士爲南宮氏則因逸周書克殷解因以書之南宮适合之遂以八士爲南宮氏此不足據也國語亦止言詢於八虞不言其何氏○孫詒仲曰此篇十一章止是嘆夫子之道之不行三仁殷之衰見周之衰同於殷也柳下惠章言直道不行也齊景公以下至逸民章夫子嗽環不遇而自附於逸民也大師三章則賢人隱遁而追思盛時忠厚立國人材衆多以見今之不然傷今思古之意也然於接輿語人示以當仕之義而論逸民曰無可無不可則所謂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以明中庸之道者此篇亦自有此意但嘆道之窮意居多此章總注單以夫子欲裁成諸人爲說而不及憤道不行意殊失此篇編次之旨若非慨道不行傷今思古則太師以下三章是何意思周公八士二章於裁成意不相涉也且注云三仁則無聞然矣其餘數君子者皆一時之高士云云注所謂數君子若單指接輿沮溺丈人言則可也然云三仁則無聞是三仁之外逸民八士皆在其餘數君子內謂夫子欲古之逸八士而裁之可哉

參拾陸册 100册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竹添光鴻會箋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箋曰中井積德曰才德踰人者嘉言多於人自然之符也記之多少亦偶然已注說不可從且是篇曾子之言唯二章而顏子無一言其謂然何安井衡曰此篇所載皆弟子之言詳味其意孔子沒後述遺教以誘其門人及朋友相切磋之語以其能發明聖意編者輯以爲一篇置之聖語之後無顏淵子路等之語者以其先孔子而沒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箋曰首句是有奮不顧身之意與下文思義思敬思哀句法自異非道理不同也又上兩句本現成兩語今之成人者章只改一致字作授字改一得字作利字耳下兩思字是心注於此之謂非事至而審之謂與思義之思稍別眞德秀曰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其言似是而非人之一生無時而事而不容思觀於君子有九思可見矣夫死生固大事然奚可不思不思而安行安保無徒死夫士既事君便致身於君奚待乎言然而國勢事體萬變不辨其主幼國疑不可不生存以濟危寇賊蔓延不可不脫免以期平殄則有臨危而不死方爲大忠者豈可漫無思慮而以一死塞責耶若乃世之庸人凡夫不出於義理之正而客氣用事者一有一涉思慮乃不能懾懦捐生者然待士以庸人凡夫亦幾乎不知人矣故死生最重故不可不最深思但以死對思則死爲重故不言思耳非不可思也○其可已矣可字緊承上士字猶言可謂士矣已字是語助辭不作止字此評論他人之辭非稱學者工夫乃是見成人物能如此可以爲士矣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答子路問成人也然則此士亦可謂成人矣蓋子張以忠孝論士也上二句人臣之大節也下二句孝經所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著孟子以死事爲人子之大事子張之論士有見於本可不謂昌言乎○困勉錄云西山以致命不待思亥崖謂不思恐傷勇二說皆是也大抵四者皆有不待思處皆有不可不思處然或言思或不言思者各以其所重者言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

亡讀爲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箋曰執猶守也弘者謂量行大之條理崇之也欲謙人之太甚執守小德以自足也不弘是所執之德偏小不中用耳非謂執守之狹狹守之太與求是不德與其執○信道不篤望虎篤厚也從宋子說從宜訓固言既信此道而志不固也亡牧以厚而固一毫之引伸耳子張蓋語料其信道之篤也○爲能爲有亡不弘不篤而言爲記爲亡自執德信道也言其實然德也信道也而不弘不篤則亦足以爲有執有信也甚言不弘不篤之失耳雖有無並言然所主在爲有上爲亡句對說也○張彥陵曰既云有所執有所信矣其於學問纔有得力處然而不弘之病即乘於所執不篤之病即中於所信道德外之情識易趁道德中之偏見難融也進執與信都差了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

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箋曰其不可者拒之皇本拒作距下同漢石經亦作距隸文云距本今作拒則是當本作距也少牢饋食禮俎拒注拒讀爲介距之距是古拒與距同漢石經可考下者距上凡屬四字今此間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可者謂可與交者不可者謂不可與交者非不肯而何豈得不拒乎○異乎吾所聞正乎本南宋本聞下有也字○嘉善而矜不能者賢是成德之稱衆對賢言只是平常善與不能對謂善其事也不能與善對則有短處皆以才能而言尊是敬禮加隆嘉特稱許之耳容是泛泛包涵矜則有憐恤之義人品不同所以矜之亦異矜當作矜憐也字从矛令說詳於下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我之大賢與我字泛指人矜字張以大賢自居正乎本南宋本二我下皆有之字○子夏蓋非不知成人之交其答門人以不過就小子分上之辭也子張所答則夫子之當就子張分上語之者與夏門人過別○二子之言皆本於聖語子夏守無友不如己者之語子張主汎愛衆而親仁之意各從其性所近而奉之非互譏也包注云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如子張鄭注云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汎交倫黨則與爲同類是友交矣學伯子以初學淺狹別之叔子以成人小子之交皆爲有所見如是則二子之言並行而不相悖俱可以爲教輯論語者意亦應如此如果注所云則二子之言皆有病難以致人必待後人補理然後方全恐不然子知

凡我曰門人問交於子張亦是彼此相質正之意未必是不足於循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箋曰。致遠恐泥者。遠字從道字生。包曰。泥難不通。劉寶楠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礙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爾雅釋獸。戚夷長脊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滯難之義。○中井積德曰。夫技藝者。流凝思積慮。明解於其術者。往往遂及外事。勢所必至。庖丁之牛。輪扁之輪。醫和之醫。及田弋竿瑟種樹皆推及政理。所謂小道之可觀也。今擊劍之夫。點茶之醫。俗樂之伶。往往以其術論道理。談政治。亦可以推古矣。○漢書藝文志。東平王思傳引注。並以爲孔子語。後漢書蔡邕封事亦云。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邕所書石經。自爲子夏一人當。無兩據。蓋弟子之語本出於孔子。故諸引論語弟子之語者。率以爲孔子之言也。○陳鵠堂曰。此重經世之學。小道不止農圃醫卜。凡百家衆技。擅一曲之長。應一節之用者。皆是。可觀根道字言。亦道之所散見處也。兼理之所寓。用之所資。此當與君子不器參看。○物茂卿曰。小道。何晏以爲異端。仁齋因之。以爲諸子百家之屬。然諸子百家。子夏之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悉作如是觀。雖佛者必有可觀者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箋曰。亡。所未知也。能。所已知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求之汲汲也。子夏之意。蓋述其義也。日月互文。以見日就月將之意矣。○安井衡曰。此與溫故而知新別。溫故知新。溫故以知新也。此謂聞所未聞耳。孔子之門。羣賢咸萃。爲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子夏所敎。則率多常人。故稱常人所能爲好學。非故貶其道。以就人勢不得不爾。譬諸草木之區以別。亦此意也。○後漢書列女傳注。引此爲孔子語。又曰上有君子二字。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蓋約舉兩句之義。○呂晚村曰。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亡與所能對。未有者爲所亡。既有者爲所能。所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故知字非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便是這個工夫。故曰。好。至敏事慎言章。則言其精神意念。專在一學上。眞見其旨趣之篤。意味之深長。天下無復可加於此。所謂好之而無以尚者。顏子欲罷不能。便是這個意念。故曰。好。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而無功。

箋曰。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作孔子語。○篤志者。就所學之理。潛心深造。以求必得。謂之篤志。困勉錄云。篤志是勿以見異而遷。勿以得半而息。

切問。是問之審詳矣。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意正同。非切乎己之問。古注。朱注皆與汎問反說。此亦切也。或云。切如切磋之切。苟有所未喻。則以言語左右逼切以觀其蘊所在。此亦切也。○近思者。反身而愼思也。乃切乎己之思矣。注以類而推者。程子敎示人近思工夫。非釋近思語。朱子詳說脈。脈亦惟推衍程子之旨耳。近思是切近己而思。如程子所謂鞭辟近裏。著己之意。仁者天地萬物爲我一體。固無道近之別。在學者。則次序秩然不紊。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業。爲己則近。爲人則遠。不惑其序。則近。謹其等。則遠。必也用力於程朱以類而推之敎。然後盡近思之義。但以此直解經文。則不是。○履軒曰。學問之功。在外面。志思之實。在裏面。○因勉錄云。在其中有二意。當從此去漸見效。是乃力行之本者。是以後日言也。自有得失操存涵養之效者。是以目下言也。注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皆是以自下言。○義鎮敎曰。子夏此言。切字與博字對。近字與篤字對。故俱用而字一紐。若如常說。竟作博學而篤志切問近思。次句而字直可抹去。於子夏語氣不順。於理尤不順矣。蓋仁人心也。志思二端。心所發用之二端也。仁之爲道。至篤至近。故篤志近思。爲仁在其中之所從來也。學問者求仁之事也。乾文言申明君德。以學聚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問辨。列於寬居仁行之先。君德者何。體仁足以長人之德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卽篤志近思仁在其中之宗旨也。而非學問無由入。學以聚。故不得不博學。問以辨。故不得不切問。學與問相輔而行。學廣博者其鑒洞。所以植德博而化之基。問急切者其懷虛。所以宏善世。不倦之量。龍德正中。雖神聖猶不廢學問。何況愚蒙。學博而不隘。問切而不綫。中庸所謂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蓋子所謂彊勉學問。皆是也。博學而歸之於篤志。則學之神凝。切問而納之於近思。則問之密集。博學切問。卽大學格物致知之事。篤志近思。卽大學誠意之事。隨時學問。隨時力行。有次第而無躐等。五事發見。五倫著接。好惡有實。學弟慈有本。所以爲人者不外是。實所以爲仁者不外是。篤志近思。乃其力行時之常。惺惺者。仁存於心。斯仁偏於身。斯仁及家國天下。仁在其中。大學正修齊治平之道在其中。至善在其中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

箋曰。說文云。肆。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廛爲貨物所居。亦通名肆。俞樾曰。肆者。市中陳物之處。故周官有肆長。以肆爲官府造作之處。於古未聞。周易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說此肆字即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然傳寶爲工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工子夏曰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能成其事以學君子學於古訓乃能致其道也○學以致其道致如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盡也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上至卒則致其道之謂故大學又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致義同○此章借百工以引起上意在百工不可不居肆君子不可不學也

○既曰百工則本字自是現成不有其事如何謂之百工既曰君子則道字自是現成不志於道如何稱爲君子故百工未有不欲成其事者必須居肆以成之君子未有不欲致其道者必須學以致之如此重兩以字則兩其字亦有微會曰其事即百工之事也曰其道即君子之道也非別有一事而我去成之別有一道而我去致之也尹說是餘意生於玩味者經文未必有是意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箋曰皇本必下有則字今從邢本菁氏本正平本並與邢本同○文字去聲此中有一番才辯在注語重字亦去聲此中有一種罪惡在蓋無過者聖人也改過者君子也有時自諱其過有時不掩其過者衆人也惟小人則自知其爲過所以必文自恃其能文所以多過將一生之精神學問聰明專向此中用去○東萊曰不曰小人過則必文而曰小人之過也可知對君子之過而言蓋君子不免有過過則改焉小人則必文之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箋曰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莫指孔子然孔子必如此三變大第而出故謂之變皇本儼作嚴○鄭注厲嚴正也解爲嚴正方與上溫相反故曰變並舉儼溫厲之相反者始見其德周全無闕若果確也子溫而確可乎一說厲者決斷若金之斬割謂居官則告誡可以當鞭扑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是之謂聽其言也厲○呂用晦曰聖人豈嘗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相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若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箋曰君子指上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中井積德曰信字屬彼謂爲彼所信也若探其本則在我而已然此不可以在我者作訓姑且誠意惻怛亦落一偏若夫廉善人皆信其不盜剛者人皆信其不屈信者人皆信其不欺仁者人皆信其不殺皆是夫不信大國之盟而必要一人之諾豈特展禽季路二人哉莫世無之是章子貢在平素言行宜慎修有以取信於人則臨事人不之信縱有惻怛之意忠愨之心反以爲厲爲謗終不行也此是

客○信而後諫固是然亦有雖不信而不得不諫者蓋子比干是也又如雜應此書彈李○賢一章雖不見信而有補於綱常亦非無益之諫也信而後勞亦有不能作合者如子產爲政初間上或有欲殺之者子產不能作合者門一人之上見有[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困勉錄[illegible]此韓[illegible]以[illegible]於所說難君子不出也信非空言所能感動也空言感動者有時因言而得信亦有時因言而得疑此眉山所以終於指斥君子不出也又曰勞民者勿輕且得大功不說

衆大德不和俗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箋曰說文閑闌也闌門遮也中井積德曰譬如身在欄內全然不出矣社端當垂時或進溢乎欄外亦無妨也出入兩字亦由閑而生焉○孔注出入可也連讀失之可也二字一句統貫上兩句言大節能不踰閑小節有出旋入其人固足嘉也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語意正同此謂待人之法非論自處之道且可也與可矣可已矣不同吳氏皆經不善於讀經也○子夏鳩信自守

以知用力之地○物茂卿曰蓋古者以德爲教事父曰孝事兄曰弟之類大德也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是小德也皆以在己者爲教是所謂德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爲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

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鑑曰子游漢石經游作斿古游斿字通周禮大宰九貢八曰斿貢注讀如圃游之游漢武班碑以斿爲游○門人小子者小子即門人今於門人下又加小子二字

洒掃與灑掃掃字異而同爲糞除之義洒灑字異而用亦不同灑者以水揮地令不揚塵然後掃也故少儀曰汛埽曰埽說文解字第十一曰汛灑也息晉切

灑汛也山豉切是汛埽即灑埽也謂曰埽者灑埽總謂之埽也若洒者洗灑也說文解字曰洒滌也先禮切滌洒也徒歷切大雅曰滌滌山川與孟子謂牛山人見其濯濯也同意則滌即灑也孟子謂願比死者一洒之春秋傳洒濯其心意以待人則洒即滌灑也論語及經傳洒字乃洗滌之義當在既埽之後又爲一事也埽祇在地及墻壁洒則在門戶楹牖之屬先埽後洒而曰洒埽者洒事在上埽事在下言之倫也若僅灑水埽地何以伐木簫言於桑邪○應對散文無別對文則應是唯諾不必有言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本之則無者本之謂推本於本也所謂本謂之高亦可謂之遠亦可謂之大亦可如大學誠意正心其理則一矣但是等文字此不宜譯出○子游只說子夏門人有末無本其意是要本末並進既謂之傳爲執先後倦爲執後倦爲先後互文猶曰執先傳爲執後倦爲先後互文猶曰執先傳爲執後者也二句是意中商量之詞言道有大小本末而學之者有長短淺深教之法

當計其器所受而授之故章中商量衆門人曰誰應先傳此事誰應傳此道而後倦才性之不同猶艸木區區以別若不問其人材何如一槩教之以大者深者則以不能爲能是誣之也而可乎○安井衡曰毛奇齡云陽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以傳與券彼此授受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券卽傳也說文徐注曰今用傳字無復作券可驗也周禮考工記輈人左不券後鄭注謂券字卽今倦字可驗也然鄭以券爲倦古文耳未嘗訓倦爲券也且考工記从力作券故鄭云倦古文其券契之字則从刀作券毛混而一之遂轉倦爲券契可謂強說矣○區以別矣竹與竹相苞松與松相茂是區也若乃松竹雜植亦自有區不必以分區樹藝成說○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者言若夫原始而要終誘化如神者唯聖人之教人爲然豈吾儕之所能當哉漢石經卒作卒

惟作唯漢書董仲舒傳亦作唯皇本正平本同論語有唯無惟皇本正平本誤○程注形而上所以然無大小無精粗等語別立一按則可矣不可以爲此章之解本文子游以爲末子夏以爲始皆謂洒埽應對之爲近小而施教之方稍有異同耳分明判大小精粗爲兩事矣如之何以無大小無精粗之說作之解哉○先後二句對上文抑末也二句說緊接抑末兩句曾非有心於以末爲先而傳之有心於以本爲後而不教也但學者所至有淺深如抑末之有大小耳始卒二字暫他本末二字便見有工夫次第其惟字乎字不宜贅聖人只重小子不能上要見學有先後非可躐等而進爲○集註程氏曰云云又曰云云又曰云云毛奇齡曰此章灑埽應對直子之學也末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本也子夏門人中之小子只須專灑埽應對之末而子游責以誠正之本則灑矣故子夏告以

先後區別不可誣罔自非聖人未有本末兼到者其百極淺近極明白其所云本則祇大學之始事也大學所謂物有本末是也所云末則又童學中始事也鄭康成少儀註所謂小學之支流餘裔是也故以大學言之則誠正是本灑埽是末朱子依同遷就強坐灑埽應對爲小學謂古人自小學中于灑埽應對時已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功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其在灑埽時卽純熟堅定孩童小子過于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卽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亡固不通而始卽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諄諄皆多事矣乃程氏數說則又與朱子之說有異朱子尙云灑埽應對須用涵養須用持守而程氏則直云灑埽應對卽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本末無大小則祇一灑埽應對而明德新民治平絜矩中和位育至誠至聖皆具焉夫所謂一貫者非謂灑埽可貫誠正也所謂不分兩段事者非謂小子之事不分聖人之事也若灑埽應對則明明與大學中事絕流斷港安得一串又安得不分兩段況立言須有著落謂灑埽應對卽是形而上者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出易繫然其所爲形者卽物也灑埽不是物固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爲形上安所爲道若應對則并形亦無之何有上下然且直進之爲精義入神吾不知執箕汛帚有何神義卽則灑而埽之其得進于義之精而神之入端是何故據云事有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今事在灑埽則其理不過糞地而已事在應對進退則其然理不過侍賓長執役使而已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實未之聞○東涯曰程子諸說皆以事理而言蓋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卽理理卽事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須先習其事而後明其理子游以洒掃應對爲末而先教其本是欲略乎事而直明乎理不知教人之有序故子夏告之以教人之有序不可不先傳近小而遽告以遠大也畢竟其說出乎小學大學之節而加之以事理不二之說最使人難曉蓋聖人之道專在事實上而向其上面更無一語故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守身爲守之本皆在行事上而分其本末然則子游所云本者亦豈以洒掃應對爲末而以所以洒掃應對爲本乎哉蓋德備於中則應事接物自不失其則此其本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豈子夏之門人小子其識未至故但教之以洒掃應對之事而未告道德之蘊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鑑曰佐藤坦曰優謂事熟而有暇裕不必做暇日○鄭小谷曰韓慕廬文云或苦其纖悉而獨高其簡索或陷於事變而曲守其遺經受人家國之重而唯坐鎖以從容吟咏之習以示度量而喪其功名使國家謂仕之一途必非學士大夫之所能而往往於不學者授之事孰階之厲乎見既仕則宜專論仕仕易有優之日乎哉又云閱歷不深或以入國爲倖意氣過銳輒引時事爲憂素無深沈之積而輕慨慨於世事憂患之間志卽無他而術已不善使國家謂學之一途必非行義欲仕者之所能而往往於不仕者而厚其招孰貽之恥乎見得既向學則專論學學易有優之日乎哉兩句則字都用複讀優字都用直讀正合注中前一說本義○

春秋時多仕而不學者又多不學而仕者子夏並舉二者而言固各有所規切非局于一方其先學仕而優者仕者任重未仕者任輕故重責任重者而輕責任輕者且據見在之任以遡未仕之始故學而優者在後○檀弓載曾子責子夏之言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之罪一也其教育之盛可想矣此篇載弟子之言而子夏最多皆以其教育之盛與○學而優卽漆雕開之所謂信。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蘇曰佐藤坦曰喪禮以哀爲本自本而推之則許多節文亦只屬致字內事而止字未必見簡略細微○崔子鍾曰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也是故慟悼哀之發於心者也羸黑擗踊哀之發于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于衣服者也苫塊哀之發于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蘇曰子游所言有然而一轉則當分作兩截一服其才量之宏大一病其心德之未純非爲難卽未仁也○此是直心相規非反唇相譏方是聖賢友道過作譏刺便失經旨○管登之曰未之爲言亦謂在若有若無之間而非以爲不仁也諸子皆稱日月至焉而獨以不仁料子張者蓋仰其才高而有責備之意。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學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蘇曰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陳越絕書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悔可悔不佚可佚不教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敝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據此顓孫氏之仁夫子許之然則此亦言其規模閎廓有難及者見曾子所長不曾子路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蘇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自致謂性能極之卽自然而盡其情也凡百善行必學然後成唯親喪人人自能致之孟子所謂自盡一意也此學人指以示人情之同至使人自識其良心非爲喪禮發也正平本者也作也者○尹說不中經旨。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蘇曰父既爲獻子則臣之不惡政之不逆可知此亦孟莊子之善守前軌也皋本正平本南宗本雖下無能字○此章與三年無改章不同彼是在所當改而不遽改見其不忍忘親此是在所不當改而眞能不改見其善於體親○刁蒙吉曰白沙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紹堯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祚北矣此又論學者所當知○興注云要見人情多喜新進而厭舊靜美眞見先德之可師者未免奪於浮習所以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蘇曰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上失其道道者制民產重禮教尙德緩刑絕惡於未萌之類周官八統九兩皆在裏面○民散久矣樂記云流辟邪散荀子勸學篇注散謂不自檢束○如得其情情者實也謂民所犯罪之實也中井積德曰夫姦慝謀計之秘情實可憎者故有司廉察而得之莫不喜躍以喜躍之心治可憎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慝惡其刑必嚴實故誠之以勿喜也抑欺上驅人誣良善陷愚蒙奪人專利巧規避征役之類可憎之尤者如無可哀矜者然此等皆上失道之所致願念至于此。

豈得不哀矜乎哉此實仁人之言矣若以不得已與不知作解是章嚮壁○哀矜而勿喜者正本正平本俱作哀矜今從之臧庸曰唐慧苑華嚴經音義特垂哀矜念毛詩傳矜憐也謂偏獨憂憐也案說文字統矜怜也皆從矛令若從今者音巨斤反矛柄也案玉篇二字皆從矛今無從矛今者也以上皆見說文掩之也矜憐爲疊韻詩鴻雁愛及矜人傳矜憐也蘇云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賙給之及說文字統訓矜爲憐皆取聲韻相同也又云據慧苑所引知唐本說文矛部矜下有憐也一訓而今本惟有予柄之義後世字書韻學混淆致改玉篇誤從今唐以來字書遂無有作矜者矣猶幸慧苑書引毛詩傳及說文字統玉篇皆可藉以考正而慧苑又分矜矜二字當由習見作矜故强爲區別耳王引之云矜之從令聲證以三百篇用韻至確矣安井衡曰文選枚乘曰蕙草芳苓李善謂苓古蓮字漢書丁零羌讀如顚連凡字從令者率與從連聲者同聲聲同則義通故假矜爲怜怜乃憐俗字也○物茂卿曰情謂獄情也言者喜得其情也獄情難得故得之則喜是聽訟者之常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

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箋曰漢石經賈作賴下凡賈字皆同賴賜也子貢名賜古人名字相配○紂之不善紂名受德書立政其在受德暋逸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呂不韋仲冬紀其夫受德書疏或言受或言受德呼有單複爾又稱帝辛者廟主之號也其謂之紂注引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殷無謚注引之者見天下惡之以紂名之也或以紂爲謚非也周以前禮制簡質有名而無字又無謚至周始有字與謚凡古書所載若伊尹伯夷叔齊往往舉其字與謚皆妄也皇本善下有也字正平本南宗本同不如是之甚也甚者謂數之多也當時舉亡國之主必以紂爲首紂之酒池肉林脯鬼侯醢鄂侯剖賢人心囚奴箕子三尺童子知之故今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則見其惡爲與人所共指斥不復煩縷舉說者云子貢當日必指一兩事未必然也書云丹朱如丹朱傲又云無如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夫云勿傲云無酗于酒而義自明微奚必引丹朱紂以爲戒蓋泛然論惡之不當爲不如舉眼前凶人衆所共知者以爲證之確切子貢之引紂意亦如此漢石經之甚作其甚○惡非惡人乃自警自戒之意○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字自下流來此辭之巧也成六年左傳土薄水淺其惡易覩又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杜注惡垢穢○君子以位而言此蓋曉當時君大夫之語非寬紂之惡乃以下流傲之君子惡居下流是本蓋而特借紂以形起之耳○論衡語增論齊世篇引此章爲孔子語。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十一　崇文院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去聲。

箋曰如日月之食焉皇本食焉作蝕也正平本同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淩曜典故駁曰日月之行於天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掩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隔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繞月故月食○此言君子無文過之私如日月之食有改過之勇如日月之復蓋子夏論小人之過子貢論君子之過語氣彼此相對若謂只重改過一層不對文過一層則第言人皆仰之可矣又言人皆見之何邪○日月才食必復其明君子才過必更其失過也更也明貼君子而皆見皆仰略帶日月蝕仰字有欽崇瞻躍之意。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識子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人皆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箋曰衛公孫朝者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衛以孫別之與公子荆書法同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則尼爲孔子謚無可疑矣後人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考耳○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者堯舜禹湯文武其道一也夫子周人故特以文武言之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章文武之道亦此意道字雖廣然讀訓功烈禮樂文章即道之實處若漫說道則空虛恍惚無所可據孫詒仲云道字若讀訓不以訓功烈禮樂文章言而看作性道之道不惟未墜在人識大識小說不去且性道之道人所同具不必單屬文武矣此說得之未墜於地自文武體魄歸上漢石經墜作隧荀子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隧漢西狹頌有顯賈隧之患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並與隧同此節重人字爲後師字伏脈賢不賢即人識大識小小即在人莫不有文武之道無常師也朝之問曰焉學言何所從學也賜之答曰焉不學言何所不從學也兩句雖未識師字已指定師字故直接云而亦何常師之有○賢者識其大者二句吳英曰蔡邕石經議作志述而篇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元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春秋僖二十四年傳云以志吾過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賈公彥曰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而古文遂不可考據此知識當作志也漢書天文地理律歷河渠等志皆作志而後人用誌記者亦作志則猶存古意也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識入聲謂識見後儒借識爲識記之志去聲則志與識反覺滿爾○刁蒙吉曰賢者記其大綱領從講究來不賢者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記其小節目從聞見來如太廟祝史之屬是也○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者賢不賢所識皆有文武之道也四書鏡曰常人師人故有常夫子師道故無常。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

箋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子貢晚見用於魯拒吳之强大曉齊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謂陳成子而反其侵地如吳差之賜劍鏤微子貢之敏州仇殆留凡此數州仇之所賢也○子服景伯以告者此時景伯與子貢同用事於國見左傳○譬之宮牆漢石經作辟諸宮墻皇本之作諸正平本同止平本牆下有也字宮牆猶言圍牆

爾雅釋山大山宮小山霍注云宮謂圍繞之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君爲廬宮之注云宮謂牆垣也周禮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宮亦周圍之義也未央一宮中有三十六殿可見宮是統名非居室之名也周禮內宰六宮注婦人稱寢爲宮宮者隱蔽之言婦人所處每寢築周牆而隱蔽之故稱六宮腐刑曰宮亦刑之隱蔽之地也劉實楠曰宮牆者室四周有牆凡廄廟皆居其中牆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當同但高卑廣狹必有變別今無文以明之金鶚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賜之牆也及肩漢石經賜之牆下寬見上闕二字今此間有三字疑漢本無也字○窺見室家之好皇本正平本續作闚釋文同說文窺小視也闚閃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好美好也與下美字照詩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爲○夫子之牆數仞皇本夫子上有夫字正平本南宗本牆下有也字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蘭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宮時傳本用段字也說文仞字下云伸臂一尋八尺趙岐本用段字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蘭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宮時傳本用段字也說文仞字下云伸臂一尋八尺趙岐孟子注亦以八尺爲仞王肅王逸顏師古鮑彪諸人並同夫尋仞果同則說文既以一尋訓仞何必復言八尺故段玉裁疑說文此語爲後人所竄非許之舊說文既尺字下云周制尺寸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假令尋仞同物許氏不當兩舉之矣鄭君注儀禮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郭璞注司馬相如賦陸德明莊子釋文則皆以七尺爲仞程瑤田曰言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

高深曰仞蓋可以徵焉而度幅員者伸左右手又加胸廣故尋爲八尺度高深者上下其手短於尋一胸廣故仞爲七尺可以無疑矣○不得其門而入皇本入下有者字正平本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美是光輝意富是充實意○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尚未屬人亦不說到難入處得其門者或寡雖槩指天下人已隱隱道著武叔○夫子之云不亦宜乎一章二夫子前後異人夫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室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子云無之字○鄭小谷曰此章說宮牆說宗廟說百官說入門一派寓言人但知爲淺人說法只好就淺處指點不知此專從語大夫於朝句發脫下面宗廟之美從朝字開示百官之富從大夫開示蓋吾魯備三門之制度具四代之服官叔孫氏身之所得入目之所得見口之所得云只有此一種境界耳子貢以爲彼在朝中議論吾即借朝中指示曰欲向明言夫子之道之廣而人不知子貢以爲彼在朝中議論吾即借朝中指示曰欲向明言夫子之道之廣而人不知子貢試詢於朝曰諸大夫見幾宮之服器宮乎則皆應之曰見之吾夫子作如是觀向欲極言夫子之道高且廣而人不知子再詢於朝曰諸大夫何以克見魯宮之服器宮乎則皆應之曰得其門而入故見之吾夫子又作如是觀何也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如此措詞方有著落○陶方琦曰古者法度皆起于人身而中人之身長八尺說文夫字下云周制八寸爲尺人長八尺謂之丈夫又尺字下云周制十寸爲尺人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蓋古以十寸爲尺故主八尺之說鄭君皆以人之體爲法咫字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故主七尺之說漢書食貨志應劭注謂五尺六寸曰仞似漢末之尺周以八寸爲尺是減其二漢尺又減其一許君所用周尺所用漢尺也故主七尺之說漢書食貨志應劭注謂五尺六寸曰仞似漢末之尺又減其七之二鄉射禮記注中人張臂八尺蓋人長八尺人長八尺正合一仞之度諸家言仞皆同所不同者用尺之制耳用周尺者說多是七尺則八尺七尺之分不過遞減其制之異許君說文解字明言用周制八尺之說觀於淮南原道八尺曰仞之注而後知說文所云眞爲許義段氏必謂八尺義不合古說爲淺人竄附亦是一曲之見○黃以周曰攷古經傳未有以仞度廣者秦漢以後度廣亦謂之仞於是仞尋之義不分攷工記曰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以度廣度深之異名而別言之非謂廣二八尺深二七尺也古者畎一尺遂二尺溝四尺洫八尺其制皆廣深相等亦廣深各倍於其前何得於澮獨異其制乎左氏昭三十二年傳仞溝洫溝洫深一仞溝深半仞若以七尺之仞言則溝不得言仞矣是度深用八尺之徵也應劭亦主七尺曰仞說其注漢書云五尺六寸爲仞以漢尺言漢尺較周每長二寸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是觀何也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如此措詞方有著落○陶方琦曰古者法度皆起于人身而中人之身長八尺說文夫字下云周制八寸爲尺人長八尺謂之丈夫又尺字下云周制十寸爲尺人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蓋古以十寸爲尺故主八尺之說鄭君所用漢尺也故主七尺之說漢書食貨志應劭注謂五尺六寸曰仞似漢末之尺周以八寸爲尺是減其二漢尺又減其一許君所用周尺也故主七尺之說漢書食貨志應劭注謂五尺六寸曰仞似漢末之尺又減其七之二鄉射禮記注中人張臂八尺蓋人長八尺人長八尺正合一仞之度諸家言仞皆同所不同者用尺之制耳用周尺者說多是七尺則八尺七尺之分不過遞減其制之異許君說文解字明言用周制八尺之說觀於淮南原道八尺曰仞之注而後知說文所云眞爲許義段氏必謂八尺義不合古說爲淺人竄附亦是一曲之見○黃以周曰攷古經傳未有以仞度廣者秦漢以後度廣亦謂之仞於是仞尋之義不分攷工記曰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以度廣度深之異名而別言之非謂廣二八尺深二七尺也古者畎一尺遂二尺溝四尺洫八尺其制皆廣深相等亦廣深各倍於其前何得於澮獨異其制乎左氏昭三十二年傳仞溝洫溝洫深一仞溝深半仞若以七尺之仞言則溝不得言仞矣是度深用八尺之徵也應劭亦主七尺曰仞說其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爲謗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誘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箋曰無以爲也者言無用爲此毀仲尼不可毀也此句發無損於仲尼有損於己說他人之賢者丘陵也四句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阜也猶可踰者言於丘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日月上有如字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他人亦不可看得低了如伯夷伊尹之類是也人雖欲自絕自絕當亦以二字以是比喻中語故也皇本絕下有也字正平本同○多見其不知量也說文形句反露也言足自顯露己不知分量也集注訓多爲適實本何注然襄二十九年左傳公曰欲之而言叛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晉宋杜本皆作多論語疏引之以證多之爲祇然多作祇亦惟以其音近也非曰多祇同字也多如字自通不必改作祇中井積德曰多猶贏也如商賈之贏利今詩語有贏得言誘毀欲自絕於日月而無加損於彼也而其所多剩者見其不知量一醜事而已大雅多將熇熇與此同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爲恭謂爲恭敬推遜

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知去聲○實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蓋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篇旨皇本正平本知作智正平本及下無也字皇本正平本道作導○陳亢在孔門不當云仲尼不能賢於子貢故皇疏以爲別是一子禽然孔門諸賢盛德光輝超絕一時孔子既沒則需見不可及不唯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孔子乃如子夏子游之賢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況於陳子禽乎則此子禽當定爲陳亢矣○仲尼

豈賢於子乎者實則仲尼賢矣豈賢於子乎只尊子貢不貶仲尼口氣○君子一言以爲知三句此語貫子禽不謹言則當主言者說爲知爲不知猶所謂乾爲馬坤爲牛不悅於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之爲非就人而言以字不要著力只一言便爲知一言便爲不知非一言出人以他爲知人以他爲不知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堂階爲階步梯亦爲階階有級可循者也陶石簣曰子貢說天不在形體之高上蓋天原是一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人無形渾然無迹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不可階三字可玩本文無大化之別注不必言○夫子之得邦家者邦家活看天下亦是邦疏云得邦謂爲諸侯得家謂爲卿大夫太拘○所謂立之斯立云云所謂已下六句蓋古費槃人之成語稱其德廣大化行如神之妙也今子貢引而證之故曰所謂立行只以坐起進退爲言猶俎公之謂俎也是比喻耳不當以生植教導等實語作解道皇本作導古字通用行如字此與立對起立與步行而已此數語本言聖人之於邦家鼓舞自在如心所欲也先立之而道之而綏之而動之此言之叙也辟之人物必先立而後行行而後來來萃而後和故曰斯立斯行斯來斯和亦言之叙也來謂進至也和謂懷服無乖戾也斯來斯和漸入貢解○李卓吾曰生榮死哀是說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眞如太陽出而萬物欣仰

邵康生色說人生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之不行人來不和眞如太陽一復天地參贊萬物俱有感者之然皆不是泉[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摩夫子之功業而言只以聖成語而[illegible]

樓鑰[illegible]力德至者[illegible]德[illegible]爲表裏無可[illegible]斯故[illegible]紀則[illegible]

皇天巫咸文王家則其修己型家之德可想但古人多稱業以見德者以德之高妙難可憑據而業之赫奕有可捉摸也蓋究而論之業亦德之發耳此章夫子之得邦家一節固抽出功業言之然與上文只是一意上節是統論不可及此節是切言不可及之故上曰不可及下曰如之何其可及緊相照應明郭洙源曰如之何其可及正打轉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來勿作兩樣看此解得之馮陸謂陳亢下愚淺識雖說聖德之妙必不能了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判上下二節淺深覺然懸隔大失經旨即不可及如何可及上下緊應語又必解爲德已不可及功業可見者又如何可及破碎割裂安可通且陳亢固庸下矣然子貢之論非因庸下而出于此即遇聰明倍蓰子禽者亦未必不出乎此何者以稱業即是稱德也如二子之說則經傳言業以見德者皆廢矣○胡炳文云子禽之問凡三所見者每降益下子夏之稱夫子亦三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胡說未免乎拘論語之書往往以類編次故不可以編次之前後斷其事之早晚如子貢之晚年進德只當就生平明敏聰穎上識察不可屑屑就子禽問於子貢章與此章比較參稽也子貢之稱夫子凡三一人之言而編在一處或可見其進而益高然亦安知非以夫子凡三人之日而編在一處或可見其進而益高然亦安知非以夫子每下則武斷而已子禽雖庸下其學未必無漸進冀可以論語所記之前後必其之得邦家一節概孔子終身故置之于最末耶子禽之三問必以編次之序斥其人之日究乎汚下且所學之三問鈞是卑陋何分高下於其問耶前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而後云雷獨立鯉趨而過庭前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而後云顏淵問治邦論語一書不可以編錄之先後判事之早晚也蓋如此○長胤曰子貢之所以稱夫子者專以及物之化而言與書稱堯之德曰光被四表皇天巫咸文王家則其修己型家之德可想但古人多稱業以見德者以德之高妙難可憑據而業之赫奕有可捉摸也蓋究而論之業亦德之發耳此章夫子之

格于上下者一般未嘗就一身上而言蓋聖人之道以仁爲大而安天下仁之極也故古者稱聖人必以其功化而言之觀其所以稱聖人而仁之所以爲仁亦可知矣○黃幹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觀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崔述曰子張篇子貢之推尊孔子亦矣則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貢朱子云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數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往數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余按史記所載弟子年歲雖不足盡信然大要不甚遠今以論語春秋傳戴記之文考之孔子之問先由而賜而求武伯之問先由而求而赤春秋傳多載子路冉有子貢之事而子貢尤多曾子游夏皆無聞焉戴記則多記孔子沒後曾子游夏子張之言而冉有子貢所論著者尤多蓋子路最長閔子仲弓冉有子貢則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時既爲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沒後爲時亦未必甚久而子貢當孔子世已顯名於諸侯仕宦之日既多講學之日必少是以不爲後學所宗其若游夏子張曾子則視諸子爲後起學孔子之日短教學者之日長是以孔子在時無所表見而名言緒論多見於孔子沒後也不然閔子具體而微仲弓可使南面何以門人皆無聞焉反不如得一體者猶能傳經於後世乎由是言之羽翼聖道於當時者顏閔子貢由求之力而子貢爲尤者流傳聖道於後世者游夏曾子子張之功而曾子子貢爲尤純時勢不同功業亦異人可謂子貢之[illegible]曾子也

終

竹添光鴻會箋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箋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毛奇齡云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此說非也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搜集夫子遺語綴於册末以爲終篇而又有子張問一篇者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篇更待裒錄而未有所得故子張止二章也此眞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實書家學者爲之矣。

凡三章 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說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禹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色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舉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箋曰此章記堯舜湯武之事蓋皆夫子所嘗誦述而門弟子記之○咨爾舜者詩文王咨汝殷商毛傳咨嗟也堯有所重誡於舜故嗟嘆而後言也○天之歷數在爾躬者歷數猶曰運數大誥曰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大歷即歷數也說文無從日厤聲之字蓋即歷之異文月令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鄭注歷猶次也與此文天之歷數其義正同彼所歷者卿大夫至于庶民之數此所歷者帝王之數大小不同其爲歷次一也集注以歷爲曆日之曆做假借詞解失之在爾躬猶當汝身也言帝王歷代相繼之命在舜但天命則單就一人言歷數則總古來帝王而言以下四句押韻○允執其中者中字在政事上看執字與守字不同守便死煞執者應時隨物而執其中也不徒曰執而曰允執蓋必隨時處中圓融不滯方是信能執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即事物當然之理是就用上說。

然其實原于心所謂不偏不倚大本之中亦自在其中在薛坦曰大本之中湯誥謂之衷洪範謂之極一也惟精惟一致察於危微者乃其功夫而無過不及之中亦自此而出也人君之中與天下爲感應用其中於民民皆由之因以皡皡矣即所謂克綏厥猷性后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執中之效也夫聖人之設教施法也使其民厚其生得其情不失其性而已民之得其性也在於聖人化育之中而民亦不復知之矣是謂驩虞之民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聖人之設教制法也皆順民性就人情而立之制者也所謂民心無中惟爾之中謂盡其性盡人性以設教而使民不失其性也○天祿永終者終字是絕字與召誥遐終大邦殷之命之終同永終即遐終也咨爾至永終疑堯典之脫文或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曰予小子履上無湯字者上蒙堯曰文下有小子履其爲湯曰可知故不言湯非脫字也稱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大戴禮稱商履代興竹書稱天乙履是履爲湯名也世本謂湯名天乙至爲王改名履白虎通則謂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湯生於夏世故本名履後乃更名乙爲子孫法變名從質此皆牽強附會之說無足信者湯之先代有報丙報壬之屬是當夏世而有甲乙之稱非變名從質矣紂名受或曰辛微子名啓竹書紀年太甲名至沃丁名絢商人自別有名又非因爲王而改名履矣其以十干紀名者猶秦之稱二世三世今人之有行耳商自立國以來君各有號有天下而不改天乙者號也履者名也非湯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藤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尚玄耳不必因

其色以求其義若謂未變夏禮則魯頌白牡騂剛將爲何解邪○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箋云昭明也言明告上帝不敢有所隱飾也說文皇大也詩楚茨先祖是皇傳亦云皇大也爾雅釋詁后君也天帝稱后者尊之故君之也孔注大大君帝謂天帝也○有罪不敢赦云云罪在朕躬者簡在帝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周官小宰二曰聽師田以簡稽鄭司農注遂大夫簡稼穡注並云簡閱也是簡有閱訓帝臣爲善有罪爲惡簡在帝心承上二句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爲天子尊稱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爲尊稱也安井衡曰三有罪字上下相呼若以有罪不敢赦爲桀有罪已不敢赦則下二有罪字絕不相涉故朱子據僞書湯誥爲既伐桀之後告諸侯之言然上以曰字起之必是同日之言且內史過之時尚書未焚過不引湯誥而引湯誓今本湯誥豈足據哉若依屬子爲桑林禱雨之言則三有罪字上下相呼極爲允當今試解之有罪不敢赦者言凡有罪者己不敢赦也帝臣不蔽者言凡有善者己不敢蔽也是二者簡閱在帝心帝必熟悉之謂之帝臣者天工人其代之故凡居官者皆可稱帝臣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言大旱七年萬方靈病若我身有罪當直罰我身無徒苦萬方爲也萬方有罪在朕躬者言若萬方有罪降大旱以病之萬方之罪即我教化不至之所致其罪亦在我當罪我而無以大旱病萬方也味朕躬有罪無以萬方二句其爲禱雨之辭甚明其文不與墨子所引同者古人引書取其意而不泥其文呂氏春秋亦引此文云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同是一事而其文不同如此可以見古人檃括之法矣故愚以此章爲孔子所嘗爲門人語也石經無以無作毋○崔述曰按此文與湯誓立政相表裏非聖人不能爲此言也蓋聖人之伐國非以肆土地創大業也聖人之用賢非以示己恩希厚報也凡皆奉天以行事耳聖人無所容心於其間也且其人曰帝臣明不敢私以爲己臣也舉而用之謂之不蔽明此錫祿乃賢人所固有己但不沮抑之非分己所有以予之也其於所舉之人猶如是況天下之民天下之土地乎然則聖人之心一天也聖人之心之光明一日月也嗚呼此湯之所以繼堯舜而得列於聞知者也夏本紀云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余按說者皆援以湯爲桀之臣其實不然湯誓曰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湯之伐桀民亦有稿議之者也使桀與湯有君臣之分商民何故不以大義責之而反但言舍穡之細事乎商頌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是湯未伐桀時已受諸侯之朝觀矣若湯果臣於桀安得暴然受之以桀之暴雖無罪猶囚之況受諸侯之朝而安能容之哉商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湯未伐桀時已滅數大國矣若桀果爲天下共主則湯安得擅滅之桀既力能囚湯豈有聽其坐大而不問乃束手以待其伐己者乎由詩書之言觀之則湯與桀之事固不如世所傳云云也蓋三代封建之制與後世郡縣之法異而夏當家天下之始其事又與商周不同昔禹有聖德天下歸之啓能繼禹之道則又歸之禹初未嘗傳之子也大康既失德則民之視之猶虞

夏之視朱均耳羣涅迭起后相遭逃天下之無主已數世矣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衆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當是時人以繼爲適然非以繼爲必然也孔甲既衰諸侯復叛章弼昆吾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國然但一二小弱諸侯畏其威力耳是以湯之受球受共伐韋伐顧安然而無所疑桀亦聽之而不復怪何者諸侯本不臣屬於桀也桀安能召湯而囚之夏臺哉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姓之天下也故舜繼堯禹繼舜人以爲固然也適會禹有賢子間兩世而又得少康后杼之孫天下附於夏者數世由是遂以傳子爲常猶齊之伯儀一世而晉之伯黨不賢則民受其殃必更遂至於數世也然一姓之子孫必不能歷千百世而皆賢猶齊之伯儀一世而晉之伯黨不賢則民受其殃必更歸於有德而後民安而既已傳子又必不能復傳之賢則其勢必出於征誅而後可故揖讓之不能不變而爲征誅者天也聖人之所不能違也雖堯舜當之亦若是而已矣聖人之道猶水也清而不汚柔而能受同物而使遂其生者水之德也水之勢也水非有心於紆徐縈洄與一瀉千里也水不能違地故也以一瀉千里之水爲有異於紆徐縈洄之水而優劣之者誣水者也曰然則齊宣何以謂之臣弒其君也曰其所謂君臣云者亦但就天子諸侯之名分言之非以爲食其祿而治其事之君臣也故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弒君也正謂夏商失道政不行於天下故不得謂之共主非謂湯武親立桀紂之而其君不仁遂可不謂之君也但孟子之意在於警人主故以仁暴大義斷之而未暇詳申其說耳後儒不察遂疑孟子之言不可爲訓誤矣○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云在予一人此六句必是一時之言以周字起以予一人結其爲武王曰可知故省耳古注云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此善人亦以經綸才言之所謂才難者周室人才之盛與唐虞並稱乃平治天下之大本也集注以散巨橋之粟鹿臺之財爲大賚此固雖盛德之事中主或能爲之未足以稱聖王也且謂之散必周施之萬民未必專賜善人也雖有周親二句言亂臣十人之多助加於至親也周家上親故殊曰周親不如以著十亂之大可恃也予一人猶諸侯之稱寡人也白虎通號說篇云尚書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讀權量節文公羊宣十七年傳注引讀權量云云四方之政行焉讀權量三節根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來總是武王以天下爲己責之責漢書律歷志公羊昭三十二年傳注引讀權量節文漢書外戚侯表注文選逸民傳論兩都賦序各注引興滅國節文漢書藝文志引所重民食喪祭皆以爲孔子之言陳後王之法也朱子則以寬則得衆一節爲通論帝王之事也皇疏得之此經所言專罪己務用賢順民心三者錯舉言之此帝王之所同百世莫能易也權者所以稱物知輕重也包注權秤也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秤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包以秤釋權也漢志引劉歆曰權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五權如今天平上法馬但有孔繫之不盤盛耳繩一錘往來推移以取平起于後世事詳玉海及文獻通考孟子朱注云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北溪字義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此二者後世之法也不可以說古經量者所以量多少也劉歆又曰量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

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然斗斛起于周末秦漢非古法也五量左傳所云升豆區釜鍾是也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載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此似小事而古人以爲大政蓋上之所以取於民與下之所以交於市非謹之則薄稅斂之政平市價之政杜爭競之政皆不可得而行也漢書律厤志引經解法度注云法度丈尺也此以度爲尺度之度也五度爲度引伸之凡制之有限節者皆謂之法度天生人而有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此分短長大小而制之爲法度法度者禮儀之總名也邢疏法度謂車服旌旗之禮儀也審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此爲得之權量政之要一四方者也

法度政之綱齊四方者也百官政之綱輔理四方者也四方之政行言四方之政次第舉行不作效說夫朝廷者起化之地非化所究之地也施之四方而以爲宜斯莫不宜矣君相者立法之人非法所行之人也考之四方而以爲可受斯莫不受矣而政之所至萬物無所角其材能政之所加列國不自爲其風氣如此說去四方字行字方有整勢皇本行爲作行矣○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絕世與滅國同義但謂卿大夫以下之家故稱世以別於諸侯耳章雲李從民心中寫當興當繼當舉之情來曰民自少時見父老相謂食我者某之幾世孫他日過其都噫墟已訪其氏噫死已及身衣食天下而今日者尚有操一黍一羹過其墓下者乎天下所以潸然出涕於弗祀之主也民自少時謂此皤髮者我鄉望人也此味歌者里之聞人也他日過其廬噫憶矣入其谷噫老矣德可當舉天下而今日者有束帛安居下而式其人者乎天下所以瞻焉顧之於播棄之主也只寫足背面則拍醒正面自然字字有情○逸民仁實之不在位者焦瀋國曰謙權量等項紀綱何等嚴肅森然是一統規模興滅國等項恩澤何等浩大藹然是太和氣象○所重民食喪祭者民食聯讀民之食及喪祭也集解以民食喪祭爲四事於文不順食貨厚生也喪祭正德也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忘生者衆矣○寬則得衆寬者在上第一之德度故先舉之皋陶九德寬爲第一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居則民任爲漢石經無此句皇本足刊本正平本南宗本亦無疑因陽貨篇子張問仁章誤增入耳○敏則有功詩云農夫克敏書曰務時敏子曰敏於事皆敏疾汲汲之意又肇敏我功又股肱之敏皆不啻才敏功者民功也君奭曰成文王功于弗怠雖有寬信之德不昧丕顯以動勞民功無以違其德也故曰寬寬文王又曰勉勉我王○公則民悅唐石經邢本信則民任爲一句覺兩民相礙故創此民字耳今從皇本書曰以蓋石經邢本衍信則民任爲一句覺兩民相礙故創此民字耳今從皇本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此言武王之不外殷侯殷民於周人也荀子修身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呂氏春秋貴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作好遵王之道無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言政教位公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叔向稱文王之德曰中於信寬柳下惠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文王以昭武王去民之穢國語夫帝王之興蓋非寬仁大度何以得天下之衆乎非忠信篤厚何以得億兆之任乎此二者叔向之所謂信寬是也又加之以終日乾乾之敏而治功成矣文王日中昃不暇食而武王不暇寐出於本紀其日乾夕惕出於文王之憂勤勉勉可知矣至於公則武王新造邦而視三州之人猶六州之民改正朔更服色天下自有不改舊新者此所以萬姓悅服垂拱而治也○寬信敏公四者是言治法非言心法也然治法不在心法之外○熊伯甘曰周末貨澄而民不勸聖賢預知事勢相推必有韓非商鞅之徒變道易教用慘酷之術故以寬信敏公四字分疏中字雖賞罰無所不貫而春溫之氣居多萬古四海所以不永淪困窮者實賴洙泗之斷斷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費芳味反焉於虔反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箋曰子張問於孔子皇本問下有政字正平本南宗本同下文云何如斯可以從政矣此不必言政今從邢本○尊五美屏四惡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舊蔡必

欲出乎身四惡下一屏字視如荼毒蛇蝎必不使加乎民困勉錄云○仁齋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而今皆不然故以爲美也又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二者治民之要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三者修身之要修身卽治民之本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迕四後漢書祭遵傳遵美屏惡皆用論語文而字正作遵知尊乃遵字之省文遵率循也方言遵行也遵五美言富遵行五美非尊崇之謂說文無迕字大學迕踏四夷釋文引皇云迕猶屏也迕屏異文同義則當以此文作屏爲正○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者惠而不費以養民言也施惠於民而不費己財左傳襄二十九年曰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費損也勞而不怨以使民言也凡人惠則必費若惜費勢必無惠惟君子又惠又不費凡人勞則必怨若懼怨勢必無勞惟君子又勞又不怨而不字中有一折下文三句可卽此爲例○欲而不貪者以正心言也大禹謨帝舜曰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曲禮曰欲不可從唯聖人從欲亦欲而不貪故也汲騎謂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騎所謂欲者卽貪之謂與此言欲不同○泰而不驕者以接物言也心廣體胖而無倨所謂傲態子路篇泰而不驕是相近之意○此章却是說泰易至於驕最合著以泰易驕立論方與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威易猛一例○威而不猛者以修身言也大雅抑篇抑抑威儀維德之隅鄭箋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君陳恭儉惟德呂刑德威惟威夫如是何猛之有虎狼之心唯虛是以猛而不可邇已○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皇本民下有之字而疏中再述經文皆無之字疑後人妄增蓋卦注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無之字張彥陵曰利雖民間所自有然非人主爲之經畫則利亦不能自興故利之所在卽是惠不費二字全在因字看出○呂晚村曰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驅卽有限田勸農輕賦節用者也只是喻於自利未嘗眞實爲民起念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必不可合處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先從因字著想在民字前一層講作用便落漢唐甲裏須先將民之所利四字看得親切直到三代聖人心事因而利之四字方是天開地闢功用若民利稼穡君子因而使群吏不奪農時民利材木君子因而使斧斤以時入山林民利魚鼈君子因而使數罟不入洿池亦皆因而利之者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擇下有其字子張之問止於何謂惠而不費夫子之答乃全舉勞而不怨以下四條著夫子既羅列五美以告之子張必欲一一聞之只舉惠而不費一美而實欲遂聞其他四美故夫子承其意不待問而悉答其餘者也勞者繇役之謂也如役民不過三日以農隙田狩亦其一也凡役民唯在擇可勞而已子路治蒲以暴雨將至與民修溝洫以備之可謂擇矣子曰其使民也義亦言其擇而役民也唯其擇而合於義是爲難也皇本擇下有其字○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者仁者心之德欲仁則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推廣其愛之理是行政之實也仁字衆治己治人說方全蓋欲則期於必得矣而所欲唯仁自堯舜以來有一脈爲蘊之爲立達之深情布之郎安懷之世局當造想之初已覺痛凜之盡解及報成之日而仍覺生意之勞皇此非仁也耶○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泰而不驕兩段此須處處切定從政不得泛泛說箇修身無衆寡所謂四夫四婦亦能勝予也無小大所謂一日二日萬幾也凡物本無歧形也吾處之者不能一念而衆寡分矣凡事本無殊勢也吾應之者不能一心而大小見矣操存於此以待天下之來既無玩人則人得而已亦得矣既無廢事則事安而心亦安矣慢之驕也無敢者泰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正衣冠尊瞻視所謂莊以涖之也夫規矩者束身之器也盛服以飭之而衣冠重矣威儀者定命之符也聲色以引之而瞻視生矣表正於此以建天下之極體統既肅則莊涖而生其共德隅既修則誠形而至於動矣儼然人望而畏之與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文例差同桀跖虎狼之威以儒伏人爲心所以猛也暴君酷吏皆然君子則不然我儼吾容而人則畏之而已我非憚之也○不教而殺謂之虐者孟子所謂及陷於罪然後而刑之是罔民也殺之雖當亦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蓋以百官府言之也上情其戒勑而唯責其成功也周官宰夫之職旬終正月要歲終正歲會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上怠慢而不戒及其違時令失期會則從而誅之此暴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視成視事之成就也凡或典兵刑或理錢穀皆事也使人爲此事不先戒督之而遽責其成功是暴也視成是不可少之事惡在不戒上暴仍是凶惡之義與虐字賊字作對可以見矣暴主彊戾賊主殘刻若卒遽無漸恐非正解暴君及桀紂帥民以暴皆暴惡之義暴不必殺稍輕於虐耳○慢令致期謂之賊蓋以萬民言之也致期只是不寬假期程凡稅斂之入有期築作之役有期然不使有司日省而戒檢之則民之怠期固其所也上慢其令而致期於民以誅罪之此賊也曰不教曰不戒曰慢令並上之怠慢也從政者不可不先之勞之○出納之吝釋文云出尺遂反又如字集注用前晉皇本納作內正平本南宗本唐石經亦作內釋文云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是舊本作內也此自言出之吝耳納則何吝之有因出納爲人之恒言故言出而并及納古人之辭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并言得也游俠傳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并言緩也前篇小德出入可也言出而并及入此言出納亦猶是矣○謂之有司周官泉府職與其有司辨而授之鄭注曰有司其所屬吏也儀禮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鄭注曰有司筮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史及假吏是也然則古所謂有司者至爲卑微故以從政之君子而得有司之名卽與謂之虐謂之暴謂之賊一律矣曾子告孟敬子亦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者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箋曰釋文本皇邢本唐石經並作孔子唯集注本無孔字當是誤脫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命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禽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董子言德

命其義極精然此章命字主氣數說爲是即所謂吉凶禍福也知命即有居易以俟意非全談之氣數也唯知命乃可以爲君子蓋趨避之念銷斯進脩之志決圖

窮曰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利害之見既除而爲君子之道始出此爲字甚有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爲君子也是方做君子脚跟或以不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若必標出君子二字謂與學而篇之君子相應紛紛牽紐殊爲多事○不知禮無以立也紹聞編云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象內外設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釋回謂消其非僻之心增美質謂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

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左傳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劉寶楠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煩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即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即可知人也○三知字並是實知實見注引尹氏可削君子當知之事非止三者而已知斯三者豈可便以爲備乎如尹氏之說則三者不可相離一則爲不備也然其實各自爲用未嘗不可相離也夫子之言亦止是泛舉學者之急務非以三者總包君子之事也又所謂弟子記之以終篇者亦爲過論論語一書集記聖人之言記盡則已非如特作一篇文字前有冒子後有結尾也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
E100 9 1/60

論語會箋卷第二十終

論語徵癥疾

上毛　片山世璠叔瑟著

孔子生於周末。不得其位。退與門人修先王之道。論而定之。學者錄而傳之。六經傳與記是已。序

孔子歸魯。按史記世家。在魯哀公十一年丁巳時。孔子年六十八。先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以季氏强陽虎作亂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是論而定之者。豈俟六十八之年乎。若顏淵語損益四代之等。謂之未定之說可乎。此雖因世家及孟子傳末

論語徵癈疾卷一　崇文院

之文言之。史記孟子傳。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然漢儒太史公之徒。因子罕篇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其所之語。遂補潤增加云。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古書命作者。漢人所喜。本無徵之言也。有識君子蓋疾諸。孝經爲孔子及曾子之作。中庸爲子思。爾雅爲周公及子夏。檀弓禮運爲子夏子游。左傳國語爲左丘明之等。皆無稽之言。而譸張後世學者。其害亦不鮮矣。至于宋朱晦菴。遂以大學爲曾子之作。因立道統之說。後儒不辨其妄。至今滔滔。豈不害道之尤者乎。此等之事。余別有所辨。此發其端。示學者云

其緒言無所繫屬者。輯爲此書。謂之語者。裁然耳。序

論語者七十子之徒。深知聖人之道。筆記孔子及門弟子之論與語。貽後世者。本爲一體之書。豈以無所繫屬於六經傳記之緒餘。別編爲此書哉。物氏上云論而定之。此云謂之語。分析論語二字。以爲下排後儒以六經爲先王陳迹。獨潛心論語之張本。而欲尚六經。論語雖巧爲之辭。然其牽强妄作之跡。彰彰乎明哉。辨具于下。

論語徵癈疾卷一　崇文院

蓋先王詩書禮樂。孔子之前。學者亦傳其義。然其言人人殊矣。至於孔子而後論定。故所以命之爲論者。殆以命孔子事業乎爾。太史公謂。學者稱述六藝。皆折衷於孔子。是謂乎。

孔子之前。學者傳其義。故孔子得學而知之。何亦之有周德之郁郁乎。道行乎上。禮不在野。其跡具布在方策。人人聞而知之。見而知之。何唯孔子。徵諸左國等諸書。列國賢士大夫之所論所語。多與論語所載相表裏矣。此皆在孔子之前。則雖孔子之前。有心之人之言。學如是矣。但其人多是有邦有土。在位之君子。時然後出其言。且其徒役亦寡。故其論語亦不傳。

至于孔子不得位不得已以傍教育英材爲事故其徒衆盛而一喘之論一嫛之語可以爲法則者于紳于簡皆傳焉且以莫盛之聖而集大成後世識者所以折衷於孔子也若其非識者愚而自用擅作自逞其下焉者所謂不歸於楊歸墨也故雖賈誼高識不免以孔墨並稱焉其言之人人殊豈但孔子之前孔子之後爲最甚至謂以論命孔子事業妄莫甚焉此誤遺禮樂志者也彼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

子事業豈可以論命焉哉卑之其視孔子也此以孔子爲宋儒歐蘇之比也焉在其知聖人之道矣噫

如論　論官論罪古皆謂論而定之也非徒論辨也

論之爲論辨又何容疑故禮記王制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據此文論辨云論定云雖字殊哉意全同至以論爲論定之義大似不知文字者之言論辨然後使之云定其論云論定然後官之云論與定其義迥別夫論而定之以而字隔之論字無定之義明矣論人論官論罪皆與衆論辨之也就衆論擇執其中定其官定其罪謂之定論字豈含定之義乎謹按論論辨論議也如八佾篇孔子謂季子及三家者以雍徹章公冶長先進等篇所載及先進篇論篤是與憲問篇世叔討論之是也語言語訓語也如學而爲政等篇所載夫子及諸子所自言及顏淵篇請事斯語矣子罕篇子語之言能無從乎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八佾篇子語魯大師樂曰之比是也蓋古人命書眞率易直非若後世奇異是喜也如易兼載天地人萬物

事無所不有直言之易周人傳之唯加周字曰周易而已書云書詩云詩毛萇傳之曰毛詩出尚書之官曰尚書史官之所記謂之史記記漢代之事謂之漢書立一家之言名家曰孟子曰荀子老莊管晏皆爾此書集載孔子及諸弟子論與語故謂之論語猶志春夏秋冬四時所言動之事謂之春秋也別非有深意妙旨矣非論不辨非語不知學之道自爾他若禮記學記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荀子致仕篇師術有四其一云知微而論可以爲師又君子篇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等家語賢君篇孔子與哀公論衛靈公之

言云。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莊子秋水。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漢嚴朱五丘主父嚴終王賈傳贊。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及禮記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又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楚語。申叔時語大子之傅之事云。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此所謂乞言合語之語也。

論語徵癡疾卷一

漢書藝文志謂。弟子論撰孔子之語。猶爲不失古言。廼論屬之弟子。其意謂如尚書之尚也。則國語家語何別。齊論魯論何謬。

論有撰之意。古義皆然。論辨論義。及後世文體有論（如過秦論等）等。皆有撰之意。蓋欲爲論。必有所撰擇發之。不妄其言矣。如荀子（君道篇）論公察。則民不疑。藝文志。論語者云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師古曰。纂與撰同。此纂亦與纂同。又成相篇。公察善思論不亂。漢書武帝紀。詔曰。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韓非子難三篇。論臣作選賢。義通故也。）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義可見也。然如論語之說。當從余前義。分析論與語。各爲一義。亦不失撰之意也。論屬之弟子云云。此與後說齟齬。下云。論語者聖人之言。而門人之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門人一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且烏知其錄時之意乎。是論不屬弟子而何。尚書之尚。與掌同。書出于尚書之官。故謂之尚書。尚書掌書也。古字通用。故注家訓尚爲主。爲是故也。孔安國。尚書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

論語徵癡疾卷一

尚書。可謂妄矣。周書以下。魯費秦誓。豈可謂之上古乎。（說別記。此不具論。）國語家語之語。與論語之語何異。齊論魯論亦然。但記者筆有短長。言有粹雜之異已。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亦與孔子之春秋。豈有別義。亦但粹雜之異已。蓋古人之著書。爲一家之言。雖襲跡於前人。不必拘拘若後世學者。畏首畏尾。一摸前式矣。故其名雖同。體裁自異。此謂肖者不肖。不肖者肖也。故余每言。老莊之徒。譏聖人。勝于後儒崇聖人矣。何則老莊之言聖人。有擇焉。後儒之說聖人。無與矣。且訓語爲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

樂有樂語凡言之可以爲教者皆謂之語如語云及請事斯語之類可見已故曰謂之語者裁然耳

此說大謬語與言對文義異散文義互通故訓語爲言亦何尤焉凡每字皆有定義彼此不相通然取其似爲者不使彼此相通不可以讀書如爾雅釋詁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等謂之何允物氏說古今注家及字書皆廢而後可逞其說物氏此說蓋依藝文志而言而不舉其文漫云訓語爲言非古矣不知者大爲疑可謂疎矣且按藝文志非訓語爲言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可以見凡言之可以爲教者皆謂之語妄哉語字豈有善惡之義乎雖然古人欲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述之書亦欲使人矜式選擇其語可以爲教者筆之從後讀其書其語皆可爲訓故語云者似教戒之言其實不然乞言合語乞其可爲戒之言合其可爲訓之語也若不可爲戒之言不可爲訓之語不可不擇也故云合合云者合會其語有所選擇之謂也舜之執其兩端顏子之擇乎中庸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語豈可不擇乎既有所擇有不可爲教之語可知子罕篇法語之言能無從

乎法語故從之若非法之語誰又從之語云事斯語亦然若夫子之語不當顏子何事乎亦有所擇已他如述而篇不語怪力亂神及大雅公劉詩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小雅賓之初筵詩匪言勿言匪由勿語豈可以可爲教解乎蓋物氏因古注家解話爲善言而爲此言然話何善言亦語字之類已大雅抑詩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威儀有敬惰出話有美惡故曰慎曰敬可見話字本無善惡之義而毛傳云話善言也妄已左傳文公六年著之話言杜注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傅士凱辨誤曰竊謂話亦言也何訓之以善凡韻書皆訓爲善仍杜誤耳是也善之意實兼話言一字著之者必其善者耳傅氏之辨善正千古之謬孰得閒之之但訓凡韻書仍杜誤訓話爲善者非也杜亦仍毛萇等漢儒之說耳尚書盤庚中孔傳亦云話善言可以見如依物氏說若史記袁盎傳其語具在吳事中陸賈傳語在南越語中等何以解之故可知物氏云謂之語者裁然耳者妄也

七十子所錄人人殊矣散之四方人爲篇而篇無統也命篇無意義以此

疎哉物氏之讀論語也以此見而讀論語宜矣其多

謬妄也。此非但一物氏。古今讀論語者。滔滔皆是。夫七十子之徒。其初記夫子一言一行。以爲己亦以爲人者。人人殊矣。已至其集大成。爲一編書。皆以類相比。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可紊也。故自學而至堯曰。蟬聯魚貫。如一篇文字。千載之下。觀其屬辭比事。可以知聖學本末終始者。以此也。非聖人之徒。孰能修之。物氏云。人爲篇而篇無統也。其意以爲。學而篇某子等記。爲政篇某氏語錄。淺之其讀論語也。夫論語之爲書也。雜記夫子及諸子之語。雖如章章爲段。而事比意貫。本自一道之文。故讀論語者。當不以一章爲段。而連數章爲段。卽不須注解。義自明矣。不然徒就一章求其義。乃窮年沒世。枕藉論語。不能窺夫子宮牆。況其宗廟百官乎。由是觀之。分論語爲二十篇者。爲其卷册大。古之能讀論語。知編輯者微意者。就其文斷續處別之已。本非編輯者之爲也。故取篇首二字。立爲題目已。夫旣爲一篇文字。孰又得使篇篇有意義乎。物氏豈謂開宗明誼及體道作孝經老子者所命也。

程子曰。成於有子曾子門人。故唯二子以子稱。何廼遺閔冉。

程子此說本出於柳宗元。而其說有所見者也。姑從之亦何害。若夫閔冉。則雍也篇。稱冉子與之粟五秉。先進篇。稱閔子侍側。各一所已。他皆稱閔子騫冉有。何取一以廢百。故成於有子曾子門人者。雖不知其果然否。亦似雖不中不遠矣。按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家語六本篇。說苑修文篇。共作閔子。他多稱字。未見稱名者。孟子公孫丑上亦稱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雖然。先進篇。夫子稱其字曰。孝哉閔子騫。閔損蓋有所避。自稱其字。故夫子稱其字。他亦稱子已。不然。夫子稱其字。云閔子騫。殆不可解。詳辨先進篇。

且也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

子思作中庸。字其祖。此顏氏家訓說也。然余則以爲此由。將非子思之造之證也。夫以中庸爲子思之造。亦檀弓禮運爲子游之造。樂記喪服傳爲子夏之造之比已。無稽妄撰。本無足言也。然太史公著之孔子世家。孔叢子述之其書。居衛篇其言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夫文王之作周易。亦雖先儒所云。稽之繫辭。大可疑也。上繫辭云。作易者其知盜乎。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

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審此文。易之書本不知出何人。云文王與紂之事。非文王之作。亦昭昭矣。春秋亦豈爲屈於陳蔡而作乎。此不知道者之言已。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斯制作之所由也。孔叢子之徒。依虞卿窮愁著書。屈原放逐作離騷。而爲此言已。孔叢子本僞書。雖不足辨。然先儒多援此以爲子思作中庸之證。故辨及云。太史公自叙傳亦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夫呂覽非遷蜀後之作。說難非入秦後之作。太史公既於其本傳言之。而此云云。與本傳齟齬。可見太史公作史記。徒事博採。不遑擇其眞僞也。他亦多如此。疎謬不勝枚舉。故世家云子思作中庸者。亦取世儒傳說。眞僞在所不問也。學者察諸。

大氐其族有爲大夫者。則子歸之。其它否。烏知子貢子路游夏之儔。其族不有爲大夫者乎。

此誣言妄說之甚者也。夫器與名先王之所慎。名不正則言不順。官爵名之大者。君不得私之臣。父不得私之子。況其族乎。如物氏說。有族爲天子者稱帝王。有族爲諸侯者稱公侯可也。是大亂名分者。天下罪人也。夫春秋戰國諸子稱子者皆爲大夫故也。或爲本朝大夫。或爲都邑大夫。如孟荀諸子亦爾。皆游事諸侯國。嘗從大夫之列。雖老莊諸子隱處倫。亦皆嘗以大夫徵召。或雖素不仕。有其道術者。其國君表其閭旌其門。遇待以大夫禮。故雖其人不自稱子。其子弟門徒稱子以尊之。至戰國之末。諸子橫恣自高。或似有不爲大夫而稱子者。又不但子。或稱公稱侯稱

君稱卿。皆是列國分爭之世。名分大亂所致。而識者所難也。此風久行。人視爲常。恬無怪之者。故至漢儒遂以尊爲男子通稱。後世亦恬無致疑者。謂此古來相傳之說。不亦悲哉。

又如何注所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具其姓名。作孔安國曰馬融曰王肅曰。而晏父名咸。故於包咸獨去其名。辟諱也。至於孔穎達正義。廼始盡去其名。從省也。

此粗鹵之甚者也。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已。不作論語正義。作論語疏者邢昺也。故近世守山侯所輯集覽。改孔穎達作邢昺。猶尙非也。何則爲孔曰馬曰者。非

邢昺所造。邢昺以前已爾。故邢昺注何晏序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云。各記其姓名。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依此文。省名者非邢昺始造之審矣。夫不通讀邢昺疏。而作論語之註。宜其多疎謬也。

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於是乎尹焞游酢謝良佐黨。悉氏而不名。又從而爲之階級。子程張。而氏諸儒。自此之後。大全諸書。奉以爲金科玉條。不敢違。遂使讀者茫乎不能識其爲誰某也。

論語徵癡疾卷一

朱氏睹古本。與不睹物氏何以知之。可謂妄意也。此唯依孔曰馬曰省名而言者。如上所辨。則非妄意而何。尊先儒不名。亦非禮而何。此非朱氏所妄撰。有所據然。春秋莊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何休注子字云。爵最尊。鄭玄儀禮鄉射禮某酬某子注。亦引此傳云。未可見子尊於氏也。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見漢書蘇武傳物氏不之知。妄駁朱氏何也。

國至此十徵文之亦傳七無

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大夫稱子。卽子男之子。鄭玄注儀禮。鄉射禮亦引此傳。殊不知君前臣名。其於父與師亦爾。解經諸儒。具其姓名。禮當然也。且功罪有歸。謬誤可稽。義當然也。予謂朱子不知而作者。豈不然乎。

此議論如可聞。而其實非。夫公言具姓名。私言從所好而稱。自古之通例也。故或子或氏。不妄稱他人之賢者。貧學黨生平所尊。朝夕口之之人。爲之階級。無幾何人。其爲誰某者。其門五尺童子亦能習知之。其功罪謬誤。何不可稽之有。而物氏以君前臣名之禮。

論語徵癡疾卷一

爲名解經諸儒。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姑以論語中所載門人與孔子答問者律之。子游子夏問孝。子貢問君子。見爲政篇等之類。皆稱門弟子字而不名。解經諸儒。子之氏之。何不可之有。若夫非門弟子。而與諸侯大夫答問者。不直稱子。而具姓稱孔子。稱對曰。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也。孔子對曰云云。爲政篇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云云。先進篇之類是也。又如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云云。八佾篇哀公問於有若曰云云。顏淵篇之類。此君前臣名之義也。然如夫子不稱名曰孔子。乃門人私尊夫子故也。或人曰。凡著書

非私造奉勅作者皆名諸儒論語集解何晏奉魏帝命而作者故名諸儒大似有理然不必然五經正義孔穎達奉大宗勅作而稱杜預爲杜君稱劉炫爲劉君之類可以見要之余公言私言者通爲無礙矣余亦謂物氏不知而作者豈不然乎識者思諸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其傳於後者尚然爾況論語未成之時乎其篇有并析者可知也魯齊古三論雖篇有多少其實皆一也唯以其所傳異字有小異同已齊古二論篇數多者其所傳人私就篇中分篇者已故二十篇者爲正此故也蒐輯論

語者定著二十篇而後傳人豈以其未成書授人乎若其有并析傳授人之妄耳本非蒐輯者之爲矣

祗其書以知命君子終始及鄉黨終上論堯曰終下論群弟子之言附後蒐輯者之條理之也

淺之物氏之讀論語也蒐輯者之條理之豈但知命君子鄉黨堯曰之終始而已哉一篇有一篇終始二十篇有二十篇終始其中雖若雜記夫子及門弟子之論與語然其先後次第皆有條理如循環如合璧小之修身齊家先後次第大之治國平天下本末終始觀其屬辭比事皆可知矣物氏豈以屬辭比事皆可知矣

秋之教而已乎焉在其識古文辭哉噫

蓋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

此依子罕篇牢曰憲問篇憲問恥言之他無可徵此

若言編論語者太宰問於子貢章取琴牢所記憲問恥章取原思所記而不損益其語直入諸此篇可也

或言子罕篇琴牢所記憲問篇原思所作猶之可也

但依牢曰憲問恥而言全篇二子所作可謂强矣何者全篇二子所作則他篇亦當有牢曰憲曰而唯各一所有之然物氏以一概百斷然云論語全篇二子

所作誰其曰然

矢口之與涉筆有間也論語者聖人之言而門人之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

此物氏自疑自解者也未聞古來諸儒謂論語爲孔子自撰者矣此何言乎

門人一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且烏知其錄時之意乎且論語猶詩邪詩有序而論語無序何以識孔子所以言之乎

上云至於孔子而後論定故所以命之爲論者迺以命孔子事業乎爾夫既命孔子事業以論語爲聖學

論定之書。是非傳貽後世。使千載矜式而何。而云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何齟齬之甚也。編論語者善屬綴其辭。善聯比其事。前後相應。彼此相照。故使後之讀者。知其意所在。錄時之意。亦可繹也。物氏不善讀論語。故有此言而已。夫作論語者。求索衆家。會萃成篇。其勤亦至矣。非傳之一家而已。亦明矣。夫欲傳之天下後學。使後學矜式。而故綴爲暗昧之語。使後之讀者迷而不得其義。必不然也。不知孔子所以言之者。非作者之罪。不善讀者之罪也。故論語不序其語由緒。而其義可知者。以作者屬辭比事。得其所也。物氏不之知。妄云云。烏在其知古學哉。夫詩有序而大誤詩義。貽害後學。此說別記論語無序。後學之幸已。誰謂物氏知詩哉。

曾點之舞雩。如眎諸畫。樊遲則否。廼錄者之工拙殊也。文之有工拙固然。然如曾點與樊遲。以其事與意異也。非錄者之工拙也。識者詳之。

凡謂論語精譔者。其說至於邦君之妻曰小君而窮矣。邦君之妻章。本非論語之文。藏論語者。偶記禮志之文於其末簡空處者已。而傳寫其論語者。誤混載正篇。而後之傳者。因仍不忍去也。物氏亦既言之。而此又云云。爲論語非精譔之證何也。論語之爲精譔。讀而知之。誰得間然。不足置辨也。

且先王之道禮樂焉耳。而孔子多言其義。禮樂殘缺。論語廼有不可解者矣。

甚矣物氏之不知禮樂也。夫雖禮樂殘缺。五經諸古者存焉。先王之道可尋。孔子之術可繹。其在識者。猶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若夫鐘鼓之末。玉帛之細。隨時爲之宜。何不可之有。禮樂殘缺。不必係論語解不解也。論語之有所難解者。本自論語缺誤已。且古書多不傳。而無緣彼此相照之所致也。若夫論語中孔子及門弟子之語。皆言禮樂義者已。而物氏云。多言其義。其不知禮樂。於是乎顯然。豈欲以鐘鼓玉帛本鐸天下乎。本之則無如之何。噫。

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工人不由規矩準繩而學般倕也。

太史公曰。孔子世家贊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此孔子出於群聖之類。拔群學之萃。所謂集大成者。孔子之身。先王之道所在也。故學孔子。先王之道在其中矣。既以孔子爲師。不學孔子。誰學焉。甚哉物氏之不知學也。曰親仁。曰就有道。而

正焉。曰見賢思齊。皆學其人之謂也。誦詩書。肄簡記助學之具。而抑末者已。故荀子云。勸學篇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夫學而一篇。皆言學之方。而詩禮之事居後。則夫子所謂學者可知已。故夫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亦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以能賢賢云云四事。爲眞學問。苟能此四事。則其餘擴充推及而足矣。以賢賢居首者。亦學其人故也。衛靈公篇。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

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檀弓上篇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斯孔子門人。注心夫子一心一行。矜式之者。非學孔子而何。夫子亦以嗜學稱之。則孔門所謂學者可知也。子罕篇。顏淵喟然之嘆。亦學夫子言行曲應其變。嘆不及已。非別有深意也。鄉黨一篇。具記夫子言行者。亦欲使後學孔子者式刑焉。故已。孟子云。公孫丑篇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物氏欲學孔子所學者。本爲欲

抑論語。而歸重六經已。六經殘闕不若論語之粹也。苟不折中孔子。學堯舜先王之道。恐不免子莫之執中也。甚之不爲楊墨老莊之歸者幾希。後之折中孔子者。捨論語何取。甚哉物氏之不知學問之大經也。其意謂欲學孔子。宜無若論語。聖人之言行具是。而其意猶有所不足也。則以史記世家補之。噫是惡足盡孔子哉。

夫論語之爲群書之粹。而可觀孔子之道德言行者。他無比焉。有眼者自能分之。故聽世之公論。今不煩辨。朱氏裁取世家。載論語首者。豈以論語爲不足而已。非欲以此盡孔子也。孟子云。萬章下篇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朱氏蓋取諸斯。

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於天下。以匹夫終其身。故其所言所行。止於若是焉。

物氏之不知道。一何至於斯極也。夫孔子不得其位。不得行其道於天下。孔子之不幸。而又當時天下萬民之不幸已。何損益於天下後世學者。夫道無古今。人有賢不肖。至於其人存道之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故孟荀之祖述孔子。未嘗言孔子不用。故道難知。又

不備具。何則以道之明如日月。無古無今。無大無小。欲之斯至矣也。故夫子曰。奚其爲爲政。孝經曰。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荀子亦曰。大略篇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又曰。不苟篇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孟子曰。離婁上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告子下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人病不求耳。又曰。壺心下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皆古聖賢治天下國家之要領。而孟荀述之。不唯孟荀。雖諸子百家之徒。皆莫不由此以立論者。治道之本在於斯故也。而物氏作辨道之書云。道難知亦難言。爲其大故也。妄哉言也。所謂童習白紛。其見不能望諸子百家。安在於聖學。假令孔子得用當代。其所言所行。豈亦有大異者哉。斯推演是言而已。故在知道者。思過半矣。已其治迹之大經大法。有傳於後世者。可爲行道之比例已。豈可必爲知道之具乎。道者堯舜禹以來。經孔子到于今。一揆而已。但有隆汚盛衰者。以其世其人已。物氏豈以孔子治迹。刻船守株乎。恐不免莊周糟粕之譏已。

夫舜耕歷山陶河濱。而人化之。是其德爲爾。何以睹其道乎。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是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

夫道一而已矣。出處動靜。家國天下。雖有大小之異。是心足以王矣。孟子曰。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又曰。離婁

上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卽古之人。推是心而行之而已。故有莘之野。而有格于皇天之功。渭水之濱。而有三分天下之業。苟有其德。則其道自生。歷山河濱。亦不異乎恭己南面之時。可知已。故繫辭上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人不出戶牖。而化天下家語王言解之謂也。禮記。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孔子閒居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中庸古之君子不

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仲尼燕居篇此皆夫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陽貨篇而大學意心身家國天下之序。亦意全在于斯。故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上管仲之治齊。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齊語此聖人之治天下。源而委。邇而遠。本末終始基固澤久之致也。夫莊周內聖外王。亦意全出于此。故曰。靜而聖。動而王。天道篇可以見

矣。唯其論詭激。雖與聖人之意背馳。其主意所在。不大異乎上所引諸文。識者細味焉。

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不假學是宋儒以後之失也。

此言也。於規宋儒本然氣質道器等謬說。非無理也。然一槩廢之。有大害教道者。聖人不假學云者。指其聰明睿知生知之德也。若夫多識前言往行。習禮度文章者。雖聖人不學不能。此非但聖人。雖中人以下。有德性不假學而能焉者。但不假學不能擴大其德性焉。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又曰。率性之謂道。其中庸之文豈非道者率性自然乎。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云云。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喪服四制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此豈非人皆有之乎。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云云。季氏篇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盡心篇此豈非有聖人不假學者乎。但此義非默而識之者。不免有毫釐千里之差也。故余嘗論此云。宋儒則失矣。物氏亦未爲得也。其究必至於廢六經而極矣。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也。

此充類至義之盡之言已。何以異孟子謂楊墨爲無父無君乎。非公論也。今平心讀仁齋之書。非必偏廢六經也。以五經之文不如論孟純粹。而爲今日之用。以彼不易此而已。著筮失法。而上下經難成。義十翼雖至言。亦非孔子之作。禮樂崩壞。詩失其用。諸家傳注亦非古義。書則今文難讀。古文僞作。春秋三傳左氏雖美。其義非無可疑者。公穀多妄。禮記多戰國漢儒附會。凡五經非具眼好古者。不能集其義擇其眞。仁齋雖學疎。其人豪傑。粗有見于斯。故以爲在今日

爲學。以論孟爲規矩。庶乎其不差矣。非强廢六經也。其學其識。亦大異乎宋儒。善讀其書者自辨矣。不須多言。

然則論語不足讀邪。曰否也。工人既傳其規矩。而後與般倕處。其益豈小小乎。是歷山雷澤之間。亦足以窺其百揆之時哉。要之聖人之道大矣。苦學者所見之小焉耳。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仁齋數稱程子此言。以爲知言。實是。然余以爲其謂學者當以論孟爲本可矣。其論

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大不然。雖論孟精熟。六經豈可不治而明矣。此執一廢百已。蓋宋儒之學主理。論孟與六經。皆先聖孔子之言。其歸一揆。故熟論孟而讀六經。其理其義。如合符契。程氏所云是已。然得謂不治而明矣哉。讀論孟而識聖學次序階級先後本末。然後讀五經。則譬如持規矩圖方員。倩前導行路途。而無誤斲迷復之禍。於先聖孔子之道可以弗畔矣。若其畔可以無大過也已。夫六經與論孟。其理其義本無異也。則又何圖優劣深淺。但語聖學次序本末之詳備。六經不如論孟易見已。故熟論孟而讀六經。明乎聖學次序本末。庶其可無大過乎。蓋論孟與六經。猶春秋內外傳乎。先讀左傳。辨識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歷之先後本末。然後取國語讀之。彼此融會。互相補助。觀春秋之世。如眎諸斯而已。若其易。此困亦甚矣。夫程朱熟讀論孟。可謂勤矣至矣盡矣。然今讀其所作周易傳義。詩集傳等。誤謬甚衆。大失六經之旨。則其謂論孟既治。則六經不治而明矣者。胡椒呑下之言而非實論。昭昭乎可見矣。物氏反此。欲六經而及論語。可謂失本末先後也。豈欲熟圖語而讀左氏乎。聖人之道大矣云云。聖人之道固

大矣。然致大勤小。涉遠始近。不然遠大不得。而併近小失之。此說別論 老子曰。見小曰明。五十二章 此雖老子言。其實古聖賢遺言。而老子稱焉者也。卽射者仁之道射義之意也。此說別記 甚哉物氏之不知道之先後次序也。孔子未免身爲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修先王之道傳諸人。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其恒言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如學而時習之。亦以勸人。是雖未足以盡聖人。亦足以槩孔子。故以居首。蒐輯者之意也。荀子勸學。蓋本諸。

余讀此章。知物氏不識學問之道之甚也。然不是一

物氏漢以來唐宋明諸儒亦然夫童習白紛枕藉典籍學聖人之道而不知學問之方非可怪之甚乎宜乎古今解經諸儒多鄙書燕說之謬也孔子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豈五十知天命之後乎五十知天命云者孔子自言其進學之序已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昭十八年園子馬語故君子自少至老造次顛沛出處語默莫不於學者故學之道通乎貴賤達乎上下自神農黃帝堯舜下至五伯等苟有志治安之君莫不有師輔者呂覽當染律師等篇可見此雖孔子之聖所以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也述而篇曾子曰死而後已泰伯篇荀子曰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勸學篇表記曰斃而後已孔子語韓詩外傳卷八曰闔棺兮乃止子語孔子凡此皆古聖人之道而孔子行之言之故門人以下苟奉聖人之道者皆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而云五十知天命之後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可謂妄矣且孔子以儒自處從後世觀孔子跡者之言而其實孔子不以儒自處別記辨此按史記孔子年五十一欲應公山不狃召而卒不行爲中都宰爲司空爲大司寇會齊侯于夾谷使仲由墮三都年五十六攝相誅少正卯以不致膰俎於大夫適衛適陳圍匡還衛見南子適宋桓魋欲殺之適陳反于衛

欲應佛肸召而如蔡葉楚昭王將封之又反乎衛而康子召之歸魯時年六十八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刪詩正樂云云此與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篇合然則孔子有述作之志六十八以後之事也六十八以前東西南北求行其道於當世豈遑及述作之事乎夫道行當世則其大經大法自爲後世矜式又何事著述故孔子著述出不得已者也然云五十知命然後修先王之道傳諸人其妄斷可知矣夫學而不厭智也誨人不倦仁也家政及國及天下其道有二乎假令孔子用于

當世移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者用諸宮而已豈有他術乎禮樂刑政凡百制度勞之先之誨人不倦也尚賢使能使各盡其職咨諏度詢以爲己輔佐學而不厭也忽此二事能治國平天下者未嘗聞也故此二事稱足盡聖人概孔子何不可乎何則聖人之德聖人之業莫大乎仁智者也既立其大者其餘日月至焉也已夫太師太保太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自爭臣七人以至爭友子無一非學者先王之道斯爲美孔子之術斯爲尚然後其餘力自讀書學文多識前言往行補其闕拾其遺潤色之緣飾之乃可以立

可以不惑可以知天命。謂之善學之人。謂之君子也。故學而時習之。智之事也。有朋自遠方來。仁之事也。人不知而不慍。勇之事也。此魯論開卷第一義。故首言成智仁勇三德之本基。（此辨別記）而云亦以勸人。淺之其觀此章也。夫以學而篇居魯論之首。豈唯蒐輯者之意哉。孔子之道然故也。荀子首勸學。豈本此篇而已者哉。亦先王孔子之道然故也。甚矣後儒之不知學問之義也。

子爲男子美稱。亦爲大夫之稱。

子之爲大夫之稱。於古書中昭昭乎。何須辨焉。古者

稱諸侯爲君。稱大夫爲子。故君子者諸侯大夫之謂也。學諸侯大夫之業。而其德行可任諸侯大夫者。亦謂之君子也。若其以子爲男子通稱。或爲美稱。漢儒之陋也。何足取諸。蓋戰國以後。言語辭命。稍稍變更。故雖無爵位者。尊而稱之。則曰公。曰侯。曰君。曰卿。曰子。（此說別記）漢儒習見爲常。生此訓詁已。可謂妄矣。後儒亦不省。至于今不知辨其謬。不亦疎哉。夫以子爲男子之通稱。（禮記鄭注孝經孔傳）以父爲男子之美稱。（隱元年穀梁傳）雖曰非本義。然古來相傳之成訓也。而今以子爲男子美稱。亦謬。

古者天子世嗣。諸侯世嗣。大夫不世爵。士不世官。四十而仕爲士。五十而爵爲大夫。七十致仕。是德立而爵從。以大夫爲其至者。非若秦漢以後士。生願封侯。以官至三公。爲分所當得者比矣。是稱子之義也。

妄哉言也。是豈足爲稱子之義乎。天子之子。公侯伯子男之子。大夫之子。父子之子。古者必有分辨。而其義今不可審知也。不知爲不知爲可矣。古者以大夫爲其至者。猶後世以官至三公。爲分所當得者。又何異哉。夫爲天子大夫。而有其功。封侯爲諸侯。大夫而有其功封邑。古猶後世也。唯以封建郡縣之別。其事

或有異者。其大情豈異哉。不然伊尹傅說呂望及范蠡管仲等事。其謂之何哉。凡士之學道者。大之天下。小之國家。建立功業。揚名顯父母。不至封侯三公。何足大伸其道。此豈有古今之別乎。妄哉言也。

子必有父。人無不有父者。不德爲不肖。爲不肖其父也。學成德而爵爲大夫。亦爲肖其父也。故德莫美於克子。古之義也。論語稱孔子去姓。如春秋公魯侯。內辭也。此無稽妄說已。不肖云者。言其德行無可象類也。若從物氏說。則如中庸夫婦之不肖。晏子春秋（雜下）不肖父不肖子。家語（弟子解）冉雍生於不肖之父。何以解之。

按漢書武帝紀。雁門將軍廣。所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才之人也。又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貌。應劭曰。肖類也。師古曰。肖義與肖同。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二說雖小異。不以不肖於父爲解。其義可取也。揚子方言。解肖爲法。亦取法象之義也。要之師古爲優。列子（力命）俏俏成者。俏成也。莊子（列禦寇）知者肖。古義可見。俏肖古字通用。

學農圃。學射御。亦皆言學。而單言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自先王之教。傳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也。習者肄其業也。時習之王肅曰。以時誦習之。傳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習之亦如之。以身處先王之教也。

時敏疾不失時之謂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篇）此時字之義也。凡言時者不失事機之謂也。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是也。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與此時習之時同。物氏以時解爲皇侃義疏所誤。此不知文法者之言。何足取焉。（說別志）習習復也。魯語所謂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是也。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此

習字之意也。

說者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蓋先王之道善美所會萃天下莫尚焉。而其教法。順陰陽之宜。以將息之。假以歲月。而長養之。學者優游於其中。久與之化。德日以進。辟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

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當作深自得而有所解說也。時習者兼道藝。豈可以心而已言哉。故心字受字愛字。非所施也。如此與宋儒見奚擇焉。學記曰。及其久也相說以解。故說字爲解說解爲允。悱悱憤憤。如被械梏者。而啓焉發焉。此解脫也。豈不亦說乎。雖曰作說。本亦有脫義。此等字義。古人所未言。學者其平心察諸。

審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之文意似曰。悅教育于人。達材成德者。然味其主意。不必然也。物氏平生喜爲是言。論語徵及他書。數言不已。皆就教化人上而言也。此獨不然。蓋謬筆也。且蓋先王之道云云之論。施下節有朋云云則可。於此節不親切。可謂贅論已。

樂謂樂其在我者。而不復它求也云云

此節語仁之事也。既學而成智。以其知而不及人。則

不仁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痛也此仁者之用心也。是亦爲政也。夫子之樂而忘憂。顏子之樂陋巷。全在此物。不然唯泛言樂字義。抑末也哉。安在於其知聖人之道哉。

慍謂心有所怫鬱也。蓋慍鬱一音之轉。不必訓怒。慍直訓怒固非。以怫鬱解亦未透。朱氏云。含怒意。此依蘊藉蘊藏而言。非無其理。然亦未爲得。以其帶怒字解也。要之諸解皆得其一端。而不得其本者也。按古者慍鬱怨宛宛通用。說記別故此當以慍猶怨也解。即慍悶之義也。子罕篇。仁者不憂。憲問篇。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公孫丑上柳下惠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憫即閔文言傳。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皆與此相表裡。要之慍怨閔悔。雖字異義不大異。此節語勇之事也。憲問篇。仁者必有勇。孟子語浩然之氣。全本于此。荀子亦云。性惡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此章事余詳有所論。今此示其大意。讀者反三隅可也。夫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中庸文故孔子之所教。門人之所學。無他也。能此三者而已。故論語首載能此三者之

本。實開卷第一義也。即二十篇中。孔子所言。門弟子所論。不出此三者。皆敷衍此三節之言也。古來讀論語者。不知此義。平平看去。即以此其眼。欲解論語。欲語聖人之道。宜乎其多妄謬也。余每言。孟荀沒二千年于今矣。古今天下無一人知聖人之道者。豈不然乎。

君子治民者之稱。包大夫以上。雖在下。其德足以長民。亦謂之君子也云云。其心莫有所怫鬱。豈不以爲君子之人乎。

君子之義已辨于上。但古者稱君子者。有輕重。此君子因聖賢之人而言。文言傳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及若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可以見。荀子子道篇。孔子品子路子貢顏淵。以士。士君子。明君子。又哀公篇。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家語五儀解士作上人大聖作

聖人此等君子。皆泛稱君子也。後儒不省。故今發之。凡古書中稱聖人賢人智者仁者。亦皆有輕重差別。讀者以意求之自辨矣。

蓋先王之道。敬天爲本。禮樂刑政。皆奉天命以行之。故知命安分。爲君子之事矣。先王之道。敬天奉天命以行之。此固然。然物氏執此。以爲凡百議論。其不可以天解者。皆屬之天言之誤。聖道不爲少矣。辨見下余每言。物氏一生見識出於斯。又一生過誤亦出於斯。

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文言曰。不見是而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是聖人而充君子之德。莫所待而不慍。廼舜泰伯足以當之。非凡人所能及者。

此老莊者流之所尚。而聖人之徒之所鄙也。觀莊子逍遙遊篇列子御風之論可見。而物氏以舜泰伯當之。可謂妄矣。夫君子進德修業。皆有所待者也。蓋德進業修。不仕無義。何以使斯民爲堯舜之民乎。故舜雖大聖。泰伯雖至德。孔子雖集大成。而不得位。遁荆蠻。在側陋。則莫奈斯民何矣。此古者志士仁人。所以出疆必載贄。及三月無君則弔也。故孔子亦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共見滕文公下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待云者。待聘幣之謂也。唯無禮之召。不義之富貴。則君子不就已。夫伊尹之耕。顏子之陋巷。本非樂事也。其樂之者。樂堯舜之道也。樂堯舜之道。故忘耕之勞。陋巷之憂已。耕耘陋巷本非可樂之者也。雖二子賢聖知命安分。豈樂之哉。若使二子謂陋巷樂矣。耕樂矣。此不情之言也。豈謂之賢聖乎。夫二子之所樂者。堯舜孔子之道也。堯舜孔子之道。仁天下之道也。苟欲仁於天下。居畎畝陋巷而能哉。唯待時。不苟求已。係辭曰。公用射隼子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禮記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荀子君道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蓄而待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又宥坐今有

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又（法行）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夫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機。而榮辱之分。全在于此。苟學聖人之道者。最爲當務之急。而物氏懵不知之。以老莊及後世隱逸。離世異俗。無志于斯民。而苟爲高者之事。爲舜泰伯聖人之行。鄙哉。我輩居恒云。物氏不知聖人之道。豈虛言哉。

大氐孔門之教。不以凡人所不及者强之。

此依中庸而言。其言非無理也。然不必然。蓋孔子之

教。就其人高下。其所語所誨。亦有殊異。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賜也非爾所及也。（公冶長）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同上）此夫子非不語性與天道也。達其人語之也。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此亦待其人而後語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子張）可見凡人所不及者。賢者獨知之行之矣。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下保辭）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中庸）此人有高下。則教亦得無高下哉。何主凡人而施教乎。

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聲音之道。展轉相因。效轉爲學。故學亦有效意耳。然效學一分。效自效學自學。豈可混乎。且學字本不須訓詁。其義自明。朱子所以引效字纏繞立說者。坐誤讀中庸孟子。妄求爲聖人故耳。

訓學爲效。非釋名等說。此古來相傳之說也。尚書大傳。（洛誥）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夫學之道。外傚效又何求。荀子（修身）曰。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

又曰。（大略）君子之學如蛻。輭然遷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顏色。出辭氣効。（効效同）又曰。（解蔽）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効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子貢曰。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檀弓上）哲人謂孔子也。放傚傚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同上）此以二三子之放效孔子爲嗜學。則學之道全在放效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上）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

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滕文公上）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告子下）物氏云朱氏誤讀中庸孟子何等言也亦不思已但宋儒不知聖人故不知聖人道求其爲聖人之道不得其方是可議耳夫苟志學者非學聖人而又誰學焉學聖人非學爲聖人而何卑哉物氏之論也是何足論學大雅（文王）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周頌（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儀刑文王非學聖人而何夫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諸何況效乎

聖人有聰明睿知之德可尊可畏故學之效之而已若使聖人無聰明睿知之德是常人已何足尊畏之而學效之物氏豈欲學管晏申商乎何論議之卑也夫孫吳之於兵二王之於書李杜之於詩韓柳之於文亦受諸天若不可學而至也然責學書者曰汝何學二王責學詩者曰汝何效李杜可也哉物氏不知學問之道一何至於斯極也

先王四術詩書禮樂譬如化工生花學以成德德以性殊立言制行亦人人殊何必效爲宋儒非剪綵之花則里婦效顰西施可謂陋矣

德以性殊云云故聖人制百德百行以其性所近導之曰孝友睦婣任恤曰知仁聖義忠和曰禮樂射御書數（周禮）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故其成也有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此皆聖人之一德也及其成也雖聖人有所不及不能也所謂顏回之信子貢之敏子路之勇子張之莊賢於孔子（家語六本）是也孟子（公孫丑上）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又如由果賜達求藝皆可從政（雍也）及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皆效以致此美者也夫里婦之效顰誠可醜也故始則足使人逃走也已然效之學之久而化之亦自有可觀者生使人逃走者其始態而已習慣若天性人豈怪之余唯惜里婦之不誠已故孟子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盡心上）夫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離婁下）亦在效善而已苟卿曰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儒效）此語學之不可已也可以解里婦效顰之嘲

又如訓覺是其一旦豁然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無蓋先王之教習之久與之化德成而知明莫有所容力故

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哉宋儒主理貴知欲先明其理而後踐之故有其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何窮盡故又立一旦豁然之說以濟之辟諸不享大牢欲知其味豈非妄乎

駁宋儒一旦豁然格物非聖人之道可也然以訓覺爲一旦豁然貫通之說之張本非也學訓覺漢儒之說也故白虎通曰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說文曰學覺悟也皇侃義疏亦引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可以見

老佛以天下之人爲迷迷斯有悟聖人之道豈有是哉迷哉物氏之見也不唯不知聖人之道又不知老佛之道也夫雖老佛之道豈外聖人之道而立言乎凡其種種之說皆竊取聖人之道易面改名資其空曠之說者耳苟在精讀古書而審識聖人之道者觀二氏之道所據所原若火而已說記別夫以天下之人爲迷我聖人言之而諸子百家亦言之故佛氏亦依而言之尚書太上甲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又梓材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又君奭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詩小雅節南山天子是毗俾民不迷荀子成相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家語始誅今世則不然亂其政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賢君宋君問孔子曰吾欲使民無惑孔子對曰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說苑政理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呂覽疑似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云云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云云

孟子先覺後覺訓正徵諸本文可見已今審孟子本文趙注訓覺爲悟不可易也且檢古注解及字書無訓正者蓋物氏一人見耳以先覺爲先正其妄可知矣

論語先覺謂覺人之詐僞耳豈語學哉

覺覺悟也孟子謂覺悟道術也論語謂覺悟詐僞也覺悟豈有二義是何等言哉凡論語所載千言萬語皆無非學事者物氏豈以講書解字句讀授受而已爲學哉凡學之爲道斃而後止豈有出處隱顯老少哉不億不信不逆詐抑先覺者此賢者之用心而學之大者也物氏不此之知容易解論語談聖人之道何不忌憚之甚也

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子亦有所爲

而言之

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左傳。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年衛靈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梁惠王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文公上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大學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之

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說苑君道此孟子等之說。皆本夫子之意言之。而孔子不言性善。不善讀論語之過也。以上所引論語以下諸文。余別有解。古來諸儒皆解不去。其辨別著。孟子言性善。古聖人之意。而其所謂性善。與後儒所論異。孟子一篇要旨也。而云有所爲而言之。疏之其見孟子也。

又如仁齋以稽古補偏爲學問之功者。亦誤讀中庸。而謂道不竢聖人而有之故也。果其說是邪。孔子奚學爲。稽古補偏。是學問之大者。仁齋豈爲誤讀中庸而爲此言乎。古學之方然故也。堯典。曰若稽古帝堯。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此雖堯舜之聖傳說之賢。以稽古爲學問之本者。不稽古不足爲學故也。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凡經史中稱好學者。皆稽古之事也。舜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

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此皆補偏之事。而學之大者也。物氏之謬。不須深辨可知矣。

習訓重習。亦爲纏繞。學習固有重複之義。然重複豈能盡學習之義乎。

習訓重古訓也。上彖傳曰。習坎重險也。此以重訓習。以險訓坎。上彖傳曰。水洊至習坎。此以洊訓習。非重複之義乎。魯語下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復卽複也。重複固盡學習之義。物氏何不考之。且

古習襲通用者。習有重複之義。故也。大禹謨曰。卜不習吉。左傳哀十年習作襲。杜注云。襲重也。可以見。

時習之既以爲時時重習。又以爲無時不習。朱子解經。可謂無特操者已。時時重習。僅爲童子受句讀者事。無時不習。則天子諸侯之禮。宗廟軍旅冠昏喪祭。皆不可得而習之矣。故唯坐如尸。立如齋。可見其說之窮已。

諸家及物氏皆不得時字之解。故爲此夢中卜夢之言已。吾不欲辨烏之雌雄。讀者觀上所駁自辨矣。

說訓喜意。殊爲不爲字義。喜與怒對。悅則不然。聲色之悅耳目。芻豢之悅口。理義之悅心。王聞之大悅。怫然不

悅。人皆悅服之類。豈特喜意乎。心與理浹洽則喜。宋儒誠枯單哉。悅固在心。然何必求諸心也。

亦辨于上。物氏得悅字影。不見其形。故雖煩引古文。其不達悅字本義。與宋儒奚擇。

故朋來之樂。亦人不知之事。廼以教育英才自樂。而雖人不知。亦不慍耳。是儒者之事。足以當君子之德。故曰不亦君子乎。

仁人君子。知天知命。其窮也。雖英才之無以教育亦樂。若顏子之樂。豈在教育英才。甚矣物氏之不知仁也。物氏嘗曰。思孟而後。降爲儒家者流。見辨道。此云

是儒者之事。足以當君子之德。何其言之不擇也。

朱氏以講道授徒。爲大小大事。以朋來爲順境。以生徒零落。爲人不知。爲逆境。所見之陋。宜其生鵝湖之爭也。

此自物氏之陋。以其腹量朱氏者已。朱氏豈以講道授徒。生徒零落。介意之人哉。其不知朱氏亦甚矣。可謂以辭害意。賊夫人之子已。

且聖人之道。敬天爲本。故君子貴知命。

聖人之敬天固然。然知命豈必爲敬天乎。可謂不知天不知命。且不知聖人也。記別

君子務本。有司務末。所職殊也。在上之人。所統大而力

有不周也。

此章語孝之爲仁本。非語職位本末也。而云君子務本。有司務末。何等言乎。夫雖一鄉一邑之吏。苟治民施方。則以孝爲先。此聖人之制也。豈君子教孝。而有司不教孝乎。聖人之道。治天下先孝。治一國先孝。治一鄉一邑一家一身亦先孝。豈在所治大小官職貴賤乎。記別

蓋五常出周書。不知其解。仁義禮智出孟子。謂根於性。而不謂性。

周書五常卽五行也。古者五行。亦曰五常。經傳中其

徵多矣。五行者大禹所祗承于堯舜者。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謂六府三事是也。治天下不修此五官無所施。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周公之所建。孔子之所述。亦捨此無可爲治者。所謂堯舜之道者亦是已。後世聖道不明。古五行之義廢矣。而陰陽讖緯醫卜之家。變擾古五行之義。盛造孟浪之言。學者習聞其說。以爲五行者配合生尅之謂。不亦悲哉。宋明諸儒及吾邦伊物之徒。亦以此廢棄五行。不知五行者聖人經綸天下之大用也。不知五行之道。而妄談聖學。論天下之治。不亦漫乎。宜哉漢以下。無善治又無善學也。五行說別其

誤讀孟子之失已。先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弟。豈可混乎。

仁齋先生。又以本爲根本。而言可孝弟以成仁德也。是仁齋以本爲本根。根于孝弟成仁。聖人之道本爲然。誰得間然。而物氏云云。此不知聖人之道者之言也。孝經以孝爲至德要道。而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家語弟子行篇。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左傳文二年。孝禮之始也。始端始也。卽本之義也。此說別記。凡百善莫善於孝。百行莫先於孝。則豈非孝者百善百行之根本哉。夫雖先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弟。豈無本末先後乎。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中庸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是以欲爲仁於天下。必爲孝於家。所謂本立而道生也。物氏之妄。一何至於此極也。

禮者先王之禮。義者先王之義。

物氏動云。義者先王之義。雖義固先王所建施之事。而臨時制其宜。在其人而已。不然義亦死物已。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昭二十八年 又曰。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晉語七 又曰。婦義事也。襄三十年 又曰。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文七年 恒卦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凡此等之文。皆義宜也之意。而謂臨時制其義也。夫天下之事千差萬別。事機之來。一日二日。萬態千狀。可執一而治乎。觀時因事。權之宜之已。時義之用大矣。孔子曰義之與此。孟子曰。義之所在也。物氏駁朱云。夫善惡皆在心。何德非心之德。何唯仁哉。余亦云。何道非先王之道。何唯於義曰先王之義。可謂固矣。詳見詩義解

王道亡而師道興。

王道亡而師道廢而已。夫先王立太師太傅太保之官。又立司徒及師氏保氏等職。豈徒設。無師則國家

不可治故也。此師之大者已。王道亡而其官失職。士之抱道藝可爲師者。不得其位。獨善其身。而樂教育英材於閭巷。雖不得已者。是亦爲政也。仁人立人達人之事。而孔子而下不皆然乎。此勢之所至也。非人也。天也。亦何傷乎。物氏之云。豈非妄乎。

古者禮樂以成德。於是略禮樂而急脩身。故采其要領者以教人。是仁義禮智之名。所以立也。其在思孟之際乎。

妄哉言也。夫禮樂以成德者脩身。故德成也。不然彼鐘鼓玉帛。與雞鳴狗吠。風聲水音奚擇哉。徒使人疾首蹙頞而已。安在其成德乎。故中庸之論禮樂。始之愼獨。而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堯舜之治天下。親九族。黎畯底豫。而後禮樂之功成。孔子之治國。自孝友而至施于有政。爲此故也。未有身不脩而天下治者也。夫禮樂者上之人之所主。春秋戰國之世。暗主昏君嗣出。禮壞樂崩。雖孔顏之聖。荀孟之賢。不得其位。末如之何矣。雖有其德無其位。不能興行禮樂。故古云禮樂壞崩者。指上之人不行而言之。若其道其德。不墜地在人。故在下仁人君子。敬身愼行。而修禮樂之本。待時俟用矣。禮樂之本者何。仁義是也。苟仁義在

身。禮樂可議而制。可舉而措。亦何傷。夫壞崩。彼傷壞崩者。傷時君不行。日趨衰亡之言也。苟有用我者。欲禮樂禮樂斯至而已。故曰。籩豆之事有司存焉。又曰。鐘鼓玉帛云哉。夫仁義禮智。先王之德之大者。而孔子之所首述也。故七十子孟荀之徒。連言教之。豈思孟之所創乎。可謂妄已。

故其所謂禮。專指曲禮言之。

孔子明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 夫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泰伯 曲禮豈君子所貴乎道乎。若其然。公西華將居四科之首。而顏閔並甚矣。物氏之不知禮也。嗚乎。曾謂顏閔不如公西華乎。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仲尼燕居篇。孔子語子張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

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他如女叔齊駁魯昭公善於禮。言是儀也。不可謂禮。昭五年子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言是儀也。非禮也等。同二十五年皆謂威儀進退之節禮之末。而非經禮也。可以見物氏之妄也。

後世諸先生。皆不晰淵源所委。一宗漢儒。其所不通者。以臆斷之。所以謬也。

此物氏自謂也。何不反求于己也。

仁知並言。德也。仁義並言。道也。

仁知並言。何必言德。有以道言者。有以行言者。有以義。理義。禮義。仁義。道義等目。皆有所施也。故爲此妄言已。此等論首之長也。故此不煩出別起。

人言者。仁義並言亦然。何必言道。畢竟物氏不知德道存六經。詩書者義之府也。禮皆有其義。春秋之義。孔子竊取之。

物氏不知左傳義之府。孟子竊取之本義。故爲此漫引。可笑。

易唯時之義。

時中。時宜。時措。時動。皆古聖人行道於天下之要旨。若夫不知時而爲之。仁知之善。禮樂之美。反爲亂爲害。故古聖人之行道。唯時是慎。夫易論經綸天下之事。故主言慎時也。又何疑焉。

故六經莫非義。孰爲仁。孰非仁。仁蓋統其大者也。唯賢者能識其大者。學者所難也。仁難言以此。

六經莫非義。此漫語耳。非唯六經。凡筆之者。豈有無其義者。吾儕今日爲文爲詩。豈無義而言之。皆有所據而筆之。此豈評六經之語乎。其不知六經。亦昭昭乎言外。孰爲仁。孰非仁。此亦漫語耳。六經中言仁言禮。言知言勇。各判然自分。縱無仁禮知勇字。而言仁禮知勇者。亦判然自分。其不知仁亦昭昭乎言外。賢

者能識其大者。此大字。本非指仁而言。就本章讀之自辨矣。而取以附會。謬妄亦甚。仁難言以此。妄哉言也。夫子之難言仁。豈爲其大哉。爲不修德不修己。唯仁是求之故也。善讀論語者。自知其解。苟至知其解者。如示諸掌。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遠而又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學者其擴諸。

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六經孰非安天下之道。故仁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

不修之於己。而欲安天下。譬猶欲涉遠而捨邇。欲登高而捨卑。苟非有羽翼。何能之。故曰皆自明也。大學文

又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中庸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物氏豈欲由人以爲仁乎。妄哉以其知聖人之道自任也。老子曰。四十七章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物氏之謂哉。夫君子務本。聖學第一義也。故出之論語初。以示爲仁之本。而物氏漫不之省。爲之憒憒之言。悲哉。

子張問仁。子曰。行五者於天下。顏淵問仁。子曰。天下歸仁。如有若之言。亦謂爲安天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者自治之事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果若後儒之說。則有若可謂言不知倫已。

有若之言。固以在民上者而言。然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大學之文故以孝弟爲爲仁之本也。爲卽爲政之爲也。說別記雖孝有大小。身家爲本。而後施於有政。爲政篇之文故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大學之文夫先王不出戶牖而化天下。家語王言解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其操術全在于此。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孝經故有若云。君子務本。德之本。教之基故也。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民用和睦。上下亡怨。女知之乎。孝經而語之曰。孝德之本也云云。天下歸仁等之天下。亦與此天下同。物氏之學之篤也如是。而傲然辨道辨名。豈不妄哉。

大氐先王之道。必有事焉。禮樂是也。

夫先王之道。一言一行豈徒哉。皆無非事者。梁惠王下何大氐之有。

故論語多語禮樂義者矣。後儒不知。外禮樂而唯義理是視。此章之旨所以不明也。

顏淵問仁。夫子語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淵子張問仁。夫子答以行恭寬信敏惠五者於天下。陽貨推此以讀

魯論。仁云禮云。思過半矣。亦何多之有。

本始也。林放問禮之本。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家之本身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皆謂所始。古言爲爾。古之言。皆主行之故也。

古言固有本字爲始義者。然散文已。若其對文。始自始。本自本。不得混矣。若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比。可以見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之本。卽此物有本末之本也。爲事有終始之始。而可乎。此章本字孝德之本也之本。道生之生。教之所繇生也之生。而本不待解。若生字或訓始可也。本字豈可訓始乎。而物氏

云云。蛇足之爲害如此。讀者子細玩味。自得焉。

後世體用之說興。以體爲本。以用爲末。以理爲本。以事爲末。皆主所見故也。莊周內聖外王之說哉。

物氏强訓本爲始者。爲欲破此體用內聖外王之說故也。然欲爲其私說。牽强爲訓。豈不妄哉。可謂不類之引已。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
E100 9 03/60

論語徵癈疾卷二

上毛　片山世璠叔瑟著

巧言之人。必以令色行之。故或止曰巧言。如巧言亂德。巧言如簧是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司馬遷作史記。改作巧言善色佞人。佞人卽巧言。故知令色帶說也。

妄哉言也。巧言令色並言對說是爲二項明矣。安得爲一項。未見古今文中有此例也。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剛毅木訥近仁。（子路）色取仁而行違。（顏淵）可以見。（此非令色乎。）色智（三十九面）和顏審辭令。（呂子尊師七面）書孔壬。史作佞人者。

壬佞古音義同故也。壬卽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之任。而本朋友之道也。譬有友困苦不能遂其事。己代之。以友困苦爲己任。相輔助也。故謂之任。本美事也。至于後世。其弊爲任俠。則有一長一短已。佞亦然。棲棲皇皇。爲人謀而令得其所之謂也。本美德也。至于後世。其弊爲佞幸。則爲惡德已。佞本非謂口辯也。有材幹而善事之稱也。凡爲人謀者。手口拮据。輔頰舌居其半。故後世亦謂口才爲佞也。然非其本義也。不有祝鮀之佞。（雍也）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憲問）等之佞皆謂爲人謀拮据也。乃有材幹之稱也。非謂口才也。故古書凡言不佞者。皆爲不敏于事之稱也。注家訓佞爲才者是也。至于後世。任佞異字異義異音。故諸儒不察。大謬其義。豈不悲哉。孟子（盡心下）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莊子。（胠篋）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佞與利口對言。種種與役役反說。可以見古義矣。

世人貴佞。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以惜之。故必求佞而仁者以爲成人。孔子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仁者之必不佞也。

先儒以佞爲口才者。全依乎謬讀此文也。禦人以口

絕句。給屢憎於人絕句。仁齋讀爲是。莊子（天地）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古言可徵。數屢古字通用。卽里仁篇事君數。朋友數之數。義詳解本篇。今此不贅。

鮮矣仁。猶言鮮乎仁。（昭五背二十七年。此矣其恐也。盡心下。死矣盆成括。）矣決斷之辭。與乎不同。甚矣吾衰也。（述而）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檀弓下）雖句有長短。意全同。以仁下無也字。人難讀之。味助字法故也。

仁者何以不佞。學詩以善其言辭。學禮以善其威儀。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言色之美是求。則徒爲悅人之歸。

此以佞爲口才。故爲是言已。其謬不足辨也。

蓋天命我爲天子。爲諸侯。是任天下國家者也。爲大夫爲士。亦共天職者也。學而成德曰君子。謂成安民長國家之德。故君子畏天。至嚴也。仁以爲己任。至重也。其心在安國家。至大也。志於仁者。豈遑及言色之末哉。是其所志大故也。不畏天。不任重。其志不在安民。則所務不出於言辭容色之間焉。其所就不過於悅人自私焉。甚者廼至於亂國家焉。所志小故也。

此物氏據孟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萬章下）及共爲子職而已矣（萬章上）之文。牽强

爲此漫言。而又他日遷就補湊此漫言。而解敬字。可謂妄之至也。（辨別見）夫言語容貌之道大矣。故列之四科。以爲成德之名。而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大雅烝民）傳曰。言之不可以已也。辭之不可以已也。孔子所疾者巧與令已。豈疾言語貌色乎。故曰非禮無言。（顏淵）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李氏是已）謂之末可乎。此亦誤解中庸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及夫子予欲無言。（陽貨）禮樂不言等文。爲此言已。可謂不知類之甚者矣。（辨別見）

朱注。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若無不可者。然以內外言之。其禍昉於孟子好辨。而極於宋儒。不可從矣。

宋儒內外。今姑置而不辨。而以此罪孟子。何其寃也。

宋儒喜言內外。自宋儒之過也。豈孟子之罪也。文言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宋儒內外本于此。豈獨孟子哉。物氏眞以十翼爲孔子作。則其謂之何哉。

又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亦其心學之說耳。且心豈有本末。亦其迷悟說耳。孟子（告子上）有本心之文。乃謂初心耳。

駁宋儒心學迷悟可也。然解孟子本心爲初心非也。凡言本者。皆對末之語。本心當以本源本初解焉。直謂之初心。不圓暢。

又或有好言令色爲脅肩諂笑之徒者。是豈帝之所畏乎。

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之甚者已。亦其類也。

忠者懇到周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盡己以實之解。殊爲未暢。觀於下文以忠信爲傳習之本。則惡其義之淺。故爲此艱深之言也。殊不知曾子止以爲人謀。與朋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儒心學

務深者之比也。

要之朱物之解。其意正同。但語有詳畧耳。而云惡其義之淺。故爲此艱深之言也。豈朱氏之本意哉。此章忠以行言。信以言言。傳習以學言。夫言行雖善。不學以增之。鄉愿已。曾子故云云。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當與此章參看。朱物末之知也。故唯其末是爭。本之則無。悲哉。

曾子守約出孟子。廼以曾子之勇。比諸黝舍。豈以槩其生平乎。如戴記曾子問。則謂之何。可謂牽强。

黝舍之勇。明槩其生平。浩然之氣。亦槩己生平。至於

自黝舍而稍深。至於曾子。而以語己之勇依道義。豈就一行一事而論之乎。物氏讀孟子之疎鹵若此。而傲然動以月旦孟子。豈不妄乎。夫君子學欲博。而行欲約。故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離婁下 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盡心下 物氏不知約字之義若此。

若夫戴記曾子問。戰國七十子之徒。好事者依夫子參也魯也之語爲之者。昭昭乎明矣。苟具隻眼者。自能辨之。何足引證。物氏之無眼若此。

朱子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是解傳如學。大氐傳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弟子也。爲人謀。與朋友言。皆以我言之。傳獨不屬我。可乎。仁齋先生駁之爲當。

朱氏之說。亦可備一說矣。夫傳而不習。不習而傳之。皆君子之所不爲。聖人之教。固共戒之。不習而傳之。傳而不習。義無優劣。豈可是此而非彼哉。凡如是之類。存兩說而各從所好。是爲得之。豈可裂眼爭辨無用之事乎。且傳不必屬師。列子。黃帝篇 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莊子。大宗師一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賈子。道德說 是故

弟子從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此等傳字。皆如朱氏解。

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可謂善言治國之道者已。然孔子何以謂千乘之國。且道字皇侃本作導。馬融曰。謂爲之政教也。包咸曰。道治也。皆非正解。特以解導耳。且古曰導之以德。豈此數事而謂之導乎。

千乘之國。指大國諸侯而言。非有別意也。上之天子。下之伯子男。亦當以之導之。豈可泥千乘乎。固哉物氏之談經也。包訓道爲治。固非正解。說書家捷給之

言已。若馬曰爲之政教。言導字意。非解字義。導字義本自了了。不須解也。故言其事爲。可謂善解已。物氏未之知也。與包注同視。槩云非正解。不思之甚也。又導字以教導言之。有小大衆寡之義。一事言之導。百事亦言之導。若忠告而以善道之。顏淵道之斯行。子張可以見。

竊疑此必脫簡。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蓋天子巡狩。必道千乘之國。小國苦供億也。

道宋衛之間。出何典記。可謂妄矣。按下苦供億文。此必誤憶左傳僖四年轅濤塗事。妄言者也。彼文云。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屨屨其可也。物氏誤憶此等之文。以爲此妄耳。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可以見。按魏襄王策。有道塗宋衛爲制之文。初疑或依此文。然據苦供億語。妄證左傳無疑。夫雖天子萬自在。豈必選千乘之國而道之乎。言必道千乘之國。則小國似言飛而超之。下字之不審也。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皆道千乘之國之事也。使民以時。蓋謂使治道路也。不然治國愛民爲先。何置諸後也。宋儒以理言之。莫不可言者。槩然可觀。苟不求諸辭。亦鑿矣耳。

妄哉物氏之言也。所謂以理言之。莫不可言者。物氏自道者也。夫以時使民。政之大經也。故置諸後耳。不圖物氏之不解文辭。一至於斯也。此雖不足辨。今舉一二徵文。使初學不惑物氏之言矣。公冶長篇。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顏淵篇。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路篇。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賢才豈劣於有司乎。易節卦彖傳。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又昭五年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又同七年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又同二十三年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聚。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凡民字置下。置中。皆因其事輕重。即審所引諸文。義自見矣。昔者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

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贊。羣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贊之句。移在上。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贊之下乎。謝在杭書之。貽千古之咲。不意物氏亦履是笑端。聊筆以供一噱。

敬皆本於敬天敬鬼神。其無所敬而敬者。未之有也。朱子創敬工夫。是無所敬而敬者。自謂無爲。以余觀之。亦病耳。

敬者怠之反。故六經古書言敬者。皆以不怠慢其事言之。未見敬字本於敬天敬鬼神者矣。可謂妄矣。詳見別記

創持敬工夫者。程伊川也。朱氏祖述之已。言創者謬也。

謹而信。謹者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言也。朱氏分配言行。蓋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可謂强矣。謹謹嚴也。而云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似解謹爲慎。於字義失之。慎詳審之謂也。與謹義大異。信字有久字不變之義。徵諸古書可知。趙武靈王策。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行如其言。淺之其見信字也。朱氏依易。以謹信分配言行。律諸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雖似拘非無其理也。不必言强。下云。敏於事而慎於言。又云。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謹慎互施言行。讀者在就其文求其義已。要之朱物共不知謹慎之分。故每每誤解。詳于別記

孝弟者弟子之道也。謹信者持身也。愛衆親仁者接人也。之三者日用之常也。餘力學文。以求進德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以爲德之始也。又爲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左傳以爲禮之始也。有子以爲仁之本。而專謂之弟子之道也可乎。夫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爲政篇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梁惠王上 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八佾 凡冠昏喪祭。郊社宗廟之禮。莫一而非孝矣。甚矣物氏之不能善讀六經。而不知聖人之道也。然是非唯一物氏。漢以來諸儒皆爾。宜哉到于今無知禘之說者。噫。謹信豈但以持身哉。亦在接人之際已。愛衆親仁。此學之大者。豈可以接人言乎。曾子曰。以友輔仁。顏淵 子貢問爲仁。衛靈公 此皆子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皆進德修業之要者。學而時習之。亦此物也。文豈專指詩書禮樂之文而已哉。謂古志古語春秋等之文已。古書云。志曰語曰者。皆是也。凡孔門學詩皆主禮。此說

別記豈後儒爲詩自詩禮自禮之比哉以餘力學文屬之進德輕哉其見德也可謂妄已。

朱註謂德行本也文藝末也。

又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朱氏此言在後世師道廢之世而爲學不可易也已。然在古則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自在汎愛衆而親仁之中夫博學於文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不就有道而正焉亦出於私意已豈可謂之好學乎夫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東海王使世子毗師王安期時勑毗之言見世說故三王四代唯其師學記好古君子參究精察而反三隅義自見矣今不復夫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上數者未免爲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豈得謂之末也乎何唯考成法識事理乎後世諸先生皆不知學問之道悲哉。

文豈必詩書禮樂之文而已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罕文武之道未墜地在人子張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皆廣言古先聖王治天下之典刑典法故志故記史記春秋之文也豈專斥詩書哉。

物氏每言載之筆者古唯詩書而已而禮樂無書至此乃云詩書禮樂之文何其文之乖違也可謂無定見矣夫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非十二子之文就有道而正焉此學問之大經大法也不然雖汗牛充棟胸蓄二酉亦鄉人而已聖人所以惡鄉原者爲執守其一己之見而過而不改見義不徙不可與適仁故也夫孔文子不耻下問謚曰文公叔文子與其大夫僎同升諸公此不耻下問也故亦謚曰文可以見古學問之道也夫不知學問二字之義而抗顏語學問之道妄亦甚矣何獨責後世諸先生乎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中庸故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又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故聖人之教人立忠信爲學之本此亦明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豈非德行本文藝末乎朱氏之言直物氏之言曲何須多辨物氏唯固執十室之邑章公冶長而爲此言何足與議論語詳辨本章悲哉。

仁齋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慎其初也蓋據弟子字言之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先生弟子古未有若是拘拘者也夫子本言爲人子弟者之事。

而仁齋忽生一見。乃謂宗門之別也。以爲弟子入門初受教。孔子先以此教之。陋哉。且孔子時豈有宗門也。

寃哉言也。仁齋雖固多固陋之言。豈至于誤先生弟子字義乎。夫子明言弟子。此非指幼弱卑幼者乎。卑幼者其未涉學可知也。故云學問愼其初也。豈不可哉。檢古義。此章不見宗門字。他議論則有之。而取他日論。以引駁此章。不殆吹毛求疵乎。雖孔子時未有宗門。其事則有之。吾道一以貫之。此對他之言。可知他人之道不一。以貫之。他若荷蓧丈人沮溺之等。子貢洒掃應對。及黜舍之勇。曾之守約。孟之浩然。豈非

宗門之別乎。又觀荀子非十二子篇。皆爭宗門之別者也。蓋顏之仁。賜之辨。由之勇。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以各成其才德。故其所教異科殊趣。宗門之所以別也。蓋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蔡仲之命三王四代禮樂制度之異。同歸于治也。桀紂秦皇隋煬爲惡之不同。所謂同歸于亂也。此謂宗門之別。何嫌宗門字。亦在善不善而已。

賢賢易色章。如曾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子夏設此以教人也。若有人能此數者。其人或自謙曰未學。我必謂之已學之人也。

子夏之道。卽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也。子夏豈異孔子。而別設教乎。子夏設此以教人。語有病也。吾對人之言。言有人如能此五者。他人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學問之要。在此五者。凡所以爲學者。爲能此五者也。捨此而他無爲學之道。則謂之已學。不亦宜乎。爲其人自謙語者。不省吾字也。可謂疎已。

必者懸斷之辭。以他邦他邑之人。未諳其生平言之必者決斷之辭。他人謂能此五者者。曰未學。子夏因明斷其妄云。吾必謂之學矣。豈懸斷他邦他邑之人

之言乎。憲問。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句法。襄三十一年。仲尼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賢賢易好色之心。何從而得好字乎。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也。甚爲穩當。

此不知古言之過也。好賢者不好色。好色者不好賢。故經傳中每每相對言。子罕篇。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又見衛靈公篇。中庸。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坊記。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仲虺之誥。殆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左傳。成二年申公巫臣曰。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中山策。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

德而好聲色。熟觀此等古言。易非變易顏色之義。不辨自明。易當讀爲遏。蓋古字通用。古遏狄同用。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史記周本紀作遠矣。狄與逖同。大雅抑。用遏蠻方。毛傳遏遠也。論衡及琴賦。易牙作狄牙之類。可以見也。

能致其身。謂致身其職也。凡曰致者。皆謂使之至也。如致敬致愛致知致中和。謂吾有所使之。而敬哀之心。中和之氣。自然來至焉。眞知自然生焉。如致命致廩餼。謂送之而使至于彼也。皆使之至也。故納身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身。大氐人之在職。雖奉行其事。而身不任事君。必納身其職。而後爲忠。故以致身言之。

此纏繞牽强。醜亦甚矣。凡古書中言致者。皆爲用力極其至之言。何有自然之義。今審此章。竭力致身。互文以足之也。非謂事父母。唯竭其力。不致其身。事君非謂唯致其身。不竭其力。各言所主而其義互備。今舉證文以發其妄。左傳成三年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成十三年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國語晉語九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凡此諸文。皆致與竭及盡相對用。相互用。可見竭云致云。共皆莫懷餘力於心之謂也。文主

之。如秦人視越人肥瘠。如坐岸上捕魚。是其身猶在此。而不至于彼。官與我不相干。安得謂之忠乎。故君子之

世子仲尼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復爲之。此文宜熟察。

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愛猶惜也。辟諸愛惜物不肯放手置于地。亦謂不納身其職也。朱注致猶委也。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似而非矣。古曰委質爲臣。委奠也。質贄也。謂仕者之奠贄也。朱子不知之。又誤讀孔註。乃謂委身其君。而不以爲己有。是妾婦之道也。果其言之是乎。所謂不可則已。奉身以退者。既委之而復奪之。豈可乎。

物氏誤讀孔注。而反駁朱氏。可笑之甚也。按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彼註。孔安國亦云。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可見。此亦同義也。物氏疎鹵。於一書中失點檢。不亦甚哉。左傳僖九年荀叔曰。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國語晉語八辛俞云。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家語弟子行孔子稱隨武子云。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凡此皆語其常者也。若夫處變制義者。不在此例。所謂聖達節者。安可爲常而教之。上之湯武之放伐。下之管晏之不死其君。左傳莊九年。襄二十七年。及憲問篇。晏子雜上。是也。自此聖學大要。學者熟究可也。物氏誤會孝經諫爭章及憲問篇管

仲事爲此言悲哉。

世衰而道不明。君以是爲忠。臣以是爲忠。以陷於妾婦之節。豈不陋乎。後世君子。多以身死其難。爲臣子第一義。故有此說。然是匹夫慷慨所能。豈難事哉。且在三之節。豈唯於君哉。

荀子云。子道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晏子云。雜上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婢子哉。古人固有斯論。然皆語其變。而非語常行者。固哉物氏之語道也。可謂未可與權者也。文王世子。仲尼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家語。曲禮子貢問子路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子曰。然。如汝言也。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殷之三仁。其謂之何。微子篇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史公報任安書君子之道豈一端哉。或愛其死以有待也。或見死不更其守。儒行篇離婁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語義之與比也。夫處變制義。太上之事。有微子及管晏之志可也。苟無微子管晏之志。則予恐來世以此爲口實。多豎頭須丁公之徒也。故余嘗謂程嬰之先死。新序節士石成子之止戰。成二

年亦三仁之亞也。物氏以匹夫匹婦之無計畫無復者而論此章。齊之君子之道。妄亦甚矣。

傳唯表記有獻身之文。身乃質誤。自獻其贄以成其信。豈不穩惕哉。或引元首股肱一體之義。然究獻身之說。妾婦唯命。奴僕唯命。豈望其爲殷肱哉。字義不明。有戾於大義焉。學者察諸。

此不審讀表記之文。而妄言者也。表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死於其言之言。即上資其言之言也。可見獻身者。獻骸骨之義。而非委質之謂也。且聞古有委質之文。未聞謂委質爲獻身也。焉在其知古文辭哉。按坊記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義亦同此。獻身之文。不唯表記有之。可以益見物氏之妄矣。漢人有乞骸骨之文。此獻身故乞之。蓋古言也。亦可以見古義。

朱註又引游氏之言至矣。然以爲務本則非矣。蓋學以成德。學而不能成其德者衆。故子夏云爾。亦與上章其義互相發。葺錄者之意也。吳氏廢學之弊刻哉。

賢賢易色。所謂親仁就有道。而正之謂也。此學之大

司也。吳物二氏未之知也。以五十步笑百步。可謂同濫笑裸者也。夫葺錄論語者。以子夏之言深協聖意。故取以著於此。豈可問然乎。後儒之不忌憚。往往如此。可謂不畏聖人之言者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舊註敦重也。敦重者性也。豈可强乎。此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曰堯之意也。重。玉藻足容重之重。遲重而不輕躁之謂也。卽玉藻所言。足手目口聲頭氣立色等之容。及鄉黨篇孔子行禮之儀。皆重之事也。所謂君子之容舒遲。玉藻之文是也。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

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可謂此章善註也。舜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言以樂德矯其偏性。使就中和也。洪範曰。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荀子。修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欺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皆言調本質而補其偏也。而云敦重者性也。豈可强乎。此惡宋儒變化氣質之說。爲此强拗之言已。可謂懲羹吹冰也。

蓋祀與戎國之大事。其他諸大禮重事也。君子奉天道以行之。建旌旗以象日月。設百官有司以象星辰。明等威以象天地。不重謂非重事也。君子愷悌以爲德。故凡非重事不設威嚴。唐虞君臣。俞咈於一堂之上。孔門師弟。親若父子。皆古之道也。後世此義不明。天地否。上下

隔。而仁不明。職此之由焉。

此所謂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家語始誅舞文巧詆者。可謂炫燿後學。而大亂德矣。夫威德並行。寬猛相將。君子所以修身治國。而大事小事不可偏廢者也。夫禮者敬而已矣。孝經之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顏淵仁之則也。儼若思。安定辭。曲禮上禮之經。安民之本也。子溫而厲。威而不猛。述而聖人之容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曰堯從政之美也。此豈以行大禮臨重事言之哉。君子居恒用心而已。而謂非重事不設威儼可哉。夫唐虞君臣。俞咈於一堂。拜手稽

首。以可畏可象孔門師弟。親若父子。居吾語女。進退可度。豈若後世君臣爲謔。（禮運之文）鞠腹便便哉。亦使禮不斯須去身已。（樂記之文）久而敬之。（公冶長）淡而如水。（表記）是以能和睦。不然如醴加膝。上下之隔。天地之否。從此始基矣。學者審諸。且以重爲重事。而以重事爲大事。遷就强合。以爲其義。可醜之甚也。

學則不固。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也。固哉高叟之爲詩。亦謂此也。舊註不堅固。非古言也。仁齋先生謂。學問之效。令人不固陋。是其視學大淺矣。大非孔子之意也。

比類語而備其義。古文之法也。故曰。古之學者。比物醜類。（學記）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經解）因按。古先秦之書。屬辭比事非唯春秋。諸經傳諸子百家皆然。蓋文章之道爲然。若論語特屬比爲尙。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本自一節。學則不固一節。主忠信一節。無友不如己者一節。過則勿憚改一節。比合此五節。而綴爲一章。冠以子曰。此皆夫子所道之古法言。而語爲仁之方者也。固非一時之言也。集輯者之所撰定也。不然則字亦不穩。學者深思諸。魯論中此例甚多。就其本章辨之。故此不及。固固陋也。仁齋爲是。夫學何爲者哉。爲不固陋也。故古者以不知道不知禮者。爲固爲陋。夫子之疾固也。（惡問）爲此故也。左傳。（定十年）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杜注僞爲固陋不知禮者。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此語。不賢賢就有道而正焉之過也。尉繚子。（十二陵篇）固陋在於離賢是也。左傳。（文十二年）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固無陋矣。厚賄之。此稱秦使西乞術知禮云爾。此陋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之陋同義。而共言夷狄固陋無禮也。家語。（大婚解）魯哀公答孔子云。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王肅解固爲鄙陋。此亦哀公言不知禮爲固。凡固云陋云

鄙云野云。在古書中。皆指不知禮者言之。固哉高叟之爲詩。亦言固陋也。豈無方之謂哉。固陋之於人。如此其深且大。而物氏駁仁齋云。視學太淺。殆乎不知學之所以爲學者之言。可悲哉。夫博學無方。固禮經之文。（內則）而孔子無常師。子貢所云。（子張篇）亦何間然。然豈不固守一師之說之謂哉。夫師者一而已。（孝經孔傳）視如弈棊而可乎。故博學無方。非必換師。亦就一師博學而已。或時就他問之。師自師已。豈弁髦之哉。若夫孔子無常師。當禮樂壞崩之際。無賢聖可爲夫子師者。文武之道散在四方。所云此有滯穗。彼有遺秉者

也夫子集而大成豈可望之凡人且以爲常哉亦物氏不知學之道之過也學者熟究

主忠信鄭玄曰主親也是其意如主司城貞子家之主游學他邦所主之家必忠信之人所主之人最親故訓親也然如答子張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正與此章相發

主猶宗也務也夫忠信所以進德也文言非此二者仁之美禮之善無所下手也孔子之四教曰文行忠信爲此故也而物氏爲主人之主以遊學他邦言之妄哉其不知學之道一何至於此極也上章曾子三省其二忠與信也子張書紳亦以忠信爲首衛靈公者學

問之主務在此故也夫學問之道非主務忠信而徒博學多聞如虎傅翼飛而食人而已古今學問之爲人害職此之由夫學豈害人之物哉古今以學害人衆者不宗主忠信故也苟主忠信何欲不成何施不行彼成仁行禮必非此物不能也故君子立則見忠信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忠信倚於衡也夫然後雖蠻貊之邦仁可成禮可行矣苟不忠信妻子之親州里之小行乎哉故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又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左傳文元年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又昭二年忠信禮之器也禮記有禮器篇以忠信爲禮之主說故名忠民之望也又襄十六年周仁之謂信忠信之爲道其關係如此大而切宜矣學問之方以忠信爲主務也鄭玄之訓主爲親者依汎愛衆而親仁而言本非正訓而物氏牽强爲其臆說倍鄭本旨鄭唯泛言親近忠信之人而已豈以游他邦言之哉咸有一德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孟子公孫丑下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主字義可以見

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乃徙義之事也

無友不如己者一節過則勿憚改一節過則勿憚改則徙義之事也無友不如己者豈徙義之事哉夫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故無友不如己者求仁之之方莫近焉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丑下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同上禹聞善言則拜同上夫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告子下此過則勿憚改亦爲仁之術莫善焉古今諸儒是之不知而爲漫然之解安在於其知聖人之道矣又安在於其善讀論語矣妄亦甚哉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

此二類如上辨也。

主忠信以下是一類

此三類亦已辨上。

孔子多誦古言以誨門人或並引以相發或專誦以獨行此章之半見他篇而朱子以爲逸其半仁齋先生疑其言不類以爲非一時之言皆不知孔子誦古言故也。

屬辭比事豈唯春秋哉

此撰論語者以類比輯以其皆語爲仁之方也非孔子並引者如上辨也朱子爲逸半者不善讀論語且不知古文法式之過也仁齋爲非一時之言可謂善

讀論語也而不知爲爲仁之言則五十步百步而已。

屬辭比事不唯春秋可謂有眼之言也而物氏解諸古書不能酬其言何哉。

慎終追遠語曾子所以制禮之意也。

慎終追遠言語禮之本可也言語所以制禮之意妄亦甚哉夫慎終追遠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八佾曾子此言可以爲禘說之解矣古今諸儒未之知也宜哉其於禘說爲捕影之解也今不必深辨略引古言而使學者三思焉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離婁下又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荀子曰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

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禮論家語五刑解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韓詩外傳三卷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漢書禮樂志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此慎終追遠喪祭二者王道之本而仁孝之至也書曰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所以養周家八百年國脈者全在此物學者慎思參究則於聖人之道其如示掌乎。

先王制喪祭之禮。而慎終追遠。是其意爲民之情歸厚故也。民德如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歸厚如歸仁。先王之禮爲安民而設故爾。

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上）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盡心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盡心下）先王之禮。豈專爲安民而設哉。亦自修而已。不然欲治人。本之則無如之何。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盡心下）夫慎終追遠。仁之至義之盡也。所謂不言之教。而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孔子閒居）要在於斯。故上係辭曰。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物氏動輒云。道唯爲安民設。不欲言其本在修己。此雖爲矯宋儒之弊。多矯枉過直之言。此章之論是其一也。學者熟察無惑可也。民德民之德行也。歸厚。民之行歸仁厚之風也。熟省上所引諸文。不須辨而自得其解。

朱註歸字不穩。仁齋先生以謂。不啻喪祭。凡事皆當慎終追遠。其說本於皇侃一通。勃窣理窟。甚於朱子矣。

朱氏註語而不詳也。言不穩非也。如仁齋之說。不知字不解文之言耳。又何足辨。

夫慎終追遠。孔安國既以爲喪祭之事。古來所傳。豈容盡廢乎。大氐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以論語章章皆修身方法。所以失之也。

物氏排古來所傳。妄建新義。以此章爲語制禮之意而爲此言。可謂狐埋之狐扣之耳。以論語章章皆爲修身方法。於後儒說未之見。可謂誣已。

溫良恭儉讓。朱註良易直也。大失字義。是其意以五德接人之威儀也。故不得其解。見傳有易直子諒之心。子諒卽慈良。而妄勦二字以解之。殊不知如股肱良哉。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皆以材良言之。良豈有易直之義乎。

良何以材良言乎。此依良材良木等語爲此言已。良當以善良爲解。言不險陂也。易直雖非良字的訓。於解其意。則何不可。如勦勞二字。連熟各別其義。若散文勦亦訓勞。凡古書中若此之比甚多。何深泥。故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亦謂之善相善馬善工善醫三善可矣。若對文。良善義自別。如良貴（告子上）良能良知。（盡心上）參究之。自得其義。朱氏云。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此依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之文言之。可謂善解矣。而物

氏排之何哉蓋溫良恭儉讓者夫子滿腔子仁德自發越於外而不踰矩者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是也此卽中庸之德而民鮮久矣者也何以言之此五者庸言庸行而常人亦不難能之德也唯聖人之於五者得其中得其時而常人或失時措時中之義而已禮記儒行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有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可以見五者皆夫子仁德之發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可以見五者中庸之德而妾婦亦能之也不然妾婦之卑賤豈得備聖德之三乎今舉一二證文以示學者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表記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韓詩外傳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左傳成十二年郤至云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

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又十八年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可以見五者通上下貴賤男女愚智賢不肖而可知可能之德也而子貢以此贊夫子非知聖人且知道者安能至於斯學者於是致思於聖人之道其如示諸掌乎

溫其容也良其才也恭其處己也儉其制用也讓其接人之際也豈可謂之威儀乎哉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字通用漢書隗囂曰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是亦意作抑

溫以色言色思溫李氏子溫而厲述而是也良以性言良知良能盡心上良相良馬是也恭以貌言貌思恭李氏貌曰恭恭作肅洪範是也儉固以財用言然亦有撿束之意若荀子性惡禮恭而意儉是也讓亦以讓財言而德讓爲大泰伯以天下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讓大財者而德讓之至者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周語中此言聖人制禮義教讓止其分爭也考荀子禮論禮記樂記史記禮書可以見也故曰卑讓德之基也文元年讓禮之主也襄十三年卑讓禮之宗也昭二年廢讓是廢德也晉語四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

也。豈曰能賢。隱二年 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僖八年 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漢書南粵傳 熟玩此等古言。自知太伯之至德周之至德者皆仁讓之至。而不迷向來諸儒捕影之說。夫讓者仁之至禮之基。而聖道之主也。故書首堯舜。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泰伯。列傳首伯夷。爲此故也。而物氏唯以接人之際淺之其見讓字也。又可謂不知聖道之本也。表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韓詩外傳。卷十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夫子答顏淵問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淵 答子張問仁。以行恭寬信敏惠五者於天下。可見此溫良恭儉讓五

者。夫子之至德。而仁之光輝發于外者矣。意億憶臆噫。緊謹抑古皆通用。說文 本非奇語。何蓋之有。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人之法也。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父雖沒。猶有未可觀其行者也。此上二句蓋古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

此章本平易。非難讀者。然古今諸儒。聚訟紛紜。到乎今不決者。由不讀得三年字故也。其所以不讀得三年字者。里仁篇及禮記坊記大戴禮 曾子本孝 引此文。皆以三年字冠句首故也。蓋里仁篇以三年字冠句首者。脫文耳。坊記後人所刪潤。不必古言也。此不唯坊記。大小戴禮及家語諸篇等多有此類。此三年曲禮上。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之類耳。而鄭玄引春秋傳是謂。我非夫解。若夫云。欲爲丈夫也。可謂妄已。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在知古注言者。觀其眞贋。猶火。學者宜辨識焉。父在觀其志者。子之事父母。虔恭朝夕。盡其親愛和顏說色。致養父母 孝經孔傳之文 爲主。故不觀察其志。而知其好惡。則無所承事也。故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內則 是也。凡經傳中論此者。不一而足。今不煩舉。學者當自考。父沒觀其行三年者。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

上下也。坊記 每事皆問。父母行之。子之道爲然。故唯觀其志已。若夫父母沒。應已當其室。承其職。然居喪不言事。事待人而行。故唯觀省其行事。以思三年除服之後自執事。則法其善政美事而已。故觀省父生時成法。而行狀則傚之。不敢違之。此謂孝之至也。楚莊王三年不鳴不飛者。楚世家 亦此而已。其行讀。三年句。舜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亦同句法。古文之法皆然。今舉二三徵之。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左傳。僖四年 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又同二十七年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又文七年 士會

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又（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句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凡此類皆年月日下。當爲句讀。義自優。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所謂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子張）是也。詩曰。亡念爾祖。聿修其德。（大雅）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小宛）內則。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公父文伯母曰。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魯語下）晉語。（七）張老稱魏絳賢云。其學不廢先人之業。凡此類亦不一而足。學者自省可也。

此篇總言學問之本。故類記中庸德行克己修身之方。而未及治人經國之事。治人經國。至爲政之篇言之。此卽修己而安人之義也。學問之道。尙盈科而進。何遽此而言觀人之法。此不知論語定例者。而又不知聖人之道者之言也。夫孝禮之始。（文二年之文）而德之始也。（弟子行）上愼終章而下。皆是言禮之本者也。下章以和爲禮之用。亦此義也。故此言父之道者。指父存時所行之禮政法度也。道猶所貴乎道者三。（泰伯）君子學道則愛人之道也。（陽貨）不言禮而言道。皆有深意在。而

鄭玄孔安國輩。不知此義。直臨文註彼云。此道言禮也。道謂禮樂也。疎鹵之甚也。物氏亦從而稱之。俱坐不知聖人之道故也。父在唯觀察其志。一從其心志嗜欲。而不爲已安排。子之常行也。父沒而已當其室。故觀省父平生所行禮政法度。以一則儆之。子之高行也。物氏誤會觀行義。故云父雖沒猶有未可觀其行也。夫觀父志行。在沒共可觀而知。而在云志。沒云行者。在得專與不得專已。父沒而其行不可觀。萬萬無此理。可謂胡說已。以下二句爲孔子補其意。此坐不知以三年字屬上讀。故爲此臆斷已。

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漢儒之說。多古來相傳者。後世三年之喪。若有若亡。故人不知此章之義。種種聚訟。

孝子在喪哀慕。仁也。改父之惡政。而蓋其愆。禮也。義也。又孝也。此謂並行而不相悖。安國註。不問父政善惡。爲三年內不改。此不知道者之言也。而物氏稱爲古來相傳之說。又何駁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滕文公上）從父之惡。安得爲孝乎。故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諍。則不可以不爭於父。夫證申生曰恭。而不稱孝者。爲國君之子。而守匹夫之小節。

陷父於惡故也衛文公晉悼公卽位速改懿公厲公之道爲千載美談者惜重社稷宗廟之義也昔周公嘉蔡仲改其父蔡叔之行克庸率德命諸王邦之蔡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蔡仲之命）夫周公以改父之惡爲忠爲孝則不改父之惡爲不忠不孝彰彰乎明矣若之何守匹夫匹婦婦女子之節而哀慕哭泣失大義乎後世三年之喪不行若有若亡爲儒者者未嘗不由以此等瞽說勸人君人子也春秋君薨不待三年卽位者亦此義也學者省焉

尹氏解但論其心烏有聖人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

聖賢有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有言其事而不言其心者有言其事而不言其心者有心事並言者不足一一舉其證學者自求

游氏解當改而可未改者是無改之字所指太窄矣

今審游氏解固無窄廣可言是何言歟

仁齋先生解道者指其良法而言如盜之道戎狄之道道二仁與不仁豈必皆善乎蓋道謂所由也雖非先王之道人人亦各有自以爲道者是其心自以爲善而由之故皆謂之道又有守詩書一言片句以終身者其所爲雖有所窒碍亦謂之道如是道也何足以臧是也

善惡邪正小大皆可稱道固矣然如此父之道指其良法善政明矣仁齋之解非可難者物氏云道謂所由也所由亦有善惡邪正小大故不若以良法善政解之善也審古今守詩書一言片句將終身者唯一子路已子路亦守詩二言得夫子之教徒矣未見守書一言片句者何言之誣也

又曰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改之也以過三年而後卽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勃窣理窟豈孔子時之言哉蓋孔子之意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

仁齋之言太是不可易也何勃窣理窟之有但不知以三年字連上讀爲可惜已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此不孝之大者也而爲孝物氏於是乎可謂不知道矣可謂不知孝矣夫父母有過諫之子之職也（依內則之文）故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孝經）夫生既然死亦宜然故子囊云（楚語上）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事父母亦當然唯爲孝子者務不暴揚其惡宥密改之而已故祭統曰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坊

記曰。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可以見夫下民困先政之虐。而喁喁共望新政之美。而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此大亂之道也。物氏於是乎可謂不知事務矣。

何者天子諒闇三年。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言猶不出。尚何改之有。古之道也。

甚矣。物氏之不解事也。以古天子諒闇不言。如高宗者。謂如達磨而壁九年不言乎。夫古天子居喪。雖萬委冢宰。而名器自有。如其國家大經大法。固自秉之。使冢宰奉行已。不言云者。務不言不急之事而已。國家之機事。群下奏白。不答述而可乎。詳見別記物氏於是乎爲無識矣。所謂以文害意者也。

後儒所以疑焉者。以父有大惡。如桀紂所爲。而子不改之。則有害於國家也。夫桀紂之惡。雖桀紂亦不敢自以爲道矣。是則亡論。其它如後世楊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爲道。爲道苟有不善改之爲是。而尚且不改。亦可謂之孝矣。雖可謂之孝。而不可謂之義矣。故觀人之道。於是乎取其孝也。古人之言。各有所當者如此。

桀紂之惡聞于天下。億兆蒙其虐。雖孝子慈孫。不能蓋之。故苟爲其嗣者。速改其惡政。安元元之心。而保社稷宗廟。孝莫大焉。故聖人立證法以戒之。孟子離婁上曰。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學者潛心此文。自知舊來諸儒痴論矣。楊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爲道。其無害于治者。因循可也。苟有大害于治者。亦改之爲貴。而尚且不改。使家國及亂。安得謂之孝乎。夫不孝之事本不義。不義之事本不孝。安有孝而不義。義而不孝者乎。物氏所謂義。非義之義。不孝之孝已。物氏未知理義之意。夫一義而足。而加理字並行者。爲無有非義之義故也。此義別記若物氏之言。申生何不證

孝而證。恭乎。若以此章爲觀人之道。妄之甚。何容辨。後儒言孝。則必欲孝備百德。若孝必備百德。則君子之道一孝而足。何煩立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哉。夫孝百德之本。萬教之所生。故聖門以爲仁之本而已。未聞後儒言孝備百德。一孝而足。此物氏設論。誣後儒者也。

且孝之爲德甚重矣。周官三德。至德者德之至。莫以尚焉。敏德者各隨其材所敏而成焉。之二者盡矣。又必立所謂孝德者。此古聖人之意也。其人所爲。或未盡合於道。而苟合於孝德。則聖人取之。古之道也。後儒之不知

聖人之道。宜其有疑於聖人之言也。

此皆不知而爲之解者也。至德者至善之德。所謂中也。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故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止於至善之地。無過不及也。所謂中庸之爲德至矣哉。是也。敏德者凡事不敏無成。故凡百事皆以敏爲上。凡論語中所言。敏於事。學而 敏於行。里仁 敏而好學。公冶長 敏則有功。堯曰 之等。爲此故也。孝德者。孝卽衆德之基。百行之始。所謂仁智勇剛禮樂皆從此而生。故周官建此三德。以爲萬德萬行基趾。而物氏不知而妄說。可醜之甚也。

禮之用和爲貴。不可中間斷句。戴記禮之以和爲貴。用訓以古書率然。仁齋先生引之爲是。祇識字不識句。猶之朱子哉。

禮之用絕句。朱讀爲是。用以古互通用。故禮記誤作以。而伊物二氏。不知大意所在。喜欲異朱氏。爲此强讀已。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漢書曰。外戚傳上 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古言可以徵。家語儒行解 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法。古書異同如此。何可執一而論乎。

蓋言。禮之以和爲貴。先王之道以禮爲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而非和不行故也。美。言用禮者之依和爲美也。非禮爲美也。觀本文可見。夫禮樂相以。猶仁義相以也。樂記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故有子云。禮之用和爲貴。和樂德也。言行禮必依樂。用樂必依禮也。故孔子曰。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變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仲尼燕居 大司徒職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又曰。以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樂職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荀子大略 學者深玩此等法言。自達此章大義。而諸儒空論。亦不辨而明。美猶尙也。以禮之依和爲尙也。非言威儀文物之美也。左傳。昭二十五年 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尙之。又 二十六年 景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晏子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周語下。伶州鳩論樂律云。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美云尙云上云貴云。語雖異意全同。學者察焉。

有所不行。皇侃邢昺皆屬於上文。不者。亦不可行也。亦

字爲無謂矣。朱子以屬下。昧乎古文辭也。

有所不行。本不可讀也。故屬上屬下。聚訟不決。朱氏屬下。不爲無見。物氏必屬上。不足稱明乎古文辭矣。

余亦久疑不決。間竊疑。有字作無屬上讀。文義共穩。古今書中。有無字互相誤者衆。因以生疑。爲此一通。以質博雅君子。亦不可行也。亦卽與次章亦可宗也亦同義。

蓋和者和順也。謂和順於事情也。禮之數三千三百。雖繁乎。亦有窮焉。謂有所不周也。

禮之數三千三百。皆主和行之爲美。夫事機無窮。以三千三百。類而知之。推而行之。可以盡今日之事變。豈有所不周乎。而物氏於禮外求和。所謂不反三隅者也。詩三百。易六十四卦。其謂之何。

且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是禮之所以貴和也。

此在王制曲禮。本語爲政者務更張之害也。非語和也。而物氏充類至義之盡。以爲語和之事。可謂强矣。

先王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斯爲美。小事大事。莫不有禮。故曰小大由之。

斯爲美。以和爲美也。小大由之。亦由和也。本文自明。如上辨也。

馬融以來。兼和言之。爲不成文矣。邢昺疏以和爲樂。程子范子。據以爲解。樂固教和。而樂自樂。和自和。焉可混乎。是好言其理。而不知言之失也。

和樂德也。夫樂德廣矣大矣。而以和爲主。仁德廣矣大矣。而以愛爲主。猶詩三百以思無邪爲主。禮三千三百以敬爲主也。故此章之和。主樂言者也。不言樂而言和者。語其德也。猶以溫良恭儉讓。語仁德之發。以忠恕。語仁之道。以恭寬信敏惠。語仁之行也。又何疑矣。說別記 物氏不知樂。一何至於斯也。

禮先王所作道也。非性亦非德。漢儒宋儒以爲性。非也。仁齋先生以爲德。亦非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宋儒既以天理人欲立說。亦能知禮之爲先王所作。而欲引之於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其究猶之佛氏法身徧法界之義耳。禮之爲體雖嚴。朱子此言。非專言性之本體。亦指先王制禮。其體本嚴然。其失乃在不識體用之非古言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言用禮則國家和

寧也。豈體用之用乎。

此駁宋儒中其肯綮。吾亦無間然矣。唯解燕義之文。

强讀誤人。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三言。引古書載古人之德行也。言可復也。遠耻辱也。亦可宗也。此三言有子釋之。何以知其然。以其辭也。且復協辱。親協宗。易象之辭爲爾。

信近於義三言。爲稱古人之德行。言可復也三言。爲有子釋文。支離妄釋。如一不知文章者之言。今以其辭考之。若物氏之言不成語義。雖五尺童子初受句

讀者。疑其義迂誕。況在學者乎。復協辱。親協宗。易象老子等之例可徵。又何疑矣。而物氏引易象飾其詭說。强拗可醜。

信不必訓約信。踐言之謂也。朱氏所以訓約信者。下有言可復也。義複不可通故也。是朱子以爲有子誨人之言。故不可通矣。且本於約信曰誓。約與信殊義。可謂牽强已。

近義之信可復。不近義之信不可復也。夫信雖美德。不比義行之。白公復言而已。楚語下君子之所醜也。故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子路篇又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陽貨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里仁篇比比視也。說見本章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下熟審此等諸文。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之義。不待多言可知也。此信以言語言。故云言可復也。本文可徵。朱氏訓約信。帶約字解其義。亦不惡。何本於約信曰誓。約與信義固殊。然取其義近似者。添解訓詁之體。皆然。何牽强之有。朱氏訓約信。與下言可復也。義複不通。此亦物氏之妄已。今以信爲約信解之。不見義複。不知物氏何因爲是言也。

夫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誨人者。故朱子以爲有子誨人之言者誤矣。

近者緩其語。不迫切之辭也。卽雖不中不遠矣之謂也。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祭義曰。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於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左傳曰。定十五年驕近亂。替近疾。物氏之暗古言可以見。

蓋言其爲人能踐言。而其所言。與先王之義。不大相遠。

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其言誠可踐焉。若或乖。先王之義。則欲踐之不可得也。

夫義者宜也。時宜之謂也。雖義固先王所立。然今日事機萬變。安一一有執古義斷之乎。若物氏之言。非守株則刻舟矣。夫義者變化合道之謂也。故云道義。義無定形無典要。觀時從宜。進退上下。要在其人而已。荀子曰。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不苟篇）左右屈伸。因事制宜。夫事變無窮。今豈有一與先王古義合者哉。故古義亦與今義不同。易之道陰陽。亦取變化

也。後儒不知之。故於易時義中正。禮時中時宜。漫乎爲之解。悲哉。（詳具別記）

其爲人恭。而與先王之禮。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必遠恥辱焉。若或違先王之禮。則反招恥辱也。

禮亦以義變化。故左傳云。禮也者不必皆先王之禮。以臨時得宜爲禮。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荀子。（大略）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者也。檀弓。上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可以見。恭而無禮則勞。（泰伯）與人恭而有禮。（顏淵）恭則不侮。（陽貨）三復此三言。自辨物氏之妄。

因亦德行之名。與信恭同倫。何注。因親也。按因姻古字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註姻親於外親。正義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是何註訓親之意已。

因婣古字通用。固當然也。然以因爲婣義。不失其親不成語義。能解文辭者。自知之。今不深辨。按因依託之義。在春秋之世。依託之事殊衆。依託失所。禍災隨至。故在子時士大夫。尤所當愼也。孔子不主雍疽瘠

環。亦此意也。左傳。（閔元年）親有禮。因重固。又（文十六年）宋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又（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又（二十三年）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又（同三十年）伯有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此比左國等古書。不勝枚舉。學者自檢讀。

又按。陳書王元規傳。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規泣請曰。

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毋感其言而止。是因分明作姻。可見古註家亦有此說已。但因爲六行之一。鄭註爲是。

漢魏晉注家。各以其意解經。妄謬居太半。觀今所傳皇侃論語義疏。可見元規之語亦此類也。何足引證。

不失其親。親族不離也。如失諸侯失民失百姓。可見已。失諸侯失民失百姓。謂違失諸侯之心民之心也。此謂錯失其可親近之人也。朱氏爲是。失得之反。此當爲得之反而見之。物氏不知字義。隨處轉換。拘泥甚矣。

宗如宗子宗周之宗。言人親外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爲人。能親外族而本宗不離。有子贊之曰。若是乎。亦可以歸而奉之焉。謂親族宗之也。

以宗爲親族宗之。亦字不可讀也。可謂妄且强矣。宗尊古通用。檀弓上。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夫孰能宗予。鄭玄云。宗尊也。晉語四。子犯云。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韋昭云。宗尊也。穀梁傳。成五年 梁山崩。晉君召伯尊而問焉。左傳作伯宗。可以見。故此讀宗爲尊爲是。

朱子解。因猶依也。宗猶主也。又以不失其可親之人爲解。未知何據。可謂鑿矣。

朱氏解。因親二字共是。但宗字解爲迂回。非物氏云未知何據。此豈可求據文。義自不得不然。

仁齋因字之解。本於韓愈筆解。亦鑿。

退之仁齋解。非但鑿也。如不知文章經義者之言。可謂怪矣。

人或知禮爲先王之禮。而不知義爲先王之義矣。古人處事。必援古義以斷之。傳曰。詩書義之府。是其具也。禮一定不可易也。故以義變化。是謂先王之術。古義非今義。故以禮進退。所以稱禮義也。言其不可不並行也。詩書無定義。引斷從其人。所用而變化自在。然後其人德可知。材可知。智可知。是以稱義之府。物氏不知而爲之解。可笑可醜。

韓退之曰。行而宜之。朱子曰。心之制。事之宜。是皆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夫人人自取諸其臆。囂然以亂先王之道。道之喪未必不因是言焉。悲哉。

韓之行而宜之。朱之心之制事之宜。雖未盡義之本義。而言其一端。然亦非可尤之言。所謂雖不中不遠者也。夫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固無論也。然義豈匏瓜哉。亦在其人裁制已。故古之所謂義者。若稽

諸古道裁斷諸今宜而合諸人情者也豈守株刻舟哉。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是君子之行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小人之志在溫飽君子則否所事天職也不可不敏焉一言出而民知其過也不可不慎焉在上人當爾學而成長民之德者當爾故曰君子之行也

凡論語中稱君子者多皆指在上在下志子道之人而言之若此章即是也故謂此章爲君子之行者非當曰君子之志此章舉君子志道之目就有道而正焉句亦與上諸句相比而加然必二字爲結斷上諸句亦非讀者留意省焉自解文意所在不待余言也物氏動云天職天職此誤讀孟子萬章下以爲小大大事在此嗟亦拘矣夫充類至義之盡非無其意亦不思而已吾邦親鸞氏之徒得一錢一粒輒云彌陀佛之物物氏之言得無近似于是哉不覺噴飯滿案夫不敏則事不成不慎則言過行故君子事欲敏言欲慎是而已而以天職解之迂亦甚矣究其謬坐不知君子字義已

凡孔子所謂學學先王之道也有道謂身有道藝者也先王之道存焉故就有道而正焉謂之好學也後世不知學宋諸老先生脩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遂連上三言爲好學之事其意非不美矣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一乎

上三言是好學之要學而一篇章章皆斯爲美夫好自用學道之大患故就有道而正焉智之至者也皆是好學之事豈可岐而二之哉亦不熟讀學而一篇之過也宋諸老先生修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余亦云物氏安天下之說勝而孔子之道荒要之共皆不執其中之過也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乎此章言君子好學之本意君子好學於文本不相妨而言如其辭何此在物氏一人私見則當然在他讀者一不礙目可怪哉

又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是又不知道者之言也且是何以解有道也有道有德在古書其義自別不可不知

以道爲事物當然之理者不知一陰一陽謂道者之言也有道有德豈唯古書而已哉在今書亦義自別不知物氏何故爲此言也雖朱氏亦不以有德有道爲一可疑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子貢自言爲政而使民如此如何孔子答以未若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以政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矣至於以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焉是治之至者也故孔子云爾

物氏嘗曰。答安濟泊書 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雖堯舜之世豈有此事哉此駁朱氏明德說云爾而此云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也何言之無特操也夫貧而樂德如顏子而能之七十子之徒之所難也而望之齊民安亦甚矣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此亦至難之

事子貢孔門之高弟積善累行僅能至于此域以爲至美善故質之夫子定其見解豈易事哉蓋雖七十子之徒至于子貢此域者當至少矣不然子貢何沾沾自喜拈以質之夫子哉而云以刑政治民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妄哉夫禮不下庶人先王以禮樂治天下使民利其利而躋壽域是而已豈欲使天下之人好樂好禮乎亦教之孝悌而已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其次章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以寧者天下其幾矣皆以民言之

坊記所云小人泛言無德之人非古民也且稱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天下其幾矣言之其人也物氏之讀書疎妄如此

惑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不以稱伯氏而稱管仲次章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亦道使民之難易則知此章之義爲爾

此妄讀妄引當於本章辨之則此畧之

樂讀如字上脫一好字是後儒因有蔬食飲水一簞食一瓢飲而遂誤耳子貢在孔門爲高弟弟子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爲修身之至則豈足以爲子貢乎大氏

後世心學盛而忘孔子之道爲先王之道道統之說興而獨尊曾子輕視諸賢故其失有若是者焉

吾邦所傳何晏及皇侃本樂下共有道字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傳於端本賜傳引此章亦作貧而樂道可知邢朱本脫道也而物氏依坊記爲脫好字以成其妄誕之說醜亦甚矣朱氏必知脫道字然有道字則其義坦然於主張所樂何事說有所礙故也不然無道字則句蹙語澁不可讀者朱氏何不知焉爲於其家學有所害忍爲不知者斷然可知也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爲修身之至則豈足以爲子貢乎物氏

之學不蹈實地故以此爲易事苟蹈實地言之得無訟乎夫貧而諂人情之所不免也故古今之名卿大夫陷罪喪位恒於斯此皆炳然乎青史何俟余言物氏之無實學吾於是乎觀之

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之詁誠不可易矣然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大學同之是自古義當從此解而不必拘骨象玉石之分也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解詩可以群而曰群居相切磋是皆朋友相問難也中庸曰道問學則道學亦古言道當去聲與導同世儒訓言非矣蓋朋友相問

難是所以導于學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以德行言之故曰自修總而言之學也

爾雅之詁誠不可易矣誠字當刪此蓋依仁齋引爾雅駁朱氏言之物氏然之云誠而已蓋物氏稿本引仁齋云云而門人刊修者徹仁齋之說而不省削此誠字已爾雅僞書其解字義固多妄誕本不足爲據然仁齋執爾雅駁朱氏可謂無識矣爾雅剽取大學備飾其書而物氏云大學同之是自古義亦爲無識矣物氏又論曰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道訓謂與荀子合可據也而物氏讀道爲導安在其知古訓乎夫導者從上喻下之言豈等輩相問難之謂乎物氏暗字義也若是夫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曰自修也大學又曰皆自明也物氏不知自字義故漫解若此古之學德行而已而云琢磨以德行言之何唯琢磨而已哉亦不知學者之言已

古之學禮焉耳子貢引此而明化民之道在學也人之於是詩唯以爲學問之事子貢以爲化民之道所嘆也此篇皆主言學問之事章章皆然至下爲政篇始主

言化民之道此學優而仕學以人政之義也物氏不知學之等級俄以爲此章言化民之道亦不知聖人之道者之言已物氏以爲古之學禮樂耳禮樂唯化民之具不知禮樂者修己治人之要具而學始學終皆於斯也而以禮樂一爲化民事宜哉其不知道也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貧樂富好禮自切磋琢磨來而切磋琢磨可以往於樂與好禮後儒皆泥往古來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戴記此自大學來者豈可拘乎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頃刻之間豈得謂之往哉理學者流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而

孔子嘆之。豈不淺淺乎哉。且古人之於詩。取義無方。諸子之所皆知也。何唯子貢乎哉。皇侃本。樂下有道。來者下有也。

往來喻而已。猶擧直錯諸枉之枉直。就喻辭而求其字義。所以失之遠也。假令夫子言告諸前而知後者也。朱物諸子將以何解之。可笑之甚也。如昔字稱千年萬年之前。亦稱十年百年之前。亦稱一日二日之前。往字亦然。而云頃刻之間不得謂之往。泥哉。不覺使人噴飯滿案。理學者流。祇知其家學之理已。雖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非中事中說。焉知聖人之道

之理。要之朱物等諸儒。不知古理字義。遂爲象恭滔天之說而已。說別記 詩義無方。非唯諸子知之。世俗亦皆知之。然應變有原之爲難。非學熟知至。不能逢其原。故夫子稱賜也。稱商也。亦喜其學熟知至。以義變化。左右逢原。可以爲大夫已。所謂詩書義之府者是已。故載之學而終爲政始。以見其義。其意深密。物氏輩豈知之哉。

不患人之不已知。知命也。患不知人。仁以爲己任也。尹氏曰。求在我者。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是或若亡害然。然人我是非。宋儒窠窟。小哉。夫學學先王之道也。學以成德。將用諸世。而世不我知。莫所用之。廼負其初志。學者之患不亦宜乎。祇君子貴知命。故不患焉耳。苟以在我在人言之。則釋迦達磨所能。豈孔子之心哉。仁以爲己任。故知人者亦將用之也。天或命我以國家。不知人則何以用之。故知人者。將以器使之也。器使之道。天下無棄材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則惡惡之心勝。而天下之人皆有罪矣。聖人之道豈若是哉。學者察諸。皇侃本已知下有也。

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患不知人也。言仁之至知之盡也。此章居學而篇末者。學之道至此地。則至矣盡矣。

非仁知之熟。亦不能也。學而一篇章章皆言至仁知之方。學之道雖多端。仁知以貫之故也。故荀子道君曰。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可見非仁知兼備之人。不足以爲政也。此章接下爲政篇。可見政以德爲張本也。而物氏云知命也。似而大非。孟子曰。公孫丑上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庸及射義亦言之 又曰。離婁上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離婁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不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夫舜負罪引慝。大禹謨禹湯罪己。左傳莊十一年其事雖有輕重大小。皆仁之物智之事也。荀子子道曰。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可見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爲仁之事也。此先王孔子之道之要。而後儒解此章者。平平視之。以爲漫解。悲哉。聖學之不明。職此之由。物氏動云。無棄材。無棄物。此老莊及阿彌陀等見。而非聖人中和之言也。所謂過猶不及也。知者賢者過之者也。老子二十七章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阿彌陀云。極重惡人云云。若夫聖人之道。則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大學王制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家語。始誅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又五刑之屬三千。爲有棄物棄材也。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亦下愚不移者棄之也。

E100 9 44/60

上毛　片山世璠叔瑟著

爲政者秉政也。如左傳我死子必爲政。

爲政者謂新卽位就官損益舊章制爲時宜也。故爲政者以新政言之。左國諸書可徵。下云子奚不爲政。亦以孔子新服官政。未有所改革。或人怪而問之也。凡新服官政者。必斟酌事宜而有所沿革也。而孔子有意所在。未有所云爲也。或人之疑。不亦宜乎。詳解本章

孔子始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

論語徵癡疾卷三　崇文院

强弱異任。男女別塗云云。此所謂爲政也。制爲之爲。卽爲政之爲也。他如晉語四文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云云。悼公晉語七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云云。皆是也。爲云爲規爲之爲。何有秉義。可謂妄已。

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有北辰之喻。如舊注。有德之人治國也。其義雖通。不得於辭。不可從矣。

德兵刑之反對。言爲政不用兵刑。而用德禮治之。如蟻之慕羶。如獸之走壙。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孰得禦之。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謂不動而化也。北辰居其所不動。而衆星拱之。人君垂衣裳不下堂。而天下歸化。非德禮何能致之。內史興云。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周語上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僖二十三年晉語。不務德而兵爭。宣十一年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成二年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哀元年延州來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

論語徵癡疾卷三　崇文院

務德而安民。乃還。哀十年祭公謀父云。先王耀德不觀兵云云。周語上學者能熟讀此等語。而知德者兵刑之反。則自知舊來之說之妄。今不深辨矣。

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孔子曰。知者知人。夫仁者大德也。而知仁之稱。知每居上者。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故也。故贊聖賢之君。必以得聖賢之臣稱之。古人知道。故其言如此。下章道之以德。亦是之謂也。

是論如可聞。而非此章之義也。可謂無用之言已。知仁之稱。知每在上者。學而首章詳辨之。今不復贅。

范氏所守者至簡。爲守何也。所處者至靜。非主一無適

之謂邪。大似學究作科舉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選於衆舉皐陶。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參諸股肱良哉。元首叢脞哉。則古義明矣。

范氏所謂至簡至靜者。亦雖非此章之義。而其言則古法言也。均是仁義也。而田氏仁義背仁義也。均是飴也。而盜跖之用飴與柳下惠異。宋儒解經率此類也。非但郢書燕說也。而物氏并其本語廢之。亦何褊也。上係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易無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荀子解蔽曰。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又曰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孔子稱舜之德。家語好生曰。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荀子王霸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又曰。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又曰。人主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又曰。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成者也。又曰。強國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又曰。王制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孟子離婁下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天下平。尸子分篇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此至簡至靜者。聖學第一義。而物氏懲宋儒斷章取義。欲并廢古法言。豈非褊哉。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是就政字而發義者。豈不可乎。然不識政謂何。則漫然耳。

政訓正古訓也。孰得間然。夫知政之爲正。而爲國治天下。猶以規矩正方圓也。何漫然之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篇禮記哀公問哀公曰。敢問何謂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攷家語爲正爲是）左傳。（桓二年）師服云。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此以禮爲體之義。以政爲正之義。共皆聖言古義。物氏何以間然。

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較諸禮樂得於身謂之德。何其霄壤。古書身皆謂我也。佛氏身心之說出。而學者嫌其淺。已禮樂者道藝也。道藝在外。學而成德於我。故曰得於身。古書之言。一字不可易者如此。朱子意。道者當然之理。行之而得於心。枯單哉。且德有達德。有性之德。有有德之人。豈可一訓通哉。

孔穎達曰。德謂自得於心。（見尚書大禹謨正義）又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見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又見成十六年正義）此蓋漢儒以來相傳之訓。而穎達取入之疏中。朱氏從之。何不可之有。物氏以爲朱氏創言。故爲此辯已。夫身心對言者。先王法言也。物氏見佛書中多身心之文。以爲我聖人之典無之。疎亦甚矣。夫我聖人經典有之。釋徒取以爲其說。余閑時取佛書讀之。皆依我聖典及老莊識緯之言。緣飾其術者也。有眼者自辨之。今不復煩言。（釋氏之言。原聖經及老莊識緯者。余別有考）識者宜察諸。書曰。（盤庚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儀禮曰。（士虞禮）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大學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之等。經傳諸子。身心對言。不勝枚舉。物氏不之見也。夫身在心外。心在身內。內外相應。成德行道。故云得於心。云得於身。其義一揆。何足裂目爭。雖禮樂道藝也。好禮悅樂。若甘芻豢之心在我。故德修業進。此之謂率性。故荀子。（解蔽）何以知道。曰心。又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又。（正名）心也者道之工宰也。豈不然哉。

雖德有達德。有性之德。有有德之人。至德字義。其旨不異。達德。達貴賤上下智愚賢不肖之德也。性之德。

剛柔緩急之性。各有所宜之德也。有德之人。雖有生知學知之異。及其成一也。則共可稱有德之人。此皆可一訓通。不知物氏何故爲此怪說。

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包氏曰。蔽猶當也。司馬遷謂詩三千。孔子刪之爲三百。然據論語。則孔子時唯三百耳。曰刪者。蓋孔子潤色其字句耳。

孔子刪詩三千爲三百。明人亦言之。其見卓矣。詩書三千篇云者。漢專門學徒所言。本無稽之言已。蓋倣禮威儀三千之文。爲此言已。太史公不察。因謬傳謬已。夫太史公謬傳。非唯此一事。善讀史記者自知之。

今不復煩舉。夫詩以誦之。書以讀之。用之禮。施之政。安用此煩冗之事。若不然。先王之不知術不知要也。故云詩書三千篇者。漢儒之痴言。斷可知矣。物氏不此之知。依太史公謬傳。以爲刪者潤色字句之謂。刪豈有潤色之義乎。可謂强已。

思無邪。包氏曰。歸於正。朱子演之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其說至於桑間濮上而窮矣。遂有鄭衛孔子所刪。而漢儒取以足三百之疑也。殊不知孔子語所以取於詩之方耳。詩之義多端。不可爲典要。古之取義於詩者。亦唯心所欲。祇其思無邪。是孔子之心也。欲取義於詩者。必有所思。故曰思。後儒以情性解之。豈思字之義乎。

朱物共不知思無邪之義。故爲此漫語。所謂不知而爲之解者。今不煩辨之。思心思也。邪邪慝也。夫思無邪者。語禮之質者也。上章云。爲政以德。故此承以禮。屬辭比事之體爲然。不然此章上無所帶。下無所根。而爲突出。論語中未有此例。夫德者仁禮之謂也。故古有德禮仁禮之語。言德仁禮在其中矣。此章所以承以禮也。言詩禮在其中矣。故古有詩禮之語。此章引詩云思無邪。明其語禮矣。不言禮而云思無邪。明其語禮之質矣。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之意也。樂記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質猶本也。禮器曰。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回即邪也。趙造曰。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見趙武靈王策）此等之文。豈非明徵乎。而古今諸儒朱物之徒。爲捕影之解。可悲哉。（六經諸書徵文尚多。今舉其一二。余別詳記。故此略之。）夫邪者正之反也。先王之爲政。使民無邪慝。斯足矣。故曰。政者正也。謂正其邪也。禮者爲政之大物也。故禮以去邪爲要。夫子他日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篇）可見詩以禮行之也。不然爲政二字。不可解也。董仲舒曰。（漢書本傳）及後世。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此災異所緣而起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自正心以正朝廷。至于此四十七字。可以爲思無邪三字解。）是以陰陽調而

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今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此可以爲此章及上下章解也。學者能熟悉此董仲舒之言。則於此章思過半矣。而可與適道也。不然而錮舊解而不反。三

隅。則吾不復也。

邪如奇衺之衺。謂務奇巧以踰先王之道也。其在詩。本言魯侯之思。不淫奇邪。以致騂牝三千之盛已。此言大誤。騂牝三千。鄘風定之方中之言。而美衞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也。與魯僖公之事何關。可謂妄之甚也。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仁齋先生曰。直也。可謂不知字義矣。

程子仁齋。非但不知字義矣。不知道亦甚。如此妄解。何書不可解。可謂漫解已。史記。李斯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見。木傳。程子蓋誤讀此文。爲此漫語已。左傳韓無忌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襄七年）仁齋蓋以爲直邪曲之反。因爲此妄解已。要之程伊二子。坐不知誠字直字義故耳。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守約。則足以盡博矣。可謂妄矣。古云。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謂約之於身耳。未聞先約者也。且三千三百之禮。豈要約之義乎。

范氏之言。不言先約。故曰知要守約。謂多聞知要。多

見守約也。觀知字守字可見也。范氏雖理學者流。豈不知學之至于此乎。反見物氏之不解人言已。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一日萬機。千變百化。而以三千三百。類而裁之。豈約之甚者乎。而又三千三百。一以貫之。約之約者也。荀子。（不荀）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又（非相）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豈不信哉。物氏未知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强國）之義。而以此抗顏議聖學。其過不亦宜乎。

乃至以毋不敬蔽禮。以時蔽易。以欽蔽書。亂道極矣。禮之實敬而已。諸經傳之文彰彰乎。故孝經曰。禮者

敬而已矣。以敬蔽禮。何間然之有。時者行道之要。莫先於是矣。故曰時中。曰時措。曰時宜。夫仁之美。禮之尊。孝弟忠信之善。非時行之。劣於不行矣。故先王之道斯爲上。而以爲時者易而已之要。不唯不知先王之道。又不知易者也。（詳見時字解）至于以欽蔽書。漫然之言。謂之亂道。亦可也。

夫毋不敬。果能盡乎禮。時果能盡乎易。三千三百。三百八十四。亦何聖人之迂濶也。

此雖辨則辨矣。皆不知道者之言也。夫敬雖不盡禮。禮之本在恭敬。小大由之以行。以敬盡禮。不亦可乎。

愛人雖不盡仁心。仁之本在愛惠。雖愛蔽仁亦可也。亦猶思無邪雖不盡詩。詩之本在無邪。思無邪蔽詩也。至于時。不但盡易。雖蔽六經亦可也。夫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廣矣大矣。而以三千三百盡之。不亦要乎。天地陰陽之變。人倫世態之化。不可測者。以三百八十四總括之。使如示諸掌。要之要者也。而又以一貫之。何迂濶之有。而以此爲迂濶。不知時不知中之過也。

儒者之道博而寡要。是司馬遷主黃老而言之。雖譏之乎。其去古未遠。亦能形容聖人之道者矣。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非要之至者乎。周末拘儒迂生。失洙泗源旨。以繁文縟禮。語聖人之道。無益於事。而害於道。害於政。孟荀之辨由此興矣。豈唯楊墨而已哉。老莊之徒譏儒。亦譏其繁文縟禮而已。其實非說孔子也。能讀老莊之書者自解之。故司馬遷亦曰儒者之道。不曰聖人之道。孔子之道。就其末造言之。故也。而物氏失司馬遷本旨。設一奇解。以緣飾其臆見。悲哉。

夫古之取義於詩。唯心所欲。故聖人恐其流於邪也。是孔子所以言之。宋儒效顰。子雲之法言太玄哉。皇侃本蔽作弊。

此不知而妄言者。若上所辨也。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謂先王之政刑也。雖用先王之政刑。而不用德禮。則民僅免刑戮耳。廉耻之意何由而生哉。道之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則民有所感化。是之謂道之也。猶有所不齊。故以禮齊之焉。先王之道皆爾。後世不知德字之義。以己之德解之非矣。若己無德則政刑亦不能用之矣。無德而用政刑。則民無所措手足矣。何免之有。蓋徒用政刑者。其意在急治民。使不爲非也。用德禮者。其思遠矣哉。先王之道。是爲尚焉。學者思

諸。

上已辨。

有恥且格。古註訓正未是。朱子訓至爲是。然亦有感格意。蓋感格聲音相通。故古昔格字多用之於皇天鬼神宗廟。又如有苗格。皆有感格意。格其心。亦有感動意。

格訓正爲是。正卽邪之反。所謂思無邪也。夫治天下國家。使民正而無邪足矣。又何望。

格字泛用。非帶感字。無感格意。謂多用之於皇天鬼神等者。誤讀詩書之文。故也。今審詩書之文。皆至字之義也。如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昭七年 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莊子大宗師 至格奚擇。如削格。莊子胠篋 格子。有防閑之意。故有正之義。正者可以爲法。因爲法式之義。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也。因亦有格式格例之語。格其非心。同命 之格。當訓正。有苗格。大禹謨 之格。當訓至。共非感動意。可謂牽强矣。訓格爲至者。至卽極也。如北極屋極。至此而止。有不得踰之義。卽亦格之義也。

免而無恥。免者謂免於刑戮也。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幸而免皆爾。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能使民免於刑戮也。不止謂民有苟免之意。

朱氏曰。免而無恥。謂免刑罰而無所羞愧。然亦無可言者。物氏以爲免者。上之人爲政。使民免於刑戮。人君用意固當然。然本文言使民免於刑戮。此非所當言也。可謂無用之論已。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或曰十三。大概言之耳。蓋男子二八而精通。有爲人父之道。當是時。士大夫之子。志爲士大夫。農工商賈之子。志爲農工商賈。其無志者亦衆矣。殆如昭公十九有童心是也。

按尚書大傳云。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或云。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大戴禮保傅 云。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皆以天子諸侯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言之。如庶子及庶人。不在此例。然此亦漢儒所傳。不知三代之制果然乎否。若其十三入大學。出何典記。余未考之。蓋妄耳。如昭公十九有童心。實下愚不可移者。此非所關也。可謂引喩失類已。

志者。其心所專注也。志于學云者。孔子在學而有所志也。

志于學。志于學問也。他人十五有不志于學問者。夫

子不然也。故曰吾孔子在學而有所志也。此以學爲學校之學。如不知文辭道者之言。可怪之甚也。

三十而受室受田。始稱一夫。前是則餘夫也。是雖庶人。尚有所成立也。孔子之立。謂學之成也。

立與立於禮。（泰伯）如有所立卓爾。（子罕）不學禮無以立。（季氏）之立同。莊子（天地）云。德成之謂立。熟知此等之文。立字之義。不待解可知也。餘夫受田。生產之立也。亦可謂引喻失類矣。

四十曰强仕。出謀發慮。非不惑則何以能爾。不惑云者。莫有爲所惑亂也。

論語徵癈疾卷三

崇文院

學成知遍。而理識精明。故不惑。所謂知者不惑。（子罕及憲）

問孟子四十不動心。亦不惑之謂也。

五十命爲大夫。五十而爵。以行先王之道於其國。學之效至是而極矣。然五十始衰。故自此之後。不可復有所營爲。故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孔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也。

五十而知天命者。先是亦非不知天命也。然其所知者非實知也。遭遇變故而或有所亂矣。蓋其閱世涉事之日淺。而德未成。知未熟。不能無負恃己材而唾手進取之患也。閱世益久。涉事益熟。而後知命之不可如何。不可以人力求之。而安焉靜焉。不苟進。不苟退。時行焉。時止焉。此皆能蹈實地。備嘗艱難而然者也。非修德之久。閱事之熟。不能也。而字可味。此雖聖人當爾。況他乎。唯其知天命。有深淺厚薄而已。若徒論空議之人。雖五十不能與於此矣。知云者。知其不可如何而安焉之謂也。非知其理知其義之謂也。不然何以聖人之知而畏天命乎。畏云者。不可測知故也。故孟子（盡心上）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俟云者。自彼之謂也。夫自我者。制在我。雖非聖賢。知之略之。自彼者。雖聖賢不能如之何。夫命者自彼而至者也。

論語徵癈疾卷三

崇文院

雖聖人不可如何者也。故俟以應之。唯欲其應之得宜而已。故孟子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盡心上）不逆命之謂也。又曰。（萬章上）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莊子（達生）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豈不然乎。蓋人五十血氣始衰。而眞知生出。故爲大夫服官政。（曲禮上）而所營爲。可以寡過矣。血氣衰故也。若血氣未衰。出謀發慮。不能無强剛自用之患也。五十始衰。豈老耄倦勤之謂哉。而云五十而知天命。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也。妄哉言也。果然孔子如齊如楚。如陳如衛。皆五十以後之事也。何爲栖栖遑

邉席不邉煙。垂七十而反魯。定詩書禮樂。果若物氏之言。夫子所謂知天命者。空言而已。天命之來。雖聖人不能宿知也。故栖栖盡人事而已。豈有他乎。其老而倦勤。正樂筆春秋。載之空言。傳後世者。不得已者已。豈夫子之素志哉。劉玄德曰。來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本傳注引漢晉春秋。此幾乎知天命之言也。故折而不撓。終能成漢業。爲史臣所稱。有以哉。

六十而耳順。言天下莫有逆耳之言也。然彼豈無逆耳之言乎。我之不以爲逆也。故曰耳順。蓋聖人能盡人之性。故人雖有逆耳之言。其心以爲彼之過不亦宜乎。是雖常人。其當事不怒。唯老成人爲然。亦可以窺聖人焉。

此夫子仁德之熟也。夫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語爲仁之術也。犯而不校。泰伯語仁之熟也。耳順之義。亦當以仁解之。不然影響而已。何足觀聖人豈弟之德哉。孟子離婁下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熟思孟子此言。自知耳順之解矣。

傳曰。七十貳膳。杖於國。不俟朝。不與賓客之事。致政唯衰麻爲喪。此雖先王養老之制。然老者所以受異數而自安者。爲其精神筋力皆衰故也。故老後放縱人之常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亦放縱耳。祇其不踰矩。所以爲聖人也。不踰矩。猶之大德不踰閑。閑以防閑。言其大者也。矩者法度之器。言其精也。是皆孔子所自言。亦常人所能。聖人豈遠人而爲道乎。宋儒之解過乎高妙。所以

鑿乎聖人之道而流乎佛老也。

從猶任也。逞也。如從之純如也。八佾天縱之將聖。子罕從而不失儀。昭五年可以見。中庸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盡心上云。四體不言而喻。又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大雅皇矣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荀子非十二子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聲爲律。身爲度。皆不踰矩之事也。此孔子自言進德之序也。自從舊解而可。七十貳膳云云。此上優老者之事。可爲自修之事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檀弓上）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秦伯）

故知老後自放縱非君子之事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國語楚語）馬援云。老當益壯。共爲古今美談。可以見物氏之言非也。

無違者。無違於親之心也。如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及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道之常也。孟懿子問孝。孔

子以其常者語之。既語之後。乃慮其僭禮之家一意無違親志。則有傷人臣之道。孝非其孝也。故語樊遲以發之。使以禮爲孝之則焉。蓋先王制事親之禮。其於無違親志之道。莫至焉。故前後之言。自相發耳。然前言語其常。後言防其僭。其意自殊焉。世儒多以前言若一時漫然不之省者。而嫌於失言。故或以不違理。或以不違禮解之。果其解之是乎。夫子當首語之以禮。何必爲此歇後語。故難人乎。

夫子言無違者。初無違於禮之謂也。違違德也。違德即違禮也。故言違者。違於禮之謂。而本無別義。然唯言無違。則不熟夫子家訓者。疑於漫不之省。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亦弱。未習夫子家訓。故疑之。夫子因審之。使之語懿子也。恐無違之語簡約。而懿子有所誤解也。蓋懿子不問疑。不請益之過也。而夫子恕而訓之。所謂循循然善誘也。夫父母有過。不諫爭。非孝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父之命。又焉得爲孝乎。懿子如不達無違之義。則有此過。故夫子丁寧之。左傳。（桓二年）臧哀伯諫桓公納郜鼎於廟云。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又云。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

大廟。以明示百官。又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又。（昭二十六年）晏子諫齊侯云。君無違德。方國將至。此言違者。皆以違於禮言之。可以證。夫事親孝。事君忠者。禮之大者也。故知此言無違者。無違於禮之謂也。左傳。（昭二十六年）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熟察此晏子之語。自知此章之意。及大學之說。按懿子父孟僖子。此時既亡。故懿子問孝者。非生事也。泛問孝道也。故夫子以生

死祭三者語之或云雖父亡蓋毋在可謂泥矣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說南宮适敬叔也何忌即孟懿子也其僖子之子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諸儒解論語不審考諸傳記唯就論語而求其義所以多失也

夫孝以養志爲至苟不知此而先以禮臨親乎烏可謂之孝乎況以不違理爲心者乎非嚴威嚴恪則是非鋒生不孝之大者也大氐聖人之教人自有次第故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後儒識淺性急烏知之哉

此議論雖如可聞然不知禮又不知理者之言已夫禮者理也理者順之謂也在古言皆然故以禮事親順道之謂也不違理順禮之謂也唯魏晉以後理之字義稍變至于宋儒大變物氏不知禮又不知理故以以禮事親爲嚴威嚴恪以不違理爲是非鋒生理豈是非鋒生之謂哉禮豈嚴威嚴恪之謂哉不違理其弊或至于是非鋒生理字之義與古異故也學者當辨知之

父母唯其疾之憂古注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朱注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未審武伯爲人何如安知二說孰爲當乎然父母豈唯疾之憂哉且孟武伯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且使孟武伯不知以不貽父母憂爲孝則孔子之答不亦迂乎若孟武伯知之則不俟孔子之答矣由是觀之舊注爲優大氐宋儒動輒求諸心是其深痼時時發見耳

以余觀之二說兩通如無優劣雖未審武伯爲人何如觀其諡武必剛勇人也以今觀之剛勇之人多攝生不謹在古亦當然故新注亦爲有據而物氏云孟武伯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此何言哉夫孝子之事親以知父母之心爲主苟不知父母之心何以得善事之故曰父在觀其志舉而又曰心志嗜欲不忘乎心祭義豈不然乎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言今世所謂孝者非孝也能養也是謂云者命之云爾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也爲是如後說則皆能有養不

可得而解矣。且比親於犬馬。聖人之言。不若是其鄙也。

包氏之說。蓋以嫌比親於犬馬。爲此纏繞之解已。然以犬之守禦。馬之代勞爲養。此亦雖不可言非養。而不穩也。可謂强矣。至於犬馬。皆能有養。雖似比親於犬馬。其實不必然也。蓋權設喻。而甚言不敬之不可也。不以文害意可也。如後說。則皆能有養。不可得而解矣。此何言也。至於犬馬。不唯犬馬二者而已。泛指他禽獸之詞也。故云皆。何不可解之有。蓋子游性溫柔而不謹嚴。事親之際。有禮不足者。故夫子警其不足者。已荀子（非十二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雖其末弊。然二子性行之爲此流風者也。夫子之以敬戒之。不亦宜乎。下子夏問孝章。亦可以此意解之。胡子曰。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不知雖聖人君子。有性行之弊。何足與議道也。或曰。犬馬謂父母之犬馬也。內則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說亦可備一通矣。

古君子禮樂以成德。故其言君子也。至於孟子。路人其君。寇讎其君。是禮樂壞。而君子之言。有不君子者焉。

此誣言也。孟子何嘗路人寇讎於其君。孟子云。（離婁下）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若不如土芥犬馬。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孟子亦云。此孟子告齊宣王者。而天下之公言。古今之明鑒也。誰得而間然之。故古之善君國長民者。皆以此心。臨下治民。經史所載。明如火矣。故大禹之戒（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臣民之於君上。本無父子骨肉之親。以義合者也。故愛之則親之。疏之則怨。固其義也。武王（泰誓下）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家語（致思）曰。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呂覽（適威）亦引周書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讎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左傳（襄十四年）師曠對晉侯曰。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

地之性必不然矣。又（哀元年）逢滑言於陳懷公云。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云云。此皆古先聖王之法言。而非孟子造言也。物氏何不若稽古也。

色難。朱注引戴記爲勝。包咸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何以見承順之意乎。皇疏曾猶嘗也。古者曾皆訓乃。而訓嘗者。唯墨子有之。味文意。訓乃爲是。

子夏性恪嚴。事父母之際。自然正其顏色。而失於嚴威儼恪。故夫子矯其失。使之愉色婉容。包朱共以爲。子夏孔門之高足。而無此累。故爲纏繞之解。可謂不

解事之言已。夫人之質性萬種。莫無瑕累者。雖賢哲之人亦然。唯賢哲之人。矯揉自克已。此所以異于常人也。或曰。子何以知子夏性恪嚴也。答曰。以論語及荀子知之。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篇）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同上）又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云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以此三物及荀子所譏（荀子所譏卽非十二子篇上章所引者）觀之。子夏之爲學。以質行爲主者也。乏其和氣愉色。怡悅於父母之態。昭昭焉。又按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子夏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精微者瑣屑之謂也。子張之言抑末也。爲此故也。（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則於滅明。邪改之矣。吾欲以語言取人。則於予。邪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則於師。邪改之矣。可見雖賢哲之人。不能無瑕累也。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張篇）此曾子謂子張之性行。矜莊養望。無和樂仁愛之氣象也。（此章古來注皆誤解。余說別記）曾訓嘗亦古訓也。何唯墨子哉。可謂妄已。呂覽。（順民）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宋玉好色賦。臣之陋目。所曾觀者。史記田叔傳。（二青○此文不完。從原。）

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漢儒解經。多古來相傳之說如此。蓋孔子以好學自稱。又以稱顏子。夫學問之道。一意從事先王之教。而不用其智力。以竢油然生焉。故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顏子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此孔子語顏淵之仁也。他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此不違之義也。所謂默而識之者也。夫仁者寡貌寡言。見之如愚。而其實聰明洞徹。

顏子亦然。故云如。言其實不愚也。孔子又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荀子宥坐 老子曰。廣德若不足。四十一章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篇。訥於言。如愚也。敏於行。亦足以發也。 仁者其言也訒。顏淵 剛毅木訥近仁。子路 合而觀之。可以見如愚爲仁之貌也。乃知巧言令色鮮矣仁。然物氏徒以好學解此章。淺矣哉。可謂不知仁之實者矣。

諸子性急。欲得諸孔子言下。顏子則不然。待其自然來集。故顏子雖穎悟。然學問之道本然矣。非好學之至。何以能一意從事夫子之教乎。故稱其穎悟。而不稱其好學者。不信聖人之言者也。

論語徵 癈疾卷三

諸子性急。出何典記也。可謂誣孔門諸子之甚者也。欲得諸孔子言下。亦不知古學問之言也。古豈有此事乎。夫得人之諫諭。而言下省之。改舊來之非。勵志謹行者。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未聞一言下悟聖人之道者也。夫道以行爲主。久而有其徵。故曰非知之難。行之難。夫道知之悟之。而不行諸身。則不足以爲道。然則言下悟道。非積久行己。則其道不成用也。物氏以後世禪學之方。視聖門之道。惑哉。可謂繆矣。

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朱子曰。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朱子以爲孔子退省其燕私之時。是退屬孔子。爲不穩。孔安國以爲顏子退去之後。孔子察其嘗與二三子私語者。極爲穩當。何則私爲私語。見左傳。其在論語。如子夏告樊遲。舜選於衆舉皐陶。曾子告門人。忠恕而已矣。是其類也。此孔子往顏子家。而與顏子言談也。退。孔子退出還其家之後也。上章樊遲御云云。里仁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云云。此亦孔子往曾子家。而與曾子言論之次。及一貫之義也。子出。卽孔子退而出曾子之家也。史記。魯世家 莊公問嗣於叔牙。叔

論語徵 癈疾卷三

牙曰。慶父在。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與此章之退同。以私爲私語。亦大謬。私何必私語。凡言私者。皆公之反也。故此孔顏相對爲公。退去之後爲私。故孔子與顏子不相對之際。皆私。不必論顏子在家與否。在他處孔子所不見者亦私也。不然省字不穩。省猶察也。凡省察云者。皆以目所不見者言之。左氏固有以私爲私語者。而又有對公家言私者。有謂小便言私者。言豈一端哉。讀者望文爲之義可也。又如引樊遲問仁章。顏淵篇 爲此章徵。亦可謂强矣。此章本與彼章文勢不同。且此章簡。而彼章詳。無可疑者。

若必欲就魯論中取徵。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可以爲此章徵矣。

發如憤悱啓發之發謂其足以啓發二三子也。朱子曰用動靜語默之說。其意以道爲當然之理。而不知爲先王之道。以其心學之見。視孔顏故也。且所謂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豈得謂之發。且何緣而見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也。皆文外生義。豈不妄哉。

發兼言行言之。所聞夫子者。發言發行也。孔朱以發明物以啓發解之者。以後世之學視孔顏故也。荀子。強國子發獲蔡侯。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

退。是主威也云云。發發行也。

人焉廋哉。孟子亦言之。孟子聽訟之法。此則以察國君之道。蓋訟之道。廋其情實。國君之賢否。其臣亦廋之故也。說者以爲知人之法。窮措大哉。

此章泛說觀人之法。昭昭。又何容疑。今審孟子之文。離婁上亦泛說觀人之方。而爲聽訟之法。可謂妄矣。此蓋誤記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訟之法。而爲斯言已。

粗疎之甚夫。君子至於是邦也。與其君臣和。而後聞其政。而其爲臣者。匿其情實。有隱於我者。何足與議。可謂不解事之言也。且爲知國君之賢否。與前後章不貫。非爲錯簡不穩。屬辭比事之法豈然哉。

古注以用也。或曰。如不我以之以。訓與。則視其所與謀國者何人也。義同。又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是其證。朱子訓爲。豈有是哉。

據荀子及家語。以爲謂字之訛明矣。以謂聲近。古今書中互相訛。不勝枚舉。荀子。哀公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家語。五儀解務審之務共作。必。王肅注云。所謂者。謂言之要也。列子。說符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言也。張湛注。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呂覽精論亦載此事云。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呂覽又有離謂篇。當參看。又難舉凡聽必有所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此所以亦當作所謂。聲之誤也。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等所謂。亦謂其辜較。則王肅云謂言之要者。可謂善詁矣。視其所謂。以言言者也。觀其所由。以行言者也。察其所安。以燕居言者也。言以

其言行及燕居所爲視觀察之則其人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如見肺肝然焉得廋之乎

觀其所由者觀其所由何道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所由與遺教對其爲道術者審矣古註訓經朱註訓從訓行皆不知而爲之說者

凡由云者皆以道與禮言之古言之常也本非須注解之字也而訓經訓從訓行可謂憒憒已物氏以道術言得之然劣引封禪文爲徵亦不深造其旨故也今略舉古書言由字者示後學大雅假樂詩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微子之命率

由典常以蕃王室孟子公孫丑上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又康公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又離婁上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又盡心上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荀子勸學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又生乎由之死乎由之夫是之謂德操又修身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又大略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凡如是之言古書中不勝枚舉而古今讀此章者漫不之省者何哉

所安者謂其心所安逸也

安安居也安居卽燕居也閒燕之地人所不能見故曰察安燕而居人所易生怠慢也故小人閒居爲不善而君子愼其獨不愧于屋漏也魏文侯問李克置相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魏家世居卽安居也義與此同酒誥用燕喪威儀燕卽燕居也荀子修身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又非十二子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漢書賈誼傳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注師

古曰宴謂安居

蓋欲知國君之善惡者先見其所用之賢否而大概可知已所用賢則賢否則否是其至易見者故曰視也

視比視也就其前後所言比視其實則其人虛實自可知也孟子公孫丑上曰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亦視其所謂之一也

次觀其所由之道術何如或先王之道或五霸之道或戎狄之道或刑名之道是非歷觀其政事民俗則不可見者故曰觀也

此就其行事見之故曰觀也。凡觀云者。就其明顯者見之也。人之行皆顯于事者也。故行曰觀也常義也。又奚容疑物氏駁下攻乎異端章。朱氏解異端爲楊墨佛氏之類云。孔子之時豈有諸子百家哉。而此云五伯戎貊刑名之道。孔子之時豈有五伯戎貊刑名之道之目哉。何其言之前後不相副也。粗妄哉。

○葛山謹論語一貫引山子曰者。亦止於此章。

論語徵瘢疾卷三

崇文院

E100 9 05/60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36
作者=
页数=838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